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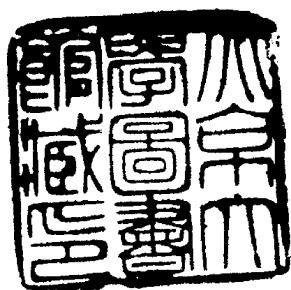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2/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 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二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讀禮記一卷(二)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一

禮記會解新裁三十六卷

〔明〕童維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七一

檀弓原二卷

〔明〕姚應仁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七四二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讀禮記

一卷(二)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

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

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通解

二十二卷》提要

禮記通解卷八

禮運第九

郝敬解

禮數升降有古今。聖王制作有妙用之謂運。運者言乎其不可見者也。自文王世子前諸篇多載古禮。此與下篇極言因應變通。自然無文之旨。有精義有名言。其出入之過。或浸淫于老莊而文辭浩汗。不似聖人典要之言。讀者不可不辨也。通篇皆為夫子與子游語。篇首至小康夫子為道不行發嘆言。偃復問。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明禮之用。急又言偃復問。至禮之大成。明禮所由起。孔子曰。嗚呼哀哉。至末明所以嘆息之意。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蜡祭名蜡者索也歲終大索百神而祭之也賓助祭之賓時夫子仕于魯故與于蜡賓觀魯闕門所謂雉門之兩觀也嘆魯者嘆魯禮之衰也言偃子游姓名禮記通解卷八

大道指上皇之世三代之英謂中古也未之逮言不及見也天下爲公不以傳子也選賢與能謂傳賢也講信脩睦所講習脩爲者誠信和睦之事也男有分有職業女有歸有依託也百物之財但惡其狼戾不收而不必皆已收作事之力但恥其不出已而不必爲已作無私之至也謀閉不興無姦宄也外戶戶由外闔也天下爲家傳子也貨力爲己貨爲己收力爲己作也大人世及天子諸侯大夫皆父子世傳兄弟序及也以賢勇知以勇知者爲賢也世道衰亂眞人乃見禹湯文武所以由此而成其爲俊選也聖由亂

而興禮由亂而謹著義以下皆言謹禮之事著明也以禮制事明其義也以禮防欺考其信也以禮詰姦著有過也以禮立愛刑仁也以禮訓恭講讓也刑範也五者皆示民有常法也在執謂在高位去謂廢黜也小康謂非大同也大同之世不規規于禮卽老子云忠信之薄之意

按此節原禮所由起而其辭近詖謂聖由亂興禮因亂謹禹湯文武成周由此選儻六君子生于平世不得爲聖人乎禮在無事時可以不謹乎君臣父子可以不正乎兄弟夫婦可以不睦乎在執者去謂爲小

禮記通解

卷八

三

禮記

康則大同之世殃民者衆不去乎大抵生人之初禮制未興隆古風醇禮所由始謂後世行禮不如古則可謂聖人制禮之後不如無禮之先則不可古未有禮人類無異禽獸非古獨治也禮教興風氣日新人文日著非今獨亂也老莊之徒以禮爲衰世之具無禮爲上皇之風豈其然乎聖人立教詩書執禮斷自唐虞洪荒以上存而弗論蓋道自堯舜湯武而大行人倫明禮樂興風俗齊非大同之世而何也滅倫理毀冠裳如所謂野鹿獐枝無心思知覺而後謂極治此矯世憤俗之過而不知其不可行也世運由古而

今如江河東逝而日西靡聖人裁成輔相以節其過
文其不及而止必使江河西流日再中雖天地不能
且夫人倫日用古猶今也飲食男女古猶今也高下
散殊無之非禮苟有忠信之意即是上皇之風故曰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厭尋常日用而遠希洪荒
為大古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鳥足與達禮之遠哉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
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聘
禮記通解

卷八

四

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如此急者承上文君子謹禮而言天者自然之名禮
本於天道自然而聖人惟節文之以承天人情無禮
則放佚怠惰近于禽獸故循禮者生之徒悖禮者死
之徒相視也過速也本於天者理也淆於地者文也
列於鬼神者精誠也天道自然故曰本地道散殊故
曰淆鬼神百祀故曰列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八者皆
禮之儀則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

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
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稷
祓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
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
而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
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
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
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
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
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
禮記通解

卷八

五

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桑醢在
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
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
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執其觶與其越席疏
布以暴衣其絺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
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實其簋簠蓬豆銅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
禮之大成也

極言禮者承上言天地鬼神為極也夏時坤乾皆書

名坤乾夏易首坤次乾也夏時或謂卽夏小正月令之類等謂支干次第自燔黍捭豚以下皆極陳禮之始終人生之初惟有飲食禮自此起燔黍謂捭黍燒之無釜甑也捭挲通手裂也汗尊掘地爲坎盛水也挲飲兩手掬水飲也黃鬼通土曰塊草曰菁桴鼓椎土鼓泥爲鼓此古禮之始聖人因制爲養生之禮也古者人死升屋號曰某反臯號聲某死者名必升屋魂氣在上也招魂不復乃行死事舍以生米薦以生肉包其熟肉以送葬故魂望天魄藏地體魄下降知氣上升也知氣猶言靈氣氣虛舍靈死者葬則首北

設于室禮酒一宿成次之設于戶醴盞通爵屬棗齊通周禮五齊皆酒也醴齊色紅又次之故設于堂澄酒清父而後成味厚又次之故設于堂下蓋尊古卑今貴澹泊賤醴厚也鼎烹肉俎載肉熟于鼎升于俎也羶瑟在堂上管磬鐘鼓在堂下主人告神曰祝神告主人曰嘏上神神氣在上謂天神也先祖人鬼也君主臣助正君臣也以穆承昭爲父子也子姓皆在睦兄弟也獻餼以序齊上下也君在作夫人在房夫婦有所也惟禮可格天故曰承天之祜作其祝號以下敘祭祀始終之節以明禮之全所謂大成也同禮祝號有六作其祝號造爲鬼神及品物之美號如皇尸旨酒之類卽祝辭也玄酒血毛腥俎皆太古之禮始祭之事孰殺以下至合莫中古之禮祭時之事合烹以下後世之禮祭終之事殺骨體也孰以湯燭之未全熟也越草名疏布蠹布冪以覆尊越席疏布貴其質也淅帛凍染之帛嘉魂魄使神靈歆悅也合莫猶言潛通血毛腥俎孰殺越席疏布猶古初之意貴以眞誠冥合故曰合莫然後乃取其薦爛烹熟以食尸俎唯右體今取左體及餘未載者同烹故曰合也體其犬豕牛羊謂隨所用之牲別其貴賤之體以供

尸賓客兄弟教祖及祭畢燕飲也。簠內圓外方以盛稻粱。簠外圓內方以盛黍稷。竹曰簠。木曰豆。其形同。邊盛果脯。豆盛菹醢。鉶如鼎而小以盛和羹。祝以孝子之意告神。嘏以祖考之意告主人。故曰孝慈大祥。積慶也。大成禮備也。夫三才五教莫非禮。獨言祭祀者。幽明之故。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莫備于祭也。按古天子之祭。不可詳考。據疏義舉其槩。大禘之旦。王袞冕入尸。袞冕後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降神。王乃灌。時衆尸皆在大廟。依次灌。用鬱鬯。尸皆祭。啐之。奠之。是爲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是爲二獻。牲禮記通解 卷八 八

酌獻尸。是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以尊卑爲次。據諸禮文。杜撰其畧如此。孔子曰。鳴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此以下皆言所以嘆魯之意。文武之道。至幽厲大壞。無足觀者。魯爲周公之國。故屬望于魯。自僖公作頌興廟樂。僭用天子郊禘。魯禮又壞。周公之教衰矣。杞宋亦諸侯。用郊以其爲天子後守先代故事。魯本諸侯。安得效之。禮記通解 卷八 九

而詩亡春秋所以作也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單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

禮記通解

卷八

十

禮

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振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惡國

承上言魯郊禘非禮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社稷祝嘏守常不改易古謂之大假大假猶言大祭人與神交曰假假者虛無之意易曰王假有廟天子諸侯天地社稷之祭謂之大或曰假福也周禮大祝掌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一

禮

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藏于太史屬大宗伯重其禮也後世惟宗祝巫史習之典刑不著是謂幽昏之國醜單皆爵名祭饗之器夏曰醴殷曰罍惟二王後得用之諸侯遵時制耳及猶獻也以醴罍祭是及尸也以饗是及君也僭君僭天子也冕弁天子諸侯朝祭之冠兵革國之武備私家大夫之家大夫當之是逼脅其君也大夫雖有臣有祭器聲樂不得備備則尊卑無等故謂亂國大夫以下有昏喪皆歸其家新昏期年不奉使而親喪尤重以衰裳入朝是視公朝如私家與其家臣

列謂上下之等士不事謂官不脩職疵病也

政者君之所以教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
命命降于社之謂教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
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
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
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
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
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三

能為之

此節極言聖人以禮為政因應自然無為而治政興
民宜天下見政而不見君是君身所藏也政必本于
天謂君不以私意為政殺分布也命令也分布政令
奉天理自然以降于下后土祖廟山川五祀因祭明

禮皆政令之所寓也命降于社如報養出師分封刑
戮之類殺于地之事也凡有事于祖廟仁義之事也
凡有事于山川材木所出興作之事也有事于五祀
五氣時敘五材利用制度之事也因禮寓政使天下
見土地仁義興作制度之為禮而不見君命之為煩
是聖人所以藏身之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民
行政民不得而窺之者也安天理之本然而行不過
則是處其所存也順人情之自然而政必宜民是玩
其所樂也天時地利父生師教四者皆所存所樂之
事君能序而治之用之以正則因應無為所以藏身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三

固而立于無過之地者也故君者天下是非之所取
以為明非用其明以察人是非者也天下民之所共
養非分其財以養民者也天下臣民所奉事非勞其
身以事人者也人人而明之則知窮人人而養之則
財匱以上事下則倒置故百姓者法君以自治養君
以自安事君以自顯禮教通達而天下各安其分各
求自盡有事則樂于效死而患于苟生皆聖人處存
玩樂以禮治民之效也是以藏身無過之主用人之
智而能去其智之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勇之怒用
人之仁而能去其仁之貪凡知多詐勇多忿愛多貪

去猶舍也。非人盡無詐與怒與貪也。用不求備。所以處存玩樂。藏身無過。禮達分定。而民愛其死。患其生也。故國有患。君以義死。其社稷。大夫以辨死。其宗廟。變辨通。所謂禮達分定也。耐古能字。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私意也。由于知民之情。曉譬其義。明于其利。達于其患。然後能之。四者皆天理民彝。處存玩樂之道。所謂藏身無過。因民之自然者也。○按此節原于易。聖人神道退藏之旨。即存神過化之意。然有意而為。反溺于黃老陰符牢籠之術。毫釐千里。不可不察。議論不必醇粹。而有精意。所謂禮之運也。舊解未達。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承上言事物之變。不過情理利害四者。四者總之好

惡兩端。聖人所以調攝之。惟禮禮立。人之美惡不能逃視聽言動。準諸禮。其美可知。毀閑諭檢。其惡可知。故質諸禮。而人之賢不肖可觀。人而不仁。如禮何。雖有深情厚貌。要諸規矩準繩。則詭遇之情。窮故禮者。極人情之至。人情所不能欺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五

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入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

禮記通解 卷八 十六
禮記通解 卷八 十六
于山川天地陰陽交而播五氣于四時氣候調和成十二月蓋月以日為主陽倡陰隨日行不失度而後十二月之會以時成也三五十五也月十五日前盈十五日後缺陰遞陽近則漸縮遠則漸盈五行之動謂五氣之運迭相竭謂終復始也還相爲本如木盡火生木爲火本之類五聲六律十二管說見月令宮聲于五音爲君其管爲黃鐘起子值十一月損益以生衆音然各月有所值之律各自爲君相生如正月律中大族亦自生十二律又如八音獨奏一音各自有五音樂記云倡和清濁迭相爲經也五味酸苦甘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七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七
幸鹹也六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四時各有滑有甘以和之也十二食謂一歲十二月之食質主也如春三月食酸爲主餘味相間之類五色青赤黃白黑如春三月木青爲主餘色相間之類天地無心而人有靈覺是卽天地之心五氣散于萬物其端發于最秀者惟人人生而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故聖人因人道制禮會合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日月鬼神而成器于禮義滋培于人情極成功于萬物也人情爲田言因民也四靈爲畜言愛物也本天地則無遺物始陰陽則見性情柄四時則事無失時紀以日星則歲事詳列量以月則事功有程藝猶程也以鬼神爲徒故人敬服而可守以五行爲主故事循環而可復以禮義爲器故行無不成考成也以人情爲田故資取無窮而人利賴之以爲興與藏也猶內則鴉與以藏食得名也以四靈爲畜故愛養蕃息飲食有所出麟毛蟲之長鳳羽蟲之長龜介蟲之長龍鱗蟲之長人主能中和發育則麟鳳龜龍可致畜而其屬自蕃收養曰畜四靈以爲畜甚言鳥獸繁殖也鮪魚名淦作閔魚出沒貌猶獮然飛起貌狻猊然驚走貌能以龍爲畜則水族安而魚不淦藏能以鳳爲畜則羽族安而

鳥不驚猶能以麟爲畜則走類安而獸不奔彼能以龜爲畜則神龜出而人情無失策聖人禮教功化至于如此故先王治功成而禮樂興幽明理人神格秉著龜以卜日列祭祀以享鬼神座其繪帛宣其祝嘏辭說所以格鬼神也設爲經制法度使國有禮官有治事有事職禮有定序所以理民物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禮記通解

卷八

十八

禮

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上節廣禮之用此節言聖人運禮之權蓋禮不止祭祀而惟以神道設教則易達天帝最尊唯天子郊天所以定天位明有尊也祀后土于國所以表列成物之利也祖廟所親故曰仁山川外神故曰償五祀本五行當時用事故曰事而皆以君心至正爲主王者隨事隨處在廟在朝在學前後左右薰養周密則邪慢之心無自而生宗人祝大祝掌祭祀三公論道三老年高有德者巫事鬼神主平臨史書言動掌典

禮記通解

卷八

十九

禮

籍卜筮占吉凶瞽樂工誦詩侑勸也輔弼疑丞勸王爲善者也王中王居中也視聽言動無及于非禮則心志肅明與鬼神合德以此行禮禮無不達上帝者百神之宗上帝享則百神皆受職地不受寶故百貨可極祝以孝告報以慈告故孝慈服行五氣按序故法則可正此皆義之脩飾其節文而禮之含藏其妙運也其文可見其義難知故曰藏太一猶太極函萬爲一之本體也分爲天地則有上下高卑之別轉爲陰陽則有刑賞生殺之用變爲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期列爲鬼神則有郊廟祭祀之禮聖人制典以降

今于下則謂之命。猶天之有命也。非人所主。皆官于天。官猶主也。天即太一。太一無爲本于天也。如秩序倫常之類。殺于有象動而之地也。如貴賤陳位之類。列而爲五事。如宮室器用之類。變而爲四時。如春禘秋嘗之類。合于分。譬如文質等級隆殺之類。分。譬如言分數。協分。譬如藝。謂裁制得中也。居人猶言安人。養者受利之意。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禮所以安人而養之也。或云養當作義。貨財者禮之資。筋力者禮之具。辭讓者禮之寶。冠昏八者禮之目。大端猶言大本。人身無禮。則放佚怠惰。肢體無所措。故禮所以會合肌體。記通解 卷八 二十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

新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施。尹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黿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聞。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曰此順之實也。

子云。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故言禮必言義。義者

禮之本本之以義行之以禮則于人情無不當人情之外無禮義聖王經綸天下不離人情耳故曰田田必耕而後治故禮譬則耕也不合義不可以播義者禮所由起譬則種也不講學則荒學譬則耨也耨耘草也心不真懇則行禮支離知及仁不守雖得必失故體仁爲本所以聚之也不從容和順則強世不安故播樂所以安之也禮一定不易義隨時變通故禮爲義之實也藝猶術也凡處事之術以義爲分量仁無限而義有節故義所以合事講仁者也能權能斷故得之者強也義以仁爲本能愛能公故爲順之全體體元長人故得之者尊既言播樂以安之則禮之極功矣而又益之以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蓋播樂以安禮之成已而達順以後則推之天下國家者也天子德爲車以載物也樂御德以和行也王道四達故曰爲車爲御諸侯謹侯度故曰以禮相與大夫則奉法士則相考以信百姓則相守以和睦而已事大不苑以下皆大順之象凡物大者叢積則苑結而不通苑猶苑也兩物并行或相紕繆行細渺或有差失入深窞或不通達茂密則無空間接連則相牽絆動搖則相戕害數者不然則和順之至矣明於順則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三

禮

自不至于違逆而能持守其危故大順之禮不尚同不尚豐亦不尚儉一于豐儉所謂同也同異豐儉各得其宜所以維持人情而聯合傾危聖王所爲順也如宜于山者不使居水宜于渚者不使居平原故人不可敵也五材之用飲食之節各以其時合男女必稱其年頒爵位必稱其德用民必順其時皆體順之道所以爲禮也故和氣感召災疾不作草木之怪曰妖禽獸之怪曰孽四時和五氣順天不愛其道也百物遂五穀登地不愛其實也孝弟行禮讓與人不愛其情也愛猶吝也膏露露凝如膏醴泉泉甘如醴器車自然之器如車轂數同則是無故猶言此無他也脩禮達義所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也體信達順所謂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也按後世言禮者其失有二以禮爲不必拘是老莊之荒蕩也以禮爲拘拘是章句之陋習也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則聖人中正之道矣故曰和爲貴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行者運也禮運禮器所言多和行之意聖人位育天地萬物致中和而已中和所以運也故治極于順禮由于和中庸所以爲德之至故禮與中庸非可離而二也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三

禮

禮器第十

禮器者禮之器道器一也器以載道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形乃謂之器道器有上下而皆不離形故天地萬物莫非器也而禮存乎其中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禮器之謂君子讀禮運而知禮之爲用圓神不滯讀禮器而知禮之爲體變通無方非世儒牽強支離繁文拘節之爲器耳非真有得于先聖之微旨者烏能達此作記者於是乎爲有功矣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四

禮記

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此節言君子學禮之器學禮成器是故充實光輝而盛德大備也蓋禮可以消釋人之回邪增益人之美質非禮不動則回釋矣潤身生色則美增矣故以措之事則無不正施之天下則無不行此盛德大備所以爲禮之器也箭小竹也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

鄭謂竹之青皮鑿也心木中心筠在外心在內內有貞心外有直節道德事物莫不皆然故曰二者天下之大端物備此則爲竹箭松柏人備此則爲君子有禮則敬人而外諧和好禮則樂善而內無怨故仁可以懷民物而德可以饗鬼神也本謂內文謂外制事爲義順物爲理故曰文也本立文行卽二者大端之意所謂禮之器也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五

禮記

器故曰大備盛德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外諧而內無怨本立而用行此博約上下一貫之旨是故聖教莫大于禮顏子問仁教以克己復禮請事四勿故能三月不違大備盛德之謂也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必若守儀禮周禮爲經離中庸大學爲德則裂矣禮運禮器二篇之義學者不可不熟思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竟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草其穡幸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六

禮記

此節明禮器之大無所不宜聖人制禮非強世也天高地下人物散殊無往非禮苟強其所不合而失其所固有非忠信之本理義之文而措之不正施之不行欲外諧而內無怨難矣合于天時者因革之中也設于地財者豐儉之節也順于鬼神者屈伸之變也合于人心者性情之本也理萬物者順治之效也隨天時所生地理所宜人工所能物曲所利無時無處無人無物不可行禮亦無一之可以離禮也曲委曲致用也舍日用而求高遠厭易簡而就新奇不可爲禮故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人情物理所難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亦不饗惡失常也如求魚鼈于山逐鹿豕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七

禮記

于水豈時中之禮乎定國猶建國數如千里百里七十之數大經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之等大倫謂用禮之節各因地之廣狹也厚薄謂行禮之費各量歲之豐儉也品式既定制用有節是以雖年飢而人心不至倉皇恐懼匡恆通恐也此皆時中之禮時者一代之因革爲大順者因之而已爲大體者禮之式也爲次宜者禮之辨又次稱者禮之分又次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皆時也革亟通猶謀也聿惟也詩言文王遷豐非亟于成己之謀惟追述先業來致其孝時之謂也天子父天母地奉祀宗廟明父子之道

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所謂順也社稷山川鬼神之祀隆殺之式所謂體也喪祭有費用賓客有交際隨宜裁制所謂宜也凡禮輕重不偏降殺有等必使適均如羔豚而祭不以物小而使百官不足雖大牢而祭不以用饒而使物有餘所謂稱也小羊曰羔小豕曰豚又如諸侯有國則藏龜以決大事天子錫之封圭則寶以爲瑞有象魏則臺門以爲觀闕大夫不然皆所謂稱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
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
聲杉入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
翼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
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
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
爵鬼神之祭單丹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
為貴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
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八

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
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謂萬物大物理博如
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
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
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
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
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管仲饗魯朱紘宏山節藻梲拙君子以為溫矣晏平仲
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禮記通解 卷八 二十九

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去聲尊者舉解志卑者舉角五獻
之尊門外岳門內壺君尊瓦甒武此以小為貴也有以
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
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枌禁此以下
為貴也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
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
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
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珣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
尊疏布緇見捍原杓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
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此承上文有稱之意而歷言多少大小高下文質之
異所謂不同不豐不殺稱而已者也天子誠深孝篤
立廟宜多諸侯以下德漸薄廟漸少天子諸侯豆數
据大禮正羞而言其庶羞或不止此介賓之副也諸
侯為正賓其為介者七人主君饋以七牢諸侯使卿
大夫聘降二等則介五人主君饋以五牢席以藉地
行禮用之葬則以揜殯及藉棺也翼形如扇置柳車
兩傍以蔽棺也天子無介謂至尊無主為賓故無介

祭天特牲用一牛也巡守適諸侯諸侯膳之亦一牛
牛子曰犢灌醑酒也主君以鬱鬯之酒獻賓無蘧豆
惟馨不惟物也大夫聘鄰國則主君禮之以脯醢二
物亦食品之小者食謂公庭禮食天子一食至尊以
德為飽一食而止待侑而後更食也食力者庶人工
商也禮不下庶人食無數惟飽則止大路祭天之車
無文飾也繫作鞶馬當胸皮帶結毛為纓懸鞶上一
就結一匝也次路副車也七就七匝也少者貴多者
賤而郊特牲又云次路五就次路非一也合曰圭判
曰璋皆玉為之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將獻馬先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 禮記

以爵為丘封之等丘封亦以大為貴也爵容一升散
容五升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故有貴賤之等解
三升角四升舉解者皇尸舉角者主人故有尊卑之
別五獻于男之禮獻因命數子男五命故五獻岳大
于壺壺大于甒三者皆尊名列尊之法岳在門外壺
在門內君尊酌君酒之尊不言內外列于堂上也堂
九尺離地九尺也封土曰壇郊祀不壇至尊無上也
禁以承酒尊木為之無足曰廢廢禁無足故下枌禁
有足故高枌與也所以載猶鬱鬯之尊用舟皆取承
載意龍袞畫龍于衣其狀袞然白黑曰黼黑青曰黻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 禮記

玄赤黑色縹赤色冕冠之最貴者鄭謂祭服之冠其
實大禮多用之藻縹同以五色絲為縹黃玉垂冕前
後謂之旒天子冕十二旒旒十二玉諸侯大夫數以
次殺大圭天子所執圭諸侯封圭亦謂大圭詩云錫
爾介圭介大也不琢不雕刻也大圭不刻之冕大路
見前越草名犧尊尊形象牛粗布為罍以覆尊白不
為杓以取酒禮不可不省謂多少高下大小文質皆
有精義當省察也所以貴多者備物以將敬用心在
物故曰外其心蓋盛德之發舉揚張謂乎萬物萬物
大得乎理而功施廣博所以貴多故君子精神也遂

樂其發也所以貴少者存誠感格用心在志故曰內其心蓋德始生之極至精至微天下之物無可擬稱者所以貴少故君子收斂退藏戒慎其獨也古聖人內其心藏于精微以主一爲尊外其心揚訓萬物以宣暢爲樂少者希則貴多者富則美故禮多寡不偏唯其稱耳君子大牢而祭謂大夫以上匹士猶匹夫匹隻也猶治言亂也一帛兩端成匹故謂獨爲匹攘竊奪也簋以盛黍稷鏤刻金天子宗廟之器也絃冕纓垂其餘爲飾也朱天子冠纓之色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節梁上短柱承屋脊者一名薄檐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三

禮記

一名栴削爲山形椀梁間短柱俗謂侏儒藻畫文爲水草也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節藻放溢也豚豕之小者祭牲用有載以俎俎大豆小豚小故言豆豚肩不脰豆甚小也隘陋也管仲奢而晏子陋皆不稱也紀者綱之維爲衆目者也戰克祭受福以其慎也

按祭法適土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今言士一廟或謂爲下士耳然則庶人不當祀與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今言天子豆二十六公侯以次降鄭謂周禮兼東西兩夾之豆言也或引天官醢人四

豆之實解數不合王制諸侯未賜圭瓚則資幣于天子今言諸侯相朝皆用幣則是諸侯各自有幣也周禮巾車王路繁纓十有二就以祀餘路以次降今言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解者遂推爲殷禮的書周禮先王席皆如朝覲饗射之數今言鬼神之祭單席是與朝覲饗射異也考工記云堂崇三尺今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而鄭以考工記爲夏商禮豈周禮而記夏商與天子龍衮諸侯黼黻夫黻士玄衣纁裳與周禮司服五冕之說亦異周禮冕止大夫而記云士三則是士亦得用冕也君子大牢而祭惟匹士不得用則是大夫以上亦得用大牢而饗禮以少牢爲大夫禮凡禮家言多矛盾難盡合彬禁高鄭以爲無足大圭不琢鄭作不篆機尊作姿尊皆鑿說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三

禮記

此言祭祀之禮在盡其誠君子曰記者自言也祭雖受福君子不爲祈福而祭祭雖尚蚤然先事預備不以臨事麾帥爲早麾揮通督促也葆合也或作葆葆大謂天子諸侯台人心奉祭所謂民力普存而以明

得意是謂是神也嘉吉善也祭本吉故品物皆有美名謂之嘉事然思念祖考對越鬼神皆當畏敬不敢謂為嘉事矣以從也牲雖肥大貴在純潔不以肥大為及也及猶至也薦雖多品貴在明信不以多品為美也此君子所以善其祭舊解未達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是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損微者不可大也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四

臧文仲名辰魯大夫以知禮稱夏父弗綦人姓名魯禮官逆祀謂躋魯僖公主于閔公上事在春秋文公二年閔僖皆莊公子閔為適而幼繼立過僖以庶長繼閔魯人謂僖本兄升其主于閔上亂昭穆之序故曰逆祀臧文仲不能正之安在為知禮祭祀將終祭爨報先炊也奠黍肉于甕醴不必于奧夏父弗綦謂爨為火神燔柴于奧以祭之非禮也夫奧之奧當作爨老婦即先炊黍肉盛于盆酒盛于瓶盆瓶皆炊器所謂設之當也大而顯者綱常名分之類小而微者節文器數之類如升僖于閔損其大也燔柴于奧

益其小也饌薑朱紘大其微也豆豚泔濯擯其顯也皆所謂設之不當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交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變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醯醢與

禮記通解

卷八

三十五

此節言先王制禮其義多端而其道本于一者誠也誠者愛敬之真心也經禮謂名分等級常行之大體曲禮謂升降進退委曲之小節經曲雖繁極而致之無非盡心之誠而已誠譬則室三千三百譬則戶入室必由戶不能舍也竭情盡慎致敬即前貴少貴小之類內其心不以文為美故誠自若美而文即前貴多貴大之類外其心以美將敬故誠自若若者殊途同歸之意直而行謂愛親敬長率性自然如親始死哭踊無節之類曲而殺謂抑情合節委曲減殺如哭踊有數喪服有時之類經而等謂經常一定貴賤

同等如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之類順而討謂養生送死人有同心順人心以討其所欲如葬祭各得自盡之類斯莫取也播布散也斯而播謂莫取上之所有布散于下如班晉祿之類推而進謂常禮所損推情常禮之外如葬慈母猶已母喪師如喪父之類放而文謂極致文采如天子冕服車旗極盡文飾之類放而不致如公侯以降至于大夫不敢盡飾之類撫而止也順而撫謂順等級當然各止于其所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以次降絕之類素近白殷色青近黑夏色夏造毀因謂前作後承不同爲禮則一周坐尸謂周人之祭尸卽位而坐詔謂祝告尸行禮侑謂佐食勸尸食武步也鄭作無方謂行禮進退之方尸不動而詔侑行禮皆祝與佐食單行之周禮亦不同殷夏也道一卽所謂致一而誠若也夏立尸不坐也殷坐尸與周同也周旅酬六尸謂祫祭七廟之主合食于太廟太祖尸尊不動而毀廟之主無尸故惟六尸自相旅酬也世俗斂錢會飲曰醖記者引曾子之言證六尸旅酬之禮殷夏無之其道亦一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燭潛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

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饋之至也故禮有饋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朝事以樂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官簟之安而素高上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此節明禮有初而行禮貴知本恆情務枝葉而忘本根故曰非其至也郊祀天神尊故薦牲先血血方新去人食遠也大饗謂祫禘之類禮亦尊薦用腥腥去人食亦遠三獻謂山川社稷之祭禮稍輕燭謂燔肉以湯未熟漸近人食也一獻謂羣祀小禮薦熟食同人也人所可食者以獻羣小祀人所不可食者以薦大事蓋近人情則褻遠人情則希所謂禮近人情非其至也血腥燭三者凡祭皆備各舉其所重言以明大禮貴初至敬不文也作謂強造致其情謂徑情無節由始謂循其初從容有節不以近情爲至也七介諸侯相見之禮主賓交接無介以紹于其間太慙固

而不文三辭三讓辭讓以三爲節主延賓自大門入
每門讓賓賓辭如此者三乃至廟中苟不辭讓徑入
則違禮無節不慙不蹙乃所爲由始也魯人郊祀僖
公以後之事類官魯學官名將郊必先有事於類宮
如今之習儀也鄭謂爲告后稷類宮豈稷廟邪惡池
鄰據職方作厚池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
祀也祭大先小卽不慙不蹙之意三月繫謂祭前三
月繫犧牲于牢詩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周禮充人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也七日戒祭統所謂
散齋七日以定之也三日宿所謂致齋三日以齊之
也先事戒備慎之至也主賓相見有賓相以昭其禮
瞽工作樂有眡瞭以輔其步紹介而後禮行相導而
後樂作從容不迫溫之至也皆所謂不慙不蹙非作
而致其情有由始者也反本謂存誠敬之心脩古謂
不失忠質之意所謂不忘初也凶喪之事哀情真切
不待詔告朝廷之事吉禮從容乃始用樂醴酒可用
而必以水爲玄酒列于上尊尋常割肉之刀可用而
告殺必用古有鈴之刀鐙鈴也刀上有鈴動中音律
也莞細蒲也簟席也彙韎去穀之禾稗韎結同莞簟
非不安而必用彙韎以爲藉四者皆所謂反本脩古

不忘初也有主卽不忘初有主則聞見不惑故可以
述古多學而求會通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
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
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
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期夕
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
時雨澤君子遠臺臺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
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
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
鳳皇降龜龍假格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
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者天道自然之節天地陳位萬物並列而禮行乎
其中人也者中和之會三才之樞中和致則有節于
內而仰觀俯察盡人盡物萬物之理無有能遁其情
者如權度設而不可欺以輕重長短故動則民敬言
則民信蓋我操其符而物神其應也常人之心昏迷
放佚內志不定何以觀察乎物而時措咸宜乎故禮
者天則也物之極至也先王之制禮非強作也因其
財用順其物宜而致其義焉大事如朝聘喪祭之類

順天時。如春祠秋嘗之類。天子春分之旦朝日于東門之外。秋分之夕祀月于西門之外。日自東出。日出爲朝。月由西生。月出爲夕。放猶順也。丘陵本高。川澤本下。故爲高下者。因之。天時雨澤。萬物發生。疊疊不息。皆造化因順之理。君子有節于內而觀物。則心與造化通矣。是以先王因人圖治。尚德尊道。舉賢而置之。不疑聚衆而贊之。不欺。所謂有節于內。因物致義。而人敬信之者也。因天事。天祭于園丘也。因地事。地祭于方澤也。因名山。升中于天。朝會諸侯于地中。柴望于嵩嶽。以升告于天。嵩洛者。天地之中。故曰

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一

禮記

升中。吉土。卽洛邑。周禮卜陰陽之會。風雨之。交。建中。都。故曰吉土。朝會。則饗帝于郊。靈物至時節序。此因順之至盛德。疊疊而觀物。由禮之極功。聖人所以無爲而天下大治者。禮至之效也。

按此節極言禮因自然。貫三才。卽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鄭據緯書。附會後世封禪之說。以尚德任賢。譽衆爲重其事。以名山爲泰山梁父。以升中爲稱頌太平。以鳳皇風雨爲符應。其事不見于詩書。其文義亦牽強。開技方神僊鬼怪之端。導秦隋巡行之轍。故何可言。然周頌般之詩云。於皇時周。陟其

高山。夫既柴望告天。登山事或有之。而緣飾爲封泰山。禪梁父。則無稽矣。般本大武樂章。所謂再成而南。國是疆。作于周公。營洛之後。武王在日。巡守或一行。日不暇給。周公爲省巡守。營東都。東都建後。詩書不復載巡守事。卽使升中陟高山。唯東都中嶽無泰山。梁父也。詩序言四嶽。據古禮。明詩義耳。周公亦據古禮。作頌其實。武王未及巡守。周行天下也。

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二

禮記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鼙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鼙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天道有至教。陰陽是也。聖人有至德。中和是也。鼙尊刻尊爲雲雷之文。尊在堂上。云在阼者。前當阼階也。犧尊尊形如牛。西卽鼙尊之西。縣鼓大鼓懸設之。應鼓小鼓提擊之以應和也。當祭之時。君位在阼。夫人位在房。阼東階。房東房。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

副禋立于東房作在南房在北內外之分也君象日夫人象月君獻則自阼進酌犧尊之酒犧尊在壘尊西以西爲上也夫人亞獻則自房出酌鬯尊之酒壘尊在犧尊東也犧尊象形像犧或曰以象骨飾之也東西合而陰陽交禮動乎堂上也西鼓東應樂交應乎堂下也禮備樂作上動下應和之至也皆本諸天道聖德禮所自生樂所自成者中和道德也禮主節故言反樂主生故言樂反之樂之則本立然後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則用行矣節事之禮非玉帛凡動作威儀皆是道志之樂非鐘鼓凡容貌辭氣皆是故

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二

曰觀禮樂而其事與志可知君子之人達節所謂有節于內而觀物者也慎其所以與人卽慎禮樂也觀禮樂而知治亂則禮樂所以與人觀者也可不慎與○按此節據東西交應之文鄭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夫人在西房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禋立于東房是房本在東也以廟制推之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奧是堂之西北也故西不得復有房房在室東壁是堂之東北也堂堂室相連房戶之外爲北堂卽昏禮設婦洗之處南對阼階凡行禮主人主婦出堂入堂皆在東故有西室無西房夾室則有東西今之

廟房耳與堂不屬又以義推之東爲主位主婦從主君君在東階夫人獨在西房前當客位于義未稱日月之生有東西月從日行皆由東鼓有東西而爲衆音之始故射禮東鼓南面西鼓亦東面雖交應而皆本其始非對待之義今謂夫人在西房東酌鬯尊文似而于義理制度無所考豈堂事則君與夫人分東西室事則夫人亦在東與難強質也

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三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盥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翼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獻贊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大廟祖廟也始祭尸入裸鬯後君出廟門外迎牲親牽以入大夫奉幣從以贊禮將告納牲于神也制割也制祭謂殺牲薦血之後延尸出堂君親割薦腥用鬱鬯洗肝燔之曰制祭于時夫人酌盥齊以獻盥齊者周禮五齊之第三也君親割牲謂堂事畢延尸入室熟牲體以薦君親割肉于時夫人酌酒以獻先齊後酒者齊贊酒文也洞洞表裏如一也屬屬始終無

聞也。勿勿茫昧貌。納牲謂始祭迎牲庭下以幣告神也。詔告也。血毛謂殺牲以血毛告于室。末堂事之先尸在室也。奠定肉熟也。詔于堂堂事將終告尸入室饋熟也。於庭於室於堂不同位。求神所在而未得也。道言也。釋所以三詔之義。設祭于堂謂延尸出堂薦腥薦燭所謂朝踐之事也。廟門曰祊。祊之言方神所在之方。詩云。祝祭于祊。使祝索神祭于廟門外也。於彼乎於此乎。蓋古語言神無定在也。初獻而質禮方始也。三獻而文情始展也。五獻而察思成如在也。七獻而神潛通冥漠也。言奇不言偶。舉主人之獻而該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四

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

主婦也。鄭以命數言。一獻為小祀。則腥血之薦質也。豈小祀與。承上文於彼於此而言大廟之內。敬之至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膾九州之美味也。蓮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纁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謂禘祫王事言非諸侯以下所得行也。三牲謂大牢牛羊豕也。魚水族凡禽肉之全乾者曰膾美味。

謂水陸之供和氣謂五穀果實之品內金侯邦所納之金示和金聲和也。諸侯贊見天子束帛加玉其上王比德故尊也。庭實之旅龜居前列貴先知也。金次之利和義人情也。丹朱砂之屬纁紫也。箭小竹可為矢者出謂諸侯助祭旅酬畢而賓出也。肆夏當作陔夏周禮九夏尸入奏肆夏客醉出奏陔夏夏大也。備物極隆所以為王事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禮記通解

卷八

四十五

禮記通解

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讓禮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季室事交乎云堂事交乎階贊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此節極贊禮之道大而行之存乎其人郊事上帝大禮無文敬之至也。宗廟之祭奉先思孝仁之至也。親

喪之禮哀痛迫切忠之至也附身附棺服器必備事死如生仁之至也賓客交際朝聘燕享皆用幣帛利以爲和義之至也仁愛義敬而禮所以履之愛敬無禮則仁義不可見故觀仁義本于禮也甘能受五味之和白能受五色之采如人有誠實之資能爲學禮之基苟浮華之習勝雖三千三百祇爲虛文故禮待其人而後行也詩三百皆可絃歌以爲祭祀燕饗之用善學者授之以政則達使于四方則能專對何有于獻酬之小節然徒誦之而已則三百曾不足以供賓主之一獻蓋一獻亦須敬也一獻之敬可以饋食禮記通解

獻尸于室旅酬于堂賁明天正明晏朝朝近晚不逮于昏所謂不廢蚤也故孔子曰知禮按鄭氏謂大旅爲祭五帝五帝之說出緯書由五方五氣以義起名則可若靈威仰赤熛怒等名則誕矣天運無方方由地生先王巡守所至祭告上帝與月令四時迎氣于郊隨方類祭其實一天耳古祭禮不可詳朝踐饋食堂室等事皆据三禮文字散見三禮自漢人授自漢人解雖有智者耳目錮于漢思覩上世末由已室事堂事近于演明行晏罷始于煩周官儀禮疑竇尤多迷闇繼燭固非禮內外交接急遽畢禮記通解

事又豈禮乎惟曰毋輕議禮則知言哉總之可言不可行行之一人一時不可通之天下萬世者皆非聖人之經是則可以反說而得者耳

禮記通解卷九

郝敬解

郊特牲第十一

郊特牲卽首語命篇中雜舉禮事而明其義郊禮大故以名實不專言郊耳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脰脩而已矣

禮記通解

卷九

郊特牲

此言大禮貴誠不貴文祭天子于郊祭社稷于國特牲用一犢牛也社稷用大牢天用特者萬物皆天非盡物可報以微爲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供膳用犢如事天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大牢如待社稷也蓋大牢盡物特犢貴誠義不在物耳凡牲小則純潔至孕則有牝牡之雜不以獻至尊大禮不用也大路天子所乘祀天之車無文飾也先路副車在大路之前次路又在先路之前繁纓說見上篇凡禮天全爲上近乎天者次之近人又次之純人爲下血天全腥近天爛近人熟純乎人矣郊祀天大饗宗廟祫禘也三

獻祭社稷五祀也一獻禮最小郊與大饗重于三獻一獻者以至敬不饗味貴氣臭也諸侯爲賓朝于天子天子饗于廟中使宗伯攝主以圭瓚酌鬱鬯之酒獻賓貴臭之義也詳見周禮大行人禮器亦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遺豆之薦卽此意大饗饗諸侯用牲而言脰脩者所重在脰脩亦不饗味之義脰脩肉爲段脩以薑桂脩和之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饗帝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

禮記通解

卷九

二

郊特牲

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鼎俎奇而遺豆偶陰陽之義也遺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數之真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此大饗謂諸侯相饗諸侯之席三重故主君亦三重

以受客之酢辭如諸侯使大夫來聘大夫禮三獻席
再重介猶賓也。不言賓避敵君也。專席猶單席君避
三重之禮單席而坐。以受客之酢。君爲主人故降其
尊以就客之卑也。饗飲賓也。禘祭祖也。皆酒爲主而
用樂食饋食嘗薦新皆食爲主而無樂陰陽之義者
飲自天化爲陽食由地產爲陰。或云六牲動物天產
九穀植物地產飲主牲食主穀也。飲養陽食養陰故
春酒熟而禘陽氣生也。秋物成而嘗陰氣斂也。饗孤
子以春孤幼方長屬陽食耆老以秋年齒既衰屬陰
其義一而嘗與食無樂者陽氣發舒陰氣寂寥凡聲

禮記通解

卷九

三

屬陽故養陰不用聲樂也。鼎以孰牲體俎以載之一
鼎則一俎。凡設鼎俎用一三五七九之數陽之奇也。
設邊豆用二四六八十之數陰之偶也。邊實如菱芡
棗栗之類。豆實如芹蒲菁韭之類。水土之品也。饗味
人所常食之味不敢以祭。盡志也。貴多品盡物也。旦
明猶神明。詩云昊天曰旦。昊天曰明。鄭註旦作神。燕
賓于寢享賓于廟。大門寢廟外門。肆夏樂章。周禮九
夏之一。卽周頌時邁之詩。易變也。易以敬變。易起
也。卒爵盡飲也。酒行樂作。卒爵樂止也。孔子屢歎歎
其禮比樂也。爵不遽飲俟樂而卒樂不極作盡爵而

止雖雖肅肅能進能反所以歎美之終燕非一爵故
屢歎卽後節子云射何以聽何以射之意。奠酬主受
賓酢又酌勸賓曰酬賓受而奠之不舉也是時樂闋
工升堂歌以發揚賓主之美德也。凡樂歌在堂上衆
音在堂下。匏謂笙竹謂管。貴人聲者人聲自然八音
造作也。樂和故曰陽來禮肅故曰陰作。卒爵而樂闋
奠酬而升歌禮樂合而陰陽和也。旅幣諸侯之貢幣
旅陳也。謂庭實之旅也。無方謂土地各有常產。遠里
各有遠近。非一方也。龜鐘皮帛皆常貢。鐘金器金聲
和居中以參之也。往德王比德以玉貢是以德往也。

禮記通解

卷九

四

○按饗與享通而義畧異。獻上曰享以飲食獻神人
曰饗上節大饗腥宗廟祫禘也比時祭四親爲大。又
大饗尚暇脩天子饗諸侯也比饗耆老孤子卿大夫
羣臣爲大。此大饗三重。諸侯自相饗也比饗鄰國
來聘之卿大夫爲大。又曲禮大饗不問卜祭天地也
比羣小祀爲大。凡祭祀宴飲大神祇大賓客皆稱大
饗。王制云宗廟之祭夏曰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
周公雜記云七月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禘于春近
是然謂禘饗與飲有樂食嘗無樂似無謂。詩魯頌
而載嘗萬舞洋洋商頌那之詩多言樂亂曰顧予咨

嘗湯孫之將是嘗亦有樂也周禮王日舉以樂侑食
論語四飯皆有樂官是食亦有樂也記言不必盡合
而鄭註改嘗為禴孔疏推為殷禮皆鑿也

庭燎料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
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
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句何為乎
諸侯之庭句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
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
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
禮記通解 卷九 五 郊特牲

此節記後世壞禮之由庭燎庭中設炬以待早朝庭
堂下也大戴記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
今之諸侯皆用百燎自齊桓公始大射禮公升卽席
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皆諸侯之禮趙文子趙
武晉大夫朝覲諸侯見天子之名五霸強同盟來見
亦稱朝覲諸侯相朝覲大夫從行不宜以私禮覲見
主君惟奉君命出使執圭則有私覲執圭以代君申
信也代君故可私覲從行無私覲所以致不二之敬
於君也從行以庭實私覲是通外交與君二矣論語
孔子私覲執圭奉使也大夫饗君是召君飲于其家
禮記通解 卷九 六 郊特牲

禮也由夷王以下句諸侯之宮縣文而祭以白牡擊玉
磬朱干設錫智是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
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
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
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
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
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
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
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焉門旅猶設也。樹屏也。所以蔽內外。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皆以實爵。几案之類。設于兩楹間。當尊之南。兩君相見。獻酬畢。反爵于其上也。纁猶刺也。白黑曰黼。丹朱為中衣。纁黼為禮衣。服內猶今朝服之中單也。丹朱為中衣。纁黼為禮衣。天子弱。故諸侯僭大夫強。故諸侯被脅。相貴以等。謂以已之尊貴。陵人。所謂小役大。弱役強也。諸侯有國。不敢祖天子。其廟五。以始封之君為始祖。大夫有家。不敢祖諸侯。繼別子自為宗。魯三家立桓公廟。是大夫祖諸侯也。二代之後。如夏殷之在周。虞夏之在殷。

禮記通解

卷九

七

鄭注

人者。故于其臣拜必答。天子當不然矣。按此節之言。如觀禮不下堂。見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萬世不刊之典。真先王之禮。聖人之經。而周禮以觀為秋。見其春朝夏宗。諸侯皆客。天子出迎。豈其然乎。春秋傳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頌僖公郊天。禘后稷。世儒遂謂諸侯大夫皆有祖。王廟在都家。宗人掌之。此三桓所以歌雍舞八佾也。周禮左傳。鳥足據乎。古者刑不上大夫。霸者假義。亦曰勿專殺大夫。先王建官。惟賢有無殺大臣之事。今謂大夫強。諸侯殺之。春秋所以書也。記未知春秋。

禮記通解

卷九

八

鄭注

諸侯禮衣繡刺中衣用丹朱鄭引詩云素衣朱繡改
編作綃据魯詩云素衣朱繡亦無謂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
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
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
伐鼓何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
於西方失之矣

楊當作禘單衣也即論語所謂鄉人儺袒禘叫號逐
逐疫鬼俗禮也鄭註禘為強鬼朝服禮服祊主位鄉
人祊近戲而聖人齊明盛服接之以禮鎮之以靜內
禮記通解卷九

存神而不亂敬之至禮之本也室猶舍也謂神守舍
也或曰安室內先祖之神射者容比禮節比樂耳聽
音節射中法度至難故言何以能之上節卒爵而樂
闋孔子屢歎意與此同射本男子之事士使射不能
則辭以疾弧弓也內則云男子生則設弧于門左懸
弧者疾不能執弓則懸之也不言不能者義不得辭
也凡祭必致齋三日不聽聲樂以養敬猶恐不足一
日之用今二日伐鼓奏樂將何以祭何居怪之之辭
居猶在也或曰語辭也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齋三日
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即指此事繹者祭之明日導

繹昨日之禮以饋尸也繹當于廟門外遠至庫門內
非也庫門魯大門凡廟在大門內左祊謂始祭祝求
神于廟門之外禮器云為祊乎外祊於門東非禮則
祊於廟門西為禮也西為陰方門外之西賓位也朝
市早市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朝市于朝夕市
于夕日出市于西方非禮然則朝市當于東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
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
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
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
禮記通解卷九

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
中實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
人畢作唯社丘乘供桑盛所以報本友始也季春出火
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
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
而盟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
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社土神天子以四海為土故祭地不至庶人一壘莫
非土也故天高而尊非天子不能答地卑而親食土
之毛皆美報焉非方澤與社有二土也天子曰大社

侯曰國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曰亳社國社在庫門內西亳社在庫門內東祖廟之前故春秋傳曰閭于兩社大夫以下百家共置一社曰里社其主或木或石有壇無屋繚以周牆祭以春秋言社不言稷稷統于社也周禮司徒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為五百穀生原隰而稷為長是五土之一產耳故言社而稷在中地道主陰故曰陰氣北為陰方故社主向北君南面負北牆祭之所以答陰也墉牆也祭用甲日甲木為生物之首社主生物也有壇墉無屋以通天地雨露之氣喪國猶亡國周禮媒氏有勝國之社

如周所勝國則殷也故謂之亳社薄當作亳亡國之社生物之功已息故覆以屋不受天陽也屋四塞而開窻于北通陰氣也天垂象謂授以氣使效法也地承天產物故人得取財焉天如父地如母天尊地親也先王立社教民以美善報其親也故季夏土旺祀中雷屋四圍中央即今人家天井中土位也家之中雷即國之社萬物生于土歸于土故曰本也社事祭社之事畢盡也民居為里周禮二十五家曰里畢出里謂里中同社之家盡出供事每家一人猶詩云三

畢無家不出也為社田謂祭社而田獵國人畢作無

人不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又謂之乘米曰乘在器曰盛丘乘供乘盛言無處不供也衣食資于土故曰本始酬答曰報追念曰反三言唯社以明非社不爾也財非土不生人非財不養人皆食土之毛皆有反報之禮月令仲春擇元日社周禮大司馬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螽蟥將啓故止焚社主殺故先田獵講武田則焚萊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謂焚草萊以田也今云季春出火者三月建辰火星昏見南方故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時則正可焚耳簡者別其利鉅

為主如土為句龍穀為后稷之類非句龍本為土后

稷本爲穀也。如鄭玄王肅輩說愈鑿而愈舛矣。人生父天母地。仰觀天同耳。地則隨人各有天子率土諸侯國大夫家士庶人一廬皆土。故社親猶母。百昌生于土。反于土。養于坤。藏于坤。致役于坤。所以唯社事單里唯社田畢作。唯社祭皆供。故社者民所生衆所聚。心力所同也。是故人主重社。稷社存君存社亡君亡動衆必于社。講武必于社。誓告必于社。軍行社行。犯命戮于社。與衆共也。人心所係莫如社。故土地人民爲國之寶。此也。月令社以仲春。此云季春。日用甲周書召誥用戊。不必盡合。賢者識其大者耳。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三

郊特牲

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光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匱。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責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上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

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此節記郊祀之禮。天子適四方。謂巡守至方嶽下。未朝會而先燔柴升煙。以告至于天。此在外告天之禮也。每歲祭天。必于國外之郊。即圓丘泰壇也。以建子之月。冬至一陽初生日。漸舒長。故曰長日之至。月令以冬至爲短至。短之極。即長之始也。陽氣始動。萬物承天迎其方來。行此大禮。以報大生之德。所以必迎。

禮記通解

卷九

十四

郊特牲

日者。天爲元陽。日爲諸陽之宗。天無形。可主以日爲主也。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雩明堂之類。皆是惟冬至爲重。故曰大報兆域也。擇地爲界域。即壇丘也。南陽位。必于郊者。天道曠遠。非可祀于都屋之下也。埽地而祭。無重筵几席之設。故曰質。陶匱無文飾。象自然也。赤黃曰騂。周人尚赤。用犢見前篇。日用辛。以周人始郊。冬至得辛。後世因之。迎冬至以後一月內。所值辛日。用齊戒自新之義也。卜郊古人祭必卜日。冬至一月三辛。惟其所卜也。受命于祖廟。以下郊請于祖也。作龜于禰宮。于親廟灼龜也。祖尊。故受命禰。

親故作事澤澤宮將祭射于澤宮以擇士也澤宮雖泮宮之別名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先有事于類宮古習射于學故曰序者射也有司即澤宮戒誓百執事君亦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自澤宮還至庫門內有司獻戒誓之命申戒百官也太廟在庫門內左百姓謂熟舊世家賜族姓者尊而威故戒于太廟百官卑而疎故戒于大門之內皮弁朝服也王致齋必于路寢祭之日王夙興朝服以聽報而後往謂時早晚與事備具周禮小宗伯祭日逆案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是也天子朝服祗侯所以嚴事上帝

也天子嚴臣民莫敢不嚴故曰示也喪不哭以下皆謂近郊之民汜埽猶灑埽反道謂平治道路鄉郊內六鄉民皆于田間設燭照王早適郊也諸事不令而民自聽示民嚴而民皆知嚴也袞畫龍于衣其狀袞然龍乾物象天也璪繅也與藻同以五色絲繩貫王十二垂冕前後為旒也天有十二次故則天交龍曰旒旒旒十二以帛為之龍章日月亦畫于旒上也王者郊祀配以始祖故周郊祀以后稷配上帝各用一牛先三月取二牛滌牢養之如帝牛有他故不可用則取稷牛以供帝而以不用之牛供稷取具而已

人死為鬼天降為神神尊鬼卑故事天與稷別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明稷所以配天之義按詩書言天多言上帝未聞天別有主也天謂之帝已屬強名又以日主天則似日尊而帝友卑矣日者天七政之一謂日至郊其理卓然謂郊主日而用日至則附會耳鄭謂三代郊用寅月此迎長至為卯月春分之日又謂郊與圜立殊圜立冬至祭昊天上帝郊則孟春祈穀龍見而雩月令四時迎氣祀五帝乃昊天上帝之佐魯郊用子月辛日記為魯禮此鄭玄諸家之說多端而記為近春秋書魯郊九無常期何

知辛本于月一歲內祭天不一而冬至為大圜立泰壇總一兆謂有昊天上帝又有五帝則即主矣又云主日不矛盾邪周禮大宗伯以王作六器蒼璧禮天牲幣各倣其器色則郊牲宜蒼此用駢亦矛盾也禮大饗有常期不上魯郊上而日定于辛上吉則舉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四月辛亥郊皆志僭也穀梁不知春秋謂正月至三月辛日皆可上郊記遂以用辛為周之始郊上日為尊親然則上不吉即不郊豈得謂大饗乎故記言非古也郊祀袞袞周禮云祀昊天上帝服大

裘冕五帝亦如之記乘素車周禮謂王路錫樊纓十有二就以祀夫乘素車猶可被大裘則迂矣天子被無裘之裘戴無旒之冕乘柴車以出不近于罪人乎裘惟冬可用祀五帝則夏亦有郊亦可以裘乎鄭又謂冕衣裳九章始山龍而日月星在旂常今記言衮亦有日月星辰象天而鄭遂推記爲魯禮然記本謂王耳魯豈王乎詩云秋而戴嘗夏而福衡是宗廟之牲亦在滌三月不獨郊牛而今云帝牛在滌稷牛惟具又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我將之頌爲明堂樂歌是配帝不獨以祖也今云人本乎祖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七

郊禘注

以配上帝禮非一端難求盡同先儒云萬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冬至祭天以祖配之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季秋享帝以父配之季秋成物之時也此義得之

天子大蜡音八伊耆其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拙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房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去聲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此節記蜡祭之禮天子大蜡對諸侯大夫而言凡王事曰大伊耆氏古者天子之號或曰卽堯也或曰神

禮記通解

卷九

文

郊禘注

農氏索斂藏意藏則索萬物相見則不必索冬藏合聚故搜索而祭也人與萬物同生人資物養凡有功者皆索其神祭之而稼穡爲先故主禱一曰先嗇嗇稽同神農也爲八神之主二曰司嗇古后稷之官祭配祭也三曰百種百穀種子之神四曰農古田畯巡行阡陌勸農者也五曰郵表畷野亭爲郵植木爲表田畔爲畷于疆界連綴處建亭立表田畯所息以省農者也六曰禽獸卽下文貓虎除苗害者也七曰不忘仁也念及禽獸仁之至也有功必報義也報及禽獸義之盡也迎迎尸也七曰坊隄防滂則障水旱

則蓄水者也。八曰水庸，溝洫也。滂能洩，灌能通，皆有功于穡事者也。土反其宅，四語祝辭。昆蟲至冬伏，故曰毋作草木至冬落，故曰歸澤。昆蟲毋作，則螟螣不為災。草木歸澤，則荆棘不害田。又祈禱之辭，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歲終歸藏，故曰送終。以葛為帶，以榛為杖，帶不用麻，杖不用竹，非喪若喪，故曰喪殺。蓋物來資其養，歸則送其終，所以為仁至義盡也。黃衣冠，民間蜡祭之服。黃，土色。百昌生于土，反于土，冬土反宅，萬物復命，故蜡以息田夫也。野夫戴草笠，其色黃，以象土，釋所以黃冠蜡祭之義。周官羅氏掌

之蜡，四方謂四方之國，記謂記其豐歉，也不順，謂風雨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熟，通猶同也。不通，不與順成之方同祭，所以謹民之財，不以逸樂妨衣食，與民同憂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移徙同休息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與民同樂也。蜡以紀天時，同民情，非專為荒樂耳。既蜡而收，聚民乃休息，不興作，以役民，念終歲勤動，遺一日之安也。古人制蜡之義如此。後世正朔建子建丑，又建亥，而蜡不以時，與古人息農之義背矣。按蜡與腊通，腊，音也。物皆死，今乾曰腊，故夫子曰百日之蜡，言久勞憊率也。百物冬槁，故歲終之祭曰蜡。秦以後曰臘，臘亦乾久之名。八神，本文分曉，鄭去百種，增昆蟲若是，則田鼠田豕亦昆蟲也。豈與貓虎共祭，害苗者莫如蟲，詩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豈可配先裔？與百種同報乎？祭皆有尸，皆象以人，如詩：饗靈星之尸，象蠶以絲衣，戴弁者為之是也。蘇軾謂迎貓為貓尸，迎虎為虎尸，非也。不然，坊庸以何為尸乎？周禮司服云：王祭羣小祀，用玄冕服。今云皮弁素服，是王祭亦有時用弁。雜記謂惟大夫弁而祭于已，不盡然矣。皮弁素衣，天子諸侯大蜡之服。黃衣黃冠，民間

蜡之服鄭謂皮弁祭大神黃冠祭先祖五祀亦未然也虞夏以前皆以寅爲正故蜡宜丑月是謂送終息老休養商正建丑則子月蜡周正建子則亥月蜡秦正建亥則戌月當蜡而九月農未畢十月土工方始春秋傳云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土功雖欲息民得乎或謂蜡皆用丑月非也商周郊廟禘嘗山川社稷百神之祀皆用四時之正惟蜡不然此乃三正所以異也秦正月建亥臘先祖五祀者以戌月爲歲終太早故用正月耳皆非古也

禮記通解

卷九

三

加精莊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蓬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藜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九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

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禮記通解

卷九

三

加精莊

恆豆常設之豆祭初陳設之正豆也祭末醑尸所薦爲加豆祭饗之豆皆有恆有加豆以盛菹醢凡菜淹漬之曰菹素味也剉肉爲醢醬曰醢肉味也菹與醢二者兼設詳見周禮天官醢人之職恆豆水草蒲芹之屬恆豆陸產鹿豕之屬加豆陸產葵筍之屬加豆水物羸魚之屬蓋菜味水少陸多肉味陸少水多正貴常加貴異也武壯謂舞者所執干戚之類玄酒水也明水明潔之水水淡爲五味之本女功先祖後精故疏布爲女功之始蒲越橐鞞明之者人尚安神明不以安也雕幾雕刻細文也黃目黃彝也酒尊之屬刻爲獸形而以黃金飾其目以盛鬱鬱之酒有芬芳之氣故爲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三句申明黃目之義言鬱酒注于中而清明之氣達于外猶祭者精誠中積而禮文外著欲人顧名思義謹禮也煎鹽鹽以前鍊成也周禮鹽人掌祭祀共苦鹽散鹽鹽用煎

而質味天成故曰天產鸞乃有鈴割之成聲和而能斷所謂利能和金能悅莊生謂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者也

按水草之交曰菹孟子云驅蛇龍而放之菹與沮同詩云彼汾沮洳浸漬曰沮洳故豆菹取水草之和為正周禮菹用蒲芹水草也草生水濱水土氣和故恒菹用之然詩云疆場有瓠是謂是菹瓜瓠慈菲葵藿菹陸之屬生于陸者皆可菹而海錯江鮮水物為多皆非常膳故為加周禮豆醢恒與加雜用水陸與記不合說者執周禮解記甚牽強而記言為長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三

郊特牲

冠義始冠黻之縹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齊則縹之其縹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辟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僕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

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節記冠禮之義冠義者題其目也冠禮三加初加縹布冠是上古齊居之冠以縹色布為之而無綏綏冠纓之餘而垂者上古白布冠質任自然齋則縹之鬼神尚幽也無飾故皆無綏綏自後世始故孔子謂未聞布冠惟始一用之不再製故曰冠而敝之可也適子承父冠于阼階明將代父為主也酒飲冠者曰醮客位在戶牖間南面加有成謂冠則成人故加禮也三加謂始加縹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彌尊謂冠服之等祝醮之辭以漸隆也所望益尊其志益大喻曉

禮記通解

卷九

十四

郊特牲

也此冠適子之禮庶子冠于房外遂醮焉冠而字謂既冠而賓字之重成人不序其名適庶同也委貌章甫母追三者皆縹布冠而三代異名始加之冠也委安也委貌安正容貌也章甫表明丈夫也追作堆母追短小貌弁辟收三者皆爵弁以玄纁為之三代異制三加之冠也弁纁然高大貌殷曰辟辟之言撫覆也夏曰收收髮也皮弁弁以皮為之再加之冠也古者衣禽獸之皮後世以為冠不忘古也其裳用素積貴賁也積折也儀禮但有士冠大夫以上無冠禮凡冠年十五以上古人五十始為大夫未有五十始冠

者所以無大夫冠禮也冠不再而昏有再者大夫昏禮則有之大夫無冠禮諸侯可知諸侯有冠禮自夏末始傳賢風遠家國天下以世繼故諸侯有未冠繼立者非古也玉藻謂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是也若夏以前豈惟諸侯無冠禮雖天子亦無之天子之長子未繼世亦士也人未有始生卽貴爲天子諸侯者須有德然後爵之天子之元子非生卽宜王也亦爲士脩德德成後繼所以幼而冠亦士耳諸侯年長有德象先世之賢乃命以國方其爲世子冠亦士也故先王以官爵人因德大小爲

禮記通解 卷九 二十五 郊特牲
降殺生以德命爵死以德命諡生無爵而死有諡皆私意也今之失也非古禮也古非成人有德不得爵爲大夫安得有大夫冠禮乎可知禮皆有義後人所

以尊先王之禮惟義耳尊猶貴也襲其迹失其義而陳其數祝史之事執其數不過祝史通其義可治天下故君子義爲質禮以行之也
按冠元服也象天而色玄用緇帛謂之爵弁玄鳥之色也三王用皮弁示不忘古耳雖用皮而色亦玄鄭謂用白鹿皮鹿馬有白者去毛則凡皮皆白何獨鹿白冠近凶豈可爲元服服不言衣而獨舉積積素衣

不素可知古人行禮吉服衣無不玄繼者若以白冠白衣裳臨朝視朝不近于凶喪乎卽殷人尚素亦未有君臣無故舉朝縞素者矣禮始于士自大夫以上其義可知非天子諸侯禮遂亡也諸侯別有冠禮大夫別有昏禮亦不過升其等增其數豈能達三加六禮別創乎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大戴公符篇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左傳云公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所損益可知也禮所尊尊其義此言爲四十九篇之要于郊特牲載之者見禮本于天

禮記通解 卷九 二十六 郊特牲
而繫以義者明禮所由起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如鄭玄諸人穿鑿委瑣抵同祝史而說者以陳數爲致知格物之學非聖人約禮之意聖人貴禮百世相因因者義之經損益者數之陳回也如愚所以復禮魯季不貴邊豆故唯一貫尊其義之謂也
天地合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

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

禮記通解

卷九

二十七

鄭注

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節記昏禮之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繼世相傳故曰萬世之始附遠附于疏遠者聯姻于異姓也幣謂納幣其辭不稱不腆凡稱不腆者主人之謙辭昏禮納幣以直相告示信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也齊猶匹也不改節不再嫁所以爲信也男親迎而後女行陽倡陰隨剛下而柔上易所謂咸也執摯相見謂壻往必奠鴈敬不敢褻所以明別也男女有別無淫辟之私則無呂易廩牛易馬之事而一本之誼篤故曰父子親父子親則慈孝立而百行始義生禮作

禮記通解

卷九

二十八

鄭注

而萬物安壻既奠鴈出婦從升車壻親爲御授婦以綬不使僕人代示躬親也所以親愛之也既章別以敬之又御輪以親之先王所以得天下之道始于閨門之內能敬以親而已出門而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在後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以知帥人者也親迎而玄冕而齊戒者以事鬼神陰陽之道行之也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爲社稷主內主也爲先祖後育嗣也社稷先祖皆鬼神也牢牲俎也共牢而食謂婦始至入室壻與同席三飯也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所爲同牢之義也婦無爵以夫爵爲爵其坐以夫名分爲序所以爲同尊卑也尊用陶爵用匏二者無文自然之質上古之禮也尚上同三王作爲同牢之禮器用陶匏示不忘古重人道之始也盥饋新婦盥潔饋食舅姑也食餘曰餽婦餽舅姑之餘舅姑以將代已私親之也饗新婦一獻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示將授之室使爲內主也樂音宜暢陽之義也昏陰禮故不用樂子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人之序人道相承之次序所謂嗣親也孝子思嗣親故不賀賀相慶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入蕭合羶鄰凡祭慎諸此氣歸于天形氣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禮記通解

卷九

丰九

鄭注

此與下節皆雜舉祭祀之義有虞氏之祭在誠不在物尚用氣以氣為尚也陰陽二氣無聲無臭最為微渺初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次薦燭肉皆于堂三者皆不熟所謂用其氣也凡聲屬陽凡臭屬陰聲通兩間臭達上下商人尚聲先求諸陽也鬯未灌牲未殺臭味未成也滌蕩其聲大作樂也三闕樂三終也鬼神在天地之間以聲音詔告之求神于陰陽之義也周人尚臭先求諸陰也鬯酒之香者臭香氣灌瀉于地也鬱香草搗鬱合鬯酒使臭氣陰通于地下其灌也用圭璋為瓚瓚有勺可盛酒圭璋美玉也致

陰氣灌地求神于陰也蕭蒿也合黍稷謂以黍稷合膏脂焚以蕭也火與氣為陽使臭氣達牆屋求神于陽也既奠謂堂事畢尸將入室薦熟饋食祝先酌酒奠于室而後燔蕭合脾骨之羶與黍稷之羶鄰香同即禮器所謂制祭也求諸陽索諸鬼也求諸陰索諸鬼也鬼至而後鬼歸鬼至而後鬼靈故祭求諸陰陽也慎諸此通指三代所尚氣聲臭之禮而言殷人先求諸陽先聲後臭也周人先求諸陰先灌後燔也詔祝於室以下數事儀禮無之先儒以為天子諸侯之禮也於室謂未朝踐之先尸在室迎牲告殺祝皆詔

禮記通解

卷九

丰

鄭注

於室也坐尸於堂謂延尸出堂朝踐薦腥燭也用牲於庭謂殺牲庭下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卽此時也升首於室謂取牲首薦于室中直當也以牲首當神前祝者以辭告于神主也索祭求神也神無形故求索之祊廟門也祭日索神于門明日繹又送神于門於彼於此通室堂庭主祊而言神之無定在也遠諸人疑其不在廟中也祭于祊庶幾曰求諸遠之意也尚庶幾也

按古祭儀不可觀而諸篇本末俱見儀禮三篇節文尤詳周禮多名法漢唐以來註疏參伍解釋大畧已

具不必盡合而變通存乎時與人如朝踐之名見于周禮而儀禮無之祔祭堂事之類見于詩與記而儀禮無之大抵非一代一王之制而其文非傳自一時一人之手世遠篇雜欲一一校勘無遺難矣苟隨時損益皆可以行禮故曰百世可知學者多聞以聚之其所不知闕如耳

祔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教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_{去聲}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_{去聲}加明水報陰也取禮記通解

卷九

三

祭齊

脾_{去聲}骨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沈_沈齊_{去聲}貴新也凡沉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_{去聲}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_{去聲}脾爛_{去聲}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_{去聲}犖_{去聲}角詔_{去聲}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醢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醢酒猶明清與醢酒于舊澤之酒也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

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

倮_{去聲}掠也求索之意祭有所俎尸食餘及于上主人敬尸正俎外專設此也嘏_{去聲}辭有富即少牢宜稼于田之類詩云何神不富富之言福福備也首升牲首于室也牲首在前與神坐相直以表其專直也相謂祝與佐食豐贊相尸欲其神饗也嘏福辭使主人長父盛大即萬壽百祥之意祭有神主又為尸象死者陳列之也殺牲以毛血告神血在內告幽毛在外告全所以告幽全者貴表裏之純也無血則非殺毛裸則不純血由氣化氣盛則生氣衰則死祭以血明氣之盛禮記通解

卷九

三

祭齊

為生物也月令夏祭肺秋祭肝夏季祭心三物皆生氣之主居前為陽屬氣也或曰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代之禮也黍稷地產屬陰尸祭豆間必取黍稷加于肺上尊陳五齊各加明水水陰物酒求神于陰皆以報陰也脾_{去聲}骨腸間脂也將行室事先取脾骨合蕭與黍稷燔之升牲首于室火與氣牲首皆陽以通神于陽而報之也明水清潔之水沈以水和之齊五齊見周禮皆酒之厚而濁者和以水則新矣潔著主人潔淨著明也凡宗廟之祭主君必再拜稽首肉袒割牲敬之至也敬之至者服順祖考也拜必俯伏所

為服也稽首至地服之甚也肉袒去飾服之竭盡無餘也子孫自稱孝以子孫義所當盡為稱也稱曾孫某適宗主祭有國家者之謂也凡稱辭皆相禮者稱之稱孝稱曾不謙讓者主人自致子孫之敬盡禮儀之善相與其致盡不與其讓也生肉曰腥陳牲曰肆爛以湯濡之未熟也臠熟之為殺也學角皆爵名舉祝舉也詔告也妥尸尸入室即席祝告主人拜以安之尸遂坐而卒祭此周禮也古禮則尸立卒祭有飲食之事而後坐也祝將命傳神與主人之命縮涕也齊濁故涕去其滓用茅以茅草直而涕之滓去則清

禮記通解

卷九

三

三

按周禮酒有五齊三酒齊者汁和滓之名五齊二曰

醴齊要之皆醴也五以先後異名耳酒久也去滓存汁即今之酒三以新舊異名耳禮貴新賤舊貴賤濃故醴重于酒而醴酒又各以新淡為重故水稱玄酒象太初也然鬱鬯之酒釀以秬黍和以香草芬芳濃郁又為初裸之上尊何也鬱鬯唯宗廟用之祀先盡禮祀天貴自然而解者謂涕鬱鬯用五齊涕五齊用三酒本文未見此意鄭據周禮以明酌為事酒醲酒為盎齊清為清酒汁獻為汁莎舊澤為舊醲牽強穿鑿無謂也

禮記通解卷九終

禮記通解

卷九

三

三

禮記通解卷十

郝敬解

內則第十二

內則閨門內法則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王謂天子。非天子不議禮。天子制禮以一民風。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王者先天下首庶物而稱后者猶孤寡不穀之義。鄭謂后爲諸侯非也。天子后天諸侯后天子。夫人后君皆謂之后。冢宰天官相天子統五官掌六典則司徒之事亦其所統也。降德卽禮記通解。卷十。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萬億曰兆。算法億有大小小者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大者以萬爲等。萬萬爲億。萬億爲兆。億億爲秭。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縱縱灑上聲。弁總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觶木燧。偪屨著綦。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并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紫表。大觶木燧。衿纓紫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自此至終篇皆王命冢宰所降于兆民之禮。盥洗手。

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縱纊同。以黑緇髮也。弁簪也。總以緇束髮結于頂也。髦毛通卽髮也。將加冠拂拭其亂髮上屬于總。男女皆然。下節妾進御并總角亦拂髦冠纓垂曰綏端。禮衣制方曰端。鞞蔽膝以韋爲之。古人席地坐。邊豆在前。爲鞞以蔽其沾漬。本上古衣皮蔽前之義。大帶垂者曰紳。男女皆用緇帛爲之。搢插也。笏竹板以記事。插之帶間。古無紙筆。書用簡。筆用刀。左右佩用。謂隨身左右。佩所常用之具。紛帨拭物巾也。紛卽帨。顧命云。荀席玄紛純帨。故可用純刀書刀。礪磨石。觶鑄通錐也。或云以象骨爲之。小者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一

解小結也。金燧周禮烜氏所謂夫遂取火于日中者也。晴用金燧取火于日。陰用木燧取火于木也。決決通。以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射以鈞弦也。捍拾也。皮爲之。韜左臂。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筆管鄭謂筆弭。古人以刀書。其柄曰管。蓋琕通。刀室也大觶以解大結木燧以取火于木中。偪以布纏足。自經至膝。偪束之以便趨走。故曰偪屨著綦。謂著屨結綦。屨繫也。舅姑夫之父母如事父母。如夫之事父母也。箴針也。管筆也。纊絮也。紫囊也。囊有閒業者曰裘。施謂箴管線纊外施此貯之也。衿衣領通作襟。衽衽也。纓小帶

結衿者凡繫衣冠繩皆謂纓結組垂為流蘇亦謂之

纓適父母舅姑之所夫婦同問安視膳早朝之禮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郁寒疾痛苛何癢而敬抑搔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醴醴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稌唯所欲量

栗飴蜜以甘之薑薑粉榆兔蕘考滫滫上臚滫上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適父母舅姑所有二事一為問安下氣以下是一

為視膳進盥以下是也苛細瘡也抑按也搔爬搔三

禮記通解 卷十 三

言敬者孝子下氣怡聲之誠心不說所為皆虛文體

厚粥醴薄粥芼羹菜和肉汁為羹羹菜麻子秫糯也

米之精鑿者曰梁輒黏者曰秫飴飴也薑菜名味甘

汁滑薑薑類榆白者為粉新生曰兔草木始生出甲

如人免冠然藁乾也滫米汁滫滑也以米汁漬肉使

滑膩如今人用豆粉和肉之類疑為脂釋為膏以脂

膏烹和使潤澤也嘗之而後退視其所嘗知其所嗜

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

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

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敝枕簟灑

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

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

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總角束髮于首如角男女未冠笄之節客與容蓄

香草即今香囊佩之衿纓間下文云佩帨蘭是也

或謂纓即香囊恐非昧爽天欲明未明也問何食飲

問尊者也佐長者視食具如諸孫輩助其父母供祀

父母食之類內外謂家衆男女斂枕簟夜卧則設之

早起則收之也布席設尊者坐席各從事男女內外

禮記通解 卷十 四

各服其事也孺子童稚無知不槩以成人禮責之命

士爵命之士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如後世官長

自辟之屬命士以上有爵而貴故父子異宮使各全

其身且避子之私也以禮見父母曰朝每日再朝昧

爽而朝晨省也慈以旨甘視朝膳也日入而夕昏定

也慈以旨甘視夕膳也慈愛養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往長者奉席請何趾少

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簾縣衾篋枕斂簟而褥

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簾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

勿敢近敦牟厄匱非餞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餞莫

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幾入意。噫。帝咳。欠伸跛倚。睥弟視不敢唾。去夷。替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憊。葵衣衾不見。現衰父母唾涕。不見。現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連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禮記通解

卷十

五

將坐謂早起時奉席。奉坐席。鄉面向也。杜卧席也。長者子婦年長者奉席。請也。趾足所指也。不敢斥首而但請其足之所指。牀坐。牀既布。席加牀。席上又設几。牀側皆以安尊者也。斂席與簟。斂其夜寢之席。簟。簟在席上。夜則設之。旦起斂之。棄則束而懸之。枕則貯之篋中。櫛。櫛也。簟必櫛之。以其近體也。不傳不遷。移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牟作塾。互器。卮以盛酒。匝以盛水。漿凡尊者所用器不敢飲食也。佐餽謂所食餘不盡者。食之使盡。若助之也。既盡也。既食恆餽。謂常食所餘。子婦食必盡。不以復進也。父沒母獨食則

長子侍食以溫之。恐其思父也。長子既侍食則不佐餽。羣子與羣婦佐食其餘。亦如父在食必既也。所餘旨甘柔滑之味。則以食孺子。承父母之志。亦示不以復進也。應雅應之疾也。慎齋。謹慎齋莊也。揖避揖讓。優遊也。噦。噦逆聲。噫。噫氣不順也。噫。噫也。咳嗽聲。氣乏則欠。體倦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睥。旁視也。涕自鼻出曰洩。襲。重衣也。袒裼本不敬為奉長者之事。乃袒裼如割牲之類。則可不因涉水則不概下裳。概。揭通。襲衣與衾不見裏。避其穢也。父母唾涕則刷除。不使人見也。和灰灰湯也。紉箴以線貫針也。燂。溫也。

禮記通解

卷十

六

體曰浴。頭曰沐。面曰澣。足曰洗。米泔曰潘。共帥時皆率是禮也。時是通。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湑。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肅。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男女唯祭喪乃親授受。祭為嚴肅之地。喪乃急遽之時。故無嫌。非是二者。女必執篋。男子置物篋中。無篋

男女皆跪奠物於地而后取之不親交也男言授女言受陰承陽之義內外不共井嫌同汲也沐浴室囑寢口出聲有隱事以爲號也道路男右女左地道尊右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著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朝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禮記通解

卷十

七

內則

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能孝能敬者是父母舅姑所愛也然勿恃愛于父母舅姑之命遂違玩之也如命之飲食雖偶不欲食承命且嘗之待父母舅姑知已不欲而后敢自便也或加之衣服雖不欲著且服之待父母舅姑知已不欲而后自便也或任以事使人代已所以體恤之雖不欲人代然且奉命與代已從旁教使之而后復親焉之也其委曲承順不敢徑情類此其爲父母舅姑者雖愛子亦當勤勞之則甚愛之

且縱使爲之寧數數休息之不可溺愛而養其驕惰之習也如子婦不孝敬亦勿用疾怨之姑且教之不率而后怒之不可怒而后放出之不加禮焉表猶加也謂不禮貌猶言不齒也父母舅姑之教子婦如此人子化父母尤難遇父母有過下其氣不可激也怡其色不可倨也柔其聲不可疾也如是以諫即所謂幾諫也起敬起孝洗心滌慮惟恐精誠不至感格未通作起其孝敬也說伺父母意悅復諫仍前下氣怡色柔聲也不說謂父母又不聽則過將遂成矣得罪于鄉黨州閭矣與其使親得罪于人寧使已委曲從禮記通解

卷十

八

內則

容多方執諫寧安也即父母又不說怒而撻之至于流血亦惟下氣怡色柔聲起敬起孝誠如是豈有不悅之親乎

父母有婢子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婢子婢所生子雖賤父母所愛亦終身敬之敬父母也妾皆已有不敢以已之所愛敵父母之所愛亦愛

父母也由自也視效也自衣服飲食之微一切不敢比效父母之所愛者妻雖已所善不敢以父母不說而強畱父母所善不敢以已不說而輕出皆知有親而已不敢以已也

按此章之言未免少偏如舜之父母未必悅二女則將出之乎若婦犯七出父母縱容之亦禮之不衷乎夫禮者義而已質諸義而弗協如前所謂起敬起孝寧熟諫勿使得罪鄉黨州閭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古有行之者虞舜所為大孝也出妻之說詳檀弓上篇

禮記通解

卷十

九

內則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此無父母者所宜深念也家無嚴君則情欲易縱子思厚親則行常自勉孝所以為百行之原也如此而後為真孝子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

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采芷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老謂年老休息傳家事于長婦也長婦有事猶必請于姑而后行不遽專也介副也衆婦副冢婦也使謂以事役之友親愛也不友謂不以已獨勞而介婦不與遂不友愛之以無禮加之也介婦不敢敵耦于冢婦不敢責冢婦與已均任也不敢并命有使令專聽長婦也蓋婦性妬忌閨門之內婦孝其姑冢婦與介

禮記通解

卷十

十

內則

婦相得則家無不理矣婦或賜之飲食衣服謂所親者私賜之蒞蘭皆香草蒞作正以獻于舅姑受之如已新受其人之賜而喜視舅姑受無異已受也其或不受反之如重受舅姑之賜而藏以待若有私親兄弟之將與之必復請于舅姑終不敢以為已物也故賜即前所獻物如更受賜藏以待者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殺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

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齊平而宗教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婦子弟即庶子猶相若也歸遺也謂子弟與宗父兄貴相若以其器服歸宗子必獻其上者而自用其次也非所獻謂子弟爵貴器服非所可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蓋富貴本不可以加父兄宗族又況宗子乎若富謂庶子家富具二牲謂將祭每牲必具二以一獻于宗廟以一祭于私獻其賢獻其上牲也夫婦謂庶子祭者之夫婦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一

宗敬祭于宗廟致敬也終事宗子宗廟祭畢也私祭庶子自祭其祖禰也

按此節事宗子之禮亦已甚矣又何以事祖考乎苟宗子賢則斯禮也善其所以受宗子未必賢難乎其繼也後世宗法不行亦自人情不可強禮諸人情則百世不易聖人議禮實諸義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詳曲禮下篇

飯句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稷稷上糗糗膳句腳膳膳黍稷牛炙醢牛醢醢牛膾羊炙羊醢醢豕炙醢豕醢芥醬魚膾雉兔鶉鴝羹飲句重平聲醢醢醢醢清糟黍醢清糟

梁醢清糟或以醢醢為醢黍醢漿句水醢句醢酒句清白羞句糗餌二粉醢醢

飯謂飯之品穀暑熟曰黍秋熟曰稷稷粟也水種曰稻穀大者曰粱黍色多黃白者尤美粱色多白黃者尤美晚熟曰稷早熟曰黍稷之言焦也膳謂諸穀之品牛土畜曰脚羊火畜曰膳豕水畜曰膳三者皆羹名醢醬屬三物各以醢和食故陳設相間牛炙炙牛肉亦和以醢凡肉薄切為醢細切為膾芥醬以芥為醬魚膾切魚為膾雉兔鶉鴝四物皆可充膳鶉鴝屬飲謂諸飲之品酒之未泚者曰醢汁為清滓為糟合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一

內則

為醢重醢謂稻黍粱醢并設也醢粥也醢為醢醢粥成醢也黍醢以黍為粥漿謂諸漿之品飲之調和者曰漿周禮天官有漿入水凉水醢酸漿醢以雜糗和水也酒謂諸酒之品酒久造者色清新釀者色白羞謂內羞之品充邊賓者也糗炒米也餌乾餅如珥粉米屑也醢作黍糗通炊米熟搗以為餅也

按黍稷相似暑熟曰黍秋熟曰稷稷粟也粒細而圓尤細于黍皆陸種也稻言酒水種也穀大而長者曰粱取疆梁意凡米精者亦曰粱取良善意今秣大者葉穗如蘆實如梧子高丈餘俗呼為高粱

梁之正名也本草以梁為稷有青白黃三種其實

梁與稷名義相反稷言案微細義梁言亮高大義故

穀大者稱梁五穀各有青白黃赤黑五色不獨梁也

高粱可飯尤宜釀酒古之秬秠皆以粒大得名或指

此耳稍晚成以言熟得名稷早成以易熟得名鄭云

熟獲曰稷生獲曰穉夫穀鳥有不熟而生獲者乎

食句蝸蝸醢而菰菰食雉羹雉麥食脯羹雞羹雞折徐

犬羹兔羹兔和和聲聲糝糝三上三不不蓼蓼了了濡濡而而豚包苦實蓼

濡雞醢雞實蓼蓼濡魚卵魚醬實蓼蓼濡鼈醢鼈實蓼蓼脩脩脩蚘

通醢通脯羹脯兔醢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膾麋脰醢麋醬醬桃諸梅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三 內則

諸卵鹽

食謂食味之宜者也蝸螺通菰一名茭葉如蒲葦心

可生噉以蝸為醢則以菰米為飯以雉為羹以麥為

飯則折脯割雞為羹細折稻米為飯則以犬與兔為

羹味各相宜也凡羹和以米屑之糝不須加蓼菜之

辛者曰蓼濡烹肉和汁也苦甜菜包苦實蓼以甜菜

包肉實蓼于中煮之雞則加醢醬魚加卵醬鼈加醢

醬皆實以蓼鄭云卵魚子為醬也食脰脩以蚘醢蚘

蟻子以為醢也麋鹿之大者膚肉之腴者麋脰鹿肉

之生而未熟者五物皆用醢醬烹和桃諸梅諸周禮

所謂乾蕢也果品乾蓄者曰諸言非一品也卵鹽醢

塊如鳥卵也

按膳勝膳以下二十品與饌禮公食大夫禮陳設次

序頗同故鄭註即以爲上大夫禮然記無明文既爲

內則何獨上大夫大抵飲食日用及祭祀燕饗養老

事親貴賤貧富皆有皆內人主之故記者雜舉所聞

以爲則古人觀物察理因性情時宜各有取裁而古

今異俗難可強通如蓼本惡草實肉包之以苦非盡

取適口也蚘爲蟻子蝸爲蟬范爲蜂皆以充食品今

人少有用者若一一牽強求通以爲禮則拘矣

禮記通解 卷十 十四 內則

凡食齊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

時凡和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

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烹春宜羔豚

膳膏薺夏宜脰脰鰠膳膏臊鰠秋宜犢臠犢膳膏腥

冬宜鮮鮮羽膳膏羶牛脰鹿脯田豕脯麋脯麋脯麋

鹿田豕麋皆有軒軒雉兔皆有毛毛爵爵鵒鵒范芝范栴栴而

淺淺棋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齊謂溫涼之節食謂五穀之飯視春宜溫羹肉味之

和視夏宜熱醬醢醢之類視秋宜涼飲水漿之類視

冬宜寒和調味也春木主肝宜酸多助木夏火主心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五

內則

宜苦多助火秋金主肺宜辛多助金冬水主腎宜鹹多助水四時同土主脾常調以滑甘助土滑則通利甘則和緩故調牛屬土稌宜濕水土之氣合也羊性燥黍宜暑暑熱之性合也豕爲六肉之常供稷于五穀爲最多犬屬戌稻粱秋熟鷹肥時麥正秀魚水族亦宜不各有宜也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者二物方長而肥故春氣發生宜之膳卽羔豚也薌香同以脂膏之香美者前和之應春氣芬芳也夏生物未成鮮者易敗故宜乾物膳乾肉鱸乾魚也燥燥也夏火氣燥故宜臊秋物初成故宜牛子之犢與鹿子之麋腥

辛也辛金味腥金氣也冬物衆而氣寒鮮者不敗故宜魚鳥羶羶也獸毛厚者其氣羶應冬氣也脯有薑桂之治曰脩田豕野猪麋大鹿也麋麋也牛肉宜脩田豕四物宜脯又可切大片爲軒菜和曰芼雉兔二物皆可以菜醢爲羹爵雀同蜩蟬屬范蜂也芝蔴姑之類榆木耳之類淺芡也楨形似珊瑚而味甜楂柎同似梨而濕牛以下鳥獸昆蟲草木之味共三十有一種皆可乾之蓄以待祭享之用樂言其品如此皆婦人女子所當知不獨貴者耳

按春宜膏豚之類鄭註周禮以五行盛衰爲解云八

禮記通解

卷十

十六

內則

物得四時之氣盛人食弗勝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以薌爲牛膏臊爲犬膏腥爲雞膏羶爲羊膏近鑿說見周禮天官庖人職牛何獨不可脯鹿豕何獨不可脩四物可軒牛何獨不可雉兔有芼何獨他獸不可芼記言亦難盡拘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因上節食品之多惟人君可備臣民家不必備也燕食燕居常食鮮曰膾乾曰脯有此無彼言不備也和汁曰羹切肉曰醢不貳亦謂不備庶民養老但取

具肉不空食耳尤不求備也

按鄭以燕食爲饗禮非也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與因解上數節爲諸侯燕禮故以此爲大夫燕禮其實記言不必與儀周二禮合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臠三牲用藪殺和去用醢獸用梅和去鶉羹雞羹鷄羹和去之藪殺和去鰾魚鱓魚并魚燕燒雉雞無蓼

膾細切肉也葱之氣達芥之味辛韭蓼亦然故春秋各宜也藪曰脂釋曰膏三牲牛羊豕也藪菜羹也和調也醢醢也獸野獸梅以爲酸和三牲用醢獸用梅

者家味野味各有宜也。鴛田鼠所化與鷄雞皆可羹。雞以麥也。葱薑皆葷菜。釐似韭無實。脂用葱膏用薑。義未詳。魴鰔二魚宜蒸。鳥雞宜燒。與雉三物皆宜以香和。不用蔥薑香草紫蘇之類。

按此節言調和之法。今亦未可盡用。

不食。句。雞黿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考平。狐

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腹。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

新。之栗曰撰。宣上之桃曰膽。之狙也。梨曰攢。考平之牛

夜鳴則瘡。由羊冷。毛而羣。次去羶。狗赤股而躁。豚

鳥鰾。雞上。色而沙。鳴。豕望視而交睫。接腥。馬黑脊而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七 內則

般。臂。漏。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鴛。鶩。胖。舒。鳧。翠

雞。肝。鴈。腎。鵠。與。如。鹿。胃。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

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考肥。切

葱。若。麋。實。諸。醢。以。柔。之。

不食。不利于人者。不可食也。雞黿鼈之初生者。狼腸

直。狗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尾有九竅。尻尾骨。狐

死。正首。丘豕首俯。精聚于腦。乙魚腸屈如乙字。魚餒

先腸。鼈頸下有骨名醢。此九者皆不可食。食肉脫之

解其毛骨也。食魚作之拔其鱗甲也。棗多塵。故新之

栗多蛀。故選之。桃多毛。故膽之。使其色清滑也。或曰

膽苦。桃有小而味苦者。楂梨多蟪蝨。撰治之。午夜鳴

者。肉臭。齋。猶同。臭。草也。冷。零。落也。羣。細。毛也。毛。稀。零

而細。羊如此者。肉必羶。股無毛曰赤。躁急。厲也。狗如

此者。肉必臊。鰾。羽色飄浮。無潤澤。沙。鳴。鳴而音嘶也。

鬱。腐。臭。鳥如此者。肉必腐。臭。望視。交睫。謂印。首上視

目。睫。交合。不開。豕如此者。其肉腥。鄭。謂腥。當作。星。肉

中。如。米也。黑。脊。脊。毛。黑。色。般。臂。前。脰。毛。班。色。馬。蹄。病

曰漏。周。禮。作。羶。雞。尾。不盈握。謂雞。鶩。之類。小而未成

者。舒。鴈。鶩。也。野。曰鴈。家。曰鶩。野。曰鳧。家。曰鴨。以其行

徐。飛。緩。曰舒。尾。肉曰翠。脅。側曰胖。舒。鳧。鴨也。鵠。水。鳥

禮記通解 卷十 十八 內則

鵠。屬。鵠。似。鴈。與。肚。脰。也。以。藏。食。曰臭。九者。不食。其義

未詳。肉。腥。肉之鮮者。腠而復細切之。為膾。腠而不細

切。為軒。軒。大片也。菹。醢。漬也。辟。雞。宛。脾。皆腠而細切

之名。醢。醢也。數者切葱。麋。醢之。浸以醋。使。軟。熟也。

按此節之言。試之未必盡然。今人謂鼈小如馬蹄者。

佳。此云雞黿鼈始生如錢者也。鄭謂為伏雞。雞尾不

盈握。弗食。豈亦伏雞邪。為方長不食。若魚不盈尺之

類耳。然何獨鼈乎。牛。夜。鳴。羊。冷。毛。豕。望。視。者。多。鵠。鴨

之尾。雞。肝。今人無不食者。雞。盡。据也。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

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一

肉曰羹穀曰食羹配食二者常供故自諸侯至庶人隨宜無等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不貳以衆殺言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秩膳常供之膳不離左右所以養老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未老故飲食以時而無秩膳七十有秩膳則有閣謂以板閣飲食於便處常取也天子之閣由正寢達于兩房左右各五古者廟制無西房惟寢有左右房國君於一房五閣大夫三閣士無閣爲一站而已閣高站卑閣木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九

內則

爲之站則土器相似異名耳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章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綌琴去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

內則

而養老

此節詳見王制而載之內則者養老皆中饋之事教婦人以孝也凡父母在坐則子侍立子雖年老父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句忠養之孝子之身終句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孝子之養老養父母之年老者養不離飲食惟盡心不違則其養爲忠所謂養志也終孝子之身不以親

之存亡二心。所謂忠養也。愛其所愛。敬其所敬。雖至
之大馬親沒。猶不忍忘。如是乃爲事死如生。忠養以
終身者也。於人於父母所愛敬之人。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
其禮皆有惇史。

此帝王養老之禮。世運有升降。而禮數亦異。氣體謂
辭氣容貌親炙其懿範。觀法其德行。無乞言請教之
事。但老者有善則記之。是爲惇實之史。不在虛文浮
辭。此五帝之養也。三王亦法其德行。而行禮之後。請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一

四則

目

教求言。然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皆有記善之惇
史。此帝王古今之異也。史書記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模煎醢
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炮取豚若將肝剗脫之
剗枯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九以苴之之以謹塗。炮
之塗皆乾干擘百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強
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
鼎鄴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
調之以醢醢博珍。取牛羊麋鹿麇之內必收梅每物與
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鹹柔其肉。漬自

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諸美酒期著
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
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
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
乾肉則捶而食之。聲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
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肝肝取狗肝
一。懷之以其骨。濡炙之。舉燂其骨不燂。取稻米舉搔溲
之。小切狼臄膏以與稻米爲醢。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二

四則

目

此烹調之法。其品有八。曰淳熬。曰淳母。曰炮。曰擣。曰
漬。曰熬。曰醢。曰肝。骨曰醢。是謂八珍。淳沃也。熬乾煎
也。陸稻稻米乾者堅。故沃以膏。曰淳熬。炊黍成飯。性
柔沃以膏。曰淳母。母黏軟團結之狀。將肝同牡羊也。
剗之剗之謂殺之而去其五臟也。萑葦屬苴藉也。塗
泥封也。謹作壇黏土也。封以泥而加諸火。擘剗去乾
塗濯手以水濯手。皽膜也。搔搔通搔溲以水和粉也。
鄭讀作滑醢醢粥也。付豚謂以稻粉爲粥。敷所炮豚
上不言羊。包舉也。必滅之謂膏必沒肉。以大鑊盛熱
湯。切羊豚爲薄脯。以香味和于小鼎。煮于大鑊湯中。
湯勿沒小鼎。沒則湯入壞脯也。擣珍用肉異。既擣用
稻粉爲醢。煎之與炮同法。故亦云去餌。孰出去。數也。

梁亦調以醯醢也。豚肉之肥美者，餌即粥之付于肉者，餌乾肉熟則去餌，漬珍薄切生牛肉浸以美酒，自今旦至明旦期朝，而后以醬醋食之。牛肉亦須火食，蒙前文畧耳。醢醢飲今糟物亦醢類，鄭云梅醬也，熬必用火先取生肉捶之，加薑桂鹽乾熬之，欲濡食則以水潤釋煎之，以醢欲乾食則捶而碎之。糝者參和之名，牛羊豕肉三均切，共為一分，糝米二分，合為餅餌煎之曰糝。肝骨用狗肝取腸間脂裹肝炙之，肝與骨俱燂乃食之，食狗不宜與犬羹同，狼腸膏狼胸臆中膏合糝米煮粥亦一珍也。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三

內則

按鄭氏据周禮膳夫以炮豚炮牂為二謂糝醢非珍乃豆羞之實，然則珍不薦之豆邪？陸者乾燥歷陸之名，陸稻即今炒米，喪禮柩旁置熬穀亦謂炒穀也。乾煎曰熬，用水曰煎，孔氏謂陸地所種稻稻為有陸種者乎？肉肥者曰腴，鄭謂夾脊肉米粉之糝，漫者曰餌，鄭謂筋腱皆不似大抵此節詳記飲食烹任之法，為婦人職中饋者所當知，然窮極滋味，違恭儉撙節之意，飲食男女人之至欲，聖人嚴斯二者起禮以為節，故玄酒為上尊，特牲為大饗，其所重可知，苟飲食以滋味為禮，則男女之欲亦宜無不至矣，或曰以養君

親云爾，厚味脂膏豈所以致養乎？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女不出，男女不同施，如架不敢縣於夫之揮，施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漏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櫛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威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齊漱滌慎衣服，櫛綖笄總角拂髦，衿纓褰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夫婦為人道之始，不謹則亂倫，故內外男女之辨，不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四

內則

可不嚴，雖天婦之親，衣亦不同，藏示有別也。七十始同藏，人道絕無嫌也。五日之御，謂男子五日一接婦人拂髦施膏沐也，拂拭毛髮之蓬者，盡飾為敬也，雖婢妾之賤，同輩進御必有禮，先長後幼，衣服飲食皆然，嫡庶尤宜辨，妻所當夕，偶不在則虛其夕，妾不敢當其夕，進也，鄭註得之，疏說鑿也。按五日之御，鄭謂諸侯娶九女，夫人專夕，媵婦兩兩進御，五日而遍，天子十五日而遍，若是則古者貴賤無夕不御，女穿鑿附會，不可以為訓。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

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及月辰及十月之初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作謂動作將生之時姆女師夫齊者三日將接子告神故齋弧弓也男子所事悅巾女子所佩陽左陰右負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五

四則

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髻桑男角女鶚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去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率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父諸母名妻

遂通寢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去禮

世子生三日見于君君設大牢饗負子諸臣而接見世子慶始生也卜士負之謂卜士之吉者使抱子也詩志也志誠負之恐失墜也猶儀禮詩懷之詩以桑為弓以蓬為矢有志未備其事也保受乃負之謂士以子授保母保母受而抱之也宰醴負子謂君使宰夫為主設醴禮負子之士賜束帛酬勞也卜士之妻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六

四則

與大夫之妻吉者食子謂乳哺之也凡接子雖以三日亦必卜如祭有常期亦必卜也冢子天子之元子擇於諸母中與外婦可者為師以教之為慈母以養之為保母以擁負之子生三月翦髮命名髮不盡翦曰髻男子翦鬣畱兩旁曰角女子畱縱橫交午如絡頭曰鶚不然男翦右畱左女翦左畱右是日即翦髮之日見父將命名也貴人為衣服謂各服其命服重其事也命士以下非貴人亦滌漱夙興盛服具視朔食謂天子以下至士月朔必盛饌茲亦設具如朔食也夫入門入寢門也夫立阼階妻抱子出側室楣門

上橫梁姆先相謂保母立于妻前相禮代妻言也其妻姓氏也時日猶是日欽有帥敬教率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兒笑曰咳爲咳笑聲呼而名之也記有成謂記識期成就也師師母辯徧通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宰主事之臣諸男同宗子姓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夫入食入正寢妻食之如養舅姑之禮卿大夫以下以各徧告同宗諸侯絕宗則不告

按世子生接以大牢卽今世俗之湯餅會爲羣臣賓客慶世子而設非爲食其子亦非爲食其母也接相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七

內則

見也鄭讀作捷謂爲其母補虛強氣迂也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似後世辟穰之術士大夫妻妾入宮中哺子此禮未宜夫入門鄭因上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爲側室門大夫以下見子側室恐未然下節見妾子于內寢豈重庶反輕嫡乎唯寢有堂階側室烏得南向有東西階乎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

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齋夙齋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持餽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嬪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八

內則

世子諸侯之適長子君夫人所生夫人不抱君不咳與大夫士禮異衆子咳名世子不咳敬之也阼階路寢之東階適子庶子者嫡夫人之衆子也與妾庶子異外寢君之燕寢禮帥初率前剪髮見父之禮但無姆先相與欽有帥記有成等辭耳名子不以日月等解見曲禮妻生子謂衆庶子禮之如始入室謂禮生子之妻如初嫁來之禮公庶子卽妾生子朝服禮服之通稱其母沐浴朝服見君與君夫人立于阼階異也嬪者以其子見于君所無世婦抱也有賜謂君有特恩寵賜則君自名之若泛然待以衆子則使有司

名之耳。與適庶子異也。凡生子。無論妻妾。皆居側室。庶人無側室。夫出居別室。未生日。使人問。既生亦三月。見父命名。同也。父在。謂生子者之父。即所生子之祖父。祖名之。統于尊也。食子者。國君所卜大夫妻與士妻。養公子者。三年子免懷抱。食者還家。見于公宮。君有賜勞之勛。勞也。大夫以上生子。妻不自養。皆有食母。士以下。妻自食之。命士。上士之始命者。旬均也。猶周禮均人公旬用三日之旬。言士大夫子生三月。見父名之。禮均也。食。謂朝食。尚早。重始也。父咳而名之。執其右手。示將授之事。重適也。適庶子。則朝食後。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九

內則

見。示稍後也。父咳而名之。不執手。但拊循其首。至衆庶子。或首亦不循矣。此禮命士以上均也。

按冢子有繼體之任。其異于庶子。宜也。衆庶子又異于適庶子。不已甚乎。莫尊于父。而母爲親。以父視之。則皆子。重母而輕父。亦未甚宜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鰲。革。女鰲。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上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肄

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饌豆。進醴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禮記通解

卷十

三十

內則

食必用手。凡動作皆右手。男女同也。唯前皆應辭。唯疾俞緩。鰲。革。帶。男用革。女用絲。鄭謂爲小囊。恐非。數謂十百千萬之數。方名。謂東西南北之名。出入門戶。則讓行。卽席則讓坐。皆居長者之後。數日。謂數朔望六甲之日。外傳。教學之師也。傳。附也。爲弟子附屬也。書。書法。計算法。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示儉也。禮率初謂六年七年九年之禮。率循不改也。肄。習也。簡。書篇也。諒。信實也。執業。請習于外傳。誦讀簡冊。篤志。信實不虛。莊務外也。學樂。學八音之器。誦詩。誦樂歌之章。勺。酌通武王樂於樂之詩也。十五以上曰成童。象文王樂維清之詩也。舞。謂歌以舞也。歌。樂聲。

舞樂容也。大夏禹樂博學不教謂未暇為人師內而不出卽不教意貴蘊藉戒淺露也三十有室壯而當家也無方通達也。孫友遜順取友視志行道相期也。方物揆度事物出其謀發其慮卽所謂四十不惑可與慮天下事矣。自十歲就外傳四十始仕其閒從事學問者三十年故材成德立用無不效也。男拜尚左手以左手加右手上也。女子十歲不出閨門與男就外傳異常居內也。姆女師婉委曲也。婉舒緩也。皆柔順意能柔順聽從姆教則賢女也。麻枲績事也。絲繭蠶事也。紵繒帛之屬組紃皆綬類組如帶闊而薄紃如繩今之條也。觀祭祀學禮也。女子將為人婦相夫助奠故觀習之。女子年十五至二十許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妻齊也。妾接也。來徵曰聘往就曰奔尚右手謂以右手加于左手上也。

禮記通解卷十終

禮記通解

卷十

三十一

內則

友

禮記通解卷十一

郝敬解

王藻第十三

王藻因篇首二字名所言多衣服之制及行禮容節其文辭頗華離不詳記者亦未親見古人而鄭氏以臆湊泊未盡與記合今就本文訓釋亦未盡與鄭合以俟後之習於禮者正焉

天子王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歲以祭玄端而

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餞奏而食日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一

王藻

少年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此節記天子衣食之制王藻所以飾冕王謂冕前後垂玉也藻以綵絲爲繩貫玉前後各十二旒旒十二王垂動曰旒上覆以板出冕前後曰延延深長曰邃邃深也卷袞同畫龍于衣其形卷然以祭謂天子戴冕被袞奉祭祀也玄端以玄色帛爲禮衣制方曰端凡禮衣皆端玄端無繡文而色玄也不言冠蒙上王藻亦冕也戴冕而服玄端朝日聽朔之服也朝日以

春分之日不言月陽為主也於東門外迎日出也東門南門皆國城門也聽朔謂每遇朔日頒一月所行政如月令之類于南門外者人君南面觀象所謂旦中昏中皆南方也閏月閏左扉闔南門之左扇也閏月中分前後兩月各半屬前月者已聽屬後月者方來前屬左故闔左開右也立于其中天子立于門中以聽也皮弁天子常日視朝之冠不言衣亦玄端也遂以食謂朝罷而食亦皮弁也日中而餽用朝食之餘也奏樂日少牢謂天子常日用羊豕也朔月大牢牛羊豕具也五飲即水漿酒醴醕也水言上貴本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二

五

也五飲亦朔食也卒食謂退朝燕居也燕居服玄端不言皮弁燕居冠可也左書動右書言謂言動左右皆不可苟也御簪侍御之樂工幾察也察音之高下知樂之邪正也

按冕衣有文章端衣純玄故鄭以玄端專為皮弁衣然其解周禮玄冕衣亦純玄則亦一玄端耳雖詩言玄衮即端衣之畫龍者制同為端故傳記多云端冕而鄭以冕服專為祭祀玄端皮弁專為視朝視朔改朝日之玄端為玄冕非也朝日或云于春分日長或云于孟春郊迎日然考之詩書無徵記云郊天主日

六宗又祀日天子不朝天何獨朝日既朝日何獨遣月國語遂有朝日夕月之說附會之也朝日於東門外取見日也聽朔宜于廟朝何以亦于門外蓋因月令明堂之居附會之也天子閏月立城門中門扉半掩豈無車馬行人出入迂誕不經而鄭為鑿解云明堂在南門外路寢在內朝亦如明堂十二月按時而居聽朔于堂及處于路寢終月闔左扉皆臆說也天子常日食少牢周禮膳夫又云王日一舉用六牲鼎十有二物是又不止少牢也既云玄端朝日又云玄端以居禮服褻服何以別豈服同冠異衣同裳異與朝日則玄衣纁裳如所謂玄冕服者燕居則衣玄而纁雜裳者與下節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則是禮事端冕燕居端冠而已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三

五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饗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絜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

布摺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此節記諸侯衣食之制玄端以祭不言冠亦冕也禪冕以朝於天子不言服從禪冕刺繡之服也天子之冕十二旒龍袞為正冕諸侯五等以次降焉副冕禪猶副也詳見周禮司服皮弁以聽朔于太祖廟不言服蒙禪冕之服也于太廟者天子受朔于天諸侯受于祖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即皮弁玄端也諸侯天子皮弁同而璫采異也天子冕而龍袞以祭冕而玄端以朝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食玄端而冠以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四

禮

居諸侯冕服朝天子冕而玄端以祭皮弁禪服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深衣而冠以居內朝謂路門以內之朝鄭謂天子諸侯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路門之外為治朝路門之內為內朝凡朝將旦辨色臣始入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裁決庶政畢視大夫退而後君入禪服也此食又著朝服不苟于養也食必特牲陳三俎祭謂將食豆間之祭以肺周所尚也夕食也深衣燕居之服衣與裳相連祭牛肉朝食之餘不再殺無肺但肉耳朔月少牢用羊豕也五俎四簋倍常膳也常食一牲則三俎二簋子卯忌日也紂

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凡忌日稱子卯如杜蕢以智悼子在喪為子卯父母亡日即人子之子卯也稷食不食稻梁也菜羹不食肉也夫人與君同庖不再殺同牢之義也庖厨必遠不見殺也有血氣之物不踐踏愛物而養仁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五穀方秀不雨則憂旱君不舉不殺牲盛饌也年不順雨陽不時也不成五穀不登也不布不帛也摺本以竹為笏也笏本竹簡古人執以記事後世始用玉象故竹笏為本關市門也梁魚梁也租稅也列遮列禁禦也不賦不收稅也不賦而禁以時取也不興土工不新造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五

王

車馬省費也卜人定龜遇凶荒則卜也定龜謂四時各有所用之龜詳周禮龜人如靈龜卜天繹龜卜地春用果龜秋用雷龜之類卜人之事也定墨以墨畫龜甲灼以火視其坼璽問從墨與否吉凶之兆可見此卜史之事也體謂吉凶之體君道有得失故龜兆有休咎君成之君任之故曰君定也尊者定其大卑者定其小按朝服用緇衣緇與玄近鄭云朝服素裳恐未然周人尚赤玄與緇皆由赤入見于易詩書惟黃裳朱黻赤黻赤舄繡裳未聞素裳也黻色多赤則裳可知詩

有素鞵鞵即鞵喪用之非吉服吉服有素積積即裳也惟蜡始冠巡牲卜簋武舞等用之耳詩揚之水素衣禮服中衣又非裳也凡鄭所言服色多以意揣合今多用之

若羔幣虎犢特大夫齊車鹿幣豹犢朝車士齊車鹿幣豹犢

幣需通以衽覆軾也人君用羔皮犢特同側也謂緣邊側也以虎皮緣羔幣蓋君之齊車大夫士之齊車皆鹿需豹緣其朝君之車亦然敬君如神明也羊悅虎威象君德仁而武也鹿禕也豹有文象人臣食祿禮記通解

卷十一

六

五

有文章也按羔非貴于鹿君用羔豈大夫士及用鹿與鄭謂皮弁用鹿則是以所賤為元服也古人裘皆羔而弁用鹿是鹿果貴于羔也記言又難據矣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展櫛髮晞用象櫛進櫛進盥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于履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王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

有光矣

居恆當戶向陽明也寢恆東首順生氣也大風雷雨必變與敬天怒也日五盥洗手也浙稷之水以洗髮浙梁之水以洗面櫛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濕則滑梳宜木髮燥則溫梳宜象既沐飲酒曰櫛蓋穀品飲必工歌新沐氣虛導和致養也唯沐為然重首也浴用二巾上體絺貴用細下體綌賤用麤也出杆解衣出體就杆也杆浴器剗草席保跣而履其上以浴也連用湯頻用熱湯也履蒲席既浴移于蒲席上著布衣乾體乃著屨進飲也飲不羞不工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七

五

歌殺于沐也史進象笏謂掌書記之史以笏書所思念之事進執之答君命備遺忘也既服習容觀謂著朝服畢肄習容貌觀瞻也鳴佩王之聲以出與家臣揖于私朝時天將明而庭燎之光輝如也詩云夜向晨庭燎之輝是也登車則平旦辨色有光矣詩云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是也

天子揖為廷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揖揖也笏在手有事則揖之帶間天子以玉為笏名珽制挺直也上下不殺示方正於天下無所詘撓也

諸侯之笏用象骨爲之其上稍殺而剉其兩角如韋
莒然茶葦茗和柔不挺直也考工記弓人斲目必茶
與此同前謂上後謂下詘屈通謂剉角也上殺爲前
詘下方爲後直前詘者上讓於天子後直者下伸於
臣民也大夫以竹爲笏飾以魚須上下俱殺中廣故
下文云其殺六分去一中博三寸是也上下俱詘示
外有天子內有君無所不讓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八

十

按此節卽後節所言笏度與圭異鄭牽考工記王人
大圭杼上終葵首附合強解謂天子之圭廣其首如
椎頭與所言杼方正之制不合引方言椎頭爲中攄
中攄者齒也齒形似椎頭猶內則介婦不敢敵耦于
冢婦註云不敢掉磬雜記嬰兒哭註云猶嬰彌此類
皆据方言作解以茶作舒舒作杼附合大圭杼上文
義艱險漢學之士詭爲新奇甚違聖人雅言之訓夫
文字所以同俗文同而別引方言爲異是率初學以
隱怪也況于禮又未必合乎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
爲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句則齊豆去席尺若
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
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句飯飲而俟君命

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
近食君未獲手不敢殮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
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凡脩食不盡食食於
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俵肩早君若賜之爵則
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
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先上如也二爵
而言言周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
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
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棖與士側尊用禁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九

十

當遠君無逼近君側黨側也席有定位升席各由本
位之前如歷他人位以登是謂躡席躡踰越也徒坐
空坐也不讀書不飲食前無所事則不垂席而坐讀
書飲食則坐與席齊豆以薦食去席尺恐汙席也君
賜臣食有二等一以客禮食一不以客尋常侍食以
客則臣當避客不以客則有侍君食之禮凡爲客食
先祭爲客于君必待君命祭而後祭也凡客主分敵
主人告飯後食飯主人進羞後食羞臣不敢當客若
爲君膳夫嘗食者然君未飯取飯先嘗君未食羞取
羞先嘗君未殮取水漿飲而俟君殮此客食于君之

禮也。若尋常侍食，君自有膳宰嘗膳，不必先嘗。但俟君所食饌從君之後，食之。君未食者，不敢先也。其食飯也，俟君先飽，以飲澆飯曰殮。君殮已，且未敢殮，取水漿飲之，以俟君其食羞也。必待君命食，食近者不得遠取也。君若命品嘗羞，然後遠近惟所欲，亦不得驟取。凡食遠必順近，此嘗食之常禮也。其殮也，待君飯畢，覆手已，乃殮。古人飯以手，食則上其手，畢則手覆而下。凡食告飽，則殮。尊者易飽，禮君再飯，即殮。故曰：既食，又飯殮。大夫三飯後殮，故曰：飯殮者三飯也。既殮，則徹饌。君先徹，臣乃自執所食餘飯與醬降自西階，出授從者，歸終君賜也。獨徹飯與醬者，食以穀為主，味以醬為和，侑食勸食也。勸食者，主人之殷勤，不盡食不飽者，客之廉讓也。水漿饌之薄者，若皆祭則甚屑且卑矣。俟與屑通，係卑猶言細微。君賜爵先飲，而後俟君飲，不敢過君之惠也。酒如清和之意，言言猶間闌和悅也。斯禮已言如此，成禮飲可止也。三爵則獻酬畢，油然賓主相悅以退，不及亂也。坐取屨將出，跪而取所脫之屨，隱辟而后屨，不敢向尊者也。跪左足，納右屨，跪右足，納左屨，便也。納謂納足屨中，玄酒水也。上尚同，凡設玄酒之尊，必居酒尊之上。

禮運玄酒在室，是也。面尊，置尊以鼻對君，明惠自君，專也。饗野人，皆酒不用玄酒，賤不備禮也。側尊，獨置一尊，賓主共也。唯君則異尊，撝與通形如車箱，安尊于上，撝即禁士用禁，制殺于撝也。禁取防危意。按先飯徧嘗羞飲而擲，據論語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彼謂先飯者，即席之初，君祭豆間，臣先舉飯示不敢祭也。祭必賓長，臣不敢當，斯須變通之禮。若遂飯徧嘗羞，則草野甚矣。既先飯徧嘗飲，而又奚俟乎嘗食有膳宰賜食而代迂，澗難行。食畢曰覆手，猶盡飲曰覆盃，即放箸云爾。鄭謂以手循口，傍餘粒非也。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即禮器云諸侯再，大夫士三，君再飯而殮，臣三飯而殮，後君也。鄭云臣勸君食，非也。凡禮因時宜，不必盡同。記言水漿不祭，孔子蔬食菜羹，亦祭。君賜爵先飲，燕禮公卒爵而后飲，曲禮長者舉未釀少者不敢飲，食後君飲先，君禮非尚同也。始冠，緇布冠，有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士之齊冠也。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組，既祥之冠也。垂緇五寸，惰

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髻大帛不綬。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

凡冠用緇帛冠禮初加以黑麻布為冠不忘古也。諸侯以至士燕同然止于初冠一用敝則不更為矣。諸侯而上惟天子始冠不用布用玄緇為冠朱組為纓。諸侯始冠亦緇布但以采績之組為纓。綬大夫以下無纓矣。玄帛冠用丹組為纓者諸侯齊戒之冠也。玄帛冠用紫色組為纓者士之齋冠也。冠下圍額者曰武取堅固義武後有缺不屬繫組于缺束冠曰纓垂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十三

王

其餘為飾曰綬。緇黑色玄黑赤色二色皆由赤入周人尚赤故冠服多用之。冠有玄冠緇布冠衣有玄裘緇衣弁有爵弁爵卽玄燕爵玄鳥也。王制有燕衣非凶事不用白白殷色也。周以火德勝殷用其色言用其勝為凶故染人重纁玄鍾氏三入為纁七入為緇皆不離赤而禮服無純白所謂素者絲未染之本色蒼白非漂漚之白也。凡冠皆玄不獨齋冠但齋冠有纓不言天子齋冠卽玄冠朱組纓也。不言大夫與士同也。朱與丹同赤而朱色尤鮮明紫青黑色或云蒼艾色或云雜文熟絹曰縞生絹曰素縞白于素冠

本玄而有用縞為冠用玄為武者此乃同宗服盡者

為同宗喪微示其變者也。以縞為冠以素為武冠紕

于武上者此三年喪大祥之冠也。紕屬也。詩云素絲

紕之素紕卽素武以其比于冠曰紕平居冠無纓綬

垂綬五寸言長也。無事而脩飾此惰慢游閒之人所

服也。夫縞冠玄武示變也。乃有冠玄而武反縞者謂

凶乎不宜冠不變謂吉乎不宜武用縞喪大記謂小

斂後弔者襲衰加武頗與此同。所謂玄冠易之者也

此非弔而服之何也。蓋先王放逐不帥教之民不與

齒者使服此以明其非吉士凶變之服也。居冠燕居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十三

王

之冠卽玄冠冠武連屬無缺故無纓綬自天子下達

于庶人同必有事行禮之冠乃有缺項者纓垂綬也

喪禮啓殯要經之麻散垂摧裂之狀也。葬畢乃絞

之五十始衰不以散麻送葬絞可也。親沒謂親始死

孝子解弁纓散髮曰脫髦髦毛同詩云髦士曲禮云

髦馬髮亦曰髦五十始衰親喪免不徒言散髮也大

帛以素絹為委貌大冠不綬尚質也。冠纓無用紫者

自魯桓公始也

按此節之義註疏未明冠弁古人首服通稱古冠制

小詩云臺笠緇撮卽緇布冠也。僅可以撮髮用布而

色黑故謂之緇撮武不及額而冠加頂上如今羽流之飾其遺意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皆撮小之名至周變為委貌委即武也委下冒首其制始大與弁等弁槩也槩然大也兩手奉而戴曰弁冕則加板于頂前後垂旒三制不同而皆可稱冠冕最貴次弁次冠其衣裳各殊隨時變通非冕定著冕服弁定著弁服冠定著冠服如鄭氏云也周禮冕服五論其品物如今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之類非獨冕可著冠弁遂皆不可也亦非冕服但祭可用他一切不可用也祭則弁冕齋則玄冠平居亦玄冠必言齋者謂雖總功小禮記通解

卷十一

古

十五

喪齋必變玄非謂玄冠但可用之齋而他皆不可用也鄭又謂大帛為白布冠春秋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則是衣布而冠帛也又謂髦為人子事親之飾紕為冠緣皆未然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平社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紕給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繼為兩緼為袍禪為絢項帛為裙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

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凡朝見以旦故旦服玄端玄端即朝服上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深衣衣裳相連著于禮服內故曰深古禮服玄端平居深衣二服最為常用三袂以下深衣之制也袷袷頭袷之言驅驅使揮袖故曰袷三袂謂衣長廣三倍袖頭下文云袷尺二寸展之則二尺四寸三分其長則七尺二寸人身長八尺除首及足踝以下衣不及身八寸衣下邊曰齊縫齊縫邊也倍要謂下邊寬倍要間袷裳帷幅也禮服殊裳故袷圍揜前後深衣連裳故袷揜向旁袷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每幅邪裂合縫下廣居三之二上狹居三之一下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七尺二寸亦三倍其袷也袷即袖也袖之寬大內可曲肘長即袷之長中猶齊也寬可回肘長與肘齊而外又繼續使揜過肘一尺深衣篇云袷之長短及詘之及肘是也袷領也領用袷故曰袷袷之言合左右交合也二寸寬二寸緣緣袖頭緣廣一寸有半深衣著朝服內故用布朝服用十五升布若深衣用帛則帛及居布內為裏也以布裏帛則可以帛裏布失宜故深衣必以布士未仕無爵宜衣布治絲曰織臣去位無君服紕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十五

素不得二色爲采。凡貳采者衣在上用正色裳在下用間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緹紅駢碧紫五行相克之間色也。公門之服尚吉。列采衆采也。振袵通單也。緇絺涼薄單則見體近燥。不以入公門。裘以皮爲之。皮上有單衣爲裘。曰褐。不褐露皮曰裘。裘皮不用褐則野。不可入公門。凡裘皮裏布帛表裘卽褐衣。古褐衣卽是冬月之禮服。若外又以衣掩襲是有事示變者。不可以入公門。纁絮也。纁出于繭以溫于衣中爲袍。單薄者爲綈。絹帛厚者爲袂。褶各有宜。古冠用帛衣裳多用布。祭服裋冕用帛。朝服玄端多用

布。縞薄繪也。用縞染色爲朝服。自季康子始耳。諸侯皮弁裋服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故先服裋服聽朔。卒事而後服玄端視朝。此孔子之言。則朝服之不當用帛明矣。又曰。國家無道多難之秋。服色不宜充盛從儉可也。未道猶言不理。

按此節之義。鄭多不達。深衣一而已。長衣中衣豈別爲三衣乎。與裘裘襲裘之義俱茫然。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視之。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視之。麕裘青黼。裘絞衣以視之。

羔裘豹飾。緇衣以視之。狐裘黃衣以視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褐。句不文飾也不褐。句裘之褐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褐。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褐弗敢克也。黼纁白黑爲斧文以爲裘表也。誓戒也。省巡也。人君誓師省方則被黼裘以示斷。後世被大裘誓省非古也。羔裘無表曰大裘。天子服以郊。天非以誓省也。狐白裘集狐腋白皮爲裘。錦爲表。人君之服希貴也。君左右虎賁護衛之屬。虎狼裘尚猛也。右虎者右多力。虎猛于狼也。士不衣狐白。戒奢也。狐青狐蒼色。君子謂大夫士豹褰以豹皮緣祛。綃綺屬以玄色。綃爲表也。麕鹿子。麕犬屬。射類。射褰以野皮緣祛。絺縞通白。縞薄者羔。小羊羔裘豹皮緣祛。緇衣爲表。古人冬月視朝之服以代玄端者也。狐裘黃衣爲表。冬月蜡祭之服以錦衣爲表。則冬月裋冕之服鄭謂君狐白裘素錦衣素不可以爲錦。惟天子諸侯葬用之非吉服。鄭蓋拘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云。衣與裘色相稱。然羔裘但言羔。未定言黑羔也。鹿子未全素。狐色不皆黃。古人義或別有取。不專爲色稱耳。太古衣皮禮本古初。冬取皮爲服。內毛外革。以布帛爲

單衣華皮上袒皮而加單衣故曰裼猶袒裼之裼即
裘之裘羔裘緇衣即是裼孤裘黃衣即是裼錦衣同
凡禮衣單孟子云舜為天子被衿衣衿單也裘外裼
衣即是朝祭服非裼衣之上又著朝祭服也又著則
為襲矣天子冬至郊天大裘無裘即後云大裘不裼
是也犬羊之裘以犬羊皮為裘微賤之服皮外無裘
曰不裼賤而無文禦寒而已即上云裘裘也凡裘之
裼也表而出之所以見裘之美唯弔喪加他衣掩襲
使不見美入公門君在則裼裘致其美以敬君也單
曰裼重曰襲凡服重覆掩襲克塞其美使不外見也

禮記通解

卷七

士

故人始死不欲見尸則以衣重襲執玉與龜恐其輕
嫫則重襲包裏曲禮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若
禮服外見豈可襲乎故居常無事裘皆不襲襲則克
塞其美有凶變之事則然否弗敢也

按鄭氏不解裼襲之義謂古人裘上有裼衣裼衣上
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裘下近體必有嫫衣又謂深
衣中衣長衣皆所以襯禮服若是則重累臃腫周旋
百拜其能勝乎又以誓省作秋獨秋豈可裘之時又
以尸襲為祭祀之尸祭何獨尸當襲其舛誤無稽類
此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可也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
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射有
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畢用也因飾焉

笏忽也即手板執以為恭不敢忽也執以記事備忽
忘也蓋簡類本竹為之古無玉象等制後王制禮辨
物天子笏用玉球美玉諸侯笏用象齒魚須魚頰骨
大夫竹笏用魚骨文飾士竹笏不用飾即本象可也
象猶色也竹素無文笏初本竹故曰本象或云以象

禮記通解

卷十

九

骨文竹象貴于魚豈士貴于大夫而上同諸侯乎見
天子與祭宗廟尚嚴敬古人笏不離身射操弓矢無
事笏而正威儀不可少惟摺之帶間耳脫去也非凶
事勿遽不去笏小功喪服之輕者情不勝禮亦不去
笏惟當凶事免冠去笏可也在廟執事摺笏則必盥
手在朝雖執事不設盥具則弗盥指畫君前不敢舉
手必用笏造受命謂詣君前受命畢簡也學記云佔
畢書記用之又畢蹕通止也大射禮司馬以弓為畢
即今如意之類大夫君前記事指揮不敢以手用笏
當畢故曰畢用盡飾致敬故文以魚須笏惟大夫文

節天子諸侯純用玉象士純竹耳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_律下辟居士錦帶弟_子縞帶并紐約用組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緋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_律無箴功一命緇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蓼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_律韋衣夫人榆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二十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紳鞞結_於三齊君命屈狄再命韋衣一命檀_衣衣士祿_衣衣唯世婦命於奠蘭其他則皆從男子

此節記笏帶鞞解之制因上節言笏及之執笏則束帶垂鞞懸佩相因也鄭謂為錯簡今依原文解之笏度謂笏長廣之度其長二尺六寸其廣三寸天子至士同惟天子笏方正挺直不殺上中下廣皆三寸諸侯前詘後直上殺六分之一廣二寸半中以下廣三寸大夫前詘後詘上下皆殺六分之一廣二寸半惟中博三寸而素帶以下因笏遂及帶以笏指之帶間也

素帶天子諸侯之帶素生絹也辟褻通裂也古者裂

帛為帶疊摺縫之也終竟也終辟謂終帶圍及垂紳皆辟大夫帶亦素要圍不辟但辟其紳之垂者士帶用熟絹率律同畧也大率辟其紳之近下者耳居士處士帶用錦有道藝尚文也弟子幼學帶用生絹尚質也并紐兩端為穿紐約結也帶交處用組結之組小條也鞞蔽膝即鞞也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爵皆用韋為之韋熟皮也_言玄色疏謂祭服曰鞞朝服曰鞞爵弁曰鞞鞞按詩云庶見素鞞是喪非朝也又云朱芾斯皇芾鞞通是戎非祭也又云鞞鞞有韋是天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二十一

子非士也鄭據士冠禮以此為玄端之鞞云畢與裳色相似未盡然圓挫四角也殺上廣下削也直隋而長也三者鞞形也天子隋直而圓以象天也公侯上下不挫角上曰前下曰後方以象地也大夫上方下圓方以事上圓以使下也士上下方正象守正也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方圓不同其度準此頸謂鞞近帶處窄之以容革帶廣五寸兩傍斗入各二寸有半革帶即鞞帶禮服有大帶帛為之即素練錦縞也又有革帶皮為之大帶廣四寸革帶廣二寸肩即鞞頸兩傍承革帶處雜帶又雜用之帶大帶廣四寸

通大夫以上同也。雜帶則君朱緯，大夫玄華，玄色而有花文也。士緇帶皆辟裂縫之，其廣皆二寸，減大帶之半。雜帶束要，再緣繞之，則亦四寸。雜帶無紐與垂紳，故再緣尚斂飭，不貴緩也。凡帶謂大帶，雜帶率謂大率，裳摺如法可束耳，不必箴線攻緻也。韍卽韠，衡珩通佩玉也。佩與韠帶同垂，而佩懸之帶間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緼赤黃色，幽黑色，蔥青色。天子大帶，生絹爲表，朱爲裏，全帶皆有辟縫。王后褱衣以下，記男女衣帶之別。天子之后服褱衣，夫人下后一等服揄狄褱，煒也。與疊通，雉也。揄飛也。狄翟通，亦雉也。揄鄭作搖，引爾雅江淮以南，雉五采，青質曰搖。后與夫人之衣皆繡雉褱，揄互文也。三寸長齊于帶，謂后夫人衣不及紳三寸。婦人之帶長于衣也。紳大帶之垂者，男子紳長之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有司供役趨走帶較短。又引子游之言，明之人身長八尺，要以下四尺五寸，分爲三紳，居二故紳長皆三尺。紳亦長三尺，結鄭云或作紱是也。紱單衣禮衣皆單，孟子云被紱衣，男子帶韠衣，三者齊此紳長之制也。君命世婦輩蒙君寵命，雉不飛者曰屈狄，猶龍衮之有

升降也。周禮作闕狄，不備之意，再命謂加賜則褱衣與后服同，二者皆特命也。一命又妻從夫命之數，如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翟衣卽周禮展衣。詩云璫兮璫兮，其之展也。鄭謂翟衣也。士謂不命之士，其妻翟衣。周禮作緣衣，雜色緣飾也。鄭謂色黑，空從象豕也。豕色黑，此皆從夫之爵爲服。唯天子世婦，蠶事畢獻繭，奠于天子后妃之前。天子命以服，則隨所命服之，其他婦人之服皆從夫之爵而已。按此與前節言笏制與圭異，天子尋常視朝入廟燕饗小禮皆執笏，古者笏不離身，身被禮服則手執笏。若大圭惟大祭祀大賓客，天子祀天地諸侯朝天子用之。鄭以周禮王人大圭爲天子之笏，大圭長三尺，笏度長二尺有六寸，易辨也。記明言中博三寸，則上下殺與前方正，詘制合其爲天子與諸侯大夫笏度甚明。今引王人捋上終葵首，謂天子笏卽大圭首如椎頭，殊不似圭，未有如椎頭者，以爲笏愈遠矣。而帶以下不解遂稱脫簡訓，辟作褱謂雜帶卽褱，割後童子節，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十五字移置無箴功下褱衣以後，牽周禮附合改舊章，今釋原文未見錯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各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何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起在官不俟。魯在外不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句士與大夫言名。句士字大夫。句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侍於君。侍立也。紳垂則身磬折。齊衣下邊身俯則齊委地。如足踐之。頤領也。雷屋簷。身俯則首前。頤向下如雷手下垂而交拱。目不仰視以耳上聽。視不過帶。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二十四

五

與領間聽向任用左耳。侍立常在右也。君召以節。謂以符節示信。不過三。二節急故走一節。緩故趨。趨則直前走則超越。在官謂在官府治事之處。不俟履不及納屨也。在外謂遠也不俟車不待駕也。士卑大夫尊。大夫諸士則士不敢拜迎。恐煩答也。于其既去而拜送耳。士於尊者謂士詣大夫。必先拜門外而後進。見亦勿使答也。若大夫答拜則士走避士於君前。言及大夫如大夫存者。君前必名。如大夫沒者必有諡。稱諡與字名之不徒斥名也。如士與大夫言。士自稱名稱大夫則字舊解失之於大夫所有公諱謂如本

國先君諱之類無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廟中祭先祖祝嘏之辭有先君之名在亦不諱。如雍詩稱克昌是也。教學臨文不諱。如論語言徵言在言發言朱之類是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旋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王銍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鑄。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王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王禮記通解

卷十一

二十五

三

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璫。玼民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徵角宮羽。佩玉聲中五音也。左右互言不及商也。舉也。鄭註云。事民宜勞居右。君物宜逸居左。鑿也。爾雅云。堂上謂行門外謂趨。趨疾行徐采齊肆夏皆樂歌。采齊小雅楚茨之詩。宗廟行禮歌之和緩者。于疾趨則歌肆夏。周頌時邁之詩。省方周流歌之行邁者。于緩行則歌使疾徐各有節。所謂和之以樂也。還旋同周還。圓轉也。折還方轉也。進則微俯而前如揖。不過

亢退則微仰而後如揚不過卑所謂節之以禮也如此則舉動中節王聲應之爵餅和鳴以爲養心之助鈴在衡曰鸞在軾曰和故君子在車聞鸞和行步鳴珞王無時無處不致養所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倫王朝則結綈謂尋常在君側或有所執事奔走非行禮之會鄭謂世子之禮拘也不侑王不敢比德且使行無聲也左結綈結王侑也右設綈設事侑不結也如鴈燧之類所以供役右設便也居則設綈謂平居則左右俱設齋戒則屈其侑向上而結之神道主靜也綈作綈猶儀禮陳設之綈屈也晉韋玄色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士

王

之韠齊尚玄凡束帶必侑王唯喪有帶無侑衝牙琕王如牙形懸偏間使相衝擊成聲也王比德故不去身白粹之至也玄天色也組綬以組貫王曰綬山玄王色玄如山山靜象仁也水蒼王王色蒼如水水動象知也純素絲也瑜王之美者不論色也綦雜文璫玨石次玉者溫赤黃色孔子不侑王而侑象環其廣五寸環無窮象無聲五者天地之中數此平居之侑若禮服王不可易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童子不裘不帛

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童子之節謂童子之禮節衣緇布尚質也衣緣帶紳束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備文也肆束謂雜帶再綬示謹飭也及帶帶雖長無使多垂盡帶而止勤服勞也收之收其紳之垂者走則抱之防踐踏也衣裘帛履頭著絢皆成人之飾非童子所宜總服輕童子不備禮則不服惟聽長者使令之事非大喪不加麻絰無使令之事則立主人背後南面以伺將見長者不徑前必隨人入勿煩長者專禮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士

王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饔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先生異爵者年長位尊也後祭不敢先也先飯不敢當客也客祭敬主人之盛饌也故主人辭以不足祭殮謂以飲澆飯禮三飯乃殮食飽而加殮美主人之

饌也故主人辭以蠶蔬食必有醬主人親送食畢客亦親徹報施稱也一室之人謂同室之人共食非賓客也壹食謂同輩聚食無老幼尊卑異膳也二者皆無賓主之辨但少者一人徹耳凡男子燕會飲食婦人不徹不預外事也祭則婦人徹室中之饌食聚桃李不盡齎至核或曰不委其核于地也食瓜橫切其上如環以祭而食其中棄其所操之皮果實涼爽之物易食則後君子火熟炎熱之物難食則先君子此緩急之節也喜慶之事非一惟君賜榮則賀他不足賀也有憂者以下有闕文勤者以下十一字重出孔

知禮故示不屑之意

子食于季氏將食不辭不啗肉不三飯逐殯主人不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句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句與小人句不同日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焉君之答已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

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君賜車馬之初即拜矣異日乘此車馬往拜車馬之賜君賜衣服之初即拜矣異日服此衣服往拜衣服之賜然必君命之乘乃敢乘君命之服乃敢服也君賜則稽首以首據掌上極至于地以拜他日服乘又拜所謂再拜也惟車馬衣服為然若酒肉之賜承賜時拜之明日弗再拜也將之以禮曰賜投之以物曰與君子小人貴賤德力不同如詩歌采薇以勞將帥又歌采芣以勞士卒不同日也大夫有所獻于君使家宰代獻不親恐君降禮也士獻則親分卑君無答也皆再拜稽首送者大夫遣宰時再拜稽首及宰抵君門授小臣與士親獻者又再拜稽首膳於君謂以飲食獻君葷辛烈之物薑葱之類桃枝辟惡茹帶除穢三物皆以禦不祥致膳用之示潔敬也致膳於大夫則去茹用葷桃致膳於士則去葷用桃皆造於膳宰謂皆諸掌飲食者致之不徑達也凡大夫拜君賜于門外不見君恐煩君答也既拜不待君命退恐煩君召也士亦拜門外待君諾乃退既得君諾又拜君于士無答故士得盡禮也大夫親賜于士士親拜受

明日又往拜于大夫家。大夫之賜無車馬。惟衣服不必服。以拜殺于君也。若分敵既親拜賜。不必再往。惟賜時不在。乃往拜于室耳。凡有獻于尊者。辭弗敢。徑聞但云。聞于從者執事之類。不敢瀆也。承賀謂有慶事。受賀士于大夫。分隔不敢承下大夫。於上大夫。承可也。親在禮。必稱父統于尊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禮有以文爲貴者。敬之可以美盡者也。有以質爲貴者。敬之不可以文致者也。極則反本焉。故服之見美。非禮之盛者也。宗廟之祭。賓客之事。衣服盡飾。必見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三十

其美不敢克也。克。蔽塞意。故冬至郊天。禮之盛者。天子被大裘大裘無表。謂之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不裼則美不見之。謂克美與襲同耳。凡在車見所敬則伏式郊。乘大路敬天不二。故不式。卽克服之意。皆所謂至敬無文。禮之至盛者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齋。劑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唯者。應之速諾者。應之徐。超行曰走。連步曰趨。出不

易方往有定所也。復不過時。歸有定期也。瘠病也。色容不盛。卽文王世子謂色憂不滿容也。疏粗也。粗。簡非禮之精。孝子不忍忘親之心。則精也。父書。父所賞讀之書。不能猶言不忍澤沾也。手澤。手所沾之汗澤。杯圈。酒器。屈木爲之。曰圈。口澤。口所沾之津液。父言書。母言杯圈。各因所事也。事死如生。終身之慕可謂孝矣。

君入門介拂闌。果大夫中棖。橙與闌之間。士介拂張賓

人不中門。不履闌。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君與尸行

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三十一

足毋移。圈。大豚也上行。不舉足齊。皆如流。席上亦然。端

行。頤雷如矢。弁行。剌剌起屣。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

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君入門。謂兩君相見。入門介副也。謂兩君之擯介。卿

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各從其君後。門中央

豎短木。室扉曰闌。門兩傍長木立扉曰棖。兩君入門。

各當東西棖闌之中。主君由東。賓由西。主君之上。擯

在君後。稍近西。拂闌。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亦拂

闌。次大夫各當君後。棖闌中。次士各拂東西棖。參差

鴈行。不相襲也。賓入。又謂鄰國卿大夫來聘者。稱賓。

殊君也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近闕門限曰闕公事奉君命聘享之事入自闕西用賓禮已事私覲入自闕東用臣禮凡臣出入由闕右入以東爲右也君與尸分尊尚徐足迹曰武後武踐前武相接行緩也大夫行稍疾武相及也士行散步兩足中間容一武此徐趨之節君大夫士凡徐行皆用此與尸行据祭時言也徐趨猶言徐行疾趨猶言疾行疾趨則步欲起發手足欲端正無傾側動移圈豚行謂轉身迴旋豚性奔突在圈中則迴旋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衣下邊如流曳地如水流也席上謂登席行其上亦如是也

端行直身正行順雷頤下垂如矢身直也弁繫通道散貌剡剡銳利履頭起發之貌龜王重器執以行足前舉其趾後曳其踵踳踳然局促不進也凡行步之容惕惕然如履危行廟中齊齊然嚴正行朝廷濟濟然詳整翔翔然安舒也

按行容惕惕鄭音傷惕直疾貌以行爲行路夫行路者直疾何足表禮本謂士君子步履兢惕云爾心苟不在履錯失容雖宗廟朝廷其能齊齊濟濟翔翔乎卽易之惕若俗語履平地而恐之意與怵惕之惕正同必謂以易音傷甚無謂與鄉人楊之楊作楊皆好

異穿鑿之過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肅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諮諮色容厲厲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調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舒遲閒雅貌齊則不敢舒遲則不敢遲見尊者之容也足容重遲篤也口容止閉塞也聲容靜認嘿也氣容肅屏息也立容德安定也德得也有所得則無皇

皇徵逐之態燕居告謂燕居及告語皆以溫溫爲貴此上十一者君子之容也喪容居喪之容纍纍羸羸貌顛顛匆遽貌瞿瞿驚顧貌梅梅酸楚貌或云梅梅猶昧昧繭繭結溫貌四者皆居喪之容戎容軍旅之容暨暨果毅貌諮諮剛決貌色厲肅則氣勇視清明則神銳四者皆軍旅之容立容又泛言與人立之容辨辨別也心常辨別惟恐失容卽論語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意謙卑而不至諂屈則不失已或云辨當作貶山立安重也時行不妄動也卽足容重之意盛氣氣體充滿也顛顛填通填塞克實于中而發揚休美

于外也。王色溫栗如王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的公子曰臣孽。士曰傳去聲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有於公與公士為賓也。伯方伯力臣股肱宣力之三某土如云東土西土之類。屏藩屏某屏如云東藩西藩之類。敵謂諸侯交相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三十四

三

禮記通解卷十一終

禮記通解卷十二

郝敬解

明堂位第十四

明堂位取篇首語命篇篇內所言非盡明堂也。誇飾魯事以尊周公。尊周公而適以彰魯之僭其事不可謂有不可謂全無魯之僭見于春秋與詩而皆託于成王之賜。故夫子因魯史成春秋刪詩存魯頌不錄魯風示誰毀之義。後儒不察謂夫子以天子之事與周公之後不知周公之後自與也。乃緣飾明堂位之說明堂不見于詩書惟周頌我將之序云祀文王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一

印堂位

禮家言多駁難採真紕浮存乎高明之士嘿識不然則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禮記通解

卷三

二

明堂位

侯以養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言成王幼周公代為天子受諸侯朝也天子負依以下記明堂朝列之位天子即指周公九夷八蠻等國未詳九采即九州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應門天子正門塞謂夷服鎮服在外為蔽塞者也世告至謂嗣王即位與其國君繼立來告也鬼侯史記作九侯九鬼聲近脯謂殺之以肉為脯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

明堂位

按王者向明而治謂之明堂今云明堂為明諸侯之尊卑鑿說也謂周公朝諸侯為天子負依南面尤孟浪之言愚嘗考詩書知周公殺兄作偽書者証之周公踐祚記禮者証之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三非甚童蒙也故周公伐奄討武庚皆奉王以行流言一至避位二載王不自悔迎公公不敢歸故詩人歌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孔子稱其不驕不吝從古功高德隆小心忠慎未有如公者矣豈有十三歲天子在位宰相南面負展受諸侯朝之禮乎況踐位六年成王年已十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禮記通解

以明尊不拜不稽首一立而退何以成禮鄭氏謂六服以遠近或一二歲或五六歲一周則是明堂之位有束無西有南無北有門內無門外尤非朝常皆可晒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馬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盃仍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四

明堂位

雕加以璧散禮記通解璧角俎用琬禮記通解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禮記通解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禮記通解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遷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曲阜魯地孟春周正月建子冬至之月弧弓也以竹為弓所以張旂弓外有衣曰韞考工記謂弧旌枉矢覲禮謂侯氏戴龍旂弧韞是也日月畫于旂上者周季夏六月建巳之月也禘本春祭惟魯用夏故下節

仍云夏禘禘祭帝三王始祖皆帝子祭始祖從出之帝曰禘牲白牡用殷王禮不敢以時制待周公也尊鬱皆酒器為牛形曰犧象猶形也或曰形似象也畫山雲之文曰山罍鬱尊盛鬱鬯之尊黃目尊為獸形以黃金飾目灌酌鬱鬯獻尸尸灌地也玉瓚以金為孟大圭為柄玉豆以玉飾豆簋籩屬以竹為之有雕文爵行酒之器夏曰琖玉為之仍用雕刻也加加爵也正獻之外曰加散角皆爵名璧卽玉也俎以載肉虞曰琖夏曰歲琖四足如案歲則施橫木于足間也清廟周頌首篇祭文王之樂歌下堂下管竹音象象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五

明堂位

舞之歌卽維清之詩堂下以管吹象也朱干朱盾王戚王飾斧冕而舞謂舞者戴冕大武武王樂戴皮弁服素裳尚質也褱單衣也大夏禹樂昧任皆樂名合先代之舞兼四夷之音昭德象功之至也先代與四夷之樂惟天子兼用成王命魯以此祀周公欲廣大魯國于天下也君袞冕立于阼魯君主祭也夫人魯君之夫人祭則夫人薦豆副首飾編髮為之褱翟衣王后服魯君夫人亦得服之也房廟中東房揚舉也諸臣助祭者各舉其事也廢不舉也不舉者服大刑故天下大服也

按成王追念周公勲勞事祀盛其禮或有之至于子孫侯度胡可越也豈謂車服儀仗盡比乘輿郊禘大事一切僭用之乎魯用郊自僖公始耳據春秋與魯頌所載昭然可考烏得厚誣成王并累周公而記者侈譚爲盛事廣魯于天下是何言與孟子之言最近古曰公侯皆方百里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是魯至戰國時始拓地至五百里今謂成王始封七百里夫魯七百齊亦七百如此盡海內地不足給數公侯千八百國何地可封所謂天子萬乘諸侯千乘者大畧論君十臣一開

方之法方百里者中方萬里曰千乘方千里者中方百萬里曰萬乘極言其多耳後儒按數取盈以司馬法丘甸之賦求之卽天子畿內分封之餘不能具千乘況公侯乎是以愈質愈不合矣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延刮楹達鄉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禘嘗烝詳見王制不言春者春祭曰禘魯春郊而夏禘也春社祈年也秋省報賽也省其收入豐儉則八

蜡通不通可知故遂大蜡也數者之禮諸侯皆有惟魯獨盛比于天子大廟之制卽天子之明堂庫門魯大門雉門魯中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內曰臯曰庫曰雉曰應曰路諸侯三門曰庫曰雉曰路而魯庫雉門皆如天子木鐸金口木舌天子將發號令于朝振之以警衆聽也山節刻楹櫨爲山也藻梲畫侏儒爲藻也詳禮器復廟廟重屋也重屋故重檐卽今樓閣也刮楹刮磨楹柱使光澤也達鄉通達窻牖使向明也反坫兩君相見設坫兩楹間獻酬飲畢反爵于上也出尊設尊于堂亦兩楹之間小禮如祭殤陽厭之類

則尊于房室不出也崇高也坫所以閑安也圭禮器受賓之圭安指高閣之上防動搖也疏屏屏障之屬疏通使明爽也凡此皆天子廟飾魯皆用之也按郊特牲祭義謂春祭爲禘季夏禘自魯祀周公始前言孟春祀帝于郊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廟故于此不復言春禘而鄭氏云魯在東方王春東巡守故魯闕春祭夫既郊矣社矣獨廢其廟祭乎此附會王制而過者也凡鄭註舍本文曲說類此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齊平殷之大白

周之大赤夏后氏牲尚黑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
蓄鬣夏后氏牲尚黑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
山豭夏后氏之尊也著長入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
后氏以琖殷以斚常入周以爵常入夏后氏以雞夷殷以
斚周以黃目其勺常入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
蒲勺土鼓黃塊桴浮韋簫伊耆氏之樂也拊搏搏玉磬
拊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駕車有鈴之車鈴通鈎車鄭謂曲輿與車牀前闌
曲曰鈎車大路殷木輅也乘路周玉輅也旂綬大白
大赤皆旗名綬綬同以旄牛尾注旂竿之首而垂綬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八 明堂位

也白馬黑鬣曰駉黃馬蕃鬣即赤身黑鬣之駉馬之
赤近黃者駉赤色壯曰剛凡祭牲皆用牡泰瓦尊也
尊無足著地曰著琖之言淺以形扁淺名罍之言稼
以刻禾稼名爵形似爵三者皆行酒之器灌尊灌獻
鬯酒之尊夷彝同常也宗廟常用之器曰彝刻雞于
上曰雞彝勺挹飲之器龍刻龍形疏刻鏤疏通蒲刻
蒲草文埴泥為鼓結埴為桴斷簋為籥古伊耆氏之
樂也拊以手循之搏以手彈之或曰拊搏樂器也韋
為之實以糠如小鼓拊擊猶夏擊磬言拊搏琴瑟言
拊擊互文也琴不言小瑟不言中亦互文也四代謂

虞夏殷周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宋廩有虞氏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判宮周學也
崇鼎實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玄鼓垂之和鐘叔
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龔荀虞莊殷之崇牙
周之璧璫有虞氏之兩敦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楛邦周以
房俎夏后氏以楛切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弗
夏后氏山殷火周龍韋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九 明堂位

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
綢切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璫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
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
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
下資禮樂焉

周之文武功德隆重二廟百世不遷曰世室魯以伯
禽廟為文世室伯禽玄孫武公之廟為武世室宋廩
家盛之藏虞學曰庠孟子云庠者養也以養為義故
以米廩當之習射有庠即夏學也習樂有瞽宗即殷

學也類宮猶泮宮講學行禮之處卽周學也崇實封父越皆亡國名鼎璜龜戟弓皆周先王伐國所得之器棘戟通鼓足鼓有四足楹以木實鼓中上出如楹柱也縣鼓懸而鼓之也垂堯之共工和鐘歌鐘編懸比次故曰和也叔古人一名無句始作磬者離歷也亦編懸稀疏故曰離或曰特懸之大磬也笙列竹匏中象物生出地也簧美在其中故曰笙簧女媧氏始作也篳篥以懸鐘磬橫曰篳植曰篳龍刻爲龍形崇牙殷人于篳上刻文爲重牙周人又設壁龔爲飾龔扇也形圓如璧敦琫琫皆盛黍稷之器二四六八禮記通解 卷十二 十 明堂位

按此篇之言無一當禮欲獻諛周公而不知其悖作記者儻亦寓春秋之義不然魯三桓之徒自爲之猶晉人之爲左傳奪晉而不自知其惡也四代之官共六百五十魯以百里之國兼之安所給祿入春秋羽父貳隱公慶父弑二君禮樂刑政之變不可枚舉今云未嘗相弑未嘗相變記言爲無稽矣

明堂位終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十一

明堂位

喪服小記第十五

喪服小記記喪服之制小者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查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直杖竹也削杖桐也

禮父喪斬衰母喪齊衰衰異而小斂括髮以麻同括結也括髮雖同而父喪括髮則免冠徒首以至成服母喪括髮則免冠加布至成服此其爲等殺也凡不冠曰免以布以麻布纏頭所謂纓也不言齊衰言母者齊衰不獨母也惟爲母齊衰括髮而纓其他雖纓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十二

喪服小記

不括髮也惡笄承上母喪齊衰而併及婦人喪服凡齊衰皆惡笄也惡笄羸惡之笄以竹木爲簪終喪而後易之凡首服男冠女笄喪則男子以免易冠婦人以髻易笄免去冠髻去笄皆未成服之服男女異名耳直羸惡之狀喪禮斬衰直經杖爲父用竹圓象天也竹有節取節哀也削杖爲母也削取殺削意方象地桐桐也哀恫與父同也

按免禮不同去冠徒首曰免免冠加布覆首曰纓古冕纓字通與不冠之免稍別齊輕于斬以布輕于徒首親始死投冠笄纓猶存明日小斂畢尸將出堂乃

去并纓散髮謂之脫髦以麻結之父喪括麻徒首母喪括麻加布明日大斂又明日成服死之第四日也註疏謂始死戴素冠視小斂素冠旣祥之冠始死焉可用未成服安得有冠疏又引檀弓叔孫武叔母死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爲證天親死越宿尚從容并緋拂髦加冠待舍斂出戶然後投冠此子游所謂不知禮者豈可爲括髮之證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男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十三

喪服小記

適孫無父爲祖父喪三年祖父先死祖母後死爲祖母喪亦三年若祖父在爲祖母期亦如父在爲母期也父死適孫承重故曰爲後庶孫則否如本服稽顙以顙擊地痛之至也爲父母之喪與長子之喪乃稽顙父母至尊至親長子正體也士有喪大夫弔之雖輕喪如總麻亦稽顙尊大夫不敢待以輕禮也婦人稽顙唯夫與長子之喪爲然其餘否雖已父母喪亦不稽顙喪必有主以接賓客如無主則使人代必使喪家同姓之男代男主使喪家異姓之女代女主異姓之女同宗之婦也爲父後者父之適子也出母母

為父黜者適子無服以其承父也庶子則期按此禮未允說見檀弓子上之母死章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異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禘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禘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禘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禘者明其宗也三謂身父子由父親祖由子親孫以三為五也由祖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十四

禮記通解

以親會高二祖由孫以親會玄二孫又以五為九也九者三其三代也中三代上三代下三代所謂同姓九族也殺謂五服減等親漸疏則服漸輕上殺由父而減至高祖下殺由子而減至玄孫旁殺由己身同輩旁殺身以上父斬衰三年祖父齊衰期會高祖齊衰三月上殺也身以下長子斬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會玄總麻下殺也身以旁同父兄弟期同祖大功同會祖小功同高祖總麻旁殺也高祖之外無服故曰畢禘祭帝也三代之王皆古帝之苗裔夏始顓頊黃帝其所自出也商始契周始后稷帝嚳其所自

出也三王各追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

饗故謂之禘四廟四親廟高曾祖父為四親天子七廟云四者據五服言也庶子不得主祭至繼統為王亦用王禮庶子繼世為諸侯亦如諸侯可知別子即庶子諸侯適子之弟不得繼為諸侯別其支自為祖即同姓卿大夫之始祖也其適子適孫世世承繼別子為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父廟曰禘繼禘為小宗此又別子之庶子為父者也長子長孫既繼別子為大宗庶子之適子又各繼其父為小宗而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也由此遞降至於五世小宗凡四親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十五

禮記通解

兄弟之適是繼禘之小宗也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之小宗也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之小宗也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之小宗也小宗有四而皆自繼禘始故但曰繼禘餘詳曲禮下篇族人一身共事五宗大宗不遷小宗五世則遷故曰其繼高祖者也自高祖至玄孫五世而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六世則無服矣不可仍統父同高祖之兄弟乃遷從近者為宗蓋世以次漸遠祖以次漸移宗亦以次漸易玄孫之子又以父之會祖為高祖而父繼曾之宗又為已繼高之宗父繼高之宗已在三從外為疏屬矣故曰

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法之立所以尊祖宗子繼祖
禰之正體故敬宗子即敬祖禰宗子主祭庶子不得
自祭祖所以明宗也宗子自為其長子斬衰以已繼
祖禰長子繼已也庶子不得為宗其長子亦無承繼
之重故不為其長子斬衰庶子無家廟但祭其祖于
宗子之廟凡庶子親屬之殤者無後者無廟可祭亦
于宗子家廟從其祖耐食已皆不得祭也庶子苟非
仕則無廟雖禰亦不得自祭亦于宗子家廟供其牲
物而宗子為主祭之凡此皆所以明宗也

按古宗法為有天下國家者繼世明統系杜覬覦耳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六

喪服小記

又慮夫世遠支繁散而無統于源頭處立大宗統之
使人知尊祖又于分派處立小宗使人知敬禰故曰
敬宗所以尊祖禰然裁抑庶子使身不得自祭家不
得立廟有國家則有宗祠有國不祀先王以為討子
孫不祭祖父制禮之謂何非適非大夫士則無廟廟
必適子為主儻庶為大夫適為庶人則庶人以適坐
占大夫大夫以庶坐降庶人人生何不幸而為庶子
也儻適庶俱大夫則適子廟重複若適庶皆庶人或
累世不仕則永為不祭之家而祖禰為無依之鬼貴
賤雖異各言其子各言其孫各言其祖父何強世以

不堪故宗法必通人情而后可行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從服者所
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句妻從女君而出則
不為女君之子服

此論服之降殺親親以恩言尊尊以分言長長以齒
言男女如父與母兄弟與姊妹之類莫不有差等之
別從服謂不在九族五服之內從其所尊所親者為
服也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子從母
服母之黨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皆是因所從者為
服所從者死則不服矣屬從又就其中情誼連屬如
子從母妻從夫之類母與夫雖亡猶服之至如妾從
女君來嫁苟女君以罪見出妾亦從出女君儻有子
在于死女君服期妾可無服蓋女君與夫絕矣女君
之服為其子非為其夫也女君既不得從夫而妾又
安得從女君此屬從之未沒亦不服者也

禮不王不禘

禘解見前篇此王者之祭非王者不得用之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去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父
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七

喪服小記

世子謂天子與諸侯之適子。禮為妻父母總麻。天子諸侯貴則降。世子貴服輕亦宜降。而此獨否者。非獨重妻也。未為君不敢上同于尊也。故其為妻服與大夫適子為妻齊衰不杖期同。舉大夫者。期至大夫降。而為妻期獨不降。大夫適子為妻期。儀禮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不杖者。儀禮曰。父在為妻不杖。父在妻喪則父為主。故子不得伸。家國雖異。敬父則同。雖天子諸侯。世子下同于大夫。適子厭于所尊。一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以天子諸侯禮祭。子自伸其敬也。其為父尸服死者。本服象其生也。若父

為天子諸侯。子為士。安士之分。用士禮祭。而尸服士服。不得仍用生時貴服何也。為天子諸侯。亡其國與天下。使子為士。庶人生不成君。死安得君服。而以庶人祭。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約耳。尸服所以異也。父為天子。子為士。祭約耳。尸服所以異也。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禮婦為舅姑期。婦當舅姑之喪。見出。則除其服。義絕故也。如婦自有父母之喪。未期見出。情復隆于其父母。為終三年。不復從既嫁之期。若期外見出。既嫁之

服已除。不必更同其兄弟為三年也。若其父母喪未期。夫命復反。仍從已嫁之期。期外命反者。無中道廢遂終三年可也。

按服以時變通。是已。但婦與夫同遭親喪而棄之。又忽反之。非禮之經。于此獨詳。豈古人以出妻為常事。邪。未可謂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此明練祥二祭之義。凡吉祭。每時一舉。有三年之喪。則廢。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除。二十五月是再期也。二十七月則三年矣。期之喪。十三月而除。是二年也。大功九月。而中殯降服。之大功。有七月者。是三時也。小功五月之喪。是二時也。總麻三月。是一時也。禮三月一祭。親喪則期而練祭。再期而祥祭。不敢經歲不祭。禮當然也。期而男除首經。女除要帶。再期而除衰。衰以時漸殺。道當然也。祭與除喪。各有其義。祭不為除喪舉也。何以明之。人子有因他故。

三年後得葬其親者亦期而練祭再期祥祭但再祭中閒不與已葬者同時除喪練祭同設而經帶不同除祥祭同設而衰不同除蓋祭不可闕親極在殯衰經亦不可除則祭不為除喪明矣鄭解未達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死大功代為死者妻子主喪也無妻子則無人為三年之喪無再祭有妻子為三年之喪而子幼妻不能主則大功者攝主其練祥以終兩期之禮至朋友但為治其虞祭耐祭耳獨言大功者期則親兄弟矣有親兄弟不為無主此為孤弱無同父之親者自此以上并大功無者益可知矣先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

禮記通解

儒曰率朋友死于我殯之義練祥不必大功親黨皆不得辭也推行有死人尚或殯之心虞耐不必朋友相識者皆不得辭也善言禮矣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免喪已則否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士妾有子者則士為之總無子則無服獨言士是大夫以上妾雖有子亦不為之服矣子生在他邦不及見其祖父母與伯叔父昆弟其父亦以在他邦聞喪

後時父當為稅服追服曰稅子可不稅為生不識面而喪過時也苟時未過猶為之服鄭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若有事羈他邦君已除服臣始聞喪則不追服蓋是服本從君君除則可已矣降而在總小功謂正服本重以殤降者詳見儀禮凡降服重于正服服已降又不稅則近薄矣雖輕如總小功時過必追服也近臣謂近君小臣卑賤君服從服無論稅非稅矣其餘若卿大夫輩限內則從服限外不從稅如國有大喪君在外不及聞臣在本國者服矣不必待君也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一

禮記通解

按祖父母諸父兄弟之喪皆期情非輕也豈以生不及死遂同路人乎此禮未宜儀禮喪服傳云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謂生不得與骨肉同居聞其死有加無殺不幸之中又不幸焉故極哀也檀弓曾子云小功而不稅則是遠兄弟而終無服也可乎此之謂也夫正小功猶欲稅降小功可知降小功猶稅期可知孰謂祖父母諸父昆弟可不稅乎凡禮家言參差類此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此哀殺去杖之節虞先耐後堂淺室深杖以扶哀哀

漸輕杖以漸去未葬則杖不去身既葬虞祭于室則杖止升堂入室去杖虞後祔祭杖亦不升堂室可知矣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君母謂適母無適子立庶子為後君母死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意

按庶子為適母後適母死則不為母黨服是後其生不後其死也猶弗後矣鄭以徒從釋之豈子從母而可謂之徒從乎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三

喪服小記

麻在首在腰皆曰經分言則首為經腰為帶此謂帶也儀禮斬衰首經以苴麻為之大一桶搗搗同母指與第二指圍曰撻帶殺首經五分之一而杖之大如帶五分象五服也五服皆有經有帶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為小功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為總麻之帶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謂正嫡女君為長子齊衰三年妾同之重繼體

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重輕皆以首要經言重謂男子重首經婦人重要經除喪謂期而小祥喪服漸除男子先除其首經而要經不除婦人先除其要經而首經不除蓋衰之殺也曰重漸輕未有先輕而後重者也易服謂既葬卒哭以葛易麻男子要經輕故要易葛而首不易婦人首經輕故首易葛而要不易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是也蓋服之言也由輕變重未有越輕而趨重者也一除一易輕重先后自然之節鄭以易為大喪既葛帶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三

喪服小記

遭小喪易麻據聞傳與服問解而意亦該乎其中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大

辟闕通開也廟門殯宮門鬼尚幽有事則開無事則闔倚廬曰次無事哀至哭皆于次有事闕門入即位

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也銘明旌復呼名姓望其魂來也銘書名姓使其魄依也書姓與伯仲書銘也始生所從出曰姓子孫蒙先世官諡若字為氏

按人始死升屋招呼此古俗禮男子稱名苟臣子復君父而名可乎鄭遂推爲殷禮無稽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喪偕

句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葛所以易麻大喪既葬虞卒哭男子以葛易麻帶婦

人以葛易麻首經葛比麻五分殺一斬之葛經與齊

衰初死之麻經同齊衰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

同兼服謂斬衰卒哭後遭齊衰之喪服齊衰之麻經

可服斬衰之葛經亦可齊衰卒哭後遭大功之喪服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四

喪服小記

大功之麻經可服齊衰之葛經亦可服問云麻之有

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報與赴通告也以葬期告人

并告以虞期蓋葬虞本同日亦或有他故不得虞必

并報之鄭解報爲速恐非三月而后卒哭謂三月後

葬葬而虞乃卒無時之哭禮也不虞卒哭與卒哭不

虞皆非禮父母之喪偕謂父母同時死也會子問云

葬先輕後重奠先重後輕卽此意也先葬謂葬母所

謂葬先輕也不虞耐不爲母設虞祭耐祭待父葬畢

虞耐先父後母所謂奠後輕也其葬皆服斬衰謂母

本齊衰爲父未葬從重也按此言父母喪偕之禮與

曾子問同而此節之言爲近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禮爲庶子期大夫貴則降爲大功以庶子不爲大夫

也其孫謂庶子之子爲其父三年不以祖之所降而

降其父蓋子有降父無降也儀禮喪服傳曰父之所

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此謂大夫之尊壓其子而祖之

尊不以壓其孫也士死無後其親戚有爲大夫者不

得主其喪尊卑不倫也

按此亦爲有親屬代主者言苟士無屬可代雖大夫

其可辭乎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五

喪服小記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慈母如母而慈母之父母則疎矣故無服其夫既離

其本生之父母爲人後則妻亦從其夫爲人婦夫于

生父母期年妻子夫生舅姑降一等大功耳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士死無後主耐于祖如祖爲大夫祭用少牢士耐食

則易以特牲不敢因祖之牲蓋主可耐禮不可假也

鄭謂不以卑牲祭尊同用少牢非也後云妻無妾祖

姑者易牲而耐于女君亦謂各異其牲耳雜記云士

不耐于大夫彼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可以類耐則

耐之此謂無士可耐者故耐于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繼父謂母再嫁之夫前夫之子因母爲父者也儀禮有同居繼父有不同居繼父有未嘗同居繼父凡三等同居繼父謂子幼無父隨母嫁與繼父同居子無大功之親爲主繼父亦無大功之親爲後父用財貨築宮廟使此子得自祭其先祖禰終身相依有父之道如此乃爲同居繼父其死也爲服齊衰期所謂不同居繼父者始嘗同居亦同財而祭但此子自有大功之親爲主繼父亦有大功之親爲後終遂異居是爲異居繼父死服齊衰三月其未嘗同居繼父者母嫁子未往子自有主繼父自有後其不同財祭可知因母稱父其實路人無可爲服矣記言不詳舉而義皆備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以朋友門外之交也南面取向外義

耐葬者不莖宅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無則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六

喪服小記

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宅謂葬地耐葬謂後死者葬附于先塋先世葬宅已莖耐葬則不再莖士大夫以下謂既葬耐主于廟者蓋諸侯之庶子庶孫始別宗爲士大夫而無後者禮惟大宗立後庶無後則以其主附于祖然不得耐于祖之爲諸侯者諸侯雖親貴已絕宗但可耐于諸祖父爲士大夫者之廟諸祖父卽諸侯之從父士大夫死者之從祖父也其妻卽士大夫之妻諸祖姑卽諸祖父之妻妾祖姑卽諸祖父之妻亡無同無諸祖父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七

喪服小記

之爲士大夫與無妻祖姑可耐則間一代以上求有者耐之中猶間也謂間諸會上耐諸高諸祖父無妻上耐于諸高祖父之有妻者廟之左昭右穆父子不同列各以世次諸侯不得耐于天子亦謂天子之庶子庶孫始命爲諸侯而無後者不得耐于天子也天子諸侯大夫可耐于士謂士之子孫爲天子諸侯大夫死則耐于祖不敢自尊以卑其祖父也按此節爲庶子無後而耐食于祖者之禮傳曰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禮無絕宗而有絕庶庶絕其妻妾無主分別耐寄鄭以爲既

葬卒哭之耐若是則廟制有常數各祀其祖禰各有小宗焉得耐于諸祖妻從夫妻從嫡焉得耐于諸祖姑廟無二主新入則舊遷焉得以新主附于舊主妻不世祭焉得屢世有妻祖姑廟諸家附會勉強分疏終未釋然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禮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君母猶言適母母之適母非母之生母也母在適母死則母爲之服而已從母服母卒無從則不服宗子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八

喪服小記

宗婦繼正體故宗子爲妻期而禫父在則不禫厭于尊也無父雖母在亦禫若非宗子有姑在豈得伸禮于婦乎爲慈母後者儀禮所謂妻無子與妾子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者也爲庶母謂後庶母爲慈母也爲庶祖母謂父妻無子命已妻之子後之亦爲慈母三母皆妻故皆可以妻之子爲後禫除喪之祭言思慕平澹也大喪二十七月禫期喪十五月禫惟父母妻長子四喪皆情至禮重禫而除備禮也慈母與妻母不世祭謂子祭之孫以下不祭也按已妻之子爲已妻無子者後則可爲父妻無子者

後能昭穆之次矣慈母猶母有三年之喪無再世之祀于人情未允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男女之死雖在殤年而既冠既笄則爲丈夫婦人矣不得以殤殺禮喪用成人可也殤雖冠而未昏無爲父之道若立後但依本親服服之如姪爲叔後仍以叔服之之類久而不葬謂親死有他故踰期不得葬也主喪謂子于父母臣于君妻于夫之類未葬皆不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二十九

喪服小記

得除衰經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謂期以下既葬主人受葛則諸親皆變葛今未葬主人猶麻諸親亦麻但終所服之月數者除其喪則止不服不待主人也箭笄小竹爲簪卽前云惡葬婦女大喪用之爲尊者齊衰三月爲卑者大功九月情畧相等故同用麻繩爲屨也

按禮爲人後者以繼宗也惟大宗則立後殤未任爲父無後理故服所後殤不得如父服今世俗死無子不分老幼適庶輒議立後利死者財產以繼絕爲名耳其事假仁其實非禮

練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

練小祥祭名將祭必筮日與爲尸之人祭之先夕省
牲濯器主人除首經而服要經杖繩屨以將此三事
有司告三事具備而后主人去杖也筮日筮尸謂命
著揲策則去杖致敬于神喪大記云聽卜有事于尸
則去杖是也有司告筮事畢主人乃復執杖拜送賓
客蓋筮必有賓至杖拜送不忘哀也若大祥之祭筮
尸則用吉服不經杖繩屨矣筮尸吉服筮日視濯可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

喪服記

知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
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
卽位可也

庶子衆子禮與適異庶子爲大夫與父異宮容得自
伸若不命之士與父同宮則母喪不禫庶賤厭于尊
也庶子適子同遭親喪獨適子爲喪主以杖卽位儀
禮云杖者擔主也庶子雖杖不爲主不以杖卽位惟
杖于門外耳適子死父爲主杖則適子之子不以杖
卽位避尊也若庶子死父不爲主庶子之子爲主以

杖卽位可也適子妻死父爲主則適子不以杖卽位
若庶子妻死父不爲主庶子自主以杖卽位可也斯
二者又不在庶子不以杖卽位之限

按杖之設爲扶毀也故期服有杖有不杖以親疎爲
差如拘適庶分貴賤適杖庶不得杖是庶子之哀不
如適子也父杖子不得杖是子之哀父不如父之哀
子也行禮以義爲質則使人不疑而安可久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諸侯無親弔外臣之禮有事異國遇責臣喪則弔因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

喪服記

主君及也故主君代爲主臣不敢自主也君弔則首
皮弁服錫布之衰麻布光澤者曰錫如弔于葬後主
人無免禮大功以上卒哭則不免遇君弔非免時主
人亦必免以重禮待君也如始死來弔主人未成服
正當免時則君不錫衰所謂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曾子襲裘入以此

養法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親屬有疾無告已欲養之而身有喪不可以喪服往
諱其凶也若疾者死既養之當遂爲主其喪不得以

已喪棄之也。如疾時未釋服致養，今死往主其喪，則服已之喪服往，不必易矣。凡養父兄必易吉服養子弟，則否。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前言妾死祔于妾祖姑，則同牲而祭，如祖父無妾可祔，則祔于適祖姑。廟易牲可也。女君即適祖姑，易牲謂改易其牲，如女君少牢則妾特牲，女君特牲則妾特豚之類。與前士祔于大夫易牲同，鄭以易牲為同牲，非也。婦之喪，謂舅為子婦之喪，虞卒哭之祭行于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十二

喪服

大

寢。夫主之夫死，子主之舅不與也。婦之主納于廟，祔祭于祖姑，是舅之母也。禮行于廟，則舅主之。夫與子不敢主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士卑大夫尊，大夫有喪無主，士不敢代為主。士代大夫主，唯宗子則可以其為家之尊也。禮既卒哭，則不免。惟君弔，孝子雖過時亦免。若兄弟過時至，則主人不免可矣。

按古者封建世官，諸侯大夫士世相臨也，故大夫與

士禮如君臣，自郡縣分而仕者，惟在官相轄歸，則鄉人士皆其親戚故舊，而欲以古禮責之，不相臨之士則亢矣。士以古禮加之，非所事之大夫，則詭矣。故禮貴識時。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器謂陳設從葬之明器，賓客親戚皆有器物贈死，故陳設多，然納于壙中者有限，故省多則少，納少則盡納適宜而止，不以財儉親，不以美沒禮，斯可矣。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十三

喪服

三

哭於宮而後之墓。

奔喪者常後期至，苟葬矣，兄弟之親則先省死者而後成禮，情迫也。若朋友先成禮而後省墓，禮為先也。宮故殯宮，兄弟門內之感，故稱家。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適長子死，父出舍于喪次，衆子則否。諸侯死，臣皆服斬。為兄弟者莫非臣，不得止從本服，亦皆服斬。兄弟以下可知。兄弟以上則本服耳，兄弟或有在異國者，故稱諸侯。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句以報之。

下殯小功謂期服之親自九歲至十三歲死者服再降為小功禮輕情重故要帶澡治其麻而不斷其根帶末屈而反向上絞之不散垂也詘屈同報答也即儀禮報服之報謂此死者于生者其服同以答之鄉謂報為合紼之非也獨言下殯者長殯小功澡亦經本可知也言帶不言首經男子重首易服者易經帶麻澡而首經麻猶不澡也自斬衰至大功麻皆連根始死未成服以前帶皆散垂至小功帶始用澡麻去根屈末不散垂惟下殯降小功情重不去根而不散垂則同所以明之

禮記通解

卷十一

三十四

喪服小記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婦祔謂婦先夫死未立廟者以其主祔于祖姑廟祖姑有三人謂祖父之妻有嫡繼庶而親者乃舅之生母宜祔之夫為大夫而妻先死祭妻之牲嘗用少牢矣其後夫失位不得用少牢及死而祔祭于妻亦用其降牲耳不敢變易復用前大夫之牲也如妻死時其夫為士庶人祭嘗用特牲矣後其夫為大夫死而祔于妻乃可用大夫少牢之牲耳

按禮大夫三廟上及曾祖死當祔于祖胡為祔于妻蓋妻先死立廟而毀曾祖廟則非禮不毀益廟則踰制故不立廟但以其主祔于祖姑及夫死廟祀妻配食而其主在先故謂之祔于其妻註疏以始來仕無廟者解夫既為大夫來仕營宮室必先寢廟至死而尚無廟可附乎非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為父後者適子也出母母為父所出死則適子無服蓋服則廢祭祭吉喪凶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因既絕之母廢先祖之祭所以不為服耳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十五

喪服小記

按此適子非出母所生猶可若出母生我也者而死同路人于理順乎易喪服而祭未為不可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杖擔主也婦人與夫同為喪主則與夫同杖夫死無子妻為主則杖其不為主而杖者有二舅死姑在有夫之喪為夫杖從子而不為主也父死母存長子死則其母為削杖報以類亦不為主也又女子子未嫁喪父母外無弟兄弟為主使其同姓攝主攝主無杖惟有女子子一人焉得不杖此皆婦人不為主而杖

之類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此記免之節總小功輕喪也五服始死親者皆免冠哭至成服後情重者遇禮事哭踊則免服輕者不免惟既葬反而虞與卒哭之祭主人盡哀之時衆親皆免雖總小功亦免矣既葬不報虞承前言報葬則報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七

喪服小記

虞三月卒哭正禮也既葬不以虞告是偶有他故不得虞其間未虞之日雖孝子亦且冠衆親可知至虞凡親者與祭皆免孝子可知兄弟之喪本服限滿已除主人有故過期未葬及葬日還服其本服送之若主者以虞卒哭告則免而往不以告則既葬而除本服耳遠葬謂葬在遠郊其友也哭者在途皆冠及近郊入國而後免以及哭于廟君弔臣喪在始死未卒哭前當免之時固免雖弔于卒哭後不當免時孝子亦必免但要經不如始死未成服時散垂耳此禮不但本國君弔雖外國君至亦然不惟孝子凡親者與

喪皆然所以重君也

按禮既葬則遠反而虞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此云既葬不報虞則主人皆冠此禮可疑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緇冠殯未成喪其禮簡無虞與卒哭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衣冠皆玄純吉不用素也除成人之喪祥祭用朝服古者禮服皆稱朝服衣緇而裳色殊也冠纁不用玄不純吉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七

喪服小記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親死既殯孝子自外來奔故無始死投冠扱衽之變至則免冠脫髦括髮于殯宮堂上肉袒下堂而踊將踊必先袒踊畢掩襲袒衣著經于堂序東奔父喪之禮也母喪初至免冠不括髮殺于父也袒于堂降踊畢襲衣加纁布于首就堂序東加經即位于東階下更成踊與父同也禮畢出殯宮門就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故曰哭止明日又明日皆朝夕哭所謂三日五哭也初至袒明日又明日皆朝袒所謂三袒也禮始死孝子哭踊無時五哭三袒闋喪久殺也

按此禮詳奔喪篇此云奔母喪不括髮為異記言難盡同也始死襲經舊謂要經耳服宜先首男重首豈襲帶反遺首乎經名由首起檀弓云經者實也孝子沈痛首疾之狀喪服傳五服帶皆由經降初喪首要俱經也詳士喪禮然喪先首要經何也冠帶人類所以別于禽獸無吉凶須臾不可去初喪吉衣冠盡解凶衣冠未成故襲衣以掩其吉服加經帶以代冠帶今新喪有要經無首經父母喪皆免以布與古異鄭註未曉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十八

喪服

適婦適子婦禮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不為後謂適婦無子而其舅先死是不為舅後則姑為之降服小功殺之也鄭謂適子有廢疾他故及死無子不承重者若是何獨殺于其婦乎

喪服小記終

大傳第十六

大傳傳禮之大者禮莫大于治人聖人治天下治其人而已制禮以為治人之道而已篇中所言人道大端故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迓奔走追王大王王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天子有天下其功德廣遠分無間隔故祀其始祖又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三十九

大傳

追祀其所從出之祖無上之尊罔極之報惟聖人在天子位乃能通古今于一息照曠世為一體自非然者不惟精誠不逮而地分不相接則其感不通後王踵襲已為虛文而況諸侯以下欲僭用之者乎故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舉一禘而凡禮可知首言禘舉其大者祫即禘祫言合也禘始祖則合祀羣祖故曰祫其禮大故曰大事諸侯以及其始祖為大事大夫士以及其高祖為大事諸侯五廟故得祫大夫士廟不足祫祫其祖必因君祫省視君之大事乃以尊祖之情求祫于君干求也如干祿之于君許乃祫亦止及

其高祖無君命則不敢祫武王之大事自華商始牧野功成退而升柴于天祈告于地設奠行主于牧之館因率天下諸侯助祭以隆尊號于祖考不欲使祖考為諸侯而子孫以天子臨之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禮記通解 卷十二 四十一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治猶理也別其隆殺辨其親疏所以理之也合族以食謂祭祀燕饗集宗族子姓共飲食也合食族人序之以昭穆而不亂上下旁治別之以禮義而不瀆則人倫之道竭盡而無餘欠矣聖人之治天下治其民也然治民而不先人道民不可得而治人道多端其本始于親其道終于愛故一曰治親上治下治旁治是也二曰報功天地祖宗生成垂創之功不可忘也

三曰舉賢有德者賜成人道以共安天下舉而尊之四曰使能有才者服官任事以共治民器而使之五曰存愛親功賢能總繫乎人主仁愛之一念所以尊祖敬宗與賢才宣猷効力亦惟行吾之愛使仁覆天下耳故存愛終焉愛常存而人道始終盡矣五者兼得則親功賢能之業廣而愛無不博民不待足而自足不賙給而自贍此不與而與之道也物猶事也紕繆差錯也若五者一事差錯則倫常垂天理滅大亂起而民莫得其死雖先民而治何益所以聖人治天下自人道始故夫立權衡度量考典藉文章改年之禮記通解 卷十二 四十一

正與月之朔易服色殊旗號徽旗也與禮樂之器軍旅之械衣服吉凶貴賤之等凡此皆世主所謂治民之事可隨時變通非秉彝根心不可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立人之道古今不易聖人治天下所必先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皆

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同姓之親主之以宗族人各從其小宗以共從其大宗宗法明而族屬聯合矣異姓本疏以交際會合爲親生無定分惟名爲主故理治其交際之會不使之亂異姓相親必始昏姻主名治會必先男女男女非天合而以名定男各妻其妻女各夫其夫則尊卑上下之名著夫屬父輩者其妻卽母輩夫屬子輩者其妻卽婦輩所謂名著也名著則分辨未聞以弟之妻爲婦兄之妻爲母者他皆可知已此別男女所以禮記通解 卷三 四十三

在名著而治際會必主名也故曰名著治人之大君子不可不慎然欲使異姓際會男女有別必先同姓合族然後昏姻不亂是故宗族之親雖竭于五世而繫姓綴食之禮直通乎百世四世謂同高祖者總總麻服一世同父爲親兄弟服二世同祖爲從兄弟服大功三世同曾祖爲三從兄弟服小功四世同高祖爲三從兄弟服總總麻服至總總麻盡矣故曰窮也五世謂父同高祖兄弟但相爲袒免無正服凡哭踊必袒衣免冠加布卽今平喪送葬者以白布裹頭之類五世親盡但可謂同姓故減殺也六世謂祖與同高

祖者親屬竭絕亦惟弔送袒免無服也庶姓謂祖姓分爲衆姓如魯姬姓三家又各以氏爲姓之類上謂始別姓者下謂其子孫單盡也庶姓別于先世親情盡于子孫如此則昏姻其可相通乎設疑之辭若遂通昏姻是亂人道矣故庶姓雖別猶繫以祖姓弗使別也雖服窮屬竭祭祀燕饗猶綴以飲食弗使殊也遠至百世男女未不漬昏姻未不通此天下古今之大道故曰周道猶言周行云爾或曰周人之道然則夏商禮有同姓爲婚者與此節文義本貫通舊解支離

禮記通解 卷三 四十三

按免有輕重袒亦有輕重父喪免而不以布徒首耳此免之重者母喪以下免以布免之輕者親喪袒衣見體袒之重者射饗割牲執弓矢之類袒禮衣而不見體袒之輕者袒輕免亦輕袒重免亦重是以吉袒則冠問喪篇云冠者不肉袒明惟肉袒乃不冠耳然則五世親盡之袒免與大喪之袒免異鄭氏未曉同姓不婚自古爲然故曰周道而世儒云舜娶於堯君子不以爲非禮魯昭公娶吳君子以爲不知禮文質不同此誤解周道爲周禮若是則記言謬矣堯舜同姓司馬遷世表之訛舜匹夫有天下惟其非世族也

四書章句曰有鮮在下曰虞舜未言帝族帝亦曰予
商如阿比未識生平也豈宗族中有子弟升聞如舜
者特授以天下而尚不識其人乎古立姓辨族以厚
別也唐虞時無姓則已既有姓焉有潰亂之事孔子
刪六籍首堯舜禮器律度量衡三五同風何獨人倫
之大反潰亂不如周禮乎其非同姓決矣故周道當
作周行解焉是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
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從從有從有服而
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
禮記通解 卷十二 四十四

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
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服喪服也術道也喪本于戚故服以親親為始二曰
尊尊論分之崇也三曰名論相稱謂之名四曰出入
論門內門外在室出家之類五曰長幼論成人未成
人之等六曰從服即下文六者之類屬從如子從母
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情相
連屬而從之服者也徒空也情不相屬徒以尊者所
服從而服之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君
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之類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兄

為弟服而嫂從兄不為叔服之類從無服而有服者
如妻為娣奴服而夫從妻不為嫂服之類從重而輕
者如妻為其父母期夫從妻服則三月之類從輕而
重者如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而公子之妻
從公子為服期之類輕重之等皆仁義相循自然之
節仁主愛于情為重循愛親之仁歷級而上至於曾
高屬絕則輕是義之所裁也義主制于情為輕循同
祖繼禰之義相生而下至于父母一體情隆則重是
仁之所鍾也蓋造化人事之理輕者常浮而上重者
常沈而下上率常逆而情輕下率常順而情重故坊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五

記云民薄于孝而厚于慈即此意仁宣下而上率所
以濟其輕義宜上而下率所以節其重輕止于祖重
止于親先王所為節之以禮也君子義以為質禮以
行之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五服六術之輕重皆
由此出豈但從服之一術而已乎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
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遷祖也別子為
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移服句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各詩云不顯不承無教於人斯此之謂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六

大傳

君尊殊族合其族而不使離君所以自爲親親之道也在族人則不得以己之親親君者尊卑異位也庶子不主祭祖禰祭皆于宗子家以明有宗也適子之長子死適子爲服三年以適子繼祖長子繼已卽繼祖也若庶子非繼禰其長子亦非繼祖則不得爲其長子服三年諸侯之適子世爲諸侯其別子爲大夫不敢繼諸侯而自爲之祖其子孫世世通承適繼別子爲大宗別子之庶子庶孫又各生適子各繼其父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是別子之世通繼始祖者也小宗五世則遷各自其禰而上繼其高祖者也蓋宗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七

大傳

因廟主始祖之廟百世不毀繼始祖之宗亦不易高祖廟五世則遷繼高祖之宗亦易故高祖而上五世則無服繼別之大宗五服之外皆爲齊衰三月此小宗大宗遷與不遷之異也餘詳曲禮下篇與喪服小記尊祖故敬宗謂宗子繼祖其祖之所自來故敬之也人有祖必有宗有小宗必有大宗有大宗必有小宗有宗則莫敢不宗有小宗無大宗三者惟公子爲然公子卽別子其初爲公子其所生于亦稱繼禰之小宗而不再傳是無繼祖之大宗也其適子稱繼別之大宗而不再傳是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旣不敢宗諸侯而當其身亦無人宗之是無宗人亦莫之宗也皆指別子言故曰公子是也自此以外則未有有小宗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有無宗人不宗者矣舊解恐非別子所以有宗道者別子之父爲公者憂其子孫庶幾之爲士大夫者渙而無統使士大夫之爲適子者主之此公子所以有宗道本君父之命也族人敢不宗乎絕族謂高祖以上至四從則族屬絕矣移施通旁及也無移服無旁及之服所謂旁殺者也絕族無旁服何也親親之道惟情相連屬族絕則不相屬所以無移服也仁主愛親循親而上祖亦

親之親也。義主尊祖。循祖而下。禰猶親于祖也。故親親爲人道之本。收族猶合族。無子孫則無以奉宗廟。族屬衆。故宗廟嚴。非祖禰則無以垂基業。宗廟嚴。故社稷重。百志成。謂養生送死無憾也。禮俗刑。謂禮讓成俗。可爲儀刑也。樂謂世道雍熙也。

少儀第十七

少儀猶曲禮之類。少猶小也。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聞名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誓曰。聞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禭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賵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者。旣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九 人無親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聞記者。自述所聞。君子尊長之稱。辭求見者。自通之辭。某求見者。自名。言某固願以名聞于將命之人。但無階可通耳。主指所見之君子。見者爲客。所見者爲主。鄭以主字連上讀。迂矣。適敵同。謂分相敵。則直云願見不階。將命也。疎闊罕見。則云願聞名。欲亟見。則云願朝夕。主人瞽者。則勿云見。但云聞名。凡往喪。非爲見爲助役耳。比助也。童子求見。則曰聽事。臣賵君行。則曰致馬。資于有司。以衣贈死者。曰禭。臣致禭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謙言衣未必可用。以付賈人。

市賣耳。周禮王府有賈人識物價者。凡賓客致禋須擯傳辭執禋將命以進。凡弟之親則直以衣進陳之房中。不必執以將命。而通若爲佃君之田納貢于有司者。然贈死曰賻。助生曰賻。廟門殯宮門送死者必入廟門。助生者不必入。大白素旒也。兵車戎車皆以助送喪之用。凡賻使者既致主命。跪而委其物于地。其擯者舉之。主人哀戚不親受也。吉禮則親拜受。凡以物與人授受。人立亦立。人坐亦坐。坐猶跪也。當立而跪。惟過分尊性直倨者則有之。非禮也。鄭解性直爲尊者身短近鑒。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五十

始入而辭曰辭矣。卽席曰可矣。排闥說。屢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過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恤。持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賓始入門主人當讓賓先入。則擯者必告主人曰辭矣。及賓主升堂卽席當坐。擯告曰可矣。言不必再辭也。排闥推門入也。古人席地坐。脫屣升席唯長者一人脫之。戶內餘脫于戶外。如先有尊者在內衆人後入則皆不得脫于戶內矣。問人飲食之嗜好不直指其癖。問人道藝之能否惟恐暴其短。衣冠舉止凡在己身自有法度。但行其可信不必狐疑。瞻前顧後則手足無措矣。器械所以備不虞無故取民間器械度其利鈍則人必疑見富貴大家不可遂生欣願人有重器不可估其價賞皆貴通汜。泛同徧也。門庭內外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五十一

徧埽曰埽埽席前片地曰拊。拊與義通。但除不潔不徧埽也。輦帶也。席上不用帚恐反汙席。箕以盛糞壤。膺胸也。搗葉通箕舌薄如葉內向胸不使塵及尊長。凡以事問人不答必有隱則不貳問貳再也。如問人上筮且問曰所卜爲義理乎。爲心志乎。如義理可再問心志不再問。恐有隱也。卽不貳問之類。鄭解恐非尊長於已踰等。父師之行不敢問其年。嫌與序齒也。私居進見不敢使擯介將命。卑幼非賓主也。過尊長于道路見已則進而面不見則却避。勿煩以禮也不問所往不敢叩其私也。弔尊長之喪俟其有事哭泣時

不特弔恐尊長特哀也侍坐必端慤非有命不敢擅操琴瑟不以手畫地指示不以手形容物像不以暑揮扇嬰扇也如尊長寢有命則跪而將之射二人爲耦各四矢彼此更迭取禮也若卑幼與尊長耦四矢并取不敢與尊長更迭故曰約矢凡投壺亦賓主各四矢尊長委矢于地一一取投卑幼擁抱其矢不敢委地射投勝尊長當飲不敢徑酌必先洗爵以請客卽尊長如客勝已亦請命自酌飲也不角不敢與尊長角勝負投壺之勝算曰馬每勝一矢爲立一籌謂之馬者以爭先名四矢合立四馬而勝敗不全或一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五十二 少儀 人得二一人得一則二馬者擢取一馬成三謂之擢馬卑幼雖得二馬不敢擢尊長之一馬以爭勝崇讓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綬申之面拖諸簾以散綬升執纓然後步
執執御謂君未登車時曲禮謂展軔效駕取貳綬跪乘驅之五步而止是也坐跪也跪乘敬也帶劔宜左而右者君在車左遮也綬挽以登車之索良綬正綬也負背負也面猶前也君由車後升僕以背負正綬授君而申其餘于前拖于簾上皮覆軾曰簾此君升

僕授綬之禮也散綬副綬也以散綬升僕先自升也無授綬者繫綬車上自挽以升待君升僕者乃理轡執之然後驅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侍坐於君子君子父伸運笏澤劔首還於屢問曰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人情欣慕則請見厭怠則思退故見可請退不可請也朝廷士所登進于其去曰退燕遊不可長往于其退曰歸師旅徒役人所勞苦于其歸曰罷罷止也疲也疲故止志疲則欠體倦則伸坐久故也凡物在手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五十三 少儀 曰運手沾物曰澤運所指之笏摩所佩之劔首旋轉席前所脫之屨則君子有欲起之意侍坐者雖請退亦可矣

事君者量元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量籌度也入進也量其可進而后入既入而后量則無及矣乞假借貸也從事從人服事也亦然亦先量也量而入故有與道致治之效而上無怨無失身償事之悔而下遠罪如此乃謂之知禮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密不伺人之隱旁狎詭隨親暱之狀生平舊故
向人稱道則似有所要挾戲色謂嬉笑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謂諫
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訕謗也亡去也疾怨恨也頌美也調諛也驕亢也怠
謂君德不脩也廢謂政事敗壞也役功勞也

毋按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
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嘗不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言
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
皇皇車馬之美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五十四

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
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
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
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玉執龜策策不趨堂
上不趨城上不趨武庫不式介者不拜

拔報皆急疾之狀掘起曰拔急反曰報卽詩云其爲
飄風之意士君子儀度雍容往來勿倏忽也毋瀆神
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毋循枉不循行枉曲所謂務民
之義也毋測未至不逆其將來所謂行法俟命也三
者皆循理素位之事爲士者以德爲依而間習於六

藝爲百工者以法爲依而間習于師說人衣服成器

毋估計其價值之多少人言語辨論毋身質任其是

非穆穆深也皇皇美也濟濟密也翔翔舉也匪斐通

文也鸞和車馬之鈴肅肅雍雍應和之節問國君大

夫之子謂臣下自相問對御御車樂人卽大司樂樂

正之屬教國子者也長則能從樂人學幼則始見正

于樂人或尚未能見正于樂人也士之子較長則能

耕田幼則始能負薪或尚未能負薪也張是直前曰

趨兵車不爲禮故不式武容不挫折故不拜

按對國君大夫之子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五十五

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主
職故鄭作治事解然旣能治事豈得謂幼本謂長則
能從社稷幼則能御車耳用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之意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

主則不手拜葛絰而麻帶

肅拜卽今婦人拜端肅立微俯躬足不跪手不及地

男子手及地加首于手曰手拜婦人唯凶事稽顙拜

手至地吉拜皆立雖拜君賜亦立餘可知矣禮吉祭

無婦人尸唯虞祭婦爲祖姑尸尸皆坐古坐卽跪男

拜皆坐婦人當爲尸坐主賓拜尸答則起而立俛拜亦不坐而手拜也爲喪主謂與其夫共主舅姑長子喪之類不手拜謂稽顙也葛經謂婦人大喪卒哭後以葛易首經而帶仍用麻婦人重要也喪小記謂易服先易輕是也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未嘗不食新

俎以盛牲肉取謂取肉于俎進謂進肉于俎俎高有足立便也執無物之空器如有物滿器中入無人之空室如有人在室中皆主敬不二之意跪謂脫屣凡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五十六

少廣

祭祀燕飲或于室或于堂祭主敬不惟堂上雖室中亦不敢脫屣燕主恩不惟室中雖堂上亦脫屣嘗謂薦新于廟祖考未嘗則孝子未忍食新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旋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乘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御車曰僕君子升車下車僕皆授綬始乘謂君子尚未登車時僕式致敬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車行矣然後御者旋車立脫駕也乘謂代乘貳車佐車皆副車

文曰貳武曰佐貳車則式以乘佐車則否武尚質也有貳車者皆尊貴人其車馬衣服皆不可齒齒者論其年歲新故弗賈謂不估其值平尊者物不敬

其以乘壹酒束脩一大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壹酒束脩一大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勒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展綬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囊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臂執紉紉則啟積蓋襲之加夫扶撓與

禮記通解

卷十二

五十七

案

劍焉易書脩苞苴弓齒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橫句簋簠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乘壹四壺也脩脯也十脰爲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所執惟脩而辭則并稱酒與犬也鼎肉肉之已解剔可升鼎者即執肉以將命禽加于一雙不止一雙惟執一雙以將命縶牽犬繩犬種三防宅曰守犬逐獸曰田犬供庖曰食犬田犬守犬有名故問紉以牽牛勒以牽馬皆用右手便也臣謂俘虜以左手操其袖右手防其不測前謂獻物必先有所執以將命如獻

出則先刃向敵也入則後刀嫌倒戈也

按鄭註凡穎之穎為警枕然上既言枕矣又以刀授穎之穎為鏐鏐不可為穎穎者開發銳利之名故禾穗曰穎古人佩觿即今之錐解結開閉有把而後可發故觿稱穎刀把亦稱穎毛遂謂如錐處囊脫穎是也錐鏐同即觿也

軍尚左卒尚右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誨

計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左為陽生方故出師以左為後將軍尚左欲其生還也右為陰死方故師行以右為前士卒尚右欲其効

甲者無所先則袒其殺甲之衣奉冑以將命袒開也
褻甲衣也冑兜鍪冑甲也獻器皿者執其器之蓋以將命獻弓者左手屈弓不至把執之弓把曰拊曲禮謂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橫劒匣襲重也取匣蓋卻而重之底下夫橫劒衣加衣匣中置劒于上也笏也書也脯脩也與一切苞裹直藉饒餉之物也茵褥也席也枕也几也穎鏐也杖也琴也瑟也戈之有刃者則加橫箠著箠簫如笛以上十五物皆左手執上右手承下便也授刀者刀向後授以把穎刀把也削古書刀拊亦把也辟刃謂不以刀向人戎車必載兵

死也賓客尚辭讓故主恭祭祀尚嚴肅故主敬諸侯會同尚文物故主宣揚詡宣揚也軍旅凶危尚思慮險難隱密已情以虞度敵人皆禮之要也
燕待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歌小飯而亟之數嘯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毋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俎爵皆居右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鱠奇祭臘凡齊去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齊爵自左詔辭自右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燕燕飲將食不待君子讓而先飯食竟必待君子畢而後已曲禮曰主人未徧客不虛口是也鄭解後已為勸食恐非放飯捨食也流歌長飲也小飯舍饋少也亟之入口頻也數嘯爵食欲數數然不得從容弄口為容也凡奠爵左為尊客飲則受而奠于殺右不飲奠于殺左飲則右便也賓之副曰介賓酌主曰酢僕之言連鄉先達來觀禮者爵皆居右殊于賓也羞進也濡魚熟魚有汁者魚之美在尾魚行以尾故數魚以尾薦魚亦先尾乾魚在俎則橫濡魚進則以尾當客陽氣所在魚味美冬陽氣在下魚美在腴腴腹也以腴向右夏陽氣在上魚之美在鰭鰭脊也以鰭

向左右便取也。腠有左右，進尾則同。六觴曰膳，食必先祭進魚，則以一大觴加俎上待祭齊刺通和也。食奠欲和醢醬，以右手執醢醬，羹器居左，便也。君以禮幣幣于賓，相幣者自君左將之，尊賓也。君有詔令于下，傳辭者自君右傳之，臨卑也。尸之僕御尸車者也。尸行有祖道之祭，酌酒獻僕，如君獻僕之禮。尸尊如君也。僕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左右兩軌，與范然後飲，軌車輪范，范通車箱，以其範圍所載，故曰範。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國，象腠，小子走而禮記通解。卷十一。六十一。

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雖而不提心。凡羞有酒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象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機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牛與羊魚之腥，雖而切之為膾，麋鹿為道，野豕為軒，皆蠹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蠹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羞謂所進穀品，俎長橫席前，祭不得出俎外，即俎內祭之，無俎設豆于豆間祭之，園葵通穀食曰葵，犬豕

是也。腸胃曰腠，犬豕食穀，腸胃似人，故不食。若牛羊腸胃祭享用之，小子未成人，不徐趨，不坐飲，分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客也。凡洗爵必盥手，凡祭以肺雖謂但割之使開，而不絕其中央少許，祭則以手提而絕之，曰提，不言豕可知也。滫汁也，齊刺通和也。凡羞有汁者已和，客欲和，取無汁者和有汁，是以主人之味為不調也。進牲首以蒙向客，客祭則取耳，尊酒器尊者設尊者酌者酌酒者尊南北直陳，以南為上，設者東面，則南為右，酌者西面，則南為左，故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以壺為尊，陳設之也，鼻壺面禮記通解。卷十一。六十一。

也。面鼻以壺面向尊者，飲酒燕而飲也，機沐而飲也，醢冠而飲也，折俎折牲體為俎，盛饌也，不坐立行禮禮益不坐，坐必徹俎步爵，猶行舉謂獻酬也，先飲酒後嘗羞禮以酒為主也，腥生肉，蠹大觴也，切細剉也，辟雞宛脾解見內則，有折俎則取俎肉以祭，而反其餘肉于俎，皆立為之，即前云取俎進俎不坐也，燔燒肉助奠亦以俎如之，謂取反亦不坐，此賓客之禮，尸則否，皆佐食授之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知其名，謂識其義也。學記云：小學雜服不能安禮，故

曰罔也此語真雅言之要記者因下文無燭與簪弁記于此即大學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中庸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意飲食衣服一也恒人昏迷放佚飲食而知其味衣服而知其名者天下鮮矣罔昏迷也亦暗行無燭簪者之類君子所以貴行著習察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馨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爵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咩而對

燭炬也古以薪為燭獻主即主入燭炬之未焚者禮記通解卷十二

賓主相與辭讓廢歌主執燭則廢禮是以客辭主乃以燭授人奉水洗盥與執食飲進尊長勿使氣觸之尊者有問偏其口而對辟偏也口旁曰咩

為人祭曰致福焉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屬去聲又老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國家靡敵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品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為人攝主或助祭歸胙于君子則曰致福已祭歸胙

于君子則曰供膳耳不敢言致福也其耐與小祥之祭歸胙于君子則曰告耐練耳不敢言膳也凡以膳告致君子主人展視其物授使者獻之其禮謂主人所用之禮用大牢則獻牛用少牢則獻羊豕則獻豕皆左肩祭用右故獻左有臂屬皆前脚有下曰臂臂下曰肱折九箇斷為九也靡敵靡散雕敵也雕幾車上雕刻為細紋也組縢甲上以組紉聯絡為飾也穀食馬曰秣

禮記通解卷十二終

禮記通解卷十三

郝敬解

學記第十八

或疑此篇不言先王學制與教學之法非也凡禮家言多枝葉已所以賢于三禮正以其中多微言如中庸大學樂記禮器禮運等篇無文之旨反約之義庶幾乎先聖雅言禮云之訓至于教學之法如司徒典樂三代學校四時教法諸篇不啻詳已此篇多名理有聖門默識務本不厭不倦之意禮如是而後能執中言禮之精者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一

學記

發意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說命曰念始終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發意猶言立志憲法也諷之言搜詠誘也與蒐通諷聞獵聲譽也就賢親仁也體遠愛衆也言民感動易

而變化雖有法古向善之志親賢愛民之實而不知學欲興教化移風俗無由也故古之王者教學爲先說兌作說說命商書篇名典常也苟必食而後知其美道必學而後知其善道無窮學然後知已之不足學亦無窮教然後知已之夫道固不通也學者能好學則知君子之教爲有益君子能善教則學者益知己之不足故曰相長學學當作教學教與教同言君子之教與學者之學其功相半學者未可專恃教忘學也舊以成已成物解謂教人則知已之困恐非困者學之功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二

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友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塾門堂家學也術街巷也國城中也塾庠序皆學名言古者自家至國遠近隨處皆有學比年猶言每年中年間一年每年有人學之人間一年省視一年即入學之次年三五七九皆間一年也離經解析經書

義理也辨志觀其趨向也知類通達擇誠精也強立不返操守定也記古語蛾蟲之有羽者蠶屬術述同化也蛾生子化蟲蟲復化蛾時至則化學能化民亦猶是也

按道一而已古人立教便是大學道者進德修業之路天子庶人一也古者教赤子便是教爲大人學下學便是學上達教灑掃應對便是教盡性致命兼道藝本末精粗而言故曰大童時鼓篋肄習卽胚胎十五三十以後事九年大成自一年離經辨志始故三五七九年之學通命曰大學之道後儒因記言大學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

孔子十五志學遂謂十五前當有小學而今亡別作小學補之此道術爲天下裂也古字蛾蟻通鄭氏以蟻子成蛭解未協又拘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改術爲遂謂塾爲閭學庠爲黨學序爲遂學尤牽強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性孫性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上禮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工先志其此之謂乎

自此以下皆言教學深造自得之方此一節專言教也大學大成之學故國學曰大學始教謂入學之初天子使有司服皮弁服薦蘋藻告先師示以尊師欽崇之道也宵雅卽小雅肄習也三謂小雅首三篇鹿鳴四牡皇華皆君臣相勸勞之詩初學習之以居官任事誘其初志也鼓篋擊鼓警衆開篋筭出所治經籍使各遜順其業也孫遜同謙虛受教意政治曰業學以明經爲業夏作榘山楸也楚荆也二物以撻不率教者約束之使知敬畏也威畏通禘春祭既上祭日天子乃視學大合樂將以祭也未視學之先使學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

者從容肄習故曰游其志言不迫也時觀謂時時觀省卽無行不與之意覲面昭示不假言語使嘿識自得故曰存其心幼者蒙昧知識未定且靜聽師友講訓不可責以問難蓋問生于疑疑必當理幼者疑未必當而問反滋疑但聽受久自然開悟故曰學不躐等鄭改學作教恐非大倫卽不躐等倫序也序有先後先其所當先則後者自得記古語官與士皆不可廢學居官而學以事爲先爲士而學則以志爲先卽大倫之謂

大學之教也時句教句必有正業退習必有居句學句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洛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兄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中其佔說畢多其訊句言及于數期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五

學記

大學之教貴于時時者從容不迫之謂即論語云時

習也教有正業以下皆言時之事有正業有定居教之時也操縵而後弦博依而後詩雜服而後禮興藝而後樂四者學之時也有正業如孝弟仁讓以立本詩書禮樂以學文皆業之正也退而習之必有常居庠序學校必有專地終日樂羣不見異物而遷則其居也弦詩禮即興藝之事悅心之資鼓琴瑟先學調弦雜弄然後手熟于弦縵雜弄也學歌詠先學持拊依永然後聲和于詩博博通手搏擊聲依永乃可以歌鄭解為博物託興迂也學禮先學冠裳衣服雜制然後身比于禮凡學先游習技藝興動志意然後樂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六

學記

于學即操縵等藝此學有倫而教因時不可躐等也藏脩息遊四者皆漸進意藏沉潛也脩作治也息安靜也游從容也如是則學者優游自得無苦難之患資深居安所得堅固離師輔而不退失也敬心不放也遜志不驕也時敏及時敏勉也厥其也脩即學也來猶得也今之教者以下皆躐等之失呻吟也佔覘通視也畢簡也佔畢覘視簡策教者無心得但詆吟其所佔畢訊問也以佔畢陳言教學者多其訊問責以記誦言及于數謂多言煩促強使進益不顧學者心之安悅否也使人即教人呻其佔畢而無得多言強進而不安教者非中心善誘學者亦口耳相襲故曰不由其誠學者有進益之資教者不能曲成故曰不盡其材教之所施者悖學之所求者拂故學者諱所短而疾然其師苦教之難而不見其益雖勉強卒業旋得旋失教之不率皆由于此刑猶率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早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

二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大學之法四者皆從容善養之意欲禁其邪僻之心不待欲實既啓早親師友則先事豫順無臨時撻擗之艱是謂禁于未發啓當其憤發當其悻是謂當可之時不强以所未達不告以所不喻是謂不陵踰其節而爲遜順也置莊獄之間使之齊語入芝蘭之室使之自芳是謂相觀以善而爲漸摩也扞拒也格隔也不勝如敵相拒不克也時過後學卽失時廢學者見時不可失也友燕昵之朋違拒其師好燕僻之事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七

必廢棄其學故知教所由廢卽知教所由興知所由興則養之豫而無不勝教以時而不難成施以遜而不壞亂摩以善而無燕朋故曰可爲人師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

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八

教喻教使曉喻道謂引導率則拽之使前耳強謂振作抑則按之使止矣開謂啓發達則通之使至矣道弗牽則行有常而和強弗抑則氣自平而易開弗達則味有餘而思以此教喻斯善喻矣又必知學者之失材辨者或失之多愚魯者或失之寡兼人者或失之易昏庸者或失之止教者各知其心之病以救其失故教則喻傳則習而學者繼其志也約而達者辭不煩而機自通也微而臧者旨不露而心自悅也罕譬而喻者比方不多而義理曉暢也如此則心心相承兩志不違是謂繼志此其際至難也亦至易也教者與學者遇則無心自得而易教者與學者不相遇則艱苦不入而難相遇則順成而美不相遇則拂逆而惡知此者乃能善誘樂育廣博開喻而天下無不

可教之人然後可爲人師也能教人則能治人而可爲長能治人則能治國平天下而可爲君三王四代所以獨隆者惟其君皆能爲人師故學莫先于尊師嚴欽崇也君與師一以師道君天下則入服其治以君道師天下則入服其教作君作師二者關係並道重矣大學之禮惟師爲尊雖告天子亦無北面者大戴記武王踐祚篇謂武王東面尚父西面是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

禮記通解

卷三

九

學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

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庸功也歸功于師也攻治也木惟節目爲堅先治其易者則其節目自解學者有問先就明處理會參伍之久疑滯漸解不善問者反是舍易求難愈問愈惑矣待問謂師也小叩小鳴大叩大鳴師夫子教師夫之意因人順應迎機開導勿使齟齬此善答也不善者反此謂矯拂亂發機不相投也從容然待其聲者悠游不迫之意鐘不疾擊則聲之大小長短得以盡聞言不亂告則理之是非可否得以詳思鄭改從容爲容容鑿也記問謂記其所問非有心得不可以

禮記通解

卷三

十

學記

爲師但使人聽其所記之語則可耳力不能問謂學者材識短淺不能疑難然後其人以所記問者語之若明者能問則所不知者多矣語非其所欲問聽者安能知語而不知何益雖舍棄可也冶鎔金者良良工箕筐屬碎金可鎔補以爲器敗皮可聯緝以爲裘角木可撓枉以爲弓柳竹可編屈以爲箕物理變通存乎良工子弟耳不然執弓學弓執治學治尚不能肖而況能旁通乎馬前車後此常理也然馬子不習車則反繫車後見久習貫其性自馴如人暴戾強學氣質自變故曰察此三者可以志學比物醜類謂比

方于物醜齊其類鼓擊也猶鼓瑟鼓簧之鼓五音宮商角徵羽當猶主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五官耳目口鼻身洪範五事即五官之學五服斬齊大小功總無當弗得謂以事物爲象數而輕舍也大德不官不司一職也大道不器無施不可也大信不約唯義所在也大時不齊天運循環也四者本立用妙故曰志於本河在中國海在東齊故王若祭川必先河河流不息故爲源海納河流故爲委委下也聚也海在下爲水所聚也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又曰流水之爲物不盈科不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士

行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卽此意也

此節之義言教學有本務其本約而能博遺其本勞而罔功易簡自然者學之本枝葉繁瑣者學之末心得爲自然口耳爲繁瑣道藝之分也善學者有心得師逸功倍而歸功焉不善學者恃口耳師勞功半而歸怨焉學不能無問知本則先其易而難者自解苟專事解釋逐處成滯矣教不能無答知本則因量告語徐俟自通苟勉強雜施其聽亂矣不善教者無心得徒恃記聞使人聽其語而不能問恣其所語而不得解終于棄之此爲不知教也不善學者無心得徒守

陳跡未知治之可爲樂乎之可爲箕馬後之可爲駕此又爲不知學也蓋學之精微活潑非拘象可求而局于口耳見聞者皆逐末忘本故以物類比而齊之如聲必鼓而後和然鼓終非聲也色必水而後章然水終非色也官必學而後治然學終非官也服必師而後親然師及無服也故曰德必官而大德不官道寓器而大道不器信能約而大信不約時則齊而大時不齊此知本之說也猶河之爲源海之爲委祭先河而後海學先本而後末也

學記終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士

學記

樂記第十九

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語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以授常山王禹至成帝時獻上凡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又得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間異此篇取劉向二十三篇內十一篇合成者也一樂本二樂論三樂禮四樂施五樂言六樂象七樂情八魏文侯九賓牟賈十樂化十一師乙其餘十二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賓公目存篇亡矣河間之作并目亡之或曰禮經有儀禮周禮樂經全禮記通解卷十三十三

人所傳今人所習孰非先聖之彛訓安在其為無傳也人心者禮樂之林聖人以倫常為禮官以性情為樂府邊豆陳設之數吹竹比黍之律古今不同器先後不同時官有典守家有私業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因時損益今樂猶古耳豈必盡舉已陳之數而后為樂存乎今不求其本講其器數及淫哇邪僻則曰古制不傳豈古制不傳人而不仁如樂何也故禮樂非二中正即禮和平即樂樂治禮也恒人樂放縱而彈檢押故古聖言樂即言禮詩三百皆以稽治亂考得失故一言以蔽曰思無邪無邪者禮也世儒援詩禮記通解卷十三十四

補樂樂無專經自古為然記樂於禮先聖之微旨也篇內所言本諸人心通之治道帝王不相沿刑政軍旅無適非樂此聖人可知之義而世儒徒以不詳舉器數為恨今使黃帝伶倫復生手制六管尚在時還

有古今氣數有升降亦未必吹之而八風應矣至如瓠巴之鼓琴師曠之歌風師涓之寫音奇怪要眇皆後儒緣飾為緯器非易簡可知之通若云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彼以聖人至德非以簫韶九成也不然春秋韶樂尚在孔子嘗三月聽何獨鳳鳥不至乎天下容有有是理無是事者有是理者神之所會無是事

者形之所格也故心之所能思者手足不能到造化
與人事其一者不可二其二者不可一知此者可與
言禮樂聖人之言禮樂言其可知者耳記所以爲有
得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
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
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噍焦去聲以殺其
樂心感者其聲彈同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
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十五

樂記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
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
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
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
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
亂則無怙占憑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
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

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
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
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
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
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
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
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十六

樂記

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
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至而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
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
窮人欲者也於是有了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
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
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
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

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此一章所謂樂本。本者人心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人聲爲聲。協律爲音。聲有應和。婉轉相應。生變也。變而清濁高下。成方也。五音損益相生。如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比合其音。以爲樂。千戚羽旋以爲舞。則聲容兼備。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言樂由音生也。雅促也。殺削也。嗔寬也。樂者其情舒喜者其氣揚。故其聲亦應之。廉方也。六者謂喜怒哀樂愛敬非性。性本寂靜也。六者人心之動。而聲隨之。應故心爲樂本。先王作樂。先正人心也。聲成文。節變成方也。治世之音安樂。由政和也。亂亡之音哀怨。由政乖民困也。樂以觀政。非樂能生政也。宮商角徵羽五音。說見月令。君臣民事物各以聲輕重清濁爲次。宮最濁。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最清。爲物。臣不可以上君。民不可以加臣。五音皆以次殺。則得其理而無沾滯矣。臣過君。民過臣。謂之陵亂。鄭衛之音。說見詩。二國風氣浮靡。聲音妖冶。世俗寫以爲新聲。非大雅之奏。聖人惡之。桑間卽衛風桑中之詩。濮上衛地。政散無化。民流無節。故生亡國之音。此以上

禮記通解

卷三

十七

樂

言樂本于人心。通于治。此以下言聖人審音知樂。友本正人心。而禮樂興也。樂通倫理。謂通于事物倫類之理事。得其理。謂之禮。物得其和。謂之樂。未有失理而能和者。故曰知樂。則幾于禮。禮樂皆得。則中和兼致。故曰有德。蓋人心以中節爲和。大道以不盡爲有。餘此禮樂相須。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也。非極音言不極聲音之美也。非致味言不致滋味之極也。朱絃謂以練染之絲爲絃。絲練則熟而聲濁。不練則勁而聲清。朱絲爲絃。不欲聲之太清也。越琴底孔疏通也。孔小聲急。孔大聲遲。疏之使通。欲其聲之通也。歌者一人倡。三人和。言少也。此不極聲也。而其中有不盡之餘音焉。玄酒水也。腥魚魚未熟者。六奠莫無味者。不和。不雜他味。此不致味也。而其中有不盡之餘味焉。蓋不極口腹耳目之欲。所以爲禮樂之隆。教民恬淡以節性。平好惡。反人道之正。治之原樂之本也。好惡不節。窮欲滅理。垂矣淫佚。大亂之道。故先王制禮樂。刑政品節裁制。所以王道四達。無政散民流之禍也。○按此章言樂本人心。通之政治。以不極爲隆。以反正爲平。明白易簡。眞聖人樂云之意。至于五音與政通。本諸人心。發于政。故聞樂知德。觀禮知政。知其心

禮記通解

卷三

十八

樂

耳若夫律有長短，絃有大小，則聲有高下，不如是變不成方聲，不成變故五音者自然之節奏，所以和聲非本為君臣民事物而設也，必如執此以察治亂興衰，如五行休咎之說，後儒附合，未盡足據耳。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禮記通解

卷十三

十九

樂記

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

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怨，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此一章所謂樂論，論樂與禮之功用，言樂必言禮，此違禮樂之深者。制作莫大乎禮樂，聖人所以經世道參天地，質鬼神者也。禮非離樂，不和不可行，禮樂非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二十

樂記

離禮不節，不可作樂。仁義並用，愛敬相資，內外同異，一而二，二而一也。樂主和，故曰同。禮主辨，故曰異。合情飾貌者，中相得而外不流也。好惡著，刑賞均，皆禮樂之實。歌詠舞蹈，由心生也。故曰中出品節，文章自貌增也。故曰外作。由中出者，和順從容，故曰靜。自外作者，條理分明，故曰文。靜則和而不違，故易文則理而不亂，故簡易則無聲，故為大樂。簡則無文，故為大禮。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樂達則通之天下，禮行必責之天子。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推之四海之內，無一人敢慢，則敬篤，禮

行而建中以致和存乎天子耳天地與人形器雖異中和一理天地以中和之氣運造化爲鬼神聖人以中和之德行愛敬爲禮樂故聲音者樂之小節文者禮之小節和易簡大禮大樂聖人與天地同大樂之和恩及百物大禮之節報事天地盡志曰紀盡物曰祭郊盡志社盡物故曰節禮樂顯于有象造化運于無形聖人與天地鬼神同運故禮樂作而仁讓興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主于殊樂主于合此禮樂之小者敬而不能合愛而不能殊此愛敬之小者聖人所謂禮樂事不必同而敬文不必同而愛何也事與文

春更而霜雪過作則暴言屑越也如秋冬而發生萬虞三代無此事故曰能興禮樂論倫以下又推本人心而言論辨也所謂敏如倫序也所謂歸如人情有別有序無陵亂之患是樂之情實而所主在和故以欣喜歡愛爲官官猶主也禮以中正無邪爲本以莊敬恭順爲節樂之發于聲音禮之行于百神皆不過此此聖明與衆人同者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烹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

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此一章所謂樂禮取章首作樂制禮名也。樂以象功。故功成則作樂。禮以飾治。故治定則制禮。辯與偏通言治化偏及也。功大樂備。非備以器也。治辯禮具。非具以物也。干戚者舞之器。熟烹者祭之物。干戚無遺音矣。熟烹無遺味矣。是以古之帝王建中和之極而

禮記通解

卷三

二十三

樂記

立于禮樂之先。因時達節。反本合情。故殊時不沿樂。異世不襲禮。樂沿而不反。其所自生則極極則溺。而憂禮襲而不反。其所自始則粗粗則敝。而偏厚于樂而無憂。備于禮而不偏者。其唯聖人知時而不處其極。故功成樂備。能無憂也。當世而不襲其粗。故治定禮具。能不偏也。豈強設哉。天高地下。萬物散處。分殊條理。區別此自然之禮已行矣。兩間化育流行不息。合同變化。此自然之樂已興矣。聖人惟因之耳。樂近於仁。故敦厚慈和。動率陽神而圓融。以從天禮。近于義。故辨別時宜。靜居陰鬼而直方。以從地。蓋天道和

禮記通解

卷三

二十四

樂記

動樂作宣暢。所以應天地道。靜肅禮制莊嚴。所以配地。聖人制禮作樂。昭明詳備。故能裁成輔相。職覆職載。各得其官矣。天尊地卑。兩段孔子繫易之辭。引以明禮樂官天地之義。卑高如山澤之類。動為陽。靜為陰。陽為大陰為小。故曰小大殊矣。方謂四方。物謂萬物。方以類聚。言聚各以其類。物以羣分。言分各以其羣。人物所受之性。與天所付之命。各不同也。天象謂日月星辰之象。地形謂山川草木之形。其經緯區別。莫非自然之禮。故曰禮者天地之別。上齊猶上躋。二氣升降。雷霆風雨。四時日月運而百化興。此綱縕摩蕩。莫非自然之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氣化不時則物不生。是別而無和也。男女無辨則亂起。是和而無別也。故禮樂不可相離。天地之性情也。極窮至也。蟠盤結也。行陰陽通鬼神。即上文應天配地。率神居鬼之意。窮極高遠。即極乎天也。測深厚。即蟠乎地也。乾知大始。天氣之和。樂之顯諸仁而為著也。坤作成物。地氣之肅禮之藏。諸用而為居也。要之居皆著也。地皆天也。故著之動而不息者。天之運著之靜而不動者。地之處動而不靜則不成。靜而不動則不生。故一動一靜。混闊無窮。天地之間。所以為變化之門。一陰

一陽之道聖人言樂必言禮合一而不離此也夫世儒之云禮樂也鐘鼓玉帛而已聖人云云然引而不發記者乃能根極天命人性陰陽鬼神之奧以闡揚中和之旨乃知天地之間無時無處非禮樂以此為訓後世猶有以不見器數為恨者亦可謂不達矣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禮記通解 卷三 三五

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此一章所謂樂施言樂之施用也琴始于神農七弦舜作五弦有宮商角徵羽而無文武南風歌名其辭未詳家語載解慍旱財之辭鄭謂未聞司馬遷作史記不錄馬昭謂為王肅偽增耳制樂以賞諸侯明樂不可苟作諸侯有樂天子賜之治民勞功德隆治民逸功德殺故舞列有長短又以見樂後于禮也大章堯樂章明也咸池黃帝樂或云堯樂所謂大咸也咸皆也池施也功德施無不備也韶舜樂繼紹堯也夏禹樂大功大也殷周之樂湯大濩武大武也盡盡美也寒暑時風雨節天地之樂教化興事功成王者之

禮記通解

卷三

二六

樂

樂故先王作樂法天地以為治也上能教以時節以事則上善民行象上之德樂所以興也是故禮樂並用樂以禮終飲酒導和無禮則生禍豢豕養豕也為酒造酒也壹獻禮之小者士饗唯一獻百拜言多也綴約束也淫放蕩也大事喪事也人事死為大大福祭饗也哀樂皆以禮善終無禮則無節而罔終樂必有禮聖人所以樂之以其善民心感人深移風易俗故著之為教也

按史記樂書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六句連下章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為樂言第六章樂象樂也

者施也。禮也者報也。至所以贈諸侯也。十四句。接此章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下。蓋施報贈諸侯等語。與章首天子作樂賞諸侯。文義正協。爲樂施此章末。善民心移風俗等語。與上文不甚屬。屬下章頗似。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曄曄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戾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二十七

樂記

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此一章。所謂樂言言樂也。有性無常。謂發不中節。中

無定主。應感而動。隨物而起。心術猶言心曲。志微以

下六者。皆性之感。動形于聲音。故聞其音。而心術可知。志言細也。噍殺皆小意。殺言衰也。曄曄皆和也。慢緩也。易平也。繁文多而成文。簡節少而有制。言節文繁簡疏密勻稱也。和柔曰肉。圓活曰好。璧孔曰好。迴地曰肉。音之和婉似之。狄翟同雉也。成猶合也。滌養牛羊之牢。濫溷雜也。言如鳥獸亂合。無分辨淫亂之意。六音皆心術所形。是以先王作樂。非徒聲容也。本之情性。因民心也。稽之度數。考律呂也。制之禮義。厲名教也。合生氣之和。愛而弗傷也。道五常之行。教之明倫也。陽而不散。飽煖無逸。居也。陰而不密。嚴肅無煩苛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剛柔正直也。四暢交于中。安位不奪者。自君身以及天下。均和咸理也。四海會于皇極。而萬物各得其所。四體喻于中心。而萬事各適其宜。此大和洋溢。樂所由興也。夫然後立之學。如樂正樂胥之官是也。立之等。如舞勺舞象之序是也。廣其節奏。使學者多其所習也。省其文采。察其五音六律。使成文章也。皆所以繩約其德性。而歸之于厚也。五音有君臣民事物小大之稱也。有十二律。始終之序也。皆法其稱比其序。以象之于政事。措之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二十八

樂記

于躬行也。使貴賤長幼男女各有倫理。如樂之稱序。所謂應感起而心術形者。皆足以昭德象功。故曰觀其深矣。本根盛故元氣暢。宇宙大和。然後禮樂興。苟世運衰亂。則禮愚樂淫。聽其音使人慢易流湮。中心無主。乍喜乍悲。時而開廣則放浪。祇以容姦。非清虛之量也。時而迫狹則躁率。祇以急欲。非儼若之思也。如此則傷天地條暢之氣。滅人心平和之德。雖鐘鼓管籥千戚羽旄聲容盡美。君子不貴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二十九

樂記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歸心。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

樂記

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禮記通解

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一章所謂樂象。取氣成象之語。以名也。上言心之邪正。形于音。自內而出也。此言音之邪正。感于心。自外而入也。姦聲。凡非禮之聲。入耳皆是。聲感于耳。氣動于心。氣運生象。歌詠舞蹈。皆聲氣相感應而成也。感者為倡。應者為和。倡和相因。謂之有應。回不正也。

各歸其分。猶言各從其類。情反正而後和。志類比善而後成行。耳目口鼻心志百體。不近姦聲邪色。由順由正。以行其義。所謂以正感也。琴瑟以下。所謂順氣應之成象。而和樂興也。清明廣大。始終周旋。皆和樂之象。五色成文。舞容也。八風從律。聲音也。五方之色。各異舞容。應之四時。有八節。節至風生。音律從之。皆言和也。百度得數。如五音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九九而終。皆數也。言百樂舉也。不亂不姦。有常所謂繳如也。相成相生。相經。所謂繹如也。樂行倫清。以至天下寧。樂和之效也。倫清。條理清明。無曖昧昏亂。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一

故足以動人心。而移風俗。蓋本其性情。心術順正。以行義氣和聲和。而天地之和應。非琴瑟干戚羽旄簫管之力也。故得其道。則為樂。失其道。則為欲。君子反情以和志。不以從欲。為和也。廣樂以成教。非以聲樂為娛也。使民鄉方。向德也。德本于性。樂本于德。而八音者。樂之器也。詩者。言心之志耳。歌者。詠心之聲耳。舞者。動心之容耳。故曰。三者本于心。文明者。樂之氣象。化神者。樂之感動。和順積中。所謂性之德也。英華發外。所謂德之華也。先鼓鼗戒。謂樂作先擊鼓示戒備也。三步見方。謂舞先三頓足。示方始也。樂以三為

節。再始。謂一節終。再作也。往。進也。著。見也。自始漸終。謂之往。亂。樂將終也。飭。整齊也。歸。猶止也。拔。突起也。舞容奮疾。然不以拔為疾。便捷又從容也。樂聲幽遠。然不以隱為幽。微渺又清亮也。志。則樂矣。然非以欲忘道也。道既舉矣。又非成已遺人也。情見而義亦立。樂成而德益尊。君子聽之。興起其善心。小人聞之。蕩滌其邪穢。樂所以有裨于生民也。蓋由反情以和志。正感而順應。未有不反而能和不正而能順者。故樂順主于施禮。反主于報。天子以大輅龍旂寶龜實賜諸侯。施可謂厚矣。然必從以牛羊之羣。若但以寶器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二

為重。以犧牲為輕。則施幾于不反矣。寶器所以施恩。犧牲所以報本。此報施之義也。青黑緣以青黑布藉。龜如玉之有繅也。按史樂書。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以下十四句。在第四章樂施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之下。當從之。詳前。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率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

相得煦_{虛去}嫗_亦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_勾萌達羽
翼奮角_格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_{鵲胎}生者
不殯_漬而卵生者不殯_漬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
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
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
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
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
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三

樂記

歡愛之情發乎自然故不可變禮者中正之體成于
一定故不可易自然者統其同一一定者辨其異故禮
樂管攝乎人情矣情不可變而變者非其本窮其本
則情同經不可易而易者非其誠去其偽則誠著天
地之情中和是也禮樂依而傾之神明之德愛敬是
也禮樂行而達之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是降興
上下之神也以聲音器數之末將無聲無文之本是
凝精粗之體也樂統其同禮辨其異是領父子君臣
之節也大人舉禮樂言聖王制禮作樂也天地為昭
言功用贊化育也訢合猶欣合煦者溫以氣嫗者伏

以體天駒地嫗天覆地育也區勾通物萌起而勾曲
也羽翼飛鳥也角觫走獸也角有肉曰觫無肉曰觫
蟄伏也蟲伏初啓如暗得明如死復生故曰昭蘇
育同養也胎敗曰殯卵毀曰殯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孰非樂之道故曰歸焉然則樂豈黃鐘大呂弦歌干
揚之謂與童者舞之言非成人之學如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是也北面言位卑也宗宗人祝大祝習商禮
曰商祝商尚質喪主素故商祝辨喪禮也宗廟之敬
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立于尸主人之後輕可知也
德行禮樂之本所謂天地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變不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四

樂記

可易者也藝事禮樂之末所謂童子之舞有司之掌
宗祝商祝之所辨者也上下以位言猶尊卑也先後
以序言猶緩急也德為本藝為末行體諸身事措諸
物端本致末成已及物先王所以能興禮樂率制天
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
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
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_去訊疾以
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

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侏儻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幾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振，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五

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促數，趙煩志，齊音敖辟喬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蕭蕭和鳴，先祖是聽。」夫蕭蕭敬也，雖離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柷，揚擊，塤，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

也。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鏗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竿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誰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各有所合之也。此一章所謂魏文侯也。端冕衣玄端而冠冕也。唯恐卧既倦而矜持也。進旅退旅，進退整齊也。和正以廣，和平廣大也。拊樂器，縫韋實糠，擊以節樂，蓋祝敵之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六

類弦匏笙簧共守此為節也。始奏以文本，乎仁也。復亂以武，止乎義也。治亂以相，瞽師察音之不協者，贊相之也。訊亦治也。疾即前章奮疾不拔之疾，謂音節之繁促者，訊之以雅正也。於是語謂君子於此作樂之時，相與稱道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古樂之發揮也。豈為悅耳目之娛哉？進俯退俯，形狀偃僂也。姦不和也。濫不正也。溺而不止，流蕩無節也。優倡優也。侏儻短人也。優侏儻也。雜戲弄也。為侏儻猿猴之狀。男女混雜也。倡優父子相謹，故曰不知父子。樂作至終，無復古人雅道。可語此新樂之發也。大

當猶言至治德音之謂樂此語簡當親切即夫子樂云之旨詩大雅皇矣之篇美王季之德也莫寂靜也類分別也俾詩作比和也帝社上帝福祉湯音沈湎之音與德音反也好濫貪愛無別也淫志蕩人心志也燕安安女色也趨數促迫重複也教辟倨侮偏僻也喬作矯如鼓小有柄有耳搖擊之也桎梏即況敵堙六孔燒土爲之簾如笛竹爲之六者音之最寶故曰德音鐘磬竿瑟音之美者所以和也秋翟同羽也無淫哇之音無佻優之舞所以崇嚴敬用之宗廟朝廷獻酬酢酢官序貴賤無不得宜示後世尊卑

長幼之序也鏗以立號言鐘聲鏗然高亮有號令之象橫盛氣貌今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思武臣磬同磬聲然蓋也史記作磬石聲堅確也有辨別之象辨則決故能致死守封疆亦辨別意哀聲悽切使人恬退收斂故能廉廉則世味不染以立志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此也濫散漫也散則思聚故立會謹羣勝也驩欣踴躍故以進衆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味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

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湮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蓺者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去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習右射賜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服

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一章所謂賓牟賈也。賓牟賈名曰孔子問對賈對武樂將作之始。擊鼓備戒。久而後舞。何也。賈言武王憂衆心未同。待之久也。咏歎長歎。淫液聲不絕也。不逮事言武王望諸侯至。恐緩不及事。故歎也。發揚舞者奮發振揚。蹈厲頓足。猛厲已甚。甚速也。及時事

禮記通解

卷十三

三十九

樂世

及時從事也。坐跪也。致右左膝者。地憲。軒通左膝去地。軒起也。非武坐言武事奮作。無坐容也。商金聲殺音也。淫浸盛也。言武樂浸淫有殺伐之音。非武音言殺音。非武樂也有司謂典樂之官失傳。失其說也。荒謬也。言有好殺之心。不得爲神武矣。唯應辭義弘周大夫姓名是猶同也。夫子言已聞于堯弘與賈言同。免席避席。聞命承夫子之唯而是也。賈言備戒遲久爲病。不得衆。既聞命矣。然遲之矣。及綴兆成。又久于綴何也。子曰以下。夫子所自得者。語之將舞而總持于盾。巖立如山。不動者。象聖人臨事鎮定是武王之

率也。執持不動曰總。其發揚蹈厲是大公鷹揚之志也。樂終曰亂。武終皆跪致右憲左。象周公左召公右。分二監以文治天下。故致憲服從也。樂奏一終曰成。始奏象師渡河而北。再奏象牧野滅商。三奏象克商南還。四奏象疆理南方。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六奏復綴謂舞者南北左右皆復初位。象治定功成。四海攸同。尊崇武王爲天子也。鄭以天子屬下文讀。非也。武樂終六成夾振以下三段解遲久義夾振。駟伐即武始也。左右未分。故曰夾振。衛護也。駟車馬也。伐攻戰也。詩云駟源彭彭。肆伐大商。舞以象之。故曰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

樂世

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舞者。左右分隊前進。即北出也。事蚤濟。即再成滅商。賈謂及時事。夫子謂太公之志者也。久立于綴謂行綴已列。久立不動。即賈所疑遲而又久。夫子所謂總于山立。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牧野之語以下。再明遲久之義。語謂傳記反商謂牧野既克。還至紂都。黃帝堯舜之後。三恪也。杞宋二王後也。下車未下車。記先後分封之序。殷言投徒置也。行商容。使用殷禮也。弛政弛其苛禁。倍祿增其食祿。濟河而西。既平商歸西周也。鮮蠻通以牲血塗之也。倒載而載之。示寢兵也。建作鍵鎖也。橐以韜

兵鎖其輜示不用也散軍放散三軍郊射行射于郊
學也狸首逸詩名天子射之樂歌左言尊也騶虞諸
侯射之樂歌右言卑也黃華射穿皮也兵射尚力主
黃華郊射尚文故止不為也裨冕裨衣而冠冕周禮
所謂五冕也裨副也天子衮冕為正公侯以下冕為
副摺插也文士冠裳故虎黃之士皆解脫佩劍五者
射禮也冠裳也祭祀也朝覲也耕藉也皆崇文偃武
之事故曰大教食三老五更以下解見各篇此所言
遲久與前待諸侯意小異耕藉養老不必皆武王事
禮樂交通則成周之世矣而遇劉善定本武之功百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一

年化洽皆所謂武之遲久也以象功昭德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
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
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
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

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
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
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
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
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耐無樂樂不耐無形
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
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二

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
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
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
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
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
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
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
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

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一章所謂樂化言禮樂能變化人也致極盡也樂
由中出故以治心易無思也直無偽也子生意也魚
鳥之卵果穀之實皆謂子諒信也或云子當作慈自
然曰天不測曰神禮由外作故以治躬愛生於心故
樂動于內敬形于貌故禮動于外德輝猶德音理事
理減史作謙禮主謙退故減樂主發生故盈謙退者
詳于數故進發生者防其淫故反文謂度數聲容謙
退而不詳于數則固陋而為銷發生而不止其淫則
恣縱而為放報猶復也減者以能進為復盈者以不

禮記通解

卷三

四三

樂

放焉反禮得報而進則敬以行而樂樂不盈而反則
和得敬而安禮之報即樂樂之反即禮禮樂相須其
義一也樂者樂也言自然不容已也人情生則惡可
已故曰不能免發于聲音形于動靜歌咏舞蹈皆天
機自然故曰性術之變盡于此此指樂也文聲容猶
五色成文之文論而不息即所謂論倫無患也言舞
容明辨文采足論而又周旋相生不絕也審一以定
和謂樂不拘于一如宗廟主敬鄉里主順家庭主親
審其所主而皆定于和物謂樂之器禮之度比物節
節謂奏樂以飾禮也禮節與樂奏合成文則禮以和

行父子君臣合和而萬民親附矣志意得廣四者皆
學樂之效先王教樂與人學樂莫切于此天地之命
即中和之紀造化人事物理中和而後有條故曰紀
人情所不能免乃所以為命與紀也軍旅鉞鉞言怒
得其和雖怒亦樂也儕猶類也
按史記此章第八居魏文侯之前致禮以治躬下多
者也治躬四字宜從之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
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
而吾子自執焉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
禮記通解

卷三

四四

樂

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
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
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
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
愛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
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
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
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
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如折中鈞墨墨手端如貫珠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此章所謂師乙也師樂官乙名聲歌謂引長其聲而歌也曲合樂曰歌歌有聲商齊是也聲有辭風雅頌是也吾子自執焉下脫肆直而慈四字肆遂也遂直而慈愛言其人剛而能柔也宜歌商謂宜習商聲溫良而能斷言其人柔而能剛也宜歌齊謂宜習齊聲蓋商者西方之音五氣屬金金從革體剛用柔故人剛而能柔者宜之齊者東方之音五氣屬木木曲直體柔用剛故人柔而能剛者宜之二者中和正直皆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五

歌之聲也歌不可偽為聲由心生直陳已德者也動已而天地四時星辰萬物莫不應者隆古之氣上之德唯商為然五帝之遺聲也以商聲歌風雅頌各有所宜皆以能反為主寬柔廣大疏達之屬即所謂樂之盈也靜正信恭儉好禮廉謙之屬即所謂謂而反也頌大雅主敬故濟以和風小雅主和故純用敬歌非徒和也得其反則安反情以和志故不專主慈愛遂直而慈愛則能敬以和所謂備舉其道不私其欲風雅頌七德具矣故為五帝之遺聲而謂之商者以商人能識之商秦地也商人始封即今陝西商州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六 識記也西方之音天地之肅清氣也齊即今山東東方之音天地之溫氣也高秋氣爽霜寒露凝故西方之聲象五帝雷雨滿盈萬物奮作故東方之音象三代明乎其音則足以變其習養其性而薰其德明乎商音者直而能斷明乎齊音者溫而能讓能斷則勇能讓則義勇與義所謂盈而反也樂盈不反則放禮減不進則銷齊聲溫而能斷所謂樂得其反則安也商聲直而能愛所謂禮得其報則樂也風雅頌之義未有易此者故師乙欲以商齊之聲勸子貢即先禮後樂之意也歌以養性情故曰非歌孰能保此如

抗七者歌之法也上者聲高抗舉也下者聲卑墜陰也曲者聲迴折曲也止者聲絕槩木枯不生也偃者聲折而方也矩曲尺也句曲也半環曰鉤象聲歷錄然也端正也歌皆有辭故曰言歌言必求故曰長言心和悅故發為言言不足故長言又不足故嗟嘆又不足以至手舞足蹈不知此天機自動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歌之道也子貢問樂記者之目猶文王世子之類也

按此章缺肆直而慈四字鄭氏疑全文皆錯簡依史記樂書以寬而靜至肆直而慈愛十一句四十九字

承吾子自執焉下以愛者承肆直而慈愛連下宜歌
商爲句至五帝之遺聲也連下商人識之以愛商之
遺聲也六字爲衍文陳浩本改從之然詳立言之意
不以商齊二聲與風雅頌并列聲與辭殊也以二聲
歌味三詩本記樂于禮之意商齊爲正聲風雅頌爲
正辭又以商先齊五帝先三代而歸于勇與義者樂
以禮爲先和以敬爲主先收斂而後發生反本樂生
之道也今以商爲商頌齊爲齊風與頌雅風混爲六
歌豈頌之中復舉商十五國風之內獨舉齊乎記明
言商爲五帝之聲商人識之齊爲三代之聲齊人識
禮記通解 卷十三 四十七

之當世所傳聲有此二者魏文侯章亦云齊音騎志
宋音溺志鄭音淫志衛音煩志亦謂四聲非四詩也
如以爲四詩鄭衛齊則有風矣安所得宋風乎如以
商頌爲宋則商頌之音安得爲溺志乎故曰歌之爲
言也歌爲言聲爲音言卽詩也後世聲歌不明故詆
鄭衛二風爲淫詩疑古序爲妄作蔽原于此

雜記上第二十

雜記者雜記諸禮而喪爲多皆後世行禮之家損益
成文非必盡古之制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
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輶有從綏細布柴帷素錦以
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輶爲說脫
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
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輶而行至於

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
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輶輶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館客舍也復招魂也如於其國禮如在本國也道路
也綏旌旄詩云淑旌綏章輶輶車之有飾者祓禡同
輶衣也四簷曰輶下裳曰帷覆頂曰幄素錦白花絹
屋幄同廟殯宮牆柳髮飾柩旁者不毀不拆去也適
所殯謂以柩升西階殯于碑也輶輶也輶車卽輶
車又謂輶車周禮遂師謂殯車車輪無輶曰輶用全
木爲小輪也殯蚌屬輶車如牀四輪低小迫地行如
殯故謂圓車至於阼未殯由主階也脫車將以柩殯

也

按士用葦席爲室此禮大簡然則庶人以下又何以殺邪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

禮記上

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通至也曰皆使者之辭曲禮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亦曰不祿謙也適敵通適者謂位相敵也外私謂外國之私好者實猶信也遠使曰信鄭作至非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記臣居君喪之禮大夫受君恩重士稍輕服同斬

衰三年而衰次有等大夫次於公館喪除後歸雖練祥不歸也士小祥練祭則歸大夫練猶次公館士未練之先亦次公館時大夫猶在倚廬大夫初喪居倚廬士初喪居堊室皆在殯宮門外以木倚檐下曰倚廬壘土壘爲屋曰堊室倚廬重千室堊室重千公館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堊室士初喪即居堊室不待練也位尊者情重位卑者哀殺大夫居廬時士居堊室大夫未出廬士已次公館大夫次公館士已歸此其差也

按鄭於此節之義未達謂練而歸與居堊室之士爲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

禮記上

邑宰次公館之士爲朝廷士鑒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周人貴貴禮尚等殺雖父母兄弟喪服皆以貴賤爲差大夫貴士賤父兄死者與子弟生者爵同大夫則喪得服大夫服不然則否大夫適子嗣大夫官乃得爲大夫服庶子爵大夫與父母同亦得爲大夫服但

仍在庶子列不得與適子大夫齒避宗也若父母爲士子爲大夫死則雖父母不得以士主其喪使其子主之可也無子則置後後爲大夫大夫服可也爲士士服可也若父母以士服主則不可

按先王之禮父母之喪齋疏之服飭粥之食無貴賤一也春秋以來大夫奢僭無度政由已出妄自尊大以貴加其父母兄弟喪與士異如記言則是大夫爲父母兄弟服亦薄矣父兄爲士子弟爲大夫則不敢服父兄爲大夫子弟爲士亦不敢服今不知大夫服若何据春秋傳晏平仲父喪斬衰直經杖管屨食粥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

雜記上

目

居倚廬禮記枕草此正親喪之禮而其老曰非大夫禮則當世以此禮爲士而大夫薄可知矣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苟大夫殺于士諸侯而上而天子漸尊漸殺無貴賤之謂何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爲其嗣大夫之官耳先王無世官豈適子爲大夫乎士之子爲大夫死父母不得主以士不得主大夫也不曰父母主其子乎父以士不得主大夫子是父母之尊不敵一大夫而使其子主無子置後是子無論適庶皆得主大夫父而父母一爲士即不得主大夫子豈理也

哉

夫卜宅與葬日有司禮記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繼布冠不綴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服大夫之喪既訖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卜宅卜葬域也葬日葬期也有司供卜筮之事即大夫之臣也麻首要經也臣義服斬衰惟衣有衰該裳言也正服斬衰縷三升不成布義服斬衰稍降成布故曰衣布衰也布帶大帶正斬衰惟絞帶疏衰以下加布帶也因喪屨仍繩屨不變惟冠變也吉冠緇帛有綏此用布無綏不全吉也緇綏通纓也占者即卜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五

雜記上

五

宗人公有司代大夫命龜者也士喪禮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是也不言主人可知也有司麻衰喪屨則主人可知占者皮弁禮神求吉故變吉也不言服與筮同朝服也史作龜求卦者即下卜人也練冠小祥之冠長衣即深衣深衣連裳故曰長衣亦深也不與有司同服公臣也筮舉史卜舉有司互見也筮占者家臣也朝服緇衣不言冠與有司同也不與有司同服禮神吉也薦馬柩將出薦馬于廟駕葬車也禮設遣奠則薦馬以遺奠之牲體包裹送葬以贈死之物與人書于版柩行讀以告也大宗人小宗人猶周禮大

宗伯小宗伯皆有司卜人亦君卜人家不藏龜大夫喪皆公有司治之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作龜灼以求兆也

按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主人要經杖繩屨有司告事畢而後杖夫筮練主人不除要經故卜葬有司不除首經也筮練有主人在卜葬主人在可知然士喪禮筮宅主人北面免經今云有司麻是緇布冠上猶加經豈易冠即不易經有布帶而無經帶所謂易服易輕者與鄭讀有司麻衣為句以麻衣為深衣純素為長衣非也謂有司衣半吉史衣純凶尤非也史

禮記通解

卷十四

本

禮記上

服吉有司服凶耳兩占者服則皆吉鄭意謂卜重筮輕不知卜與筮皆有有司史占者而公臣與家臣異家有著無龜大小宗人卜人皆公臣也記舉有司占者又以該主人卜舉有司該史筮舉史該有司卜舉皮弁該朝服筮舉朝服該冠文義互見鄭註未達云占者尊于有司似亦知卜為公臣而又云練冠長衣為純凶有司布裘為半凶豈大夫之喪公臣反凶服重于家臣乎謬矣

內子以鞠衣裘衣素沙下大夫以禮展衣其餘如士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象衣揄狄狄稅素

沙復西上

此記元首招魂之服內子大夫妻之未命者舉內子通已命者言春秋傳趙衰妻請逆叔隗于狄以為內子而已下之是內子為嫡妻通稱也鞠謂通衣黃色卿妻之命服褒衣君褒賜之衣婦人從夫亦有褒衣沙紗同輕綃也以無文素紗單衣蒙錦衣上即娶衣也一作紵衣詩云衣錦娶衣裳錦裳又云蒙彼絺絺是繼綃也士昏禮女純衣加景女從者被纁黼景纁紵皆通所謂衣錦尚絅也周禮王后六服有素紗即此惟婦人有之衣在上為陽故招魂用之喪大記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七

禮記上

云復衣不以袷袷裙也裳在下為陰故不以復下大夫亦謂其內子禮衣其命服周禮作展衣其餘謂禮衣之下士妻像衣亦有素紗復下大夫妻士妻皆同也夫人諸侯妻揄狄其命服稅作像黑色周禮作緣字从彖象家色黑稅字从允音近也狄翟通雉也揄狄飛雉揄衣揄狄謂黑衣繡飛雉如玄衣繡龍謂玄衮也狄稅素紗謂揄狄稅衣上籠素紗象生時之容復西上西以北為上西北鬼方求諸幽之意鄭謂陽長左惡非

按此節鄭謂為錯簡今依原文解未錯謂素紗為衣

裏摺重言衣耳何為特舉裏襲衣多袂禮衣多單孟子云舜為天子被袷衣袷單也故禮衣之禮通作禪單也與禮通之禮通六服皆單鄭云素紗為裏非也餘見王藻及周禮天官司服之職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此記大夫柩車之飾揄搖動也絞縞通薄繒也棺單四簷以竹為承雷曰池池下綴縞飛揚搖拽曰揄絞士禮也大喪記君龍帷三池振容謂帷左右前簷垂飾振動為容也士布帷一池當前垂縞搖動亦似振容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蓋大夫池惟左右前缺見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八

九

柩故以縞連屬兩旁池下不動以障柩與士異也按檀弓云池視重雷惟天子四面諸侯三池缺後大夫二池缺前後士一池當前猶樂之有懸大夫禮宜優于士而以前池缺屬絞不動不如士揄絞故特記之鄭謂不言君與士為脫簡以絞為青黃色非也餘詳喪大記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

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葬附於墓祭附於廟皆謂之附附各以昭穆如孫為士祖為大夫則不敢附大夫祖附於祖之昆弟為士者祖無昆弟又從其昭穆上間一世附於高祖蓋高祖與祖同昭穆也雖父母在亦然謂孫死附祖者祖未死無可附亦附於高祖也婦死則附於夫所附之妃夫所附即祖父也所附之妃即夫之祖母婦之祖姑也無妃亦從其昭穆之妃亦間一代上附高祖姑也妾死亦然男子死附於王父則男子之妻死附於王母故曰配若女子未嫁與嫁未三月死歸葬于父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九

九

母家亦附於王母而壻則他姓無附於王父之禮故曰不配公子未為君而死不敢附於祖之為君者亦附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無則亦以昭穆而上也按此節之意與喪服小記畧同廟各有數墓各有地士大夫不各於其廟墓而以士附大夫大夫附士此其死而無後五世之親合祀于宗室者耳庶人無廟納神主于櫬亦附也但士孫即不得附大夫祖必附於從祖與高祖如無從祖而世又不及五世者是終無附矣夫有祖與高祖父可附婦無妃而上之則是婦先夫食亦逆祀也小記云士附於大夫則易牲又

云妻無妻祖姑者易姓而附於女君庶幾近之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鄭謂不祭王父豈有附女子於王母而不告王父者謂有事于卑者不敢援尊佞說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踰年改元乃稱君如僖公九年夏葵立之會宋襄公在喪書子而序于衛鄭許曹上是以諸侯待之也此節據春秋傳例記之

有三羊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則練冠附句於殯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

禮記上

可也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受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喪服小記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三年之喪至期而練首經已除故但有練冠是時以大功布易衰以葛帶易麻帶今言麻謂易以大功之細麻帶亦可也不言衰練後之衰即大功布七升也唯杖屨不易者以大功無杖三年之杖待除喪後去也屨則練與大功同繩故曰不易鄭謂為練而復遭大功之喪者此句未及下文乃及之有父母之喪尚功衰即練而易以大功布之衰尚未除也復遭兄弟殯之附祭則

即練冠行禮不言喪言附者初喪變本服既葬附因大喪練服可也同父兄弟成人之喪期從兄弟成人

之喪大功殯皆降一等故自大功以下練冠可也陽童者庶殯之稱曾子問云庶子之殯祭于室之白曰

陽童宗子之殯祭于室之與曰陰童此兄弟之殯則宗子之附庶殯者耳某甫稱字不名所以神而敬之

也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對使者即哭不待為位情迫也聞喪即以麻為要經散垂不絞而奔此在遠者也

若近者未及服麻奔喪至則主人或尚未小斂未襲經若死者是疏兄弟小功以下則與主人皆成之主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一

禮記上

人經亦經主人成服亦成服若是親兄弟大功以上雖主人小斂後既成服已必終三日散帶之數然後成服禮小斂襲經麻散垂三日成服乃絞必散垂者初喪摧裂之容也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妾之喪謂有子之妾或攝女君者貴故其喪君為主重之也自耐祭以後則使妾之子自主君不主殺于適也其殯與祭皆不得于正室避適也不撫僕妾謂

凡僕妾死君不親撫其尸賤也女君謂適妻女君雖死女君之黨之喪妾猶爲服不以女君死廢也若妾攝君方亦女君矣則不爲之服

按既葬虞而死事畢耐以後則神事矣故下節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君主妾喪虞猶主也耐以後乃使其子鄭以自耐爲句是耐猶君主非也僕妾不同誼重者情篤謂君皆不撫太拘喪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云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近薄此云女君死妾爲女君之黨服近厚第云攝文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亦薄矣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三

雜記上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聞喪謂奔喪大功以上謂從昆弟及親兄弟也喪者之鄉謂死者所居之鄉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弗及而孝子已葬及遇諸途則已獨造其墓不與主人俱反也凡兄弟死無後已代爲主則當爲之終其葬雖在五世祖免外必爲之虞而後去死事至虞乃終故前節君主妾喪自耐以後乃使其子主虞以前皆自主此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服未畢亦將畢也哀雖已殺賓弔必爲位哭踊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大夫始死小斂主人襲經而大夫往哭則戴弁加環經如大斂畢而殯大夫在亦弁經不衰未成服也既成服往則錫衰矣不錫衰而弁經所謂羔裘玄冠易之而已也私喪私親之喪無與于兄弟之公者如妻喪則之類葛謂卒哭以葛代麻而遭兄弟緇麻之喪必加麻經于首以往雖大夫降旁於緇麻兄弟無服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三

雜記上

然於始死不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父爲長子杖則長子之子不以杖卽位哭避尊也但杖于次耳妻之喪有父母在則不杖見實不稽顙親在不取申情于所私也母在則杖但不稽顙凡所謂稽顙者賓客有贈死之禮拜謝也父母在妻死贈拜皆不稽顙者嫌以財而竭情于所私也達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去也之至也先臣諸侯後去而臣大夫先所臣諸

侯死則不及服先臣大夫後去而臣諸侯先所臣大夫死則不及服前後尊卑殊也

按此禮未可盡拘有如此前後所臣者分雖殊而恩篤手足腹心三有禮焉烏可以新故貴賤易心也二盜之爲公臣服管仲非違大夫而之諸侯者與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總冠緣早纓大功以上散帶

通長曰條不斷曰屬謂冠下用繩或布一條屈而圓合以爲冠武垂其餘以爲纓喪服傳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纓條屬是也吉冠則武斷而不屬士冠禮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四

雜記上

目

云緇布冠有缺項組纓屬于缺此吉凶之別也練冠小祥之冠用布亦條屬無缺項其屬際合縫處偏居右從凶也小功以下縫偏左從吉也小功冠猶條屬總麻冠不屬有缺項但用緣治之麻爲纓屬于缺與絲組纓異也大功以上始死麻帶散垂不絞至成服後而絞小功以下麻帶初喪即絞喪小記云不絕本

訕而反是也註疏未達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句錫也諸侯相繇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褰衣不以繇遣車視牢具疏布韞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輅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古布幅廣二尺二寸朝服布十五升八十纒曰升共千二百纒也去其半爲七升有半則六百纒也是爲總服之布總布與朝服布纒同細而朝服布密總布稀總言細如絲也但其布不加灰以灰湯澡治使光澤謂之錫弔服錫衰是也贈死曰襚後路副車也隨從之車在法駕後者所謂貳車也先路導行之車在法駕前者鹵簿之正車故不可以贈死褻衣解見上寵命特賜故亦不可以贈死遣車送葬之車送行曰遣輿餼之牲曰牢生有饗餼死有遣車皆以爵命爲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十五

雜記上

五

差故牢具視其命數遣車視其牢數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命九介九牢侯伯七命七介七牢子男五命五介五牢檀弓云諸侯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古字介个通遣車視牢卽其視命數也鄭以个爲包肉之箇非也遣車本爲死者儀衛非爲載牢具而世俗因其視牢數遂以載米肉耳喪車有飾曰輅以疏布爲帷四面如屏鄣置牢肉于四隅載米種于中稯糧也此流俗爲之故有子曰非禮也喪有奠無祭祭吉喪凶祭有牲牢黍稷奠則脯醢耳無殺牲包肉載輅之禮祭稱以下因有子之言附記祭稱

盛饗醴醢盛醴酒簠簋盛黍稷衡析通以木為之
承甕甗諸器也見棺衣也飾棺使不見故曰見間謂
棺外見內也實諸器物于間以從葬也既夕禮云藏
器于傍加見是也折以木三直五橫加于壤上承席
載土者也既夕禮云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
是也折入入折于壤也重始死削木懸高衣葦帶鞵
以像死者之軀不養不可動也故曰重既葬而虞則
埋于廟門之外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之禮以夫貴賤為等無專制也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六

禮記

小斂大斂皆辯稱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
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友
而后奠

啓謂將葬啓殯與大小斂三事切死者身孝子哀痛
尤甚賓客在者主人皆徧拜謝致哀也孝子朝夕哭
欲見其殯故舉其帷無柩謂奔喪未至哭于次則
不用帷凡帷為柩設也載而後弔謂柩已出載于車
遇君弔則君即主位西面孝子堂下東面拜謝就門
右北面向柩哭踊畢乃出門待君行拜送反而後設
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商衣與稅象衣然不纁然衽然為一素端一皮
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會子曰不纁婦服

子羔高柴字襲衣尸也斂亦有衣包之曰斂衣之曰
襲子羔襲用大夫禮衣五稱爾不裳指連著綿于中
王與云纁為爾稅衣黑衣衽濟通帷裳即今裙也昏
禮文嫁純衣纁衽為一謂以爾衣裳為裏綴稅衣纁
衽為表共一衽近身之服字書衽蔽衽鄭謂裳下緣
綴蔽衽豈可稱一襲乎素端禮衣制如玄端色素皮
弁以皮為弁朝服之首服縹布衣裳也爵弁爵色帛
為弁縹帛衣纁帛裳也玄冕弁之有延旒者玄帛衣
裳加纁文也以冠名服襲其服非襲其冠也禮記子羔
其用婦人服者稅衣似夫人六服之一纁衽似昏禮
女子始嫁之服也

按周禮玄冕大夫之上服子羔為孟氏宰襲以大夫
非禮也當世諸侯禮記天子大夫比諸侯家臣比大夫
有司徒司馬之官皆稱家大夫如揚貨輩嚴然以大
夫自居非先王之典豈子羔不辨此與殆于顏淵之
厚葬者耳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解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此君與大夫士始死哭踊之節君死五日而殯踊凡七次大夫三日而殯踊凡五次士二日而殯踊凡三次每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一踊婦人與男子皆即位男女各以類踊而男子為主婦人居其間隨男子更迭踊也鄭謂男子踊畢婦人踊婦人踊畢賓客踊謂之居間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衰衣一朱緯帶申加大帶於上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

雜記上

公上公采衣龍衮衣也玄端色玄制方亦禮衣也二者舉衣該裳朝服朝見之服繼衣言服兼衣裳也素積即素裳惟裳有積積折也纁赤色也二者舉裳該衣爵弁以爵色帛為弁爵玄色玄冕以玄色帛為冕二者舉冠該服爵弁用二君招魂亦爵弁服也玄冕玄衣纁裳襲衣天子寵賜之衣朱緯帶王藻所謂雜帶裏衣裳用之也申重也大帶加于禮服外王藻云素帶終辟國君之大帶也

按古者禮衣色多玄制方通謂之端即繼衣也繼即玄色深黑者衣有常色裳隨宜也鄭云玄端朱裳也

朝服繼衣素裳也素積素衣裳即皮弁服也纁裳冕之裳也爵弁服也皮為弁亦玄衣纁裳也鞋帶襲尸之帶也恐未盡然

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視鋪席乃斂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小斂謂視小斂環經首經如環經而無缺項喪服殯大功所謂不綴經也始死弔者以此易玄冠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公國君也視大斂視其臣也升升堂周人主喪事者曰商視以亡國名也殷尚白喪主素商祝鋪席舉尸于堂大斂皆君命也魯人贈死者以玄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一

雜記上

幣三纁幣二其廣一尺其長二尺二寸短狹之甚非禮也凡幣幅廣二尺二寸長一丈八尺按大喪首經後皆有缺施纁喪服傳長殯大功纁經是也中殯大功稍輕不綴經即所謂環經也無缺曰環五服自大功以上冠條屬而經纁小功以下冠缺而經環小斂以前未成服之弔服加環經于冠弁上制與此同貴賤通用也鄭謂為初喪小斂之經孝子親始死投冠筭纁小斂脫髦括髮豈尚從容素弁委貌環經如弔客乎謬矣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友位

此以下五節皆諸侯使人相弔贈之禮弔者鄰國使臣也門西客位也介副使介非一人立以西爲上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中稍近西主孤孝子也立于階下西面相者不稱擯喪不接賓也受命受主孤命往門西請于弔者孤必稱名明適嗣也請事請問使事客使臣也如何問辭不淑凶喪也須待也喪

禮記通解

卷四

二十三

雜注

主不出迎賓待于階下殯在堂主人升立於殯東南西面弔者立於殯西南東面致命使臣致其君命子拜孝子拜謝也君初喪稱子踰年稱君對賓稱孤對殯稱子友位友門西之位弔者未有不哭踊成禮退者通下文含襚贈歸畢至第五節則弔者哭踊成禮也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友位宰夫朝服卽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階以東

此鄰國致舍之禮奉王納死者口曰舍璧王也舍者

坐於堂下南就主人位西面跪而委之也初喪葦席以承璧既葬至則設蒲席宰夫主饋奠之事下文云宰與璧與圭宰夫舉襚則此宰夫當作宰蓋大宰也朝服吉服本記曰執玉不麻鄰國王來不敢承以凶服惟屨不易宰自階升堂東就主位西面跪取璧席上自西階降以璧東歸于內也

按大喪以王易麻此禮未宜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友位宰夫五入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三

雜注

此鄰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所致五服冕及玄端由尊漸卑也使者受五服門外至于堂由遠漸近也委衣殯東襚者過殯東西面坐委也受謂本國宰夫受于殯者也門內雷中門內簷下將命使臣將君命于主人也中庭堂下中西階堂階也堂殯宮堂也襚者始致冕于堂降取服以次升堂致命主君使宰夫就受不欲煩賓故漸受漸近也每受一衣孝子拜稽顙

喪者夫主人舉五服東至于內也降自西階自西階下堂東也其舉亦西面亦如舉璧也

按是服繡衣爵弁服玄衣皮弁與朝服玄端頤通用而冠各異色皆不離玄縞其用不同未可詳考大抵皮弁以上貴者之服朝服玄端上下通用弁服以上多用帛朝服以下祿用布帛此其殊也鄭謂皮弁白冠白裳未盡然

上介謂執事王將命曰寡君使某賄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轉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四

命鄉頤句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篋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賄者出反位于門外

上介鄉國所遣之正使車馬賄死曰賄圭以先車馬也乘黃四黃馬大路後路前云不以先路也中庭堂下北轉以車轍北向上介執圭升堂將命上介之從者自堂下控馬立車西主君堂上拜稽顙上介堂上坐委圭于殯東南隅宰舉圭以東藏于內也凡將命總弔舍襚賄而言鄉殯殯在北使臣立于殯西南向之使臣將命則嗣君拜稽顙使臣就東南主位西面

跪委其所致之物必于地者喪主人無親受也璧與圭則主君之宰舉之衣服則宰夫舉之皆自西階升堂過東南隅西面跪取之還由西階降禮畢使臣出反位于門外即上文弔者門西之位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綈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紼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五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此使臣成弔之禮通上舍襚賄三者同上客使臣也即前弔舍襚賄之客臨入臨極哭也臨者即指上客也禮客入門左外來西為左今入門右趨東避賓位也介副使也東上謂上介在東副介以次立而西宗人掌禮請客復門而賓位也敢不敬從從主君命趨門西也介立門左東上立使臣之西也主降拜拜臨

也不言答拜喪拜無答也升哭主客俱升堂哭于殯成弔也拾踊主客更迭踊也九踊成三客出主君送于門外拜稽顙送之也

按古弔喪于生者慰問死者含襚有賵有哭臨不拜柩不祭主人有拜稽顙賓無答拜蓋弔生哀死者賓客之情於是為至孝子思親哀痛拜固應爾凶事又劇各唯自盡非從容款曲賓主交拜為禮也古惟喪拜不答情戚禮質也今之弔禮非古也習尚所趨亦未講于禮之義耳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七

禮記下

鋪絞給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與踊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國有君喪臣民遭私喪者不敢受人弔共戚君也外宗以下君薨大斂之禮與喪大記同外宗宗人女嫁外姓卿大夫為妻者同姓族人之婦曰內宗宰告告斂畢也子馮嗣君憑尸哭也夫人嗣君妻也終夜燎庭燎達旦也乘人謂柩車不用馬使人肩之也專道柩行于路人皆避也言士喪則諸侯大夫可知

雜記上終

雜記下第二十一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顙頃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未沒喪謂未終喪祥禫之前也父喪將終復遭母喪于除父喪時服除喪之服行祥禫禮卒事復服母喪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七

禮記下

至除喪日月內既除彼服復服親喪之服如前後所遭皆三年之喪而前喪既除可以末顙則其練祥皆依時舉行不可遂廢也顙布之輕疏者卽練祥之服通作類與聚景通詩本錦聚衣士昏禮女從者被顙黼又云姆加景是也鄭謂為草名代葛未然王父祖父禮孫死附祖然卒哭而祔練而脩廟祥而後主入廟王父死未練祥雖無廟可祔而孫猶是附王父主在殯宮附于殯宮入廟附于廟也有殯謂有父母之殯入奠殯宮畢出改服卽位如新聞喪卽位哭之禮不得以有喪遂廢也鄭謂如始哭之時非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九

雜記下

祭主人之酢也。齊劑之衆賓兄弟則皆啐，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視濯謂祭前一日省視祭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言雖喪亦與祭，但出居別室吉凶不同處也。如期功之喪既受宿斯與祭矣。宿肅通祭前三日戒賓也。同宮謂死者為同居之親，既宿遭喪出居別室也。曾子問以下至必有前驅解見本篇。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之祭，遭昆弟之喪待殯後祭如同居之喪，雖臣妾必葬後祭不可當凶事行吉禮也。祭則主人升階下階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二十九

雜記下

每等一足散步行，所謂舉階也。每等兩足並更升，所謂拾級也。詳見燕禮。從容則拾級急遽則散等。練祥吉亦散等者，有昆弟及同宮之喪故也。主人散等則執事者皆散等。此昆弟在殯之禮也。雖昆弟既葬虞祔主人練祥亦然。主人之酢謂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至齒曰啐，入口曰啐。小祥主人猶未可啐酒衆賓客及同姓兄弟祭終受主人獻爵，啐之可也。小祥漸吉大祥尤吉，故主人受酢啐衆賓兄弟盡飲可也。不言獻賓啐飲同也。侍相禮也。祭喪卽練祥喪祭也。告賓謂相禮者告賓客也。祭薦謂主人獻賓賓受獻禮記通解

也若父母新喪而與祭于公出公門乃易服非禮也
大夫死當祭必告明日不繹君于臣喪且然況父母
乎非人君以孝教臣與臣子以孝事親之禮不可訓
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齋為下顏色稱其情戚
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
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問喪問父母之喪敬者必誠必信不以勿急失禮慎
終也喪主哀而上敬者制禮之義情至無節文故禮
以齊之禮敬而已也父母親同父喪隆于母即敬為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

上哀次之之義世謂善居喪者哀齋耳稍不敬必忘
哀敬則自哀哀則齋顏色稱情內外稱也戚容稱服
本末稱也外不稱內則偽本不稱末則野親喪自盡
書策所不能傳者也兄弟喪存乎書策遵古禮耳有
之莫敢廢無之莫敢舉也不奪人喪亦不自奪其喪
即書策之意奪人喪者強以禮之所不可為自奪喪
者違其禮之所當守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
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大連二人名三日親始死雖哀痛不食而不惰

于禮三月親喪在死不懈不倦也憂戚容也東夷東
方邊鄙無中國聖人之教而能盡禮如此所謂豪傑
之士良心同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室是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室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室
室不廬廬嚴者也

言自言已事語與人譚說倚廬倚不于門外檐下為
廬室室土壘為室斬衰居倚廬既練居室室齊衰
則居室室耳不與人坐憂思獨居也父喪練而居室
室非見母不入內則居倚廬時益可知疏衰齊衰云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

皆者有三年期三月之等也喪稍輕但居室室不居
倚廬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父喪斬衰之居故喪教
為上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親喪外
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
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句
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
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視謂比其哀戚之等妻雖暱而分重姑姊妹雖外而
情親湯沐雖降而本服則隆父母之喪祥禫而除先

王制禮不敢過也然除服而非除孝子之心故曰外除若夫兄弟之喪日月已竟外除內亦除矣君母君妻亦兄弟內除之比然酒肉醉飽亦非禮父母之喪初除出見人有貌似親者目為驚顧聞人稱名與親同者心為驚惕瞿瞿貌遇喪疾弔問感動憂戚倍于常情此為外除而內不除然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兄弟之喪循理而行如所謂內除者亦不必矯而過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三

禮記下

祥大祥祭先夕以期告賓朝服請告期用玄纁吉服也祥因其故服者越宿而祭仍先夕告期之服也喪服小記曰其祭也朝服縞冠不當縞請親喪雖除有他喪未終亦必縞冠朝服行祥事畢復服他喪之服也舊解未明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記主人初喪于大夫士來弔之禮當袒謂當其行禮哭踊則先袒後踊遇大夫至且止踊拜大夫復更成踊乃掩襲其袒衣若於士弔孝子且畢其禮事成

頭掩襲袒衣而后出拜不更成踊也大夫尊士敵故待之各異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值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氣葬而三虞虞而卒哭則喪事成矣耐以後神事之祭之始矣故用牲漸豐

按前篇有子云遣車載牢具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此云虞而始用少牢則自虞而前遣奠無牲用脯醢信矣而儀禮遺奠用少牢然則儀禮非古與故禮言難盡合也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三

禮記下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句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

祝稱祝史稱主人之辭葬虞同日故卜葬即卜虞子孫卜葬祖父稱主人曰哀子哀孫夫卜葬其妻稱主人曰乃夫卜兄之葬稱弟以名卜弟之葬稱兄曰伯子某皆祝人稱之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闕轂而輟火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冒者何也所以辨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

食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
不夫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往之往歸于賓館父母
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非為人喪問與
聲賜與

杖以扶哀貴賤皆用之古禮也魯叔孫州仇惡輪人
以杖穿車轂轉輪而戲禁賤者不使杖此庶人廢杖
之始也輟轉也死者沐浴飯舍乃加巾于面先加巾
而鑿孔以含自公羊賈始也冒如直囊一上一下以
緇尸也襲謂始死尸沐浴以衣重襲也小斂謂死之
明日以衾絞收斂也襲而斂可謂慎矣猶恐其暴露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四 雜記下

故設冒也遺謂柩將出設遺奠包其脯醢送柩納之
壙中也大饗饗大賓卷捲同徹也饗禮畢徹賓客之
俎歸于館父母親而以賓客待之悲痛之至再言不
見大饗使深念之非為人喪言為已父母喪自盡其
哀耳豈為賓客而問之賜之者與

按以杖輟輪非禮也叔孫遂禁庶人杖尤非禮也因
一人失禮而止衆人行禮不教輪人以孝而禁人行
孝世之失禮者何獨輪人若皆禁也禮其餘幾輪人
不智武叔不仁故禮小人廢之不足君子廢之有餘
司名教者宜深省矣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
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
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
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遣人可也

喪拜謂稽顙而后拜吉拜謂拜而后稽顙說見禮弓
酒肉受必三辭辭不得而后受也衰經而受不致
食也薦之薦于死者喪不遺人受不暇為也人遺
酒肉受祥以後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剝
斬斷也剝削也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五 雜記下

期之喪十一月而祥十二月而祥十五年而禫三年之
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
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
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
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
衰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及哭而退朋友虞
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
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期之喪練祥禮備者父在為母期也三年之喪謂父
母初喪功衰大功之衰從兄弟喪之類新遭大喪雖

有功衰之喪不弔此貴賤之通禮也雖於死者有功衰之服身既斬齊不得更服彼服往弔卽以斬齊往哭之可也蓋哭死感傷因已之哀而致哀則可弔生問恤已憂方深而恤人憂則不稱此初喪未葬以前之禮至期年練後凡喪皆可弔不獨功衰耳三月既葬後遇大功之喪亦可弔但盡哀而退主人襲斂殯奠之事不待也聽待也期喪如從父親兄弟初喪弔鄉人亦可但哭卽退不待事也大功之喪弔鄉人待事亦可但不爲執事助役小功緦麻之喪執事亦可但不與贊相行禮執事猶勞役行禮則從容矣相趨

以下論送葬之等相趨謂死者曾與同行交淺樞出殯宮則退曾相周旋揖讓樞出宮門外哀次則退相通問既封墳則退相見執贄定交葬畢孝子友哭退朋友同業恩義契重待虞畢主附死事終退凡送死爲助役非隨主人行耳年四十力強者執索引柩待封土滿坎五十始衰者從主人反哭先歸虞可也此節之義鄭未達至以期年之喪十一月四句移練則弔上謂爲錯簡何錯簡之多也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

五十不致致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入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耳目不聰明行不正皆衰毀之狀不致毀不極毀也疑死惡死也適人人食之謂往人家主人留食也其黨謂親戚族人功衰大喪練後之衰與大功之衰其布相似九月之功與三月之齊情亦相似故謂之功

衰酪乳醬也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孝子送葬與反哭二事最哀痛故免冠于路塋路也非是二者行道不可不冠喪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然則免于塋惟近者與沐浴以脩容雖小功之喪柩在殯不沐浴大喪可知必既葬

虞祔練祥之祭交神乃沐浴耳春衰之喪柩在殯不見人既葬人請見而后見不請見人也小功可執摯請人大功不可從政謂從公家之政

會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會申會子之子父在而問哭父于父非也哭有聲禮至細亦不足問也會子之告盡乎孝子之情似亦有不屑誨之意焉此節與夫子譏弁人孺子泣相反而義不相違禮所以不必求同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

禮記下

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卒哭親死既葬卒哭諱避父母名生則名所常稱子雖不舉而親在名在死則親亡名隱孝子不忍空聞況以神事之尤當敬故卒哭諱未卒哭前猶生事也凡諱主人諱也主人所諱主人之子亦諱王父母即主人父母于主人子則王父母也兄弟主人之兄弟即主人子之世父叔父也姑主人子之姑即主人之姊妹也父母諱至尊也兄弟姊妹諱至親也王父母世叔父姑父所諱子亦諱也故子不逮事父母則不

諱王父母義與此通父所不諱而母諱者是母之黨也故子在母宮中則與母同諱外則否凡妻所諱母不諱者是妻之黨也但于妻之左右諱他處則否若妻所諱者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已亦諱之從祖昆弟是同會祖兄弟也同會祖兄弟諱則同祖兄弟同父兄弟諱可知然獨于妻側諱何也于父母前則同父兄弟皆子也同祖同從祖兄弟皆姪也不諱惟于妻側雖從祖昆弟亦得申其親故諱也兄弟且諱以上可知記言錯綜諸解未達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三十九

禮記下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

將冠者已卜期而遭喪即以喪冠冠之雖遭三年之喪亦可也于一謂冠于倚廬望室既冠入哭踊于殯宮三者三九成踊也此主人自冠若冠子嫁女大功之終乃可娶妻娶婦小功之終乃可蓋小功五月苟士三月葬卒哭則服漸除矣若大夫五月葬卒哭則服既除矣故可也稱父小功對已小功也取婦父娶已妻也下殯之小功是期服降也親重故嫁娶不

可

按冠吉禮也元首之服成人之始豈可凶喪哭踊行之雖三年之喪可者亦得已之辭非禮之正今人居喪冠者少居喪嫁娶者多愈失之矣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加環經弔喪之冠也其衰細麻布爲之侈袂大袖也吉服尚飾故侈袂深衣袂可回肘長中羅袷尺是也弔衰侈袂則斬齊袂小可知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宴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

雜記下

宮中子與父同居之子古者命士以上異宮不與于樂言不歌樂于家門內也聲聞不舉不聞聲猶可也不於側或聞其聲矣大功將至謂服大功之人至則先辟去琴瑟助哀也辟猶徹也服小功者至當其樂作不必止但不特爲作樂耳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按此漢以後懲外戚之禍儒者爲此禮與然亦矯之過矣夫黨無兄弟有族人禁妻黨不得主喪是也夫

黨無族舍妻黨而望諸鄰家里尹不已迂乎使妻黨主葬附祭于夫黨是也

麻者不紳執王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祭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肺不磨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此約舉行禮輕重變通之義麻麻經凶服紳大帶之垂者吉服麻在身則不得垂紳執圭璧行吉禮則不得服衰麻既著衰麻則不得加采色三者皆言吉凶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一

雜記下

變易之節國家有大禮則禁哭哭雖止而朝夕奠卽位如常也成人禮哭則偯聲委曲曰偯哭必踊執杖非廢居倚廬皆成人之禮童子居喪則不必備伯叔母喪疏衰期服重而踊低不離地情輕也姑姊妹喪大功九月服輕而踊高絕地情重也凡禮輕重隆殺各有儀節所謂文也知此則能由于禮之文矣禮不止文重言由文者未盡善之辭泄柳魯人相禮卽爲損凡損居主人左賓在左也泄柳死門人相禮以凶事尚右非古也

按儀禮喪服斬衰惟絞帶齊衰以下乃有布帶以易

大帶加絞帶以易革帶亦猶斬冠繩武齊冠布武父
喪徒免母喪布免此云麻者不紳謂衰麻則不吉帶
垂紳耳非謂不布帶也後世凡喪服皆無布帶直絞
帶非古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
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
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諸侯使人弔其次舍襚
賜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
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鄉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三

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
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
人御柩以茅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
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
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
僭下
此記天子諸侯大夫喪祭之節飯以米物實尸口且
水蟲甲可以爲貨舍尸用之貴賤以數異三五七虞
皆以葬日爲始聞日嗣舉也諸侯使人弔舍襚賜臨
以次同日畢舉上篇所記卽其次也升正柩謂柩在

殯南首既啓柩朝祖廟升自西階正棺于兩楹間
北首明且設遣奠發引紼卽引也凡送葬之役通謂
之執紼非必一棺四繩用人五百也枚如小簪銜之
以止誼司馬掌武士執金鐸示警也左右各八人夾
柩護衛也匠人木工葆形如蓋以鳥羽爲之執羽葆
前以導柩車曰御茅通作旌旌屬春秋傳前茅慮亡
是也紼冠纓大夫祭宜羊豕豕小曰豚豆盛菹醢不
可以薦牲豚肩不揜豆極言儉也解見禮器

按周禮天子舍用玉此云九貝不合鄭遂推爲夏禮
喪大記於大夫疾三問此云問無筭古人言三皆不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三

一之辭鄭遂謂此有師保之恩者諸侯執紼三百人
大夫執引三百極言其衆耳豈一棺四紼遂謂三五
百人爲一黨之民三百爲一邑之制引卽紼鄭謂在廟
曰紼在途曰引其牽鑿類此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勿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此記婦人弔喪之禮踰封謂出境女嫁爲父母期此

云三年以通禮言也歸謂奔喪歸父母之國闔門宮中側門側階夾室階書顧命云夾室側階是也不入自大門不升自堂階不敢當賓也主君在阼階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擗之類撫謂憑尸叔嫂不相為服故不撫尸遠別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四

禮記下

三患爲學五恥爲政學爲本無本故患政爲用無用故恥敷奏以言言行則道行居位無言則忝其位矣得謂以賢見用失謂無才見黜彼此所治之民衆寡同而一興一廢究竟相倍是優劣懸殊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騶馬祀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而騶馬爲下下牲謂不及肥碩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

乎書

恤由人名蓋士也士喪禮載今儀禮中書記也

按儀禮非盡聖人之舊矣論語云孺悲見孔子孔子

辭豈營學禮者與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解見郊特牲若狂醉而失禮也蜡腊通乾薨曰腊枯瘠之狀沾濡曰澤醉飽之名孔子言民終歲憔悴僅得一日潤澤非爾所知言先王制禮有深意張弛以弓喻也受弦曰張落弦曰弛文武緩急適中之謂勸民勤生勞之使張也以時休息逸之使弛也勞而

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五

禮記下

不弛則力疲故弗能逸而不張則業廢故弗爲文武之道言不疾不徐甘苦調適宜民之道也

按鄭解一日之澤爲君澤民間飲酒非盡君澤也或訓文武爲文王武王詩云文武吉甫其亦文王武王與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周正月夏十一月建子也日至冬至也古者冬郊春禘孟獻子謂冬至可祀天則夏至亦可祀祖故以七月禘周七月建午夏至之月今五月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

古者諸侯夫人皆命于天子魯昭公娶吳為同姓不告天子故天子亦不命之凡宗人女嫁異姓為外宗本宗人婦為內宗二宗為君斬衰為夫人齊衰同也同姓之女亦謂內宗貴戚之女亦謂外宗內宗同姓情親服重外宗異姓情疎服輕而與內同者同為臣故也君與夫人有父母之義焉

按魯昭公之世王命不行于諸侯久矣諸侯繼世自立且不由天子況其夫人乎何獨罪魯昭公也昭公禮記通解 卷十四 四十六

娶同姓有之諸侯之不娶同姓者未必皆有王命也因昭公娶吳女附會之耳

廢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句拜之句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勞雖小而必謝以有患難相卹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遇盜盜簡二人薦為公朝之臣曰彼所與遊者邪僻也此二人可用也官于大夫謂昔嘗仕于大夫

者為之服為昔所事之大夫服上篇云違大夫之諱侯不反服此反服故曰自管仲始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內亂不與焉然意弗辟也

過誤也偶然誤稱君諱則必起立示不安之意人名有與君諱同者則稱字內亂謂本國之亂不可則去故曰無與外患謂敵國侵陵同心禦侮故曰不避按內亂不與者身不在事力不可為故不與審時知幾處此有道焉非可安然如秦越人而已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王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謂相大禮者贊相也行履也履之言禮也中庸曰行同倫周禮大行人掌諸侯五等之禮故諸侯會同謂之大行此据相禮者所是而明其可信也圭

天子所以分封諸侯九七五寸皆言長也博寬也刻殺也玉用玉為之藻繅通以藉玉二色為采三采則六等六等猶言六就二三相間為六采畫之或曰以板衣韋也

按聘記謂諸侯朝天子圭藻皆九寸三采與此異周禮謂子男執璧璧圓而圭方五等諸侯王皆輯而合

禮謂子男執璧璧圓而圭方五等諸侯王皆輯而合

之何獨子男王國圓則以執何以合記言爲近之鄭
執周禮恐非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羹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食謂祿也羹當謂或仕止其身或先世有仕者故子
羔以文公下執事對蓋先世嘗事文公至哀公七世
矣下猶賤也執事猶有司

成廟則舉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贊弁純衣雍人
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
先門而後夾室其鉅二皆於屋下割雞句門句當門句
禮記通解卷十四 四十八 雜記下

夾室句中室句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釐其廟事畢反
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寢寢成則考
之而不釐釐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
成則釐之以報加豚

宗廟既成殺牲取血祭而塗之曰釐釐釐也祝宗
人宗人爲祝也純衣絲衣也拭羊拂摩使淨也碑以
定日晷在廟庭中東上北面以右爲上是事尚右也
升屋自中中屋東西之中升割割也門廟門夾室東
西旁室鉅割耳取血以薦也毛牲曰刲羽牲曰鉅鉅

取其聽也門夾室皆鉅雞于屋下不升屋與堂異鄭
謂特到羊先鉅是堂亦用雞誤也鉅于門則當門鉅
于夾室則當夾室中皆屋下也事畢皆退自廟退也
反命于寢君在路寢也反命乃退諸臣歸也凡廟成
則釐路寢成燕會以慶成考成也釐者交神明之道
廟以事神也凡宗廟之器有名者如尊彝鐘鼓之類
新成亦釐綴豚牡豕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
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
禮記通解卷十四 四十九 禮記下

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
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案盛使某
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
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
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
妹亦皆稱之

出夫人謂夫人以罪見出送歸本國比及也謂在途
及至國主人對辭云寡君指初主嫁之先君也前辭
不教謂納采時有此辭有司從使者齊夫人在國時
所用器皿往設而致之還其嫁來之物也主國之君

亦使有司官受之授以官明不私也受以官有辭矣之意矣妻出謂國君以下出妻者舅夫父也兄夫兄也如被出者為女子則主人對辭稱某之子如姑姊妹則稱某之姑姊妹也

按出妻非盛德事記屢言之何也不學而難化者莫如婦人禮所以為未然之防也恒情惟鄉人與婦人狎而易玩故爵再命非甚貴也即不與鄉人齒與出妻意正同凡禮皆禁于未然之謂豫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謂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孫作而辭曰疏食謂也

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客食而飽者答主人之誠也主人于祭殮必辭者感賓意之厚而謙也殮既三飯更以飲澆飯加餐也傷謂食粗過飽恐傷害也○按王藻云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以季氏不知禮也此食於少施氏而飽曰食我以禮聖人之愛禮也如此故坊記曰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鬋髮首

納幣昏禮也幣五匹為束每匹自兩頭卷至中為兩取匹偶相連之義五兩五匹也匹長五尋八尺曰尋五八為四丈則兩各二丈也婦新婦見舅姑而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北上舅姑在堂以北為尊即此為相見之禮不更就見之也惟見諸父旁尊各就其寢特見之女子年十五以上許嫁則笄如未許嫁年二十亦笄行笄禮則賓主皆婦人笄而未嫁燕居去笄鬋髮為髻紒以未成人處之也

髻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紒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紒以素紒以五采

禮記通解

卷十四

五十一

禮記下

韋韋同即韋也韋曰韋制詳王藻其頸五寸肩革帶會即頸也項謂之會莊子會撮指天向秀註項推也溝亦謂之會言肩間缺處納帶其中與項會合也去上五寸即頸也紒懸屬也在冠下為武在韋上為要王藻謂冠素紒武也此紒以爵韋要也謂以爵色紒皮為韋要其寬六寸不至下五寸下即頸也下至于會則揜其頸矣紒以素謂以素絹緣邊也紒係屬以五色條組為纓絡下垂也鄭註殊不可解

禮記通解卷十四終

禮記通解卷十五

郝敬解

喪大記二十二

喪記有大小小記參差雜出此篇始死至大小斂殯葬次第畢舉曰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牀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一

喪記

疾困曰病埽內外所以示變將有賓客問者至也徹縣徹樂也縣謂鐘磬之屬寢東首向生氣也牖下儀禮作牖下寢室北牆下也廢牀寢地如始生時也去褻衣加新衣死者人之大歸不以褻終也體一人四體各以一人扶持病則廢牀而下死則舉置牀上須四人也男女改服去盛飾也屬纊以綿屬口鼻觀其動否驗氣之有無也男子將死不近婦人婦人將死不近男子厚別以正終也天子適后之次曰夫人諸侯以天子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夫人諸侯適夫人之次曰世婦大夫以諸侯次婦之稱稱其妻亦曰世

婦適降一等也內子卿大夫妻之通稱其已命者爲

世婦與未命者通稱內子燕息之室曰寢周禮天子

六寢註疏謂君與夫人各三寢君一爲路寢二爲小

寢夫人一爲正寢二爲小寢今云君夫人卒于路寢

則是夫人寢亦得稱路也大夫世婦卒于適寢適寢

卽正寢則是世婦亦卒于已之寢也大夫之內子未

命爲世婦者卒于下室下室適寢後室卽小寢之類

小斂畢而後遷尸于正寢以殯耳士之妻皆死于寢

是夫妻死同于正寢也必于正寢者以正終也

按士君子生平持操涵養知通晝夜之道惟將死一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二

喪記

時生者不以疾革倉皇失禮則慎終爲孝子病者不以命終昏迷改常則守死爲正人此制禮之精義也若夫疾革廢牀寢于地是速之死耳知其必死遷之地下以求生知其不生招之屋上以求復二者皆迂禮識其至者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

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稱平世婦以

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

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

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裨。然凡復男子。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復始死招魂也。階梯也。國君死。掌山林之官取材木作梯。升屋以復也。卿大夫以下無國邑。則無山林。狄人樂吏以其冀簾之屬為梯耳。小臣常近君。故使之復。必朝服事君如生也。復君以衾衣。上公之服也。復夫人以屈狄。子男夫人之服也。諸侯舉公夫人舉子男例餘也。復大夫以玄赤衣裳。大夫之命服也。世婦大夫妻。禮衣。大夫妻命服。復士以爵弁其妻。以稅衣皆命服也。榮屋。檐周制。天子諸侯屋四注。東西南北。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 喪記

始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人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主人謂孝子。啼者。嗚咽不成聲。痛之至也。兄弟死者之兄弟。婦人死者之內戚。哭則成聲矣。踊謂啼哭皆踊。既正尸以下。國君初死之禮。正尸謂始死招魂不復而遷尸于南牖下。南首也。子嗣君初喪之稱。子姓衆子孫夫人。嗣君妻。內命婦。同姓卿大夫之妻。子姓衆女孫。外命婦。異姓卿大夫之妻。外宗。同姓女嫁外戚。與其所生女子也。男東女西。各別貴坐。賤立。異等大夫之喪亦然。不以凶遽失序也。惟士有男女無貴賤有東尸。無立皆坐也。哭尸于室。謂始死既含。襲未小斂。以衾覆尸。孝子兩手承衾。拊摩尸哭也。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

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
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
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寄公鄰邦諸侯失國寄託本國者也國賓他國來弔
之卿大夫出嗣君出迎也大夫之喪有君命及門則
出皆謂未小斂時也士喪大夫至正當斂時則不出
不當斂時則出此與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
正同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謂不當斂時也凡主
人未小斂出必徒跣不冠曰徒不履曰跣惟罪人徒
役不冠周禮司圜職云罷民弗使冠飾而任之以事

禮記通解

卷五

五

喪大記

卽今通逕囚徒也始死喪冠履未成又不敢著吉冠
履故自毀如罪人鄭註未達投衽以衣前襟插帶間
凶遽之狀拊心擊膺也降自西階不忍歷主位也君
拜寄公國賓于位于西階下之位也尋常拜迎于門
外此就西階下拜不出門也非寄公國賓則嗣君亦
不出矣大夫迎君命則出寢門外不敢就西階下亦
不出大門也拜于下亦西階下也士于大夫親弔亦
卽西階下拜弔者哭主人同哭拜寢門不出迎也夫
人嗣君夫人命婦大夫妻與士妻凡未小斂所出見
之賓與主人同但拜迎升降婦人與男子異拜堂上

耳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
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脫髻括髮以麻婦人髻括
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
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
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句凡拜衆賓
於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乃奠弔
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主人卽位于戶內尸小斂于戶內牖下孝子卽位于
尸東也主婦東面尸西也主人袒謂小斂畢尸將出

禮記通解

卷五

六

喪大記

尸孝子袒衣哭踊也說脫同解也髻毛同髮也始死
孝子免冠笄紒至是盡去笄紒謂之脫髻如今人脫
綢巾散髮髻頭以麻結髮括結也婦人髻去髻也帶
麻紒麻爲要帶男重首婦重要微帷微去堂上之帷
始死帷堂恐人見尸既小斂尸出則徹之夷平也尸
偃臥不起曰夷降拜孝子下堂拜小斂之賓君拜以
下諸侯之禮寄公國賓大夫士凡與小斂者皆拜之
其拜卿大夫卽所降立位向之而拜禮拜賓就賓位
今拜於已位也士尤卑側向三拜士有三等也旁側
也若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與大夫之內子及

士之妻其內子妻爲命婦者特拜之未爲命婦者衆女賓也凡拜之凡之同共衆拜也於堂上婦人皆拜堂上也主人卽位卽東階下之位掩襲祖衣加要經而踊此父喪也若母喪則卽位而免謂旣括髮以麻布一幅纏頭父喪免冠括髮不加布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也要經踊父母同也乃奠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衰卽檀弓子游襲衰帶經入之時加武者言冠玄武今加篇武所謂玄冠者易之示變也玉藻云玄冠篇武不齒之服以其爲弔喪之變服故使不齒者服之示變也雜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七

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亦謂加經于武帶經以麻爲要帶拾踊與主人更迭踊此未成服視小斂之禮若成服弔則升經錫衰矣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玄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虞人掌山林出木爲薪也角水斗狄人樂吏主縣者壺漏水器定辰刻者雍人主烹飪者出鼎以煮水灌壺也蓋冬月用之周禮司馬有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冬則火爨鼎水而沸

之而沃之是也官代哭謂未殯哭不絕聲孝子不食困使官代哭縣壺分刻依時相繼也大夫官代不縣壺士無官家人相代燭薪炬也

禮記通解

卷五

八

喪記

來者親屬奔喪者也尸西諸婦自西轉而北故南向婦人迎送敵者不下堂如君夫人臨弔之類乃下堂下則不哭初喪男子迎送敵者不出寢門君命至則出出亦不哭女主主婦男主孝子此以下言喪無主使攝之禮有主則男主拜迎送男賓女主拜迎送女賓無女主則女賓亦男主拜之但離作階拜于寢門內無男主則男賓亦女主拜之于作階下子若勛使人抱以衰代拜如爲後者在遠方則使人攝之如賓弔爲有爵者則攝者以無主辭不敢承如弔者無爵則人爲拜而迎送之如爲後者近在境內待其歸

乃殯葬若遠在境外如期代爲殯葬可也凡喪無棺者有之未有無主者無主則必攝也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

禮記通解

卷五

九

喪記

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輟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三日死後三日子兼適庶夫人嗣君夫人世婦大夫妻子夫人三日杖大夫世婦五日杖哀有輕重也寢門殯宮門倚廬在寢門外子與大夫門外則杖入門近殯則斂其杖輟斂也夫人世婦喪次在房行禮之位位位則使人執杖不以杖卽位也子有王命則去杖敬天子也有鄰國君命則輯杖下成君也聽卜葬也也有事于尸則去杖謂虞祔卒哭之尸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又曰筮日筮尸

事畢而後杖是也大夫於君所謂有事于嗣君倚廬

之類則輯杖大夫所如同在大夫聖室彼此皆君喪則皆杖大夫之喪以下言大夫杖之禮大夫有君命去杖謂適子之後大夫者承君命問弔也大夫之命輯杖謂嗣子承諸大夫問弔也諸侯子敬諸侯之命大夫子敬諸大夫之命同也內子大夫妻夫人君夫人世婦諸大夫命妻授人杖誓以杖與從者也士之喪以下言士杖之禮禮三日殯言二日者死與往日也殯之明日杖實四日言三日者生與來日也士子君與夫人之命亦如大夫承君命大夫妻承夫人命

禮記通解

卷五

十

喪記

去杖也士於大夫世婦之命亦如大夫承大夫命大夫內子承世婦命輯杖也子皆杖通言庶人之爲子者無適庶皆杖惟爲後之子以杖卽位庶子杖于次不杖于位大夫士哭于殯則杖謂既塗不見親哀甚也哭于柩則輟杖謂殯既啓如見親敬勝也棄杖謂大祥後杖不用則斷而棄于隱僻處不使他用襲之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

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呼用斂衾去死

本小臣^{謂平}禦^屈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人汲不說}
人汲不說^屈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
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主浴}
用^用巾^用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及授御者御者差
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歷管人受沐乃羹之甸人取所
徹廟之西北^廢新用^廢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
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去濡^去濯^梓棄于
坎

禮記通解

卷十五

十一

喪記

君謂諸侯冰以清尸盤以盛冰造至也取水至^{納于}
盤中夷盤盤低平者置牀下也併瓦盤盤小所設也
士無冰待君賜乃得用牀設于冰上將以藉尸也檀
禪通第席也單第無褥使冰氣上達尸不腐敗也舍
飯尸襲衣尸皆在房小斂畢遷尸于堂大^設各異牀
牀各有枕席君大夫士禮同也始死謂病將死遷于
地望其復生既死乃遷于所設冰盤牀上懣覆也斂
衾大小斂之衾死衣謂死者所著故衣將浴則去之
楔柱也柶匙也以角爲之長六寸屈而納之齒間使
口開受含也綴足拘尸足也燕几四足以几面抵足

以几足夾尸足拘之使正直此禮亦君大夫士同

管人主館舍之人舍有管鑰故謂管人汲以瓶汲水
供浴也^繩繫瓶繩繫屈其繩以水升階豈等不升
就階上授水御者入浴抗衾壘衾也水用盆盛以料
酌水沃之以葛爲巾蘸水浴之衣布也拒拭也他日
生時也爪足謂既浴脩治足爪甲坎坑也在兩階間
士喪禮甸人爲坎于階間少西是也內御文侍者再
言管人及又以沐也沐不言水浴不言羹互見也差
搓同摩也以水淘米搓取其潛洗髮曰沐看沐用梁
稻米之精者也大夫用稷粟米也士用梁即今高粱
穀之下者^梁謂以土塊作竈^甬甬屬陶器也重鬲兩
鬲設重用之詳士喪禮甸人治土使爲^壘于西牆下
陶人治器使出重鬲管人受沐于堂上往西牆^羹于
^壘鬲也廟死者正寢即殯宮始死既復徹其西北^扉
扉屋檐甸人取所徹^扉材爲薪羹沐汁也爪手修手
指甲翦須振刷鬚也濡濯穢汁也

按士喪禮既沐浴乃設夷盤鄭^嫌記參差謂君設大
盤以下五十字爲錯簡移濡濯棄于坎之後今据原
文義理整齊先言置冰設牀死始遷牀非錯也禮文
多稱君大夫士故鄭謂天子禮亡不盡然禮書成于

衰世諸侯多用天子禮記者未及見古王者盛世而補葺遺文雖不言天子而天子禮亦可知雖非先王之舊而大畧亦可推矣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不盥食於筭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

喪大記

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此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五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君之喪三年之喪也子嗣君大夫謂大臣公子謂庶子衆士謂小臣食三日外也納猶進也財纔通猶

僅也鄭註食穀米爲納財謬也溢溢通一手不盡握曰溢二十兩曰鎰以每石百二十斤計之一升當爲十九兩有奇一合不及米二兩今所謂一溢者卽一合米之類朝財一溢莫財一溢謂每日早晚進米纔二合耳食之無筭謂不能頓進隨時強食可也晏言食之無筭恐其傷生也夫人嗣君妻世婦大夫妻諸妻庶子妻疏食粗米爲飯水飲水以爲飲室老大夫家臣之長子姓子所生卽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既葬則主人亦疏食水飲可無食粥矣凡食粥者盛于杯

禮記通解

卷十五

十四

喪大記

孟不用手故不盥飯盛于簋簋竹器用手食故盥初喪不盥既喪始盥初喪食粥既喪食飯也始食菜者和以醯醬乾肉味薄于濡肉醴酒味淡于三酒終喪將飲酒食肉必以漸惡急欲也期之喪三不食謂君大夫旁期及士庶不杖之期始喪三餐廢不食后乃疏食水飲但不食菜果至三月葬乃食肉飲酒如故此期之輕者又有期終喪不食肉飲酒者則父在爲母爲妻之杖期是也大功九月之喪其飲食之節與不杖期之喪同凡喪食肉飲酒者不以酒肉與人爲樂雖小功五月總麻三月初喪爲之壹不食再不食

此及既葬食肉飲酒亦不與人爲樂叔母世母舊君
宗子之喪皆以義服食肉飲酒可也夫喪三日後始
食粥如性不食粥者食菜羹可也大喪不食肉飲酒
有疾食肉飲酒亦可也五十始衰居喪不備禮七十
曰老唯衰麻在身飲食居處不變也禮既葬疏食水
飲若君賜食大夫賜食父之友賜食雖梁肉不避惟
酒醴則辭以其變顏色亂心志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
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

禮記通解

卷五

五

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

小斂尸既含襲以衣衾收斂也初斂衣少曰小再斂
衣衾多曰大戶內房中也阼堂東也不中堂死事漸
遠也席席于地也簞竹席大小斂皆有席絞謂以單
布絞縛也縮直也順尸爲直直者一幅包于內橫者
三幅束于外幅末皆析爲三片絞爲繩結之故曰絞
衾被也文繡曰錦織絲曰縞涅布曰緇小斂君大夫
士皆用衾一衣十有九稱單復具曰稱復爲袍必表
裡具衣裳單必上下具數取十九天數終九地數終
十或著于身或散包于外故用十九稱陳衣謂將斂

陳設衣裳序東房東牆衣領皆西向向尸也以北爲
上自北陳而南也儀禮小斂士陳衣于房南領西上
與此異紵單被以包斂衾外受絞者也不在列謂絞
與紵不在衣十九稱之數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
絞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紵

縮者三謂直絞用布三幅橫絞用五幅大于小斂者
小斂衣衾薄而絞狹大斂厚而絞寬布紵以布爲單

禮記通解

卷五

五

被二衾一包絞內一覆絞外庭堂下中庭衣北領西
上向堂陳之使斂者北面順西先取也大夫士衣陳
于堂東牆下西領向尸也南上尸在堂南首順之也
絞紵如朝服謂用朝服布十五升爲之絞一幅爲三
申明絞制也每布一幅兩頭分爲三片中不辟開紵
用布五幅幅二尺二寸五幅共一丈一尺無紵謂止
用方幅包裹外加絞束之紵上不更用紵組爲繫也
鄭謂爲被之識非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縫大夫士單主人之祭服親
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

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牌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手不入緇綌紵紵不入

小斂衣十九稱尸著之餘或倒置足間惟祭服貴重必領在上不倒置也君無祿謂君斂不用他人贈衣大夫士用已衣畢然後用親戚之祿衣獨言祭服用其美而貴者耳小斂衣衾親膚必著綿纊謂之複大斂在外尚美故多用祭服無算無定數也衣衾惟君用褶褶袂也君衣多故不用綿大夫士衣少故大斂

禮記通解

卷十五

十七

喪大記

衣衾仍用複猶小斂也袍褻衣與裳連禪單同凡袍有裏必有表凡衣有上必有下方謂一稱稱成也衣不散陳必以篋貯而陳之凡取衣斂亦以篋盛而取之凡陳衣取衣升降皆自西階尸斂在阼故也陳衣不誦展布于篋中也列采五色也緇綌紵紵屬紵麻屬葛單薄故不以斂當暑亦不用也麻布唯紵紵用之上節云紵紵如朝服朝服用布也古者布皆麻斂服多用帛故紵不入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小斂

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組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去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

斂者必袒其衣便事也小斂畢遷尸出堂大斂畢遷尸入柩皆襲其袒衣紵也袒襲皆謂執事者孝子小斂尸出尸入柩哭踊皆袒國君喪大祝之胥親執斂事衆祝之胥助之是猶親也胥徒長也侍猶相也大夫之喪君使大祝之胥侍斂衆祝之胥親執斂事士之喪君使衆胥侍斂士自相爲斂周禮大祝胥四人喪祝亦胥四人王喪大祝衆祝親斂國君以下皆其胥爲之也皆左衽者生時衣衽向右便于解斂則衣

禮記通解

卷五

六

喪大記

衽尚左不復解也生時帶屈紐使可抽尸帶結紵之不復抽也士與執事則斂謂士之喪凡在事者則爲之斂卽前云士是斂也凡斂皆用六人君大夫士同也

君錦冒黼殺去纁纁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纁旁五士緇冒纁殺纁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余夷余質殺之裁猶冒也

韜尸之囊曰冒一自上而下曰質一自下而上曰殺先以殺韜足後以質韜首而下故曰冒君以錦爲冒黼爲殺纁旁七謂旁不合縫纁七小帶結之冒用于

尸既襲之後未小斂之前衣少故可用冒既冒而後小斂小斂後用夷衾制如冒而大故謂之衾用以待大斂也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禮記通解

卷十五

九

喪

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句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士喪禮親始死免冠筭纁小斂尸出堂括髮以麻母喪加綈皆不冠惟國君弁而加經序端堂東牆南頭堂廉堂南階邊際也楹堂柱近廉者卽位楹西尸出在堂東也父兄謂同姓之賤者夫人主婦也命婦卿大夫妻外宗同姓女之適人者商祝掌斂事士卽商祝之屬盥于盤上就冰盤之水盥手將奉尸致潔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斂上所鋪衾衣之上也

告大宰告斂畢也禮大夫大斂君使至主人出寢門迎今君親至出大門迎也望見馬首孝子先入門內右北面待君至臣禮也巫祝以桃茢辟邪穢止于門外君入門行釋菜禮告于門以非問疾弔喪不入臣家也祝先入代巫也祝升堂君隨升卽位于東序之端西向卿大夫隨君至者卽位于堂檐之西北向東上者君在東也主人房外南面者君升時主人隨之升立當房門外南向當君之西北侍立待斂也遷尸謂君既至乃舉尸加所鋪絞給衾衣上以斂也主人降謂斂畢堂下北面拜謝立以待命也君撫之撫尸禮記通解

卷十五

二十

喪

致求別也君降乃命主人升堂馮尸又命主婦馮尸使各盡其私也此大夫之斂士斂君無臨禮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給踊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婦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執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聲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七踊皆斂時鋪則傷親體將斂斂則傷親體不見孝

子哀慕最切故踊手摩曰撫內命婦君世婦室老婦
臣姪婦貴妾身俯凭曰憑憑通君大夫不馮庶子謂
雖無後者亦不馮也士馮庶子馮其無後者故庶子
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父母先妻子後謂馮尸之序
先尊後卑摩之曰撫撫之曰執凭之曰馮捧之曰奉
擁之曰拘名雖異憑尸以哭則同不當君所不敢憑
君所撫之處避尊也與心踊者憤極頓起也

按父母于子情一也馮長子不馮庶子馮無子之庶
不馮有子之庶亦禮之過于裁者在君則可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廬平擗平枕出塊塊非喪事不言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

君為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
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
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
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
室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室祥
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
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
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
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

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
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倚廬廬宮中門外東檐下倚木為廬不塗不以泥塗
飾草也出塊同君廬宮之稍塗塞如宮室也大夫
士檀之袒露無遮蔽也禮袒通既葬後則立其所倚
之木于楣楣檐梁也塗其內不塗外顯處也大夫士
皆宮始設障蔽也非適子則庶子廬于門外隱僻處
自未葬該終喪言也以於隱不當顯處也弁絰帶喪
服變而半吉首戴弁要葛經也金革之事謂金鼓兵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

甲之事既卒哭過此事亦不避也既練居室室即倚
廬柱楣加塗耳非別一室也雖居室室猶不與人同
居既祥大祥也黑曰黝白曰塗皆牆屋之飾既吉則
飾也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塗禫而外謂大祥二十
五月外禫而內謂二十七月內哀除以漸即開傳所
謂中一月而禫也祥則鼓素琴禫則縣樂故無哭也
從御謂御婦人吉祭謂禫後遇時祭行吉禮畢乃寢
于內此謂三年之喪也期亦有終喪不御內者父在
為母為妻杖期是也其餘衰不杖期皆三月不御於
內大功布衰即不杖期以大功布為衰九月降也婦

人既嫁者爲其父母期奔喪還至十一月練歸夫家如爲祖父母及兄弟爲父後者之期及期之降爲大功九月者既葬歸大夫居君喪期年練歸士卒哭歸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遭父母喪亦既練歸朔月謂練外每月之朔忌日謂每歲父母亡日歸哭于宗室宗室謂殯宮適子終喪在殯宮庶子廟亦在宗子家往哭也父兄不次于子弟謂父兄有子弟之喪不居其殯宮門外之次各歸爲喪耳

按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此直云無辟則是常禮矣曾子問爲近之雜記云

禮記通解

卷五

二十三

喪記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此爲近之鄭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附合雜記之異不知記言不必盡合也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歸與雜記練居堊室之說異祥外禫內以時言鄭謂大祥於門外不哭禫於入門不哭殯宮門內外無以甚異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句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

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亟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墻南面君卽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句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馬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

禮記通解

卷五

二十四

喪記

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句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國君於大夫與內世婦之喪皆親臨大斂若加恩賜則親臨小斂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君于大斂蓋棺後乃往士則既殯往若加恩賜亦親視大斂君夫人于內世婦視大斂加恩賜則視小斂于姪婦諸妻恩賜則視大斂於大夫妻既命者待其殯往弔之君弔大

夫士亦待其既殯往先使人告主人備饌爲盛奠將告殯榮君至也主人出俟于門外巫止釋菜解見上負殯背東房南壁也祝先自阼階升堂背北牆南向侍立君側也卽位于阼君臨臣家君卽主也執戈磬不祥也擯者進主人謂相禮者導主人進庭中北面拜稽顙謝君臨也君稱言稱來弔之辭告主人也祝踊祝導君踊君視之而踊畢主人乃踊若君所臨者是大夫之喪主人踊畢卽以所具殷奠奠殯告君臨也若所臨是士之喪主人踊畢出門俟君行不敢先奠君命及奠乃反奠奠畢乃出送君門外拜稽顙

云既殯而往及其未塗則見柩既塗則不及見矣按執戈臨喪非哀死之禮入門釋菜奠門乎奠死者手君惠顧死者無一菜之奠特脩禮于門神近廷君夫人入臣家弔喪近嫌弔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叔嫂不相爲而況君妻子臣乎曾子問云喪有二孤非禮爲君臣共拜也今大夫君後主人拜非二孤與亦不合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繒用雜金鐙大夫裏棺用玄繒用牛骨鐙士不繒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髻弁爪實于絰中士埋之國君棺三重大棺在外屬棺居間槨棺在內寸各以厚薄言裏棺謂以布帛爲襚貼棺內四周繒作繒襚通卽裏也鄭作琢非也朱玄皆襚色鐙釘也以釘襚于木上雜金銅鐵之屬士不襚棺不用裏也蓋闔棺也用漆以漆黏合衽束說見檀弓髻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時所積及死時沐浴所剪剔者皆實之襚內士無襚則同濡濯棄于坎埋之鄭謂實于絰之繒作角非也

君殯用輅春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道橫至于西序塗不豎于棺士殯見枉塗上帷之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馬

輅承柩之車解見雜記首節國君殯用輅重叢木曰橫以木四面攢簇其柩至于上謂四面直上無門皆封以泥如屋形使不見棺諸侯之殯也大夫殯不屋覆以幬幬幬也橫至西序殯在西階當西壁一面不攢也塗不豎棺猶見棺也士殯掘地為肆四納棺于中不沒其衽棺蓋合縫處曰衽以木覆其上塗之帷幬也君大夫士殯皆有帷鬼尚幽也熬煎穀也穀熟禮記通解

卷十五

二十七

喪大記

則香以筐盛置柩旁誘蟲蟻不使侵尸也種謂五穀之屬四三二數以次殺也魚乾魚腊乾禽加熬上皆以惑蟻君大夫士同也

按柩旁置熬穀腊魚不可用也語云茹魚驅蠅此不謂以腊魚驅蟻乎古人三日始殯棺斂或不如今人盡制故置腊魚以亂屍氣不專為蟻耳

節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王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

三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綏平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絞纁紐二縹紐二齊三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縹二披用纁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十八

喪大記

此記君大夫士柳車之飾即今棺罩送葬者也形如屋盡飾為觀美不使人惡其親也龍帷以帛畫龍為簷帷三池前與左右三方皆織竹為承雷狀猶樂有軒懸諸侯之制也振動也容飾也即龍帷之下垂者振動為容飾也荒考工記作幌織竹如鼈甲覆蓋其上外衣以黼也纁文黑白曰黼又畫平環為火形者三行畫兩已相背為黻形者三行皆干荒上也褚幄屬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素錦白花絹以為幄覆棺上後加荒荒重襲于外故曰僞荒猶言假髻義甲也鄭以僞作帷未然纁紐謂荒上以纁帛屈為紐下綴于牆兩旁各三故六也齊謂荒頂中央圓起如臍以雜繪五采為衣列行相次上綴以五貝也嬰如扇而方兩角上起木為骨文繪為衣剪形為圭形戴于兩角上為飾也魚池下為魚形懸之行則動搖如躍池上拂也纁戴謂以纁帛為帶下繫棺束上穿荒紐以戴荒曰戴兩旁各三故六纁披亦以纁帛繫于棺束

兩旁外連縛引柩也。柩行防披側，以此牽持之曰披。皆諸侯之制。大夫二池，有左右無前後，猶判懸也。不振容，謂前無池，但以繒屬左右池下蔽其前。雜記云：大夫不搖紼，屬于池下是也。解見雜記戴紼翼角上以毛羽為紼也。戴前纁後玄，左右共四披亦如之。色數與戴同也。士一池，當柩前猶特懸也。揄搖也。紼，繒通薄繒也。垂柩前池下為飾搖動也。戴前纁後緇，色與大夫異。數與大夫同，蓋荒帷非四戴不固。若披則士比大夫殺二矣。

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綽。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十九

喪大記

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棺槨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甌。君裏槨，虞篋。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篋。

輅，載柩之車，制與常車異，四輪迫地行，狀如蜃謂之蜃車。又謂國車，國作圓與輅同。雜記云：至于家而說轉載以輅車，是也。綽，懸柩下墻之索，碑謂桓楹植，二木架鹿盧以繞繩者，解見檀弓。君碑用二墻，前後各一，每一碑貫二綽。羽葆，茅俱見雜記下篇。士無御棺。

但出廟時以大功布象葆，旌導柩出門在途不用也。

封謂下棺于墻以綽一頭繫棺，一頭繞碑間鹿盧入去碑間稍遠共負綽，聽鼓聲漸卻行而下，故曰去碑負引。引即綽也。衡謂以大木橫墻上懸棺平持而下也。咸，緇也。棺束也。謂以綽繫其束而下也。命毋諱，以君命令衆勿諱，靜聽鼓聲釋綽。大夫不能止諱，但命毋哭。士無命，惟哭者自相止。貴賤之差也。槨在棺外，近土。松壽于柏，柏壽于雜木。古者棺槨之間納明器，其間廣狹以貴賤為等。祝樂器形如桶，壺甌皆酒器。壺大于甌，裏槨猶裏棺，謂文飾其槨裏也。篋，匡同。謂槨內四方四隅也。虞，度也。度其大小廣狹與棺相宜。大夫不飾槨裏，猶斲削方正，恐臨時齟齬，士亦不甚斲削也。

禮記通解

卷十五

三十

喪大記

禮記通解卷十五終

禮記通解卷十六

郝敬解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記古人祭祀之法其言大抵疎濶四代禘郊祖宗世系但準後世史冊所謂廟祧壇墠制亦鹵莽王宮夜明司命戶竈等神似秦漢方士口吻多後人附會非盡先王之禮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一

祭法

禘祭帝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祀天于郊曰郊以功德配天之祖配之也祖始也一代成功所始也宗尊也百世子孫所共尊也此四者帝王之大祭虞夏商周四代皆黃帝之裔虞夏去古尤近故二代皆禘之虞郊天配以嚳嚳堯之父虞自曾祖以上無受命者而舜受堯之天下宗堯自不得不郊堯之父也顓頊舜六世上祖黃帝孫繼黃帝有天下黃帝為虞所自出而生顓頊則顓頊自當為虞祖矣夏后氏之郊配以嚳嚳治水死克生聖子績成大功以有天下尊父配天是禹之志也夏

與虞皆黃帝顓頊之後故祖與虞同宗禹者夏有天

下禹始也殷周亦同出黃帝然不禘黃帝而禘嚳者

黃帝貌矣帝嚳紀簡狄感玄鳥生契姜嫄履帝武生

棄殷祖契周祖棄則自不得不禘嚳矣殷郊配冥冥

契之玄孫為夏司空死干水其神為玄冥功與嚳同

夏推嚳配天故殷亦推玄冥配天也祖契宗湯者契

始生商湯始有天下也周禘嚳后稷所自出也郊天

配稷以教稼穡之功也祖文王為始受命也宗武王

為始有天下也四禮惟郊配天而禘祖宗三者皆廟

祭鄭以禘為周禮圓丘昊天祭郊為分祀五帝如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

祭法

月今孟春祀蒼帝之類祖宗如孝經明堂配上帝與月今季秋大享帝之祭夫禘之名起于帝而郊與圓丘何別為兩明堂之祭何獨祖宗兼配馬融張昭已非之未足盡據也

按洪荒厥初世系渺矣夫子刪書斷自唐虞詩至商頌僅僅爾況遠論黃帝顓頊帝嚳之際乎五帝見家語及大戴記家語夫子告季康子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五帝以配五氣大戴記夫子告宰予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司馬遷因之作本紀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儒者多從之要皆

揣摩爾。据易傳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則堯舜以前。伏羲以後。帝者非一。書斷
自堯舜。舉其可稽者耳。詩書所不載。而記執有周一
代。以乘四代之禮。遠按洪荒以前。諸帝系難矣。考之
本紀。虞夏商周。皆黃帝之裔。黃帝三傳。為顓頊四傳。
為帝嚳。五傳。為帝堯。似也。然自黃帝至舜。九傳。堯為
黃帝五代孫。舜為黃帝九代孫。何得當堯世而舜受
禪乎。禹契稷皆黃帝玄孫。去黃帝皆五世。堯與禹為
同高祖兄弟。與契稷為同父兄弟。舜為同族玄孫。堯
何以舍契稷兩弟。而遙授不相及之舜乎。由此推之。
史冊訛謬。已甚。計黃帝至舜。必不止九世。舜九世不
可據。堯禹之五世。帝嚳之四世。顓頊之三世。愈不足
信矣。禹契稷三聖。同事堯舜。禹十七傳。凡四百五十
八年。至桀。而契十四傳。至湯。是湯以前。尚有脫漏也。
又二十八傳。凡六百四十有四年。至紂。併夏歷共
四十五傳。一千一百餘年矣。而周自后稷至武王。纔
十六傳。遂歷盡夏商代。紂豈不謬哉。商周至近。而紂
漏且如此。況虞夏以前。遠距顓頊帝嚳。世儒欲按此
論禮乎。往。心。逸。若有若無。詩書所無。一切難信。家
語戴記。後人攬補。獨秦博士所稱五帝。頗與易傳合。

而天地人三皇之說。庶幾易道三五之義。蓋洪荒之
始。文字未立。祇可義理玄合。三才初分。五氣始運。列
聖繼天立極。與天同體。後王報本反始。以天名聖。以
聖事天。家語五帝論。其世運易辭。遺少昊。顓頊。言堯
舜。論其治功。意各有指。自不相違。大戴記之言五帝。
据今郊禘祖宗四禮所及者耳。四代禮至周始備。虞
夏未可與周禮準也。記据周禮。擬四代。豈誠四代已
行之法與。王肅馬昭張融諸子。紛紛聚訟。世代悠渺。
竟同占夢。達者闕而弗論可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意埋於泰折。坎。祭地也用。驛
擯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
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
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
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
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燔柴。積柴於壇。加玉帛牲于上。焚之。使氣上升。以祭
天也。瘞埋也。埋玉幣牲于坎。使物下通。以祭地也。泰
者尊之之辭。積土為壇。牲以象陽。掘地為坎。牲以象

陰折當作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是也小牛曰獮祭天地用之貴初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周禮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與此異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或云即虞書六宗其牲皆少牢也秦昭謂秦壇秦坎之北向南曰昭猶水北之謂陽也六宗之牲皆埋于秦昭六宗之祭皆近天地之坎壇也時言牲寒暑言坎壇互見也王宮日舍也日為陽主故曰王夜明月光也幽宗星之尊稱宗尊也星夜見曰幽零禱雨之祭零吁也吁嗟而禱也四坎壇祭四方百物之神每方各有坎有壇陽神祭于壇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五

陰神祭于坎也山林川谷丘陵山川之神怪物氣稷菑祥之氣皆是天子徧祭天下山川諸侯于在境內者祭之不在境內不祭也亡無同天地之間人與鳥獸草木凡有生氣皆謂之命惟物死謂折折絕也斷滅無靈也人最靈死則謂鬼鬼歸也以死為歸也此幽明之故生死之說古聖人所以祭祀之道玉帝不能易也至於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武七代所更立禘郊祖宗此祭祀之法與世變易者也若夫天地人物生死之理不可變也故祭法不同其義一也此節之義鄭解未達改相近為禳祈尤非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通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禮記通解 卷十六 六

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有天下國家者必報本追遠無忘所自而天子為宗故分建國邑則立廟祧壇墀四等祭法以分尊卑為數之多少因世遠近為情之親疏天子七廟事父以上七世也累土曰壇除地曰墀七廟之外更立壇墀各一考廟父廟考成也至父成也王考祖父王君也皇考曾祖皇大也顯考高祖最尊故顯明祖考始祖祖始也高曾祖父謂四親與始祖廟五此五廟天子

每月一祭又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二廟皆五世以上親盡服絕謂二祧祧言迢遠也又祧言挑去也祧廟無月祭止四時享嘗至六世以後死者無廟可容大祖既小可遷七廟又不可益故高祖之祖不得復在祧廟遷而去之壇以其廟隨昭穆主上升下祔新主也至于八世壇主又去壇之壇高祖之父又去祧之壇世世遞遷其壇壇之主國有所禱即壇壇祭之無禱則祭不及八世之後壇亦不在禱亦不祭為無祀之鬼而已諸侯五廟有大祖四親無二祧父祖與會祖月祭高祖大祖唯四時祭高祖去廟之壇壇為

廟為祧則似世遠輒去大祖亦不免矣至使壇壇祭處絕其血食故鄭有祫乃祭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本意記謂有禱焉祭無禱乃止未及祫也然則祭法與王制其誰為先王之舊乎人生有貴賤孝先之情本一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至于庶士庶人不幸不得為大夫士而親死即為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社義見郊特牲天子有天下曰羣姓諸侯有國曰百姓天子為羣姓諸侯為百姓報其土地生物之功皆立社大夫以下不得專有土故不立民社自與鄰里共伸報賽曰置社謂為衆所置也有功則置無功則

廢耳七祀謂人生居處服用事物莫不各有鬼神。一司命主人命生死。二中霽主堂室居處。三國門主。城郭四國行主。道路五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及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厲。害也。鬼無歸則爲害。六戶主出入。七竈主飲食。此七祀。天子至庶人各以兩降月令。曲禮王制。惟五祀主五氣。大夫之祭也。今增司命與厲爲七。獨天子得祭。王制近是。下祭謂祭卑幼。殤惟適祭。庶不祭。責正統也。諸侯三謂子孫。曾孫也。大夫二謂子孫也。尊者澤遠。卑者澤近。

禮記通解

卷六

九

祭法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禮記通解

卷六

十

祭法

奠。奠曰祭。尊奉曰祀。祭言物。祀言禮也。法施于民。謂立法則以施于民。如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是也。以死勤事。謂勤勞民事而死。如舜。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如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如湯武是也。厲山一云烈山。卽炎帝神農也。其子名柱。農。農官也。稷。穀神也。序星辰。以著衆。謂紀星辰。序時候。曉示衆民也。賞均。謂賞當功也。刑法。謂刑當罪也。義終。謂禪授得人。也。勤衆事。謂巡守陟方也。野死。崩于蒼梧也。鄣鴻水。務堙塞也。正名百物。謂正百物之體制。而名其實。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百物爲財用。名正則取用供給皆得宜也。司徒。教民之官。民成。成德也。冥。水官。卽玄冥。契之六世孫。日月星辰。卽前六宗也。山林川谷丘陵。卽前百神也。族類也。此節申明前所以祭祀諸神之義。

祭義第二十四

祭義者祭祀之義郊特牲云祭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未不知其義而能行禮者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急數則不敬祭遺忘則不愛愛敬者祭之本天之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一

祭義

道也故君子順天道為春禘秋嘗秋而霜露既降萬物以歸君子感萬物之歸傷親之俱往悽愴而祭非徒為霜露之寒也春而雨露既濡萬物俱生君子感萬物之生若親之偕來怵惕而祭非徒為雨露之溫也故君子之祭雖欣愛樂以迎親之來悽愴哀慕以送親之往春禘則大合樂秋嘗則備禮而殺樂天道陽生陰殺孝子心愛而情戚也

按祭莫大乎禘嘗經傳多言春禘秋嘗春陽至而神來秋陰至而鬼歸報報魄魄迎來送往二時為正今郡邑百神之祭皆用春秋二仲即此義禘名義頗殊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

云不王不禘爾雅釋禘云大祭禮緯謂三年一禘鄭謂郊亦禘也王制云春杓夏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云七月禘此與郊特牲又云春禘謂春禘者近是大祭宜當春周禮夏祭曰禴禴祭之薄者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是也祭未有不樂者此云嘗無樂詩云秋而載嘗萬舞洋洋非嘗樂與鄭推為商禮而商頌那之詩盛稱樂亂曰顧予蒸嘗湯孫之將則是商人嘗亦樂也凡記言難齊類此

致齊齊上

於內散於外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一

祭義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社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致齊專志齊一也內心也散齊隨事齊一如不樂不弔不御內不飲酒不如葷之類五思即齊也五其指祖考見其所為齊即見祖考也三日乃見積思成象詩云綏我思成是也齊如見則祭日必見之矣儼然恍惚貌見于其位見祖考在神位也周還謂往來薦獻出戶出室中之戶祭設于室孝子自室戶出聞室

中之聲肅然清靜意容聲容色聲音慊歎息也出戶乃聞鬼神不可卽也

按先儒謂齊者心無所思方能與鬼神交若思其居處笑語反增無窮之悲恐不能交神非也恒人之心焉能無思思其所祭非朋從妄想哀與樂半記固已言之人心卽鬼神人心枯寂則鬼神銷亡何神明之及交齊者誠一耳非空空無思之謂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三

祭義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色聲心志皆指祖考不忘致愛致慤也致極盡也慤誠篤也存卽三者不忘于心也著卽必見必聞也親愛之極故常存而不舍堅慤之極故形著而可見如此雖欲不敬不可得已終身弗辱恐辱親也終身惟恐辱親則終身無不敬不但齊之日祭之日耳忌日親亡之日不用不以此日舉他事也夫日猶言此日志極于思親不敢盡心于私事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向也鄉之然

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紂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仲尼嘗有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便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四

祭義

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聖人體天道德合乎帝故能饗帝孝子盡人道愛篤于親故能饗親臨尸不怍謂其素有致愛致慤敬享弗辱之誠也齊齊整肅貌愉愉忠順貌勿勿猶忽忽恍惚意諸語辭文王孔子所謂聖人孝子也如不欲生卽勿勿恍惚之狀與神同幽也忌日必哀所謂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懼也祀之忠謂致愛

致慤之心祭祀之實而薦獻焉疏節也如見親平生所愛之物即如見親喜好之色此文王之孝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天將旦時也二人父母也詩本謂宣王記者借以贊文王之孝也祭之明日既祭之次日既祭猶不忘則祭日可知製而致之謂未祭而齊以致其來也又從而思之謂既祭而懷以思其去也祭之日于其來而樂于其去而哀故曰牢也饗之必樂幸其能致也已至必哀恐其將去也即上文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意惟文王能盡之嘗秋祭親親執事也慤專謹貌趨趨猶促促數舉足頻也皆不脩容禮記通解

謂相繼辟公天子穆穆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此也故言不可一端盡容有所主當猶主也按言不可一端盡惟聖人之言為然道無偏主教有兩端聖人用中行權無可無不可兩端也天地一陰一陽之道亦兩端也知道則知言知言則知禮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禮記通解

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此時猶言至期謂當祭時也事不豫物不備臨時紛擾非虛中交神明之道洞洞不雜也屬屬不聞也如弗勝惟恐陰也如將失若求也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盡其慤而慤四者極言無一毫不盡也慤以貌言謹也信以心言誠也敬言志也禮言物也或使之若親命便也孝子之祭可知謂其人果孝子其祭可知也立待事而立進從事而進退既進復退祭以敬為本敬以誠不敢直也愉悅也欲欲其享也立不誦則抗直而不順進不愉則疏闊而不親薦不欲則徒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七

食而不愛本謂發齊之心祭之本也本不待祭而后有不畢祭而遂忘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忘本也凡祭不患不敬患無深愛之心蓋嚴威儼恪可以偽為惟深愛之心不可襲取中心深愛則氣自和氣和則色自愉色愉則容自婉所謂立必誦進必愉皆不期然而然矣就玉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皆深愛之容和愉婉順孝子所以事親也嚴威儼恪成人所以臨下也故深愛者祭祀之本也

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

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諸諸天下無所不行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十八

道者大虛自然之理德者人心全體之實道渾無跡德據有方故曰德近道也至孝近乎王仁愛之量無所不包也至弟近乎霸退讓之節無所不勝也天子之尊能伸于昆弟而不敢敵其父諸侯之貴能伸于臣民而不敢先其兄此先王之教因人心之同所以能統領乎天下國家也又引孔子之言明之按至弟近霸此非達禮者之言小白殺子糾攘齊重耳謀夷吾奪晉夫霸焉知弟春秋一書仲尼罪五霸而作自孟子後鮮有識此義者孝弟一心安可分王霸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園門敬之至也大祭主吉事天貴清肅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

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蓋取腍骨乃退，燔黍稷而退敬之至也。

此謂宗廟之祭，穆謂子姓父昭子穆答對也。君親牽牲入子姓對君共牽也。序從以次從行也。麗繫也。碑在堂下庭中，牲入以繩繫牲于碑孔，袒將有事，解衣露臂也。毛牛取牛毛告純也。尚耳取耳邊毛，貴神聽也。鸞刀有鈴之刀，割猶割也。腍，血也。膏，腸間脂。燔以湯燔肉腥生肉也。祭猶薦也。退謂告純告殺薦腥薦燔，每行一節竟退立也。

按君牽牲入庭殺之而取血骨于庭，非清廟嚴肅遠

禮記通解

卷六

十九

庖廚之義未可行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天爲元陽之統，大而無爲，日爲諸陽之宗，故祭天以日爲主。先儒謂如君燕主以大夫，王嫁女主以諸侯之義，有主必有配，如考之有妣也。闇，暗通。陽，陽通。夏后氏大事以昏，色尚黑，故用闇。殷人以日中，尚白，故

用陽。周人以日出，尚赤，故自朝及暗，日朝出昏入，色皆赤也。殷夏禮簡，故以夜以日中。周禮繁，故自朝至

莫，壇形高而圓，象陽以祭日。坎形方而深，象陰以祭月。祭法云：天泰壇，地泰坎，亦此意。日主晝爲明，月主夜爲幽，道本別也。壇高爲上，坎深爲下，入爲之制也。日壇在東，月坎在西，東方發生，其位爲外，西方收斂，其位爲內，別內外之分，以正東西之位。蓋日東出，故位東，月西生，故位西。日出于天地之東，月明生于輪郭之西。日出于東，則入于西；月生于西，則死于東。互見也。日有出入而成晝夜，月有生死而成晦朔。日爲陰，月爲陽，往來消息，則生長短終始相禪，循環不息。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致天下之和者，皆日月之功，郊所以大其報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

按祭莫大于郊，天而七政次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祭法王宮夜明幽宗，與四時寒暑水旱同序，則是祭日月與郊異也。日月用少牢，郊用犢，今云郊主日配月，則是同壇也。又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或壇或坎，是日月又不同處也。故註疏謂日月有合祭，郊是也有分祭，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而秋分夕月不見于經，記言難盡合。

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致極盡也至禮無文立愛立敬者禮之本貴質而尚忠存誠而立本所以極致其反始也蓋禮為節文而本惟使人反其孝弟忠信之心耳故曰禮進而反此禮之最隆也禮莫重于祭祀天地祖宗百物之靈孰非鬼神先王制為祭祀之禮以極盡其道于鬼神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一

祭義

行禮以物用謂財用和用如玉帛犧黍稷粢醴之類皆有品節適中民心樂供所謂和也義謂隆殺等級之制讓謂父子君臣貴賤上下極盡其遜讓也致鬼神所以教民尊上蓋祖考至尊鬼神至靈人追崇其祖考知鬼神不可棄則知禮法當遵名分當守矣由此五者治天下雖有奇怪邪僻之人亦足以防範變化不治者少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歸于土陰為野土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君意高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

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為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祀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鯢加以鬱鬯以報鬼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玄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春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升矣世婦卒蠶奉廟以示于君遂獻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平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二

祭義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春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升矣世婦卒蠶奉廟以示于君遂獻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平

遂副祿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爾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饗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動而無形曰氣靜而有形曰鬼知覺運動呼吸氣也耳目口鼻形骸鬼也氣有靈鬼亦有靈氣之靈輕清飛揚曰神鬼之靈重濁沈伏曰鬼氣靈如火其光外揚鬼靈如水其明內映故方書曰神無人精無我氣鬼之謂也鬼以載氣氣附于鬼鬼伸爲神神反爲鬼神陽如日鬼陰如月月舍日光鬼依神靈神去鬼死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三

禮

鬼毀神散非一非兩變化無端宇宙升降飛揚莫非氣也其糟粕燬燼莫非鬼也莫非氣鬼即莫非鬼神故曰盛也教即易所謂神道設教之教天地所以變化庶類聖人所以發揮道德于斯爲至以生死論則人物生爲神死爲鬼有生之類不離土生自土出死自土歸既歸乎土復出乎土蠢動含靈皆由地生鬼無人死則陰籠于下氣無我則發揚于上上謂地上羣分各正宣布流散者氣之昭明也品類殫育氣氣弗鬱者氣之翕蒿也凋謝零落愁苦荒涼者氣之悽愴也此皆百物之精所謂氣者神之盛也聖人因物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四

祭

之精立爲道德之極顯名曰鬼神以其靈爽昭著爲黔首之則衆人敬畏萬民以服是聖人所爲教之至也黔首黎民也秦謂百姓爲黔首聖人以此下詳言祭祀之事蓋明命鬼神使人畏服因其畏服教之祭祀始于先祖使各親其親報本反始故衆服而聽速也古始謂先祖二端謂氣神鬼鬼也二禮謂升臭報氣與饋報鬼也朝事即朝踐祭日早所行之事也殺牲取血簋焚燒羶薌之氣上騰雜以蕭艾煙氣紛緼時見火光氣爲陽神熏之以氣虛以還虛以報氣也氣爲形先資始受氣故曰教衆反始也朝事畢尸入室饋食薦熟俎豆之間並列兩瓶瓶尊也俎雙也謂一酒一玄酒也見與間音近衍字也鄭合作甌恐非鬼爲陰鬼享之以食實以還實以報鬼也薦獻徧賓主長幼故曰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籍籍田絃冠纓先古謂牛且醴酪謂酒漿養獸之官養犧牲者及每祭祀之時君親往視朝猶往也色純曰犧體備曰牲既卜曰牲在牧曰牛卜吉乃繫于牢養之三月而后用皮弁素積尚質也朔月月半三月以內朔望也巡牲巡視所養之牲公桑公家桑蠶室近川以便浴種也棘牆置棘牆上外閉鎖在外也昕日出

也大昕之朝季春朔旦也天子后妃之下有夫人有世婦諸侯夫人則正適也世婦為次天子六宮諸侯三宮桑謂採桑矣至也風至葉乾蠶性惡濕桑葉乾乃可飼也歲既單歲盡也每歲蠶成之候新舊一期故謂歲單猶言麥秋也副首飾褱褱衣少牢以禮禮獻蘭之世婦也縹黃蘭抽絲也盆以盛湯三盆手手著湯中抽繭緒三度也夫人縹三盆亦猶天子耕三推天子三夫人故云三宮夫人兼天子諸侯錯舉也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五

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解見樂記 會子曰孝有三太孝尊親其文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會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其能為孝乎會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及於親敢不敬乎亨 執轡鄭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會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會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間也，善如爾之間也。吾聞諸會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不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七

家義

故君子頃窺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毋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先意承志，謂父母意未萌而逆之於先，志已形而承之於後，曉譬開諭，道其親于無過之地，是必其身為聖賢而後能化其親為聖賢，孝之至也。豈直奉養之節耳？國人稱願，稱揚羨慕也。然曰：猶若曰：幸哉有子。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八

家義

言何幸得有此子也。衆之本教，言孝為教。衆之本義，能尊曰敬，敬由衷曰安，安不忘曰卒，卒即能終也。仁禮義信強五德，皆以孝為實。樂以孝而生，刑以不孝而作。孝者，仁愛之原，造化之生理，人物之良知，故塞天地，橫四海，通後世，四達皆準，良心同也。仁愛之物，統于孝，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傷好生之心，皆非孝。孝所以大也。小孝用力，謂庶人中孝用勞，謂賢士大孝不匱，謂聖人天子念父母慈愛，耕田供養用力也。居仁由義，功加民物，位尊身安，無忝所生，用勞也。恩澤博施，四海九州，備物奉祀，不匱也。然猶未終也。孝子愛親之心，不以父母愛惡而間，不以父母無道自諉，不以父母既死而毀節辱親。仁者之粟，猶言伯夷之樹，萬鍾不辨禮義而受，則辱親矣。如此乃謂以禮終。大孝終身慕父母，孝子之全節也。樂正子春會子門人，無人為大，謂無如人為大也。不虧體，謂肌膚不毀傷，不辱身，謂躬行不玷，缺頃步，半步也。一舉足曰跬，再舉足曰步，頃，踰通，道而不徑，謂行大道不由邪徑也。舟而不游，謂渡以舟不浮游涉險也。行殆行危殆也。惡言不出，不以加人，忿言不反，人不以相報也。

按曾子之父亦賢父也。曾子謙已之不得為孝而辭若親親之未盡道。又以戰陳不勇為非孝。非至當之論。故記言多後人參補耳。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官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遠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禮記通解

卷十六

二十九

卷十六

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唐虞傳賢。故貴德。夏傳子。故貴爵。殷因夏繼世。以有天下。國家故貴富。周繼殷先家後國。故貴親。四代治道規摹不同。尊高年。崇禮讓。老幼幼則一。杖于朝。見君亦杖也。君問則席。布席使坐也。不俟朝先出也。行肩不併。謂少者與長者行。不得比肩參錯。少次隨從其後也。章徒辟。謂遇老者于道。乘車徒行。皆避路。

也。任負擔也。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謂不使老者負擔行也。窮老無告之老。甸徒兵車之卒。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共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十始衰。不與此役也。頒禽。田獵分禽。隆多也。年長者分禽多。春獵曰搜。冬獵曰狩。兵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以義死之。死其長也。弗敢犯。弗敢為不孝不弟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

卷十六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天子巡守。諸侯侍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甸東行。甸西行者弗敢過。甸西行。甸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

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西學西郊之學王制曰虞夏在國之西郊由大學來言由大學教化也四學虞夏殷周之學太子齒謂太子與同學者序年不以貴先長也老者東去則西來者弗敢過西去則東來者不敢過引卻道旁俟老者過而後行也鄭註甚迂一命謂始受爵一級齒于鄉謂在鄉則序齒出鄉則論爵也再命齒于族則鄉亦

禮記通解

卷六

三十一

祭義

論爵矣三命不齒則族亦論爵矣此古人貴貴之意然族內有七十者則雖有爵者不敢先是貴亦未嘗不齒也七十者非大故不入朝如夫子七十一而沐浴朝請討陳恒是大故也存諸長老謂託稱長老之教誨成諸宗廟天子爵人必于廟人臣受命必銘于廟也易抱龜南面謂掌易之人抱龜南面立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真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有齊莊之心以慮事即前所謂慮事不可不豫虛中以治也將事慮無不備則臨祭專誠不二矣如懼不及愛然者色溫行恐之狀愛而如不及愛之至也如語焉而未之然者貌溫身誠之狀將欲語而未語承聽之專也宿猶戒也謂祭祀所宿之賓客祭畢皆出孝子退立卑順靜嘿端正以思如將弗見然者惆悵無聊之狀陶陶鬱結也遂遂求伸也如將復入然者欲去不去之狀慤善不違身謂精慤醇善之德與身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二

祭義

合一也耳目收攝合于心思慮專一合于親誠結于心外形于色術習而不已省視而不忘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社稷成物居左陰也祖考生人居左陽也亦不忍死其親之意

按此篇記祭義而君子曰禮樂以下數節皆言禮樂孝弟之事至末二節乃及祭祀廟制見禮樂孝弟爲神明之德格先之本非祿將之文耳惟古人知祭祀之義存誠慎獨與鬼神合德是以入廟對越臨尸不怍子云丘之禱久我祭則受福今之祭祀罔人誣鬼

積彌天之惡而假一奠之敬可以禳舊可以徵福是鬼神亦貪饕無賴之甚者矣嗟夫若今之祭祀烏足與譚祭義哉

祭義終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三

祭義

祭統第二十五

統猶宗也祭有法有義而皆具於人心故人心者祭之統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以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四

祭義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也此孝子之心也

禮有五經謂五品經常之禮祭所以厚人倫也鄭引周禮吉凶軍賓嘉五者恐求可據也不求其為言無所為也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違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畜養也畜有收聚意凡物順則可畜逆則不可畜故
易有小畜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

臣內自盡又外求助皆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
諸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
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
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矣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
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求助凡在廟百執事皆是而夫婦為重水草之菹芹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五

祭統

節之類陸產之醢兔鴈之類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
簋之實黍稷也昆蟲蜎蚺蛇蠃之類草木陸菜榛栗
之類物本乎天者為陽本乎地者為陰飛走屬陽植
種屬陰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
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
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
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
祭之道也

男耕為陽東南陽方女蠶為陰北郊陰方南為正陽

天子耕焉東為少陽諸侯耕焉純服絲衣也凡祭服
用絲鄭作緇迂也非莫耕言非無人耕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
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
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託其
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
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牡齊七日以定之致齊
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
交於神明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六

祭統

齊者專一之意不齊則亂亂則非齊齊其不齊所以
極其齊也訖及也精不雜也明不昏也散齊謂外務
散亂隨事致齊也致齊謂極致其齊以齊其心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室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
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祿尸大宗
執璋瓚亞祿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
盥從夫人薦泔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
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
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

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繼于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先祭十一日守宮之官預告君與夫人齊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故須十一日前告也純冕以絲為冕論語云麻冕今純是也鄭作緇非也副禕王后及君夫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七

祭統

人之服副首飾禕禕衣也禕禕器以圭為柄禕灌也酌鬯酒于瓚獻尸尸瀉酒于地以降神曰裸始祭之事儀禮特牲少牢無之蓋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宗大宗伯璋瓚以半圭為瓚柄璋半圭也亞禕次獻也裸後迎牲紉紉也以牽牲芻以飼牲宗婦同姓婦盥齊濁酒也浼水玄酒也禮上玄酒故夫人薦之鸞刀有鈴之刀入室饋熟君親執刀割肉以進羞進也齊謂尸取俎肉祭畢以齒微齧之豆盛道醢亦君夫人薦之也于盾也戚斧也舞者所執君親執立于舞位東上主位也總干以率羣臣非親舞也總執持不動也

天子之祭四方諸侯皆在故曰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四境臣民皆在故曰與竟內樂之獻重裸始降神也聲重登歌貴人聲也舞重武宿夜武王之樂也武宿夜曲名宿風通勢意武樂六章其詩非一今周頌武酌桓賁般等篇皆是或謂武王伐紂宿于商郊士卒野舞待旦故名周道猶言大道裸獻歌舞之物在外誠敬之志在內借物將志物之進退以志為輕重未有志輕而物能重者此聖人之道乃所謂周道也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始始餼其是已故古之君子曰尸亦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八

祭統

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設速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餼者食餘之名祭畢而餼其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

而行之慎終如始也殺牲先薦血腥于鬼神及熟之于俎而尸始食是尸亦餒鬼神之餘此施惠之法可以觀為政之道尸設饌畢尸起也設之言速也神道不主而速也餒由上及下人以兩而加推廣之義也士各執其所餒餘之具出陳于堂下凡與祭百執事之官以次進食遂徹之也四簋黍祭時八簋至餒現存其半雖不足為衆飽取其脩禮于廟中而已廟中雖小百官皆在境內之象四簋雖少所及必徧施惠之象民夫人猶言民人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禮記通解

卷十六

三十九

祭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為物大者祭之義也興物備者祭之文也順以備謂備不徒物也聚百順所以為備也尊君孝親皆順之物順孝者人之同心盡祭之道以教民順孝故祭為

教本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前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

祭

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西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

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解作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者不重解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昇輝是胞應翟秋謂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輝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二

祭統

筵几神位也筵席也几所以依考妣配祭則夫婦同几席獨言几者席長几短几同則席同可知詔告也祝祝辭于室即儀禮未迎尸先陰厭于室祝饗之禮廟門旁曰祊出于祊謂將祭而求神于門鬼神不測不知所往故博求之詩云祝祭于祊是也廟中尸尊

廟外君尊故禮君不出廟迎尸凡祭尸飲則獻賓所以治神人也獻先尸後臣先大臣後小臣所以明尊卑也上公禮九獻尸飲五是饋食畢主人酌尸之後也初獻亞獻用鬱鬯祿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食畢主人酌爵尸尸飲共五也主人乃獻卿主婦又酌尸賓長又獻尸是尸飲七主人乃獻大夫此九獻正數而初亞獻不飲故但云飲七自此後長賓長兄弟加爵尸又飲二為九主人乃以散爵遍獻助祭諸臣貴同則先長後幼故曰以齒此註疏之說未知是否祭有昭穆謂人神皆有昭穆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遠近以世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昭穆所以使不亂也羣昭羣穆謂合族老幼衆子姓也王者爵祿羣臣必告祖廟行一獻之禮祭之日即策命之日所命北面謂君所策命之臣北面受命也史謂掌策命之官策謂以方版書命辭舍奠于其廟者臣受命歸而自釋奠于家廟也薦豆執校謂執豆下中央直處執醴執酒者兼執豆授授夫人豆饔饎通豆下平底也執柄執爵柄足爵足夫人受尸爵執其下足不執柄也夫婦謂君與夫人授受亦如執校執足之禮不相襲其處也酢必易爵謂君與夫人相酢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二

祭統

亦易爵更酌也。解寢旁大骨，肩前肩股，人質故責之。厚周人文，故貴肩之在前也。凡助祭者皆有俎，故曰必有惠貴者不重不兼也。賤者不虛必及也。賜爵謂祭畢旅酬，昭穆謂衆兄弟羣有司，謂衆賓昭穆各爲一謂父行一類子行一類各類之中，長居前幼居後，所謂齒也。旅酬必以齒，主恩也。旅酬之爵下及四守之賤，輝考工記作韞人掌以皮鞮鼓者，甲亦皮爲之，故云甲吏。胞作庖，翟秋通舞者，秉翟故名。古不近刑人，周禮乃使墨者守門，故曰至賤四守，謂韞人守鼓，庖人守肉，翟人守樂，閭人守門上下之際，謂上下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三

祭統

恩義交接也

按此節所舉十倫，事多偏曲。尸既以子受父拜，一不迎何足以明義？北面事子，而以爲教子，亦紆曲之論。疏云九獻爲上，公禮然則天子何以加焉？又云侯伯七獻至醕尸，尸飲三朝，踐饋食各一獻，則是主人獻尸主婦不得與也。子男五獻至醕尸，尸飲一則是朝踐饋食全無獻矣。大夫而下，又何以殺之？皆似揣摩之說。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祠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

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刈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司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四

祭統

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祠酌通，或作禴。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此異。春更爲陽，秋冬爲陰。陽盛于夏，陰盛于秋。孟夏而禴，陽極盛也；孟秋而嘗，陰方長也。陽道常饒，盛于將終，陰道常乏，盛于方長。夏百物壯盛，秋萬寶告成，二氣莫盛于夏秋，故祭莫重于禘嘗。爵服生養之事爲陽，田邑土地之事爲陰，出謂分封，秋政謂刑罰之屬，引記言以明嘗出田邑，發秋政之義。發公室謂發財物艾刈通，秋草枯可刈也。墨，墨刑，五刑之最輕者。秋草方刈，小刑可用也。弗敢草，謂未發令使民刈，則民不敢

刈也。義謂陰陽之義明其義者內盡志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若臣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爲也。詒德謂發德發謂顯于事。竟內子孫謂四境民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五

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且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樂。朱于王威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鼎祭器。銘須功德之名。自名孝子自名也。名皆入稱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十六 鼎祭器銘須功德之名。自名孝子自名也。名皆入稱之。而銘則孝子自爲之名也。讓敘也。酌之祭器。辭其辭著于鐘鼎。以自叙其孝先之名也。身比焉順也。比于孝。教謂教子孫。上下皆得謂先祖與子孫同得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子孫之爲銘者。曰仁知賢恭皆指爲銘者也。見謂見先祖之善。與請以美名歸先祖利。謂上下皆得勿伐謂稱不誣實。孔惺衛大夫蒯聵之子也。魯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至十五年。孔惺立蒯聵是爲莊公。公假于廟。謂莊公祭于大廟。德孔惺之功而賜之銘。以褒之也。叔舅。即孔惺。惺實莊公舅而稱叔舅者。周禮異姓臣之通稱也。

莊叔孔悝之祖孔達也事衛成公成公爲晉所逐奔楚故曰隨難于漢陽晉人以元咺之訟執之歸于京師故曰卽宮于宗周啓右猶啓佑開助也魯襄公十四年孫寧父甯殖逐獻公凡十年而后得反國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事獻公乃考文叔謂孔悝之父孔國也與舊者欲謂興起故舊者德之欲忠愛之心也生烝奮起倡率也慶士卿士古慶卿通猶慶雲之謂卿雲也于女銘賜汝以銘續汝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叔也對揚對答君命稱揚也辟君也勤大命謂烝勉大命也施于烝彝鼎謂勒于烝祭之器比其身及其

禮記通解

卷十六

四七

祭統

身也重其國家謂臣有功勲則國家增重也康周公如易晉卦康侯之康

按子孫能揚先美謂之至孝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象賢也其辭莫詳于詩書雅頌訓誥皆對揚祖德足爲後世法廟贖父子相夷孔悝之勲衛之羞也魯僖禮樂周公之衰也不君不臣不父不子故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記者特引二國之事繫之祭義之末儻夫子刪詩繫魯頌之意與不然則記者之無識耳

禮記通解卷十六終

禮記通解卷十七

經解第二十六

郝敬解

經解解釋六經學者之得失也次節以後與經無涉文義亦不屬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一

解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此所謂六經之教皆以資習合道者論之聖人教民以詩要使人溫柔敦厚而已其人苟溫柔敦厚卽是詩教若徒學詩不得其義過于溫厚則明辨不足而失之愚疏通知遠謂明達往古治亂之理書之教也若徒學書不得其義過于旁通則多聞無實而失之誣廣博易良者寬和不迫之意樂之教也學樂不得其義過于放縱則侈肆無度而失之奢絜靜精微謂

神化性命遠離糟粕易之教也學易不得其義涉于
隱怪則挾術任數而失之賊恭儉莊敬禮之教也學
禮不得其義過于撙節則委瑣重複而失之煩連屬
其辭約言以示褒貶比合其事設例以較異同是春
秋之教也學春秋不得其義過于裁斷則妄事譏評
居下訕上而失之亂學通六經無此六失于聖人立
教之義得之深矣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

經解

按六經之訓至矣何失之有自大道隱而六籍廢書
缺過半諸禮皆後儒補綴惟易詩春秋三經稱完璧
焉今六十四卦三百篇具在何賊何愚之有漢伏生
所授尚書纔十九篇而秦漢之際偽書禪行今文古
文千餘年來未有能辨其真贗者誣則誠有之要非
書之舊也禮樂原不分二經春秋親切簡當聖人之
意謫如遭諸傳割裂附會賞人罰人亂自後儒始仲
尼無比辭屬事之文春秋無長亂之失皆後儒之咎
耳六經自夫子裁定夫子又自為此評乎謬可知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并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經解

詩云淑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
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
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
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
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
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
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
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
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所謂天子者德參天地功利萬物明并日月朝廷臨
御則由仁聖禮義之序燕處無事則聽雅頌之音心
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私入之矣故行步有環
佩之聲升車有鸞和之音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
易之私入之矣故居處有禮進退有度使官皆得其
宜事皆得其序如此則道全德備而表儀立可以正
是四國矣故發號施令而民說上下相親使民各得
其所欲盡去其所謂和仁信義霸王之器也和
仁信義所謂禮也衡繩規矩所謂器也號令上下與

利除害之類所謂輕重曲直方圓之情也器能成意
禮能正國蓋莊敬恭儉立直方之體則君德脩品節
制度為防範之備則治具張雖有姦邪詐偽焉能誣
之隆禮猶言尚禮惟隆尚故能由視聽言動皆由禮
也有方猶言有道禮有體謂之方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
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
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夫禮祭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
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

禮記通解

卷七

四

解

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
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
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
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
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毫釐終以千里此之謂也

婦黨曰昏婦黨曰姻苦醜惡也釐釐通引易辭今易
無之蓋諸家論易之言記者誤耳

經解終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此章言禮主綱常本愛敬天人道合以成其身此約
禮之至教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
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
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
尊敬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

禮記通解

卷七

五

哀公問

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
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早其宮室車不雕幾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
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
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
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
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春秋世亂極矣魯君弱臣強匡救之術無踰于禮故
夫子惓惓以禮告哀公小人不足知言知禮者之為
大人也禮莫大于事天地郊社之事各有節制曰節

事婦黨曰昏壻黨曰姻疏數猶言遲速女二十有家男三十有室交配合也尊敬然者言君子于禮尊敬如此也以其所能教百姓非強以不能也會謂行禮之際節謂行禮之時有成事謂會有定體節有定期以嗣謂繼續以行也其順之謂教以可能而民順從也節安其居隨所寓而安也節醜節損醜惡也雕幾雕刻細微也幾細也好實好蓄積也淫德行放蕩也固如固獲之固求取必得也盡竭民財力也午迂通一縱一橫曰午交構之意求得當求滿額也不以其所不問理所在也蓋禮本于恭儉極于安民得失在禮記通解

幾微之間有志于禮者必躬行節儉恣情淫欲者必無心于禮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愀然猶悄然悚惕貌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固臣固陋之臣夫婦父子君臣人道之三綱也人道始于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下文主昏姻言之無似猶言不肖似肖也愛人不以禮則為私恩故治愛莫大于禮行禮不以敬則為疏節故治禮莫切于敬禮以敬為主敬以昏為至昏者人道之愛也昏既為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昏必冕服親迎示躬親也必躬親之者示親愛也興敬猶起敬起敬所以為親舍敬是遺棄不親何也不愛則疎而不親不敬則褻而不正愛敬之道始于夫婦及于朝廷邦國終于四海不敢慢一人不忍傷一物舉而加之故曰政之本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句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
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
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
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
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
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
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
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
以及身子以及子妃配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
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禮記通解

卷十七

八

東公問

願有言然者疑惑之辭先聖之後謂魯本周公之後
尊君而言也天地社稷兼天子諸侯而言固陋也不
固陋則夫子不以教故不得聞欲問不得其辭謂已
欲問而不能言也請少進請夫子更畧進教也治宗
廟之禮謂君供粢盛夫人供祭服也健順相承故配
天地之神明天曰神地曰明直言謂正名也名正故
言順物恥謂事物類廢可恥惟禮足振拔之國恥謂
國勢微弱可恥惟禮足興起之冕而親迎夫所以敬
其妻冠于阼階父所以敬其子妻主內政奉宗廟故
曰親之主妻子身三者至近而易棄能敬則無所不

敬人皆有身與妻子君能敬民皆倣之故曰百姓之
象也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妻子以及百姓之
妻子故曰繫乎天下妃配同愼作繫大王猶言大則
以王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
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
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
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九 東公問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
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
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
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
其父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
道也公曰寡人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
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
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
之福也

過言過動謂言動有過差作辭作則謂民皆效尤也言動無過斯民不命而知敬恭所謂身以及身也能立身則能揚名顯親故曰能成其親君子成德之名謂德足以君國子民也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能敬其身百姓歸美謂此子為君子子為君子則親為君子之親是成親之名也愛敬者政之本不能愛人人亦不愛之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不能隨寓順適而安土不能安土則不能隨時順理而樂天斯俯仰無措不能成其身矣不過乎物謂有物有則能不違則即不過乎物性分以內還其本有禮記通解 卷十七 十 東公問

皆不已之功是天道也冥煩謂氣昏冥功煩難也志之心求開示使不忘也蹴然斂足改容之貌仁人孝子非有異術惟及乎其物而止物即愛敬之物仁人惟其能敬天孝子惟其能愛親天親雖二愛敬則一惟孝子為能然所以不過乎物盡人道而成其為身天道不外此矣此政之本也無如後罪何恐過物為罪也公言及此蓋有意于寡過者夫子所以慶幸之○按道莫大于達天以子貢之賢自謂不得聞而此篇與中庸于哀公詳言之蓋臣之告君不敢不盡要其旨唯不過乎物而止語上不遺下教所以兩端道禮記通解 卷十七 十 東公問

所以一貫愚不肖可知可能此也故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行乎其中復禮則為仁禮者貫天人而為言者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縱言謂汎言諸事周流無不徧卽下文適中之意敬主乎內偏于敬則外無文而失之野恭見乎外偏于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仲尼燕居

恭則內無實而失之給給取利外也勇而偏于勇則狂悖而失之逆三者野與逆其失易見恭而給者似慈仁故獨言給奪慈仁蓋藥子張之病外貌堂堂惻怛慈愛之意少所謂過也子夏不及所謂敬而不中失之野也子產一于慈仁如乘輿濟人婦人之仁故曰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亦不及者也子貢因問中道夫子教以禮乎禮猶云節之以禮也慈仁不失于姑息恭不失于給敬不失于野無過不及之弊所以制中也給奪慈仁以下再云子曰者少間更言猶書誥屢云王若曰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仲尼燕居

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領提去也惡提而去之則純乎善矣猶所謂釋回增美也約之以禮則已克禮復而爲仁凡視聽言動之勿非者皆禮而郊社嘗禘五者爲禮之大凡視聽言動之復於禮者皆仁也而鬼神昭穆五者爲仁之大禮者仁之匡廓仁者禮之精神周決于其間者也天地百祀曰鬼神祖考子姓曰昭穆饋奠喪奠也始死以生事之故曰饋饋而不食故曰奠射射禮鄉飲酒禮明于郊社之禮者事天如事親仁之至也明乎嘗禘之禮者事親如事天孝之至也孝敬之極通于

四海故曰治國如指掌居處以下推言禮之用無不宜三族謂父子身宮室以下言以禮為制則各得其宜宮室得度不僭越也量斗斛之類鼎祭享之器象者古人成法味得時如春酸夏苦秋辛冬鹹之類樂得節謂以禮則無淫聲車得式謂合六等之數鬼神得饗謂秩百神之祀喪紀得哀謂五服咸宜辨說得黨謂官府庫朝敷奏詳明各以其職官得其體謂不侵越不曠廢政事得其施謂宜民情合土俗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禮記通解 卷十七 古 禮記通解

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閭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即事之治言事事不遺禮禮以治事即事之治是禮此語最親切偃偃無所適從貌祖始也洽合也無祖謂無統宗無洽謂不調和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猷畝之中事之句聖人已句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缺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謂諸侯相饗之禮知此謂知此禮之義猷畝之中無位者也事之謂事禮樂斯須不忘和教聖人止禮記通解 卷十七 古 禮記通解

此矣兩君相見即大饗有九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作二也縣謂筭簋之懸即金屬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五也以籥奏大夏次序而興六也陳其薦賓之俎七也序其禮樂之器數八也備其供事之百官九也皆所以仁賓客故君子於此知仁不徒識其節目而已也行步周旋中規矩在與和鸞中采齊客出歌雍徹燕振羽所謂無物不在禮也采齊雍振羽皆詩篇名采齊楚茨也振羽振鷩也詩子無物不在禮而其得于大饗者四謂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堂下

管樂象與武此四者賓主相饗比禮比樂之會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曼歎之食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大饗有四之義知此義者則無物不在禮所謂缺畝聖人之事也九禮之中獨舉四事餘五非獨大饗有也入門而金作三者申釋大饗四禮以見禮非徒文耳金作即縣興金即懸也金聲和鳴賓主初接鳴金以示情也樂工升堂歌清廟之詩文王之德以彰賓主之美故曰示德歌工既下以管奏象維清之詩文王之典以勸賓主之功故曰示事

禮記通解 卷七 六 仲尼燕居
四事舉三者升歌清廟即揖讓升堂樂闋之時也古君子不言而相示以禮樂此禮樂所以為仁賓客之至無物不在焉耳
按鄭註以主賓獻酬為金再作湊合升歌清廟下管象為四夫禮有三獻金當三作天子諸侯獻不止三作亦如之疏義附會恐未可據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纏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

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要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巡與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

禮記通解 卷七 七 仲尼燕居
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句昭然若發矇矣
無禮則無分辨故禮所以為理也無樂則不和暢故樂所以為節也節和也均也無理不動動必順理無節不作作必應節詩本和平美刺可觀禮之理也不興詩而求立禮所執必差而為謬樂本充盈美善秉盡禮之節也行禮不和以樂過于嚴恪而為素中和

德也。德主忠信。禮之實也。用禮不厚于德。外焉浮華而失之虛。故夫子曰。禮者。制度文為也。而行之存乎其人。變人名。舜典。樂之官。窮不達也。言但達樂不達禮。古之人與古之人也者。審稱之辭。猶論語云。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傳於此名。謂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再言古之人。言不可輕議也。前吾語文。謂先已告汝。卽上文言禮樂也。曰。巧之室五者。言事物莫不有禮。目巧謂不用繩墨規矩。但用力相視。爲巧室。隅有與尊者所居。堂階有阼。主人所歷。席有上下。如東向西向。以南爲上。南向北向。以東爲上之類。車有左

禮記通解

卷十七

六

仲尼燕居

右謂尊者居左。勇士居右。五者猶上文卽事之治爲禮之意。發矇目不見而忽開發也。按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爲人倫師表。豈不達禮而當九官之選。與蓋所謂達樂者。達其聲音律呂。所謂不達禮者。不達其升降度數之節。若夫天常民彝。不達何以爲變。如必詳于聲音度數。然後爲達禮樂。則叔孫通李延年。賢于夔伯夷遠矣。此節之義。皆以明禮樂先後緩急。猶論語興詩立禮成樂之意。詩與樂皆所以調和禮者也。故記樂于禮。亦此意。

仲尼燕居終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先儒云。是朝曰燕。退燕曰閒。燕居言禮閒居言詩。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無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九

孔子閒居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乎其中矣。君子德參天地。則能一體民物。爲民父母。故禮至父母。斯民所謂大禮。與天地同其盛者矣。此章所言皆禮之大原。故首舉父母之詩而終以天地無私三王之德也。至者極盛。不可加無者微妙。不可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者謂父母一體天地無私有開必先禮之神也五至謂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五者皆性情之秘舉一兼五起于志終于哀禮立乎其間舒慘相生始終相循愛敬所以出禮樂所以興皆志氣充塞神化變通非聲容制度歌咏哭泣之粗節故曰至也禮由心生心所至為志好惡是也志所宣揚即詩故曰詩亦至焉詩有美刺而善惡形領惡全好即為禮故曰禮亦至焉事得其禮不亂則心安其節而能和故曰樂亦至焉樂意舒暢必生悲慘禮弓云人喜斯陶以至于歎斯辟故曰哀亦至焉哀至又生樂此皆人心變態

也五至言道三無言德皆禮之本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達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承上五至言道三無言德而此節五起又以進于德合乎道也服習也起者上進之意樂言氣志樂本心生也禮言威儀禮由身體也三無以次進于五而益純故曰五起氣志始于不達至于既得既得則人從人從則聞四方聞四方而後氣志之萌于微者乃既起而樂作矣威儀之始矜持未熟則遲遲久則能敬而翼翼久則敬純而上下和同久則日就月將而愈盛久則篤恭天下平而施及四海矣無服之喪其心平恕悲憫進而惠及四國又進而畜及萬邦又進而純德昭于天下又進而恩澤流于後世如是而三無之德全體無虧則五至之道冥合罔間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教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育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孟子問居

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馳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帝命不違商頌長發之詩引以證湯德之奉天無私也天有四時運行于上地載神氣動作于下造化之理至公無私皆示人以效法故曰無非教也天有神氣而言地載者天施地生在地成形可見也神氣莫如風霆皆自地出風霆作而萬物甲者折蟄者啓故曰流形庶物露生此言天地無私也聖人奉天無私聰明睿智氣志如神外物之感神明先覺開發也書

欲物感也卽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意如天將降時雨山川先出雲明炳幾先與天地同體無私之至也因引大雅嵩高之詩徵天地山川聖人開先之義詩本詠宣王言山靈降生賢佐以開大平卽文王武王奉天之德也三代之王皆脩文德令問洽天下卽前云五至三無三無私爲民父母也又引江漢之詩徵之大王之德猶文公篇云大王之道也蹶起貌負牆問畢退而負壁立以避來者也馳與施同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孟子問居

縱橫揮霍變動不羈旨趣亦沈冥懸解語下而上言淺而深子云文莫吾猶人嗟乎其猶人而已乎

孔子問居終

坊記第三十

坊猶隄防經解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
來也篇中所言不無偏曲逐節子云下是聖言其
餘轉語皆記者推廣雜引經傳以證坊民之義而意
往往不協書多引古文故是後人補綴漢賈誼曰凡
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防之于未然之
前董仲舒亦曰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止二子之言即坊記之意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焉
之坊民禽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四 坊記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嫌上聲於上故亂益
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幾上聲
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子云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
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
楚越之王喪禮若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

云彼彼蓋曰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
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
其君

子言之者撮其旨也子云者記其辭也坊與防同理
欲相為消長凡民欲有餘則理不足君子制禮為防
所以衡理禮坊德刑坊淫命坊欲是大為之坊也禮
由聖作刑由君出命由天定故曰大坊貴不嫌於上
謂不逼上也嫌嫌同貪恨之狀貴疑上則不不厭
故曰嫌亡無同衆而以寧言勢衆能安寧不不厭
不多見也詩云以下記者引證民畔之意後倣此千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五 坊記

乘謂公侯百里之國古者以地賦車百里之國開方
萬里故云千乘甚言多也凡牆高一丈長三丈曰雉
或云五堵為雉方丈為堵都城不過百雉謂不過五
百丈也以此坊民皆記者語後倣此春秋不稱楚越
之王引天子脩春秋之義楚越僭王故不書而稱
子君不稱天惟王稱天王大夫不稱君但書其名字
與爵氏皆記者引以證防民惑之意後倣此蓋曰鳥
名夜鳴求旦月令云鷦旦不鳴猶患謂其不當鳴而
鳴引詩以徵惑民之意今詩無此語若不與同姓同
車嫌大逼也異姓則無嫌同車則不同服同車同服

似二君矣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社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葬平無告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與讓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十六

坊記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富貴人所難辭貧賤人所難處能處貧賤辭富貴則能讓而不爭矣浮猶過也讓美受惡讓上坐下讓貴就賤皆君子以身教民之事猶犯民猶不率教也臥席曰社坐席曰席利祿先死謂先賞死難之臣亡謂流徙者存謂安居者不借謂從上之教可以託謂民信厚可付託也借死而號無告謂民風薄惡死相背棄老弱號哭無所控告也貴人賤祿貴賢才不吝爵祿也尚技賤車尚百工不重器物也興讓興藝上好則下興不以言教也約言謂先約後言結其心而後告令也先言謂不約而輕言酌民言謂斟酌輿論則上施而下奉之如天不然民必犯上悖亂之道也信讓乃所以酌民言也民報禮重所謂天其上也引芻蕘之詩徵酌民言之義牧曰芻薪曰蕘皆人之愚賤者善稱人過稱已信讓之道也按此引爾上與下引考卜二詩皆不甚協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

匿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閭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孝子於親有過則弛之勿求備有美則加敬焉愛之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十九

至也引論語記者之言高宗語出周書無逸篇謹作雍謂言出人悅也從命不忿三者皆不得干親之事從命謂命之難者從之無忿戾之色微諫謂父母有過幾諫不匱猶不竭求言孝思之意因睦合族因燕食之禮合聚宗族致親睦之情也令兄弟善兄弟也綽綽有裕寬相客也瘡病也父之執謂父同執業之友乘其車不衣其衣車所同衣所獨也卽前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之意乘其車服其衣則并尊無等矣因父及父之友故曰廣孝父子不同位謂坐不同席死不同昭穆引古文商書大甲語明子不同父位

而上附于祖也辟君也言孝不言慈事親不敢私其子也戲而不歎戲以娛親不歎以傷親也敬老老近于親也長民者敬老于朝則民興孝矣示民有事教民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二十九

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饋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墳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魯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

六父者

設則用祭器謂敬賓客以祭器饗之如邊豆劍羹之類惟敬不論物不以非廢禮少之爲貴以其內心也不以美沒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主人親饋敬客客亦祭而食以敬主人君子有禮則食無禮則不食不論物之厚薄也禘祭薄祭引易辭明敬不在物也民爭利忘義惟其物耳承一人謂奉一人齊戒以奉趨走以避敬之至也過之者趨卽曲禮謂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也醴醢澄三酒薄者在內厚者在外尤厚者在下貴淡賤醢示民不沈湎于味也尸飲三謂主人主婦賓客獻尸後主人乃獻賓故賓止飲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一尊者飲多卑者飲少故曰示民上下因其酒肉謂因祭祀酒肉聚其宗族羣昭羣穆祭畢旅酬教民親睦也堂上觀室中之禮堂下觀堂上之禮引詩徵禮儀之善也卒度謂盡合法度卒獲謂盡得其宜賓自外入不可不讓每進以讓自門及階升堂皆三讓也喪自內出不得不遠每加以遠自中雷至墓漸遠也中雷謂室之中殷人弔於墳卽檀弓云殷既封而弔也周人弔于家友哭而弔也弔雖異不偯死同也故曰示民不偯人事至死而盡卒盡也宜于事盡時弔之從周從周人弔于家也蓋既葬友而亡焉失之矣

是謂卒事也薨而不葬謂不備禮非不葬也春秋于諸侯薨有不書葬者孝子初喪升由客階不忍代父也受弔于賓位不忍爲主也皆不忍亡親之意故曰示民追孝諸侯在喪稱子已在君位而讓讓故曰示民不爭魯僖公九年晉獻公卒冬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記若引以徵華國不孝之罪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十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

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

爭利以亡其身

以事父之禮事君以事兄之禮事國之長上則純心不貳之臣矣故君子既事其君不敢更謀他仕唯有故而去或當筮仕之初卜以決疑則稱二君擇所事也不然則否鄭以二為儲貳鑒也子之于父至尊至親為三年喪人所不疑君喪與父同君使民知君父同尊也故曰示民不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即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之義示民有上下言卑統于尊也父母在人子雖貴出入不敢用車馬為陵尊也曲禮三賜不及車馬州閭稱其孝無車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十二

禮記

六代祀曰重錡在地曰積寡婦之利謂使貧者也仕則不稼以下五者皆不盡利之事食時謂食四時之物不力珍謂不力求珍羞也不坐犬羊謂食其肉則不坐其皮葑菲二菜下體根也采其葉又取其根則盡利矣德音莫違謂夫婦善言相順也同死謂偕老也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斧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蕤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禮記通解

卷十七

三十三

禮記

亂於族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承子以授

自獻其身謂女之奔者藝麻種麻也儀從其故禮直

耕治也魯吳同姓魯昭公娶吳女爲夫人而諱其姓

曰孟子事見春秋論語男女交爵謂男女相獻酬也

陽侯繆侯其國未詳古兩君相見則主君與夫人同

饗賓自有陽侯之禍此禮遂廢君子以辟遠以辟嫌

故遠之也諸侯不下漁色不探求女色於民間也御

婦人御車也婦人在車居左御者以左手前執轡面

向右避之也婦人有疾問之不可問其所疾避其隱

禮記通解 卷十七 子西 坊記

也婿親迎見舅姑見女父母也妻謂夫父母曰舅姑

夫謂妻父母曰外舅姑承子授婿奉其女子授新婿

恐其事或有違錯也婿猶不至謂婿親迎女有懷二

心不肯行者如鄭丰之刺是也

按此篇記者本聖言而雜引經傳成文非盡夫子語

也至其聯絡處不可分辨古人文章組織盡工得其

意縱橫開闔皆是据所引論語春秋其非聖言易曉

猶詩古序雜毛說鄭謂爲子夏與毛公合作類此

記通解卷十七終 鄭毛合作

禮記通解卷十八

郝敬習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聖門約禮之教傳心之典也先儒取以別爲一

書師說相承久而鄙意小有出入故言之不覺冗瑣

今併附左方以俟明道君子裁削焉

中庸總論

中庸子思贊揚祖德繼述聖教而作也中者太虛自

然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中自堯舜以來相傳而

庸則仲尼始發之聖人盡性立人極雅言執禮其教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子西 坊記

不越民彝物則以用其中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

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流

心退藏于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

是孔門之的旨也子云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

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卽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

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

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教莫大乎禮道莫

大乎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以崇禮始于戒慎恐懼

終于萬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真
禮教之原其來遠矣至宋程正叔朱仲晦諸子摘取
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愚竊疑之昔者孔
子罕言性與天道何爲也哉非曰秘之良以大道不
外日用擇言高論必有遺脫之憂故曰中人以下不
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佛老之說與聖道
非二也特以其孤譚性命遺落世故人心壞禮法弛
所以爲大亂之首不可用也予嘗語學者凡民不知
有適不知是病及知有道知又是病騎驢覓驢愚不
肖之醉易醒頭上安頭賢知者之病難瘳故曰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味終不離飲食耳今以飲食爲糟
粕專與人言味何自而得味哉故曰下學而上達聖
言至精密已人若不饑食亦長物不渴飲亦長物能
率性道亦剝語能由道教亦虛器故諺有之饑來喫
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此言雖俚實是聖人無
行不語之意子思憂禮教日衰繁文日盛竊思反本
而作中庸與大學意同蓋禮至叔季忠信薄矣不可
無中庸以爲根柢不可無大學以爲包絡今欲割此
二篇獨行舍禮專譚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
若老聃瞿曇之爲者矣是以宋室南遷國祚奄奄諸

君子方守誠意正心爲理學而國未治天下未平與
清言之無救于晉亂佛法之無補于梁亡如雉之與
阿夫然後信聖教本無敝而佛老所以惑世誣民者
正惟其空譚性命非有他也今儒者離禮獨言中庸
身蹈二氏之癖又詆二氏爲異端及其不勝選舉性
命宗旨一切割以予之曰此禪耳玄耳于諸家言語
文字稍涉二氏輒引嫌避諱自以爲儒夫二氏所異
于聖人者非以文字也道果異邪何嫌文字之同道
苟同邪文字雖異無以別學聖人者在真見其是不
在文字間避嫌疑也佛本夷狄侏儻之語借中國聖
人文字緣飾其說文字原非二氏有也自堯舜繼天
垂統仲尼脩道立教千有餘年彼乘吾聖遠經殘假
託依附所謂因果輪迴長生不死齊東野語姑置勿
論其他近理如明覺真空清虛無爲等語皆六經殘
膏賸馥彼叨竊吾餘如客子寄生居吾土食吾粟何
得與吾抗而吾以地主宗盟乃望塵卻避可謂慎而
無禮則惠者矣且儒非佳名也儒者儒也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豈文弱可名魯哀公以儒戲孔
子孔子不居其教子夏曰勿爲小人儒論道德言勇
言強不言儒六經之訓稱帝王聖賢而儒之與百家

列也。自司馬遷劉向班固始耳。彼以儒命我。我沾沾自喜。援孔子爲儒師。牽帥七十子爲儒徒。名不正言不順。至于南宋。而儒斯極已。故其失天下也。委中原以奉胡虜。不能恢復。張治道而偏安一隅。疲茶以亡。其諸君子學術復然。割聖道以奉佛老。而株守理窟。冥忍無用。世因道汙。諒非偶爾。由斯以譚。自漢至宋。訓詁不明。道未嘗微。自宋至今。知解漸多。道未嘗顯。始信虛見無實道。無增減。今欲統一聖真。惟守下學上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默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間。彼二氏語上遺下。自禮記通解

得法此語。本聖教。皆被儒者割予佛。佛行不顧言。棄父母捐妻子。毀形體。滅人倫。以希出世。其支離愈遠。而儒者弁此旨。亦未領會。間有會者。輒共訾爲異端。然則道何由明乎。大抵愚不肖以無心迷。賢知以有心隔。其失均也。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謂有事勿正。勿忘勿助。千古知音。孟氏一人而已。論語孔門傳心之典。而不數言心。唯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二語。心且不數言。況性與天道。聖人之意可知。天人性命。誠明顯微。費隱有無。皆發自此篇。明德至善。定靜安。心意知。皆發自大學。而皆寓諸禮。範諸規矩。錯諸實地。非空譚也。聖人之意。又可知。釋氏五蘊六入六根六塵十二因緣十八界種種名色。搏空捉影。茫無憑藉。儒者復有天理人欲存養省察。表裏精粗等語多方。而心境未融。顯微不貫。均之深譚素隱。質諸論語。無此等深刻之言。奈何後儒獨舉此二篇單行。所宜取而合之也。此篇雜引聖言。薈叢成文。遇罅處。以意填補。文若不續。而脉絡貫通。心領神會。存乎其人。朱子章句大有分曉。較大學爲近之。若鄭註孔疏。孟浪無足觀矣。朱註分三支。其實一片文字。今畧分疏。使初學易解。自

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統論中庸源委，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至死不變強哉矯。論實體中庸之難，自素隱行怪，至小人行險以徼倖。論道不越尋常，所以爲中庸，自射有似乎君子，至雖柔必強，舉帝王制作聖明經綸，不越人倫，以實中庸之用。自自誠明謂之性，至純一不已，發揮孔子所云誠明，天人以究中庸之微，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者，其孰能知之。極言道德之至，惟仲尼能全體素位而行，所以爲至聖至誠，集中庸之成也。蓋中庸之教，發自仲尼，子思奉揚祖德，故以仲尼終。自詩曰衣錦尚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

中庸

綱至無聲無臭至矣。歷引詩反覆嘆道之微，顯歸極于天，以終首章天命之意。通篇從天說向人，又從人說還天，中間發揮天人之蘊，顯微兩字爲一篇樞紐，乃其天人合一而道中庸者也。通篇大畧謂道本諸天命，人性聖人設教，不過脩之天下，無往非道，其要只在人心，人能涵養此心，于靜虛獨照之中，達于日用事爲，隱見如一，顯微無間，性體周徧圓融，則無適不與道俱矣。蓋人心已發未發，卽是道之大本，大用中和極致，則人與造化同流，此從古聖神相傳中正平常之理，仲尼所傳中庸之教。

然也。體此者爲君子，反此者爲小人，而民鮮能之何也？道本天命，人性一片虛靈，合下清通無礙，率之卽是所謂知也。眞知卽是真行，微顯合一更無漸次差別。但凡民以習氣障却，性天顯微不實，離知求知，知反成虛見，更須求行幫補，知行始分爲二矣。知不能行，所以道不明，行不能知，所以道不行。豈天下有道外之人，祇爲當面錯過，所以中庸鮮能契緊爲鮮知耳。然則欲道行，必如大舜中庸之知，卽是行，欲道明，必如顏淵中庸之守，卽是知。顯微合一，道乃不離。此際有眞力量，自強不息，天行之勇也。其曰中庸何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七

中庸

蓋道探之隱微，則空虛無物，泥于形迹，則浮泛無根。此素隱者與達道者兩失之。惟聖人與道爲體，顯微無間，乃能依之顯者至費也，微者至隱也，卽費而隱，卽隱而費，其費也人皆可，可知可能其隱也，聖人不知不能，其費無外，其隱無內，其神妙活潑無方，其體段充周莫禦，故人欲爲道不必遠求，卽人卽道，卽道卽人。我之道卽在我人之道，各在人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常言常行，各自盡而道在矣。故君子素位自得，安常處順，脩己俟命，則天人交得。所謂中庸蓋如此，非離卑近求高遠也。高遠不離卑近，此顯微之義。

也尋常人倫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顯也卑近也天地鬼神微也高遠也人道非通天道非遠道德倫紀卽是天命人性鬼神變化不過人心上精誠帝王功業不過人情上孝思制禮作樂尊祖敬天取人立政治天下國家不過尋常家庭父子繼述與三德五倫九經之理不過明善誠身之事其脩于顯者皆人也其通于微者皆天也而誠明者天人之秘也天命人性本來虛靈惺惺兼照至見至顯故謂之明此外原無有誠爲對祇因衆人私欲昏擾眞明受障不得透露謂之妄妄卽不誠磨練得妄淨則眞體自現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中庸

顯微不二萬應皆眞是謂之誠與明非二也人同此明但愚不誠聖人神明惟其誠至耳故中庸言誠要之與明一也誠而明者天下之至誠一性全眞天地人物總不越自性中明之至上也明而誠者致一曲之明積累至動變化誠之至次也誠而明者其知如神無遺照也明而誠者其道咸宜無遺理也要其機只在無息無息者顯微合一時中素位須臾不離依乎中庸之謂也無息便與天地相似天地惟顯微無間眞常不二所以易簡而成變化人性卽天命一點虛明常住不昧則參贊位育與天地配此誠明之至

天人之秘中庸之精也由致以譚則中庸之道豈不大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道日用倫常周旋錫襲何莫非道皆所謂微之顯也但脩德凝道之君子振古有幾必德性醇粹學問精密敦厚崇禮者乃能微顯一貫上下治亂無入不得自生民以來禮教之宗未有若仲尼者矣躬上聖之資道與時達爲能素位而行周旋中禮非所謂依乎中庸者與堯舜既遠文武不作天地人物之統會往聖來學之依歸千萬世名教之宗主惟仲尼一人雖無可徵可尊必信必從之時勢而全體三王天地鬼神後聖之道德雖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九

遼世不知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覩而天地古今帝王之道已會其極其眞天下至聖聰明聖智功德配天者乎其眞天下至誠盡性至命神不可知者乎功德配天顯之至也神不可知微之至也顯微無間道德之至也性命本同出天人非有二詩可以興知道者優游諷詠默而識之矣或問朱子以無過不及言中如何曰未可也中無名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

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據此作易易六十四卦惟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中節之和觀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今拋却底本硬執無過不及焉能做得中出纔著模擬早已不中但有式樣都則非中擺定無過不及格子依樣葫蘆失之愈遠夫子嘗言過不及為檢舉衆人鹵莽滅裂之病豈可遂反其語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

中

以爲妙道精義善言中莫如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又曰一闢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陰陽不測之謂神卽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合而觀之中其可知矣

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此便是傳授心法今只已發未發兩語數千年來學者尚在雲霧中豈非莊生所謂千古旦暮者與

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閒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謂庸程子謂不易之謂庸非也易變也一闢一闢之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非仲尼脩道本旨仲尼脩道不憂其易憂其不常離常求中必至隱怪不離人倫庶物是名中庸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

中

人者天地之中聖人用其所爲人者而已嘗蒼以上日月星辰之遠泉壤以下山嶽河海之深聖人所知所能者九牛之一毛不能知亦不必知知人之道而已不能行亦不必行行人之道而已故曰以人治人能盡其性則可以參天地參者三也三者上下之中也三才之道莫備于周易卦爻莫備于中初上無位天地之象非人所能故中庸者亦以名乎天地之中人之所自得者而已

顯微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顯微中言費隱卽顯微也鬼神卽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顯微二

者雖則百敝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疑夫子謂下學而上達顯微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中不離庸卽中是庸庸不離中卽庸是中庸如茶飯中如茶飯裏滋味只此宇宙只此民物更無離此別有玄妙尋常處玄妙玄妙處尋常故曰中庸顏子當初仰鑽瞻忽亦只爲見得太高離顯求微夫子誘以博約亦只是中庸

道不外目前越是目前越是實在更著不得些子玄虛越是目前越近自然玄虛總在裏天人合一顯微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一

無間中和一體此際難容擬議緩擬便隔千山萬水纔說便似捉影捕風但嘿嘿體究脉脉印證聖人所

以貴默識無行不與也篇內譚鬼神是極玄渺譚天地是極曠蕩譚帝王是極烜赫鬼神只是人心精爽天地與人同此虛靈帝王功業只是人心中經綸料理眼前人倫庶物而已遠處卽近微處卽顯易處卽難今人學中庸休問天地如何鬼神如何帝王如何但作止語嘿應事接物處時時戒懼慎獨以致其中和則天地鬼神不違而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有形之類天地爲統論道天地至矣人生耳目所到更無過此耳目所不到儘揣量無用人生世間了世間事只有性命了性命中事更管甚六合以外聖人說天說地爲是性命所從出拚棄不下六合外縱有大千世界儘知得見得無用若要識取只在眼前一念靜虛喜怒哀樂未發清通圓融境界非大非小非有非無六合內外總在裏許夫豈遠求是曰中庸中庸只是易簡易簡只是自然自然之謂天不自然便屬人故道原于天極于中世間倫物一絲也自然由人安排不得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纔著些子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一

便不易簡故曰中庸

世間道理都從心上化現若無人心雖有天地萬物無由發揮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后行中庸言天下大本局定在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聖相傳之秘大虛渾是一片靈覺人心渾是一箇大虛除却人心更無處可端倪夫子贊易亦只發揮入道千古聖賢只料理人事易有大極人心之謂耳

此理未可全仗講解須脉脉理會儘說得似都非子思已饒舌矣若論語二十篇何曾有此等深刻語當時列在諸禮中要將禮來填實將此去浸透那禮篇

中言周公制作孔子為政皆禮本色不檢還禮單看無已鼻刪成一箇佛老

釋氏欲破人執礙修譚大千而狹小天地言道不言天言性不言命離天命言人性性無棲泊將世間道理儘由恣蕩無範圍根蒂所以失之中庸脩道必本諸天言人之言天言性必言命世上一切人倫物理都是天道自然物與無妄增不得減不得由人不得欲不如此不得合下停當實在證盟包括無餘世豈有天外之人物何必為天外之妄想為大千之說說為出世之空譚履之即禮由之即道此中庸之教萬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四

永賴也

仲尼言中庸罕言性命子思言性命必稱仲尼蓋性命以中庸為實際中庸以仲尼為宗師故言必稱仲尼者亦應學者岐而之他也時佛教未入中國聖賢已先覺其敝況今佛教充塞儒者欲舍禮孤譚性命而詆禪寂為害道嗟乎言性命而離禮樂其誰非禪寂也與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二氏同異曰道同教異中庸言未發之中不觀不聞不顯之德無聲無臭與佛言清靜本來老言致虛守靜同中庸言誠佛言真中庸言明

佛言覺中庸言顯微佛言圓通皆吾聖人已言之緒但佛老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起教拋却生偏理會死聖人素位而行視生死如晝夜生則盡倫死則盡禮二氏以世界為煩惱混同不分聖人憂患天下綜理周密二氏以無生為樂以有生為苦聖人喜怒哀樂不違人情二氏專譚性命遺落世務聖人罕言性命大道為公二氏勤脩因果微求利益聖人率性無為直道而行二氏偏枯聖人圓融二氏褊小聖人廓然大抵二氏以無遣有中庸即有是無二氏斷絕世緣偏接上智中庸安頓世界賢智愚不肖各得其所二氏出世中庸經世嗟乎世可出乎徒罔人耳其最舛者以譚鋒為頓悟開末學狂騁之端至莽蕩空虛喜躐等而薄深造是學問之害也以出家為脩行作亡命遁逃之藪至毀形滅倫變中國而為夷狄是世教之賊也故韓愈氏欲人其人火其書是尚足與議道德乎儒者不核其實不討其叛不服其心陰畏其逼而陽避其似宜彼之滋張也

第一章

舊本不分章今依程朱本畧加改訂如左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五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子思首自立言爲一篇要領。大虛曰。天賦子曰。命。命有二義。有分付義。是天之所以生人物也。易云。乾道變化是也。有主宰義。是天之所以爲天也。詩云。於穆不已。是也大虛非頑空。知氣生成繼而爲人。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六

中庸

迄

故人性卽是天命。如冰自水出水卽是冰。太虛神靈性卽大虛。一大虛化百千萬億大虛。各各圓滿。不相假貸。不相妨害。大德小德。敦化川流。所以出也。釋氏謂帝網交映。三千大千。河沙塵刹。巧說曲譬。無非蹈襲此旨。蓋天道貞觀。如火聚。命而爲性。如千炬萬竈。同是一火。天之無聲無臭。卽人不睹不聞之中。命之於穆不已。卽性顯微無間之神。天也。人也。命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人性無名。故卽天命名自然而然。曰天莫致而至。曰命與生俱生。曰性一也。天下萬事萬物。何者非天。何者非命。卽何者非性。知人性爲

天命道之全體。大用畢舉矣。朱子論性兼人與物。又分氣與理。夫大虛網緼。惟氣氣虛而靈。故曰知氣在上。氣卽是知。知卽是理。非氣外別有理也。以氣爲生。以理爲性。其說倣于孟子。然孟子實無此說。告子論生之謂性。孟子亦無以非之。但病其于人物無分曉。未嘗以生之謂性爲非也。今此天命之性。非生之謂性。而何。儒者欲別氣與理。以避孟子之譏。本無真見。隨人短長耳。天命之性。雖通人物。中庸本旨。貴成在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如性必兼人物。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大本達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七

中庸

迄

道兼責之物不能矣。率者引伸直達之意。人性得于天者。萬有皆備。苟能順應直達。無遮留轉換增減。弊則日用常行。天機長裕活潑。此往彼來。各有當然平坦可行之路。是謂之道。脩芟治也。恒人不率性機巧變詐。則大道荆棘。聖教多術。無非因其坦然共由者。翦除邪穢。疏達正直而已。是謂之教學。記引說命曰。教學半。凡由學入者。皆謂教。不但聖人設教。乃爲教也。後章云。自明誠。謂之教。是也。須臾者不久之意。須待也。與曲也。速則直。運則曲。離者舍而去之析而分之皆是也。道不可須臾離。謂天人之合性命之會。

無聞可息非但人不可離道道自無嫌隙也不睹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即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大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慎惺惺之意恐懼寂寂之意睹屬目目為火其神外朗故戒慎有外防意聞屬耳耳為水其精內明故恐懼有內斂意人皆以人不見為不睹君子雖衆目共睹而所不睹者自在常戒慎爾人皆以人不聽為不聞君子雖衆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皆所以存此心于應務酬酢涵養虛靈而杜妄緣之擾也見現也隱不現也微不顯也見顯即睹聞也隱微即不睹不聞也獨者不容一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

七

物之名即隱微也禪語云真照獨存是也慎即戒慎恐懼也言道體無分于隱見微顯即易云顯諸仁藏諸用程伯淳謂性無內外靜亦定動亦定也蓋無形無聲之真體即有形有聲之含藏共見共聞之作用即獨見獨聞之精神寂然不動者即感而遂通者也萬象森羅者即冲漠無朕者也天人一體顯微不二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即隱即見即微即顯即獨睹獨聞即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時無處不戒慎恐懼以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以下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而皆中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七

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自堯舜授中列聖相傳未有直指其體者子思得聖祖之傳直以人心喜怒哀樂未發當之蓋此未發人人自有人人共迷非可以躁擾求非可以枯寂得但能常靜虛隨處自顯露非有非無非難非易非大非小非遠非近非外非內非實非虛非人非我非古非今微妙玄通不可思議是名曰中此大一元神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萬物之靈恃有此耳此千聖退藏之密無名無狀而名之狀之曰中然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也蓋未發了無可得必向未發覓中是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也一息尚存心未可死未發焉可得則中將終不可見乎孰知夫所謂未發者非灰其心之謂也生生之謂性存存之謂性一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靜亦定動亦定未發之體即在已發之內已發不乖乎其節即未發行乎其中此所謂微顯隱見通一無二之道也因用證體導流濬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以四端言性正此意學者但能涵養此心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未發之中無時無處不在

故其要惟慎獨所以養未發之中也。戒慎恐懼云者，豈就空守寂之謂與？中卽性也，命也，卽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大本和卽率性也，睹聞也，見顯也。故曰：天下達道和所以用中，達道所以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于隱微而徒脩飾于耳目之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中者衆也。若復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實，亦非堯舜仲尼所授之中也。故子思以和言中，以發証未發見道不離平常，所以爲中庸之教也。致者擴而充之，致中和者，無時無處而不戒慎，以全其發未發之真。

性命之自然，而二氏謂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見聞，逆流法忍無生，是逆天之命，拂人之性，舍達道而求大本，遺顯見而索隱微，豈中和禮樂之教哉？至于刑名術數支離務外之說，益不足道矣。

天命之謂性三語，一篇要領道也者，以下皆脩道之教，而性命行乎其中，通篇所言不出此。

天非蒼蒼之謂蒼者，天之小體耳。天者，大虛也。大虛無象，言天則虛實有無圓滿，言大虛則似落空中。庸宗範在安頓世界，料理民物，世界民物以天爲統，故首言天。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二十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惟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達此，道不達人，所以不可離，遠人爲道卽可離。非道篇中反覆言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離者分析之名，不但背道爲離，凡教者學者分顯微分隱見分睹不睹，聞不聞，分知行種種破裂之見，等待湊合皆非自然不二不測之神，蓋可析而分者，卽是可離，不可離者爲密分析乎？

不睹不聞卽後章云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故惟有戒慎恐懼而已矣。

中庸一篇教學者沈潛反約于身心性情間，所謂聞

然日章也不睹不聞慎獨未發皆合隱見顯微而言不待耳無聞目無見始爲不睹不聞不離已發存未發也共見共聞自有不見不聞在自家意念上事人誰見得聞得戒慎恐懼只是意思乾乾非震驚不寧之謂不見不聞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莫見莫顯二語贊道無間內外大本達道通一無二君子戒慎慎獨以致中和不可須臾離此也朱子以戒懼慎獨分兩時兩事曰旣嘗戒懼于此尤加謹則是戒懼時猶未甚謹也不成義理又以中和分屬天地萬物意謂和本于中萬物本于天地然豈天地獨中不和萬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二十五

物獨和不中乎破裂甚矣

天地雖兩其實地皆天也陰陽雖兩其實陰皆陽也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幾躍躍何嘗有不動時卽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起如此者恒人于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后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懼如佛子趺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卽隱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發卽存乎發也此千聖學脉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二十三

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流與佛老異者此也朱子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處覓獨離戒懼恐懼以何爲慎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端著力不得戒懼恐懼慎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懼恐懼以慎其獨此道易簡直截必如朱說靜時戒懼動時謹獨不惟戒懼謹獨分兩事不睹不聞與獨又分兩時覺擾煩難莫適所從今人但向不睹不聞處戒懼自然性命周流慶累全銷天靈惺惺卽便是察何必別用省察乃爲慎獨乎若待念萌時方省察如捫漏舟不勝潰決矣

人但識得不睹不聞便自有戒懼意思識得獨便自有慎意思顯微隱見名異功同此間甚細難容破裂○世人不知道故馳逐于耳目見聞中庸根本性命教人常視于不睹聽于不聞向尋常日用處見道于隱微故孟子云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行著習察卽莫見莫顯之意故顯微兩字爲一篇樞要篇內再三提掇以此

中者無名之名猶恒言其間就裏箇中之謂故夫子

命人性之外。本有反無本易反難。故曰反也。做起于無忌憚。故君子戒慎恐懼。焉可已邪。

君子如虞舜顏淵大聖大賢。惟中庸非有加也。小人驚世駭俗。所就愈卑。故曰反。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是謂時中。時者。活潑不拘。而精研不喪。與無忌憚相反。惟戒懼為能時。

中庸即道。君子即中庸。道不遠人。顯微無間。究其極。雖湯武猶是反之。況下焉者乎。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二十六

中庸

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惟其須臾離。而不能久也。啓下章不明不行之意。中正平常之理。微顯不二。有無交徹。六合不能函其大一塵。不能擬其微毫釐。不動而天地全攝。事為不著。而萬有兼資。不可聰明測。不可氣鬼取。不可材辯說。愚不肖皆有。而聖人不能盡。故曰至矣。與篇末至矣相應。民即上章小入。下章賢知愚不肖。久恒也。鮮能久。即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不能守。顯微隱見不賁。皆是也。民冥也。昏愚之稱。道體不息。人心有間。天地聖人所以為至德。惟久耳。凡民能久。即

一。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民鮮能須至誠無息。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不納諸陷穽。知終終之。不。限于期月。顯微無間。須臾不離。方是能者。後章惟天下至誠。惟天下至聖。為能盡為能化。與此至字。鮮能字。正相應。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承上章言民所以鮮能病在不知。知者。人性虛靈易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二十七

中庸

謂乾知。大學謂明德。論語謂生知。三達德之首。即天命之性。不睹不聞。隱而見微。而顯通乎已發未發。獨覺不昧者也。此知一醒。內境自清。此知一照。羣障皆破。此知作主。萬應皆真。原不與行作對。當體即是行。人能率此虛靈。隨處坦途。有何不明。有何不行。蓋大本達德。中和自然。不可無心得。不可有心合。添一分則大過。少一分則不及。故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人從心不踰。顏子欲從末由。知行合一也。恒人莫不有知。而逐妄背真。日遊于天命人性之境。日昏于聲色臭味之場。本明障蔽。當面錯過。即使偶然相

應念力不堅轉眼成迷于是借聞見幫補借作爲湊泊而知行始分爲二故知必能行乃爲真知行必能知乃爲真行不明不可爲行不行不可爲知要之知先也今人思慮計較何嘗不知非行道之知行道之知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今人之知皆情識作主小體用事聰明者過于機變昏愚者失之暗昧本明遮蔽如走昏衢道何由行乎今人日用踐履又何嘗不行非明道之行明道之行有事無忘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今人之行皆無主妄作隨血氣牽引好奇者當爲不爲卑汙者不當爲而爲靈幾

愚不肖者知顯不知微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凡民也故爲不及賢知者知隱不知費見以謂知見以謂仁舍日用而求玄妙素隱者也故爲過之道以微顯合爲一貫學以知行合爲能化

大道圓融無知行無過不及無賢知愚不肖分段名象皆由對待生有知則有愚有賢則有不肖有過則有不及出此入彼懸解故難聖人從容中道無名無象渾然合真乃爲中庸

中庸知解不得鶻突又非故知愚同病任放不得執著又非故賢不肖同病家常茶飯就裏煞有至味今人茶飯不離口但不知味民鮮中庸以此如舜好問察則一切知解俱忘又不鶻突如顏子隨擇隨守則神明常主又不執著乃無前病乃是飲食知味人飲食至切要至尋常心在卽知味心不在卽不知味則知味亦非難事上章民鮮久正坐此病所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兩言我知之矣言衆人將知行作兩般聖人自會成一事

賢知愚不肖受病同而道所以壞多由賢知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不能壞道子思憂人之爲道而遠人者

故作中庸下文因引舜顏子所知行不過庸言庸德孔子論強不過自矯道之費者愚不肖可與知可與能而不以與賢知蓋賢知者意見多愚不肖者情識少情識少則近自然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謂中庸

始言不知不行末歸咎不知知為主也大學五傳首誠意此篇言誠明皆知行合一之理夫子憂民不可使知故教人下學而上達由行造知也論語專言仁亦此意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 自古脩德凝道無過智仁勇三德智者虛靈之體即

天命之性仁者躬行之實即率性之道勇者奮發之功即脩道之教知上也仁次也勇又次也其實一也上智之人清明在躬尋常日用不離不睹不聞之中宛然天命大本一念萬年永無退失如大舜自然先覺即知是行顏淵服膺不違即仁是知都著不得一毫氣量容不得一分勉強乃天剛乾健自強不息天下之達德聖明之極軌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自此至問強章歷引聖言發揮此義

賢知之過即下章所謂素隱若晉人清譚宋人理學中人以下語上者皆是夫道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

不知不能求道于聖人所不知能是以過耳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承上章言知行本無二道之不行祇為見不真信不篤苟真見篤信尋常行處即道故不行由不明也大知如舜即知即行大知者行所無事自然之明覺也以空虛為寂照以意見為聰明以記聞為辨博皆非中庸之知自古稱濬哲文明匹夫為天子功高業隆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

惟舜弗可及而要其所為舜者不在平九州誅四凶重華協帝之蹟而在尋常知愚無過不及之間盡明主嘉謀嘉猷不越匹夫良能良知舜舍己從人自耕稼陶漁至為帝無非取諸人知出于獨見者常私出于衆見者常公得于載籍傳聞者多疑殆切于尋常目前者平實可據舜好問謙虛之至也邇言即庸言好察邇言平易之至也隱人惡揚人善寬恕之至也執其兩端通融之至也執兩端不執一也天下無事無物無兩端即所謂一陰一陽之道無可無不可之時知愚賢不肖過不及善惡好惡行藏用舍其顯者

耳聖人神妙不測衷無信果如明鏡當臺胡來現胡漢來現漢即夫子空空焉之意中無定在執兩端即是執中用中于民者中在民心與聖心通也用舜用也用于民無我也即夫子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意盡善善惡惡可否從違不越人心之公聖人虛中順應觸處洞見其至所謂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順心從與民共由所以為大知道所以行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三

證法聖智盛明曰舜史臣稱其重華協于帝意其有絕德乎好問察通乃其所以明目達聰也隱惡揚善乃其所以命九官十二牧誅四凶也執兩端用中于民乃其所以百揆時序四方風動恭己無為垂衣裳而治也故曰道不遠人

兩端者不測之謂道一而已一立兩分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張子厚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中之所出大虛之竅也老子謂常有欲以觀其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論語謂無適無莫而比于義易謂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要皆是物也中不二兩端不測中不可執執兩端即允執其中用中不執兩端是子莫之中不可為允兩端不但善惡善之中復有兩端兩端之中

又各有兩端不測之謂神執本無執惟聖人精義入神乃能用之兩端即權權非聖人不能用用權即是用中此理非一世一人之私乃天下古今千萬人之公故不用于已而用于民即天下之達道也曰子曰用行即知也知舉舜行舉顏子知為上行次之知及之仁守之故曰知譬則巧聖譬則力

知舉大舜行舉顏淵世駭為絕德而究其知行不越中庸子思責望在賢知故舜雖濬哲文明而所行皆平常好問不盈滿也好察適言不厭常也隱惡揚善不刻核也執兩端不偏主也用中于民不自是也所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三

以為知之中庸而道無不行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所知皆平常擇乎中庸不窮高極遠得一善不徧物多識拳拳服膺不放佚怠惰所以為行之中庸而道無不明也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承上章言道之不明由人以見解為知影響虛見都非實地引夫子言以實之世路分明兩條循理者吉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四

中庸

從欲者凶。趨吉避凶。何待知者而後知。天下客有知避禍而不免者。未有明知而甘心蹈之者。世人機械變詐。釣名網利。豈不自謂極知。然而人已相形。名位相軋。勝負相傾。猜忌媚妒。百出何異。罟獲陷阱。然竟爲利慾所迷。疾走先驅。自投危險。死而無悔。彼自謂極知。乃其極愚者也。此輩初未嘗學問。不能擇善。不知之尤者矣。其次嘗學問矣。亦頗知乎中庸。辨擇事理。非無偶中。而理不勝欲。如石火電光。一隙之明。旋開復蔽。如此則與知陷阱而不避者。相去幾何。其不智同也。惟顏子乎。夫子言顏子生平爲人。隨事觀理。

揀擇中庸。遇一念一事。心公理得。當念如是。終身亦如是。雖歷利害毀譽。顛沛造次。永無迷失。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如此行持。乃爲真知道。所以常明也。本知率行。聖人之事。故舉大舜由行合知。賢人之事。故舉顏子。神明莫如舜。本體即工夫。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差別。而知行合則同。皆君子之中庸也。兩曰予知。皆務外之見。不知避不能守。皆就近裏折之。疾走曰驅。投入曰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掘地爲坎。豎鋒刃其中。陷猛獸者也。期月。匝一月。猶所謂

禮記通解

卷六

三十五

中庸

日月至也。爲人猶言素行。亦猶大知之言。用于民皆知行合也。擇者。汰除蕪揚之意。汰除沙礫。以求金蘄。揚穠秕。以取米克。治私欲。以成中庸。與前執兩端。彷彿行言。執知言。擇也不二。曰一無惡曰善。即中庸也。一善云者。得不在多。顏子博約。聞一知十。易簡而理得。所以爲中庸。拳拳固執。貌服膺。佩之胸也。論語云。如立卓爾。即弗失也。蓋自知行分。學者見解多。不難于擇得。難于保任。執虛解爲實證。雖擇未得。雖得未穩。君子貴終日乾乾。保任之而已矣。

善本同。有人迷而不擇。即一念偶合。旋復退失。服膺如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也。佛氏機鋒。但取一念相應。不顧後來。所以與聖學異。或謂一卽一貫之一。得一善卽止于至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謂每得一善。兩義不相違。工夫本體不離一。會得一亦可。不一亦可。顏子心上工夫。無處非一。無知非行。

虞舜大知。知卽是行。顏子爲人行處。證知語分兩則。知爲常主。行所以造乎知。而爲下學之階梯也。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承上虞舜生知，顏子仁守，聖賢與道為體，合下便是中庸。何其易也？中人以下，以人體道，有作即差，又何難也？至易而至難，舉之而能勝者，天下之至勇也。故引夫子之言曰：凡天下事，知謀操守氣，鬼可用，皆無難事。如四海九州之大，欲區畫調度使之均平，此才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六

中庸

識明達者可能也，爵祿以馭富貴，人所貪戀，誰能辭之？苟操守廉潔者可能也，白刃凶器，人所畏避，誰能蹈之？苟材力勇敢者可能也，三者雖難而非難，惟有中庸之德，不越天命人性，平常易簡，然苟私欲未化，渣滓未融，未免偏倚參差，必戒懼慎獨，須臾不離，本立道行，中和兼致，不思不勉，如大舜兩端用中，方是能者，少用才識模擬，氣力擔負，思議助長，便乖自然，與天行之健了不相涉。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能其惟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曰：強也。昔子路問強，夫子教之曰：強非徒勇猛過人之謂，宇宙風

氣不同，民生習尚多偏。南方卑下，天氣溫煖，北方高燥，天氣栗烈，故人氣習溫柔者，謂南方之強，猛厲者，謂北方之強，皆偏勝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是為汝當自強者，抑所問在是，與夫所謂南方之強，以寬柔為教，如佛老之慈忍也，橫逆之來，忍受不報，雖云異懦，有長厚之風，君子不去也。若夫北方之強，猛悍，暴戾，視兵甲如衽席，雖至死而不厭，此強梁之徒之所居者也。要之，暴戾君子所惡，異懦亦君子所恥，爾所當自強安在？論理不論氣，尚義不尚勇，故君子和以與人，則混俗而易流，為能矯其和之過，而必不流，雖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七

中庸

溫良可親，耿介終不可轉也。中以立已，無所依傍，則孤危而易倚，惟君子能矯其中之偏，而必不倚，雖挺然獨立，終不至傾欹也。人情窮則固塞，及得志則霽，洩無餘，惟君子雖處利達而精神凝定，不改其固塞之意，富貴不能淫也，恒情無事，則矜名檢臨大節，則震撼失措，喪其生平，惟君子雖危急存亡，而從容就義，至死不變也。夫中和者，性情也，險夷者，遭逢也，人已各得生死不二，不吐不茹，道義之勇，汝當自強者，此也。矯反正也，情欲易縱，矯而正之，乃所為強也。一首三事，皆賢知之過，恒情所難，以形中庸之難見，君

子之強也。三事但取立辦不求當理當理亦卽是中庸堯舜均天下孔子辭魯司寇却莒兵則皆中庸矣非定以三事爲偏也。白金色也蹈赴也南北不拘方以氣習得名南人亦有北氣習北人亦有南氣習東西人亦有南北氣習論強首舉柔弱爲君子矯而反之然後調以中和猶孟子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之意要之涉世至理不外是天道北爲陰幽死地也南爲陽明生地也老子云柔弱勝生之徒強梁者死之徒亦此意抑疑辭而汝也而強猶言自強古者扑作教刑寬柔以教并扑責不用也君子居之似柳下惠不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八

中庸

正

恭之類卧席曰衽金兵也革甲也和而不流四事見大勇不外尋常不流之和亦便是發中節之和倚之中亦便是未發之中處世及此亦便是顯微無間之道和則易流中則易倚富貴喪志患難改節古今通患于四不見矯于四矯見強雖矯非可以材技氣龜撐持撐持爲矯力盡還弛可暫難久此四者義精仁熟無所勉強而浩然常伸于天地之間故曰君子自強四事一件難于一件中不倚難于和不流無道難于有道

中庸之德平常易簡但若有爲便是襲取助長省力處卽得力處孟子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德不外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上智知以兼仁勇中士仁以體知勇下上勇以造仁智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卽強強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奮發有爲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朱註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耳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三十九

中庸

第八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至于子路問強章皆舉不離道之君子知仁勇之全德大聖大賢之能事中庸之模範也自此以下至君子素位章言道不在隱怪而在人倫日用間乃所以爲中庸素與素位之素同隱與隱微之隱同素隱以隱爲常如二氏之空寂是也素者不參和之名行怪謂不由經常也後世有述謂

惑世誣民之遠也。遵道而行，謂循途守轍，俗儒格式之學，煩瑣艱難，故半途而廢，粉飾鋪張，終于無成也。依乎中庸者，顯微無間，事理通融，本立道行，須臾不離也。遯世不見知，不悔，即易乾之初九，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無悶，難遯世，不見是無悶，尤難，故易謂之龍德，依者與之為體，依中庸，故遯世不見知，不悔，始是依中庸，此仲尼一生安身立命，田地與後章不驕不倨，三重寡過關，然日章血脉相應，不識不知，神化之境，可默識不可迹象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又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遯世，不知不悔之謂中庸，實境顯微無間之妙用，曾點畧窺此意，故不答知爾之問，其實曾點又添一頭，亦一素隱也。

素隱者，以虛無為常，遺落世故，如接輿佯狂，遯世，佛老披剃出家，離顯為微者也。遵道而行者，章句記問，依傍摹擬，離微為顯者也。君子依乎中庸，顯微無間。

者也

素隱與費而隱相反，素猶儉也，與費反，費而隱者，莫見乎隱，合外內之道也。素隱者，軌空守靜，隱而遠費也。行怪與可知可能相反，素隱行怪，與素位而行相反。子云：吾無隱乎爾，故庸德之行，厭淺近，求幽深，所行必怪，非獨二氏雖清譚廢事，理學偏上，均之素隱也。近代縫掖輩，株守章句，講程朱之學者，則謂之遵道而行者耳。

人情好異，故隱怪有迷，人情厭常，故中庸不見知。君子寧為此，不為彼，所以依乎中庸，性命不離日用，聖人何以異于人哉？

遵道而行者，視道為有方之物，半途而廢，非即止也。足疲曰廢，出門未遠，早已疲乏，苦難故爾。表記云：君子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倪焉。日有孳孳，亦未言止也。學無根蒂，尋枝摘葉，虛散精神，罔厥有成，若中庸易簡，時習而悅，何疲勞之有？所以謂之吾弗能已，吾弗能已，便自依中庸，不為素隱，費即是隱，不必遵道，行即是道，大本立，達道行，中和致，與天地萬物同流，大行不加窮，君不損，然而民鮮知味，雖有中庸，君子或遯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聞然，淡簡毫無怨悔，戒。

懼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卽不顯之德尚綱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此章與六仁勇絕無干涉朱註分配無謂

第九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鳴矣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四十三

中庸

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卽君子所依中庸之道費浩繁也卽首章所謂見顯也隱卽首章所謂隱微也費而隱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觀其散殊愈出愈多何其費究其精微無形無聲又何隱費則無往非道費而隱則無費非隱蓋道本天命率性宇宙何在非命何在不非性雖愚不肖之夫婦人倫日用所知所行皆性命則皆道況上此者乎若是其費也究極精微不可見聞不可思議雖聖人生知安行無所容其知能況下此者乎若是其隱也天地大矣無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四十三

中庸

處非天地今人古人共見共聞宜其無遺憾矣然人皆戴天而竟莫知天之所以高入皆履地而竟莫知地之所以深人見其昭昭撮土而不測其無窮廣厚雖目前至近焉能洞燭無遺憾也于其可知可能天地之大而見道之費焉于其不可知不可能有所憾而見道之隱焉其費也可語大而其大無外更無有能出其外承載之者矣其隱也可語小而其小無內更無有能入其內破析之者矣所謂費而隱如此然則斯道也神妙不測變動無方宇宙無一物不體日用無一事不在詩云鸛鳴矣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昭

察于上下間也可知君子之道言乎通夫婦配合卽化育之託始言乎遠乾坤廣大卽易簡之成能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君臣上下之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中和位育之成也近不遺遠不禦道所以費而隱君子于造端之地戒懼謹獨以成參贊之用者烏容已乎所以道不遠人也
隱卽中費卽庸隱在費中卽是未發在已發中不睹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以此夫婦可知可能卽是和爲達道聖人不知不能卽是中爲大本不知不能卽是戒懼

謹獨田地朱註謂如問禮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于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恃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海算沙程正叔朱仲晦格物之學聖教不爾

費隱與篇末闇然日章意通務浮華者撥本根故費必言隱就清虛者棄世務故隱不離費首言微顯中言費隱末反復贊嘆微顯一篇大條贊朱子獨以下八章分配豈他章皆無費隱乎然不言隱而費言費而隱何也聖教以有爲經世間倫物現在實有聖人料理人倫庶物神化虛無卽在裏先費而后隱者下

禮記通解

卷六

四十四

中庸

友

學而上達也雖物無道雖有無無究極精微則又不得不謂之無惟聖人卽有是無恒人執有疑無有無不得已而言不言無不能妙有故終之曰無聲無臭至矣雖然此子思之言非仲尼之言仲尼惟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費而隱猶言見乎隱微之顯云爾有二名非兩時兩事體卽是用卽是體可知可能卽是道之費非更有道之費爲可知可能者也其不可知不可能卽是隱非更有道之隱爲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可知可能者卽是不可知不可能者非更有隱藏于費之裏者

也言費而隱本救世儒支離之敝若又分體分用對癡人說夢矣

費者用財奢侈之名富人揮金如土曰費大道萬有森羅泉流不息易曰廣生大生富有日新故亦曰費然道易簡自然適靜而正何曾窺見道之費費是中庸本色尋常處見隱爲盲眼人發寶山當面自不見耳子貢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日見仲尼疑隱乎爾明眼人觸目黃金珠玉何隱之有會此卽知顯微如一一道不可離中庸真面目世儒分理氣爲二氣有形理無形此因告子食色爲

禮記通解

卷六

四十五

中庸

子

性生之爲性孟子非之其實孟子未嘗以告子言爲非也世間道理由人發生人本血氣更分別人自入理自理不得今謂私欲由血肉生則可謂理義不由血肉生則不可理義由中出緣引由外來告子于內外親疏鵲突不明故孟子駁之非定以理氣爲二也子思費隱微顯知行合一之說皆以融會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意卽夫子一貫之旨

夫婦知能指男女之合爲萬物化生之本日用飲食作息帶在裏觀末語曉然言費隱舉夫婦何也宇宙萬事萬物莫非陰陽剛柔

摩盪而生變化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由人顯陰陽在人無過男女之合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至其變化發育萬有資生性命各正神妙不測雖聖人何所容其知能乎如五穀果實其種植栽培可知可能也其發榮滋長不可知不可能也隱即費之神處微即顯之妙處不可知能即知能之無可知能處非有二也

夫婦知能全體是道所爭悟與未悟祇因愚不肖故未悟但悟處即道不爭多少偶然一事一念相應未得通透故但曰可與不悟只因不慎獨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七

中庸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夫婦之知能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是聖人亦不知不能也皆形容道體顯微非以聖人與夫婦較長短也愚不肖可知可能者此道聖人所不知不能亦此道故謂之費而隱

物小者易隱天地大物焉容隱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無處不是人生百年戴天履地自少至老宜其行著習察洞然無畱憾矣然明白易簡莫如天地幽深玄遠亦莫如天地從古列聖仰觀俯察其微妙玄通處終非人知力所及故曰有憾憾者缺恨之意眼前境

到底推勘不破所以缺恨即後章生物不測之意語大即小即大語小即大即小所以為費而隱非判然兩段也其布散充周無外人心量可通處皆道量所包括處盡虛空界無窮復無窮莫非道也更誰出其外而載之以斯謂之費其合藏精密無罅思議不及處即是道幾退藏處極渺冥內微塵復微塵終不見道更誰入其內而破之以斯謂之隱

可知可能等閒便露出是謂造端到究竟田地神妙不測莫知所以然而然昭昭撮土看天地尋常可見到廣生大生人知力測度不得千古大惑何況有憾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七

中庸

○載者以彼物承藉此物破者以此物鑽入彼物道惟一耳即大即小即內即外當體渾淪誰載誰為所載誰破誰為所破釋語芥子納須彌毛端現寶王塔踏襲此理

案有精研詳核意猶觀察監察之察言道幾無處不透徹也上下察猶言徹上下天命率性何在非是升降飛揚浮沈不定方所故不曰察上下而曰上下察上下二字連絡形容道體活潑之象

造端夫婦本體即是工夫創始曰造猶兩端之端易言陰陽剛柔仁義三才皆兩也在人為夫婦在物為

此在事爲動靜而人道爲本男女構精乃化生之始閨門屋漏實政教之源故易上經首天地下經首男女傳曰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上下禮義倫常所以生萬事萬化所以出學問道德依此立從古豪傑不透此關將大道知能作情識窠臼貪戀執迷一墮坑塹萬事瓦解苟能于此不惑不溺如天地咸恒無心有別則戒懼慎獨以致中和脩齊治平參贊位育次第舉矣不曰察天地乎故下章舉子臣弟友不復言夫婦承造端而言也

言道費而隱二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四十八

中庸

婦則二氏無安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惟素其位而行豈其棄室家無妻子然後爲脩行乎子思以費隱兩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卽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朱子謂夫婦之愚以下專言費不惟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不去乃援孔子問禮不得位爲不知不能天地覆載偏寒暑不正爲人憾粗淺甚矣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察天地亦合費隱惟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卑而

高近而遠也朱又云隱具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意是禪家機鋒聖賢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言隱亦復何妨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皆迷惑入心使之神識飛揚者也儻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非與

第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四十九

中庸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章言費而隱卽物皆道非別有道在強人合之也夫婦之道夫婦卽是父子君臣之道父子君臣卽是兄弟朋友之道兄弟朋友卽是以至語默動靜之道語默動靜卽是更無等待湊泊隱見微顯妙合而凝所謂聖人不知不能卽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不

遠人也。苟人有心爲道，難費求隱，難顯求微，難已發求未發，厭平常，忽易簡，謂聖賢爲絕德，認性命爲秘傳，但涉強求，便乖自然，何可爲道？詩有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則，法也。執此柯伐彼柯，雖法則不遠，然睨而視之，彼此猶爲兩物。若道當體卽真，率之皆是，君子但以人道治人身，人改卽止，豈容別求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莫如忠恕，忠卽率性也，中心存主，忠也；如心順應，恕也；赤衷直達，畧無難飾，瞞迷卽此是率性，違道何遠？違去也。如施諸已，不願中心爲忠也；卽不以此施於人，如心爲恕也。如此施行，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一

中庸

此與素位而行兩章，是中庸實地。遠人爲道，不獨素

隱行怪，凡涉有心，卽違自然。顏子未忘卓爾，猶是與道未化。夫婦率性自然，亦是得道一端，闊數無多得，力處不呈，絲毫費力時，扛鼎徒然。中庸所以易而難也。

人卽是天氣，卽是道。故曰：仁也者，人也。除却人情別無天理。故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除欲無處更有心。故曰：道不遠人。兼人已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視我亦人人。惟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譚。素隱，忠恕兩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一

中庸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何遠之有。

改而止，卽夫子與進不與退，唯何甚之意。人有良心，猛然改悔時，卽與聖同體。如爲子不孝，一念悔與大舜曾參不遠。惟民鮮能久在改時，一念自難過求舜，距相違只幾希。教人學人，不越中庸。

忠恕兩字互根，忠以基恕，存不專，則發不直，恕以行忠，達不順，則真不顯。體用交資，通顯微合內外之道。夫子告子貢單舉恕，是強恕之法。人不能本忠行恕，故教之強恕，以合忠。向人已較量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也。忠恕不盡此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大公順

應方是忠恕全體徹上徹下聖凡共由朱子泥作下學解失之詳大學齊治章

忠是透底真心運出一真不二卽恕恕載忠出無忠不能恕無忠不達究而論卽忠信也達道不遠卽率性之謂曾子以當一貫廣大精微便是致中和中爲未發之眞性忠爲欲發之眞情和不垂乎中而中乎中之節恕不異乎忠而如乎忠之願前後非兩也如心之如自如忠心非如人心之云能如忠心運出更無轉換遮畱則大用顯行內外一貫心體光明洞達道可近矣中間畧有轉換遮畱卽是心不如心顯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二

中庸

中

微爲二存發爲兩襲取機變萌而人我天淵大道茅塞矣近代講良知卽忠恕非有異說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己卽是忠恕朱註分貼望人愛人責人三段破裂不成章

君子之道四卽忠恕不遠之道責人還自責正是不願勿施束縛求卽願也求乎子求愜所願于子以用於父也所求乎子忠也事父未能恕也求子不願則事父勿施卽爲子忠事父恕而孝之道不遠于子矣

餘三做此平常爲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卽是孝弟忠信之德心得曰德平常曰庸行卽強恕而行孝弟忠者反躬內省恥其不逮也已未能故行不足求諸人故言有餘不足有餘就行恕時體勘分數如此兩不敢卽忠恕眞心言行相顧實地勉以補言之有餘不盡以待行之不足勉則自不敢輕言求人盡自不得不力行脩己回視曰願惟恐失貌慥慥塞意胡不者非一言一行也小人無忌憚則任情不顧行如飄風言如流水君子慥慥然固塞一言加人反顧自家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三

中庸

行處一行出身反顧平日言處三迴九轉言內內不出口行汲汲如有求故曰胡不慥慥猶言何可不爾也慥慥戒懼慎獨聞然惡文之狀與輕薄浮華殊趣

君子之道四以下皆忠恕近道之事所求乎子四段推己及人忠恕自訟之心也庸德之行以下敘事慎言忠恕自盡之事也身口心三者精神聚會顯微無間人已周流皆忠恕之實德也

庸德之行以下見君子及求諸己主忠行恕一段眞精神力量脩己卽以治人人己兼成大學絜矩平天

下之道不越此所以不遠人謂之中庸

士君子日用隨身規矩不外言行兩端向人已較勘最易猛省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言出身加民行發邇見遠君子欲戒懼慎獨致中和于言行加之意而已言不越子臣弟友行不外孝弟忠信卽是斂華就實淡簡溫之君子不遠人爲道之實地

第十一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禮記通解

卷六

五十四

中庸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承上章道不遠人隨寓卽是人在性命中和如魚在水中何處離得人惟不致命率性計較反緣百實紛起天真斷喪而去道遠君子素其位行卽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無文曰素五味不和謂之素味五色不染謂之素絲彈琴不歌謂之素琴今人齋戒曰素此言素位猶莊生言顏子心齋卽中和之意釋氏言本來面目襲用此旨君子心體居淨純一無雜納之塵垢之中澗然不滓殺之紛華之場渥

而不絕位無常而心有常境雖變而中不變是曰素

其位前云素隱者一味玄虛遺事忘物此云素位者一味尋常安分守己故素位則行乎其當行素隱則行乎其不必行也既云素位又云不願外素以存主言不願以絕累言外緣不絕則存主不靜不願外則素位愈安素言心位言遇行言事素富貴心不變于富貴也行乎富貴行富貴所當行之事也餘三皆然順境一逆境三諺云事不如意常八九理數固然四者循環始乎富貴則不能不貧賤貧賤則親戚疏故生夷狄如蠻如蠻如蠻故生患難始富貴終患難否

禮記通解

卷六

五十五

中庸

泰人所時有至患難而窮極矣君子惟以素心應之行所當行則處一化齊無入不自得入卽隱微之意有罣礙則不能入入亦不能出顯微無間則行乎無迹之途出乎不肩之戶獨往獨來斯謂之自得非得於外而得于內不望得于人而自得于己也位雖多般上下二者該之居上有一毫過求于下卽是陵居下有一毫過求于上卽是援踐踏曰陵反緣曰援二者皆生于求求貪也正己卽是素位行無求於人卽是不願外無怨尤卽是自得

凡其所寓卽位離位皆外也但素位行則隨處安樂

外矣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六

但願外卽未免扳援懷轍未免干求得失是生懊惱情逐境遷性被氣使不中不和將人我世界結成睚眦窠臼怨天尤人長戚戚無處可銷矣所以君子正己卽是素位而行不正己而言素位必至耽空守寂有疏放之癖有推諉之私怨尤病根未淨豈真素位者故佛氏以恩親爲冤以眷屬爲魔皆生于不正己而求人願外之爲累也正己則性情理中和致欲寡氣平居易俟命隨處皆得而怨尤化矣人心收斂則自安閒放逸則生掙抗君子小人險易所以分易卽素也險皆外也君子言居小人言行不居而行行卽禮記通解

五十六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五十七

手自持足自行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饑自食渴自飲萬般現成豈由安排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成之者性三者皆自然君子所以素其位而行也釋氏言無生是法住法位蹈襲此旨素位而行此理微妙玄通釋氏諱上乘解脫無罣礙皆襲此理但聖人以行爲地以正己爲行故雖脫然無累而無荒蕩遺漏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寓安行乃真素位者釋氏侈言無礙而背親滅倫毀形出家以生爲苦海以世爲火坑妄希解脫不正己而求人怨尤莫大焉譬則逃雨何解脫之有益信中庸本自然聖道之爲大也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古本屬下章朱子章句以繫此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己相似然素位行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下章義理深長家之本在身也第十二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承上章正己無求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卽求

章聞然曰章遠近風自微顯之意正鵠者射侯之的射者不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友求諸其身百步之外始于括處之中也君子體道期向高遠始于卑近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近者高遠之自微顯之間有幾存焉故孟子曰智譬則巧非可襲取于顯而忽于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皆事之可知可能共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此始好合志意合也如鼓瑟琴聲相應也翕亦合也耽樂之久也宜相安也拊拊通家屬也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之心順遂矣夫室家和平父母安樂從古聖賢治國

平天下存神過化不外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也佛老得罪聖人惟其失乎此聖道中庸惟其得乎此君子所宜友求也前章夫婦子臣弟友舍此章意下章大孝達孝達道達德九經皆承此章雖至誠之極功亦惟經綸大經耳所以爲卑近而高遠也

求諸己與求諸人是聖道與二氏分別處聖人見道不離天命人性除性命無道人各率其所爲人便是蕩平之路二氏拋却自己向世界人物搏量所願不得遂命曰苦海併已身作陰塵假合父母妻子作魔

章遠近高卑于無漸次中論漸次雖二名非二道登有高原同此山行有遠邇同此路故曰道不可離若遠邇不同途高卑有兩體即可離非道也從古掀天揭地之功只在尋常人倫庶物間

中庸之德致中和而已人心中和無踰孝弟仁讓恒情偏狠暴戾常恣縱于家人妻子兄弟間故惡逆莫大乎不孝弟中和位育由家庭始下章舉舜文武周

公之事故先言此所謂必自卑近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廢聖明作述可知可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不知不能者天也微也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以世德致王周公成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王凡所以脩諸己達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馴至聖神功化之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近即人事之顯鬼神高遠即天道之微

第十三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齋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亦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所謂孝弟
之道通于神明者也顯者常卑近隱者常高遠顯者
易言隱者難狀隱而見微而顯莫如鬼神故引夫子
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物有聲音象貌則隔
礙而不能相體鬼神無形無聲故能體乎物物不能
遺之蓋陰陽之氣往來變化以妙萬有而其與人接
莫顯于祭祀之時精爽威靈能使天下人內焉齋明

禮記通解

卷六

六

中庸

外焉盛服以奉承之洋洋然彷彿無象而若有象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者所謂隱而見微而顯其在
斯乎詩云鬼神來格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不敬正謂
此耳此豈空虛幻化乃天命人性之實理誠也此誠
在兩間則昭明君蒿著爲百物之精此誠在人心則
齋明純一結爲如左之象所以微而能顯不可揜如
此故曰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卑近而高遠也
○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盛即費隱微顯之意體
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不雜曰齊不昏曰明
承奉也洋洋仿像貌詩大雅抑之篇格至也射數通

厭怠也微之顯猶言微而顯誠實也即易所謂無妄
鬼神之精在人即心也

鬼之言屈也神之言伸也屈歸也伸來也歸不知其
所自往故曰鬼來不知所自伸故曰神總之陰陽之
靈氣在天地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
明靈爽是也在物爲魂鬼生死聚散是也在事則爲
動靜起居作息是也而人者鬼神之會人心虛明即
是神血肉蠢動即是鬼晝而開寤即是神夜而昏寐
即是鬼生而陽明即是神死而幽暗即是鬼推之千
變萬化總不離此即道之費而隱也

禮記通解

卷六

六

中庸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
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教也故古人重祭不侮暗
室不塊衾影心思無欺學術無僞戒慎隱微皆所以
質諸鬼神不疑也帝王大孝不過廟享文武制作先
郊社禘嘗以此故下章引祭祀

問誠不可揜如何易曰精氣爲物精氣即誠物即鬼
物鬼神變化不過天地精氣精氣妙用不過人心人
心即鬼神也如方士符咒厭禁皆用自己元神元神
即是誠誠無妄物各得其本來謂之無妄如天子精
氣通天地則能格天地子孫精氣通祖考則能格祖

考又如巫史祈禱各有符呪字號依法召請其神立降巫史亦莫知其所以然雲從龍風從虎誠也假如季氏旅泰山子孫祭他人其神不享不誠也亦便是誠不可辨之理

言鬼神莫如易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此鬼神正訓一幾相乘往以致來來以逆往變化不測故為德之盛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鬼神之為德也萬事萬物不離陰陽不但牝牡合之謂陰陽不但祭祀如在之謂鬼神陰陽變化即鬼神鬼神精靈即人心鬼神也陰陽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二

中庸

也道也誠也一也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天地終始小而一物之成毀一事之利鈍大而國家之興廢古今之升降微而一念之起滅顯而萬事之經綸凡不離屈伸往來消息盈虛者皆鬼神也其應無方其變無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通萬年于一息可齊方寸于千里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彭松非壽殤子非殤者皆鬼神之謂也是故大舜文武震世勲業不過尺蠖之一屈古今人事世代升沈不過寒暑之一推盈虛消息小大理齊故通鬼神之說者即知天下無物非鬼神矣今人不知體物不遺謂人死則為鬼神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三

中庸

惟祭祀則有鬼神其說起于祭義附會周易而失之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間孰非物孰非魂孰非變而祭義謂人死形歸于土為鬼其氣發揚于上為神夫神在天地間豈盡死人之氣之所化與如謂生為人死為鬼神則是鬼神惟死有祭有主死不主生主幽不主明能陰不能陽偏缺不全何稱盛德何稱體物不遺恒人作此解故祭祀一時粗與鬼神交其他皆昏昧放逸日用惟人焉有鬼神不思人即鬼神萬事萬物即鬼神起居食息即鬼神視聽言動應事接物即鬼神人能常如祭祀齊明盛服如其上則至誠無息顯微無間是謂知鬼神之情狀則可以通幽明之故與生死之說矣形骸非我有鬼神之凝聚也精神非我有鬼神之英爽也生死去來鬼神之乘運變化也是故知體物不遺之道者盡性至命生死齊晝夜通矣或曰言鬼神不言生死何也曰生實有可言死虛無難言善言死者言生言鬼神便是言生死知鬼神即是知生死二氏言因果地獄鍊形脫化亂幽明之故反有無之常怪誕不足信也或曰人有垂死見幽冥者何也曰病劇魂鬼恍惚識情幻化為夢非真常之理不可言

誠焉可言有曰無有何以有祭祀曰祭祀人道也人死形銷氣還虛而子孫卽形氣之餘事死如生猶祖考未死事亡如存猶祖考未亡然而祖考實死矣亡矣子孫之誠敬卽祖考子孫之精神卽祖考故曰誠之不可揜雖謂之未死未亡亦實然也然則又有上帝后土郊禘配以祖考者何也曰亦誠之不可揜也天者生氣之祖上帝者祖炁之靈天之主也猶人身百骸皆靈而心一竅爲主宰也故謂之帝其實帝卽天也天下人物之靈皆帝也靈氣洩于人最秀故曰天心人也天也人也帝也一也如祖考與子孫一也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四

中庸

人心各自有上帝祖考也形散而靈氣歸虛如水在瓶瓶破歸海時或結聚爲鬼物終亦必散耳不散則不合不滅則不生如人身無呼不吸無吸不呼呼吸相循息息不窮此幽明之故晝夜之道生死之說通一無二皆鬼神之神德也故曰知死者知生善死者善生鬼神不離日用生死亦不離日用夫子開示季路不過如此或曰鬼神有爲厲者何也曰二氣得常往來時序生順死安人神不侵越則未無妖邪之患若二氣偏沴淫滯不通於是有神降鬼哭種種怪事亦是精氣游魂爲妖爲孽妖孽由人心生人心得常妖

孽自銷君子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無鬼怪神異之事有之亦不勝德矣或曰祈禱之說何如曰此卽祭祀如在地之理天地間草木瓦礫皆有靈氣依人則顯不依人則氣不能自聚今方士致鬼物皆由精氣聚煉而成人學其術用自已元神借符呪演試其鬼立至不假人氣雖符呪不驗誠之不可揜也或曰此鬼未至以前在何處旣去以後歸何處曰有無聚散陰陽不測無聲無臭所謂神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若有在處卽不謂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五

中庸

聖人洗心退藏之密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體物不遺者也故其要在人心人心未發之中亦便是鬼神歸藏之處未可言傳未可象求也或曰輪迴之說何如曰元氣在天地間往來循環不息有之然造化無心性命各正若云此物今身是彼物前身如此世上人物合有定數始得偶爾亦是妖孽非化生之正不足據也或曰天堂地獄有諸曰此因襲百昌歸土其氣發揚于上之說加緣飾耳二氏亦自謂權乘人死形毀神散卽有天堂地獄以何往受若陰魂無歷劫不散之理大凡二

氏之言皆竊聖人餘緒流為怪誕其言鬼神尤甚鬼神兩字亦自聖人發佛語侏僂焉識所謂鬼神云者俗儒舍聖言而誦求二氏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耳

此章以後言葬祭達道九經三重皆是禮家本色禮卽是道禮履也執禮能立便是中庸執中執禮一也自此篇獨行學者登枝捐本道與禮幾為二物矣

事人事鬼一也誠不足以孚鬼神卽不可以理民物故下章論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舉葬祭郊廟之禮見仁孝誠敬格于上下幽明無二所以為中庸

禮記通解

卷六

六十六

禮記通解

第十四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斯道垂統於堯舜舉舜見帝之所以為帝亦中庸也匹夫有天下無為而治惟是父母底豫而天下化其格天受命亦不過行孝精神苞孕發越雖安富尊崇

之極祇成就古今一大孝子而已矣大者無上之稱

德為聖人是天與人歸諸福之本宗廟饗如祭法禘

黃帝郊嘗祖顓頊宗堯之類子孫保如虞思封虞胡

不封陳之類舜年百有十歲故曰壽屢言必得者匹

夫為天子功高業隆人詭為希奇而夫子以天道斷

其必然乃所謂中庸也詩大雅假樂之篇嘉善也樂

愛也猶言豈弟憲憲詩作顯顯宜安也人羣臣保護

也佑助也申重也受命曆數在躬也與下章贊武王

意畧殊舜無為武王未免有為舜純乎天武王未免

人力故舜為天子言德為聖人武有天下言戎衣纘

禮記通解

卷六

六十七

緒舜言必得武言不失與論韶武五臣十亂同

言大孝本諸天卽夫子告哀公云仁人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孝子成身之意舜以父事天天以子命

舜使尊養其親故謂之孝得乎大父母而因得乎父

母故謂之大孝有餘在下不得乎親非尊為天子以

天下養不足盡其底豫非大德不足以格天受命故

通篇不言事親但言大德乃所以事天事親而為孝

之大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據舜事論之篤加厚也

栽培傾覆皆篤也栽種植也培暖養也傾毀壞也覆

護正也栽者傾者人也培之覆之天也如岳牧之薦

四門之實百發之納是裁者而天與人歸穆穆時序
天培之也父母頑臚象散浚井焚廩是傾者而維持
安全卒致底豫天覆之也唯其培故薦之于天而即
受惟其覆故人欲毀之而不傷所以為薦因舜材也
○中庸于帝獨引舜帝道莫備于舜也三王引文武
王道莫備于文武也人臣獨引周公臣道莫備于周
公也道德獨引孔子莫備于孔子也不遠近而舉遠
不慕古而卑今皆所為中庸也

第十五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之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六
作之子述之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列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王道莫備于文武文武之業亦惟家庭父子兄弟間
積善累行故舊邦新命續緒凝圖其制禮作樂亦惟
尊祖敬宗慎終追遠教天下以孝而已無憂言遭逢

善也惟文王無憂則武王有憂可知聖人不幸遭不
得已之時心本不樂為而不得不為則其憂深矣大
王有窮商之志舍太伯而立王季是王季為作者也
至武王代商是武王為述者也使前無王季則文王
不得辭作使後無武王則文王不得辭述即欲以全
節終而天與人歸將安逃之是則文王所憂也文王
以為憂王季武王豈獨以為樂武王惟其不樂故不
得為無憂文王所以遭逢獨善也續綰結也緒末垂
也壹一通不再言易也戎衣甲冑也一戎衣猶後世
言提三尺劍云爾鄭讀衣作殷鑒也不失顯名謂今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六十九
名猶在不以臣伐君減聲價也以戎衣得天下又得
顯名所以為難不失名與舜必得名畧殊尊富饗保
與舜同其所以得之者視舜異蓋戎衣既著顯名幾
失而得其享舜諸福亦未易矣末受命武王壽九十
三克商七年崩受命時八十有六禮制未備追王獨
文考季歷以上猶侯爵祭猶侯禮也至周公相成王
作禮樂成就文武仁孝之德始追尊宣父為大王季
歷為王季蓋成王視大王以下為高曾祖考四親特
加王號而祭用王禮可知先公謂祖紺以上至后稷
世遠王號不及而皆祭以王禮蓋祖考雖侯子孫為

之德也

葬以送死故因死者之爵春秋書卒必序爵是也祭以報本故用生者之祿士無田則不祭是也

按儀禮期喪不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伯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惟旁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雖旁期而生者與死者貴同亦不降又如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猶爲諸父昆弟服期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是猶爲諸父服期也大夫之諸父昆弟與昆弟之子及衆子爲大夫死則大夫亦爲服期三

年之喪不但父母古適孫爲祖父母爲長子妻爲夫

喪皆三年今云無貴賤一豈皆不降邪父母之喪三年而儀禮又云父在爲母期惟加杖十一月練十二月祥十五月禫與凡期異則是親喪亦有不三年者矣周禮司服云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則是祀先公猶侯禮也或云王禮而侯服然使袷禘先公先王同堂安得一時爲兩服周禮言恐未可據耳

追王之禮周以前有矣故商頌于契稱玄王周不王后稷遠也降服之禮周以前無之故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期喪以下有降貴賤之義自

周始耳文武之德孝先之德卽生者之情也生者稱王故追王生者爲天子故祀用天子此達文武欲盡之意于上也臣子祭祀皆隨生者之分生者爲士則祭以士生者爲大夫則祭以大夫此推文武上祀之意達于下也皆所以成文武之德而喪禮因祭併及喪以爵降雖同爲成先之禮而意較重親喪無貴賤使人人自盡則孝思達之無窮矣

不言父爲諸侯以上者卽下例上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之子始爲諸侯諸侯之子始爲大夫者皆得祭禴而皆用生者本爵魯用天

子禮禘文王于周公廟。僭也。孔子歎周公衰而不欲觀。以此或因杞宋用郊。夏父弗忌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遂謂父諸侯。子大夫者。祭皆以諸侯。然則父天子。諸侯者。即祭以天子乎。魯頌之事。叔季之失。豈禮與春秋之義與。

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畧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及彼一時也。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孔子之道德。亦然舜必得名。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七十三

武王不失名舜。必得壽。武王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續。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中庸本禮書。舜文武周揖讓征誅。郊社禘嘗。葬祭之禮。三德五道。九經三重。居上爲下。不驕不倍。皆禮之大者。而戒懼中和爲本。此聖人雅言之意。故君子疑道莫大乎崇禮。後儒摘取此篇。與大學獨行。博約之意荒矣。

按史周紀。文武合稱王。以周道盛于文。而紂亡。不始于武也。故周公相武王。誅紂。皆稱文考。不自以爲功。此聖人孝思。非文考本意。牧野事成。即追王文考。故史以文武合稱。詩書稱二后。猶虞史堯舜同典也。後儒附會。謂文王末年稱王。武王不改元。謬也。觀夫子稱文王無憂。戎衣有天下。實自武王始。稱武周達孝。善繼述。與舜孝異。可知。善繼述云者。繼以不繼。述以不述。故命曰達。不達則窮。亦以釋武王周公之憂焉耳。

第十六章

禮記通解

卷十八

七十三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而舉其祭祀之禮。仁孝誠敬之義。對天地格祖考。所以致治平者。不外此。與前鬼

神章相應道不通極于鬼神不見高遠不託始于孝思不見卑近君子明乎祭祀之義則知微之顯矣達孝與上章達乎天子諸侯大夫之達文同意異達通也通天地鬼神通人倫物理通子孫臣庶至古今時勢損益變態無所不貫通乃能善繼述而為達孝故觀所制祭祀之禮詳委周悉非知周萬變者能創制立法盡善盡美使死如生亡如存乎故曰達也朱註云天下通謂之孝猶孟子言達尊此與善繼述何干善繼述正解達孝存諸心為志有緒未伸故須繼見諸行為事有迹可據故須述人即祖考續先緒有天道

當居穆至武王十六世武當居昭文之昭文王子也武之穆武王子也序謂左右不相離父行左則子行右左右同行則以長幼為先後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宗廟之禮也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然昭穆中亦有貴賤如周公文昭位冢宰羣昭豈得不讓之序事謂選擇而使賢謂才能辦事旅衆也酬導飲也先酌自飲導之後酌奉之曰酬祭將畢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而賓子弟兄弟之子弟各洗解酌自飲乃洗酌奉其長其長受而奠之不卽飲賓將以酬兄弟之黨兄弟將以酬賓之黨遂舉所奠爵自飲而后酌奉之其黨又各轉相酬下至沃洗者無不及焉皆先自飲導人曰旅酬卑幼曰下尊長曰上旅酬之始卑幼各先酬其長上及長上相酬卑幼又各為其長上洗酌故曰下為上也逮賤謂徧及卑幼者使皆得蒙一獻之禮也燕毛謂祭終燕飲而毛之毛之者別其毛髮之黑白也周禮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祭畢賓客歸畱同姓諸臣燕于寢坐黃髮于上列黎首于下以序年之長幼所以尊父兄耆老而爵在所畧矣踐猶立也位謂主祭者所立之位所尊

所親死亡皆指祖考孝子就位行禮奏樂致敬致愛于祖考宛然如祖考生存所謂善繼述也鄭註其字皆指先祖太拘至極也天理人情之極一毫有歉則化裁不中而會通有礙武周盡制盡倫繼志述事無毫髮遺憾所以孝至而稱達也郊祭天唯天子行之社祭后土庶人皆行之后土卽地也古王者郊天配以地陰從陽故但言事上帝而后土包舉矣社禮雖通上下此則王者之大社故并郊言之鄭註謂爲省文未也禘祭帝也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三王始祖皆古帝子故祭始祖之父謂之禘禘以春嘗以秋嘗食也百物秋成可食也郊社事上帝所謂唯仁人爲能享帝也禘嘗事先所謂唯孝子爲能享親也郊社因祭祀并及禘嘗卽上春秋祖廟之祭也詳舉事天地祖宗之禮明仁人孝子精意通于治國也言通于治國者明禮義之精孝所以爲達也禘嘗之義統括上文序昭穆五段之義仁孝一心神民一理達者能融會貫通不達者謂鬼神爲冥漠政事爲粗迹裸將爲虛文顯微未徹愚不肖所以不及賢知所以大過也烏能達郊特牲云禮所以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卽此意示視同言易見也鄭作置此章之祭皆武王周公所行天子禮引以見達孝與前章達乎上下之達異前章言達主于推廣同仁之至也此章言達主于化裁精義之至也朱註皆以通于上下解誤矣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太廟祭統亦云夏祭曰禘祭義又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云春禘秋嘗愚按春禘近是禘本大祭春爲時首以陰陽之義論陽氣盛于春陰氣盛于秋近代祭祀皆用春秋二仲古今應同詩云春秋匪解饗祀不忒此章前言春秋後言禘嘗其義曉然夏祭曰禘禘淪淪也以水淪菜言薄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淪祭蓋夏暑不可田獵牲殺故未可禘雜記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周七月夏五月則春禘寔古禮也鄭又據緯書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考之春秋書禘不書祫禘卽祫也故稱大事合食曰祫禘則合羣主于太廟祭之子孫合食先祖歲首一舉乃爲稱情三年五年不已疏乎王制謂天子諸侯四時常祫然則禘嘗二祭或者皆祫故二祭重與魯頌云秋而載嘗白牡騂剛周公牲白魯公牲騂此亦嘗祫之一徵也天地祖宗大事

同春郊天祈穀則宗廟有禘秋明堂享帝則宗廟有嘗皆大事也故并舉之

舜孝言大武周孝言達蓋舜以匹夫有天下垂衣裳而治前難爲作後難爲述今古無兩故曰大武周以君公世業易侯爲王制禮作樂經綸化裁變通盡利故曰達春秋脩祖廟四句是行禮序昭穆五段卽行禮之義通于治國所以爲達非尋常奉先之孝而已序昭穆辨賢辨貴賤逮下序齒等皆爲政大端大本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孝先在此治天下亦在此若區區禮文何以爲孝何以爲達

禮記通解

卷十八

十七

禮記通解卷十八終

禮記通解卷十九

中庸下

郝敬解

第十七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一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
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
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
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
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
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
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
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
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
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

中庸

百之八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也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

文武之政文王武王治天下之法度布列也方木版
策竹簡古者書記削木編竹人存謂君明臣良敏速
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功速也蒲盧即瓢蟲一
名果贏長曰瓢蟲曰瓢細腰曰蒲盧與蜂細腰者同
名詩云螟蛉有子果贏負之蜂也又云果贏之實亦
施于宇瓢蟲也猶鳥有雛有鵲草亦有雛有鵲之類
蒲盧延蔓多實易長附物而生如政依人而立也或
云蒲葦二草也亦易生為政在人謂政在得賢取人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

中庸

以身誦君身脩而后賢人從道者範身之具仁者體
道之心仁者人也謂仁即生理也生生活潑之謂仁
生生活潑惟人也天下莫非人親則人所以生親親
肫切不容已者愛之始也故為大仁義禮智四德相
因脩身親親尊賢三事相成宜者分別順利之意以
君之責折節下賢此義之極順利而萬事所以理也
故為義之大殺降也層級曰等在下位十四字錯簡
重出知人即知仁者人也之人而賢人在中天即首
章天命與下文天道天者道之原也達通也道德原
于天故達諸天下古今同也惟其同故行之一事而

知謂不慮而知也有不知故學學不能故困生知則率性而行安矣學則會通而行利矣困不通勉強而后可行也三者皆一道德所以爲達好學等三近卽困勉之功生學困者知也安利勉者仁也好學力行知恥者勇也經常也一三五者脩身之事其數九九經者治人之事數亦九九者乾之用數天則也九經首脩身尊賢卽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既有大臣羣臣又首言尊賢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學焉而后臣之者也體羣臣視臣如手足也子庶民視百姓猶子也子慈也百工集而后事成故曰來遠人無家依禮記通解

德惟利三者能戒所以貴德尊其位不論官而爵自崇也重其祿不任事而養常厚也同其好惡富貴同所好貧賤同所惡也官謂百官小臣也盛濟濟多士察案齊備官事不攝也官盛則大臣之體尊百官總己以聽任其使令責成而上不疑然後籌策可展也苟察案缺人則大臣親細事而體衰任使不行則事勢掣肘而權分忠信獨于士者所謂體也小臣疎遠情難上達用其身不體其心則祿亦養養而士不懷德矣省視也試考課也既當作飭牲曰飭粟曰廩稱事謂省試其勤惰工拙以爲食之厚薄也送往迎來謂四方賓旅去則導送來則迎勞其中有賢士君子則優崇之無才流落者哀其失所矜卹之有國土無子孫曰絕世有子孫無國土曰廢國續其後曰繼復其封曰舉政壞曰亂勢傾曰危治者理其壞也持者扶其傾也諸侯見于天子曰朝使其臣于天子曰聘聘問也以時謂有常期不致煩費也厚往謂朝聘歸錫予則厚薄來謂朝聘來納貢則薄行九經一者因上文三五并九而約之一者心也心所以一者明而誠也豫猶先也立猶成也天下事皆先本後末先身脩而后天下國家可治也前定卽豫也定猶知止有

定之定豫則自定定則能立踰顛蹶也言語不前定則必蹇蹇事以泛應言行以躬脩言用謂不如意疾謂行多瑕疵言有定理則不跲事有成謀則不困行有常度則不疚道有深造則不窮在下位謂爲臣者獲上謂得君自民反約以至于身皆所謂前定也而歸本誠明誠明者凡事之根古今帝王道德事功之本天地鬼神之與中庸之樞紐也不明不誠親且不能事焉能信友友且不能信焉能事上使下治天下國家乎雖虞舜文武周公孔子未有易此者所以謂行之一也人心不雜曰善不昧曰明不妄曰誠昧則

禮記通解

卷九

六

善者雜矣雜則明者妄矣誠無妄天命之性也故曰天道誠之去妄脩道之教也故曰人道聖人生知安行純乎天也擇善而明固守而誠以人合天卽學知利行也博學以下困知勉行也擇善者隨事觀理因物察則而卽據理處事順則應物所謂固執也博學五者困勉之功博廣備也審詳悉也慎細密也明分別也篤用力也所學者廣未必皆知故須問問于人未必怡于心故須思思慮端緒故須辨四者皆以行爲實地不可不力故須篤有弗學悔恨之辭前此未學后此學則必成不成猶弗學也措舍也不得不措

者志之奮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者力之勤卽其所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也愚必明則善無不擇矣弱必強則執無不固矣如是則自明而誠天下國家事以豫立矣意重困勉望哀公也

自大孝以下三章歷舉帝王盛德大業此一章仲尼之謂集大成也章言脩己治人而脩己爲本治入詳于九經脩己要于存誠以脩德行道道不外人倫德不外知行總之惟誠求誠在擇執擇執在學問思辨行五者本立而后用行皆所謂豫也

中庸是天人合一之理篇首卽提天命篇末歸結上

禮記通解

卷九

七

天之載中間發揮天人之蘊此章殆盡盡中庸之教聞自夫子其道德倫常帝王以來皆已言之其融會貫通以三行五以人合天以明求誠則吾夫子脩道之教故引告哀公語實之

道之大原出于天莫非天也自地以上卽天天下無天外之人無入外之事事統于人人統于天天人一人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中人體天措事如魚乘水泳游人無之非天魚無之非水體之爲身生之爲親分之爲人性之爲仁義禮智由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得之爲智仁勇事之爲九經其真爲誠其覺

為明其理為善其功為擇執其目為學問思辨行此
天人之蘊君子之中庸至遠而近至卑而高也

世上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與知與能非人力湊
合皆是天道自然發見流行其真切處莫如親其贊
相啓迪辨率勸成莫如賢故夫子告哀公立政首舉
脩身親親尊賢為本百行始于孝輔仁資于友雖士
君子窮居潛脩外無師友之助內無仁孝之思天下
之棄物而況君天下者乎親親是仁尊賢是義等殺
是禮知天知人是智四德備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要而言之不是尊賢便是親親隆殺等級只在二端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八

上周旋故曰禮所生自然曰生即天也

禮所生與後章云敦厚崇禮相應此脩德凝道實地
中庸一篇禮之菁華五道皆是禮聖人從容中道亦
是中禮脩道立教莫大乎執禮

宇宙惟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而具之成身人各
有身親為生身之本身各為人天乃造命之元故脩
身事親知人知天四者相因仁義禮智四者廢一不
可身不可不脩以天人之理備于身也親不可不事
以仁愛之根培于親也人不可不知以生生之理具
于性也天不可不知以立人之道原于命也聖言精

融解者壹強朱註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不可不
事親是已又云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不可不
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故又當知天此意
狹矣欲縮上文解而拘泥盡事親必知人以仁由于
知也知人必知天以性根于命也

天人兩字即是顯微費隱之理達德達道正是天人
會合實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是天生現成底
秩序仁義序別信是天命現成底道理知是天生底
良知仁是天生底良能勇是天生底力量惟其為天
故古今同有惟其同有故謂之達宇宙民物帝王經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九

綸聖明述作總不越此舍此無道失此無德離此無
天不曰義序別信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人
即是道道不遠人微之顯費之隱不可須臾離此也
朋友獨言交朋友分疏無交不成也

智仁勇名雖三純是仁達道雖五始惟親親親亦是
仁道德皆仁故曰脩道以仁三德行五道舉一皆兼
三如舉知亦兼仁勇舉勇亦兼仁知所行雖三行之
惟一故曰所以行之者一豈有誠知不行誠仁不知
誠知仁不勇誠勇不知仁者乎故曰一也生知學知
困知安行利行勉行又就知行中分等級不同而其

知行亦一天人原無彼此所以謂達所以謂天有二則不達不達則非天故一一故達

三德首知知乾道也在人爲明德真知合下是行此中庸要旨前章言不明不行舉大舜顏子發揮此理明卽誠擇卽守非離知求行離行有知聖人屢言一以此三知三行學問思辨與篤行雖對舉其實一知耳故知居三德之先生知居安行之先明善居誠身之先至于誠而知行一矣

道德人人同有處處通行但知不真則不能行氣不果則不能行以知仁勇行之則一者不二也良知

禮記通解

卷九

十

中庸

良能人所同具天下幾見不學而生成者雖聖人亦用學問雖愚人亦有良心根器不同大約三等生知是天生良知不由人謀不從外得如草木萌芽枝葉扶疎不假安排布置卽便是安行矣不能者須學以復不學之體如湯武反之是也不通曰困凡人精神塞極後通鬱極後發學未知須用困困則必勉學則必利利通也益也見世間唯此一條通途唯此一事利益專心趣向故曰利力量不及不敢自諉工夫間斷不敢不繼故曰勉強等雖有三成就時生知安行至此學利困勉亦至此學利困勉之功聖人有用時

生知安行田地衆人有合處道德本達故曰一不然聖凡路斷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利矣烏乎一

子曰好學近乎知以下本另說起据家語皆告哀公語合爲一章亦可皆以達德行達道者也三近皆達德治人治天下國家九經皆達道內事所以行之者一謂以德行道無二與前一也同豫卽前定身脩而后人可治德立而后道可脩學問思辨行之功至而后道德九經可舉也擇善固執以人合天卽所謂以仁脩道以道脩身非兩也誠亦仁也仁亦善也善亦天也知天明善存誠體仁身脩皆所謂豫也則九經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一

中庸

可行達道可舉治人治天下國家一以貫之所謂豫則立也豫立之立與脩身則道立之立同言行事皆以豫立例道亦以豫立也中庸最忌支離德言三道言五經言九行出種種多般總之一點真精神化現一凝而三五九成三五九分而一化顯微無間之道也一以同言非卽誠而一著實處便是誠故下文終之以誠使人識一之歸宿處也豫者循序務本之謂九經首脩身道立卽是豫則立故曰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治天下國家矣。大學亦以脩身爲本。知所先后則近道。亦是豫則立。中庸以明誠擇執爲豫。大學以知至意誠定靜安慮爲始。皆歸之脩身。此言脩身曰不可不知天。猶大學逆推脩身至于誠意致知也。曰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獲上治民。猶大學順推身脩至于家齊國治天下平也。皆所謂豫則立也。身爲顯微無間之本。豫爲本立道行之序。聖賢道德帝王功業率由豫立。二氏所以得罪于聖人。惟其學無階級。以頓悟爲捷徑。不知豫也。道尚空寂。以幻形爲假合。不知脩身也。所以素隱行怪。烏能治天下國家。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一

中庸

在下位五段由治民約之誠身。身脩然後親親尊賢治民。治天下國家可舉。前定之道也。治民獲上遠也。朋友近也。親又近也。約其本惟誠明自近及遠。自本及末。所謂豫也。信友卽尊賢之義。順親卽親親之仁。誠身卽脩身。明善卽知天。聖言無二理。

誠者天之道。以下至末皆言明善誠身之事。皆所以豫脩其身。爲治天下國家之本也。擇執求誠固謂之豫。從容中道本立道行。亦聖人之豫。責成愚弱輩。故詳舉學問思辨等功。結之以果能。

善最微妙。易曰。元者善之長。繼之者善。大學云。止于

至善。天命人性本體統一無雜。曰善。其真實無妄。曰誠。在天時行。物生在人。三德五道。以至萬事萬物。支分縷析。一一實在現成。安得不謂之誠。然行生者無行。生道德者無道德。萬事萬物。本無一事一物。冲虛恬淡。不可名象。安得不謂之善。善不雜。雜則妄。誠無爲。爲則鑿。其實一也。不曰善爲天道。曰誠爲天道者。人性皆善。但患不誠。中庸責成在人。欲人實體其在人之天也。

禮記通解

卷九

十一

中庸

道無爲。聖人不言無誠。實有。聖人不言有。蓋道不可有無言。言有無是一局之見。聖人雖言有無而不主有無。二氏以四大爲空。以無爲常。天地萬物。安能滅之。使無自不得不爲實有。然至費者。卽藏乎至隱。亦不得不謂實無。有亦實無。亦實實有者。形而下器也。實無者。形而上道也。器有形色。道無聲臭。道器一貫。顯微無間。故誠者。兼有無而言也。

明卽善之神。善卽明之精。非二也。大學明德卽是至善。知止卽是明善。善非卽明焉。知擇善。善不自明。誰爲善擇。固執只是明善著實處。

不曰明者天之道。而曰誠者天之道。何也。中人以下。天明至善者少。氣拘物蔽。雜于爲妄者多。徒語以明。

則情識轉增。恒人識非不足。但苦妄多。故應病製藥。命曰誠。誠則無妄。無妄卽明。卽善。卽天。從容中道者。聖人當體是道。知盡仁至。乾乾大勇。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百行萬善。纖微曲中。純乎天者也。擇善固執者。日用隨處體認天理。主宰精明。不爲小體欺蔽。不爲聲色外物牽制。決從天理上行。更不暫得暫失。此以人希天者也。此便是天人合。擇知也。執仁也。固勇也。一也。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四

中庸

天

大學一明明德。便了當。在衆人分上。作兩事。明似知。誠似行。明工夫。誠本體。或以明爲本體。則明明爲工夫。以誠爲本體。則誠之爲工夫。皆方便善誘。名殊理一。知離行。便似夢中。孩提知愛知敬。方是天明樣子。今人認夢作醒。故聖人不復與言明。另提誠其實。誠明非二。大學釋誠意。惟毋自欺。毋自欺卽明。衆人不悟。恰似明低于誠。誠高于明。故子思又有性教合一之說。

天道非空虛。時行物生。絪縕變化。乃見天道。人性非空虛。道德九經脩已治人治天下國家。乃見人性。故曰誠若論性體。有甚學問思辨。惟論盡性功用。須擇

善固執。試看道德九經。可是不擇執。做得否。離却五常九經。可成道德否。所以曰誠曰豫。聖教中庸。異于二氏。惟此。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五

中庸

天

佛氏言發真歸元。背真逐妄。妙明圓覺。皆蹈襲誠明。惟偏語上達。故流爲荒蕩。後儒避嫌。以誠明爲事物上工夫。向枝葉皮膚尋討。以爲真實。異于佛老之虛無。不知真實。正不在枝葉也。虛無亦是聖人語。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篇中言不睹不聞。未發之中。篤恭不顯。無聲無臭。論語言。屢空非虛。無乎。今一切推與佛老。退守皮膚。自命謂儒。此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皆是困勉用力處。弗得弗措之志。與人一己百之功。正其所爲博審慎明篤者也。天命人性。不由外得。中人以下。氣昏累重。徒教以存心養性。漫無依據。須耳目心思。歸併義理上。鑽研體究。約束得十分緊。搜索得十分急。方有猛然覺悟之路。故五者接引中下。愚弱輩。廢一不可。譬如塞漏舟。不放一毫走洩。始得。朱註謂誠之之目。則可謂爲學知利行之事。則不然。學知利行者。未至煩費若此。

五事雖聖人不廢而不倚此中人以上須此而用力
易學斯博問斯審思斯慎辨斯明行斯篤此學利輩
也中人以下博以求學審以求問慎以求思明以求
辨篤以求行故歷數其事而又矢以弗措之志乃所
以爲困勉也

五事亟數其功夫詳密非拘先後次第待完一件後
及一件也纔學卽行學不輟卽篤學則卽問思辨行
非待四事完始去行也

全篇自此章以前多言下學道之顯也而微在其中
自誠明章以後多言上達道之微也而顯在其中前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六

中庸

此許多義理結局在誠明兩字故下章以後卽承此
兩字立言蓋道莫大乎中庸中庸自夫子發之中庸
莫要于誠明誠明亦自夫子發之首章推道原于天
而仲尼曰以下皆申明夫子中庸之旨所以承天也
舜文等章言道盡于帝王而自誠明以下又申明夫
子誠明之旨所以承列聖也

第十八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此至至誠無息章因夫子誠明二字發揮天人之
秘詩書惟言明德至夫子言誠非明外別有誠也天

人之理會于明聖人之德本于明衆人之性同乎明
但爲妄念昏擾迷其本覺如大學云自欺依本明發
現而本明不得自主譬如草寇稱王假也求明須去
假假去則真還惟聖人無假真性常湛天光熾照是
謂誠明純乎天命故曰性也衆人多假須毋自欺使
眞宰爲主良知自覺祛除客賊之妄謂之明誠此全
仗脩道之力故曰教二者道有天人其實非兩論性
明卽誠誠卽明論教誠可明明可誠一而二二而一
但天下性者少教者多是以君子誠之爲貴也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七

中庸

會而言見天人合一天所命卽聖所脩意不主分疏
性教而主天人一貫所以爲顯微無間也
本惟一明耳誠是治妄之藥妄是遮明之障篇首但
言知知卽明也誠爲脩道者言大學惟明明德以誠
爲入門誠意本致知毋自欺卽明也物格而后知至
者自誠而明也擇善而固執者自明而誠也大學言
上智中庸言中材言誠則通顯微合知行事理一貫
言明則似主知遠行見理遺事故中庸屢言誠聖人
稱至誠亦方便立名聖者明之至于云心之精神謂
之聖聖卽明精神卽誠至誠卽明德故云惟聰明聖

智達天德者能知之曰著曰日章曰知微顯知風自
知遠近懷明德皆明也學者知誠之爲貴不知明之
爲體惟不明所以求誠如雲霧既淨天日自朗惟不
誠所以求明如陽光熾照凝凍自消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誠明非二也

程子論明誠云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此語粗淺朱子以爲得其訓又論誠明云誠卽明也
此語真切朱子以爲誤二于近代師儒于此道竟若
何張呂游楊諸說渾如猜謎及朱子自論誠引窮理
盡性至命又引理一分殊致曲章引氣質與性厚薄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八

異同纏繞支離如解天命之謂性云天以陰陽五行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皆所謂莊子註郭
象也

說者以莊周云恬知佛云寂照定慧當誠明知慧照
可當明寂定不可當誠佛寂定主于空聖道在人倫
日用事物上著實故曰費而隱莫顯乎微所以爲誠
佛繫意上達聖人教人下學而上達相似而不侔

第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言誠明之性性者生理卽是明至誠只是無妄
無妄則本明自徹便是盡性一念不真卽本明一念
受蔽卽性中一念不盡一事不真卽本明一事受蔽
卽性中一事不盡所謂至誠者存體應用光明洞達
盛德大業被四表格上下而性體圓融無礙事理如
一虛虛朗朗純純常常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
合序鬼神合吉凶斯謂之至誠斯能盡性而人性物
性贊化育參天地一以貫之矣所謂誠明之性如此
○道不離人世間故盡性必盡人物成已卽成物言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十九

至誠功用必兼載物覆物成物言天地功用必于生
物總之雜事物無性命故大學致知在格物論語君
子脩己以敬安人安百姓盡在脩己中合天地人物
爲已全體天地人物方是至誠故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方是
至誠盡其性盡人性者立人達人富之教之之類盡
物性者取以時用以禮之類如是則能裁成輔相天
地之宜故曰贊化育贊助也天地自少人不得尤少
聖人不得故曰與天地參參三也中兩成三說詳易
○誠明有自人心言者有合天地萬物言者盡人物

贊化育參天地是合天地萬物言誠誠之至也明動變化是合天地萬物言明明之至也大學謂明明德於天下孟子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人心與天地萬物通誠明一也

中庸本禮書人所以淪為禽獸惟無禮也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參為三才之主舍禮何以哉盡人物贊化育無非禮儀威儀三千三百之發育峻極所謂中和位育者也論盡性而離禮荒蕩無據未可與下學言也世儒解盡性動引禪寂達中庸微顯之教朱註云知明處當正是盡性實落事業聖人純是天真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一

用事儘教千變萬化絲絲是性命田地豈懸空證印拈花微笑伎倆彼以出世為見性毀形滅倫面壁跏趺以為自度度人果爾撐持宇宙只消沙門足了何必二帝三王孔子為知釋氏見性之謬則知至誠能盡性之實此中庸要旨故中庸與禮非離而二也

第二十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章至誠盡性是自誠明者明則誠矣故人物天地會為一原誠之極也此章致曲是自明誠者誠則明

矣故能形著明動以至變化明之極也

恒人于塵勞昏迷中一念乍覺如電光石火不得引伸直達命之曰曲此不昧之良即明也曲鉤也如初月一鉤如春草句萌故曰曲致者推而廣之引而伸之也致曲能誠自明而誠也本明為妄念纏裹不得出現一曲復蘇正是生機由此保護充養使昏翳漸開天光漸朗妄去真來由一念至念念一時至時時一事至事事工夫牢密水到渠成自然篤實光輝日新月盛以至出身加民成功文章昭融宣朗感動變化而至聖之功亦馴至矣不言贊化育參天地者分量稍別存乎其人耳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一

明可言曲誠不可言曲曲亦訓小如暗室一點白形著明由此生著明之明即誠明之明形著變動化皆明也形著者明在近動變化者明及遠而明居其間六則字有幾存焉知遠之近知微之顯所以為明此章微顯之旨最徹上章至誠盡性渾化無微顯之迹此曲即是微致曲即是慎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致曲尚微能誠斯顯形著以后顯即是微曲能有誠立本以藏諸用也形著明動變致用以顯諸仁也至于化而外內融天人一聖凡齊顯微無間矣工夫

有漸次微顯非二理但在內者日積斯在外者日新
外可見而內不可見故言功始于微而推效達諸顯
實非判然二也責成之意歸重末一句

第二十一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章言明聖人之事自誠而來也誠極無妄如明鏡止水風塵不動虛室生白清通無翳故與造化同神鬼神即造化與亡妖祥蓍龜四體皆造化自然先至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三

中庸

之兆禍福善惡聖心自然先覺之理造化以誠而運聖心以誠而覺其所以覺處惟是消息虛盈與太虛同運不待禎祥等兆而知也兆是鬼神分上事知是至誠分上事故曰如神易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
○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凡先兆皆謂之祥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妖禽獸蟲蟻之怪謂孽鄭謂動乎四體為龜四體謬也朱註動作威儀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世俗占眼跳耳熱噴嚏等亦是動乎四體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也君子見幾而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三

中庸

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即前知也聖人知即是行保泰持盈銷患未萌非苟知之耳與末章君子闇然日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血脉相應所謂誠則明也夫子告子張十世可知大學知止定靜安慮皆此理二氏蹈襲為通憲之說非有異術大抵人心虛靈即是鬼神能盡其心即與大虛同神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苟戒懼慎獨致中和至于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自能不億不逆先覺乃平常之理也小人無忌憚憚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如醉如

頑焉能窺前知消息

易道莫大於往來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屈伸自然一陰一陽之道天地聖人不能違即微顯之義也

第二十二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章專言誠實人之事自明而來也由擇執脩道入故反躬無不實之理推行無不成之物仁智兼舉內

外咸宜誠之至也

此子思自立言誠者何也有形色卽有天性各各充滿充足是人所以自成其爲人者也率而由之之謂道不待假借不得推諉自己性命職業非自道而誰之道乎所謂自成自道何也天下之物有始有卒必徹首尾完全然後成物皆誠所爲也如孝慈誠而后成父子仁敬誠而后成君臣性命誠而后成人物假若其理虛而不誠則其物亦滅而無有所以誠爲自成君子安得不自道以求誠爲貴苟能誠則自成其已矣而物亦由已以兼成蓋已非虛已萬物皆備而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四

中庸

爲已成非獨成萬物兼體而后已成何也成已卽是公溥之仁成物卽是明通之智仁智皆性之德性體周徧無內無外率其明通公溥者運之時人時已時內時外措之無往不宜所以成已兼成物也信乎誠爲自成而人當自道此誠之者也

誠本訓實實者不虛也以成訓誠者言虛則不成也一誠立而內外人已無不完成故謂之誠終始卽成意凡物有始無終殘缺則不成首尾全乃稱成誠爲明精明爲誠神一點虛靈聚則生散則死故曰物之終始萬事萬物皆然不誠無物足上句爲物終

始意言誠體物不離卽誠者自成也誠之爲貴工夫唯大學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於爲物終始親切

成已成物知仁內外卽顯微之旨仁知卽達德之仁知仁者人也不成已則生理虧欠而不仁知者明也不成物則銅蔽隔塞而不知合內外卽是顯微無間戒懼慎獨不離道于須臾也時措之宜卽是道自道所謂君子依乎中庸起下章無息之意

天下古今共由之謂道而皆以爲自者乃所以爲成已而成物也成已卽自成成物卽自道道在自成內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五

中庸

成物在成已內已非自己無物非已一理卽萬理一心卽萬心凡夫心頭各具聖賢大人事業不離孩提方寸卽宇宙一掬含萬象正是中庸精微廣大田地釋氏綴飾爲清淨大法身爲無量大法界爲帝網珠交映爲剎塵中塵刹爲芥子納須彌爲毛端現寶塔種種詭譎曲說言新者詫爲奇特厭常者忽其本有俗儒拘格套別足適屢將聖教性命中和之旨疑爲二氏旁岐一切割棄可怪也此與至誠無息兩章發揮精融博大奧旨微言最宜潛玩

第二十三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六

中庸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子思自立言人心一念眞實皆與性命相應但私欲少閒卽眞體不完難演粉飾以圖小補自成未能何以成物盡已未能何以盡人物贊化育參天地乎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無息功用如彼其盛有以也何以明之人心有息則操舍無恒天理周流則貞常可久久則德日盛而功業徵于外由久徵者自舒徐綿長有久道必世之仁而悠遠由悠遠積者自旁薄渾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七

中庸

淪有洪仁厚澤之施而博厚由博厚起者自後偉烜赫有成功文章之發而高明博厚故能奠安一世而載之高明故能怙冒一世而覆之悠久故能造就一世而成之載物惟地至誠亦能載物覆物惟天至誠亦能覆物無疆成物惟天地至誠亦能成物是至誠配天地也此等功業本性命上經綸由隱微處浸漬豈表暴而章震矜而變作爲而成者乎蓋天下事業易簡則大脩飾則小順性命之情當天人之理如舜之憂民猶無爲也禹之勤勞猶無事也藏于無聲臭運于不睹聞微顯不二故能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豈勉強襲而取哉是故崇高莫大乎天地約其道唯曰不二蓋一則神二則雜人心亦惟一片虛明添一物便迷失本來而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元循環前無始後無終亘古今如斯其不二也故其生物之功變化莫測所以能博厚能高明能悠久在一處焉然在處處皆然自一處觀天昭昭之多耳及徧觀無窮則日月星辰所附麗萬物所覆冒孰非天也自一處觀地撮土卽地及徧觀廣厚華嶽以載河海以收萬物以載孰非地也天地生物莫大于山水一卷之石亦山而究其廣大草木所生禽獸寶藏所興孰非山

也。一勺之潤亦水而論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鼃所生貨財所殖孰非水也。而莫非天地也。天地生物不測如此其博厚高明悠久可不謂極盛而愛之皆不二為之不二者何。卽至誠無息也。在天為命。在聖人為德。詩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乾健之本也。運為時行物生。天之所以為天也。又言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者。是文明之本也。發為謨勳功業。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天曰不已。文曰純。天與聖人非異也。純者無雜不已者無間。無雜則亦無間。一也。無雜卽誠無間。卽不息。天與聖人豈有異道乎。

禮記通解

卷九

二十

中庸

此章承上章成已成物發揮至誠之蘊。契緊在無息。卽首章不可須臾離。君子時中。依乎中庸之意。道非空寂。高下散殊。總屬真常。天地得此。覆載生成。而貞觀不朽。聖人得此。存神過化。而上下同流。人物兼盡。中和位育。其本在人心。心之精神卽誠。但著一私。卽生一隙。遂與天地不相似。無一私。自無息。便與天地同神。與天地同神。卽與天地同功用矣。乃所以為參贊之道也。其要惟無息。無息。斯至誠無息。卽不二。卽純。卽不已。主宰在此。悠久無疆。積于此。高明博厚。培于此。

前五章述言誠明。意重在誠。以至盡性參贊明。則變化前知如神。人物兼成功用大矣。博厚高明悠久。卽于此見。非由人力。皆至誠無息之功也。誠本人物各具。無息是聖人與天地合德者也。子思深知無息之難。恐學者以參贊位育為可襲取。而嘆曰。故至誠無息。此一句結上起下。下遂原起不息。不復提至誠者。至誠之理。上數章詳矣。下句云不息。與無息稍異。無息。現成贊聖之語。不息。工夫推勘之辭。首句贊歎語。氣少歇。與後章首句大哉聖人之道相似。下文功業總括一故字內。朱子謂不息猶言無息。將首句一通。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二十九

中庸

讀下失之

人性合下。實理本無虛妄。故曰我欲仁。斯仁至。放心一收。便與天地相似。但不得常住。乍起乍滅。有息便是。不誠純純常常。一念萬年。方是至。至。卽是無息。非兩事兩時也。

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無息也。人心天靈。靈靈一片。生意全真。沒假。自沒空隙。外累牽引。卽是假私。意內萌。卽是假。知解測識。卽是假。棄妄投真。卽是假。但假卽息。無假自無息。君子戒慎恐懼。無須臾離。依乎中庸。遷世不見知。不悔方是至誠成已成物。合外

內之道時措之宜方是無息

至誠無息不善會便墮禪寂蓋不見不變無為不二於穆不顯卽首章不睹不聞通顯微隱見已發未發不可須臾離者也蓋應合天人合知行合誠明合所以不可須臾離此中庸實地人性真精神文武周孔功業文章向此中鎔冶有何表見動作施爲之迹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事理一貫非默坐澄心之謂也世儒說中庸處處分析所以治外者落事障脩內者坐理窟事理不得融通何名無息一入理障則至誠無息成禪寂矣

禮記通解

卷九

三十

中庸

厚難博厚尤難博則厚無不徧矣明難高明尤難高則明無不照矣久難悠久尤難悠則久而無心矣三者合內外之道業如是德亦如是卽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動變化之景象中和位育篤恭天下平皆此景象借天地以形容聖人之功德也無物可指而無一物非是兩閒動植流峙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民安物阜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也平實易簡中庸田地與人爲纖巧迫狹者頗殊皤皤離虞所以分矣地道有形萬有布列故不見而章以贊其配地乾道變化一氣運行故不動而變以贊其配天天地易簡

故無爲而成以贊其配天地天地之道博厚高明悠久兼形體性情言昭昭小明也昭昭而又無窮一撮而又廣厚皆形容不測之意宇宙無處不是天地山水亦天地也此等處神奇恒人厭常罔覺君子知微不可思議故曰不測與前章人有所憾意同振收也洩漏也卷拳通小也鄭訓作區以卷爲圍義亦相通一勺猶一滴寶金玉之類藏蓄聚也殖生也水能滋生百物天命天之元神資始羣生易謂乾知也於嘆辭穆深遠也卽無聲臭之意不已天行也兩蓋曰子思推明詩意

禮記通解

卷九

三十

中庸

一言而盡卽言一也不二卽一卽無息卽誠卽純卽不已天地生萬物變化不測惟一誠無息聖人運萬化動變不測亦惟一誠無息孔子無意必固我故仕止久速用舍行藏無可無不可與天地同不測衆人方寸營營機械變詐亦自不測而背妄逐真偽之反覆所謂不測者乃其冥行用罔者耳何謂不二未識造化反觀自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乾坤之體發而皆中節之和便是乾坤之用卽是體和卽是中識得中便識得不二識得性便識得命識得人便識得天子思引文王純亦不已之詩

正是發明不二可謂盡洩漏矣

子云吾道一以貫之一卽不二君子多乎哉不多卽不二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卽不二乾坤若不易簡四時萬物必錯亂人事顛倒只爲念多

論道以天地爲極則此中庸之教與二氏異也天地者人物之總領人物自天地生自天地滅除却六合以內無人物便無道德故道以天地爲至釋氏希出世何曾將天地磨滅得併現在荒廢講張爲幻欺世誣民聖教脩道以誠攻毒之針砭扶羸之膏粱也

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此理人各

禮記通解

卷九

三十三

中庸

三十三

完足人自迷失無息而息儘趨向章變成邊迷却不見不動無爲一邊所以小人的然日亡小人不知性命聖人終不言性與天道緣中人以下合併不得變語以不見不章無爲不息轉奔向空虛其害愈大寧就見動爲補救猶免傷手叔季聖遠人心大壞根本盡撥子思承聖祖脩道之教盡發元始之秘篇首立言便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未發謂中已發謂和中和爲大本和爲達道早與學人打併一片故曰不明由不行不擇由不守放却明單提誠惡學人補苴鋪張專事枝葉文慮學人貪空守寂冥入理障惛惛合併

命曰中庸可謂良工苦心秦漢諸儒理會不出東晉

諸子逐影捕風至南宋諸儒看出一段風光自謂得千載不傳之秘畢竟又被此秘賺却近代士講良知詆宋儒支離畢竟又被良知賺却始信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不可以語上千萬世教學不能違也今既知得至誠無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休遂向此中默坐休更作意尋求無息不見不動無爲是如何但依平常日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庸言庸行飲食衣服作止語默觀會通行典禮爲所當爲久則便自至誠無息自有高明博厚悠久田地自然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矣天地聖人豈有他術是曰中庸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三

中庸

三十三

極言天地山水生物不測以形容至誠不二之妙用微而顯隱而費證中庸之非空寂也所以爲天所以爲文者隱微也天道貞觀文謨丕顯者見顯也見顯與隱微一也於穆不已卽時行物生時行物生卽於穆不已若謂天外別有所以爲天者何處可覓文德純卽是文謨顯文謨顯處卽是文德純若說文外別有所以爲文者亦復何處可覓皆支離之見此章所言皆天人合一之妙精微廣大非由絲毫人

力安非中庸化境道之極則故引文王結之下章以
凝道君子承之歸重于仲尼仲尼繼文王者也故曰
文王既沒後死者與于斯文孟子謂孔子於文王聞
而知之其以此與

第二十四章

大哉聖入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
不驕焉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四

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承上章子思自言聖入之道大矣哉洋洋乎充周無
外其發生養育萬有不齊之物莫非道也性命各正
皆乾道變化故其峻高上極于天道豈不大哉然所
謂大非曠等空虛也優優然舒徐饒足著之為禮儀
何啻三三折之為威儀何啻三千日用倫常出入起
居率而由之就非發育峻極者之散見乎蓋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道之實
地也故君子脩道莫要于行禮禮得其入而後行苟
無聖人中和之至德三千三百未有從心之矩則道

之發育峻極者烏能收拾凝聚一以貫之邪君子欲
崇禮天命之性道之原也人所同得是曰德性超形
氣之表為衆體之宗至尊也衆人以外物陵奪以小
體壓制則喪矣必尊奉之為主宰而性體無形末由
尊也戒懼慎獨以至事為擇執皆屬問學乃所由以
尊德性之路也德性廣大由問學致之而廣大者多
聞畧又精微之必盡焉德性高明由問學極之而高
明者多窮奇又中庸之必由焉德性中本有皆故也
由問學溫習之日著日察則本然之內自有新知焉
凡若此皆以培養德性使忠信誠慤之體渾厚完固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五

德以基而日進禮以謙而日光時措咸宜順帝之則
大禮與天同節故曰崇也此禮得人而行德斯至道
斯凝矣然豈高遠之為崇乎亦惟是居上為下不驕
不倍處治處亂時語時默詩云明哲保身其即敦厚
崇禮之謂與凡人驕倍語默失宜生于浮華敦厚崇
禮者自無此失所以明哲保身也
上章言聖道與天地同流其大至矣此章言君子凝
道要于崇禮此後所言多禮事歸重仲尼禮教之宗
以為末章篤恭天下平之本也大哉聖入之道猶上
章故至誠無息結前起後之辭洋洋充盛也優優寬

饒也發育生養也峻極高至也皆言道也發育以布散言峻極以上達言即發育者之微上也發育峻極即中和位育前章聖人同天道不已之意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道之體段如是也優優大哉即聖人大哉之道申贊其所為大者隨處充滿條達非二氏空曠煩促之比禮儀禮之儀冠昏喪祭之類威儀行禮威如之儀升降楊襲之類百千言多也三百三千多之至也見道體寬裕饒洽從容緜密日用不可離之實鄭氏以周官為三百儀禮十七篇為三千拘也德得也道得于心曰德凝聚也如凝水凝脂之凝道凝為德德散即道水凝為冰冰融即水人心精神凝聚乃能合漠即篇末闇然入德之意中庸責成在人而道體布散公共有聖人之德然後道聚故曰凝也尊者奉以為主也即首章戒慎恐懼之意德性人所得于天之性道由也由為率性之路也問學問之人學之己如擇善固執之類問學不離德性道即所為尊也致廣大四語皆尊道之功彷彿仁義禮知四德而歸重崇禮與前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皆禮所生正相應中庸本禮教之宗此章約之以禮為脩道之要故尊德性五句重末一句各句又重下

半句前四句皆敦厚崇禮之功各下半句又所以道問學為尊德性之功也德性無據惟據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之道而尊德性在其中遞至敦厚兩字畧住培養根深真積力久動容周旋中禮三千三百悉歸踐履道之發育峻極者始可與上達故曰崇也崇即峻極于天禮即禮儀威儀易曰崇效天卑法地君子敦厚守禮擇節退讓至于中和位育直與天載同神至德不顯故崇也中庸以禮為實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驕不倍禮所以謙而尊也不驕不自用也不倍不自專也有道則言無道則默不違時取裁也下章反此不曰行舉曰言興言為行資也堯之試舜亦曰言可底績而后登庸六經亦聖人之言不言曰默默足以容盛德若愚也猶舜居深山無異野人所謂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至人無迹也夫子處春秋人呼為東家丘非以其默邪明達于理也哲察于事也保身猶易言利用安身以崇德精義入神以致用事愈近而愈遠德愈約而愈神所以為脩德凝道之至也前章言君子之道此章首言聖人之道承上章德業同天非聖人不能也前此脩道後此凝道所謂唯聖

者能之洋洋贊其大優優亦贊其大朱註以大細對舉未然萬物化生卽道法象高明卽道禮卽道非另有道發育峻極以生禮也峻極卽發育者之上達亦便是高自卑之意優優大哉大非巽等也日用大經小曲莫非發育峻極之實地中和以致位育造端夫婦以察天地故禮者聖道之綱紀也待其人卽待聖人行卽行禮禮行卽道行行禮卽致中和苟無聖人中和至德則發育峻極之至道不得凝聚爲己有孟子云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周旋中禮卽是從容中道尊德性道問學其功不一歸于敦厚崇禮蓋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九

中庸

廣大精微等皆虛境惟一禮實卽三千三百也道峻極于天不越崇禮所以爲中庸舍禮譚中庸猶猶而履空也道屬聖人者人能弘道道唯聖人能凝也發育峻極者天地萬物而天地平成萬物咸若顯道神德行者聖人也苟無聖人萬古猶洪荒故道以人而神人類滅則無天地人心死則天地萬物不可見故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大極者人心也張彝云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是也聖人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莫大乎禮故舉禮儀威儀三千三百卽所謂經綸天下之

大經者聖人也故曰聖人之道猶天子之天下云爾○聖教不言性與天道惟禮下學而上達論語言立禮好禮執禮動之以禮約之以禮顏子爲仁亦惟復禮禮者視聽言動之準論語十二篇聖教模本而中庸一篇教外傳心言性與天道語中人以上使民知之者也而寓諸禮禮中也樂和也中和禮樂也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卽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謂故道不越倫常倫常卽禮此篇前半言脩道舉人倫後半言擬道舉禮及三重憲章以至篤恭不顯惟是敦厚崇禮耳自此篇獨行此旨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三十九

中庸

遂晦宋儒惟張子厚識此意其講學必舉禮德性本也問學尊德性之功也德性以問學爲道道不可離可離非道學問之道不離德性顯微無間也德性卽中天下之大本此性不與諸緣對不與萬物伍不可奔湊不可思議巍巍獨立故尊也但不點染虧損卽是尊卽是致廣大極高明溫故也廣大高明無可搏量精微中庸是實地故無可端倪知新是發現雖如此分疏實忌破裂卽事是理卽心是知心爲知宅知爲心主離心致知則知爲記問離知存心則心爲佛老此子思所以作中庸也中庸復破裂裂真成

辜負

性與虛合是謂廣大惟起我見藩籬隔塞則狹小矣致者廓而大之一私不礙也盡精微者即廣大中條理區別絲毫不爽也德性神靈不受形囿是謂高明惟物欲壓制遮蔽則旦暗矣極者徹而通之纖翳不留也道中庸者即高明處當理近情不務奇詭也廣大則萬物一體痛癢相關性之仁也明不受欺則高不受屈如身死呼蹴不屑告亡夜氣猶存性之義也溫故以知言良能即在中溫者不冷落生疎之意保合溫養勿忘勿助則天靈常惺善端滋長是謂知新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

中庸

性之智也自致廣大至知新皆以尊德性道問學而培植其忠信之體以崇禮也蓋浮華落盡天真完固以此行禮視聽言動非禮不由德性存而道之洋洋峻極者悉歸踐履矣日用何處非禮則何處非道故禮者道之履也崇禮獨言以者總結上四句工夫所以也大抵中庸一篇為四十九篇縮較此章為此一篇準繩此句為此一章關紐儒者摘而離之失其解矣

敦厚兩字為下章不自用不自專免裁終譽骨子即君子慥慥依中庸遜世不悔與末章闇然惡文為已

篤恭之實心廣大等隱隱四德與前達德應優優大哉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素位不願外之境中庸一篇道理周匝文義條貫如人身毛竅喘息相通所以為廣大精微之言

自古聖賢學問惟有德性一事離德性無復問學德性無把捉仗問學落實發育峻極無把捉仗禮儀威儀落實道無把捉仗禮落實禮以忠信為本是厚也厚即德性敦此厚須由問學君子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子夏云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一

中庸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子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言德性外無問學也朱子分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為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為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若是則所謂德性者但廣大而不精微高明而不中庸故而不新厚而不禮所謂問學者反是德性不能知必待問學問學不能存心專責德性道體之細偏屬問學而德性不能盡道體之大偏屬德性而問學不能包豈理也哉廣大高明故厚是德性廣大致高明極故溫厚敦非德性是

學問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是問學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獨非問學乎。凡人氣質用事德性失主祇緣不學。一日不學則德性被氣質壓倒。試問日用體勘問學德性骨髓相關。德性為主。問學所以匡救其失。將順其美者也。難德性言問學支蔓耳。難問學言德性風影耳。二者顯微無間。合外內之道。問學以尊德性卽擇執以求誠。若何離之。

至德凝至道而云默足以容。猶國無道遜世不見知。行乎貧賤患難之意。事本尋常。要其至。非如易乾初九龍德坤六三含章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不能大抵。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三

小人無忌憚與君子中庸所爭毫釐。世多臨難苟免之小人。亦無患難足以死之。至人中庸之理圓融周匝變動不滯。如言性命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大本。而終于位天地育萬物言強以寬柔爲君子而矯極于至死不變。言知能始于愚不肖而至于聖人天地不能盡言道德峻極于天而凝聚止于不驕倍保身言禮惟不自用自專免裁寡過。而至于經綸立本達天德遠近高卑通融一貫。所以爲中庸至德也。凡二氏言道抗之使高中庸言道約之使卑。此章自洋洋約至優優自天地萬物約至禮儀威儀自廣大高明約

至敦厚斂華就實。所以爲微之顯遠之近高之卑也。二氏將眼前平實之理攬掇向上遺世界民物一切拋荒。豈成道德。

中庸說到至處便歸重知。明哲與後章知天知人聰明聖知應篇首鮮能知味篇末知遠近風自微顯謂之明德大學首明德中庸終明德。

第二十五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三

中庸

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子思自立言。承上不驕不倍。相時保身。皆君子敦厚崇禮素位而行之事。其惟孔子與孔子以天縱至聖爲禮教宗主。不得制禮作樂。故其言曰。無德而自用。無位而自專。生今而不從今。非保身之哲。乃招裁之道也。觀于此言。可知爲下者雖有制作之德。必安微賤之分。非天子無三重不敢議損益之禮。不敢制品式之度。不敢考書名之文。今天下猶文武之天下。

也。今之禮度文猶周之舊章也。試觀車跡同軌則百
度皆同。孰敢制度書皆同文。孰敢考文行禮者等殺
皆同。孰敢議禮。七百年間上非無天子而無德不敢
作禮樂。下非無聖人而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所以聖
如夫子亦從周耳。自言曰。吾說夏禮無徵不信。我殷
人殷禮亦嘗學之。尚亦有徵而非其時矣。惟周禮時
王之制。今用之。吾所學在是。所從亦在是矣。此所謂
為下不倍者非邪。

言禮度文不言樂。樂即是禮。故樂記于禮也。六經有
禮無樂。禮即是樂。世儒謂樂經亡。非也。說詳樂記。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四

中庸

凡民賤而愚不倍是常事。惟聖人聰明睿智混跡凡
民而素位時中如乾九二。天下文明乃足稱耳。夫子
當春秋不得位脩明六籍開中庸之傳以啓後人。正
為下之事。故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邈世不見
知不悔。此中庸實境。間然之實事。故此章即承為下
不倍。引夫子言明之下章。雖居上而意重為下。見無
三重者不倍難耳。故下章即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承之。

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生今反古者無時。卽下章謂無
三重者也。裁舊同禍也。非天子以下子思之言。議禮

謂議親疏貴賤隆殺之禮。制度謂制車旂服色宮室
器用之度。考文謂考正點畫聲音形象之文。今天下
子思自謂其時。蓋周威烈王之世也。軌車轍跡。周人
重車。冬官掌其制。廣皆六尺六寸。輪居兩旁。行地轍
跡皆同。至秦數用六軌。始六尺也。古書法皆大篆。秦
變小篆。今隸書也。行履也。禮者履也。倫謂等級次第。
有位無德未能免。愚有德無位未能免。賤引夫子從
周明生今不可反古也。杞夏後宋殷後夏禮曰說世
遠畧也。殷禮曰學世近詳也。夏無徵故不信。殷有徵
而今不用。非其時也。愚不自用不驕也。賤不自專不

禮記通解

卷九

四十五

中庸

倍也。生今不及古。識時也。裁不及保身也。不言二代
之禮。語默適宜也。皆反上章之意。

第二十六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
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
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

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子思自立言也仲尼集帝王之成而不得王天下至于定禮正樂祖堯舜師文武以斯文自任春秋之作自謂罪我然則天生聖人主張世道欲常如三五盛時相忘于大順與民寡過亦難矣今卽所云裁及其身者論之唯有王天下之君子聖神開創作君作師真有此議禮制度考文三大權以經世立極則不惟君子之身可免自用自專不必生今而反古且使斯民信從無愚賤之裁道德一而風俗同豈不寡過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六

中庸

矣乎是何也有位無時若夏商之制作雖善而無徵則民必疑有德無位若仲尼之聖雖善而不尊則民必玩欲寡過難矣王天下者有三重蓋其本諸身有聖人至德凝道以爲制作之原徵諸庶民爲一代尊崇信服大有爲之君則所議所制所考徵諸三王因革損益合而不謬也立而與天地參裁成輔相順而不悖也質諸鬼神微顯變化冥合而不疑也俟諸百世以後之聖人心思經綸孚契而不惑也夫鬼神至幽矣後聖至遠矣君子何以無疑不惑蓋理莫備于天人而德莫妙于知君子德性問學貫通天人鬼神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七

中庸

雖幽天道之變化耳以所知質之夫奚疑後聖雖遠人道之脩凝耳以所知俟之夫奚惑則天地三王明白已往者益可知矣王天下者有三重如此由是以之動民風行草偃天下後世率以爲路政教規畫守爲程憲號令文章調爲典謨而子孫黎民世世守之矣遠而九州要荒聞風想慕近而畿甸侯服孔邇瞻依此大同之化順治之極已當斯之世上無顛覆之主下無非議之民抱道德者不必軫憂世之慮有學問者相忘于大道之公民信民從無災無害何必畏天憫人悲吾道窮以是得寡過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釋斯詩也凡君子抱制作之具有世道之責者六事不備欲永終譽難矣是詩也爲杞宋作也雖善無徵當時已不勝厭射之感而聖如夫子雖善不尊不免罪我之憾憂世君子奈何易言寡過乎信乎堯舜文武之際萬古一時唐虞成周之治不再見于春秋天所以王成仲尼也王天下謂始受命之君如禹湯武是也三重卽承上議禮制度考文皆王者之重事有謂有德有位有時可作禮樂也寡過卽上不驕下不倍聖人爲天子作禮樂則天下信從所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庶

人不識何過之有非天子而議禮制度考文過也爲庶民而弗信弗從亦過也上焉者雖善無徵謂如夏商先王之禮下焉者雖善不尊謂如孔子不得位子思之意傷春秋無王下焉者不尊也故君子以下明有三重寡過之難君子之道卽王天下者之三重也本諸身謂有德位時徵諸庶民謂民皆信從考諸三王以下至知天知人皆本諸身之事動而世爲道以下至有望不厭皆徵諸民之事繆謬通考諸三王不繆君子之德位時卽三王也建諸天地不悖立而與天地參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不悖謂三極道同質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八

中庸

重寡過之不易如吾夫子道實天人生不逢展退而與七十子講道洙泗之濱脩明六籍以詔萬世亦幾乎議禮制度考文者欲寡其過而未能也然雖不得爲堯舜文武之業而傳述堯舜文武之道乃所以爲下不倍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矣此與上章偏承居上爲下不及有道無道蓋不生今反古無裁寡過卽是識治亂語默之時者

第二十七章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四十九

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始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子思自言天生仲尼名教之宗主也自堯舜授中爲斯文祖仲尼述之是今日中庸所自來也道至文武畫爲經制仲尼奉揚以爲憲章卽篇中所言九經達孝從周事禮之類是也往古來今時序推遷天行無窮仲尼上律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法其自然也四海九州八方風氣水土區別仲尼下襲之安土素位流行坎止因其定理也夫道惟帝王大經大法與宇宙元氣元形之統盡矣而皆繼承于仲尼一心

想其包羅之大如天地上覆下載函蓋無餘也其間四時寒暑交錯運行日月晝夜相代生明萬有不齊之物長養于中而不見相妨萬有不同之道並行其中而不見相悖其散殊可謂繁矣此誰爲理之而不亂是謂小德如川之流千支萬派連絡分明也其舍受可謂至多矣誰爲積之而使化是謂大德雖敦厚重累如大冶洪爐銷鎔渾化也此天地所以持載覆幬成其爲大者也在仲尼聰明聖智仁義禮智時出爲言行達諸中國蠻貊是小德也經綸立本知化無倚之仁天淵是大德也下章詳之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

中庸

此章特稱仲尼者承上數章之意歸德于夫子也祖述以道言道者千聖不易祖始也不可尚也述傳也不可易也稱堯舜中自堯舜啓也憲章以禮言禮者一代因革遵奉曰憲表揚曰章稱文武者今用之從周也禮亦是道文武之道自堯舜出亦若水土之從天時也故曰不能安土不能樂天天時流行不息水土居方有常律合也襲猶服也持載猶承載覆幬猶籠罩天覆地載言其間包括無餘也四時錯行謂寒暑相推也日月代明謂晝夜相禪也萬物謂人物凡有形之類洪纖高下皆是也並育謂同養育各一其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一

中庸

生而不相妨害也道謂造化人事物理一切精粗備全醇駁之類如天道有風雨露雷地道有平陂易險人道有善惡邪正並行于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相違礙也然則天地可謂大矣于其分疏不亂見德之小焉于其包括無遺見德之大焉川流如川之流不息不亂也敦化厚積而融化無梗礙也兩間如尾闈沃焦物向此中盡是敦化也生住異滅各從其中往來是川流也德無大小就開合處見天覆地載卽是德道行物育卽是德費隱合一微顯無間非天地道物之外又別有德也天地所以爲大謂天地間若有相害相悖者卽兩間不勝偏側不成造化無以爲天地矣非別有兩德能使天地大也此章語多分疏而實一貫言祖述卽贊憲章言上律卽贊下襲言天地卽贊日月四時萬物言大德卽贊小德故末句獨以大結之總見聖人之大耳律者應和之意天道圓通故曰律襲者變易之意地道殊方故曰襲律如呂律之律天時無形以聲氣協應所謂從律不干盈虛消息順氣候之自然也襲如以衣襲裘之襲羔裘則襲緇衣狐裘則襲錦衣暑則襲葛寒則襲絨各有所宜猶儒行其服也鄉之意律

天時順帝之則。襲水土素位而行。順帝無常。素位有方。上律如無適。無莫下襲。如止仁止敬。

聖心萬理該備。故包括如兩儀。時措咸宜。故往來如四時日月。一自統體言。一自流行言。流行在統體中。萬物道皆是流行邊事。統體見大德。流行見小德。萬物儘有相害者。如衆寡相陵。強弱相吞。猛獸相搏。噬然而善惡以類分。盈虛乘除。究竟理齊。道亦儘有相悖者。如寒至違暑。夜來掩晝。然各以序推遷。竟不攙越。若物能相害。則寡弱無噍類。猛獸滿世間矣。若道相悖。則來者長存。往者不復返矣。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三

中庸

兩並字。便已不害。才不相悖。矣。朱子言。才不相悖。小德並育。並行為大德。未然。天地之大。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大德就全體見。並育不害。言其間物物各正不亂也。並行不悖。言其間時時並運不息也。二語皆川流之意。就統體內分疏。明天地之大。非混雜也。混雜則大不成。故末句言所以大結之。所以大者。奧緊在小德。惟其分疏得開。所以銷受得盡。敦而化者。本以待川之流。流而如川者。正以行化之敦。天地之間。惟是盈虛消息相倚。所以不窮。苟無大德以銷融其積。則川流有時而竭。無小德以疏濬其流。則敦化

有時而壅。如是。則些子未免隔閡斗筭之器耳。況持載覆幬為天地之大乎。

並行之道。所包甚廣。多指人事言。朱註解道。卽四時日月。于本文不重複乎。本文歷舉四時日月萬物道。見天地所持載覆幬之多。見其為大耳。朱子謂道。卽四時日月。本欲避佛老百家之害道者。其實大道不分藩籬。善惡同出異途。以此為諱。儻所謂割聖道以奉二氏者。非邪。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三

中庸

猶上章三千三百于德性見。包括于問學見。精詳天地亦然。聖心亦然。此章逐段之意。畧重下半。截舍文武無處見堯舜。違水土無處見天時。天地之間。廣大富有。苟紛拏淆雜。間斷歇息。則萬有銷滅。乾坤幾毀。鳥能大。故天地之大。契緊在錯行代明。不害不悖。聖人之大。契緊在尋常日用。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聖人以此作易。卽是小德川流之意。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並育並行。小德五句。皆以分疏天地間條理。脉絡周流不息。

所以敦厚變化而成大德天地所以大也蓋大道不離平常希聖希天只在人倫日用閒窮理精義則盡性致命可幾所以為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也孟子贊孔子之道如泰山河海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亦卽此意

自自誠明至不驕不信是從微妙處說到平常自愚而好自用至小德大德聰明聖智又從平常處說入微妙反覆發揮中庸微顯之旨曲盡

第二十八章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四

中庸

此子思自立言也天下至聖所謂誠明者也生知得于天縱為能聽無不聰視無不明睿通乎微知周乎物靈秀首出足為君臨天下之本惟其生知是以德備寬裕溫柔仁足為涵育天下之本發強剛毅義足

為裁決天下之本齊莊中正禮足為敬脩天下之本文理密察智足為辨別天下之本卽其至足者擬其量周徧廣闊萬理兼容聖心何溥博也卽其至足者探其蘊深潛活潑萬化含源聖心何淵泉也性融理洽隨感順應時措咸宜圓神不滯又如此就其溥博擬之恂恂如天萬象無不包也就其淵泉擬之停蓄如淵衆流無不資也時見為容聖作物覩民莫不敬時見為言訂謨定命民莫不信時見為行淑矩芳規民莫不悅民心所在卽是聲名是以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以至舟車人力所可到天地所覆載日月霜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五

中庸

露所照隊凡有血氣為人者莫不元后尊之父母親之所謂聖人與天同德不其然與

此承上小德川流言明之事故首稱至聖聖通明也聰明睿知至明之體仁義禮智四者明而誠也下章經綸立本知化至誠之體聰明聖知達天德誠而明也先聰明睿知後四德德始于知也孟子云智譬則巧始條理者知之事故三德首知聖人生知卽明德也下四足由此出朱註分質與德質德非二也生知卽聖德耳目曰聰明心思曰睿知睿思也知覺也覺為體思為用思知來覺藏往臨謂照臨容含受也執

操持也。文順美也。理條貫也。密詳細也。察分明也。別
辨析也。一聖分爲聰明睿知。一聰明睿知分爲寬裕
溫柔等十六。又分爲容執別敬散爲言行達諸中國
四裔窮天極地無所不至。所謂小德川流也。溥徧也。
博廣也。淵深也。泉不竭也。時卽臨容執敬別等時。聖
德時措。又居高臨下。順風而呼。其應自遠。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復何疑焉。惟吾夫子足以當之。雖不在君
臨之位。而神明天縱。窮荒異域。千秋萬禩。靡不瞻仰。
儼所謂配天者。非邪。前章多以天道配聖人。故曰。答
前章而言。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六

知有體用偏全。聰明睿知。知之元神。文理密察。知之
旁通。聰明睿知。是明德。文理密察。是格物。乾道資始。
萬物唯知。聖人照臨萬民。亦唯知。仁義禮之用。有方
知之妙用。無窮。人心之靈。萬事之宰。四海之遠。億兆
之繁。壅蔽微賤。非知何以首庶物。爲照臨之主。是以
五德首知也。

按此章之言。極其表揚。所謂微之顯也。

第二十九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子思自立言。聖人五德時出。窮天極地。莫不尊親。
可謂神功駿烈。然其教化之本。亦惟真實無妄之心。
盡倫盡性。知命而已。蓋聖人聰明睿智。自然先覺。仁
義禮智。渾然全具。是天下之至誠也。道不越三綱五
常。如大孝達孝。庸言庸行。達德達道。雖至聖功業配
天。究竟惟尊親。可知天下之理。不越人倫。是謂大經。
雖亘古流行。而當其辨分明微。大綱小紀。皆由心思
經綸。五教未敷。三綱未陳。三千三百未備。而親義序
別信。裁自聖心者。大經之源也。天命之性。喜怒哀樂。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五十七

未發隱微。獨覺萬理所從出也。惟至誠。纖偽不畱。爲
能洗心退藏。時時見未發之中。以植萬事之根。所謂
立本也。雖天之命。性所從出。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
天。而天不可見。造化生育。卽是命之流行。至誠盡性。
于天命本體。豁然無毫髮之障。存主應用。脉脉與時。
行物生並運。脗合乾始之知。蓋知之一點。人物之精。
一毫不容減。滅卽斷滅。一毫不容添。添卽意見。寂寂
惺惺。不二不息。是謂知天。凡此皆誠神妙用。不仗氣
鬼。不著意想。一至誠而道德性命。會其元矣。所以爲
大德也。于經綸處。觀人倫之至。可不謂仁。惟誠無倚。

而淪汙于天網人紀者皆惻怛之真何肫肫乎其仁也三立本處觀可不謂淵惟誠無倚而真性常湛萬理停蓄莫測其底何淵淵乎其淵也于知天處觀渾然一天惟誠無倚性靈之中全體大虛何浩浩乎其為天也向使倚一毫人焉即是一毫虛假安得功用之盛如此此際微妙玄通唯聖人能之亦唯聖人知之實能聰明聖智與天同德乃于肫肫之仁淵淵之淵浩浩之天親詣實證自然默識若祇憑摸擬講說此理不容口耳此知不落見聞安可襲而取乎

禮記通解

卷九

五十九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也皆及本還元之論而歸結于至誠者蓋中庸立教主誠誠則通天人安勉明則惟生知能之中庸終誠大學始誠皆下學上達之教又明主分疏故以小德川流言誠主統會故以大德敦化言也大經猶言達道經綸猶言料理皆聖人心源上事故屬敦化經條理也綸合繩也父子君臣夫婦經之分也父子相親君臣相敬夫婦相配綸之合也三千三百秩序等級不容紊如織布帛絲縷入扣無一絲一縷紕繆方謂經綸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天地化育命也立本之立猶居也本則立非強

立也知主也猶易乾知大始之知性與虛合天地聖人知一也時行物生天地之化育也蓋飛魚躍聖心之化育也知化育即贊化育位天地也惟至誠能主之所以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也夫焉有所倚誠之至也倚依傍也有所依傍即涉思勉至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不曰無倚曰焉有所倚言此際無所容于倚也即中庸不可能之意要之三者皆所謂至誠能盡其性也經綸者性之作用立本者性之蘊藉知化者性之玄通也生意曰仁以經綸言也肫肫懇至也含藏曰淵以立本言也淵淵靜深也自然曰天

禮記通解

卷九

五十九

以知化言也浩浩廣大也上言如天如淵聖心與天淵猶二此言其淵其天聖心即天淵更無容擬矣仁天淵與上章五德非異此就敦化處難名難狀而贊歎之猶所謂無聲無臭至矣云爾固真實也真聰明聖知即前章至聖也達天德即聰明聖知焉有倚即至達天德達通也通為一無天人之別也知與知化之知同知即能非但心悟耳前曰唯天下至聖至誠為能此曰苟不固聰明聖知其孰能語勢相承以見誠明合也此德非倚才識可辨豈倚才識可窺惟聖默成惟聖神明與前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相

應上章以川流言故有血氣者見聞信而知尊親此章以敦化言故無聲無臭惟聖爲能知聖也前章費而顯此章隱而微也

中庸一書教人于顯處識微于事物上見性命故篇內提挈顯微之旨此章終以性命之微所謂大德敦化也經綸三事彙括一篇頭緒猶易謂窮理盡性至命也大經卽達道庸德三千三百之類立本卽戒懼謹獨明善誠身盡性之類化育卽覆載生成發育峻極之類化育言知者三才合契惟知也三事卽首章命性道不及教以敦化言也經綸大經教亦在其中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六十

矣三德獨言仁者善之長也此章總括道德而會于誠至誠者聖人之心仁淵天者贊聖心也非聰明聖知不知者隱微之至所謂不睹聞無聲臭大德之化也

德至人所不知可謂隱微之極要之不離盡倫故首章自天下大經約之性以立其本通極于天以會其原苟非經綸則言天下之動而不勝其亂言天下之曠而不勝其惡寧免于荒宕寂滅之弊乎聖人所以觀會道行典禮中庸所以爲禮教而作也故學禮者達其源論道者準諸禮舍禮言中庸豈作者之意篇

內慊慊微之顯以此下章乃申明之

第三十章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鈇月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禮記通解

卷十九

六十一

此子思自玄言也中庸之道顯微無間雖至聖至誠功德配天微妙不測總之切近平實之理非務外忘內亦非執內遺外也詩云衣錦尚絀古者錦衣必加素紗于外爲其華彩大著惡而欲掩之也道有著者有不著者不著者顯諸仁渾然無迹而著者藏諸用包羅其中有若絀之襲錦者然蓋天命人性不越平常無驚世駭俗之奇豈不闇然而天地萬物經緯變

化日新月盛卽在其中。非若小道私知的然炫耀根本撥而枝葉隨之者比也。是以君子之道庸言庸行不爲不淡而性命之旨有天下之至味焉。可知可能不爲不簡而易簡之中有天然之經緯焉。致中致和不爲不溫而圓融之內有井然之條理焉。其藏蓄闡然如此。而其聰明內運。夢燭無疆。如天地萬物遠也造端乎夫婦知遠之近也。如明動變化風也。始于致曲知風之自也。近與自皆微也。遠與風皆顯也。一靈中主存神過化不見而章。蓋道貴微顯非離近與自而脩飾于顯亦非遺遠與風而枯守其微大本立達禮記通解

時靡有爭上無言而下靡爭。君子之德風也。蓋本敬信以達化。欲民爲善而自勸。何待于賞。欲民去惡而自畏。何待于刑。非無賞刑也。有微于刑賞者。德也。故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德者自也。百辟刑者風也。君子風天下以德。刑賞不事而篤恭于上。民勸民威而天下自平。謂非微之顯乎。乃爲闇然日章而入德至此微斯至矣。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知微也。苟無是德。徒恃刑賞。孔子謂之化民末務。不足語微也。詩又云德輶如毛。毛雖微猶有形迹可比。亦不足語微也。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斯其至矣。蓋時行物生者天載之顯於穆不已者天載之微無聲無臭而時行物生者天道知微之顯也。篤恭不顯而民勸民威者君子知微之顯也。性命也。天人也。一也。所以爲中庸也。此章發揮微顯之旨。引詩詠歎詩可以興也。綱縠通網衣縠麻布單衣一作縠明也。士昏禮作景后夫人五服有素紗是也。闇暗同。韜光也。的然光芒射人貌。日亡中無所有也。淡無染也。祗惡也。淡簡溫是闇然處不厭文理所以異于日亡者也。三知是闇然內真明日章之主有戒懼意心之神明日知卽上章聰明

睿知下引詩之言明德也。風者鼓舞之名出乎身加乎民出乎身者君子之德風加乎民者四方風動也。自由起也。三之循環風外接乎遠自內接乎微遠之近由顯入微也微之顯由微達顯也風之自顯微之間也自即不睹不聞天下大本獨也即微也遠風即達道即顯也三之即易所謂介也幾也憂悔吝者存乎介介于石不終日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虞舜大知顏子擇守至誠如神方是知幾介于石非苟知之耳入德入微也易云退藏于密入與虛合也德即上章天德下文不顯之明德也潛伏屋漏二段遠之近也奏假不顯二段風之自也予懷明德以下贊微之顯也人所不見即微也屋漏室西北隅古人室東南隅為戶西南隅當壁幽深為奧西北隅向戶受明為屋漏暗中見明故曰不愧奏假進而假神也人鬼交曰假無言猶無聲塵有爭人化于敬也缺扎刀也鉞斧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雋恭端恪也予懷上帝思文王也聲色謂號令文章即刑賞之類大猶羣也輜輕也倫比也凡有形迹者皆有比擬德輕如毛詩辭也毛猶有倫子思反詩辭屢引詩詠歎使人感動深思也載事也聲響也臭氣也二者離

形又無之微斯至也不言無形色言無聲臭者天有形色但形形色色者不可見微之顯也此章總挈全篇要領申明顯微之旨而歸本于知使人見道于微也蓋中庸一書懲道術支離教人于微處證顯于顯處識微故顯微兩字一篇樞紐前二章贊至聖至誠功業配天顯之至也道德精蘊極于不可知微之至也然疑于過高非平常之理而分言似違一貫之意故此章復就近裏融會蓋德有根柢道非浮華達之天下國家者即根諸天命人性者也諸天命人性者即顯之天下國家者也顯微合故曰禮記通解

閭然日章此道之大全也人莫不有性有命而日用事為執顯遠微故此章始攝顯歸微欲人以事合理也終達微出顯欲人以理合事也蓋可見可聞者道之顯不見不聞者道之微顯者民可使由微者不可使知苟能于事物見性命即是行著習察由仁義行即是君子時中能擇能守閭然日章而道德舉矣此一篇肯綮篇內未詳故末申明之朱註以閭然日章為下學立心以知遠之近等為知幾以入德為下學之始按下學如擇執學問思辨等事篇內詳矣淡簡溫不厭文理是閭然境地知遠近風自微顯是日章

精神以論治則霸者之驩虞卽小人的然日亡而闇然淡簡不厭正王道之皞皞以論學則君子依中庸述世不知不悔素位而行不驕不倍惟聖者能之豈下學舍擇執而聚語此乎知幾惟至誠易曰知幾其神顏氏之子尚未盡許知卽是行若以知爲下學猶虛見耳豈可入德德言入猶道言疑也道散故凝德微故入易云洗心退藏入與虛合故未贊其至豈初學可企朱又謂引詩有淺深疎密以潛伏爲下學謹獨按戒懼慎獨篇首已及不須複說屋漏卽潛伏不動不言卽人所不見篤恭卽不用刑賞天下平卽民

禮記通解

卷九

六十六

勸戒復言敬信者申明人所不見之功也復言篤恭者申明不用刑賞之本也何淺深疎密之有大抵此章論道之要非專爲造道之功衣錦至溫而理合顯于微道之體也意重誠而明在中知遠之近以下通微于顯道之用也意重明而誠在中此自誠明合外內之道也夫子罕言性命學者不可得而聞以至百家泛濫不識天人性命本同一體賢知者執內遺外愚不肖者逐末忘本于思諄諄發明一貫之旨中不離庸庸卽是中人苟于顯處見微于已發處見未發于日用見性命于事物見道德于天下國家見心意

知則雖堯舜之憂勤湯武之征誅猶是篤恭無爲中庸之要領也今之解者處處分析既垂中庸之旨又以此章顯微專爲下學謹獨則其獎必至貪靜守空默坐理窟併中庸爲畫餅者矣豈究竟之旨與

日章卽在闡然內如味在飲食內火在木內生意在穀子內篇中大舜文武周公孔子卽是闡然日章之君子楊墨申韓九流百家三代以後雜霸之治章句記誦之學皆是的小人佛老與偏守理窟之儒又是闡然不能日章素隱行怪者也聖教顯微一貫達道卽是大本平天下卽是篤恭非枯寂默坐以爲

禮記通解

卷九

六十七

闡然也故曰衣錦尚絅闡然而日章

淡是中庸本色大道正味故曰不厭朱子謂下學不歆艷世味如此解淡須厭方可淡不厭簡文溫理是舜文周孔風範非下學可到

三知入德徹上下而意指上知與前章聰明聖知知化育之知同凡中庸言知卽行言明卽誠虛見非眞知朱子解易乾知大始云如知府知州之知主也此知頗似遠由近主風由自主微爲顯主一靈常主遠近風自微顯通融無礙故可攝六合爲秋毫可通一息爲千古可運四海于掌上可流明眸于萬里所謂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是乃爲入德。德至微也。入德卽入微。無聲臭。無睹聞。天命之性。天下之本。由此出。機由此入。機自大虛來。還大虛去。方是真知。

淡而不厭。三句是闇然。知遠三句。是日章。卽入德境。地入德。卽是上達。天載引潛。伏屋漏二詩。微闇然。卽不睹不聞。微也。引無言其刑二詩。微日章。卽中和位育。顯也。引予懷明德。微入德之妙。顯微無間。也不動亦敬。不言亦信。不住于顯。民勸民威。百辟其刑。不住于微。遠近風自。渾化無迹。歸于無聲無臭之天載。而

禮記通解

卷九

六十八

中庸

己天者。道之統時。行物生風雨露雷。無日不振。作故至顯莫如天。而大虛無聲。惟玄惟默。貞觀貞明。亘古如一。故至微亦莫如天。聖人之于天道一也。諸弟子疑聖人有隱。夫子援天以示無行不與。天人合。顯微一。乃爲至德。故中庸終始于天也。佛氏竊取此義。爲最上乘。而學聖道者。不講于微顯之義。則是天以頑空爲無聲臭。聖人以默坐爲不睹聞。豈不誤乎。闇然。是的然對治。藥君子之道。不但的然。非住處。卽闇然亦非住處。故曰闇然而日章。但道有發真歸元處。聖人有安身立命處。爲學有起根築基處。不得舍

近圖遠舍。卑務高舍。微求顯。所以惡文而闇然耳。及至篤恭田地。儘教枯木寒灰。黜聰明。遠形骸。而不謂之微。儘教成功文章。光四表。被上下。而不謂之顯。乃爲淡而不厭。簡文溫理。唯一知真。遠近風自之迹。化無聲無臭。與天同神。故曰至矣。

潛伏卽闇然。人所不見。卽潛伏。人所見。惟言動敬信。不待言動。卽不睹不聞。顯微合一之功。卽潛伏內省。人所不見之處。敬在不動。信在不言。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而顯入于微。民威勸。百辟刑。卽近者遠。自者風。而微出于顯。所謂闇然。日章如此。不顯惟德。予懷

禮記通解

卷九

六十九

中庸

明德。卽所入之德。聲色不大。毛有倫。無聲臭。卽入微之景象。不賞不怒。非廢刑賞。但勸威不本。此篤恭非端默。無爲端默。無爲是闇然。不能日章也。天道運而不息。惟自然。聖人率性。終日乾乾。惟曰篤恭。堯舜憂勤。文武制作。夫子九經。弗得弗措。人一己百。亦惟篤恭。不曰篤敬者。心曰敬。容曰恭。天下不見君子之心。而見君子之容。本其在外。名其在內。所謂微顯也。微處難名。外視闇然。故曰篤恭。天象周旋。不住。惟北辰一點。見其不動。所謂不顯明德。不大聲色。無聲無臭。皆不離

顯上見故曰天下平。引詩言明德應上文三知入德誠而明也。

道以通微為極故歸于無聲臭。二氏以無為常從無說向有中庸以有為常從有說向無從無向有懸空無著從有向無根基可據故曰下學而上達。二氏偏著上達所以失之。或曰中庸言無與佛言空何別。佛氏言空無色無像中庸言誠有色像而無聲臭色像本有也。佛謂之無是以有為無也。聲臭本無也。聖人謂之無是以無為無也。故曰形色天性也有形色無聲臭則有者實有無者實無故曰誠法象莫大乎天。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七十

地佛氏併天地為空夫實者焉能使空聖道有無虛實同體形上曰道形下曰器色象者器也無聲臭者道也道器有無一貫色象隱乎聲臭無聲臭不離乎色象故但可謂之無聲無臭終不得謂之無色無象佛併色象無之誕矣然則佛氏與聖人異乎曰佛氏焉可與聖人言同異粵自孔子思時佛未興也學者多言語文字未聞性與天道故子思述性道而佛晚出拾聖人唾洩自文聖人言性亦言性言心亦言心言中亦言中言真妄亦言真妄如大學言明佛亦言明言知亦知言止亦止言定亦定言靜亦靜論

語言空亦空言覺亦覺百家蹈襲未有如斯之公然雷同無忌憚者矣聖人開基垂統中業式微佛氏陰謀篡竊呂廙牛馬真贋不分宋元晦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誠然矣為今之計有討其亂辨其真而儒者不能討除其亂但諄諄辯我非佛至于逃形畏影舉千年堂構累代衣冠重器一切委以讓之如周棄豐鎬越樓會稽環堵自守以為已有遂使佛氏久假坐成強大是誰之咎不思孔子言性道子思作中庸是時佛安在千年後忽被攘奪而儒者顧謂明心見性圓覺真空皆佛氏語予謂之割聖道以佞佛豈誣

禮記通解 卷十九 七十

與嗟乎若佛氏者正吾夫子所謂不可使知之者也其講張亂正至此而世儒昏懦盜疾主人主人畏盜令與吾聖人分曹論同異儒所以為儒耳誰知為之雌雄

此章之旨實不專為下學而解者疑可與入德不似上達語未知中庸一書皆賢人謀道之言言有證道者聖人言聖人事也如天子言天下自證也有謀道者賢人言聖人事也如士大夫說朝廷宗廟非盡已有也論語聖言惟聞默識無隱無知一貫不多與道合真故不言而信無浚刻隱秘之語此篇子思為頌

迷聖祖言性命言中和言誠明言微顯語故玄超潛
天潛地卒未易曉又如大學言明德言至善言誠言
正孟子言性言氣與義微旨皆賢人君子憂世衛道
闡釋名理不直則不見要之不離文字去道猶垣一
方也昔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至矣盡矣淺學好事偽
增危微等語皆中庸糟粕思孟牙後憲古文孔書所
以爲魚目耳世儒不解此奈何言中庸樂裂禮書孤
遠離宗朱元晦謂使人神識飛揚者茲則有之矣採
真誦矣一部中庸孰非下學而獨此一語邪

禮記通解卷十九終

禮記通解

卷十九終

中庸

中庸

禮記通解卷二十

郝敬解

表記第三十二

表記取篇中仁者天下之表命篇所言多仁者之事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
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

歸乎嘆辭蓋夫子周流不遇而思歸也隱而顯所謂
閑然日章也不失足不輕進也莊故不失足威故不
失色信故不失口甫刑周書篇名引以明君子能敬
戒則身無可擇去之言謂所言皆善猶詩云不可選

禮記通解

卷三

表記

也忌戒也引以明言足信之意而貌與色可知矣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子曰祭極敬
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楊袒楊露體曰袒單衣曰楊重揜曰襲楊裘襲裘詳
見王藻詩云袒楊暴虎又云載衣之楊郊特牲云鄉
人楊皆言衣也執王帛亦有楊襲單藉曰楊重裘曰
襲不相因如子游楊裘而弔主人小斂畢襲裘入凡
袒踊畢襲衣袒割牲袒免拜賓畢袒執弓射畢皆襲

衣執王帛如聘禮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又公側授宰王賜降擯者出請賓楊奉帛加璧享之類皆所謂楊襲不相因也又喪禮袒與襲不同位亦不相因之義鄭註未達祭與鬼神交不極敬不能合漠少繼以樂則懈散矣朝廷之上禮法政事所出秋毫必辨然後名分正而幾務清少繼以倦則廢墜矣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禮記通解

卷三

二

卷三

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篤誠也揜如大學云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揜能篤則誠中形外本無虛偽何揜之有孟子所謂篤實有光輝是也侈肆則招侮不矜不伐恭以持已易所謂謙尊而光也故遠恥身心收斂則精神自奮發故曰莊敬日強安肆反是僂焉頽側之狀不莊敬之容如不終日即不以一日使其躬之意所謂不俟終日也擇日月上吉也王藻云將適公所齋戒周禮云祭祀

前十日帥執事十日遂戒則是見君亦齋戒祭祀亦擇日月互言以明事君尊神敬同也狎侮則招禍有至于死者而人不知畏也古者交際必有辭無辭則無名相見必有禮無禮則無交將命之類謂之辭執費之類謂之禮有辭而後接則接不苟成禮而後見則見不瀆引易象卦象辭義不甚協解見周易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卷三

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仁以長人故為天下之表義主裁割故為天下之制仁者愛人則人皆愛之義者敬人則人皆敬之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仁之事也以怨報怨義之事也無言不讐義也無德不報仁也民非后無以相安仁也后非民無以君四方義也以德報怨則怨釋而身安故曰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拂情逆理故曰刑戮之民

按以怨報怨非聖人之言論語云以直報怨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入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難者強仁

無欲而好仁非有意于為善自止于至善也無畏而

惡不仁非有意于去惡自無惡可去也故曰三下一

人中心安仁者常少故無欲無畏者上智以之自待

勉強行仁者常多故賞勸罰懲置法所以為民仁有

三謂安仁利仁強仁同功異情如五霸之假與三王

之仁其功相似其情則異也同過知仁如周公使管

叔與不智同孔子稱昭公與黨惡同然其仁可知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四

義

仁者安仁不論功過惟率吾仁耳知者利仁以有功

行仁也畏難者強仁以免過求仁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

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義

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凡人舉動行持右先左後右任而左助之仁為立人

之本萬善長於仁故曰右道為義所當由之路仁窮

佐以義故曰左偏于仁而廢義則以親而遺尊偏于

義而廢仁則以尊而忘親尊親不兩全故以仁義相

義也得仁者王所謂無欲無畏也得義者霸所謂利而有功也得考者無失所謂強仁免過也按道者仁義自然之名非仁外別有道也厚仁而薄義非真仁也厚義而薄仁非真義也至仁無不仁至義無不親霸者焉知義焉知道非夫子之言也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克商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仁有數以義有長短大小隨宜用愛也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禮以大為貴以小為貴之類中心惛怛安仁者也率循法度而勉強行之資利乎仁者也引詩言武王用賢遺孫以安輔其子澤流數世中心惛怛之仁也國風言我今已不見容何暇憂我後日此僅終其身率法強資之仁也芑穀名仕官人也閱客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入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五

義

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僂焉日有孳孳而後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責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

禮記通解

卷三

六

康記

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虛也小雅曰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素絲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仁者天地人物生生之理所謂元善也堯舜猶病故莫勝遠莫致取數多所以難也以義度人謂盡義以求合則天下無全人以人望人謂不遠人以爲

道則賢者可見矣德輶如毛言仁爲人所本有輕如毫毛易舉也輶輕也儀圖猶比擬仲山甫周賢臣高山仰言山高則可仰景行大路也言路大則可行皆喻仁也止者仰求及行求至即夫子云斃而後已也中道而廢謂行至中路力疲而志勇忘老忘年死而後已僂僂首不顧貌仁道雖大皆人可欲之理人自失之苟欲仁斯至未見好仁力不足者故仁者欲無過不失所好而已故曰易辭辭猶免也恭儉信三者本敬讓以行所以辭過之道也謙恭則無妄舉用情則人信之節儉則不犯禮而人容之乃所以辭過也

禮記通解

卷三

七

康記

故曰失之者鮮聖人制行謂聖人立教以制民行不以已之能事責人惟因民爲制所謂天下之達道也民皆勸勉于行而不顧言爲恥又節之以禮固之以信教之脩容貌飾衣服交朋友無非欲民行歸一而已衣服以移謂服法服則言法言行法行故曰移然必朋友樂羣德立行成乃稱其服故曰極移始之極終之也遂猶發也有其德而無其行謂心得是理行或違之非真德也素絲則有哀色三者皆容稱服之事然必內有恭敬不辱之真心而后有是色以稱其服鵜鵜一名淘河食魚貪汙之鳥彼記猶言彼

其之子指小人在位者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事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死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處於位而事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八

表記

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配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此一節皆言為臣之道賤而任事謂之義君子所謂義貴賤皆有事也躬耕以事上帝是天子之事服勤以輔天子是諸侯之事自諸侯以下可知已是以人臣事上雖有庇民之德不敢有君民之心惟自盡其事而安于為臣無所為而為厚于仁者也故恭儉以

求自盡于仁信讓以求自盡于禮役者安分自盡之意即所謂有事也尚上同不敢自尊上也得之自是

不得自是謂得君與不得君臣所由惟是而已自由也莫莫茂密貌葛藟葛屬施及也條枚樹枝也凱樂也弟易也回邪也葛藟生于地上附于木以比君子謙恭樂易獲福于天也人臣有爵者死尊敬其名據生平美行為諡美不備舉惟節取其一惠不欲名之過于行也惠順也一惠猶言一善過行弗率謂生平過甚之行弗循求之以處于醇厚之道也功之美者莫如后稷后稷之功兆民未賴豈一種植之利而欲其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九

表記

行之過于名但自謂為便利于人而已便猶利也謂稼穡之利所謂節以一惠故但名其為稷引以徵不尚其事之義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

禮記通解

卷十

十

表記

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一節論爲君之道強教愛而勞也說安得其心也強教所以致其尊說安所以致其親說安而能強教使民樂而無荒孝慈而敬親不忘尊是爲父之尊也強教而又悅安使民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不忘親

是爲母之親也非至德孰能與于此人道父主于嚴尊而不親母主于愛親而不尊下無能謂子無能父卑賤之水懦人玩親而不尊火烈人畏尊而不親土利人踐親而不尊天高難近尊而不親命自然無心而人忘之親而不尊鬼神變化不測人畏而敬之尊而不親三代之治夏道近古所尊在命以天命渾然爲一定以鬼神禍福爲適然切近人情崇尚忠實先祿賞後威罰親愛有餘尊嚴不足比其敝也民多蠢愚驕野而質朴此尊命近人尚親之末流也殷人承之尊鬼神以救愚蠢之偏以鬼神禍福爲先以人道

禮記通解

卷十

十一

表記

禮教爲後先罰後賞尊嚴有餘親愛不足比其敝也民多搖蕩不定飾詐求勝而無恥此尊神後禮尚尊之末流也周人承之尊禮教好敷施敬神而遠近人而忠友夏之舊其賞罰無先後惟論爵列如爵有五等刑有八議之類亦親愛有餘尊嚴不足比其敝也民多便利機巧外文飾而中不慙內賊仁而外欺蔽此好禮之過文勝沒質之所致也夏道尊命天道無言故不煩辭令事不求備不大責望于民民不忘親夏治所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先罰好尊于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強教民于事鬼神之禮

未藥其于治人之事。賞爵刑罰。極其周悉。無以復加。故曰窮。二代之治。所以不及夏也。君天下。生無私。謂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謂以天下傳賢也。有惜恒之愛弟。以悅安之也。有忠利之教。凱以強教之也。親而尊五者。小人尊親之化。其君子六者。君子尊親之化也。恥費。謂不奢。輕實。謂不貪。

按此節論尊親之偏。三代之敝。旨近迂僻。非夫子之言。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十三

表記

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手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

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掌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此節言臣事君之道。先資其言。先以言爲資也。拜自獻其身。將以試其言也。蓋言可底績。故獻身以行其言。言行則信成矣。大言謂論道經邦。小言謂因事納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十三

表記

誨。大利謂功在天下。小利謂惠及一物。所言小則其任小。而不可妄觀。如爲貧而仕之類。所言大則其道大。而不肯輕試。如學焉後臣之類。不家食。謂食祿也。下達。求通于下也。事上而求通于下。是朋比也。不尚辭。不以便佞取容也。非其人。弗自。不由匪人進也。自由也。靖共。安靖恪恭也。正直。正直之入式穀。以女用福祿與汝也。遠而諫。謂疎遠之臣。越職進諫。是以諫爲諛也。尸利。主利祿也。邇臣。近君之臣。職在調和輔養。不以充屬爲忠。宰百官之長正已以師屬也。大臣謂公卿。慮四方謂安定天下。邇臣宰皆大臣也。守正。

與公子頑亂匹也

按此節大利小利大祥小祥守和逆命等說皆有疵類非盡聖人之言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其以壞小雅曰淡言孔其亂是用飲談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

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以德德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友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易壞餒進食也諸責謂許諾將來使人責望已怨謂已往未許人怨恨也晏晏悅也旦旦明也及反覆也○按不能則不問此深于涉世者耳非至德之要辭欲巧尤謬定非夫子之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祥及子孫詩曰后稷祀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事謂祭祀卜筮之用謂如擇日擇尸擇牲之類不犯日月謂不以他事妨祭之日月也不違卜筮謂卜筮既定則不敢違不相襲謂卜則不筮筮則不卜大事祭天神四時有定日如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澤之類則不復筮小事謂祭小神無常期則筮也外事祭百神內事祭祖考剛日柔日說見曲禮惟不違龜筮禮記通解

卷二十

六

是以牲牲禮樂柔盛三者幽無鬼責明無人怨子曰二字衍文后稷有稼穡之功堯封于鄆始祀宗廟子孫遂有天下尊稷配天詳見詩大雅生民篇富福通詩云何神不富言后稷本恭儉啓後子孫能率先猷則獲福易明祭貴志不貴物也或云易富不多品也惟躬耕以供養盛故易辭恭即詩云庶無罪悔之辭欲儉即詩云春榆播櫟等事祿及子孫謂有天下兆祀詩作肇祀始祀也大人之器龜筮也威敬猶畏敬不敢褻也天子無筮有守龜龜重也諸侯守國以筮天子在道路則用筮諸侯在他國不筮不敢問吉凶

于八國也雖不筮猶必卜其所居之寢室防意外也宅居也天子在外不卜宅惟處于諸侯之大廟敬用祭器謂大賓客燕饗用祭祀之器敬之也不廢日月請謁必擇期也不違龜筮卜筮後見也上不瀆於民謂君神其道不示民褻也下不褻於上謂民敬其事不敢慢上也

按卜筮先王所以一人心決猶豫事有典常則不卜筮魯郊卜非禮也記云大事有時日又云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曲禮大饗不卜而周官大宰又云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曲禮爲正筮法詳周禮記通解

卷二十

七

易卜不見于經而世以草木無知龜有靈故春秋傳謂耆短龜長記言重卜附會耳周禮亦先筮後卜要之聖人所爲自信者不在龜亦不在筮其所以爲衆人信者于龜近于筮遠筮非知易者不能止也

表記終

緇衣第三十三

緇衣取好賢如緇衣語名篇相傳爲公孫尼子作依
放聖言而味淺旨不醇引詩書無自得之趣信非聖
人語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
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
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
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
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禮記通解

卷十

六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
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
民者章志貞敬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
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上易事則民不欺下易知則君不疑如是則刑可不
用矣緇衣詩鄭風之首篇國人愛鄭武公而作巷伯

小雅之詩寺人刺幽王而作甫刑卽呂刑周書篇名
周穆王上刑而作苗民三苗國民匪用命書作匪用
命豈猶善也以仁遂猶言與仁豈必盡仁言禹非家
喻以仁而引詩書見上之化下在表正而已成王之
孚言成其爲天子之信非但一人一家信之章志貞
敬謂明示其好善惡惡之志躬行守正以教之尊仁
以子愛百姓卽體仁以長人也故民亦致力躬行以
順悅其上荷詩作覺德行可覺悟人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綹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情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禮記通解

卷十

九

言君子弗仁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
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子曰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
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
有國家者章善瘞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棄利而輕爵祿詔曰教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三言始出甚細布之于下風行漸遠其末漸大綸大于絲綵大于綸游言浮浪不根之言危猶越也道人以言謂以言教民禁人以行謂防民之行言雖是而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二十

終不可踐則當慮行雖善而久必有敝則當稽乃可以道民禁民也穆穆深遠意於歎辭緝熙繼明也敬止敬其容止衣服不貳有定式也從容有常舉動無躁妄也民德壹順治不擾也行歸于周歸于忠厚也上可望而知故臣易事下可述而志故君不疑尹吉當作尹告伊尹告太甲之辭章善懲惡謂善者揚之不善者病之厚不偷也儀度也臣度其君之所能行者而不重煩以辭說不扳引君之所不及不煩讀者之所不知納牖善道則君不勞矣引詩言天反常則民盡病所謂上疑則下惑也引小雅言小人不能

敬惟為王印病所謂下煩則君勞也棄刑猶煩刑播刑之不迪本作播刑之迪言施刑必順理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通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通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大臣不親愛其君百姓不得安寧以君于大臣忠敬不足寵利太過也君不敬其臣臣不忠其君惟富貴是圖則君失御臣之道而大臣不治恃權怙勢而近臣阿比故人君子大臣不可不敬敬選擇欽崇也表標也道由也通臣為君好惡所係民必由之母以小臣謀大臣母以遠臣間近臣母以內臣圖外臣則君相同心內無猜忌外無壅蔽百姓安寧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顧命臨死顧其臣子命之之辭莊正也莊后嫡夫人之賢者莊士大夫卿士正人之

為大夫卿士者不親賢而信羣小是以嬖人疾莊士也親失教煩謂民不親上而號令多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茲朕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兇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二十三

德易狎而難親謂水也民蔽于人情鄙陋不通易于為亂不可慢也太甲以下四引書明不可不慎之義虞虞人機弩牙括矢本也度法也釋舍矢也口起羞甲冑起兵言口能招侮與戎衣裳在笥干戈省躬言不以冠裳從容遂忘備也尹吉當作尹告天當作先伊尹言已先見湯于夏之西邑夏都安邑毫在其西故曰西邑夏忠信曰周湯自以忠信有終故尹為相亦能有終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

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昔吾五句今詩無之誰能三句見小雅節南山之篇君雅當作君牙怨咨書作怨咨祈作祁大也末句脫

按此篇與前表記所引詩書語皆無深味而引書多世所傳古文書中語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二十三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三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一從違不定也行無類臧否乖方也質猶擇也多聞則擇取其善者篤信之志記也親篤信也多志則擇取其善者篤信之知欲其精行欲其慎密猶約也慎行之意君陳古文周書篇名師衆也虞度也庶言同謂衆論合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正謂正人惟君子能好之小人則毒害之君子朋友有鄉謂所好必善類也其惡有方謂所惡必不善也好惡得正故為善者安而遠近不疑好仇猶言良朋攝猶助也引詩言朋友相助在賢不在富貴也私惠不歸德言小惠不合于德義君子不留于已周行猶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四

禮記

言至道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執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

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俟婦人吉夫子凶

有車必見其執有衣必見其敝喻誠之不可揜也引葛覃之詩言實有是衣乃可久服而不厭也意不其協大其美謂誇張其美小其惡謂微隱其惡君奭同書篇名周田猶言徧蒐簡擇之意今書作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言天割絕殷紂重獎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也引以徵實德之義亦不甚協恆即實德德實則可久不可為卜筮言人多機變鬼神不能測也引說命與今文異惡德即不恆之類如爵之則民將

禮記通解

卷十

二十五

禮記

起而效尤以惡德為正事純用此以祭祀是欺罔鬼神也惡德之人事煩擾亂故難以事鬼神不恆承羞解見周易恆卦爻辭慎作貞

奔喪第三十四

此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五服之喪皆有奔此篇多後人卽事義起不必盡古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統帶及位拜賓成踊送賓友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二十六

奔喪

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奔喪倍之不夜行孝子爲親喪自重也見星謂晨昏星出早行晏息但不宵奔若輕喪奔不必見星矣過國至竟謂所經過國之界上皆去親存今返親亡感觸盡哀也市朝邑居也辟不哭恐驚衆也望其國竟將至本國界也入家門自外入以西爲左將趨西階如親存也禮親在升降不出阼言括髮不言免者父喪脫髮括麻徒首不加布也降堂東卽位孝子位在阼階下也襲經掩襲所袒之衣

著麻經也序東堂東牆端絞帶綴其要經麻之下者不散也喪禮既小斂帶經散麻三日乃絞奔喪歸不散者後期不見柩殺也及位自東序及東階下之位凡拜賓皆就賓位拜畢乃及位哭踊成踊九踊成三也皆如初謂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友位皆如前賓也皆出事畢退也闔門闔殯宮門相贊禮者告就次告奔者使就門外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也又哭謂明日三哭謂又明日三日成服謂三哭之明日也成服則不括髮矣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二十七

奔喪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非主人謂非父母之喪如期功以下之親自有嫡子爲主人賓客弔皆主人拜送奔者不爲主也齊衰以下謂如出母繼父之類門左見前入門不升階但于堂下中庭北面向殯哭免麻謂首免以布而加麻經也丈夫婦人謂主人內外男女之在喪次者待之謂待此奔喪者男女皆如朝夕哭之位不改易也蓋待賓則以變爲敬奔者親屬不以賓禮也

齊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是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又哭不括髮

西面哭謂升堂坐殯東西面及他禮皆與父喪同但父括麻襲經不加紼母則襲經而加紼父三哭猶括髮母明日又哭卽不括髮所以殺也

按喪服小記奔母喪不括髮與此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懸卽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之類升自東階別于男子也禮記通解卷二十

鄭註謂東面之階鑿也東懸謂于堂上之東脫其笄而懸也卽位位在堂上也拾踊更迭踊也所以賓客之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及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

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經事他如奔父之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服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服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謂衆主人旣葬而後歸者家無尸柩故先之墓婦人主婦以下也旣云主人卽位于墓左奔者又東卽主人位蓋主人與奔者皆子也事畢謂哭墓事禮記通解卷二十

畢遂冠歸謂道路不可徒首必加冠而行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告事畢告奔喪事畢壹括髮謂奔母喪但入門一哭括髮上節云又哭不括髮是也西面哭哀殺于北面也免麻免以布而加麻經也與主人哭成踊襲則是免麻時袒也又哭三哭皆言免袒成踊上節奔父喪又哭三哭但云括髮成踊不言袒袒可知鄭謂此二袒字衍文非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及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及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及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經

除喪而後歸已經喪于外也遂除即墓所除之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仍吉服不變也此言父母之喪自齊衰以下奔喪在除服後者禮與此同惟著免經麻而已非父母之喪不括髮所以異也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節禮記通解

卷三

三

位袒成踊襲拜賓及位哭成踊送賓及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此節記聞喪者為位哭之禮旅次無尸柩設寢座無

倚廬設孝子哀次與哭泣行禮之次皆所謂位也聞

父母之喪不待為位哭齊衰以下之喪行禮即位時

哭哭畢至東序加免經復位袒踊畢襲衣就賓位拜

又復位哭踊送賓出又復位皆為位之禮也三日五

哭謂初聞喪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共五不

俛成服五哭終者哀殺于親喪此在外聞喪哭之禮

也主人出送賓以下奔喪至家之禮成服拜賓三日

後成服于家也若在外未得歸所為位去家遠則即

所為之位成服而後歸齊衰望鄉以下四者皆奔喪

哭之禮哭父之黨以下在家聞喪為位之禮說見檀

禮記通解

卷三

三十一

齊衰

弓伯高死于衛章凡聞喪為死者寢位不設饋奠以虛位奠不附也哭天子諸侯亦為位哭也九哭九日哭每日一哭餘倣此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地國奉使也與諸侯為兄弟謂同姓卿大夫仕異國者壹袒始聞喪一哭袒明日以往則不袒與父母之喪異

按此節文義鄭解破裂欠通或疑有關文未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止

面而踊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

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

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奠於土襲而後拜之

所相識之人死既葬而往弔則先哭于其家而後之墓先成禮而哀稍緩也主人墓左西面倡踊客從之北面向墓踊凡喪以下四者皆言喪主人不在之禮如妻子之喪父在則父為主兄弟同居者各為其出者主親同長者主之如親喪則衆子之長者代為主親不同親者代主之遠兄弟小功總麻之喪雖過期聞之必變但拜賓從吉以左手入右手入猶吉事禮記通解卷三十

奔喪終

問喪第三十五

前半敘禮後半問禮

親始死雞斯徒號於上衽交手哭側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厚殯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側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墮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禮記通解卷三十

髮以麻不冠曰縗不屨曰跣扱上衽謂以衣前襟掩帶間便于號踊哀劇之狀交手哭以兩臂相交而哭傷腎乾肝焦肺者乾甚于傷焦甚于乾形變于外卽并提扱掩交手也口不耳味卽水漿不入口不舉火也連問同悲哀之極志慙不舒氣鬱克盛踊跳以下氣也婦人開其臂交手其心足跳踊如爵之躍殷殷曰擊之聲也哀以送送葬也迎精反既葬迎神歸也祭之宗廟謂既虞而附祭納主于廟也成壇而歸既葬而歸也哀親在外故不敢處于內哀親在土故不忍寢于床服勤三年謂三年困苦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三十四

問喪

按禮子游曰歎斯辟斯踊皆情之自然今謂爲動體安心下氣而踊迂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慙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

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文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祠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杖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三十五

問喪

此皆記者設爲問答不忍斂者孝子之情必斂者聖人之禮聖人爲之斷決則是聖人猶未忍焉甚言至情之難奪也孝子心衰望不遂也家室之計營費也衣服斂衣服冠者不肉袒謂哭踊肉袒則不冠以布爲絕代冠也吉禮袒衣不見肉如袒割牲之類則冠如故禿者以下明袒免踊皆生于情之哀苟情至則因時損益可也故禿者無髮則不免偃者形屈則不袒跛者足病則不踊故曰以哀爲主女子有疾不能踊則哭泣悲哀擊臂傷心男子不能踊則稽顙觸地無爲容儀斯亦哀之至矣免作絕謂以麻布一幅纏

頭免冠而後加此故曰不冠者之所服如童子未冠不免可也惟童子早孤當家為喪主有成人之禮則加免總麻服童子幼不備禮輕喪則不服也當室則總麻則亦免免則亦杖矣直者圓而蠱惡之狀削者方而後瘦之狀父在不敢杖謂為母杖者見父則韜之不敢當父前扶杖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也孝子之志以下六句甚言禮之貴義不以文可請遠禮之論矣

按孝子親始死投冠笄緇容之變也非為肉袒不冠也初喪必免免有常而袒無常豈因袒而免不袒則

禮記通解

卷三十

三六

問喪

不免邪免而肉袒示凶變也今謂至尊不居肉袒之體非通論也

服問第三十六

篇內無問而曰服問者所記皆答問之辭也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傳古禮書今大傳服術有從服說見本篇但未舉其人故于此明之公子謂諸侯妾之子妾子壓于適父在為其母練冠父沒為其母大功而其妻則不論父在否皆得為其夫之母期故曰從輕而重謂本從其夫服而反重于夫也皇尊稱猶祭法之云皇考也妻

禮記通解

卷三十

三七

服問

為其父母齊衰重也夫從服則總麻是從重而輕也公子之外兄弟即公子妻之兄弟也妻不言兄弟而言公子者從夫也禮為外父母總則外兄弟無服而其妻則女子子之適人者為其昆弟之為父後者期是從夫之無服而有服也公子厭于君降其私親不得為其妻父母服而公子之妻仍服之是從妻之有服而已無服也

按鄭謂外兄弟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非也既稱兄弟何謂為祖父母從母乎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

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母出謂已母被父出父再娶繼母出母之服雖不絕而母黨之義已絕則繼母之黨即母黨矣故為之服母死謂已母死則母子之恩猶生故為已母之黨服既為已母之黨服則繼母之黨無服矣大傳無此語豈古別有是傳與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母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殯殯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殯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殯則否三年之喪既練祭後又當期喪既葬之後則要帶三年練之葛帶首戴期新易之葛經身被練後之功衰蓋三年與期既葬男子皆以葛易麻而期喪既葬之葛輕于三年既練之葛故仍帶三年練之故葛帶也云故者期初喪用麻變葛既葬還舊曰故也首經則三年練後已除而期喪方新須戴期之經也功衰謂

以大功布七升或八九升為衰蓋三年練後與大功九月之衰布升數畧同故曰功衰而三年練之功衰比期既葬之功衰畧重故仍服其三年練之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謂三年喪練後遇大功之喪始死亦麻既葬帶其故葛帶而經大功之葛經服其功衰同也小功無變謂先有大喪今遭小功雖初喪亦不用麻變葛帶不以輕服損重服也麻之有本者連根之麻合絞為帶服之重者大功以上皆用之三年之練葛復過此喪則以此麻易之其餘若小功以下之經麻去本者情輕不得以變三年之葛也喪服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即此也如三年之喪既練復遇小功去本之麻雖不可以變三年之葛帶然于初喪當免時以小功麻經加首卒事而後去之蓋三年喪既練無首經所以可經每於斂殯啓葬有事當經之時必經卒事則去仍服三年之練服也三年喪之練冠遇小功以下之喪則不易必大功乃可易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如小功初喪免經則戴小功之麻首經至要帶雖初喪亦不變練之葛帶也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

功之葛者總小功麻皆斷本而輕不以輕麻易重葛也稅變易也以此易彼曰稅麻之有本者乃可變葛葛言總小功麻雖不得變葛而總小功降服之麻情重者可變也本服大功死于長殯則降服小功死于中殯則降服總麻如此者服輕情重乃變三年之葛而著殯服之麻經帶也小功終五月總麻終三月算足乃還及三年之葛帶是非重麻者謂小功總麻麻皆絕本輕不當易三年葛所以易終算者非故重之以降服小功總麻卒哭即葛之禮但以本麻終算情重故易三年葛以麻終也若夫大功下殯亦當降

禮記通解

卷二十

罕

麻

服總麻雖亦無卒哭之稅然情輕則不復易麻終算與成人之總麻小功等皆不以易三年之葛即上文所謂小功無變者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

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諸侯為天子喪斬衰三年諸侯夫人于天子喪如諸侯之同宗女嫁外姓者于諸侯喪皆服期也世子諸侯大子不為天子喪為有繼世之嫌也君所主謂諸侯所主之喪惟夫人與大子及大子之妻是君之適婦也言夫人妻者明嫡妻乃為夫人三者皆正雖君之貴必為之主其喪則大夫以下于適妻子婦亦可知也大夫之適子為君為君夫人及大子三喪皆如士服士于君服斬于夫人大子服期也君母為嫡夫人則君為服三年臣從君服期如非嫡夫人則君服期總羣臣無服唯近臣與御車之僕及車右之驂乘此輩君服亦服君總亦總耳公於大臣之喪既成服後平居者錫衰錫衰者以總布洗治光澤為衰也出謂有事他出亦衣之不言冠猶吉也當事謂弔或視斂殯葬則弁上加經大夫於大夫之喪亦出入錫衰當事弁經也為其妻謂君於卿大夫妻及卿大夫自相為其妻亦弁經錫衰也但出則除之凡見人無免經謂男子重首經雖見人不脫雖朝君亦不脫也唯入公門有齊衰則暫脫之齊衰以上亦不脫也不奪人喪故君不責臣變服不可奪喪故孝子不可變服從

禮記通解

卷二十

罕

麻

人刑有五謂墨劓剕宮大辟服有五謂斬齊大小功
總麻罪重者附上刑罪輕者附下刑大功以上附于
親小功以下附于疏列謂罪與喪等雖多皆不越上
下二等之列也
按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禮近迂大夫適子爲君
服如士安得諸侯世子於天子獨無服乎

服問終

禮記通解

卷三下

三

服問

間傳第三十七

間傳記居喪間儀節也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
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桑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復小功總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
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
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
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
禮記通解 卷三 四三 間傳
既殯食粥朝一盞米莫一盞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
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
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
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禮
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占枕塊不說脫經帶齊衰之喪
居望室下下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
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挂主摺
翦屏帟剪不納期而小祥居望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
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練線要經不除

服直謂斬衰直麻經直竹杖也麻有子者曰苴苴者蠹惡臃腫之狀故曰惡貌首猶本也首其內哀痛本乎內末見乎外也梟牡麻麻無子曰牡麻色皆枯黯而牡麻狀瘦削禽鳥牡者亦然竹杖直桐杖削義亦以此止者惆悵停止之意容貌謂如平常容貌也往

禮記通解

卷十

四十四

四十四

而不反一哭聲斷不續也往而反聲絕復回也三曲而依聲曲折偏倚也哀容哀聲從容唯而不對應而不答也不言不先發言不議不泛論不及樂不譚音樂三不食再不食三餐二餐不食也喪大記云期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與此小異大功不食醯醬小功總不飲醴酒皆謂初喪也不食醯醬則不食肉可知不飲醴酒則不飲醇酒可知中月而禫謂大祥後間一月而禫蓋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也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由淡而醇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由薄而厚也皆不急欲之義不說經

禮記通解

卷十

四十五

四十五

帶行住坐臥不脫也平蒲席藉藉使齊不納不編藏其翦頭于內也往棺鑿倚廬之木于棺間也翦鼻翦齊屏蔽倚廬之亂草也升把也詩云蕃衍盈升盈一手曰升兩手曰掬牽布者以八十縷爲一升正服斬衰布三升凡二百四十縷義服斬衰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降正義皆十五升而去其半則六百縷也所以少于大小功者大小功之八升至十二升縷皆不治總麻六百縷與朝服十五升之縷細同皆莫治而後織故曰有事其縷所以減半也事其布謂織成布加洗治則爲錫總不洗治所以差重于錫也受承也以多承少以大承小斬衰布初喪二百四十縷吉布幅廣二尺二寸則是布一寸有奇止得十二縷如綢若然故不成布既葬而虞卒哭後衰少殺乃受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則一寸有奇得二十四縷粗成布故曰成布六升也凡喪服冠布細于衰布葬後衰布之升數用初喪冠布之升數如斬衰初喪三升冠六升葬後衰六升冠七升齊衰初喪四升冠七升葬後衰七升冠八升也去麻服葛謂葬後男子要去麻帶

而易葛帶婦人首去麻經而戴葛經也葛帶男子之服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三重謂三股重綬此言麻帶稍細婦人葛經同可知及期年以葬後之冠布為衰新衰七升齊衰八升以練熟布為冠又以為深衣用淺紅色緣領袖檀弓曰練衣黃裏緣緣要經即葛要經不除要經則首經除可知矣

按練冠有言凶大古白冠用布吉凶皆布也後世吉冠用帛凶冠用布曾子問云古天子練冠燕居帛也此小祥練冠布也大祥縞冠帛之白而精薄者也練衣緣緣黃裏近于列采小祥葛經未除用此無乃大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四十六

驟與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禭禭而纖無所不備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除除喪服也首首經帶要經陽在上故男子重首陰在下故女子重要男子小祥先除首經女子小祥先除要帶易服謂卒哭後以葛易麻男子要輕易其要經女子首輕易其首經素縞即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解見本篇麻衣以細麻布為深衣大祥之服中月而禭謂大祥後間一月禭祭服除也纖布帛之細者無所不備吉服之飾論語云去喪無所不備易服者易輕者謂卒哭後男要女首輕皆易葛而男首

女要仍麻不改所以者何喪重則服重者不易復遭輕喪輕者因時變易也故斬衰既虞卒哭男要女首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四十七

皆易葛更遭齊衰之喪則男易齊衰之麻帶女易齊衰之麻經而斬衰卒哭之葛包乎其中矣蓋其麻葛大小正同則麻可以包葛至男首女要之麻特仍舊雖遭齊衰之喪無容易也特獨也專也不易之稱如斬衰及期既練男經女帶重者已除獨存男帶女經之葛輕者而又遭大功不斷本之麻則首以麻易緣冠要以麻易葛帶終算還服故葛故曰麻葛重也如齊期之喪虞卒哭後復遭大功之麻其日月不及足算則首與要葛與麻兩者隨時兼服所以者何五服麻葛遞降齊衰之麻與斬衰之葛同故斬衰之葛遇

齊衰之麻麻可包葛也大功之麻與齊衰之葛同故齊衰之葛遇大功之麻麻葛可兼服也所謂兼服之者男經文帶重仍麻不必易惟男帶女經輕葛則易麻兼服之也舊註未了然前篇云大功經至哭之稅此又云小功之葛者備禮降小功情重以麻終算無葛正小功則有葛

間傳終

禮記通解

卷二十

四八

三年問第三十八

問三年內喪服又近之義本荀卿禮論之文

三三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稱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其痛者其意深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至痛極者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極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太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禮記通解

卷二十

四九

三年之喪包五服于中羣謂五服衆人貴賤謂降經之等弗可損益言禮不可易也一期十二月再期二

十四月生與來日故除初喪之月不算實二十五月也間一月而禫是二十七月也于此不斷則孝子送死之情無已還生之期無節所以必斷也大鳥獸如鴻鴈羣處之類啁噍為聲然後去之謂喪其羣匹哀又而後去也不肖者用情薄親朝死夕忘所謂患邪淫之人不及于禮者亂之道也賢者用情厚哀雖久而若暫二十五月以為未足過于禮者也亦非文理之中故先王立中制節使過者就不肖者勉歸于一以成文順理于天命人心可以解釋而無凝滯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五

三年之喪至期則小祥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始食菜也

果居聖室父在為母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之類皆以期斷也天地四時即論語宰我問期已久之意如隆者服雖親以期除倍而再期加隆于父母也焉語辭猶將也使弗及使弗及期也以爲開期與九月居隆殺之間也三五九天地人相與之數說詳易故三年為一閏三月為一時五為五行九為九宮陽數之極也羣居謂兆民和者不拂于情壹者不違于禮先王所以統人羣使之和順齊一者仁孝之教行而于喪服盡制矣順情通理故曰人道之至文

三年問終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五

深衣第三十九

王制云有虞氏深衣而養老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自天子至庶人通用之服衣與裳連故曰深衣又謂之長衣玉藻謂深衣以帛裏布非禮鄭遂謂深衣再用布純采爲深衣純布爲麻衣有表爲中衣純素爲長衣繫說也其實一深衣耳布帛皆可爲有禮服則著于中無禮服則著于外純采純素吉凶隨時而已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後土續衽鉤邊要縫袷半下袷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禮記通解

卷三

五二

深衣

規矩繩權衡下文所謂五法也毋見膚謂長及踝毋

緣純邊廣各寸半

被土謂不曳地衽裳幅卽衣襟也禮服衣裳不相連

幅不接續深衣連裳周迴十二幅合縫掩過前襟故曰續衽鉤邊謂幅之連合邊際處皆鉤曲覆縫使密也要縫半下謂要以下全布六幅幅廣二尺二寸斜裁爲二寬頭向下狹頭向上上居三之一下居三之二合之則腰間廣七尺二寸下邊廣一丈七尺七寸故曰半下袷袷通腋也肘出入處寬可回轉其肘袷袖也長短比肘過一尺反詘之可以掩肘玉藻云繼衽尺是也古者衣皆有帶束帶處卑不壓髀高不壓脅腋以下爲脅腰以下向後兩旁大骨爲髀當無骨謂當腰間肉處也餘制詳玉藻天行大數終于十二故冕十二旒深衣衽亦十二幅袖用圓領用方袷交領也矩曲尺領下曲交合有如矩之象負繩謂背後脊縫直下如繩也蹀足跟也下齊如權衡謂衣下邊前後左右平齊無參差也袷所以圓者欲其行動舉手爲容也圓主動手拱成圓抱方謂領方交于前如抱所以負繩者繩直取其正政正同所以抱方者領方取其義易坤卦六二地德正中直以方引以贊直方之義五法卽規矩繩權衡凡貴賤男女吉凶通用禮服內皆可著如親迎女在途壻父母死亦深衣

禮記通解

卷三

五三

深衣

總趨喪是婦女亦用也文武殯相軍旅無不可服五
法備故曰完制簡用儉布帛隨宜故不費此衣之最
良者亞于正服故曰次父母王父母具存最吉緣以
緦續父母具存吉緣以青東方生氣之色也三十以
下無父母曰孤子衣色隨宜緣必以素不忘哀也純
卽緣也袂緣謂袖口邊謂衣下及側邊緣各寬寸半

深衣終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五十四

深衣

投壺第四十

投壺與射畧相似皆燕飲樂賓之禮壺本酒器堂室
之近不可張侯賓主又不足備官故借酒器以寓射
云爾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咷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
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咷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咷壺
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
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進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
禮記通解

卷二十

五十五

投壺

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矢筭也投壺投壺倣於射故以矢名司射掌其禮
推賓黨與燕者一人爲之中盛筭器投中者則取筭
計之故謂中解見鄉射禮枉不直也咷口不正也矢
貴直而曰枉壺貴正而曰咷謙辭也既賜猶卒賜般
還猶盤旋不進之貌曰辟告不敢當也受受矢送送
矢已拜主人拜畢也受矢主人自受矢與賓爲耦也
進卽兩楹間主人進兩楹間視投壺之處乃退復阼
階之位揖賓就楹間之筵筵卽投壺之席賓主各就
席也

司射進度入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法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
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釋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
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爲賓黨於
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
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
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司射以壺置兩楹間當賓主筵席中席去壺各二矢
半司射及西階設中以盛算也籌計中曰籌東面立
禮記通解 卷三 五十六

中西也執八算方耦四矢則八算順投以下八語司
射先以投壺始終之節戒之順投爲入矢本先入也
未入爲逆雖入不爲入也比連也以鼓爲節賓主通
投若一人連投雖中不釋算釋猶放也謂置算于地
正爵謂投壺三翻當飲之爵投畢則無算爵也立馬
謂三翻投畢乃立馬馬即算也勝負未定記入曰算
既勝之算曰馬以爭先得名也謂三翻投畢立勝者
三馬之馬一翻勝則另植一馬禮成于三三馬專勝
則爲一成如賓勝二馬主人一馬則取主人一馬以
足實之二馬主人勝亦然請慶多馬謂酌酒賀多馬

之人以上皆司射預告之辭命弦者戒弦歌者射以
樂爲節投壺則鼓瑟弦歌爲發矢之節釋首逆詩篇
名間若一謂緩急作止之間均倖如一大師歌工主
人黨爲之左右衆耦也衆賓居西爲右衆主居東爲
左拾投每耦兩人更迭投坐跪也每一矢入司射跪
釋一算于前賓黨勝釋于右主黨勝釋于左三翻皆
然卒投每一翻投畢也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之告
辭二算以下數算之法純雙也奇隻也每二爲純零
爲奇算以雙取有零則以奇算之數畢告左勝曰左
賢于右右勝曰右賢于左賢勝也多一雙曰賢若干
禮記通解 卷三 五十七

純如多十曰五雙多八曰四雙之類有零數曰若干
奇如多九曰九隻多七曰七隻之類均曰左右鈞不
復言多寡也
按卒投算獲左右不分耦通賓主之黨左勝則賓黨
飲右勝則主黨飲與射禮算法同餘詳鄉射禮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率觴曰賜灌勝
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
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
既行請徹馬
命酌司射命酌酒飲不勝者也酌者勝黨之子弟與

者也

魯鼓○○○○○○○○○○半○○○○○○○○○○
○薛鼓○○○○○○○○○○○○○○○○○○○○
□○○○○○○○○○○○○○○○○○○○○

此與前圖異亦一家之說附錄于此

投壺終

禮記通解

卷三十

六

投壺

儒行第四十一

此篇之言大抵誇誕託稱孔子而孔子之大遠不以
儒儒儒也史列九流而儒居一得一失八所收其幾
即若所云孔子辨其服其處其名乎哀公儒孔子戲
之耳孔子張大其行若為解嘲然不屑之意在言表
數千年無人領畧反以儒尸祝仲尼仲尼其享之邪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禮記通解

卷三十

十一

儒行

冠名郊特牲曰章甫殷道也宋殷後博廣也鄉者不
拘一方儒服則有方矣故曰不知不屑之辭也
按大道裂而後百家分如王者無外強藩割據偏安
一隅以齊王室不知九州之本皆吾土也百家與儒
分曹儒者自錮而小之孔子恥儒服不居其名而亟
數其物無可無不可聖人所以大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
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
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

慢小讓大爲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得也易祥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擊蟲攫聲入搏不程禮記通解

蟲攫搏喻凶禍也不程勇不程量其勇言必往也引重鼎喻大任也不程力言直任也往者不悔不追既往來者不豫不逆將來過言不再失言則必改也流言不極流謗終不爲傷也不斷其威威不可挫也不習其謀不學習而謀也皆特立之意按此節語多疵君子自立非有所待有待卽非自立居處齊難坐起恭敬道途不爭險易冬夏不爭陰陽數者無與于豫備不程勇力不悔既往非儒者之高行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軍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禮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謹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

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居處不淫謂不可以燕安溺之飲食不薄謂不可以嗜味染之溽濕也忠信則利有攸往如甲冑可以自衛也禮義則患難不生如干櫓可以禦侮也甲在身冑在首干小盾櫓大盾暴政不更其所謂世亂不易其守也徑一步長百步為一畝折而方之東西南北各十步也宮謂居室五版為堵堵方一丈環堵四面各一堵也算門衡言柴門編荆竹為門也圭形方而上刻箭竇通穿牆為竇如圭形通出入也易衣而出禮記通解卷二十

李西

禮

與家人共衣出則相更易也并日而食兩日得一日之食上簋之不敢疑道合則從無疑畏也不合則去無卑屈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以適言禮之用毀方瓦合如陶者為瓦初則共圓剖則各方以覆屋則相合也按過失不可面數非士人之虛懷自立與前自立語複毀方瓦合似鄉原非夫子之言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授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

相先也患難相死也父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

也蠱而翹之又_身不_身急為也_身不_身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并立則樂相下不厭父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禮記通解卷二十

李五

禮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_聲君王不累長上不聞有可_聲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_聲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君得其志謂使君得遂欲為之志任舉謂任賢舉善澡浴自新之意陳言而伏以善言告君不求自表也靜而正之潛銷君心之非也蠱而翹之顯諫也翹招

同舉也不急焉從容不迫也臨深為高加少焉多皆

露才揚已之事博學以知多學而識也服近文章威

儀可觀也砥厲廉隅操行方潔也分國如錙銖所謂

棄千乘如敝屣也規為猶言謀為并立則樂謂名位

相等不相忌也流言謂風聞之言不信謂相知之深

本方立義謂制行端正立身合義也同而進達則同

升不同而退窮則不相累也地猶踐履作謂作用寬

裕者有作用迫狹者一往竭矣隕失墜也獲拾取也

充盈滿也詘屈辱也處貧賤失意而思苟取處富貴

驕蹇而志不立恩猶辱也累猶汙也悶病也不思君

王為臣不尋君也不累長上為子弟不累父兄也不

閔有司為民不病官府也命儒猶名儒妄謂無實以

儒相詬病謂儒本異儒之稱當時以夫子為東家丘

故以儒目之詬罵也病賤惡也

按任舉與舉賢援能語複特立獨行與上節獨行語

複不臣天子不事諸侯非聖人對君之辭強毅非君

子與入之道仁不本于溫良孫接亦不必仁此二語

未確大抵此篇之辭多後儒緣飾非盡聖人語也

禮記通解卷二十終

禮記通解卷二十一

郝敬習

大學第四十二

此篇亦先聖傳心要典禮學之統宗世以與中庸各

為一書獨行今依古本合解而鄙見畧殊故言覺煩

瑣姑併存以俟明道君子正焉

大學總論

大學天子學宮學宮有大小道無大小篇內言大學

之道自天子達于庶人故即大學命篇後儒因之別

作小學補之迂也古人教亦子即便教為大人苟學

矣又何小之有大學所言皆古天子教庶子脩己治

人之法皆謂之禮故與四十九篇并列先儒摘取別

傳今仍合之說詳中庸

朱子謂此篇作于曾子無據祇因誠意章引曾子語

疑曾子門人記遂分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

也為經云夫子作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為傳曾子作

皆無據

大學與中庸二篇真聖人約禮之教所言性命大旨

不越誠明兩字中庸先誠后明大學先明后誠中庸

言顯微大學言格致一也大學始定靜安慮以忠信

終之。先明后誠也。中庸始戒懼慎獨以明德終之。先誠后明也。自大學之道至此。謂知之至也。多言明。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多言誠。誠明是復禮之學。聖人脩道之教。莫要于禮。

大道經世以天下國家事物為實地。故德以明為體。學以誠為功。明虛體也。誠實功也。明主知。誠主行。誠使由之。明使知之。誠近下學。明近上達也。故大學首明德至善。知止定靜安慮。皆明之事。畧言而不詳者。恐學者徑約遺事物也。誠意以後。規矩重釋。其釋脩身正心誠意。皆主明身心意。本也。主明以致知而明禮記通解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二

大學

德也。釋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主誠。家國天下末也。主誠以格物而親民也。誠不本明。無以燭妄而存真。故明為誠體。誠意先致知也。明不資誠。無以繼照而普物。故誠為明用。致知在格物也。道始于明。以虛無為體。德歸于誠。以實有為用。實有是身心。實有是天下國家。天生聖賢為世道民物主。巨細精粗。幹理完固。猶謂不能盡人盡物。況敢滅以為無妄。以為虛。則大亂之道也。昔子路問鬼。子云。事人問死。子云。知生。大道以實徵虛。以有會無誠者。合有無虛實為言也。佛老偏執虛無。以天地為空。以身

心為幻。以生為懸疣。以死為淨樂。毀形棄家。忘君背親。世道所以淪為夷狄。人類所以近于禽獸。皆虛無為害也。故君子誠之為貴。

自大學之道。至慮而后能得。九句言學本于明而得于止。已括盡大學之道。自物有本末。至天下平。又詳數大學規模次第。而終始于致知格物。蓋致知以明德也。格物以親民也。正其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申言物有本末。致知在格物之義。夫道不外經。世學不越事物。宇宙間惟我與物。無物非我。一點靈知。天與之明。為制事宰物之樞。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

大學

德雖明。諸已。知則通乎物。知者。終始乎脩齊治平之事。格被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致知而格物。則明明德於天下矣。此大學之大綱也。知不格物。則德不能明於天下。知不知所本。又安能致之以格物乎。誠意正心以脩身。止定靜安以慮得。無非為致知格物。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故自大學之道。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所言無非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之事。朱子截以為經。然焉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之非經乎。又謂有關文。未見其為闕文也。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因上文八目。詳釋相因之理。

主誠而言大學工夫推到意是極處知即明德致知是推遷明德本體見源頭究竟處所謂本末終始者也致知格物徹首尾無間明德所以能格家國天下者造端自誠意始故八事中首舉釋之

聖教博文約禮四十九篇見文之博中庸大學見禮之約脩齊治平禮之用也格致誠正禮之本也故大學為禮統會列四十九篇中其來遠矣朱子拈出別為一書教人以窮理為格物是舍本逐末也為學以誠正為宗是執理遺事也其流弊與告子不得勿求釋氏得本莫愁末偏枯同詳見中庸中庸章句攬可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四

大學

觀此篇被其割裂攙補牽強解說不成義理今按舊本尋繹古人意思躍然未見錯簡也

大學傳自會子儻或有之會子曰省之勤弘毅之守臨淵履冰之戒容貌辭氣顏色之脩皆兢兢奉八條守壹是脩身為本之說而博求諸事物故用功若彼其勤耳夫子謂之曰參也魯於是醒以一貫后雅然脫于艱難之途而歸併于易簡主誠意慎獨發嚴乎之嘆其論脩齊治平一以誠意縮穀治國曰恕平天下曰忠信與所唯一貫出告門人初肯宛然相似然予未敢信以此篇為會子作者焉知七十子無一人

聞大學之道者乎今祇憑篇中引會子語遂謂出會子門人手據孟子書中文字合者遂謂子思以授孟子皆影響猜度而其補致知格物一傳正坐會子未唯以前之病疑其為會子之書不證會子守約之學亦不倫矣

第一章

古本不分章朱子分經傳共為十章內以意割裂添補今悉遵古本而章目畧加改訂為便初學爾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五

大學

大學者學其為大者也其道安在人所以首庶物惟是一點靈知為宇宙事物之宰是曰明德乃知之真體也但為血肉蒙蔽外累牽纏不得透露學者須剔垢磨光使靈覺之體精明洞達顯微無間而明此明德焉是大學之元本也民皆有德德皆同明明明德者須擴而大之光被四表使匹夫皆獲昭焉為一體而親民焉此明德之分量也道有精微學有根源乃纖塵不到之地謂之至善明明德者于世味紛華一切澡除聚精會神合內外徹始終退藏宥密止于至善焉此明德之根宗也恒人之心祇為靈知失主故

客塵紛擾馳逐不定苟神明常惺則奔騰放逸之氣一齊都歇是謂知止常此提撕則昏迷漸開散亂漸少而后能有定定則不如向之捏抃矣然祇是氣機乍息必休歇久而后清靜之體漸漸呈現而靜生焉靜則塵累輕矣然性體初還根基未固靜之久而后泰宇寧帖一真坦蕩事理圓融可以脫然去來而不借于操持可以從容隨寓而不擇乎喧寂而后能安焉未至于安則意念不敢輕動絕累而養其明也既至于安則無思無不通虛極而應自妙也從大虛中起念天地應而鬼神服從圓覺裏應事經綸運而變化神如明鏡當照萬形妍媸各得其情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理知至而物格德明而民親大學之道畢矣故道有底裏外非驚諸物學有要領內非局諸己以至善為止止非寂而無用以親民為量親非泛而無本以明明德為統明非自新而不新民故止至善其基也親民其用也以此明明德于天下大學之道也○大學說見前道者學之方也明者徹其蔽也明德者人心之靈知之體也德得也得心曰德親民者同人之誦明德人所同得萬物皆備于我故君子以宇宙為分內縣家國天下為身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

物格而知至也朱子改親作新非也止者收其放心之謂至善即明德精粹無雜之本體知止而后有定六事申明止至善之功一覺即化曰知止初念不移曰有定寂感如一曰靜心境圓融曰安沈幾照物曰慮與道合真曰得六者淺深次第徹始終合內外所謂止于至善以明德親民者也人生自大虛來大虛渾是一片靈明化化生生所謂知氣也凝而成人如一聚火分出一星此一星與彼一聚何別故人心與大虛觀體映徹無二是曰明德世間萬事萬物經綸變化悉由此出即所謂知也天下古今道理更無有大此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大虛之明不同日月所生明與耳目見聞之明耳目見聞日月生明明須有暗大虛不分明暗常明開眼合眼無非大虛之明德謂之明愚不肖可與知然皆是大虛分上事人心分上自昏故百姓日用不知如此便與天地不相似聖人要人分上自明方無塊大虛方不同于禽獸能與天地參方成人道明者知之體知者明之用以其能覺謂之知以其不

昧謂之明以其精一無雜謂之至善以其極深研幾謂之慮自其尋思起念謂之意自其主宰一身謂之心其妙用無方總謂之知知止與下文知所先后致知知本知之至皆此知也天地人物之元神也

民猶人也大學主天子言故稱民親民卽治國章如保赤子平天下章爲民父母之意大虛分量統天地人物明德與大虛同神故八荒以爲度立達必俱成已必成物脩己必安百姓仁者必愛人禮者必敬人先知先覺必自任以天下之重此自明德分上事若視耳目肝膽爲親億兆生靈爲疎則形骸隔而棘離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人

大學

成自私自利世道交喪矣

大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纔明德便離不得民纔致知便離不得物德非內民非外知非精物非粗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天下與吾明德渾淪是一體故曰親民先儒改親作新迂疎無味

至善卽至誠入之良心孝弟慈之真意恒人以昏迷失之知止至于能得卽是止于仁敬孝慈忠信絮矩德可明而民可親矣

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卽止于至善終始事物須臾不離而知爲主

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是止一靈常照不昏不放是知止知止亦便是知至

止定靜安非枯寂也但思不出位在家國行乎家國在天下行乎天下無畔援故美墮等襲取之私無往來朋從浮游躁擾之氣卽是誠意境界初學以此爲收攝放心之法存神過化之極亦非有加于此故曰盛德至善

不知卽不止不止卽不定纔知卽止纔止卽定然不曰定而曰有定者爲初心不定者言也中下輩亦有覺時但旋覺旋迷旋止旋放必真知常覺以止其不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九

大學

止念力堅固在心乃歇故曰有定定后漸生靜靜久乃能安此際工夫須深造自得難可模擬到安時便是何思何慮不識不知聰明聖知所由出也易曰聖人所以極深研幾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也故曰能慮慮卽下文所謂致知格物物格而知至也得謂得大學之道朱子謂此四者無階級非也恒人習氣紛擾如在風飛絮求一止如登天涉海之難到安慮時節事理一貫心境雙寂神化妙境豈一蹴可到四字工夫足了一生豈得謂無階級愚謂止定靜安慮六事極有次第格致誠正

脩齊治平八事未可拘次第朱說反之

妄依明起妄起明昏雖昏而知未嘗泯也知一醒則羣妄冰消故曰知止知止即是誠意毋自欺知止時節即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時節更無二世儒講格物致知不講知止茫無栖泊

至善即明德真體然不知止定靜安則不可得而止故言知止等六事能定靜安慮則制事宰物自有次第故言本末始終知先后正是知止定靜安慮之妙用定靜安皆以恬養知也總之知為主

言止于至善又言知止以下六事者以申明止至善

禮記通解

卷五

十

大學

為大學始終之要也言知止定靜安慮得又言格物致知等八事者八事即知止定靜安慮之課程也恒入鹵莽滅裂氣浮習迷失本真故以知止一法收攝其心降服其氣立本循序而進即便是致知以誠意非致知誠意外別有一種知止定之工夫也到靜安時已心正身脩到慮得時家齊國治天下平矣慮得便是物格知至而明明德於天下六事約其微八事詳其顯大道顯微無間非有體無用執理而遺事執內而遺外也

聖學定靜與二氏異聖人無欲而動以天順理忘私

勿慮必固我無入不自得非強持其心默坐存神之謂也默坐存神空諸所有以求定靜二氏所以害道

此際最是大分段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方是聖人之定靜理會得一部周易則定靜安慮可見

古今道術無過定靜精神凝聚盛德大業由此出大學知止中庸不二論語一貫孟子收放心有事勿忘勿助易何思何慮書惟幾惟康詩不識不知佛慧偈丹夫豈異術皆蹈襲聖教餘緒而偏用之者也世儒褊狹惡二氏似已併定靜講之不講偏主格物以窮

禮記通解

卷五十一

十一

大學

盡天下物理為入門謬哉

知止定靜安慮古今大學脉千聖所以洗心退藏之密在此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所以物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中庸云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立天下大本行天下達道皆不外此脩齊治平其功蹟也

能慮即是知至意誠慮即意也意為心知之關故能慮為能得之本八事所以首誠意一意誠而明親至

善兼舉乃所以爲慮而能得也

知是主止是基靜安是田地慮是運用論心體到知添一毫不得但添便不得止便不得定故曰知止定則尚費操持靜則入機矣安則常住矣慮即莊周所謂字泰定者發乎天光佛氏謂次動念塵勞先起我按指海印發光皆踏襲安慮之說大學千餘年前授自聖門千餘年後佛入中國拾吾殘唾而儒者乃避諱不敢講定靜安慮本欲避佛氏定慧止觀之嫌託言無工夫漸次但推明止至善之故耳豈非割吾聖道以奉佛氏乎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十一

大學

此一節已足盡大學之道下文八事總一個心意知作用心總一個意思總一個知所以逐次推勘見學不可往外馳求漸漸約還根本來爲知止斷緣法耳約到致知更無處可約依舊是知止定靜安慮原本依舊是一個明明德會得時只此一節大學之道無餘

明德兩字聖學宗領易曰大明終始又曰乾知大始乃天命人性指南學問淵源二氏竊取變換爲清淨圓覺妙明智慧定光種種名色其實本聖教也亡失既久儒者怯懦不求光復反引嫌卻避遂爲二氏奄

有如王室播遷委地強藩此明德兩字猶九鼎在洛能如王孫滿抗節執言猶可彰大義以尊王失今羣儒并此兩字不能守若覩王八秦稽首獻地國乃滅亡嗚呼哀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十一

大學

明德親民在止於至善則學末有不由知止定靜安而能慮天下事物者蓋道不離物物有本乃有末格物爲事事有終必有始本始當先末終當後所以極深研幾知之至之者必以吾明德之知主宰於本末始終之間定止以立本安靜以研慮則深造自得施爲有序事得其宜物得其理大學之道近矣是以古人視宇宙事皆吾分內視萬物皆備于我其明明德也直欲合天下以爲明然豈苟且襲而取哉必先于畿甸之內政教休明而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于九族之中思義明白而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德立表

正而脩其身欲脩其身必先主宰靜虛而正其心欲正其心必於念慮起處戒欺求慊而誠其意意覺爲知必澡雪神明使天靈常惺而致其知夫自天下約之於意微矣約之于知愈微矣不幾于玄虛乎非也知卽明德本體洞虛無物而無一物不包羅于內物在天下國家紛拏萬變而此知皆一一運量其中故致知惟在格物知不能格物則知爲虛而德孤何以親民而明明德於天下乎蓋知譬則火物譬則薪火麗薪而然知燭物而至離薪則火熄離物則知隱知豈空虛乎哉乃所以樞紐乎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神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十四

大學

也古人知所先故得所後其格物也必真不爲利害私欲所阻不爲情形時勢所蔽自本及末自始至終料量區處皆吾神明所貫察則物格矣而后吾本明之體表裏洞達而稱至焉此明德親民成始成終之要也知既至矣則神明卓立纖僞難欺而后不真之念不得萌而意可誠意誠則無邪思妄想累冲虛之體而心可正心正則百體皆攝表儀端而身亦脩身範端然後家人內外大小整肅而家齊家齊然後身教下行而國治國治然後風聲四訖而天下平此孰非物之格而知之所以至哉惟知本始當先故未終

從之所謂知止定靜安慮而能得也

物以形體言身家國天下民是也事以作爲言明親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是也宇宙間無非物職分內無非事皆明明德於天下之實蹟也本末猶言首尾物有形體故云本末事有造詣故云終始本末終始先後卽至善止定靜安循循從容而不亂者也知猶主也知者明德之神知所先後謂事事物物明德爲主以費徹乎本末始終之間無苟且徇外見小欲速之弊卽至善之知止有定者也近道卽愈能得物格知至而明明德於天下也古謂先聖王明明德於天下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十五

大學

卽平天下也不言平言明明德者見平天下不外吾明德也天下不外吾明德所以謂親民也明於天下猶書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明德者致知之全體明于天下者物格之成功也國畿內也天下遠故言平平義寬展邦畿近故言治治義綜密家近易狎故言齊齊義整肅身多垢累故言脩脩義清潔心爲身主主邪則衆亂故言正意爲心萌意妄則迷真故言誠知爲心靈事物之主卽明德推而極之故言致知所徧照莫非物家國天下皆是絜而量之故言格誠意以上皆言先致知格物獨言在者誠意以上推

原本末始終之序致知格物總結本末始終之要也序有先後歸于致吾之明以格物而已矣致推極也格量度也變革也知不至則明德之體不全物不格則明德之用不廣內外一貫顯微無間故曰致知在格物卽所謂明德親民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八者遠自天下國家約至于知知卽推而致之及家國天下自誠意至脩身皆所以致知而格乎家國天下之物者也總之大學之道明德親民以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物格而后知至以下申言所以當先之義物格而后知至者言知不格物不可爲至知至而后意誠以下言能極致其知則意誠心正脩齊治平可次第舉也明明德于天下必先八者逆探其本物格知至后八者順推其末逆以致知格物爲終順以物格知至爲始天下國家皆歸宿于一知一知至而家國天下總貫矣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以格物大學所以成始成終也故曰知所先後先後之間知止定靜安慮則物得其理事順其則苟以昏迷之心憧憧往來顛倒錯亂其能近道乎此大學所以先知知所以先知止爲明明德於天下之本也致知在格物卽所謂物有本末物格而后知至卽所

謂事有終始本乎知而達于物終乎物而始于知體用一源周流無間乃所以明明德於天下也知所先則務本反始無粉飾務外之弊而不失之支離知所後則深造自得自安民及物之功而不失之空虛總之明親至善耳知止六者言體之存諸內者也治平八者言用之行于外者也無六者則內昏擾而外襲取本末終始由內外體用生非他也大學言先後卽中庸言豫也止定靜安慮知至意誠卽中庸明誠境地凡學有先有本有豫有序道德事功未有不立本而能卒辦者不然者苟且襲取塗塞耳目小人的然日亡者耳一明明德而事物家國天下包舉矣明德精神卽是知發動卽是意含藏卽是心心意知皆是身應用酬酢皆是物家國天下皆物總之一明明德於天下而已親民卽明天下邊事至善知止定靜安慮明德達事止定靜安慮爲恬以養知也能定靜安慮自然事物有本末始終知先知後朱註三綱領八條目泥文生解實惟一明明德而親民止至善卽在其中明明德於天下卽致知格物其關鍵惟誠意始終本末惟成就一脩身卽是明明德

○物有本末之物即格物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即致知之知即德之明也物有本末謂身爲天下之本事有終始謂齊治平始于明德知所先後謂致知爲明德之始貫乎親民之終所以明明德于天下也知先後即是知止道惟素位學息襲取挾術用數鹵莽欲速浮薄之習聖賢學問事業循循然立本漸進遠自通高自卑未有無本成末無始成終者故在止至善也

治平八事不出知止六事內大較六事管至善八事管明親六事實八事中至善貫明親中六事根抵八事課目止定靜安慮已括盡大學之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舉其條件而綰結于致知格物道不離經世學不越事物明明德實地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大學

八事次第古人非拘定欲如此苟一蹴可至豈不欲之顧大學無鹵莽之功未有不知止定靜能慮天下事格天下物者事事物物根本至善能定靜安慮自然從容有成若徒膠柱鼓瑟則八事不勝牽掣矣假如格物完方致知則是格物時全無知何時物格盡知始至餘可例見必次第衍說者爲推求明明德於天下發源處耳論發源身爲本推到心以心宰身也

又推到意以心動于意也意至矣又推到知以知爲明德源頭也知則意已無容著況更著物然絕意離物則知爲虛影耳人心神靈普含萬象顯微一體故即承之曰在格物不曰先格其物曰在格物者言知與物相麗之甚也故又承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言知能燭物始爲實知也物在天下國家知在吾明德內物格而后知至是明德與天下國家內外顯微通透無間也八事自天下國家內約至知知又格物外通家國天下故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于天下見天下不外吾心意知也近歸之心意知而又曰在格物以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大學

心意知兼統乎天下也由博反約守約施博終始本末一貫此大學之道異于二氏偏枯無用也故八事圓轉如環不可偏据下云以脩身爲本者亦以心意知難離析合而言之也六事之序細密浸漸不可越八事大畧規模如此其實先後一貫格致誠正時已是脩身矣脩身齊家時已是治國平天下矣本文復說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五段正恐學者偏執通融開釋朱子于八事欲一件完一件于六事反謂無漸次兩失之後章但釋誠意不復提定靜安慮者定靜安慮亦本誠意也慮又非

意而何

欲平天下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將陳八事之序總挈其全也言平天下止於天下耳言明明德於天下則格致誠正脩皆明而齊治平皆明于天下也一以見八序會通一以見民親非疎一以見親民在我不在民天下大矣民夥矣若之何能親之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者之心人皆能之天子至庶人學同以此如曰欲平天下天子可而庶人不盡可矣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大學

天地以生人物爲大聖賢以盡人物爲大故欲明明德必於天下欲致知即在格物若但理會自家拋却民物二氏所以偏也大學規模極闊大條理極精實世道民生與吾明德直縮做一個所以此道一日不可離此學一人不可廢世儒專主誠意正心坐守理窟又誤認格物致知泛濫枝葉偏枯無用與二氏等○心無體以意知爲體意知無用以物爲用合之總是一心然言心則包舉而不親切細推到意又推到知實之以物乃所以完知之分量而明諸天下者也○心者神之宅本自虛明儻無意如鑑空衡平有何不正諸妄從意起故正心先誠意意動知自知知覺

妄卽破此知常照妄自不生故誠意又先致知也然

到知至處則已無意無意又何容加故誠意已入微誠意之先惟有一片虛明更難言所先惟在事理通融推之以格乎物而已物格則知至此間途長朱子訓格至也如神之格思之格未盡又格方也有比方絮度之義又革也感也如格君格民之格有感動變革之義大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小則日用起居行著習察條理區別轉移化裁各盡其變無不是格物也○知所以能及物者不離意知由意運亦由意昏意由知起亦由知化雖蔽錮之後靈知一覺萬慮俱清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大學

但倏開倏閉如石火電光一曲之明作不得主透不過事轉不動物或爲小體遮蔽或爲利害阻隔或爲事勢眩惑表裏不洞達心境不圓通施爲不恰當卽是知不能格物亦便是念頭虛假而意不誠須神明炯照應事接物無遠邇大小料量處置使物無遁情事無遺理一片靈知貫徹微顯方爲格物方是知至如此則自無不誠之意而心亦正矣

天下國家總一物心意總一知知境無意卽明德真面目誠意先致知者邇流窮源云爾本明不昏妄念何由生旣昏不惺輾轉沈迷妄念何由止所以云先

致知其實明明德工夫全靠意。意誠知方能格物。故曰慮而后能得。八事單釋誠意。以此其釋正心脩身。皆云在正心。在脩身。惟誠意單舉。不言在致知者。知境難著。卽意見知。

中庸亦以明先誠明善有學問思辨行弗得弗措工夫。自困勉者言耳。大學聖功。但論明德全體規模。各有所主。如必以中庸擇善爲大學致知。則學問思辨行卽宜在致知內。不得另以格物當之。若以格物當學問思辨行。則致知一段爲無事矣。豈成義理致知畧似知格物畧似行行方是真知。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二十二

大學

目雖有八心意知只一件。提意而心與知俱縮在內。物雖不是心意知。然離物則心意知無所用。離心意知亦復無物。正心先誠意。次第可尋。若意外別尋知。知外別尋物。實難分析。意外尋知。知體爲虛。知外尋物。物形爲泛。意萌卽知。知動卽意。意知著卽物。一誠意而心知物俱管攝矣。故誠意爲關鍵。後釋誠意不及格物致知。以格致爲大學始終。此章已盡。後不復贅也。

心是宅意是宅裏運動。知是宅主人。明德之神也。物卽身與家國天下自天下尋究向裏來。只是一個明。

德明明德直要格家國天下之物。中間誠正脩齊治平許多節目條件。本末始終先後鞭轡運轉。惟一個致知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致知若不在格物。則明德與天下國家頭尾兩沒交涉。直待意誠心正身脩。挨丈完後。方去平天下。無此理。次第雖多。只致知在格物一句串紐八事。一齊超入。若非致知在格物。則八事皆成破裂矣。

禮記通解

卷三

三十三

大學

之大者釋平天下。好惡絜矩。內外本末。賢否義利。分明是致知格物之大者。如以爲入門何處可著足。今人臨事昏亂。覓不見心。待覓心又遺却事物。此便是知不能格物。心境一事理融。方爲物格。知至。物格而后知至。大段括盡。知到至處。工夫十九正是能慮。能得時節。意誠心正。脩齊治平。皆馴至矣。而后意誠以下。逐項雖有本等功夫。非截然一節做一節。本末始終盡頭處分得。本末始終相因處分不得。所謂誠其意以下五段通融開釋。正爲此知所先後。唯古人世儒知先後。片片劈作兩段去。道遠矣。

格物兩字。管到平天下住。卽是絜矩格方也。比方絜度。此知不昧。此意不欺。卽是知至意誠。故致知格物。爲明親全體工夫。誠意爲引子。義理曉然在簡策。苦無人討究耳。

八事先後之間。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也。唯定靜安慮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通天下之志。能成天下之務。故曰知所先後。格致誠正時。慮止于身。而家國天下事已豫。齊家時。慮止于家。而國與天下事已豫。及知至意誠後。心正身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已無不潛孚默成矣。此中有存神過化。知微知彰之幾。故

禮記通解

卷三

三十四

大學

本文用五欲字。五必先字。而后字皆古人知幾妙用。浮躁淺陋。非致遠之器。定靜安慮。乃達化之本。大學倦倦于知先後有旨哉。古今學術所以分也。大道顯微無間。事理圓融無頭。上安頭之病。聖人謂民不可使知之。其旨精深。中庸一篇發揮此旨。此篇致知在格物。便是一貫之道。人心物理原不分內外。體用故中庸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氏與聖教途分自此。民生世道倚賴聖教亦在此。此大學通衢身心。意知與天下國家往來交涉處。若無格物工夫。但按定八事次第。致知以後。直待誠意正心。脩身完備。

方幹家國天下事。永無交涉。到底成就一老禪靜坐。槁木死灰而已。故格物工夫甚浩蕩。非可爲入門也。若以格物爲入門。直待何時方誠意正心。舍本原之心。意知。泛求之物。如著衣舍要領。提邊齊顛倒甚矣。○明德從大虛來。含受大虛。凡大虛中往來屈伸千變萬化。脉脉與吾靈知同體。有叩卽應。有觸卽覺。物至知知。而意卽萌。是非好醜。自不可欺。中間稍有轉換。遮藏謾迷。種種妄情。使真意不得直達于物。卽是知不能格物。或阻于利害。或牽于小體。或眩于機宜。被物梗塞。不能轉動。被物瞞隱。不能量度。如君不能格民德。不能格姦之格。非無知也。祇是浮光虛影。不得事理通透。所謂習不察行。不著日用而不知。如後章不知子惡。不知苗碩。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之類。卽是自欺不誠意。不知止。如君親是物。知忠君孝親。是知苟能誠吾意于忠孝。勿自欺其知。以格君父。則忠孝之知致。而忠孝之意亦誠矣。止忠止孝。亦卽是知止。至善凡事皆然。脩齊治平。一以貫之。所以下文單舉誠意。其旨甚確。朱子更補格致一傳。云格者窮至事物之理。猶可。又云用力之始。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其理。以至乎其極。久之一旦豁然貫通。然

禮記通解

卷三

三十五

大學

未嘗學文者皆成土木矣

或云格物非窮理則學問可廢乎非也格物致知誠意內自有學問詩書六藝亦物也誦詩讀書亦格也聞見記憶亦知也旁通博覽亦致也好古向慕亦意也篤志潛脩亦誠也士君子心意知自然安頓在詩書六藝上但斷然以詩書六藝為物以學問為格物為入門一步則不可且博物洽聞學士韋布之業奈何以槩帝王聖賢之道乎

程朱格物之說凡事須從外面記定式樣然後去做出知聖賢無此等螟蛉之學所謂學養子而嫁意且

不誠何況致知自覺難通乃云不必盡窮天下物但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又云一理通萬理皆通如此則知又分明不在格物矣又謂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夫考之事為是脩身察之念慮是誠意都解不得格物文字講論于學為切只合說致知在博文在問學可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分明相承朱子解物有本末之物為明德親民格物之物另為文字講論是兩物也又引易學以聚之間以辨之中庸明善擇善為微夫彼所言者學問擇善此所言者明德規模分量物我兼體以見學之大各有所指也若論學問擇善亦只在致知項下蓋誠意即誠致知即明明即擇善若以格物當明善則致知一段所幹何事致知格物二者擴吾明德以格家國天下之物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始終本末實地異于佛氏之空虛絕物者也朱子詆不學問為佛氏因以格物當學問支離泛濫與佛氏空寂皆偏枯無用五十步笑百步耳首言明明德於天下挈其統再言致知在格物閉其鍵申之以五傳通其脉周匝細密義理躍然後儒不解窮經所以難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物有本末，知所先後者，以致知在格物。物非可泛格也。知不知本，則不能格物。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而身爲本，天下國家爲末。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間或有家有國有天下不同，同此脩身爲物之本。此格物者所當知也。苟不知所先後，身不脩，則本亂矣。欲格天下國家之物，末治者否也。民雖當親身，旣爲本，較民尤厚。苟不脩其身明德，則其所厚者薄矣。欲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

大學

明明德于天下，親民使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豈有物無本可格者？故能脩身之謂知本。知本則物格而知亦至此。又致知格物者，所當知也。此申言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物格知至之義。稱天子者，大學天子之學也。道無間于貴賤，故至于庶人。壹是猶言同此也。本，卽物有本末之本。獨舉脩身者，心意知皆統于身也。身爲本，則家國天下爲末。所謂物有本末也。本亂謂身不脩，末治謂家齊國治天下平否。不然也。厚薄因上文親民而言。厚猶親也。薄猶疎也。所厚謂身，所薄謂身不脩，德不明也。所薄

謂民薄者厚，謂國治天下平也。知本知物之本，所謂知終始也。知之至，所謂物格而知至也。

心意知無形，惟身有形。德與民接，知與物接，皆由身。君子不能以心意知示天下，而身爲表。天下不見君子心意知，而見其身，故脩身爲本也。身未及與國天下遇，而先與家遇。天下國人不及見吾身，而家人先見。故民雖親家爲厚也。

大學由誠入，故格物以爲知，脩身以爲本，知不格物，則蕩而無歸。本不脩身，則虛而無實。言明德必言親民，言定靜必言齊治，皆以此。二氏言明心見性，身爲禮記通解。假合故流爲空虛，豈不致知其所以格物者非也？言普度衆生，利益有情，豈不格物？其所以爲本者非也？遺身故不知有家，捐父母，棄妻子，毀形體，滅人倫，所厚者薄，烏能治國平天下？使其所薄者厚乎？所以聖學必本諸身也。

此上三節反覆發明明德親民之義。明德親民，總謂之明明德于天下。微言之，則爲知止定靜安慮得，而統于止至善。顯言之，則爲脩齊治平，而統于致知格物。致知格物，所以普吾明德于天下也。止于至善，合天下以歸于吾明德也。此本末先後始終一原。大學

之道也

第二章

大學是一片文字。朱子分首一章為經，謂孔子作此。後為傳，謂曾子作。古人文字，亦有自作自釋者。何據知為經為傳乎？此章被其割裂，攙補舍所學而從我，殊非作者之志。今悉依古本解釋如左。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撝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大學

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緇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大學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脩身也，而誠意為要。蓋心雖身主，無意則心本虛，知雖先意，無意則知自明。先乎心而累心，後乎知而昏知者，惟意。意誠則正心致知格物挈其統矣。何也？心動即意，意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大學

覺即知，意知所著即物一也。心無妄妄從意起，妄起知自知，所謂誠其意者，惟于物來知覺意萌，是非洞然直達，勿轉換遮藏，自謾迷其知而已矣。意惟好惡不可欺，惟好好色惡惡臭，自無欺意如此者，天動神應，靈機透徹，致知以格于物者，皆真意淪浹存體應用，豈遂條達隱微獨覺之衷，無有絲毫欠缺畱憾者矣。不謂之自謙乎？樂記云：「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美惡物也，好惡意也。毋自欺則知亦致矣。惡惡臭，好好色，則物亦格矣。總惟誠其意耳。意萌于自，已所獨知而著為事物，達諸家國天下，所謂風之自微之顯

也可不慎與慎獨者致吾之知神明常惺無昏迷放逸萌于方寸達于家國天下者無非真意流行所謂脩己以安人安百姓盡性以盡人盡物乃為慎獨無欺自慊而意無不誠矣苟念慮不誠徒鋪張于事為是的然日亡之小人放肆于平居而掩蓋于衆見何益之有此大學之道內外合顯微一有諸中形諸外聞然而日章君子所以知微知彰必慎其獨也故曾子有云念慮隱微勿謂無視十目所視勿謂無指十手所指我有此意身心應之我行此意家國天下共承之何敢以爲獨而忽諸雖曰脩身爲本正心爲要苟能誠意則心廣體胖心正而身亦脩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意誠則明德親民止至善一以貫之矣詩美衛武公云瞻彼淇水之隈有萋竹之草可爲磋磨之用猗猗然美盛也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如治器者既切復磋既琢復磨故其德斐然嚴密閑然強毅其容赫焉充盛其聲宣焉宣暢有斐君子使人終不可忘也夫詩詠切磋言君子誠意之學辨別幾微如此其精也琢磨言君子誠意自脩刮垢磨光如此其密也瑟僖言君子慎獨恂恂慄慄如見賓臨散莊嚴而強毅也赫宣言君子意誠心廣體胖潤身之威儀充盛

而宣暢也有斐潤身之文章也意誠則明德盛而止于至善足以親民民不能忘也詩詠前王是已蓋治道不本于誠意則私恩小補今日驩虞明日憔悴其澤易斬君子本誠意以經綸無疆之業非必教人以善分人以財而天下後世君子小人誦詩讀書者賢其賢入孝出弟者親其親引養引恬者樂其樂以耕以鑿者利其利至誠無息博厚悠久使人沒世不忘是誠意之功業也若康誥言文王克明德太甲言成湯諦念天之明命帝典言堯克明峻大之德三者皆于獨知之地光明淨潔毋自欺蔽所以自明其德而爲明明德于天下之本也故湯之銘盤自新已德也康叔作新斯民新民之德也文王舊邦新命明明德於天下也故君子由身達于家國天下事事有理物物有則無所不用其極以止于至善皆誠意之用也詩云王畿千里天下朝宗爲民所止豈人心獨無所止乎詩云緝蠻然好音之黃鳥止于丘隅繪弋所不加夫子嘆鳥欲止尚知所止可以人心不知所止乎止也知也卽獨也詩詠文王穆穆穆穆幽深卽獨也緝熙常明卽毋欺也敬止卽慎也無所不慎獨則無所不知止爲君仁卽止爲臣敬卽止爲子孝卽止爲

父慈卽止交國人信卽止君臣父子國人物也知仁敬孝慈信知也實其意以仁之敬之孝之慈之信之誠意也毋自欺其知以運量乎君臣父子國人致知格物也推之天下國家萬事萬物皆所謂止于至善也何莫非誠意之用其極乎夫子謂聽訟猶人必使無訟夫訟小人厭然之事欺詐無情之甚者能使之不得盡辭可謂物格矣由君子意識知至大能畏服乎民之心故民改心易慮此誠能格物之效也德明而后民新物格而后知至可不謂之知本者與苟不知本則不誠未有能格者矣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四

大學

此下五章覆解上文八事會通其旨見所謂先後者非逐事斷截也此一章專釋誠意不及致知格物者明德親民之始終前章已詳不復及也首誠意功始誠意也毋戒辭自欺自謾其知也知者明德之體心之神也意者心之萌明之發也意動和致則為真意意妄掩知則是自欺惡惡臭好好色意之至誠者也意如此者為不自欺不自欺則知亦致矣謙當作慊與慊通快足也猶孟子行有不慊于心之慊自欺則歉恨不自欺則快足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獨己所獨知卽意也閒居猶燕處小人恣意於燕居掩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五

大學

藏于共見由自欺而不自慊也厭作厭蓋也誠中形外因小人惡形而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非以小人積惡為誠也卽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嚴畏也潤色澤也言實于財者屋宇生色猶實于德者四體生色卽下文有斐君子之威儀也意誠故心廣潤身故體胖胖暢遂貌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暢于四肢也淇衛水名澳水涯藁竹草似竹俗名木賊可用磋磨倚倚柔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旣切又磋治玉石者旣琢又磨骨角脆而工細故言學玉石堅而工猛故言脩瑟嚴密也個強毅也赫色充盛也喧聲著聞也誼詩作謏忘也道言也釋詩言也學學習也自脩克己也恂信也慄堅也皆心常惺之貌可畏曰威可象曰儀德之符也盛德卽明德也至善卽止于至善也民不能忘卽親民也百世之下聞者興起沒世不能忘也君子小人皆民也賢以教言親以養言樂樂利利泰平豐足之象皆誠意之功業卽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因引詩書言古帝王以徵之康誥太甲帝典皆書篇名康誥言文王太甲言湯帝典言堯克能也顧念也謏作謏審也顧念審諦存存不忘也在人爲明德在天爲明命一也峻高大也皆自明言皆

自明其明德戒自欺求自慊非如小人詐善爲人也
自明卽慎獨也盤銘沐浴之盤刻銘其上自儆也苟
猶誠也日猶一旦也新猶明也言新者革故之意明
德爲明明明德爲新借沐浴寓洗心卽誠意也誠意
外無所爲自新也日日繼一日也又日繼日日也作
新振作使新也舊邦舊爲諸侯也命天命也維新新
命爲天子也卽所謂國治天下平亦本誠意也盤銘
日新卽明明德也康誥作新卽親民也詩新命卽明
明德于天下也無所不用其極卽止至善也無所不
用者承上起下之辭極卽至善下文三引詩言止至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大學

善亦本誠意也又引夫子使民無訟言物格知至亦
本誠意也邦畿王都民所歸也緡緡黃鳥聲丘隅山
頂穆穆幽深也緡熙常明也敬止猶慎獨也君臣父
子朋友止于仁敬孝慈信卽知止至善無所不用其
極也訟者欺詐之事物之難格者無情不實也唯誠
意致知之君子足以大畏之犬畏深服也所謂物格
而后知至也物有本末故曰知本

此章自首至君子必誠其意釋意之所以當誠自瞻
彼淇澳至民之不能忘承德潤身言意誠則德脩而
可以爲君子卽所謂明明德也自於平前王不忘至

其命維新又承民之不能忘言意誠則業廣而可無
愧于帝王卽所謂親民也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
極至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意誠則于事物知止盡人
之道而可以立人極卽所謂知止于至善也自聽訟
至末言誠意爲格物之本卽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皆以見誠意之爲要申前言君子必慎其獨必誠其
意之故文義周匝原無錯簡

人心舍知感于物生意意者事物之隱天下國家之
微也存之于我爲獨達之天下國家爲共視共指與
獨非兩時兩事也故君子凡指之事物者謹之念慮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七

大學

兢兢業業上帝臨汝共指共視無非慎獨之地或謂
獨在事物之先靜之終動之始于此審其幾然則事
物既交遂無獨之當慎者與言意遺事與言知遺物
皆空寂無用佛老之學也故篇中旣以心意知爲先
尤以脩身爲本此章釋誠意舉帝王功業聖賢道德
彙括無餘顯微無間學所以爲大也

誠之爲道包括甚大意之爲用于涉至遠首言安能
慮慮卽意也能慮卽能得故意誠爲要中庸惟誠能
明惟誠能前知惟誠能盡性盡人物惟誠能經綸故
誠爲盛德至善八事無復有大于誠意者矣意誠卽

是忠恕一貫之道故釋心身家國天下曰欲惡曰忠信曰恕皆本誠意也慎獨即中庸戒慎恐懼貫動靜不離集義與襲義由此分自欺是襲義自慊是集義集義即慎獨之君子襲義即詐善之小人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合外內之道即孟子云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如火始燃泉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天下運掌皆在此乃脩齊治平實地非兀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謂也小人間居一段描寫襲義徇外影像見此學此道非偏枯補綴有邊無中所以大也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八

大學

誠意一章即中庸微顯之旨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致格物而明明德于天下一也君子即中庸聞然日章之君子小人即中庸的然日亡之小人不慎獨徒襲取于見聞遺內務外失于微而圖于顯是謂物無本求末事有終無始何以近道歷引詩書古聖帝明王盛德大業皆屬誠意皆以發明始終本末一貫之義○人心之知與物相通惟意所以能格物唯誠故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孟子云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誠為致知格物之本意為存誠動物之

樞中庸言誠不言意大學指意以言誠亦猶中庸指喜怒哀樂未發以言中皆傳心之要也

毋自欺釋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釋毋自欺如之而已非定以好善惡惡盡意也臭可惡又惡臭色可好又好色恒人之意專直易簡毫釐不差更無過此如惡惡臭言志氣常奮也如好好色言精神常新也苟應事接物起心動念一切明白痛快如此則存神應妙知幾順事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善止而慮得格致而明親家國天下一以貫矣

意之欺知每由愛憎惡而不知其美好而不知其惡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大學

心官不思乃為自欺苟真知常惺則順應不差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云者心地純固靈知靈覺自然有此氣象不待好惡始然也是非可否感而遂通無委曲遮蓋則天動神行知明處當易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無過此理方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毋自欺能誠其意者泥作愛憎解狹矣大抵意與天下通惟好惡最遠即是絜矩之道故首揭好惡為明親大綱愛憎用舍常能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明通公溥物格知至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聖賢帝王何以加此故下文脩齊治平皆引好惡釋之

皆統于誠意也

心意知物四者一聯離意求知則墮枯槁離知求物則成支離緊關惟一誠意而致知格物俱舉故此章歷引詩書言明德親民止至善兼統矣至釋脩齊言好惡好惡本意也釋治國言誠言怨釋平天下言好惡言忠信皆誠意徹首尾而致知格物卽在內故大學一篇自知之至也以上多言明而兼誠自所謂誠其意以後多言誠而兼明文字縝密義理完備初無錯漏朱子析此章爲四傳索然無味更補格致一傳教學者泛求諸物尤爲支離旣以五傳不備所補獨禮記通解

卷三

四

大學

格致則定靜安慮始終又不當補乎補則煩復不補則偏闕不成義理脩齊治平各項下工夫作用不同總之誠意爲數意不誠雖道義名節經綸康濟皆是假之忿懣四者使身不脩意也親愛四者使家不齊亦意也藏身不怨學養子而嫁使國不治亦意也好惡不絮矩不忠信以利爲義使天下不平亦意也故誠意工夫一以貫之舍緊關之意泛窮諸物理以爲入門誤矣閒居當不得意不誠則自閒居始暗室屋漏不著緊及大庭廣衆幫補不來撐持不起聖學須徹底

澄清所以必慎其獨

小人閒居一段卽孟子謂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所爭毫髮初但苟且延哄自己坐致惡積如山狼狽不可收拾自欺流弊至此厭然卽是不自慊言君子毋自欺處甚細密言小人欺人處甚粗淺闇然的然之分

詐善之小人與篇末爲善之小人以義爲利者正是一種人十目十手卽行事見意如漢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桑弘羊孔瑾云不加賦而國用足詭譎用罔而四海萬民之唾罵叢集可見意與天下國家緊相關明主致知格物莫先于此故末章諄諄以小人義利申言意不誠之害

禮記通解

卷三

四

大學

朱子因盤銘康誥詩連引新字遂改親民作新民非也新卽是明自新爲明舉世昭明改變爲新引盤銘以下見明明德于天下皆本之誠意也盤銘明德也康誥與詩明明德于國與天下也康叔新衛文王新周國治也舊邦新命天下平也一誠意而身家國天下無所不統皆以融會八事合本末始終而言也盤銘詩辭與親民何涉祇據作新民三字割爲一章以釋親民牽強尤甚如古本文字義理饒洽如朱註分

割何但義理偏枯文字亦索然讀者自識

第三章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脩身在正心何也心本虛靈原無方所之礙惟虛靈局于形質形質與外物交而意妄動以自欺其知則彊陽奔騰結滯為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之所于身內而氣一動志虛靈之體不得其正矣如賊入人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四十二

大學

家主翁逃亡安得復有心在形骸內若是則耳目口鼻都無管攝恐縱不檢聾瞽痿痺之病成矣安望齊明慎動以脩其身乎故欲脩身在致知誠意以正其心而已

有所者偏主不化之意執吝曰有定在曰所忿懣也懣怒貌有所不言心言身者心體本無凡有屬形忿懣四者意之病不得其正心不得其正也恐懼在憂患既至之後憂患在恐懼未至之先言忿又言懣言恐又言懼言好又言樂言憂又言患皆過甚之意本惟喜怒哀樂重累其辭以見情勝也

身有所忿懣朱註作心有所非也不正非心之本體惟身與物接私意偏主怒焉而忿懣暴厲過度畏焉而恐懼驚怖不寧喜焉而好樂放浪忘反憂焉而慮患怯懦失措如此則魂鬼不守氣一動志心焉得有靜正之體所謂物交物引之而已故曰心不在焉由是視聽飲食無所管攝始以身有所而喪其心既以心不在而并喪其身身與心交喪可知心與身相關也故脩身在正其心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四十三

大學

忿懣四者皆意脩齊治平皆根于意心不在焉即是自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相違遠矣所以心不正身不脩為意不誠故上章誠意單釋亟頌其功德此章以下身心等并釋多舉其病痛蓋意誠則盛德大業由此出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家國天下皆不可行矣

心非土木豈得無情能大公順應則有情若無情耳非枯槁然後謂無非應感遂謂之有人有喜怒哀樂心虛則靈不虛則不靈虛者有而非有無而非無有所者以有為有也不在者以無為無也有無無有虛靈之妙用也禪語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踏踐此理近代講良知亦此意此與下脩齊章皆無知而

言知卽存意中意誠卽知至身以內心意知一也
念懷四者意之動于已也故以釋脩身親愛五者意
之加于人也故以釋齊家

先儒云八目功效以次漸進然據五傳其說難通意
既誠矣德潤身心廣體胖矣比及正心復有四不正
至目不見耳不聞口不知味顧冥不仁之病心既正
矣比及脩身復有五僻至父不知子農不知苗銅蔽
之極何也蓋學雖有始終本末道惟一貫致知格物
串紐八事誠意一關提挈綱領一事不盡則七事并
累正心時卽已脩身脩身時卽已齊家齊家時卽已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四十四 大學

第四章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
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
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齊家在脩身何也身者家之主好惡當理則身脩而
家齊蓋好惡根于意通諸國與天下而家則身與天
下接之初意發于此最切若不能致知格物任意所

向往而不知止則流爲偏僻向于親愛不止則偏于
姑息向于賤惡不止則偏于憤嫉向于畏敬不止則
偏于側媚向于哀矜不止則偏于悲傷向于敖惰不
止則偏于陵侮蓋家人至近其情易縱意所好雖惡
見焉可喜意所惡雖美併棄不錄物以形隔而不能
格其理知以意昏而不能致其明恒情之偏潛潛皆
是至有父不知子惡農不知苗美者況家人恩怨叢
集以偏僻行之安望能脩身以齊家乎故欲脩身齊
家者亦在誠其意以致知格物而已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四十五

大學

偏也已甚之意鄭作譬非也敖惰不禮貌也如孔子
于孺悲不與見而鼓瑟使聞望其悟也孟子于畱行
者隱几不應而其人引咎翻然教誨皆敖惰不僻者
也餘倣此五者之僻皆意之累諺俗語碩繁盛也
前四有所者物來不能順應卒發不能自主志爲氣
動故不得其正而害在身此五之其所者執而不化
一往而不返情逐物遷遂以成僻故害及家人五者
總一好惡也歷數之見徧小苛細知其一不知其二
偏曲之甚也明者好惡如鑒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
就故曰之其所然則焉能致知以格物乎物之易格

孰如父子。農子苗者，意一偏則習而不察愛子天性。豈曰不好？至于惡亦不知則昏矣。稂莠害苗，豈曰不惡？至苗美亦不知則替矣。惟意不誠，故格致兼失。然獨于齊家及此，何也？家不齊有二：倫序混亂，以不知其惡而不齊也；恩誼乖離，以不知其美而不齊也。故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故愛憎千變，尤貴變通。易卦內明而外順，為家人反。家人則睽睽之象曰：君子同而異，其象曰：男女睽而其志通焉。物睽而其事類六爻始睽終合，上明而下悅也。今任意所遷而不知止偏執，鋼轡異而不能同。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四十六

大學

則睽而不能合。豈宜家之主聖人所以裁成萬化，惟圓神不滯，故家不齊生于僻也。

忿懣四者，由氣質生，身以血氣勝，故怒為首。親愛五者，由交接成家，以恩情勝，故愛為首。喜怒任意，必無身範，而舉動乖方，則身不脩，愛憎任意，必無家法，而情誼乖離，則家不齊。病皆生于意，故誠意為本。

恒情服官蒞政，在國與天下或多公平，家人意偏賢者不免故引諺語為徵。莫知子之人與之其所之人，正是一種意僻，即知亦不致物亦不格。莫知子是謂好不知惡，莫知苗是謂格不知義。此等人安能齊家。

非以莫知子惡為家不齊也。

此章言不能致知格物之病，最明于脩齊發之者，所以融會八序而補其偏也。朱子泥八序云：四不正五僻，皆人合有之事。如官街上差了路，謂大序既定，造詣漸深，病痛漸減，故周旋其說，不思心不在好惡僻，視聽飲食不知，父不知子，農不知苗，此等猶謂合有。如何方是合無？既云病痛漸減，何為家齊後又貪戾作亂？國治後又為天下僂，驕泰拂人病及增，何也？此是官街上差了路，彼即是房裏裏差了路，其拘泥可笑。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四十七

大學

第五章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治國在齊其家何也家國同此人同此心同此理齊家治國同此身也其治在教其機在誠父子兄弟是生人之根本卽良心至善不約而同者也身苟不孝不弟不慈則家人不可教況國人乎苟能孝弟慈以教家則教國不外此矣何也以孝親之心事君則仁無不格以敬兄之心事長則讓無不孚以保赤子之心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四十八

大學

使民則慈無不決意誠故也康誥曰如保赤子人君保民信能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君民一體疾痛相關淪肌浹髓無有不得民心者矣不如是而妄言保民是以虛文浮格相籠絡何異學養子后嫁者所以慈使衆而衆可使孝弟教國而國人有不仁讓者哉故仁讓爲于家則仁讓與于國蓋理本同然而君身先率其應自神苟君不仁讓而貪戾則國人效貪戾而作亂治亂之機迅速如此古語云事敗于一言國定于一君不可以知機乎機者何誠意是也誠意者何君身所好是也賢

禮記通解

卷十一

四十九

大學

君好仁與暴君好仁誠同也故堯舜好仁與桀紂好暴同也堯舜好仁令民以仁桀紂好暴其令民亦以仁堯舜之民從桀紂之民不從者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不好也此好一念卽慈母保赤子之意運于孝弟仁讓之內而決于家人國人之心者也從好則從惡矣是故堯民以好善之意而善本君身所有堯民以惡惡之意而惡本君身所無此意藏之君身名曰恕恕者如其心而不自欺也知仁讓可好如好好色是自如其好也知貪戾可惡如惡惡臭是自如其惡也恕也卽誠也苟所藏乎身不恕自欺也以令民仁讓欺人也條教號令皆學養子也其能喻諸人也乎哉故曰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詩云桃少則葉盛女賢則家和夫家人近而國人遠也未有近者不能宜而能宜于遠者矣詩云宜兄宜弟兄弟親也國人疎也未有親者不能宜而能宜其疎者矣詩云其儀不忒忒可以正是四國未有不孝不弟不慈之身而國人肯以之爲法者矣故治國在齊其家其家不可教謂身不脩則家人不率教也教人謂教國人無之謂無是事不出家成教于國言教國卽在齊家內融會之說也孝于親弟于兄慈于幼家之事

也。事君事長使衆國之事也。長謂官長保赤子言誠也。學養子爲母譬不誠也。孝弟慈所以能格物惟意誠也。貪者不讓疾者不仁機弩牙發動所由也。償敗也。率帥同將軍曰帥率師將爲主率民君身爲主如心曰恕卽所謂毋自欺也爲善如好好色去惡如惡惡臭不自欺其心所謂如心也。喻曉也以令曉人也。天天少好貌慕慕盛也之子指女子于往也婦人內夫家往嫁曰于歸宜和也儀法也武差也四國猶四方爲父子兄弟足法謂君能脩身盡倫足爲家人之法國人乃取法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五十

大學

治國亦本于誠意孝弟慈人之真意也家國相通所以爲親民也引康誥獨徵慈者慈切民也孝弟或喪其良心惟慈母愛子愚婦與知卽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故曰心誠求之此齊治之機獨之當慎者也。仁讓必待行于一家然後行於國貪戾纔有于身卽已見于國定國由于一人僨事止由一言成難而敗易如此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治亂之機故可畏也。

人主率民猶帥率三軍帥居帷幄三軍惟所指揮如

北辰居所衆星自拱卽所謂機也矢發于百步之外弩不離掌握之中善治國者化行域外而意運于胸中誠存念慮而風動乎四境卽此是致知格物自我理物是格物物咸就理是物格。

大學成已成物故終始格物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總一物也言孝弟慈見理之一言誠見心之同言機見感應之速舉堯舜作式樣見身爲本堯舜身好仁家國天下莫不仁惟其理一心同機神如陽氣熏蒸盈宇宙萬物發生一氣相感莫知其然而然物所以格也桀紂好暴如陰氣閉塞焉能強萬物出機物所以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五十一

大學

不格也堯舜率民從意誠能動物也桀紂令民民不從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大學終始格物而主誠意。家國相因之理于治道最緊關親民兩字實由家生而身爲本故此章本所好藏身而言非謂齊家專齊家治國專治國如世儒逐節用功之說也八目若無五段解釋先後未免破碎朱子拘泥爲官街差路之譬于作者意左矣。

恕以如心解有兩義合忠恕言則恕如其忠我自如我心所謂誠意毋自欺致知以格物卽信也天子一

贊之忠恕是也。單言恕則以如人心爲義。我心忖度人心所謂不願勿施卽絜矩也。能近取譬強恕而行是也。此章以蔽身言恕誠意毋自欺也。今人言忠恕但以如人心解夫且不如己心。安能如得人心。但使赤忠直達更無遮留轉換方是如心。方謂之恕。自然大公無我。知至物格。不待取譬而人已通透。所謂一貫也。詳中庸道不遠人及論語一貫章。

有諸已求諸人無諸已非諸人此人君有教民之責者。帝王之事所謂大學也。若士庶韋布有諸已而遂求人無諸已而遂非人亦是大患。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大學

引詩首桃夭者家道賤離多始于婦人。次藁蕭者門祚衰薄由兄弟相尤。三鴈鳩者刑寡妻宜兄弟皆本諸身也。

第六章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五十三

大學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謬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仁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使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國者，何也？以天下同此心，同此心也。孝弟慈，真心也。行于上，即興于下，則心同可知。君子知心同而得矩絜之方焉，何謂矩好惡是也？何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五十四

大學

謂絜同其好惡是也。君子以身立上下四旁之中，以心為上下四旁之矩，而絜度上下四旁之人情，如視上我為下，我不欲上虐我，人為下，我虐之，則不平在下，即勿以虐使下，凡為下者平矣。如視下我為上，我不欲下慢我，人在上，我慢之，則不平在上，即勿以慢事上，凡為上者平矣。前後左右皆然，此之謂絜矩是皆本吾毋自欺之意，以格天下之物，而同其好惡，即是忠信之道也。得此則為民父母，失此則為世大慘，民之得失國之存亡攸係，可不慎哉！故王天下君子能誠意慎獨有德，則好惡同，民衆心樂附而有人人

歸，則王臣王土而有土，有土則九職九賦而有財，有財則君足民足而有用，二帝三王全盛之天下，何以加此？此之謂王道本于明德，而明德本于誠意也。世主不能誠意，內懷貪利之心，外襲慎德之迹，以德為聲，音美貌，欺世罔民，而以利為精神，命豚貪，自恣於是聚斂政行，撻剋之小人進，爭奪起而大命去矣。此所謂假之也，是謂霸術。如楚晉秦君臣不可以治國，其可以軍天下乎？哉，或謂善為實，或謂仁為實，或謂進賢退不肖為利，聽其說皆道德之公，而察其意皆功利之私，此所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國不治，天

禮記通解

卷三

五十五

大學

下所以不平也。唯仁者能誠意，見賢必舉，舉則必先好民所好，如好好色，非外好而內不好也。見不賢必退，退則必遠，惡民所惡，如惡惡臭，非外惡而內不惡也。是龍親民，為父母，忠信之大道也。不然者，既未能進賢以利民，而重用小人以殘民，拂民之性，騁泰自恣，不能絜矩，則蓄害立至，信乎平天下之道，無復有大于忠信者矣。苟能忠信，雖生財亦大道也。生衆而食寡，急為而饒用，國計有裨，君道亦光，何必外本內末為穿窬之行，要在一念義利之間，誠其好惡而已矣。苟有忠信絜矩之心，生之為之食之用之，亦自不

可廢而惟正之供府庫之入皆其所宜有不然併日而食數米而炊焉能治天下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如孟獻子謂大夫之家不問畜產不臣聚斂其言良似要之好義者人之公心而好利者亦人之同情若徒拘爵之崇卑以論利之大小是天子與庶人不同學而家與國天下不同道苟且遷就寧畜盜臣此謂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者也蓋以利為利者明背乎義所謂聚斂之臣也而以義為利者未誠于好義所謂盜臣也以利為利者此無忌憚之小人以義為利者彼為善之小人也凡世主專利固由無

國治而后天下可平此作大學者之深意也上老老君自行孝也則國人感而起孝恤孤卽慈幼倍背同不倍謂相收恤不相背棄也孝弟慈三者承上家國推見天下人心皆同也絜絜通圍而量之卽所謂格物也矩所以為方今曲尺譬君心也天下人不同而心同如制器長短不同而矩同以矩量物萬形皆齊以心量人萬情皆均絜矩之道卽誠意致知格物之方也好惡意也人皆同而不得同者以所惡妨其所好也故卽所惡明絜矩之道君以心為矩居上下前後左右之中環度上下前後左右之心彼已如一我所惡者勿以偏加人則羣情普懷而天下平卽下文忠信之大道也所惡卽聚斂用小人之類三引詩言好惡同則親民為父母是絜矩之得也好惡偏則為世刑戮不絜矩之失也絜數通殷之未喪師謂殷先王之世喪失也師衆也克配上帝當天心也儀度也監視也峻大也命天命也不易難保也道言也得衆心則得國殷先王所以為民父母失衆心則失國殷後王所以為天下僂先慎承上有國者不可不慎而最慎莫如德慎卽慎獨德卽明德本末因首章本末而言外本內末則好德非誠也後義而先利

民必爭是上先爭也下必奪是上先施也財聚謂橫斂以歸于上財散謂薄斂以藏于民言悖出謂以惡聲加人人亦反之況聚財斂怨民其不反乎聚散出入天運循環民心即天道因引康誥微之道言也善謂慎德則民聚而天命得不善謂外本則民散而天命失自此以上皆言財貨之當聚矩也楚書楚史楚王孫圉適晉趙簡子問楚白珩之玉圉以觀射父左史倚相對言玉非寶善人為寶也舅犯晉公子重耳舅孤偃字子犯重耳以驪姬之難出亡在狄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勸之及國舅犯教以此對也亡人逃亡之人重耳自謂仁親也秦誓秦穆公悔不用蹇叔自誓之辭蹇叔曰休休和粹也知有容者休休之量空洞無物如器之有容不可窺探之意技材能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若自其口出中心之好不但如口所言也寔能容之應上如有容而決其真能容即意誠之君子也保亦容也保子孫黎民言其推賢讓能維持宗社子孫黎民并受其庇是乃為真有容者尚加也有利有益于國也媚嫉妒忌也違阻也寔不能容言不能容之甚也亦曰猶言可謂也殆危也小人危人國也秦誓言善人可好以

深病不善人可惡惟仁人意誠為能好惡之也放流即放流媚嫉之人避屏通不與同中國言遠絕之即如惡惡臭者也惡並言好者惡惡人以愛善人也聚矩惟勿施所惡而已見賢不能舉力不能也如樂克薦孟子之類先謂加諸上位不能先如禹薦益之類命謂時數遭逢非人所能也此雖子孫黎民未得其利而未至于殆猶可言也若見不善而優柔不能退退又姑息不能遠此謂之過過差也不能聚矩故至差謬好惡反常驕泰自恣蓄必及身矣故君子能忠以存心信以行忠則誠意聚矩而好惡當可自無用人之僻平天下之大道得矣自此以上皆言用人之當聚矩自此以下申言理財有道而小人不可用也財本國計不可聚而未嘗不可生大道即忠信生之者衆力本多也食之者寡冗食少也為之者疾不妨農也用之者舒濫費省也四者勤儉之事民足則君足不聚亦不乏故曰恒足也發興也賤貨貴德則安富尊榮故以財發身爭奪悖出則憂辱死亡故以身發財事謂惟正之供下以事上終事無逋負也辨之于民曰事貯之于國曰府庫未有府庫非其財言府庫即財不以好仁而乏也四馬曰乘畜馬乘謂士始

爲大夫出入乘四馬車士車惟兩馬也察細問也鷄豚小利大夫祿厚不宜問小利伐冰開冰周禮凌人掌冰冬藏春伐大夫以上喪祭用之士不得用也百乘之家有采地可出車百乘者上大夫之家也盜臣攘主聚斂剝民與其害民寧害君也此謂指獻子之言不以利爲利者直其辭以義爲利者不誠其意也以義爲利是爲利而行義假也爲善之小人卽誠意章掄其不善而著其善之小人指以明不誠意之害長國家謂君也必自小人言由聚斂之臣以利爲利也彼爲善之小人卽盜臣以義爲利者也假義欺君禮記通解

致知格物之君子能辨決之故重言以丁寧也大學之功終始誠意明明德于天下在格物以此明主實心親賢遠佞天下豈不平乎此章言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卽忠信忠信卽誠意絜矩卽格物道莫大于忠信舊莫大于驕泰驕泰反忠信卽不誠也二者皆意治亂之繫係也首舉孝弟慈因齊治之機驗天下人心之同爲絜矩之本也于家國言孝弟慈于天下言理財用人非國無財與入天下無老與幼也孝弟慈始于家理財用人天下大于國也好惡誠意則一而已仁讓之俗卽好義之風矣之君卽施奪之主好惡絜矩卽懲藏諸身外本內末卽令反所好與民同利則各遂孝弟慈之願小人在位則自有率暴之君治平非二理誠意無二道然好惡皆意章內不言所好而言惡不言興利而言奪民不急親賢而但遠小人何也大德不惠至仁無恩王道平平不在施濟利莫美于不害而功莫大于不庸天道所以並育萬物者任物之自生也聖人所以並育萬民者因民之自養也不必益之惟勿損之不必摩之惟勿傷之故曰平也有害則除不獨貨殖小人而二端其大者二害遠則大患息過此以往經綸

教化在世主相時勢古今爲之矣外本內末所謂口
堯舜而心桀紂引晉楚秦霸國事不以人廢言亦王
霸誠僞之分也欲平天下者先治國五霸假仁諸大
夫以義爲利人心壞爭奪起國不治天下何由平以
仲尼之聖而舉世莫宗所謂善者無如之何矣故舉
叔季之事寓春秋之義不然豈無詩書帝王顯謨足
稱而屑屑引五霸三桓附誠正之後爲治平之軌乎
秦穆公死而殺三良何子孫黎民之能保也

生財有大道以下言能絮矩于財用有自然正大之
道非無財之謂義也但意不誠假義爲利則不可耳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六十二

六

因引孟獻子語推言之仁者以財發身二句較重發
身仁義風行何損于財豈謂平天下者并府庫不用
而后爲不殖貨乎故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語意
寬舒近情朱註以無悖出解大苦

引孟獻子語本以戒專利末因聚斂盜臣遂發義利
之辨見大道本乎忠信誠意爲治平之本也前言此
爲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釋獻子之言再言此爲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推假義爲利之害爲利行
義則意皆自欺何以格物故夫桀紂之令民非不與
堯舜同而賢否治亂相夫壞者堯舜以義爲義誠而

桀紂以義爲利假也晉楚秦之爲君曾三家之爲臣
皆是也爲惡之小人與爲善之小人其間不能以寸
君子所以必誠其意學至誠意精矣內聖外王之道
充類至義之盡焉可以義爲利也春秋王迹熄五霸
張國不治天下不平皆由利之爲害好義之念假也
故于治平之終極致義利誠僞之辨引晉楚秦曾三
家詳述其辭者所以微按其意也孟子云生于其心
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堯舜性之湯武身之
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此也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一

六十三

六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仁人曰財無財則廢禮正
德利用厚生相須也豈謂天下之大可以務道行之
乎顧惟人主一念獨知之地謹所好惡而已好誠在
義雖四海之富九府之供皆謂之義好在利雖并耕
而食饔飩而治亦謂之利耳意有誠僞道有大小所
以分孟獻子區區執家之貧富以論畜產其旨迫狹
而迹其言亦微而不可通行大夫以上不言利是也
然則士庶人獨可專利乎大夫不問畜產可也然則
天子諸侯犧牲之賦寢廟之芻豢皆可以不問乎大
夫不臣聚斂是也而天子之大宰制國用王府內府

職內職幣之官九職九賦之政不亦斂乎焉可全廢也至謂寧有盜臣然則民不可虐矣君獨可欺乎據其辭不以利爲利而窺其意未免以義爲利以利爲利者貪黷無厭不顧廉恥而害政事以義爲利者矯情干譽不近人情而壞心術小則爲陳仲子之廉潔許行之躬耕大則爲田氏之竊齊莽操之移漢故王道本乎人情不廢生財不辭府庫惟忠信絜矩與民同其好惡而已矣善乎孟子云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不畜不察鄙哉硜硜小補之見也

聚斂盜臣二者魯三桓之家所並畜也冉求爲季氏

禮記通解

卷五

六十四

大學

宰賦粟倍他日夫子斥其聚斂揚虎以陪臣執國命囚其主而竊寶玉大弓以叛春秋書曰盜之二臣者害孰大爲孟獻子計畜冉求乎寧畜楊虎乎冉求非不悅子之適是謂不誠意之君子楊虎爲仁不富正乃爲善之小人故冉有非聖人之徒而楊虎寔亂臣賊子此不誠意之禍大小淺深彰明較著矣解者以獻子語爲定論豈其然乎

舊解彼爲善之絕句小人二字屬下文然則彼指君爲當作謂善當訓嘉其文義不類篇中言善者九皆本至善意誠卽是止至善明親在止于至善脩齊治

善在誠意一也故于治平終極言意不誠以義爲利之禍教平天下者正本清源以爲明親之基也理欲同出而君子小人異途其岐分毫釐而究竟天壤者皆始于意意卽欲也上智不能無欲而可欲之謂善聖人不能無意而毋自欺之謂誠至善卽純一無偽之意也意誠卽不學不慮之善也故于治平言孝弟慈亦誠也于誠意言仁敬孝慈亦至善也人能不自欺其意止于至善則德可明而民可親子云欲善而民善矣故善可欲也可止也而不可僞爲也彼小人之爲之而已竊之者掩其不善而著之者也爲利

禮記通解

卷五

六十五

大學

而行義以義而爲利所謂盜臣也不孝不弟不慈假仁讓以遂其貪矣包藏禍心盜主竊國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烏能治國平天下此大學之道本于誠意在止于至善也

平天下卽是明明德于天下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天下者何也道一而已天地與人物一體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天地生物人爲貴人爲天心本覺妙明卽是大虛眞宰其端息呼吸悉與天地萬物通而況于好善惡惡孝弟慈讓達之天下者乎故家國天下言乎其分之殊而合之皆爲明明德言乎其性之

同也是故語其異雖身心意知亦異德未明也要其同雖家國天下亦同皆自明也惟恒人局于形骸而意生乎其間隔闕而不能相通甚者知有身不知有家其次知有家不知有國又次知有國不知有天下性分未盡皆備材小器忝厥初生大學所以必明明德于天下者求無愧于天地萬物參三才而盡為人之道也要之趣舍從違智愚聖狂悉由意作故夫子絕四母意爲首有意卽生固我固我生則藩籬成而一膜之外爲胡越故不能滅意而存誠爲本能誠則無自欺而明德之體見天地萬物在靈知普照

禮記通解

卷三

六十六

大學

之中矣是曰物格知至明明德於天下也

一篇之義盡於首三言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皆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親民也意誠心正止至善也

禮記通解卷二十一終

禮記通解卷二十二

冠義第四十三

郝敬解

古者成人加冠必有禮儀禮載士冠未必盡先聖之舊而其義可知義者禮之質禮者義之履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記所以于冠昏射鄉燕聘不舉其儀通其義而儀可知也世儒欲推儀禮爲經詘記爲傳采華忘實未見其可

禮記通解

卷三

一

冠義

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貴成人禮焉也貴成人禮焉者將貴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貴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
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
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
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也

古者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冠而後婚笄而
後嫁成人之道也冠必有禮所以重成人而謹始也
日謂行冠之日賓謂加冠之賓國本謂君臣父子長
幼之禮立國之本也冠于阼設筵東階進冠者而冠
之阼階父位也冠于於阼明代父之義故曰著代也

禮記通解

卷三

二

冠義

醮之言醮盡飲之名賓酌酒醮冠者于戶西南面賓
客之位也三加彌尊初加緇布冠服再加皮弁服三
加爵弁服以漸而尊祝辭亦以漸隆示增益于有成
也既冠而賓爲之字成人與童子異避其名也三加
醮畢冠者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母拜受奠擊於君
者卿大夫適子冠也玄冠玄端服卽士朝服鄉大夫
掌一鄉者鄉先生鄉老致仕者嘉賓猶言嘉禮古者
大事行於祖廟示不敢專不獨冠禮耳

按曲禮二十曰弱冠春秋傳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
曰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

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据此則是諸侯冠不待二十也
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益考則是文王冠而生
子信也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已十三
而弁則是十二歲冠亦信也然則天子至庶人自十
二至二十皆可冠儀禮子冠執脯見母母拜受子雖
成人毋無拜禮母雖重適無拜子之義此禮似退而
記附會之故禮未必盡先聖之舊也

冠義終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冠義

昏義第四十四

娶妻成禮以昏為期取陽往陰來之義故曰昏儀禮有士昏此其義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四

牢而食合禮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納采既通媒妁之言納禮物為擇采也問名采未知名將加諸卜以禮問女之名氏也得名卜吉乃納禮告吉也徵聘也以禮物為證聘召之也請期請昏禮之期昏期主自男氏必先請于女氏也主人謂女氏

之主人廟謂兩家宗廟納采以下五禮皆女氏主人設筵几于祖廟拜迎于門外入廟受命于祖考也醮言醕也盡飲之名子親迎父飲以酒一酌曰醮迎壻迎婦也鴈為從陽飛鳴倡隨故親迎以為贊奠鴈置鴈于地親受受女也父母女父母御輪三周壻親御婦車輪行地三匝然後御者代之壻先歸俟于家門外也共牢同一牲也合禮破一匏為兩器同飲也食畢飲酒曰醕敬慎重正謂納采以下五禮親之謂親迎御輪同牢合禮也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謂有父子然後有生人名分立也射鄉謂射禮鄉飲酒禮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五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禮斧下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舅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志蓋藏聲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毛之以蘋藻所

以成婦順也

夙興卽昏禮之來朝早起也。俟見舅姑也。贊明天正明也。贊相禮者筭竹器以盛棗栗段脩爲贊也。段片也。脩乾肉加薑桂治之曰脩。贊醴婦舅姑使贊者醴之。婦取脯醢醴酒祭而後啐之。敬舅姑之賜成爲婦之禮也。醴畢舅姑入室婦以特豚盥饋供養自此始。故曰明婦順也。厥明昏之又明日饗婦以一獻之禮舅與姑共一獻也。奠醕舅姑一獻婦酢舅姑舅姑受而奠之席前不舉也。作主階子代父婦代姑同故冠昏皆曰著代也。祖廟未毀謂此將嫁之女親在五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六

世內于祖有服則于君爲親屬先教于公宮公宮公家也。祖廟既毀無服于君爲疏則教于宗子之室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婉婉也。功蠶績也。祭祭所出之祖魚與蘋藻皆水族陰物柔潔也。芼和羹也。德言容功四者備乃當于夫。故曰成婦順。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七

天子后天子之后妃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六宮謂天地四時之官詳周禮內外之官皆自上而下以三爲倍尊者事簡官少卑者事煩官多也日月食有常度而不得不謂舊不可盡委之數者天子與天同體也說詳洪範及詩小雅十月之交篇適猶責也蕩洗滌更新也

按官制三倍于義無取本三公附會之耳詳見曲禮王制如謂官取數于陽則夫人以下取數于陰可也有天子又以天爲官如周禮所云亦未敢信其爲周公之制作也婦無公事設官比外庭則濫矣王者統理民物官僅與后宮等無乃不備乎陰非陽敵地非

天偶可相須而不可相比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者鄉人飲酒之禮詳見儀禮而此言其義鄭謂鄉飲有四一為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二為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皆鄉大夫主之三州長習射州長主之四黨正蜡祭黨正主之據記云鄉人士君子遂以君子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又據周禮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職云屬民飲酒于序因以篇首序門為鄉學篇中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為黨正飲酒合諸鄉射為州長習射皆附會也解是各節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

禮記通解

卷三

九

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黨五百家大比賓興與國中賢者不多禮易行若一州二千五百家習射一黨五百家衆人蜡飲而州長黨正欲以一人為主按儀禮節文演行日亦不足故篇內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從之及介省矣古人用禮非責人人演習儀文在上者本真誠示觀而民自興故鄉飲酒之禮實不過三人取象天地日月百拜成禮以示民敬讓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其行此禮也在上故曰非家至其舉此禮也以時故曰非日見後儒議禮欲按儀文度數人習之日行之以為

斯須不可去嗟乎禮云禮云豈是之謂與實意不存
虛文相襲至如後世鄉飲酒苟且冒濫志士不屑就
嗚呼其初豈非先王之禮與非先王之義矣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志所以致潔
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
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
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
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句以道鄉人士君
子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十

鄉飲酒義

庠學宮也盥洗手洗洗爵解亦爵也揚舉也既洗揚
之而後酌酒飲畢復揚之更洗也拜至賓主初入升
堂再拜也洗爵拜受爵拜送爵拜卒爵拜既猶卒也
五拜賓主獻酬皆然尊讓潔敬之禮行則鬪狠爭辨
之禍息聖人制禮之義也禍由人作故曰人禍制之
謂制此禮道教也猶論語道千乘之國道之以政之
道鄉人士君子鄉人之賢者即賓介僕之類

按鄭欲附會鄉大夫州長黨正飲酒之說以庠為鄉
學序為州黨之學孟子云庠者養也序者射也養賢
習射名異學同如鄭說豈鄉獨養不射州黨獨射而

不養與學記云黨有庠則是庠又不在鄉矣聖人制
之以道鄉人士君子文義甚明鄭絕以道為句割鄉
人士君子屬下讀謂鄉人即鄉大夫士即州長黨正
君子即鄉大夫士以附合鄉州黨之說其牽強跋扈
如此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
自東房主人共者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
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僕通象陰陽也三賓象三
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
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
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
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
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
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東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
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
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
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
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十一

鄉飲酒義

尊酒尊房東房戶室戶古者堂後為室室東為房室
南室北為牖牖東為室戶賓席于堂中戶牖間主席

于堂東階上近房尊設于房戶間房之東室戶之西也賓主夾之故曰共行禮主酒置酒曰尊主人置酒而不敢專故賓主共也玄酒水也羞進饌也共供同供賓也主席近東房故曰主人供之洗以器盛水洗爵也東榮東檐下主人席近東榮故曰主人自絜賓尊故象天主養故象地介副也賓之副也僕作遵遵從主人也陰陽者天地之用也三賓謂衆賓之長三人詳見鄉飲酒禮讓之三謂主人初接賓三揖至階三讓升堂也月暗處爲鬼三日謂每月初三日月始生明成鬼光未滿讓鬼故鬼現而明與鬼相待成月

故四座皆隅名有介有僎實皆賓也聖人以義起禮而記因名思義非必按象制此禮也解者執賓主介僎深求天地陰陽之故則鑿矣必若以象八卦之位乾居西北賓象天是也坤不居東南莫若以主居西南坤地以介居東北艮方艮介也以僎居東南巽方僎異也斯不猶愈乎

祭薦祭酒敬禮也嘔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祭薦祭酒謂賓于主人薦獻皆即席祭所以敬主人之禮也祭後取俎上肺齒嘔之嘗主人之禮也酒微入口曰啐賓啐酒以成主人之禮也禮主酒故曰成祭薦祭酒嘔肺皆于席中重行禮也啐酒則於席末

賤財也財即飲食卒解謂工歌告備賓退西階旅酬而卒解也致實以酒實解進也啐酒微飲猶在席末致實盡飲則去席愈遠皆後財之意坐者于堂上立者于堂下六十以上者坐五十以下皆立政役謂使令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

禮記通解

卷三

十四

鄉飲酒義

五

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脫屣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此節引夫子之言明先王制禮非徒演習其文也爲上躬行此禮以敬賢事長和樂恭敬教民不爭不亂

禮記通解

卷三

五

鄉飲酒義

則王道可興禮之義也速猶迎也意與宿幣皆通詩云以速諸父衆賓自從謂不親速也貴諸賓賤謂介拜至賓初至主拜也主酌賓爲獻賓答主爲酢主又導賓爲酬辭辭主讓讓賓亦有賓讓主辭者省減也介省則僕可知衆賓謂僕介外有三賓儀禮云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是也主人之禮擗隆于賓自介以下從省升受升堂受爵祭祭薦祭酒也飲啐酒也卒爵不酢謂衆賓受獻不報也工歌工入入門升升堂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歌終主人酌酒獻工也笙吹笙者入入堂下三終謂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終則主人酌獻吹笙者間代也堂上與堂下歌吹代作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次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又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謂間歌三終也合樂謂堂上堂下琴瑟笙歌并作儀禮謂關雎葛覃卷耳合以鵲巢采芣采蘋也樂備樂畢也遂出樂工出也一人司正也揚解舉爵以告衆也樂畢賓降主人留賓將旅酬恐飲者懈使一人爲司正監之而舉爵令衆也賓酬主人以下旅酬之禮也凡酬先自飲后酌以飲賓有酬而無酢長幼以次徧及沃洗謂滌濯之入酬及沃洗則

無入不及矣旅酬畢衆賓徹俎降脫屣堂下復升堂
即席坐飲也簡辭猶行酒無數不限量也朝夕夙夜
在公之稱朝不廢朝夕不廢夕猶詩云迨我暇矣之
意飲有時不廢事也遂成也即安燕不亂之意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
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
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
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
言蠹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

禮記通解

卷三

十六

鄉飲酒義上

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
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
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蠹也產萬物者也
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
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
之大參也

此節亦一家之說并記之三光日月星古聖人制禮
效法于天地而鄉爲國與天下之始風俗之醇薄始
于鄉鄉人難與言故經之以天地紀之日月參之以

三光左海以爲洗四方以爲位而後鄉人知禮之重

也烹狗鄉飲酒禮云其牲狗也烹于堂東北祖猶法
也東北爲艮方坎震之交水土止而木氣生狗陽畜
陽之辰窮于戌戌爲至陽其獸狗易象艮爲狗也鄭
謂狗取擇人迂也洗在阼即東榮也左海東海海在
天地東爲左水爲祖炁生于北歸于東南主方法左
海象主德也賓南鄉與上節賓坐西北小異東方以
下明賓所以向南之義蠹初生微動貌聖者至德之
稱猶所謂元善也東方生物帝出之鄉故曰聖夏大
也假亦大也萬物長養夏所以爲仁愁秋意時察愁

禮記通解

卷三

十七

鄉飲酒義下

意秋時萬物收斂精核嚴肅物所愁也守義者介之
德愁察所以守義中在內故曰藏天子南面而立故
左聖右義向仁背藏也借與背同介東向正位乎西
也西方爲義賓主交而介居其間正之以義也主人
東方與介對也與前坐異不及僎僎儀禮作導有至
不至也主人造之言禮造于主人客受成耳如萬物
皆造于春也月三日則成魄者謂月之晦朔後三日
明生魄乃見也明不生則魄隱前月小則朔二日生
前月大則朔三日生也

鄉飲酒義終

射義第四十六

射者男子之業。弧矢所以爲備，弋獵所以爲生，故貴賤咸用之。先王因燕飲聚會，使人以射相觀，而文之以禮樂，勝負相形，揖讓進客行乎其間，所以因事化導之方也。天下無物無事無禮樂，飲酒無禮則害生，善射無禮則爭起。先王因射以制禮實，非爲禮行射也。鄭氏謂射有大射、鄉射、賓射、燕射，總之天子諸侯之射，謂大射。民間之射，謂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賓，未有無賓無燕而成禮者也。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十一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射者，武事以勝爲功。先王之爲射也，燕飲以和之，明君臣長幼以節之，進退周還，必有其度，心正身脩，然後體舒泰而心手相得，可以與于射。故君子于射觀德行焉，非純任材力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

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

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節，謂作樂爲發矢之節。騶虞，貍首，采蘋，采芣，皆詩篇名。所謂樂歌也。周禮射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

采繫皆五節每款一終發一矢謂之節四矢則四節而騶虞九節者先五節以聽狸首七節者先三節以聽餘四一節一發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騶虞詩美王者仁及萬物田獵多禽呼騶虞而歸功王者故曰樂備官也狸首今詩不載下文曾孫侯氏疑即狸首之辭豈逸詩記者特錄之與狸獸名狸之言不來也取射諸侯首不來朝者云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即以時會見天子之謂故曰樂會時也采蘋詩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取卿大夫奉法之義采芣詩諸侯夫人不失職也取士不失職之義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射義

按以射選臣古雖行之非不易之道騶虞狸首采繫四節之歌獨狸首不傳必若曾孫侯氏云云者夫子刪詩不錄有以也豈諸侯不會而可以射致其來者乎

孔子射於豐讀入相去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責音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俯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射義

不義爲人後者棄親貪利不仁故以此詰衆人使自省也。卽下文各釋已志之義。公罔之棄序點二人名。禮射畢賓主脫屨升坐使二人舉觶故棄點各揚觶語也不否同詰使自省也。此位賓位也。旄耄通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稱道不亂謂與道合卽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勵作僅少也。子路直斥惡人故無惡者入裘點但留善人故無善者退。裘言勉強勵行賢人之事故入者尚半點言純一不已聖人之事故留者愈少云。僅存非夫子一人與蓋士君子涵養素定心無愧怍則持弓挾矢自能比禮比樂而審固命中內省多疚見君子厭然以試于禮樂則手足無措況臨如堵之衆聞揚觶之語而氣沮喪矣雖小人多材善射內省身心所以爲人鵠者未能釋然則視君子心平體正之氣象相去自不作射所以貴德也。繹與釋同舍止也心思不亂而後能審志氣安止而後能固此能中之道也。鵠大鳥侯中央方處射之的也爲人父子君臣各止其至足爲人父子君臣之的此古語以射喻人道之皆有鵠也。君子生平無不中道然後可以自試于射不然雖巧力俱亦曲藝而已故曰射者各射已鵠非射棲皮之鵠申明上文各

釋已志之意言素行皆中則其志可釋也

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繼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而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禮記通解

無所爭必也射手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大射擇士之射侯所以待射射侯卽虞書侯以明之之意得爲諸侯言比禮比樂發無不中則成其爲諸侯不能者反是非卽以射行黜陟也禮莫大于祭助祭諸臣必擇內正外直閑習禮樂者故先之以射也澤平野射宮序也讓削地慶益地如後世紀功紀過

之類亦非卽削之卽益之也以桑弧爲弓以蓬蒿爲矢示將有事未可用也六夫上下四方各一也穀祿也祿所以養故以飯食釋之卽敬事後食之意爲仁由已射者反求諸已故曰仁之道將射則同耦相揖讓升堂射畢下堂俟衆皆射畢然後勝者揖負者升堂飲罰爵其爭也君子異于小人之爭也何以射何以聽解見郊特牲耳聽樂而不失節手發矢而不失正此爲難也唯賢者比禮比樂內正外直者能之不肖之人勉強摸擬得此失彼蓋射之爲道取其正則未有不中不正未有能中者詩小雅賓之初筵求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射義

五

中以辭爵則其所爭者乃其所爲廉也

按射本殺人之事然而弧矢之利自洪荒世始矣聖人知其不可廢教以正已釋志自射其鵠因明通蔽因藝進之以德也豈必謂周公孔子之射巧于羿暴乎解者以拘泥附會失之

射義終

燕義第四十七

燕詳載儀禮此言其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見文王世子篇官謂庶子之有司卽周禮夏官諸子之職此節本周禮諸子之文引以明庶子非謂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燕義

五

官卽庶子也古諸侯衆子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稱庶子周禮諸子爵下大夫而燕禮獻庶子在獻士後席堂下則庶子無爵與庶子官異也古者兵農爲一居則爲族行則爲卒卿大夫以下之子不征于司徒司馬者謂國子之游卒周禮卒作倅其戒令教治皆庶子官掌之等貴賤之級位朝列之位大事喪祭聘享等事國子卽庶子以其養于國學謂國子致猶進也唯所用唯天子所使也司馬弗正弗得征役之以其統于天子也國之政事征役之類存留也游卒空閒之士卽國子之卒也合聚也

按此節本錯簡當在篇末明貴賤也之下以有獻卿大夫士庶子之文不知庶子何官鄉飲射聘皆無庶子故于此引周官徵之猶聘義之言王鄭註未達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六 燕義

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諸侯燕禮之義據儀禮言其義也如昏鄉飲酒射聘皆皆舉其目此正發端語故上節為錯簡爾通近也少進稍前也卿與大夫皆北面定位定諸臣之位也此諸臣初入公降席立之時君席阼階上小臣所設公席西向者也君獨升立席西面者賓主皆升自西階之時也適敵同設賓主君燕本國臣君不自主使宰夫為主大夫為賓疑謂卿爵近君又使為賓則疑于君大夫稍遠君使為賓無嫌也君舉旅于賓謂宰夫獻賓終君乃舉爵行旅酬于賓也君所賜爵謂酬卿大夫之爵賓與受賜者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七 燕義

君使小臣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君答拜之臣下竭力盡能以下釋君答臣之義因燕以及君取民猶射義及脩身好學皆推廣禮義非區區一事之儀節而已上明正道以道民謂制田里教誨之類席謂設席之位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皆在堂上次士次庶子皆在堂下庶子未受爵故后士庶子侍衛居君側故立阼階上席則設于堂下也獻賓主大夫為主獻也君舉旅行酬君舉旅酬之爵行酒也獻卿亦宰夫獻也卿舉旅行酬亦君舉也大夫士亦然唯庶子有主人之獻而君不舉酬詳儀禮

聘義第四十八

聘省問也古者天子諸侯皆有聘今儀禮所載則諸侯友邦相聘之禮此其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禮記通解

卷三

三

聘義

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

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上公爵在三公上天子之三公八命至九命作伯則上公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皆國君親行之數也此君遣卿行故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介副也以輔行也紹繼也命使臣奉君命列介相繼傳達上介傳次介次介傳末介乃達于擯以達于主君故曰紹也所尊謂使臣尊主君質對也無介直達則輕突而瀆尊矣三讓而后傳命謂賓至大門外主人請事之時主君陳擯以待賓不敢當三讓禮記通解

卷三

三

聘義

而后傳其使聘之命也既傳命主君延賓入廟受聘賓不敢當三讓而后入入門當碑當階三揖及階三讓主君升賓乃升主君北面拜受聘君禮物拜君命之辱者釋所以北面拜之意也擯主君所使接賓者用三人答介之數賓不敢徑質主亦不敢徑接也卿大夫士皆主國之臣也君親禮賓謂賓行聘事畢主君親執禮禮賓也私面謂公事畢使臣面主君自伸其敬也不用介相見曰面以禮物見曰覲牲殺曰饗生曰餼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饗餼也析玉為圭半圭曰璋聘諸侯以圭聘夫人以璋禮惟圭璋特達事

禮記通解

卷五

三

聘

畢還之賄贈以財幣贈使臣也饗食之禮行于朝燕禮行于寢明賓客者主君之義明君臣者使臣之義也天子制諸侯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守之也比年連年也厲猶勉也使聘而誤謂使臣奉使失禮也聘與射皆云天子養諸侯不用兵而自正之具故下文云聘射至大禮此先王制禮之義也圭璋重寶界使臣執以通信故曰重禮國君命圭不可輕假享禮之圭璋蓋璧琮之類詳見周禮宗伯典瑞之職良玉可象德璋判圭合可示信故以行禮非以餽送也皮幣則受圭璋則反皮幣為財圭璋為禮輕者不敢辭

重者必讓之故曰輕財重禮也出入三積謂自始至及去日凡三饋以委積也米薪牲醴皆為積饋客于舍謂饋賓于館也牛羊豕具為一牢穀連結曰禾食馬曰芻炊爨曰薪乘禽成羣之禽鵝鴨之類饗以示恭儉止于再燕與時賜示慈惠故無數厚謂不敢薄重謂不敢輕不能均如此猶言不能皆如此也盡之於禮謂財本以行禮故于禮盡財也

按五牢猶侯伯之使耳若上公使則七牢五牢則牛羊豕十五出入三積則四十五聘禮云米三十車車秉有五數十六石為秉十六斗為數是一車為米二

十四石三十車為米七百二十石也又云禾三十車車三秬杜四十秉為秬是一車禾千二百束三十車為禾三萬六千束新芻又倍之是十四萬四千束乘禽醢醢酒漿之數不與焉此猶正實一人一次之積耳若九介七介三積備無論品物狼藉即客舍何地可容故禮家言難盡拘也

禮記通解

卷五

三

聘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禮記通解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先王制禮使人莊敬日強而已君子自強不息而後可以行禮子云不學禮無以立凡禮皆然不獨聘射耳

按賢明行事日中而後成禮日莫人倦飢渴而不敢飲食如是則矜持勞頓非先王諸人情和為貴小大由之之義必勇敢有力戰勝者然後行禮天下之能行禮者寡矣且勇敢強力用之禮義是也勇敢強力用之戰勝而謂之盛德此商鞅秦法使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者豈所以論禮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

禮記通解

卷三

玉

禮義

五

王之寡而磬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貴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此節因上言聘用圭璋引此以明王之可貴磬石似玉也縝密也栗堅也剌傷也越揚也詘然止貌清湯長遠而能止和而有節故謂之樂瑕王病瑜王美也

美惡不相掩故謂之忠孚合也尹割正也割玉為圭璋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考工記玉人云天子之圭中必四圭謂以一玉割為四為兩其瑕瑜不掩旁分皆合故曰孚尹旁達謂之信聘享以通信也氣如白虹謂玉色光華如虹天氣白故曰天產于山川故曰地以為圭璋朝聘用之輯瑞合信惟玉先通故曰特達非美德全備而能然乎故曰德天下惟道共由人莫不貴惟王亦然故曰道詩國風小戎之辭

按鄭註子尹作浮筠采色然則何以為信下文又云

禮記通解

卷三

玉

禮義

五

氣如白虹不重複乎曲禮脯曰尹祭士虞禮記云二尹縮祭半尹卅謂宰官為尹皆取割正意尹其所割瑕瑜不欺故為信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四制謂恩理節權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譬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
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
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
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
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
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
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 喪服四制

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
直衰不備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
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
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
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
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
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
以權制者也

喪禮本乎恩故仁始之恩不足斷以理恩勝理當不

可無節節嚴不可無權資猶取也孝本事父取以事

君貴貴尊尊皆謂敬君也直衰直麻之衰雖破不補

墳墓一成不復增培詳見檀弓祥日大祥之日素琴

謂絃而不歌所謂和之而不成聲也鼓琴瑟必歌以

和之不和故曰素或曰琴無漆飾也杖論爵君喪之

禮也三日謂成服後子嗣君也大夫待五日士待七

日爵尊者誼隆哀甚卑漸殺也擔主輔病儀禮喪服

傳之文無爵者杖以擔主也擔負也主喪主孝子哀

毀不勝授之杖以擔荷之也輔病謂不爲主者哀困

禮記通解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喪服四制

不能興授杖以輔持之也婦人與童子不備禮不能

病故不杖官備物具不言而喪事自行者唯天子諸

侯爲然故盡情致哀扶而後起可也待言而後喪事

行者大夫士也毀不及病杖而起可也身執事而後

行者庶人也病亦不可但不爲容飾面有垢色而已

可也禿偃跛解見問喪八者一杖與不杖二扶而起

三杖而起四面垢五不髻六不袒七不踊八不止酒

肉皆以權爲制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愛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恩之殺謂始死以至三年情以漸減也諒亮同明也闇暗同明暗猶言昧爽憂居愁處之貌詩所謂不出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喪服制

于耿也三年之喪君不言言不文蓋古語記者引釋君不言即高宗不言之謂言不文謂臣下也入主百官猶不言而事行臣下言而後行但不尚文唯而不對對而不言言而不議議而不及樂皆諒闇不言之義解見問傳

按諒闇書作亮陰論語作諒陰孔安國何晏註諒訓信陰訓默近之鄭玄註作梁庵凶廬在楮梁下鑿也猶浮筠春容之類極無謂而未學喜從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皆

問

履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絃三節者仁者可以觀

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節謂始死至三月一節也十三月而練二節也三年而祥三節也理謂隆殺輕重之理志謂守禮克終之志又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四制備矣孝子弟貞婦舉不外此矣

禮記通解卷二十二終

禮記通解

卷三

三

喪服制

時萬曆丙辰季冬京山郝氏刊刻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言禮記者當以鄭注爲宗雖朱子拊擊漢儒不遺餘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禮註蓋他經可推求文句據理而談三禮則非有授受淵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鄭義多所駁難然得者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謂未仕者不稅人稅當爲禘國君七個遣車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并非祀道塗之行若祀道塗則祀土矣又謂鄉人禡是袒禡相逐不讀爲陽鄭訓爲強鬼非也又謂動乎四體爲人之四體非龜也凡此之類有前人已言者有自立義者固足以匡鄭氏之悞至於曲禮葱涿處末鄭訓涿爲熟葱本自不悞蓋上文有膾炙有醢醬膾爲細切之肉腥細者爲膾炙爲炮肉皆二物也葱涿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來而敬引井渫不食謂涿卽渫字通爲屑蓋葱屑也考之爾雅說文玉篇廣韻諸書古無訓涿爲屑者也又謂醢酒浼于清汁獻浼于醢酒猶明清于舊澤之酒本以茅沚醴盛於

醢和之以水加鬱金汁以獻如今人以水和飲陳酒之類舊澤謂舊酒醴厚如膏澤鄭援周禮謂明酌爲事酒醢酒爲益齊清爲清酒汁獻作汁沙舊澤當作舊醴皆悞今詳推鄭義皆援据精詳無可駁詰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斷又謂襲上有衣不宜又加以禡多衣則累古義不明不知錦在裘上有綯衣經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議古又謂孚尹乎爲信尹爲割鄭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達猶誠信之及人若第訓字爲信則下文固有信字在豈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鄭氏之學其間附會識文以及牽合古義者誠不能無所出入而大致則貫串羣籍所得爲多魏王肅之學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與鄭氏爲難至於偽造家語以助申己說然日久論定迄不能奪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聰明不量力而與之角其動輒自敗固亦宜矣

禮記會解新裁三十六卷

〔明〕童維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記新裁

三十六卷》提要

重訂禮記新裁序

儒者博學六藝匪獨貴以一經名家也然自設科既定苟少通一經而明於其說卽昂首自得慨然有功名之望豈必兼覽衆籍號稱博雅始應選舉掌故哉乃尚有可議者

朱序一

國家崇尚經術初未嘗於易詩書春秋有所軒輊輕重其間也而學士之習春秋禮者視三家獨少予讀漢史若東海蘭、孟卿善爲禮春秋矣以二書授后倉、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乃以禮經多

春秋煩雜更使其子孟喜從田王孫受易然則二書之苦浩衍繁重自漢世已然豈獨今日哉是以二經習者既孤而

制

科取士之數亦因之受訕于其間然

春秋尚以專奉胡氏雖公羊穀梁丘

朱序二

明諸傳悉可採證考佐而槩以題義

不屬不嫌疎漏苟守師說視曲臺猶

差簡要至若禮經一書雖紀喪服諸

篇學者相沿廢閣然其所當記誦尚

有數十萬餘言又多重複參差未易

斷絕理究此前世之士恒慮子弟材

智疎闇苦繁樂易寧捨而不受斯習

之者益少也邇年以來事殊有異于

前者風尚趨古人材滋盛經以兼通

爲貴凡自周秦漢晉之書靡不廣攬

畢綜耻爲空疎因陋之學禮經雖未

盡裁正于魯聖要自漢世相傳文章

朱序三

爾雅訓辭深厚游其中者根據典要

條達弘變厥有助焉又方屬

聖

明敦重孝經嘉與天下之士鑒觀小

學此二書于禮經最爲饒近士之彬

彬興起者尚復于曲臺有寥落之嘆

哉予同郡古慵童先生向以是經創

學武林武林之士始知禮經不苦煩
碎翕然嚮風樂爲從事每浙闈榜放
於七八人中嘗居三四而古慵先生
及諸嗣君咸以是起家世精其業所
著有會解新裁傳布海內蓋未嘗不
嘆高堂后倉誦說詳雅傳士論學石

朱序四

渠守此一編已莫與詰難也予以向
所考睹恒惜是書板籍零落茲天獻
天範於古慵先生爲世孫統集篇次
整亂治訛以期廣先生雅業謂予于
茲經幼所習也因相從釐定焉此其
才志豈與東海蘭陵孟喜同日道哉

夫史傳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
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枕喜都所獨
傳授諸儒以此耀之而同門梁丘賀
辨正其僞天子因詘其改師法不登
傳士曷若遵守父師所訓黽勉專家
猶不失儒者風度何至持論巧慧趨

朱序五

習訛舛反爲大雅所譏嘆也斯亦讀
是編者所共鑒發者矣

錢唐朱東觀全古氏題



曲禮新裁卷之一

錢江童維巖古傳父輯著

西陵俞 瀨殷書父重訂

同盟朱東觀全古父叅較

陳大錫五叙

樊時英瑞明 參閱

丁汝驥叔潛

沈 捷子遜

兄童 維坤參寥父

訂正

維嶽申甫父

侄

士誠敬一

煥然俊之公較

桂萼子舍

侄孫世達天範

彭年福先

筠一五玉

堯年景陶

蔡較

曲禮曰母不敬

一節

曲禮

母不敬愚謂是君子靜存之極不愧屋漏的工夫儼若思乃神
疑氣定模樣是不動而敬的心所形見者安定辭乃從容堅確
諸氣是不言而信的心所形見者記者分明把容色辭氣指他
心裡所敬出來又把若思安定擬他容辭之敬安民哉雖只論
理然君子含容降更有何者與民相交接流貫處在我能如此
敬修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薦恭而天下平的寔理都在了哉
字可玩時講俱淺

君子以禮之本示人口聖學敬而已母不敬者大庭廣衆之際
嚴肆逸之防而余影呈滯之天凜指視之畏蓋無一念之不敬
焉卽是而動之容色見其缺而如想寂而如馳容之敬者心之
敬也卽是而發之詞氣見其疑而不浮靜而不擾詞之敬者心

之敬也是道也可以揖一己之性情而歸之理亦可以揖在人
之性情而歸之理蓋修己之極民物可及薦恭之餘功效自流
不足以安民哉君子貴主敬也

敬不可長

一節

愚謂這是君子克己的事教欲志樂皆人情所不免便不屬不
好一邊但君子檢身要從這四者下手克起四不可是嚴禁之
意放心萌宜勝之以敬不敬便長了欲心萌宜制之以理非理
便縱了志一遂宜持之以虛不虛便滿了樂一形宜授之以節
不節便極了都是心上功夫長縱滿極不可太說得不好
且人情易溺不制則流慢心之發爲做當抑之而不可長主敬
也私意之萌爲欲當止之而不可縱存理也遂已意爲志不可
務驕而自滿足戒盈也得所欲爲樂不可失之流蕩而極防溢
也克己者所必戒也

曲禮

賢者狎而

一節

愚謂此是賢者于理欲易偏之處着意修檢也狎而敬畏而愛
是情意間的真心也愛知惡憎知善是好惡間照心也積能散
安能遷是義利間虛心也安安能遷下安字是理之正處而爲
人心之所安者上安字活安于所安之處有操持不移意而又
能變易以從宜也首二句看兩而字中二句看兩知字末二句
看兩能字中庸處全在這義字見出能散者雖未卽散但其心
無私時當散便可散散之理已在故曰能能遷者尚未見其遷
但其守理之心不滯常員融以待可遷之會未遷而遷之機已

在故曰能遷

賢者中庸之行何如彼呢狎之情生於燕閒之私易至于忌敬
賢者親近之中有敬恭者在嚴憚之心形於勢分之隔易至于
忌愛也賢者則致敬之中又有聯情者在然此特用情于我也
倘未能以公而明者察善惡惡愛憎混施焉而無別也故賢者
之愛愛人之善非愛其人也其惡未嘗不知焉賢者之憎憎人
之惡非憎其人也其善未嘗不錄焉然此特待物之當也倘未
能以大而厯者通義利恐積與安者之物而不化也賢者貨惡
其棄之無用皆積之矣然可散即散留以公天下而不自爲封
殖計也顧其所居之位安于理矣然宜遷即遷靜以觀變化而
不膠于一定也此賢者之中道可法者也

曲禮

臨財母

一節

三

搜我曰四母字有義之以義意曰母苟得則亦有當得者特不
虧義而得耳曰母苟免則亦有可免者特不使倖而免耳忿一
時之怒也求勝則爲好剛分應得之物也求多則爲貪得此君
子立簾養勇懲忿窒慾之學○愚云上二句要看臨字下二句
要看求字士人平時都能談廉勇之守到財與難當前便要肥
家保身了所以臨之時難決也亦能談慾望之學但很與分一
至便要怯心盈願了所以求之心難化也

疑事母

勿有

愚謂賢比執字又深是疑心不鮮結而成一形質了就要做了
終身的病根所以戒他毋當欲要去此病莫若于明理者之前

開心見誠說出我的疑慮使他剖析分辯我之疑方纔得釋故
救質之法無如直一說事理原無可疑疑起于心不虛而我見
橫于中也母質勿有總遷其心之厯心厯則理明而疑自解
天下本無疑事事之疑起於心之質也執而日解則疑者可明
矣倘好疑者使此心固結于中而成一體質焉則氣質之
病而事理益晦矣吾願人之母質也第聽人能破吾心之障唯
直心以聽始能拔我心之疑根而事理方可通達則直陳已見
於有道之前是非聽其裁決而不可有此質心而不化也是去
疑之訣也

禮從宜使從俗

曲禮

四

意差認了他把宜與俗屬變的一邊大不是○愚謂曰宜就是
所宜有的了曰俗就是合乎人情的了正是常何謂之變體
蓋變者如宜在文文是常質是變宜在質質是常文是變從
宜者從其常豈是從其變俗當如此便此是常彼是變當如彼
彼便是常此是變矣從俗者從其常豈是從其變體常而曰盡
變隨時隨處體常盡我變通之道耳時講把泥常來作了體常
把尚變來替了盡變所以誤也

君子與天下通其變自有體常之道焉蓋行禮必有宜宜者其
常也君子宜質則從質宜文則從文惟因時制宜斯善行禮者
矣爲使貴諸俗俗者其常也君子入境問禁入國問俗不說已
病人斯善爲使者矣所云體常盡變而達之天下周旋無窮者

此也

夫禮者所

一節

此節定決別明俱要看進一層

彼親疎原自定而親疎之以勢換者難定也禮不惟定其體之親疎者且定其親疎之隨勢互換者嫌疑本可決而嫌疑之從心起者難決也禮不止決其迹之微而難明者且決其微而難明之在心者人之同異何嘗不別而同異以位遷則同異中之變易無常矣禮豈止別其不遷之同異定別其隨位而遷之同異理之是非何嘗不明而是非以時異則是非中之顛倒萬狀矣禮豈止明其定非之一定且明其因時而變之是非授義云定親疎者禮之仁決嫌疑者禮之義別同異者禮之禮明是非者禮之智總皆禮之爲用大也

禮不妄

二節

此二節只就禮說妄說人乃誦媚之態辭費如傷易傷煩之類踰節節恭而無禮則勞意此三者是過于禮者也禮所無也好狎是同等者不過心中喜慕狎侵侮則凌上虐下矣此二者是及于禮者也禮所無也見禮在持身接物間自有中道也

修身踐言

一節

在人身上體禮說行修言道承上起下語○愚謂獨重行修上觀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語意自可見天下未有行修之人而言不道者善行就是忠信忠信就是禮了註中可以舉禮禮字專指文爲言修身全以實心爲主時說言行並重非是

人道莫急於行禮而禮以修身爲本行不顧言非修也言不顧行非道也君子檢點其身而使言不浮行篤寔其躬而使行必顧言則行之如其所言而慥慥乎有寔體之功矣不謂之善行而何夫修身踐言則行無不修而忠信以爲行矣言必可踐則言以行之修者合於道而忠信以爲言矣以忠信之人而學禮將見廣大精微之體於此乎凝聚纖悉委曲之用於此乎推行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禮之本質不在是乎

禮聞取

一節

愚云此言師道自重之禮要着實兼行學有得無得在內看天下人可以實修爲真學問動不可以虛誇掩飾強人之我動也故行果可法人自來取聞之禮矣未聞引取乎人以來法我也

曲禮

六

蓋取于人者實修已到故不強自來取人者修爲未真故邀之未必從也禮所禁也學果得心人自來學禮有之矣未聞挈學以往教人也蓋來學者傳心有資故虛已負笈往教者所得尚淺故炫之而未必售也禮之所不敢出也此師道也

道德仁義

八節

前七節是七樣的禮後明禮的禮是此七者之歸于一者乃吾身之實體也首節禮能成已以敬言二節禮能成物以禮法言三節禮能決大疑主裁制言四節禮能正大倫主品節言五節禮能明道主尊嚴言六節禮能治政主剛斷言七節禮能交幽主誠敬言君子一真心體之而明矣恭敬樽節退讓總之是真

道德仁義

一節

要看四者為何非禮不成成即道明德立義精仁熟是也人心唯主敬則在天理上所以收斂這段清明之氣而不使之放逸防閑那段昏濁之物而不使之內侵○愚謂要看註中德之聚聚字天下之理何者不凝于吾心澄徹之氣敬能養心如此則心清而精神不渙散德俱純粹矣須知德會于吾心之謂成人性之內衆理備焉道德仁義四者所性而有然禮以敬爲本而敬者德之聚苟無禮以養其心則此心常入于人欲放逸之境而不入于天理收攝之天安肆口偷而精神渙散始焉莫得其從入之門終亦難造於有得之地求其道明德立義精仁熟而所性之底於成也不可待矣此主敬之功不可廢也

教訓正俗

一節

教本諸身以躬行言訓見於詞以號令言正俗總承禮則即吾所教所訓者制爲品節以整齊約束之而繼吾教訓所不及也備謂教訓達于人人而皆得以成俗主民身率由上說○愚謂教訓何以非禮便不備非此則不中不中則不能使人人由之所以偏而不全中乎最要緊君子絕之儀而身教立焉若之號令而言訓示焉皆所以正人俗之不正也然民之資稟有厚薄而觀感有淺深必藉禮以爲之品節限制然後賢者得以循而就不肖者得以企而及而教訓可備行矣苟教訓雖嚴而禮教不立則或過或不及固有行於此而不能行於彼此於遠而不及於達矣其何能成乎

教若於訓而成其俗耶此化民成俗之必資于禮也

分爭辨

一節

爭者訟之端訟者爭之成決者即所分所辨之不依違于兩可決斷處此息爭之必資於禮也

君臣上

一節

貴賤有等則義定矣親疎有殺則恩定矣不定內俱要兼過不及言○愚云定還以得正而言有禮便有些降殺輕重之不等他識得禮恰當如此就相安了安則止於其所而不遷了不然終是差錯不定

有君臣有上下有父子有兄弟惟禮則品節制度爲能權其義之輕重制其恩之隆殺而不使有過不及焉然後恩義可定也

曲禮

八

苟或無禮則非過於義即乖於義而君臣上下不定矣非傷乎恩即狎乎恩而父子兄弟不定矣此正大倫之必資於禮也

宦學事

一節

禮即尊禮嚴重之意不親重弟子邊○愚謂親則有心得不親則無心得心得明道明無得則道不明明道意要緊

仕而事師所以明治人之道學而事師所以明修己之道然必相親而後能傳道必恩義兼盡而後能相親有禮則能權其恩

義之中而有義重聚聚之美矣不然則過之者有即恩之弊不及者有日隔之疎在弟子無道學之誠而師亦無傳道之樂也

班朝治軍

一節

安能相親愛乎此事師之必有資於禮也

班朝廷之位，上下有次序也。治軍旅之局，左右皆整飾也。分職以蒞官，政之職掌也。有專任也。謹守以行法，政之敷張也。有異施也。四者皆以威嚴爲尚，而威嚴之所以行者，禮也。非禮則尊卑之體統不明，監領之紀律不立，百司之職業不修，一王之法度不振，人將輕于犯之，違之矣。威嚴其能行乎？○愚云：無禮以行威嚴，毋論不威不嚴，卽威嚴矣，覓不放犯，而非心不敢犯，迹不敢違，而非心不敢違，不謂之行也。

一節
禱祠祭祀

欲神之于也，禱以祈之，感神之施也。祠以報之，祭以追養於不及。祀以安神於合冥。四者皆所以供給鬼神也。禮主誠敬，言有禮而後心誠，心誠而後貌莊，無禮則內心不敬，外貌因之以不

曲禮

九

莊矣，其何以使神之享乎？

一節
是以君子

此總結上文見君子常有體禮之功，是以二字承上數節說恭敬六字，皆修身體禮的工夫。上六件皆禮也，禮是六者正所以明理也。○一說以禮主其減一句爲主，於上處着力而禮自明矣。要知崇禮之體則禮明。

夫事事之有資於禮如此，則禮之用大矣。是以君子如禮之本在減，恭敬減之在真實，心者也。樽節減之在質素，心者也。退讓減之在謙虛，心者也。君子恭焉敬焉，而外矜持內嚴，具也。蓋體此真實之減，而其爲文章者自明也。樽焉節焉，而尚裁抑好牧，飲也。蓋體此質素之減，而其爲英華者自明也。退焉讓焉，而已。

不嫌卑人不嫌尊也。蓋體此謙虛之減，而其爲輝光者自明也。奚必別求所以明禮之道哉？道明于身體之間，則得禮之精而無施不可矣。

一節
是故聖人

此推聖人所以制禮之故，玩是故二字，便見總承上賜賜一節言也。聖人作者，乃興起爲天下君師也。爲禮教人，使人之有禮一串看，爲卽制也。禮指三綱五常說，以有禮指淑民心說，是使民由於綱常之中，而遵其親義序別信之教，以禮自淑其身心也。要者使字。○愚云上節心字，重看聖人不忍人爲禽獸之心，制爲綱常之禮，以教人，使人由於禮之中，則習焉而察，所以知自別于禽獸使之由，卽所以使之知也。

曲禮

十

一節
太上貴德

此禮時爲大意也。通節專重禮上禮尚往來是務，施報之寔往而不來四句，是務施報之意。往來卽施報之別名。大抵報者天下之利，禮緣情而趨時，聖人亦不能強人情而奪平時之所適，故必稱情合時，乃禮文之大備者。○愚謂貴德可行之太上之時，後來人心漸變，一以貴德行之，則窮而不通，務施報者正以延貴德之意于不窮也，不可把施報看得不如貴德了。要知太上與其次所異者，只是箇報字。貴德但貴施于人，也施之中已自有箇報的意在。比如我施于人，是施人有時而施于我就是報了。但太上時人心只知有施，不知有報，至三王時是禮制該起之時矣。禮制一定更有施，定有報了。此時人纔曉得報是天

下之利而務行此報皆禮之所爲也

世道因時聖人之起禮亦因乎時太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之及人務施而忘乎其報禮制未備也及其次三王之世不徒貴德務施而亦務報禮制始備矣禮何以貴施報耶蓋禮之爲禮也尚乎往來而以報稱其施之爲文也故我往而彼不來則我之施不得其報是不知此往之爲禮也彼來而我往則彼之施不得其報是不知彼來之爲禮也德之非報之禮也不往不來者爲非禮則知尚往來者之爲禮矣此三王之世正禮明之日也安得不務施報哉

人有禮則

三節

首節裁言禮切於人而當學次節指言禮之爲禮不過自卑尊

曲禮

士

人而其道通於上下者也末節是指有禮則安之實以見不可不學之意首人字兼富貴貧賤在內好禮即好自卑而尊人也心不驕滿富貴之安也心不懼怯貧賤之安也舍此則危欲安于內二句可見尊人乃敬心從天性而來者本然之良心也人從這點心上有得習中常定便富貴不能滿貧賤不能屈的道理都素養成矣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心之安危謂心在天理上則安在人欲上則危也不驕滿富貴得天理而安也不怯貧賤得天理而安也

夫人心天理之安生于有禮人欲之危起于無禮禮其可以不學乎夫禮何物也而係人安危若此誠冲以約其躬其持已也

一退然不敢先人之心尊重以明其施其待人也一儼然無敵慢易之念是敬之道也根真性而來者也豈以貴賤而有異乎人而曰負販雖非禮讓相先之人而自卑卑則心安尊人則心安良心固不泯沒也況乎富貴之人而可無禮乎蓋富貴者能以禮檢吾卑已尊人之良心而知好焉則有得於內自知勢之不足恃欲之不可縱也何有驕於人而滿於物耶貧賤者能以禮醒吾自卑尊人之天機而知好焉則有得於內自不知富貴之可樂貧賤之可憂矣何有懼於勢而怯於欲耶夫富貴不驕滿貧賤不懼怯豈有不安者乎反是則危矣而皆由于禮之學不學信乎禮不可不好也

人生十年

一節

曲禮

士

人生作頭幼等名也學等事也名以年異所以驗其年之盛衰事以年殊所以責其事之當否重事者見聖人制禮以律天下節人心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不知足之戒○愚謂一生事業以幼學爲本蒙養其聖功也以後及時有爲固年知止俱是學中事通節當以學字貫到底人生方計十年也孩提之心未達也良知之寶將開也名之曰幼而從事於小學之方焉而自此以後之身心事業皆以此根概矣二十血氣未定名之曰弱時則有冠禮責成人也三十血氣既定名之曰壯時則有昏禮長之室也可以所學而試之身家矣四十血氣堅定雖立不遷才可用矣乃使之爲士以事人而治官府之小事焉任錢穀簿書之勞五十已如艾則發明

習德已成矣乃命爲大夫以長人而與國之大事焉宰禮樂刑政之綱可以所學而試之國天下之謂也曰善以積久而稱也其時國事則指意使令人矣七十曰老以既衰而稱也其時家事則傳於子矣以學有知止之理也八十九十曰耄示憐而不敏之意焉而一生學力于此收功也七年曰悼者示憐而堪愛之意焉而方新學術于此開端也耆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非出于故也故不加刑焉百年曰期者人壽以百年爲期也時則飲食居處有一之不待於養哉故曰願以見安養之意焉要之一息尚有則幼學之理操持之一息也進修不已則學業之新十年而一變也此人一生之經歷也

大夫七十

五節

曲禮

士

此言人君優待老臣之禮與老臣自處之道七十致仕安恬退之節也不得謝則人君愛惜老成之意賜以几杖隨以婦人乘之以安車人君優待之禮也于他國而稱老于已國而稱名于來問而告以制老臣自處之禮也是皆致仕不得謝之時之事也○愚曰能告人以制則此老臣者一代之遺獻也君安得不惜留之而許其致仕乎

越國而問

一節

愚謂國之所最重者禮禮自有舊制文獻所傳者是也彼既越國來問吾言之使彼微文微獻足爲一代之法守庶不虛其來問之心而告之亦有益見老成不爲無稽之論以問天下紛更之端也彼來問之禮必是疑而未明爭而難決者所以越國來

求正制是一定不易的理若禮之宜質宜文樂之宜節宜殺刑之律例政之紀綱一言破群心之疑者方是總是國之大體于此見老成鑒鑒有據之談○一說是文武之遺制得于識大識小之所傳者脩之

夫國有老成衆國所仰故有越彼國來問者敢以已意告之慮其來問之心乎制是先王之制乃領自王朝傳之先君或得之典籍所載賢哲所識者以此告之則彼考之文獻帖然信從吾言而舊法相因亦不苦于紛更難行矣此老成不得致仕而天下蒙其福也

凡爲人子

一節

曲禮

士

也○愚謂焉有溫清定省之孝子而好與人爭者乎蓋孝的人他大都以名節自負以道義自許便就不能容物了所以多錚錚磊磊不諧于同輩于此不爭則養之以謙和之度孝道益純矣○一說溫清定省恐親體之不調也體且欲調之况親志乎所慮者我于同輩中意氣不和平以一朝之忿貽親之憂親志不得適耳

夫爲人子

一節

五句平孝慈弟仁信俱要貼尊親意○愚謂這人子者受錫命之卿大夫言其勲業也隆盛其地位也貴寵賜車錫馬以耀鄉里都是分所當得的但他所處益盛其尊親之心益篤惟恐以尊貴之貌與親亢體此何等大氣局大識見所以衆心欽服不

能指定一件形容他那一點不受車馬的孝心只得隨所見稱之州里鄉黨觀其行者故稱其孝兄弟親戚望其恩者故稱其慈僚友相與以弟者故稱弟執友相觀以仁者故稱仁交遊相期以信者故稱信又云此子平日孝順已孚于鄉里慈愛友僚已決于兄弟親戚貫于僚友仁厚誠信已契于執友交遊尚未稱揚之耳及不受車馬之大節一彰皆翕然各以所見稱之所謂好事一彰衆口沸騰交頌之謂

古之爲士者一命受爵再命受采服至三命受車馬則尊貴之體貌極矣今人子於親在之時但受三賜之命而不受車馬爲是蓋避並親之嫌以盡爲子之節初非爲名計也然孝既盡於已而行自孚於人州閭鄉黨近而觀其行者也則稱之曰是能

曲禮

五

善事其親而爲孝者與兄弟親戚以恩相聯實其愛者也則以慈稱之謂其以惻恒之心尊其親者也僚友以禮相下責其恭者也則以弟稱之謂其以退讓之心尊其親者也仁者仁此者也而執友之輔仁者以仁稱焉謂其尊親間而知其出於仁愛心也信者信此者也而交遊之主信者以信稱焉謂其尊親間而知其出於真實心也夫一孝立而衆善皆歸如此是其始也車馬弗受貴貴之典不能奪其親親之情也既也頌聲交作名譽之美有甚於車馬之錫也人子察此而可以崇孝矣

聽於無聲

一節

主事生者說只是形容人子奉承父母之心無時而忘就教使上餐輝蓋教使即父母志意之所在也無者未然之謂即就莊

先意承志之先字也○愚謂無聲無形志意未萌之頃人子秉此時視聽之有潛孚默諭引其志意與已相通而漸進之正意不然無聲之聽無形之視何爲前說專就教使上看甚小孝子心與親俱故耳目皆不遠乎親親之意未見於言是無聲也然想像之誠有出於聲之外者故不以耳聽以心聽而聽於無聲焉所以回親意于未有聲之先也親之意未形於動是無形也然思念之誠有出於形之外者故不以目視以心視而視於無形焉所以正親念于未有形之始也此之謂先意承志而可以觀孝子之心矣

將適舍

四節

曲禮

六

自適舍而上堂上堂而入戶入戶而就席是爲客者隨所至之地而其禮如此○愚謂總是爲客者收歛已心以曲體人心幼時所學應對進退之節謹信愛親之禮正行於此時習之久可至動容周旋中禮地步亦是聖功

君子爲客方其將適舍也不能無求於主人而亦不要人以必得則不盡人之歡矣由是而上堂必揚其聲而使之聞之若戶外有二屨則并戶內之屨爲三人三人而所言聞於外是爲公言故從而入焉弗聞是密謀故不入焉則不干人之私矣由升堂而入戶也視則必下而無遠瞻手則當心而如奉局視瞻則必端凝而無還顧以順主人之意故戶之聞聞猶前焉以待後來之人故戶之聞者勿達焉則禮儀卒度矣由入戶而升席也則母闢先入所脫之屨不失足於人也母蹕人所坐之席不亂

於席也。卽席而兩手握衣由席之角而升也。坐後則勦說足恭而應對惟謹也。則容止無怍矣。爲客之禮何以加此。

大夫士

一節

此見人臣公所之敬堂。陸森嚴之禮。始於入門。終於出門。故謹之由。闕右還爲客之禮。不踐闕。祇不恪之愆。手札云。由左踐闕。拜上之漸也。可不慎哉。愚云。大夫士于堂。簾之間。與君相進。其敬謹不必言。但君門在外。入時與君尚遠。出時與君漸遠。恐因其遠而有肆心。故戒之。

今夫大夫士有事。則君門其出入之必由者矣。而其禮何如。君門有闕。所以辨賓主之分者也。由左則當尊矣。故出則由於闕。東入亦由乎闕。東敢蹈抗君之失哉。君門有闕。所以爲內外之

曲禮

七

限者也。踐之則不恪矣。故人則踰之而不敢踐也。出亦踰之而不敢踐也。敢取慢君之咎哉。是可謂一舉足而不敢忘敬者矣。

凡與客入

三節

官句載乃三節之冒。首入字。卽延進之謂。與下文入字不同。入必由門。而其入門之儀。有如此。卽入門而左。以上是也。入必升階。而其升階之儀。又如此。卽先左足。以上是也。請入爲席。只是請之之辭。非定是進設席而後出。延客之謂。主人先登者。以階級不平。故先登以導之。不可作降等之客看。○愚謂凡字。兼諸侯相朝。大夫相聘。看入門就階登階。皆君子動容周旋中禮之學。

主人之接賓者。當客之入門。則每門致乎三讓之敬。而陪客以

先人之禮。客至於寢門。則請入爲席。而後出迎。預致其禮。意之勤。客若固辭。則俯手肅拜。而偕入。自致其承順之敬焉。然其入也。又豈無辨乎。蓋門有左右。而賓主之尊卑分焉。主則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階有東西。而賓主之等級昭焉。主則就乎東階。而客就乎西階也。夫客就西階。此在客之平等者。則然耳。使客若降等。則必就乎主階。云云。以卑從尊之義。主人固辭。則復就乎客階。以慰其降尊就卑之敬。夫階既就矣。於是乎升階焉。主人敬客。必欲讓客先登。客不敢當。故主先登。而客繼之。其拾階之級也。則聚足而相合。連步而相繼。從容以上於階焉。其歷階而升也。則上於東階者。先右足。上於西階者。先左足。亦順入門之左右焉。夫由入門而就階。而登階。其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

曲禮

太

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愧縮。不敢當之意。交相辭遜。不遑於此。可以觀禮矣。

帷薄之外

一節

末句是手容。餘皆足容也。○愚謂君子于闔室堂階。聘享之間。足與手有常儀。舒展飲東。當其可也。故內外者。士以帷。大夫以薄。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不必趨也。或爲介爲賓。而在朝堂之上。或爲召爲損。而在廟堂之上。堂上地迫。不可趨也。行聘而執無籍之玉。行享而執有籍之玉。執玉重。恐懼有失。墜不敢趨也。堂上地迫。難於縱步。故接武。其容也。堂下地寬。可以爲容。故布武。舒其容也。室中九進。不得爲容。故行不張拱。飲其容也。

席南鄉

一節

席必有向必有上也或南向或北向皆以西方爲上尊者在西卑者以次而東蓋南向尚右右在西北向尚左左在西此以西方爲上也或東向或西向皆以南方爲上尊者在南卑者以次而北蓋東向尚右右在南西向尚左左在北此以南方爲上也○愚云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上西者肅賓主之心也溫厚之氣盛于南上南者厚賓主之交也

毋勦說

三句

天下創見之新理每抑于夫人蹈襲之心故勦說不可也天下折衷之公理每掩于夫人附和之習故雷同不可也既不以人言爲依歸無乃喜爲新奇而藐古先哲王爲不足稱述乎如是又爲非法毀則之論而不可也必也言言以古道爲式而不敢以無徵者啟天下之疑稱述先王以證之則既不拾餘囁又以隨衆聲而成一家有援之談古法固之不朽矣

詩業則起

二句

業詩六位樂是也蓋者卽詩書禮樂中未悉之蘊起雖足致敬然精神悚愴意氣鼓舞于所請有領悟處全在于起也

毋創聽

四節

大率人之所患在徇其意之所便而不由于正故傾邪偷情放縱輕易數者皆禮之所禁也上二節是正容貌下二節是正衣冠○愚謂君子之作止衣冠皆當養之以謙和嚴肅之度攝形所以攝性也

侍坐于長

三節

此見古人之事長小物必謹之意言作揖屏不上堂恐並于尊長也○愚謂不當階恐妨後升也皆始而殷履也就履而退取履就着而爲跪爲屏如此鄉長者節是終退向長者履而以跪以俯如此

外言不入

一節

言有相與謀議相與作爲意不入不出謂不相干涉侵越也要重在男子身上○愚謂修齊之化自男子始唯男子不務天地四方彌綸參贊之業而好談棚內之事則女子亦效尤而謀及外事矣男子言其所當言而不侵及內政則身修而刑于之化足以使天下之爲女子各治其事而無出位之想敢不言頌樂言中饋言絲麻布帛而言闔外之世情乎豈惟家道成哉而風化亦正矣○又云內外相混言尤易犯故嚴其辨自言始且修齊之道成于內外有別

故日月以

一節

舉大昏所行之禮得男女之宜也明而尊者君書大昏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鬼神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鄉黨僚友爲酒食以詔之厚別者多方以別之不嫌于太重不妨于過慎也○一說厚別者一節復一節只管別將去男女之倫愈明而別之道積而愈厚何等慎重

貧者不以

一節

二不以字要看得活○愚見要知貧者老幼只要行禮之心到

不要物到與儀節到財力不足非禮之譬也

財者行禮之具也而財則貧者之所無也使必以貨財為禮則貧者雖有行禮之心不苦于無以將是心者而禮幾煩乎故貧而行禮則潤毛寸幣皆禮意也何必多儀而始為禮也力者行禮之資也而力非老者之所裕也使必以力為禮則老者縱有行禮之心不苦于無以展是心者而禮幾廢乎故老而行禮則一生再至皆禮文也何必用勞而始為禮也

父前子

二句

愚謂人子有所陳說于父之前是以卑而對一家之尊也此時一啟口皆家政之重事不關于名分則關于恩誼者也有肅然整對意即使長于我者而在亦必自呼其名以示家之有獨尊

曲禮

主

我敢以長幼之別稱稱乎子名見長幼皆聽命于一父也人臣有所敷奏于君之前是以卑而質一國之尊也此時一發譚皆朝政之重務非係于威命則係于德澤者也有凜然正對意即使呼于我者而在亦必自呼其名以示國之有獨大我敢以尊卑之他號稱乎臣名見尊卑皆奉命于一尊也重二前字上發揮

凡進食之

一節

此言古人進食之禮以禮字作主首句作冒凡字指得廣諸侯以下皆是進食指平常燕享之進說左殺以下是進食時因物而異所陳之方總之皆進食之禮亦見謹微之道○愚謂食之者不分左右內外本末而進食者則有左右有內外有末必

陳設之當而後為禮重進字蓋飲食以養身吾身取其中和陳設之當調劑之有方中和之道也

凡進食之禮若帶骨之殺純肉之殺有以柔之辨也剛者左之柔者右之地產之食天產之羹有燥濕之分也居燥於左居濕於右崇其為饌之異也則肅切之膾炙醢之炙處於殺之外而不以為遠因其為食之主也則和牲之醢食肉之醬處於殺之內而不以為近慈漆為加豆之茹而處於席之末為酒漿與六飲之冽而處於羹之右焉若夫脯修置者其中屈之胸則居於左非以其燥為陽乎其精細之末則居於右非欲其便於食乎若此者或順乎物性之宜而布置有方或因乎人情之便而陳設有等此之謂以禮食者

曲禮

主

賜果於君

二節

一是不敢棄君惠一是不敢褻君惠核尚懷之而吾事君之物有不懷之者乎器尚不污而吾事君之衷有不潔白者乎甚好臣之受賜也以敬賜果於君前若果之無核者無所容其懷矣其或有核者懷其核以敬君之故而及其物以敬物之故而及其餘耳若君食而臣為之勸侑君或以其餘賜之惟器之可溉者無所事於瀉矣其餘不可溉者則皆瀉焉不敢瀉其君則不敢瀉其器不敢瀉其器則亦不敢憚其勞耳可見無微而不敬者乎

為天子制

一節

愚謂此節上三句重三為字看見得食必有制

不得殺其制而使之苟簡于食亦不得過其制而使之後僭以食也有教以致養之意

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公庭禮會之時其食瓜之制因分嚴其制也嚴制意要重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中覆五者食瓜之制也天子兼有之分尊而制獨隆也諸侯只有四而殺其一不四析也而又降其一中有粗細也然而刊皮半破橫斷同也大夫只有三而殺其二不四析不中覆而其刊皮半破橫斷同也士只有其二而殺其三惟去處之化不刊皮不四析不中覆而橫斷半破則同也庶人只有其一而殺其四不刊皮不四析不橫斷不中覆惟以手斲之而同半破也諸侯以下分漸卑而制漸殺矣須知半破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削瓜只

商禮

主

凡遺人弓

二節

前節客授弓之儀後節主受弓之儀遺人弓者與主人自受對張弓四句與由客二句對垂挽三句與客並二句對按後主人卻客左手亦以左手承附也又覆右手者主人自覆右手亦以右手執筭也○愚謂射以觀德故以弓遺人而相授受者極曲折而嚴謹有養德意何也威儀以定命禮文之冲和周到皆天性上涵養工夫但看來還重遺弓這半邊唯遺之者以敬而全其禮故受之者亦以敬承之而不敢輕也

凡遺人弓

一節

首句作頭張弓二句是一項右手二句是一項尊卑垂挽是一項若主人拜二句是一項主人拜是定禮不重重下句意

射以觀德而弓為觀德之具固有以弓而遺人者矣其儀何如弓有張弛也張弓則尚其筋之在外弛弓則尚其角之在內一順其俯仰之宜焉弓有簫附也左手則執其稍末之簫右手則執其中央之附一隨其左右之便焉尊卑相等垂挽所以為客主人若拜則客還辟而致退讓之節賓之以弓授人也如此

主人自受

一節

主人自受是一頭下四句又是自受之儀接下承附一意串說謂接左手之下以承其所執之附也鄉與客並又是倒轉說來必鄉與客並然後由客之左接下承附以受之

商禮

主

自受人之弓者言之地以右為尊則由客之左而以右讓客客既左手承附則先以左手接客之下俟客釋手而後承附次以右手執簫而承之也當是時客之立向乎南者固將便於授矣而主人之鄉必與客並而後受者亦以其便於受也受弓之儀何有於不謹哉

飾羔雁者以績

此卿大夫相見之贊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雁則文采可觀象卿大夫華國丰猷也卿以羔大夫以雁潔素知時意用亦可

凡為君使

三節

首節是將命之敬已為君使者也二節是受命之敬君使人來也三節是請命之敬已使人于君也○愚謂要識得人君終駟

一世者其權全在於命人臣不重主命則王言特空文耳君之不重是玩命自我始也爲臣者使君命之行也如電燭星馳則君威赫使君命之臨也如天降神子則光寵昭使君命之我邀也如捧玉承恩則天恩重

今夫人君出命者也人臣共命者也故凡爲君使者君命之既受則必急於王事而不遑寧處易嘗以君言而宿於家哉恐留一刻則君之靈爽闕澤亦羈遲一刻也若君言之至則爲之臣者敢安然受必拜而受之拜辱臨也而至於使者之歸則以爲君命之歸也拜送於門外焉拜使所以拜君也若請命於君使人以往敢泰然送乎必以朝服送之致誠敬也至於使者之反則以爲君命之至也下堂而受命焉敬使所以敬君也夫命固

曲禮

五

若言乎而將以恩威行其命計則何命非君人臣不以命視命而以君視命也重君權也

傳聞強識

二節

搜義云見君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意○愚謂這二節要貫串得有情如特講說歡忠便與上聞識善行沒相干下過下須云讓與不忘固君子自盡之功矣然而砥礪夾持則交道是賴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則以聞識善行之理相輪綽即歡也以聞識善行之事竭心盡力相勸勉即忠也君子於此不盡不竭使人已可常常以善相與以有成豈不是全交之道如此講方與上聯屬

傳聞強識

一節

前句屬知次句屬行讓與不忘重看就心言有已知而益求其未知已能而益求其未能意善行即聞識中所自來者○愚云讓與不忘全在心上看不讓覺有自多其聞識而以學傲世的意思豈是君子求知之心若怠便有自恃其行之修而有勤始懈終初終改節的意思豈是君子求行之心君子只是箇聞識愈多善行愈積而心愈虛虛心就是君子不可在虛心外另尋一君子之道

曲禮

五

明道在知知雖致而或不讓此自滿之心也今則傳聞強識矣而猶以爲道無終窮必欲聞所未聞識所未識歉然自視而讓焉體道在行行雖善而或少怠此自阻之心也今則反躬踐踐矣而猶以爲道無止息必欲始乎由是終乎由是毅然自強而

君子不盡

一節

若單講此節則歡就情意上言忠就處事上言○愚謂求盡歡人不得不匿歡以應其後日之求求竭忠人不得不匿其未盡之忠以應後日之求匿歡匿忠之心一起則此處愈匿彼處之求全責備者愈甚必至于歡斷忠絕交安得全今夫交道之不能有終者以其責人過厚耳是故喻好於我謂之歡君子樂人之有是歡亦未嘗有過情之望而盡人之歡盡心於我謂之忠君子樂人之有是忠亦未嘗有無厭之求而竭

人之思何也盡其歡而歡莫之繼盡其忠而忠莫之繼交難全矣今惟不盡歡則可令人常效其歡歡可繼于一日而交可繼于一日也忠不竭則可令人常效其忠忠可繼于一日而交可久于一日也此君子淡以成之道也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言君子行禮雖有常變異時吉凶與道必每事戒慎以行之使節文中度而無失禮之愆可為愧怍者也○愚謂色者心所發君子之心時常戒謹恐懼則推行之際已先不忤于心而何失禮之愧見于色乎更添

禮不下庶

二句

庶人有事則假士禮行之非禮之正也權也八議不赦則刑之

曲禮

三七

非法之正也勢也○愚云越禮之愆多生于貴顯之人

先王以禮俗馭其民則庶人非無禮也但禮之制主於治貴者如庶人祭於親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客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先王有句師氏以司刑殺則大夫非無刑也但刑之設主於治賤者如大夫有罪則以親賢功故勤能貴賓入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刑之制未嘗屑屑上責於大夫故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武車綬

二句

愚謂武取其奮揚德取其繼蒞蒞衆所觀望故於旌別之武車之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是也德車之旌太常太旂太赤太麾是也

彼用之於兵則為武車武車之旌則垂散為蓋武以顯仁故舒其飾以示威武之奮揚也用之於文則為德車德車之旌則綴結為蓋德以藏用故歛其飾以示德美之內蘊也此可見文武異用而名不同如此

史載筆士載言

天子將有征伐之事先設壇于國北以盟會諸侯當其盟會而出也則備職以從事史主撰述者也則載筆以隨君凡今日盟會事宜皆得備錄有傳庶人君懼後世之議而不敢肆士主藏書者也則載言以從君凡昔日盟會典章皆得參考有微庶人君修古法而不敢背也○愚謂總之以提醒警惕君心為主書未然則君心懼而不敢留不法之名閱已然則君心懼而不敢造未有之事

曲禮

天

行前朱鳥

二節

愚謂此章全重一怒字意王師之出本為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士卒以王者之怒為怒始能所向有功故為旗物以振作其怒氣然怒而不節又非王者有制之師故為度局之制使歸于義理之勇○搜義云一是取象以振威一是令法以齊衆前朱二句與招搖句相對急繕句頂上二項欲士卒視旗物之飛揚迫作其殺伐之怒而決勝於千里之外也下節總是王師有節制之宜制在進退則為度制在左右則為局

行前朱

一節

王者之師固用士卒之勇以安天下九節士卒之勇以固萬全

以征伐所恃重者在軍旅軍旅所瞻顧者在旗物於是因五方之位法五方之宿前則南也朱雀爲南方之宿故前之旗用朱鳥之章而旒數則七焉後則北也玄武爲北方之宿故後之旗用玄武之章而旒數則四焉左爲東而東方之宿非青龍乎故左之旗章以青龍而旒數用九也右爲西而西方之宿非白虎乎故右之旗章以白虎而旒數用六也軍之中央又四方之所由以指正者招搖則居四方宿之中也故建招搖之旗於軍旅之中以爲四方之指正焉若此者何也蓋武功之成必由於威猛而威猛之奮必藉於旗物欲使士卒觀天象之嚴肅瞻物采之鮮明而奮其敵愾之氣是乃急作士卒之怒庶幾踴躍赴闕而不自知也

曲禮

元

進退有度

一節

進退內兼坐作進退之法局是部分此左右與上不同蓋東西北各有左右也各司其局擇人以監領之也

節制之宜正以緒士卒之怒者也無度無局徒以怒憤耳故必鼓以動衆而作其進金以立驕而謹其退則作止齊矣立之旌以爲左和門而左司馬掌之使不越於右立之旌以爲右和門而右司馬掌之使不越於左則部分嚴矣怒而有節皆義理之勇也此行爲有功矣

君所無私

一節

君所大夫士社君所也各人私家之誦不得避於公朝所以尊國君也大夫之所士與家臣俱在也

私家亦要諱亦所以尊國君也親註云大夫則諱其先君者則公諱作諱大夫之先君亦可

外事以剛

一節

依小註順陰陽者是因事而異所用之日人事之剛而以天時之剛借陽明之道以理外事也人事之柔而以天時之柔借陰順之道以理內事也○愚謂外事以義勝主于斷決故用剛內事以恩勝主于和婉故用柔

用兵巡狩朝聘會盟皆外事也外事爲陽則用甲丙戊庚壬之日蓋以陽而從陽也宗廟之祭冠昏之禮皆內事也內事爲陰則用乙丁己辛癸之柔日蓋以陰而從陰也

凡卜筮日

一節

曲禮

三

前句作頭句外句內二句大夫士所異也此主人告卜筮者之辭從事吉事二句大夫士所同也此卜筮用日先後之序遠日近日即句外句內之遠日近日

夫日固有剛柔之殊矣然皆以卜筮定之凡大夫士之卜筮日者何如大夫位尊者也位尊者其禮煩非時日之遠失之已感矣故主人告卜筮者曰欲用旬外之遠某日蓋以遠爲主也士分卑者也分卑者其禮簡雖時日之近禮亦可舉矣故主人告卜筮者曰欲用旬內之近某日蓋以近爲主也然喪事異於吉事故喪事則先遠日出於情之不獲已也遠日不吉而後又近日吉事則先近日出於心之所願欲也近日不吉而後又遠日卜筮日一也而遠近之異辭吉內之異此

曰爲日假

一節

此謙誦日之禮意上是命筮龜之詞致其尊下是用筮龜之禮主於誠也不過三戒責也不相襲戒責也○愚謂只重有常意人心無恒故假卜筮以一之恆有常可憑信故泰而尊之敬信而用之

夫誦日固本於卜筮而卜筮必用夫者龜故爲日者命龜之辭曰假爾泰龜有常命書之辭曰假爾泰筮有常曰泰者見其可尊而不可襲也曰有常者見其可信而不可疑也然命之固有辭而用之尤不可不敬卜筮者一不吉則至再再不吉則至三終不吉則止而不行不得過三焉戒其責也卜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不得相襲焉戒其襲也

其用卜筮之敬有如此者

龜爲卜

一節

是先王因神道設教以全民用而民咸用之也二所以字并二民字推先王設教之心欲如此一是敬民之敬心一是開民之疑心○愚謂明而王法不足以一民心故爲神道之教以一之使賢智愚不肖俱不敢自用而聽命于神是即易教也看此一教分明先王有愚弄黔首之意

夫卜筮何由而設乎物之神者龜也筮也龜則所以爲卜蓋因其體之析者以爲休咎之占筮則所以爲筮蓋因其數之變者以爲吉凶之占先王胡不以人道教而顧立此一術以愚民哉蓋民所未必信者理而所必信者茲卜筮之以數示也民所信

愚也所信者在此不得不假是以消民之玩愒所服者在此不得不借是以開民之迷途時日天之道也協吉而用信龜筮自信時日矣鬼神氣之靈也謀度而祭敬龜筮自敬鬼神矣法令君之憲也占而趨避畏龜筮自畏法令矣兩物相似之嫌疑必取決于卜筮龜筮決而吾心始決也二事不離之猶與必求定于卜筮龜筮定而吾心始定也使之者先王所以使之者皆藉龜筮之靈有以服其心也神道之教如此而用之者宜何如疑而筮吉凶弗敢并也卜而行信從弗敢違也感神明而體聖教孰非爲卜爲筮者使之得其道哉

君車將駕

六節

受言人君乘車之禮始終有其節後言左右與車右皆御車之

曲禮

三

帥也首節將駕車二節已駕車三節四節君未就車時事五節六節君已就車時事其序如此○愚謂範馳驅和鳴鸞人君乘車之禮也而調閑服習駕馭清除之功皆須僕贊相維扶之故人君命駕選僕不減于任相違將也以乘輿之禮重也要知馭車有法則出於安詳而鈴鸞和節奏清不唯可以保王躬而且可以養君心

當君車將駕時其奔逸也僕則執策立馬前焉及君車既駕視之欲慎也僕則展軔以效駕焉既效而乘車以試也則奮衣由右上升取武綬跪乘以爲敬也既試而驅馬以馳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以待君也君出就車僕則并轡授綬于以擬君之升於是左右諸臣見君車欲進皆遷却以避恐妨車之行也

車驅而驟至於大門君之所賴以安者車右也則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以爲非常之備其宜上而上者乎至於門間必式君式則臣當下溝渠險阻亦須扶持車右皆下車而徒其宜下而下者乎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乘車之節如此哉

故君子式

一節

君子指國君言式黃髮尊高年也卿位即卿之朝位下之者敬大臣也入國不馳愛衆也式里敬賢也○愚謂老近于紀故首尊老以廣孝也其次卿者吾之股肱下之敬大臣也其次民者吾之百體愛之于庶民也又其次士者吾之啟沃式之尊賢也

君命召

一節

此言人臣於君命之臨不以人廢禮意全重敬君命上雖字宜

曲禮

三五

牀貼賤人如此非賤人可知不以賤使而忘敬敬君之至也

國君不乘

三節

愚謂不乘奇車君心正故惡其邪也唯君心既正故車上之儀一一中度容手容之中度也視容顧容之中度也緩急之容之中度也俱從不乘奇車之心來車以樸素爲正以淫巧爲邪

國君下

一節

上二句君之敬先孝也下二句臣之敬君忠也祭先之牲歲時必齊或朝之曰齊牛宗廟公門以地言齊牛路馬以物言

乘路馬

一節

人臣乘車之儀總是敬君之物首句作具下皆乘路馬之事君駕車而臣先乘之故僕人習儀之節也必朝服致敬也或綴策

不用異常馬也君位在左臣習儀亦居左不敢使車右以新授已嫌同君也既在左過尊位必式以示敬也

曲禮下

凡奉者當

五節

皆主人臣執事器說時禮字遂節平叙執器之容○愚意不然要以如不克一句爲緊言之十容皆心爲之有如不克之心所以有是容不特手足恭重是如不克之身容容皆委重是如不克之立容即此必辨亦是如不克之服容前天子國君大夫士皆主也上平緩提皆執輕如不克也

人臣爲主而執器一心而已物宜奉持者仰手當心高不失之抗也物宜提挈者俯臂當帶下不失之墜也是因物而異高下

曲禮

三五

之節如此天子分尊執器者上衡擎奉皆高於心諸侯降於天子執器者則平衡器與心相當大夫又卑執器者緩之而下於心矣士尤卑執器者提之而又在緩之下矣是因分而異高下之節如此然敬謹之心何嘗有二哉上也平也緩與提也皆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執器者也彼其儀雖異其心若不一其任者焉是以聘禮之執圭璧而無幣享禮之執璧琮而無幣皆主器之一事也手容必恭而尚夫左足容必重行不舉足如輪之運於地而與足踵此正執輕如不克者也帶圭璧不舉足如輪之運於地而與足踵此正執輕如不克者也容折而佩重立容之常也此句主執者未與君對立而獨立則說執器者則曰主君而倍其敬主之佩微免而倚於身也臣則倍之而佩至於主主之佩

小倂而垂也臣則倍之而佩委於地如不克之心之見於立者如此行禮必執玉將敬之道也執器者則因禮而使文質之得中登琮用於享禮用束帛以將之有藉者也則禘之而服稱其文圭璋用于聘禮唯特達以致敬無藉者也則饗之而服稱其質如不克之心之見於服者又如此

君大夫之

一節

未句推上二不敢之故也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稱余小子嫌與天子之世子同名故不敢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皆不敢稱嗣子某嫌與諸侯之世子同名故不敢名字乃世子稱呼非本名也○愚謂今日之子小子即他日之子一人也今日之嗣子即他日繼體之嗣王也敢與之同名乎此見世

曲禮

三十五

子與諸臣之子一生便有正名之意

侍於君子

一節

顧同列望君子不可對還是顧同列同望君子之言色以爲應對之地不然侍於君子則敬專于君子何必顧同列

公事不私議

主大夫言公事朝廷宗社之禮也不私議言當君臣一心合聚大夫士公議其可否而後布之不可與家臣私議也○一說國是必賴衆議而後論公議定私議則視國政如家政恐便於私而於公家之體未必當也未說到專政上若有專心豈但私議○愚云此還是心於爲國的人只是看得我自的見識不差只與家臣參酌一參酌便是可行未免有獨是害政之意故戒之

君子將營

二節

此言營造有先後之序皆急於奉神而緩於自奉意營宮室者宗廟侯吾先故先營之廡庫備吾用故次營之居室安吾身故又後營之造家器者祭器祀吾先故先造之犧賦宰牲之具可易成故次造之養器自奉者故又後造之○愚謂營造之物力先者常豐後者常蓄以豐者奉神有竭力致孝鬼神意以蓄者自奉有勤儉意

大夫士見

三節

此人臣出聘於鄰國而見君臣之禮大夫爲賓士爲介也國君他國之君大夫士爲賓則彼爲主矣見君君勞之則旋辟不敢當慰勞之禮而必再拜稽首以答其見問之寵以拜爲敬者也

曲禮

三十六

初至時主君拜迎大門外賓則旋辟避其迎拜之恭而不敢答拜以抗賓主之禮以不拜爲敬者也此皆見君之禮若見他國之卿大夫本國者爲主人來者爲客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敬主於先施而貴賤非所論是以交拜爲敬也此皆見臣之禮

大夫見於

一節

此見重始之意主大夫士初相見說首四句卑者始見之禮初爲大夫見君則君拜大夫之辱初爲士見大夫則大夫拜士之辱謙其不足以臣之也下二句敵者始見之禮初爲大夫見大夫初爲士見士是同國始相見也大夫士之主人拜其辱謙不敢當其先施也

國君春田

一節

春田卽是蒐田獨言春者人君好生之心上感天時尤淳切也要知大夫之不掩群士之不取麇鹿皆是體君之仁心以爲心○愚謂春田者田獵之始還有夏秋冬三時之田在後此時圖澤而取之則取物太盡留何物以待後時之田乎況春時生氣未盛取之易窮不固澤畢竟是留前待後之意況不掩群不麇卵俱有待其長養之意以君之位尊取廣之勢而猶不盡取纔見仁愛有節制之心

君天下曰

三節

愚謂此章當以君天下三字作主貫下首節是君天下者聖朝自稱之詞下二節是君天下者臨祭祀官之稱詞

由禮

王

天不忍使天下之明而事權幽而犯事之無其主也于是生一人焉以爲天下君斯人也臣民通稱之曰天子言繼天立極而爲善繼善述之子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代天主治矣受百辟群后之朝分天地四方之職官各有治而授之政功德懋賞而任之功自稱曰予一人見克配皇天而爲下民之共主者獨予也爲大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內之祭矣事宗廟也祝詞曰孝王某見追養繼孝衍宗祀於無窮也事郊社也祝詞曰嗣王某見繼體守成永爲天地神祇之主也爲天之子而君天下則當主畿外之祭矣巡狩而望秩於野外也祝詞曰天王其肅王而係之以天表其位之尊也而又加之以甫表其德之美也朝祭皆君天子以內事時說把天子對予一人者不可從

天子建天

四節

此王者設官以治政分職以理財經制之極善者首二節天子奉天地四時之道而綜理以治天下先六太者欽若天道經政首務次五官以分掌諸政先天時而後人事也下二節王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成物以濟天下先六府者儲蓄地材裕民上策次六工以分制諸物先財用而後人工也○愚謂此見天子公天下而不私意天子以政柄付之天官矣而又先六太建五官五衆是以政權公之朝廷而不私也以貨物貯之于六府而卽以六府所藏者付之六工制貨財以利天下之用是以利權公之天下而不私也

由禮

王

以委任責成然後天下可幾而理矣而其制何如彼天官所掌重於他職必天官是建而先之以六太焉曰太宰太宗太史也太士太祝太卜也是六太者國有六典分而司之各效其變理之能而天官得其職矣天官而下則有五官必設五官而列之則爲六卿焉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士司寇也是五官者屬吏之衆分而治之各履夫責成之道而五官得其宜矣至若物有所聚必立六府以藏之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之謂六府也以之出納蓋藏而凡六職之所供者此其聚而蓄之矣六府其孔修也哉物有所用必立六工以治之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是之謂六工也以之制器尚象凡六材之具陳者此其專而攻之矣六工其允釐也哉是知先王既設官分職

以理天下而又開物成務以利天下經制之善有如此夫

天子建天

二節

王者奉天道以出治故建天官爲首六太皆天官之屬以其掌天道重於他職故曰先典司六典者謂主於司六者之典法如太宰亮天工太宗事鬼神太史掌天文太祝奉宗廟太卜察祲祥太卜辨吉凶其所典者天道之常典也王者又敷治以弘化故立五官與天官列而爲六卿典司五衆者司徒司邦教之衆司馬司邦政之衆司空司邦土之衆司士司邦禮之衆司寇司邦禁之衆有分職考績二意有六太以司六典則大臣無細事之勞五官以統五衆則小臣無紛更之弊天子設六卿六卿有屬臣五官與天官爲六卿五衆并六太爲六卿屬官首節獨詳

曲禮

三

天子之六

二節

府以藏物爲義者也典司六職者物雖藏於府而納之者各有其職乃各官所職者如司土典農人之稅司木典山虞之稅司水典澤虞之稅司草典園人之稅司器典工人之稅司貨典商人之稅各隨其職之所入而藏之也此是廣蓄爲天下備者工以制物爲義者也典制六材者如土工以土埽埴金工以金錫鑄木工以木操斷石工以石刮磨獸工以皮攻治革工以色繪畫有人官盡能而物曲盡利意此是成器爲天下用者

五官致貢曰享

以下奉上曰貢以物將敬曰享皆借來字樣言自下獻上而一歲計要質成於天子也

○一說五官權重歲獻者防其專也是天子總攬之意

此見大臣質成而寓尊王之義也王者既設五官以分理矣當歲終之時爲五官者程功課事達於宸聰而其名則曰享焉享者言其自下以獻上而又奪廢置惟大君之獨專由卑以達尊而幽明黜陟惟一人之獨斷所以大一統之義以致尊君之誠者不已默寓於斯乎

五官之長

四節

愚謂此見天子有以事權假借中國之臣而以名號收拾四夷之君意亦見中國平安四夷賓服之景象也稱謂各有所取而曰有心尊中國賤四夷說謬

曲禮

四

五官之長

二節

愚謂前伯即分天下爲左右之伯也燕統于內其權勢近君故致其尊重之稱每州擇一賢者加一命即八州八伯也分統於外其事體近民故致其親厚之稱○一說以內臣統外臣而復以外臣統外臣恐尾大而預防之也

王者於五官之中擇其功德懋著而加以一命是爲五官之長名之曰伯以其爵膺九命之尊位極人臣之上長大之義也左伯職東方而凡東方之諸侯焉右伯職西方而凡西方之諸侯焉屬焉其任大其責重也時觀君而擯者稱之則曰天子之吏以其能奉行天子之命令也至於天子稱之若同姓則曰伯

父尊之如諸父也若異姓則曰伯舅之如諸舅也其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臣而不嫌於自尊也於采地之外曰公有無爲爲德之義焉於采地之內曰君有正衆之義焉天子之伯所稱之詞有如此者王者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加一命而使爲一州之主是爲九州之長也其入於天子之國擯辭則曰牧以其上體天子爲民之心而下慰斯民仰望之意牧養之義也其天子稱之若同姓則曰叔父等之於諸父之尊也若異姓則曰叔舅等之於諸侯之親也自稱於封國之外曰侯取圻振於外之義焉自稱於所封之國曰君取君臨一國之義焉是九州之伯所稱之詞有如此者

其在東夷

二節

曲禮

聖

上節言四夷之牧下節言四夷之君擯詞所稱與自稱不同如此四夷之牧卽下庶方小侯之賢者天子選以爲牧以統攝夷庶方小侯又是四夷小國之君統於四夷之牧者也

天子當依

二節

此是天子接諸侯之禮以辨分治情立意○愚云觀取敬謹飲飭之義蓋入而與天子議奉行天道肅殺之令者在此觀故相見時先有一段嚴肅的意氣朝取和氣克溢之義蓋入而與天子議行天道生育之令者在此朝故相見時先有一種溫厚的意氣

王者之御諸侯也時乎秋也天地始肅自然之分秩矣天子當依之而寧立諸侯位於廟門之外而序入皆北面以見天

子於時曰寧曰享俱於廟受之斯禮也則名曰覲焉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堂階森嚴凜不可犯殆猶天地之奠位也時乎春也天地和同自然之情通矣天子當門屏之間而寧立諸侯位於廟門之內而序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於時受摯於廟受享於廟斯禮也則名曰朝焉君爲明主臣爲嘉賓君臣一體怡然渙洽殆猶天地之交泰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

擯詞稱臣稱國稱爵稱名事上之敬也

臨祭祀

侯某

祀宗廟之祝詞曰孝子某侯某蓋以承家聲之久遠追養繼孝以示不忘耳祀山川社稷五祀之祝詞曰曾孫某侯某蓋以保

曲禮

聖

有先業之重大繼體守成以示不墜耳

天子穆穆

一節

首句朝時之容下四句見君之容褒言曰主德之養來亦有理天子有致中致和之養故容粹而不露正而不偏諸侯有宜獻亮采之養故其容盛大發露大夫有浚明日宣之養故容整理而不亂士有循道守禮之養故容端舒而不迫庶人朴茂率真而已豈得端行步武以爲容庶人何以與朝會蓋服侵于上也

列國之大

一節

此言侯國之臣隨所寓而異所稱如此首句作冒是列國之大夫下言擯者與自稱之詞不同某士與曰子對君擯詞也陪臣某與寡君之老對首自稱也未句亦自稱也首句見天子之賓

詞曰某國之士蓋列國大夫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二句見天子自稱之詞曰陪臣某陪者重也見諸侯爲天子之臣已又爲諸侯之臣也三句於外見他國之指詞稱其姓而曰子也四句在已國自稱之詞曰寡君之老亦因君自尊之意末句爲使他國見主君之辭則稱其名也須知是私事而使故稱名

天子不言

一節

春秋之法天子無外故不書出諸侯尊故不生名然聖人爲之褒貶而書出生名者何蓋君子不重惡而褒萬世之公非書出生名不得爲天子國君掩也諸侯失地則不義滅同姓則不仁此惡之大者○愚謂春秋雖賞罰並行然主於罰惡以懲人心故其書貶而非者多褒而是者少此見得春秋至公全在非

上

爲人臣之

二節

愚謂臣子處君父之大過關社稷存亡家道興廢者故如此難處要得他委曲周旋之真情

爲人臣之禮不顯諫

愚謂顯諫者好與君激激則善道不入祇以起君過而成已之名較之不諫者尤爲非禮必默默相通以心消之使君不識不知自復於無過纔是潛移默化術要知此禮全是術中得來老泉曰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此諫法也諫之不肯顯也一微也

擬人必於其倫

要重在此人者必當求道同心一真足以比方者不可徒拘其勢分形迹之同異也○愚云要知全在以貴比賤纔得其倫何也必合不同者並擬則他時勢道德方各擬議得明白○又云必須我擬他是一倫他兩邊心上默默印證將來果有此契合處方是真比擬看此節者要在論中別出他不是倫來方得必字肯意

問國君之

四節

此亦他人自相問答國君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廣狹有一定之數數地則知賦稅所入之多寡矣山澤藏之與國藏之版籍其所入有方物之宜數山澤則知貨物所生之多寡矣大夫言有率則知有采地矣言食力則知有賦稅矣言祭器衣服不假則知有田祿矣士以車數對有車馬則其祿之所入亦浸厚矣庶人以畜牧對蓋祭雞豚畜牛羊庶人所以爲利者也

天子祭天

一節

王者爲天地之子故有丘澤之祭以報天地爲四方之主故有四時之祭以報四方統天下之山川故有沉埋之祭以報山川居室之五祀制所自始故有迎尸設主之禮以報五祀然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而四方之祭則各和其氣至而行之春夏祭山川于東南秋冬祭山川于西北而五祀之祭則各因其氣旺而行之歲將始而祭次第舉歲將終而祭次第畢故曰歲徧諸侯所歲徧者所估之方及封內之山川與五祀之神而已分止有國故祭其國之方也大夫所歲徧者五祀而已分止有家故祭

其家之神也士唯祭先而已祭天地等只虛論祭報其功不可露出時字

凡祭有其

四句

此論祭典而興華唯其義也有其廢之是義所當廢者有其舉之是義所當舉者吾何敢違義而廢之舉之見祭典唯公不可唯我興華也○一說只是敬鬼神而遠之之意

支子不祭

一節

此以大夫之有爵者言支子有宗其大宗之支有宗其小宗之支祭兼祖禰宗子兼大宗小宗說祖廟在大宗之家惟大宗子得以祭之而支子不得祭祖禰廟在小宗子之家惟小宗子得以祭之而支子不得祭禰若宗子有疾云

凡祭宗廟

二十一節

牛豕十一句鼎俎之實陳其犧牲也水酒二句尊罍之實傳其醴醢也黍稷四句遵豆之實刻其粢盛也韭則菹菜鹽則和味醢其庶物也玉則圭璋幣則黼黻用其玉帛也要知此美雖非美物也美其用物之心也○搜義云宗廟之禮隨其物而有其號視詞皆奉其美者而言見於物不敢不盡也凡字該天子諸侯大夫看牛以下皆祭宗廟之物隨其物而美其號則所謂禮也首四句牲之大次四句牲之小對看肅指肉稟鮮指魚對看水酒酌於甔樽黍稷稷稻寔於簠簋對看與于道醴首非與鹽也將吾恭敬者玉與幣也對看禽獸之獻以肥腍為美肺肝醢鮮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清潔為美黍稷稷稻以馨香明潔為

美非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無瑕為美幣以中制為美隨其物而美其號以祝於神所謂外則盡物也而內則盡志可知矣凡作此內題須知平日倫物盡美了故至此必美其號若物非美而徒以美名加之亦非孝子享親之心

黍曰薌合

四句

合言氣其言幹案言食蔬言苗谷熟曰黍薌合以寔之升于量者言言粘聚不散而氣之芬芳者可掬也有主人合莫之心與黍相融結意谷強曰梁薌箕以稗之登於場者言以莖葉之香而藹然覆郁者為可尚也有主人向親之心與梁相為交暢意稷即粟也明梁以飯之盛於氣者言取其穎寔之體可以供明薦之需也有取其表主人明信之衷意稻即谷也加蔬以苗之

曲禮

聖六

植于地者言以其立苗之秀而森然美盛者為可尚也有伸主人嘉美之誠意合下韭曰二句則韭寔豆鹽寔遵此四物實簠簠合上水酒二句則水酒天產此四物是地產

天子視

一節

此節別言視乎上者當因其分意視天子者不得上裕下帶視國君者在面之下裕之上不得平看其面矣視大夫者平看其面矣安衡二字相應平面為衡稍下不平為安自天子以下其視漸以高然皆不得旁視視士者得旁視五步之間則衡視不得言矣然皆不得高面下帶也

君命大夫

一節

愚謂要知此四處有情容不振弊實百出的光景君心有張相

掃更之意故須大夫士熟慮因革原由按義云盡講晷區度之詳悉利害得失之故同心共濟以待后舉此語亦是小註居是位也不敢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有他慮最切

君以制命爲義臣以承命爲恭故君有命令則大夫士宜相與肄習之而慮之必預焉命在於官責之以官聯之治也則相與言而版圖之載文書之紀預緝之以待稽考也命在於府任之以府事之修也則相與言府而財賄之賦均節之式預計之以待匪所也庫以藏貯者也君命在庫則相與言庫而車馬甲兵辨之極其詳以待上之徵發矣朝以出政者也君命在朝則相與言朝而謨謀政要議之極其慎以待上之設施矣是蓋因事以出命而因命以會議彼此無侵官之患而上下共有同德之

休乎

在朝言禮

一節

要知君子倡禮於朝有尊君意禮卽上下貴賤之等紀綱法度之施也問是我問于人對是我對人問者問乎其所不知之禮對者對乎其所知之禮正所謂在朝言禮也禮明則君權自重體統自尊

大享不問

一節

恩云禮之大者只是一個誠心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而誠亦與日月積之有素無物可稱故不悅富饒于內心正不必饒于外物

大享之禮蓋禮之至大者也豈可私褻行之哉祭日之必問卜

禮也而此大享則冬至夏至有常期焉無俟於問卜也祭物之尚饒富禮也而此大享則燔柴瘞埋有定物焉無俟於多品也

凡摯天子

一節

此見用贊之異以象德故嚴其辨也天子之贊以見神言天子以芬芳之德達於上下用粢有明德唯饗意請侯以下之贊主交際言侯以溫潤之德足以爲瑞用圭取精白一心意卿德同寅有守執羔取共有群且潔素也大夫知進退酌時宜而以法相序執雁取其知時且有行列士守介而學文執雉取其取介多文采也下此輕于庶人以無德也略于童子德未成也變通于野外軍中非習德之地也

檀弓新裁卷之二

事親有隱

無方

上句是諫親下句是養親子於親之有過當有隱而幾諫不可犯言苦口若夫養親之道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就養者百凡唯就身之所能為職之所當為者以養親之志而不拘一方左右二字要看得好○愚云重就養上看能就養則親日歸於道併有隱無犯都次得一步了

事君有犯

有方

君臣主義不諫則害義故於君有過當犯顏以諫諍不可隱忍順從至於或左或右有一定之職隨事盡職而守節以自獻不至侵越他官又有方也有方只是各盡職守意

昔者吾先

三句

愚云道者何時中之道乃情義中恰當之物禮之所由起者從者隨道以為之汚隆而毫不着意于其間一着意便與道失矣此道字着未有此禮之道說一有禮汚隆便有定體矣

孔子曰拜

一節

此言喪拜之禮首四句雖平而意實重後二句末句要見收斂意主人於賓之來弔也先拜賓而後稽顙是先加敬於人而後盡哀於己為得禮之序固顯乎其順也若先稽顙而後拜賓是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則順乎其至也然三年之喪人子之所自致者故吾惟從其至者以哀勝敬而已

桓公之母

一節

此言喪禮情雖同而分則異以見不可僭差也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故魯之後世僭用禮樂而不自知魯申因桓公之問而對之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皆人子所得自盡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君當勉而行之若夫覆棺之幕衛人以布是守諸侯之禮也魯人以綃則僭天子之禮矣先以人子之情啓其衷繼以君臣之大分明其僭魯申其引君以當道者也

晉獻公將

三節

晉獻公惑於驪姬之讒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被讒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若明其讒則姬將失寵而公不樂是我傷公之心也重耳復勸世子出奔以避難世子又曰不可君今以弑君謂我也是我為無父之人也

檀弓

夫惟無父之國然後能容無父之人彼天下皆有親親之心豈有無父之國哉行將何往也於是使人辭其傳孤突曰申生有不敢愛其死雖然但吾君老矣君之子少而國家又多難伯氏又不肯出而圖輔吾君安能已於懷耶倘伯氏出而輔吾君則申生已受伯氏之賜而死於是再拜稽顙乃自經而死焉夫不肯自盡傷君心又不忍以無父必天下敬君命捐死生之大節而不顧共子節謹再拜之儀節而不怨可謂恭矣若曰孝則陷親於不義不敢許也○愚云申生大意只認得天下無無父之國言已一得罪于父使世間上都容身不得下其必死之心已決于此一言矣以父為重而以死為輕豈不是孝

曾子寢

二節

此曾子任遠之勇正以見其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之學

君子之愛

二句

以德者欲人歸於禮義之正存順殯寧也以姑息者又是

孟獻子禪

一節

此言賢者率性之行過于人也大祥後隔一箇月行禪祭此時可以作樂矣可以復寢矣獻子不然稱之者非許其谷禮也許其愛親之心加於人一等也吾人唯愛親之心只管加得去加一等尚不太遠人情過人之行仕言外見

子路有姊

一節

先王制喪服之禮必限之以一定之期者正以稍知率性之道

禮云

三

而行者皆有不忍之心其情必至於過厚苟徇其情則喪期無數矣豈所謂禮哉故限以中制使之以禮制情而不敢違子路勇於改過故除之

樂樂其所

二句

自其身之所自出而言謂之生自其生之所自始而言謂之本樂於所生者而忻慕愛樂之不容已樂身所自生則至愛流通乃真樂也天下無此外之樂矣於所本者而報情反始之不忍倍不忘身之本則至敬發越乃實禮也天下無此外之禮矣然則太公齊之始祖而葬於周生也本也子孫自齊而反葬於周樂之也不忘之也其於禮樂得矣○愚云重不忘本上樂由不忘之心生出來者唯不忘本故于其所生者而愛慕之不置也

孔子與門

一節

聖人之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教言凶惡道常變殊時在門人不失爲善學在夫子所以爲善教也

孔子之喪

一節

夫子之喪公西赤以夫子素王也至尊莫如素王王法聖道備焉故其飾棺也備三王之制以尊夫子而章明其志焉然夫子對約四代之禮樂於名分不敢苟而以三代之禮葬之殊非等師以導道也註可觀○愚云且失夫子在時一念從周之心

祭禮與其

二句

愚云此是存真心意禮有餘則真心以禮掩敬有餘則真心以敬全敬全而祭之禮得矣子路引之矯時弊也如此言禮體此

禮云

四

行禮本猶勝文不過

弁人有其

一節

弁人之過哀夫子原禮以示之二爲字重看此正見聖人制禮大中正自我而垂之後世可以立落佑之則曰傳係後世取法於我可以永率由之規曰繼此當泛說至哭踊有節方是喪禮之可傳可繼者蓋中制也夫爲可傳可繼者尚不必其傳且繼況于以不可傳且繼者作始乎

有子問於曾

三節

問喪字兼失位與死言後喪字皆單指失位言昔夫子喪欲速貧之言爲敬叔失位去魯後反我實而朝欲行賂以救後位者發也有子述夫子意於行道之事以見夫子此言有爲而發也

夫子失魯司寇其行道於荆楚也先之子夏略其可仕之機又申之冉有備審其可仕之實夫失位於魯喪也謀位於荆又不安於喪矣不安於喪是不欲速貧也為喪欲速貧者是有為而言也此在先申二字發夫子急行道之心註謀其可處之位只謀度許審意非用謀求位也○愚云此時南風日號夫子欲借楚力以匡扶王室故有仕楚之心總是不忘周之心後竟不仕楚者以子夏再有預知楚無尊王之心也

晉獻公之

四節

此記晉文辭國之事方獻公之卒也重耳避難在狄秦穆公使人弔之勸其反國名恤患以規其人品也乃舅犯為之謀替辭甚恭而守禮甚嚴此其所以起穆公之稱美禮為人後者謝弗

禮子

五

客稱頌而後拜以成禮也今重耳未承晉國是未為後也故但稱頌以示哀不敢再拜以成禮稱頌之後哭而起是愛親之無已也起而不與使者私言是無反國之心貪位之利也知禮愛親而又遠利三者皆仁人之事故穆公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此見重耳之仁心足服鄰人之心故他日反國而成霸業也然初無愛親遠利之誠而但為假仁之事以求知于人者不可不知○愚云知禮愛親遠利三者只是愛親之心為本唯愛親故守喪禮唯愛親故不近利所以穆公稱之只稱其仁後而勸業都是此仁做出來此時愛心已不純故後日霸術亦甚謫

喪禮哀戚

一節

愛親出於天性之不能已而先王制為節哀之禮以漸而變其

哀者豈示人之忘哀也哉蓋吾之身親之身也過哀以傷身是即傷其親之心矣惟孝子不忘其親此節哀之禮所由制也

奠以素器

一節

始死至葬時之祭謂之奠奠用素器以喪未久哀心特甚不尚飾也自虞至練祥謂之祭不用素器以喪漸久微心加隆欲自盡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謂死者真能來享而然哉亦以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耳要之哀之時未始不敬敬之時未始不哀各主其甚者言也

曾子曰晏

三節

首節曾子之稱晏子禮以敬為本之意也有若之貶晏子儉則固之意也蓋儉已儉親而儉賓則雖有恭敬之心而文不足以及行之故亦謂之不知禮次節舉大夫遣車之正數言之以見晏子之道車一乘道為太儉而不知禮三節言晏子是救時反本之意以見其儉非不知禮國奢國儉示儉示禮該得大

國奢則

二句

此示字有立教意當重禮字說時奢而即示之以禮民未見其真心而遽欲削其繁文必不能也莫如先示之以儉使他見禮之真意恍然悟奢者之浸淫而遠于情也自然漸漸歸到大中之禮來先示以儉是上上功夫夫之禮晏子之儉以矯其時之奢耳安謂之不知禮乎但儉於身可也儉於親不可也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故二論不同

禮有微情

二節

此子游因論踊而言禮由心生有子謂喪禮之踊象孺子之慕乃其情之至者故不可去子游言豈止於踊凡禮皆由人情而制先王慮賢者之過故為禮之節以殺其情慮不肖者之不及故為禮之物使人覩物而思其所以然之故此皆酌情以為禮也若直情徑行則戎狄之道也豈禮道哉人之情何如而必以禮節之哉一動於喜則斯陶心初悅而未暢也陶斯味心暢則聲歌隨之也味斯猶靡聲之節而身搖也猶斯舞則手足隨而不自知也喜之極如此喜極必生怒矣怒則斯愠心初動而氣鬱也愠斯戚氣憤則意因之而戚也戚斯歎意悲而容應也歎斯辟憤歎不洩遂至撫心也辟斯踊是撫心不已必至跳躍也怒之極如此斯二者未有不過者也過則情不中節矣先王

為之階格使喜之發者有一定之數為之斷制使怒之發者有當然之則禮不過品節人情今品節斯則哀樂適中人情當可天下之達道也禮在於斯矣

品節斯斯之謂禮

品謂階格有上下之別節謂斷制有多寡之差品節斯斯斯字指上數斯字而言人不喜則已喜就到陶味猶無地步不怒則已怒就有愠戚辟踊光景不知所以然而然者故曰斯陶斯味斯必然過而不合於中者何也情之機一發即迅速即止截也品節者不足教他不到舞踊地步使他舞踊中有定則不溢而過於此情本然之節也要知喜怒哀怒中自有此品節在禮不過為之制而限之非於情外生出一禮也

畢獻

杜舉

畢獻而必有杜舉者所以為法於後世故使君臣相燕之中不忘君臣相親之意立沉湎之戒作逸豫之防則杜簣之善諫寧有窮乎

夫子聽衛

文乎

修其班制修內之政也與四鄰交安外之政也社稷不辱總承上二項班者列國往來並會尊卑之班次也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數也以朝聘之幣言○愚云修班制何等國體燦然交四鄰何等儀則詳明皆由他心中經緯發出來者故曰文

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禮字

內外用情曰貞愛民好與曰惠道德博聞曰文人臣莫大於為國之忠故首貞其急於及物之恩故惠次之文特其華國之章耳故又次之

啜菽

二句

昔子路傷貧者生不足以養親故夫子以是告之菽不若稻梁水不若酒醴然能盡其歡則彼平日以道德為養親素諒之故以菽水進其品愈高親心愈樂此之謂盡歡此之謂孝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豈以貧也而生不可為養哉

衛獻公出

二節

聖言柳莊事君之正衛君厚臣之失獻公欲厚從亡而柳莊止之是一舉而公直兩得獻公雖尊柳莊而廢祭事越祭服納封

書於棺是一舉而三失

戰於郎公

一節

此孔子激忠勵節之意三家怙權啓釁不能以禮相君致有於郎之役既又不能奮勇扞敵帥師先奔致有涉泗之羞罪不容誅矣禹人與汪錡非有君命之寄而存禦難之心其忠可加魯人錄禹人之忠而欲厚汪童之禮孔子不言魯人之知禮而以執干戈衛社稷爲言稱汪童所以媿三家也使之雖病四句言雖徭役之煩稅歛之重民有離心亦是卿大夫不能謀士不能死無以感動其心耳○愚云魯之微弱原是卿大夫不能謀國之過夫子已心傷久之踴重此言甚與聖心合故極與魯人之厚汪踴童

工尹商陽

一節

此言追北之仁所以戒人之貪殺朝不二句言其位卑任薄以見已不必于苦戰之意猶所謂以常人遇我我故以常人報之也孔子以商陽爲有禮者特以其敗北易窮之師而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耳若以事君之禮言之則奉君命而追師既及之即當竭力盡能以成戰勝之功可也顧乃待人之言而後射又以朝不坐燕不與之故而止於殺三人以反命豈盡忠於國者哉

魯人有周

一節

此言感民在於至誠誠的意思全在未施二字內看出來唯虞夏之君知自盡信敬之實意而不施信敬於民以使民信敬所

以君之信敬入于民心民無心而自以信敬應也哀公欲求施于民則未矣故周豐告以極墓之間君盡其哀而已未施哀于民也然而民莫不哀宗廟社稷之中君自盡其敬而已未施敬於民也然而民莫不敬無他此盡哀盡敬之心真心也民心至愚可以誠感也故不格之格深於格也這只是比例說與虞夏無干若殷周之誓會雖有心以感人而人反畔疑焉以其禮義忠信誠慤之未至耳誠苟不至而欲以誓會固結之將愈結而愈解矣可見有心之固結結之之道即離之之術也人君可以深長思也

易則易于則干

鄰國之交人君之來也其分尊者其禮于人臣之來也其分卑

者其禮易容居人臣而欲行坐含之禮是禮當易而于矣

其嗟也

可食

曾子取簋士苦節之意肯黔敖爲食於路而以嗟來食餓者餓者曰予惟不食嗟來遂至於此教謝之終死不食曾子權之以嗟則其禮也倨固所當去謝則其禮也恭尤所當食二可字是以禮之義斷之也二句雖平說意重下句○愚云此不食與可食正禮義生死交關餓者之寧死不食正是全禮義的處在曾子說可食不足短他不食蓋云可食而終不食正見賦夫之真心不變特其節太苦耳

晉獻文子

一節

此言古人頌禱之真切也死喪哭泣之所謂頌人者下故

以是頌自禱者亦不肯以是禱公張老以是祝文子文子亦以得全要頌自禱可以知其持盈之心矣故君子謂之善○愚云張老此頌已知文子之世德甚厚有得國之理但恐文子略有侈心便把數代先德都損了所以公禱保家之道規之欲其為後日立國根基也文子已知禱公所以印以此自禱這是兩人的心照語

陽門之介

三節

此言君子之恤民有樂天之道也介夫守門賤士子罕於介夫之死而哭之哀是能恤民矣能恤民則必有禮於士君子此子罕之所以得民也此所以不可伐也善哉句且虛講下雖微晉二句見子罕此心可以伯攬而充之可以王天下孰能當句即

仁者無敵之意規國而能知此則是不觀於強弱勝敗之形而有以察其強弱勝敗之理矣不亦善乎

孔子之故

一節

云時說都把原壤說壞了原壤達人也彼豈不知毋死而歌之非禮這是他點醒夫子處他見夫子動必中禮不知此是夫子天性生成的只說太拘于禮太自苦了所以要把達死生之故來諷他夫子已默會其意矣但不可以為訓故若為不知而過之此心亦服其高曠也見聖自成其聖狂自成其狂意

趙文子與

六節

此言文子心中所慕得人由守已有道也觀九原而泛論晉之先臣意有在也向舉陽處父文子

則短其仁彼其所願歸者乃在隨武子其謂武子者曰不避國難利其君也而卒保其身是不忘其身也去秦返晉謀其身也而又任舉朋友是不遺其友也夫利君全友仁也謀身不忘智也仁智兩盡武子其可歸乎而文子之守身一當年之武子乎其持躬也謹而謹如不勝衣者焉其出言也默而訥如不出口者焉其舉人也公而廉所舉之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夫謙遜則不并植廉潔則不貪利且知人未嘗不智守已未嘗不仁文子賢矣哉

晉人謂文

餘家

文子知人屬在上三節看他說一知處父易犯之不智不仁一知武子之仁且智但文子平日修身乃是預知人之本管庫之

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表而難辨文子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差豈非長於知人哉生不交利二句修己廉潔處亦是知人內事

文子其

交利

上言文子以武子為願歸此遂言文子仁智之全與武子同善觀其持已謙卑則不并植而有謀身不忘身之智觀其公於薦賢廉潔則不見利而有利君不遺友之仁文子又一士會也

成人有其兄

一節

蟹范是比成人蟹蟬是比子臯言蟹之績宜有匡以盛之今也蟹則績而蟹有匡是蟹宜有匡而無匡蟹於蟹之績何與而反有匡耶范之冠宜有綏以繫之今也范則冠而蟬有綏范宜

有綏而無綏蟬於范之冠何與而反有綏耶成人之兄也宜有
衰以服之今也兄則死而子為之衰是成人宜有衰而無衰
也臯於兄之死何與而反為之衰耶然不曰成人為子臯衰亦
不曰子臯使之衰而直曰子臯為之衰乃甚之之辭註却以范
范比兄以蟹蟬比成人另添出蟹字來比子臯至云為子
臯而衰又把子臯為之衰倒解矣

歲章

五節

變不虛生潛回以理魯國歲旱穆公求弭旱之術莫要於修德
也凡欲暴虐暴至縣子固知二者不足以弭天變矣而不知徒
市亦不足以弭天變也蓋格天以寔不以文魯之君臣烏足以

卷之二終

王制新裁卷之三

王者之制

七節

首句作頭第二節截上是班爵之制下是班祿之制析而言之
首節君爵也通於天下次節臣爵也通於國中三節君之祿亦
通於天下四節內臣之祿五節庶人在官之祿六節七節外臣
之祿亦通於國中○愚云此見周家制度詳密處周時封建最
多其制不得不如此到後來離為十二合為六七雖有王制何
益以知天下有治人無治法

王者之制

二節

王者命德顯庸故有祿以取其富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取
其貴而尊卑必稱其德其制何如以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王
者建侯崇德而主治於國以無為為德者公也以君人為德者
侯也德足以長人者非伯乎德足以養人者非子乎德足以安
人者非男乎公一位也侯一位也伯一位也子男各一位也次
以列之凡五焉以爵之通於國中者言之王者設官分職而輔
治於國知進退而道上達者上大夫卿也知足以帥人者下大
夫也才足以事人者非上士乎才能稍亞者非中士乎才能僅
稱者非下士乎上大夫卿一位也下大夫一位也上士一位也
中士一位也下士一位也分以辨之其等凡五焉

天子之田

一節

方在開方之法上看天子之田句不重只要引起下文耳觀制
爵不言天子可見○愚謂田方千里據天下之上游而居重馭

輕也

自先王班祿之制言之天子統理天下而玉食萬方故其祿之所出方千里焉其制極其廣也自天子而下公侯之田則儉於百里也伯之田則儉於七十里也子男之田則儉於五十里也夫田至五十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與王朝之聚會而以其功勞附大國以上達於天子曰附庸者得此數耳此祿之班於其君也

天子之三

一節

上節外臣之祿此節王畿之臣之祿也天子之畿內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耳故亦曰田視者比擬之詞先王因功制祿凡言祿皆可以功入講○愚謂此重內臣以尊王也

王制

二

彼內臣之祿何如天子之三公論思密勿與藩宣大國者其功同故其受田視公侯亦百里也天子之卿贊畫萬幾與藩屏次者其功同故其受田視伯亦七十里也天子之大夫秉帥人之智視夫以安養為功者一也故受田視子男亦五十里焉天子之元士負治事之才視夫以勤附達者一也故受田視附庸亦不能五十里焉此天子內臣之祿也

制農田百

一節

此節雖是起下二節意然下士以下有庶人在官一等人亦不可遺必制祿以養之故先以農夫受田所養之數起○愚謂重農事為根本也祿從此出

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何所視哉亦視農之上下而已彼井田之

制一夫百畝然工力之多寡不同而田之肥瘠因之則其所得有不能以強同者是故肥饒者為上農而瘠瘠者為下農上農之所獲可以食九人而不為不足也其次食八人焉其次食七人焉其次食六人焉至於下農夫之所獲僅可以食五人而去上農為甚遠也夫農田所食不同如此至於庶人之給役於公者彼既不得耕田以養則制祿以給其俯仰之資者一以是為之差焉在官而勤其事則授之以九人之食而祿從其厚也在官而簡其事則授之以五人之食而祿從其薄也制諸臣之祿而併及在官者之祿正見王制之詳也

諸侯之下

二節

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寢厚此大國之制

王制

三

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一大夫以下祿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焉小國卿之祿四分而殺二大夫以下祿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焉此見王者制列國君臣之祿位卑者同其等位尊者異其等須玩方氏註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多寡同于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者卿以上其祿浸厚故殺之稱其地之所出也大夫以下三等之國同者大夫以下其祿浸薄不殺之所以給臣之養也此正見先王制祿之曲體人情處○愚云不減其卑恤勞也減其尊恤費也

次國之上

二節

上節言三國卿大夫煩聘並會之位以漸而異下節言三國庶士為介特行並會之位以等而同皆以大國為主而次國小國

與之相當也。頗與聘介與特行皆兩事而各以並會二字總之。○愚謂先王見得諸侯之敢于越大小之次而侵陵克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識大小之等而徒知以強尊其君不知以禮法尊其君也。所以並會之時必須于諸臣中定他大中的班次。他預先知有箇等級道其君以大恤小小事大之禮也有預先折服他不恭意思在士卑不與所以便署了。

各位不正則等威無辨是故列國之卿大夫士於並會之時其位何如彼大國固有卿大夫矣然次國亦有卿大夫焉小國亦有卿大夫焉其廢聘爲賓而並會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而中當其下卿下當其上大夫焉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而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焉班位而分大小之次

王制

四

者何也蓋由大夫而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異也大國之士固謂之上士矣然次國之士謂之中士焉小國之士謂之下士焉其爲介特行而並會也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上九而中當其中九下當其下九焉小國之上士居大國之上九而中九居於中下九居於下焉行齊而彼此畫一者何也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者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凡四海之

三節

此三節總記天子封建之制首二句作員九州內王圻一州外圻外八州也州方千里自九州中一州言之包圻內圻外有建九州於四海限千里於一州此泛舉先王之建國也州建百里

節是圻外建國之制自八州中一州言之在建侯分土上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男五十二百一十國合三十六百有二十言也名山大澤神物寶藏所出非外諸侯所得專不以井田封外諸侯則歸之天子矣其餘有不盡之地爲附庸不能五十里之國爲閒田以待公侯伯子男有功之加也而八州之所建猶一州之所容矣此見圻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天子縣內節是圻內建國之制自王圻一州言之在頒邑食采上看百里即三公之田視公侯七十里即卿田視伯五十里即大夫視子男九十三國合九與二十有一六十有三言也名山大澤非內諸臣所得專不以制邑頒於王臣則歸之天子矣其餘有不盡之地以祿士者元士視附庸也爲閒田者於三

王制

五

公等有功加之也此見圻內封國少而餘地多侈采邑之分於王朝也凡九州總圻內外之數而結言之內一州爲王圻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圻內外閒田祿之也見先王封建大一統之盛而又有不盡之地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倫如此○愚云首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土而共理而自摠其要意次節見天子與諸臣地而各享而自從其薄意觀次節王氏註云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自見

天子百里

一節

百里千里只要遠近字其寔百里即在千里之內百里者王圻之十一千里則舉其成數而言皆圻內之地也○愚謂其官公用也故以近者給之爲御私用也故以遠者給之總公家事而奉已事緩急而近可以易取而隨給緩而遠可以難得而自

省天子王畿地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以供百官文書之具泛用之需蓋百官之事乃公家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共之遠而千里之內取其租稅之所入以爲天子衣食之奉乘輿之資蓋御用乃一已私奉節省方爲當要其難致有節所以千里內共之

千里之外

一節

王制

太

此以千里之外設方伯一句爲主下皆設方伯之事正帥長則屬於方伯而方伯又屬於二伯也自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有所統使之不得擅其權也見內外相統蓋有方伯分治於外則長帥正不敢以強弱之勢而有侵凌之志有二伯統治於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覬覦之心此先王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而成久安長治之盛也前一段只重州有伯三字長帥正皆州之屬也屬連卒州屬國者長帥正伯屬人看長帥正伯都是諸侯但伯則加一命而統此三樣人也屬者屬屬乎五國也連者連比乎十國也卒者謂足以應卒然之變也州者一方區域之大也德足以長人之謂長五國諸侯皆歸其統

攝矣德足以帥人之謂帥二長而下皆其管轄矣德足以正人之謂正三帥而下皆其統理矣伯者長大之稱言其德足以牧養下民而其德望之隆長大於一州也凡七正而下皆其總理矣此舉一州言之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看蓋一州一伯故八州八百一州七正故八州五十六正一州二十六帥故八州一百六十八帥一州四十二長故八州三百三十六長也八伯各以其屬屬天子之老二人然天子之老二人爲誰乃分天下以爲左右之二伯也伯者長大之稱八伯爲八州之伯其德望之隆長大於一州若二伯爲天下之伯其德望之隆又長大於八州矣○愚謂此見方伯之屬隸甚衆見伯之權極重方伯之統取有人見伯之權益重何也方伯時

王制

七

一州之勢而自專於外敢於輕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方伯反不重了唯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廷之威福特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不凜凜聽命以尊朝廷者尊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此

千里之內

三節

千里內句是分服於內千里外句是分服於外天子三公卿建官治千里之內也大國三卿節建官治千里之外也要見其制優假意

千里之內

一節

三日字重作名字看是舉內以見外流是舉外以包內而後綴要荒在其中矣

爲朝貢而設也。嚴分服之法，所以定朝貢之期也。是以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近者，納總納種，納結之異數，遠者，納粟，納米之有常，曰甸。蓋取夫與田賦而給供用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外爲常。先矣。王畿千里之外，則分爲采、流，莫近於侯服，而采爲最近，莫遠於荒服，而流爲最遠。曰采，曰流，蓋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內爲常後矣。

天子三公

一節

此題先以天子主治意以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煩。故其多寡不同如此。三公無異職，卽於六卿中三人兼之，卽所謂九卿也。

天子固統治於上矣，參之以三公，所以輔元贊化而慮四方者

王制

也。二之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而亮天工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務之元士乎？則視大夫而三倍之。是數之寡者，總其綱於上，職之煩者，均分任之勞於下，而內治無不脩矣。

大國三卿

一節

此雖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却要見得是脩官於列國，以共理外服之意。○愚謂大國地方要害，民稠賦重，爲天子托重之地，故三卿自天子出以制之。其下或半自天子出，或全是已君出，皆因國勢之輕重而異其取之之權也。

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於外矣。建大國必立爲三卿，而命三卿則皆出於天子，以其國大關係朝廷者重，故控其

權也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所以具其官也。次於大國者，其國勢少，殺控之不必大嚴矣。故三卿不皆命於天子，而大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焉。下於次國者，國勢甚輕，寬假之其體統纔尊也，故其卿止於二，皆命於已君，而大夫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焉。大夫士之數同，皆統於卿者也。須知卿之分尊，故不瀝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瀝於同。設官以理外服之制，亦不苟矣。

天子使其

一節

監字要看得好，不是制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察他使順理而行，不得任情恣肆也。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官數。○愚謂天子使大夫爲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

王制

九

所不能行者使之贊助他。蓋方伯權重事多，而羽翼又衆，故須人察之助之，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益重其權意。天子外之所托重者，唯方伯故如此周全之。

所謂方伯者，千里盡歸其統御而一方咸得以專征其權重矣。天子於是分三監之職以節制一州之權，凡夫慶賞予奪之事主之者，方伯也。監之者，三監也。以一州言之，必以三人焉。以八州言之，皆以三人焉。夫國有三監，有贊制之美，而掩方伯之權也。監以大無相抗之弊，而全方伯之體也。先王之世久安長治者以此。

天子之縣

一節

此見先王防馭臣下之法。天子之縣內與外，皆以千里

之內爲諸侯之祿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此諸侯以王朝之公卿大夫言王畿千里之外爲諸侯之嗣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諸侯嗣守之國在焉王朝之臣不世位故謂之祿畿外乃以封建使子孫嗣守之謂在內者爲內臣食邑米地之共在外者爲外臣建封建世祿上見先王公天下而不私之心大抵縣內諸侯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畿外諸侯不使專國則藩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先王立法之詳密如此

制三公

一節

此專言三公命服之制制字作冒下有例有恩有限皆制也

王制

十

今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是八命得著鸞冕若加一命於八命之上則位極上公貴擬王后所以降龍列以九章乃三公之加命而加服者也例之常也有或三公止有加以鸞冕之服不加命者是乃人君特恩之賜非例之常也夫八命而鸞冕可得而加也袞冕而八命命亦可得而加也惟九命而袞冕則命服俱隆恩例已極不得過矣是皆制也以三公作主言上公正見三公不可踰此制也○愚謂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故嚴其命服之制謹微之意也

不過九命

合下節

如此命題只以命數爲主服可帶言畿內言三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視次國大夫視小國也須知言三公以例大國之君畿

外言次國小國而不及大國之君者大國視三公也須知言次國以例王朝之卿言小國以例王朝之大夫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不脩言者俱見方註要知服以命異言命而服可知九命袞七命鷩五命毳三命玄再命緇一命爵也

凡官民材

共之

此先王官人之法凡官民材作冒論使爵祿官之之序與士共之官之之公但公又進序一步言不但慎重有序而又行之以至公也官字要看得好包下使爵祿三項說○愚謂工夫全在一論之內把此人來仔細一論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都有定案了後使之爵之祿之則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也

王制

十一

彼庶民之材教於鄉學其間有可選爲士而足以官使之者司徒則試用而官之任使未加爵祿未及之先而嚴爲之考詳其德行之淺深材藝之優劣矣蓋始進乃久任之階惟始方可爲後日爵祿之地故先論之也及論辨而才之優劣審然後使之治其事焉任事而能勝其任然後爵以一命之位焉爵之而位既定然後祿之而食其公田之入焉官之固以序矣爵之豈不以公哉爵者因其才德而爵之必於朝者以士爲公論之出而朝爲集士之所見此人才德皆出於衆人所共與而非一己之私情也

諸侯之於

二節

君臣相與有朝聘巡狩之禮而後上下交曰聘曰朝皆所以專

君而盡臣節也時以巡好有瑋璋皮馬之說小聘使下大夫充
小行人之職大聘使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聘以
通好不飲其疎也朝有考禮正刑一德之事是諸侯親來五年
一朝者朝以遂職不欲其煩也四方諸侯分爲四年如東方諸
侯秦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方又明年冬則北
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行巡狩之典也五年一巡
狩所以明王制察吏治也須知禮有輕重故時有疏數

歲二月

一節

春時天地盛德在東方故東巡狩行燔柴之禮以告至行望秩
之禮以祀山川接見諸侯以考察其政治之得失就見百年以
咨訪生民之利病不惟慎神人之序而神人之中又各慎尊卑

王制

十三

之序

命太師陳

好惡

此先王東巡命官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察民情○愚謂
只是察民心上之政入於人心心發爲言詩則言之委婉而有
文其美刺上人模寫已情切而最微纖可以見民心心發爲好
惡價則心之專向而有據其盈細低昂捷而易轉此方可占民
心天子觀之方可施挽回之術

夫詩以言志如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歡之情悉見矣太師
樂官也命采錄而陳之觀詩之美則風俗厚而政令之得可知
觀詩之刺則風俗薄而政令之失可知民情好惡悉見於市乃
司物價之官命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民好質而可驗上人

勤儉之化侈物貴則知民好奢而可驗奢之化民風民
情皆本於上之所感先王觀之爲憂讓諸侯具耳此終風平情
之意也志淫句不重只足上句意

命典禮

一節

此先王東巡之時命及禮官上段欲其齊天時下段欲其一王
制總重天下一君不容有異意○愚謂此正是天下感時安得
有異然異之端倪常露於太平之時而大壞于極敝之日此乃
王者察異之端而防其漸之意

王者巡行又有典禮之命向嘗頒正朔矣茲復考之慮其不一
也定之欲其不差也考時之節氣早晚考月之弦望晦朔定日
之甲乙先後而已不特此也王章固守於侯國矣然法律之多

王制

十三

出入也禮樂之易變易也制度衣服之多尚新說也必同而正
之正乃損過就中矯偏歸正欲其同必須正之正之斯同矣同
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和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
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也蓋此一段天子已歷象授時稽古定
制於平日但恐今日侯國所行者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
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王朝也

有功德於

一節

此王者東巡而賞有功也功德串看樹勲庸於國爲功德又仁
民之心然不外教養律者爵祿之等加地則律隨而進如五十
里加七十里則進五命爲七命七十里加百里則進七命爲九
命地即取之間田者此賞善以示勸也

天子將出

一節

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違之禮也天子為巡狩將出則必徧祭乎羣神王者父天母地而禱廟又吾身之所自出者故出必祭以告之諸侯為朝覲會同而出社乃彼之所守故宜乎社國乃先君所傳故造乎祠類者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者其義有稱於事也造者造而告之也○愚云只是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之寄托國社之體統先人之基業為重也

天子無事

一節

此言朝見述職之事上朝禮所由名下方言人臣來朝時述職也○愚謂遵其禮守其憲循未見實心尊天子唯一德乃見尊君德與心字不同心是虛活的德是此心所凝結成者或結為忠或結為愛或結為勤勞或結為憂思各於心上得一件謂之此德還在敬謹上看

五訓

十四

蓋人君以時接見羣臣所以行朝禮也人臣當此朝君時盡述職之事以致尊君之誠焉其尊之者何自為考正一而已五禮有親疎貴賤之體考之使無違僭五刑有比附出入之類正之使無偏枉德乃精白承休之心一之使無二三蓋平日之考正一者已素至來朝時此心惟恐有違僭處偏枉處二三處故又益致其謹也凡三者皆尊君之事也禮乃天子之禮考之是尊之而守其典刑乃天子之法正之是尊之而奉其法德乃事天子之心一之是尊之而不敢二奉法於外是尊君的節日傾心於內是尊君的根本三者盡而尊君之事畢矣不必於此外別

求尊字

天子賜諸侯

四節

此見禮樂征伐教化自天子出也賜樂而異將命之器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弓矢利於遠征者以行於遠為王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斧鉞利於近殺者以制於近為主故賜斧鉞然後得專殺灌地降神莫重於鬯之制必視天子所命也建國君民莫先於學學之設必聽天子所命也首重兩個則字以天子辨分為王下三節重四個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為王○白虎通云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討有罪者賜鉞鉞能脩孝道者賜圭璫其意可用○愚云禮樂征伐教化之權出自天子則大夫不敢僭陪臣不敢竊而國勢久遠茲天子以此等物為賞賜之典無非欲杜僭擬之萌而保諸侯國脉靈長之意

五訓

十五

天子賜諸侯

一節

諸侯有和神人之功天子然後賞之樂樂器衆多難以並陳必有將命之器亦必因分而為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而諸侯之地辟民衆澤可遠施者似之故賜樂以祝其分尊者其將命也隆嚴節一曲之終其事狹而伯子男之地不及廣而澤不及遠者似之故賜樂以戢其分卑者其將命也殺是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樂實見勸功之仁異器見辨分之義一舉而仁義備此先王取臣下之道也

諸侯賜弓

一節

曰征則猶未專殺曰殺則專征可知○愚云未賜而專征則有名亦不足以服人心

賜圭璜

一節

搜義云賜與未賜還重首句要見賜圭璜然後得自為未賜豈敢為哉下句不過連上句耳須得他不放自專而惟受命於君之意○愚謂重孝意重君賜所以安祖宗之心此追養中養志之孝

人子事親禮莫重於灌而罔則降神之物器莫重於璜而璜乃酌也之具諸侯有能倫孝道者天子方賜之圭璜是故有功德而賜圭璜是罔用也故得自為罔酒而用圭璜以酌之無功德而未賜圭璜是未罔用也故求罔於天子而但用璜璜以

王制

十六

之當其已賜璜罔而降神之物為於已奉也而寔顯其忠如未賜璜罔而降神之物求於君忠也而寔成其孝於孝親之中而不失忠君之節此諸侯之用罔也

天子命之

一節

此王諸侯始封立教之制不敢以自尊意首二句因命立學教無小子大人學無下大學小學中二句因大小之學而異其地末二句因君臣之學而異其名異地異名俱要見天子命之意○愚謂學校陶鑄一世之人才然必自天子心中出始能鼓舞作興而人皆興起於善王心者挽回風俗之本辟雍二字不可如註把尋明雍和對看何為以雍名書經門五品既遜遂乃和也後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和也辟雍者言以天子之

導明道藝于學中而以從容遜順之心習之豈不使天下人明曉道藝之理而和順以進德脩業哉

諸侯之始封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焉小學教以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者也公宮南之左者方生而進養之於內也大學教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者也左者方生而進養之於外也其名豈敢同於天子乎天子曰辟雍者言天子之導明十義理和於道德于此學中習道學藝則天下之人豈不破其愚蒙而昭明其意見去其乖僻而和順其意氣乎非徒取環壁之形也諸侯曰類宮者言於此學中班政教也以政正人而風俗無不同以教化人而道德無不一也非徒取半壁之形也又知天子句只形起下句見辟雍非諸侯所得而有意

王制

十七

天子將出

二節

此至王者征伐之制上節王師討罪人而出之禮下節王師獲罪人而歸之禮類宜造前明禱者行師之祭名也祖指祖廟受命於祖者用龜於祖廟資神謀以定其慮凡料敵決勝之策假之龜卜以斷其吉凶而行之祖廟示受命於祖也學指學士受成於學者集士於學宮資文德以決其謀凡設奇制變之方召集學士以籌度其可否而行之於學示用武以文也反釋莫於學者於文德之地告武功之成也

天子諸侯

一節

此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愚云為乾豆致孝也為賓客脩禮也充君庖養性也無事正致孝脩禮養性之日

也

天子諸侯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有田獵而所以田者爲三者之用也三者維何蒐重於宗廟之豆蒐也田之上殺者有以給之是一爲乾豆而田也其次賓客之薦羞爲重也田之大殺者有以供之是二爲賓客而田也若夫充庖自奉而可後也田之下殺者僅取足焉是三爲充君之庖也急于神人而後於奉已如此

無事而不出

三節

此摠言田獵之禮暴天物截二句輕只說個禮字出下俱是田之禮天子不合圍二句禮行於節之中須知天子諸侯勢足以合圍掩羣而曰不者正見節處二節禮行於序之中天子田必

王制

十九

舉大綏諸侯田必舉小綏大夫田必用佐車下之止之者既有所獲不復田也後者獲禽獸之意三節禮行於時之中註順時序廣仁意宜申者孟春獮祭魚春爲陽中魚性乘陽而上故爲取魚之候季秋豺祭獸秋爲陰中獸性於是驚悍故爲取獸之候仲秋鳩化爲厲殺氣漸盛然後設罝羅以捕鳥也孟冬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以取獸也仲冬蟄蟲坯戶未蟄恐傷生氣故不用火田也取麝卵殺胎殀天恐妨生長也不覆巢恐傷孕育也

冢宰制國

一節

首句提起至制國用一氣說謂冢宰職在制國用制之何時必於一歲將終五谷皆入之後然後摠其計要以制來歲之國用

焉用地小大至末亦一氣看制之何如謂用地大小視年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制之而量入爲出正制用之法也三箇制國用皆虛至量入句方是制用處大小是一定者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曰視以三十年句方是因地與時而爲通融之法蓋每歲所入均折爲四存其一而用其三年存一用三則三年餘三分是三年餘一年之食又積之而三十年用九十分存三十分是積之三十年餘十年之食矣量入句緊頂此三句來但三十年句主存一分言量入句主用三分言○愚謂冢宰制用妙處全在一箇通字時說都云每歲所入均折爲四存一用三爲通若是這樣制用又是死法不謂之通了比如今歲所入四十萬扣數用三十萬存着十萬幸而無事無故是矣設或來歲有兵亂災喪意外之事三十萬用不任終不然也守定這存一用三之法可謂之通融乎這也不名爲三十年之通融了冢宰之通以折四存一用三爲大槩數目其間活變隨時通融那移如今歲事多便都用了四分也得十分不得已便再把前所積貯的再通來用些也使得只是三十年之中平時多配時少熟時多凶時少此時少用些多存些補得前所多用之數大槩通融算來大約三十年有十年之餘這纔謂之通所以必定要三十年之久方通融存留得十年者以此若是九年定要必定留三年之蓄就必不來了何也堯湯七年九年之水旱世上不可知的事冢宰也都見得到了

冢宰領天下之賦嘗於國用而制之矣制之何時也於一歲將

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夫然後摠其計要而曲爲之制以待來歲之用焉而其法何如彼五穀乃地之所產年之所獲者也地有小大年有豐耗五穀之入亦因之而有多寡矣於是用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遂將此地與年之所入者以三十年經久通融之法制國之用而量其地與年之入以爲來歲之出焉因入以制其出而所入必如其所出入豐則出亦豐入儉則出亦儉也如是則制用有節不至費出無經矣冢宰經國之善如此哉

祭用數之

三節

此亦王冢宰制國用言前二節言喪祭之用有定數末一節是明其所以有定數之意

冢宰制國用用莫大於喪祭也以制祭言之總計一歲經用之

王制

二十

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一是爲祭用數之也制喪言之總計三年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一是爲喪用三年之也然所以必用仿者何也蓋喪祭之用當視其仿之多寡若仿多而用火則其失殘敗而不整故曰暴仿寡而用多則其失汎濫而沒禮故曰浩二者皆非禮也故祭禮之厚薄當視年爲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仿不得過此仿而失之奢不奢則無浩之失矣言祭而喪不可知乎

國無九年

一節

此言儲蓄之法首三句是常預備之意以下是有備無患之事以三十年之通處常則以耕者之稅入於上處變則以上之所積濟乎民此所以雖凶旱而民不飢然後天子後天下而樂也

○愚云看來以三十年之通然後民無菜色可見凶荒之值必蓄積厚錢能展布賑濟得來曰以三十年之通則三十年間那移撤借存留補湊不知用多少心機方可爲凶年之脩天子之後天下而樂不樂在荒年樂在未荒時先可爲荒之脩也

夫冢宰之制國用必預爲足國之計使不至於急而後可也蓋國無九年之蓄則其財匱故曰不足無六年之蓄則財愈匱故曰急夫曰急曰不足雖非完國而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卒然凶旱水溢何以脩之國非其國矣是以冢宰制通融之法以爲儲蓄之方以三年耕者之所入而餘其三使有一年之食而蓄之矣九年耕者之所入而餘其九使有三年之食而蓄之矣等而上之則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儲蓄既廣則雖

王制

三

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之憂矣由是天子之食雖日殺牲以烹鼎俎日奏樂以脩食亦不爲過蓋減膳徹樂雖人君脩省之常而有備無患則又不必過爲之慮也

天子七廟

一節

此言古人之制廟祭因分之尊卑而爲之隆殺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以七以五以三以一乃爲多少之數也至於庶人無德不仕且禮不下庶人故但祭於寢而已廟而祀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愚謂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燕而翼之者群宗也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祖也培植於今者羣宗也

天子諸侯

二節

前一節言君臣內祭之同名同者言報本反始人皆有之也二節言君臣外祭之異禮異者天下與國分不同也

天子諸侯

一節

愚謂心無窮而物有時因時因物以伸其孝者至孝也此言內祭因時異名要在君臣所同上發杓者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舉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冬物畢成祭品衆多也曰春夏秋冬則不踈不數而合於天時曰初禘烝嘗則或隆或殺而合乎地財○此言天子諸侯以時思之之祭隨物稱心生者安而死者亦安之意

天子祭天

一節

三天子平起作三段看前二段因分而異其祭下一段因地而

王制

王

同其祭○愚謂祭典大事而此乃報功之最大者末段先代聖賢其功功德與山川社稷五祀等豈忍遽忘之

且祭所以報功亦所以秩分也天子父天母地而統理天下故燔柴於大壇瘞埋於大柝而祭天地焉諸侯有國而社稷爲土穀之神故春祈秋報以祭之大夫有家而五祀爲官室之神故迎尸設主而祭之天子豈惟祭天地已哉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焉故凡天下之名山大川皆四時望而祀之五嶽名山也而其祭必視三公以牢則九以豆則十六蓋其生財利用之功與三公之奠安生民者同故祭亦與之同也四濇大川也而其祭必視諸侯以牢則七以豆則十二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故祭亦與之同也諸侯豈惟祭社稷已哉

有一國者一國之鬼神屬焉故祭雖不得徧於五嶽四濇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祀之以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孫以爲祭主故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又非念其及民之功而舉者哉

天子植杓

三節

此詳君臣時祭有隆殺所以辨分也首節言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祫次言諸侯因朝而缺一非若天子四時皆祭重王事也三言因分而殺一非若天子三時皆祫守臣節也自主之各食於本廟曰植其禮殺自主之合食於太廟曰祫其禮隆

王制

王

天子植杓

一節

一時植而三時祫正見時祭極隆處首特杓單講下三平看植者順發生之時而內之爲尊此不可以殺而病之者而況後此三時之皆祫乎祫者因物之漸成而外之爲樂此可以言豐者而況前此止於一時之杓乎

諸侯杓則

一節

此見諸侯因王事而四時缺一祭意南方諸侯杓於春而夏則行宗禮故不禘西方諸侯禘於夏而秋則行觀禮故不嘗北方諸侯嘗於秋而冬則行遇禮故不烝東方諸侯烝於冬而春則行朝禮故不杓○愚云廣一時之祭非不祭也自有攝而代之者只是不得親自王祭耳

諸侯禘

一節

此只在禘一值一禘上見殺於天子上節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此節適至尊而有所闕分屈則情降○愚云義重恩輕分屈情降說得不是當云勤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間舉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三時皆禘天子得以行之矣諸侯則少殺焉春物未成禘之用值固不必言矣而夏之禘亦不得純用乎禘其牲與時而一行之也若嘗蒸之祭則可純用乎禘矣是禘與嘗蒸隨時而值禘與天子同也夏祭之禘間歲以值禘與天子異也

天子社稷

一節

此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士庶之內祭禮因分而有隆殺意天子社與稷主天下上殺祭以牛羊豕太牢其禮隆也諸侯社與稷主一國土殺祭以牛羊豕少牢其禮殺也大夫士有圭田之賜則為禘禘蒸嘗之祭而上擬於國君其禮儉也無圭田之賜則為非禘之薦而下同於庶人其禮簡也庶人四時各有薦而各有配皆順其時之所有而已不必泥陰陽說此亦從其殺也大夫祭宗廟庶人祭其先耳○愚云如此隨分用物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祭天地之

一節

此王天子言上二句是用於幽者故貴誠下一句是用於明者貴味宗廟之牛異於天地者別天神與人鬼賓客之牛異於宗廟者別事神與待人○愚云可見薦栗之用非唯賓客之禮

不得而擬之即宗廟之用亦不得擬之矣天子敬天地之心全寄之饋牲也如此

庶羞不踰

二節

此二節一是不敢以奉已者厚於神燕天子諸侯大夫言一是不敢以祀神者後於已專主大夫言庶羞常食所用者燕衣燕居所服者寢乃吾身寢處之地皆奉已者也牲是祭物服是服以對神者廟是安安祖考者庶羞不踰牲非飲食而致孝鬼神也燕衣不踰祭服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也寢不踰廟卑宮室而致隆宗廟也大夫不假旬冒下二句看蓋大夫有田祿則可自造祭器不假借於人曰不假言必造也未成不造又言先造也惟其不假故必先造若祭器未成肯先造燕器乎○愚云上節是豐儉適中下節是制造合時

古者公田

七節

古者二字貫至末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一條定役也田里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愚謂古時物力未充生計未暢一切耕作採取往來征逐之事尙拙而未便所以先王只以寬政優養之

古昔之政公田以養君子借民力以助耕而已而不復稅其私田寬農也賦其市地之廬以抑逐末者抑而不復征其貨寬商也關但王於畿察異常之人其往來之貨則聽民之所便而不征其寬旅有如此者林麓川澤其賦以時入於上而不嚴禁以專其利其寬民有如此者若夫圭田所以錫臣而供祭也而無

征焉則賢者得以蒙其惠矣民力上之而利以成事者也用之
不過三日焉則民得以遂其上矣曰三不可得而潤生者無
所兼併而民無憾於養生也墓地不可得而請求則死者有所
安厝而民無憾于送死也此古者之仁政也

司空執度

一節

此言司空居民之法首二句只說司空職在居民下皆居之之
法山川沮澤四字輕只重時四時上是量地二句根原勿以天
時地利平說量地二句方寔說居民處正所謂執度度地居民
也須知時四時在執度度地之先與事任力在執度度地之後
總是箇執度度地居民之事一愚謂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
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井而耕也蓋民居
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是井田起手處皆由
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地均如此其美也

王制

王制

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居民之責任之司空蓋司空掌邦
土者乃執其度以度地度其地以居民焉居之何如彼山川沮
澤即地也地有山川沮澤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濕寒
燠之殊必因其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時早晚遲速密之於
先察夫居山川者何如居沮澤者何如使所居者不失燥濕寒
燠之宜蓋法制未脩且節宣時氣而莫安之於是因天之時以
相地之宜量地之遠近孰可為井孰可為邑邑之城郭何如井
之廬舍何如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遠近既
定然後興舉居民之事而任民力以成之即與此邑井城郭廬

舍之事也

凡使民任

一節

愚謂國家與事任力的事時常與民也時常要民的所以先
王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歸國家使的意思

此言先王使民盡寬厚之道凡使民作頭凡字拍得廣然不過
與事任力盡之註二雖字最清只就一人說不必言雖老者而
食以壯者之食雖壯者而任以老者之事蓋老者事宜從輕壯
者食宜從重今無論其老壯而其事一以老者為率其食一以
壯者為率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寬力屬上句厚養屬下
句

凡居民材

一節

王制

王制

此節在寒燠燥濕截上言儲材順乎造化下是因其當順而順
之也兩下易字正應上因字廣谷以下六句正詳言天地寒燠
燥濕之異制是寒燠燥濕之根源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燠
燥濕上來異齊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味三句正是說異俗
即異材也末二句即所謂必因天地寒燠燥濕也教政脩之使
不壞齊之使勿異皆欲其同也俗以習染之素言宜以情性之
安言總是五味等不易言不必求其同也下俗字與上俗字不
同○要旨云首二句截下皆言必因之故廣谷六句正見民材
之不同處脩教四句正應居民材之必因處此說得明盡可錄○
一說總之因民性之不齊者而為之政教以一之天地為民性
之根欲因民性先因天地也居民材者何材是民生所賴以養者

居材正以富之而後脩教齊政是富之所以教之也愚太巧然姑載之○愚云看數異字可見世間民性異者多而不異者少先王居材因其異而異之不拂其性與教所以使民居材之利也又要使異之中有同而不異者爲民德之正所謂教齊政的工夫先王緊要處而得教齊政得政方纔是民性不然而因之適以害之也看來西民不過是簡便民俗不是因民的大道理處要重看

民非君不生材非儲不備先王之儲民材以備用也儲之何如西多煖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煖而爲之備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必因地之燥濕而爲之備是豈無故蓋天地初分而谷之廣也川之大也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其間而俗亦因之以異

王制

五

焉然民俗何以異也蓋民生於廣谷大川之間而得天地寒燥濕之氣不同故其性情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焉夫氣質所稟既因地勢而異則風聲氣習自然隨之而變而民俗安有不異乎故五味則酸苦辛鹹之異其和矣器械則車輿舟楫之異其制矣衣服則絺裘絺絺之異其宜矣俗之既異如此此皆民之所尚以爲俗所便以爲宜不可得而易者也居民材者安能強之哉惟脩其三綱五常之教以正民德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之用則各隨其俗之所尚而爲之備焉惟齊其禮樂刑政之用以一民行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之具則各因其情之所便而爲之備焉何嘗強以備之而乖天地寒燥濕之氣哉

凡居民材

合下四節

愚云居材如是則中國之民皆遂其志與欲矣夷蠻戎狄皆上天赤子而志欲不一王者忍乎哉下有五方亦因之意

中國戎夷

四節

此總見先王來遠人之道首節言五方性之異二節言五方俗之異三節言五方資之異惟其如此是以言語嗜欲皆與中國不同故先王達志通欲有來之之道焉奇象觀譯則設官以掌於來朝之時而使之達志通欲也

中國戎夷

一節

性指食色之性言自氣稟習俗中來氣稟習俗須串說昏明屬知厚薄屬行不可推移謂四夷不同於中國也

夫居民材以處中國矣至於四夷之民獨無所以處之乎彼內

王制

五

中國外四夷是爲五方之民也自其性而言之以氣稟之不齊稟習俗之異而不特中國有之而四夷亦有之也中國氣稟明而兼以習俗之厚其性則明四夷氣稟昏而兼以習俗之薄其性則昏昏者不可使之明薄者不可使之厚豈可推移而強同乎

中國夷蠻

一節

中國四夷其性與俗同各不同矣然其隨地以資生則何嘗不足哉故皆有所安之居以棲其身有所和之味以養其口有所宜之服以文其身以至山之鹿豕澤之魚鼈各有所利之用車之行陸舟之行水各有所備之器無不安於俗之所宜也豈以中國而有餘夷蠻戎狄而不足哉中國四夷雖並言還重四夷

通

五方之民

一節

通其欲截上是言遠人之俗殊下則因其殊而設官以來之也
要以中國爲主志以所向言欲以所嗜言達志承言語不通來
通欲承嗜欲不同來東方四句皆人人達志通欲意○愚謂此
節還要重達志上說蓋雖四夷荒遠其志未嘗不向慕中國文
教之盛所以聖人要達其志志達則夷狄可化而爲中國而禮
義之教可使四訖至于通欲不過不拂其類不擾其性而已何
嘗肯大遂其嗜欲乎所以通欲與達志不同

夫四夷之俗固不可易矣而先王所以來之者豈無其道哉五
方之民以言語則清濁不通以嗜欲則美惡不相同夫言出

王制

二十

於心而志則言之所蘊也惟言語不通必達其言語之志然後
有以知天下之人心人心有欲而欲則氣稟之所使也唯嗜欲
不同必通其所嗜之欲然後有以盡萬國之風俗然達志通欲
非設之官不可者故設四方之官以掌之而有寄象觀譯之名
義蓋所以達志通欲而使來朝之時言語嗜欲無不知之而彼
此之情可通也東方之官名曰寄言能寓風俗之異如此也有
不貴其從乎此之意矣南方之官名曰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
於彼也有不貴其去乎彼之意矣西方之官名曰狄觀非別其
服飾之異乎使衣左衽者得冠裳之化矣北方之官名曰譯非
別其言語之異乎使言侏僂者得泯聲教之盛矣此言來遠人
之道也

凡居民

二節

上節是居民盡道次節至親上是居民之教然後興學是教也
興學意雖不可輕然教由養來不可平看○愚謂必要三者相
得爲何蓋地廣民稀則力耕者少而有曠土矣民稠地隘則田
不足授而有游民矣所以必參相得而後不曠不遊可見天下
之治皆起於均平此井田爲王道根本也先王必從井田做起

凡居民

一節

此節又詳言居民之法以終前司空執度一節意凡居民作
量地二句虛說簡居民之法地邑二句是法之盡善也量地之
地以地言度地之地以邑言此正井田良法僅自一邑言之耳
○愚謂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

王制

三十一

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
居室田畝互相綰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離不得彼方爲相得
夫居民必先制邑而邑之制必以地也故必量地之廣狹以爲
制邑大小焉制邑所以居民而民之居則以地也故必度地之
長短以爲居民之多寡焉然此地也邑也居也三者可使有一
之或偏乎必參酌損益皆相得宜有如是之地制如是之邑不
使地有餘而邑不足也有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不使邑有餘
而民不足也有齊一均平之美無偏而不舉之弊由小以推之
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調非井田之良法乎

無曠土

一節

愚謂此只重民咸安居一句興學不過是安居以後事乃安居

所致也事乃功之始功乃事之成俱就公家言樂則心悅而不勞苦勸則率作而相奮勵等是心之誠之爲元后親是心之愛親之如父母形形容安居後禮義之心然後字最重正見養而後教處學指立鄉學設司徒而教之以禮義意

夫地邑民居既參相得則土皆開墾而無曠民皆力本而無游民自食其力而養於有節民各事其業而耕飲無廢如是則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至是咸安其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有事將事則樂趣而不倦既事有功則勸勉以相成總是不惜其力也知君之當尊而有遜心知上之當親而無離心總是不愛其情也居民至此有成效矣然無以教之則良心雖發而終不得遂也然後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率彼安居忠

義之民歸於禮義道德之俗也

司徒脩六

十一節

首六節乃鄉學教民取士之法後五節乃國學教民取士之法

司徒脩六

一節

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乃司徒之職也司徒是掌鄉學政令者自六禮至不足教民之法末二句取士之法須相起說下不平民與士一人教之有成則爲士也六禮七教八政詳見後章此處不必明講道德本人心同然之理而民習尚之即俗也一字在心上着有崇正開邪反異歸同意效個以字皆就司徒身上說非便作効上講○愚謂重一道德禮教政爲一道德也孝慈以一道德也簡不肖許多事爲其慢道悖德而作新之也上賢

許多事爲其能體道立德而優之也

夫學與矣司徒掌其教者也其法何如吾人氣質之性常有所偏修六禮以節之整飭儀則以使民行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於中所以節其偏也人倫之德人所同具明七教以興之講明恩義以導民知鼓之舞之使各得所施所以啟其良也人欲陷溺之謂淫齊八政以防之整齊以爲禮教之輔而防民情之淫猶防止水之流也然此皆教之用也而道德其體焉天下風俗係人心之道德顧人所共由曰道行道有得曰德本人心同然之理容有岐而二之者崇正辟邪反異歸同無使有違其所道德其所德者也同俗是使天下人遵王之道遵王之德而有俞然同風之意也耆老卽鄉中致仕卿大夫或燕禮或食禮而養

之於學致孝者老近於親孝敬之心錫其類而致於極也孤獨

王制

乃鄉中死事之父祖子孫或春享或秋食而恤之於學逮不足者孤獨是不足的慈愛之念有以及之也賢卽民中之率教循禮教而等政典明道德而敷孝慈其才德穎出於衆者上之是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卽加之上位也賢爲有道德上之所以崇道德也不肖反賢有簡卽后而不齒等例不肖爲惡簡之所

上賢以

合下節

此大臣盡取士之法而尤於不帥教者委曲以示勸意

命鄉簡

一節

不肖以細惡之事然猶有委曲感化之道皆大司徒行之

也者老句不甚重蓋合集此等人以行射鄉之禮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元日所擇善日也習射以中爲上使知心平鉢正之爲德而盡所以脩身習鄉以齒爲上使知長幼尊卑之爲禮而盡所以敬長帥俊士而與禮事於射司張侯置鵠之儀於鄉司董禮揚輝之儀使之知有事爲榮無事爲辱上功上齒是以禮文之美示不帥教之人俊士執事是以禮事之榮勵不帥教之人皆所以使之觀感而改過遷善也不可卑承執事一邇○愚謂上節是道之以德此是齊之以禮欲其有耻且格也

不變命困

二節

三言如初禮者即集耆老以行鄉射帥俊士以執禮事之謂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則其人終不可與之入德矣然後

王制

當

屏棄之則君子教思無窮之意王者重於絕人之心胥見之矣

命鄉論秀

二節

各節截上言因人而進之以美其名然既進之而復征之則征役且不暇矣故又隨寓而優之以成其德

命鄉論秀

一節

論者論述之謂非論辨也二論字同二秀字有淺深看註中又顯出三字可見本文二升字正見上賢之意○愚云要着這兩秀字秀便不是賢乃是才德露穎之端倪爲秀言其才有可達德有可成而尚須成德達才之造也因他這秀處陶鎔造就起來便是賢

上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鄉學教成之日義理熏於積習之久

而材德出於同輩之中能無士之秀者乎故命鄉學之官論其美而升之司徒焉於是嚴以考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擇而取之始非倖進者比矣謂之曰選士然其間造就不安於近小而德器穎出於朋輩又能無選士之秀者乎故司徒之官又論其美而升之國學焉是蓋存心已期於上達而立志已游於高明出群之英始非庸衆者類矣不謂之曰俊士乎

升於司徒

一節

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供祭祀禮事司徒之役也造士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不重其名但取其義耳摠之養士心也先王之取士既知所以進之必思所以造之是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在司徒而免其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

王制

至

士者統於樂正并免其司徒之役焉若此者所以優恤涵養不遷於異慮使所習者專而其德成也謂之曰造士

樂正崇四

一節

崇以心言立以事言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之實末二句又就其中指出順時立教意○愚謂順字深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之精蘊而使與志相浹洽也重一順字下順時之教者正以順之功不可驟而因時以進也

國學樂正之掌也其法何如自人之入德而言則曰術而術有四必敬以敷之而法則儼然示人可遵自上之立法而言則曰教而教有四必舉以迪之而標準卓然示人可法也然教術非二物也乃先王之詩書禮樂也崇之立之不過順先王之詩書

禮樂以造士耳不沮其進亦不強其教迎機以導之使以自繩之趣異入于斯理之中而詩書禮樂皆心學以此造士而所教之業可不因乎時哉春秋則教以禮樂所以專其志於禮樂也冬夏則教以詩書所以專其習於詩書也夫立教惟古則授之者有成法施教惟時則學之者有專功矣

樂正宗四

造焉

上節是施教下節是受教皆造於學正而受詩書禮樂之教也通指國學言

王太子

一節

王太子天子之元子繼世有天下者王子天子之衆子分封爲諸侯者羣后之太子繼世以立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

王制

王制

襲父之爵位者皆謂之國子也國之俊選即選士之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也是皆所謂民俊也凡國子民俊皆有治人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也以齒是自相齒非教之使然學所以明人倫故無分貴賤惟分長幼而已○愚云天子欲以齒讓之教化天下先羣天下之主治者而教之讓與日彼王政時自然以齒讓教天下此端本澄源之道也

王命三公

入學

此亦紉不帥教之事命公卿等入學習禮以賢教之也卽前註使不率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意但此專指國子民俊與前編民不同當在勸勉上而或昭其威儀之則以從彼嚴禪之心或詳其啟迪之方以動彼感悟之意或示以屏之遠方

而使之知所慎或示以終身不齒而使之知所漸○此見王者厚世族與民間俊秀之意

大樂正論

二節

各節分不必強對辨論之論與上節論字不同蓋上是論才德之淺深此是評其才之可官也進士之賢者賢字對不肖而言當作優字看猶言其優於政學優於禮樂之謂也○愚云重在兩告于王上見大樂正儲養造士以爲作賓王家之器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官使之用皆公心爲國進賢而非爲私門植莠李也

大樂正論

一節

此國學上賢崇德之事造士謂所造之士非名也論者論述而保舉之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以天子爲主觀一而字可見

王制

王制

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然入仕之權主之者司馬也故即其秀出於等夷者舉而揚之王廷由是升之司馬曰進士焉蓋其出潛離隱與王家進而賓之爵之祿之致君澤民從茲始也豈俊選之可得而名乎

司馬辨論

一節

定其論裁上是不敢專其權下是不敢紊其序官材是上進士可官使者辨論只辨論其居官之材將以量材而雇用之也定其論者進於王而聽其評斷也然後字重司馬掌爵祿以詔羣臣故於樂正所升之進士論辨其可以

使之材而審其優劣優於某事即命爲某官也必錄次其賢而告之於王王乃定其論焉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論未定者官以俸進也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命而定其爵之尊卑官未任者爵不得以之濫與也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品秩已明矣然後隨其爵之尊卑而授以祿之多寡位未定者祿不得以妄加也皆待命於王而不致自專者也

有發

一節

此又因上言司徒教士以文而因及其教士以武也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十指鄉學

王制

天子

士言若國學之士則治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矣車甲二字謂教以坐作進退之方攻圍擊刺之法○一說欲其以孝弟忠信爲戰也

凡執技論

一節

執技以射御言論力是上之人論之也蓋鄉學國學之士當論其才此等惟論力也下二句串看正是論力之事謂將有征伐之事而適四方必於未適之時贏服肱以決射御焉決者射御之人自相較決勝負以示武勇之可用也

凡執技序

一節

首二句言執技事上者有此數等人下凡執技句卽此數等人也不二事二句總是專其藝不二事欲其無異習不務官欲其

有常守如祝史不移之爲射御之官恐他職非其所長而守可常出鄉不與士齒以藝與德不同科畢其分也士而上可知仕於大夫之家者亦賤故亦不齒因執技者例言之不重

司寇正刑

一節

此言司寇審法以斷刑而必曲盡其法也首二句是司寇之職平時擬議以聽如此此有盡心下則聽時有公恕之心三刺見公有旨以下見公中有恕○愚謂只是一箇愼平昔正明是愼於聽之先臨時三刺是愼於聽之時附輕赦重是愼於決之頃愼之罪宜唯輕也見司寇體入于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心

王制

三十九

夫刑有墨劓剕宮太辟之五者正之使無偏枉辟有親故賢能功貴勳賓之八者明之使必當情凡係於圜牆爲獄者俾於此刑辟決之曲直言於公爲訟者俾於此刑辟分之蓋犯在五刑則以五刑聽犯在八辟則以八辟聽之也必三刺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詳之於人極其公矣其所刑者必其無疑者若有發露言意而無簡牒實迹則可疑矣司寇不輕聽也則又入附於輕罪而出赦其中罪焉罪卽原擬之罪也此又公之中有恕矣

凡制五刑

一節

此言制獄者當循至公意制五刑在卽天倫下句刑當其罪正是卽天倫處卽天倫則爲循至公矣天倫天理也卽者與之合意天之理福善禍惡其相傾覆一至公而已凡制斷五刑之獄

者體而用之一至公而無私也郵與充責同此字輕罰自上施事自下犯罪是相附麗即相稱相當之謂如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蓋罰與事相附麗也郵謂即五刑事是五刑之罪所由制罰與事便足即天倫矣

九聽五刑

一節

此摠詳古人聽訟極公之意以註末無往非公四字作王首句作目在盡之截上屬權見聽之詳下屬赦見行之恕細說當以父子君臣作目蓋人犯罪多為此二者聽訟的把這兩件大倫理作箇新案而以註內一情字重看蓋親義情也情有輕重淺深權之者權其情以定罪也別其罪之大小是權也盡之者盡其輕重淺深也別之固所為權盡之則權到極處了然本文原

王制

四十

有事由情而此只重情者是事之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不可不知○愚謂權者出入變化妙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者也蓋法律是死的所以要圓活的人心去變化他方能極盡人情遠節聽訟者極盡自己的心看本文權字意字慎字悉字致字權由心運意論以心比心也慎測小心以度也悉則心無遺致則心已極後邊赦的地步又必察大小之比直至明見淵魚而後成赦刑官如此用心尚於人心有未得處只是哀矜勿喜之心

夫先王聽訟既即天倫以立法尤因人倫以行權人倫就大於父子君臣親義二端人有為父子君臣親義而犯法者有悖父子君臣親義而犯法者親王慈愛必原之義王斷制必立之於

以權其罪之大小若權之稱物而低昂得其當也權之如何如不忘親義者事為輕則情為淺果穿親義者事為重則情為深以已意論辨其事之輕重次序詳察以測度其情之淺深分量於以別之使輕重淺深判為二物不容隱清也如此可謂權矣猶未也人之情有隱於微而未易知者必明視聽臆察之於詞色之間悉其聽則所聽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有惕於威而不能自達者必忠愛側怛體之於言意之表致其忠則不欺之至致其愛則不忍之至於以盡得其輕重淺深之寔也蓋聽明則人不欺欺忠愛則人不忍欺故於以盡其事之情也曰盡其情則事在其中矣既別又盡權寧有餘法哉權之而情無可疑訟斯決矣尤未也萬一有旨無簡而可疑者則泛然廣詢衆見

王制

四十

衆人共以為可疑則赦之矣然必察罪之小者比之於小而成一小獄赦之察罪之大者比之於大而成一大獄赦之蓋赦其原犯之重罪而入一輕罪以成獄也是雖行之恕而猶不敢苟也摠之所謂公也公心以行其權權之所以曲而盡也

成獄辭

一節

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而後告于王是聽獄之公王三又而後行刑用刑之謹此三聽字皆主覆審說是聽其人非聽其辭也成獄辭與獄成不同取犯者言辭已定則獄成

凡作刑罰

二節

此原制刑之意極其嚴而因推用刑之當慎也上是先王制刑之嚴下是君子用刑之慎相蒙看惟其嚴故當致其慎也夫有

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道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難犯而無寬與

刑者側也

一節

此推君子所以用刑當慎之意首四句兩逆下只是要透箇成字以啟下文云耳

夫刑者何也衆詞皆具猶人之百體皆具也是刑有側之義焉摠而言之可見刑之得名其取義惟在於成矣夫可變者特獄詞未成耳辭一成則刑之加也不可變矣故用刑君子於獄辭未成之先必盡心聽訟權之別之盡之以成其辭而使刑之當也此從馬氏註意疏氏作刑體者更好如云大辟之刑刑大罪之體小辟之刑刑小罪之體是刑者側也大辟刑於大罪之體

王制

四三

則大罪已成小辟刑於小罪之體則小罪以成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必盡心焉此更親切可從○愚謂盡心於辭方民不冤空盡心無益的只盡君子之心也是無益的直併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方叫道盡心

凡執禁以

六節

首一節司刑之事中四節司市之事末一節司關之事異服二句亦司關之事故并及之執禁謂執法不儉不赦不仁之禁不赦過不先示以赦過之令恐人易犯也可禁之事多矣而獨舉市禁爲言者市乃貨之所聚人之所歸爭利既多其亂易生也玉貌首曰圭通環曰璧半圭曰璋以金飾之曰金璋此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溺之故爲不敬而況奸偽多起于市心乎

大司典禮

一節

簡記特禮儀耳故畧而言執諱惡王事也故尊而言本體字不專指祭祀○愚謂必清心而受則禮儀諱惡方入於王心而臨時不錯不悞

太史典歷代禮儀之典籍若國有行禮之事則預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持循也奉其廟諱忌日之諱惡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避忌也是二者皆有教詔之義故天子齋戒致敬而受之

司會以歲

三節

須知王政行於質成之後臣職修而後王政舉皆慎行於歲終者如此

王制

聖

司會以歲

至末受質

此總論人臣質成之典上下交致其敬也三節俱重齋戒受質四字但前二齋戒受下之質也後一齋戒受上之質也按成者一歲之計要質者於一歲之終質於天子也必質成者示不敢專也必於歲終者示不敢曠也須知司會於三官質成皆是專達天子但達於天子時先達之家宰與三大臣也家宰與三卿皆齋戒而受之以天工天職所在將以上聞故重其事也百官是百官庶府之長非惟不得專達於天子且不得竟達於太臣故但質於三官而三官之齋戒受質可知三官又達之三卿而三卿之齋戒受質可知三卿乃於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自司會至百官其成皆質之天子矣百官受職於上有尋常熟陟皆聽

天子所命意百官一句承本節不必作總第二節當補出先之司徒司馬司空意○愚謂總來都要重齊戒意冢宰大司徒司馬司空乃天子重臣下統百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贊成時見安得不積誠以受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奉天命自己功勞之是非可否全在還報時明白安得不積誠以受前兩受受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上之公斷也

司會以

一節

司會掌財用廢置其仕重矣故於歲之將終以財用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出納之當否以事績之成質於天子而考其廢置之當否然司會乃冢宰之屬也將質成於天子而必先於冢宰冢宰以天工天職所在將以上聞重其事而不敢忽故齊戒以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也

大樂正

一節

大樂正教教化者大司寇刑暴亂者司市禁市偽者故以三官名之司會於歲終先質成矣此三官亦於此時以一歲計要從司會之後而質於天子而必各以類先於三鄉三鄉亦各以類受之如樂正之質則大司徒受之司徒掌邦教者也司寇之質則大司馬受之司馬掌邦政者也司市之質則大司空受之司空掌邦事者也必齊戒者以天工天職所在將以上聞故敬其事而不敢忽也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百官各以

受質

此在質於天子截首尾二百官相應上段以質於天子句作主

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鄉三鄉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下百官指本節言是始備質成之禮終兼受質之誠以始終立意甚妙總是羣臣之質成漸以達於君而敬以受其報也若卑出百官齊戒句百官又宜摠承矣

然後休老

國用

此要着然後字見質成之後方行此王政之當行者上二句舉恤民之典有因時愛人意下二句定邦計之宜有因時節用意按休老免征役也勞農舉蜡祭也成歲事計今歲之入而幽明常典必舉也制國用制來歲之用而量入多寡爲出也

凡養老

用之

此見禮莫重於養老即古帝王不能廢意凡養老作員言歷代之養老也虞夏殷三平周別講只是隨時異尚意○愚云愛親敬長之念發出來即及於老此念與孝弟同重故歷代聖王重其禮而不輕行或重恩或重禮或超恩禮之中皆時教氣化所爲太朴之世唯重恩風氣漸開則漸重禮至備恩禮而用之則文飾之盡矣殷人之中乃子莫執中之中周人備而用之中乃時中也

蓋燕王於欽坐以相酌而脫畧勢分醉以爲度而浹洽情意思勝禮也享王於禮薦體盤爵而不食不飲衆立不坐而序獻有歡禮勝恩也食王於食有殺有飯設酒不飲趣於恩禮之中也備者禮其廢棄者舉其詳但備有損過益不及意燕享以飲爲主飲以養陽故於春夏陽時則用虞夏之燕以養陽氣食以食

為主食以養陰故于秋冬陰時則用股之食以養陰氣周惟尚文故曰修曰惠皆尚文之意也此見帝王與世養老之禮雖不相襲而尊高年之心則同

五十養於

二節

通主周禮之養國老而替亦如之句經自五十至七十皆享食燕之禮養之於學是固年而異其地也至於八十九十血氣益衰動履甚艱故不必勞之於學但致享食之禮于其家是固年而優其禮也拜君命者拜其所賜之禮之命也使八受者受其所賜之禮也

五十異振

二節

皆主燕老言上是養生之禮固年而益修下是送死之禮固年而漸修○愚云唯送死之禮養老之事纔完全

五十始衰

二節

不煖矣截上是老者固年而漸衰下是人居隨年而加養就其家數尊之意也以珍從致養之意也○愚謂人少壯時以人括沒其天故老而漸衰養老者固括沒之後而以人補之也

七十不候

二節

上是養國老固年而隆其禮下是養燕老固年而優其力國老有爵者不俟朝謂君不許其致仕而在朝也下二句則致仕在家者也不俟朝欲其逸也月告得欲其生也日有秩厚其養也下節言是固年而逸於國事下二句是固年而逸於家事

有虞氏養

四節

此言歷代因老之尊卑而異學之大小意國老爵德俱有者庶老則庶人及死事之父祖耳國老尊故養之大學庶老卑故養之小學國老庶老皆養之恩也國老大學庶老小學義也○愚謂養老于學便有乞言惇史之禮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于國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視其言善行異日可以施之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于小學行之令鄉學士視其言善行目前即可以善一身一家

有虞氏皇

四節

此論歷代之祀先養老而冠服不但因意祭謂祭宗廟養老兼國庶二等冠服可互見者即祀先有冠而服可知養老有服而冠可知皇冠制取簡畧深衣義取幽玄蓋虞時人文未著禮從心起矣收取於欽髮燕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也肆以覆髮為事縞以白素為尊以殷尚質故也戴冕以藻視皇收肆而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文故也祭先養老禮之大經四代之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之所革因革相沿而立本趨時之義可知矣

凡三王

引年

此行於養國老庶老之後者養老養四海之老也皆引年正是養老益老不可不養又不得人人而養必行引年之令而恩賜之即几杖飲食之類非下不從等事也有隨年之尊卑而為賜之厚薄意

各以其器食之

瘠者實土蠶者司火跛躄斷者守圉侏儒扶廬百工摠上六者各有技藝故曰工

道路男子

四節

上三節道路皆教化之著末一節貴賤適尊養之宜俱主風俗上看作文因平講此皆先王興學教化行俗美故教化之盛如此○愚謂要見這風俗不是太古淳樸的氣象都是一團禮教做成的王者不知廢多少心機以孝敬禮義之教陶鑄人心且經多少年代此在必世后仁之後纔成得此等光景此禮讓之極也

道路男子

三節

王制

聖人

以首句作頭此言教化之成歷見於道路也蓋男由右女由左中從而男女之別見於道路矣父齒隨行兄齒鴈行則有以廣孝弟而父子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則以禮讓相先而朋友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一節則是愛親敬長代其勞而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先王之世風俗之美如此

君子者老

二句

此亦見風俗之美上句雖王老者享其逸實重好德之化言下句雖言老者脩其養實重孝敬之俗言

上皆好德故君子之老有車馬之賜足以代勞而不至於徒行若上不好德士皆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乎修尚孝敬故老必厚其所養而庶人之老有珍羞之味足以樂日而不至

於徒食若下不知孝敬則人皆失養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乎風俗之美如此

方一里者

五節

此詳先王分田分服之制而又總結其制意上三節分田以方計以爲賦祿之制恒山節分服以表計以爲朝貢之節末節總結其分服分田之數也蓋井田不均則殺祿不平故分田以計田畝之多寡道路不計則朝貢無節故分服以計道路之遠近細看首二句先計方一里之田數次三句推計方十里之田數又次三句推計方千里之田數又次自恒山至末節一萬億畝推而總計天下九州方三千里之田數也其後又言方百里至末是即上文之數去其形勢居處所值者而計其寔田之數乃即小以見大也○愚云井田封建乃天下之大端大本此篇模寫山川土田之勝極矣以見王制之周密也

方一里者

三節

此覆說前章井田之制在開方之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首節百字是衍字二節一里者百十里者百三節百字俱當作三箇十字看爲田九萬畝九萬億畝首萬字當作千字二億字亦作千字三萬字亦作千字如此看方明須知一里至千里皆以九起數首一節言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方十里者爲田一里者十言一箇十里之方是爲十箇一里之方也方一里田九百畝則方十里爲田九千畝矣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十言一箇百里之方是爲

十箇十里之方也方十里爲田九千畝則方百里爲田九千十畝矣是卽九萬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言一箇千里之方是爲十箇百里之方也方百里爲田九千十畝則方千里爲田九千億畝矣卽九億也

自恒山至

一萬億畝

此題言分田在分服之中舉分服之所限而總計服內所容之田外之所限內之所容見輿圖之廣一統之盛

自恒山至

一節

此詳先王分服之法詳內畧外也末千里而遇截上是分服計道里之遠近以爲朝貢之節下是分服所不盡者非貢賦所限也謂雖流沙之地亦有不盡也餘倣此○愚云要知東西南北

王制

王制

各有不盡之地非不盡服遠也見得方以內之土田山川已足以供衣食租賦之需了必欲分服極遠之處而責之朝貢恐地方大廣則事端多反生餘事而不得以安享中土之所有了且服遠又要勞民傷財其不是莫所以先王任之

先王大一統之治必分服之法明而後朝貢之期定是故恒山衡山南北限焉以南北直計之自恒山而南河自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以千里爲率而少有遠近之差斷長續短固三千里也東海流沙東西限焉以東西橫計之自東河而東海自東河而西河又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千里爲率而僅有遠近之殊哀多益寡亦三千里也是朝貢之節矣若夫流沙界乎西衡山界乎南猶有不盡之地也聲教暨焉足矣曷嘗強之以方

物之貢乎東界乎東海北界乎恒山尚有盡之地也文命敷焉足矣曷嘗強之以貢賦之備乎土地不盡於四方朝貢不出於五服王者詳於治內而畧於治外有如此

凡四海之

一節

此總計天下田數而約百里寔數例之自首句至一萬億畝截是以天下田數而約之方百里至末則自百里約言之以百里而積算之則可以盡計天下可耕之田實數矣方三千里指九州言三千里作九千里看田八十萬億一萬億九千八百一十一當作八萬一千億畝九十億畝當作九萬畝看其餘六十億畝當作六萬看其餘指實在可耕者言之○愚云把此總數一算則每歲所入之租賦則俱在目前家宰制國用的法亦從此處

王制

王制

總領內算來

方千里者

六節

上節截依註折外封國多而餘地少修封建之制於天下也圻封國少而餘地多脩采邑之分於王朝也○愚云畿外地方廣濶必封國多則常弊矣而地方不至荒而無統畿內地方有限必餘地多則征取裕而租賦不至窘而不給

次國之卿

合下諸侯之卿

次國之卿本食二百一十六人也以其命於已君乃降於天子之命故但如小國之卿而食一百四十四人焉此蓋尊王之意也王朝大夫本食一千四百四十四人也以其監于侯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故警視諸侯之卿而得食二百八十八人焉

此蓋恤臣之意也一是定分之制一是權宜之術

天子之大

二節

上是王臣之監外殺其祿而隆其爵下是侯臣之朝內錫其地而限其制

天子之大

一節

此申什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之意首二句作同天子之大夫受田視子男矣今視大國之卿其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非抑之也以方伯之地少不足共故祿殺於常限於方伯之地也受命視子男矣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鷩冕非寵之也以方伯之權重不易制故爵隆於常稱其制方伯之權也祿取方伯之地欲其易結而無勞也補爵命自

王制

王制

至

方伯為朝

一節

方伯朝君不先齋戒不敢入見敬君也然齋戒支費于何取結故有湯沐之邑於天子縣內此先王所以體大臣也不過取其為供湯沐之費而已過多則冗費視元士之五十里足矣此總見天子厚待方伯之意限其制意不必從

諸侯世子

一節

此見名與器不可假人而先王必謹於與之意○愚謂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于爵爵一輕則視官為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勵之權輕矣況且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不比祿但以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為厚道

彼畿外諸侯世子世國而已爵不得以擅襲畿內天子大夫之

子世祿而已爵不得以擅傳統之人臣得世祿而不世爵也不

世爵之故何也任使委用為使天子也使之藩屏王室者必六

德曰微服之與間國政者必三公曰定命教名器為爵天子也

爵以諸侯以其亮采有邦之功爵以大夫以其浚明有家之功

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即有功德豈以其為世德世功之後

而據世其爵乎是以嗣君之繼立爵未賜之時視元士之衣服

禮數以君其國而異於賜爵之明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

至若諸侯之大夫祿亦不世何有於爵而降於王朝之臣必有

大功德而後可也觀此而不世爵之意明矣通節只重不世爵

言世國正見不世爵也或曰爵不可世祿何可濫也曰祿以報

功故可延位以尊賢故當擇

功故可延位以尊賢故當擇

七教

一節

以申七教八政之寔上段辨明七教以興民德意講下體齊入政以防淫意講上段人倫下段物用皆切於民生日用者也

七教

一段

父子教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忠

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客教以禮七教明而民德興矣

政

組豆有數文繡有恒飲食之政衣服之政也百工技藝去邪而歸正五方器械變異以歸同事為之政異別之政也不使有長

短小大之殊度之政量之政也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數之政

制之政也入政齊而民淫防矣

月令新裁卷之四

孟春之月

七節

此詳先王於春驗天象而紀時令之屬占氣候而定居養之宜
孟春之月作胃日在營室二句言天象所在二節三節四節言
時今所屬作自然說東風一節言其候也天子二節方看人君
言所居所養者皆順其時也餘月倣此

孟春之月

四節

孟春爲建寅之月日與月一年十二會每月一會寅月日與月
會於營室之辰在玄輿營之次二十八宿分布四方晝夜運而
一歲周是月在昏時則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則尾星在南方
之中是仲春之月舉日星所次見仲春天象所在如此其日里

月令

乙以下數其字皆指春言日非人用事之日即註日之所繫在

日分麗五行用事春木氣用事故其日主甲乙木之屬也帝

神非以祭言蓋主春令者爲帝是太昊伏羲乃木德之君相

春今者爲神是勾芒少皞子乃木德之臣祭意在言外見其蟲

鱗木之屬也蟲之中惟鱗屬木也調樂之音以角爲主角屬木

也候氣之律中平太簇寅律也數焉以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也其味酸木曲作酸也其臭羶物以木化也戶伸爲陽春時祀

之以陽氣始出也脾屬土祀戶以脾木克土也是皆仲春之月

時今所屬如此

東風解凍

一節

此記寅月之候五句平看當陽動之時移天氣物類各應其候

東風則陽氣之發散也則得陽氣而始蟄魚則乘陽而上浮獺則順陽而資食焉則順陽而知方也

天子居青

二節

上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青陽左箇在明堂太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曰箇須知春首爲少陽之始故此時居之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春時之宜自乘鸞路至倉玉皆隨其春時之色麥與羊皆象其春時之氣其器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粗疏直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

一節

在東郊截上是迎春之禮下是在內則天子親推恩於臣在外則命相推恩於民也○愚謂總是布大君之德也和今欲使德

月令

二

意均平周遍也今是布德之令下慶惠賜皆德也行施皆布也必是這樣提謂之和相有調和上下之任故命之

彼所以行賞者蓋天之仁見於春而君之仁見於賞也豈惟賞其臣已哉於是命相以方春時和不可無和民之政也故德意之蓄於中者賴其布之而此德之寄於政令間調而出之不積壅亦不驟施務從容通及而後已德之布也何如宜隆以禮者則慶以之行宜予以物者則惠以之施庶乎在上之大澤下及於兆民矣然其慶也賜也正今之和而德之所由布也爾其體君心之至愛而行之惟速豈可使之積重於上哉又必體君心之至公而行之惟當豈可妄與而侈費哉斯則惠民之仁出之於君又望之於相而仁覆於天下矣

乃命大史

一節

通節俱主天文說大而有常曰典即載天文之書詳而有變曰法即推天文之術守而奉之正以司天文日月星辰之行使不忒而失也初即典法與首句應蓋循星以進退者日也應日以疾生者月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是守其次離是去其次經紀進退遲速之度數如月速於星而遲於日日速於月而遲於天也宿離經紀文平而意申謂日月星辰之行各有經次而又各有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即上古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義和曆象以授人時之類○愚謂重一行字日月星辰唯行就有好些變差出來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爲此若只命他守定規矩便有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

月令

三

速要與初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緩妙

彼天象之行不齊必司之而後得其度也太史掌天文者故命之以爲天道有已然之典必恪守之而不違其理天道有一定之法必仰承之而不逆其數蓋以日月星辰之差忒皆起于行之度數不一也以司其行於宿離則曰其所止者何在其所行者何在自我以占候之而勿之有忒焉以司其行於經紀則曰進退之度何如遲速之度何如自我以推步之而勿之有失焉然此典也法也自古有初也必按曆家已試之成規爲吾今日之推候即有所變通要因天體之自然者以爲準而于不合處求合可也守典者守此而已奉法者奉此而已可作聰明以配成憲哉

是月也天子

一節

上帝以上是擇日以祈農事。勸民之意也。以下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之意也。然帝藉以事神。亦在親農事。上看不可二段截。然分對後一段。又有三項意。躬耕屬天子。言身致其誠也。三推三句方耕而勞。逸之有等。誠心無二也。及執四句。既事而勞。酒之必均。酬其誠心也。總是耕籍所行之禮。○愚謂此重耕籍上。議穀不過祈之而已。至藉田則親載躬耕。又分勞逸。均燕勞。何等用力。用心之周。可見祈穀雖祈民田之穀。亦爲藉田之有收而設也。王者固重民。至於敬天。尤要於民也。何也。敬天之誠至。天必降福於民。以報君年穀不祈而自熟矣。

月令

四

祈之可乎。故於上辛之日。郊祭天而配以后稷。冀其雨暘時若。而萬寶告成也。又以人君之所需。以供粢盛者。帝藉也。於是既郊之後。乃擇元辰之吉。以天子之尊。親載耒耜。措之參乘。保介御者之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躬耕焉。天子也。豈止取其率衆成禮。雖止於三推。而實有祗事上帝。不敢不竭力之誠意焉。由是上勞下真。敢逸公卿諸侯。或五推。或九推。各盡心于有事之際。而終事責之庶人矣。夫耕藉者。勞矣。不可無燕享以勞之也。故反執爵於太寢。而公卿諸侯大夫皆御焉。蓋同有事於耕籍。則同得御於此酒也。命曰勞酒。非以其勞而勞之乎。其耕籍之始終如此。

是月也天氣

一節

農事。載天氣四句。可耕之候也。命田舍以下。正是布農事。事即封疆。徑遂土地五穀三者。飭乃戒諭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不惑。即上三事。○愚謂農民愚而闇於田之理。所以有失時廢事之憂。王者欲作民之勤。先開民心之迷。所以教道爲先是。訓農根本之計。重先定準直一句。準者農事之繩墨也。直者農事之要領也。先定者未田之先。而胷中已有成規可守。正是預明其理。即上道字也。

月令

五

孟春之月。天之氣下降。地之氣上騰。是天地之氣交相和同而不乖矣。故草木生機萌動於其時焉。此非可耕之候乎。王者以時不可失也。故命其臣以頒布農事焉。然田畯則農官也。故命其居於東郊。以督之。彼封疆有界限。修而治之。使無廢壞。徑遂有廣狹。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土地有高下。而五穀之種因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之土地。或燥或溫。而異所宜殖之五穀也。夫修之端之相之。皆田事也。將以此教民而使習其事。先以此導民。而令達其理。又必躬親而不憚其勞焉。則田事飭而準直皆先定矣。於是農雖至愚。不惟有成法可據。而且諸田之理矣。而審而修而相。曉然知所從事而不惑焉。農事之布固如此。

是月也命

四節

此言孟春之命。禁入學習舞。不是爲釋菜而習之。蓋釋菜原爲習舞而設耳。修祭典。不是舉祭。凡一年之當祭者。皆於此時點檢而條列之也。祀山林川澤。特祭典中之一命。○愚謂總見王仁之浩蕩。習舞舒暢。一身之陽氣也。仁也。人身之仁。既與天地

之仁而俱發動則仁氣豈可不使流曳于宇宙之間以下諸仁皆根于王者至誠惻怛之心

孟春之月陽氣發動矣於是命彼樂正入學而教學者以習舞焉蓋所以順陽氣之動而示有事也仁氣動盪于上當與幽明庶類而均洽之矣故歲且更始乃修一歲所當舉之祭典焉蓋將以酌疏數之節而仁鬼神也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則埋牲玉以祭山林沉牲玉以祀川澤而祈其生息之不窮而犧牲不用牝仁犧牲也然其所宜仁者豈惟犧牲已哉禁止伐木以盛德在木仁草木也母覆巢母殺孩蟲胎天飛鳥母麝母卵仁鳥獸也母聚大眾以興兵置城郭以役民仁萬民也於人歿之枯骨曰骼命掩之有肉曰髀命埋之仁歿喪也此先王之世所以幽而鬼神明而萬民微而鳥獸草木無不各得其所也

是月也不

一節

首句截下是所以不稱兵之故稱舉也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也○愚謂可見兵之一事傷天地人之心者也豈可從我始要知我起兵端為稱兵以兵出必有名故曰稱人起而我應之謂之應兵

彼兵凶器也月在孟春不可以稱兵焉何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春為生氣之盛苟當此時而稱兵則天必降之殃矣如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豈可自為兵端而從我始乎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為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也之生理素亂生人之紀叙其殃也宜矣然則母聚大眾固所

以重農時而亦所以全天地人之紀也歟

仲春之月

一節

卯與戌合故日月會於降婁仲春昏太井星然井八星三十二度難於的指而孤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孤矢號曰天弓仲春之昏則此星在南之中且本斗星然斗六星二十六度難於的指而建星有六近斗之北十度狀如連珠號曰天旗仲春之旦則此星在南之中

天子居青陽太廟

青陽太廟在東堂太室蓋仲春居陽中之地也

是月也安

一節

此順仲春發生之時而為愛育之仁如此分愛物仁民看萌芽

月令

七

植物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動物禽獸是也養謂母懷毋邪諸孤人之幼而無父者有謂極其饒寒也○愚謂安養存三字甚有厚薄輕重在內安不過不擾之而已養則有育之意意焉存則多方於憐愛惜有無窮之仁矣要見施恩有序意

擇元日命民社

社乃土神是民成群所立者擇甲日之善者而命民祭之祈民之足食莫居也○愚云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令民社無非欲求天陽之福民也

命有司

一節

愚謂別樣之仁不到民不過不沾惠耳至於刑罰之仁不到則無窮之冤抑何以得蘇息見王者於垂歿之人猶欲生之之意

生育者春之德而好生者君之心也故於仲春之月有恤刑之政焉因園不可去故曰省所以致其察極惜可去故曰去所以廣其愛肆探出於上則禁之而無爲獄訟興於下則止之而使息凡此皆恤刑之政也

是月也玄

一節

愚謂帶弓韜授弓矢有深意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欲其生彌綸參贊之子也

時維仲春玄鳥至之日乃祠媒祈嗣之候也大君以王嗣爲重故於其至而用大牢之禮祠高禘之神以祈嗣焉天子則親往而躬行乎禮事後妃則率九嬪而侍御乎天子斯時也后乃酌酒以禮天子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且帶之以弓

月令

輶授之以弓矢皆於高禘之前示其有能受之資于之以所求之祥也先王祈嗣之禮如此夫固爲國本計與

日夜分則

一節

常大時之中而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燕在官在民者言○愚謂王政原自盡一有不一者民自爲異耳王者之平平其流于民間者若其頒布之初制依然舊法也

夫日夜既分則天道平於其上矣而王政之行於下可不得其平乎故於度量則同之而齊其長短小大之制於衡石則均之而平其或輕或重之差斗斛角之於以較其同異權衡正之於以矯其欺枉則法天而人事平於下矣

是月也耕者

一節

此總見農事不可緩意少舍句作冒仲春之月墾闢之功既就而布種之力未施是春耕少息之時爲農隙也閭閻人所居寢廟神所棲皆屬在上者借人力以修之脩之此是小事不過暫役乎民若軍旅大事則必久妨乎農故毋作以妨之也○愚謂重農事之意少舍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修閭閻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況大事之妨農者豈可作于此時

是月也毋竭

一節

川澤陂池魚鱉之所生也山林鳥獸之所萃也王者當與民同之然不以時入則傷天地之生意矣故川澤可入也是月不可竭也陂池可入也是月不可涸也山林可入也是月不可焚也使天下之人可以漁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時

月令

九

而田其樽節愛養之意至矣○愚云養魚鱉鳥獸之源也

天子乃鮮

一節

此天子於仲春開水首句重其取之之禮二句重其用之之禮也季冬日在虛而藏水至此四陽之月出之以節宣陽氣蓋水陰物開水於盛陽之時所以宣陰氣而節陽氣也然必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後開之念藏水之有主而不藝於取也冰本以脩人祭享賓客之用然必先薦之寢廟者此水雖不專是奉神的乃先薦神而後用於人也蓋節宣陽道之中寓尊祖敬宗之心○愚云開水取其節宣時氣而孝享者節宣之始事也由神而及于人亦是節宣中的次序

上丁命樂

二節

此王者因時命官習舞樂所以協天地之和意主樂正教國子在往視之分上舞兼文武舉容言釋菜告先師者告此舞之將習也釋菜輕既釋菜即習舞天子乃率群臣觀之觀文舞則知文德之形容觀武舞則知武功之廢越下樂單指登言對上舞看用二丁象文明也二習樂樂正命舉者習之也釋菜先師敬本原也君臣親視尊藝道也於上丁命樂正入學習舞以備樂之容於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以備樂之聲聲容兼備樂斯成矣樂由陽來故於春教爲宜耳上丁習舞必釋菜天子必帥群臣往視者以上丁初教習故必重其事也仲丁習樂不行釋菜天子不帥群臣親往者上丁已行禮可以簡其事也○愚謂丁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宜播開後學之體而達神興德亦是文明

月令

十

之事故乘此時習之習舞而親視之者以帝王功德俱模寫在舞內舞事一動就如面會帝王于一堂一般天子此時視之亦可發動自家修德勵功之意

是月也祀

一節

此言小祀之禮因事小者而祀故牲可無用恐傷生育然以何物將之稍重者代犧牲以圭璧稍輕者則更圭璧以皮幣既不廢敬神之禮又不傷愛物之仁也小祀如禱祈等例若祀高禩祭司寒之神必定用牲也下二句是足上句意非是申說稍重稍輕即小祀中別言之○愚謂還是敬神於此時而用犧牲神之聰明仁愛者其心安乎其肯享之乎不用犧牲以安神之心者敬祀之也

是月也天

二節

此言王者於季春有專祈以足民之衣者有并祈以足民之食者各節截上節獻象桑之服於先帝而專其蠶事下節降薦鮪於寢廟而并祈麥實祈麥意不可輕祈蠶而民皆足衣祈麥而民皆足食可謂知所重矣

天子乃薦

一節

農桑爲衣食之原孟春爲民祈谷矣季春乃將蠶之時衣乃蠶成鞠衣黃象桑始生之色先帝是大皞木德之君主乎春令而蠶事正其所司者故薦鞠衣於先帝以祈之○愚云必以黃色之衣薦者以黃乃中色土之德也桑木類土能生木欲其培土德之厚以爲生桑之根本而足爲蠶之食也

月令

二

薦鮪於寢

二句

天子乘舟親漁鮪乃魚之大者薦鮪寢廟全是祈麥實之意蓋麥續舊穀之盡待新穀之登民命係焉故天子親鮪以祈之看來親漁亦專爲麥而設觀白艾乃爲字自見計中因字并字不必拘

是月也生

二節

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洩也不可以內句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洩也○愚謂民當此時咸熙然享有生之樂王者以各畜開藏沮其生機其逆之也更甚於他時下一是各於恩養一是各於名器俱是不內之政要將德字與生道宣洩的道字相應此仁愛在天則爲生道在天子之心則

爲德生道與生機不同機不過是一時生意道就是上天生物之理了王者代天仁物生理豈可不順他把吾心之德發出來發得透徹纔是順生道

季春之月生物之氣至此方盛陽和之氣至此發洩物之句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而盡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奉天道獨可飲藏於內哉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知其不可內而行之德內命有司焉欲其餐倉廩而賜貧窮振乏絕也欲其開府庫而出幣帛周天下也庶幾內之民可以無飢寒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焉欲其聘有名之士也欲其禮賢德之人也庶幾外之民得賢士以治安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上之

施仁也既與生氣同盛陽氣同泄而下之被澤也亦與句者同遂萌者同享天下其在春風和氣中矣

命司空曰

一節

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示以預脩之術俱是命辭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瀆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修利道達開通等事乃循行周視中事末句總承○愚謂水之利在疏通何也水主流其性好疏而不好塞順其性則享潤澤之利障塞則逆其性而成泛溢之害故天子命司空疏之司空掌邦土則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曰方春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濫則起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矣國邑原野之中寧無隄防溝瀆道路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

無遺焉修利其畜水之堤障水之防道達其通水之溝受水之潰開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障塞焉則雖時雨降下水騰而天下有水之利無水之患矣

命野虞

三節

此言君后於季春各謹蠶事之故首節君之致謹蠶事毋伐桑柘培養蠶之物鳴鳩二句只言養蠶之候承上啟下語不重具曲一句脩養蠶之器二節后之致謹蠶事齊戒改誠信也親東鄉躬桑示親役爲天下先也禁婦女容觀之飾省婦女嚴終之事示敦朴專任爲天下勸也勸蠶事總項本節說末節預言蠶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謹意蓋將來蠶事既成則分爾於衆婦之繅者而稱絲之多寡較功之上下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

黻文章或郊而祀天神廟而事先王之服皆於是蠶共之此天子所以戒伐養蠶之需命脩養蠶之具王后躬致蠶事之勸飭命婦事之省而天子王后毋有敢以情心乘之也蓋謹蠶爲郊廟服政或情乎○愚謂蠶係祭服重事君后以一身之勤勞率諸人之勤勞始成一歲大事君后勤於蠶事纔見敬天親之心何也君后自逸即使蠶事有收而祭服備然不是躬親勞苦來的終是此心不嫌于神明所以必要親蚕

命工師

二節

此言王者於季春命工飭材惟精而制器惟嚴意上節審材之法下節制器之法蓋審材所以制器制器所以利用二者皆王政首務故於此月中命之○愚謂重在場上心說蓋上心非滯

巧不傷而制器之法順時令者正而不滯拙而不巧巧起于
違制違制生于悖時故當申令以端主心倘順時制器如春疏
達冬奄漆之類方且有補於君心何傷之有薄者侈靡之實一
開而流于濫觴之極也

今夫欲制器者必先審材而工者器所由成庫者材所自出故
王者命工師令百工取五庫群材之善惡而審視之必以其量
焉循舊法以爲揀選之方取其善而棄其惡凡金鐵皮革之屬
毋使不良者雜其間也如此則制器有具矣而群工之造作者
可使有一夫之意事哉百工咸矣而號令之詳切者可使有
一日之失戒哉當戒之曰奢靡漸生主心蕩也主心好異器用
新也而制器之規自有因時之成法在爾筆其合天時以獻技
取其足以供主上之用可矣慎毋違舊憲以圖捷務獻奇以投
主上之欲而釀異日無窮之禍可焉噫以是爲戒毋負材之
初心矣

大合樂

視之

季春至和之月順陽氣之發大合樂之聲容而并奏之非復孟
春之習舞仲春之習舞習樂也蓋樂至季春教已有成矣君臣
並觀而同聽之所以起其敬和之心助宣陽化也亦有觀厥成
而重其事意

命國難

一節

磔攘乃難中之一事春爲陽中而畢陰氣者恐陰氣潛伏以爲
微陽之害故也此先王燮理之一端也

孟夏之月

七節

大意與春同日丙丁帝炎帝神祝融音徵皆火屬也中呂已律
也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舉火之成數也若焦蠃皆火屬
祭先肺火克金也蟪蛄一節言已月之候天子居明堂左簡在
太寢南堂東偏也朱色皆火之色菽雞皆時之有用器高而粗
大象物之盛長也

行賞封諸

欣說

此先王於迎夏之後錫以與服賞公卿大夫士於朝思及內臣
也胙之茅土封公侯伯子男之諸侯於外恩及外臣也慶者將
以禮而錫君子賜者給以物而與小人遂行而逮自貴上逮下
賤無壅滯焉恩及百姓也無不字總承上三句言臣民皆服其

行之當而心說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耐將行必用禮樂禮有威儀容節樂有聲音舞蹈命樂師於
孟夏之月講學而預習其禮兼舉而預合其樂則飲酎之日自
然禮序而樂和矣○愚謂飲酎重禮禮樂煩多習者聞其儀文
音節合者令其禮之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奏會使飲酒之
日節奏動作禮樂如出一轍而不差也

命大尉

一節

愚云只看必當其位句蓋位不當則傑俊賢良長大雖欲盡其
才德力量而位不足以展布有用而不得盡天當居良之臣始
足以盡傑俊之用當居良之位始足以盡賢良之用大之

位始足以盡長大之用

此王者命大尉用人欲其得用人之體也。大尉古奉官名是佐天子而用人者。後傑有才能為國家新政事者也。引而升之俾得展其才焉。賢良有德能為君民懷善行者也。因而用之使得行其志焉。長大有力能為國家禦外患者也。因而用之俾得効其力焉。此等人進必以爵祿富貴之矣。當論其何者為功何者為德。何者功德之大小。爵之崇卑必當有德大小之位。保之厚薄必當有功大小之位也。曰當不惟贊之遂之舉之之公不負朝廷之厚意。且廣錫賜予之公益。鼓賢能勉勇之志而報稱不懈矣。此天子望太尉意也。

繼長增高

二句

月令

太

此王於孟夏因發生之時而順物性之意。長與高指草木言。即已成之氣。繼增二字。要善看。非真去繼增他無有。陸壞正繼增之也。欲其長無壞其長之勢。欲其高無墮其高之勢。則已成之氣未傷。若或繼續其不足而使之益長。若或增益其不足而使之愈高也。○愚云此見王者順物性之自然便是無窮恩澤了。

命野虞

二節

此王者於孟夏命官督農於內外見切於為民之意。俱是夏耘時。野虞外官故命其勸農於外。勤勞乎耕耘者。勞而勸之使益無失時也。失時失耘時也。司徒內官故命其勉農於內。諭迪于耕耘者。命其勉而作之。使母休於都也。勉作勉耘事也。下二

句串看。須知勸內有勉。勉內有勸。不可的作命詞。總是王者勸民之心。宜其意於二官。二官承其命而督之也。○勸者獎勵誘掖。令其怠已往之勤而益鼓其將來之勤也。勉者開導激勵。令其悔已前之情而作新其方來之氣也。俱是與入民心之語。使之悅以怠勞之意。

斷薄刑

一節

此古人於孟夏長養之候而行恤刑之事。輕者皆寬恤之。剛重者亦得自安矣。

蠶事畢

一節

孟夏之月。內外命婦皆畢蠶事矣。后妃二字。貫下主內外事者。王后也。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有飾以副。禮禮以少牢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稅何。以桑為均。蓋內婦即九嬪三宮世婦等。原不論分。則受桑無多寡。故不行什一之法。外命婦則卿大夫士之妻。因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收繭亦有多寡。多則稅其多之什一。少則稅其少之什一。雖分有貴賤。年有老少。而取稅之法。皆以十一為準。此亦見待內外命婦之等意。五后收此內外之繭。稅將何。以哉。將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以給天子郊而祭天。廟而祭祖之服。蠶事所係一重矣。○愚云見得天子祭服。后妃受內外命婦之獻繭而為之。此是合衆人之精誠以格天親也。

天子飲酎用禮樂

此王者因時舉燕臣之典。而必文之以禮樂。意春造夏成重醴

之耐當孟夏則耕藉已畢天子乃與群臣燕飲之君爲明主
爲嘉賓萬然明良合情之盛興也此舉畧去勢分情意流通不
用禮樂則無以表其盛故即其命官習合者而用之臣皆首成
禮君各拜禮臣禮也燕儀文度數說君鹿鳴悅臣臣天保祝君
樂也燕聲音舞說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協之中和不
流不亂意益見明良喜起交孚處○愚謂此見君臣憂勤焦勞
一歲情意得而不舒至此時天道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
其懷其禮度嘉暇間君臣心理先有一和序在矣川復樂以宣
洩之非全靠禮樂而和且序也是欲也固君臣之元氣焉而神
氣亦震刷矣

仲夏之月

四節

大意同前午與未合故日月會於鶉首之次也

天子居明堂太廟

在南堂當太室太陽之地也

命樂師修

三節

此總言仲夏之禮凡言者皆呼嗟其聲以求雨之祭五
月陽氣漸盛而陰氣漸衰祀將舉也必用樂故首節預備作樂
之氣樂備則禮可行故下舉樂祀之禮通以大旁帝二句爲主
大旁之禮天子親行未大旁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乃樂祀之
漸也既大旁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又樂祀之編也山川百源
亦能興雲雨以滋谷者百辟等古先之有益於民者故皆祀之
祈穀實總頂欲上帝群神之嘿佑之泰食乃民之天而穀之實

由於雨雨降於天而群神亦有力焉故雲祀而又徧祀之也用
盛樂只用雲帝若百源百辟不用樂矣○愚云天地陽和之氣
流暢欣合而爲雨樂陽和之氣之所爲足以鼓動天心之和者
也茲用盛樂祈雨者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釀而爲
雨者足以滋百穀潤嘉禾也況和樂感召之雨又是甘霖之雨
而非淫滴不時之雨吁嗟不過雲祀之助耳不是雲祀正禮
先王有事於祈穀則雲祀將行樂不可以不備也故於仲夏
之月命樂師於葦音之鞀鞀鼓而修理其教綵音之琴瑟竹音
之簫管而均平其聲於武舞之干戚文舞之羽旄執之而習其
屈伸竹音之竿笙篳皆有其調之而其音曲金音之鐘石音
之磬木音之祝敔飾之而整其聲音蓋盛樂既備雲祭可行矣

月令

九

然而不發動水之本源則山澤之氣不過而雨之降無自也于
是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而後大雩上帝焉舉大樂之
洋洋流動足感天心者合併而用之敬享之間既以人聲之吁
嗟哀而求之復以樂聲樂舞交錯而達之蓋欲以籲天之誠使
雨澤之時若耳既祭上帝禮不可不備也又命百縣等祭群神
或祭百辟有益於民或祭卿士有益於民均之吁嗟而求者亦
欲其輔相上帝而降雨耳若此者亦以民生之厚穀實有以養
之穀實之成造物有以司之茲徧行雲祀之禮者正欲神明協
贊而百穀爲之用答山陽時若而三農得以粒食也

君子齋戒

二節

此君子順時養陰之道言君子百官飭躬而省罰末句總頂推

其故見順成陰道意五月六陽極而一陰生人之一身正氣爲陽邪氣爲陰天下之政賞善爲陽罰惡爲陰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皆陰之侵陽所至定心氣不使陰疾之干止刑罰不爲陰事之擾二者皆所以定晏陰而使之成蓋此時晏陰雖生尚柔而未成宜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撓亂將以漸而完全無虧自能成飲藏之功不至爲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矣是以未定之前飭躬省刑諸事皆不可動以安晏陰晏陰之名陰道主靜故也定字要得扶陽抑陰意蓋使陽道常饒微陰不敢與爭久之陽退陰進陰成陽往順序而行方無乖戾大抵陽主動故君子順陽常有爲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爲養身言定用刑言靜皆以無爲爲主者內養身外靜事皆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

月令

子

柔陰也蓋養之之道惟順其靜而已○愚謂要看前後兩定字陰體主靜故定是養陰的緊要工夫心氣定則人身之陰成矣而外事之助陰者不靜則逆其性而生害是以助之者擾之也所以要以靜事者定之復其安靜之自然使之循厚而進不爲微陽之害這定字就是勿助長的道理

君子修戒

一節

此君子全養身之道以爲陰疾之備意齊戒爲主下都是齊戒的條件掩身爲一事毋躁句爲一事止聲色二句爲一事薄滋味爲一事末句總頂君子之調陰氣也以氣舍于心心者氣之主也齊戒以定其心矣外而累吾心者皆不可不謹也故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若此者

欲其以禮義制心復其本來之氣而心平氣和使陰疾不得以干之也○愚謂心氣不可分屬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重心爲主所以工夫亦從齊戒爲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這段清明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

可以居高

四句

此君子於仲夏當陽明之時而履陽明之地四句語平而意實四可以字活居高明故可達眺望此二句且虛下二句方指居高明而達眺望之所山陵天然之高明而可達眺望者臺榭人爲之高明而可達眺望者於此升之處之皆所以居高明而達眺望也○愚云人心氣局卑暗便非任道之器此時天氣宜朗通達正可擴吾人未擴之襟懷故宜居此以養高明之體段

立任道之根基也

月令

子

命四監大

一節

此王者於季夏命四監養牲行祭無非爲民之意自四監至社稷之靈一氣說秩芻出於民力犧牲所以事神合秩芻以養犧牲正是令民咸出其力以供祠上下內外之神靈也達而尊者神分上下看近而親者靈分內外看曰共曰祠即以秩芻所養之犧牲用之曰祈福是祈民居之安民食之足也此句重看總之飲民力以事神而祈神休以祐民也須知秩芻方飲犧牲方養皆預脩事尚未及舉祭也○愚云爲民祈福而止以大君一人出力以祈之或者未足以感動神靈即有福焉未必遍及于百縣矣茲合百縣之民力以祈之則精誠之萃者多而厚神靈

之錫福者亦厚而溥所以王者定要成出其力也

命婦官染

一節

詐僞分上命官染采之盡法下欲其盡法之意蓋不惟備用而辨分亦係如此故染當盡其法也重辨分上看季夏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故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與黑黃蒼赤二段平對自兩色間染有謂假文章必用舊法故事而差伏者在所必禁矣自正色單染有黑黃蒼赤亦必欲質正良善而詐僞者在所必戒矣此命官染采盡法也以黼黻文章給郊廟祭服以黑黃蒼赤給中庭章此是備用處貴賤等給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衮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於服而別以

月令

三

此制旗則天子建太常有十二旒之垂自諸侯以下或旂或旐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於旂章而別此是辨分處夫染采所係之重若此是以謹染采之命也○愚云石法質字面法者欲其按定或而不以新樣組織爲工質者欲其按五方之正色而不以新奇文彩爲尚此是慎名器的根本要知質正就良善了

不可以興

一節

季夏之月以土功則不可興以諸侯則不可合以兵衆則不可起動凡此皆大事也母舉此大事以搖動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則必發端出令以徵集民衆使待上之期會母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何也蓋此時東井主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

月餐氣盛矣於是神農得位成就農事以主持稼穡之功於此時而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餐氣動搖是逆造化施生之道而傷神農之功矣疾疫饑饉之殃不能免矣○愚云通節只重無搖餐氣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稼穡無遺何以爲後來生物之本况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餐氣爲稼穡的生機而可搖奪之乎毋搖正是培植此餐氣爲稼穡之本

土潤溽暑

一節

季夏之月土氣至此而潤潤則鬱而爲溽暑故大雨亦以之時行矣當其未雨之時先雞草而燒之及大雨行於所燒之地其水如湯之熱利以殺草而不復生矣此草之殺者可以爲田疇之糞已耕者益稱膏腴也可以使土疆之美難耕者亦爲沃壤也爲糞田計者可不乘時以從事哉○此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月令

三

中央土

以閔

此詳土令以備五行之全首節揭土之所旺其日以下令之所宜屬也天子以下事之所宜法也木火金水各主春夏秋冬一時惟土於四時無不貫無定位亦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一十八日未月又在一歲之中是中央乃土令所居旺也其日戊己屬土于干之中也主土令之帝曰黃帝以土德王天下者也相土令之神曰后土以土德相天下者也其蟲倮人爲倮蟲之長屬土也有得令之日有司令之神故其資用之物亦不可缺其音宮二句以音律配中央之土者言之其數五以生

數言之見四時之物成於土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集
成數而此獨與生數者以四時之物無土不成也蓋四時各有
其數而不能貫五行之全惟土之成數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
以成十而貫乎五行之全數貫乎五行猶土旺於四時故以五
數屬中央之土也味甘臭香皆土屬也祀中霤土神也祭先心
必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此以上皆主令所屬如此太廟太
室明堂中央之室也乘大路亦有中之象服食皆象黃色黃屬
土也所用之器圖以閭者圖象土之周匝四時也開象土之容
物也此以上見居養所法如此

其音宮

之宮

此是中央之令音律皆配乎土德者如此非如四時之用音以
調樂用律以候氣也宮於五行屬土於五事為君五音之中有
宮猶五行之中有土五音惟宮為尊猶五行惟土為尊故以宮
之音配土也黃鐘之宮為八十四調之首為十有二律之冠餘
音皆起於宮猶四氣皆根於土諸律皆統於宮猶四時寄旺於
土故以黃鐘之宮配土也要言講云土於四時無定位固不必
調樂以為之主但取象以為之配者則宮音焉蓋五音非宮無
以統眾音之調理猶之五行非土無以成萬物之始終故以宮
之音配土之令宜也土於十二月無專氣固不必候氣以為之
管但取象以為之配則黃鐘之宮焉蓋律非黃鐘無以為萬物
之根本猶之氣非有土無以為四時之權輿故以黃鐘之宮配
中央之土宜也

天子居太廟太室

東青陽而南明堂西總章而北玄堂四時各異其居土令居中
而太廟太室則明堂中央之室故天子於土望之日特居於中
展成丑未各月之末十有八日居於此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
於此聽斷之也

孟秋之月

二節

孟秋之月日與月會於翼宿在巳鵠尾之次昏時建星在南方
之中旦時畢星在南方之中其日庚辛金之屬也主金令之帝
少皞金德之君也象金令之神蓐收金德之臣也其蟲毛羽屬
也其音商商屬秋金也律中夷則申律也其數九金之成數也
辛歷皆金屬也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

涼風至

一節

涼風二句乃時氣之應乎候也寒蟬三句乃物類之應乎候也
用始行戮就主鷹言

天子居總

四節

太寢西堂東邊乘戎車秋有肅殺之義也數白宇車服順秋時
之色食麻與犬食順秋時之有所用之器簾者有稜角之義深
者有收歛之義亦順秋時也總是天子之居養順秋時之宜也
是月也以立

一節

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權武之政賞軍帥句賞武
臣也天子乃命七句張武功也○愚謂天地間之正氣為義氣
人間的正直為義人秋時天地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

義之人橫行於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節以扶上天之義氣也重義字發揮

是月也秋氣至矣太史以天地之盛德在金也而告諸天子天子乃迎其氣於西郊焉當其友也以秋主肅殺為兵之象故賞軍帥武人於朝焉乃命將帥選士而取其精勇厲兵而尚其堅利簡俊桀而練習之取其才智之可用也於有功而專任之取其已試之成效也凡此皆用以征乎不義於殘下而為暴者則問其罪於慢上而為慢者則戮其人而不義者在所必征也然此豈以毒天下哉蓋征伐之舉上之好惡於此乎彰而下之順逆於此乎係今暴慢詰誅則有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所好在義矣遠方之人有不服其好惡之公而效順乎

月令

三

命有司修

三節

首節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言恤刑之恕仁也末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意也○愚謂嚴非一於嚴者之謂嚴嚴中有寬不一於嚴者之謂嚴也一于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嚴所以調陰氣而成其為陰也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修明其法制之舊緒治其圜圉之地完其桎梏之器心之奸者禁而止之行之邪者慎而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於嚴也命司理之官墜皮膚之傷察血肉之創視筋骨之折其斷決也則審而使獄訟必端

平無偏枉也有罪而後戮不及於無辜也嚴謹以斷刑不流於峻急也其用刑之寬如此夫立法嚴而用刑寬者其故何哉蓋孟秋之月溫厚之氣已極而嚴凝之氣方始方始者其勢常有餘而已極者其勢常不足已有一勝負之形矣復可助之使嚴乎故贊化育者雖順時以舉事猶必樽節裁抑而不可使陰氣之有餘得以勝陽也惟其如此故立法之嚴雖以順天地之肅而用刑之寬實以制陰氣之嚴先王輔相之道亦微矣哉

命理

一節

上節命有司大槩只要法度修舉使民畏懼到刑官實在用刑便加體恤故有瞻傷等之命審端二句串講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若意論輕重等是也或疑戮有罪二句不可謂之仁然必曰戮有罪則不及無辜矣嚴斷刑則不敢輕易矣故均謂之仁也

月令

三

天地始肅

一節

上句以天道言下句以人事言不可贏謂不可助之使太贏

農乃登穀

一節

此即先王薦親命官而敬先勸民之道俗意寢廟截上因穀熟而行薦新之禮見奉先之孝下因收飲而行預備之政見恤民之仁水潦以上脩水惠修宮室以下固民居總之皆收飲之備培其低處曰墜填其居處曰塞○愚謂秋嘗之後此時飲藏為急務以登穀為飲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為飲藏之先蓋一歲之積儲全在飲藏故王者汲汲于為民收飲計也

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嘗新而猶必先薦於饗廟者敢以人之餘養神也當薦穀之後則諸物皆熟而可收矣故命百官教民以收歛焉歛藏於是而伊始矣不惟是也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則水潦不可以無慮者故命百官以備之隄防所以障水則完之而使無缺壅塞所以遏水則謹之而使得宜庶備之於未雨之先而水潦不能為之害也時方嚴凝為天地閉藏之始則民居不可以不寧者故命百官以固之內而宮室則修之使整外而垣牆則壞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則備之使完庶民居之攸奠也天子以是而命之百官以是而奉行之則利興而害除食足而居固又安有不得其所者哉

仲秋之月

一節

酉與辰合故日月相會於壽星之次也

乃命司服

一節

服勝於陰故於四陰之月命之末一句截上是命官謹衣服之制下因示以冠帶之制五箇有字俱是自然的工夫只在具飭及必循其故上然循故正是具飭處蓋有恒有制有度有量皆故法也公率循之不得更為新異是所謂條具而飭正之也冠稱是服者帶束是服者何獨無工夫蒙上文來不待言也既云有常亦當具飭而循其故矣○愚謂循故明只是只要依先王之法服恐制久人玩有新異之制故條正之且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

當仲秋之月乃司命服之官條具而飭正平衣裳焉以祭服言

之衣繪裳繡有文繡之恒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飭矣以衆服言之或服於朝有朝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服於燕有燕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以俗寒則有他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衆服如此其具且飭矣至若首之冠身之帶亦與此服而相渾者各有常也必謹修其法以制之或以質或以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寧不負司服之職哉

文繡有恒

三句

此主祭服言俱燕衣裳謂衣必繪而有山龍華蟲之文裳必繡而有藻粉黼黻之章有恒有定制也制之小者則為玄冕之一章制之大者則為衮冕之九章此制有小大也上衣取諸乾而被乎上者長下裳取諸坤而垂於下者短此度有長短也皆祭服之制司服者所當條具而飭正之也

乃命宰祝

一節

中度以上命官巡牲之法末二句命官巡牲之意將舉大享必用犧牲故先有巡牲之命宰祝二官司巡牲之貴者祝按膳察量五件平看視全具視其色之純與體之完也按芻豢按其何也豢牛羊何以豢大豕也膳肥瘠使得養為肥毋使失養為瘠也察物色必比類作一句察物騂黝之色必比於祭祀陰陽之類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也量小大至中度作一句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俗是視按膳察量五者俱舉無遺也當是各舉一物言如視矣而全具無虧按矣而芻豢有養膳矣而皆

得其肥瘠矣而各從其類重矣而適中其度乃件件恰好處耳
註悉俗而當於事理一申看須補誠敬意蓋俗當乃外心之敬
而內之誠敬可知故上帝其歡享矣况群神乎此二句論其理
未及祭也玩其字是逆料語蓋俗當則上帝可享矣巡牲可忽
乎哉○愚云神明之享不享于牲而我敬事神明之心寄之於
牲之脩當則上帝雖不為牲而享獨不為我所以具牲之心而
享乎所以無上帝必享之事而有上帝必享之理

可以築城

三節

此言飲藏重農之事首節修飲藏之脩二節飲今歲之收三節
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愚云此飲藏專為穀而
養此時穀熟之時城郭都邑安其居以為儲穀之脩也實審因

月令

三

倉儲穀之所不必言來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多積累帶言
之也麥乃積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汲汲唯恐
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重本之深慮也

可以築城

一節

人之所恃以為安固者城廓環於外都邑處於內也築之建之
而所以禦衛者有其脩矣人之所恃以為儲蓄者實審隱於下
固倉蓋於上也穿之修之而所以飲藏者有其地矣

乃命有司

二節

向嘗命民收飲至此又命有司趣之恐其緩於事也至於來而
務畜之欲以助穀之不足也至於積聚而多之欲其廣一歲之
脩也然不惟物之已成者所當收飲於麥之將來者亦宜及時

以播種勸其種而罰其惰亦是命之有司者

易關市

一節

此王者輕稅法而利民利國之事仲秋農工告成正財貨交通
之候故有此舉在便民事分前是在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
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王者行厚商仁政以感民也易關市
句作冒重看四方來集主賦言即甸服之內五百里者雖散而
不一而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之職無不修焉遠鄉皆至主
貢言即甸服之外自侯服至荒服者雖遠而在外而貢金貢錫
貢絺貢鹽之職無不修焉○愚謂要看兩事字民事以貨賄之
納而便國事以賦貢之修而辦公私兩事皆藉於財王者所以
易關市以來天下之財也易關市是王道自然之政無聚財之
心而財貨來集亦王道自然之利

月令

三

蓋關者貨之入市者貨之聚王者于此時則平其政以易之議
不征厘不稅無重征致其難焉蓋商旅以寬仁為樂土關市之
政乎而商願藏於市旅願出於途也貨賄以商旅為轉輸商旅
之走集則貨化之為利賄有之為利也如是則以天下之財供
民事之用而問關事務皆便於財貨之有餘矣豈止于便民而
已哉君便民民亦便君由是四方雖散而不一而各以其賦來
集于輦下遠鄉雖藐而在外而各以其貢皆至於王都則以四
方遠鄉之財為吾財而財豈有匱乏之憂以輻輳集之財供
吾用而用寧有不給之患天下唯財足以作事財用饒則百凡
軍國重務我所欲舉財足以稱用而功成業奏朝廷未無廢事

之虞矣。然非君以政便民，故民亦以利便君至此哉。

凡舉大事

一節

此節要重仲秋。謹上二句是及言而度論其理，下二句是正言。當順此仲秋之令而慎因其類以行之也。時字即大數類字，即大事。註中慶賞二句是譬說不可用。○愚云此節要看箇慎字。慎心慎也，大數在天而因之存乎人，因時在人而因之斟酌在心。慎因者于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舉妄動也。土功徭役合諸侯動兵衆皆大事也。凡舉此大事，不可逆陰陽之大數，逆之則天道不順于上，而人事安得克舉于下？然必如之何而後可。蓋此仲秋之時，天地始肅，而此土功等大事乃肅殺之類，而當因者也。但因而不慎，得無有多事之擾乎？必也慎而因之，寧過持重，毋過輕躁，不得已則依此類而行之，可已則弗行也。○愚云不悖逆陰陽之成數，亦不輕舉國家之大事，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季秋之月

四節

戊與卯合，故日月會大火之次，鴻鴈數句總是物類之應候。

申嚴號令

二節

此季秋飲藏之事。申嚴號令，作冒下二條一分命百官收斂而申戒之一專命冢宰儲蓄而申勉之皆申嚴飲藏之令也。

申嚴號令

一節

秋令百官始收斂，仲秋促民收斂，此又申嚴收斂之號令焉。

蓋季秋萬寶告成，天地於是乎閉藏，一宣出則停時令，故命百官無貴無賤皆務藏百穀於倉廩，飲財物於府庫，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不容輕發倉廩開府庫以悖時令也。○愚謂藏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泄之時，則賑濟貸貸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粟之仁者，亦于是乎在。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已乎？藏之爲散之之地也。

乃命冢宰

一節

此王者因時命官脩神人之用而申戒其自盡意。冢宰掌天下之財賦者，故先王於季秋有命農事備收，是言其時冒下二事。蓋此時五谷帝籍皆入矣，五穀之要乃公田賦稅所入之數，是國用所係，舉之有量入爲出意。帝籍乃籍田之入歸之神倉，將

月令

三

以供粢盛，是祀典所係，藏之有備物待用意。一是國用，一是祀典，所係之重如此，故當外焉祇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合內外而勤致其力也。○愚云末句重祇敬二意，祇敬則力必致不待言矣。謹事者欲其競業于瞻給存留，而國用之事濟精潔豐美，而廟用之事濟也。一心者欲其真實于筭計量度，而心不分于他務，蓋藏積財而心不二于細事也。力言飭者要他做得整整齊齊，停停當當無差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主樂聲言脩享嘗之用也。

大饗帝

一節

此季秋饗嘗之禮，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是因五穀之熟

而薦之蓋因時報乎天親禮之最重者故曰大下句人臣告祭物之備全具也兼當意即率祝告之也告備而後用先事之敬也享而燔柴之具嘗而腥爛之需皆於是取之也○愚云告備于天子見得犧牲之備也有日則精誠之積也亦有日可以上合天親而不愧矣

合諸侯制

一節

此王者於季秋命侯國以勅屬縣欲其頒正朔而謹貢稅無非預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作頭是總命諸侯各勅屬縣也爲來歲二字貫下二項受朔日是一事如朔之晦望虛盈日之甲乙先後於是受之使何者爲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爲秋冬當行之正朔蓋朔日列一歲政令今歲將終來歲復始故不可不

月令

三

頒也與諸侯以下是定稅貢也稅法有輕重貢數有多寡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期土地所宜定稅貢之物將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故又戒諸侯百縣不可括剋而有所私蓋稅貢係祀典之重歲將更始則事有異宜不可不定也頒正朔以一天道定貢稅以齊王政總之合諸侯制百縣而備事于預之意○愚云此節祀受朔日作一事王者受曆明時第一要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諸侯何是列國之稅法稅多有失之過重者所以要定去括剋也貢職之數是王朝之貢法多有自私其土產之美而後于貢者所以要定去專私也與字要玩

天子乃教

三節

田主秋獮言軍法即寓於田非田獮之外復有教武之事教於

田獮此句作冒重看教田即所以教武故曰教於田獮命僕一節是未獮之先天子二句正獮之時祭禽二句既獮之後習戎班馬政在方獮之時蓋天子親獮之後諸侯百姓皆以次獮習戎班馬之政行矣若命主祠二句又輕看總意首節截是田獮而修武事下二節一是未獮備事而稽衆心一是方獮親事而報神功皆田獮之禮今日田之事如此他日用武即以此法用之便是○愚云通章都重一禮字田獮之禮極肅以此時教武使軍士識熟得箇禮明白後日用之以戰不失爲忠信禮義之兵

月令

三

季秋之時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教武於田獮焉武事所用者有五戎也曰弓矢曰受矛戈戟教而習之武事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強弱教而班之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駟之官咸以馬而駕車爲驅馳之備又於車而載拆羽之旄龜蛇之旒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位整設屏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既也命司徒之官稽夏楚之朴居北面之位誓六軍之衆欲其作止之有度殺獲之有節夫僕騶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獮矣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其餘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奉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既獮之後天子命主祠之官祭此所獵之禽於四方之神焉蓋取物於四方不得不報四方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諸已既虔其始又慎其終田獮之禮如此所謂五戎之習者此也所謂馬政之班者此也非教武之道哉

收祿秩之

一節

此季秋嚴肅之事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供養不宜謂膳服之具貴賤各有宜用其修僭踰制者曰不宜此二者及是時收之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也皆所以順秋令之嚴肅而不得濫於賞也

孟冬之月

二節

孟冬之月亥與辰合故日月會於尾在寅析木之次昏時危星在南方之中旦時七星在南方之中其日壬癸屬水也主冬令之帝曰顓頊是水德之君相冬令之神曰玄冥是水德之臣其蟲介水物也羽音屬水也應鍾亥律也其數六水之成數也鹹朽皆水屬也行爲道路往來之屬冬陰往陽來故祀之而祭先

月令

三

賢者祭其所屬以冬主靜不尚克制與前三時祭先所勝者不同也

天子居

四節

玄堂左个在北堂東邊車服皆玄從冬之色食黍與麋順時之有所用之器中寬而闊上窄而闔一順收歛之時也

命太史

一節

此王者預明卜筮之事孟冬萬寶告成乃登龜入筮之時太史掌卜筮者故命之首句脩卜筮之物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預脩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卦兆內亦有此意

龜爲卜大事用之筮爲筮小事用之殺牲而饗之攘卻不詳也此是預善其器龜以卜成兆兆之理見於龜書兆有象故言占

玩龜書之繇文何爲兆吉何爲兆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上

筮以揲成卦卦之理見於易書卦有數故言審審易書之休咎

何卦爲吉何卦爲凶預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此是預明其理

變龜而占兆變筮而審卦頂的記○愚云重占字審字筮龜取

數者也必要卜揲之人明理以待用可見世間之數都是一箇

理有此理而後有此幾無理造幾不出理又不在玄遠只在人

心明理者先從心上明起始得繇文易卦本體

是察阿黨

一節

王者以至公之心用刑而獄吏未必心王者之心寧無阿曲而偏黨者乎故必正之使不輕重其等察之使不上下其心則罰麗於事直者固得以自白曲者亦不得以自文無有掩蔽不明

月令

三

者矣此專爲獄吏言○文清云大約人肯工獄吏之事大抵是險薄之人多所以阿黨之弊乘之而起王者所以必要察之重

民命也

命百官

三節

此王者於閉藏之時而命官行閉藏之政也命百官節謹蓋積以應閉藏二節謹閉塞以應閉藏蓋藏藏之類故命有司循行

之末句止承有司一邊壞城郭節修飲藏之政於內也固封疆

節修飲藏之政於外也皆思患預防之以時也亦有脩無患意

分官民內外看

壞城郭

二節

固封疆三句皆防寇盜剽畧之事謹關梁二句皆防潛密往來之事固是使堅厚可爲界限脩是預料理以爲守禦完無固俗二字意要害所係甚重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伺其隙矣謹是慎察之也與戒字同○愚謂此是王者修德事人但曉得正身愛物是王人的修德不知思患預防使國家寔受安寧之福亦是修德中要務亦是立國根本

夫內而城郭門閭鍵閉管籥亦收歛者所當防也則坏補城郭之缺薄禦脩門閭之非常修鍵閉之破壞慎管籥之妄聞而內始安矣外而封疆邊竟要塞關梁徑徑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脩邊竟之虞完要塞之守謹閉梁之譏塞徑徑之往來而外始靖矣

月令

三

命工師

一節

此王者考工之事孟冬造作既成功有可獻故命之工師效工作畀是命百工之長呈百工之功而考效之也下皆效工的事陳祭二句以祭器言淫巧句以諸器言祭器以合程度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欲其合於法也必功致一句蕪祭器諸器言又欲其功之精也此視器之法也物勒以下又是驗功而考其成也俱蕪祭器諸器合於法而精者則爲誠不合於法而粗者則爲偽偽則無功所謂功有不當也必行其罪以究其詐偽之情也效工之事如此○愚謂全看一誠字庶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然亦是誠也情是不誠之情弊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

大飲烝

二節

此天子於孟冬因祭推恩之禮首節因烝祭而燕乎臣二節因蜡祭而勞乎民玩大意微重臣民一邊歲功之成祖考庇之而亦臣工相之冬物既成故舉烝以祭宗廟因之大爲會飲以燕群臣則神之惠及於臣所以洽情也農事之修群神祐之而實民力致之天宗日月星辰也祈來年爲來歲祈之謂祠祠往祭也公社者社以上公配也及門閭又祭及門閭之神也先祖及五祀以田獵之物祭之蜡祭是報今歲之功以祈來年之始合群神索享之也曰天宗至五祀或祈或割或獵皆是蜡祭蜡祭畢乃縱民暢飲爲樂勞農以休息之勞是縱民飲食休是不興功作宜分看如是則神之惠及於民所以息民力也○愚云此

月令

三

是天子愛動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其整頓來歲事體以鼓其盡忠盡報之精神也因祭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畜來年氣力以待春耕夏耘秋收之勤劬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只着樂臣民說者不是

勞於以休

合下節

如此命題以務農講武立意勞農所以優民之力即百口之蜡一日之澤是也講武所以厲兵之威即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是也亦可以見先王兵農合一之政

天子乃命

一節

此天子於孟冬講武以備大閱之事因仲冬將大閱故孟冬先有此命將帥提起下三事平看講者講明其道即坐作進退攻

伐刺擊之法也。習者習其射有破的之法。御有馳驅之節也。角則較其力之優劣耳。先時不講武則無以明諸心。講武不習射則無以勝其事。習射御不角力則無以見其勇。故因時將大閱而皆預飭之也。

乃命水虞

一節

孟冬之月水潦既降則水泉池澤之賦可以收矣。然雖可收而不可盡也。於是乎命水虞漁師收其賦而毋或敢侵削聚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蓋或侵削則利歸於官而害在於民。怨在於君其利雖微其禍甚不可長。敢有若此者則治其方命虐民之罪而必無赦也。○愚云侵削不要十分看得不好。常賦之外多取一分就是侵削。下民了不侵削只是什一之數不多不少取之得中也。

仲冬之月

一節

子與丑合故日月相會於星紀之次

乃命大酋

一節

此王者於仲冬命官謹造酒之法。意酒以奉祭祀共燕享需一年之用者故宜製造有法。尤必監臨有人。大酋酒官之長故命之命大酋。作冑下皆命辭六物以上欲脩其法末二句又戒其失。毋有字與六必字相應乃一正一反。詎稱稱酒之材必齊中多寡之度也。麴蘖酒之和必時得造作之時也。湛熾以造酒必潔無所汚也。水泉以釀酒必香無所穢也。陶器以盛酒必良無罅漏之失也。火齊以成酒必得造生熟之宜也。差貸不中法式。

卽不齊不時等類。○愚云只是要他得馨香清潔之體幽可表誠于神明可行禮于人也。不是欲其醴美可以暢情意。

天子命有

一節

仲冬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行祈祀水神之禮。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祀之者欲其來歲無旱乾泛濫之虞而有潤澤之功乃爲民之意也。○愚云要看水德至盛的德字。天一生水一陽動時乃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生之數而不過不及蓋完他本生之體是他的德或枯或溢失其真性便不是德了。

日短至

一節

陰生於午終於子故日短極陰衰則陽生陽生則萬物之生機復萌故曰諸生蕩。

君子齊戒

一節

欲靜截此與仲夏意同安形性卽定心氣也。事欲靜卽無刑也未旬與前少異前是重微陰一邊此主扶陽邊。○愚謂陽者上天一元之氣到來復之時猶然難定直待以養形性的人事扶持之而後定可見君子致中和的工夫真是位育根本人知合眼默坐是致中致和不知此是虛玄的無補於陰陽者唯做得節情忍性工夫則一身之元氣調而陰陽定唯刑政事靜則國家之元氣調而陰陽定此真乃致中和以位育的實理所以先王用他保陽。

夫天地之生機在于陽轉人身之生氣在于陽回則一陽來復之候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齋戒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寧而不勞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嗜欲不但有節而且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焉天性亦于靜后見天心而理漸長也其于事以靜爲期事不煩而民不擾焉一身之安與天下共安靜之矣若是則盛陰以陽之靜也不得乘其勞攘之際而使之微陽以保守之靜也得以待本體之復而完之定而不爲災也以人事勝也

季冬之月

一節

丑與子合故日月會於玄枵之次

月令

聖

命有司大

一節

大雩一事旁磔一事出土牛一事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此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行之故謂之大儺季春之月惟九門磔攘而已此則四方內外之門皆披裂其牲故謂之旁磔水爲陰氣之盛土爲制水之物故出土牛以制之不使陰過而爲肅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

乃畢山川

一節

此王者於季冬歲終之時徧舉報成之禮畢字是徧舉意貫下三項名山大川有載物生財之功四時各望祀矣於此又畢祀之而沉埋異禮帝之大臣若何若祝融之類有贊成歲時之功四時各迎氣祭之矣至此又畢祀之而牲牢具舉天之神祇如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有調燮氣化之功一歲之間未有其祭孟冬惟祈天宗而未盡也於此又畢祭之而燔燎是陳蓋季冬歲功已成故徧舉群祀以報其功凡前之未祭者固祭之前之已祭者亦祭之也○愚云只一畢字王者報答一歲之心至此乃悉盡無遺重山川者此時物悉成所以悉報地成物之功而帝大臣天神祇亦祀者念及于成即念及于所以成者則轉運歲序幹旋氣化大臣神祇之力居多所以亦必祭之

命漁師

一節

親往截先王於季冬命漁而躬蒞其事嘗魚而先奉乎神

水方盛

二節

上節因時而取水陰事之終所以爲喪祭之儺下節先時而命

月令

聖

農陽事之始所以爲東作之儺也

令告民出

一節

此是季冬預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令農官告民出所藏五穀之種命農計度耦耕之事修耒耜是一項具田器又廣說若鉏耨之屬凡治田所用者此固農陽事之始亦爲民之意也○愚云耕事自有常規何必計計者要他比每歲又商量得周密再加幾倍的功力計乃勞心勞力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事出五種是計耕之時故出之也重計耦句

命樂師

一節

此天子於歲終時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盛者其樂必隆大合樂吹之昭綴恩盛典也然行之有節作樂以一年頓停及

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愚云罷字要着與族人的恩情上說見得歲終王者加厚九族這許多恩數至此會之後且畧停罷待來春再推恩起罷者明推恩有節意蓋恩有節始可常推不窮也着樂吹上說者淡

乃命四監

一節

郊祭天廟祭祖百祀以祭群神皆用薪燎當先事爲之備此時萬物皆成薪燎有常數可收命四監收之以共他日之用敬神之道也

日窮于次

一節

此總見天運維新而王者當有以新其政意在歲將幾終截大意云日月既窮星辰既回則數將幾終矣吾見日月將會於營

月令

聖

室參尾將終於南方而歲且更始也蓋惟天象復止故處歲數相爲終始不可如舊說作兩平看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復次玄枵也月以會日之處言故曰紀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玄枵至此窮盡復會玄枵也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二十八宿每月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各復還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也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除氣盈朔虛十一日只三百五十四日不滿三百六十四日之數故曰數將幾終也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雖未終而年月已終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曰更始○愚云日月星復回其舊此乃天道一歲之常也說他何用專爲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將更始于上人事豈可不更新于下凡今歲

之當仍者與當年者宜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着有提醒君心意

專而農民

二句

此言人君當重農事而因戒其妨農者歲且更始則東作可興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益勉在上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詞看

天子乃與

一節

此君臣於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共字貫下飭論兩邊蓋天子體元公卿大夫調元故相與謀及來歲之政也國典國所常行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飭者整齊而飭正之修其常而不廢也時令四時當行之令如宣洩閉藏之類論者比次而敬授之定其序而不紊也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但時勢推移變也今有先

月令

聖

後本自有序但節氣有早晚差也歲既更始事亦異宜必飭之以應來歲之變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故曰待來歲之宜飭與論皆有變通意應下宜字着蓋變差是來歲所失有者惟先飭之則使來歲國典國體常盡變各得其理雖變猶不變也先論之使來歲時令推行有漸因時制宜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協謀先事預防斯來歲之政所由善也○愚謂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于今歲者必不宜于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是活的所以事勢氣化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

乃命太史

四節

此皆天子預命之詞所以共來歲之祭者末節在上三節見出作結語按上帝社稷外祭也外臣之尊者供之寢廟內祭也內臣之親者共之山林名川外臣之卑者供之犧牲之所共皆民力之攸存然則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總之以民者自天子而下由異姓諸侯至庶民皆民也異姓諸侯之民共來歲祀皇天上帝社稷之姓同姓諸侯之民共來歲祀寢廟之姓卿大夫之民及庶民共來歲祀山林名川之姓是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群祭矣○愚云要有一獻字精白一心以輸上供謂之獻令天下咸獻者欲萃精誠于秩筵也

月令新裁卷之四

月令

四

文王世子新裁卷之五

文王之爲

一節

兩亦如之亦如早朝時朝服之敬問安之誠也雞鳴下不但申釋三朝禮文中脩三朝之目而貫以惟日不足之意方爲得宜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朝文王多日中一朝此所以爲過人之行但非太過蓋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則止於孝故其禮有加於常耳○愚謂只是文王時刻放親不下這是他天性上工夫蓋本來孩提愛敬真念原是與親爲一文王全此赤子之心所以時時見親纔過得一日曰惟日不足曰過人之行便覺得是文王有意做出來的了不是文王純德光景下憂疾侍膳皆是文王純一不已之心

食上必在

退

文王世子

此文王爲世子侍膳之禮食上而進膳於親則必察其寒煖之節食下膳畢而徹則必詢其所食多寡之數所撤餘膳命宰夫勿以之再進而後退焉是文王至誠無息心也

武王帥而

加焉

此武王爲世子之禮帥行兼上問安視膳一遵帥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行之不敢有加不敢踰越父之行也須知文王事親之禮止於孝而不可加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加也帥字與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盡不容有加不然遵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此正武王之善繼善述也○愚云看武王帥行不敢加便著許多反之的功夫了只是他反來與聖人

止孝的道理一般

成王幼

一節

愚謂欲令成王知重知一遵知之當行之矣成王有道不能行示世子之道示之行也此是周公要成王真實體道工夫蓋倫理日久慣習自然純熟直到所以教伯禽與遊處若止以道教之不使伯禽夾持之使必行是教誨虛文不是周公待成王之心

昔者成王以冲年即位未能行泄昨之事周公踐履其臨昨之位而治天下焉然以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爲君又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之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觀法而知爲子

文世子

二

事父爲臣事君爲幼事長之道而長善之意寓於此也其或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俾其有所懲創以爲爲世子之道而救失之意寓於此也然周公所行以示成王者乃文王所行世子之道而爲諸侯世子之禮乎○愚謂文之爲世子一則是侯世子禮一則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纔止于中而爲孝道之極所以以之教伯禽而來持以善成王還是周公以人倫中道教成王意不借意輕

凡學世子

三節

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重世子說民俊帶言之觀及字可見舞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箒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其官業之以時也必

有其官而又各有其地皆因施教之法官與地帶言不重中間意

鼓南一句宜輕因論贊助之事并及之教干戈者示其進退俯仰緩兆舒疾之儀也春誦夏弦有春夏不但習干戈意禮書有不但秋冬學羽籥意○愚謂大凡天時異則人之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歛之不同必時者乘世子學士之精神意氣而陶鑄之則其理易入而成就亦有機此亦倣時雨之化而爲之者也彼世子有繼世之責學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素教者故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皆於東序之中焉庶乎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矣時乎教干戈也主之者小樂正

文世子

三

師而贊其不逮者則大胥樂師丞焉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已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旄人而節其音曲者則大胥焉夫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知已不特此也以誦則教之於春以弦則教之於夏其序固不敢紊矣然而掌教之人同於太師施教之地同於瞽宗豈非以誦樂之章弦樂之節不容析之而使異乎以禮則詔於秋以書則詔於冬其官異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其地異也豈非以禮謹節文書道政事不容強之而使同乎先王時教之法如此

凡祭與養

二節

祭以報本一事也養老乞言因養老而乞善言於老人也一事也合語謂祭養及鄉射諸禮至旅酌時人人得言說先王之法

會合義理相告也一事也其間威儀容節祭有灌獻之儀節賓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賁言說之儀節皆小樂正開導而曉示於東序中篇章數即書也授謂作爲幾篇幾章而爲之講明其義也學舞干戚謂祭也祭則舞之語說謂合語也命乞言連讀乃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士於老者而乞言也大抵篇章是先王成法布在方冊的惟授其數者大樂正而考其成者大司成耳○愚謂授數的授字不止授以幾篇幾章也凡篇章中所載之精意由性道而發之儀節者大樂正口傳而心授之講解開論無所不至欲學者口誦心維使他實有心得纔喚做授有授受一心意以此陶成其才能方是有用之才能先王之於國子以報本反始有祭焉尊年尚德有養老乞言焉綴潘維情有合語焉皆有關於世教而不可不學者也故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而指示其儀節使能其事也以至大樂正之所教者有干戚之舞有合語之說有乞言之禮焉皆有補於身心而不可不學者故大樂正授之以篇章爲之講究其義使明其理也使徒教之而不考之何以責其成乎故大司成於東序而論說之究其義理之得於心者果就淺而孰深辨其才能之見於事者果就優而孰劣庶乎深而優者知所勸淺而劣者知所勉矣世子學士之德焉有不成者哉

凡侍坐於

一節

此言學士侍坐於大臣而必盡請問之儀意首句微分侍坐非止論說且包世子及學士故曰凡下三件平看俱在問上見間

三席取其可問便已之問也終則句恐妨後問便人之問也列事句不敢參問便師之問也皆世子與學士侍坐時請問致敬如此○愚謂心領之益全在請問故須敬慎如此此亦傳心之一訣也

凡學春

合也

此言古人行禮不同而用樂則一意首節天子國學時教釋奠之禮殺二節諸侯始立學釋奠之禮隆此禮行於學之異也末二句總言用樂以成禮則無不同也天子四時之教只釋奠於先師諸侯則上及於先聖天子釋奠只奠置所祭蘋藻等物而諸侯兼以幣乃始立學重於時教故也凡字包天子國學諸侯始立學皆在必有合者言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也合

五

是聲容并舉意○愚謂道自先聖先師而來釋奠者欲學者探道脉之原於所自出也必有合者以樂模寫前聖之德合作于什莫時使學者聞聲觀容宛然神會帝王之德于一堂則精神鼓舞其尊敬道藝之心不振而自起也

凡學春官

一節

此學字諸說有以地者言有以學業辨者言紛無定論因無明註故也不知前章春夏教干戈三節已有教之地與業但未說教之時先行釋奠之禮故於此補出則此學字當與凡學世子及學士學字一樣看○愚云此詩書禮樂之官自致其尊道之心而默喻學者以敬道也此是心教不可看淺了什莫之意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故春教以

弦誦則太師奠於弦誦之先師教以千戈則小樂正籥師奠于千戈之先師蘋蘩之潔足以達其尊敬之心矣至於秋學禮則執禮之官釋奠焉冬讀書則典樂之官釋奠焉國子之觀斯禮也其敬道之心寧不油然而興哉

凡始立學

一節

此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而立學者蓋四時常教惟先師也而此則及於先聖四時常奠惟釋菜也而此則用幣非諸侯之隆於天子乃始教之重於時教也○愚云此乃諸侯極盡其敬道之心蓋教化一國全自此始不得不加意隆重以端立教之本也亦是心教

凡釋奠者

一節

愚謂必歸重於養老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教世子學士也夫時教之釋奠與始立學之釋奠其禮雖有隆殺而合樂則無不同聲容迭奏而歌舞具舉也至於國有凶喪之故雖釋奠而不合樂矣然此非大合樂也故不行養老之禮至於人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則因而遂行養老之禮焉總之釋奠所以教重道也重道必先崇德所以定合樂崇德必先致孝所以必養老可見先王重道之教也

凡大合樂

二節

大合樂與上文有合專指釋奠者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也言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行養老之政蓋天子視學於合樂之時而養老於視學之後也大合者聲容

燕舉之謂養老即親視肅入逆饌省具是也

凡諸於郊

一節

此待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象善以成德也自首句至言揚取士之法曲盡至末言養之法先王所重在士曲藝因論士并及之郊鄉學也語者論辨學士才能於此學中也要玩三或字見德可也事可也言亦可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是立賢無方不拘一途意但知此處進舉揚只各因所長漸用之非便使之仕也考藝在取飲之外如註云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等語須分四段看待又語抑之以法也以其序待之以禮也連之疎之以分也取爵上尊樂之以恩也總是法與恩二字此皆因其有一善而斟酌待之如此但知誓之一事在先下三件皆是又諸時事夫充取飲之心又下逮曲藝之人其無遺善可知人於世子孰不樂告以善哉○愚云此節重曲藝上說見上工作興人才凡可收者悉陶鑄之使得為有用之材而後已上三者乃立德立功立言之品毋論已曲藝亦道德之緒餘正是國家有用之器只恐他局于小技而不歸于大道之途其才亦可惜冉求之藝在從政之科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知連之者激勵之也取爵于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酒于學之禮樂恍然悟道于藝而成為有用之材也此是陶鑄深意且郊學養士及其成也而語之何如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不能者則收飲之彼道德為先也或以此進之自外以至內為事知德大也或以此舉之自下以升上為言語文大也

之自隱以之顯焉德事言均謂之賢才進舉揚均謂之欲取先王取士之廣如此然人不皆士也其有出藝而投之者又何以待之哉皆藝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而一有可取者則進其等以其序揚之而復別之也然但目之曰知人以其爲小道而逮之耳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亦得取堂上之尊相爲旅勸以其非無能之比而榮之也夫賢才取藝而不遺則寸長必錄矣

始立學者

一節

此古人建學制器有告成告用之禮始立學作員是諸侯承天子之命而始立者也既興器言制作樂之器既成而金鑿畢也用幣一事舉告成之禮嘉其事故用幣是用幣以告成其禮隆然

大章子

八

後釋菜至可也一事舉告用之禮不舞一獻無介無語於義可也釋菜以告用其禮殺退僧以下因釋菜而禮助祭之賓如吉士類即釋菜中事非以釋菜禮賓平說夫始立學者器則告其成器用則生其用古人重道敬學之意如此○愚謂器一道也故有告成告用之禮器而非道故其禮終也

凡三王教

三節

此先王訓儲之道必以字重見法律刑名一切屏去而專以此意禮樂不單泥器數在和序上看故下文有此成功樂修內以下泛言禮樂爲教之大不着世子修內修外分治之功此始而分言功之用也交錯於中重交錯於外重發而下可沈中外字以交錯則曰於中寔無外發形則曰於外寔無中

此終而交言功之合也是故下三項皆教成之驗也曰擇曰恭敬曰溫文皆有禮樂合一意趣不可分屬○愚謂工夫全在一修字修有許多和節細膩的道理交錯發形俱從修中得來唯修纔能得成修者切磋琢磨去疵完純無所不用其力也看河銘陶成俱是着實有工夫字眼

先王以世子爲天下之大本不可以不教也而教之必以禮樂焉蓋樂由中出有以消融其邪惡之蘊樂之修乎其內也禮自外作有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乎其外也禮雖修外然自外以達於內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修內然自內以達於外而和順有以充其體中和兼濟而表裡渾融其交錯於中也何如由是英華發外而動罔不敬光輝宜著而用罔不和亦發

大章子

九

形於外乎則禮樂之教成矣而果何以驗之吾見此心此理流通浹洽益覺有起之深長而欲罷不能矣其悅爲何如哉由是和平之中恭敬之寔德寓焉恭肅之中溫文之氣象昭焉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此正所謂交錯發形成德之事也禮樂之妙如此此三王必以之教世子與

立太傅

一節

歸諸道者也分齊喻之以上言太傅少傅之教以人倫也德成也以上言設官備而人倫之教成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曰以下則言師保傳之在於得人也事即事父事君之事德即忠孝之德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之在內不無食色臭味之欲故保慎其身以輔翼焉歸諸道是保

之儀與輔翼中來的天下無事外之德事蓋則德明無身外者道身慎則道合○愚謂全看一養字身教養也言教養也教以事而養不閒於動慎其身而養不閒於靜其養始全也蓋養者聖功之本在前如瞻之在前之前謂仰望太傅之德行常若在前者在後謂有太傅之楷模而後有少傅之言教若在世子之後非如行步之前後也

先王以世子之德不易成也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薰陶漸染以俟其成也而所以養之者欲其知爲人子而可以爲人父之道知爲人臣可以爲人君之道而已是故太傅則以君臣父子之道審行於身以端吾立教之本焉少傅則奉世子以觀太傅之行而詳審其言以盡吾開導之詳焉夫太傅以身教故在世

子之前少傅以言教故在世子之後而行步固非正人之養不特此也入則有保予以衛之於靜出則有師於以防之於動而居處又皆正人之養焉由是世子於父子君臣之教無不曉而忠孝之德無不成矣夫出則有師而師之職何在也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以忠孝之德者也入則有保而保之職何在也慎世子之身於君臣父子之間以輔翼之而歸之忠孝之道者也夫世子之德成於官脩如此使不得其人雖脩無益也記曰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於四輔而設焉有太傅有太師有太保於三公而設焉然不必脩三四之數也惟其人而已古記之言如此蓋言設官之意惟在於能爲三公者使之爲三公能爲四輔者使之爲四輔耳否則官職雖脩其員而已其何

以盡輔翼之道而使之教喻德成也哉

君子曰德

一節

君子曰德當作德曰君子教尊官正國治是虛論其理末句言君德已具也○愚云德成還重人倫說和序是虛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序雍然不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倫上方是時說平重者非

夫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溫文矣由是千人倫也體忠蹈孝而臣子之理秩然止仁止敬而君父之養純然則其德可稱曰君子矣世子之德而成其爲君子也則以身作則以道建極忠孝之教不肅而尊矣教尊則凡有官守者有觀感於德而以忠孝之理自處矣官正則凡爲之民者有興起於德而各以忠孝之

道自治其身矣

十

道自治其身矣世子之德成有可致之理如此則今雖未爲君而君道已脩他日爲君不過舉此措之耳故曰君之謂也

仲尼曰昔者

二節

首節渾言周公善成王次節方言善之事而因論人君儲養之當謹也是故六句泛說治人之道本於身必先有諸已後可求諸人此世子常理中引周公教成王事爲証非偏重周公與上節縮也君於世子以下因周公迂身之事推言君子所以教世子而未句申重之也○愚謂見得周公非成王父也君也尚委曲以教成王况爲君父者乎以公爲訓無非要君養世子也此章要着善成王與養世子的善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了白文云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

義這義字要玩乃明忠孝所以然之故而使之性為安焉與之俱化也這纔是善成王處此段工夫豈不是養中得來時說把教字代養字者非

仲尼曰昔者周公為相而攝政踐阼而代治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而意則在於善成王也夫周公迂其身以養其君如此彼以世子之法嗣君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為人子之孝然後可以為人父而以已之為子者教其子先知為人臣之忠然後可以為人君而以已之為臣者教其臣先知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為長以使人而以已之為卑幼者教卑幼成王幼而未知子臣事人之道則亦不能踐阼而盡君父使入之道然武王既沒以為世子則又無其處矣即欲不教以世子之道

孝字

上

不可欲舉世子之法而竟責之於其身又不可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見伯禽之所為而常省於心知子事父臣事君勿事長之義當如此也此成王雖無世子之責而達於世子之道周公迂身善君之功居多也不得已也觀周公善君之心而養世子者可知矣蓋父之教子情之不可解者君於世子以親則父故必盡父道教之斯不愧於父之親君之教臣分之不可逃者君於世子以尊則君故必盡君道教之斯不愧於君之尊世子知為人子然後可為人父他日必能愛民如子而民亦戴之如父母知為人臣然後可為人君他日必能教民以道而民尊之為元后世子能以我之身有君天下之道始不愧以我之身有天下之大蓋天下非有勢位者無有

之有其道者無有之也然則教世子者可不正人君子日夕游處以薰陶其德性身體躬行左右觀法以純熟其功夫哉蓋養而慎則可保天下不慎則雖居天下之上而不謂之有天下矣此養之不可不慎也慎內單舉君父倫理人輔導意不用禮樂○愚云必大君有君父之道而後世子可兼天下而君父之則成就世子異日之君父全在今日世子之君父必慎養纔謂之存君父之尊親

行一物而

一節

長幼之節矣分上言世子行齒讓而眾因之化下申言所以齒讓成化而引古語証之也首二句作冒齒於學是一物故世子至知長幼之節矣是得三善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故

孝字

上

父在四句明世子當齒於學意故學之為父子至國治推世子所以成治化意須知通節只齒讓二字盡之子與臣之節即齒讓也學為父子三句即教以齒讓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即能齒讓也國治即知君臣父子之道等句知其齒讓也看得一貫方識書意二斯字見當然意節即齒讓禮節也齒讓於學正執為臣為子的節教之為父子之教便是教他齒於學非平時預設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即能齒於學也而國治即上知父子之道三段也自父在至此總謂齒讓於學乃為臣為子為幼的當然故先王教世子齒讓以盡為臣為子為幼之道及世子讓齒於學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則國人皆知齒讓之節而父子君臣長幼之治成也引古詩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以

明善屬知父師主於成就世子之德行以成德屬行元大也良善也即知行各造其極之謂一有二句言知行並進世子一人之善大矣萬國臣民從其知行皆歸於正也褒云父在至親親也或以爲承上或以爲起下牽合爲說而不知其爲正解惟世子而已之意蓋他人全於子者不全於臣則雖親親而尊君之道不在也全於臣者不全於子則雖尊尊而親親之道不在也惟彼世子臣子之職備於一身尊親之道得以兩盡此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所以惟世子而已正是明世子當齒讓之意惟其當齒讓夫是以教之道得而國治則教成之驗也學之是教此齒讓得之是得此齒讓國治是衆著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愚謂要看三善得之道得的兩箇得字齒讓于學如何便說

道得可見世子在學中序齒真真見得君父在我與人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內實落該行的畧無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方行的意思所以謂之道得若是止習其虛文便說不得道得了

今夫若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非他人惟世子而已世子行何物之謂哉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所行者不過此一物耳未嘗教人以父子君臣長幼之善也國人有不知禮者因其將君我而問其與我齒讓之故其知禮者一則曉之曰世子尚有父在則猶人子也其與人齒禮當然也而衆人由此知子事父之道矣此其得善者一也二則曉之曰世子尚有君在則猶人臣也其與人齒禮當然也而衆人由此知臣事君之義

也此其得善者二也三則曉之曰世子未嘗長人則亦與人一也今與人齒長長之禮然也而衆人由此知幼事長之節矣此其得善者三也所以然者蓋以世子雖貴然父在斯謂之子君在斯謂之臣惟其爲子故當居子之禮節而以齒讓自執惟其爲臣故當居臣之禮節而以齒讓自守若此者所以尊君親親而不敢副貳於君齒體於父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信乎惟世子齒於學之謂矣然則欲世子之善者可不思所以教之乎故爲君父者使世子齒於學而教之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焉斯道既得由是衆知父子之道衆著君臣之義衆知長幼之節莫不篤倫理而興仁讓國無不治矣語曰樂正司世子詩書之業父師司世子德行之成一有元長於上則萬國以之

而貞語何謂哉正謂世子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之謂也然則人君之於世子信不可忘夫齒讓之教矣

庶子之正

方美

自首節至向方矣以首節爲一章之大旨自其朝於公內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朝於內朝至睦友之道是覆解其義末數句是總結其意公族之罪節亦是覆解前章之義○愚謂公族乃禮教自出之地不可不正然其人又貴介而難正而公又大率以恩勝之意多故立之庶子庶子之治大都以嚴爲主其間雖多盡親情處總之恩以濟其嚴正是嚴之得法也

庶子之正

一節

此舉庶子官爲政公族之道公族即諸侯卿大夫士言教

世子而繼之以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交乎旁則以睦友恤乎下則以子愛父子長幼盡乎公族之人教之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昭穆之義教之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先後之序大意以人近明人倫也明者使公族人曉然知意要言重孝弟二字受享之推睦友弟之推有來往甚是可從○愚云看箇正字與下二節二字相照應不曰明父子之親而曰明義不曰長幼之情而曰明序可見族人不思情之不通而慮分之不肅庶子官大約以正名定分為主

其朝于公

四節

此論公族之朝祭而各有其禮意上二節是朝禮以其朝于公四字作員以內朝外朝對下二節是祭禮其在宗廟之中作員

大義子

大

一是宗廟位事一是宗廟祭獻四其字皆指公族首節庶子所掌次節司士所掌下二節是宗人所掌然皆庶子總管之也○愚謂庶子官掌朝祭諸禮甚得公族朝祭之體使親賢世次俱得曲盡其法

其朝于公

二節

其朝于公此句通管兩節上是內朝主於親親下是外朝主于貴貴添出庶子所掌對司士為之蓋司士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愚云首節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

夫公族朝于路寢之庭均為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高厚片何以篤親親之仁乎故立定東面之位以昭尊之倫

上子弟雖貴必處下惟庶子職之也豈以義掩恩哉若公族朝於路寢門之外雖於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為序何以明貴賤之義乎故必辨官守之等定位序之宜貴者必居上賤者必處下又司士為之也豈以恩掩義哉

其在宗廟

一節

此公族與祭宗廟其列位任事各隨分與守意首句提起則如二句虛說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駁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典禮之官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如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授宗人者何如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蓋爵以定位者故以爵屬位官以治事者故以官屬事耳○愚云使之以有事為榮為激勸之意也

其登饌

一節

此論祭禮之行皆統於大宗也上嗣指公族適子之為士者前分三事虛講末方露出嗣子字面○愚云使之知統有所屬不負付托之意也

宗廟之祭有駁焉皇尸載起而登堂餽餘禮之行於終者也有獻焉奠爵既受而洗爵酌獻禮之先於餽者也有受爵焉加爵之既舉飲釂南之奠爵禮之先於獻者也是皆廟中之重事也宗人則以適士行之其饌也惟嗣子及兄弟之長而升堂以食其獻也惟嗣子洗奠爵以酌而與尸交拜其受爵也惟嗣子飲

銅南之真爵尊祖故敬宗教宗故重嫡也

若公與族

一節

此言公與族人燕食之禮亦庶子掌其事也首句作冒庶子使異姓一人爲賓示不以賓禮外其族也膳宰一人爲主示不與君抗禮也夫如是則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而亦不復拘上下之分故與父兄齒示親親之恩也族食世降一等又有親親之殺也○愚云總之曲盡已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隆者

其在軍

二節

上是庶子從軍之師行而專其所守於外下是庶子因君以事行而分其所守於內○愚云總之以同姓故托之極重也守公

大

大

祧使神雖在外而常有所依守宮室使君雖出外而若有其主

公族朝于

一節

此歷舉庶子治公族之禮而各申其義也父子當昭穆二字看崇德者爵以昭德而德之尊者因以尊以德爲位則盛德者在所伸矣尊賢者官以任賢而人之賢者斯任乎事以官授事則賢能者在所伸矣位有因德之大小爲位之前後意賢有因官之大小爲事之煩簡意正室一段公族居守之義正室公族中爲卿大夫士之嫡子也君臣二字當重輕二字主廟中必者說方見重字出輕字只帶看若以生者言畢竟此等嫡子不可爲君要旨以君道屬嫡子臣道屬庶子云承重者守所重正尊之意凡係名分殊絕者皆得言君臣宗子所係者重而庶子其

名殊絕故曰宗子有君道宗子有君道則庶子有臣道矣今而專宗室是爲君臣之道著矣如此輕重就生者言原轉一層說輕重非君臣也輕重明則君臣之道著此說與本文君臣字更切條錄之

內親者以親之故進之於內而不踈遠之也明父子者父爲昭子爲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體異姓者公族與異姓雜列若惟論齒則異姓或列於後矣今以官爲位所以隆尊貴之體貌也此三者是禮行於朝者有其義也崇德者德之尊者爵亦尊也尊賢者人之賢者斯能任事也尊祖者上嗣乃先祖正體惟尊先祖故重正體也此三者是禮行於廟者有其義也親者服重踈者服輕以服爲序是不奪其親踈之倫也孝以事父與諸

大

大

父序齒則事父之孝達矣弟以事兄與諸兄序齒則事兄之弟達矣仁以愛之也世近者會之數世遠者會之踈是因親踈而爲之階級也義以正之也孝愛之深言世數雖遠而孝思不衰也宗室卽正室也承重者守所重是尊宗室也然太廟乃始封之君廟之至重非他廟之輕者比也今守之必以適子非以其爲始封之君至重之廟而不敢輕耶父子兄弟雖以情合而以分言則有貴賤貴守其上賤守其下各有所守而不相侵奪有相讓之道故曰讓道達矣此皆覆解前章諸意○愚云雖是許多說話只表得公一團親愛的意思厚其禮意是親愛也彰其賢德亦是親愛也正其名分亦是親愛也

古者庶子

方矣

此總結上文數節而推其官治之效官治有倫向方俱不得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官治且說庶子盡職邦國只指公族言向方方指百姓言庶子之官治則不惟公族之人人倫明於上而一國之衆亦起禮教於下也即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之意○愚謂治字要著整齊有術約束惟謹主嚴以治說蓋庶子之官治公族者能明父子之親序長幼之等或綴以思或正以義克盡其職而治內之功已有成績則禮教修明人知謹守由是邦國之公族莫不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飾其父子長幼之倫仁以相親義以相正邦國其有倫矣邦國有倫則以孝弟睦友子愛推之百姓之父子長幼同有孝心而興起者又豈有一夫之不同方哉

天子視學

七節

此總論天子視學養老之禮首節天子視學中數節天子養老末節申言養老之禮倫架德以其慎終如始也天子視學必行養老之禮故此章言養老先言視學○愚云視學重養老者何蓋老近于親有親道齒尊有兄道天子以孝弟教天下故把老做箇父兄模樣自己躬致其禮以愛敬之使孝弟之教爲躬行實踐之教而人人可行也可見立學只以孝弟爲先

天子視學

一節

首句提起視學謂始立教時天子至截行事虛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即所行之事○愚云此節要得警衆意蓋人心不聳動雖以天子躬親化導之人未必以爲觀法之準必先鼓舞其精

神使之勃勃向教方有益始立教也天子親臨視學士於虞庠之中當斯日也天子未至之時方大昕而擊鼓以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使早至待事之時而良心已先動也衆至然後天子至焉以至卑而奉至尊禮固如此天子乃命教詩書禮樂之有司行事而興秩節之當行者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此所行之事而復命於天子以禮節之行出於君命故也○愚云反命有意在內先了天子視學重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

始之養也

一節

首句作頭釋奠句享先世之老也遂設句養當世之老也重養當世之老莫先老但因此而不忌古耳○愚云適東序重其事

故于大學也釋奠欲今老法悖史之德行也是重德意且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亦以德爲上下初立虞庠天子既視學矣事畢友國明日乃知東序而養老然禮雖行於今而制寔肇於古故以蘋藻之禮而釋奠於先世之老更焉釋奠既畢而養老之禮將行於是遂設三老之席於牖前南面而爲賓五更之席於西階下北面而爲衆賓或尊或卑秩然有序禮於是乎可行矣

適饌省禮

一節

此王者一養老而見禮意之備意依後文作三事平看適饌醴酒與珍具對此是一事蓋設席既畢天子親至陳設之所省視養老醴酒及養老珍修之具是下愛之以敬處之禮是進是一事遂字下補出作樂聲與簠簋味對禮言天子有共舉出迎

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歌咏延進之是下行之以禮處退修一句是一事老更入位西階下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蓋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道也是下修之以孝養處○愚云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真心來愛敬者實以愛心敬之也行禮者實以禮意行之也孝養者實以孝養之心為修飾也

登歌清廟

二節

此總言先王養老文之以禮樂意皆紀之以義之事上節言下節行行深於言宜縮有言是樂也非徒歌之而下管象等足以感人心是禮也非徒言之而正君臣等足以辨大分蓋樂作而無所感徒言而不措於行終虛文也故記者相繼言之○愚云看來養老中獨有紀義這段工夫道理關係人心極大與諸禮

節不同後講禮之大者也篇中最得旨

反登歌清

一節

此言養老禮樂為禮之大意成之也截登歌是天子事而語是老更事二項平者以成之只帶語一邊成者談說善道使養老之禮和樂不流燕安不亂也但此登歌合語處宜虛說些下二句方發明所歌所語之義禮之大總頂二項道莫大於人倫道德是禮之大大於人倫道德也○愚云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之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啓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

夫當老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老者之心

歌既畢矣老更乃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所語者何言父子慈孝君臣仁忠長幼惠順之道理所歌者何皆集合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之聲音是其語也關於人倫其歌也係乎道德此二事在養老中乃禮之至大者豈設席省醴登味酌獻之末節可比哉

下管象

一節

此先王養老樂之作也感人心禮之行也辨名分如此管象一句比升歌句進一步正君臣二句比既歌句進一步一是行禮一是作樂達神與德上下之義行正是作樂行禮之義也按神明屬知德性屬能達與字宜明俱以文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愚謂達神與德不對達神是通徹其本來

清明之氣而因以興起其仁義禮智之德性蓋德性原常呈躍于人心但為私欲習染所銅蔽所以遏抑不與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虛靈則虛靈之中時時是此仁義禮智之發端遍換

交暢于胷中豈不是與有德曰有者以神與德皆吾心所固有也達與二字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字是禮中之義紀之以義者言樂之旨趣悠然深遠禮之天理截然嚴肅也搜義云二者皆紀之以義之事得旨但把達神與德與上下義行微禮之效便不是了此正是義如何是效所以效之說愚不錄夫樂不止於升歌也堂下以管吹文王象舞之曲房庭中以干舞武王武舞之曲焉聲容交作而大令眾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則樂之所感足以通人心虛靈不昧之神明啓其本然之照

擴良知也興起人純粹至善之德性復其本然之善充良能也
大樂感人之深如此禮不止於合語也向畧君臣貴賤之分而
養老矣今合語之後則天子南面而老更北面而君臣之位正焉
天子非自降階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秩焉夫君臣之位
貴賤之等正義之所在也茲皆有以正之則勢雖脫畧於須臾
而各分終不容於或泯所以爲君上臣下貴上賤下之義不於
是而行乎益昔形之播告而今施之踐履也指見養老之善也

有司告以

一節

舉樂闕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圻內諸侯及鄉遂之吏反國行
養老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天子仁恩始於一處東序之中而
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遂之地矣故曰終之以仁也幼字宜作衍

文○愚云天子養老之禮儀至此大暢故曰仁幼字不作衍文
亦可蓋因養老而及撫恤孤幼之恩見孝弟慈之政一舉俱舉
也

是故聖人

一節

首二句作頭爲愛之以敬五句之總以仁截上是德之儔也古
之人一舉事二句言人之知也古之君子以下言其慎終如始
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允命只証終始之義全重一慎字古之
人古之君子卽經之聖人註之後王也○愚謂此章專重慮之
以大一句先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
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慎不過慎此禮
節慮則思及所以當慎的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

此一段真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
先要人知聖人行此禮正要使人人知得此爲大道而聖人慮
之極周所以一事而諸善悉備到衆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
始快足

彼養老之禮始於前王聖人記其事而修舉之也以人道莫大
於孝弟故謀慮之於心而推廣此大道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
吾長以及人之長也其行之也省具而愛之以敬也肅入而行
之以禮也獻醴而修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而義爲之維也侯
耳○聖人皆知爲愛敬爲行禮爲孝養爲仁義焉此豈無其故哉
蓋養老之禮至大事也古之君子舉之也不惟省具親迎獻醴

文聖字

王五

合語而慎於其始又且命及群臣養於東序而慎於其終故衆
人之得於觀感者咸知其爲敬爲禮爲孝爲義爲仁也安得有
不喻者乎夫衆知其德之儔皆由古人之始終如此則養老之
行於學有以致其慎矣觀之允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卽養老
於學慎其終始之謂乎

禮運新裁卷之六

昔者仲尼

一節

此夫子因寓發嘆無非爲天下之心蓋傷於思古也大道以下示儆以發嘆之故大道句以君言三代句以臣言○思謂此孔子實以周公自任了見當時周家事體如此欲爲周公以四西周之盛而工夫自謹禮上做起蓋周公制禮作樂以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孔子不敢以制作自任而思謹禮以續姬公之制作一謹禮則治道都完了未逮有志謂氣化出于天不可強必人事出于人或可挽回也

禮運

我思古昔大道之行于天下上古君道無爲之盛也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者中古臣道有爲之盛也言帝者世遠王者迹熄帝世王臣皆未得及見其盛矣而竊有志於三代英賢之爲也以大道之行未可據復而三代之英猶有可爲故耳此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然亦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興魯而不遂所以嘆也

大道之行

大同

選賢與能卽是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至爲已皆是講信脩睦摠是風俗之厚處大同字正大道之行行字中間使字非着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大道之行何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也則選天下之賢能以授之惟其公而已上之人既公故在下者亦公所講習者誠信而狡詐不生所修爲者和睦而乖爭不作故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達焉子吾子以

今大道既隱

一節

禮運

二

此原王者謹禮治天下而寓不足之意兵由此起截俱見當時風俗不足之意下言聖人得時行道之盛正見治止小康之不如大同也全重禮義爲紀一句彛倫政事皆此爲之紀也由此此字指見在不古時說選當用字非人君選舉也謹在六君子心上著義五件摠不外上彛倫政事由此是得時謹禮是行道聖人濟世之功全在于此註所謂處世而無不盡之心者也○愚見三代作爲緊要在謹禮謹從數聖人心中說到制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之便宜兢兢于忠質文損益之間確當不易所以此禮之義可爲倫理之紀謹得停當所以紀得事理下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爲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彛倫政事內的儀則條件行倫政的情誼體統所以有此五者今大道既隱上下風俗已不如隆古矣使不有禮義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禮義紀彛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

忠以親父子而父慈子孝以睦兄弟而兄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以禮義紀政事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而體國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後以爲功也人心不古綱維太密機變之謀作而征討之兵起斯時也不有君子出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道隱時衰之時選用於世而爲君爲相此六君子者皆慎行夫禮以爲治焉蓋其心憂世不古故兢兢業業持此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今氣化自我挽回耳謹禮之實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制度一定而義自昭故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疎貴賤中其節大小輕重合其倫使義于此明也信爲人心之寔德惟禮所以著誠禮文既著而信自成故

禮選

三

謹禮以考成之交接往來用其情號令約束稽其實使信于此成也過者人所難免謹禮以著其過則失禮爲非而越禮犯分者無所容矣愛人者仁之施謹禮以爲仁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于兼愛也遜讓者禮之實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辱也凡此五事皆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於信義之中服於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之心當大道之隱而復冀大道之行也夫子之有志焉者也

言偃復問

一節

承天以制禮言治人以用禮言二句須重治人遞承下可作本級列字蓋承在本級列之後也本于天三句以體言見承天之

道達于喪祭等以用言見治人之情二段皆是論理達以本級列者達之乃由體用也禮即喪祭射御冠婚朝聘寔本天地鬼神來示之是本之造化顯之制度示民有常法也正即父子親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天下可平國可治家可齊也○得禮者亦亦生也失禮者生亦死也生死以心言天地鬼神皆是天道以天道示之此自然之中也乃爲達道而人情之發無不中節正矣

禮選

四

蓋禮非先王意之也天道有自然之理而聖人盡效法之能有以承天之道矣夫是承天之道者非無益於世教者也亦以在人有不一之情而聖人以此爲之法制蓋有以治人之情矣禮之爲道如此可失而不得使我雖生猶死哉何以見其承天道而治人情也天有理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本于天敘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位之崇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有屈伸往來之理則列其禮而爲報本反始之祭如布列而依循行之不失也此禮之體聖人所以承天道者此也由此而達於用則有喪祭以明臣子之恩射御以正長幼之序冠婚以別男女之分朝聘以立君臣之義此禮之用聖人所以治人情者此也故聖人以此禮爲教而示天下知所服行則民皆由焉安焉久而愈不厭焉天下國家之正也得天下之本然即人心之當然也

夫子之極言

一節

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悉言之也夫子止舉夏商而言謂二代

之禮且不能盡況其他乎○愚謂夫子隱然有從周禮之意見可蓋言者唯當代之禮

言偃之意欲盡周前代之禮也夫子以古禮莫盛於夏商我欲觀夏殷之道適二國求之奈文獻俱不足徵於杞僅得夏時之書焉於宋僅得坤乾之易焉是坤乾也首坤次乾分爻立象寓天地變化之理所謂義也是夏時也歲月日時朔晦弦望有先後盈縮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二書之等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之備紀綱之全非二書之所能盡者可得而盡觀乎雖欲極言不可得已

夫禮之初

一節

愚見此禮起于質也人生未有禮先有飲食之性飲食之始人

禮通

五

心之最質者而禮始于此豈不是禮本于質燔黍三句指上古飲食正禮之初此中有少寓以節文意猶字不可忽重上古人心無偽說必曰猶若者鬼神難格菲薄太樸之禮宜若不足致敬故爲是可疑之辭云若此節要得與奢寧儉意

先王于上古人文未著時因飲食初爲之節文是禮之初始諸飲食也見其醢飪未備而燔黍捭豚食之禮簡陋矣而亦有所爲食之禮醢酌未具而污尊挹飲飲之禮簡陋矣而亦有所爲飲之禮登樂未備而簣桴土鼓侑飲食之禮簡陋矣而亦有所爲侑之之禮此若不足以交神也然飲食雖非而誠意中存鬼神即至幽乎猶可致其敬也蓋禮文雖不足而用以致一念之誠亦庶乎其可也夫燔黍等飲食之至薄者敬鬼神禮之至大

者以至薄之飲食尚可行至大之禮信乎禮之初始乎飲食而行禮者不可忘其初也

昔者先王

二節

上節乃太古之陋俗下節乃中古可從之禮見后王因前聖之未備而開物成務爲法可傳也后王對今言則爲往聖火利自然之利也脩者裁成輔相補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

昔上世未有宮室而巢窟是居未有火化而血毛是食未有絲麻而羽皮是衣此非智之未及也時使然也及夫燧人氏作知空有火麗木則明然後脩火利以利民焉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足以代巢窟之居矣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足以養血毛之食矣治其絲麻以爲布帛足以代羽皮之衣矣以此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皆賴火之利也今世承而用之皆從後聖之初也其利亦溥矣

禮通

六

故玄酒在

一節

此當泛言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祐也祝嘏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肅羹醢也皆是祭盡其禮○愚謂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又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祐自承福祐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即福者備也之意要着一承字

此言先王祭得其道也玄酒水也則陳之在室等古尚質之禮也醴齊盎齊則降而在戶醢齊則卑而在堂澄酒又降而在下崇淡黝濃之意也其設尊有如此者陳其犧牲使鳥俎有所實

備其鼎俎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脩主人告孝之祝詞併尸告慈之嘏詞其行祭之文有如此者無非欲天神而使之居歆先祖也而使之降陟也然猶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淺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面事子行是也睦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者是也齊上下焉獻與醑有次序而無遺缺者是也夫婦有所焉在祚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既足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于我之脩儀獨不格于我之明倫乎祿位名壽有必得之理安富尊榮有凝聚之機上天福祐默承之矣

作其祝號

一節

禮運

七

祝號告神之詞玄酒三句是上古之禮就般至交獻是中古之禮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醴酒之類嘉魂也醑醑燔炙之類嘉魄也以物之全乎氣者與魂相善近乎味者與魄相善也嘉善魂魄是即能契合神明于冥漠之中也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亦歆享于我便是契合然後至慈告是當世之禮大祥承當世言大成通繼上文作文二是謂對○愚謂禮不易成須萃上古中古今時之精意而後成要之今世之大祥唯得古時合賓之精神爲之本而後文飾之以爲大善則禮之所自成又可知

宗廟之祭有祝以告於祭祀之始而立號以昭夫神物之名矣又必玄酒之是尙而陳列之有方焉牲之始殺取血及毛以告

于室牲之既殺俎盛肉以薦于堂其法上古之禮有如此其敬也以熟其席也以蒲覆尊之簋則惟疏布之爲尙也其服也以絺帛其獻也以醴醑而燔炙之薦則君夫人之交獻也其法中古之禮有如此是蓋嘉善事乎祖考之魂魄昭格以在我之精神而求以契合于冥漠也不謂之合莫乎退而合烹者取腥爛之肉與其左體烹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別其貴賤以爲衆俎用或以供尸或以待賓客兄弟也此祭末燕享之衆俎也以稻粱而實簋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祝以孝而告於上也祭之終嘏以慈而告於下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人而有以善其先矣是爲禮之大善者與凡此數者不爲當世之禮乎夫

禮運

八

禮不備舉于廟中則古成其古今成其今且古之成也質而不文今之成也文而少質非大成矣乃今始于古而成于今始于質而成于文古今文質無備非禮之集大成者乎

杞之郊也

至末

此見夫子嘆魯僭郊禘之禮意一原杞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見魯爲諸侯之國不得郊蓋郊嘗行之杞宋矣以杞之先曰禹爲天子宋之先曰契爲天子始祖是乃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行之故郊得推祖以配天也魯非王者之後可以郊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惟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授杞宋例乎言郊而禘可知重諸侯不可僭天子說夫例之以事守則非其比律

之于禮制則非其分此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夫子傷古禮不復而重有望于魯乃魯之僭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是以有哀哉之嘆

祝嘏莫敢

一節

以事言謂之常事以法言謂之古法祝嘏字只作始終字看○愚云莫敢易不必定是僭擬有一徇今之便好新之心便是變易不易常古禮不變古人之禮則心亦不變古人之心此心便是福

祭禮始于祝終于嘏自始至終乃禮之成也正常事古法而不可變者也誠使行禮者一遵古制而不敢更改則內盡于已外順于道志行可通于神明誠意可孚于冥漠自然神之聽之式

穀以女矣豈非莫大之福

故天子有

一節

此原上文來見得上下之失禮者由於制度之壞故先王必立此制度以正之天子句就無功德者言諸侯句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句兼有功德無功德者言制度就國采上發揮○愚謂制度在處字上看出處之得其法是制度也雖欲淳淳其間而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亦安而為之子孫者亦各享其分以自守見制度之得體處

先王以人之子孫不可無以處之也故天子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其子孫矣諸侯子孫命為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是有國以處其子孫

矣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是有采以處其子孫也是田也國也祿也制為之裁度為之限上焉謹禮而無濫恩下焉安分而無過望若繩尺之不棄者然

禮者君之

一節

大柄截下言禮之功用見其為大柄也嫌微鬼神制度仁義政也別之明之等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愚云何以政治君便安設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感不安了此雖只說禮之功用却是言禮為君所用有這些好處而君能用之則政治君安還要禮是可用之物君能用禮上着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夫處國之有禮猶執器之有柄人君執禮猶柄之運器執其柄則器可舉庸其禮則國可治禮也者豈非人君之大柄乎何以見之似而不同者為嫌禮以剖析于毫釐無有感而不夫者隱而難見者為微禮以顯設于章程無有海而不明者鬼神至幽也禮以償接之而致其格制度不一也禮以考正之而歸于一仁之愛義之斷禮則別而用之各當其宜也此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繫以為安危者也禮以治之則庶事由之以理而一人無叢桎之憂可享有道之長矣不謂治政而安君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

故政者君

一節

首句言君身由政而安中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政善則民安而國可保此政所以為藏身之固也在穀字上見天在命

字上見政此只要知庸禮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大廟而施爵嘗嘗之日發公室則因祭社等禮而各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愚謂藏其身於天道之中所以固政之敝地仁義興作制度俱以天道出之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爲萬理營衛之身豈不甚固

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而身由以安者也政何以藏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文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下其命耳降命何如因祭社而降命曰敝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效思慕之心親疎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效山川出財而脩物立器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

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效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夫政之本天而祿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所爲而政無不善矣由是萬事得宜萬物得序民安國安而人君亦享太平之利其藏身有不固乎苟非本之于天吾未見藏身若此其固也

故聖人參

一節

此論治政而歸重于君身也民之治也以上贊化成治是見成語下歸本正身是寔工夫君與聖人作一人看首三句作員參並以致法言參並之者凡以治政而已處存以制禮玩樂以治民即參並以治政也玩者仰觀俯察探賸索隱也禮序民治則政治矣然政之所以治在君身天地父師四者無非天地鬼神

之所存所樂皆政也用之即處之玩之即治政也○愚謂君之所爲君者以能用天地父師之道也用不用之于他即用之以處以玩是一用而參並之理無遺矣然其本在君身無過過豈能保其無唯立于無過者而已立字最緊要反之心而無愧便是先立于無過就是處存玩樂的根本無過在君心上看

彼道莫大于天地而聖人以心參兩之上律而下襲也事莫妙于鬼神而聖人以心擬並之知往而察來也蓋治天下有政天地鬼神泯其機焉參之並之者正欲本其自然之理施之法今使政得其治可以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足以節民行和民心也治政何如高下散殊之謂存天地鬼神之神之收歛處也有自然之序焉而禮行矣以此心謀畫而酌量之法其體

之異者以制禮則人紀以定物軌以彰而禮得其序則節民之政治矣周流合同之謂樂天地鬼神之用之發散處也有自然之和焉而樂興矣以此心優游而玩味之法其情之同者以治民則百姓無怨萬邦協和而民得其治則和民之政治矣其本又在君身焉四時生于天百貨生于地人生於父而德成于於師四者彼此不相離是造物者無全功而生人者有餘責必由人君正身脩德而後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有父之親有師之尊也使不立身于無過之地則非所謂正矣安得而用之故惟立于無過則身正而治政之要始得然其實則屋漏不愧余影無漸盡之故有過無過君內觀之心而用四事參並處玩之本得矣何政之不治云

故君者所

一節

承上君立于無過而言上下有一定之禮欲人君正己以御物也君者所則大句言君道之當然則人有過三句言不可不盡之意故百姓三句言民職之當然故禮達二句極言盡職之效故百姓三句明百姓當則君養君事君之意禮達即則君養君事君之禮通達于天下分定民皆知所則所養所事矣要旨云首一故字以下言人君之分如此二故字以下言人君所以當如此末二故字以下言其能如此則其效如此甚明徹○愚云要重君之身足以爲臣民之則足爲臣民之養足爲臣民之事而言不然身不足當此徒以禮法束民民豈便守著虛名分來則之養之事之上以則君養君事君教下則爲禮下以此自守而安之則爲分

禮運

十三

夫人君當立于無過之地則知君也者正身脩德爲人所則效者也豈則人者乎惟正有供爲人所奉養者也豈養人者乎臣民承順爲人所服事者也豈事人者乎故君而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于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應兆之欲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而失其居上之體矣此君之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唯君爲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也唯君爲所養故百姓各供賦役以自安其身也唯君爲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自榮其身也此正禮之所在而分之所宜也今惟君盡其事民盡其職焉則禮教自上而達於下矣夫禮所以辨分也禮教既達則天下之民莫不相安于

畏愛則象之中甘心于服役事養之際名分不由之而定耶彼好生惡死固常情哉聖人有禮以率天下則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分之所在雖死而不敢犯矣人君可不求立于無過之地哉

故用人之

一節

此以中材說若大智大勇至仁則自無詐怒貪矣用只臨時任使之如料事機必須用智若曰此人有智因詐而遂棄之則不可若平時任官之際可忍以詐怒貪者樂其小材而重爲天下禍哉此時說于用字未看透○愚云有詐之智其巧機能應卒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用其智多貪之仁其惠方實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其仁有怒之勇其強機能勝事吾以平心馴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則實收知仁勇之用矣不然天下鮮全人豈有不詐不貪不怒之知仁勇哉以其短棄之而才不見用矣惟能去取用之方謂之善用人

禮運

十四

故聖人耐

一節

此節以情字爲主大意言必治情而後天下中國可一必辟義明利達患而後情可治必由禮而後義利與人患去而人情方可治曰辟曰明曰達自聖人去治情說曰脩曰講曰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說○愚云治情以辟義爲主義之途開得開則人人由義自然有信睦無爭殺了蓋義者人性中的實理啓其真性所以發其本然之真情而情合于義喜怒哀七者自然中節到中節地步尚何利之不趨患之不避乎于此見治情以辟義

爲至玩者不可以明利達患與辟義並重

天下非一家也聖人能治之爲一家中國非一人也聖人能治之爲一人非以私意億度爲之也蓋天下中國非一人而人情二其義之當盡者一也其欲趨利而避患一也聖人于其情灼然洞徹其故而開闢其義之所當盡者以教民由之明于義之利而使其知所趨達于不義之患而使之知所避然後情一則治一能爲一家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隨感而應出于天然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因其自然之倫而盡其當然之理天下中國所固有之達道也講習誠信修爲和睦則有生人之樂天下中國之所同利也爭奪相殺則有死

禮運

十五

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而使之脩其十義講信脩睦以趨利尚慈讓去爭奪以避患者又豈無其要哉禮者人情之防範治情之先務有禮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何以治情乎可以見聖人所以家天下人中國者矣

飲食男女

二節

窮得人情到方治得人情此窮字直到親由察安田地了窮全在倫義純熟有虧上窮出來所以要禮蓋禮能觀倫義之得失也彼人之所欲莫大于飲食男女人之所惡莫大于死亡貧苦故情雖有七而七者之中所謂欲惡者則此心之大端也蓋言欲

則喜與愛在其中言惡則怒與哀懼在其中矣夫此欲惡之心人自藏之人自知之他人豈能測度之也如其欲所當欲而美或不然而惡皆在于心豈可覘之於顏色哉不可於顏色覘之此所以不可測度也然欲一一窮究而察識其善惡則必以禮矣舉動合禮則知其十義純熟而欲惡之情皆善舉動失禮則知其人倫有虧而欲惡之情皆惡蓋已能知禮然後能以禮觀人也若不知禮何以察其情義之得失于動作威儀之間哉

故人者其

七節

此摠論人生具理氣而資物用意首節言人之有生本乎造化中五節言人之養生順乎造化養生者聲也色也味也而皆本于五行故天秉陽二節將言物用而推本于五行也末節天地

禮運

十六

之心結首節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三句食味句結二節至六節須知二節三節言五行性情四節五節六節言五行功用有是性情自有是功用故滋爲五味感爲五音形爲五色末又言人具理氣之全而資五行爲養也此章于五行獨詳者蓋天地陰陽鬼神之理流行于五行天地等無迹五行尤切于人可擬也○愚云造化有這許多好處都是爲人而設所以都合併在人身上去此說天地間人爲貴這段道理說絕了

故人者天

一節

此原人之所由生得造化理氣之全意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天地之氣分爲陰陽變爲鬼神列爲五行德交會秀俱屬人說人就是天地之德非云人具天地之德也合造化之理氣以爲形

性此天地之間人爲貴而盡性踐形人之責矣○愚云只得二
個天地之德蓋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得箇德不然德從何處
來亦從何物附着覆云天地之德人之生此其本矣陰陽之交
人之生此其幾矣鬼神之會人于是乎生矣五行之秀則人之
生獨靈于萬物矣其好

彼人之生也以性言之健而爲仁禮乃天地元亨之實理順而
爲義智乃天地利貞之實理非天地之德乎人之生此其本矣
夫既得是理以爲性必得是氣以成形方其形之將成也陽變
生陰而成形陰合生陽而成色非陰陽之交運乎及其形之既
成也魄者鬼之盛而必附乎魂氣者神之盛而必依乎魄非鬼
神之妙合乎至於五行之運其氣雜而不齊惟人則形生而四
肢百體無有偏塞是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智無有
虧缺是五行之氣之秀也蓋誠得其最靈而異於萬物者矣合
而觀之非天地之德乎

故天秉陽

一節

此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爲下文聲色味張本在四時分金重
播五行於四時句五行之運天地播之也故即陰陽之交通以
敘其始五行之和於月驗之也故舉月之生明以驗其和兩箇
三五皆以劍弦望晦順逆數之盈闕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盈
者五行生數之極闕者五行成數之極三五舉常期也盈者闕
之漸闕者盈之始

夫人既得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皆本之

五行也五行果何所始哉天秉陽位乎上矣然成象爲日星而
其光下垂地秉陰位乎下矣然成形爲山川而其竅上通天地
相蕩如此由是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焉五氣順布而成春夏
秋冬之四時焉然必木火順春夏之常金水循環秋冬之則四序
順和而後日行循軌日有常度而後月生如期故自朔而弦自
弦而望蓋三五也月則應期以有生朔後光生復積之至於三
五而光滿也由望而弦由弦而晦亦三五也月則循時而滅望
後光虧積之至於三五而光隱也是則由二氣之通而五行之
交運由四時之和而月生之有常此可以見五行流行之妙矣

五行之動

四節

承上播五行于四時來首節言五行相爲終始之妙下三條言

五行無物不在而天下之事皆取正于五行也蓋五行之運和
而不乖故庶物之生順而有常由是感而爲五聲其還相爲宮
者五行之序爲之也滋而爲五味其還相爲質者五行之氣爲
之也形而爲五色其還相爲質者五行之色爲之也造化之所
以養人者寧有窮乎要見庶物之成于人爲者俱取正于五行
然皆是五行所自有故謂五行爲物用之本

五行之動

四節

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只重五
行乃五行之運於四時爲十二月也此須以見在者立說
且以其播于四時者言之彼五行之動也木火居於先金水繼
于後而土無不在然春木爲夏火所竭夏火爲秋金所竭秋金

爲冬水所竭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之各循其序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若夫五行之播也以時計也惟土寄旺而餘各專乎一時則爲四時焉以月計之土居中央而餘各主乎三月則爲十二月焉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奉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之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終而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本矣由是五行宣而爲五聲聲寓于陰陽之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必還相爲宮焉如調樂于春以角爲主而律中太簇夾鐘姑洗五聲皆備而所主則在角也夏徵秋商冬羽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聲之還相爲宮五行爲之也五行滋而爲五味加滑甘則曰六和

禮運

十九

因之以爲十二月之食必還相爲質如春以酸爲主而和之以餘味也夏秋冬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味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五行章而爲五色並天玄則曰六章因之以爲十二月之衣必還相爲質如春以青爲主而間之以餘色夏秋冬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色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之不可平重

故人者天

一節

理隱于無形猶心之內蘊故曰心氣顯于有象猶端之外見故曰端食別被指人說而生只頂此三者首二句欲人熟注踐形意末一段欲人以道御情意大全云前曰德以其自得者言也此曰心以其能運者言也前曰氣證其所自稟也此曰端究其

所從始也天地無心人就是天地的心蓋天地界其體而人身妙其用始猶代天意而運天工者故曰心五行無端人就是五行的端五行運其氣而人身顯其靈始猶物在中而緒見於外者故曰端○愚云此章說人的妙處全在心端二字前言德會交氣只說得人的稟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的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倣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爲貴然皆是實理所爲摠來只完得箇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夫人稟造化之理氣以有生又資物用以爲養如此故天地無心以理爲心而是人也得天地之理之全以成性則天地一段

禮運

二十

虛靈不測之精神盡包孕而爲人矣非其心乎五行無倪以氣爲倪而是人也得五行之氣之秀以成形則五行無限發舒吐瀉之意況盡呈露于人心矣非其端乎由此觀之人身一天地也天地一五行也有生之後安能外之以爲養哉五味養口五聲養耳五色養目非天地五行造之以爲至尊至貴之人用哉可見天地生物獨厚于人則人當自爲計以不負其爲天地之德而後可

故聖人作則

一節

作則總以天地爲本九句作則之事四靈句作則之應下覆說其理之必然有這許多善處○愚云要看一則字則者萬事萬物之定準必出于天地者始爲不易之理故非天地聖人雖欲

以身作則而無本下見以天地爲本有許多好處此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也要知作則與行政不同政行去未必皆善曰作則所作者件件皆法式了

聖人作則于天下也有本焉天地位而萬理昭必推本於自然之故而取法以爲衆事本焉以陰陽爲考情之端屬陽者善屬陰者惡矣四時有當爲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矣日星有遲速之度必紀之以著衆也十二月事有分限必量其時以定事而不踰也政事之行發鬼神以降命而相依爲徒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于五行之時令也以敘彙倫以處庶民用禮義如用成器也人情多變治人情如治田也此皆作則以立民極之事然制作之盡善有以來四靈之畢至矣作則之應又

禮運

王

如此而其善可知矣天事物之難舉者以立之無本也以天地爲之本則事物之行一出于自然之理至公無私而達之之機自順與可敦禮可庸名可正分可辨而事物之理無一不可舉行推之皆通者傳之世世無弊也至若以陰陽爲端故觀其動而吉者知其情爲陽明之端動而凶者知其爲陰暗之端也以四時爲柄故時當春夏而動作之事可動而成時當秋冬而安靜之事可勸而成也以日星爲紀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而作長之事可列以示日中星虛日短星昴而欽藏之事可列以示也十二月以爲量月之分數不踰而人之作事者無失事功滋長有如樹藝之茂也鬼神以爲徒故事鬼神之神時至而不爽而因之以行政者亦可守之悠久而不失也五行以爲質故五

行之循環者迭運而不窮而人事之推遷者亦可與歲復始而不息也禮義以爲器執此悖倫而倫敘之事有成功可考執此修政而政治之事有成功可考也人情以爲田治人情者既盡其道則天下人心有宿道向方之所義知所由且趨利避患而七情之發皆中節矣四靈以爲畜故鱗介之屬隨鱗介之靈而至毛羽之屬隨毛羽之靈而至飲食不有由哉聖人作則之功效若是非本之天地而胡以有是

以陰陽爲端

數段

人之體莫非陰陽之會故情之動皆陰陽之形善即七情中節惡即是七情乖僻日星有早晚迎日于晝占星於夜紀其早晚之節如日中星鳥等紀春夏秋冬之早晚也事可守者聖人舉

禮運

王

祭效之以降命則政事與鬼神相依國家郊社等祭每歲必行則殺地輿作等政亦每歲必舉國家事取正于五行吾知五行周而復始則事勢變而不窮五行不息吾之政事亦不息矣人情爲田不使邪僻害正性猶不使草萊害嘉種也向方即由義趨利也

何謂四靈

一節

秉仁厚而識治亂麟鳳之靈也知吉凶而神變化龜龍之靈也此靈字以德言故龍以爲畜以下承上飲食有由言較輕蓋三靈物既感道化而至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之雖見人亦不爲之驚而飛走龜能前知既感道化而至則人情之疑有所決可否則違不失其正揔見和氣致祥道化之感也

一節

先王所重在祭事故先秉簋龜以定期日擇之善矣然後陳列祭祀之禮設之當矣埋幣贈神表其敬也宣祝嘏詞說致其文也合此四者而不遺見制度之設焉立此四者而不變見制度之定焉故國家典禮有常可世守不失蓋此祭祀之禮爲立國常經也由是祭祀之官遼奔在位之人各有所司之分而無曠官官有御矣禮樂器幣之類各有職掌之人而無廢事事有職矣典禮之行一循先後之序而不錯亂禮有序矣國一有禮而事事皆善如此向非設制度者之如此詳也胡以致是可見祭祀之制度乃國之所以爲禮而官之所以爲御事之所以爲職禮之所以爲序者可不先定哉

故先王患禮

二節

愚謂要重義之脩的義字先王舉禮而獲效者以其能脩禮之義也守至正以上言先王之達禮教如此正法則以上言天下之從禮教如此郊社以下言能達禮于下者得禮之精義而脩之也舉祭設官自防俱要看出禮中之義來定天位列地利等與在朝在廟在學義在禮之中而其本則在于王之心故王心正則禮之義方招招暢達而天地人心俱爲感應這是簡義的

本原處

故先王患

一節

首句冒祭帝五句是舉祭以達禮教宗祝三句是設官以達禮教王前巫以下是正身以達禮教歸重正身之切上來本事者祀戶竈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祀門行中雷所以本其往來闔闢光明之事也前後左右不重設官只起王中句心無爲看作不累于物不牽以私不可作做過文○愚云一段段說來專爲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是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祭已祭的中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工夫緊關處萬理之根苗也于此守得定無私欲之擾禮發出來方真而教攬能四達下文効驗皆是此念所感動的曰義備禮藏者有至正之心所以事事之脩飾皆合宜也禮何以藏正則虛虛萬理含蓄禮行特其含蓄之顯設者耳

夫禮不達則分不定先王憂之而思以達之故祭天于負丘以君之尊猶天今而致敬于天所以定夫君位之隆而尊君之禮故自此而達矣祭地于方澤以百貨產于地今而教民美報所以表其穀物之利而報本之禮教自此而達矣祖廟者祖考之所依也今致祭于四時是蓋追養繼孝一根諸吾心之仁非所以達仁心之禮教乎山川者財物之所出也今望祭于四方是饋接鬼神極盡夫當然之理非所以達興作之禮教乎五祀之神因時以用事者也今偏舉于一歲是蓋昭德報功一本其有爲之事非所以達制度之禮教乎其行祭以達禮如此然以爲

不若設官之專也故宗祝在廟司駿奔之職禮達于廟也三公在朝贊變理之化禮達于朝也三老在學明倫理之義禮達于學也其任人以達禮如此猶以爲不若身教之切也故王之前後有巫史矣左右有卜筮贊侑矣而王居其中此心何爲哉不過慎防吾無物之衷還復吾虛靈之體而視聽言動必依于禮洗心退藏不失吾初守君道之至正以先天下而已如此則禮教之本立而不患其不達矣

故禮行於郊

一節

法則截上是獲祭事之效下明其得禮之義也孝慈服言心安意順非強之使然○一說有此義而先王舉此祭則脩祭所以脩義也行一祭便有許多深意包藏于心禮之府藏不是過矣又云郊以脩尊天之義而陶匏蕭栗之禮藏于中社以脩美報之義而瘞埋牲犢之禮藏于中山川袒廟所以脩財用仁愛之義而蒸嘗沉埋之禮藏于中五祀以脩本事之義而迎設之禮藏于中

故以守至正之心而有事于郊而祭天之禮行則明德之聲乎於冥漠風雨以節寒暑以時百神受職而事天之效著矣有事于社而祭地之禮行則精誠之念達于淵泉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百貨可極而事地之效著矣有事于祖廟而因時盡禮觸發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于孝慈之理矣有事於五祀而迎尸設主不簡其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不凌尊心閑于法則之中矣精禋感格其效如此可見

先王之祭恐義之靡堅也而脩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之義而事事皆天理之節文所寓也義備而禮因以藏豈不足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守正之心爲之主也

夫禮必本

二節

此論禮原於天而歸于人意上節重前而輕降命一句推其本乎天理見禮以承天之道使天下知所尊下節輕前而重曰義一句推其本乎人事見禮以治人之情使天下知所從尊且從而禮其行于天下矣○愚云兩節合來只重其居人也曰義一句見禮之源頭極遠理從理數本來推起而後一一制下者所以與人相宜蓋先王高處合下便見得太乙之理即人事所從來之理而本之以降命便與人無不宜下節本天動地等正是

本太乙的着實處

夫禮必本

一節

首句分中間四句皆指太乙說至其降曰命方着聖人制作入註中高卑貴賤吉凶刑賞講官于天也正見其本於太乙命即教命降命即禮也天地之上下異位故曰分陰陽之動靜相生故曰轉四時之消息不常故曰變鬼神之屈伸不一故曰列此太乙流行之迹禮制已肇于此夫禮非無因而作也蓋太乙者數之始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實本於此何以見之自太乙之分也上爲天而下爲地高卑定矣自太乙之轉也靜爲陰而動爲陽條舒異矣自太乙之變也爲四時而有錯行之序自太乙之列也爲鬼神而有

生成之功太一之妙如此而禮于是乎肇矣聖人者窮神知化
默識心通制爲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于法天而爲之
也貴賤上下之等是法天地之高卑也吉凶刑賞之事是法陰
陽之舒慘也歲月久近之差是法四時之變也報本反始之情
是法鬼神之列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即太
一也所謂禮本于太一者如此

夫禮必本

一節

此推禮切于人而究其所以行也曰養分上言制禮本於造化
而爲人事當然之義下言行禮者必資于貨力八者又行禮之
具也通重居人曰養四字見禮雖原于天而寔不遠于人之意
○禮之自來可知矣在天成象著秩序之常聖人成能昭典禮

禮記

卷一

之則是爲本于天矣推而行之言有動也殺高卑於山澤而上
下由之辨焉敷而布之言有列也本事爲于五祀而制度由之
異焉時之推遷不一則變通以趨時而以時爲柄矣月之爲量
不同則協合於分限而功如樹藝矣是皆效法所本者孰非取
法太一哉而非聖人強世而不便於人也殺制也而不離于世
故會通也而一緣乎人情常行之典胡可廢乎日用人事之則
通妙合于當然其在人者不曰義乎秩敘之法于天者人之綱
常宜爾也高卑之殺于地者人之名分宜爾也法制之本于五
祀者人之需用宜爾也先後久近之定于時日者人之節制宜
爾也然其行之也必有具焉貨財筋力歸讓飲食者皆具也而冠
婚喪祭射御朝聘正所行之禮也禮者天之具乃人之所能爲

觀所行之禮又人之所當爲此所以爲居人者曰義也

故禮義也者

一節

首二句提起言禮之關於人者甚大中三所以字平看皆屬禮
之用說正是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二句總承惟聖人句總上
意蓋聖人知其治身心通幽明貫天人皆係於此是以不敢已
之此見惟聖人能盡此大端天道至微而難測達之者凡天地
陰陽四時鬼神之精繇由此以顯設之也人情難制而易乖順
之者凡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以品節之也二者由
于禮義則通達不由于禮義則滯塞故以寶喻之以其爲人物
之出入曰寶爲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寶知字深身有身體力行
意在內○愚云端乃禮義管攝人的機竅處也此端入于身心

禮記

卷一

使人實念固而不浮此端貫于幽明使人本心慊而無憾此端
徹于天人使人性情之道共由而不阻礙這禮義分明是天下
之達道了豈不是人的大端
聖人制禮一本於當然之義所謂禮義也然是禮義也有益身
心通貫幽明上承天道下治人情不可一日無者也非人之大
端乎何也禮義之於人也所以講信脩睦以誠其心固肌膚筋
骸以莊其身者也大也所以養生送死于其明祀鬼神于其幽
者也大也不止是也本造化以爲之經緯而天道之精微不至
于隱因人情以爲之節文而物感之紛擾不至於流即其由禮
則通達不由禮則窒塞也不謂之大寶乎信爲人之大端也惟
聖人知身心不可去禮神人不可去禮而任承天治人之責者

不可去禮所以謹節文于天理之中脩人事于儀則之內者自不容已矣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故禮之於人

一節

此欲人循禮以成德勉人之厚于禮之託君子厚於禮四語可玩要補酒意○愚謂以厚以禮以字着實緊要以厚者用那醇實具篤心在厚的這半邊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飭躬是以厚也以薄者只在文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就如釀酒一般只要他適口不顧他身分醲厚不醲厚

禮之於人內養其莊敬之心外陶其恭肅之儀人以禮成德猶酒以麴蘖成味也禮之切于人如此體禮之功存乎人焉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謹審節文而厚于禮是以成其德爲君子即

禮運

三十九

酒之醇者厚于麴蘖也小人所以爲小人者以其肆欲妄行而於禮是以不成其德爲小人猶酒之漓者薄于麴蘖也禮一厚則爲君子薄則爲小人可不以禮成德哉

故聖王脩

十三節

自此至終篇皆聖王治情之事獲而弗食以上盡道以治人情也是謂大順以上天下之人情大順也可俯而窺以上治情而有大順之感召也脩禮體信二句摠括聖人脩禮至用民必順意此順之實二句摠括故無水旱至可俯而窺意○愚謂通章只看一脩字下文陳講本搭皆是脩也脩非于性外索一道理即于天性中固有之理開導整頓一番唯其脩性以治情所以人心世道無一不順觀章內開首脩禮三語義之相體之序

可見義禮都是脩而陳講本搭別其功耳末復曰聖王脩禮以達義此順之實可見大順之來只是一箇脩禮而使義之達曰體信特言其脩之之心其實耳此脩即中庸脩道之訓教的脩

故聖王脩

九節

首四句提起看言聖人治情之意脩禮五句備言聖人治情之事義之實三節舉禮義仁有益于人見聖王用以治情之故然禮中有義義中有仁有相須意故聖王治情當循序而兼舉之故治國一節緊承上來言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也

故聖王脩

安之

此摠是聖人治情之事首二句提起言聖王脩道以治情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爲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事首

禮運

三十九

獨言禮義者以禮義爲治情之大端而學之攝攝此仁之聚聚此義之安安此也夫聖王于人情必以禮義治之者何蓋聖王治情猶農夫治田責不容辭故脩禮以耕陳義以種復有耕之聚之安之而治之責始盡學仁樂皆以禮義貫方聯絡耕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辟喻也摠是治情之道先以禮而防範大則隨時宜中剖辨理欲然後會于一本而妙于自然有一節承一節意

此言聖王明人道以平人情也天下之人不能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者人情之裁制禮者人情之防範脩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爲治事之綱領脩此禮焉使人有所歸處以爲治事之準節也

非所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爲己責猶農夫以治田爲己憂是情爲聖王所治即田爲農夫所治故曰人情即聖王之田也農之治田由耕而種而耨而收而食五者有功有序也聖王知能任人心之私蔽者唯禮先脩之以啓發其性靈如治田者先以耒耜墾其荒蕪也能爲人心之穀種者唯義開陳之以根抵此理于人心如治田者隨田之宜而以宜種者種之也夫禮義雖可使情之中節然氣拘物蔽能保證義不終失耶於是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存是必復于禮義之真如農之去草養苗也學則博矣而未約也於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爲統宗會元之地會萬于一使禮不至渙散而本心之德全不如穀之熟而飲乎仁則利矣而未安也於是播乎聲容之樂以爲

禮運

三

故禮也者

三節

此明禮義仁其道相須而至大均有益于人情蓋禮以義制而非苟作義足以協藝而講仁仁足以本義而達順是相須而且至大此先王必禮耕義種仁聚以治人情而學以明此樂以安此曰相須見治情不可偏廢曰道大見治情不可緩也

禮也者義

一節

註極得旨禮者義之定制解首一句義者禮之權度解下二句上下雖作兩層摠是一意但上指禮之已成者下又說義是禮所由興在禮之未成上言耳

聖王治情脩禮以耕之矣禮何爲者事理隨時有異惟著之節文而爲經曲之禮則義之用一定不可易此禮既成則爲義之定制矣然義者禮之權度也禮雖一定不易義又隨時合宜此禮未起之先事有協于義而合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酌于義之用而創爲禮之經曲也是禮固爲義之實而人之制禮者又當求合于義矣信乎禮與義相須而非義外之禮見禮非苟作而先王用之以治情也

義者藝之

一節

禮運

三

藝之分二句論義之理如此協于藝二句言人之用義者當如此得之得義也即能以義而協藝講仁者也

聖王治情固陳義以種之矣義何爲者蓋義者事之宜藝之接於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爲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發於內者親疎厚薄以義爲之品節此義之本體然也如使事之處于外者協合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心之發於內者講明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吾見制事制心之時內有主宰外有執持斷斷乎不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之心所移易者何強如之此強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者粗

仁者義之

一節

義以行之得宜言順以行之無不利言○愚云有仁自然生出

義來心一仁念念皆和順了

聖王治情固本仁以聚之矣仁何爲者耶彼外而事無不宜者義也而仁則爲之本焉化裁之用固因心之推也外而人無不諧者順也而仁則爲之體焉一心之和固百順之基也人而得仁乎則本心之德已全不惟常伸于萬物之上即萬善皆屬其統馭矣何等如之註把得之屬上以民服爲強以長人爲尊與治情本有相背

故治國不以

一節

此反說以應上文治國作治情看自禮而義自義而學見其序之不可紊也爲禮必要義爲義必要學見功之不可缺也有承上起下之意

禮運

三

聖王治情必會理之全者何蓋禮之于治國也猶耜之于治田也治國而不以禮則防範不立無以開其從入之端猶無耜以耕胡可得也然義以權度乎禮爲禮而不本于義則無以爲人情之裁制猶耕而弗種也學以講明乎義爲義而不講之以學則無以去非而存是猶種而弗耨也仁者自博而歸之約也講學而不合以仁則散漫而收隨得而隨失矣不猶耨而弗獲乎樂者自利而造于安者也合以仁而不安以樂則勉強而無道腴之實拘迫而無雋永之味不猶獲而不食乎

安之以樂而

一節

到此提出箇達順來蓋達順者達之天下國家無一不順摠之人情皆治也安于樂成已矣而不達于順是不能成物則體立

而用未著學問無所徵猶食而弗肥無以驗其食也四體正以下皆達順之道肥即順也下不過承肥字衍其義耳四體正一段即人身設辭以起家國天下耳但家齊國治天下平尚有推行意在方見順處肥謂仁義禮樂之教充盛于家國天下無一不足亦只是情得其正而治化大成意合家國天下皆肥故曰大順車御實當行動字德指仁義行就吾身達於政事說蓋見于身行于政事一由于吾心之仁義也行字有工夫下樂字方見自然蓋御以輔車樂以輔德謂仁義之行一此心從容和順毫無勉強也

禮運

三

且以達順言之彼人身乃家國天下之象而治世養身之術恒相流通四體既正而無惰慢傾側之容膚革充盈而有豐厚滋之美此人身之肥也今安以樂而達于順則家國天下之肥不猶是哉以家言父慈子孝而父子篤兄弟恭而兄弟睦夫義婦聽而夫婦和則一家之情各得其正而家以齊矣此謂家肥以國言大臣位高責重若難盡其道今則執法奉公而臣道克盡小臣官卑祿薄若難守其介今則砥礪廉節而不虧其守官職相序者專者摠職以率下卑者分職以奉上貴賤有序不侵官廢事也君臣相正者君以賞罰正臣臣以獻替正君明良交儆不驕不諂也則一國之情各得其正而國以治矣此謂國肥以天下言天子統理萬幾者也非仁無爲非義不行而以德爲所行之車且行仁也而安于其仁行義也而和于其義而以樂爲乘車之御諸侯則朝聘以時而相與有禮也大法則以禮

法自相序守而不僭不偏矣士以信相考而久要不忘矣百姓以睦相守而協心相親矣此則天子和德于上臣民和德于下天下之情各得其正而天下以平此謂天下肥夫一體不協于和平不可以言肥一人弗由於至道不可以言順今合家國天下之肥猶人身之肥者觀之則膏肓無非至和之充周而翕合萬物爲一體滄肌浹髓一皆協氣之洋溢而聯屬天下以成身聖神之功已極成物之效已至而天下之情無不治不謂之大順乎

故事大積

一節

自此以後皆發明大順之說蓋因大順說到極處而又以保大之機傲人君也註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要看得好蓋說治人

禮運

三十五

情而至于大順是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而處天下事自然無不各得其理也全重註自然二字下七件皆事也大與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曰至危字反順字便是○恩謂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備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于極順時知危而守之纔是聖人高處與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不同以戒字粗守字精也

先王之治達于順矣當此大順之時而處事事之大者積在

行如威福并用剛柔迭施者各得其宜無舛謬也有小事爲細行者如嚙笑之類自能慎行無差失也事之機勢未形尚幽隱而深宵者曰深通則洞燭其幾微知之明而處之當矣事之機勢紛紜茂密而衆多者曰茂有間則剖析其條理分其群而別其類矣兩物接連相及如見在者未往而方來者既繼未免有彼此之爭今則因物付物而施爲皆得其序彼不及此此不及彼何相及焉兩事一時俱動如機不容于先後事有至于相持未免有利害之爭也今則以事處事而推行各止其所利者自因害者自去何相害焉治情而至大順之達也則天下事雖殷煩而不可紀而自然各得其理則隨一事合一事之湊理而無有叢挫者此乃順之極致也然致順固難保順尤難而能保者必先能明也誠明于順之所由始及順之所由成而後識人情之中順逆不生于幾務而生于主心理亂不關于治忽而原于主敬水鏡之慮不忘于衷禮義之備不輟于政將見庶事就理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矣守危者何危之有則明理之功要也

故禮之不同

一節

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禮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意須有三故字首一故字說聖王大順之治不惟見於庶事且以制禮第二故字說不惟制禮且以行政末故字合此二段方召天人之和也○恩云先王于至順之時思保順之道故制中道之禮以維情而順可常保然猶以禮和得人情未和得造化故又于行政之間合天時合地利合人事保順之道如此詳密所以永無災

害而順道常在宇宙間以大順時而守順者又加此等工夫所以三才應瑞物臻也

先王明順之後知保順之在禮也故其制禮也以人之貴賤有等則禮之豐殺不同賤者禮應儉則儉而不豐貴者禮應隆則豐而不儉若此者以危亂之禍起于人情之驕縱而實由于禮制之無辨也今禮制順乎豐殺而不同者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而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是制禮之順也又有見于政事焉故卑土所以順民之情者以廣谷大川異制而民生其間異俗居山者使居于山居渚者使居于渚是因地之利順以居民也水火金木開備物之利于天下飲食薄厚生之利于天下以時者不先不後也此取日用之需合天道之運是因天之時順以養民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力必其時是因人之宜順以正民也此皆聖王所以順也此便有才意矣下是大順之效蓋制禮行政無所不順故大順充以能感召兩間之和而弭災疾于無形也但此是無咎徵下則以休徵言矣

故天不愛其

一節

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明之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駭臻也三愛字皆各惜意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與貨財殖地不愛寶也傾心事上直心相與人不愛情也此三才之應也天之降露糝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

異也器車爲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爲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樞宮沼鳥獸胎卵可俯而窺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異者豈無故哉由先王脩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此誠信于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感召卓異如此也此非順之實哉蓋脩禮則先王之盡道于行政間者不虛也體信則先王之盡道于脩身間者無偽也故三才應而瑞物臻特順之華耳論其實理職此之故矣○脩禮說先王的政是以禮爲人情防範意此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即人情得其治有使民宜之意此則治情之用著矣體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身而誠自治其情意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即家國天下之肥意此則治情之效極矣惟有是順之寔故三才之應以此故而應瑞物之臻以此故而臻也

禮器新裁卷之七

禮器是故

一節

此詳致禮治躬之功效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言人以禮治躬則行脩而德盛自釋回至易葉推禮之用有益於人故能使人行全德脩也居天下二句興起君子有禮而能協親睦感幽明其效爲至大也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愚謂此節只要重釋回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釋回是克已增美是復禮必已克而禮纔復釋回豈不就增美字指正施行又由增美來人能消去回邪私心而日增忠信之質之美則其文日溢於外豈不如竹箭之筠其德日實於中豈不如松栢之心前所云大脩盛德者含文雅真實之外又有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卽禮器也

禮器

吾身有禮則日就規矩加身措前衆動得宜而大脩成人之行也其行既脩則衆善自爾充周所養自漸漸極盛德也夫禮何如而能使人大備哉禮以去僞故能消釋人鄙詐慢易回邪之心是涵養德性也禮以著誠故能增益人忠信純實材質之美是變化氣質也故以之措諸身則祝聽以禮言動以禮而無不正以之施諸事則彞倫治物則當而無不行其在人之身也回去而不形美增而日見則文以君子之容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矣釋者日以去增者日以充則實以君子之德如松栢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矣二者唯節操之致居天下之大端故柯葉之茂歷四時而不易君子有禮何異於是哉內外人之

親疎者也物則盡乎人矣鬼神則至幽矣唯禮則外起和敬之心而諧協禮至不爭也內起親愛之意而無怨禮至則無怨也物則被其常愛而懷仁懷君子之有禮也鬼神致其居歆而享德享君子之有禮也協親睦感幽明皆有禮之效如此可不以禮治身之器哉

先王之立

一節

此泛論禮制之脩意主先王制禮看首二句言禮制脩本文之全中二句指有本有文之實末二句申本文不可偏廢之意立是創立與下立字異禮只經曲盡之○愚謂註中以廣大精微爲禮之所以本忠信纖悉委曲所以有義理之文極精透看此節當體認此意不可放過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本者根本也本以立其基而文從此生文者文理也文以致其飾而本由此著本者何盡已之謂忠以實之爲信此由先王之心而制於禮之中者也有一段誠懇真切之意焉曰本者經曲之廣大精微必由實心以爲實德之也也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文者何文之合宜爲義行之有條理爲理此因秩序之殊而散爲禮之等者也文者經曲之纖悉委曲莫非禮義以爲妙用之施也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忠信之本則禮徒虛文而不立此本不可無也無禮義之文則禮亦愿慙而難行此文不可無也

禮也者合

二節

首六句言禮無不順也天時四句原有當順也故天不生七句

申言其必順也○愚謂恐行禮者致難得之物以恣其侈心故以天時地財樞之段段都是合天時設地財末二比天不生則地不養而鬼神弗享可見當合天時居山不以水物爲知禮可見當設於地財

君子之行禮也必用夫物而用物必以道以上則合於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於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然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於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於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各得其性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間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生之物故當合於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產故當設於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爲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猶之

禮器

三

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故以天之生地之養禮斯行也苟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者鬼神弗享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山以鹿豕澤以魚鱉禮斯稱也苟居山居澤者而

故必舉其

一節

愚謂先王制禮之節全爲脩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唯節於未荒之年所以有脩無患也節矣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全要看節矣二字倫類厚薄還不足以盡節的良法其間有許多調停那移存留妙術

先王經國以天下未嘗無財惟制之無節而用斯不足耳故必舉國家所入之定數以制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因乎地必舉之以別其行禮之倫類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是舉賦稅廣狹之數爲行禮隆降之大經也定國之數因乎年必舉之以等其行禮之厚薄年之上者禮從而厚年之下者禮從而薄是舉賦稅豐凶之數爲行禮之大經也此所謂舉成數以爲大經也是故財足以裕今日之用又足以脩不測之虞年雖大殺衆不因之而恒懼者蓋由上之制禮因地因年量入爲出而財不過用故國用足而民有恃無恐也使非有節將不待大殺而已有匱乏之憂矣

禮時爲大

五節

禮器

四

禮字作頭首五句截堯舜以下皆詳時與順體宜稱之實次之意俱在言外○愚云此見順體宜稱不過世間原有此理而有此事耳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豈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得世間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

禮時爲大

一節

當以天人立說四次字以人爲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禪受就是因之禮放代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愚謂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一向說禮都說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則久之說這箇時字即易道也禪受放伐就是古今極大之禮今夫禮之大原出於天而時則天之所運或因或革各隨其時

乃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能預。禮之大者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爲順祭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爲體隨事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爲義稱其分守之所在。而不敢不遵者。爲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於時。焉何言乎時。爲大也。堯授舜。舜授禹。繼治世而其道同。湯放桀。武王伐紂。繼亂世而其道異。此皆天時之運人不得而違也。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事以致方來之孝。而不墜先業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爲大也。

天地之祭

一節

此明順次之意。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嘗之事。父子有慈。

禮者

五

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義。祭祀道義中便是序。但且虛言所行的禮序。於倫內見之。曰倫者。見其爲自然倫序也。即在上四字。討出總以尊卑立說。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稱卑。父尊而子卑。君尊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爲倫之不可紊者。有序曰倫。循序曰順。聖人因其倫而順之。以制禮。非順乎順是人去順他。故爲禮之次。

社稷山川

一節

此明體次之意。天子諸侯社稷有所報之禮。山川有望祀之禮。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於天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於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分行禮。今在人爲非體次之乎。體之輕重指詳祀之禮。如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

鬼神在天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鬼神在一國者。但須本天子諸侯的尊卑。方於各神的體有輕重耳。禮之隆殺在牲牢上見。

喪祭之用

一節

何言乎宜次也。以之慎終追遠。則有喪祭之用焉。以之講信修睦。則有賓客之交焉。是喪祭所以明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然而隨事以制其宜者耳。故曰宜次之。

羔豚而祭

一節

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異而稱同。故皆曰稱。不必句用補出天子。此舉極卑極尊者以該其餘也。皆足有餘。俱以祭畢燕享時言。

禮者

六

何言乎稱次也。今夫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雖至薄也。百官以之而祭。不爲不足。太牢雖至豐也。天子以之而祭。不爲有餘。此則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國家之守不一。故諸侯有國者也。則以龜爲寶。而決疑焉。以圭爲瑞。而申信焉。大夫則有家而已。故龜不得而寶。圭不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哉。是君臣國家之辨。莫不稱物以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禮有以多

稱也

愚云。此數十言。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是寓在裡面。如多大高文。少小下素。自有當然之義在。就是宜自有輕。

重不易之理在就是體目有不可拂之次序在就是顯見此數者雖是定理其間有隨機變易相時而行的處在豈不是時

禮有以多

素爲貴者

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脩少者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收歛之不密高者惟恐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安于卑也文者慮夫美之或涉于晦也大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之不完也

禮有以多

七節

此統言禮有以多爲貴意首一句提起本節是廟數以多爲貴天子之豆至大夫六豆是豆數以多爲貴諸侯七介二節君臣朝聘於天子因分而異介牢之數見介牢之數以多爲貴天子之席一節見席以多爲貴也尊者多而卑者少此以多爲貴也

天子七廟

五節

廟數獨隆於天子而臣則以漸而殺非特以誠深孝篤爲然不如是無以致尊祖之義盡親親之仁也豆數獨脩於天子而臣則以漸而寡非特以脩味多品爲然不如是無以極九廟之美條四時之和也○愚謂要得仁孝勤儉意立廟仁也仁心無窮而孝道有限故以七以五以三之漸減也聽朝朝聘勤也奉養宜隆而物力宜節故二十有六而下漸非也

天子之豆

四節

天子之豆以朔食言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合之二十六也諸公更相朝堂上朝八饋八合之十六去加八羞二也諸

侯亦相朝堂上朝六饋六合之十二去朝二饋二矣此二節國君朝於隣國而主待賓之禮上大夫爲使臣行大聘主君食之八豆半於諸公也下大夫爲使臣行小聘主君食之六豆半於諸侯也然皆主朝踐言視君去饋食矣此二節諸臣聘於隣國而主待使之禮

諸侯七介

一節

此朝聘行於天子者上句國君五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諸侯指諸伯也下句三年行聘禮而介牢之數少大夫謂諸伯之大夫也介爲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牲也七介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也七牢飪牢一餽牢三腥牢三也五介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二也五牢飪牢一餽牢二腥牢二也然諸侯只指侯伯之大夫者何也舉中而言則上下可知也

天子之席

一節

天子之席以裕祭言五重莞藻蒲熊也諸侯主相朝言三重莞藻蒲也大夫主上大夫行聘言再重莞蒲也

有以少爲

貴也

此言禮有以少爲貴意首句提起一以君與天對分尊者行無別祭尊者物不兼見以少爲貴天子諸侯大夫分有尊卑而禮有煩簡見以少爲貴食數因分不同見以少爲貴就數因車不同見以少爲貴玉之貴者特升於堂玉之次者問物而通此玉以少爲貴鬼神異於人而席不假多重見席以少爲貴諸侯視朝之時於大夫每人一揖於士衆人共一揖此揖以少爲貴末

句總結之也

天子無介

二句

上句言天子分極尊者無事於介以其無爲窮之義也亦指巡狩至侯國言下句言祭禮敬者不脩平物見無可以稱其德也特牲亦是犢牛便有貴誠意此少爲貴也

天子適諸

一節

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蓋君猶天也故尊君之禮也之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既畢惟酌爵之酒以獻賓而不用適豆之薦以朝禮之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咆酒既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夫以天子對諸侯言天子一牛而已諸侯

禮祭

元

既行享禮又酌爵咆是多於天子也以諸侯對大夫言則諸侯但爵咆而已大夫既酌酒而又薦脯醢是多於諸侯也

天子一食

一節

此見君子食德者有食數小人食力者無食數此非以貴賤而爲多少之數者乎○愚謂禮會之食

大路

一節

大路祭天者次路供祿用者繫馬服之帶纓馬胸之鞅繫纓平看皆駕路馬之飾祭天所乘之車而就數之少卑雜所用之車而就數之多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圭璋特

二節

圭璋玉之貴者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皆不以他物慝而

進之雖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皆不升堂特達而已豈非以玉之貴者而自不假於多儀乎琥璜玉之次者也天子享諸侯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仍用琥璜以將幣是謂之琬璜爵也豈非以玉之次而不能不假物以爲麗乎禮以少爲貴此足觀矣

宗廟之祭

瓦甒

此舉祀享之禮見禮以小爲貴意宗廟之祭士之祭禮也貴賤以位言主人爲貴佐食爲賤獻者之於尸也貴者用一升之爵賤者用五升之散以爵小而散大也尊卑以體言皇尸爲尊主人爲卑舉者自舉而飲也尊者用三升之觶卑者用四升之角以觶小而角大也此祭禮之用爵尚其小如此五獻子男之序

禮祭

十

禮也缶與壺皆飲諸臣者缶之容過於一石爲甚大卑之故刻於門外壺之容止於一石而次大稍進之門內若子男之君自飲之尊以瓦甒但容五斗之小列之在堂面尊而專惠矣此享禮之設尊尚其小如此

有以高爲貴

一節

堂之制隆於尊而漸殺於卑門之制專於尊而不及於卑禮有以高爲貴者何堂陸之峻所以垂廉地也是故天子之堂九尺而諸侯大夫士皆降殺以兩焉臺門之設所以壯國體也是故天子諸侯臺門而大夫士無敢擬也此非以高爲貴乎

有以高爲貴

一節

此見禮以下爲貴意前二句祭天之禮不用其高而用其下是

禮行於幽者不壇掃地申看指郊祀所祭之地天子二句設尊之禁不用於尊而用於卑是禮行於明者天子句享禮設尊大夫句鄉飲設尊以廢禁與於禁較廢為下於為高以於與禁較無足為下有足為高於取不流禁取不犯此意不重此見以下貴也

禮有以文

一節

夫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服被之以袞繪之以龍制度極其文明而顯變化於有象也降而諸侯則黼焉取其斷也大夫則黻焉取其辨也士則玄衣纁裳焉取其質也此其飾各以分而殺焉天子之冕藻以朱綠取乎陽明之色旒以十二則乎天數之全自是而下諸侯則九焉上大夫則七焉下大夫則五焉此其數各以等而殺矣夫同一服也君則放而文臣則放而不致此服之貴其文也同一冕也君則取數多臣則取數少此冕之貴其文也

有以素為

一節

此雜舉禮之尚質者以見貴質之意祭天為至敬故儀物一取質素不尚煩文隆所敬也父黨為至親故見禮一主質素不為客儀隆所親也以郊祀所用之物言之大圭天子搢以對越者無琢雕之文太羹天子藉以獻天者無鹽梅之和祭天所乘之車曰大路以木為之取朴素也祭天對越之席以蒲越非莞草也其乘酒之犧尊以疏布覆之無黼黻文綉矣其沐盥之杓以白木無丹漆雕鏤矣此皆以素為貴也

禮不可不

一節

此之謂也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明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註禮之等數語皆於末句發之○愚謂稱者如權衡之稱物量度取中一毫低昂不得豐處少昂便有違分踰則之意儉處少昂便有固陋不安之意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者諸禮皆一定不易之禮而曰稱則有隨時活變之意定中有通所以要省

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乎嘗謂人之於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同也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可無省乎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此少小下素於儉之謂也不殺者正此多大高文一於豐之謂也然是言也

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而非稱矣殺則不及而非稱矣不豐云者非以非廢禮也蓋言禮有以殺為宜者不豐所以稱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殺禮也蓋言禮有以隆為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夫子之言惟在於稱然則我之所謂少小下素多大高文者亦何莫非稱乎此人之所以當省也

禮之以多

三節

一說貴多是大享報功貴少是冬至所行者不分制禮行禮亦可

禮之以多

二節

二禮字俱指郊社上節作制禮下節作行禮皆以君子之心言

之惟制禮故主於脩物惟行禮故主於存誠制禮非無誠但以多爲貴行禮非無物但以少爲貴須知天地之德一也前言大理博物後言密制精微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

禮之以多

一節

此論禮之脩物由於外心而必原其故以明之首句言禮貴於多二句推貴多之意德發揚二句明天地之德甚大得不句即首句意樂其句即次句意此二句須緊連說但知脩物在樂發之後德指天地生物之德發揚與謂萬物是二件事看言其德發揚昭著不可掩故盛大普偏於萬物以之資始資生也○愚謂大理物博玩註是其理之所該句可見大理是德的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有是生物之德自主

禮器

三

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行賦子爲天地之命曰理大理乃德發揚中所包藏之理物博言謂萬物者極廣也

故先王制郊祀之禮而備物以爲貴者非侈其多也由其用心以致脩物之享耳所以然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於兩間凡物之所資以生成者普偏而無遺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造化之德流形於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將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乎故君子樂其用心於外以致脩物也

禮之以少

一節

此論禮之尚簡由於內心而必原其故以明之首句言禮貴少二句推貴少之意德產三句明天地之德甚大得不句應

句慎獨句應二句此兩句亦須緊連說但知貴少在慎獨之後

○愚謂慎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註云存誠之事可見有好些不愧屋漏的條件在不可把慎獨就作存誠之誠敬以期感格是以其內心也所以然者聖人有見於天地之德發生品彙者流行周備物物完具大莫載小莫破所謂體物不遺一密緻無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真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真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之心觀天下之物雖即天地所產何足以報其密緻精微者乎蓋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得不以少爲貴乎是以行禮君子素行不愧自反不作主於

禮器

古

慎吾心之獨而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正所謂內心也

古之聖王

一節

多之爲美截上是聖人由心之內外而致用物之多寡下是先王致禮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也先王聖人作一人上泛論其理下言制禮之實須玩是故二字在內尊四句見出通節以心字作主內尊外樂承大理德產說少貴多美承內尊外樂說○愚云內曰尊外曰樂有分別樂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把此心承奉不失時時刻刻守定着這誠敬唯恐失墜者然其功夫甚難由是觀之可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爲尊或脩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爲樂惟內之爲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惟外之爲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爲美然則

先王之制禮也其以少爲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也其以多爲貴者非故煩也乃宜多者不可寡也其所以不可多者唯稱其內心之敬也其所以不可寡者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君子之行

紀也

此承上管晏之亂與隘皆爲不稱故君子行禮當致其慎而隆殺有等不可失於濫且隘也慎在心上說只無過不及而一歸於稱意末句推不可不慎之故以其所係者大也衆字單指人言燕賁賤說紀乃統紀卽註防範人心綱維世變意蓋正名辨分使上不偪下不僭凡身修家齊國治皆在須知已一定則衆目自有條理庶及得下文紀散衆亂意○愚謂紀者遵繼天下而使之整整齊齊然無差參之意莊生籠絡吾民之說從此而生

孔子曰我

一節

愚謂得其道得所以克之理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是得所以受福之理這是福者脩也之福內盡已外順道的工夫平日都從慎心做得到

君子曰祭

一節

愚謂此賢者過之事而戒之皆是要好之心大重了天下有一定之禮君子之祭不可過也循私者有要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而爲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靡蚤也祿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常制豈可

失之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莫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煩乎牲之用也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荐也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爲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禮也者

二節

此論禮貴於當而推其本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當脩引下脩意設不當二句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脩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君子於禮一節因明君子用敬之實也用心於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箇誠惟誠斯可稱敬惟敬便可行禮而設之自無不當矣兩節全重一當字

禮也者猶

一節

註於首句就說脩却把禮不脩起那設之不當脩當自是兩項事如何以脩去起當大小顯微只是脩之意大不可損四句是設之當意欲禮之脩當莫如敬故曰其致一也三千三百只大小顯微的體統散殊處○愚謂大小顯微盡之於經曲矣而一本於敬可見只是一敬就當了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教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

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脩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脩則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脩禮亦要脩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脩而行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脩何用亦與不脩等耳以其所制之禮言之禮

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爲章程之著者有微而爲精意之存者制有不同總之皆所謂備也君子之設之也何如而後爲當乎大者吾從其大而不可以或損小者吾從其小而不可以或益顯而弗掩所以飾其文也微而弗大所以存其誠也如是則設之當矣固行禮者所貴也而要之皆本於心焉敬者心之主而爲大小顯微之本者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間爲大爲小爲顯爲微固極煩臚而不可紀其理之極致則一於敬而已蓋禮之有戶也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哉能敬以行禮自無有不當者矣

君子之於

一節

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申見誠卽上面敬意俱宜貼敬字不可以上爲禮本於敬此爲敬本○愚謂禮有竭情有盡慎有致敬而心一誠也禮有美有文而心一誠也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夫禮固本於敬矣其惟君子之行禮乎有以少小下素而用心於內者焉吾見情之發也極其精專而竭慎之主也常存畏謹而盡又且去苟簡而肅齋明無不致其敬也凡若此者內心之敬豈有不實乎情之竭誠竭之也慎之盡誠盡之也敬之致誠致之也三者總之一誠矣禮有以多大高文而用心於外者焉吾見儀文之散見精緻而華美物品物之具列輝煌而文果夫既美而文矣凡若此者外心之敬容有不實乎其美也誠之發也

其文也誠之流也二者總之一誠矣君子之行禮有如此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

君子之於

一節

此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見經制大條皆協義以起禮行禮者不可執一論也君子於禮提起九有字正禮制不同處當融註意實事不入講○愚謂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畧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經而等者理常而上下通行者也然又有循分之禮在以一槩行之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上下之分二矣而恩義隔而不周流者由上之惠不及下而下之情不通於上也於是有漸取在上之物而播於下有推在下之情而達於上之禮者君臣之體殊矣而章飾混而不明者由上之文未極而下反得僭擬而無忌也於是有放而文有放而不致之禮者至於微文末節之間執之太拘則行禮難乎爲下矣故存拾取尊者之禮行之而不爲逆者是又禮之原情而上下各得其便者也

又講云直而行者情切於中而文畧於外也故不嫌於爲倨然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是以又有曲而殺者則不以直行爲拘矣經而等者情所欲爲而理所可爲也故不嫌其爲固然天地位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是以又有順而討者則不以經常爲等矣漸而播則上之惠常流於下而不廛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於上而不壅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

分祿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敢放而不致則分漸而後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當辨別也順而撫賤者不嫌於僭上也微文末節亦有所不必拘者矣禮之爲義各隨其宜如此可執一行之哉

三代之禮

二節

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

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之君皆以此立教率民是以三代之民皆共由此三綱五常之中其間豈無不同者但或素或青制作之末異耳若禮之大體則夏造于前殷因于後何嘗有不同哉豈特夏殷爲然即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侑無方亦事

禮器

十五

尸之末節而至于綱常之由猶之殷猶之夏也若是者何夫禮而不本于道道而不原於人性之一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于天命之正理根于人心之固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有者安得不一哉是以三代盛王能以制度新天下之耳目不能以綱常隨一代之風氣也

夏立尸

二節

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夏禮尸當飲食暫坐若不飲食惟立以俟祭祀之終殷則尸雖無事亦坐此夏殷尸禮之異周尸雖坐而詔者告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不止一人是詔侑無方則異乎殷矣異殷而異夏可知末節引曾子明周六尸族酬之意言周人事尸之禮不特詔侑無方而又有族酬

六尸之事蓋周家祫祭時群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酢酬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族酬之禮極其均平故曾子美之曰此六尸之族酬如釀飲之均平也夏以尸木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殷以尸衆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又詔侑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族酬六尸則享之者益周正見三代事尸之禮異也若綱常之禮何常不同哉

禮之近人

一節

近於人情不專指飲食凡人情所繫者皆是禮者敬而已近人情則愛襲則不敬豈得爲至講畢繳重於郊○愚謂要有一欲字與人情所欲者相近便不是至禮禮之極至者一一皆與人

禮器

十五

心天理近決不與人情近

夫禮雖因人情以爲節文而實非近人情以爲極致使徒近乎情之欲則非敬矣敬不可以語禮之至也何以言之蓋禮莫於郊祭也而郊之所尚者血焉是蓋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享祫祭宗廟則蕪荐腥而去人情稍近矣猶未燭也至於三獻祭社五祀則并薦湯燭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熟也至於一獻祭群小祀則但用熟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爲至哉

君子之於

三節

此總言君子行禮誠敬一法先王之意首三句言君子有漸次

一本於古制禮之誠敬非作句講漸次意始於古見誠敬意但在漸次中便含誠敬耳下一言相見之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二言祭祀之禮漸次以行其誠敬三言禮樂之行亦有漸次而成和敬可見君子漸次行禮非作而致其情也皆始於古制禮之誠敬也通重誠敬說以誠敬二字制禮行禮皆不能外也君子率而行之豈非始於古乎○愚謂此見禮之委曲處俱是本於誠敬誠敬則生漸次生藉藉見誠敬非朴實無文之物作意之禮看來完全像虛文故說他一本於誠敬禮有損詔節說有了誠敬沒有這些委曲則不溫潤雅致所以禮之文少不得的要識得漸次是序字變出來的序字理深漸次只在委曲邊重些

君子之於

三句

禮器

王

此言君子之行禮無所勉而有所因也於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無非誠敬盡之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於古上見

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直情徑行如此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已意而故爲是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即先王所制之禮先王制禮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求以自盡吾心誠敬耳是此禮原始於古也豈作而致其情哉

是故七介

一節

此即兩君相見朝禮行以漸次是法古誠敬見非作由始之意一屬禮文一屬禮容已悉已感排七介三辭三讓之意

彼介紹禮之文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上介次介末介傳命以入而賓之情通於主主有末介次介傳命而出而主之情通於賓不如是則太恩慙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之容也入門時賓有禮辭因辭終辭而致敬於主主有禮讓因讓終讓而致敬於賓不如是則太迫感而無禮之容矣此可見賓禮之行七介辭讓漸次而行所以達賓主之誠敬實天理人情之極致皆始於古也豈君子之作意哉

故衆人將

一節

此即祀禮之行以漸次是法古誠敬明非作由始之意三箇先有事是不敢獵而行之三月繫以下是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也總頂上二項帝也河也太山也尊也類官侯學先類官告后

禮器

王

稷也是先配之意惡池河之從事也配林太山之從祀也三月繫繫牲三月預致其潔也七日戒散齊七日以定志也三日宿致齋三日以齊心也慎之至就因上面漸次見他誠敬致極處將有事必先有事是於禮文中積之以漸由三月而七日而三日又于時日中積之以漸慎之至就在兩箇積漸上見出

故禮有積

一節

此言禮樂各有其輔而見所藉者至意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行禮有積者詔告賓主以威儀之節樂工無目不能爲序自行故樂工作樂有相者以扶助其樂工行步之節禮有積者則賓主得損介以相輔禮之行也威儀詳緩而儀文無迫感之愆是損詔者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替與相相資樂之作也步

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者承藉樂工之至溫者承藉之意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幣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至字宜發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於古也豈作而致其情乎但此節單出不承上二節漸次更好

禮也者友

三節

此總論禮有所主而學之非難意首三句作目言先王制禮的意思主於反本修古而不忘其初函事二句反本之事醴酒一節修古之事是故一節結言先王制禮之意有所主而甚言禮之有益於學也必字宜玩制禮有主然後學禮有方故可稱述而多學也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述其事宜串看述以言即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即燕居事之之謂多訓不厭者何蓋雖儀文百出節目多端不病爲繁雜也有行之天下後世無弊意○愚謂初字要重直友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處真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極言初有許多真處也

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本心具於我禮則友而思之以全其真於吾心焉禮制始於古禮則修而舉之以復其制於聖人焉若此者正以本心之初天所賦也有以友之則全乎我者純乎天是不忘乎本心之初矣禮制之初聖所作也有以修之則行於今者同乎古是不忘其禮制之初矣以友永言之雖踴躍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於本心之自然故也朝廷祭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蕩邪去穢融渣滓而樂和

乎便其本然之良心也觀此而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以修古言之今之醴酒可用也而以玄酒爲尚焉以玄酒古也今之割刀可用也而以鸞刀爲貴焉以鸞刀古也以至郊禮有席莞簟可謂安矣而以藁鞞爲設焉以藁鞞古也觀此而修古不忘其初可見矣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主於本而友之主於古而修之直追誠敬之本原故制之有常主則講之有至理講之有深意則習之有常守學之者內而述其真心之故物遠而述其舊制之真詮愈多而性靈愈豁心神愈鼓何厭之有禮之所以大明大行於天下者非此之故耶

是故先王

一節

此明禮必有義而君子以義行之意首三句言先王之禮因物致義制禮指祭祀下大事四句便是因猶用也實用天地財物也致推極也義即報友之誠也便有因天地生成之功意在作大事四句正所制之禮皆用財物行之但未到致義處末二句方實言致義意時者不先不後之謂盥盥在雨澤霑足上見達在君子心中說天時日月皆天也丘陵川澤皆地也總之皆天時也君子即先王也○愚謂達盥盥就是義盥盥是天地生物之心我因是而量報之豈不是義致義致字極深從因字來蓋因萬物之生天地有這許多造化心機無窮功德在內安得不極盡吾心報之之義所以曰達盥盥就是義時說把因字看做用字太淺蓋無物不可以行禮用物不可以無義先王之制祭禮亦惟因

天地生成之財物而致其報本反始當用之義焉耳何以見之
作祭天之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
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上之祭必因丘陵以丘陵高而顯也爲卑
下之祭必因川澤以川澤深而隱也夫祭有不同均之財物之
用而物之所用豈無謂哉蓋天之所生者物物之所資者雨也當
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宜蚤而
不已安得不用財物行禮而舉天時日月山川之祭以致其報
本之誠乎然則先王之制禮信爲因物致義而非苟於用物也

昔先王尚

一節

此言先王積誠主祭而獲自然之效意寒暑時載尚有德五句
擇人備職也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因祭

禮器

主

獲效也南面二句總上文擇人行祭獲效而成治至也○愚謂
分明是秦皇漢武封禪文但看者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
神纔妙若依常說只言擇人行祭難道有德有道有能的人只
來助君之祭更不做着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徵便應難
道聖人舉此等人只教他助祭更不教他做正事便能格天斷
無是理也

昔先王有德者弘抱厚蓄士也吾尚之以有道者講學明理士
也吾尊之以有能者幹旋幹理士也吾任之俾道德置之道德
之位才能置之才能之位天生賢士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
本已萃衆人之精神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摛戒之蓋
禮莫重於祭而祿將之職非賢莫與也而君心之精白戒謹可

知矣由是因天行郊禮以祭天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
嶽也因名山升進諸侯治功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於外而五
年一行者而列辟之想續與天子之祭香俱達于天心矣其祭
帝也因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子內一年一行者
而大君之精意與太壇之精禮而倍格矣夫治功平成諸侯之
奇勲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物文明之瑞應之南郊之
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享音則天亦以一歲分劑一旦氣候應
之聖人于此大何爲哉唯高拱南面以坐致夫鳳凰之降龜龍
之格而已快觀夫風雨之節寒暑之時而已何也道德賢能之
舉能符吾格天獨不能佐吾理物乎能助之理幽獨不能輔之
治明乎則夫恭已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禮器

天

天道至教

一節

諸侯時祭之禮聖人之至德也卽法天道之至教也廟堂之上
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君在阼至位也言行禮之
人大明生於東四句正明在阼在房之義君西酌二句又只言
禮者蓋行禮必用樂也禮交動句承酌犧象酌豐尊來樂交應
句本縣誠倡應鼓和來和之至最要看得好此三句又是禮樂
相錯也○愚謂天道陰陽之運就是禮樂了豈不是至教聖人
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把陰陽摩蕩之妙二氣訢
合之機盡模寫發洩於一堂之上不爲和之至乎禮樂盡天道
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夫天道陰陽之運肇自然之禮樂是至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法

陰陽之和序是至德也天道難言而昭示於德欲明天道觀諸聖德而已聖德難言而莫重於祭欲明聖德觀諸時祭而已諸侯之時祭也廟堂之間器物所畢陳也鬯尊昨而犧尊西也官平堂下縣鼓西而應鼓東也禮樂之器有定位矣廟堂之間君夫人咸在也君主祭於外而在東昨夫人主祭於內而在西房蓋大明生於天地之東此陽之分而夫之位定於斯月生於輪郭之西此陰之分而婦之位定於斯行禮之人有定位矣夫禮樂之位雖未嘗不辨而禮樂之用亦未嘗不通故君雖在昨而必西酌犧象夫人雖在房而必東酌鬯尊則禮交相動於堂上矣縣鼓在西而爲應鼓之倡應鼓在東而爲縣鼓之和則樂交相應於堂之下矣是其儀文節奏交錯不乖制度聲音渾融無

禮器

至

是陰陽摩蕩之氣盡洩於一堂也不爲和之至乎觀此則知至德即天道之至教矣○一說禮不交非和樂不交非和禮獨交非至和樂獨交亦非至和於交動交應處見其和於交動而又交應也見和之至此但於禮樂交處說和恐不若說廟堂器文之交混是造化太和之氣爲和之至者說得大

禮也者

一節

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節事二句言禮樂各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末引古語以見當慎也○愚謂全要會得觀禮樂而治亂可知的意思世何以治事得其節志得以道則治觀禮樂修治便見了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則亂故觀禮不制樂不修記便見了與人在禮樂

而所以與人者是何物是和序了

禮非他也郊及物所自生廟及人所自生也樂非他也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或以節報天之事或以節報祖之事不然何反其所自生如此也先王之修樂也或以道繼治之志或以道撥亂之志不然何樂其所自成如此也禮樂所本如此豈不與世道而相關者哉故觀其禮序樂和而世治可知也觀其禮愚樂淫而世亂可知也遷伯玉曰君子之人明辱洞達故觀工之器而知其巧觀人之發動舉措而知其智與不智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乎夫禮樂有關於治亂則不可不慎也明矣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交接之禮必使足以節事而爲治世之典章慎其所以與人交接之樂必使足以道志而爲治世之節奏猶工之慎於器人之慎於發而已

禮器

至

太廟之內

四節

此言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下分三段皆敬之事君親牽二節謂君后內外各親其事而洞洞屬屬與神之享其敬一也三節謂不同位恐求神而未得故隨位而詔之其敬二也既正祭於堂又祓祭於外蓋不知神之所享果在何地故隨處而求之其敬三也洞洞等與求而未得於此於彼皆即行禮之儀而著其致敬之儀故曰太廟之內敬矣○此時說非是若依愚見敬字全在洞洞屬屬勿勿三句內見出太廟之內君后躬率諸臣命婦行禮以盡我洞洞屬屬勿勿之心又恐此心之無自而達也

且于庭于堂于室于坊各處求之必欲其來歆我洞洞屬屬勿之心這纔爲敬平叙看者恐失輕重

祭之所貴者敬而已今觀太廟之祭也其敬之至乎何以見之彼祭必有牲君親率牲以入門而大夫則替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爲祭而夫人則執盞執酒以荐卿大夫則從君焉以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間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僞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平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是身致其禮而心致其誠也故以此心而詔神也納牲之詔詔於庭血毛之詔詔於室養定之詔詔於堂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蓋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求於庭而求得故於室求之求於室而不得故於堂求之不止是也於正

禮畢

王元

祭而薦腥燭則設之於堂矣於祭畢而行釋祭則爲之於菴焉其心若爲古語以爲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此堂乎抑或在於坊乎此古語可思吾不止一方求之庶幾得神之所在而洞洞屬屬勿勿欲其享之心得以達之于神耳太廟之廟之心如此何其敬之至哉故曰太廟敬矣

一獻贊

一節

此言諸侯之禮獻數指所事之神贊文祭神乃禮文之詳畧大抵因神之尊卑爲禮之隆殺意則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但贊文察專就禮說神就心帶禮在內○愚謂君子既爲祭主自辟祀豈有不如在者哉其心肅無二也特禮重其肅心又覺得重些贊文祭神俱是所祭的神上分別出來的蓋一獻三獻五獻之

神非卑即疎其肅心便覺不動至先公則尊而且親心不期其肅而自肅矣彼祭群小祀則爲一獻而神之體卑故其禮物質畧祭社稷五祀爲三獻其神稍尊故禮物有文飾祭四望山川之禮爲五獻此神之尊者察者禮物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爲七獻則神尊矣禮重心肅洋洋乎此心儼如神之神也

大饗其王

一節

首句統言大享爲大君之事三牲至遠物歷舉大享設施之義末句中其爲禮之大也三牲至共財侯邦畢獻方物有其義其餘二句四夷各貢遠物無其常共出也二句禮終作樂送賓有其節俱在設施的義上看末句通承所謂王事之意全在此見按此章所叙皆大享列陳註或言朝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

禮畢

王元

竹箭貢於楊玉貢於雍丹貢於荆漆與絲纊貢於豫此見與天下共之也○愚謂形容太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了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人報祖功宗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僭物上王者萃這許多意義以報先王是大舜祿位名壽必得的一般豈不是王事

彼三年大祫升群廟之主而合食太祖之廟是曰大享禮文大倫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何也問其正祖則三牲魚腊皆四海九州美味焉示得四表之歡心也問其豆蓬則水土之品一四時和氣之生成焉示能幽贊天地之和也侯邦所貢有金用之爲方物之首者也納之廟庭之上而羣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是矣諸侯來朝有玉加之束帛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

大君溫純粹美之德此焉表矣先知吉凶有龜列之獨在諸物之前者也即金且居其次而萬國人情之和此其得矣若夫丹漆絲纊竹箭一一並列不遺示天子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天子所得而有之也其餘夷國不拘常貨各以所有來貢示天子異類咸賓遠方之物皆天子得而致之事之終也諸侯出矣其送之也以何詩乎則肆夏之章也嚴而且敬非以其爲王者助祭之賓而欲其節文之不亂乎斯禮也品味萃天人之和寔集靈異之產陳列盡華夷之貢設施該禮樂之全蓋禮之極重而無以加焉者也是惟天子得行之非諸侯所敢有故曰大享其王事也

祀帝於郊

一節

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倫仁義忠敬之道下言觀仁義之道必本於行禮獨言仁義蓋忠亦仁之事也○愚謂仁義字包敬仁忠義了何以說仁義之道這道字由至字來是仁義根於真性所發出故曰道唯其爲道所以爲至也

郊祀之禮極其簡素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惻怛之誠結於中
有事亡如事存意仁之至也喪禮之附棺莫非誠信之實意非忠之至乎服器完備無缺皆親愛之誠心不事觀美非仁之至乎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享則賓客用幣於主燕則主用幣於賓客將其實意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凡若此者禮之所行而爲道之所寓也然則欲觀仁義之道舍禮何以哉蓋禮正是仁義而爲仁義之至則禮之外尚有仁義之道乎欲觀慎

終之仁必於廟喪之禮欲觀忠信之仁必於宗廟之禮是禮爲觀仁之本也欲觀尊天之義必於郊祀之禮欲觀敬賓之義必於交接之禮是禮爲觀義之本也

甘受和白

一節

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不虛道三字要看言忠信之心少滴則禮之文雖日行于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于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

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心則三千三百凝受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擴充的工夫也不然人無忠信每事虛僞禮不可以虛僞行矣即是觀之三千三百之

禮

三

禮之貴於天下以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禮本實而欲以虛道之奈人心之不能受何蓋未有調和而不貴於甘未有繪色而不貴於白豈有行禮而不貴於忠信之人者耶

誦詩三百

一節

此夫子專爲輕議禮者發見禮能行然後能議而禮在天下
一節難行如一節則議禮之家一件難議如一件言之愈輕於禮之真意愈無得也

人苟誦詩三百則長於言語禮似可議矣然詩雖多只主於直禮雖小却主於行能言者未必能行所以不足行祭群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於祭宗廟之大享以大享重也縱能行大享之禮亦不能行祀五帝之大旅蓋大享雖重乃內

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紀能具大族之禮亦不能行。享帝郊天之禮蓋大族猶人神之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禮愈大行愈進而愈不足行禮之難。此雖欲議禮其措詞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間而終無確實之見。故雖謂詩三百之義亦不足議禮也。禮其可輕議乎哉。信乎欲議禮者必先自行而後言也。行而議之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子路為季氏宰

二節

上節言季氏之祭久而息下節言子路與祭速而敬。子路權禮之宜則其所行者亦非盡合先王之文乃能採一時之弊故孔子善之。

禮記

三節

正祭之日事尸於室時則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而設。尸前所謂室事交乎戶也。正祭之後饋尸於堂時則在下之。饋至階堂上人即於階受之而陳於尸前所謂堂事交乎階也。是能不拘於時弊而深得乎禮意者矣。

郊特牲新裁卷之八

郊特牲

一節

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耳。且夫幽而尊者莫如天明而尊者莫如天子故天子之郊祀禮之至重者也。而牲用一犢若社稷則用太牢焉。天子之適諸侯也諸侯奉膳亦禮之至重者也。而亦用犢若天子享諸侯則賜之太牢焉。所以然者何哉。蓋天遠而難格事之以多品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為至。人君其尊如天奉之以彌文不若奉之以誠敬之為極。今特牲用於郊而不用於社稷者重情實之未微品物簡而誠敬全昭格之道斯其至矣。特牲獻於天子而不以賜諸侯者貴牝牡之未分物味薄而禮意備享獻之義斯其隆矣。使牲之既孕則情已開矣誠已散矣天子弗食而諸侯可所之以膳乎此膳之所以用犢也。祭帝不用天子可用之以郊乎此郊之所以用特牲也。蓋誠有所當致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大路繁纓

一節

此言郊祀車之飾尚質祭之物貴氣以大路郊祭為主下各數句特形之。○愚謂至敬至字極重敬至純是一團誠心更不用他視貼臭全是天然之氣于氣味中極純而不雜所以至敬向禮有以質為貴者祭天之車曰大路其馬腹帶之繁唐前之纓用絲染五色飾之就數則一而少不若祭宗廟之先路以三就

供卑雜之次路以五就漸進於多也此郊祀所乘之車當時而賤文也禮有以誠爲貴者郊則先以血爲荐而腥爛然在所後不若大享宗廟之祭則血與腥同荐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爛同薦一獻祭群小祀但荐熟肉不荐血腥爛是漸進於味也夫郊天之禮謂之至敬血則全於天之臭而達於人之味者若由腥而爛而熟味以漸致矣今郊天先設血惟大享三獻一獻則設腥爛熟是至敬不享之以食味而貴氣臭也此郊祀所荐之物不享味而貴氣也

至敬不享

合下節

此言郊禮不尚味而舉朝禮例之後一節進一步說言非時郊祀祭禮貴氣臭而不享味雖朝禮之待賓有亦然者故註云明貴氣臭明不享味之義二明字明本節因証上節也一說幽而至敬莫如郊明而至敬莫如諸侯之朝而天子辛之之時不可從

郊特牲

二

諸侯爲賓

一節

愚云要形容得至敬出

諸侯來朝而天子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以客禮待之有灌有草方其既享而灌也天子以爵啗之酒灌之夫不用酒醴而用爵啗以爵啗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既享也先設服修於筵前夫既設服修而後太宰以醴啗之醴之薄是不享味之義也夫至敬貴氣臭而灌亦如之醴亦如之享味而享賓亦如之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一義

大饗君三

一節

此言主君受酢之席抗於尊而屈於卑意通主國君看上言朝下言聘俱是君受客之酢也酢者客還答主人而主人受之者一是國君享賓酢席同其數蓋諸侯相朝主君享之此大享也諸侯席三重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焉是以主君之尊而敵諸侯之尊也以賓主之體同也一是國君享介酢席就其數蓋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上介則大夫也大夫席二重而爲介降專席君席雖三重今撤去兩重亦專單席受介之酢焉蓋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賓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敬臣同於敬君也○愚謂該說降君臣之禮以就賓主之情也

郊特牲

三

饗有樂

一節

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重有樂無樂上看陰陽之義不可說順字意九飲二句且泛說故春杓而秋嘗至食嘗無樂句乃發問之詞當輕看飲養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九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愚謂專重用樂一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九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行禮必用樂食嘗亦是大禮而獨無樂似于禮樂相須之義違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理來見不用樂又是大道理先王之禮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夫均是禮也而樂之用否不同者亦惟陰陽之義焉耳何以見之蓋

凡飲天產也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所以作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禴祭主於灌獻秋而嘗祭主於饋食春享孤子以飲爲主秋食耆老以飯爲主是禮之行於幽明者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今食嘗無樂異於享禘之有樂者何也正以享爲飲而養陽氣陽氣主於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嘗爲食而養陰氣陰氣主於凝寂故不得以用夫樂爲然豈何以用於養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宜其湮鬱洩其蘊與而爲陽之屬也茲享禘之用樂正以陽而從陽耳陰陽之義不於是而可見哉

鼎俎奇而

一節

郊特牲

四

下邊豆二句與俎豆對看舉其禮不敢用藝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愚謂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有不用藝之意則物中有誠

祭有器也自一內至九其數皆奇而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其數皆偶而邊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俎天產屬陽當用陽數之奇邊豆地產屬陰當用陰數之偶也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隨宜而常藝不事或水或土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又何義也蓋藝味不陳以盡志交神之義也品物咸在以盡物交神之義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賓入大門

一節

上論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以得之之意諸侯來朝天子以客禮待之故稱賓而得行燕享之禮指

兩君說者非矣蓋肆夏清廟象武皆天子樂章也燕入寢之大門享入廟之大門肆夏之詩言天子震疊諸侯式序在位尚嚴敬者樂主於和而以此詩奏之入門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節明賓主交錯之時寓堂陛森嚴之意也後德屬賓主但本文王來不外仁義闡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禮樂承上無享來入門卒爵奠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闡升歌匏竹皆是樂經萬物傳萬事正指此也觀此等禮樂已是皆得了但說由陽二句又原其所由始說皆得句又推其由得耳○愚云燕享之禮樂是禮樂中之最大者所以發出他本陰陽這一段實理來見得天子諸侯雍雍肅肅于一堂者無非法天地敘舒

郊特牲

五

收飲之德以爲君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時說都把陰陽和三字只輕過不足了蓋陰陽既屬造化則陰陽何以能和必天子平日均調四時變理陰陽的工夫做得一段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遷得乎

諸侯來朝而有燕享之禮當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之詩以進之所以示賓主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而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也及賓主卒爵而樂闋焉作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歎美之也及奠至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主

賓仁義之盛德也。歌者位於上以管吹者位於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弦故位於上者非以貴人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於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耳蓋氣行於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爲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於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爲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之在造化者而一闕一闕不爽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亦和凡聲音作於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止適宜盡善而盡美矣陰和而禮亦和凡威儀之行於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節文合則卒度而卒獲矣萬物其有不得者哉

旅幣無方

一節

首二句哉是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愚謂別土地不取必於難繼之財節遠邇不取必於難至之力無方之義如此若陳設之意又甚大列龜鍾皮璧者以天下之隱情我得而先知之且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之衆也又見暴慢侮服無跋扈跳梁之警且我溫和之養不減聖天子之純修而足爲天下懷也庭實所陳之義如是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諸侯以尊王爲義固嘗有庭實之供矣凡庭實之所有者非一方之所貴而備物不匱是果何爲也哉蓋以土地有宜否不可得而強也於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不可得而齊也於此皆節之俾順時來享者有不易之期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間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

爲而列於前也以其知吉凶故列之於先耳旅幣有鍾何爲而次之蓋金示和而諸侯親附之情所由昭也故參於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爲柔順也以璧加於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者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朝覲大夫

一節

愚謂申信搜義作申君信還就圭說則私覲當補在申信之後註以申信爲私覲又非國君相朝覲於鄰國大夫從行而私覲於主君非禮也何也大夫執命主而使是已爲賓而彼爲主禮在乎已故當行私覲之禮所以申已之信也若夫兩君相見而大夫從君以行則君爲賓而已爲臣禮在於君故不敢復行私

鄭注

七

覲之禮者正以敬已君而不敢有二心也夫私覲之禮一也在聘則當行在朝則不當行今從君爲介既非執圭申信之日而設庭實復行乎諸侯之庭大夫何爲而有此哉蓋凡爲人臣者不與他國之君相交者一心於已君不敢二心於他君也庭實私覲則是外交而二其君矣豈得謂之禮哉故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

天子無客

一節

天子以天下爲家舉天下皆其臣子初無事客禮以接人所以然者以其至尊無對天下之人莫敢爲主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不事乎賓客之禮正以阼階乃主人之階人臣不敢以此室爲已有而自主之豈敢爲主

而待君爲客乎升自阼階可見天子無客禮不敢有其室可見其敢爲主也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於觀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以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蓋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也至尊無對之義安在耶

諸侯不敢

二句

在廟數上講愚云以此寒僭竊之心方是根本寒源之論

諸侯雖出自天子然不敢以天子爲祖而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祖天子而立王廟於國也大夫雖出自諸侯然不敢以諸侯爲祖而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宗之法不敢祖諸侯而立公廟於私家也夫諸侯不戴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侯非

郊特牲

八

大夫可僭矣

天子存二

一節

尊禹湯及民之功德也不是尊他子孫之賢○愚謂周王任殷殷之后者以其文監夏殷而損益之不忘本之意所以止尊二代而不及前聖

周天子之封天下也封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使得世守天子之理禮祀其祖所以然者以禹湯爲夏殷之盛王其功德之及於民者深故世代雖久然必封其後以存其祀非尊賢而何然有後固所以尊賢而猶惡夫過制若黃帝堯舜之後亦不過備三恪之數而已豈得與二代並乎是於其存後可以觀仁於其不過可以觀義此有周之封禪所以爲良法歟

君之南鄉

一節

此言君臣正位之義蒼字不專是向有對蒼奉揚不失其付托之重義蓋在職業上說觀義字可見蒼君處補義意○愚謂陽道剛明於上而君以剛斷以明照君心之陽明對蒼得過此南鄉義也見柔暗者不宜居此位也君道嚴肅於上而臣以義守以忠報臣心之嚴肅與君道之嚴肅配搭得來此並向義也見玩惕者不宜在此位也

天道降於南南爲陽之地人君以陽明爲德故南向以蒼之君位向乎南其位在於北人臣以順陰爲德故北面以蒼之

鄉人禘

一節

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身着朝服立

郊特牲

九

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也雖有二名以禦陰爲義曰饗猶禘也以抗陽爲義曰禘猶禘也

射之以樂

一節

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射以觀德而樂以節射蓋於射時聽樂也觀射之以樂四字可見下二句正歎其兼得之難而美之然樂射二意要知串絙何以聽言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言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能射又能聽必聽於耳而得於心者也能聽又能射必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也此唯賢者能之○愚謂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巧處出重在射合樂邊

孔子曰士使

一節

愚謂生而懸孤已有射道可長而目不能故止可以疾辭雖背註覺痛快

社祭土

六節

凡六條皆言社稷如此首節上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稷之義天子大社一節立社不屋之義惟爲社三節又言行社祭祀之實

社祭土

一節

社祭土而主陰氣串看指所祭之神言蓋土以物生爲功而地乘陰者也不立社以報土神則陰氣無由附麗先王立社正祭此五土之神以報生成之功而爲陰氣之主也祭祀之日設社主於壇上北面君來北牖下南向祭之蓋陰在北所以對蒼陰

郊特牲

十

氣而異其享也祭日用甲者陽始於甲而生物地雖秉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必用甲原其始也

天子大社

氣也

此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壇壝以墻而不屋其上則霜露風雨受矣風雨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蓋二氣順布而歲功不忒矣此由大社之立也大社不屋之義以此

社所以神

四節

此四節以首句作冒言先王立社而祭以神地道之大地載至親地也言地之功同於天見道之大所當神故教民至末言祭

之正所以神也地載四句重地邊看須知教民之民無下家國里乘等報美之報無下中霽築盛等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蓋主中霽以下皆聖人制禮教民處惟社事三節又家主中霽國主社中所行者一云示本二云報本反始二本字正所謂神也○愚云神字不止表明其功有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的意思蓋地在下爲人所親有藝玩之意藝則雖祭之未必肯如祭天這樣虔誠所以明之使人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執禮自與天並重矣只是要人心報之意

郊特牲

十

於教有父道是以民心尊之如父不敢慢曰取財則地主於養有母道是以民心親之如母不敢踈天尊天者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通上下倫義物庶取財者與取法者同功而親地者與尊天者無二也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霽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所以示地爲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築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共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供給其事也曰唯者見他事未必皆如此之俱出力也若此者蓋地爲人物生財之本而人取財用之所始者今令民咸從事於社所以報坤厚之德而酬之以禮反其所自始此心自追養

於不忘也信乎爲示本也社之神地也如此○愚三謂之以禮正是追之以心報反二意當合看而重反的半邊蓋首節示本中已寓本當報的意思但不曾說出報之是何心緣心感其爲載物生財之始而以禮神而肅之也

唯爲社事

三節

愚謂徒肅之以禮不謂之神唯追之以心纔謂之神地道反字與神字相照

季春出火

一節

首句是因時而爲蒐田之舉然後簡車賦以下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之禽以下是因田而獲牲以禮也末二句分承只是論其理耳○愚謂田獵時事也而戰祭之禮悉寓于此所以

知得性

主

聖人以敬慎之心行之習變有法就是臨事而懼姦謀而成之心獲牲有禮就是洋洋如在其上之心戰則克祭受福皆本此季春蒐田之時也於是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衆於社以習焉居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局也司馬息鐸則坐振鐸則起而坐起有度也蓋習然其變動之節而預開其攻伐之方耳所謂習變有法也方其驅逐之際示之以流動之禽而以利歛之必定之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過服其食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所謂獲牲以禮也故用此習變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爲誠敬之享而

神祇格也先王之田豈細事哉

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狩而適四方必先燔柴祭天以告至所以尊天也先字如觀諸侯見百年陳民風等皆當舉者此特先之

郊之祭也

辛也

此統論成周郊祀之禮主日分上言郊禮之大主於迎日下歷舉郊禮之事而釋其義也但首三句釋立郊祭之禮二節下六句皆什行郊祭之義

昔王者於冬至之日燔柴大壇之郊行祭天之禮何也冬至一陽初生日短極而陽漸舒故郊祭於此時行之所以迎長日之漸至也即是觀之可見郊祭主於順上天生成之功禮重心肅

知得性

主

非他祭可比乃報天大事而實主於迎長日之至也所行之禮豈無其義乎祭天之位兆而必於南門外之郊者蓋天道降於南而爲盛陽之所離明當夫南而爲陽位之正今郊以報天而天則乘陽在上郊以主日而日居衆陽之宗設兆於南非就陽位之盛而對越乎郊祀不壇不坎惟掃地而祭蓋掃地則尚質而天之道本質也是於其質素之自然也盛酒之器用陶合於土而成於火者酌酒之器用匏受氣於天而受形於地者二者本然之性皆質任自然天施地生所以成歲功者其不然之性亦質任自然易知簡能不俟雕琢故器用此二者所以象之也是祭天之儀皆法天之道也祭天曰郊以行禮在郊野之中故郊祀之禮所由起也牲用赤色之騂者以赤爲周家所尚之色

尊時王之制也所用之牲以未有此壯之情一誠慈之可貴也至於郊日必用辛者諸說俱以周家始郊適遇冬至是辛日也愚謂陽極於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日郊天適遇此日是冬至故後王用冬至後辛日得其意矣

郊之祭也

一節

愚謂天以好生爲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大報天而

一節

愚謂欲報之無物可報惟倣像其本體質性以自然之理報之方謂之大

卜郊受命

一節

郊特牲

古

首二句郊祀卜牲決謀於先人下表其爲尊親之義卜郊者因郊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卜牲之事告於祖此直受之耳作龜句方用龜卜牲也是實可否意祖能始事故受命禰能成事故作龜祖遠而尊稟命後卜是如親受命而敬之至故爲尊祖之義禰近而親卜之決疑始依怙恃而信之至故爲親考之義此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意○愚謂天親一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事天如事親之意也

卜之日王

一節

愚謂恐君心或有誠之未極故以教諫之義誠之只是祭天極誠之意

卜郊既畢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之上有司以祭祀誓戒命令衆

百官執事者而告戒之君亦於此而聽受之君之於臣未知則當受其教未善則當受其諫今親聽其命令者是受教之義也親聽其誓戒者是受諫之義也

獻命庫門

一節

主郊祀之命上節有司誓戒百官此節有司以誓戒百官之命獻之王而王親誓戒之也須知上節執事之臣此節助祭之臣上句戒異姓之臣者下句戒同姓之臣者百官疎而平故於庫門戒之庫門乃群臣侯朝處也族姓親而尊故於太廟戒之太廟乃祖考所居族人咸聚也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戒之欲其存誠於未祭之先致謹於當祭之地不肆其心而怠其事也○愚謂既以心戒心戒因言戒而益虔也

郊特牲

主

祭之日王

二節

祭之日二字員下指郊祭正日也白晝袞至象天郊祀之儀物皆取法於造化末三句中言聖人之祀禮正所以明乎造化天垂象二句撮上文說天道就在上二句見出日月星辰龍章數實自發見曰象自統體曰天曰運化成工曰道王者郊祭服則龍袞而象天之章冠則冕藻而則天之數車則得天之寶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也數實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以服以車以旂則之則象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爲道者于此顯矣郊非所以明天道乎○愚謂道不盡於象而亦不出于象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迹道者象之理

祭之日王

一節

愚謂勿命而聽正見報天人之同心愜其心故自盡誠不待命也。以命強之恐不能如是。

當祭之日天子服皮弁之服以聽有司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具備此不過天子致將事之敬也。然民之上有君猶君之上有天。今若此乃所以示民若下。言其上也。然郊祀之行不特上致其敬而民亦竭其誠。喪事之報哀也。凶事之戒服也。道路之潔除也。田燭之設照也。是皆歲以為常不待上之命。而民自聽從矣。苟非王者盡天之禮抑何以感民若此哉。

帝牛不吉

人鬼也。分上言郊祭用物之義。萬物三句言推祖配天之禮。末

郊特牲

末

句因著其所以為禮之。大帝牛稷牛二者皆在滌三月。句帝牛不吉則以稷牛代之。而別選稷牛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以致其潔。稷牛惟得具用焉。足矣。是非過為之辨也。蓋帝天神也。稷人鬼也。而事天神人鬼之道不容以不異矣。然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繼本乎祖是天者群物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乎上帝也。是郊之祭也。人物始生之根本與生人生物之大德追念之已盡而報答之無遺矣。豈非報本反始之大者乎。

天子大蜡

十一節

此言蜡祭之禮為報本息農之深意。分為兩段。首節至皮弁飭言神以相功於國。則祭以報其功。黃衣以下言民以效勞於明

則勞以節其力。細分之則首節是明蜡之義。先齊三節是分釋八蜡之神。土反節是祝辭。皮弁二節是蜡祭行禮異服之義。大羅氏三節因為蜡訓諸侯之事。末節是制為侯國之蜡。見王者息農之意。自上而達於下也。○愚云總見天子重農事故獨用心于舉蜡也。

天子大蜡

六節

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也。索也二句是蜡之義也。蜡之祭四節是言蜡之神及蜡之詞也。皮弁節言蜡之禮也。末二句作結仁之至在中間四節見之義之盡在本節見之。

天子大蜡

一節

此言天子蜡祭非一神原因其始而詳其義意。天子之蜡大蜡

郊特牲

末

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所從來達矣。其義惟何。言求索其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功。聖人欲報其天地人之神而有功者求索而享祭之故曰索也。○愚謂重合聚萬物之散而復聚出而復合者不止一神之功。故雖些瀆有補于農事者皆搜別其功而享祀之。

蜡之祭也

一節

愚謂此以下三節正是索神而享之的處在。此言八蜡中一先齊二司耨也。蜡祭有主有配。主先齊以神農為八神之主也。祭司耨以后稷為先齊之配也。蓋先齊司耨皆司百種之神。一則始為耒耜一則教民播種皆有教民樹藝之

功故爲主爲配索祭此百種之神而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
愚謂此祭是重本之意

祭農及

一節

此言八蜡中農三郵表嘏四猶虎五也享字貫下三項農者古
田畯督耕有功於民故所當祭至郵表嘏爲田畯所居之處禽
獸害苗之物亦必祭之至盡二字全在及字上見出祭報其功
仁也報人而及乎物則報反之仁於是爲至當祭而祭義也由
報人而後及乎物則處置之義於是爲盡○愚謂要看至盡兩
字俱要從心裡說出來報物之心不殊于報人之心其仁幾至
其間權度乎人物當報之宜又曲盡其區處之理其義豈不盡

古之君子

一節

此言八蜡中坊六水庸七也人之有功者固所當祭矣而物亦
祭之何哉蓋古之君子其於物使之以除其害必祭之以報其
功也迎猶何也爲猶之食田鼠迎虎何也爲虎之食田豕故迎
而祭之也非真君子之使之也蓋能代吾以除害猶吾之所使
也然八神之中又有所謂祭坊與水庸者何也以防能蓄水亦
以障水庸能受水亦以洩水則旱乾水溢不能爲之災此皆農
事之脩固知報之所宜及也歟

曰反土其

一節

蜡之祭也必有祝神之辭何如曰土所以培稼穡者也今歲固
無崩圯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水所以潤稼穡者也今歲固無
泛濫矣來歲亦欲歸其壑焉昆蟲害稼穡者也今歲固無作矣

來歲亦欲其母作焉草木妨稼穡者也今歲固歸於藪澤矣來
歲亦欲歸其澤焉於今日而預爲後日之祝先王之重農事也
何殷哉

皮弁素服

一節

愚謂不惟報之盡仁而人物無遺且制度服飾得報功之當蓋
成功者退有終之義焉以送終之禮送之義豈不極盡此二句
重義盡上做不可與仁對

皮弁素服葛帶榛杖祭蜡之服然也夫素服送終之服也葛榛
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
報人之功而又報物之功是無德不報仁不徒仁實爲仁之至
已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

宜義不徒義實爲義之盡已

黃衣黃冠

一節

此言蜡祭見息農處首二句分上是先王蜡畢具服事神有息
農之義下卽義而申釋之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
祀之祭人君必服黃衣黃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然此黃衣黃
冠何以有息農之意蓋野夫所服者黃衣黃冠乃草野治田之
服今服其服而祭之蓋示既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復
勤動矣故曰息田夫也

大羅氏

三節

諸侯之貢助蜡祭也使者尊野服而致貢表從王之義羅氏述
王命以致戒見愛民之仁戒以好田好女示三國之義

戒以樹瓜華示絜矩之道爲可法也

大羅氏天

一節

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笠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於田獵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亦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其有從王之義也摘訓尊野服作寓重農之意更切可從

天子樹瓜

一節

此大羅氏命使者歸而告戒其君之詞見天子不盡利以遺民一絜矩之道也瓜華特物不可自達致天子樹之所以貴時新共寢廟以備一時之用者此何義哉蓋可收斂久藏者天子樹之則與民爭利今此瓜華不足收斂久藏之種則天子非貪其利而專之與民爭矣言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毋廣樹畜聚斂以爲民利也然須見息民深意蓋民有終歲之勤而得一日之積爲民上者忍奪之手

八蜡以記

一節

上是蜡然記年之意下是記息民之政○愚云此節要着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歲終之用爲來歲經費之資也移民財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之興也蜡而息民欲其養歲終之餘力舉來年當爲之務也不外節財力意先王於諸侯之國使皆行八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農而馬以記其凶者言之彼其方也五氣不時而弗順百谷不豐登而弗成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於用財不以祭

祀而傷其衣食也以記其豐者言之或共方五氣時若而無旱乾水溢之患百谷皆登而有粒米狼戾之休則八蜡之神得與諸方通祭而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縱其酣暢爲樂也然既蜡之後五谷皆收斂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恒豆之菹

一節

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天子意二豆字俱兼幽明明爲每日常進之豆幽爲朝荐饋食之豆此恒豆也菹則菹木茹蔬乃水草之和氣醢則雁醢兔醢陸地所生之物也明爲常進有加之豆幽爲祭末醢尸之豆此加豆也菹則青菹韭菹陸地之所產醢則麋醢魚醢水中所生之物也國君之禮隨所用之豆而異所實之品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蓋諸侯豆中有菹有醢一水一陸相間而設雖是表品物之備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物則不得兼水見設施之當也○愚謂乃方內水陸之品未嘗出方外也亦豐儉適中之意

遊豆之薦

二節

此兩節舉天子交神之禮遠人而尚質因著其爲禮之稱意上節是廟祭之物遠於人下節是郊祭之物尚乎質如是而後宜總頂上郊廟說○愚謂郊廟之禮一遠於人欲以後之情一反乎本然未琢之性全要重二所以交的交字須知逮于人之私情便是契神明精意之處一與俗情相近即間隔而不交矣尚乎物之本質便合神明自然之處一與華美相近即繁二而不

交矣上節以事去便安爲交下節以物物肖真性爲交

遶豆之薦

一節

便其利也截此皆廟祭之禮因論遶豆而悉數之先王之薦就接遶豆說來末二句是推用物達於人之故○愚謂精神全在幾箇不可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

今夫宗廟之禮必有遶豆之薦焉遶豆之薦不過水土之品而已是蓋藝味不敢用而多味斯爲美謂非神明之及交而食味非所尚乎用是而知先王之薦食之以爲禮可也用以濟欲不可也若夫袞冕路車皆尊嚴之服器陳之可也用以資玩好非其宜焉萬舞大武示壯勇之儀容舞之可也用以爲玩樂非其宜焉宗廟乃威嚴之地嚴宗廟不可褻處以自安也宗

郊特牲

三

廟有行禮之器重宗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若此者豈無義哉所以交於神明者可祀以道而不可徇情以求便使用物近於人情則同於所安所樂而失之藝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酒醴之美

一節

此條專言郊祀貴其質而已矣截末三句總申其義○愚謂本始質樸總是一箇質精神全在數箇貴字反字尊字上着緊所以交神明者全在此

先王常郊祭之時酒醴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尚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黼黻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尚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莞簞安矣而蒲越蓐是尚者明其禮之異也大羹惟肉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主所擇不加琢刻者美

其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樸也凡

若此者皆去繁以就簡惟事乎質任之真用物不同同貴其質而已矣此何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於誠敬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貴質而後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鬯酒奇而

一節

愚謂中神之所凝注也黃中則正外氣之所發洩者也清明則純唯其尊爲最上故欲其秉天地間中央土色與水火精華之氣

祭器之設則組用奇遶豆用偶數有常制祭祀之禮器也曷取於奇偶也蓋鬯酒以盛天產天產陽也遶豆以盛地產地產陰

郊特牲

三

也此以陰從陰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尊有黃目焉以言其器則鬯酒所由盛也以言其象則黃金鑄其目也鬯以灌神於禮爲重而黃目之爲上尊固其所矣何爲取於黃目也蓋黃者其類屬土其色爲正色之中央而不偏者也目者其精則水其光則火之清明而不雜者也今備尊以黃目蓋言此鬯酒有以酌於中而芬芳之氣自達於外也惟酌於中則有取於中央之色惟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以備之黃目也以爲上尊不亦宜乎

黃目樽氣

外也

上尊也截下是言備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之而正解也酌貯也非沃灌之謂

祭天掃地

一節

愚謂人為之滋味不附於天成之中貴天產即貴五味之本意聲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下之物和能斷不和不能斷如斫物一般從從容容自然斫得開一急驟則亂斧斫去反不開了一說和而斷就是自然而斷也

以祭天言之不坎不壇惟掃地而祭者何蓋至敬無文亦惟取其本然之體而法其自然之性而已矣醴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鹽惟成於煎鍊而猶為天產之真也以此為尚亦惟貴其天成之味而已矣至於宗廟中割牲不以割刀之利是用而以驚

郭特注

五

刀是貴者何以其斷制之義為可貴耳蓋義者利之和也使和而不斷固非所以為義斷而不和亦豈義之得中者哉故必有鸞鈴之和而又有斷割之制然後為義之全而可貴矣斯則大禮不同於安藝而至敬不徇於常情此先王之郊廟之禮與

冠義始冠

一節

愚謂縞布純素質朴太古所尚綏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朴非古之意所以未之前聞雖要反古又要從時故冠而散之可也

有冠禮必有冠義彼其始冠之冠何冠也縞布之冠也此冠始於何時也太古之時質樸無文冠惟用布而齊則縞之蓋始於太古而至今亦猶行古之道也其冠之綴孔子以為吾未之聞也蓋後世為之也夫此冠非後世之制而初冠暫用特不忌古

耳冠禮既畢則自有時王之制可用而散棄之可矣此始冠之制也

適子冠於

一節

愚謂適子緒箕裘之業者其普代闕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

適子之冠必於阼階者為主人之階父傳則主道在適子故冠於阼所以明傳代之意也冠每一加一醴而三醴皆於客位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賓之禮加之也冠必有服以為加也故始加縞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蓋縞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三次加冠以漸而尊所以開喻其明德新民之

郭特注

五

志意使充廣日進於成德以攝尊服也紉則名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則從而字之責以成人之道敬其名也此冠適子之禮如此

周道

三節

此舉代之冠制有同有異見冠禮所由始趨時立本意不重首飾始加之冠即縞布也二節三加之冠即爵弁也三節再加之冠即皮弁也三道字皆制禮之道委貌取安正容貌也章甫取表明丈夫也此以義制者母追以形言也弁名出於繫而取其大嗶名出於幪而取其覆收取其收斂乎髮上二句以形取者下句以義取者此始加三加歷代不同趨時也冠以白鹿皮三代共此冠制也服用十五升之素布而辟積其要二共此

素積也此上古之冠三代再加共之立本也不同者冠服之制而不易者三加之禮自古聖王未有不謹於此矣○愚謂三代三加之冠有道焉周取其安正客貌以致文殷取其表明丈夫以章美夏取其稚魯以完樸此始加之道然也至三加則其道又有進于此者焉客儀日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所以取其弁而大之義也其美日彰則英華忌其太露殷所以取其覆而藏之義也其樸愈收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其收而純于實也然又有相因而不變者何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返朴還醇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之冠服皮則白也布則素而辟積也三王共以此道維風哉

無大夫冠

二節

愚謂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名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士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哉正見冠禮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

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於士自士而上皆有不必修異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既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也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放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德而遂貴者也推而至於繼世以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於授官以爵人或上大夫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

而爲階級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求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無位者古無謚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外而謚今也非古也知無謚則知無冠禮矣

禮之所尊

一節

此節通宜泛講首尾見冠意首二句言禮之尊以其義失義五句輕總透出箇義可尊意而以明義之責歸之君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由此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愚謂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能知能守者爲尊必知之方能守之然守而不敬猶在或得或失之間敬守者服膺此義弗失也看尊敬二字可見守禮是心裡工夫就是推到民心裡的道理故曰所以

治天下

夫禮使人恭敬奉持而不敢失者豈徒儀文之可尊哉正以其精義之存於中者爲可尊也夫禮之所尊者義則義之不可不知也明矣彼失其義而陳其數者乃祝史之事也非君子明禮之事也故知其數在外此可得而陳也其義在中此難得而知也誠知節文中之天理爲至精所以葆性攝情者在是而凜凜爲檢身之準又不知儀則內之妙道爲至微所以維世範俗者在是而兢兢爲治人之法是天子以禮治天下而使之爲由禮之民者此也天子以禮之義治天下而使之爲精義之民者此也義之所關如此

天地合而

一節

愚謂告以直信正是重始之意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男女不合萬世孰始乎夫昏禮者乃所以合男女而為萬世之始猶天地為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故其禮可考也其義可究也取於異姓者何所以附託於異姓之遠而厚男女之別也幣則必誠辭無不腆者何乃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事人也信其有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直信之義也與

男子親迎

一節

此明昏禮之當重以親迎執贄并說在義一也截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廣一是執贄相見而關係之道大男帥女以先而并言天地君臣者何因剛柔之義而廣其說也男先女以敬

如特解

元

而遂言親義禮物者何因章別之義而推其效也然皆是親迎時所行之事又當以首句提起看義禮安皆屬發倫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以禮去臨殺他安則義倫攸叙矣四然後字皆難詞不可看快了○愚謂父子以別親義以別生禮以別作萬物以別安別者人道之本萬事萬化之根也別又在敬而章之莫雁之禮所以極重尊者尊卑者卑厚者厚薄者薄不凌不瀆就是安了

夫男子親迎而男何為先女男為剛女為柔是剛先柔之義也推之乾造始坤成終天先地也君出令臣從令君先臣也何以見義一也蓋天道君道與天道同一陽以成始而屬乎剛地道臣道與婦道同一陰以代終而屬乎柔天先地天以剛先地之

宗也君先臣君以剛先臣之宗也其與男先女為剛先柔之義

一也男先女之取義何其甚廣親迎時男必執雁以相見以男女不可苟合故行敬以明章其別也執贄相見則內外之位正而潘僻之端絕男女有別矣有別則一本相生而為子盡孝所以親其父父子親矣父子親則由親逮疎自秩然有分限之宜而義生矣義生則協義起禮因其親疏節文為之隆殺而禮作矣禮作則天下人貴賤有等上下有分家國天下無不得其所矣所謂禮是分定有禮則安也夫由執贄而男女別父子親義生禮作而萬物安其關係何其甚大故曰人道昏禮為重

敬而親之

二句

如特解

元

執贄以致其敬而又親御授綬以致其親此豈惟行於男女哉雖古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於人充其親則不敢惡於人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民心悅而天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愚敬而親之使人亦皆知敬而親之以至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天下之民歸心焉故曰得天下

玄冠齊戒

一節

玄冕齊戒事鬼神陰陽之道也而用之昏禮者蓋昏禮合二姓之好立夫婦之義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將以求令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得不得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冠齊戒乎○愚謂服事鬼神之服則其心儼然如承大祭如見先祖者此為致敬

器用陶匏

三句

此言昏禮用器尚質始於上古而三代因之意首句截下二句是用陶匏之義註古來之古指三王以前說三王一句見陶匏之禮非獨今時不能忘三代時亦用之也三代且然況於今乎夫婦共牢而食之器用陶匏酒之器用匏者何蓋二者質朴無文上古洪荒之世民俗質朴所尚之禮如此本非爲作牢設也後三王作爲共牢之禮俎之外皆用陶匏亦以陶匏器之始昏禮夫婦之始以夫婦之如當存禮意之初是三王用古禮始於昏也今也行牢禮而用陶匏豈非尊上古之禮而從三王之所用以重其始哉

有虞氏之

四節

郊特牲

辛

此言三代之祭異尚而要其敬之同意指天子諸侯廟祭言上三節至羶羶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虞尚氣先求諸陰殷尚聲先求諸陽周尚臭以釋豳先求諸陰以炳簫復求諸陽是歷代所尚不同處凡字指三代此字指尚氣尚聲尚臭慎在心之敬上看謂慎於尚氣尚聲尚臭也蓋禮之所尚者雖因時有異而心之所慎者則無不同也○愚謂太和保合之日尚氣文明將宜則則尚聲世味醲郁則尚臭總之聲氣之所爲臭則氣之所結尚聲臭即尚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尚異耳

有虞氏之

一節

虞氏廟祭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而以用氣爲尚故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荐腥肉於堂又次荐爛肉於堂血腥爛皆未熟之

物取其有氣以寓誠敬可交於幽故曰用氣也全在未熟上熟不重氣不如全全不如幽次序上但知朝荐血腥饋食爛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愚謂尚氣者於飲藏處求神精神之潛乎也尚聲者以發散處求神意氣之感通也

有虞氏之祭宗廟也以鬼神之享在敬不在味故以用氣爲尚焉觀其先荐以血而詔神於室次荐腥肉於堂爛次腥亦荐於堂夫以血腥爛三者爲祭蓋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全不若血之幽以序而薦之皆未熟之物取其有氣以寓誠敬可交神明於冥漠耳非尚氣乎

殷人尚聲

一節

此言殷祭尚聲因指其實而申其意首句作具臭味四句尚聲

郊特牲

壬

之實聲音二句尚聲之意

殷人之祭廟也以聲爲尚尚聲何如臭味未成牲未殺矣滌蕩其聲樂既作矣乃樂既闋然後始迎牲牲未迎而先作樂是謂以聲爲尚其必尚聲者何天地間無非鬼神所在而聲音之感無間幽顯以聲音呼號而詔告之庶幾其聞而來格來享也

殷人尚聲

二節

上節殷人先求諸陽下節周人先求諸陰言先之而已則殷固未嘗遺陰而周亦未嘗遺陽可知尚聲尚臭提起滌蕩其聲以上與王器以上對二迎牲又對是尚聲尚臭之實聲音二句與致陰一句又對是尚聲尚臭之意以其皆在迎牲之前故曰先先之所以爲尚也二然後意用重謹

周人尚臭

禮疏

此言周祭尚臭而以求諸陰陽者徵之首句周人尚臭曰下陰陽者灌用節是以臭求之陽行於朝踐時者蕭合節是以臭求之陰行於饋食時者臭一也能上達則爲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爲陰臭所以求諸陰蕭合黍稷二句對上灌用臭臭致玉氣故既奠二句對上既灌二句補出致陽氣對上致陰氣方全須知致陰氣不是說灌爲致陰氣蓋也鬱固用氣圭璋亦用氣皆所以致氣於陰故致陰氣當兩承○愚謂尚臭薰收歛祭散而求之

周人祭廟尚臭而具有陰陽之別言其求諸陰也牲之未殺酌酒灌地降神而用秬鬯以鬯有芳氣之臭也又鑄鬱金香草之

郊特牲

三

汁和合也酒使香氣滋甚則此芬芳之氣臭足以求神於陰者下達於淵泉矣然灌必用爵也而以瓚爲之瓚必有柄也而以圭璋爲之使溫潤之氣充溢於玉者下達於裸將矣及夫既灌之後乃致迎牲之禮未迎先灌是謂以臭爲尚其必尚臭者何蓋灌獻爲求陰之事今爵鬯以達臭是致也氣於陰也圭璋以荐鬯是致玉氣於陰也此以臭先求諸陰也言其求諸陽也取香蒿及牲之脂骨合黍稷而燒之則此香氣之升而足以求神於陽者旁達於牆屋之間然此禮之行果何時耶方其堂上既畢而延尸戶內荐熟之既行而奠爵於銅南然後取彼蕭脂合乎黍稷燔燎以達其臭正此時矣此以臭先求諸陽也

灌以圭璋

二句

灌是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圭璋者酌酒之柄用圭瓚瓚也正灌用圭亞灌用璋圭璋卽玉之所制但首句漫說出玉字實玉氣者以玉鍾天地之精英采山川之靈秀精粹之氣有可用也氣取其能通神明此可見周人尚臭而求諸陰也

蕭合黍稷

一節

愚謂凡祭慎諸此要推到後人行祭上說見得鬼神不過陰陽不求陰則求陽不則陰陽合求鬼神之神禮三代已盡了後之行禮者要慎而行之慎者不徒襲虞殷周之禮而且得其心也

魂氣歸於

一節

此因上文推言之首五句求神於陰陽之義詔祝以下求神於達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自詔祝於室至祝於祊謂求神

郊特牲

三

非一處而漸及於達彼此達人字括盡上文非專重祊末二句只言祭於祊又特舉達者該之當祭爲達人句來意思在漸達上祭祊兼本日求神廟門內次日求神廟門外二意尚曰句宜活看

夫魂氣歸天屬陽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魄陰歸地屬陰故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殷人非不求陰周人非不求陽特此先彼後耳殷祭感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感以臭臭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禮因時而異如此而求神之心何嘗有不同哉言天子諸侯之祭正祭時祝取牲之脾燎入告神於室及灌鬯後坐尸於戶西南面之堂牲則殺於庭也牲之首升於室也正祭則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之主

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於罔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遠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於室求於堂無所不用其求矣今又祭之於罔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祀廟門外雖曰達於人難知也亦庶幾可求於此達處或以達求諸陰陽或以罔報其魂魄乎未可知也是祭之漸及於達者意蓋如此

罔之爲言

此舉天子諸侯廟祭之儀物而各釋其義如此祭有罔祭主人求神於達之意也尸有胙俎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設富詞曰富者以福言也曰眉壽萬年富於壽矣壽之富者福也曰受祿

於天

三

於天富於祿矣富於祿者福也升牲首而祭者取其與神坐相直也設相詔佈於尸者欲尸享此饌也尸使祝致祠於主人其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有長久之義也似以壽言其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有廣大之義也似以祿言此般以慈告者也即上富者福也之意言和燠之尸所以象祖廟之神有爲主之象也殺特豕先以血毛告神者血在內告其幽毛在外告其全也而所以告幽全之義者何也毛以告全貴色之純於外血以告幽貴氣之純於中是貴秉純善之道也○愚謂乃福者僭也之福非享福之福

血祭盛氣

一節

此泛舉廟祭儀物釋其義如此作五段看各首句是用物下各

釋其義用血以祭者血由氣滋氣盛則血亦盛故用血表氣之盛也以肝肺心祭者肺爲金氣所舍肝爲木氣所舍心爲火氣所舍三者皆氣之主故貴之也尸隋祭時祭以黍稷又加以肺尸正祭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蓋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肺屬金明水屬水金水皆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報陰靈也先取牲之脾骨燔於爐矣荐熟時又合蕭與黍稷燒之至畢室時又有牲首直前之祭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黍稷屬陽也牲首陽體也是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洗齊一段又申釋前面祭齊加明水之義首二句且虛言古人廟祭明水設之於先洗齊列之有等者貴新之義也凡洗一句釋洗齊貴新之義蓋齊而曰洗乃藉以白茅和以明酌澄濁而求清乃新之也今祭用洗齊貴其洗而新也其謂之明水二句釋明水貴新之義蓋水而曰明取自月中出於陰鑑潔淨而明著者乃主人之潔著此水也今祭用明水貴其明而潔也○愚謂要在主人心上透出新與明二義

郊特牲

三

君再拜

一節

此詳事尸之禮而著其爲自盡意國家也截上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末明其自盡則同君再拜至服之盡也是一段祭祀之相以下緣之○君再拜指天子諸侯言人君事尸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何以其心之服順于親也何以見其服蓋再拜則屈體而但以手致地是謂服順於

親矣稽首則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於親之甚矣內祖親割則表裏畢露內外皆服是謂服之盡矣夫所謂敬之至者謂其能服也觀其一則服也一則服之甚也一則服之甚也服至於此豈不爲敬之至乎蓋因服見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詞稱孝子孝孫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於孝今以此稱故曰以我稱有追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詞稱曾孫某者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今以此稱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夫自天子下及士禮不同其爲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爲主人者自盡誠敬如此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食而未嘗告以謙者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雖主人再拜肉袒親割不過自致其誠敬於君父之前以盡其嘉善而已由其自盡也而尸何所與讓哉雖稱孝子孝孫稱曾孫某不過自盡其誠敬於祖禰之前以盡其嘉善而已由其自盡也而尸何所與讓哉是因分有異者禮隨分自盡者心也

腥肆爛

一節

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腥肆爛膾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爭角妥神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荐解別而事之以神道或進湯沚或荐糗熟而事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享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卽席之時舉爭角祝告

主人拜尸以妥安其神坐蓋古者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后坐令舉爭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妥尸坐也然尸何爲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禰之神也尸既神象則坐乃其宜矣安得而不妥然尸何爲詔之蓋祝者始以上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報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安其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

縮酌用茅

二節

愚謂此詳古人沬酒之法得清濁之宜今之人猶存古法而用之觀今時之法則古法之善可知要得明清淺淡意其沬醴齊以明酌欲其不失明淨之體也其沬盞酒以清酒欲其不失清潔之體也其沬汁獻以盞酒欲其不失淺淡之體也今之以舊鮮沬之者何今之人心薄矣猶仍清明淺淡之風則愈漓矣

解味醴以此沬之欲其還人心之醇厚也

三節

祭非酒無以成禮酒非沬無以致潔醴齊用於朝踐者縮卽沬也酌謂醴齊至濁沬之而後可斟酌也惟至濁必用茅以藉之而先用明酌以和之庶醴齊之濁者不終於濁而可爲朝踐之用也醴酒卽盞齊乃差清而用之饋食者先和以清酒而涕之以此之清濟彼之清庶可爲饋食之用也汁獻卽斟酌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盞齊而涕之以齊之卑和鬯之尊庶可爲灌獻之用也涕之皆是澄瀾水也自縮酌至於清是五齊中之醴齊也齊見五齊卑故以三酒涕之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斟酌故以五齊涕之醴酒五齊之稍尊者也上三項三千過至末節方用此意夫古人涕醴齊以明酌涕醴酒以清酒

涕汁獻以醖酒卽如今時涕明酒清酒醖酒先和以舊醖之酒而後涕之其法一也要言云謂古之禮蓋汁獻涕於明清醖酒卽今之明清醖酒涕於舊醖之酒也以此二句盡之不能盡同者特洗酒之法而不容或廢者乃尚潔之誠考古証今而知其法之良矣

祭有祈

一節

此泛言祭祀有此三者見祭之爲物大慈欲神之有子也故祈之祈福也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故有因以彌之彌患也祈於未然報於已然然弭於將然有此三者之例皆王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齊之玄也

一節

郊特牲

三十八

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截上言齊之冠服尚玄義取於積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判君子心上根上思字來○愚謂幽陰則至靜時也靜中思之始得其真蓋鬼神幽陰也而齊之所思又主於陰幽者故齊之衣冠皆玄所以順鬼神幽陰之義致其陰幽之思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也至故齊而致於三日則精誠致而親可格矣故必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見就祭時說卽洋洋如在之謂與祭義見所以爲齊者不同必者決其理也

郊特牲新裁卷之八

內則新裁卷之九

后王命家

一節

此言聖王命大臣而欲其宣德教於天下意后王天子也累聖掌邦治者德不外修身以齊家之教蓋家庭所行皆人性分固有故曰德降德者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家宰降之有使民效法各齊其家意曰兆民言其衆也須先本天子修身齊家有此德來如子事父母之道婦事舅姑之禮少賤之事專責男女之別內外養老慈幼之節敬宗養子之禮皆德教也○愚云此德只是孝敬二字盡之孝本仁愛來敬本義來就是吾性中仁義此又是修齊根本降有推心之意

子事父母

三節

南則

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立教自孝始子事父母四字作冒首條言風興以飾其容下二節左右備物以待用俱要就養無方意○愚云此在承平周密處見孝心

以適父母

后退

此言子婦於所尊必致敬而后進忠養而后退也上節言人子曲盡事親之道以養其志下二節是飲食之物以養其體稟粟等是調和上文飲食者○愚謂重柔色以溫之意此深愛也前面許多敬皆以此柔溫行之方爲事親之道蓋敬可假柔溫不可假以敬雖發于心尚在儀文上修飾至柔色以溫全是一圖至愛實念造作不出來者

夫子婦備容服而適父母姑舅之所則下氣怡聲養氣之皆和

也問衣煖寒寒煖之適節也如其疾痛癢則抑按搔摩之者一出於敬而撫恤其衰病方其出入內外則先後扶持之者一本於敬而資助其羸弱進盥以致潔也則奉漿奉水而少長之各供其事沃盥以請命也則盥畢授巾而卒事不忘其敬又必詢問其所欲而敬進之無敢慢也此數者皆柔順其顏色而承藉之不敢拂使我之心與親心融洽而後已焉然使所欲不備其物非所以爲敬也故饌飽酒醴芼羹皆所以爲飲者菽麥稻黍粱秣皆所以爲食者隨親意所欲奉承而進之焉調和不備其味非所以爲旨也故其心以棗栗飴密滑之以重萱粉榆兔蕪修醢膏之以脂膏待親偏嘗乃徹之而后退焉此正敬進之道以柔色溫之者也夫事親之道養志爲上口體其次焉蓋是

二者吾於子婦之養觀順矣

問所欲

二句

此言人子之事親而敬愛兼隆意首句是親養致其敬矣然敬不徒敬而又柔色以溫之致其愛也溫者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也此養體之中而有養志之意

危命士以

一節

此二節首二句截上以敬言下以愛言味爽以下言雖勞于王事猶不忘定省之禮也○愚謂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全在各從其事中此段最重此乃學之大節言人旨甘之奉在味爽日夕而已至男子在世一日有一日之事正是善繼善述的大道理豈因旨甘之奉而廢從王之事之偉業所以要日出而退各從

其事

父子之情則一而尊卑之分則殊是以貴賤者其禮略貴者其禮詳由命士以上皆有位而貴者也其居處則異官焉蓋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處之以異官則尊卑殊處而人子得以全其敬矣及夫味爽而朝則思顧復以思念生肯之德必恪其旨甘之味以致其愛日出而退則以職業不修非孝也聲名不立非孝也必各治其當爲之事以修其職至於日入而夕則慈以旨甘者猶夫初而已矣入焉事親固所以爲孝也出焉事君尤所以爲孝也愛敬兼至而事親之道齊得之矣

子婦孝者

五節

上三節言子婦孝敬父母之道末二節言父母慈愛子婦之道

內則

三

首節言子婦獲愛於其親必戒其恃愛而益致其敬若飲食二節正是勿逆勿怠之事四節愛而知勞之也五節教而不忍棄之也○愚云前重勿怠意後重教之意以勿怠是子婦之心教之是父母之心下盡心機爲孝敬上盡心機爲慈愛也

順以聽命子之職也是故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姑舅必愛之使其恃愛而於命有違則有以拂愛我之心而孝敬之道虧矣故必順以承之無敢逆也勤以奉之無敢怠也何以言之彼飲食衣服之賜已雖不者且欲也必嘗服以待之若尊者察其意而改命焉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是於物之命也何逆怠之有任事而代以人已雖不欲其代也必順尊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已意而姑教使之及其果有所不能而

後已復爲之是於事之命也何逆怠之有子婦孝於尊者如此而尊者慈於子婦何如以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故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姑舅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數致其休息之意務使終其事而后已豈可姑息其子婦而不使之事事乎夫愛而能勞則其爲愛也深矣若子婦未孝未敬爲父母者豈遂疾怨之以失吾慈愛之心也哉然必且姑使教之以啓其孝敬之心若教而不改是不可教也然後怒而譴責之以速其改焉若不可怒雖責之而改也由是不得已焉放逐其子屏出其婦而不明言其所以過者猶欲爲之遮護以示不忍之心使之猶終可改也

父母有過

一節

內則

四

父母至以諫是一截不入至孰諫是一截不說至末又一截單孰諫指子言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意○愚謂只要看起敬起孝四起字人子與父母議論不合之間便未免有厭數任他所爲之心此念一生把平日愛敬之心都委頓了這起是孝心愈懇到敬心愈敦篤定要把握一段精神去感動他蓋言之所不能回者神能挽回之也

父母有過而子諫之禮也諫之有不行者必諫之未盡道也故始焉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而不敢傷親之心如是而諫有不入則曰必我孝敬之未至也故起敬起孝俟其悅而復諫之如是而又不悅焉將不諫乎不可也與其不諫而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雖撻之流血而不

敢疾怨猶然起敬起孝必其親之悔悟而後已也○愚云兩起敬起孝覺後句又深些前之起爲諫之欲人而起也後起乃是父母既不聽人子之言此愆將遂爲終身之過了所以又起敬孝以感格之使他今日雖不悔悟後日猶可悔悟而改心這纔見孝子無窮之心

將爲善

必果

愚云此人子成親之孝處思字最重爲善必果全從思中得來曰將爲善尚在天人交戰之介思字正是孝心不昧處思得真所以決得定孝道莫大於成親父母雖歿矣人子將有一念爲善之心萌於中則思曰此善一成而吾親之名由此著夫一念之善而思以成親之令名則爲善之心自不容已將爲之必要其成行之必底其極至於成親之名而後已也

內則

五

適子庶子

三節

此三條總見古人敬宗之意上二節立家法也見不可以分而越親下節尊正統也見不可以私而先公○愚謂滅嫡亢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家法於貴富者尤嚴况巨室者下之觀望又有借富貴之家以風末俗意

夫嫡庶之分不明則家法不立故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而不敢入於其家焉何以見之車徒雖衆舍於外而以寡約入是不以富入其家也獻歸器之上於宗子而用其次苟非宗子之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不敢以入宗子之門是不敢以貴入其家也若是者何也蓋父兄宗族之所在非貴貴富富之

地也使以貴富入宗子之門是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故不敢耳當祭祀之時以正統之祭爲重也必具二牲而獻其賢夫婦齋戒而致宗廟之敬祖福之祭爲輕也乃下用牲而其其祭孝享舉於舉事之餘而不敢以私思先之也適庶敬宗之禮如此尊祖之義不其昭乎

飯黍稷

六節

首節列諸侯六飯之目黍稷等飯之品稱黍飯之名隨上六穀之生熟而異名也二字官上六件下五節列大夫之膳之目○愚見豐儉因旬宜亮米而異有適中意

此見君臣燕食之禮食之該也有飯有膳以備養也彼諸侯以國養者也以言夫諸飯之品有曰黃黍曰稷曰稻焉有曰白粱

內則

六

曰白黍曰黃粱焉是六物也熟而稷之曰稷言熟而可食也其生獲之曰稊言其飲縮也大夫以家養者也以言夫諸膳之品取腳腫臄與牛炙之四物爲第一行其第二行則醢牛臄與醢牛胎之四物也取羊炙羊臄與豕炙之四物爲第三行其第四行則醢與豕臄芥醬魚膳之四物也此上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雖既具矣又有所謂兔也鷄既具矣又有所謂鷄也通前其二十六豆上大夫之禮上焉者不見其有餘下焉者不見其不足矣飯膳之品其異如此亦分以辨之也

飲重醴

三節

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飲之品有六重醴一也醢醢二也藥三也水四也臄五也醢六也酒之品有二清酒一也白酒二也

羞之品有二糗餌一也粉醢二也以飲字爲主稱醢三句申言重醴之實非又定一事也

酒以成禮飲以合歡諸侯大夫之飲與酒及羞何如以飲言之醴有已沸之清未沸之糟有清糟相配重設是謂重醴以稻爲醴燕清糟而並設而黍醴之有清糟猶之黍也飲之燕設者如此或以醢爲醴或以黍爲醴或醢水之漿或清滌之水或梅漿之醴或雞臄飯和水之濫飲之專設者如此以酒言之有清酒焉有白酒焉以羞言之有糗餌焉有粉醢焉飲以潤之羞以進之所以助養血氣也古人立法之善有如此

酒清白

二節

此言古人祭祀有所薦之酒有配薦之羞祭必有酒酒有二清

內則

七

酒也白水也有酒必有羞羞有二糗餌也粉醢也○愚云清白酒水取其明潔羞取其馨香有表主人之德意

食蠋醢

三節

此言人君燕食之品醢所宜而用之以滋味爲美者也首節言進飯異宜而調羹有法既有飯也必有醢也故二節言烹臄之法既有醢也必有配也故末節言庶羞宜配之物總之進飯時所用之宜也○見人君一飯而不苟于食之意

食蠋

一節

此言王者之食有配飲之宜有調羹之法食字作同言王者之進飯也蠋醢所以配飯而五羹各分配乎飯此總言配飲之宜和穆不褻則調五羹之法也配之以醢者諸飯之所同配之以

羹者諸飯之所異蓋有其食必有其醢既有醢也又配之以羹豈無調和之法乎和糝不慕是已○要知以性養意蓋得中和之節而食之也

濡豚

二節

此言古人烹物隨水陸而異其宜意濡者烹煮之也豚鷄陸產也魚鱉水產也包苦醢醬者生物之所異實莫於腹中烹物之所同此節言人君既有進飯之宜豈無烹物之宜乎下節言既有烹物之宜豈無配物之宜乎食服修之時配之以醢醢下倣此

凡食

二節

此言古人燕食之物有象時為節者有因時為和者上節制飲

內則

食之品視四時以為節是法天時以養體下節調飲食之品順行而加厚是順天時以養氣○愚云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按寒涼溫熱以養性也按金木水火土以養氣也

凡食齊

一節

此言古人飲食之物法四時之宜意齊者劑量之謂一物法乎一時須知一時兼用四物飯宜溫故視春羹宜熱故視夏羹宜涼故視秋飲宜寒故視冬合此而人性因之定矣

凡春和

一節

此言調飲食之品以五行為節意凡和作同言凡食之調和也春多四句是四時專用之味多者有為主之意按水火土水講

末句是四時兼用之味按土寄旺四時意講春為木木味酸養人之肝夏為火火味苦養人之心秋為金金味辛養人之肺冬為水水味鹹養人之腎然四時雖各異和而皆調之以滑其甘屬土象土之寄旺四時也合此而人之氣因之和矣

牛宜稌

一節

此言尊者正食膳之配飯各有其宜意牛羊等皆天產也稌黍等皆地產也牛宜稌調牛宜以配稌也下倣此以地產之食為主而天產為膳配之各惟其宜而已註中尊者正食凡位尊者皆宜泛講不必指按五行○愚云此節是以陽調陰之法也物性之陰者不調之得宜則食之多損少益益陽能化陰為順也

春宜羔

一節

內則

九

此言古人之飲食物因平時而和因平物意春宜羔豚等是此時宜食此物正是物因平時膳膏肓等調煎之以膏恐其味之薄也如春時宜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也餘倣此正是和因平物春宜羔豚者方春鮮物之生宜於小也其煎羔豚之膏用牛之脂牛屬土取春木克土畜也夏宜腍鰓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宜於雉魚之乾也其煎雉魚之膏用犬之脂犬屬金取夏火克金畜也秋宜犢麋者秋則物成可藏之時而犢與麋皆得膏之也其煎犢麋之膏用鷄之脂鷄屬木取秋金克木畜也冬宜鮮羽者冬則物聚可進之時而潛與飛皆得進之其煎鮮羽之膏用羊之脂羊屬火取冬水克火畜也要旨云煎之以膏恐其味薄也不用五行之說更渾○愚云此以屬克者為膏扶王氣

也蓋以所王者養我之旺氣而以所克者和之使主得正其養人之功也

牛修

三節

此言燕食之禮詳於貴而略於賤意上兩節人君之燕食特備其物下言人臣之燕食漸殺乎物庶人句又自常食言之亦屬在下邊牛修一節人君燕食之脯修也蠅范以上備天產也極殺以下備地產也未節因言君而并及大夫之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士無脯膾而羹醢亦不二見漸殺於人君庶人惟耆老不徒食而有饌其餘則無故不食珍見不得同有位者之食肉矣而况敢比君乎○此見養獨備于君意而君亦不以縱傷生豐之得中者也

內則

牛修

二節

此言人君燕食而庶羞畢備意上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人君燕食之品可謂富矣沃產地產意亦不可少○愚云有生成四海之德所以宜食四時之產

天子之閭

一節

此節言君臣常膳度食因分而異遠近之等多少之數也分莫導於天子故其度闔在左右夾室莫如其遠也左右夾室皆有五閭莫如其多也公侯爲閭於房中其地則漸近矣惟一房五閭其數則漸寡矣大夫惟其無嫌故遠之而亦在夾室惟其分卑故少之而惟三至士則爲土姑於室中不得設閭何其近耶其數惟一何其寡耶設閭必以五藏三牲魚腊之五味也其下

閭漸殺則所藏漸少矣一皮閭之微而必嚴君臣之制禮始於飲食也如此

孝子之養

一節

此言孝子養親必終親身而尤終已身意忠養之以上是終親身之孝孝子之身以下是終已身之孝大意言終親身之孝者又必終已身之孝方爲孝之至○愚謂重樂心句使親心與禮義之良心相融洽則志之所發自然合天理了此志豈可違他至于養體又是不違志的餘事了所以下面說終孝子之身謂孝子在一日當不違其志一日也若養體則親身一終便無着力處矣下愛敬正是不違其志于死後而終孝子之身者曾子言曰凡爲人子者親存則善養其老親沒則追養其心皆

禮則

二

孝道也是故孝子之養老也內則諭親於道而和其義理之心曲爲承順而不違其好惡之志心志通也外則怡聲柔色而悅其耳目之欲皆定晨省而安其寢處之常身體適矣由是飲食盡忠愛忠敬以養之則不外於飲食之養亦不專於飲食之養而終父母之身無非孝行之所流通矣然孝養非難而能終爲難故孝子之身終焉終身也者非難終父母之身乃終人子之身也是故此身尚在此孝亦在此身既終此孝方終父母亡也而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未亡是猶父母之未亡也吾於其所愛亦愛之焉愛終其身也於其所敬亦敬之焉敬終其身也雖至於犬馬之賤苟爲親心之所鍾者無不盡然而况於人之貴乎時有盡而愛親以及親之愛者無盡親雖終而敬親以親之敬

者未終此所謂孝子之身終也語孝至此不惟樂親心志于生前又體親心志于身後以是終身孝子事親斯爲至矣斯謂之樂其心也

几養老

一節

此記帝王養老之禮有詳略而因申其實意凡養老作目五帝二句平者是養老之禮帝略而王詳蓋五帝時人心朴而尚行故養老之禮至於憲法其德行三王時人文著而尚言故養老之禮既法善行而又乞善言焉五帝憲一既正申五帝憲之實五帝憲句輕有善則記句正是憲處所謂五帝之憲者何也蓋憲雖未嘗無言但致養者之氣體而乞言之禮則無矣其老更有惇厚之德行切身心關人倫可爲後世法者則命史官記之

中則

主

此正所謂憲也所謂三王乞言者何也蓋三王養老亦未嘗不法德行但養老之後又行乞言之禮特乞言之禮微畧耳若老更言行有惇厚者三王皆有惇史記之是惇史所記行也亦言也此正所謂有乞言也五帝惇史專主行三王惇史行燕言在內故曰皆夫五帝專主憲而不乞言三王亦主憲而又乞言禮之詳略如此時使之然也○愚謂時當乞言而乞言亦有補於世道人心者五帝有言而不乞三王乞言而亦復其禮其意之心猶不大異古初也要知三王時之老更與帝世之老更其敦篤之心已自不同了彼有善處必要發之議論間不能如帝時之專以行示者所以三王必須乞言方提得其好處三王之乞言正是善應五帝之憲處

淳熬

九節

此詳八珍之法而及其糝與醢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故八珍之味有名之爲淳熬者矣蓋陸稻爲飯而加之以煎醢沃之以膏者也若夫所謂淳毋則法象乎淳熬而飯異乎黍食此八珍之一二也有名之爲炮者矣取豚若將實聚於剗剗之後而炮塗於直裹之餘凡其乾而燂之濯而摩之無非欲致其榮也醢以付之於其先膏以滅之其後湯毋滅舂而薺脯之不遺火毋或絕而三日三夜之不間無非欲其熟也制作之法何其精乎卽其製造之精而調之以醢醢之味調之之法何至也牲體殊而塗燒一可以觀八珍之三因矣珍謂之醢者何也牛羊麋鹿麇皆可醢者也取其夾脊

內則

主

之內而多少之適均加以反側之極而筋餌之是去又醢醢以揉之此非八珍之五乎調之漬者何也取牛肉之新殺者而絕查於薄切之後湛以美酒則朝而食之不卽食而加以醢醢調以梅醬此非八珍之六乎珍有名故者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先捶之去其醃矣乃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漉諸上而鹽之俟其乾而食之此施牛之法也而施羊與麋鹿麇亦如施牛焉法既施矣竟可食矣使欲濡食則什以水而煎以鹽可也欲食乾則加以酢而用以食可也蓋於火上熬而爲之是爲熬珍此八珍之七也食有糝食者以其三相糝之謂也三牲居乎一稻米居乎二合以爲餌煎之肉之不勝乎食糝之制其詳矣此與八珍俱用者也珍中所謂肝膋者其法如之何亦取狗肝焉鰾

以狗之骨焉需而炙之於火使其舉熟而燐其骨食之不必用
夢是八珍之八也外此有謂之馳食者取其兩相差之謂也取
稻米之粉皆糲澁之乃少切狼臆之膏與此稻米煎之而因
以爲醢是謂醢食與八珍而俱尚者也膳有珍羞食有醢醢則
可以爲養正之資優賓之具矣古人之爲飲食也何其盡制乎

國君世子

一節

愚謂始生而射其禮如此前後輕叙射人處重講期望國本意
全在射上

國君爲尊而世子又國君之嗣當其始生則以子生告君至於
三日接以太牢焉其始生而射也宰掌禮具而三日卜士負之
此士之吉者遂宿齋朝服俟於寢門外詩承而負之由是射人

內則

古

以桑弧蓬六矢二矢以射天地將以明他日彌綸天地也四矢
以射四方將以明他日綱紀四方也保母於此受之吉士而負
之宰之掌具者酌醢以禮負子之人又賜此士束帛以酬之既
射則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焉是國君世子生之禮也

吉者宿

四方

此言古人接子之禮負之截上擇人以奉其身下用射以諭其
志詩訓承即士承藉而負之也始生之時卜士之吉者以負之
則他日輔之以正人處之以端士者基於此矣于始生之時而
射天地四方則他日彌綸天地綱紀四方者基於此矣

異爲孺子

一節

世子者國之本也弗正始弗慎習惡能以正性哉是故異爲孺

子室於宮中養之有常地由是擇於諸母與傳御之可者必擇
其寬裕慈惠溫良恭儉而寡言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庶
幾蒙養之端克正厥始矣其次則爲慈母使審其欲惡也其次
則爲保母使安其寢處也皆居子室以養之他人無事不得往
而驚動其子也是人皆養子之禮也○愚云寬裕等數者俱是
仁厚的德大君必求此德者爲子師欲培養其淳厚之德性使
之爲寬仁之主也

必求其

保母

此世子生三月之後人君養之之禮必求至子師是擇婦德之
全者以養其德次二句是擇婦德之次者以養其體慈母比師
爲輕保母又比慈母爲輕

內則

主

蓋世子者國之根本而襁抱之教德性關焉故必慎于求師寬
則包含偏覆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愛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
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其
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使爲子師
使之未有知識之先而已與此善相陶鑄庶後日此德之成如
得于性生者無二也

子能食

至末

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預而有漸
如此所以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道德之中年彌高而德彌邵
皆自始教以立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愚謂初教至射御
開其良知培其良能也二十後恐知能日啟而蕩也則約之以

禮三十後恐知良之泥而無用也則試之以理事而無方至四十而後則識精養粹大展其生平之才知直到致仕一生事業方完

于能食

一節

夫子不能以無教而教亦不能以無漸也故於子之能食也則教以右手益右者舉動之所先教之從其順也然男女不可無辨也方其能言也則男之聲揚女之聲抑從其剛柔也聲所以盛悅中者男則用皮女則用絲非男女剛柔之別乎

六年教之

一節

六年則教之方名此男女所同也七年則教之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焉此男女有別也八年教之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晏後於長者則行坐飲食之讓當自今日而知之矣

九年教之

二節

九年教之數日朔望之次第六甲之先後欲其知天道也十年出就外傳則可以離父母而親師友矣故學夫六書以端其習學夫九數以盡其變不以帛為襦袴恐其太溫也行禮動作循習初教之方而不敢改也每日朝夕習學幼者之儀凡昧爽日入必備定省之禮也書篇各有多寡請於長者而肄習乎言誦之信之數者修業也言語貴於信實請於長者而肄習乎言誦之信者進德也

十有三年

一節

樂則八音之器也詩則歌樂之章也勺則武王之樂也十有三

年之時學夫樂誦夫詩而又舞夫勺焉象則文王之樂也射則習禮樂之具也御則習驅馳之節也十有五年之時舞夫象學夫射而又學夫御焉

舞勺

象

古人於子有因年而教以武樂者有因年而教以文樂者於鏞王師尊養時晦勺之詩也十三氣未壯則以武樂作之故舞干戚而歌勺之詩為節維清維熙文明之典象之詩也十五成童氣已壯則以文事止之故舞勺而歌象之詩為節

二十而冠

一節

愚謂學禮作總衣裘帛禮服也大夏禮容也孝弟禮節也博學約禮之博文也內而不出體禮之收斂也

而冠言成人而服備也

七

而冠言成人而服備也吉凶軍賓嘉五禮也於是而可以事矣來與帛二物也於是而可以無服矣文武兼備大夏之樂也於是而無窮於是博學之而不以教人是謂有為己之學也物在外而無窮於是博學之而不以教人是謂有為己之心也成入之道其如此夫

惇行

不出

愚云全重惇行孝弟句此是該博蘊蓄的根本必如此不教不出方謂之惇行孝弟孝弟為百行之原大人之事年三十此時宜先惇行然後博學事物之理以廣其知但恐所知不精不為師教人也由此知

行兼備之德美在其中又宜蘊蓄於已而不以之。人是爲已之學。博行孝弟之心方實。

博學

二句

博學即博文也無方即不拘一途也博學而有方則其學或病於拘滯矣遜友則樂群也視志即因不失其親也順友不視志則其比或失於匪人矣。○愚謂只重無方視志看無方者惟志所慕則學之然志未必皆當故須遜友以證此志之是非蓋此友指益友言所以要順他以視其志可爲吾志之輔也。

四十始仕

致事

官政哉上是謹始下是慎終但不必對不可則去一句輕看四十始仕即曲禮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五十爲大夫即

內則

六

曲禮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也七十而致事即曲禮還其職事於君也大夫四十而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乃所學也是爲仕之律令也。

方物

去

此言古人之強仕必謹其在物而審其在我也俱四十始仕之事方物貫下其意物即理也事必有理比方物理揆諸義理之中以求謀慮之當也謀謂謀畫有隨機設策意在體常上看慮謂思慮有思慮預防意在應變上看俱就出仕時說道合即方物出謀發慮而君信從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即以此謀慮服事而從君也本上知理之明來故守理之固意○愚見要重

出發二字。把平日窮理所得于心者盡數發出來做在事業上。不負爲仕之心。若方物工夫平素豫先有了。不過到謀慮時。節再窮審一番。非至此時始方物也。

則新裁卷之九終

玉藻新裁卷之十

天子玉藻

上下

此總言天子冕服之禮而因謹於自防也。在第五節玄端而居截首飾袞冕以祭宗廟二三節玄冕以朝日聽朔四節皮弁以視朝燕食五節玄端以燕居以上皆是具服行禮動則三句是備職自防總承上行祭聽朔視朝燕居來。○愚云獨重設官以防言勤政事上蓋言勤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爲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于備服

天子玉藻

三節

此言天子具服有文質以行禮之不同也。玉藻龍袞與玄端對

玉藻

以祭與朝日聽朔對。但聽朔有二一聽常月之朔一聽閏月之朔也

天子玉藻

一節

愚謂此王者奢而得中之意不害其爲惡衣服之儉也對先王以文爲敬盡敬則衾矣。衾之祭大禮也。自冕言之冕下有旒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十二後十二番之而深遠也冕上有覆也以玄爲表以纁爲裡前微俛後微仰視之而延長也其致美乎冕如此自服言之以龍繪袞煥乎變化之章以袞象能昭乎在天之象其致美於服如此正以致孝乎七廟之先王俾孝敬之心與冕服以俱宣雖費而不爲奢雖華而不爲靡矣

玄端而朝

二節

此言天子具服行禮見敬天勤民之意。玄端作纁纁服言色以緇而旒有三衣無文而裳刺繡此玄端也。下以朝日聽朔分敬天勤民意對者。○愚云朝日于東取帝出乎震之意以敬天聽朔于南取離明之極以勤民也

天子皆服玄端也。服玄端祭日於東門外之王宮以日生於東而王宮在國之東也。每月之朔天子服玄端聽政於南門外之明堂蓋南方向明而治而明堂在國之南也。此行常月之朔也。若聽閏月之朔則服玄端而闔明堂門之左扉立於右扉之中蓋明堂聽常月之朔故不居堂而居門以門非常處也不居門左而居門右以左爲正陽也蓋與常月聽朔異禮故權所居之位如此

玉藻

皮弁以日

一節

愚謂人君食息起居皆有常度燕食豈可無節大都是尚儉之意只是天子之儉儉得有禮亦是儉之得中處。此言天子具服行視朝之禮而謹燕食之宜意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也以日視朝謂天子服此服而常日視朝也蓋朝以辨上下於禮爲重故服皮弁也此具服視朝之禮也遂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食之餼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燕視朝日中言每食必奏樂以侑食養之以和平之音也日食用羊豕少牢常食從儉也朔月用牛羊豕大牢重朔從豐也五飲之品以水爲上非以貴五味之本乎醬酒醴醢以次而列非以清濁爲序乎此皆因服燕飲之禮也須

知遂以食貫下蓋常食朔食皆服皮弁而五飲則常日月月皆同也

奏而食

大牢

此以一和一節立意天子日食朔月皆以樂侑食所以助氣體之養而安心志之和也常曰少牢月朔太牢所以安常食而儉重朔食而豐也此適豐儉之節也二項俱有服皮弁意

卒食玄

一節

思云重防燕居意蓋人君臨朝御下則以大廷廣衆而言動多循禮樂聲多合節唯燕居獨處未免有肆心故須防之皆以防心也心是身政之本

先王又有玄端之服其冠則玄其衣緇布其裳素裳當食已畢

五章

三

而服此以居焉蓋居者向晦寢息而玄者閑陰之色服之爲宜也然君之燕處君心係焉心之欲肆身度國政闕焉故言動樂聲其所最宜謹者動之得失則有左史書之淑慝具載敢妄動乎言之得失則有右史書之善惡畢陳敢輕言乎樂聲之上下則有御賢察之審聲以知政敢不慎所以威之乎夫身在燕居不忘乎左右矇瞽之戒時雖瞬息恒畏夫天下後世之譏人君之自檢如此則視朝臨政可知矣然玄端而居順成之年如此也若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食不用樂蓋先天下之憂而憂故殺禮以示自貶也

動則左

三句

上下指樂聲之低微峻急言上下俱有得失非是上爲和下爲

不和○愚謂幾聲與書言動甚不同書不過直書之耳幾則有辨析幾微之極意蓋聲之上下相去只在毫釐之間而心之和乖政之得失因之所以興廢

諸侯玄

一節

此言諸侯隨所具之服而異所行之禮○愚謂玄端而祭取幽陰之義與神合真也裨冕而朝取補袞之忠裨益吾君也皮弁聽朔者弁大也朔頒于君而藏于祖廟行朔因而聽朔事極尊君敬祖之大故以皮弁也朝服玄而純以之視朝內朝者取其心純而用之于內以視朝政之得失也總是羣后敬事之心彼前後三旒而上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刺繡此玄冕也諸侯則服以祭五廟之先公而約禘嘗蒸之禮行焉若公侯伯

五章

四

天子男壘各隨爵爲尊卑此裨冕也諸侯則服此朝天子而朝宗親遇之禮行焉蓋朝君重於自祭故服卑者祭而尊者朝耳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也諸侯服此聽朔於太廟蓋朔日頒自天子藏之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頒行遂因聽月朔之政示受之尊親不敢專也冠則玄冕而服則緇衣素裳此朝服也諸侯服此日視朝於內朝示每日親政而不敢逸也蓋聽朔重於視朝故服卑者視朝而尊者聽朔耳

朝辨色

一節

上言諸侯之視朝退朝之節極其不敢逸之心也通重君有朝字活作同視朝內朝也辨色至而視之視朝之節退適路至未退朝之節總之皆視朝事也非以視退乎說○愚謂日出視朝

勤於臨政也其退也遠路寢聽政而不敢即私勤於聽政也其釋服也又俟大夫之退勤以終聽政之事也要得他惟日不足的意思上講更切

又朝服

萊羹

此言人君具服以食因禮爲之階絃意朝服以食總下常食朔日與子卯皆服此以食也特牲數句薄於常日也朔月二句加於朔日也子卯一句貶於疾日也此題不用子卯一句方好朝服作主而又曰夕深衣者蓋夕則服此深衣而着朝服也

卜人定

一節

此言古人之卜因分而異所視也卜人但定龜史但定墨是能其事者臣也君則定體是明其義者君也所視愈大而其義愈

五

五

難見君人者當以前知之道自勉○愚謂吉凶之理定之自君主斷也龜與墨有成迹者體則吉凶變化有隨時變遷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故須君定之

夫龜乃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之異必因其異而辨方色與體之殊隨所卜天地四方之事定宜用之龜焉龜既定則當墨畫火灼以審其兆矣畫龜乃史氏之職也畫之以墨灼之以火何者爲從墨折火之兆廣何者爲旁岐細出之兆墨也墨既定則有兆象之形體矣所貴乎君者即此兆象形體觀卜龜從違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也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也蓋以明智之心進斷其志卜人史官不得而與矣

君羔幣

一節

愚謂君臣之車飾表內養也

彼車必有軾也用皮以覆其上而其覆也有皮以緣其旁此固君大夫士所必用者諸侯齋車以羔皮覆軾以虎皮緣之羔取紫虎取威君德純紫似羔故用羔威重似虎故用虎此君之所獨用者明其尊也大夫降於國君故齋車用鹿辟豹犛不特齋車爲然雖朝車亦然士賤不嫌與大夫同齋車亦有鹿辟豹犛言齋車則朝車在其中矣鹿取其群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此臣之所同用者殺於君也

君子之

一節

愚謂君子之身知受天陽而已

五

六

君子居則順天之陽明而恒當戶寢則順天之生氣而恒東首所以順其陽也若有疾風迅雷盛雨則陰陽不和卽當戶當東首非受天陽之時必爲之變而加儆離寢亦必興起衣服冠而坐也

五日盥

二節

言君子潔身之事各有常禮日五盥自爲一事言盥手也盥後方沐浴後方浴故下以沐浴平說禪梁亦沐內事蓋沐髮用櫛而後洗面用梁也進飲包有進羞升歌意○愚謂此君子潔身之功而得調氣體之宜蓋氣實則神定氣虛則神散君子于虛時致養養心之功也

以盥手言之每日五盥盥之有節也以沐言之沐用櫛而後櫛

用染別其首與面也髮濕用木樺髮乾用象櫛順其滑與澁也由是沐後飲酒而機進豆之食而羞克以和平之味也工乃升歌感以和平之音也凡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以浴言之用二巾上體用絺下體用綌別其貴與賤也履刺而以湯洗足履蒲而以布絮身順其先與後也由是乃着屨而進飲凡以新浴氣虛致其養也君子之絮身如此

將適公

二節

愚謂此章而以齋戒外寢沐浴爲精誠之至書思對命乃誠之發於意念也既服段乃誠之發於服容也揖私朝以下乃誠之發於舉動也其本在齋戒以清心居外沐浴正所以齋戒清心者也

五集

七

事君以敬而主敬又在於謹也大夫將適公所必越宿齋戒而澄其慮又必出居外寢而變其常必沐浴而致其潔則齋戒極而積誠於身致其敬矣象笏之攝固有史進之書其思焉以謀其謀猷入告之懷書對與命焉以識其對揚奉行之事焉是君朝服既畢習其容觀而周旋升降之不成習其玉聲而宮羽徵角之和鳴夫然後乃離外寢而出自其始出而揖私朝也積於先時者既誠則發於將見者自盛吾見其輝如焉而私朝之揖無異於公庭之嚴矣自其既出而登車也君威之重也漸近則精誠之著也愈隆吾見其益有光焉而在車之際無異於在君之前矣何莫非齋戒之所致乎

天子揖挺

三節

愚謂方正天下之義有建極於上表正萬方使天下皆正意方正之道唯天子全之諸侯則前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國而後效已節宣日嚴之勞故前詘以示讓君後直以示伸已大夫進法天子之方正以正家退法侯度之事新以正己故前詘以示讓天子後詘以示讓諸侯總之方正之理天子伯而諸臣效倡者元而效者偏也

君臣非笏無以行禮非制無以明義天子所稱之笏挺然上無殺而前後無詘夫挺者方正之謂也蓋以端方與正直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趨於方正也諸侯所稱之荼取舒遲之謂員殺其首而前詘正方其角而後直蓋退雖道伸於國人而進則勢屈於天子故殺其上以讓天子也大夫之笏員殺其上下

五集

八

而前後詘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示進詘於天子而上有所讓退詘於已君而下有所讓也燕上下皆讓故曰無所不讓也顧名思義是在君臣各自盡也

侍坐則

四節

統論坐席之儀首節以君臣言是侍坐而審所處之席下三節以賓主言一是登席之儀一是坐徒席之儀一是坐書食之席儀俱以敬字貫按侍坐作頭退席一截上致謙之禮下處謙之權不退句無註二或意

人臣燕見於君君賜之坐則不敢當而退就別席敬也若或勸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此不得退也引亦引而却坐於君親熱之下明不敢同席亦敬也登席以行禮時賓主會

席稍密矣故由前方得已席不由前則躡人席田前升為微蹠則不敬矣徒坐非飲食及講問之席也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此坐法之常也敬也坐讀書之席飲食之席則非徒坐矣故不以常法為拘下句重書去齊豆蓋食則豆去席一尺此定法也讀書亦去席一尺是與齊矣恐汚席且便於食也書亦去席尺恐汚聖言且便於覽誦也皆敬也

君賜之食

三節

此言人臣燕見待君食之禮無所不用其敬意首節君待以客禮者不以客禮自處也二節至唯所欲不待以客禮者惟以臣禮自處也凡嘗遠食至授從者燕客與不客言也凡嘗二句嘗羞禮客與不客皆然未覆手一節飯後微饌之禮客與不

五藻

九

客皆然總之人臣侍食之敬也首二節二若字下各節俱有三意首節後二節二後飽三二節不先食一不先發二不先羞三節言此三意客禮何要者得的確二節不以客待之非客也首節不以客禮自處亦非客也謂人臣之禮非謂賓客之禮之謂也○愚謂君臣通情之處在燕食之從容於此最宜節之以禮防其瀆也

彼君賜臣食而以客禮待之必君命祭然後祭不以客禮祭也先飯後書就臣禮者食之禮也澆飲利喉俟君發而後已發不敢先君而傳也若君賜食而或有膳宰嘗羞是不以客禮待之其食也俟君先食而後食焉其飲也先飯飲以俟君發而後發焉其羞也君命羞後羞也羞命品嘗而後惟所欲焉客

之者則不命先偏嘗不客之者待命惟所欲是皆嘗遠食矣然必順近食次第而進示無所擇也客與不客同自遠及近矣客者飲而俟不客者飯飲而俟固皆俟君發矣然所謂俟者俟君發之竟而覆手也若君未覆手則臣不敢發矣君既食是已覆手也則臣又飯發又者初間臣已食及飯而俟則臣不食矣至此又食也有出一飯發至再至三意飯發三飯是明又飯發意如所謂飯發者有三度發也蓋至三發始足以伸勸侑之意而成飲食之禮矣君食竟微饌臣乃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以此食已所當得故也總之發不敢先君飽饌不敢先君微皆視君節以執臣禮以客與不客同也

凡侑食不

一節

五藻

十

愚謂不飽戒食也侑卑戒誦也

君若賜之

一節

愚謂重賜爵意賜爵則君之情濃重之極了所以人臣當此其禮節度愈要一一明謹毫厘差錯不得中間雖有一段問問意却要重禮明度肅謹重自得方得肯因受爵弁及納履不可平九人臣侍飲於君若以爵賜之則君意已和矣臣將何以承之必也越其坐席再拜稽首而受焉非為酒也拜君之賜也敬也又登其坐席取此所受而祭焉非為酒也重君之賜也敬也於此飲卒爵而俟君卒爵乃敢授已之虛爵焉非敢后也不敢先君之飲也敬也受爵始終如此可見君子之飲酒也方其首酒始加而受一爵之賜則再拜稽首登席飲俟見其禮度明肅

而容色酒如也其始而敬乎及其旨酒再加而受二爵之賜再拜不行登祭不事見其意氣和悅而問問斯禮已其敬而和乎若夫旨酒申勑而三爵斯受則情意已洽節文終遂見其謹重自得而油油以退也其和而節乎夫飲酒至三爵而退矣退必着屨也必跪足而取屨不敢直情也隱辟而後屨不敢向人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欲其便於着也夫始而受爵終而納屨一無所苟則上下之情無不通而臣子之敬無不全矣

君子之飲

以退

愚謂飲酒即飲所賜爵之酒也酒如再拜受爵祭飲俟君時其色如此問問不是和而肅中有一種和暢之意恐太肅君臣之情不洽也斯禮已者不行越席等禮蓋禮雖重亦自有節已正

玉藻

士

其合節處油油更謹重一分蓋禮之失常在席終誠意息散之時所以要謹飭有至油油以退方終得箇飲酒之禮

凡尊必

一節

此禮是列尊之法以首一句爲王言列尊修古而專惠下三句是輕禮形証之不重曰凡見諸禮皆然不必指定鄉飲日惟君則所重在君非可專言享禮務於輕帶重二側字

夫尊必尚玄酒修古也是尊也享惠之所自由也而專惠之權獨君尊之故唯君面尊爲何以見之唯享野人則以酒非若玄酒之尚自享野人之外豈有不尚玄酒者乎此尊之設也大夫士側之而已非若君之面尊是由大夫士而上未有不側尊者矣可見惟君面尊也

始冠緇布

一節

下達截上是存古下是趨時始冠緇布冠古道也自諸侯以至庶人皆欲存古故用之然非時王之制故既冠之後從而敝棄之可也

玄冠朱組

一節

首四句截上是始冠之冠下是齊冠始冠之冠取其以體道爲義故隨人異齊冠唯取表幽陰之思故不隨人異而文質之別寄于纓者表分也

玉藻

士

夫以玄色爲冠而以朱色之組爲纓者天子始冠之冠也蓋玄乃天之色朱者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也以緇布爲冠而以雜采之色爲組者諸侯始加之冠也蓋緇乃地之色繪乃色之文諸侯上不可擬天子故宜雜以地之色而亦華也以言乎齊時之冠諸侯與士並用玄爲冠以玄爲幽陰之色故尊卑所同也然諸侯以丹組爲纓丹色文而尊者尚文也士以綦組爲纓綦色質而卑者尚質也此尊卑之所異也

居冠屬

一節

此舉燕居之冠而深著其不盡飾之意居冠作冒冠必有武禮服之冠臨著則合武取有儀飾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屬以非行禮自率略少威儀也此冠自天子至庶人無分貴賤皆著之故曰自天子下達蓋橫者爲武垂者爲綏若有行禮之事冠則垂綏以爲飾惟有綏飾故臨著乃合其武燕居無事不必綏飾此居冠與武相屬也○愚謂居冠別於禮冠居尚質禮尚

支適其宜也

深衣三袂

二節

首節言深衣之制二節並言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止有繼袂尺與深衣異也因論深衣之制而及夫制之相通者首深衣二字庶袖口之袂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倍於袂七尺二十寸也下齊之廣倍於要一丈四尺也裳交接之袂在身之兩旁袂爲袖之連衣者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回肘此深衣之制用於燕居而通於大夫士者如此以至著於外而以素爲緣口長衣著於朝祭服之內曰中衣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掩覆一尺此與深衣異也袷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此與深衣同也知袷袷緣之同則知要齊袷袷之同矣故深衣言齊要袷

衣正色

一節

秋長中言袷袷緣合之其制始全○愚謂深衣取其幽遠而趨藉長衣取其延長而有體中衣取其內而有裁製也但是制度之得中也要見表君子之涵養意
今夫青亦黃曰黑色之正也上衣取諸乾故用正色以正色得五行一氣之純也綠紅碧紫黼色之間也下裳取諸坤故用間色以間色得五行相克之祿也服制固有定色矣而服足服者可不各存其敬乎非列采則襲而不敬振飾絳則見體而不敬表裘則簡略而不敬襲裘則質而不敬故皆不入公門觀四者之不入公門則正色間色之得入公門也可知矣○重子入公門敬上之義也

續爲繭

一節

繭袍繭裙衣之名也續繭裋衣之所以得名者也衣之有著用新綿之續爲繭言其繼緒一新也衣之有著用舊絮之繼爲袍言其涵藏如故也裋衣有表無裏者爲繭言其美在於外而有尚質之義也帛衣有表裏無著爲繭言其內外相承而有服習不厭之義也○愚云要切到身心學問上去方是衣服在躬而知其名

孔子曰朝

一節

愚謂朝服而朝勤政也卒朔後服以聽朔係尊君敬祖之大也先朔後朝以朝政雖重皆君祖所遺故先盡君祖之禮而後致勤也

五章

四

聽朔禮重而服隆視朝禮輕而服殺故國君服玄端素裳之朝服而視朝必先服皮弁以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以視朝焉是其卒朔而後朝既有得於先後之宜而易服以行禮又有以嚴節文之辨矣

唯君有黼

節

黑白相間謂之黼黼似斧形昭其斷也君道貴於能斷故軍旅國之大事也國君服此裘以誓之明節制正紀律確然有斷而威無不行也耕飲國之大本也國君服此裘以省之助不給補不足殺然有斷而恩無不廣也若夫大裘天子之郊服耳服大裘而警省謂之僭也豈古禮哉

君衣狐白

四節

愚謂狐白養之純也錦衣德之美也青玄燕居辟晦之意麻青絞辨而有文之意羔緇嚴重之意黃安息之意

且服以文身亦以昭分也故國君之分則尊矣以言乎裘則以狐白爲之尚其文也以言乎飾則以素錦爲之惟其稱也若其右虎裘其左狼裘非狐白也遠君而伸者莫如士尤不得以衣狐白也則近君而屈者莫如大夫豈得以衣狐白哉大夫士當其燕居有狐青裘豹裘則玄緇衣以褐之蓋玄緇之色與狐青之色相稱也當其聽朔聘享有麕裘青紆裘則絞衣以褐之蓋絞衣之色與麕裘之色相稱也視朝之時則羔裘豹飾褐以緇衣非取緇衣與黑羔相近乎蜡祭之時則以黃狐爲裘褐以黃衣非取黃衣與狐裘相近乎大夫士之服如是而後宜耳若夫

玉藻

五

錦衣以褐裘狐裘以文身則國君之服也豈大夫士所得衣哉

裘之褐也

二節

俱在二句分上是釋褐襲之義下是用褐襲之宜前節言褐而曰弔則襲者何言褐有宜用不宜於弔而但宜於君所也後節言襲而曰無事則褐者何言褐有宜用但宜於爲尸執危玉時而不宜於君所也○愚謂行禮只重文質文質之間以辨爲敬蓋質全其質則爲存誠文全其文則爲盡禮也克者內實見者外朗內實者忠質之遺而外朗者郁郁之風也此要與君子質而已章參看方得

交際不可以相襲而褐襲不容以相因裘之開露其褐衣者謂之褐褐何爲者見示其華美以文爲敬也弔於有裘之家則襲

而不褐弔主乎哀敬不在美耳至於在君之所則褐爲豈非見君以文爲敬而盡致飾之道乎此褐之宜也揜塞其褐衣者謂之襲襲何爲者克塞其華美以質爲敬也故爲尸而象神執玉龜而聘卜皆襲而不褐尸尊無所示敬聘卜惟主乎誠耳至於禮畢而無事之時則褐爲豈非在君以褐爲禮而勿敢克塞其美乎此又襲之宜也

笏天子

四節

總言笏之制首節言君臣之笏異卽下因飾意見於天子至書於笏言笏之爲用甚廣卽下畢用意故結之曰笏畢用也因飾焉然笏之制度何如天子以球玉分尊者昭其美也諸侯以象文埋密而不如玉之純粹也大夫以竹而飾以魚須素而文也

玉藻

十六

士以竹而飾以象守素而有章也見天子指朝聘射燕大射卿射臣主於敬射以觀德故不脫笏言見君與射用笏也入太廟敬神脫笏非禮矣言太廟用笏也小功二句言喪亦用笏也當事句輕形上句見無事則不脫也既指三句總言在朝亦用笏也蓋此廟朝是一時事如受贊受享等例須知不問者以其不脫也凡陳事於君若手畫則失容故用笏言指畫用笏也諸君所受命書於笏者備遺忘也言受命用笏也蓋卽上文觀之朝見入射之時入廟臨祭之際與指畫受命之頃皆用平笏則笏之爲用廣矣可使制度不明分守無別乎於是因而或以玉或以象或以魚或以竹文飾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級也笏飾之辨分如此而其制度何如二尺一句長之度其中一句

廣之度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其殺六寸三分而去其六分之一天子諸侯止殺其上首之一大夫與士則并殺其下角之一是天于諸侯大夫士之所異也

天子素帶

五節

此總言帶緣之制自天子至士有位者之帶用之朝祭者而制別尊卑之等因分也居士弟子無位者之帶用之燕居者而制異文質之宜因道也凡帶以素絹爲質以朱爲飾而緣則不同緣兩旁之耳緣垂下之紳緣要之前後是謂終緣蓋此有之惟天子然諸侯去其一不朱裏也大夫去其二又不緣腰後也至於士又異矣非素也而以練繒無裏矣而緝其兩邊腰耳不緣也而緣其紳分使之也居士道藝畢具有綸綸之才故用錦帶

玉藻

七

以尚文言其充積既久斐然成章也弟子職分修爲惟敦忠信之質故用縞以尚質言其欽華就實近裡著已也道爲之也

并紐約

一節

此節專重結看三寸截上言其廣下言其長紳長制以下正見結之長齊於帶而轉則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紐約即帶之結也紳即帶之下垂者也引子游之言明紳長三尺之意

夫自天子至於弟子其結帶之紐約並得用組爲之無分貴賤一也以言其廣固三寸也而廣狹之適宜以言其長與紳齊也而長短之中度六紐約之長固與紳齊矣而紳之長制何如士三尺者取於適體之宜也言士則餘皆三尺可知矣有司二尺有五寸者取於趨事之便也言有司則人必三尺可知矣可以

知紳之必三尺也觀之子游曰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是可見紳長三尺矣由此言之大帶之紳也殺膝之褻也組帶之結也三者皆長三尺截然齊一所謂紐約之長齊於帶者不可見哉

大夫大帶

一節

此節不必分截言大夫大帶四寸者舉卑以見尊而天子諸侯亦莫不然矣此言廣之度也褻帶以下言其緣之制也緣則君與大夫異而士又并與廣俱異矣

大夫以上固有帶也自廣狹言之天子諸侯大帶固四寸也大夫大帶亦四寸也大夫以上不容於立異自褻色緣帶言之天子諸侯帶之緣上以朱下以綠蓋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

玉藻

太

褻以君體陽而出治故也大夫帶之緣外以玄內以華蓋玄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以大夫體陰而有文故也若夫士帶之緣則以緇爲辟焉分卑而質也又異於大夫以上之緣矣士帶之廣則止於二寸而再緣四寸焉分卑而殺也又異於大夫以上之廣矣是帶之廣緣自天子至於士所異有如此者

凡帶

一節

夫君大夫士莫不有帶矣而凡帶有總率之憲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無上無下君大夫士所同也蓋此而不同非所以語制度之精矣

肆束及帶

一節

此言約帶之法因時從便意主大夫士任君事者說肆束即結

之餘者帶卽紳之垂者註解勤者有事甚差勤者當作受委任親煩勞之人看有事是一項走是一項走比有事又甚些都承勤者說來帶之結與其紳皆三尺然大夫七或有時任君之事而爲勤勞之人則此束及帶有所不便將何以處之故遇有事之時則收之於手如此庶不礙於事遇事之迫而有不容不走之時則擁抱於懷庶不妨於走也

釋君朱

一節

釋乃玄端服之釋也分作三段看自君朱至爵帶因分而異其色也自圓殺直至前後正因分而異其形制也自下廣二尺而下是制之一定而上下皆同也未言帶者何釋依於帶故并言其博焉此句不重○愚云分殊則沍養操守亦殊故形色不

五章

九

同理一則體道立德亦一故長短皆同

釋以殺賤君臣之所畢用者也以言其色天子諸侯朱裳故釋亦朱大夫素裳故釋亦素士之裳玄黃襍采不齊故釋以爵色之第色各象其裳也以言其形之員殺直天子形無員殺而上下皆直焉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員其上下角變於君也士遠尊無嫌則前後皆方而不變焉形各因其分也以長短之數言之君大夫士皆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共頸五寸以象五行其兩角之肩與帶則博二寸以象陰陽形色尊卑異焉分殊故也長短尊卑同焉理一故也

一命緇韞

一節

韞韞非二樣在燕服則謂之韞在冕服則謂之韞○愚謂韞韞主于表蘊藉之顯藏事業之彰晦有使人顧此物而勉勵之意服之蔽膝爲韞玉之上橫爲衡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則其韞惟赤黃之緼襍而未純其衡爲黑色之幽晦而未明蓋爵位未隆蘊藉未見其命至卑故色至隱耳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則其韞純用乎赤異於一命之韞其衡尚用乎幽同於一命之衡蓋爵位漸隆蘊藉微見其命稍尊故其色稍顯耳公侯伯之卿三命則其韞用乎赤色之韋南方之正色其衡用乎黃慈之玉東方之正色蓋位冠群臣道之所蘊者發見著明其命貴故其色文耳

王后褙衣

三節

五章

十

首飾人君之妻之服以形名之二節人臣之妻之服以色名之三節世婦天子婦也其他諸臣婦也○愚謂正位於內不可無服以稱之其形其色俱有從夫助夫二意

天子之后服褙衣而色玄刻羣雉而以五采畫之以配天子之體玄道而服天玄者宜也從王祭先王者公侯伯夫人服摺狄色青刻羣雉而以五色畫之以公侯伯能體陽道而此以少陽之色配之宜也從夫祭先公者子男之妻曰女君受王后之命服闕狄色亦刻羣雉形不以五采畫之子男之體陽道者未純而此以正陽之色配而助之宜也從夫祭群祀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服褙衣之黃以告祭事象其夫之有文也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服褙衣之白以見王及賓客象夫之守素也子男之

不命其妻服祿衣之黑服於燕居及御王所象夫之蘊蓄未顯也青不如玄之深赤不如青之雅鞠徒有文白則素矣黑則又質矣大抵分愈尊制愈隆分漸卑文漸殺也內服之制通於天下者如此唯天子世婦則上不敢擬王后下又當別諸婦唯獻繭之時天子以其有功於祭服或鞠或襪或祿隨所命之賞其功也其他自王后以下則皆從夫如上六等之服而已不得與世婦同也安有僭擬者哉

凡侍於君

一節

凡侍於君作肩紳之下垂足如履齊願之垂如屋雷手之拱者下垂四者皆本身之磬折來總形容立而磬折之狀瀉到視聽上去視下者不敢賄君而驕也聽上者不敢忽君言而畧也視

玉聲

王

雖下矣然自君帶及君袷亦何過於下乎固不失之傲亦不失之憂又視下之則也聽雖上矣然聽之所向任君左方亦何過於上乎蓋君坐在左固不失領畧之誠亦不失向君之義也又聽上之則也○愚云此數者之心獨用之視聽之中蓋視有親君容而察君心之意聽則有聆君言而待君行之意所以下言視聽甚悉上紳垂四者都為視聽而設

凡君召

一節

首句作目君使使召臣用節所以明信有一節時有二節時合之為三節矣節數則命急節疏則命緩故走甚急而趨稍緩然走固敬也趨亦敬也在客二句隨所處之遠近行之速也正是趨走時事官謂朝廷治事處外謂私室及官府二在字有臣在

此而命賂於此意二節之走固不俟車履一節之趨亦不俟車履不俟車固敬也不俟履亦敬也○愚謂見二節走而一節趨不失自重之意下雖不俟履不俟車而自重之意自在也

士於大夫

一節

此節專主士言士於大夫謂士蒙大夫之來謁而士為主也來不拜迎而去則拜送所以敬客之禮如此士於尊者謂士往謁大夫而士為客也先拜進而迎拜則避所以敬主人之禮如此為主則敬客為客則敬主士卑故也○愚謂此恭之近於禮者

古之君子

二節

此總見佩玉為事心之功也首節說古人儔玉左右各有所中

玉聲

王

之音自趨以至鳴也言動容有節斯玉聲由之而和故君子至末推心由玉聲之和而善也此古之君子必佩玉以事心也左徵角右宮羽取玉聲所中者言見左右各有宜佩之玉非謂也中○愚云看趨以六句見君子欲聲律身度何等着力檢點吾身若聲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做出來此心束得在禮樂上則宮羽徵角不期中而自中這中在自已心裡聽出來心之在左者有宮羽之念聲即宮羽也心之在右者有徵角之念聲即徵角也甚微妙可思

古之君子必佩玉以養心以言其右則中徵角徵為事專有為角為民民有用有動之象右乃動作之方故取玉聲中之以言其左則中宮羽宮為君君道宜靜羽為物物道宜寂靜之象

左乃無事之方故取玉聲中之然此聲之所以中者不在玉而在吾身也則一身之動容可不以和以節哉路寢門外至應門則趨趨則急以采齊和緩之詩節之路寢門內至堂則行行則徐以肆夏嚴敬之詩節之和之以樂也一周還員行也自中規之員一折還直行也自中矩之方進而前則身微俯如揖不過卑也退而後則身微仰如揚不過亢也節之以禮也然後佩玉之鳴鏘然雍和可聽右焉果然中微角左焉果然中宮羽也良心本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則爲非心及其久也與物俱入矣君子無時無處不涵養此心故方在車也鸞在衡和在軾既聞彼鸞和之聲於耳今行步也左微角右宮羽又鳴此佩玉之音於身養心之功無時無處或問心中無斯須之和不樂而非僻之心無自而入矣然皆由佩玉而得又由禮樂之和節而得此君子玉不去身而養不輟于躬也

玉藻

三

冠以齊采

一節

愚謂人心之失養自外而入者多外不入內必不出養心者以防外爲主玉鏘鳴於宮羽微角之聲方中夫人之心和方能祛外來之非僻消除邪心在從容涵養之功居多欲一時割去必不能也欲有心割去又必不能佛家言六根清淨正其不清淨也

君在不佩

一節

此言世子不佩玉於君所之意下反覆只明君在不佩玉也左結佩與朝則結佩一意正是不佩玉右設事佩見非若左結玉

佩者居則設佩正形朝則結佩者○愚謂不敢比德正是受吾親誼育薰陶的意思蓋心虛而善入也佩玉則有與父爭德之心了

夫玉以養心無故不可去身矣若世子在君所而朝則不佩玉焉表其不敢有如王之尊尊君之意也然不佩玉者非去之也左結玉佩不使之有聲明自謙也雖佩猶無也右設事佩以便於用明有事也雖佩非玉也若退而燕居方得佩玉如常今在君所則朝故當結其玉佩也設事佩於右而結玉佩於左佩玉於燕居而不佩玉於朝所謂世子君在不佩玉如此

齊則結

一節

此言諸侯大夫士當齊之時其佩與服見存誠之意齊字作冒

玉藻

三

玩前數節則意當重佩而譯意常在佩內方酌且本文而字可玩結屈也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譯以爵爲之結爲結結佩不使玉之有聲蓋齊則心有所思不敢聽樂也所以全精明之德爵譯色玄亦以齊主於質也所以順幽陰之思故曰皆存誠之意

凡帶必有

一節

愚謂君子佩是玉要實有此德謂之比德非比方之比若云佩玉之溫潤就比方吾心果有此溫潤之德否

天子佩

二節

此二節正是玉比德之謂上只言佩而此言綬蓋佩必有綬故并及之

玉不可以去身矣。以言天子之佩則以白玉而貫佩之。綬則以玄組者。天子德極其純。故玉用其粹。天子體天之道。故同天之章。必如是而後宜耳。至於公侯則佩以山玄之玉而綬以朱色之組者。以諸侯有鎮靜之德而體乎陽道也。大夫則佩水蒼之玉而綬以緇色之組者。以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乎陰道也。世子德美而有文。故佩乎瑜玉之美者。而綦組之綬以盡其飾也。士之德次而未顯。故佩乎瑤玖之次者。而緼組之綬以含其章也。可見玉之比德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

孔子佩

一節

以玉比德。宜莫如聖人矣。然孔子以燕居正闇修之時。燕服之佩。正砥礪之具。乃不佩玉而佩象環之五寸。不用純色之組。而用綦色之組。爲綬焉。夫以孔子之聖。玉猶不足以比之。純亦不足以盡之。而顧乃以象以綦。非取闇然日章之實學乎。

君賜車馬

三節

首節是受本國之賜。必致再拜之敬。次節是受王朝之賜。不敢有擅受之心。末節總承上文二節。乃拜賜之儀也。人臣三命受車馬。再命受衣服。君以是賜之。及門既拜受於家矣。明日又乘服以拜於君。所此人臣受賜已君之禮也。若爲使商受賜於天子也。或有車馬衣服而歸獻於君。君命之斯乘服之矣。否則不敢即乘服也。此受賜王朝之禮也。夫受賜之禮如此。而拜賜之儀何如。凡人君有賜。或賜以本國之車馬。或反賜以王朝之車服。則必稽首於左手之上。而復左手以據於右手。

之。案首及掌皆致諸地。爲其拜受之儀。何其曲盡哉。

禮不盛

一節

此皆郊天之事。在不禘。故上言郊祀之服。充其美。下復言郊祀之車。專其敬。服與車。平對禮不盛二句。只啟大裘句耳。禮有向。臂爲敬。故郊天所服曰大裘。不禘者。貴質也。禮有內心爲敬。故郊天所乘曰路車。不式者。貴尊也。蓋禘則不充。式則分敬。故耳。○愚謂禮不盛。服不充。而大裘不禘。則服充矣。服充則禮盛。禮盛則敬當專。一乘路車。服此不禘之大裘。而郊祀也。其禮何極盛。而可分其敬於式乎。如此重服。繼於首句有情。

君入門

二節

首節諸侯相朝而賓之介。嚴入門相序之禮。下節卿大夫來聘。爲賓。異入門自盡之禮。以君入門與賓入提起。看君入門三字。爲重。爲下三句設耳。只以介爲主。大門中央所望之木。謂之闕。門兩旁之木。謂之楹。楹闕之中。是兩君所由賓。西主東禮之正也。若卿大夫士以次從後矣。要看得明。○愚云。朝以修禮。聘以通情。一入門而使主國知其有禮。則無有質且藝者矣。入門行禮之始。故謹辨之。

彼朝禮之行。君爲賓介爲輔。當入大門也。君固由闕西矣。上介之卿。則從賓居後。稍東而拂乎闕也。大夫之爲次介者。則由楹闕之中。視卿東稍後而西也。士之爲末介者。則拂乎闕西之楹。視大夫稍後而又西也。朝禮之入門。有如此者。聘禮之行。或大聘而卿。或小聘而大夫。主君亦以賓待之。當聘賓之入門也。稍

東近闢避振闢之中不敢以當尊踰門闕之限因有以致恪行聘行奉君之命爲公事由闕西用賓禮焉私面私覲申已之信爲私事由闕東從臣禮焉聘禮之入門有如此者夫朝聘大禮一入門各謹其儀此名分肅而交道全也與

君與尸

五節

首節言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尸行步之節而廟中行禮亦然下四節在他事行禮上泛論疾趨節疾趨之法罔豚節徐趨之法此徐趨與上文不同上謂一徐一趨此徐而趨也端行節直身而行之法下句起身而行之法執圭玉一節執重器而行之法似此出題宜如此闡講若自徐趨皆用是出起則從前說爲是

君與尸

一節

玉簾

玉簾

此言君臣臨祭時行步之節上二句君大夫士在廟中與尸行其步之廣狹各因分有異君燕天子諸侯言二足相蹠而蹠其半接武也行甚狹而太緩矣足跡相接續繼武也行稍廣而速矣每移足間容一足地中武也行極廣而愈速矣分至尊故行狹而緩分漸卑故行漸廣而速也末一句亦是廟中行禮雖非與尸行之時君大夫士或徐行而緩或趨行而急皆各循與尸行廣狹之度君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也

徐趨皆用

如也

首句截言宗廟行禮時行步徐疾之儀下四節皆泛說他事行禮亦有徐趨之儀總不外徐趨二字首徐趨分說徐言緩行趨言急行皆用是者謂君大夫士臨祭廟中行步雖有或徐或趨

之異然君必以接武爲節大夫士必以繼武中武爲節而行步廣狹之度一如與尸行者也此行於廟中者如此而他事行禮則亦有徐趨之節焉疾趨節疾而趨之法應上趨字罔豚節徐而趨之法應上徐字端行節足上徐趨節意奔行節足上疾趨節意此上皆他事行禮徐趨之法執圭節又執重器徐趨之法然總之皆他事行禮不與廟中相干疾趨節趨之疾也屢頭欲發起固不以接繼中爲拘矣然手恭足重母低斜而變常度此疾趨之法也循地而行足不舉矣故身自俯折而裳下齊之委於地者如水之流也席上亦然言行於席上者亦當如此徐趨之法也趨而曰徐則行之詳緩端正故曰端行註作直不通蓋直行無顧雷之狀矣顧雷頭之俯也如矢步之直也蓋當徐而

玉簾

玉簾

徐也趨而曰疾則行之急故曰弁剡剡身之起也起履履之起也蓋當疾而疾也執龜以卜執玉以聘圭玉重器故舉足之前其後跟行不離地如有所循而舉足之促狹也踳踳如也正形容前舉曳踵之狀此不趨而徐之法也○愚謂敬謹字貫上數節看行止疾徐之間俱是性道所呈敬以攝心謹以防情所以養性使自然中禮也

廟中齊齊

一節

此泛言不必指行容說註中收持嚴正頗有分別齊濟屬身容翔翔屬手容有修飭致文之意○愚謂廟中有尚質之意朝廷有尚文之意各得其敬也

宗廟朝廷威嚴之地也時而在廟也收持而有所檢束無縱弛

也嚴正而極其端莊無傾側也不亦齊乎時而在朝也威儀詳整嚴而飾也張拱安舒恭而安也不亦濟濟翔翔乎

君子之容

一節

此言君子容與時宜也首句常時之容主於和下句而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語如云君子常容如此若見尊者一於是反失之不敬矣故當齊遜也齊遜者從容不迫閒雅不拘也見所尊則斐斐齊慄矣謹遜不放矣加者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惰慢而見尊者始矜持也故加字不可作增益字看

足容重

溫溫

此言君子謹一身之容如此不屬見尊者足容重而不輕舉手容重而不慢弛目容端而無睥睨口容止而無妄動聲容靜而

玉藻

五九

無噦咳頭容直而無傾顧氣容肅而似不息色容莊而端持坐如尸之尊不妄動也燕居是持已告是待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顏色皆欲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愚謂總之是修己以敬皆有根心生色的工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

凡祭容貌

一節

內而祭先外而祭神皆所謂祭必孝心藹然其純篤敬德確乎其精專見之容貌而容貌之間若或臨之在上也見之顏色而顏色之間若或瞻之在前也恭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祀無形於有形聽無聲於有聲矣

戎容暨暨

一節

愚謂諸語有信實必罰意厲肅有不敢犯且違之意清明有明

見萬里之意

軍旅之容當必挺然無懼而用之於陳師勦旅之際者果確強毅如是其暨暨也而其質何如發號施令有言語焉言必諸諸而威嚴整飭之氣足以聳三軍之聽見於舉措指使有顏色焉色必厲肅發揚蹈厲之威足以聳三軍之勇以至視瞻而不清明則人易欺而犯矣故視容欲其清明整微而不清明審而不救纖微洞燭而明見三軍之隱可矣軍旅之容如此皆暨暨所為也

立容辨

六節

愚謂山立四句要重盛氣一節吾人之行止顏色皆以氣為主人之善行止正顏色皆以養氣為主能以直養而氣之生機足

玉藻

三

則其靜如山其動隨時不必言矣即色易變者亦以養氣之宜而色亦定焉

容貌德之符也浩然之氣容之根也容之見于立也欲其貶卑而亦未始不正何側媚之有容之見于首也欲其正直而亦未嘗不中何傾顧之有山之為物凝然不動者也而立之靜正不搖者似之時之流行變動不拘者也而行之合乎時宜者似之凡此皆氣為之主而氣貴善養明矣君子必直養無害而完其剛大之體使之充滿於一身則息之出也將有發生不窮不猶陽氣之煦物而其來無窮乎氣以盛而定則英華發外色之正也見其粹然而可掬矣不猶玉之溫潤而其色無變乎凡此類者動容自中皆盛德之至也善學者當先養氣矣

盛氣顛實揚休

氣指鼻息出入說氣本自盛故曰盛氣全重填實二字有工夫揚休從填實發出來者必揚休方見填實宜一氣看不可順註用故字大意言氣體之充也失養則候人之於氣必不役於形不勞於欲務培養之盛而充盛填實於內使其氣之發也如陽氣之照物而呼吸喘息其來無窮也○愚云盛氣即浩然也填實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完也揚休即塞乎天地之間也但以鼻息說者覺小

凡白稱

曰孤

愚謂一人而無宣力者則獨勞而圖功矣一人而無守土者則獨守而不足矣一人而無輪屏者則獨受其侮而莫爲之禦矣

王藻

三

故力伯任之守候任之屏邊邑之臣任之皆爲一人而分憂效忠也

公子曰臣孽

其餘公子目稱曰臣見適爲君也又稱曰孽見不匹適也

大夫私事

三節

此大夫往使隣國之擯辭前一節對着末節申次節意而首節意自見首節私禮行而擯辭降其稱二節正禮行而擯辭降其稱末節明所以降其稱之意聘賓輔行之人宜稱介而曰擯者據我至彼國之賓館有我爲主之義也○愚謂大夫正名于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

彼大夫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隣國此私事使也則以

已之屬臣曰私人爲擯以輔行其擯詞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稱名蓋禮非正聘故降其所稱用臣禮也若承君命正行聘禮而以公家之士爲擯如下大夫往行小聘而擯辭稱寡大夫上大夫往行大聘而擯辭稱寡君之老蓋正聘禮重故降其所稱用賓禮也夫大夫以公臣相禮而隆所稱者何益上下大夫以正聘而有所往此公事也則必以公家之臣爲輔行之擯非若私事使私人擯也可見公事禮重非若私事禮輕矣禮之重者自不得不隆其稱而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豈可如私事之稱也哉

王藻

三

明堂位新裁卷之十一

昔者周公

五節

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而結其昭天下之大分也要見周公能服人心意昔者成王居天子之位未能行天子之政故當時諸侯來朝名分正于位次宜定也天子不能自定而公定之則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乃公所制之位也其制何如吾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巍然以一人臨萬國也中國之臣不一而均之位序於門內嚴肅之中寓一體之義也外夷之臣不一而均之位序於門外收拾之中寓制馭之權也九州之牧位猶三公示其爲吾之股肱也四塞之侯位猶夷臣示其爲吾之外藩也凡此皆周公所制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周之天子世世行之周之

明堂位

臣子世世奉之矣然此明堂也而豈徒哉蓋三分以下至於四塞皆諸侯也既以內外列之矣而內外之中又各有尊卑上下則皆自此明堂位明之也觀此則周公之功大而報禮之隆有由矣○愚謂公欲以制作頒行天下先以位次服諸臣之心以叔父爲冢宰又以冢宰攝天子之事而不疑正是周公用心之極處

天子負斧

四節

此題要見天下一統四夷來王意而正名定分俱于位上見出

昔殷紂亂

一節

周之報周公者至矣周公何以得此哉其勲勞可紀也昔殷紂不道而天命人心在武王矣相武王以弔伐而開有周之天下

者誰乎周公也及武王崩成王繼之冲年也何以能主天下之政時責在周公也於是輔成王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明尊卑之大分也乃制五禮以節民性作六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下之民大服尊王法奉王章視之六州來同江漢歸心之日殆有甚焉者矣至於七年成王長而致政周公曲成之功居多也周公之功如此而成王其能已於崇報哉○愚謂時在周公不得不然此周公之中庸也

成王以周

一節

武哉禍亂文致太平周公之勲勞可謂大矣成王以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宜用人臣所不得用之典是以封周公於曲

明堂位

二

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而猶以爲未足稱其勲勞也乃命其子魯公伯禽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所乘者大路所載者弧韠旂之旒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皆天子之禮也成王所以報周公者如此○愚云魯公處此當以何法爲善處之策當成王賜時把天子之禮行一番于祖廟之中以不負吾君厚賜之意以後只依侯禮行以守臣子之節則周公亦快然而無遺恨矣

季夏六月

三節

時當季夏乃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以尊則用周之犧象夏之山罍而灌用周之黃目也灌也酒之器則用周之以玉爲瓚而以大圭爲瓚柄也薦黍稷之器則用殷玉

飾之豆雕飾之邊也獻酒之爵則用夏之以玉為琖又因其形而雕者也加獻之器則以周之璧角也犧牲之則則用虞之梳夏之楸也此皆行禮之物與其器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如此

升歌清廟

三節

樂之聲則升堂歌清廟之詩堂下管吹象武之曲樂之容則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不但此也昧乃東夷之樂任乃南蠻之樂而納此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大魯國禮樂之事於天下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樂如此當此之時禮樂交作夫婦躬親百職畢舉君則卷冕立於阼階夫人則副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遵卿大夫贊君命

明堂位

三

婦贊夫人內外百官各盡其職或贊君也或贊夫人也百官廢職則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正所謂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也不特此也內則夏杓秋嘗冬烝外則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天子之祭也是可見無一事不用天子之制無一制不兼歷代之規成王之報周公也何其至哉

太廟天子

一節

魯無明堂而太廟之制似之魯無臯門而庫雉之制似之

振木鐸於

一節

振金口木舌之木鐸于朝聳動衆聽以教令政事與天子同是行天子之事也

山節藻

五節

列山于斗拱畫藻于短柱屋則重之故曰復廟檐則復之故曰重檐密石刮柱所以使之精澤窓戶相對所以使之明達及爵之玷列于酒尊之外至重之主措之高玷之上至于屏所以蔽內外也刻鏤而使其文理疏通象之廟飾有此九者皆天子家廟之飾也

鸞車

三節

車用以乘旗載于車馬駕夫車凡四代之車旗路馬制各不同魯皆得而用之

泰有虞氏

四節

尊以盛酒也爵以行酒也灌尊以盛鬯也勺則所以沃酒與鬯者也凡四物魯皆兼歷代之制而用之

明堂位

四

土鼓

二節

土鼓實桴箏簫三者堯之所獨故獨曰伊耆氏次節拊搏玉磬桴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九者皆虞夏商周之所同故總之曰四代

魯公之廟

一節

文王之廟周之文世室也魯則以魯公之廟比之武王之廟周之武世室也魯則以武公之廟比之皆百世而不遷也

米廩

一節

米廩教孝虞之庠也序以教射夏之序也瞽宗教樂殷之學也類宮頌政教周之學也四代之學脩而學與天子同矣

崇典

一節

以寶器則崇之問賈之賜與大黃封父之也諸異國之寶器乃天子之寶器也以戎器則越之棘與大弓脩遠國之器乃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

一節

鼓以上蕪三代之鼓如天子也下蕪列國之音如天子也

夏后氏之

一節

簋虡所以懸樂器三代之所同或飾以龍或飾以崇牙或飾以璧娶則三代之所異而魯則蕪之

有虞氏之

三節

器之盛黍稷者魯蕪用四代俎之盛犧牲者魯蕪用四代豆之盛犧牲者魯蕪用三代之所皆如天子矣

明堂位

五

有虞氏服

一節

此祭服之敝蓋服之有敝所以蔽膝也有虞氏以帝爲之而無文飾夏后氏畫之以山取其鎮重之義殷人增之以火取其文明之象周人加之以龍取變化莫測之義而魯則蕪之

有虞氏祭

二節

首飾祭之所尚四代不同下節酒之所尚三代各異魯蕪用之皆如天子矣

有虞氏官

一節

虞夏之世風氣未開防範不必嚴也故建官從簡湯武之世人文日著法制漸脩故建官以繁魯則蕪用此數矣

有虞氏之

一節

此言禮樂之餘魯蕪用四代

凡四代之服

一節

虞夏殷周四代之服也器也官也周天子蕪用之魯皆得而兼用之是故魯之禮非諸侯之禮也天下傳說魯者久矣其君臣未嘗相殺大分明矣其禮樂之中和刑法之肅清在上之政在下之俗未嘗相變大法立也天下以爲魯之國乃有道之國此所以爲天下之宗師而禮樂之未明者則資魯所傳之禮樂以考其章程節奏焉蓋魯之所以獨顯于天下而爲天下宗者以其爲周公之後而獨受殊報于成王故也不然亦均之諸侯耳何獨世守王者之禮而爲天下之望國哉

明堂位

六

大傳新裁卷之十二

禮不王不

二節

首句作言言稀祭專行於天子王者稀其二句言稀祭追遠之深所以獨行於天子二節一言諸侯得專行稀祭而及之遠一言大夫士得請行稀祭而及之近總見諸侯大夫士惟得行稀祭而非若天子行稀祭也正明禮不王不稀之意○愚謂見稀祭始祖報祖以伸仁孝誠敬之念於始祖其仁孝誠敬所以無窮外此而有國之仁孝有家之仁孝便不能爲祖盡心至此所以有限

夫禮非王者則不得稀其禮何如蓋王者於四時常祭三年大祫之外至五年稀祭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始祖之廟而以

本傳

始祖配之夫莫遠於始祖而復稀其所自出莫尊於始祖而反以爲配是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此乃王者之大祭信惟王者得以祭之觀之諸侯大夫士所行可知矣諸侯降於天子故時祭與三年皆得專行稀祭不待請命天子然但得遠及遠太祖其所自出者不得及也大夫士降於諸侯有祫祭大事必省問於君請而行之然其祫以下干上但近及高祖雖太祖亦不得及也是諸侯大夫士俱僅得行稀祭而所及者近何敢及其所自出而行稀祭哉故曰禮不王不稀也

牧之野

一節

此節以追王爲主奔走以上雖是告成之禮然不過言禮以引起下文耳不以卑臨尊句要重在不忍祖考之卑止若只以尊

卑之體統言便非聖人用心處○愚云不以卑臨尊乃武王心裏其心謂今日代商而爲天子皆我武功之所成使我爲天子而祖宗猶仍侯號則是周之興王皆我武功所致然而祖宗之文德不與稱號之際獨我爲尊而對越之頃覺有以我之武功臨先人之文德意所以汲汲迫崇者不敢以卑者之武功臨先人之文德也此說更深而有味

牧野之舉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事而退則爲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柴於上帝告乎天也祈乎社告乎地也設奠於牧室告乎行主也於是遂率天下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而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焉肇基王迹者豈父也追王之曰大王其勤王家者季歷也追王之曰王季三分有二者昌也追王之

大傳

曰文王此何以哉蓋吾今爲天子而有尊號矣祖考而猶然侯也則數世之文德不如我一朝之武功而廟廷對越似有以卑臨尊之意矣其心有大不忍者故汲汲追王斯無以卑臨尊之嫌耳然則武王其達孝乎而萬世人道之極立矣

上治祖稱

一節

禮義截上是隨人倫而各處以理下是所以爲人倫者無餘事別以禮義即在合族二句見出恩有隆殺局有戚疎此正禮義也合食而序齒皆人事之節天理之宜故曰別以禮義王所謂治之也○愚謂族人嫌於恩之太勝恩太勝則人遠遠故必有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謂于品節裁制之道極盡無餘彼人之一身上有祖稱而理正之尊尊之道也下有子孫而理

正之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而理正之致睦友之道也治之何如必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隨世次遠近爲會之疎數卽於此時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因分之尊卑爲位之左右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節之以禮正之以義而有禮義之別矣夫人之大倫不外祖禰子孫昆弟三等人人皆以禮義治之則恩之隆殺得其理屬之親疎得其序而祖禰子孫昆弟所爲尊親睦友之道已竭盡而無餘憾故曰人道竭矣

聖人南面

一節

不與焉分一曰五句是目一得五句是所先之故末二句是於五者之中而獨揭治親之爲要也蓋親功賢能皆人情之親愛故必有以察之而後愛無不公○愚謂存字極細存愛五者之根本然愛心之發必於人道爲最先不自人道上加意何以推恩于賢能有功而知吾之愛當與不當自人道始正所以存愛也

大傳

三

聖王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事事而理之人人而安之然所且先者五而民不與焉五者何一曰治親別之以禮義而人倫之道有所竭也二曰報功錫之以恩禮而臣下之勞有所酬也三曰舉賢於有德者舉之在位以正君善俗也四曰使能於有才者使之在職以修政立事也五曰存愛致察乎一念之愛以公乎四事之施使發皆中節而無私意之累也夫是五者而皆得於天下則倫理足淑民性醇答可暢人心賢能兢勸于朝公道不枉於已使人各得其願欲而無不足也且人人皆得其願欲

而無不瞻也安見民不與哉設使五者之事一有乖戾民咸不安其所矣然五者固聰治之所先而必自治親之人道始者何也存愛治天下之真心而此愛之所施必以厚親爲首務由是薦近舉遠由親逮疎舉賢報功使能無一之不當而愛心漸達大化可成矣不然家之不齊何以治天下乎

立權度

二節

此二節一言飾治之大節革則王制一新言天地之常經因則民性自得可變不可變雖重不可變遷而可變亦不可輕見有人道而無制度亦不成得簡世道惟其可革故立之以示民信考之以使民同改之以授民時異之殊之別之以便民用此所與民變革者惟不可革也故子孝於父親親也臣忠於君尊尊也幼順於長長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男女有別也此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孰得與民變革哉○愚云時王之制作乃氣數之適然不得不與民趨時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本然不得不與民守道

本傳

四

同姓從宗

四節

此承上文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上二節言名之所當慎下二節言婚之不可通

同姓從宗

一節

夫男女何如而後可別哉人道之交有同姓而天合者有異姓而人合者皆不可不治也是故父之其族者爲同姓同姓之人則或從大宗而合始祖以來之族屬焉或從小宗而合高祖以

來之族屬焉自宗盟篤于族屬而思愈聯義愈明同姓之昭穆始有所理矣女之來歸者為異姓異姓之人則或主諸母之名或主諸婦之名而治婚姻際會之事焉自名分著于際會而其次相序以類相從異姓之男女始有所別矣欲正男女之倫者外此有他道哉

其夫屬乎

一節

此承主名治際會而言在母乎哉弟之妻婦二句甚言昭穆不可紊也○愚云慎有明微之意從名分慎到稱謂上去

夫異姓主名治際會名果何所主耶其夫屬乎父行者妻之名皆稱母際會之時主此名以治其尊也上治之義則然也其夫屬乎子行者妻之名皆稱婦際會之時主此名以治其卑也下

大傳

五

治之義則然也兄非父也弟非子也其妻之不為婦亦易見也若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信乎其不可也吾知名者非他也稱名之尊乃人道治之大稱名之卑乃人道下治之大稱同等之名乃人道旁治之大也名正則言順而人得其治矣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人失其治矣尊卑之明與不明昭穆之序與不序皆決於此可無慎乎

服術有六

一節

先王制服之術蓋有六焉一曰親親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各隨其分而為服之輕重焉二曰尊尊君為首次公卿大夫各隨其位而為服之隆殺焉三曰名尊者隆名輕者殺以其名號為耳四曰在外則殺在內則隆以其出入焉五則服之所制因

年而殊也六則或因門內之治以起禮或因門外之治以立文服之相為以從而辨也其斯以為從服也六者之服術如此○愚云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也

從服有六

一節

服曰從服則從人而服之者從服則有六焉彼聯之以親而情不容於滅殺合之以恩而分不可以疎略者從而服之也恩雖無感而或可以義起親雖無屬而或可以權制者從而服之也本有服者若不可略之使無也然情有所厭而私親之念不得以直遂反從而無服焉本無服者若不可進之使有也然勢無所拘而親睦之私或得以自盡反從而無服焉服固有重者矣使或宜於輕焉又從而輕之是道汗則從而汗也服固有輕者矣使或宜於重焉又從而重之是道隆則從而隆也

大傳

六

自仁率親

一節

此論事祖之恩義出於天理人心之自然意全重祖說上下二義字不同上是裁制之義下是處物之義兼仁義說○愚謂人但知愛為情之極重不知義在人猶極重所以人之從厚者即以義名之以義之情重也而義獨歸重於祖以人本乎祖此反本之論也

彼仁之于本也固重而義之于本也亦重于孫若用恩愛依循親級而上之至於祖則祖輕蓋親近祖遠由親而後及祖遠者恩愛漸輕也子孫若用若義順而下之至於祖則祖重蓋稱親祖尊有祖而後有稱尊者其義漸隆也夫仁則父母重而祖輕

非終於祖也。分漸隔情漸疎，理所宜輕也。用愛之義則然而不害祖之當尊也。義則父母輕而祖重，非降於祖也。情雖遠分愈尊，理所宜重也。用敬之義則然而不減于親親之心也。一輕一重，義理合宜如是。故曰義也。則其事祖之禮有不得不然者矣。

君有合族

一節

君有合族，句輕全重族人二句，不敢戚戚君，泛說不專指合族時上位也。一句申族人不致之故，言君於族人恩可下，施故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因服屬之親疎爲合食之疏數。然族人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何哉？以其限於位與君隔絕故也。蓋上之所行者仁，而下之所守者義也。位字只屬下邊說。

大傳

七

庶子不祭

二句

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小記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禘明其宗也。此但言不祭，則當合二說存之。俱主士禮言。謂兄弟二人，一適一庶，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得立廟以祭其祖禘矣。其庶子雖適士，但得祭禘而不得祭祖，所以然者，明祖之所宗有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非惟不得祭祖，亦不祭禘，所以然者，明禘之所宗有在也。

別子爲祖

一節

此言卿大夫之宗法。五世則遷者也。截上是立宗之法，因乎祖下是敬宗之義。因乎祖，別子有三等：一是諸侯適子，弟別於正適者；一是庶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他國不來者；一是庶姓甥。

起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後世皆得稱爲祖也。繼別句言大宗所由立，繼禘句言小宗所由立。有百世句，謂大宗也有五世句，謂小宗也。蓋立宗大意在繼祖統族，非專爲王祭。○愚云敬有服共教訓，聽其聯屬，不敢有二心之意，尊有使之血脉流貫，體統常立之意，義者尊敬之心，秩然而毋敢違也。

彼宗法不立，則人無所宗，族將散而無統，且以卿大夫宗法言之，別子有三：以後世視之，則爲祖；別子之後，以適子繼之，爲族人；所宗則爲大宗。別子之庶子，以長子繼之，爲同父兄弟所宗，則爲小宗。惟宗有大小之殊，則世有遠近之別，是故宗之立也，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有爲百世不遷者，即別子之後也。別子乃百世不易之始祖，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乃與

大傳

八

此始祖而百世不遷者也。蓋祖不遷，則宗不易矣。言謂五世則遷者，即高祖之後也。高祖乃五世則遷之祖，而宗其繼高祖之所自出者，乃與此高祖而五世則遷者也。蓋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矣。夫立宗之法，一視其祖如此，則立宗之義可知矣。尊始祖，故敬大宗，而使百世宗之尊高祖，故宗小宗，而使五世宗之。此以法敬其宗者也。而敬宗之義，不在於尊祖乎？蓋大宗爲始祖之脈，無所宗，則始祖之支體解散矣。故立法敬大宗者，尊始祖也。小宗爲高祖之統，無所宗，則高祖之枝幹不屬矣。故立法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於義不得不然者也。故觀立宗之法，而嫡庶明矣。觀立宗之義，而正嫡重矣。宗法所係之重如此。

有小宗

二節

公子即註國君之子指魯公子言雖燕嬖庶但長嫡子不在內
宗者宗其祭祀也小宗大宗只以嫡庶言按立宗之法爲明嫡
庶正名分設耳適昆弟是適母所生者庶昆弟是庶母所生者
庶不可以配適故不惟世子不匹雖嫡母衆子彼亦不得匹之
此先王正名辨分防微杜漸之深意也○愚云獨重公子者妨
奪嫡亂支之事爲國本計也

彼國君之衆公子有適者有庶者有止於一人者其立宗之法
何如蓋昆弟有嫡庶而宗之大小殊焉昆弟有衆寡而宗之有
無係焉是故嫡長之公子固已繼國君爲之君矣此君之於昆
弟也或無嫡而有庶則使庶者一人領之而嫡者無所立是謂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有嫡而有庶則立嫡者一人以領之而

大傳

九

庶者不必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是一人上焉
無所宗於人下焉亦無所宗於是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若此非公子之宗法哉蓋以國之公子上避乎正適而不得以
宗君下亦避乎正嫡而不得以爲宗於後則其自相爲宗者有
此三事耳然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何如蓋公子者國君之衆
嗣無統則亂公子不有宗道乎公子之稱嫡長爲君曰公者爲
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爲宗使
此庶者宗之斯則嫡有以統乎庶而庶不得以干乎正所謂有
大宗而無小宗爲公子之宗道也舉一則餘可例推矣

自仁率親

一節

在人道親親也分自仁率親四句要見得仁始於親義終於親

意引詩言人君自親親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無有厭敦于人
心也○愚謂專重人道上唯其爲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下皆
親親所必致之理不是效禮俗刑皆隆仁義之道以厚親而相
習成風也然後樂樂本君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也人亦各親其
親至於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於不日知仁愛義敬
之念渾融於吾親此方是真樂

彼親者吾身所自出若用仁循親而上至於祖則祖親所自出
之故而尊尊則仁以愛之者不如親也祖者吾親所自出若用
義循祖而下至於稱則親以已所自出之故而親親則義以敬
之者不減于祖也是故人之道達於家國天下者亦多端矣而
莫先於親親人惟不思親親以盡人道耳倘其念身之所自而

大傳

十

仁以親親則必念親之所自而義以尊祖尊祖故敬始祖之大
宗敬高祖之小宗也敬宗故同始祖之族以大宗收同高祖之
族以小宗收也收族則宗廟者族之所共事也有事於宗廟而
子孫並別昭穆咸在莫敢不肅矣宗廟嚴故社稷者宗廟之所
與同久遠者也有事於社稷而祈報以時内外交盡莫敢不慎
矣重社稷則百官族姓皆守此社稷者故於百官族姓從而愛
焉待之誠養之厚也愛百姓則明刑勅法皆百官所理者故刑
罰因而中焉無縱惡無冤民也刑罰中則奉公畏法皆刑罰所
寬而庶民安矣庶民安則治生力業皆庶民所暇而財用足矣
財用足則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心邪念不萌凡百爲善之志
成也百志成則有善心者有善習而仁厚成風親愛成俗禮讓

之俗刑也道而至于禮俗刑然後親親之化遍爲大同和順之
情釀爲至治君德和于朝民德和于野而樂以天下矣彼詩曰
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斁於人正此
由親親以成大化而可樂之謂也夫以家國天下之治而皆不
外乎親親之推如此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

少儀新裁卷之十二

少儀新裁卷之十三

開始見

二節

此記者述君子交際請見之辭因人因時而異見相接有名而
交道可全也頓見以上因人異其辭下是因時異其辭替者句
輕帶說大抵不出始見罕見亟見三項

受立授立

一節

此言授受之際不可直情徑行見禮以委曲爲敬也二立字皆
指人說不坐指已說○愚云要知跪得禮之意而但不合于人
情見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屈人以從禮不可把直者說
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如入而辭

三節

少儀

○愚云前二節是相者以有節之禮詔賓主後節是賓以有節
之禮自處也
此總言賓主相見之禮上二節是爲賓者損相之辭善儀也未
節爲賓者脫履之義讓尊也辭是損對主人言賓初入門而曰
主當致辭讓賓先入恐其不及乎禮也可矣對賓主言蓋賓主
升堂各卽席損相者恐賓主再辭故告曰可以卽席不須再辭恐
其過乎禮也此損相之職所以承籍賓主也脫履戶內專主尊
長言尊長或在堂則後入者脫於階而不脫於堂之戶內尊長
或在室則後入者脫於室而不脫於室之戶內此脫履之儀所
以優待尊長也

問品味

一節

愚謂善是精心融會得道藝之神于道藝之外者習有傳收意善有約取意所謂會心處不在多也

今夫人之情品味有偏嗜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但問其亟食知亟食則其所好可知道藝有異尚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習習之既熟曰善皆不顯人之短也

不疑在躬

一節

此君子持已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下二句行之小者謹厚沉默不使人有可議皆爲已而非爲人者有大德必謹而細行亦矜之意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謂皆先王之法言法行不待擇而自無可疑者至若器械不度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已也不願大家之富慮人以僭竊疑我也不毀寶

少儀

二

器之重慮起人之怒也○愚謂不止于言行不疑誠以修身也

不貳問

一節

此言卜筮之禮一是求卜筮者當致其誠所以戒其質也一是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干其私也

侍射則約

三節

此言卑者侍射於尊長始終盡敬之禮前二節以侍射侍技開說末節總頂射技皆四矢射則尊者置四矢於楅上迭取射之卑者侍射則約矢一時并取四矢不得如尊者迭取於楅也校則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校卑者侍技則四矢皆擁抱之於懷不得如尊者委地一一取校也此致謙於射技之時也及卑者射技既勝惟洗爵請觴不敢以還罰常爵是舉不敢以兕

觥二馬雖得不取以成勝此致謙於射技之後也約矢擁矢洗請非禮之正也而爲之角與擢馬乃禮之正也而不爲之自始致終皆委曲以盡敬讓於尊長也○愚云此是觀德時之讓比他讓又雍容謙遜一分要得他讓中有君子之道意

執君之乘

一節

首一句作總言僕執君乘車之轡也下分五項坐是一事君未升車之時也右帶劔是一事佩劔之宜也負良綏至諸幣是一事君初升車之時也散綏升是一事僕初升之時也執轡句是一事君既升車時也

請見不請

二節

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上是無進退之禮下是有請退之時見當

少儀

三

隨時制宜而不可執一也○愚云看可也二字請退終不是禮特因君子之倦心形耳若是見時果有道藝相質正君子豈有倦時所以請退只屬無益之見

事君者量

一節

此言君子之任重始進也○愚謂量不特量君連自家的作爲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量此君能用得我的道否我能把此道加得到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已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事君者道之行身之榮亦先慮其始而已何則未仕之先君臣之分未定而去就猶在我也先度其君之可事然後入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若既入而後量將輕進之悔卽在入之時

矣凡乞假于人爲人從事者且然况事君乎夫致謫於始進如此則道可行於時而上無怨於君之不我用違罪於已而下不蒙乎易進之耻事君者可不以量爲本哉

不窺密

一節

上三句是待人下一句是持已窺覷隱密之處論說故舊之非非忠厚者之所爲旁近狎侮之事戲爲不在之色非正大者之所爲君子以忠厚爲心以正大爲行故無是四者

爲人臣下

一節

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末句截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效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蓋社稷不外君德國事也役者有功勞之義一說怠指君心教

以義

四

指國事者似於註不合○愚謂此人生只爲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放必要君成事濟方欲豈不是役君有過諫之使止不訕謗失之不恭諫不從亡而逝之不疾怨失之太傷此處逆境如此君有德業可美人臣或咏歌或詩章皆訟也不肯過寔流於諛諛蓋以下美上易至於諛惟無諛而後所頌者爲公君不幸有過可箴人臣或直諫或諷諫皆諫也不以我能諫遂生驕矜蓋以是諫非易至於驕惟無驕而後所諫者爲正此是處順境如此國事弛而不力爲怠張者振場而作興之張之卽所以相之矣國事收而無益爲廢掃者革舊而改番之掃之卽所以更之矣夫君爲社稷之主國爲社稷之衛今能使之無失德無廢事則是竭誠效力此人碌碌一生其精

神氣力盡用之社稷矣故曰役

毋拔來

一節

此戒人之爲善者不可進銳以致退速意拔來赴往擬其狀之急耳○愚謂戒心之躁急也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理但人躁進之心唯欲蕪程倍道縱快我心所謂拔來者指心不指力言這點心一起作爲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一不如意便消阻困頓把前功盡棄了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就退戒之戒之

言人之爲善其始貴有漸進之功不可急於進而有拔來之狀其終貴於持守之力不可急於退而有赴往之狀深造以道斯得之矣蓋進銳退速機寔相須而勢所必至者故戒之

以義

五

毋瀆神

一節

此以敬神處已待人說首句卽所謂敬而遠之也二句卽所謂不二過也三句卽所謂不逆許也信能此三者則有以養其正直純寔之心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矣

士依於德

一節

愚謂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也依而遊則博雅之趣足以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爲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爲理所苦依之亦無得矣夫仁義禮智之德在吾心守之不生不滅也至於言六德之文乃德之散殊者又朝夕游焉以

不放所以依德者始全方員長短必由規矩尺寸守之不違依
法也至若群居講說之道乃法之變通者又從容游之而因時
講究則制作不泥而器用皆善所以依法者始當德無乎藝猶
依法而無乎說者功之全也由德及藝猶由法以及說者功之
序也斯為天下之善學矣

言語之美

一節

此保民教國子六儀中五件欲國子隨在中禮意五美字所指
儀字看要知每件皆有制外褒中之意袁云車馬所以安身
和所以治心行而有文如肅肅焉鳴悠悠施施載而有輔如兩
服上襄兩駮雁行倡者之敬肅直勁正也應者之和優游平中
也二皇皇不同○愚云教之儀教之心也前經云保也者慎其

小儀

六

身以輔翊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是輔翊之而歸諸道處

夫世子一啟口皆言語也其儀則穆穆焉敬慎不放和平不疾
也皇皇焉嚴正不阿華采不粗也世子在君所此朝廷也其儀
則濟濟焉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一身之儀也翔翔焉或翕或張
從容安舒在手之容也世子與祭則在宗廟其儀齊濟而至齊
能定專一之容也皇皇而有求弗得之容也世子乘車馬匪匪
行而有文翼翼載而有輔此車馬之儀也世子車上翬和之聲
肅肅而倡者之敬雍雍而應者之和此駕和之儀也須知馬行
而車輔翬唱而和應方明蓋國子之教隨在而有其依他日君
天下豈非盛德中禮之君哉

執虔如執

一節

此言君子之心全要發他敬心之密處○愚謂君子之心不知
有無物之器不知有無人之地我心之懼甚於時恐我心之證
甚於有人也只是君子之心實所以不見有虛而唯知有寔寔
就是敬又云還是誠意

蓋執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於執虔與無人時人多忽之
君子之敬心無物不有不以盈而有虔而無故雖執虔如執盈
無地不然不以有人而存無人而亡故雖入虛如有人此虔中
見實而為人之所不可及也

凡祭於室

一節

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說燕則有之正明祭之無跪也
凡祭指君臣上下通言之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屨而

小儀

七

堂上亦不敢脫屨若祭畢而燕尸於室中則室中雖不脫屨而
堂上則可以脫之蓋祭禮極其敬而燕禮則可少舒其敬也

僕於君子

一節

此總言乘車之敬首句作冒言僕御君子之車下皆御車之禮
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還立截升下該始終言始乘
又未升之先下行又既下之後君子或升或下而皆授之緩升
先於君子則式以待君子之升致其敬也下後於君子還立待
君子之去盡其勞也是隨事盡禮如此則式二句又即始乘時
言之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耳蓋朝祀尚敬故也若戎
獵佐車尚武雖始乘亦不式耳是因車謹禮如此

賓客主恭

一節

會同所以申政令嚴約束故主詘思險隱情以虞不平有人已之分重在思險與隱情上又因思險故密我情計也○愚謂主字與思隱齊着以心爲本

彼朝聘有賓客也賓客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焉內外有祭祀也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焉喪爲禮之變故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極其哀痛迫切之情也王師有征伐之舉則諸侯皆來會王命諸侯以征伐之事王十二歲而巡狩則諸侯皆來同王命諸侯以奉行之政其辭貴明盛也以辭則嚴以義則正而極乎辭氣之美以至軍旅之行凡舍止經由之處必慮敵之設險襲我而慎以思其地利之防又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足以制人而不制於人庶幾奏績於戰攻之日矣

客爵居左

一節

此見賓有獨尊之意首句屬賓其飲以下皆在主一邊雖曰介爵亦主人酌介者

夫主人酌賓之爵謂之客爵居左者何蓋立賓以象天左爲天道所尊以天道尊之也其飲是賓酌主人之爵介爵主人酌介之爵酌爵賓酌主人之爵俱爵主酌俱之爵皆右者介爵酌爵俱爵皆同主爵之居右也蓋立主以象地右爲地道所向以地道自處也至若介以輔賓而其爵亦居右者寧屈介於主人之列而不使與賓齊列明鄉飲之所尊者惟賓雖介不得與之並况於主乎又况於僕乎

贊幣自左

此言人臣相禮隨事而異所由之方贊指人臣贊君禮者上句是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下句是傳君之詞命於人則由君之右○愚云重詔辭上幣特形之耳人君威命靈爽聳服天下俱在詔辭由右者右乃動作之方明震動天下之義也夫地道左卑而右尊幣出於客其禮輕故自左受幣於人固由君之左納幣於君亦由君之左也命出於君其禮重故自右領辭於君固由君之右致辭於人亦由君之右也須知幣貢於侯邦而納於贊辭命於天子而詔於贊者此見贊之盡職而上下所以相安也

尊者以酌

二節

二條皆燕享列尊壺之法上節示尊君之義二節示專惠之義按尊與壺是兩件面作向字不可依註添一面字出

尊者以酌

一節

此主燕享列君尊之法上尊尊之最上者人君之尊也尊者設尊之人酌者酌酒之人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尊者之右即酌者之左也酌者之左即南方之所也取諸酌者之左以定爲上尊之地天尊在南其餘諸臣之尊以次而北矣蓋君位南面其尊無對設尊在此尊君至矣○愚云儼然南面之義唯上尊在南故使南面而享者得面尊也列尊時就有使君面尊之意

衣服在躬

一節

此記者甚言服制之當知而爲用妄之戒也上承下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必有其義服之不審其名義之何故則不能顧名思義而體之於身所謂文以容定以德者皆無之一無知覺之人而已豈不罔乎○愚謂衣服在躬其義不在衣服而在躬矣在躬之義且不知尚安得爲有知乎在躬何義體乾健坤順之德也固言其產生于人世也

爲人祭曰

三節

且君子歸胙有辭焉有禮焉有制焉修此三者故全也是故其爲人攝主而祭也歸胙則曰致福見其敬於致祭而得鬼神之享以此福物致之不敢私鬼神之賜也其爲已祭也而致膳於君子則曰膳者不敢當福見享祀之美味非他品之比而以奉

火能

十

鬼神者養君子也至於或祔或練其致胙則曰告蓋喪哀而質告歿者之已祔見生者之已練固不敢謂其爲福亦不敢謂其爲膳也夫歸胙之辭固有膳與告之不同矣然凡膳告於君子者亦豈無其儀乎始以鬼神之餘往故主人必展視其善否多寡於阼階上南面再拜稽首而致敬以送之終以君子之命歸故再拜稽首亦如其初也而致敬以迎之然此其迎送之節耳而其致胙之禮豈無所用之物與其多寡之數乎以太牢祭者饋牛但取上牲不必脩也左肩臂肅以未祭者獻也九箇七箇五箇隨牲之大小而爲所折之多寡也夫一歸胙之事而其致之之辭與致之之儀無所不謹如此

少儀新裁卷之十三終

學記新裁卷之十四

發慮憲

三節

此歷言治道而推化成之本於學意皆主治天下事三節相推講下先以小聞引出動衆却以動衆引出化民歸宿到化民成俗上見學之所係大也○愚謂開學動衆在君身上事極好了但只善得一身化不得民終非出治之本由學不是立學校便轉得民風畢竟要由君身自明其明德而後設學以教民攬是有本之教民方各自去明自己之德註云明德新民之事要明白化民中有許多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工夫非一朝一夕可致者看由學乎語氣甚悠遠

學記

一

切矣故慎政之聲親賢之譽隨之足以小致聲譽而無激勸感發之道未能感動衆心也況化民乎有德未仕之賢禮就之下疎遠之臣身體之尊賢之意誠矣故能興起爲善之心然無開導誘掖之方未能化民也況成俗乎君子如欲化民以成俗則必由學矣王天下者必自君身先復虛靈之體于上以爲民則而學之大本以立然後廣立黌宮之制以爲化民之地焉酌其時教之業以爲化民之方焉則士有小成大成之材而民臻近悅遠來之治所謂化民俗必由於此而得矣曰化民成俗則非但諛聞動衆而已曰由於學見非慮憲親賢體遠之可致矣

玉不琢不

一節

首四句是喻人不可不教之爲學故建國君民者必以是爲先

務也。教以法言，學以地言。教學既立，則人皆有所學而無不知道。○愚云：看不知道知字，此學還是開發人良知居多。蓋知止而後有定也。道即是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非此外別有一道也。終始典學要人立學到大成有終的地步，又是立學的深意，不可說淺了。典字註訓常字甚好。蓋學之心常則日久自漸漸知道了。哲學暫輟，豈得悟道。

夫王之所以爲美者，以其成器也。不琢則器無由以成矣。猶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知道也。不學則無以知道矣。人之當學如此。爲君者可無以教之哉？是故古之王者，有天下之初，或建王國，或建侯國，以君長斯民，必先立教，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業，必立學，而使人之學者有定所也。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夫始

學記

二

終一心常在于學，則功以常習而熟，道以常講而明。建國君民，學爲先之意，正欲民如此典學之謂乎？是在上者先以學倡之，則人無不學而不患於不知道，猶玉琢而不患於不成器矣。

雖有嘉穀

一節

知不足知困是推學之由，自反自強是學之功。故曰：以下，是學之益。教與學皆是學，蓋人知爲學而不知教人亦是學。○愚謂至道與善字要看說至道如何，又說善此乃仁義禮智之道在人性中精純粹美最良的物，所以爲善。要知此道豈不要教學並進，此段益處在教邊得來居多。何也？知反求只求我所未至，是一倍功力到自強，既要進我的見解，一步去教人，又要思人的見解，所到的地步比他先進一步，方攬可去教他，豈不是鬼

勉倍進工夫，勇往奮發，自然有心得處。至道中之善，豈不由自強而知？

彼至道之當學，猶嘉穀之可食也。雖有嘉穀而弗食，不知其味中之旨，雖有至道而弗學，則不知其道中之善信乎？欲知道者不能舍學也。然所謂學者，亦唯教學兼舉而已。蓋學莫病於自足，惟學而師資於人，然後見人之有餘，方知己之不足也。學莫貴於無困，惟教而無以待問，然後自知其困，屈易爲人所窮也。惟知不足則必因而求，所以不足之故，由我之識見寡而體驗疎也。不其能自反乎？惟知困則必因而求，所以困之故，由我神氣靡而退縮勝也。不其能自強乎？夫自強生於知困，知困生於教教有長於我矣。自反生於知不足，知不足生於學學有長於

學記

三

我矣。教與學皆有益，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學半，夫教居一半，言教有益於我也；學居一半，言學有益於我也。說命之言非即教學相長之謂乎？是學固學也，教亦學也，而至道之善自無有不知者矣。○愚云：從來說成已成物，做定成已功夫，多成物不過成已之推耳。獨此節說箇教學半，便知此知道得教中之益多了。原此節有仁知勇的意思，成已成物是仁知，自反知自強是知，自強是勇，仁知非勇不收功，故有此論。

古之教者

二節

此詳言立教立學之功效如此。古之教者，作頭大學之道也。作尾中間學是學明德新民之地，教是教明德新民之法，化民易俗是明德新民之效，故結之曰：此大學明德新民之大道也。不

可以前節爲明德後節爲新民

古之教者

一節

此節正與教學爲先相應有學以上立學之廣也比年以下立教之詳也入學者校專指大學言離經等屬知以所學言辨志等屬行以所得言知類至不反則知行極矣離經乃致知始事雖能離經未必敬所習之業敬業而所習猶有限博習又未必講究義理故觀論學至知類通達則由論學進之爲致知之極功辨志爲力行始事雖能辨志未必能衆所處之群衆群矣所厚止同輩親師未必擇取益友故親取友至強立不反則自取友進之爲力行之極功知類何知之明是理明義精觸類而無不通達者強立句守之固是行之卓然自立而外物不得奪者

學記

四

須者知類而又通達強立而又能不反方是大成曰大成者謂知之盡行之至見所成之大也小成大成所進淺深可見矣○此謂知類是引伸觸類通達謂於理的源頭通徹得去理之散殊收拾得來是知命耳順的意思不反是和而流中立不倚不變來的地步只重通達不返而不返又從通達處得力蓋知之明故守之定也要知此大成之士直從家塾黨庠州序中造起到國學中九年時候纔能成就如此不可遺了小學工夫王者教學爲先人固不可不學矣所謂教學者何以見之古之立教者家必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師也黨之學曰庠教問塾所升之人也州必有序教黨庠所升之人也而小學立矣天子諸侯之國各有學以教國子及俊選之士而大學立矣

其教之之法何如彼入學太疎則無以廣其類故每歲皆有人學之人考校太數則無以游其志故間年而行考校之法其一年考校視其能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別趨向之邪正焉其三年考校視其能敬所習之業而無怠慢朋徒之群而無睨焉其五年考校視其能博習而不限程度親師而嗜好訓誨焉其七年考校視其能講求學問之蘊奧擇取益友之切磋焉如此則蒙養以正而聖功以端雖非知至行盡而明道進德有其漸謂之小成矣至於九年考校則用力久而涵養深其識見已精足以通達乎庶類其操持已固足以不奪於外移知行無偏而非止於一節之善矣不謂之大成而何○又云大成者明德新民之體段已具儼然一大人了

學記

五

夫然後足

一節

此言學士教成之效而因引以喻其意夫然後頂上節知行並進學至大成則明德而已成矣以是士官使之足以化民於善而易其汚俗近者悅服安其德教致力行己之善近民化而俗易於近矣遠者懷之慕其德教竊其善以治其身遠民化而俗易於遠矣此皆大成之士推明德以新民而民由之以新也本是官使後效驗然亦論理如此見體立而用預意玩足以字自見蓋立教立學養士於未用之先化民易俗收功於既用之後大學教人以明德新民之大道固如此也引古記言蛾子時時述學御土而成大堉其即學者由積學而成明德新民大道之謂乎蓋大學立教立學使學者由小成至大成即御土之事

民化俗易節大埵之成也○愚云看易俗與近悅遠懷可與起人去舊從新之心與首章成俗光景安勉大不同蓋前是論大學的收功故自然此是論官使學士的收功故勉然大學之道見學中陶鎔于始收成于終其功力若此也

大學始教

五節

此歷敘大學之教而各著其義末結其為教之大而引言以明其當先也大學二字以地言提起領下七事首條入學行釋菜之禮示學者重道之心雅膏條言所歌之詩論初學之志入學條即鼓聲以勵其進夏楚條作刑教以飲其儀未卜二句積久俟其自成時觀二句因時示以自得幼者二句欲使之循序也七者總上說言其為教之大節在所當先復引古語証當先意俱可以明德新民貫講○愚云始字重始教之時正學士志意一新之會故以此七者作典之使之為終身學問事業根基

大學始教

一節

大學以地言始教以時言當大學始教時有司衣以皮弁服之尊者祭以蘋藻物之潔者以祭先師先代明習詩書禮樂之人詩書禮樂道統所在皮弁祭服是為師者而敬有道之人矣正示學者尊敬道藝於所習無怠所以端趨向之始也敬道在學者上說特為師者因此致敬示之○愚云學道之端全在一點敬心看得這道重便知他其中義理深遠自然用心研磨纔有實得意趣後面學之成就皆從此點念頭造詣將去所以將此事做入學第一件

宵雅肄三

一節

搜云大學祭菜時歌小雅中鹿鳴四牲皇皇之三篇而肄習之曰肄者歌之又歌抑揚反復玩其旨趣之意夫鹿鳴燕群臣者四牲勞使臣者皇皇道使臣者皆人臣居官從王任政於內外而君臣相燕樂勞苦之詞當入學之始使學士歌而肄習之正欲以此誘掖初志使之勉修其德以為居官之本擴充其才以為受任之基也此是立志之初便要他做忠臣孝子佳賓賢臣他日居官歸之尊而當王事之賢勞庶幾能稱其任非誘之以利也○褒云鹿鳴所以達主人之誠意美佳賓之盛德蓋燕饗群臣之詩也四牲言其去家而任於朝辭親而從王事蓋勞使臣之詩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蓋遣使臣之詩也皆燕樂勞苦之辭而居官受任之美莫有過於此者○愚云從入學之始便欲動其慕君之念慕到入官之時其意氣鼓舞勉稱職業以不負平生羨慕之志當何如

入學鼓篋

一節

入學時大胥擊鼓以詔學士然後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避字從鼓字來業字從僊字來蓋鼓聲謹謹以聚動最能消人粗亢之心而篋之中又業之所在者遜者遜順喜悅去做也大抵鼓聲謹動遜道存焉謹藏書籍士業存焉出其書籍而先警以鼓聲使怠者激而情者勸收斂其放逸之心而謹沖以受其益業以遜順而進矣○愚謂自高急亢之心業便不精遜有異以入之意且鼓動其心機後面不亦悅乎的意趣俱從此得

夏楚二物

一節

愚謂竟收其威儀到心上去使他真有誠實之心而外有謹飭之貌是正顏色斯近信之意威者以此國學中俱是貴介民俊所以舉止之間都是有威可畏者

未卜稀

二節

游志存心講語易混只以深造自得分貼便明游者使之年月深久造理以漸而精熟也存者使彼所得之理涵養于心中爲默識之心得也

未卜稀

一節

言卜稀只在五年二字見蓋至五年卜稀時天子始視學行考校之法未卜稀不視學正欲假之歲月優游其心志以俟其自

學記

人

化不欲速以雜其心也時當時習者時觀凡文章禮節得於所觀者皆是此皆有至理攸存教者昭示學者以文章禮節使學者時時觀覽而我不與之叮嚀告語以盡其理如孟子引而不發之謂正欲學者得於觀感存其心以致思反求諸內默識心通自然得之於已此立教之心也大抵存心無非欲其自得意上句註中感於心字且漫用出大全時字作當其可之時言觀者不可過不可不及當其可而已太說深了不躡等猶言不凌節也聽則直受而已幼者之事也問則必有辨焉長者之事也幼者聽而弗問固長幼之序宜然亦以遏其速成之心也故曰不躡等七者舉事而義在其中是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等也大倫訓大節言此七者使其慕道樂善而無速成躁進之思

制外養中而有精修勤王之美有關於終身學問事業不一者

不爲教之大倫乎既曰大倫是不可以不先矣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已仕爲學則先事以新民未仕爲學則先志以明德是事與志固官與士之大倫在所先也今此七事無非盡爲官教人之事以成彼士人爲學之志者古語所云非即七教之大倫立於上行於下而在所當先之謂乎○愚謂觀感而不言方謂存心不然道聽而塗說的模樣理不在心裏何以自得皆是學者心裏工夫心者學之根本所以爲大倫

大學之教也

二節

上節大學時教使人有得心之益重居學上下節正是得心處重安其學上要知安其學即前安弦安詩安禮也親樂信又是

學記

九

安中所得之益註所謂進修之益如水之來者是也

大學之教也

一節

此重居學者首三句言大學教人之法不惟有正業又有居學語平意串自不學至樂學推有正業又有居學之意不與二句即申上六句說故君子至末承上來惟正業必得居學而後安此教者有正業又有居學也修有省察克治漸造純全意游有玩物適情從容厭厭意此亦宜串看重游息邊○愚謂古之道退息之時居多所以極重居學居之時恐其以燕獨置心於荒疎必使其心用在學上恐其心太死了故以遊之意活其機括游者使心機活動萬理融通也要看不與其藝二句典者意趣鼓舞于操縵等學悅而時習之也正業之精功力全在興藝的

興字中得來

彼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教既有正業即下弦詩禮也而退息之時又有若學即下操縵博依雜興也既提綱領而體要欲專所習且玩物理廣聞見又純所養大學教人之法備矣夫正業既備可盡作人之功而猶不忘若學者何蓋凡學之道能興然後能安能安然後能好也時教有弦詩於學而不能無美於退思必不能手安于弦而相得矣時教有詩詞多依托物理于情必講詩於學而不博求於退思則無以驗物理之實而於詩詞必有危殆不安者矣時教有禮制禮有服極其繁雜習禮於學而不悅雜服於退思則無以識制度之詳而於禮文必有彷彿不安者矣夫退思時不學操縵博依雜服廢此三者之藝

學記

十

而不興起其居學則必不能安於弦詩禮之正業而或厭棄不好矣惟居學則正業害此大學於時教外又必有若學也學者將何以爲功哉故君子時而藏於學校則修其弦詩禮之正業使所習者專而志不分矣又退而燕息則遊其操縵博依雜服之居學使所養者純而義愈熟也如是庶功無作輟而學底大成矣此大學之教備時敏之功也

夫然故

一節

此承上惟有時敏之功方有心得之益因引言以證之夫然二字正承歲修游息來安親樂信至不反背心而證之正業居學盡之不必用弦詩禮等字○是謂重其學即安其學也親師信友樂是總足安其學也雖謂承親師信友不反承信

道謂至安學可知

蓋君子由大學之教而歲修游息無不在於學矣其益寧有窮哉彼正業居學固學之所當務是師之所以爲教友之所以爲輔而皆道之自心出者也今游息之功既到所學者熟而無扞格之勞安其學也感師之教誨而心悅誠服焉感友之切磋而志合心平焉信理之根心而見之明守之固而他岐不得亂之焉得心之深如此是以雖離師友而終其身無叛道之非也此皆時敏之功而遂以入之敬以體之者也由是性道既開理源自裕資深逢源妙道不盡究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其卽此歲修遊息而安親樂信不叛于道之謂乎

大學之法

三節

學記

十

首二節言教之所由興廢末節言知興廢而後能善教蓋善教者當於其興不於其廢也

大學之法

一節

興字只在教成有功處但所由二字不可忽○愚謂四者皆因人之心機而曲成之四句豫時遜摩總是一機却有貫串以豫爲至蓋禁邪于未發是下手工夫也夫止邪于未發則防邪者衆所發皆善機矣善機勃然一動正是萬理透露的機括于此達其時是通其善念生生之萌芽也所以要當可而用時雨之化以點化之然這及時之化不過迎他一念之善機便不到萬善融通的地步所以施教者要漸漸開發他待他逐漸而達若就以聖神道理施到他身上便是強其所未至有拂而不順之

意何以使彼善端異入到根心生色的地步所以貴孫致然此
善特一人之善端還是偏的必湏要把衆人的善念會齊了互
相觸發這善端全端如此一學士的善在惻隱彼學士的善念
在羞惡或辭讓或是非必湏此激勵彼彼感動此衆相磨礪其
德方成看來禁未發是四者第一下手要緊工夫所以大學以
此爲首教時說截然分作四項者大拘泥亦備錄

大學之法欲救人之失嘗禁之於情欲未發之先如止邪未形
絕惡未萌此謂教之豫言先事有備不至臨時而卒辨難制也
退惡也欲長人之善嘗迎於善端發見之初如憤者啟排者發
也此謂教之時言乎動中其機得不先不後之期也長善也欲
學者得讀已也則優游俟其自化分限所在不踰節而施之如

學記

主

不以幼者爲長者之業此謂教之遜遜言乎其順也是順序而
施不強所未至也此欲其自得也欲學者取證人也稱彼之善
以勵乎此稱此之善以勵乎彼於同類之中示以觀法之術使
有激勵而進於善此謂教之摩摩言乎相勵也使人已各有功
而互相進如兩物相摩也此欲其取善也夫豫時遜摩四之所
以立教者豫則防其情時則成其性遜則因其材摩則輔其仁
吾見士有成材已德已明足以爲他日新民之具由是興起而
不廢墜矣

發然後禁

一節

六事不善教之失總是不過其非心而縱其失時責之太驟置
之孤立以至交匪人習燕僻也

此言失其所以爲教者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耳故敲鑊
深而教之弗勝亦非不教也特教之不得其時耳故勤苦之甚
而學弗克成固皆施之失施之不得其序則踴等故壞札而不
修固皆學之失學之而無其友則寡助故孤陋而寡聞燕朋猶
言匪人淫溺而狎小人所以慢其師燕僻猶言慢遊惰慢而惡
聞善所以廢其學有此六者教安得而不廢乎

君子既知

喻矣

首三句言君子知教之興廢而可爲人師故君子以下詳施教
之善於其興不於其廢正見可爲人師也大抵爲師之道善喻
盡之善喻之道只和易思盡之○愚謂善處全在弗牽弗抑弗
達上此是隱而不發躍如也○道而立的妙法善喻全在此處

學記

主

此節教字下說箇喻字者以此等教法甚深婉有我心默傳彼
心默受不言而喻之意立教君子知所興必行之知所廢必防
之則能長善救失成就後學故曰可爲人師故君子之教喻也
示其入道之由於未發之先道也而不牽率其必進焉蓋邪心
一發于善有難入之勢故須牽率唯不發而後禁自不必牽也作
興其志意於當可之時強也而不沮抑之使退焉蓋達其時則
作之適以抑之唯不先時又不時過后學自不沮抑也順其節
而施之觀其善而輔之聞其從人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焉
蓋欲竟始有期望太高之心所以凌節欲竟則有擇人而與之
意所以彼此不相親唯不凌節不獨學自漸漸上達自人已同
達不須我竟也君子之教喻如此夫道而弗牽則人自從容與

道相浹洽融液不折格而和矣強而弗抑則人不見進道之難而乘時向上莫非道機不勤苦而易矣聞而弗達則人心躍如有潛想玩索之力心不亂于雜施而得盡其思維志益鼓于觀法而得營其探討思則得之矣此學者之善獲其益於知與免其弊於知廢也即學者之和也易也思也知教者善於道也善於強也善於聞也蓋真曲盡其豫時遜摩之法以誘論乎人者豈不謂之善喻哉可以爲人師矣

學者有四

一節

此言教人者當知其心是欲在根本上救正意旨二句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失下皆原當知之故按知行得中就是善過不及就是失長善正以救失宜申看如多者約以禮之善也既長以

學記

南

約禮之善則多之失自去○愚謂心之莫同還要說好些多者從道問學之說而失之者也寡者從尊德性之說而失之者也易者狂之流而視天下事無難爲者也止者狷之流而僅僅自守者也長善中行之教也道問學者心繫尊德性者心高狂者心曠狷者心局此是本質上的病可以中道救之

夫學者多寡如易之失皆心之莫同爲之失原於心必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而教之貴正所以長善而救失者也豈可不知其心之失哉是心之莫同正根本差失處也知心之失而救之正是去其病之根而教之也務博失多徑約失寡失在知者也欲速失易日盡失止失在行者也四者皆心爲之而定原於氣稟蓋惟氣稟殊故用心異耳智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用心不同

故多寡之失異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用心不同故易止之失異必知其智愚賢不肖過不及之心而先察其病根所在然後因其多寡之病而救之以博文約禮因其易止之病而救之以退之進之自隨施而輒效矣而爲師者立教之貴正所以長約禮之善以救多之失長博文之善以救寡之失長自反之善以救易之失長自強之善以救止之失也教之貴在救失而救失本於知心此學者之失教貴知心與

善歌者

一節

此節重善教一邊其言以下是使人繼志之實約而達三句即使字中事約達微罕譬而喻正是以心立教不專在言所以能使學者心悟也○愚謂繼志謂教者之志要如此能使學者

學記

主

之志即如志其繼猶淺師志所未到之處而學者能先到之師志有窮盡之處而學者又能擴克之方謂之繼志繼志都從約微罕譬中來蓋約則使人志可固守微則使人志可精體罕譬則使人志不惑亂自然能繼矣

今夫教之有志猶歌之有聲也善歌者以吾之外道人之聲使人聲無間於吾聲而後謂之善歌焉善教者以吾之志道人之志使人志無間於吾志而後謂之善教焉使人繼志何如彼詞所以達意也今教者不過簡切之數語而微上徹下義理昭然足約而達也言所以明善也今教者不過平易之常談然言近指遠而至理攸寓是微而減也以至設譬將以感人也今教者比方之詞少而感動之意深比物醜類之中足爲引伸觸類之

地是罕譬而喻也夫惟其約而達也則能使學者由詞以得意惟其微而臧也則能使學者因言以明善惟其罕譬而喻也則能使學者因譬以明理此以心感彼以心應蓋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者學者之志殆與師而無間矣不謂之繼志而何

君子知至

一節

慎也哉能爲君以上只推師備爲君之道唯師備爲君之道乃人君所從學而爲君者也慎即得人意三王段雖通証上文然慎擇意尤重○愚謂君道在師道中人君安得不就師而學之只重學爲君上曰爲君便有許多化導訓誨下民的責任就如師之陶鑄其徒一般所以必在師道內討出君道來擇慎必擇能爲長能爲君之師而學之也夫子之木鐸正是君道

學記

七

且人君之忽於擇師者亦未知其爲君道之係於師乎自今言之君子誠知學者之至學有難易而其氣質有美惡於是引其難而抑其易勸其美而沮其惡然後循循善誘不拘一塗而所喻者博矣能博喻然後能以道淑人因材而篤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即推其所以教人者以治人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即其所以治人者以治國也師道裕乎君道如此則治國平天下之道皆其所蘊藉而素有之者是師也豈徒質疑辨惑而已哉乃人君之所從學以爲君者也其所係匪淺鮮矣故擇師者必慎以求得其人而後可也否則不得能爲君之師無以學爲君矣記曰三王四代所以治者匪但能作之君也亦以其有師能作之師耳蓋師賢則君益賢君賢則治始隆其師此師

所以學爲君而擇之當慎之謂乎

几學之道

一節

首二句言學當嚴乎師師嚴二句推嚴師之故是故以下究嚴師之寔爲尸一邊輕○愚謂臣之則君爲臣之嚴君不臣則臣爲君之嚴師蓋君所受學之人須養其氣節志節高操能折抑人主而使之虚心聽我所以嚴師之道在不臣要知此節意全重道尊二字嚴之欲尊其道也不臣正所以使之尊道也道者人君受學之本臣民明理之源君之虚心闢民學之敬不敬要以人主虚心爲一節之要領

學記

七

其師則師自嚴矣道尊者教道威嚴足以立天下之表也敬學者一心體認不敢忽視其師傳也道傳於師學體夫道一嚴師而道尊敬學如此此師之所以當嚴也然嚴師之道固嚴于心亦待以不臣之禮而已是故君之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全於君全於父故弗臣當其爲師則爲其道爲其學亦弗臣不觀大學之禮乎天子養老於大學老更不但詔告學士雖以善言告於天子特西面而不北面者蓋以北面臣位也老更有善言之通亦師道所在今無北面是不處以臣禮乃尊師之道當如是也信乎爲師弗臣也此天子之嚴其師也能嚴師則道尊敬學齊此致之人君事於學可以難者自阻哉

善學者師

一節

此總言教學之事爲進學之道無弟子與師言學與問謂弟子待問謂師學問弟子自進於學待問則師進弟子於學故曰此皆進學之道善問與善待問要解得明先其易至以解以善問正言而攻堅木意見出叩之至盡其聲以撞鐘正言而善待問意見出有此不同處○愚謂要重善字善學在師逸上見出蓋借師以收功而不靠師以着力是於已心上有得者也故爲善善問在先易上見出蓋不苦其心機所以終能通其心竅是于理脉中有悟者也故爲善善待問在從容上見出不驟湧夫至理所以能不終蔽夫至理是千傳心處有得者也故爲善夫善學者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何常過費師心力乎逸也有卓爾之機有躍如之妙所得功效倍于師之所教矣及其成也又

學記

太

歸功于師焉蓋善學者求諸已也不善學者反此善問者如攻堅木蓋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一理耳善問者循序漸進緩急得宜蓋道有細微與節且難易所由分先問其理之顯者後問其理之精者及相須之久也更相論說不惟易者先明諸心而難者亦冥會其精蓋因所明以通所蔽引伸觸類自相証通曉也其與攻堅木者先其文理之易後其盤錯之難久之難者隨之而迎亦以解何以異哉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其理一也以一節言曰小以全體言曰大且此理又包涵無窮意味難盡者惟善待問者人問及於小則以小者告之如小叩小鳴然人問及於大則以大者告之如大叩大鳴然且待其沉潛反復從容再問始見他思索之意而我方得其來問之旨然

後理之精粗隱顯始言之盡其蘊如待鐘者待其叩之大小優游和緩而後鐘之大小長短始盡其聲大抵善待問者隨所問之異而能答隨所問之詳而能盡有如待撞之鐘然蓋洪鐘由叩始有聲故人以小叩之則小鳴人以大叩之則大鳴待其擊之以從容也然後盡其聲小鐘若若或泚之而大鳴者若或竭之矣視諸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俟其問之從容然後發兩端而竭者何以異哉不善各問者反此此非進學方法哉蓋善學善問則人心之理悉取而爲我心之真益在已之學豈不駁駁乎日進善待問則吾心之理悉吐而爲人心之真得在人之學豈不登登乎日進故曰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

一節

學記

无

此見教者在因材施教而當可意重心得說聽語乎截上推師道在於聽語下因言聽語當異其施力不能以下又是聽語的活法○愚謂力不能問是有憤悱之機者也看他不能問者在何處卽以此處語之正是聽語不知令之不是棄之也此時彼心方窒與之語既不悟矣暫舍之待他去反覆思索再來問時再以語之亦是聽語

夫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爲人師必聽學者所問隨事語之則因問隨答必所得於心者深所知於理者盡然後能博喻而爲人師非徒聽也謂聽語以聽而待學者淺深生熟於言意之表隨所至告之也○愚謂聽語者聽其言而問其語而語之也其有力不能問者泥於其可

之使之知也。又有不能知者，輕於語可乎？則雖含置之可也。是於聽語之中，而又得變通之，宜是謂有得於心，庶可以爲人師。而何以記問爲哉？可見在師者，固當以心得爲施教之本。在學者，亦當以心悟爲受教之地矣。

良治之子

一節

此言學以有漸。君子當深造以道，意馬前截上，即人物冒事之有漸。下明君子進學之有序。○愚云：天下事只從易的邊做去，自有機括，自有通透的門路，所以件件做得成。若從難的邊做起，便沒入縱處，百爲而百不成矣。爲學的漸進，竅脉深造，機關全在此處。君子要務學，先要察得此理到。

學記

子

於治，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良弓之子，必先學爲箕，而後可漸進於弓。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故始駕馬者，反繫馬於車後，而後可漸駕車。此皆自易及難，自粗及精，習以漸而進之，不驟學以類而求之，不泛人物始學之序如此。夫治也，弓也，車也，猶道之精而難也，裘也，箕也，反之也，猶道之而粗而易也。君子即物窮理，察此人物始學之漸，皆自易至難，由粗及精，而得此循序之意，則其於道也，亦自易以入於難，由粗以入於精，自可以有志於學之序，而下學上達，深造自得矣。○愚云：先爲裘而後可以爲治，先學爲箕而後可以爲弓，先在馬前而後可以駕馬。君子於此察之，則能知所先後，而可以得爲學之序矣。此說明快備錄。

古之學者

一節

醜類截上是古人以物理明理之學，下是由其故也。以鼓水學，物以聲色，官服喻理，見物無當於理，而理弗得弗明。此古人所以必比物而醜類也。○愚謂此節要着無當二字，謂取來比方的物與我所欲明之理本無專主，然天下精微之理散見于事物之中者，甚願雜而不可紀，唯得旁引曲證，引伸觸類之方，則物物皆明理之資，況以專主此理之一物以明一理，反泥而不通。唯盡類而窮究之，則起轉機活，其間精髓微義，自有相通之處，而理不患不明矣。此君子明道第一要法。

學記

子

彼古人以理有未明，即物可以窮理，故以理比方於物也。而又即物類之同乎理者比之於以，因此而識彼焉，是果何故哉？蓋天下有事，不相關而理寔相須者，如鼓於五聲，本無所主，然合樂者不得鼓則無以成，諧和之聲，水於五色，本不相屬，然繪畫者不得水則不能成，章明之功，學於吾身之五官，本無所主也。然學以明理，理有未明，則不能修治五官，而使之各得其職，師於族黨之五服，本無所與也。然師以明道，道有未明，則不能聽屬五服，而使之各親其親。君子例觀於此，則知物無當於理，理不得物則不明矣。此古之學者所以必比物醜類也與。

君子曰大

三節

首節舉聖人天道有本之用，而言君子之學當先務其本。下節即三王祭川務本者，以明爲學務本之意。大德三句，爲聖人大時，何屬天德，聖人天道，不必平對大德等本之大，也不官等用。

之厥也察者察四者之用有其本也○愚謂志本是培心源的道理人看未發時氣象那大德大道大信大時的理都一一在內此處着得工夫到則萬理脈絡都會在一心本原自盛大心爲衆理之源理爲吾心之委靜養一心而使源在委先是之謂務本

夫聖人性天之貞無一不備是曰大德而可官之德不足以擬聖人之心得者其德大也率性之機神化莫測是曰大道而可器之道不足以擬聖心之妙用者其道大也至誠無息期許都忘是曰大信而可約之信不足以拘聖衷之真確者其信大也元化周流榮枯錯見而截然之時不足以盡天道之欲散者其時大也夫聖人天道唯有本故如是耳君子學爲聖人而求合

學記

三

乎天道者知不官不器不約以大德大道大信爲之本不齊以大時爲之本則可不有志於學而洪其本哉尊性問學德道信之本也專其神以爲擴克培養之地而還其性體者其根本自厚敦化川流大時之本也凝其精以爲天陽來復之機而完其天真者其蓄自宏不觀三王祭川務本之事乎三王祭川必先河後海者何益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或爲水之源河是也或爲水之委海是也委不可以先源故海不可以先河耳夫以源視委源爲本矣先源後委是先務本矣此之謂行祭務其本也然則君子學爲聖人天道者可不有志於本乎君子之學成章後達猶水之盈科後進有本者如是故以祭川明之

學記新裁卷之十四終

樂記新裁卷之十五

凡音之起由人心

一節

論樂始於人心下皆發明此二句意凡音之音以樂音言以後皆屬人音矣由心生處可說心動不可說感物○愚謂人心靜涵樂之本動該樂之全從感物後想到那未感之前喜怒哀樂無着時有多少妙境看得這裡透徹便知天地間中聲源頭曰由心生還從這裡生起又云註中虛靈不昧二句是樂之張本唯聲由虛靈中感之而出感的也正出的也正所以辭意相應而能變能成方

樂記

一

大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動而生也蓋人心本靜而所以動者感於物而使之然也心感物而動情也有情則不能無言故形之爲單出之聲聲之詞與中之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即其變之中清濁有序高下有節相和相應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雜比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之兼備矣由是比合其音於樂器而樂之是以成方之音播之八音之樂器也比合其音於樂舞而及于戚羽旌是以成方之音協之文武之樂舞也夫如是有聲有容而始終條理已備故謂之大樂矣夫心動爲聲聲變爲音音比爲樂樂之音非生於人心之感物而何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一節

其本句最重此節在上節中已備了但未說許多條件故喜怒哀樂等復明言出人心之動有此六者哀心等句重感不重聲故宋二句結哀樂等不及聲也六感字即感于得喪等物六

聲字俱屬單出言語○愚謂喜怒哀樂等心也其所感者此物
樂本在人心之感物可知六者之聲乃心口具寔道理試于平
常或喜或怒時體認出來始見其真

夫感於物而音以起比其音而樂以成由是觀之樂者音之所
由生也而其樂之本則非在音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且以人心
之感於物者言之人之心感于喪所欲而哀焉其聲竭而無澤
蓋哀則氣鬱也滅而不隆蓋哀則氣歎也不特嘆而且殺矣人
之心感於得所欲而樂焉其聲闐而無餘蓋樂則辭氣發揚
也緩而不迫蓋樂則辭氣從容也不特嘆而且緩矣人之心感
於所順而喜焉故形於聲者發以散蓋喜則與其方來故生而
不窮喜則鳴其得意故施而無積也人之心感於所逆而怒焉

樂記

故形於聲者粗以厲蓋怒則氣不平故粗而高急怒則氣不和
故厲而猛暴如此人之心感於可畏而敬焉則其聲直以厲蓋
敬則主一無適故其言任遂不阿而是非不掩其寔無委曲而
直也敬則聲齊嚴肅故其言剖折不混而可否各歸其分有分
際而應也其直應則然矣人之心感於可悅而愛焉則其聲和
以柔蓋愛則與物無兢故和平無乖戾之語愛則不拂人情故
柔順無高亢之言其和柔則然矣然是哀樂等六者之心非天
命之性也乃感於得喪順逆畏悅之物而後動之爲樂喜怒哀
愛敬是性之發爲情也人心感物而動如此由是觀之樂聲變
而爲音合而爲樂則音生於心而本於人心之感物可知
是故先王慎所以審心之者 一節

愚謂動于物能必其一二中節乎是以先王必慎感慎其感人
之政也慎於感欲其六情之中節也所以兩字着意有味時
說慎卽禮樂刑政不是所以感是政慎是先王心裡許多詳審
斟酌工夫禮樂四者是慎心裡發出來的倘所以感者不慎則
禮樂刑政雖詳民不見主之真心祇見其牢籠我者愈煩而偏
僻惑亂之弊愈生胡由得同

彼人心動於物感感有善惡而人心之和乖因之是故先王於
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恒必慎之慎之何如志者易失於蕩制爲
經曲之禮以道其志之所行使發於心者中其節聲者易失於
乖作爲聲容之樂以和其聲之所言使宣於心者得其平行者
民之行有不能此禮樂者又有法制禁令之政以教不能而一

樂記

三

其心之行使同歸于中和而後已矣者民之心有不率於禮樂
又有五刑五罰之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心之奸使不悖於中和
而後已夫是固其事雖殊顧禮樂爲慎感之具刑政爲慎威
之輔要其極致同一慎所以感人心者耳夫民心何以欲其同
哉性原自一民各懷之爲心則賢智之心不同于愚不肖之心
卽賢智之中又各自爲心遂有千態萬狀之不同而治道因之
不出矣同之者使其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歸於吾禮樂刑政
之治則道德一而風俗同治道因之而可出也

凡音之起

至此

三節

愚謂慎感乃先王治情之功感物而動乃情也情便有志有行
有聲有奸矣治情所以治心治心所以正樂本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一節

諸說云謂之音以上作已成的樂音看治世之音以下等音字是里巷歌謠者俱非若上段作樂音說首節已說過了謂何又這一段○思見此聲字音字亦作民間歌謠說聲是傳誦悠悵之聲音就是此聲編成曲調燦然可聽此情動于中之情與前情字不同乃感于上人之政而動之情與音之道道字不可輕輕作道理看乃他精神命脉所流貫之情也通者相爲一而無痕迹之謂所云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者是且先王慎感人之政以同民心出治道者何正以凡樂必有音音非無自而生也其生於人心乎蓋人心感物而情動於中則形於言而有聲由是次序清濁高下曲調以成則五聲之相和

樂記

四

相應若五色之相襍以成文采斯謂之音是音非生人心者乎然音之生本於心而心之感又本於政是故治世之音形於民者優游自得而安焉欣喜自適而樂焉蓋由治世之君政事和諧感人心者無非安以樂之道也亂世亡國倣此反說由是觀之政和則心和心和則音和政乖則心乖心乖則音乖政也者巽入于民激而發之使之有歎有味者也聲音也者含藏乎感憤發而洩之使共知其爲得爲失者也神理之相關也甚繁而命脉之相貫也極微先王安得不慎以感之乎

聲音之道

合下節

必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阜而後音無奪倫這是與政相通的真脉理

宮爲君

三節

首五句作總五者不亂倫理正而爲治國之音也宮配五句倫理不正而爲亂國之音也五者皆配五句倫理廢而爲亡國之音也末以亂亡爲戒心談云樂以宣鬱導和與滄汰流涵的意況最相近若倫理上工夫做得不停當其弊未有不至此者所以君子諄諄戒之

宮爲君

五句

時講云只用註所屬與清濁形講有相承意宮屬土而聲至濁宮主衆音猶君宰萬化得至尊之道君像也商屬金而次濁商之次宮猶臣之輔君故有臣象角屬木而清濁半角居五聲之中猶民居五倫之中故有民象屬火而次清者徵也有民後有

樂記

五

事徵之動猶事之贖故有事象屬水而至清者羽也有事後有物羽之靜猶物之寂故爲物象極沒意味姑備之○愚謂宮音至濁有包裹衆音之意與君總攬萬化者相似故爲君象商音次濁象臣之事梳畧減于君而位次少降于君然故爲臣象角清濁半象民有作事用物之責而聽君臣之侵使居尊卑之中民象也徵音次清象事理之各有緒而不甚相混然故有事象羽音至清象物之各成其質而彼此毫不相妨然故爲物象如此說與通倫理上亦有血脉

凡音者生於

一節

此節只看爲能知樂一句審聲以下詳其知樂之寔而覆說之禮卽寓于樂之中知樂卽知禮統見君子能知樂也愚謂挈紫

在一知字知因通字來下文審與幾總是個知之到節中政學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理字中所包藏的奧妙即君臣民事物之脉絡也故不曰樂通倫理而曰通倫理想來論中之條貫經緯是禮此物在政事間便是治道禮樂皆得心中融會和序一原而得之也德者得也之得併禮樂融貫之故而寔體之直至得的地步方究成得個知樂

夫音非無自而生也生於人心喜怒哀樂之感也則是樂也豈不通君臣民事物之倫理也樂通倫如此夫豈易知者哉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耳有所聞而非知樂者也知音而不知樂者心有所識而非知樂者也其惟君子之道有所通者乎以其耳審聲即能以其心知音以其心審音即能以其道知樂審樂中

樂記

六

之道即能知倫理所通之政何如焉而戒其政之乖法其政之和凡人君所以治君臣民事物之道不待設施而已脩於中矣審聲音以達政治此謂君子能知樂也而其所得豈淺淺哉夫審聲可以知音聲有不知可與言音乎審音可以知樂音有不知可與言樂乎然倫理之中皆禮所寓君子能心通乎聲音之道而貫徹乎倫理之端則發倫之顯設節文之委曲辨析所到皆精微之極也不幾於理乎夫知樂是有得於樂也知樂而幾禮是又有得於禮也禮樂皆得則有以會中正和樂之全要恭敬溫文之極矣不謂之有德耶然德非襲取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也今至禮之序與心相涵至樂之和與心爲一則實得此禮樂於身矣謂之有德也不其然哉

是故樂之

一節

隆樂重禮少不得音味但隆樂不極音重禮不致味非謂不極音致味方爲隆樂重禮也清廟正是隆樂大誓正是重禮看他聲味如此質素何極音致味之有然而道德之發意自無窮所爲穆風易俗者在此雅淡之念誠自有餘所爲報本反始者在此觀音味之遺可以知先王制禮樂之意矣平好惡反人道諸說俱未得要旨云人人好善而惡惡是爲平好惡反人道諸俗易是謂反人道亦未切○愚謂人性中原無紛華故冲雅淡泊而以質素爲好者是人道之正唯正性爲世情所汨沒則聲希味淡之本體失而好華惡質好文惡素人道胡由得復平者使欲與理衡而好理惡欲適得其恰當之則而本來之真性日

樂記

七

反也總之音味淡素便自有箇平的意況在了

樂必有音樂之隆宜極音矣然至樂有播於音而不盡於音者在何極音也禮必有味禮之重宜致味矣然至敬有寓於味而不專於味者在何致味也曷以徵之清廟之瑟非樂之隆乎其瑟絃而朱焉越而疏焉一唱而三歎焉此其音質素而已非極也然音雖質素一本道德細而聆之風之移俗之易一此音之餘韻焉至今在也大享之禮非禮之盛乎其禮尊則玄酒焉俎則腥魚焉大羹則不和焉此其味質素而已非致也然味雖質素寓乎誠敬徐而泳之本之報始之反一此味之真趣焉至今存也由是觀之先王之制禮樂也豈爲口腹耳目之欲而思以極之哉人道自有正失其正者由好惡之僻還其初者在意念

之平本則不以末世之好尚奪天成之至理聲希味淡之真由一念之好而漸漸可復也復則極音致味悉在吾天性間而奚必求之音味云

人生而靜

二節

上言平好惡而推好惡無節之害人生靜時即爲性性動即爲情情發即爲好惡要知性全未發而在內欲則在內方發而尚未出形則盡發在外與物相接了大文二物字即註中善惡妍醜之物二知字如以吾心本然之知而知之是矣靜是喜怒哀樂未發時一中自在此便是性而曰天之性以性雖具于已而寔原于天之賦于也一感于物而好惡心便萌動于中是已發時的和此便是欲而曰性之欲以情雖動于欲而實根于性天

樂記

之流行也○愚云人道之正從何處見得只把人生而靜併感物而動機括看來便見得入道的真本色此只言人生有欲無節乃亂先王所以制禮以防之

先王之制禮樂固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矣然好惡何從而生乎彼人生而好惡之情至靜未發此乃天命本然之性也其感於可好可惡之物而好惡動於中此則天性中虛靈知覺同然之欲也夫物之可好者至而心知之性知其可好然

無知之物也人化物大亂從此而起先王安得不以禮樂節之是故先王之制

一節

是故字緊頂前節好惡無節大亂起說制者因吾心和序創制立法也註因字極重見非遠乎人情者不悖要看得心悅誠服的意思出謂身習之而心安之也王道因乎人情不悖則人情安情安擾治情治則道方完成而無缺故曰王道備○愚謂上章是率性之道此章是修道之教人爲之節的人字就是上人生而靜人之好惡無節人化物的人字性情俱在其中而重情

樂記

九

人情不外好惡節者防其流而檢制之蓋人情不能自節而先王節之也節之何如因人有哀戚之情而喪期無數故制爲衰麻之精粗哭泣之久近以節之使賢者輟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因人有安樂之情而義理未順故制爲鐘鼓之音于戚之容以諸和之養其性情平其血脉使人情雖安而不危雖樂而不淫也因人有男女之情而不知所別故制爲婚姻以合二姓之好冠笄以責成人之行使男女之分有別也因人有交接之情而或失其正故制爲射鄉以正長幼之交接食饗以正賓客之交接使人已之分各正也是因人情制爲吉凶之禮以節民心使行之莫不各得其序而無過不及之差制爲聲容之樂以和民聲使發於安樂莫不各得其和而無乖戾之患有限於氣質而不能從事禮樂者政以率之而使其無不行有安於暴弃而不肯從事禮樂者刑以防之而使之無放廢此皆聖王因人情

而爲之節也。及上之人以禮樂刑政節民心，和民聲，一民行，防民奸，以此四教達之下也。下之人各自節其心，和其聲，一其行，禁其奸，以此四教從乎上也。則人情治矣。人情治，則王道完成，無缺矣。蓋因治功之成而知治道之備也。

樂者爲

一節

通主治民說樂者，禮者是先王作樂制禮者，爲同爲異，用以統人心之同，辨民分之異也。相親相敬，人感於禮樂而自相如此，有恩曰親，只是和有別曰敬，只是序也。自其初言之，夫何弊但人人不皆聖人，用之者不能無偏，故須有抹弊之事，則流則離，人任其情而過用之，故名曰偏勝之弊。合者，手相敬中，恩意乎，飾者，手相親中，節文，辨也。相資抹弊，是禮樂能事，論其理耳。謂

樂記

本等職分能幹也。禮義立，方是用禮以飾貌，義只是一箇序，自其隨事得宜曰義，立者是秩然于人身，雖極親厚中，有不相假借意，是禮行樂中，樂文同方，定用以合情，文只是一箇和，自其有理而不亂曰文，同者是流，決于人心，雖極嚴厲時，自有相便安意，是樂行禮中，義立文同，就上人立禮樂之教說，貴賤上下，泛指當時尊卑等人，仁義固有之德，見之行禮作樂之間者，慈愛懇切，嚴毅果斷，乃自心之用處說也。此皆上之人，用己仁義，以愛正斯民，使民皆以仁義自相愛正如此。○愚謂緊要在合情飾貌而繫之緊，在仁愛義正把禮樂直歸到愛敬良心上，方真切，搜剔得流離的病根着。此章有三大關鍵，爲同爲異，是禮樂本初未弊之先用，以統民心之同，辨民分之異也。義立文

樂記

上

同是有弊之後，用以合，既離之情，飾既流之貌也。仁愛義正是于法輔禮樂之內，用一段真懇到真裁割，以洗流離之根源也。樂主於和，所以聯人之心，而使之同。禮主於序，所以辨人之分，而使之異。惟其爲同，則其用之使人相親，惟其爲異，則其用之使人相敬，原無弊也。苟樂勝於禮，則有同無異，爲流而不敬，苟禮勝於樂，則有異無同，爲離而不親。禮樂有弊矣。民治將何以行哉？然禮樂自有能事焉。合情者和於內，以救其離樂以資禮之事也。飾貌者檢於外，以救其流禮以資樂之事也。誠知禮之有資於樂也，而用以飾貌焉，則統同之中有辨異者存，而隨事合宜，禮之義立矣。由貴賤之分，秩然有等，何至於流乎？知樂之有資於禮也，而用以合情焉，則辨異之中有統同者寓，而有理不亂，樂之文同矣。由是上下之間，雍然協和，何至於離乎？夫禮樂相資以救偏矣，不有法以輔之，未可也。故以禮樂得中者，好之禮樂過中者，惡之。好惡既着，則好者爲賢，惡者爲不肖，而賢不肖別矣。惡之也，而刑以禁之，好之也，而爵以舉之，則勸懲之典，各適其公，而政均矣。不有德以輔之，未可也。離者雖資樂以合情矣，使其心寔不相愛，能保其終不離乎？於是本吾心愷悌之良，以浹洽於倫紀之內，則不惟有樂以爲禮之資，而又有仁以爲樂之輔矣。流者雖資禮以飾貌矣，使其心寔不相正，能保其終不流乎？於是本吾心裁制之宜，以範圍於嘉會之頃，則不惟有禮以爲樂之資，而又有義以爲禮之輔矣。夫民之所以治者，惟有此親敬之風也，而民治所以不行者，惟有此流離之失。

也。今教弊如此，民不止見上治我之道法，且直見我自已之良心，復其親敬之舊矣。民治有不行哉。

樂由中山

一節

樂言出和主於情之所感也。禮言作序主於貌之所修也。靜是無紛擾雜出之弊，文是無鄙野粗陋之失。註如乾易知不勞坤簡能不煩比，謙語非寔正解。樂至禮至，屬人身用此禮樂而極和序之至。上看前面只說禮樂本體至不怨不爭，便有以此和序之至敷之天下而天下各得其和序意，無恙謂情意浹洽。各快其本心之願，不爭謂品節詳明各守其一定之分，以敬句褒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兄者。蓋天子立愛敬而使四海皆知愛敬，即是禮行，要旨云不

樂記

王

怨者，民與諸侯天子皆無怨也。不爭者，父子長幼四海之人皆不爭也。亦周悉。○愚謂樂至禮至，言聖人之用禮樂者，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而時出之以和平品節。天下則無怨不爭，自見下樂達禮行二段全重在天子身上。天子不怨，就是樂至。天子如此，就是禮至，妙甚。

彼樂何由興？欣喜歡愛之和出於吾心，由中出也。禮何自作？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吾身，自外作也。夫樂出於吾心之和，故聲容之間情意安舒，有從容無紛擾何靜如之。惟禮作於吾身之序，故容貌之威儀交錯有條理無鄙野何文如之。樂至於靜樂斯大矣。此不過一和之中出，而無勉强矯拂之勞，非必易乎。禮至於文禮斯大矣。此不過一序之外作，而無絲毫苛鎮之煩，非必

簡乎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治效當何如？取益易則樂斯至矣。以此至者和天下，凡感於樂者和以合情，各得其所而無怨矣。則禮斯至矣。以此至者節天下，凡感於禮者序以飾貌，各安其分而不爭矣。觀古帝王之世，揖讓而天下不怨不爭者，是此禮至樂至之謂也。蓋卽至以驗德也。以樂至不爭言之，暴民順化不作，諸侯賓服，來王兵革，飲之不試，五刑措之不用，百姓樂其樂，無可怨。天子喜其喜，無可怒。如此則自上及下各適於和，無一有怨者，而樂達於天下矣。以禮至不爭言之，天子自能以子事父，而合其父子之親，則家齊矣。以幼事長而明其長幼之序，則族睦矣。又能立尊長養老之教，使四海之內莫不親其親長，其長是能敬人之親長也。天子如此，則禮之本立，于已而禮之用推於人，自近及遠，各順其序，無一有爭者，而禮行於天下矣。非由中出外作而安能若是。

樂記

王

大樂與天地

一節

愚謂此章只形容得禮樂情的妙處。言禮樂之物渾是一團愛敬的寔理，這理出天理之自然，根人心之固有，故曰情這一股情流行，天地貫徹古今更無有二物，更無變易之時。按鬼神二氣之靈把造化之和節，人心之愛敬翕聚做一團靈機以舒卷開合于兩兩間，其屈伸運用總之仁近，樂是愛義近，禮是敬可見天地間之鬼神卽造化之仁義，人心之愛敬卽人心中之鬼神。聖人以兩物一氣者感之安得不合而同如此二字只宜頂幽明意，唯其同和同節所以幽明一理則頂幽明卽頂和節也。李

先生曰前說和節後說愛敬字殊有一不可二視

今夫樂中之情意其自然之和與天地周流合同之和同焉禮中之儀其秩然之節與天地高下散殊之節同焉此禮樂本體之合也以言成功之助樂唯同和故能以和昭著化育物之親上親下者各遂其性而天地之化不過是大樂之作贊之也禮唯同節故能以節辨別尊卑祀員丘報天祭方澤報地而天地之德已昭是大禮之制替之也鬼神者天地之功用生物之和成物之節皆鬼神爲之今同而贊之是明而在聖人爲中爲和起禮樂之名而寔鬼神之洩其精也幽而在天地爲屈爲伸有鬼神之名而寔禮樂之藏其宅也禮樂與天地理一如此造化且不違况人心乎吾見四海之內感同和之理無不同愛以相

樂記

十四

親焉感同節之理無不合敬以相接焉所以然者以禮樂之情原只一愛敬禮之三千三百事殊矣樂之五聲六律文異矣不過以愛敬散干事與文之中而要其合只一愛敬盡之明王有二道乎故揖遜放伐禮之事雖異特與治亂之時並耳而禮之情不與時並變也禮誠殊事合敬者哉文德武功樂之名雖殊特與文武之功偕耳而樂之情不與功偕異也樂誠異文合愛者哉其合造化而感人心也以此

故鐘鼓管

一節

此總是禮樂待人而行也器就物言文就人言對憚而言總謂之文情是隱干中之道理卽止節愛敬者是也○愚謂刪定補綴使古道真有箇可垂不朽的精神攬謂之述者之明建新開

始今前聖所未有之事業自我獨創其奇攬謂作者之聖又云

知禮樂之情則知和序原于心而制作由心而起誠禮樂之文能以吾之心合前聖之心思所以能述知情者心通造化之精把和序之理參透得盡于其中別有一種妙悟處故能以我之思製裁度發抒于器文之間識文者操撫古今之跡把和序之道吐茹得到于文中自有周匝不漏處故能以所遺之制作留之記載之內俞楓江云禮樂之情自在也不知他原有這段發揚昭著的直意何能取其情而見之制作禮樂之文亦在也不識他原有這段不可磨滅之精神胡能取其文而見之著述彼鐘鼓管磬而舞則爲羽籥干戚此樂之器也執此器矣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則又治飾于此器之間者非樂之文乎簠簋俎

樂記

十五

豆而數則有制度文章此禮之器也用此器矣而升降上下周旋揖讓則又治飾于此器之中者非禮之文乎而合敬合愛之情寓於此矣有于此愛敬之情知之則禮樂未起之先能因情立文而作焉者必此人也也有于此器數之文知之則禮樂既作之後能考文修墜而述焉者必此人也作者之人豈待於學而知哉于情有天授處乃生而知者也生知非聖人乎述者之人豈遠遜生知哉于文必有解悟處乃學而知者也學知非明人乎然明聖豈易稱哉道非述不謂之明日明必有所著述者在也道非作不謂之聖曰聖必有所開先者在也夫以聖明之人而當作述之任此禮樂愛敬之情所以因文而有寄也

樂者天地之

一節

愚謂全重過制則配二句從來不曾說和序不可過獨此處蔡之亦是制作緊要道理地制以上推禮樂原頭下歸重聖人之一心愚謂百物皆化之和流動充滿未免有泛濫滔決的意思在所以法天地之和以作樂者防其過羣物皆別之序收斂嚴密未免有太分別的意思在所以法天地之序以制禮者防其過明于天地諸家只說明天地之和序不曾說得明天地不過的道理何以爲制作之本○又云天地之和序自有正氣決不過的即有時而過是其氣數之偶乖其理則不過也明乎此然後能與禮樂之中和蓋禮樂全是中和中和全是不過也

夫樂人知其爲聖人之所作而不知其爲天地之和造化有至和而樂其極之矣禮人知其爲聖人之所制而不知其爲天地

樂記

夫

之序造化有至序而禮其具之矣何也蓋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氣行不乖故百物得和而皆以氣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也質其有秩故群物得序而皆以質別夫和而百物皆化者氣也樂則法乎氣之和者而作凡聲音皆氣之爲也氣行於天不曰由天作乎觀此則樂爲天地之和可知序而群物皆別者質也禮則法乎質之序者而制凡儀則皆質之爲也質具於地不曰以地制乎觀此則禮爲天地之序可知禮法天地之序非過制也是以與天地同節若過制則失本然之序殆如陰之過肅而物成者反壞矣故其失爲亂禮其可不法天地耶樂法天地之和非過作也是以與天地同和若過作則失本然之和殆如陽之過亢而物生者傷矣故其失爲暴樂其可不

法天地耶故聖人明於天地之和不過亢之和也而後與其樂爲得中之樂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和矣明于天地之序不過肅之序也而後與其禮爲得中之禮則法天地者依然一天地之序矣其與也與天地同體其成功也不與天地同用哉

論倫無思

一節

此只是重箇義之難知唯君所獨知意下舉數之易正見唯君明其義也○愚謂此正是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的道理其難知的理緊要在官與制二字裡而樂情之和猶可知而以心之和爲此官之妙處禮質之序猶可知而以心之制疑此質之妙處豈可易知蓋欣喜歡愛不是一念的喜樂寔着一段致中和學問養得箇天地位萬物育景況在胸中方接此意形見莊敬恭

樂記

七

順是修己以敬工夫已到的氣候

夫樂雅頌之詞義理無窮而足爲論說律呂之音高下有次而可堪比合渾然一和而無不和之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之作樂者必欣喜歡愛之心發之中節則心先和矣始可以宣足論之詞可以宣有倫之音斯本心無患而樂亦免不和之患非所以主是樂而歸于和者耶夫禮行之也中而無過不及立之也正而不偏不倚秩然一序而無頗僻之邪此是禮之本質而在人之行禮者必莊嚴恭順恰當其則則身先序矣始可以行天下之中道可以立天下之正位斯本身無邪而禮亦遠邪僻之累非所以制是禮而歸于序者耶斯義也聖人在天子之位而當制作之權者所能獨知也若夫禮樂之在金石聲音間者

在宗廟社稷山川鬼神間者皆民之共見共聞者耳彼情官制之義有寓于器數而不泥于器數得于見聞而不囿于見聞者在豈可與民同之哉

王者功成作

一節

王者聖人只是一人前言制禮樂本於治功後言用禮樂本於道德要知用即作而用之也末段禮樂處有樂備禮具意大聖處有功大治辭意

彼自我建立而開一代之基曰功成作樂以象此功也自民歸服而成一代之治曰治定制禮以飾此治也雍容揖遜不事征伐其功大矣其樂自備不止盡美而且盡善也紀綱法度無有遺漏其治辯矣其禮揆具不但得文而且得意也若夫干戚之舞非不言樂終不若美善之無備者以征伐之功不若揖遜之功大也然意之薦非不言禮終不若血腥之達禮意者以後世之治不若隆古之治辯也必求其達與備其在帝王乎少昊之大淵顯頊之大英帝嚳之五莖堯之大章舜之大韶惟時殊則功亦殊而象功之樂豈得相沿要之皆備樂也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惟世異則治亦異而飾治之禮安得相襲要之皆達禮也制作本乎治功矣用之豈不存乎其人哉功不大而欲希冀備樂則文意而情未善雖極不過聲音之娛樂而已所以有悲來之憂治不辨而欲為達禮則得其文而不得其意禮既粗祗偏而不舉已耳大聖則因其功之大而為備樂者所以愈敦厚而愈平中因治之辨而為達禮者所以益詳明而益周

樂記

大

悉何憂與偏之有可見禮樂非聖主不能作非聖主不能用也

天高地下

一節

近禮以上言造化肇乎禮樂敦和四句言禮樂同乎造化皆虛論其理以干實言聖人制禮作樂以成參贊之功也○愚謂註中自然二字要味天地散殊合同光景是自然之禮樂也禮樂唯由自然而出故有從天配地的妙用聖人看得世間無制作把捉之則此理湮塞晦滯殘缺滲漏而造化亦幾乎毀到天地官的地步無非以自然合自然也說文曰說樂不離仁說禮不離義這纔是天地間的定理聖人把天地的仁義妙處悉收盡在制作內所以能應配天地

樂記

九

然之序已行于此矣氣流有下息之機而萬物合同化生于間莫非和也而樂情自然之和已興于此矣以周流合同言之春夏之作長乃天地以愛養為心生物之仁也以高下散殊言之秋冬之收藏乃天地以裁制為心成物之義也天地何有仁義可名哉即其生育肅殺之意而仁義之理在矣夫仁氣之和也樂之聲音皆氣之為而以和為主仁不近于樂乎義質之序也禮之儀則皆質之為而以序為主義不近于禮乎終有天地之別故不曰同而曰近耳此禮樂之本也及其成也天地本和樂之功又加厚之使作者益作長者益長以助其和之不及是和也陽氣之伸而為神而為天所以生物者敦其和是依循陽之神氣而從天作長也天地本序禮之功又分辦之使欽者不惑

藏者不愆以助其宜之不及是宜也陰氣之屈而爲鬼而爲地所以成物者別其宜是主張陰之鬼質而從地欲藏也此其功之所合如此愚謂聖人有見於仁近樂義近禮天地已先有此禮樂在但不宜洩而發揮之則精神妙理不能調補以成功而其運用也亦無力矣故法天之和作樂以應天之作長法地之宜制禮以配地之欲藏直至禮樂之精微寓于制作者昭然顯著而明且經曲皆序聲律盡和而又備也則天生物其職也有教和者以贊助之而得生之職地成物其職也有別宜者以贊助之而得成之職是始焉法造化爲禮樂故終焉以禮樂贊造化者如此也

天尊地卑

二節

樂記

主

前節如此以上寔作聖人制禮本於天地說後節取法造化在如此以下說文云這兩節要看他模爲天地間之別與和就是畫出一般此以實理爲文故極其切

天尊地卑

一節

彼聖人法天地尊卑之勢以制君臣之禮則出命順命之分定矣法山澤卑高之勢以制貴賤之禮則貴降賤殺之體位矣陽主動陰主靜其體有常不變法陽道之動而饒者制經禮三百之大焉法陰道之靜而乏者制曲禮三千之小焉而小大一定不至混亂矣方親義序別信之道也類即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是也以類聚者如親行于父子義行于君臣序行于長幼別行于夫婦信行于朋友使各安其位而不相假借物之事如

吉凶軍賓嘉是也群者事之所行不止一端分而辨別之如吉禮以樂邦國凶禮以哀邦國軍禮以同邦國賓禮以和邦國嘉禮以親邦國使各從其事而不至紊亂若此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有綱常倫理其間情分自有尊卑厚薄之不同其類而聚群而分也不過于綱常中細別尊卑厚薄之等于人倫日用之間蓋天地性命已是聚其類分其群聖人特因而聚之分之耳性命者道與事所從出性命不同則禮之道禮之事自不容不異如此日月星辰在天者也聖人仰觀而成冕服旂裳之象高卑大小在地者也聖人俯察而成宮室器具之形可見天地間原有此別之道理在聖人只以此理制之於人身事爲間以爲一定之儀則非強生一別以正天下也所以天下愈服習愈便安也禮非天地之別乎

樂記

主

地氣上齊

一節

雖有天地陰陽字只以天地爲主陰陽天地之氣也雷霆風雨等皆是二氣流行天地間者百物皆是天地所化生故謂之百化摩如手之摩物而往來相薄之意蕩如水之洗滌有循環之意雷霆有聲故曰鼓風雨發出故曰奮四時變通故曰動日月溫煖故曰煖○愚謂聖人之聲容做像其細縝摩蕩之機流行變化之意耳豈不是天地之和看來聖人這許多制作的巧處都是天地間渾成的道理何曾強生一件出來可見天地造得成聖人的心機聖人造不得天地的玄機彼樂何以爲天地之和也地在下氣則上騰天在上氣則下降

地氣上春是陰摩陽也天氣下降是陽摩陰也陽摩陰是天氣
播揚也陰摩陽是地氣播揚也吾見二氣之鼓舞則爲雷霆鼓
之舞之以盡神二氣之奮發則爲風雨散之潤之以盡利二氣
運而四時行一寒一暑之互推也二氣暄而日月明或晝或夜
之迭見也由是細緼化醇而品物咸亨天地化生之萬物皆資
始資生而百化興焉造化之和如此而自然之樂情肇矣聖人
作樂取高下之間躋降之常也倡和之際摩盪之神也爲節奏
爲周旋非雷霆風雨之鼓奮乎終始相生四時之動也成文不
亂日月之煊也爲百度爲萬舞非百化流行之氣象乎蓋造化
有自然之和聖人不過法之以作樂故曰樂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

一節

樂記

至

不時無辨就禮樂言所謂乖氣也不生配升就天地言所謂致
異也使禮樂得其和序足以召天地之和序而致祥矣是天地
與禮樂感通之情也以男女一事盡禮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君臣等也情字作理字看天地間之實理有感必應謂之情

及夫禮樂之

一節

總是形容禮樂充塞流行盡天地之妙用禮樂云者以天下但
知天地之動靜即禮樂故以之示教也及夫二字承教法天地
和序來○愚謂註中無顯不至四句分貼講不受着太始居成
物的妙處全在極端行通窮測等字內總之天地氣化可到的
去處禮樂都到了天唯上故曰極地唯下故曰蟠陰陽變動的
故曰行鬼神往來的故曰通高無際曰窮遠無方曰極深厚無

底止曰測得此意則天也地也天地之間也都明白了心談云
聖人把造化妙用處盡屬之禮樂要知這箇不是聖人制作的
禮樂是天地間仁義之氣自然之次序也如此看方于聖人曰
禮樂云句有着落備載之

夫禮樂之道聖人因效法于天地矣及夫充塞流行則極乎天
而蟠乎地也天地分而爲陰陽禮樂與之推行於其間妙而爲
鬼神禮樂與之貫通于其內高遠者未易究其極也禮樂窮高
極遠而與之同其運旋深厚者未易測其涯也禮樂測乎深厚
而與之同其莫麗禮樂之用如此吾知乾元知萬物之始也今
樂發達乎陽之所生則有以着乎其位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
坤元作萬物之成者也今禮安定乎陰之所成則有以居乎其

樂記

至

位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夫太始之化不息者也樂着之而昭
著其不息之化則不息者天也而樂之爲也樂其天之所以
爲天乎成物之體不動者也禮居之而昭著其不動之體則不
動者地也而實禮之爲也禮其地之所以爲地乎夫著不息一
動也著不動一靜也天地之間非禮以著靜即樂以著動禮樂
之生物成物已舉天地間之造化而盡之矣安得不昭揭以示
人故於其靜也不曰地而曰禮見別宜而從地成物者禮之功
用也於其動也不曰天而曰樂見敦和而從天生生物者樂之功
用也示教之意深矣

昔者舜作

一節

此見天子作樂賞臣以爲民也舜作重歌南風上弦是手彈歌

是口誅即歌于口應于琴也南風阜財解慍之詩藉天地長養盛大之氣以阜民財解民慍此教養意也是大舜爲民之心雖承舜命制樂實諸侯有教養斯民之功者變之典樂實亦爲民也觀虞天子如此則知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字要玩下教尊時熟就是德盛處賞之有使之益勤于爲民意治民勞四句是因治之勞逸爲樂之隆殺治民逸非無德但比勞者未盛耳倘無德則樂全不賜何短之有賞樂見聲容獨舉舞者容見聲也借謚法例之輕看○愚見諸侯勞于民天子以樂賞之中間有一段君臣相悅真意流通的光景看來德盛在教尊時熟以先一層由侯平日加意于勞來匡直者久用心于播植勸休者深所以能教尊時熟若把這兩者就作盛

樂記

孟

經文何以云德盛下用一而字

大章章之也

一節

褒云此見樂以象德無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堯德童明在光被四表上見黃帝德周遍在開物成務上見○愚謂舜之紹堯精一也禹之光前勸儉也湯武之人事盡極謂從古來難行之事湯武做了費多少幹旋心機氣力做來却自天人文與極難而極停當故曰盡矣○又云應天順人行權而不失其正撥亂反治處變而不失其常亦通

天地之道

一節

無功以上言樂化之和當法造化之和下言效法盡善之效也教者事之大綱以上人立法言教以時爲貴便是民的寒暑時

謂先後之時傷世者先則亢矣忤俗後則溷蕩成風事者教之節且以下人所習言事以節爲貴便是民的風雨助寒暑而成歲功乃一時變動的條件節謂難易之節無功者難則怠緩不進易則凌躡無成法治謂教法寒暑事法風雨也善則教時事節矣德乃君心之和作樂之本民之所由觀化者○愚謂要得中道教民意德即是大中之德不中何以稱善况時與節俱中也

今夫樂也者天地之和也天地之道有寒暑爲一歲之分劑使不時則疾矣其中又有風雨爲一日之氣候使不節則饑矣惟樂亦然有聲教人發志意有容教人正威儀此即民之寒暑必如寒暑之時而後有益於世也教苟不時則將以召和反以傷

樂記

孟

世猶寒暑不時而疾矣其聲教中有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有屈伸綴兆之事此即民之風雨之節而後有功也事苟不節則將以教民反以喪功猶風雨不節而饑矣然則先王之爲樂也教欲其時以法寒暑治民也事欲其節以法風雨治民也教有法而教善事有法而事善則君德和民行亦和從其教也習其事也而民之行象君之德矣猶之寒暑時風雨節而萬物化也夫參豕爲酒

一節

愚謂此言流禍生于人心而聖人以禮隄防之以樂渾化之前只說酒禮而後又言樂者以有禮制而無樂化則渣滓不消融彼其淫心終勉強攝伏而未化所以必著樂教以化其邪心而曰聖人所樂見樂有本原是以能感人深也

夫酒之生禍如此先王因酒禍而制酒禮以防禍卽一獻之小禮可見者故酒食以合歡也合歡者易至于流此所以作之樂以象賓主合歡之德節之禮以綴賓主合歡之淫則禮者民之防也豈止用之酒食間哉有事也一有凶禮以哀死喪之大事有嘉禮以樂吉慶之大福哀樂之分限皆終于禮而不使過也樂者德之發也亦豈止用之酒禮間哉樂也者由聖人有欣事歡愛中節之情動于中而後有樂也樂動于聖心而自可以善民心樂于已亦可及于物一人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善民心之事何如內則達神興德而道之所感者深由聖心之樂而感故動心忍性之機直入于人心也外則舍舊從新而化之所行者達由聖心之樂而化故轉移化導之機直徹于天下也樂之善

樂記

五

看亦有見

夫民有血

六節

形焉上是因心以作樂下因樂以知心六音字皆樂也樂音之作而民心可知心由于政感故人君慎所以感之註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意緊要

血氣者心知之用心知者血氣之靈謂血氣之知覺也夫民生具血氣之軀皆有知覺運動之性有是性則必有是喜怒哀樂之情是情不可一定執者也何常之有焉及感于順逆得喪之

物則喜怒哀樂之情應之而情動矣情動則心變而爲衡而形于聲音矣是言語之聲詩歌之音比卽爲樂者聞其樂不可以知其心乎○愚謂此心術不是本來之心乃隨教化世風轉移者故不曰心而曰心術曰術便有許多不同在內了志微嘿殺思憂之音也故此等之音作而心術之思憂可知

治世之音

樂記

五

相隨不縝密也嚴厲不和柔也始焉猛盛于金宣終焉奮振于石收中間絲竹等皆忿怒之象此等音作則知民心之剛毅○愚謂剛毅不必皆是怒氣或任事之太過或振作之太驟心都是好這一邊但不平其意氣耳此是世道將衰時事不妥人有忿激之心故形之聲者如此

廉者有分辯直者少委曲勁則不屈正則不偏莊者端嚴誠者真寔由上之人禮教達物軌彰有以消其逸欲宴安之氣而民咸有收歛畏憚之心故此等音作而知民心肅敬此是嚴世之音

寬而有容裕而不迫言音之從容條暢也肉好以喻寬裕之員融通滑也順成者始終有序而不紊也和動者唱和相應克諧而不乖也由上人有如保赤子之政民自見其不忍之良心親上之意念亦形民心慈愛不聞此音而可知乎此是寬世之音

喜而無節則心溢于禮教之外而少隄防故流僻邪散等音作

是故先王本

一節

先王本意以樂化民然樂不和不足以成化故備本文以作樂本之性情三句是也驗其和于天人合生氣至不懾是也然後推之以化民成俗也教民者何無非繩德厚以維民心象事行以善民性而已要之事之所行即德之所發親疎貴賤寺雖承事行實包德厚在內○愚謂前言音之本曰六者非性也心感物而動可見音生于情不生于性而此言本之性情這本豈不是感物以前一步工夫要知人心到不怒不懾田地已自中和了爲何先王又推樂纔去教民成俗此處要看得好事行從德厚出來理即德厚也樂觀其深豈止觀事行之得失併事行所以然之故而觀之蓋指德性而言也○又云此不是空空的本乃是致中致和着寔工夫下事行從德厚中來德又從性情中來要象之繩之非本性情胡能得

樂記

元

夫音樂之作係于性情之感如此是故先王以樂由情出情由性出也取音之發于性情得其正者爲樂之根本焉度之數所以飾性情者必稽考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度長而數多也下生者三分損一度短而數少也使律足以和聲焉禮之義所以範性情者必節制之制尊卑之禮而宜于清濁者不素也制隆殺之禮而宜于高下者不滯也使音各得其宜焉皆以人情發之詩歌者稽之制之也而樂成矣樂成可以爲教矣但效驗未徵未見其和安敢遽用以教人乎以天地有生氣之和即作長歛

藏之謂也此用樂合而助之以和天地之氣而鼓其絪縕之化人心有五常之行即仁義禮智信之行也此用樂引而迪之以感人心之和而發其固有之良然生氣之和陰陽盡之矣陽主動而施易于散陰主靜而閉易于密合之者使動出之陽靜入之陰不散不密也五常之行剛柔盡之矣剛常果敢失之怒柔常巽順失之懾道之者使得剛之中得柔之中不怒不懾也夫不散不密陰陽得中而和暢也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得而交暢于天地之中不怒不懾剛柔得中而和暢也則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與柔相得而交暢于人心之中由是陽發爲作長陰發爲欬藏天地生氣之和發作于外矣剛發爲嚴毅柔發爲慈愛性情五常之行發作于外矣是乃天與人各暢各發

樂記

元

非天與人又交暢交發也此天人中外之和皆凝聚于樂而合與道之者有寔驗矣用樂和天人而無不和如此可見官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之五音皆以安其位而無相奪倫矣不然何以致天人之和耶謂樂之和至此而驗非謂樂至此始和也和樂既興化可行矣然後欲民之立德也立之學而掌教之有官立之等而進學之有序增益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五聲倡和之文采以檢束人德性之厚而使不流蕩于私欲德厚即人性之彙倫本厚者也繩之使愈厚耳欲民之興行也音有宮音之大羽音之小以法度整齊之使各得其稱律有仲呂之終黃鐘之始以次序聯合之使不紊其序蓋是音律也前已得稱得序今以教民唯恐有不序不稱者故又律之比之耳以儆象平民

所日用常行要倫之事使凡情有親疎分有貴賤長幼有尊卑
女有別之理爲事行之所在而蘊之卽德厚者其得也形見于
樂則事行之善有象而可法之以繩德厚矣其失也形見于樂
則事行之不善有象而可去之以繩德厚矣是樂也者不止可
觀事行且可觀德厚者也故古語曰樂之所觀其義深矣非本
之情性胡以致是

上散則草

一節

上無聖人不能本性情以制禮樂故禮愚樂淫云君子賤之
唯恐放之不遠敢推之爲教哉

凡聲

一節

此節以見先王當慎其所感也奸聲一段應哀而不莊條正聲

樂記

三

一段應本之情性條是厚樂之所由作倡和三句承上意言之
以決其感動之機也按二興字只照上文和樂淫樂之驗非謂
至此而始興萬物謂親疎貴賤之數又因善惡各歸其分而推
之者也○愚謂要看感應上言理形見于樂此言理以類相動
總之樂通倫理直到倫理方是樂之實際處此感動從人心
動出來以聲而感氣以氣而感理漸漸感得大漸漸感得深動
字乃機之發作處就是其機如此倡和有應有字言其迅速而
莫知其所以然也各歸其分句要看得好善歸其分則清寧位
育許多好處惡歸其分則山潼川涸物怪人妖無所不至此在
樂之道歸焉耳一句內看出歸分則成一世界了感動動字有
不變一世意要知善分爲順氣惡分爲逆氣

彼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此奸聲之感人也則剛氣必怒柔氣必
懼而逆氣應之逆氣既應則見於外者必爲強暴懦弱而逆氣
成象蓋由於宮商角徵羽迭相咬奪是以發於聲者盡以至於
逆氣之成象也是不可以驗清樂之所由興乎稽之度數制之
禮義此正聲之感人也正聲感人則剛氣不怒柔氣不懈而順
氣應之順氣既應則發於外者必爲嚴毅慈愛而順氣成象矣
順氣成象蓋由於宮商角徵羽各得其位而無忌憚夫是以發於
聲者正以至於順氣之成象也是不可以驗和樂之所由興乎
由是觀之正聲感則逆氣應是倡之以和而和之亦以和也正聲
感則順氣應是倡之以正而和之亦以正也非倡和有應乎逆
氣成象而淫樂興是樂之回和而曲者歸於惡之分限矣順氣
成象而和樂興是樂之正大而直者歸于善之分限矣豈惟聲
氣與樂自相感動而已哉至於萬物之理亦有然者蓋樂音通
倫理而萬物之理之得各以和之類而與樂相動也萬物之
理之失各以乖之類而與樂相動也機神相觸發作交形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矣樂之所關亦大哉然則作余者可不探倡和
之故察物理之分而又情比類以求其和哉

是故君子

四節

前二節言君子修身以作樂廣樂以成教而教成四節言君
子之樂生於道而可以觀德也○愚謂通章只一義字其道字
德字總之是志和行成和與成總之是行義作樂之本而曰行
義可見樂必本于實理也

君子反情

一節

反情修內也比類修外也不留不接不設正反情比類之事順正就是行義義行則志和行成矣。○愚見當重反情句當云復其情之正凡情之見而為類者分次之俾不入于惡以成其善行反者復未發已發時氣象也比類尚在後一步不可不看反的工夫全在去非禮義者天下之達道通于人心而皆宜之物順正則心中中和則所行自皆合宜義乃不乖不僻性情中最切道理所以反情的要務在行義

彼志之發為情情易逐于欲志之所以不和也君子遏欲存理以還性情之正情正而志還其平中之體和矣由是志之顯而為行也其象為類類之從違難決行之所以不成也分次善惡

樂記

三

之類以為善去惡令行不入于惡類而行止于至善之地成矣如奸聲亂色也淫樂愚惑也情慢邪僻之氣也非善類也不留不接不設而情可正也此皆反情以比類者也蓋其心使小而耳目口鼻大而心知之百體循性道中自然之理無所違逆合天命中當然之道無所偏倚而使義之妙變化合時宜者一自吾身而體之也孰非反情之功哉由是志和而行因之以成樂本端矣

然後發以聲

一節

為經截上足樂行而極其妙下足樂行而感之深首句樂備聲容之器曰文曰動曰備曰從又承聲音來至德三句是樂達天人之道風雨已上四句言樂象造化之妙為經以上

有樂盡常變之妙皆作樂之妙也樂行以下則言樂之為效大也。○愚謂查至德三句還要重下不過是其妙處此乃其寔理效處倫清極重聰明和平移易等總成得箇倫清順正行義不過倫理之得宜而清也

夫志和行成樂本端矣然後發此德以聲音樂其象也文此德以琴瑟動此德以干戚飾此德以羽旄從此德以蕭管治其飾也備聲容而樂大成矣以是奮至德之光使志和行成之光自內而達之外而樂以彰焉以是動四氣之和使之不散不密之四氣動之為作長欲藏而和以較焉以是著萬物之理使親疎貴賤等皆形見于樂為類聚為群分而倫以辨焉樂作而天人之蘊昭矣吾見天氣清明樂之聲五音不混紊故象天地質廣

樂記

三

大樂之體五倫無遺缺故象地四時終始迭運有序者音始于宮終于羽律始于黃鐘終于仲呂亦有序故象之風雨作止周旋有節者樂祝作散止金聲玉振清變為濁陰變而絃亦有節故象之此樂象造化之妙也以常而不紊者言之宮配土色之黃商配金色之白角配木色之青徵配火色之赤羽配水色之黑是五聲配五行之色幾乎亂矣其配一定宮至濁商次濁角半清濁徵次清羽至清清以濁和濁以清和清濁各成文理如五色相雜以成文采也何亂焉匏竹之音配艮之餘風震之明庶風而木與巽之清明絲與離之景風配焉金木之音配坤之涼風兌之闔闔風而石與乾之不周革與坎之廣莫配焉是八音配八卦之風幾乎好矣然匏竹從太簇夾鍾姑洗之律而木

絲則從仲呂蕤賓鐘焉。土金從夷則南呂無射之律而石華則從應鍾黃鐘大呂焉。析之二音從三律也。合之八音從十二律也。配陽從陽律配陰從陰律。協律諧音無奸邪之氣。如八風之至不爽其候者何。奸焉。恭風爲十二月之氣而律之作所以候氣者律有十二月之管而音之和莫不由于管氣候于管音和于律故八風從十二月之律也。五聲十二律上生下生之度有損益之數目一衍之至百大而配乎天行之度小而配乎物用之度是爲配百物之度其數至繁若無常矣。然上生者得上生之數三分益一多者不可寡下生者得下生之數三分損一寡者不可多如天道物理之有常者何變焉。如黃鐘之宮得八十一之度益黃鐘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九寸其度

樂記

五

也。八十一其數也。宮下生徵三分八十一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五十四徵上生商三分五十四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七十二焉。商下生羽三分五十四之數而損其一分則有四十八羽上生角三分四十八之數而益其一分則有六十四焉。此百度得數之說也以變而不窮者言之宮作而濟以羽羽作而濟以宮是音之大小相成矣。仲呂方終而黃鐘繼之黃鐘方終而仲呂繼之是律之始終相生矣。音律清者爲倡而濁和之是清者爲主也。濁者爲倡而清和之是濁者爲上也。迭相爲倡道之經其旋相爲宮如此此極常變之妙也是樂也一人之和備爲天下之和而其教大行但見主恩主敬之倫各得其分而無酸昧之失倫理何其清明乎以一人之身耳目無所壅蔽而聰明以

啟剛柔得于相濟而血氣和平一身皆倫清之德也以天下人聚言之移風易俗歸于淳厚而天下以寧一世皆倫清之德也此其效之大也君子之作樂蓋如此

故曰樂者樂也

一節

樂者樂也句只要提出箇樂字來爲下四樂字張本得其道在樂也之前以道制欲又稍在樂也之後不亂不樂比得道得欲之樂又進了一步○愚曰樂也的樂字就是首節和其志的和字得道即順正行義之道于倫理上咸宜而畧無乖僻便是道得此便樂

君子修身以養其和而後作樂以宣其化故曰樂者本于欣喜歡愛之情動于中聲音舞蹈形于外樂非樂而何然唯君子之

樂記

五

心非志和不樂非行成不樂必順正行義而後適然樂得其道焉耳小人之心非求無不得不樂非欲無不遂不樂必足乎意願而後快然樂得其欲焉耳夫樂一也唯君子之樂以道非無欲也道制之而欲不得肆而不留不接不設之功持而甚嚴故心廣體胖而自得之念生樂也而不亂矣小人之樂以欲非無道也徇乎欲而道不得伸其接之留之設之之念戀焉而不舍故患得患失而計較之私勝惑也而不樂矣信乎樂者樂也惟得道者之所有而非小人所能與也

是故君子友

一節

愚曰志和行自成所以至此只說反情不說比類情友則類自比聖本之論也省文之說非是廣樂非推廣之廣極言聲容之

情也。成教猶立教之謂。直至向方教方成也。

夫樂之興。本于得道如此。故君子者未作樂之先。而遠奸亂防淫。愚去邪僻。情慢之氣。以復其本然之情。而使心無乖戾焉。是修身以立樂之本也。由是備聲容。達天人。盡法象。極常變之妙。以廣其和平之韻。使教自此立焉。是治民以達樂之用也。及樂教通達。而民皆向行義之方。是君子之順正。推而為天下之順正。而翕然見倫清之理也。彼其志和行成之德。不于此可觀哉。是始焉修德。以作樂。故終焉因樂以知德也。

德者性之端

一節

此節說德。說心。又說情。須知德即情之善者。心統性情。言心而德與性情俱包矣。全重三者本於心一句。大抵作樂之道。先動

樂記

三

其心。而後有志聲容。有志聲容而後有樂。情深文明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要看得前淺後深。纔是不然。說情深句。謂何又說和順句。○愚謂情深文明着聖人作樂說。和順句又是情深文明的原故。有和順而不積中。文猶未明也。必充積之極。而後英華發。作樂者豈可徒求文明而不求情之深乎。如此說和順句始有力。全要重本于心之意。德即情之本於心。而正者性即心正之體。唯本於心則情深。本於心則和順。積和順積中。言心之動者。件件中節方謂之積。是集義工夫。

夫德也者。性之所發。猶有物在中而緒見于外也。非端平樂也。者德之所發。猶有定在中而華著于外也。非華乎。若夫金石絲竹聲音藉之以宣。舞蹈藉之以節。不過樂之器耳。是樂本于德。

而達於器者。作之豈無其序乎。自聲之成。文有詩言喜怒哀樂之志也。詩成而繼以咏歌。清濁高下之聲也。咏歌不足。繼之以舞。動屈伸俯仰之容也。然此三者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發之為詩歌舞。然後施之金石絲竹之器。以從聲歌形之干戚羽旄之器。以從舞蹈。而樂成矣。此可見所本之心。情之謂也。所從之器。

文之謂也。聖人作樂。必情之動于中者。極其深。斯聲容之文著。外者極其明。猶天地一元之氣。和同充盛于內。斯化之及物者。以通以復。神妙莫測也。今樂之詩歌舞。俱本於心而出。是和順積于內。志所本之心。而後發之為言。志之英華者也。積于聲容所本之心。而後發之為咏聲。動容之英華者也。和順不積。則情不深。情不深。縱有文焉。亦不明矣。如此看。情深句與和順句。

樂記

三

方有分別。時說輕和順句甚不是。由此觀之。樂之為樂。豈可以

樂者心之動也

一節

治餘以上。重作樂說。先論大樂之本文。而推及其制作之序。先以下。重用樂說。先論樂舞之善。而推及其為用之大。○愚見重動其本一句。為樂之主。所以有這些好處。要知其動也。由吾心未動之時。渾然未發之中。于此存養得定。待外物一感。即發為中節之和。此就是樂本。樂其象者。心靜而動。其發為聲也。調停均節。無一不和。此樂字當和字看。義立者。前順正行義。由在用功境界。至于立則卓然不搖。是不動心境地了。德尊者見有從於人也。聽過聽字。宜深玩有內自訟意。

夫樂生於音音生於心樂非心之動平聲變爲音音播爲樂聲非樂之象乎尚未成樂也有文采以爲容之華美有節奏以爲音之作止聲由此而顯其飾矣方謂之樂矣此由本而漸至于文也作樂者可無其序乎是以君子於樂之未作也使吾心之感物而動者無不中節而和樂之本動矣于本之既動也使吾聲之與心相應者無所乖戾而和樂之象樂矣然後文采節奏動本樂象者得其飾而入音萬舞從此可被也本自君子之心而動猶有不強不拂之意治飾則君子之心力竭矣此作樂由本及文之善也作樂既善聲容寧有不善哉樂之將作擊鼓以登動衆聽欲其察聲音曲折之詳也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欲其知屈伸俯仰之槩也方舞之一節終而再作

樂記

三九

也則再擊鼓以明其進不使有所躡而速進也及舞之再作而將終也則復擊鼓以謹其退不使有所懈而速退也此所謂治其飾者也而治飾中樂舞之最善者二焉舞之容發揚蹈厲雖若奮迅然作止有常而容貌得莊進退有度而行列得正不過干疾也樂之道理趣深奧雖若隱幽矣然宮商角徵而倫理以著徵羽象事物而人道已明不隱於人也由是以樂舞之善者道性情宜湮鬱是謂獨樂其志則養我德性蕩我邪穢自有欲罷不能之趣其道不厭矣立學等廣節奏是謂備舉其道則養人德性蕩人邪穢自有大道爲公之心其欲不私矣是故欣事歡愛之情見于作樂之初則知其順正行義之義立義者情之制卽情之發可以明義之有定守也移風易俗之化成於

作樂之終便知其志和行成之德尊蓋樂者德之發卽樂之化可以觀德之見信從也自所行爲義自所成爲德其定一貫但義立之情見之先德尊在化成之後卽情見樂終知其尊且立者如此也君子以好善者達有神興有德感發其良心也小人以聽過者忿心平躁心釋蕩滌其邪穢也此樂舞之善而君子小人咸受其益也樂成人已樂善始終樂感君子小人如此要之惟自始至終無所不善是成已之理也所以備樂而不厭也唯君子小人皆得其益是成物之理也所以備舉而不私也古語曰民生之道孰爲大惟樂也以之爲己則義立德尊而獨樂之志已得語治心之道莫大於樂以之爲人則遷善改過而不私之化已弘語華心之道莫大於樂故曰樂爲大焉

樂記

三九

樂也者施也

一節

首二句言禮樂之道有所主中二句主施報之寔末二句主施報之意曰抄云註陰陽意不必用反纏繞了彼聲容兼備曰樂其道主於施蓋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宜播而出於外一出不可返主於舒其湮鬱故曰施也經曲具陳曰禮其道主於報蓋禮有交際酬酢之文反復而還於內主于酬其本心故曰報也何以見其施與報也樂生於功德而功德之聲基者謂之自生樂有以樂之文樂武樂要之文德武功之樂所自生也禮起於緣情而情之所發端者謂之自始禮有以反之郊禮禘禮要之及生人與物所自始也夫生之所自卽德之所自也樂樂其所自生則有以彰文德武德之蘊而象其成矣樂

非主於施者耶始之所自卽情之所在也禮反其所自始則有以報生人生物之情而反其始矣禮非主於報者耶

所謂大略

一節

愚見雖天子以是報臣而不爲厚者以禮之所在宜報而報也有功德者必以是報之而後爲禮禮非主於報乎

然禮之所報者豈一端而已哉雖待臣亦有之矣夫所謂大略者或象金或革木非諸侯之車乃天子之車也龍旗九旒者龍象變化九象陽數非諸侯之旌乃天子之旌也龜以青黑緣者飾之以青麗之以黑非諸侯之龜乃天子之寶龜也兼此三者尊貴之器矣而又從之以牛羊之羣使燕享備犧牲之用焉諸侯何以得此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蒼生乃所以報而

樂記

平

贈之而使享富貴也觀此而禮之爲報不益明哉

樂也者情

一節

不可變易須說出情理好處故能統同辨異同異人之情也統之辨之卽是管人情也註中以佚能思初四句解統同時說皆參不透所以併統同辨異都晦了○愚謂統同令人反始初之真情也始初之真情卽是道德此道德原與吾心渾然無間隔唯安佚之念足以間之所以安佚雖易溺人樂則能使人思維始初之念則良心時見自與道德和順而無間辨異使人審天理以後之節文也禮樂之說卽希之說的說字乃不可變不可易之精蘊也○褒云同卽和也思初維始思維其本心之和也惟和故能人已相孚物我兩忘而統天下之同覺粗些

方樂之未作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也然既因其情之不容已

者而爲樂則哀樂各歸其分而多變者於是乎有定情情不變

則樂之有定和也可知矣方禮之未制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

也然既因其理之不容已者而爲禮則隆殺各適其宜而多易

者於是乎有定理理之不易則禮之有定序也可知矣樂爲情

之不可變故以在樂之情感天下之情使人當私欲橫發之際

思維本初之真心而與道德純然無間雜也不有以統人心之

同乎禮爲理之不可易故以在禮之理明天下之理使人當親

疎貴賤之交謹審天理中節文而情義截然不亂也不有以辨

人心之異乎夫有同有異人之情也而統之辨之如此則禮之

說管攝乎人情之異不使之混亦不使之離也樂之說管攝乎

樂記

平

人情之同不使之乖亦不使之流也禮樂之功用何其大哉

窮本知變

一節

承上說禮樂能管人情而推其道之大也首四句頂上統同辨異禮樂能管人情因言人情之治由于禮樂傾天地以下是脩舉禮樂會造化人物之理見其爲道之大也○愚曰本窮則變自知理著則欲自去工夫全在窮著內

夫性一也屬天命者其本一屬氣質者其變多每相爲消長今

也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則有反同變異之功此孰感之

也樂以統同和之至也故能使人極養德性消融滓渣而窮本

知變如此是大樂感通自然之情也心一也出於理者爲誠理

常微則誠隱出於欲者爲偽欲常危則僞生每相爲出入今也

著其理之誠而去其欲之僞則有存理遏欲之防是孰爲之也
禮以辨異序之至也故能使人增益美質消釋回邪而著誠去
僞如此是大禮修爲當然之常經也人情當於禮樂如此以其
爲道之大耳和序是天地之情也禮本序樂本和彷彿形似一
一傾而出之使不隱焉仁義是天地神明之德也仁近樂義近
禮一一通而達之使不滯焉天神在上地神在下禮以地制樂
由天作其神若自我降下與上者然疑是精粗二句時說與上
三句一樣講和序道之精也器數迹之粗也樂則有本有文而
精粗之體其疑之矣父子以恩爲節也君臣以敬爲節也禮樂
則和親和敬而父子君臣之節其領之矣如此說則曰文而字
皮着落了愚見當云情德神道之精也禮樂既疑之而爲體有

樂記

聖

道必有器凝其精併粗者而亦疑之矣亦倫之根也禮樂既領
之而爲綱有根本自有支節領其本併其節而亦領之矣禮樂
之道如此宜其能窮本而著誠也

是故大人

一節

此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事天地訢合下正天地爲昭處未歸功
于制作也昭是天地自昭所以然處是舉禮樂贊助不及也天
地在化育上看天地訢合便有陰陽相得非訢合之後而始相
得也下是造化的至和萬物不失其性處未獨言樂之道者何
○愚謂昭天地固是禮樂兩者同功但草木茂等併訢合光景
都是一團和氣品物熙熙妙處並不說着收斂上所以曰樂之
道歸焉耳○一說註云凡物皆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自生自育

便是和無所害便是序是亦樂涵禮意傳之

大人者聖人而操制作之權者也故法天地之序以舉夫經
曲之禮法天地之和以舉夫聲容之樂蓋將以序召序以和召
和而昭宜其不動不息之化焉耳聖人制作之意如此則其功
化何如將見天陽在上與地訢合而地之陰得陽而不至於肅
地陰在下與天訢合而天之陽得陰而不至於亢陽之得陰以
氣煦之而萬物覆焉陰之得陽以形嫗之而萬物育焉然後草
木暢茂區萌條達植物遂也羽翼以奮角觝以生蟄虫昭蘇羽
者毛者以嫗以孕胎生卵生不潰不殞動物遂也而功何所歸
哉正惟聖人作樂導和之道與大禮並行而參贊昭宜是歸焉
耳不然非聖人參贊之歸而誰歸

樂記

聖

樂者非謂黃

一節

禮樂昭宣化育記者恐人錯認禮樂在器數上故推本言
以欲制禮樂者必會本末之全也通在事成而後截自首句
至後主人言作樂行禮之次序皆舉下見上舉後見先也童者
有司樂師三服是一段樂師屬童者邊總言藝成而下而德之
上可知宗祝至主人是一段總言事成而後而行之先可知上
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若先王上下先後字當德藝行事字看
非位序矣四有當歸重上與先方見有本
夫樂必有至和之德在豈謂黃鐘大呂弦歌之聲干羽之容而
已此樂之末節耳故童者舞之于下而人君之在上者下段此
藝也禮必有至序之德在豈謂其有

此禮之末節耳故有司掌之於下而人君之在上者不親此也樂師辨平律呂雅頌之聲詩而至和之德或未必知故北面而弦宗祝辨平灌獻饋食之祭禮而至敬之行或未必知故其位後尸商祝辨平衰麻哭泣之喪禮而至孝之行非其有事故其位後主人由是觀之可見人君倫和序之德而藝則禮樂顯於度數之器童子有司所習者故作樂時君在上童子歌舞於下行禮時君在上而司陳設於下此上下之位所由異也尸與主備孝敬之行而事則禮樂形於喪祭之儀宗祝商祝所辨者故祭則皇尸在前宗祝詔侑在後喪則主人在前商祝輔相於後此先後之序所由異也此以行禮用樂者言之也至於制禮作樂則德與藝行與事可一之或遺哉先王則和序兼備有上

樂記

一節

者之德也又推其德貫通乎器數之藝是不惟有上又有下也孝敬兼盡有先者之行也又推其行貫通乎喪祭之事是不惟有先又有後也然後以其有上有先者為制作之原又以其有有後者為制作之具制禮則有本有文為天下之達禮制樂則盡善盡美為天下之倫樂斯能制禮樂於天下矣不然亦祝史之流耳何能有制於天下哉

今夫古樂

一節

進旅下聲與舞要明於是語是字是樂終時於是道古是字對語字言君子於此等樂語之是因其古樂之正語之也正字盡於和敬須包下藝倫紀綱看修身工夫全在語字內出來蓋聞樂而有心得故天機發動而講明其理理不過和敬而已

今夫古樂之作也言其無則衆之進退齊一無少參差也言其聲則和柔勁正而且廣大無奸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而衆音之有統焉聲之始奏先擊鼓以宣其聲而本之以仁舞之將退則擊鐃以謹其終而制之以義始終之不索也如是音有亂而失序者則治之以相舞有過而失節者則訊之以雅教弊之有輔也如此君子聽此樂也感于心形于言蓋以此樂也和而敬者貫通乎倫理味之其趣不窮也非道古樂之正哉彼不知樂者不足與言治君子口言其理必能心明其理自能以此正樂體會於身心其身修矣由身及家則儀刑有本同相親也異相敬也而家齊矣由身及天下則親化有自仁相接也義相正也天下均平矣此正古樂之發

樂記

一節

見於聲容者也何其正而可好哉○愚謂發字時解俱混當動字看就是大學其機如此的機字把修齊治平之理洩于聲容間令人心感之者神于聲動不覺口能言之而身能體之也

今君之所

一節

此言古樂聖人先以序禮為和樂之主隆古時造化人物自然之和非由教化使然教化還在下面叙禮內故只曰大化均調大當緊頂上六項來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使三綱六紀之目皆統于斯人倫雖多不外恩義兩者言父子則主恩者可該言君臣則主義者可該也二端既立則倫皆可理之故足為紀皆可統之故作為綱此正禮序處天下何如大定禮達分定無壞法亂常者如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之謂亦說得好○愚云作為紀

綱末必其定。迨紀綱既正之後，凡倫理之民皆各安其位，而不易。各止其所，而不遷。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之定也。引皇矣之詩，甚是有理。言王季明類，俾順之德，可以爲父子君臣之宗。可以爲紀綱倫理之則，而德音由之而起，則聖人之德音由紀綱大定而後作也。不可徵哉！時講云：引詩文意不相協，只取以證德音者，非是。

夫古樂新樂之發，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先王之古樂，而所好者，寔世俗之溺音也。不知樂之與音，皆有聲有容，若相近矣。而一作於治世，可以善其感；一作於亂世，反以召其亂。實有不同焉。何者？古樂之作也，豈易言哉！誠以上古之時，天地順而上下莫位，四時當而寒暑適宜，講信修睦，而民皆有德，時和年豐，而

樂記

聖

五穀用昌，疾疫不作，於人妖祥不生於世，造化人物之兼得如此。誠可謂大化之均調矣。天下大當，禮制可行，然後乘大當之時，作爲父子君臣之禮，使三綱六紀之目，皆統理於斯。凡倫之屬於內者，皆統於父子；倫之屬於外者，皆統於君臣也。及三綱六紀各得其正，則人皆率由於紀綱之中，禮達分定，天下大定。而至樂以涵於宇宙間矣。然後本人道之正者，正六律以爲和聲之法，本民則之和者，和五聲以爲協律之具，或以聲律而弦詩誦也，或以聲律而歌詩誦也，則聲律弦歌之音，乃倫理之德所由寓也。此之謂德音，是德音也有文有情，盡善盡美，善作之往古傳之後世，正所謂可誦可道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也。夫是以謂之古樂耳。觀之詩曰：莫其德音。云是詩之所云德音。

由王季明類，俾順之德而起，則古之德音，豈不由紀綱既正之日而起哉？觀德音，不可知古樂之謂耶？樂之所由來如此，吾君何聽之而恐卧乎？

詩云肅雍

一節

肅雍不分兩樣，如繳如便是肅，是倫理中有義以相正，故音不徒肅，而且肅雍純如便是和，是倫理中有仁以相愛，故音不徒雍，而且雍雍。搜義云：肅雍雍只是疊字差矣。又云：夫敬以和有和，敬相濟音者亦非。○愚謂古樂由紀綱既正，禮序之後而作，不患其不敬，患其分太肅，體太嚴而不和，唯敬而和，所以修齊治平俱行得去。即禮之用和爲貴，大小由之之意也。觀詩只曰和鳴，又曰以和可見樂的感通妙用全在和，不在敬。若說和

樂記

聖

敬相濟而後何事不行，這是言禮樂之用不是單言古樂之用矣。須重和始得言。

夫肅音害德，固祭祀弗用矣。若古樂之正，其用何如哉？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詩之所謂肅者，言乎其音之肅然而敬也。恭制之禮義稽之度數，不徒敬而肅，肅其敬也。詩之所謂雍者，言乎其音之雍然而和也。有順成和動之體，有優柔平中之美，不徒和而雍，雍其和也。夫敬不徒敬而有和，以行其敬是乃德音之樂，正和鳴於宗廟之中，而先祖是聽者也。豈惟先祖聽之已乎？以之修身，動正而用和矣；以之齊家和親而和敬矣；以之均平天下，合敬而同愛矣。天下之事何可不行哉？

爲人居者謹

一節

以上言樂有古樂新聲之異此是規其用情也見于夏以古道正君之意○愚見謹好惡的謹從慎獨上來獨覺處不曾勘得明白如何能謹要知好惡不並立好之專則邪不惡而自退所以下文只說君好之上行之不說到惡與不行上臣近而觀君之心志者也故好而即從民卑而觀君之作爲者也故行而始從但從心深而從行淺

夫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爲人君者當察之於微以致其謹好必于德音歸諸道惡必於溺音歸諸非道而已若是者何哉蓋以臣與民從君如嚮君有所好臣即效而爲之知有君之好而已不復顧所好之邪正也上有所行民將率而從之知有君之行而已不復顧所行之邪正也夫君以一念之好

樂記
一事之行即轉移臣民之志行若此其感之何易易乎詩曰謂民孔易其即此君上有好有行而臣民即從即爲之謂也人君可不謹所好惡哉

然後聖人作

一節

然後字雖承前節說要含紀綱既正二句意此字指上賢文大備之樂說褒言曰四所以雖平要根祭廟來可玩官序貴賤依註作貴賤之官序指公卿百官異姓言得其宜以序爵言行之當賤者朝廷字不必用長幼尊卑指于姓兄弟同姓言得其序以序齒也是自今日可施之後世者降因人異商建諸古不易於故有今日後世之別○愚云四所以皆廟中事以祭廟作頭祭廟必有燕享之禮獻酬醑酢廟禮也曰所以實有相洽相敬

之類情柏當序貴賤廟禮也曰各得其宜實有相便相守之讓心在尊卑長幼之序廟禮也曰後世有序實有不凌不犯之遺教在更精透

夫溺音當惡德音當好如此然後聖人當治定制禮之餘作華音爲執鼓播鞀而鼓從之作木音爲控揭擊控而揭止之作土竹爲塤箎吹塤而箎應之此六者皆以質素冲淡爲本而非要妙可比乃德音之音也既以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竿瑟四者華美之音以和之用干戚羽旄二者文武之舞以舞之樂之質文兼備如此此樂也何弗宜哉先王之廟有祭祀也以是樂用於希約燕嘗之間則能致先祖之聽矣祭祀之行必有燕享也以是樂用於獻酬醑酢之間則能發賓主之德矣樂作宗廟之

樂記
中貴賤同聽之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賤之官序行之當時各得其宜矣樂作于宗廟之中長幼同聽之長者居尊幼者居卑長幼之尊卑自今日垂之後世各得其序矣夫正樂之用無往不宜如此君當知所好之矣

鐘聲錄

五節

通作樂之感人說如上鏗字就鐘言下鏘字就人之聞之者說號橫武皆心之感動處謂之立者是能使人如此也餘節倣此○愚見要看一合字此心虛靈原有箇憂時憫民之心欲得人以輔助意所以聲去一奏着他便神機發動總是子夏格心之論

鐘聲錄

一節

樂作必鐘以始之其聲鏗然始振若號令然感之者號召威肅人皆聽服是立號也令嚴難犯則足以作士氣而使之充滿是立橫也令嚴氣壯足以奮六師而使之敵愾是立武也君子聽之則思武臣以專閫外之寄而備干城之用焉○愚見立字要緊立者從心而發且不爲外所搖奪也尤重立武則志氣堅定強敵在前而不畏也

石聲磬

一節

樂作必石以收之石聲一擊其聲磬然而鳴惟磬也感人有辨別分明之義是立辨也惟辨也感人有見危授命之義是致死也○愚云成封疆之臣其好處全在致守於彼此之限上辨得明所以守得定且到死的地步纔見得他辨的處在

絲聲哀

一節

絲聲哀切有廢隅裁割之義惟哀也能使人有惻然收斂之心焉是立廉也惟廉也能使人有確然自立之志焉是立志也○愚意此立字是先立乎其大者之立謂隙先立定在此志義之臣的義字乃義利之義非節義之義志先立得定臨義利時自知有義不知有利

竹聲濫

一節

竹聲汎濫而廣大濫則能使人博施聚衆聯合天下而會以之立矣會則近悅遠來人皆歸附而衆以之聚矣會是在我會人聚是在人歸我畜聚之臣只容民畜衆盡之○愚謂還是以得人心爲主心歸則身聚是爲君收拾人心者

鼓聲之聲

一節

鼓聲之聲雖喧雜使人心意動作有鼓舞奮發之意而可以立動矣動則進發其衆有勇往直前之勢而可以進衆矣將帥之臣以統率者言謂才足以帥師者與武臣不同○愚謂重一進字註中進之權在主將極好君子聽樂當以心以明上五節意音即鐘石絲竹鼓也鏗鏘即聲之鏗磬哀濫雖也彼即立武等也合之契吾思武臣等之心也蓋鐘聲寓立武之道君子一聽之便合於武臣之思是樂聲所寓的義契合我心的思只如此淺淺就臨時有聽便有合說見文侯聽之恐因是徒聽鏗鏘不去用心思索正說着他病根若作未聽之先平日有思今此聲之義與此心契合則文侯不當恐臥矣

賓牟賈侍坐

宜乎

前五節五問五答而夫子獨是其聲濫及商之一端六節夫子因其問而先正其所答之失武始以下詳著武功之難成而發武所以遲久之意○愚謂武王是周家創業之主武樂是周家王業之本而武王之公心全在一遲久上見之故夫子與之論遲久之義最悉

賓牟賈侍

五節

賓牟賈當時之知樂者與之言泛言諸事也及樂始言樂之事首節問舞次節問聲而賈之所答皆是三節四節又是問舞而賈之所答皆非末節又是問聲而賈所對者爲是故夫子唯之也唯只指末節而言謂聲濫非出於武音失傳實出於有司誠

有所見也然丘聞之甚弘亦若吾子之言焉斯言誠是也蓋武王之革命應天順人精明神武奚有富天下之心哉今謂有司失其傳則上焉有以識往聖之心下焉有以什千古之感而吾子之言與甚弘而均不誣矣是也二字即上唯字意是據理而深論以爲然也

宿半賈起免

至末

愚云武王心事全在遲內夫子但與論備戒之久不意賈竟寬到遲而又久地步比夫子所問又添一層是深知武樂者故夫子象成以下四節與言勘定禍亂成功之遲久且女以下與言撫綏太平成功之遲久

宿半賈起免

一節

樂記

至

賈問遲而又久夫子直至後面方答其遲久之問者蓋夫子獨然聲滯及商之對而賈以夫子皆是之故未答其所問之辭而先正其所答之失也備戒已久爲遲是未出之時久立於綴爲久是出就舞位之時謂未作舞而先鼓戒衆已遲矣一出若可卽舞而何爲其持干久立也樂者象成作目謂做象其成功而制樂也總干以下皆象成之實總干而山立者謂舞人總持于盾如山之立以象武王持盾從容以待諸侯之至蓋有人歸我之勢而無我取人之嫌武王之事也若夫初舞之時卽有發揚蹈厲之容者所以象太公董牧野之武功成武奮揚其志不得不猛也武亂之時舞人皆坐者所以象周召主錫京之文制禮作樂其事不得不安也觀此而賈之所謂及時事非舞坐者不

可以知其非哉○愚謂山立象武王者武王當初掃師孟津見得紂罪真有可伐之理但持盾以正其罪如紂聞而卽改其師已止矣如他諸侯有能當天意者仗義伐之武王亦不再舉矣然終至于自伐其君非武王意也勢不得已也故武王之心只山立盡之

且夫武始

三節

此三節是卽武舞之象武功以見武功之難成意始出至三成自南而之壯也四成至六成自北而反南也其成雖六其位則則四矣且夫是總六成之象夾振與分夾二事又是抽出六成中之事而細言其象看來武始一節原不重只要中提夾振與伐二象言之方歸到久立于綴上應轉總干山立也六成之中

樂記

至

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持戈矛而四次殺伐此象武王會師檣衆而盛威于中國也六成之中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而前進衆武王協力同心而事功蚤濟也夫樂之象成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始出之時久立于綴者豈非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集哉而遲之遲而又久者於此可以通其故矣成字指樂言歌以節舞歌曲一終爲成則舞易一位爲一節也

且汝獨未

一節

夫舞武遲久之義如此然不細言其事無以見其氣象之從容節目之詳盡在牧野之譚矣彼其克殷而至商都也則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行大賚之典焉及濟河而西歸之錫京天下大定矣於是歸馬放牛峙藏車甲包裹干戈名之曰建臺所以馳

武備也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所以行封賞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矣

散軍而郊

一節

此與下節教弟總言武王之修文行禮射等是五者射息說劍等是大教○愚謂民雖生于末造孝弟忠敬之心所自有者時爲習氣所侵染故日遠于文教併其綱常亦日淪沒了武王之教全在消其氣習而開其良心德禮孝敬忠是武王培植八百年的根本

武王伐紂之後固示天下以偃武之心矣然又以文教不修則無以救天下之人心也於是乎有大教之立焉故散軍而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射行於左學則歌謠首之詩以爲節射行於右

樂記

五章

學則歌謠廣之詩以爲節禮射既行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貫而貫華之射息矣神見而被以禮服服見而措以禮笏禮服既佩而後將帥之士昔之佩劍者始脫矣商之殘民向固未知孝也武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民知所以報本反始孝於親焉商之倍畔者向固未知臣也武王則制朝覲之禮以臨諸侯而皆知考禮正刑忠於君焉商之放縱不祀者向常不知敬也武王舉耕籍之典以祀神明而後諸侯皆知竭力發情以敬神焉夫是五者扶持綱常單敷文教暴戾悍鷙之習潛消也孝弟忠敬之心頓開也天下之耳目一萬民之心志定乃觀德行禮孝親忠君敬神之大教也

食三老五更

弟也

此五教之外又一大教是養老之禮袒而三句以飲食養之見而可以聲音養之全重周天子親行上

若此則周

宜乎

夫武王當大勲克集之餘封後而尊賢矣復弛政而倍祿焉偃武而修文矣復朝祭而耕耨焉若此向者歸鎬京而宗天子周道況亦四達也今則東西南北始無一處不達焉禮樂猶未交通也今則上下內外始無一處不通焉是武王不惟戡定禍亂之成功如彼其遲久而其撫綏太平之成功亦如其遲久也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時說周道與禮樂殊無分別○愚謂道是周家之精神命脉也禮即其精神之著于忠敬孝弟者樂即其和順從容以樂此忠敬孝弟者道之所達即是禮樂之所通達自上達下去交通已淪浹于民心矣你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故大武之舞不惟備戒之久而且久立於綴以武樂之遲久樂武功之遲久也宜者與成功相稱也

樂記

五章

君子曰禮樂

二節

正說禮樂不去身之益反說禮樂去身之弊總見不可斯須去身也○愚見斯須者正吾心與禮樂斷續之脉天理人欲消長緊關處曰不可去可見用禮樂之權全在我心要去就去不放他便不去一味身心上檢點便了

致樂以治心

一節

致字着定有工夫易直子良總是一箇和心此等心人所自有但物欲蔽之斯有時而息致樂治心則邪惡消融善心自萌油

然者生生不窮之意也。樂與安久，天神信威皆效之。漸致其極，乃自然相因之妙，皆在易直子良之心。上看善心既生，則機括一動，自然都有。但自此心之生，而自得不容已曰樂，自樂之定，而不爲外物所搖奪曰安。自安之無所間斷處曰久。自久之不思不勉處曰天。自天之不可測識處曰神耳。信威二句，不過贊天神之妙，非天神外又別有此。然曰信曰威，只在自家心上看，不可作人信人威，不言而信是自然之至誠，不怒而威是自然之至敬。搜義曰：卽大學瑟僩惻惻意，亦卽中庸不言而信意。摘訓云：不言而信者，不與易直子諒之心期，而易直子諒之心，隨時而生。若有所期約者，然不怒而威者，言不易直子良之心，不消用力驅除，而惡念遠伏。若有所畏懼者，然此妙處全在一

樂記

至

致上窮得他的理到方纔有心得而萬念融微如此。

君子曰：禮樂乃人所當周旋，不可斯須去身者也。何以知其然耶？蓋使樂無益於治心，斯須去之可也。今人能研窮其和樂之理，以治心而無斯須之間，則感通其固有之真，易直而無邪曲，子諒而無乖戾，善心蓋油然而生矣。此心既生，則真機悅豫，而怡然性真之自達，不亦樂乎？樂則心與理融，內境寧靜，外物不擾而安。安則終始如一，無少間斷，可以常存是心而久。久則物累融性命順，不思不勉而渾然天成矣。天則聲臭泯，思慮忘，變化無方而神妙不測矣。夫善心至此極矣，而妙豈淺淺哉。蓋言而後信，非所以爲天也。既至於天，則信在言前，奚待言之而後喻也。怒而後威，非所以爲神也。既至於神，則威自中出，奚待怒之

而後形也。心學相因之妙，如此果何以至是耶？此蓋至和得至研窮，故如是耳。向非致樂以治心，則無以神感觸之機矣。以知樂乃吾心自有，在人致之何如也。

致禮以治躬

一節

莊敬以身所形言，嚴威以人所見言。足起人畏曰威，嚴卽莊敬。可畏憚處，但嚴威亦在自家身上，足以起人畏憚上看。○愚謂不和不樂，只致樂的工夫不到，不能窮本，不能知變，所以氣質用事而鄙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只致禮工夫不深，不能著誠，不能去僞，所以私意錮蔽，而慢易之心入之。若單看本節，又當專指禮說。

樂記

至

夫人能研窮其節文之理，以治躬而無斯須之間，則有以陶成其恭肅之義，而日謹於節文之度，端莊而無邪，恭敬而無慢，自然莊敬矣。莊敬則其威可畏，其嚴可憚，而自然嚴威矣。此蓋禮以治躬，故能管攝人身如此。然其功豈可一時間哉？樂不可以斯須去也。苟心中斯須去樂，而不和不樂，濫則鄙詐入之，欲其易直慈良而安久，天神不可得也。禮不可以斯須去也。苟外貌斯須去禮，一有不莊不敬焉，則易慢之心入之，欲其威之可畏而嚴之可憚，不可得也。信乎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也。

故樂也者動

一節

推原禮樂之本原，與功效如此，要着二樞字。一致字，有無窮妙理。諸說俱把上文安久天神等來纏殊爲可厭。○愚謂道者吾性之真機，爲英華發外，動容中禮的根本，有分毫透徹不到，

養未純道不得致道不致和順安得極前二極字全從這一致字來

蓋禮樂能治身心矣其本何自而其效何如吾知人心內蘊本有至和之德樂正此和之動于內者也而治心以之矣人身外感本有至順之理禮正此順之動於外者也而治躬以之矣人能致樂於心而易直子諒焉安久天神焉則無斯須之不和而極和矣能致禮於躬而莊敬焉嚴威焉則無斯須之不順而極順矣內和而外順如此其感人動物當何如內和則顏色亦和民瞻之者爭心自息蓋爭非和也未有感于和而爭者也外順則容貌亦順民望之者易慢不生蓋慢易非順也未有感於順而慢者也然豈止不爭不慢而已哉極和矣則動於內者皆至

樂記

五

德之光所流露民且以君子之和和其心不徒聽之蓋心融迹化于和不止無爭而和在無爭之先也極順矣則動於外者皆周旋中禮所發越民且以君子之順順其身不徒順之蓋心悅誠服于順不惟不慢而順在不慢之先也極和極順之化如此故曰人能研窮和序之道於身心之間則舉此至道措之天下將以和召和以序召序方承聽承順之不暇而不爭不慢不足言矣于治天下何有

樂也者動

一節

此章只是禮樂要相濟無甚深意要知內外禮樂之原減盈禮樂之體進反禮樂之用不進不反偏弊便生進反互資中道便得行禮樂者豈可無相資之用減是檢束收斂之謂就禮儀見

于身者言盈是發揚舒暢之謂就意氣形于樂者言蓋減盈是禮樂自然本體不減不盈便是不序不和了而進而反是禮樂用以濟體處但在禮樂上說以進以反方是行禮作樂者必資於用也進者勉力敦行無所不用其情之意反者裁抑收斂不敢侈縱之意兩個為文即為貴為美也則銷則放雖說禮樂不相濟的弊病乃承上起下語輕看禮得其報則舉動之間不為病所拘自然無勉強意樂得其反則聲容之間不為盈所蕩平中無滯亂意義者得理之中合事之宜也謂禮樂皆是合當如此○愚云禮樂何以必相濟而後宜其病根已做在主減主盈內曰減其本質先有一分不足的病在了曰盈其本質先具一分有餘的病在了所以用時必須緊緊搭救他方纔得中是

樂記

五

減宜有此報盈宜有此反減得其報禮也宜了盈得其反樂也宜了

彼樂主於和而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是樂動於內者也禮主於序而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是禮動於外者也禮惟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謙卑遜順以節制為主而後為禮也樂惟動於內故其體主盈發達動盪以宣播為主而後為樂也禮體減矣而其用則貴於勉進焉而行之以和行禮者不一於減以進行之而濟其減之不及斯文理可觀而禮斯達也樂體盈矣而其用則貴於反約焉而抑之以節用樂者不一於盈以節反之而濟其盈之不及斯作止有節而樂斯善也夫禮樂異體而用貴相濟如此使禮減不進則威儀消沮禮幾乎息矣樂盈不反則意

氣放肆樂幾乎流矣故禮之減以進爲文而有和以爲減之報樂之盈以及爲文而有節以爲盈之反禮得其報則禮之行也舉動寬裕不迫有從容歡愛之美而樂矣樂得其反則樂之作也聲容和順不乖有優柔平中之美而安矣夫銷則不樂放則不安此過不及然也不合事理之宜者也報則不消反則不放此無過不及者也合於事理之宜者也今禮得相濟之報樂得知止之反相資并用無非歸於無過不及之中而合於事理之宜其在禮樂均一此當然之義也

夫樂者樂也

三節

總見得樂本人情而作故切于人情而爲人所不能免也○愚謂通章重審一二字性術多變不能守一也一守則性之術變

樂記

卒

而性之理不變以既定之和爲感化故爲天地作命令者以一即天地所賦予之正理也爲中和之紀者以中即一和即一之所發也

夫樂者樂也

一節

不能免也分上原樂本于情而切于情下著情之所由亂而推先王作樂以治情也重性術之變盡於此一句先王立樂有方專爲此乃治情之妙法○愚云方法也維之有法使之自然而然方字在道字內看出來唯其道之使不知不覺性術自歸於正而不亂故謂之方又云以維持人情使之就于矩範圍之中不敢少踰越于法度準繩之外故云云愚見性原純一無偽何爲有術發爲情則有術是其巧處也先王性術至不好的念頭

都生出來所以先王把雅頌道之道有引道而使之自得意蓋因其根於性術故須道之

夫樂何爲而作也乃生於人心欣喜歡愛之情也然樂固生於人情而寔管乎人情人情有之則治無之則亂乃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何以知其然耶凡人情之樂必發於聲音而樂斯顯焉形於動靜而樂斯暢焉此乃人生自然率性之道也夫聲音未發動靜未形則隨感隨變未可盡也及聲音既發動靜既形則天性感通之術盡露於此無復有餘蘊矣夫性術必至此而盡是配之端也凡具此性者所必至也故人情不能無樂樂不能不形于聲音動靜形而不爲道之於禮義則任其性術之流而不能無亂矣先王耻之故因其情之所形者而制爲二雅之

樂記

至

聲焉若大雅小雅無非陳王政之得失而致其勸戒以道之也制爲三頌之聲焉若商頌周頌皆頌無非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而戒於神明以道之也使雅頌見於依味之聲者其聲足樂矣而制用有節見其樂而不見其流也使雅頌見於篇章之文者其理足論也而明義無窮見其論而不見其息也使其雅頌所被或柔而曲或剛而直或襍而煩或純而瘳或清而蕤或濁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其和平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矣而至和無累不使其放逸之心邪僻之氣得接焉此正所謂制雅頌以道之而防其亂者也發於聲音者胥此以諧之形於動靜者胥此以平之由情而宣亦以維情也先王立樂之方法固如此哉是故樂在

一節

和親截。上言作樂之化下言先王本吾心之和而作樂所以隨在而感人也。○愚謂此方與上節之方不同。前方是本人情而立。此方是本已心而立。先王看得已心上之一明白乃作樂以道人性術之變使不一者亦歸於一。此以已心治人有絜矩之義。故謂之方。又云上言治人情之有方此言起樂之有方。先王慮人性術之變故作樂必由審一處起。一卽性也和卽性之術也。衆人之一變之未必和故不能無亂。先王之一審之而和自定。故立樂以維亂。

彼雅頌之聲正樂也。正樂隨地而作善心隨人而動。此樂在宗廟則君臣上下聽之而和敬焉。此樂在族長鄉里中則長幼聽之而和順焉。此樂在閭閻之內則父子兄弟聽之而和親焉。蓋

樂記

奎

敬順親是君臣等當然之理特也不出于自然。至於莫不和則毫無勉強矣。正樂感化人心如此亦以此樂也。本先王之一與和而出也。人心只一而有所應則不一。先王下至靜時精察吾心湛一之體守之不爲外物所動以凝定其發皆中節之和。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而不乖其喜怒之則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而不戾其哀樂之節益一審則和自定而樂之本立矣。及情已發時比合作樂之器使聲音各有所歸以顯發其曲調之節。樂之飾治矣。及音律調節奏合則有條理度數之詳有倡和清濁之經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若文采錯雜不相亂也。樂之文成矣。如是而樂可謂至和矣。此所以用之宗廟閭閻則能令和父子君臣而使至親至嚴者此其和也。不然何聽之而和親和敬也用。

于族黨鄉里則能附親萬民而使至疎主衆者此其和也不然何聽之而和順也。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耳。夫始也原吾心而作樂終也以是樂而感人心先王立樂之方動本以治飾平情以宣化如此豈徒作哉。

故聽其雅

一節

得齊焉。截上言正樂感人之深下言爲用之大以結上文意也。容貌行列進退指平旦動靜說不專在舞時天地之命若爲天地作命令也。中和之紀如統紀人情使歸之中和不流于不中不和也。○愚謂天地中和字俱根性術性字來性卽一也。天地之賦予而中和之定理亦性中物也。紀其不中不和之變以歸於中和之本然則人人還已心之一而先王審一之功始完。

樂記

奎

夫本吾心之和而極感化之大固先王立樂之方也。然是樂也豈人情所能免哉。聽二雅而思政聽三頌而思德則志意得廣人心中萬理咸備本自廣大但爲私欲所蔽始狹小矣。茲得於正樂之感性天流行若還復其本體然此其聲容足以擴人之心如此而性術之發於聲音者始不亂也已。執于戚以習頭客俯仰執于戚以習身客屈伸則容貌得莊執于戚以行綴兆執于戚以要節奏則行列得正進退得齊此雅頌協之舞此其容足以檢人之身如此而性術之形於動靜者始不亂也已。由是觀之天地賦人以形性之理未嘗有命令以教人今樂以廣志意肅威儀則天地之所未言者而樂能贊成之是天地無命樂爲之命令矣。吾人自有此中和之理未嘗有紀律以檢人今樂

以廣志意肅威儀則中和之所易流者而樂能管攝之是中和無紀樂爲之統紀矣夫志意威儀皆人情也修內而內得其廣實爲人心所不能免也修外而外得以淑實爲人身所不能免也故曰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

一節

樂兼聲容喜有慶治平意軍旅鈇鉞代禮字蓋禮有五軍禮其一也怒有伐不軌意飾者用禮樂飾吾喜怒之心也大抵治便喜不治便怒喜便飾以樂怒便飾以禮是喜怒非私各從其當喜當怒之類也天下和有一人有慶而萬民悅之之意暴亂者畏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之意○愚云緊要全在得儕上清好惡之源調中和之節全沒一毫私心所以纔得儕方可以禮樂飾之盛字亦由得儕來他的治道焉能使天下隨吾心之喜怒而和畏唯禮樂能之則由一人之喜而出者竟爲天下公喜之迹由一人之怒而出者竟爲天下公怒之道非得儕而飾以禮樂者安能到此

彼和天下有樂乃先王觀天下之雍熙太和而欣喜歡愛之情暢於中故爲聲容之樂飾之也威天下有軍旅鈇鉞乃先王感天下之暴亂無節而除殘去暴之怒奮於中故爲軍旅之禮飾之也惟樂以飾喜則喜所當喜而喜當其類惟禮以飾怒則怒所當怒而怒當其類喜怒不得其儕平惟喜得其儕則有以宜暢天下之和心而君子和於朝小人和於野矣惟怒得其儕則有以震懾天下之畏心而暴民不作諸侯賓服矣由是而觀先

王治天下其創制立法爲天下紀綱者道固不一而未盛也惟禮樂根於公喜公怒之德而達爲共和共畏之化移風易俗莫大於此安上治民莫善於此可謂至盛而無以加矣

子贛見師乙

一節

要知此但取詩之興趣與吾性情相宜者歌之非以是理性情使之合宜也寬而靜等句以寬柔等作主而靜正等濟之者也○愚謂得力處全在直已工夫就是以直養而無害之直由平素自反無分毫愧怍完得性天所稟受的正理然有此德而不思善保則又恐物欲所累而天不全故時常把詩來敷陳一番以涵養而保全之由性天工夫到得所以歌一觸之性天即爲之流行天地應四時和音全在吾心氣象上看出非真有此德也見得直已的功夫到調變的道理都在我手

夫頌美先王之盛德者也故有寬而靜柔而正之盛德者宜歌之大雅發先王之敬德者也則德之敬者宜歌之小雅歡欣浹洽以盡群下之情者也故德而人情無不可與者宜歌之風之美刺善惡各得其性情之正則德而性情無不正者宜歌也商音音之剛決者也德而剛中是先有一商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商齊音音之柔緩者也德而柔中是先有一齊之理在吾心矣豈不宜歌齊然必由未歌之先正直已身而有寬靜柔正恭儉之德肆直慈愛溫良能斷之德然後陳此于雅頌之詩商齊之音而涵泳以保全之夫詩歌未形則至德中涵尚未動已也惟歌以陳德則天機自動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性天流行而

已動矣但見心和身和道化之和應之天地亦動而應焉四時亦動而和焉星辰亦動而理焉萬物亦動而育焉歌詩之妙一至此

故商者五帝

一節

風雅頌載在三百篇人皆知其可歌商齊之音失其傳恐人疑非正音故表之二明字是明歌之義是精擇的工夫下保是固守的工夫搜義云大抵只識得商齊音中剛柔緩興趣爾○愚謂不然此明直舉剛中柔中所以然之理察之故能屢斷讓利斷有明是非之辨意讓有明取與之分意以故竟以勇義加之勇即明道義配道義無疑無懼也義即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欲也此是何等精細工夫保字宜玩謂人之有德固以

樂記

卷

歌而生苟因其德之生而遂忘其歌則難得必失故用一保字夫國風雅頌固作於古矣商者非始於商也乃五帝之遺聲也特以商人識之故名亦以商耳齊者非始於齊也乃三代之遺聲也特以齊人識之故音以齊名耳君子而令始之者又何其歌夫商與齊哉誠能明乎商音者則得剛中之遺趣必能助其肆直慈愛之德而障事自屢斷矣明乎齊音者則得乎柔中之遺趣必能助其溫良能斷之德而見利自推讓矣夫斷者勇之決也臨事而屢斷則不疑不惑而此心剛大之氣固有塞於天地之間者矣不爲勇乎讓者義之施也見利而讓則不爲不欲而此心裁制之宜固有超於物欲之外者矣不爲義乎是勇也義也我固有也然必歌商音而明之而後勇可保也不然而遂

逐畏縮之患起必歌齊音而明之而後義可保也不然而貪無耻之心生孰能保此勇義而不失哉觀此則歌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故歌者上

一節

歌者有法有義不可不知也聲之上也輕清而剽疾故如抗下也重濁而舒遲故如墜曲者宛轉以出則如折正者截然齊一則如素木微曲爲倨中矩之方甚曲爲鉤中句之員至于或上或下或曲之間或止或倨或句之際相應相生而循環之無已累繁乎如貫珠之相連然歌之爲法如此歌之爲言聲之連延不絕而長言之也感物而動而有所悅故言之言之而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長言之而不足以盡其悅故嗟嘆之嗟嘆之

樂記

卷

而不足以盡其悅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歌之爲義又如此是于貢問詩歌于乙而得之者也而在人爲歌在器爲樂則樂之諧於金石動于千羽者其理不外是矣子貢所問非問樂而何○愚謂此悅之悅即七情中之喜樂也歌由此出是即性天之流行處要見得這悅由平日直己而發大約是中節的

雜記新裁卷之十六

大夫冕

一節

世言大夫士助祭於公自祭於家冠冕之異宜冕是緇冕弁是爵弁冠是玄冠緇冕尊於爵弁爵弁重於玄冠助祭尊自祭卑故冠之尊卑因之只在助祭自祭上分尊卑不在大夫士分尊卑士弁而祭於公正也弁而親迎者重人道之始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此記者曰可推類之誤也

暢曰以掬杓以梧

暢酒以降神物之重者也古人制暢之具果何以哉以言其曰則以栢木爲之蓋取馨香之義也以其杓則以梧木爲之非取其潔白之義乎

雜記

子貢問喪

稱其服

敬所以盡禮送親之終者也哀所以盡情致已之愛者也禮勝於情故敬爲上而哀爲次若夫瘠則哀之過者也比於不慈不孝故特其下而已人之居喪者當何如哉喪親則有深墨之色顏色之見於面者稱其情之存於中也戚容之見於身者稱其服之被於體也則内外一致表裡相符而居喪之道盡矣

孔子曰伯

一節

此言先王制禮之意常伸於禮文之外而行禮者在得其意也伯母叔母之喪服疏衰期矣而踊不絕地是哀淺也姑姊妹之服大功矣而踊絕於地其哀深也若伯母服重而踊絕於地

姊妹服輕而情則重有能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必合於禮文之中而善用禮文矣

管仲鏹

二節

舉大夫行禮之失示君子行禮之中也以大夫而行天子諸侯之禮何以爲天子諸侯之禮故難爲上以大夫而行士之禮何以爲士之禮惟君子則從事於聖賢大學之道而致謹於上下名分之辨是以行所當行於上則不僭上也於下則不偪下也管晏惡足以語此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未能善一祭○愚謂難爲上言齊桓有此誇張僭擬的功臣欲優容之殊有不堪之意欲裁抑之又非保全功臣酬其勲勞之道而桓公畢竟能用仲又能容仲曰難美桓公處管子之難也難爲下言景公有此儉嗇之相以下百執事不知如何鄙吝方稱得他的儉意畧有體面者都用不得了而景公畢竟能相晏子又能使下察各自循分盡禮曰難美景公使晏子脉肩泮濯自成其儉而群臣安然於其下者之難也

君子有三

一節

此言君子之學與仕皆求其在我者思以道言故在先耻以事言故在後三患其無脩己之方五耻耻其無治人之術正是體用全功耻患俱在心上說此君子之異於人以其存心也○愚謂患耻兩件不該平看患是耻的開先工夫學是政的根本

唯爲學時有知行未得之患則他于體認上必有所得所以爲政時知如此該耻若是學力不到且漫不知政爲何物何以爲耻

夫道始於聞而知必稽典藉詢師友忠其弗得聞焉此一患也中於學而能必尊所聞行所知忠其弗得學焉此二患也終於行而至必踐履允蹈之力孜孜勉勉無有間息忠其弗能行焉此三患也聞是致知工夫學是力行不已處居位無善言可聞是不能明爲政之大體一耻也有言無行而言行不相顧是不能待爲政之大用二耻也得位而又失位是德不足以守位也三耻也地餘而人不足德不足以聚人也四耻也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已是以率作興事者無其道也五耻也

子貢觀於

二節

此聖人明蜡飲息民其義以關其大意百日二句宜串百日即終歲蜡字重屬民飲酒不重祭神言農民百日勞苦而有此蜡飲是乃人君優恤斯民僅一日之恩澤耳蓋久勞暫逸逸尤不勝其勞更無蜡飲則無以示寬恤之恩故曰非爾所知下總言勞逸得宜乃文武之道張弛指民之勞逸皆借弓以喻治此雖以張弛並言重弛邊爲的弓久張不弛則力必絕民之勞雖弓之張弛不暫息則民力必憊弗能謂弗可爲也蓋文武雖勤於爲政不能使民之久張也弓久弛不張則體必變民之逸譬弓之弛弛不知勞則民志必逸弗爲弗育爲也蓋文武雖切於愛

民不忍令民之久逸也惟夫一張而弛即繼之以節其力一弛而張即繼之以振其神是不久張者無不堪之患不久弛者無廢業之虞乃文武通變宜民使民不倦之大道也今也一日之蜡一張之也一日之澤一弛之也此正文武之道也○愚謂此節不專重張不專重弛還要重弛以繼張上聖人使民其妙處全在弛得其法存息太久則民又憊存息太暫則民又苦民的精神力不罷敝也從弛裡得來民的精神不肯振作也從弛裡得來所以一張一弛中有隨民玩民樂的時勢因時處中使他鼓舞不倦這纔是治道之中文武中道也

其所與

可人也

此見薦人不以所習而廢其賢也所與遊僻故相誘爲盜習相遠也此二人本是堪可任用之人性相近也

贊大行

一節

此言圭璧之制而因及其所藉之飾也贊大行古書名也其書贊說大行人之職事者大行人掌禮制故下言圭璧也圭字提起子男執璧非圭圭字下宜補璧字朝覲必用圭璧其制不可苟也以長言之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璧五寸以其傳言之公侯伯之圭皆傳三寸以其厚言之圭璧各厚寸半以其綴言之圭刻削其上而左右各去寸半此制之有異有同也其所爲此圭璧者繪藻以朱白蒼三色之采采之以六行之等是圭之飾同也宜同而同宜異而異一圭之微而分昭義立矣

納幣

一節

此言昏禮納幣之幣而必舉其制也納幣二字作冒一束是幣之總數下二句又通解這一束也束五兩是多寡之數兩五兩是長短之數昏禮非受幣不交不親然幣不合其制則其幣不誠矣蓋用幣必一束是十卷為五匹也其多寡之制則一束為五箇兩卷蓋每疋四丈從兩頭卷至中作兩卷則五匹為五箇兩卷共為十卷取五行相配而成十也其長短之制則一束為兩卷五藝蓋每等八尺積五八為四丈合五四為二十丈取五行相配而成偶也昏禮納幣之儀合於陰陽五行之理其所

禮記

卷

祭法新裁卷之十七

祭法有虞

四節

愚謂此言內祭外祭併內外祭因革之法總之祖宗天地群神聖賢理所當祭者則因祭立法以與天下共暢報功之心亦公天下而不私之道也

祭法有虞

一節

禘祭推始祖所自出之帝郊則祭天於員丘而以始祖配之也祖以報功宗以崇德此在七廟常制之外禘郊在祭上說別無廟故只以祭期言之祖宗在廟上說別有廟則隨常祭俱在各人功德上講文王本有德者而曰祖有功見不但有德而已武王本有功者而曰宗有德見不但有功而已祖之宗之者立為

祭法

世室百世不遷者也○愚云此法所當隆者窮源也

夫有功不報非仁報功無法非義故先王設為祭法焉且以四代之祭言之以四時之常禮未足以盡追遠反始之意也於是為禘郊之祭焉宗廟之常數未足以極報功崇德之典也於是立祖宗之廟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也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也殷人則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也若夫我周則何如哉調演奕世之嗣者自嚳始也開八百之基者自稷始也是以五年一禘而禘嚳于太廟一歲一郊而推稷以配天此祭行而追遠反始之義隆矣調周命維新而文王之功為甚大世德作求而武王之德為甚厚是以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而延祖功於不替建武世室於三昭之上

而崇宗德於不衰此廟立而崇德報功之典隆矣夫禘郊祖宗之禮四代所同者反始之心同也禘郊祖宗之人四代所異者世次之序異也祭先祖之法如此

燔柴於泰

一節

愚云此法所當簡者尚誠也

祭有燔柴於泰壇者此何祭哉蓋天秉陽而神在上燔柴而求諸陽所以報其資始之功也法有瘞埋於泰折者此何祭哉蓋地秉陰而神在下瘞埋以求諸陰所以報其資生之功也而所用之牲則同一駢犧而已色之用駢以昭代之所尚也牲必用犢一誠懇之可貴也其享上帝祀后土有如此

埋少牢於

一節

祭法

二

水旱也以上禋六宗也宗之爲言尊也以下徧群神也謹祭字當用報功意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莫不有神以司於其間而春之物氣從地而升秋冬之物氣從地而出故埋牲於此以祭時而庶幾誠達於下也坎壇雖分配寒暑祖迎不分屬一寒一暑品彙生於其間而祖迎寒暑於坎壇者所以祭司寒司暑之神以酬其生成之德也四坎壇二句註言百物之神乃蜡祭之神也以諸方言故曰百有神即指山林等神也以四望言之亦曰百○愚云此法所當通者酬功也

彼春夏而埋少牢於東南之泰昭秋冬而埋少牢於西北之泰昭者以四時錯行而百物生司之有神此祭四時之神又仲春之蠶送寒於坎迎暑於夏中秋之祀是暑祭通寒於坎蓋以

寒暑相推而歲功成主之有神也此其祭之矣曰爲陽而爲君

象故曰王宮春朝朝日於王宮之壇者所以答其照臨之功也

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秋暮夕月於夜明之坎者所以答其代明之功也星辰森列民所瞻仰而視日月之明則隱而小

故設爲幽宗之地所以行祭星之禮也水旱非常皆欲其時而

求雨之降則必有吁嗟之聲故立爲雩宗之地所以行祭水旱

之禮也又有四坎壇之祭焉如乾坎艮震皆陽之位而至之以

四壇巽離坤兌皆陰之位而至之以四坎蓋以四方之神幽贊

天地而助成物品厥功大矣故求之於不一之方以索享夫不

一之神耳至於山林川谷丘陵藁蒸而出雲嘯而爲風潤而爲

雨呈輝采以見怪物是皆曰神而爲化機之不測者也凡此所

祭法

三

謂百神也天子有天下天下之百神屬焉故當祭之若諸侯但得祭其境內之神而已

大凡生於

一節

不變也截上言命有相因之理下着行祭有因革之殊曰命曰折曰鬼在祭祀之外作客意相形正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變耳七代之所更句是結首節禘郊祖宗之意其餘不變句是結次節三節天地群神之意末句雖說不變亦屬變革邊看方得立言之意○愚云此法所當因者按實也

夫先王內外之祭罔各有其法矣豈無因革之異哉人凡人物之生於天地間者壽夭不同豐嗇異致皆是受制於天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不曰命乎及其死也在萬物則曰折言其有所毀

也在人則曰鬼言其有所歸也是其所命之名此唐虞夏殷周五代所不變者名當於事之實故無事於變也若夫顓頊帝嚳以至唐虞三代之所更立者爲祭人也或禘或郊異世不相襲也或祖或宗殊時不相沿也何也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耳此外祀天祭地之法六宗群神之典則萬世此神明萬世此美報矣而况七代乎又况五代乎

天下有王

五節

此承上言內祭之法不止禘郊祖宗而已也又有廟祧壇墠之法如此而天下有王節則下四節之冒也

天下有王

一節

祭之截上言先王分封以制祭下則制祭之有其等也○愚謂

祭法

四

要看一數字封建雖不爲祭而設要知祭是封建後第一要緊事但任其稱報之情不立定箇數目去節制他有溢于情與分者還是過於厚道半邊倘有歉于情與分者豈是以孝治天下之意所以親疎多少之數大分爲不及于恩義者設也

王者爲天下君使封建之典弗明則祭祀之典弗秩矣故外焉分地建國以封諸侯內焉制都立邑以頒卿大夫士而封建之制定矣由是建廟立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爲壇墠以行禱祈之祭夫分封以制祭如此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爲之定制可乎乃因死者之輕重以爲親疎之數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而親親有其殺矣因生者之尊卑以爲多少之數以七以五以三以二而尊賢有其等矣親疎定則內不混於所施之情多少定則

外不紊於所宜之分先王制祭之法詳且密矣

是故王立

一節

一壇截五廟二祧及壇墠鬼者卽上設廟祧壇墠是也月祭享嘗禘者卽上而祭之也此節以考廟等二祧作七廟雖記之者誤然當照本文說不可如注所云

先王以宗廟之制不立則孝享之情以疏故立爲七廟而七廟之外立爲壇墠各居其一焉曰考廟者言其父道之成也曰王考廟者言其大於父也曰皇考廟者非言其尊於祖乎曰顯考廟者非以明其爲四廟之尊乎曰祖考廟者非以明其爲七廟之始乎是高曾祖稱而思所當厚始祖爲尊而義獨宜隆每月而一祭之固其理也若五廟之外有遠廟則以奉遷遷之主有

祭法

五

昭之祧有穆之祧非有二祧乎既爲遠廟則不在月祭之列但於四時祭之而已故曰享嘗乃止若其祧之稍遠者不得於祧廟受祭而爲壇以祭之其又遠者不得於壇上受祭而爲墠以祭之所謂一壇一墠也然此壇墠必須有新禱之事乃祭之無則不祭也若去墠則最遠矣雖有所禱亦不及之但泛然名之曰鬼而已是蓋因其世次之遠近以爲祀典之疏數也

王爲群姓

二節

此又承上言外祭之法不止於天地日月之類也而王侯大夫士庶人立社立祀之法又如此○愚云見得群姓未必知報王立爲祭法以教群姓報之則群姓之享其覆庇之利者益弘是王爲群姓也且自立爲祭法以報之則已之受其福庇之益者

愈昌是王自爲也

王爲群姓

一節

此詳君臣立社爲人爲已而各有其名意天子主天下之土谷故爲天下群姓立社於庫門內右蓋欲奠天下民居足天下民食非一家一國之比故曰大社若王自立社於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王者社以王立不曰王社乎諸侯主一國之土谷故爲百姓立社於公宮之右蓋欲奠一國民居足一國民食非特自享其有故曰國社若諸侯自立於社藉田將供粢盛以享先公者社以侯立不曰侯社乎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所以奠衆人之居足衆人之食也不曰置社乎夫曰分立社因社異名皆以神地之道也禮之所親

祭法

大

深矣○愚謂此王仁孝二意爲群姓百姓立社仁也王社侯社

王爲群姓

曰竈

此王者舉群祀無非爲民之意用各以其時各以其儀立說七祀乃司令之神或主報功或主祈禳皆切於民者故爲群姓立七祀焉命主督察者文昌四星也祀於季冬而用燠燎焉中霤主堂室者漏光明處也祀於季夏而先以心焉國門司啟閉者秋祀門而先肝也國行司往來者冬祀行而先腎也帝王無後者無所歸曰太厲司過失王用太牢而祀於季冬司出入者尸也先乎脾而祀於春電司飲食者也祭之於夏而先薦以肺焉此七者皆王爲群姓立之也凡若此者不惟爲天下而立王亦

得以自爲之矣

夫聖王之

至末

首節爲下數節之總自厲山氏節至烈於民者也言內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首節禘郊祖宗相應及夫日月四句言外祭所由立者以其有功如此也與次節三節天地群神相應非此族者兼上二項來不在祀典者言不在祭法之內也

夫聖王之

一節

法施句要暗影下文來說足皆創新開始而發群姓之顓蒙啟後承前而爲萬民之永賴惟其如此而功施到今故祀之有立法繼法二等人在災患雖分天人後言去民之災則亦在人也○愚謂妙處全在制字上功烈在先聖先賢度其功而報之全

祭法

七

在聖王之制下所舉皆世間極大之功如居食倫理政事財用天文地利興章禪代此皆旋乾轉坤事業

祭所以報功而聖王之制祭祀也豈無一定之典哉亦以先世聖人有開物成務以化民成俗而法施於民者是人雖往而法猶存也則祀之躬親天下之務至于以身殉事而不恤是謂以死勤事者則祀之身給社稷之役至于國勢莫安而不傾是謂以勞定國者則祀之箇出於天聖之最難而救民於憔悴之苦是天不能爲之災也宜祀也患成於人捍之尤難而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人不能爲之患也宜祀也夫功垂於後世而祭舉於今時聖王之必載在祀典也

是故厲山

二節

前節賢臣教民稼穡而祀以爲稷神報其足民食之功後節賢臣能平水土而祀以爲土神報其奠民居之功祀稷兼農兼官謂自夏以前祀農爲稷自商以後祀棄爲稷使天下後世無粒食之艱者皆農棄之所遺也故祀焉平九州者謂開懇土地使民得以安居非若禹之平水土也祀以爲社則直以后土爲社神矣此皆法施於民而祀之者

能平九州

合下節

前節后土治地道以利民後節帝嘗明天道以示民皆有法施於民之功

帝嘗能序

着衆

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序字只將推步言著衆者即愚民皆知也

衆法

人

蓋氣候之早晚見於星辰農事之休作徵於氣候帝嘗以聰明之靈演推步之法以昏旦定天之星辰以星辰紀時之早晚曉示衆人使民占之知耕作飲藏之候時未至知其當休時既至知其當作天道正於上人事修於下法施於民之功大矣寧不載之祀典乎

竟能賞

一節

上是賞罰得其當勸懲之法可昭於天下下是禪位得其人勸懲之法可垂於後世總是示天下至公意

舜勤衆事

野死

舜深有見於下民其答爲可憂而無見於崇高富貴可爲樂故

巡狩而野死蓋以天下之故殞其軀者也

縣郭鴻水

一節

縣無功可修而曰修者繼其事而改正其失也如疏九河滄海深云以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而其功成矣縣亦祀之者以其有九載之勞城郭之作也功績雖弗著亦無非爲王事而死者禹修縣功要切以勞定國意

黃帝正名

一節

明民使民不惑利民用也共財共上用也民心知物利之資已用則自然出之以供上用不可兩平者修是修補之修指未備者說

黃帝之治天下出聖智之巧定百物之名使因民以究其用而

衆法

九

民不惑於下因名以定其職而財可供於上然物類至繁難以開物成務之聖容有心思所未到者顓頊代作修其所未備而物利無遺補其所不及而民心益明則足已用以供上用者寧有窮乎厚生之法施於民者不既弘乎不可以無祀也

契爲司徒

民成

契之爲司徒也教人以倫勞來未已又匡直之輔翼未已又振德之蓋民性自有之彛敎若爲之陶鑄而銘範焉吾見百姓之不親者成其爲親五品之不遜者成其爲遜正德之法施於民者不既遠乎不可以無祀也

黃帝正名

一節

二節平者前節開物成務以厚民生後節化民成俗以正民德

皆法施於民而為祀典所當載者

湯以寬治

之苗

虐指夏桀之虐言寬治者克克克仁省刑薄斂也寬治則虐除矣以寬治以下文治武功對除其虐與下去民之苗對自上所施曰虐自下所被曰苗前曰苗患似分天人此單說去民災患在人矣但以變言曰苗以害言曰患故總之口能禦云湯時有虐當去故以寬除虐文時宜文武時宜武故以文武去苗○愚謂要得三聖人隨時意

文王以文

一節

文治武功乃渾淪字樣謂文以文治而去民之苗武以武功而去民之苗非曰以文而致治以武而成功也要知有文之文以開武故武王得成去苗之武功有武之武以繼文故至得成去苗之文治

人君欲綏太平則尚文治欲遏亂略則尚武功文武時紂之所施于民者皆民災也間其孰為懷保孰為修和則文王以文治而去民之災焉者也間其孰陳我師孰揚我武則武王以武功而去民之災者也當其時商政日橫而九州猶輯寧如故紂惡既稔而四海幸永清不壞者非文武捍禦之所賜哉合而觀之自農桑以至文武其間聖君賢相相應而興者非一人矣要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或法施於民或以死勤事或以勞定國或禦災捍患此皆有永賴之功無前之烈足以利及斯民者后王之崇祀也不亦宜乎

此皆有功

合下節

此字總承屬山氏以下見人之有功也日月星辰見天之有功也山林川谷見地之有功也

及夫日月

一節

愚謂非此不在祀典便見有限制而不泛及之意攬見聖王創祭祀的制字

太祀者豈惟聖賢哉及夫日月星辰番象著明使民有所瞻仰驗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休作山林川谷丘陵生財利民使民有所取用隨財用之所生為食貨之所資凡此皆有功之族而較之祀典者也苟非有功烈於民則不在聖賢之列非民瞻仰則不在日月星辰之列非民所取財用則不在山川之列安得與諸郊祖宗燔瘞沉埋之祀典並載哉

祭義新裁卷之十八

祭不欲數

一節

秋嘗載上推君子之祭不可疎數而當合諸天道。下原君子合天道以行祭之意。○愚云要知人子怵惕悽愴之心時時在念不因雨露霜露而有寔因雨露霜露而動只修祭典還不見合道直至樂心哀心爲迎送之本提是合道不曰天時而曰道者雨露霜露上天氣化之實理怵惕悽愴夫人思慕之實心以實理啟實心故曰合道又云祭在於悽愴怵惕之真心有此心而不祭疏也未有此心而亦祭煩也有樂無樂稱此心而已。今夫祭以時行也時未至而屢祭謂之數祭不欲數何也祭數則事煩煩則厭數之心生而不敬矣祭可數乎時已至而不祭

祭義

一

謂之疏祭不欲疏何也祭疏則怠於事怠則遺忘之心生而無愛矣祭可疏乎是故君子之祭也不數不疏合於天時之變更春禴秋嘗是已蓋時乎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則必有悽愴之心是心也非其寒之謂也萬物感陰以死思吾親與物而俱往如將失之矣時乎春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則必有怵惕之心是心也非其溫之謂也蓋萬物感陽以生意親與物而俱來如將見之矣夫如將見之親之來也喜其來而樂以迎之如將失之親之往也悲其往而哀以送之惟樂故禘行於春而有樂以迎來焉惟哀故嘗行於秋而無樂以送往焉則不失之數何有於不敬不失之疏何有於忘哉

致齋於內

三節

此總論祭之始終一於敬意不敬乎哉首節未祭時預致其慈愛之敬祭之日節臨祭而能使親之著於外致慈則著一句原其所以著也先王之孝四句臨祭而能使親之存於中致愛則存一句原其所以存也著存以上漫露敬字至安得句方可說出來下敬養敬享接上句敬字來進一步看以結上文敬養句輕引起之辭耳○愚謂只重思上文見位問容聲思之切而遇吾親也此是思後之精神契合處下文不忘思之真而時時念吾親也此又是思時之精意凝結處此皆著存也皆愛慈之致故有此也愛慈即思之心也敬所以思也○又云五思二見聞三不忘總歸到致愛致慈二致字許多形容模寫只發揮得人子愛敬極致一念人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念頭到此再加不去了

祭義

二

致齋於內

一節

齊之日自七日積而至於三日見所爲齊即見其居處五者所謂見者自其思之至精至密處言也○愚云人子許多思索只爲得一箇見字

君子之祭也必先致齋三日於正寢之內散齋七日於中門之外散齋致齋之事何如居處親之所安也笑語親之所形也志意親之所向也愛此事而樂愛此物而嗜亦親心之所不能無也當此散齋之日則於五者而致思焉由粗以及精有以想像乎平日矣自散齋之七日以至致齋之三日則精誠之極致允親之居處笑語志意嗜樂皆與親而俱往者今則無形之中視

若有形不有若見其所爲齊者乎夫齊而至於有所見則人子思之之心快然而無憾而祭之本得矣

祭之日

一節

此言正祭行禮之日隨在而有所感如此儼然愾然皆指親言○愚云皆由上思中得來此皆心內之形容非外面之景像也夫未祭之先吾之思既通于親故臨祭之日親之神自通於我方其荐毛血以告全親自奉存而入於廟室也則儼然彷彿必見其在於神位焉及奉俎以荐酌酒以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則肅然愾愾必聞其舉動容止之聲焉及其既出戶之時而傾耳以聽也愾然太息必聞其咨嗟咳嘆之聲焉此固見親之神著於外者如此然非思之精而見所爲齊於未祭之先何以有是哉

祭之日

敬乎

不忘乎心哉上節是我之見乎彼卽所謂著以見聞而言下節是彼之見乎我卽所謂存由不忘而言曰愛慈曰著存曰敬俱一時事但愛慈比著存差先以心言也敬字兼愛慈言○愚謂見形聞聲不過倏忽恍惚事不忘則時時在念不可分內外以見形聞聲亦在心也

是故先王

一節

先王之孝亦主祭時說致愛二句哉著存一時事愛慈著祭時說愛有不忘追念意慈有專謹不渝意總非兩心各就所指而言非存獨不本於敬而著獨不本於愛也觀上言存而曰不忘

乎心下言著存而總曰不忘乎心可見總之只一箇心之向親也君子生則以下又推言所以敬享之心也

君子之祭豈惟入室入戶之際而後有所聞見哉是故先王之祭孝心常存親之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順之時也親之聲不忘乎耳常若聽命之時也親之心志皆欲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頃也此則念親之心常存於中者如此然所以存者豈無故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愉愉其忠而極其愛焉則愛存而親以存自爾不忘不絕而存之若是也所以著者豈無故哉蓋由積誠於臨祭之日肅肅其敬而致其慈焉則慈著而親亦著自爾見形聞聲而著之若是也夫著存或忘於心雖欲勉強以爲恭敬之節不可得也今惟致心之慈而著之不忘乎心矣安

有見親之著者而敢不敬乎惟致心之愛而存之不忘乎心矣安有見親之存者而敢不敬乎故入室出戶雖異所在耳目思雖異所接而此敬自不能釋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事親也既生則敬養矣今又死則敬享而如此乎致愛致慈焉是誠何心哉蓋思欲終吾之身一於敬而不敢以辱親也此君子之祭所以必敬也○愚云這思終身勿辱的思字也要重看前那思思到親身上去只是追慕這一思直思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全歸的工夫這一思是前五思的張本

唯聖人爲

一節

享焉敬上言仁孝之能享天親而原其由於心君牽性至未正卽孝子臨尸而不作也心之不作正卽心之向親此所以能享

親也。○愚謂只看臨尸不怍一句隨者祖考與我對面必是我
的心事與他質證得過沒有一毫不慊的意。方纔與他不愧
不特臨祭時有素行工夫爲根本。○又云能享帝事天如事親
也能享親事親如事天也。敬忠與欲皆是此念所以爲不怍。
夫郊以祀天同也。唯聖人則禮行於郊而天神格。廟以祀祖同
也。惟孝子則禮行於廟而人鬼享。此其故何哉。吾知能享帝者
以我心之仁向乎天而與天心一也。能享親者以我心之孝向
乎親而與親心一也。唯心向乎帝心向乎親。斯以已之心感天
親之心而稱能享者。必聖人與孝子也。試卽孝子享親之事言
之。彼臨事而作非向也。孝子之享親也。盡道於已而無歉於心。
未祭之先自反已不怍矣。迨其臨尸而何怍之有。何言乎不怍

祭義

五

也。愛敬之至足以表其不怍之衷也。夫主祭者有君有夫人。方
迎牲時君牽牲。夫人奠盞。朝薦饋食時君獻尸。夫人薦豆。此則
夫婦親其事矣。助祭者有卿大夫。命婦卿大夫相君而以外從
外。命婦相夫人而以內從內。此則內外備其官矣。斯時也。爲君
爲后者。濟濟乎其敬焉。極其敬親之心。而有整肅之儀也。愉愉
乎其忠焉。極其愛親之心。而有和順之寔也。致此忠敬正統。稱
其精禋感格之神。切切然興親之享。此牲益益荐獻也。夫是之謂
能向乎親也。此臨尸而不怍者也。況未臨尸之前。又有所以不
作于尸者。在此孝子之能享親而聖人享帝亦可見矣。

文王之祭也

一節

文王與截上是正祭事親之誠。詩云以下乃已祭思親之切。

愚謂其文王與以上是事死者如事生。詩云以下思死者如
不欲生。但其中要得分中之串意。惟思之切故事之猶生也。惟
事之誠故思之益到也。搜義亦至此說。但不如此解之細臆安
帖。

惟孝子爲能享親。吾於文王見之矣。蓋文王之廟祭也。事親之
死者則如事生。祭如在也。思親之死者則如不欲生。哀痛之極
也。矣。以言其事死如事生也。親之忌日必悲哀不已。廟中稱諱
如見親形容。其祀之忠誠也。想像之切。如見親之所愛。真有欲
之之色。然非文王其孰能與於此。推此祀之誠也。而思死之心
有難以名言者矣。詩有之。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詩本咏宣王
允懷文武之功。烈此詩真足以咏文王者。何也。蓋文王之祭固

祭義

六

念親之勤而祭之明日。宜可以安寢矣。然文王至於明發而猶
不能成寐。何哉。蓋正祭之時。既享親而致其來矣。祭畢則不能
不去此心。豈能忽然耶。於是又從而思念不置。庶幾其復入焉。
此所以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卽詩之所謂明發不寐
矣。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卽詩之所謂有懷二人矣。然則是詩
也。非文王之詩而何。卽此觀之。可見文王當祭之時。自始至終
其樂與哀相半焉。蓋享而致之是享而必樂。又從而思之是已
至必哀。豈非樂與哀半乎。此文王之思死如不欲生者。然也。而
孝子能享親也。于茲可想矣。

仲尼嘗奉

一節

以數載上是聖人祭盡誠。下是因問而明其當誠不可同於

昔日之言也濟濟至自反也是解濟濟漆漆之義客以遠至有
乎是解已之行祭無濟濟漆漆之意以應今予之祭無濟濟漆
漆一句反饋至有乎是解已之言祭有濟濟漆漆之故以應予
之言祭二句○愚謂交神在心不在客言客者非所以論主祭
者之心也

所謂孝子為能享親者吾又有徵於仲尼矣昔者仲尼之行嘗
祭也奉所薦之物而進於尸其身自執事而親也不敢自肆而
極其專慤焉其周旋進退而行也不暇為客而促促以數焉此
皆一於誠敬不事威儀正事親之道也予貢乃舉夫子所嘗言
濟濟漆漆者為問蓋怪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曉之曰濟
濟而象盛者其為客也乃疎遠之客而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

而專致者其為客也乃自反之客而修飾於外者也客以遠及
客以自反則客之疎者情不切外之修者敬必衰皆與神明無
與矣夫何神明之及交今我自祭固將交於神明者而又何濟
濟漆漆乎蓋濟濟漆漆自有其時焉初不在奉薦之際自有其
人焉初不在主祭之人也彼天子諸侯之祭饋尸於堂反而設
饋而作樂既成乃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以行反饋之禮
斯時也神事畢而人事始矣為主祭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
酬有其儀合聚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遂行焉於
是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有前此祭
至恍惚交神之心乎既無恍惚交神之心夫何神明之及交乎
夫人之立言或因事而異或因人而施不能以一端拘要之各

有所主當於禮而已則我前所云濟濟漆漆者特主助祭者言
之耳若主人之事親則宜慤而促數也子何以執一論耶

孝子將祭

三節

首節截上言孝子慮事具物之誠下言祭盡其誠而結其為孝
子之志也○愚云虛中不是此中空空的喚作虛中心中只是
一箇孝敬孝敬之心在中便無他物便無他事而純一不雜了
孝敬之心至便虛中之極了所以后面有交神明之恍恍惚惚
也是孝敬便是虛中又云虛中二字是祭之張本下孝敬恍惚
皆從虛中生出來何謂虛中人生以後之情欲一洗空之直見
吾本來太虛之一念也本來何物清明之氣而已

孝子將祭

一節

事是所行是事物是所設之品事不可以易就故要慮物不可
以缺用故要具虛中只是一誠治之即慮之具之也○愚謂此
虛中就下節孝敬之心未祭則此心為至虛之心臨祭則此心
就是至孝至敬之心先時無虛心臨時做不出孝敬之心
夫孝子者方其未祭之先必有當為之事而慮之不可以不預
也此其當祭之時必有陳設之物具之不可以不備也然事也
物也可以不誠之中謙且備哉又必虛中以治之蓋心無餘事
者慮事之原心無雜物者具物之本虛也者洗心退藏還其明
瑩不滓之體而事事物物胥此得其治者也不然本之不清且
慮且具焉祇為瀆神之資耳矣以祭

宮室既修

一節

首三句提起下分兩段庶或享之二句總承上奉承而進是朝踐之時其薦俎三句是饋食旅酬之時兩奉承而進相對志意三句與洞洞乎四句對志意即薦歲事之志意如春杓則諭其休惕之志意秋嘗則諭其懷愴之志意也以其恍惚二句連上講其字即論志意而言也如弗勝如將失乃洞洞屬屬之狀當一氣着孝敬二字不平猶云孝子致敬之心也搜義云只重孝子夫婦說勿以至祭助祭并言以上盡內外之誠登說庶或享之冀神明之格末句志字通捲上文來緊頂此句

夫孝子虛中以慮事具物如此由是宮室則既修矣牆屋則既設矣百物則既備矣事應物具可以祭矣於是方朝踐時夫為祭至於外婦為祭至於內齊戒以積誠沐浴以潔體或奉承祭

祭義

九

物以進之親也斯時也洞洞乎表裏如一屬屬乎誠寔無偽即此洞洞屬屬之狀奉承之物本輕而易舉也本未嘗失墜而如將弗勝如將失之此其至愛而孝至慈而敬之心可謂極至也與不特此也至饋食時主人薦饋熟之豆與牲體之俎序禮樂以致文備百官以任事奉承所薦之物進之親斯時也祝以孝告以諭達我休惕懷愴之志意以此恍惚志意以與神明交通夫盡內外之誠如此庶或神之來享云耳夫孝子祭時外焉事物毫無缺失內焉心志毫無愧怍惟冀臨時親來一享則庶或享之非孝子之志而何

孝子之祭也

一節

泉云進退以容貌言前言盡敬此又云者敬是盡之於心此著

之於外也○愚謂要知孝子慈信敬禮之必盡者總是為祭而設則臨事之時豈有不必敬者哉下如親聽命使之不遜形容必敬意孝子舉慈信敬禮之盡者俱發洩在進退之時所以必敬也又云孝子之祭不特內要盡心又外要盡禮不特心與禮當盡又要謹進退之儀

今夫孝子之祭自心之專謹而言謂之慈則念慮極其精專而懇懇乎不敢以少放焉自心之真寔而言謂之信則念慮極其真純而慥慥乎不敢以或偽焉自心之慎畏而言謂之敬則至一無適而無一毫之雜念盡其敬而敬焉至於禮也者備物於外以將其內又盡其禮而無所過焉不以美而沒也無所失焉不以非而廢也夫內外交致其誠固有以盡祭之道矣然於承

祭義

十

事而進待事而退也猶必切兢惕之念以致著存之誠即其敬心之所存殆如恍惚之間親聽父母之命若有教使已焉而承順之不違矣孝子之祭如此

孝子之祭可

一節

首句截其立之至祭也是自始至終一於敬而為孝子有本之祭孝子之祭句正與首句相應可入心字講中間敬以誦等不必添入心字立而不誦以下是反言之也無本而祭所以失之固與疏等正以心言○愚謂孝子之心盡在祭上誦愉欲如將敬齊這都是孝子之心下孝子之祭也祭字竟以心字代之孝子之祭也觀其祭而可以知其心也方其朝薦饋食之未行時則待事而立也則敬以誦焉而致其罄折之容朝薦饋食之

方行時則從事而進也則敬以愉焉而遲其怡悅之色朝踐薦血腥饋食薦熟食時其奉物而薦也則敬以欲焉而切切乎欲親之克享也駿奔之餘皆退而立也如將受命儼乎敬使之是承也合烹之後已徹而退也敬齊之色不絕乎而肅乎餘敬之未忘也此則孝心結於中故敬形容於外非內有孝子之心而祭不能如是也觀其祭不可以知其心乎若立不誦是徑情自遂而不能委曲以通其變固也進而不愉是儼恪自處而不能承順以事其親疏也薦而不欲則無孝享之心而情意乖違惡在其為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則無順聽之心而意氣驕情是不免於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是節文不能以終遂善終不能以如始而其心為忘本矣如是而祭則外雖有交神之迹而內寔無及交之心祭之道胥失之矣夫祭之有得有失皆由於心如此故曰孝子之祭可知也

祭義

十一

孝子之有

一節

深愛四句相因說溫厚優柔曰和忻喜歡愛曰愉周旋委曲曰婉三者皆以深愛貫有深愛則一時俱有矣三必有者乃遞下之詞如執玉二句是狀其敬洞洞屬屬帶下說如弗勝二句總發執奉之狀原無所奉執只假形容其敬愛心發於外可得而見故直曰有敬心存於中不可得而見只得將物比擬而但曰如也○愚謂以深愛為主三必有深愛之發而為和也四如字深愛之存而為敬也正見愛之深處虛虛惓惓其愛不深豈所以事親哉舊以愛敬立說愚見以白文內止有愛字無敬字况

嚴威儼恪豈不是敬而曰非所以事親也可見前只重愛字今夫人子之於親也有愛道焉使愛有未深徒愛已耳惟夫天性之情固結於中而不可解則愛可謂深矣心有深愛則氣之宣於口者不期和而自和無乖戾也既有和氣則色之見於面者不期愉而自愉無忿戾也既有愉色則容之動於身者不期婉而自婉無直遂也愛心之所發如此愛之深吾見雖無所執也而常若執玉雖無所奉也而常若奉盈洞洞平表裏如一也屬屬乎其寔無偽也若有所舉而弗之勝也若將失之而推恐失墜也愛心之所有如此孰非深愛之所形哉事親之道當如是矣若夫嚴威儼恪愛不深而徒假敬以自飭非所以事親也乃成人修飾威儀之道也孝子不如是矣

祭義

十一

先王之所

一節

近於子截上言王政之要有五而因原五者之所由貴下則言此五者之中尤以孝弟為先而先王因此以致治也首句提起貴有德五句列其目定天下著其效貴有德何為也五段指所尚五者治道有其由是故至孝二句獨揭孝弟為人道所同先王之教三句所以先王因立教統民此又於五者中歸重於孝弟意治道有五獨重孝弟者何蓋孝弟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能盡孝弟則仁義在我凡貴德貴貴惡幼皆可兼舉此正王道施為緩急之序也定者人各得所而世道昇平之謂亦只在百姓貴德貴貴與孝與弟不倍上看至大可貴曰道但此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箇渾全無缺者人曰有德則行此道

有得於心渾全者純定無迹者有方雖未與道爲一而得其一事一節皆可名之要之達道不遠欲貴道自不得不貴德矣愛親孝也廣親之愛以敬老方爲至孝蓋愛及天下之老斯滿能孝之量也敬兄弟也廣兄之敬以敬長方爲至弟蓋敬及天下之弟斯滿能弟之量也王霸以功業言王者以仁愛民至孝以仁愛親同一惻怛之心霸者以禮序其國至弟以禮序其長同一順序之舉故曰近似終有家與天下之別也其定不重王霸只要引出必有父兄意必有父兄又不重天子諸侯即天子諸侯尚有父兄見天下人不待言意教者教以孝弟也因孝弟爲人心之同而自不能別立一道意領者統領倡率使咸趨於孝弟也曰所以正立教之意非以效言也通節治字定字教

卷之三

三

字領字要明末教字與首治字應末領字與前定字應教之正所以治之也領之斯足以定之矣愚謂近乎王霸言王霸最切近的工夫自孝弟起必有父必有兄兩必有字要玩盡事父之道斯謂之有父盡事兄之道斯謂之有兄必有父兄是王伯真是工夫也定天下定字即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的定字言各止其所也領天下謂以率性之道使天下各率其性領之正以定之

昔先王有天下治雖多術而所以治者則有五五者何致敬盡禮以貴德忠信重祿以貴貴致膳存告以貴老立敬惟長以敬長撫摩鞠育以慈幼行此五者則賢才爵位並見專用齒讓慈愛交相流行人各止其所而天下平天下所以定矣然先王必

尚此五者何也蓋天下莫不貴者道道渾全無迹德純寔有方而近於道故貴之也天下莫不尊者君貴者左右親比而近於君故貴之也貴老者以近於親而親以及親得無貴乎敬長者以長近於兄而兄以及兄得無貴乎慈幼者以幼近於子而子以及子得無貴乎夫先王所貴五者各有所爲矣有要焉亦先之孝弟而已是故仁以事親孝也爲老近於親而廣其愛以及人之老則孝至矣雖未盡王者事然王者以德行仁不過廣此愛耳不近於王乎義以從兄弟也爲長近于兄又推其敬及人之長則弟至矣雖未盡霸然伯者以禮明義不過順此序而已不近於伯乎夫至孝近王至弟近伯則雖以天子諸侯之尊貴必以孝事父以弟事兄况自天子諸侯以下者乎卽是而知親

卷之三

古

長爲天下之大倫孝弟爲人心之同理故先王立教化人惟以孝弟相因不改蓋孝不變則教亦不變弟不易則教亦不易正以率領天下國家之人莫不親其親長其長而同歸於孝弟中也爲治者循此以教則王伯之業可成而治安之效以臻豈非平天下之要道乎

立愛自親始

一節

此節孝順當在君上講註中愛敬盡於句什經文孝以二句註中德教加於二句什經文措諸二句孝順卽是愛敬盡字卽立字之謂愛敬卽是德教百姓卽天下之民也○愚見立愛立敬猶是用愛敬之始孝順之道尚未定體得到至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此道方盡註愛敬盡於事親敬長句當玩唯體得盡所以

措諸天下而即行貴有親貴用命民心知貴之然尚未大行也
直至無所不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的景象人君立
愛立敬的工夫方完或分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股有則孝以事
親順以聽命要作國人身上看與註愛敬盡于事親敬長而
德教何不合不可從

夫孝弟之教先王必因之以領天下國家者何也亦以愛敬之
化神耳為君者欲斯民之睦不違堯之民也以倡率之樂始於
吾親立愛自親始而所以教民敦睦之行者即在此矣欲斯民
之順不違責之民也以倡率之機始於吾長立敬自長始而所
以教民恭順之道者即在此矣惟教以慈睦則民與孝而貴有
親教以恭順則民與弟而貴用命惟愛親敬長人心所同然而
興仁興讓隨施而輒效矣由此觀之人君特患愛敬之弗立耳
誠能淳以服事而愛盡于親順以聽命而敬盡于長豈獨行于
一人之親長哉舉而措諸天下即德教也至愛所孚民皆相率
以用愛天下無不貴親之民至敬所通民咸相率以用敬天下
無不用命之民矣安有梗化而不行者乎吾謂愛敬即親長而
教順即此而在者耳

郊之祭也

二節

上節郊祭之敬下節廟祭之敬上敬之至在人已交敬上見下
敬之至在君臣交敬上見然猶歸重君身上為是○禮云子從
吉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于躬親上見出人君至敬之心
郊之祭也

一節

郊之祭下要補出人君自至其敬意故能感人如此喪者不哭
二句要重看

祭之日君

一節

此節專主廟祭言中間分牽牲繫牲暫退終退四事敬之至也
何總上四項來故註中皆專指君說不必兼論祭者

人君當廟祭之日方牲之未殺也君必迎牲于廟門之外而親
牽以入所以致其力也以子姓之親而對君其牽至宗廟有事也
以卿大夫之貴而佐幣序從備告神之用也及入廟門繫牲於
碑而納牲詔于庭之禮行矣及殺牲之時必薦血毛也卿大夫
則袒衣取牲耳毛以告全焉燔燎之時必用脾膂也君執鸞刀
而割取脾膂焉是則殺牲既備臭陽以達有以達夫早朝所行

之事報氣之禮無不舉矣於是人君乃暫退而立於阼階之間
焉以待夫堂事之行也祭必熟其牲也則有湯爛之祭薄於味
而近於臭也祭必腥其俎也則有生肉之祭全乎臭而遠於味
也斯則備物致享臭味兩全有以盡饋食所行之事而報魄之
禮無不盡矣於是人君乃終退而立廟門之外焉禮畢而後取
出也夫自牽牲而獻牲也自暫退而終退也竭情盡慎身親其
事而不以為勞慎終如始而不繼以倦不日敬之至乎交神之
道無以加於此矣

郊之祭大

一節

上是郊祭之義三代所同下是郊祭之特三代所異郊祭是酬
上天生成萬物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祀可比至日配月平至日

者將日做箇天神主祭之猶不敢直言獻於尊者意有主必有配故配日以月也天尊無爲不可直讀惟日爲陽尊而代天主事月爲陰尊而配陽成象同有照臨之功在天皆爲至大故以之爲主爲配也蓋此正是祭天非祭天又主日配月也此見郊祀之寓意深遠矣下言歷代祭天之時各因所尚之色有異夏尚黑故祭於日沒而黑之時殷尚白故祭於日中而白之時周尚赤故祭或日初出則赤之朝或日將落則赤之闇也蓋禮定於報故郊之祭也三代相沿時係於人故郊之時也三代不相襲其或繼周者所因革可知也

祭日於壇

一節

此因上郊祭主日配月遂言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禮月生於

祭義

七

西截合言之上詳日月分祭之義下原日月當祭之由析言之於壇四句明祭日月而設壇坎之義幽明以理言在隱顯見上下以勢言在高深見於東四句明設壇坎於東西之義內外以氣言在動出靜入見位以位次言在陽中陰中見中則得位也別制端三字要明日出二句又申壇東坎西之義大註皆言日月小註却說陰陽蓋日乘陽精月乘陰精凡陽皆明皆上皆外凡陰皆幽皆下皆內故下文只云陰陽也長短在饒之上說陰陽之長短往來周迴不息此便見二氣之和了天地之和單指化工賦形邊說所謂氣行不乖百物皆化是已致是日月所致總之陰陽相濟之效也未見用祭報功意○愚謂宇宙間和氣全是日月之功致和只在氣化上說未說到物生上恐陽之太

亢也而陰致之恐陰之太肅也而陽致之陰陽相調以成其和也世間晝夜相代寒暑相成乃是真和光景豈是生物纔和先王制祭有禮必有義祭日於王宮之壇祭月於夜明之坎何也蓋日月之爲陰陽也有幽明上下之殊壇顯象陽之明坎隱象陰之幽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也象陽之上坎深象陰之下所以制陰陽之上下祭日之壇必於東方祭月之坎必於西方何也蓋日月之爲陰陽也有外內正位之等日東象陽之動出於外也月西象陰之靜還於內也所以別陰陽之內外東爲陽中日東正陽位也西爲陰中月西正陰位也所以端陰陽之位序然日何爲祭於東之壇也以日出於天地之東故也月何爲祭於西之坎也以月生於輪廓之西故也然所以必祭日月者

祭義

大

何也蓋日乘陽精陽道常饒其運行也健而長月乘陰精陰道常乏其運行也遲而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循環無端由是二氣相調而太和之景已充滿于宇宙之間舒慘不感而順氣之流先播蕩于四序之表豈非物生之本哉而所以致是則日月相濟之功焉先王得不設坎坎分東西以報之哉

天下之禮

一節

主爭也截上言大禮有五者而足以致治論其理也下言用此五禮以爲治而民皆從治著其效也致反始五句言禮之所在非目也厚其本五句言禮之爲用非效也合此五者言其指人君成治說經制一立而用之可以爲治故曰天下之禮五致字俱要做到至極處反始焉

和民先以足用說致義屬辨分說致讓屬洽情說致反始在親愛上着有不忍倍義故曰厚人物之本鬼神在敬始上着有不敢忽意故曰尊其洋洋如在上者致物用有開源節流使民利用不窮意前言和用此言物用有明方有和且禮只重用說故變和爲物也民紀卽五倫爲民極者立民紀如父子有親等使倫紀不廢墜也此只是正德本於厚生意上下句重下不悖逆乎上五者兼舉並行曰合以治使用之以厚其本尊其上等有體諸身而施之政意此禮世風人心賴之故爲天下之大禮奇邪二句只反言以決其治效之必然耳○愚謂天下之禮只是推極人仁厚和敬之真心此心原是人所本有但是隨現隨沒所以天下多爲異習所溺而良心日喪合此禮推致以滿其量則仁厚和敬之心在在克足道德自一而風俗自同此治天下之至理也

祭義

五

先王制禮綱維天下其大者有五行之必求各致其極天親人物之始郊反物始廟反人始此致反始之禮也鬼神陰陽之靈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致鬼神之禮也百姓諧和本之財用豐足必利用厚生使其下咸和此致和用之禮也正名辨分以別尊卑此致義之禮也講信修睦以崇譏讓此致讓之禮也此五禮者將何以哉致反始所以使民反古復始厚人物之本也致鬼神所以使民尊嚴鬼神不敢玩也致物用所以使民既富方穀爰倫克叙以立民紀也致義所以使民辨等威而下不悖逆乎上也致讓所以使民禮俗刑而爭鬭不生也禮之爲用如此

誠使人君爲治兼舉此五者施之政治之間則幽而難理之神道明而難洽之人心各愜其願禮之大經大法不越乎此不但施之一家一國而爲天下之禮也若然則禮教行人心順莫不敦本而尊上紀立而分定崇讓而爭息矣雖有反此而奇邪不治益亦微少矣禮之施于治者不有實效乎信乎治人之道莫急于禮是以君子致禮之爲貴

吾聞鬼神

五節

氣有二句言鬼神之名所由立而衆生一節詳之合鬼與神二句言鬼神之教所由立而因物以下三節詳之

吾聞鬼神

一節

上是闡鬼神之名下是著其教之大按人之氣魄卽鬼神之所

祭義

子

寓凡流動者卽神也有形質者卽鬼也盛卽陰陽之靈也氣魄指生者言鬼神指死者言或以神之盛二句指生言過至合鬼處添出及其死也魂升魄降本爲無理但於下文衆生節有碍不可從合鬼與神只舉立其名講說而教之至實生於此名也○愚云生時之氣魄卽死後之鬼神死後此氣不散卽爲神之盛此魄時見時滅不可模擬卽爲鬼之盛

宰我曰吾聞鬼神者不知其所謂也夫子曰鬼神之理豈必他求哉氣魄之在生時者卽鬼神之在死後者也蓋人身之運動者爲氣死則是氣之靈屬陽爲神而爲精靈之不可捨者非神之盛乎人身之疑定者爲魄死則是魄之靈屬陰爲鬼而爲精靈之所自出者非鬼之盛乎夫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魂魄

分而爲神爲鬼聖人制禮合聚其已離之魂魄爲鬼神者而命之各焉以此教民則義理深遠而又不墮於虛無情意懇到而又不離其本體豈非教之至哉

衆生必死

一節

何謂魄者鬼之盛蓋鬼之言歸也今衆生必死死則魄降而復於土矣蓋陰精重濁故降而歸土以從陰也此之謂鬼魄也者非鬼之盛乎何謂氣者神之盛蓋神之爲言伸也今衆人骨肉雖斃于下陰而爲野土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于上或爲朗然昭明之氣或爲溫潤之氣或爲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爲陽此乃百物之精靈不與魄而俱散者也是其神之昭著洋洋流動而不可掩者也氣也者非

神之盛乎

因物之精

一節

何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聖人因衆生之死而有精靈之不可掩者故制爲尊極之稱陽精爲神陰精爲鬼顯然名之而向之無形無聲者於此乎可據以神道設教而爲天下之黔首則使民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憑依也此各一立卽是百衆皆畏其威凡有所爲惟恐鬼神之鑒臨孰敢慢而爲惡乎萬民皆服其德凡有所行必求鬼神之昭合孰敢違而不善乎

聖人以是

一節

此是推之於祭無非合鬼神爲教之至也聖人廣祀之教卽前節黔首則百衆以畏二句但彼爲虛論而此爲實言也○愚謂

念所由生之心真心也教之不忘此心故聽之速速者心神意念與鬼神相合一也遇霜露卽起悽愴之心遇雨露卽生怵惕之心不必勉強而然亦是速也

夫既制鬼神之名而民皆畏服矣聖人以民心無常民畏民服尤未足以盡教也于是躬行祭祀之禮以教之築爲宮室以居祖考之近者而設之爲宗廟所以別其情之親而通也築爲宮室以居祖考之遠者而設之爲宗廟所以別其情之疏而遠也凡若此者豈徒自盡其祭先之心而已哉蓋由後邇前有所謂古緣身探本有所謂始乃吾身之所由生者今築爲宮室宗祧是乃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身之所由生也夫人之情強之以本無貴之以難從則必不服惟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民自此服從於心莫不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尊祖親考以禮享之不惟聽之以身從而聽之以心從豈不速哉美但畏服而已也

二端既立

一節

此節教衆反始句與教民相愛三句對看然教衆反始就在報氣之內相愛用情却在報魄之外報魄亦是教衆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愚云反始意在朝踐時此心純于交神覺反始之意尤專至饋食時雖亦是交神然有新及於人之意了所以把反始說在報氣后然祭未旅酬之禮亦是要祭禮數所以與反始並重反始緊承在報氣之下者何人之始于祖考以精氣相通接見一本處教民二字只指助祭之人言用情所以謂之愛

也。蓋饋食之時必旅酬爲禮者所以示之以相愛之道由是而獻酬交錯上而賓長諸父用情於下下而執事昆弟用情於上此祭澤之均怡然情意之流通是之謂上下用情末句頂上二項不可專頂饋食議二禮行而神人皆順所以爲至

夫祭宮室設宗祧將以行祭祀之禮矣今自其禮言之神是二端既立矣於是制爲朝踐之禮以報氣饋食之禮以報魄而二禮斯行焉以朝踐言之建設早朝所行之事則取姓之脾脰而燎之使羶鄉之氣上騰也又以蕭蒿雜脾脰而燒之使光氣之烟上升也是蓋主於尚臭以陽從陽所以報祖考之氣也夫報氣之禮既行則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教民知本之當報而反其始也至於饋熟之時其薦也以黍稷其羞也以肝肺首

祭義

至

心維以兩甒之醴酒而又有始祭所加之饔飩是蓋主於尚味以陰從陰所以報祖考之魄也夫報魄之禮既行由是教斯民以相親相愛之道而酒食以聯上下之情不徒報魄以格神也而思又有以及于人矣夫是二禮也不惟以道嘉死者之魂而思且有以恩賜生者之和心是神人無到之禮也不亦至哉何莫而非聖人之至教也

君子反古

五節

不敢弗盡載上數句乃下五節之綱下五節皆根自盡說來是內發于情外竭于力從事之寔而莫非致敬以爲之本也○愚謂以致其敬一句爲至下三敬之至也正與此相應敬致則情發敬致則力竭不敢弗盡正敬之致處

君子反古

一節

千畝以下舉醴酪案盛之供本於竭力從事者而表其爲致敬之心也本意爲先古設○愚見重不忘其所由生意惟不忘由生是以敬之致不忘也敢弗盡乎情之發力之竭正所以不忘也敢弗盡乎在躬耕上見至敬處

祖考之既沒也於時曰古於脉曰始正我身之所由生也不反不復則忘矣君子則追之以心酬之以禮而反且復者無他惟不忘其所由生焉耳惟其心如是是以事親之禮而不敢懈之敬敬心致是以內焉發其休惕悽愴之情又且外焉竭匪躬之力以躬執事之恪凡若此者正欲追養繼孝以報吾親者敢不盡乎致其敬而敬盡故發其情而情盡也竭力從事而力盡

祭義

至

也而君子之所以報其親者至矣是故醴酪不備案盛不潔不敢以祭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云而必躬耕者蓋以事天地山川社稷之外神先古祖考之內神凡其爲醴酪案盛者皆取於此故躬耕而竭力以從事也夫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身致其誠信是不徒爲敬而實爲敬之至矣然則不敢弗盡而以報其親者茲非其一端哉

古者天子諸

一節

此節言犧牲之成皆本於竭力從事也敬之至也載上是未入滌者以朝牲言下是既入滌者以巡牲言敬至孝至俱着君上看歲時躬朝着養獸之官說朝牲雖是臣而實天子諸侯命之也○愚謂見君之禮見牲見至敬以視朝之服視牲見至孝

古者天子諸侯之養牲方其未在滌也必有養獸之官及臨祭之歲時獸官必齋戒沐浴而躬朝之何也蓋以色純之犧體完之牲而爲祭祀之牲者必於此所養者而取之故也夫齋戒沐浴臣見君之禮也臣以朝君之禮而朝牲蓋由人君致謹於祀典故官之不敢怠其事如此也不爲敬之至乎及將祭三月之前君召牛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既養於滌則每月朔望君以皮弁素積而躬巡牲何也身致其誠信以致力焉故也夫皮弁素積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牲是重其爲事親之物而人子孝愛之誠于此達矣不爲孝之至乎所謂不敢弗盡以報親者於此可見矣

古者天子

三節

此言祭服之儀皆本於竭力從事意旨節養蠶之重其事二節獻爾之隆其禮末節造服以祭之合其法敬之至也總承上三節以人君之尊而親卜之以夫人之尊而親蠶親繭親繅之而後君服以祭焉故爲敬之至亦重天子諸侯身上

古者天子

一節

外閉以上養蠶之地也食之以上養蠶之法也公桑蠶室是二事近川而爲之築宮爲句仰有三尺爲句棘牆爲句而外閉之爲句四項皆屬蠶室一邊說

歲既單矣

一節

獻於夫人以上獻繭之禮禮之以上受繭之禮此爲君服是見而重之之辭副禘二句隆其所受之義古之獻繭總上言古人

之同其禮也用此此字指副禘少牢言獻燕受言則是覆首者禘是文身者

及良日夫

一節

使繅以上繅綵之禮也文章以上染采之方也先公以上昭成而行祭也朱錄玄黃染造而成以色言黼黻文章綉繪而成以錦言敬之至只重君上親蠶親繅上見至敬

夫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今祭服之成始焉本於夫人之親蠶而受繭者有其禮既而出于夫人之親繅而染采有其制始終一於禮而不苟如此則服之備也亦何如其敬之至乎所謂不敢弗盡以報其親者如此又可見矣君子有反古復始之責者不可不知所從事哉

致禮樂之

難矣

此段承上文作現成說致禮樂是極和極順言其始天下塞是莫與爭等要其成此以上總論禮樂在身者自能感人如此下方說行禮樂施之政事而自裕於治也蓋禮樂體於身心足以感人動物如此以此推之政治之閒豈不足以致王道之易易哉

孝有三大

一節

大孝三句不可分優劣分有尊卑故孝有大小耳俱要兼事死養生志意俱就善邊說意是未形者先則引導往善上去志是已形者承則將順之使善念益克先之承之正所以諭之於道○愚謂先意承志不論大孝中孝小孝都是要的三者之養

雖大小不同總之能尊養親之身不能成就親之心惟論之於道則以我之體受全歸者使親亦得爲踐形盡性之子方是君子之孝超於尊親弗辱能養之外者

人之孝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有三焉三者何大孝尊親尊養弗辱天子之孝也其次弗辱立身揚名卿大夫之孝也其下能養養志養體士庶人之孝也隨分自盡其心胥不失其爲孝矣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徒隆其養已也父毋爲善之意未形則引而導之以啟其機於先父毋爲善之意已形則承而順之以誠其志於後正將從容以感化之先後以維持之所以論之於道使其志意與道爲一未始有違也此則不取必於分而爲養志之孝矣若參直養口

體而已反之論道之功尚不知何如而足爲孝乎

身也者父

一節

上四句提起行遺體之當敬下五句正是行父母之遺體也非孝處影下文災及於親意講災及句方說出敬親意○愚謂父母之遺體謂與之以形併其形形之理而遺之五者是踐形工夫五者克盡方完得個體字不然不盡性不能踐形如全歸之道何踐的工夫雖在敬上全在行字內做出來

其次弗辱之事何如今夫身也者乃父母所遺之軀也當思敬以行之然後能自成其身而因以成親之名方可謂之不辱敢不敬乎然敬身之道惟在隨事以盡其理而已如居處安肆放僻而不莊事君苟且諂媚而不忠以身行於蒞官而不能靖其

爾位以身行於朋友而不能久要不忘以身行於戰陳而不能敵愾直前是不能敬吾親之遺體于居處朝廷之間守官交友之日與戰勝攻取之時也父母遺此身爲有用之身而我輕養此身爲無用之身可謂孝乎人惟盡此五者則於體不虧而父母與有光矣苟五者不終遂其身爲人所辱不令之名且將加之未免災及於親矣是辱親也故曰非孝也人子思以弗辱其親安得不敬以行之乎知此可以觀弗辱之孝矣

京熟類編

一節

此言其下能養之孝自熟烹至曰養言能養之爲孝曰養可能也至能終推究能養之極在於能終自仁者至末備言能終之道亦能養之所克也玩通節重衆之本教二句此二句中又重

曰養二字下面能終只盡養內事大抵皆自養道極言之耳按烹熟三句借徒養者形起輕看君子所謂孝至孝也已言能顯親揚名方是不辱方是孝不在於徒養之意是養亦孝的事不可以少者但其本由不辱其親以教衆斯爲能養之孝也○愚謂此能養之孝只看慎行一句慎即敬也國人稱孝亦幸其子之能慎行其身耳以此教衆之孝而行之奉養方謂之能養又必須直將此孝慎到終吾之身的地步攬教道能養敬安能終方

完得箇孝字下文仁此等正仁此而已看來敬安歸重到卒爲難而所謂卒又在慎行其身慎行一句此節之極要緊者○搜義云備舉五者之德敦行孝道皆君子盡道慎行於終身之實俱是能終的工夫樂自順此生是能終的效驗極得旨

夫孝道之下焉者固曰能養矣然養豈易言哉彼鄉之味烹熟而先嘗之以薦於親茲固孝親所不廢也然非孝也謂之曰飲食之養可矣養之未足爲孝也若君子所謂能養之孝者必其德成於已而國人咸稱美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斯爲行道揚名以顯其親乃所謂孝也已由君子之孝而國人稱願者觀之則是人有觀感興起之心皆我之所爲有以教之也是孝者教之所由生而爲教衆之本不曰孝乎由是因吾孝愛之心而用之於奉養之間則養以孝舉孝以養盡此謂其下能養之孝也不亦宜乎然是養也非徒養父母之身已也蓋人子之事親不難於飲食之養而難於敬不難於勉強之敬而難於安不難於一時之安而難於卒所謂卒者父母生前固此慎行爲之本矣

雖父母既沒尤謹行其身不使遺其惡名而辱或得以加之是則所謂能卒而人子孝親之道盡於此矣茲固能養之極也吾知仁主於愛禮此孝而有制恒慈愛之意斯謂之仁仁非仁此孝乎禮主於敬履此孝而有節文儀則之詳斯謂之禮禮非履此孝乎義主於裁制而事親者爲其所當爲而無一行之或乖斯之謂義義非宜此者乎信則不欺爲人子者表裏誠實無一念之或僞斯之謂信信非信此者乎所謂強者自始至終敦行而不怠斯之謂強而強非強此者乎若夫樂之得於心則由循此而無違故心廣體胖無所愧怍而樂自不容遏也若反此孝則爲刑戮之民矣何以自立於天地哉孝道之大如此人可不慎行吾身爲養之本耶

夫孝置之

一節

夫孝二字作冒置者直而立之主上下看溥者敷而散之至四旁看施諸後世以時言有自今日施之後世無窮意無朝夕無朝夕之異也又在上二句看出置溥施字皆孝道自然能之不拔人身上推者言其進不已謂孝之自然流行也非人力推也學者循是道爲準則猶云其由之道○愚謂此節重一句溥之而橫乎四海天地後世一起一推也下文皆是橫四海也以置天地施後世都是虛的獨橫四海是着實見在道理且人心可證也東西南北皆準只論人心之理以孝之常道爲準若論行豈四海之人皆能盡得此道這箇準字要與孝思維則參看把舜之底樣格親當一個孝字而事親者俱以此爲不易之理此正是無思不服也服謂習也言無心不習行此孝也此節有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意言一孝盡人心之理了所以爲準者言以孝爲不易之定理也

夫孝古今之通義也故直而立之則洋溢於覆載之間塞乎天地矣敷而布之則貫徹於宇宙之內橫乎四海矣自今日而施之後世則萬古此天地此四海萬古此孝之塞且橫也無朝夕之異矣夫孝道之大如此可見爲人心之同然矣推而放諸東海北海而東西之人皆循之以爲事親之準則焉推而放諸南海北海而南北之人皆循之以爲事親之準則焉蓋有天下共由之而不能外矣詩云自西云云所以咏文王之化也非即孝之推諸東西南北而無不準之謂乎

樹木以時

一節

此錫類之孝也。孝子真有一愛親之心，見天下之物無不足愛者。

仁所以仁此孝，故孝子自一念之仁推之，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凡草木禽獸皆在所愛之中，而取之有節也。親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不仁；不仁則傷吾親之心，不得為孝矣。

孝有三小

一節

此見孝道分殊而心一之意。承上大孝三項發明其事，也不隱分上見隨分之孝，下見自盡之孝。小中大正分所在，力自己出，勞則及人，不隱則儘勞力之可致者竭盡矣。○愚謂上隨分之

孝，似難而易，下盡道之孝，易而實難，有終身行之而不盡之理在也。

夫孝有小中大之三，者矣。何以見小孝之用力也？思父母慈愛而忘已躬耕勞苦，庶人所可自盡於親者，惟此力。今已用之矣，即其下能養者也。何以見中孝之用勞也？仁以愛民，而恭敬奉持不敢有失，曰尊義以正民，而裁制異順，不傷於制，曰安此便。有功勞及物，而今名貽於吾親者，蓋公侯卿大夫士，分可自盡。勞可及微，今已用之矣，即其大弗辱者也。何以見大孝之不隱也？蓋天子愛養仁義之德，施之天下者博，而得四表之歡心，四海九州之內，各以職貢助祭，而物之所具者備，此則孝愛之心無窮，而用之以其心者亦無窮，故為不隱之孝，即大孝尊親。

者也。此因分之孝也。然有八人可行之理，焉親愛則喜，其得親而不忘，親惡則懼，不順乎親而不怨，親過則盡其諫諍而不逆，生事之以禮也。親沒則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如天子諸侯不橫征暴斂於民，卿大夫不受不義之祿，庶人不受不義之財，皆是也。豈必拘拘就仁者求粟哉？以此事親所謂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也。此無論小孝中孝大孝而皆可自盡者也。

樂正子春

一節

此明上慎行其身之意。有愛色截上是正子傷足而致憂，下因問而詳發，所以當憂也。總是明人道以全歸為孝意，通以踐形盡性說。生養兼人物言，其稟形受性者不為不多，而理氣之全者無如人，最為大然形性雖本天地，而實成於父母，天地人之

大父母也。父母人之小天地也。全而生之，形性俱全也。全而歸之，全其形性也。不虧體正是全形，不辱身正是全性。形與性全，可謂全矣。上言可謂孝，謂孝在於全歸，下言可謂全，則全歸之工夫，孝在全歸如此。是以君子頃步不敢忘孝，念念欲其踐形盡性，不敢虧體辱身，以陷於不全而忘孝也。一舉足句屬不虧體，遑以踐形言，一出言句屬不辱身，遑以盡性言，此皆言不忘孝之實也。須轉在全歸上一舉足至行殆屬不虧體，遑以踐形言，一出言至其親屬不辱身，遑以盡性言，可謂孝矣。總領二段形性俱全，可謂全歸之孝矣。○愚云形性之理俱無，奈謂之全歸，不虧體不辱身俱是踐形，與身體所以不虧不辱處是盡性也。下一舉足一出言，乃是極易受虧受辱處，此不虧辱則必不

虧辱可知者者須于所以不虧不辱者精神方得若把不辱身就當盡性工夫恐平日于省察克治不愧屋漏道理不曾着實體認得徒要惡言不出口忿言不反身只怕臨時矜持不來

昔者有虞

一節

上章七節言孝之道此下十二節言弟之道此節久矣截上舉歷代異所貴而尚齒之典同末句推其故以其為禮之大也全重尚齒以所貴形之宜輕者收斂意亦不重去古未遠故貴德德久民玩故貴爵爵元則澤溥故貴富富則私財忘親故貴親也久字即指四代見昔年非但今日自四代已然者然久貴之故何居蓋人道最重是事親老近於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事親之下尚齒即為稍次矣尚齒之道其重如此若遺老是遺

孝義

孝

親矣此所以四代無遺年而年之貴於天下若是其久也○愚謂尚齒弟道也曰次乎事親見弟與孝道並行伏下孝弟孝字

是故朝廷

六節

此詳孝弟之達而推其化之成意前五節見孝弟之無往不達發諸朝廷五句申言之也皆在孝弟之教上看末二句即孝弟之化也又是此教所至者

是故朝廷

一節

老為天下達尊尚齒為朝廷盛節同爵一句尚齒之禮行於臣也七十四句尚齒之禮行於君也此朝廷敬長之事故曰弟達於朝廷○愚謂五節以此節為領袖視下發字可見朝廷風化之原也

行肩而不

一節

行字作肩自行肩至車徒辟致讓之禮班白一句代勞之禮然有三項錯隨正是不肩併者此二句少者與長者同行其禮如此見老者一句少者遇老者於路其禮如此班白一句少者代老者之勞其禮如此此皆道路順禮之事故曰弟達於道路

居卿以齒

一節

首句作肩言居卿以齒為上也窮寡獨皆屬老看蓋常情多勢盛則避勢衰則慢者皆不知少長之序故也今惟以齒為尚故老雖窮不以窮見遺老雖弱不以我之強犯之老雖寡不以我之衆暴之此皆州巷禮讓之事故曰弟達於州巷

古之道五

一節

古之道三字提起勞者人所避句徒不及於始衰優尊也利者人所欲須禽必降於所長敬長也不授其力又厚其恩此皆春殺冬狩優老之事故曰弟達於狻狩

軍旅什五

一節

軍旅二字作肩什伍雖以爵相親爵同則以齒相尚此軍旅優長之事故曰弟達於軍旅

孝弟發諸

一節

此節上五節之意因導高年次於事親故兼以孝言孝弟二字提起見為人心同然之理發諸朝廷五句見孝弟之無往不達每句約上全文講發行等字皆孝弟發之行之朝廷句可另有朝廷政事所出故言發齒降於同爵禮優於老臣是已道路人

所由故曰行行者讓路少者代勞是已州巷委曲有所蓋故曰至老窮不遺窮寡遂願是已獲符馳驅有所縱故曰放役以老免賜以長隆是已軍旅嚴飭有所治故曰修什五同爵少長以齒是已以上皆是孝弟之教通達處眾以義死二句是孝弟之化所至者眾以義即通達孝弟之義也有知之明意死之不起即是終身由於孝弟不敢有違心處有守之固意死字當活字看○愚謂自朝廷而發所以行至放修也發如弩之機括一動而迅速莫禦且能穿札破堅唯孝弟自朝廷而發不但行至放修且使人死守而不失非中於衆之真心不能也發字最有力量

祀乎明堂

一節

此泛言周家行禮以示教○愚云以癸常新三十世之人心周

家有本之教發動人的良心處教從心性起所以爲大而爲天下之達教也

先王之行禮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崇孝思也所以使諸侯知報本反始而孝於親焉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之中尊高年也所以使諸侯明齒讓之節而弟於兄焉先賢有道德者也祀之於西學蓋欲諸侯體告之敬德而有以起其秉彝好德之心耳籍田供養盛者也秉耒以親耕蓋欲諸侯知吾之孝養而有以發其追養繼孝之念耳朝覲以舉尊王之典非所以教諸侯考理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而知所以臣乎是五者本諸彝倫日用之常以激發天下之人心以心術轉世風非天下之大教乎

食三老五

一節

上以五者之教并言而此又於教弟上推進一步往教上去正見養老之爲重而當務也○愚云此亦說大學之感化速全重天子此乃上數節之根本這所以教諸侯之弟的所以與上節不同更要說得懇切天子如此而身親禮事以教之謂之所

何謂食老更於大學蓋天子者祖衣以割制牲體執爵而親爲之饋執爵而親爲之醕所以躬執乎禮也而又首戴冕手千盾以立乎舞位所以躬致乎樂也若此者正以教諸侯之弟使之敬其兄而又能及人之兄也吾見禮既舉于上則化自達於下鄉里有齒而仁厚風行老窮以之不遺也強不以犯弱也衆不以暴寡也此果何自而來哉蓋由天子養老于大學以教諸侯故衆皆服從自此而聽且速也於此見養老之爲大教而感化之本推行之機則又自天子始矣

祀乎明堂

二節

自有虞氏以下十二條通論尚齒之禮此言五教因養老併及者故下條於五教中又申養老一事見養老之禮爲重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首節已言之矣而二節特爲復言之蓋上節但言教諸侯而已故二節復詳言之而又益以鄉里有齒四句以明其義可以教天下不特可以教諸侯也

天子設四

一節

愚謂此見弟道達於學校意天子指周天子說德忠實文之風

自學而出故一代之精華萃于學設四學合德忠賢文之教也天子自行弟道豈特爲天子起哉當其爲太子時天子設學而使之齒正豫教其弟道而使之爲天子時能躬行以化諸侯也

天子巡守

一節

此見弟道達於巡守意首二句截輕看待于竟迎之也下分二項遇八十九十而迂見也欲言政而就見也欲言政者還着八十九十老者說蓋老者歷閱世故故欲陳民間疾苦利病者東行西行是老者西行者東行者是天子天子巡守至其處老者方有事於東行天子又有事於西行是相違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謁不敢超越徑過也此皆尚齒之禮行於巡行者如此

壹命齒于

一節

此言尚齒之禮行于鄉飲者如此齒不齒三句是貴貴之義不重但引起不敢先句耳七十者以下是申明不敢先之故也夫豈特巡狩尚齒雖鄉飲亦然彼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也鄉飲則與鄉里序齒焉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者也鄉飲但與族人尚齒不繫齒於鄉里也天子之元士侯伯之卿非三命乎則鄉飲之時必獨設一席於賓席之東雖宗族亦不得而齒之矣然此謂坐位則然耳若序進之時則族有七十者已雖三命亦必後之入而不敢先所以然者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處之者優矣若人則君先與之揖讓而后及有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況私所乎在君猶如此況宗族乎此所以族有七十者不敢先也

天子有善

一節

天子有善九句善必歸于所尊也降祿三句命必降於所尊也此皆以卑承尊之道故曰示順也○一說惟天子有善讓之於天故諸侯之善讓之天子卿大夫之善薦之諸侯士庶之善本之父母長老推一敬天之心豈不尊祖哉故祿爵成諸宗廟慶賞成諸宗廟讓善于天示順天也稟命於祖示順祖也示是天子示之也

天下之道貴於順亦得之尊讓而已故天子者代天理物者也如帝德廣運萬邦協和是天子有善矣然而所尊者惟天則讓德於天若曰吾惟代天出治焉耳諸侯者體王宣化者也如侯度事修旬宣底績是諸侯有善矣然而所尊者惟君故歸善於天子若曰吾惟體一人之德意焉耳卿大夫輔佐諸侯以行王政者也如尊仁安義而浚明有家非卿大夫之善乎則曰此我后之德也吾惟與聞國政耳已士庶人本於父生而師教者也如居仁由義而慎厥身修非士庶人之善乎則曰此父母之所啟祐也此長老之所訓誨也吾惟樂有賢父母耳已至若祿以顯庸爵以詔德慶以爲禮賞以爲惠皆君之所以命其臣者必賜于於禘祭之日而受命於祖執策於一獻之時而降命於廟夫善本已之所在也善不自於而讓於所尊所以示崇上之道而遜順於其尊也命本已之所出也命不自擅而行於所尊所以示尊祖之義而遜順於其祖也於禮也無逆於心也無違何厭如之故曰所以示順也何莫非自天子讓善始哉

昔者聖人

一節

陰陽者天地之用而動靜乃其情也。天地者陰陽之體而健順乃其情也。建者立此參彼之謂也。是作易下是用易。易立以爲易以書言。易抱之易字以明易之人言。易亦易也。尊天一股重不專說。不專正所以尊天也。此以進下而言尊賢一服重不伐說。不伐正所以尊賢也。此以既下而言。○愚謂情字有妙處。消長吉凶一定之至理。其中又有變化莫測之機。如消而長長而消是其常也。若消中之消長中之長不消而消不長而長似消而實長似長而寔消其隱微莫窺之蘊所謂情也。雖是理哉。理中有數理可以必也。數不可必所以立之爲易以利後王之用。下不伐不敢專言易道之妙。虛心以用之也。

祭義

第

夫易何爲而作也。彼太極分而爲陰陽陰陽乘而爲天地莫不有自然之情焉。固至微而難見者也。義文周孔之聖人觀變於陰陽參兩於天地由是畫奇象陽畫偶象陰摩之以成四象盤之以爲八卦自八卦演之爲六十四卦而卦有定辭自六爻衍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而爻有定象吉凶消長之理以明進退存亡之道以著天地陰陽之精皆洩於此。此聖人作易之本而爲資世之大典也。人君之用易者不可不知所重乎故當用易以下之時易抱危而尊位也。人君象冕而北面臣位也。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於龜易之前蓋龜易所著莫非天道之攸宜。今卑位自處而聽斷吉凶正以示其不敢以明知自居而惟於天道是尊矣。非示不敢專以尊天乎。至若卜而善所誅讎於鬼

祖則歸之於人而曰此賢人之輔弼下而不善所誅拂於鬼神則歸之於已而曰小子之無良初不敢專善於已而有驕矜之心蓋謀善之善莫非賢士之所成今讓善於人而歸過於已正示其不敢以才知自大而惟於賢者是尊矣。非教民不伐以尊賢乎。觀此則人君一用易之間而尊天之心尚賢之誠俱見矣。其建天地之情爲易也以其用之大也。

孝子將祭

一節

百事以上是將祭而有謀事之敬不及愛然以上是及祭之事未之然以上是正祭之事弗見然以上是祭畢之事復入然以上是祭後之事慈善三句總承及祭之日以下言其思親之盡其誠也。此皆孝子之所欲爲而不容自已者。故曰志○愚謂當

祭義

第

以結心。何爲主貫前後文以上將祭之慮已祭之思皆是結諸心也。慈善不違身結諸心者形之儀度也耳目不違心結諸心者形之聞見也思慮不違親結諸心者形之想像也總之結之心形之色而爲術省者也。思親之心至于固結而不可解。孝子享親之志如此矣。

孝子之將祭祀也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慮乎事焉。慮事何如以具服物使衣服既備犧牲既成也以修官室使洒掃以潔壇。聿以完也以治百事使儀文攸設制度事修也。其豫備之誠固如此及祭之日思親之將來也和顏愉色肅然仁愛之發疾趨奔走惕然悚懼之形擬其心之所懼恒若愛親之心有所未致焉。方其奠獻之際思親之既來也容貌必溫而有委順之誠身

必誠而有磨折之儀擬其心之所存恒若親有所語而未之發焉至於助祭者皆出而親之往也其立也卑靜而無矜高之態中正而無跛倚之容擬其心之所慕恍然如弗見親之在神位焉及夫祭之既畢而親既往也其心存於內而陶陶然也其心達於外而遂遂然也擬其心之不忘恍恍然如復見親之入廟廷焉其思親之誠切於正祭之日又如此由是觀之則以言乎其身也周旋中禮升降有度莫非專謹嘉美之儀可謂慈善不違身矣以言乎其心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他聞他見不足以亂之可謂耳目不違心矣以言乎思慮也思不苟動心不苟處恍惚一神明及交可謂思慮不違心矣可見念親之誠儻積于心固結而不可解故其發爲念親之誠也形諸色而不可掩又

建國之神

一節

通主天子諸侯言社稷宗廟神位也左右建也社稷土谷之神屬地道而爲陰右陰方也爲地道之所尊而神地道之心亦寓焉故右社稷宗廟祖考之靈屬人道而爲陽左陽方也爲人道之所向然不死其親之心亦寓焉故左宗廟

祭統新裁卷之十九

凡治人之

一節

盡義只是盡心但首四句叙祭禮之重夫祭者至以禮詳祭之義未句推賢者能盡此義也物指灌獻饋食之物禮兼春杓秋嘗之禮心指怵惕悽愴之心義兼心與物寔則重心而物從之盡義只是能心怵而奉以禮者○愚云重生于心一句義心也能盡祭之義這盡字內有工夫報反的念頭一毫不自憊便不盡也

且治道唯禮爲急以其防情而維世也五禮唯祭爲重以其報本而反始也祭之重如此則祭必有義矣第禮與心合之謂義而物與禮其外心則其內也夫祭者豈徒外至之物而非中出

之心乎物者其禮之奉也而怵惕者其中出之心也必先有怵惕之心而後奉之以禮也是義也誰其盡之唯賢者有心以立祭之本又有物以盡祭之文蓋心用物而非物掩心也故云盡義者必歸之也

凡治人之

二節

上節推祭之義惟能盡於賢者下節賢者於未祭之先而能備如此此所以能盡祭之義也誠敬忠信應心怵禮樂時物應用之以禮即所謂發之心而形於物者正盡義之寔也

賢者之祭

一節

此節正見賢者能盡祭之義首二句作冒能備以上詳賢者之能備明必受其福意未祭以前事也能備以下詳賢者之能祭

明賢者之祭意能備以後事也唯賢者能備二句通節總綱。上句括上文下句括下文惟內盡外順求其備於平時故盡志盡物。孝其親於祭日信乎惟賢者能盡祭之義也受是容受於中之謂備字實說平日存心制行盡合道理卽便是福難解福字且在福之先外順於道正是無不順重看內盡於已則推本言其工夫也已在故曰內道在物故曰外我之理既盡則物之理自順盡字着力順字自然玩而字自見本謂根本於心言其本心一味自盡孝也此三句內盡之實順鬼神等皆指四平日言盡了忠孝道理自然順了幽明道理故此是外順之實能備指賢者未祭時內盡外順說能祭指賢者正祭時盡志盡物說奉之等四之字指誠敬忠信說大抵說賢者能祭惟其備賢者

祭義

二

能備斯爲福賢者祭受其福故曰惟賢者能盡祭之義。○愚云只重唯賢者能備一句內盡外順是其備也能祭特能備之餘事耳盡順皆素行工夫而在祭上發揮者以祭之瞻齋明精一自反平日果無愧于神明之處俱了然也看來此節只重得忠孝二字順者之福在備備在順順在外順道而外之順由于內之盡所盡者忠君孝親之心便無不順了可見忠孝之理盡賢者之福矣下能祭之本亦在此福在忠孝實理不虛他也所云明薦之而已者爲此忠孝之心也夫祭必有義而賢者何以能盡其義哉由賢者未祭之先平日能容受福善之理於心也而非世俗所求之福也蓋其平日存心制行盡合於道而衆善之悉備是以仰不愧俯不忤無人非

無鬼責何樂如之何吉如之便是福也是福者備也然備者非一善成名凡百順理之名也必念念皆順事事皆順舉性分職分之理自其所順以達之於無所不順此正是百順方謂之備有一不順便有所缺欠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不順性分職分之理其具於已者內焉無所不盡以爲順之本而事之接於外者自然順於道理而無往不利也何謂內盡已而外盡道以之事君則爲忠臣以之事親則爲孝子順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其在於本心之自盡者一而已是內盡於已者如此夫君親人之大倫忠孝人之大節二者兼盡以上則順於神明而於鬼神之道無所違矣以外則順於君長而於君長之道無所違矣以內則孝順於親自致親心之悅而於親之

祭義

三

道無所違矣是外順於道者如此夫內盡而外順若是所謂百順者此也所謂無不順者此也是之爲備焉是備也豈易能哉惟賢者內盡外順而能備也則所謂必受其福者在是夫然後歸祭之時以其內盡者內則盡志以其外順者外則盡物由本及文而祭之義不能盡乎能祭何如是故賢者之祭也極致其不欺之誠不虛之信與其表裏無間之忠至一無違之敬是心之目中出者能盡之矣由是奉之以牲之物以將其誠信忠敬之心道之以酌獻升降之禮以行其誠信忠敬之心安之以聲歌干戚之樂而使誠敬忠信之心無不和參之以春夏秋冬之時而使誠信忠敬之心有其節是物之是外至春能盡之矣夫本其誠信忠敬精明之心備禮樂隨時奉物以薦之親惟冀

神明之及交而已矣。初不求福於神而觀乎世所謂福也是一於明薦無所爲而爲正孝子內盡志而外盡物之心也。夫未祭則內盡外順以受福於先方祭則盡志盡物又不求福於後要始要終信惟賢者能盡祭之義矣。

祭者所以

一節

此論祭主於孝而詳孝之義以明之。祭者二字作目下推開議追養繼孝申看是釋祭之義畜是釋追養以繼孝之義順於道二句是釋畜之義。聰明祭之義也。此書只將註畜養畜聚申看便明追養以禮言繼孝以心言畜養即禮字根追養畜聚即心字根繼孝來把追養繼孝照此句則養聚二字畜字內當串矣。蓋惟畜聚於心故能畜養以物畜養以物正表畜聚之心也。順

祭統

四

道不逆倫亦須申看。玩註而字併將追養繼孝意照看自見。○愚謂重畜聚爲是。道倫根于性理之所聚也。順與不逆是體道工夫時時不忘於心。這箇謂畜由是心而祭是繼孝也。繼孝何意。祭之一事。孝之終身以之者也在。一日要祭。一日則孝繼。一日孝常繼。則畜聚工夫時時不置也。唯把倫與道畜聚於心所以發爲畜養。

夫祭盡志盡物。果何爲者哉。蓋祭所以行乎孝。今焉享而祭之者。正所以追生時之養於繼往而續吾心之孝於方來也。所以爲追養而繼孝者何也。蓋孝之所以爲孝者外之畜養而盡其文內之畜聚而立其本義固在於畜焉耳。所謂畜者蓋父子之道本於性也。順其率性之道而依循之不違父子之倫天所叙

也。守其天叙之倫而奉承之不拂。夫奉養之間順而不逆是之謂畜養。而孝達於外者。在是心思之間順而不逆是之謂畜聚。而孝存於中者在是。今祭之外盡物則畜養猶故也。內盡志則畜聚猶故也。祭之畜既有得於孝之義。而謂祭之追養不足以繼孝也哉。

是故孝子

一節

此言孝子之行始終一於道意。生養死葬祭祀人所皆同。惟順哀敬時則或有能否。故以此觀之。全重觀字上以養志爲主。而後及於養口體。是之謂順。以哀痛爲主。而後及於詳節文。是之謂哀。竭情盡慎曰敬。不疎不數曰時。道是當行之理。言行自可見之。述言盡此三道始終一於理而不苟。故曰孝子之行。

祭統

五

既內自盡

一節

此條專爲外助而發。通節重盡物。將內盡邊推起。故曰既曰又。蓋盡物自求助的主意。求助是盡物的根源。故舉昏禮以發之。揆見祭在於具備。具備由於官備。官備又在於夫婦親之夫婦親又在於昏禮之求助也。○愚云此言君子之祭求盡已心而不得。又托之助祭者以盡其心。故末句說出一心字。求助只是要使已心悉盡。志雖在內。非物不達。必外盡物。方內則盡志。爰云婦爲祭主。於內是助昏禮是求助。而其辭云云。則求助之始事也。此辭既通之後。求助之事始可成矣。故曰日本。人君之祭也。既內自盡其心矣。然猶未也。又外求助於人焉。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

事宗廟社稷惟此辭既通之後而祭祀之助已肇端於此非求助之本乎然既內自盡足矣而又必行昏禮以外求助者此其故何哉蓋祭也者必夫婦親之親耕親蠶交致其勞致齊散齋各致其敬交禩交薦共成其事則君爲祭主於外所以備外而卿大夫之官以從夫也婦爲祭主於內所以備內而命婦之官以從婦也惟內外官備則祭物之所有者亦無不備蓋官所以主祭而物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具備何如水草之菰若芹芻之屬陸產之醢若兔鴈之屬是小物備矣三牲之俎牛羊豕也八簋之實稻粱是也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若蜩范之屬草木之實若榛栗之屬是陽生陰成之物備矣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備矣所以然者正以享宗廟之先祖而昭示其盡物之敬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志矣內外兩盡則不儉不褻祭之心如此而後盡也若不求助於昏禮則官之不備者具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物此志無自而將亦無以盡其祭之心矣然則爲人君者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也哉

是故天子

一節

是服截上言親耕親蠶之所用下言親耕親蠶之爲心也身致何重看卽上文四親字敬盡不在誠信之外亦非有了誠信方有盡有敬也只是記者指其誠信而點出一箇盡看了盡字而點出一箇敬此字指身致其誠信以下言致其誠信竭力從事不敢以苟且之心爲之也盡者精神意氣無一毫之缺欠也敬

者主一無適無一毫之褻念也重在誠信而盡敬俱以誠信其只一時事皆主心上說○愚云全要看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必用之心必身致誠信提謂之盡提謂之敬提可交神明這豈不是祭當然之理故曰此祭之道也又云身致方謂祭之道可見道在至祭的身上來

夫祭必夫婦親之者何以見之南郊之耕天子親之北郊之蠶王后親之東郊之耕諸侯親之北郊之蠶夫人親之夫天子王后諸侯夫人豈無可耕可蠶之人而必躬親以供服物者何哉蓋祭以誠信爲本而誠信則在於自致故親耕親蠶者正欲竭力從事以一身自致其誠而極吾精純之念以一身自致其信而表吾明信之衷夫既身致其誠信則念慮精專而無所歉以

祭

七

致其誠心以誠而盡也以致其信心以信而盡也寧有一毫之弗盡耶心焉既盡則齊慄常存而無敢慢誠盡於此而敬在此誠也信盡如此而敬在此信也寧有一念之不敢耶夫既敬而且盡矣然後以其服物事先王先公而精禋爲之感格矣不可以事神明乎夫敬盡而可以交神明是立誠於未祭之先而克盡夫當然之理交神於盡誠之後而不作於臨尸之餘天子諸侯之所以主祭於外王后夫人之所以主祭於內者其道當如是也則其親耕親蠶能容已哉

及時將祭

一節

乃齋是言齋之時齋之爲言二句釋齋之義是故君子非有至無止也是反言以原齋之由及其將齋至依於禮是正言齋之

事是故君子專致句結言齊之意。○愚謂總之齊是致精明致精明在防邪訖欲。依道還是念念在天理上。依禮還是行止在中節邊。專致精明之德一句齊不齊的齊字。便要緊齊之乃以專致此德也。所以此節齊不齊與定之謂齊二句極要玩大抵昏濁之心是不齊的。清明之心是齊一的。蓋濁時百念俱動。所以不齊。清明只是主敬一念。所以齊的。齊不齊者。澄濁念以歸于清念。若萬派歸川。摠到碧澄境界。定之之謂齊者。定則妄念止而不動。妄念不動。只有一理。念豈不齊。一定正是齊。不齊的。下手工夫。不惟致齊三日。謂齊即散齊七日。亦謂齊齊者。豈不是精明之至乎。

蓋及時將祭。必致齊散齊。以預立乎誠焉。然謂之齋者何也。言

祭說

其不爲物所二。不爲物所蔽。齊之謂也。夫人心之初本自齊一。惟物欲一乘。始紛然不齊。君子之齋。正所以齊其不齊。使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以致其齊者也。齊之義如此。故君子非有祭祀之大事。非有祭祀之恭敬。則不齊。不齊則於物之自外至者。不必於防也。於嗜欲之自內出者。不必於止也。及其有大事有恭敬而將齋也。則邪物之外入者。必有以防之。嗜欲之內萌者。必有以訖之。訖之何如。樂所以娛耳。心一散于樂。則嗜欲便萌。必耳不聽樂焉。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以樂之聲音而散精明之志也。防之何如。心不苟慮。而所慮者。必依循於道。思祭日所行之事也。所以防其邪於思慮之間也。手足不苟動。必依循於祭日所行之儀也。所以防其邪於動作之頃也。是故君子

之齋如此。其意爲何。蓋人之德本精而明。特爲邪物侵嗜。欲沮斯精者。禱。明者蔽耳。齊則一其精明之德。而使之無所禱。無所蔽者。底于純然之境也。故君子散齊七日於中門之外。防邪訖欲以定之。致齋三日於正寢之內。防之又防。訖之又訖。以齊之是定。雖在散齊。齊雖在致齋。然去禱求精。去昏返明。自定之時始定之。正所以齊之也。夫既定又齊。則此德已精益求精。已明益明。是齊者精明之至也。夫然后出德之精。以行祭。則精誠可以通幽。出此德之明。以行祭。而明理可以契合。不亦可以交神明乎。夫齋之至而後可以交神明。此及時將祭而君子必致其齋也。

是故先期

一節

祭說

九

此又言夫人之齋。旬有一日散齊致齋共十一日也。裸尸亞禋一時事。是灌地之禮。迎牲薦滌一時事。此朝踐之禮。羞嗜荐豆一時事。此饋食之禮。是皆君夫人所親之事也。夫人爲祭主於內。則亦不可以致其齊也。是故先祭之期。旬有一日。官宰之官。致戒於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齋三日。而防邪訖欲。亦猶之乎君焉。是故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精明之各致矣。故當祭之日。會於太祖之廟中。但見君被純冕之服。居主位而立於阼階之上。夫人加副禕之飾。爲內助而居於東房之中。斯時也。酌爵饗以裸神。君執圭瓚裸尸。以行初獻。大宗代夫人執璋瓚。以行亞裸。及迎牲而殺之時。君則執紼親牽。卿大夫士相從以執芻。夫人薦澆水。時宗婦執盥從夫人。而奠於

僎夫人乃就此位而酌澆水以薦之及饋熟之時君執鸞刀割所羞之膾肺夫人薦饋食之豆是其將祭也躬致其齋戒其行祭也躬親乎禮事此所謂夫婦親之者也人君之祭安得不行昏禮以求外助哉

及入舞君

一節

以樂皇尸截上言諸侯率群臣以樂皇尸之事是故天子四句泛舉天子諸侯之祭并言之以見所樂之義不着舞說末段又實指諸侯申說首段觀前後兩率群臣字面則通節單舉諸侯說為的○愚謂天子何以得與天下之人樂皇尸是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宗廟享之也不然四表歡心豈勢力所能得諸侯則德盛教尊五穀時熟是他與境內樂皇尸的實際

祭統

十

夫諸侯之祭也豈特備禮物而躬薦之已哉及入舞則舞者有其人矣而諸侯親執干戚以就舞位君為東上首戴冠冕摠持干盾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焉此其故何哉蓋天子有天下故其祭也天下之臣民咸在則當罄四表之歡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皇尸諸侯有一國故其祭也境內之臣民皆在則當罄四境之歡心而與境內之臣民共樂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今觀諸侯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境內之象群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即與境內樂之之義也諸侯如此天子可例見矣

夫祭有三

一節

弗能得也截上泛論祭之用物一以志為本下實言君子之祭

祭統

十一

以役志為本也大意說祭有三重而志為尤重雖聖人無內重外輕之事君子當祭必先內重而後外重乃聖人役志為本之道正明君子之當役志也武宿夜乃武王伐紂至商郊停宿士卒皆歡以待旦故其舞名也此周道即特牲所謂周時制禮之道也志輕志重當以本節盡字意盡之足矣不盡故曰輕盡故曰重亦輕者聊且粗畧之意重者詳審精密之謂也○愚謂自盡是平日的工夫大凡孝子所當為之事如武周達孝善繼善述等項這個平時自盡非聖人不能故曰此聖人之道也彼祭之道非一端而所重有三朝踐饋食皆獻也獻之屬不一莫重於裸裸以降神於禮為重也匏竹笙簧皆聲也聲之屬不一莫重於聲歌歌者皆上賁人聲也舞勺舞象皆舞也舞之屬不一莫重於武宿夜大舞之舞昭成功也夫此三者乃周朝所重之道也周禮以尚氣臭而裸重矣清廟為文王道德之音而聲重矣宿夜為武王告成之樂而舞重矣夫三重固重矣而其所尤重者志也故凡是三重者裸假外之聲匏歌假外之聲音舞假外之干戚以增益君子誠敬之志也蓋君子之志本重因此裸歌舞等若增而益耳故此三道輕重隨吾志之進退如誠敬之志輕則三重亦輕裸不過聲匏歌不過聲笙簧不過干戚何三重之有此與志俱退也如誠敬之志重則三重亦重容可降神歌可侑神舞可樂神此與志俱進也是三重之重與志重惟示志何如耳苟輕其內之志而求道之外假音重聖人不

朱豫盡吾所當爲之事可爲不愧神明之本及耕祭之項盡吾所宜盡之心以爲感格神明之地所以明內志之重也內志既重然後道此志以爵受聲音于成之禮以奉此曰灌曰歌曰武之三重而薦諸皇尸之前此乃先內重而後外重先自盡而後盡禮乃聖人以此志之重爲本而使三重之外假者不失其重之道也夫不曰祭道而曰聖人之道見聖人之祭亦不能外此道也君子之祭得不以役志爲本哉

夫祭有餼

四節

在觀政矣截上言祭之可以觀政以祭末行餼言也下言祭之可以立教以方祭備物言也要知前一段政邊重惠字意后一段教邊重順字意愚云上是政下是教政在惠之術教在順

祭義

十二

之矩俱是王道之本而祭有之見祭該王道也

夫祭有餼

一節

不知也截專重此句惠術二句正說不可不知意兩引言上只言餼爲善終下又所以足上善終以起下惠術觀政意至惠術二句不可不知意方明惠術就接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自上之施處而言曰惠惠爲政之用自下之觀處而言曰政政即惠之體觀字屬下言惠在餼中看出而政又在惠上見出愚謂餼爲祭之末正是神人交關之際恩惠要緊處術自此起所以不可不知術惠之巧處也大凡行惠者行得巧所謂得法者是也使周遍若行得不巧則壅而不流行不通了唯餼已得惠之術了所以可觀政矣

夫祭必有餼餼乃祭末之事其禮似輕也然其所關甚大未可以其末而忽之君子不可不知也何以言之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其始此言也雖非爲餼而發然餼爲末事而節文終終一如其始即古之所謂善終如始矣餼曰善終必其能以均惠也所以古之人有言曰餼之爲禮人知其下餼上之餘臣餼君之餘賤餼貴之餘而不知尸亦餼鬼神之餘也以此言觀之則祭惠均沾節文終遂其善終何如哉然餼之所貴者均而惠之所貴者亦均即此祭惠之均而人君所以施惠於民之法術已在此矣夫餼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餼之所施即惠之所被而餼便可以觀政矣可見餼爲祭之末而實與政相通其禮似輕而實重也君子安可以不知哉

祭義

十三

是故尸饌

一節

施惠之象也截上言餼爲施惠之象而可以觀政下明興施惠之象意見其可與政通也四益黍指諸侯祭禮言興施惠之象要見今日餼餘如此而後日施惠於民其象已露於此矣此句正見惠術之意先偷下文觀政之意且以明惠與政之非二而實非正解廟中句也宜於繳未補之○愚謂此節正是惠術何以見其爲術蓋別貴賤而恩或阻或恩徧而貴賤無等這惠便無術了又別貴賤又人人徧及何等有術夫餼爲惠術固可以觀政矣而何以見之蓋君餼尸臣餼君賤餼貴下餼上是設禮所行由君卿而至百官每有所變由四人以及百官而人益衆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在後固所以別

貴賤之等又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無不偏及所以與施惠之象以象施惠於民而惠無不均者矣然每變以象何如便與施惠之象蓋諸侯者饒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然而貴賤無不偏及此見修舉施惠之禮於廟中也修於廟中且於境內無與矣然廟中之人即同境內之人廟中有貴而先饒者是即境內有君子而恩當先施之象也廟中有賤而後饒者是即境內有小人而恩當竝育之象也不必觀政於朝廷邦國之間而即廟中施惠之禮已象境內施惠之政矣然則饒之每變以象豈非所以與施惠之象乎

祭者澤之

一節

此總論祭可以觀政而立教意觀政矣截上原祭可以觀夫政下推祭可以立夫教過文當云不特觀政雖立教之本亦不外是。

祭者澤之

政矣

全重由饒見之句首句先言大澤以興下二大澤民也以上是人君之施政如此至也以上言下民之知君政如此末着祭說由饒句方着祭說見其饒而知其政故曰可以觀政知在見之後祭即饒之謂也。愚云大澤竟是政了所以末句不說惠單單說可以觀政矣。

夫廟中施惠之禮寓竟內施惠之象如此此可見祭之有饒行於奏格之餘而由尊及卑無不徧及究其氣象所以兼利萬物者此也正澤之大者也蓋觀之大澤之所行者乎是故上有發

倉廩開府庫之大澤則布帛菽粟之惠必及下民顧上先而下後推恩之有漸耳非曰積重於上而下有凍餒之民也上焉施惠之必均如此故上有大澤則無位之民有位之夫人皆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於已也彼何由而知之哉蓋見夫饒餘之禮自貴及賤無不周徧則知惠澤之流亦自上及下無不沾被也所以知惠之必將至也夫惠澤者人君之所以為政也今也由饒見之則饒雖祭之末而為政之惠術寓焉故斷之曰可以觀政矣君子安可不知哉

夫祭之為

合下節

教之本與截是言祭為教之本順之至也以上泛言君子之立教本於順皆未涉祭上祭其是與二句方打轉祭之順以備物

祭統

十五

為立教之本以見其為物之大也此章專以順字為主故盡道端義而絜矩者順也教之本也祭之順禮備物亦是盡道端義而絜矩也亦順也教忠教孝之本也。愚謂祭之為物至教之本與言祭以順為教之本重順字下言君子之教忠孝在盡道端義盡道端義正是順也道義又在身之絜矩而君子之教必由身為之本則道無不盡義無不端極天下之至順而服從順孝俱從此得這番打轉祭上來云祭也順以備物則祭之道已盡祭之義已端而所謂順之至者祭其是與順則不隔親不義可以教孝不越禮犯分可以教忠祭為教之本哉

夫祭之為

一節

教之本與截上言祭為立教之本外則二句言教之事明君四

句言教之行盡道端義言教之本也君子之教三句是提出一箇教來說明君以臨政言崇事以臨祭言明君崇事是盡道端義教成了的渾成者着身上看盡道端義是明君崇事做的事件着身上道理看道即爲君爲子之理以統體言義即治民奉先之宜以節目言盡者渾全而無欠缺端者方正而無偏邪夫祭豈惟餼之可以觀政哉舉其全而立教之本不外是矣彼祭之爲事不但行於鬼神而可以化乎民物所關不小也何以見之彼物有不備不可以祭茲則與物無不備矣然又且不能不備而無違其禮順以備焉夫惟順而致其備則不陷親於非禮可謂孝道也不越禮以犯分可謂忠道也祭非教之本歟此祭所以爲物之大也然則君子之所以爲教者豈有他哉外有

祭統

十六

君長所當尊也則教諸臣以尊其君長內則有親所當孝也則教子孫以孝於其親然而教以忠也豈徒求之臣下哉必明君在上足爲諸臣之表率則諸臣自此服從而忠君之教生矣教以孝也豈徒求之子孫哉必崇事宗社足爲子孫之觀法則子孫由此順孝而孝親之教生矣然明君崇祀何以致之耶良由爲明君者全盡君道之當然而凡施之政事者無不得其宜崇事者全盡于道之當然而施之禮節者無不當其則則廸之以忠孝既啟其本然之良而倡之以道義又示乎觀法之準故君臣子孫感之而忠君孝親之教生矣不然君非明君而事爲虛具欲教之生也其可得乎

是故君子

一節

時說俱云立教之本在盡道端義而盡道端義又在能絜矩上是著其道下是探其本不知盡道端義已明言立教之本矣何待此節後爲探其本乎看來此節只是承上節要說出一箇順字借事君一端之順以起祭之順爲教之本意是故君子之教三句只是就上節意思說出來作見成語意着○愚云君子之教也三句由明君崇祀盡道端義爲倡率之本則鼓舞之下有以動人忠孝之良心而無不服從非順之至乎

夫君子之教必生於盡道端義正大學絜矩之道而身教者從所謂順也觀於君子事君之一端不可見乎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欲上以道義使我則身行之以使下欲下以道義事我則身行之以事上如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

祭統

十七

上此則以身行之而爲絜矩之道也若以不忠不孝不順道義者責人而已乃不忠不孝不順道義也則非絜矩矣無本而不行矣豈教之道乎以此事君者觀之而君子之教可知矣是故君子教人以忠孝必由明君崇事盡道端義以爲之本則是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揆之道義無一毫之不順倡率鼓舞之下誠順之至焉而天下所以爲臣孝子者從此出矣由此觀之教不外乎順也而豈必他哉夫祭順禮備物則道義在是所謂絜矩而順以教忠孝者即祭是矣順則不陷親於非禮而孝親之教生矣祭不爲教忠之本乎不越禮以犯分而忠君之教生矣祭不爲教忠之本乎我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祭爲立教之本其爲物不亦大哉

夫祭有十

一節

論訓作義是祭祀中當然之義理也十見字俱指祭言○愚云在道義倫等殺施刑均序際字上發揮便得倫字意味

夫祭有十者之倫焉倫者何變化而有所通曰道鬼神變化者也依之有形求之有方事鬼神之道見矣嚴謹而有所守曰義君臣嚴謹者也可以迎牲不可以迎尸君臣之義見矣恩義有順曰倫父子主恩欲其順也宗廟之尸取子行為之父北面而事生焉見子事父之道也各位有差曰等貴賤名位有所差也獻酢之禮同官尚爵同爵尚齒見貴賤之等也殺言平遠近有所間也祭之日左為昭右為穆而遠近之有間非見親疎之殺乎施言平恩惠有及也祭之日爵有德祿有功而恩惠之遍及

祭統

十八

非見爵貴之施乎內外有所辨故曰別言乎夫婦之別也酌獻必異其器授受不干其處而內外之序肅多寡有所一故曰均言乎政事之施也上不至於重下不至於虛而惠下之政均先後有所次者序也賜爵必以齒則先後有序而長幼之序見矣情意有所接者際也昇餘必逮賤則情意流通而上下之際見矣此十者皆義之修也故曰十倫

鋪筵設同

一節

鋪筵二句依神同其所詔祝二句求神異其所○愚云道是幽明交關之際于屈伸往來無定之時覓其真機故謂之道祭有見事鬼神之道者矣而何以見之蓋其以鬼神之精氣無間也鋪筵設同凡以依神無形而依之於有形以鬼神之享否

不測也正祭既祝告於室明日又繹祭於祊無方而求之於有方欲神之有所享也是自始至終恍惚與交鬼神之變化而有所通者於是乎來格矣此非交神明當然之道乎

君迎牲而

一節

愚謂全重在廟門外二句在辨別名分上見出故曰蓋所謂見君臣之義者君出門迎牲而不迎尸豈以尸卑於牲哉正所以別相似之嫌以定分也何也尸雖為神象然未入廟門猶疑是臣必既入廟則全於君而尊之如君父矣君固當尊君然在廟門外猶疑是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而事尸無嫌矣夫在廟門外君為君也尸為臣也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矣是故不出者所以別以君迎臣之嫌而使君尊臣卑之義秩

祭統

十九

然而不紊也夫是之謂見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

一節

首二句言立尸如此不重父北面二句言父行為主人者事子行之為尸而像祖考者乃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註中欲子知事父之道泛言此禮之行乃是教天下人子以事父之道非只指子行而言末句正見此意謂尸取子行若謂以父而事子然尸為神象實為以子而事父故曰見父子之倫○愚謂在生順死安上見出故曰倫

尸飲五君

一節

此言上公九獻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只重尊不重卑卑卑之等者因其等之貴賤而為獻之先後爵之重輕也尊卑作貴賤

看

彼上公之祭尸飲朝踐二饋食二主人酌爵一合爲飲五此時君乃洗玉爵以獻鄉非以玉爵爲貴乎獻鄉之後尸又飲主婦酌爵一賓長獻爵一合飲五爲飲七此時君以瑶爵獻大夫非以瑶爵爲次乎獻大夫之後尸又飲長賓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七爲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非以散爵爲爵之輕乎凡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者先飲幼者後飲皆以齒爲序焉夫以獻之序而言則尊先而卑後以獻之爵而言則尊重而卑輕是獻酬之間而卑高之分以秩矣故曰明尊卑之等○此以辨品級上見出故曰等

夫祭行昭

一節

祭鏡

二十

愚云此從極重邊漸漸減去上見出故曰殺

宗廟之祭尸與子孫皆有昭穆之別所以明父子之倫而父子之行世有遠近齒有長幼由是而情有親疎其序皆別之而無亂也故當時祫大禘而有事於大廟則高曾祖禰以及不毀之廟羣主皆升而配食於此子姪兄弟以及不毀之親皆在而助祭於此新時也死者生者左昭各爲一色右穆各爲一色或在內親疎之殺不於是而定乎

古者明君

一節

再拜三句因言施爵祿而連及受者之禮不重此在賜予上見出故曰施

古者明君於有德有功者爵祿雖出於人君而頒賜必於太廟行祭之時若是者正以爵祿之權皆先祖之所貽也今行於太廟正示有所聽命而不敢專之義耳惟其不敢專故祭之日爲上公者行一獻之禮畢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就主位也所命之人北面處臣位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重君命也於是所爵有功之人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釋奠於其廟以受君之命而告於祖也夫以一獻之間而舉勸士之典如此則祭所以報本及始而實見爵賞之施矣

君卷冕立

一節

明夫婦之別全在首二句末三句中間執校執鉦二句起授受不相襲處執柄執足起酢必異爵句○愚云此在同中求異上

祭鏡

廿一

見出故曰別

君冕襲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方其待事而立也有常位夫人薦豆執校執鉦者受之則執鉦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之則執足豈惟與執醴相授受爲然雖夫婦之自相授受未嘗襲其執器之處也不惟與尸相酢爲然雖夫婦之自相酢如主婦洗酌而致於主人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於主婦主婦更爵而自酌以酢亦必更易其所酢之爵也是則一廟祭之間而序立異其位授受異其處相酢異其爵如此夫婦之別不於是明乎

凡爲俎者

一節

凡爲俎至功立是推俎之達於政功之所以立至必均也是原

政之本於俎。惠均三句自惠均層疊推到功立是順說下來。下二句由功立原轉始一惠均又是倒說上去。只一意耳。善爲政虛講如此打轉。惠均而政行事成功立也。○愚謂政行則政之惠均。事成則事之惠均。功立則惠之功均。直到功立總完得箇惠均。可見治國平天下的法術都在一均內均的工夫。最難做把廟中分俎做箇均的樣子。

祭見政事之均者何也。凡祭盛于俎者以骨爲主。蓋俎則奇數屬陽以骨陽而肉陰也。骨有貴賤歷代所尚不同。殷尚肩貴解之厚。周尚文貴肩之顯。然肩在前而解在後。周之所貴是前貴於後也。然是俎也。本以事神爲主。至祭畢而頒俎則祭之惠而有以及於人是祭之必有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然惠不

祭統

廿二

徒施而施必欲其均。故鄉大夫貴者也。則取牲體之肩。百官沃盥賤者也。則取牲體之髀。然貴者惟所取之貴耳。初未嘗以貴而有餘賤者惟所取之賤耳。初未嘗以賤而不足。所以示惠自上及下。無不均之患也。吾知施惠之禮既修。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于境內。凡利用厚生之政自上達下。略無壅滯而政行矣。政所以集事者也。政行則制用資生之事自細至鉅無不就緒而事成矣。事所以收功者也。事成則用足生全之美樂樂利利無非成效而功立矣。至於功立方見惠之遍及也。然功不自立。必有所由立而所以立者豈可不知其故哉。正由頒祭俎以明祭惠之必均。然後推之以達於政而底於功之立也。夫祭惠之關於政如此。此豈庸君之所能哉。必善爲政者明足以

見仁足以與因祭惠之均而推之政治之間。則政行事成。三聖於功之立矣。夫祭惠有以寓乎政而賢者爲能推之以行政如此。是祭祀之禮不過一俎之頒而政行事成功立由此而基。則祭豈非見政事之均乎。

凡賜爵昭

一節

賜爵兼同姓異姓言是旅酬時賜助祭者之酒也。此句提起看昭穆齒同姓之長幼有序。群有司齒異姓之長幼有序。末句摠頂長者爵先幼者爵後是長幼有序也。○此在先後次第間見出故曰序。

夫祭有昇

一節

首二句言祭有惠下之道。惟有德之君三句是言能惠下者歸

祭統

廿三

之賢君也。昇之爲言至昇之則詳言祭俎惠下之事。申昇俎一句明君在上三句則言明君因祭俎施惠於民。申上文有德之君三句。○愚云昇字有意味。有不吝不驕意。上說明足以見仁足以與下。只說明君在上可見惠下之君以察利病爲先。末際字卽董子所謂天人相與之際際字乃君民血脈流通之關鍵處也。

祭有見上下之際者何。夫祭之末有皇尸以祭俎之惠昇於俎。胞罷閣之禮豈徒哉。亦以見人君在上。當于惠下民而惠下之道所寓也。然此惠下之道豈庸君之所能行哉。惟有德之君乃能行此。夫行此道者何以獨歸於有德之君乎。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也。有德必明。明則幽隱畢照。民之休戚利病無不周知。

矣上之恩最難以下施也有德必仁仁則公溥無私凡可以利民者皆捐以與之而無所吝矣夫惠下之道其難行如此而昇燁胞翟闢者如何便寓惠下之道耶蓋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已之所餘昇其下而不私者也而燁胞翟闢則又非近於皇尸之人也蓋尸又有君父之象至尊者燁胞翟闢至賤者以至尊不忘至賤卽君之不忘乎下也是故明君在上卽有德之君明足見而仁足與者制田里以教之樹畜而薄其布縷粟米之征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豈非有德之君能行惠下之道哉夫君在上者也民在下者也上下之勢甚懸今明君在上而下無凍餒則膏澤下究恩意流通君上與民下之情相交際矣然於祭昇燁胞翟闢見之故曰祭見上之際

祭統

廿四

凡祭有四

一節

三節截上推禘嘗之義重下言其義之大足以基治而不可不知也要見得前三節先以四時引到禘嘗又以禘嘗引到行政此却不重只要重末節意耳惟義重故足以治國惟足以治國則不可不知此一章大指也

凡祭有四

一節

天子諸侯之祭有四時焉春物未成祭品鮮薄故名曰祈夏物稍成候時次第而舉故名曰禘秋物成而當嘗故名曰嘗冬物衆而祭盛故名曰烝是宗廟之祭酌夫時而祭之名因時以異也

祈禘陽義

一節

陰義陽義只於時之屬乎陰陽上見

祈禘行於春夏陽氣發達之時則爲陽義嘗烝行於秋冬陰氣凝聚之時則爲陰義然祈禘固皆陽義而禘之繼而舉者又特爲陽之盛蓋陽道嘗饒饒則於夏始爲盛禘舉于此時豈不爲陽之盛耶嘗烝固皆陰義而嘗之先烝而行者又特爲陰之盛蓋陰道常乏乏則於始爲盛而嘗舉於此時豈不爲陰之盛耶惟其爲陽之盛故報本反始以迎其來者莫重於禘惟其爲陰之盛故報本反始以送其往者莫重於嘗也

古者於禘

一節

陰義也截上是舉政之行於禘嘗者以見其爲重下以嘗祭之政証之也嘗之日三句証嘗之出田邑也註爵命之者也卽

祭統

三章

書命曰天命之意陰主飲藏而服章顯之故曰勝於陰出田邑示賞而不濫及發秋政示懲而不少貸德是義屬乎陰也未草不敢刑未刑不敢草証嘗之發秋政也此見嘗之爲重而禘之爲重自見矣○愚云本等禘嘗是行祭順天道之陰陽行政亦是順天道之陰陽記者如何把行政來貼着順禘嘗之陰陽或者就是殺以降命的意思是一說也或者人君要舉陽政傍着因陽來而舉之禘祭要舉陰政傍着因陰往而舉之嘗祭只是要人心知陽義而崇施知陰義而兢惕一分

惟義莫重於禘嘗故人君行政必於其時古者於禘也爵以詔德此其發之服以顯庸此其賜之蓋發爵則體陽道而奉天命賜服則顯陽道而勝於陰於陽盛之禘而行之是爲順陽之義

也於嘗也。出田邑以賞有功發秋政而致刑罰蓋地乘陰而田邑之制本於地刑陰事而秋時之政用乎刑於陰盛之嘗而行之是爲順陰之義也。然禘之發時賜服以順陽義人皆知之矣。嘗則刑賞並行而以爲順陰義者豈無所徵哉。在古記有之矣。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出乎。可見古者於嘗也。出田邑矣。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則草艾者非已發秋政乎。可見古者於嘗也。發秋政矣。嘗政既有所徵而禘行不可例見乎。

故曰禘嘗

一節

此言禘嘗之義爲治國之本而不可不知爲臣不全以上明人君當知其義不敢不敬以上見知義者足以治國所謂明其義

樂統

廿六

而全君道者也。是故君子之祭至其義故也。數句輕只屬莫敢不敬一邊其德薄至末言不知義者不足以治國所謂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故禘嘗之義爲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不知其義也。知非徒知有行義在內明其義二句見知義之責在君不在臣以臣形君重責其義於君意濟即成也。志以心言尊祖親禘是也。發卽顯也。德以理言仁孝誠敬是也。謂所以濟其尊祖親禘之志而發其仁孝誠敬之德也。惟義以濟志發德故義之章亦自德盛志厚來看來此一段只重義章二字卽所謂能明其義也。義不易明必德盛志厚而後義章義不徒明一義章則祭敬而竟內化是義信爲治國之本而人君不可不知者矣。○愚謂禘嘗之義祭之義也何爲知之便治國之本得而君道

全不知便失治本而君人不全可見治國只是仁孝之理是仁孝也。於際時追思其原原本本之理則上之本心見而境內子孫之本心亦見此仁孝發頭的最真處故不可不知。

夫人君因禘嘗以行政而禘爲陽義嘗爲陰義其義又甚大焉何也。蓋禘嘗之義雖非爲治國而設而報本反始之典實爲化導境內之機乃治國之本也。既爲治國之本人君當反諸心而窮其義之所以然形諸祭而表其義之所當然固不可不知也。何以見其當知也。蓋知其禘嘗之義而明之者存乎君能禘嘗中之事者則在於臣。君若不明其義卽失其主祭之道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其事則失其助祭之道而爲臣不全矣。夫君當明其義非若臣之但能其事而已。孰謂禘嘗之義而可以不知

樂統

廿七

乎。何以見義之大而爲治國之本也是義也。追崇以祀先固吾欲爲之志而未遂也。禘嘗舉而義已行則有以愜其報本反始之心而欲爲者以成所以濟其報反之心也。仁孝根於衷吾所當爲之德而不容已也。禘嘗舉而義以行則有以昭其尊祖親禘之念。而當爲者以顯所以發其仁孝之德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始於志與德。苟人君仁孝之德具於我者淵乎其深遠而德既盛矣則孝享之念發於心者膺乎其懇至而志亦厚焉。志厚則享祀之典因時而舉。禘行於夏嘗行於秋而陰陽之義章矣。夫義惟患不章耳。既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祭而敬矣。祭焉既敬吾知報本反始人心所同四境之內凡爲人之子孫者皆春秋祭祀不忘所生而莫敢不

致敬於親矣。禘嘗之義，豈非治國之本，而所以爲大者乎？惟其大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所以立感化人心之本。有故則使人代攝可也。雖使人也，而君不失其仁孝報反之義者，由君先能明其義之在濟志發德故也。故曰：明其義者，君也。若德之存於中者，薄而志之感於時者，輕，則義不章於其祭，而義疑矣。疑於其義，而求祭則雖親蒞，而欲使之必敬也，不可得已。祭而不敬，則無往而不失其義，無以感化境內之子孫，而不足爲民父母矣。此正不明其義，而君人不全也。夫知之則君道全，不知則君道失。禘嘗之義，信乎爲治國之本也。人君可以不知哉。

夫禹有銘

八節

首節至後世者也。以上言其立銘之義，賢者能之以上，歸諸有

祭統

文

德之人二節申立銘之義三節申賢者能之之實四節至七節皆引孔懼之銘以証之也。八節如此以上，因孔懼禹銘而復總叙上文者也。以下則因以戒人之妄爲也。

夫禹有銘

一節

夫禹有銘，且先提個銘說。銘者，自名，方釋銘之義。下句又申明其自名之義也。爲先祖者五句，不重，只要叙起唯賢者然亦。有孝子自成其名爲人所共賢者，然後人推本其賢，追慕先祖之美，而名始立，卽所謂自名之旨也。

夫器之重者，莫如禹言之重者，莫如銘而禹之有銘，其義何如？蓋銘者，所以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名也。然雖爲自名，又以稱揚先祖之美行，而明著于後世，令開篇之無窮也。銘之立可如此。

者非賢者其孰能之。蓋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諱其惡而惟稱其美，銘之義也。然固孝子孝孫光昭先祖之心也。夫惟賢者於先祖而能知，知而能傳，而已得次於下。此銘之所以能立也。

銘者論議

一節

論議至者，也是詳釋立銘之義。下歷贊立銘之善，得於心爲德，具於身爲善，興事之謂功，成事之謂烈。王功曰勳，民功曰勞。君待以禮曰慶，錫以物曰賞。得於已爲名，聞於人爲聲。祀其先祖，卽指有銘之器而言。

銘之所以爲銘者，非徒然也。先祖有德善之備，諸身者有功烈勳勞之及於物者，有慶賞聲名之榮於時者，數者列於天下矣。

祭統

廿九

然懼其久而遂泯也。銘之道，主於譏錄其美，酌量其輕重大之次，而鐫刻於彝器之上。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於宗廟祭祀之間也。銘之爲義如此。夫以先祖之美，而顯揚於祭器之間，則先德不忘，而繼述之孝以彰，非崇孝乎？以已之名而列於先祖之下，則后先相承，而尊卑之禮無違，非順乎？然不徒紹繼於既往，而又開示於將來，使後世子孫亦效先祖所爲，則我之作銘，可訓於後世，法由此立，教由此行，非教乎？一銘之間，三善咸集，禹之有銘也，豈徒哉。

夫銘者一

一節

所爲也耳矣。以上言銘有上下皆得之好處，是亦三節即人之觀銘，皆以見之。既美，可見上之善也。又美，可見下之善也。

以下申言所爲之可美正是唯賢者能之也

夫銘之作所以稱揚先祖之美也一稱揚之間不惟上焉先祖之美得以不晦下焉已身之賢亦以自顯矣豈非上下之美得乎故君子之觀於銘者既以其稱之善而稱美之矣又以其能爲是銘而揄揚之焉然其所以能爲此銘者何爲而可美也美其明而識見不昧能知先祖之可以銘也美其仁而功德及民足以致君之與已銘也美其知明處當足以利已名之次於銘之下也合此三善可謂賢矣雖有是賢而銘之所載者但稱先祖之善譽不張已之賢則是謙遜以自居也不可謂之恭乎夫賢而且恭其賢如此此其所以能爲此銘也君子之觀銘而美之也不有自哉

祭統

三

故衛孔悝

四節

此是記者引孔悝與銘之詞以証上文所言之意作率句以臣言躬恤句以民言其勤二句以事言分作率士恤民勤政三項皆文叔與舊嗜欲處六月至葵戌通是銘辭首末句是記者引事之語也觀其曰乃祖考則銘之稱揚先祖可見矣觀其曰拜稽首則自成其名可見矣觀其曰施於烝彝則銘之明著後世可見矣

鼎銘之義觀於衛孔悝之鼎銘不有足徵者乎六月丁亥莊公假于太廟此莊公至廟而行禘祭之禮因賜孔悝之銘乃歷叙其先世之美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我成公當公爲晉所伐而奔楚也則命以隨難於漢陽繼爲晉所執而歸京師也則命以

卽官於宗周惟公也周旋其間始終奔走而罔有厭射焉莊公之功如此傳至我獻公亦嘗被逐而奔齊而莊叔餘功流於成叔故能啓開右助我獻公使得反國也獻公乃命成叔纂繼乃祖莊叔所服行之事焉是成叔之功又如此至於乃考文叔其功又何如哉彼莊叔之奔走無射成叔之纂乃祖服皆先祖之以愛君憂國爲嗜欲者也至文叔纂尚而興起之亦以愛國憂國爲心故作率廢士以勵臣也躬恤衛國以恤民也其勤公家風夜不解以勞事也斯時也民咸賴之莫不曰休哉有臣若此其君之福而國之光乎公既言乎此矣乃復命之曰叔舅吾其予汝銘使三叔之休光昭垂於弗替而汝叔舅亦纂繼乃考所服行之事可也孔悝承莊公之命乃稽首言曰臣雖匪良幸而

祭統

三

得此大命臣之光也敢不對蒼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於烝彝之彝尊及鼎以永其傳乎此衛孔悝之銘也觀斯銘也而銘之義亦有足徵矣

古之君子

如此

此承孔悝之銘而泛論古人立銘之意首三句前已明重國家者蓋勲在罔葵則國有世臣足爲重矣作三項看下一銘而三善備也但意重在重國家還蓋揚先比身上已言之此又推到國家上見此銘不惟孝親益身而又有利於君意國有賢臣而後有銘豈不曰重其國家

昔者周公

一節

此條大意言魯用天子之禮樂由成王之賜而非僭也堂上歌

清廟以象文德堂下管象武以象武功舞大舞以彰征伐舞大夏以彰制作重祭以上魯得行重祭之由嘗禘是也以上祭之用大禮也天子之樂以上祭之用大樂也康周公以下總見禮樂之盛所以爲尊魯也意也

經解新裁卷之二十

入其國

一節

此總言窮經之教見上之人當謹於教以俾人遠國人必待於教而教不外於六經其人之有是德則得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有是失也淺於六經之教者也其人有是德而無是德也深於六經之教者也入其國而見其國人之德因其德而見其在上之教每句四字平獨疎通知遠是兩件屬辭比事是聯說深者契以精神敦以寔踐而得作經之深意自能見天地之總全會古人之大體不失之偏不滯於迹故自無可失此亦上人教之深故下人造之深也○愚謂這教乃是風教是一國之所傳習者失愚等弊俱着高明賢智者而言蓋高賢之人不患其不習經患其以意見參之習之而太過所以有這些弊病要之只是學問不深若以我之聰明智慧而用功一深則自能以禮義而變化氣質六者皆得其中矣直到中的地步挽回道深於經

今夫入其國觀其人而其教自可知也何也其爲人也和易不露圭角曰溫與順不事暴戾曰柔篤寔而不尚浮薄曰敦厚則知其爲詩教焉蓋詩本溫厚和平要使人各正其情性者也故得其教者其德性之中和如斯耳既通而不疑於理知遠而不蔽於近則知其爲書教焉蓋書本紀述治亂要使人不迷於事理者也故得其教者自通達之如斯耳其有廣大而寬洪易直而慈良者孰教之是蓋和五聲六律之樂因得夫寬裕和平之

體矣。不爲樂之教乎。其有制行底於潔淨。知識通於精微者。孰教之。是蓋探陰陽天地之情。因得夫洗心退藏之妙矣。不爲易之教乎。以至禮之爲道。飾貌而正行者也。人能恭儉而不失於縱。莊敬而不流於慢。要其所教。必其習熟節文之詳。而能自檢之。若是也。春秋之爲教。言約而事核者也。人能聯屬其辭。而不煩於言。比合其事。而不誣其實。要其所教。必其考究夫褒貶之義。而能出言之若是也。是六經之教。固無不善。然人之所得。不無淺深。則其爲人。豈無得失之異乎。故人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而愚矣。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寔而誣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而奢矣。務潔淨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而賊矣。務恭儉莊敬。而忘其體。則失於

經解

二

過當而煩矣。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紊亂。是非而亂矣。是豈六經之不善哉。由於所得之淺耳。誠使其爲人也。溫柔敦厚矣。而又能通達事變。不失之愚。則必於詩之教。其得之者最深也。疏通知遠。而又能事皆誠實。不失之誣。則必於書之教。其得之者最深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能約於規矩準繩之中焉。則所得於樂教者深矣。潔淨精微。而不賊。不過激太鑒。而害乎道焉。則所得於易教者深矣。以至恭儉莊敬。而能得其體之自然。以協於中正之則。不失於煩矣。非深於禮者能如是乎。屬詞比事。而能本乎理之是非。於大義一無所乖。不失之亂矣。非深於春秋者能如是乎。夫觀人可以知六經之教。而教之淺深。亦從可知焉。故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潔淨精微

兩段

張云。潔淨屬行。精微屬知。德之瑩然無疵。潔也。至於厚重不遷。非淨乎。德之粹然無雜。精也。至於機緘之莫測。非微乎。潔有得於易教之洗心。淨有得於易教之退藏。精有得於易教之研幾。微有得於易教之極深。廣博大也。有容也。易良和也。可親也。不奢是廣而制之以中。博而守之以約。易而行之以簡。良而示之以嚴。深者真能會先王作樂之深意者矣。

天子者與

一節

微小以上言其德盛有度以上言其養純百官二句言其效大引詩淑人句証德盛其儀句証養純正是句証效大。○愚見此節要重德盛爲本。有是參天地。並日月之德。故可以中和之養

經解

三

養之。使到純粹地步。若無是德。所養何物。而效從何出。所以要把德盛爲主。

彼天位上地位下。天子成位於中。其體與天地並立爲三矣。故德配天地。德配天地。自無利萬物。蓋博厚高明。天地之德。盡萬物覆載者。一與之參。則博厚之德配地。高明之德配天。是以凡天地所覆載者。養之。遂生教之復性。盡人物無利之猶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者。然日明於晝。月明於夜。天子知通晝夜。其明與日月並爲二矣。故明照四海。明照四海。自不遺微小。蓋日明懸象四海。盡在照臨。而微小其不遺者。一與之並。則舉四海之民情。物理。其大且顯者。已在照察。即推之民情之隱微。事幾之渺小。亦詳照精察。毫無遺失。猶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者。然其

德之盛何如顧其德彌盛其心彌虛又無時無處不審自治之
功其在朝廷也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焉四者中各有自然之序
如仁以愛人自有親疎厚薄之等聖以綱理自有是非可否之
辨禮以接物自有尊卑隆殺之差義以制事自有大小輕重之
別天子亦各由而行之不素其自然者耳蓋仁聖禮義性中所
有之德固當無時不由而朝廷向明出治以立四方之極爲最
重也退朝晏息曰燕處聽二雅言王政得失三頌美盛德形容
以爲充廣志意之取蓋燕處得肆之地防範尤切也行步時左
佩官羽右佩徵角德音盈耳所以爲行節也升車時竊在衡和
在載肅雍和鳴所以爲車節也蓋致樂治心而防鄙詐之入者
如此帝居暫處之時正衣冠尊瞻視有品節之禮進出退還之
時進如揖退如揚有規矩之度蓋致禮治躬而防慢易之入者
如此由朝廷而燕處而行步而升車而居處而進退其時其地
不同曰仁聖等曰雅頌等自防自恪益密其養之純也何如有
此德之盛加以養之純其化焉有不成者百官得宜貴賤之位
各當其德無有失職者如大臣法小臣廉之謂萬事得序大小
之事各就其緒無有乖亂者如大綱舉萬目張之謂所謂元首
明而股肱良庶事康也其效之大也何如詩云淑人二句言大
觀在天子之位其盛德大業有如此

發號出令

一節

此言王政之善而爲人君不可廢意器也枚上先敘和仁義信
爲王霸之器下決言齒王霸者不可無其器也首四句總是治

道之要。和仁義信俱就政說四謂之是政所由名也俱屬君身
上看。愚謂伯王二字只以主持世道代之器言主持世道所
必用之物也和仁信義四樣一樣深如一様和但使民悅我而
已未一體而相親也仁聯爲一體而已猶知所欲而求之也信
但不求而得所欲耳而所惡未必去也至除害就如黃帝之征
蚩尤舜之格有苗文王之遏徂莒晉文之驅荆楚乃是世間極
大而不必不可少的事何者世間也沒有个只有好没有不好的
時節若只興利不除害也不成箇維持世道的事業不可把除
害看淺了。

號今一也宜於口曰號著於文曰令民悅者酌民言當民心而
民自悅服喜從之謂是其順理宜民可否相濟而一無廢違乖

經解

五

疾之意故爲政之和即太和之極治也上下相親君先愛民如
子民亦愛君如父母也是其上下相得情意有純聽決洽之意
而合萬物爲一體通天下爲一身故爲政之仁即仁覆之極治
也樂樂利利民之欲也無求於君而則君自治養君自安君自
然與之以遂所欲此則一念真心體恤下民實德孚於不言之
中而人莫知其所以然如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意
是爲政之信即悌信之盛治也除去天地之害如屏除凶殘驅
絕暴橫皆爲民而除之是禦災捍患處置得宜天理順人心安
是爲政之義矣是義正之盛治也器即具字猶法度也意即王
伯之心不成者不成王伯之業也總是反言徒善不足以成治
而見善政之不可廢如此

禮之於正

一節

方員也。截上論禮之爲用其切于治而喻以迷之於後未着君子身上說。下論人審夫禮斯可以致治而喻以啟之於先方着君子身上說。若大小等意于各物譬喻頭上用之。審有明察慎行意在政事上看。奸詐即變亂大小煩簡常變之禮者。愚謂看衡規矩繩墨字面禮是中道正不過使萬事各歸其理而已。正之所以去奸詐也。此奸詐何也。乃竊禮之似而亂之。非禮之禮之謂然。工夫都在審字內言察理之精而直探其至當不易之體。卽中道也。

彼禮有大小煩簡常變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蓋正國之事而爲事所資以正其要切而不可緩猶器之適於用然是故國

經解

六

之事有大小以禮之大小者正之則大不可損小不可益猶衡之稱物其輕重由衡而正禮其正國之衡矣國之事有煩簡以禮之煩簡者正之則易則易于則于猶繩墨之準物而曲直由繩墨後正禮其正國之繩墨矣國之事有常變以禮之常變者正之則處常知經道變知權猶用規爲直用矩爲方而方員由規矩后正禮其正國之規矩矣夫禮之用於正國猶器之用于治物如此人惟不審夫禮始有用之不得其當耳故衡誠縣則輕者輕重者重而不可欺以衡審于輕重之極也下二句倣此君子誠于大小煩簡常變之禮而審其當然之則則大小不可變煩簡不可雜常變不可紊是猶權衡繩墨規矩之誠設而不可欺以輕重曲直方員矣人安得致私意于行禮之閒以大爲

小以小爲大以煩爲簡以簡爲煩以常爲變以變爲常誣以奸詐而不能正其國哉此治國之用莫急于禮而君子必謹禮以正國也。○正解云謂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以禮而正人之不正猶以衡而稱輕重以繩墨而正曲直以規矩而爲方員皆人生日用之不可缺者人惟不審于禮故欺詐得以乘之不知衡誠縣則天下輕重不能欺繩墨誠陳則天下之曲直不能欺規矩誠設則天下之方員不能欺然則君子審禮天下奸詐豈能誣之乎何也。權度在我而人之情僞不能易規矩準繩在我而人之變態不能逃此正人者之所以必資于禮也如此說不用大小等便覺渾而快。

是故隆禮

一節

經解

七

之民截上是禮之得失關人品之高下以明其切於人敬讓每指禮之體奉宗廟以下推禮之用末引言証之總見人當隆禮由禮也禮之體一定故隆之立其本禮之用隨時故由之趨乎時方訓作法是個持守有法的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名曰士反是則踰越禮法的惡人故曰無方以其惡故曰民四以字皆指敬讓作用處便有在上者由是則安而不危在下者由是則治而不亂意故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一說敬讓之道道字當性道之道字是卽隆禮由禮的禮字人徒知敬讓之爲禮不知禮反是敬讓之道德性之物也惟其以此道出之爲敬讓故有敬位親和序之好處。○今夫禮豈但正國所宜用哉是故人苟以禮存心而極恭敬奉持之念以禮制事而重躬行實踐之功夫

道渾全無述禮純實有方者也今隆禮立其本則道之體以立由禮起於時則道之用以行不爲有方之士乎反是則爲無方之民矣禮得則賢失則不肖禮何爲者而若是急耶蓋敬者禮之本讓者禮之實禮之道不過此敬讓而已故以此敬讓奉宗廟則駿奔肅肅盡於敬矣以此敬讓入朝廷則正名定分貴賤位矣內而室家以敬讓處之則父慈子孝兄弟恭而情順矣外而鄉里以敬讓處之則長居尊幼居卑而序別矣爲上者由是則安爲民者由是則治禮之善如此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爲上者歲身之固本於庸禮之政爲下者民志之定由於禮教之達也其卽此敬讓以行禮而無往不宜之謂也夫禮之用其大如此此隆而由之則爲有方之士反是則爲無方之民人之於禮可不隆而由之以成敬讓之化哉

故朝覲

一節

別也截上實指上文之禮而明其義下詳言禮之禁亂而因及其去禮之害總深明禮之義大而不可去意

故禮之教

謂也

也微截曰止邪曰徙善曰遠罪是教化處也曰未形曰不知是其微處也先王隆之承上朝聘等禮是隆之以治人也○愚云看一微字最妙人心有形機有邪有正既曰未形安得有邪之可止與罪之可遠可見此禮原從天性中來喜怒哀樂未發前都是這親義序別的天理更無有一惡念得參其間此是性地上工夫豈是先王的禮制所能到得所以下面只說是以先王

隆之隆者因此性道而教人尊崇之也前而解隆禮註云尊德性所以立本有理

由此觀之有禮則亂止而不行無禮則亂生而莫救可見禮之節文雖甚顯著而其教化之及人則甚微而不可測也何言乎微也蓋人心之邪最爲易發而難制禮則防範乎人情遏之於潛滋暗長之時閑之於幽獨隱微之地止人心之邪於未形之先使人日徙於善長其恩義序別之心而莫知其善之所以徙使人日遠于罪去其淫閑倍忘陵畔之惡而莫知其罪之所以遠此禮之教化所以爲甚微也是以先王知禮之不可已也守之爲治國之當然推之爲化民之急務教夫婦則隆昏姻之禮教長幼則隆鄉飲之禮教君長父子則隆祭祀朝覲之禮豈敢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哉易曰君子慎始何也蓋始之不慎則善告毫釐其謬將以千里此君子所以慎始而不使有毫釐之差也今先王止邪於未形則慎始而不使毫釐之差矣人將徙善遠罪而不自知又豈有千里之謬哉故曰此之謂也觀此而君子之於禮也信當隆而由之矣

哀公問新裁卷之二十一

哀公問於

六節

敬然以上正指君子言禮之尊然後二節則推君子不但尊之於言而且尊之以教天下後世其順之至宗族言君子親身行禮以教民即安七句又言欲詳於教民者必本於儉今之君子反言以見不能行禮之意也首節丘也小人言已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之人故曰小人

丘聞之

一節

首三句作冒見禮爲民生所最大中非禮三段正見禮之大處民所由生如水火食貨等類皆民所賴以生者禮何爲大蓋此等無係性分無關人倫惟大禮則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合幽明

哀公

無不貫故曰大天地指郊社之禮節事行之有節制而無太過不及意君臣上下朝聘之禮也長幼鄉飲之禮也辨位有辨異意男女冠笄之禮也父子兄弟喪祭之禮也別親有統同意婚姻婚禮也疏數士相見禮也別交有章厚別之道正交際之儀意總之前一段是敬事大神處下二段是辨別大倫處以此此字正頂此二項尊敬主稱揚說惟尊重之至故稱揚之甚如所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何等尊重蓋爲此之大故也主上人說下方是教百姓處○愚云民所由生者性道天地性道所自出倫理性道所寓也觀下文註中禮本天秩可見

君子以此

合下三節

不廢一節定行禮之時成事一節成行禮之具宗族以上盡行

禮之實同利以上端行禮之本末句行禮括宗族以上三段如此括安居以下數句正與首句應見得言禮非難行禮爲貴意夫君子既尊敬此禮矣不推之以教民則禮自一人而行者亦自一人而止也於是因夫人之所能制爲通行之典焉然不定行禮之期民情將何所據乎故又酌其疏數之節立爲一定之期使民有所據守而不敢廢也然民心無常而禮苟無所寓安能保其終不廢乎故當時日協吉祭祀可舉之時從而治其祭器之飾而雕幾刻鏤治其祭服之飾而文章黼黻以傳嗣之夫器服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器服之飾常存則此禮之傳不泯今世爲之後世爲楷番之愈久而愈無窮矣

然後以其

二節

哀公

二節皆君子教民之事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平諱不廢會節只是欲民隨時行禮也傳後世只是要民世守此禮之意上節泛言諸禮下節專言祭禮然後二字承上說來○愚謂所不能是可能是人性中固有之能欲以禮使民世守而獨言祭者即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孝治天下而先葬祭之意故下文身親行禮必自喪祭行起

其順之

一節

夫君子制爲禮法以教人而上下同以爲然而無違逆之心則教有可行之機矣然後遵所定之時用所制之具而躬行以率乎民焉以喪禮言之明其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蓋喪祭至煩雖已制會節而將行之時猶必謹而明之以祭禮言之備其鼎俎使豕腊有所盛設其豕腊俎俎有所實修其祖

廟以安安乎神靈三年而禘五年而禘歲以敬祭祀也春杓夏禘秋嘗冬烝時以敬祭祀也祭畢而燕享以序其宗族之衆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君子脩禮教以示民如此然禮非財不行財非儉不裕衍非節已以裕民將何以達其行禮之願哉故君子即安其居處而所居有不脩也節醜其衣服而文綉之不設也卑乎宮室而壯麗之不尚也所乘之車無雕幾之飾所用之器無刻鏤之文所食之味無副貳之品所以然者蓋欲不盡利以遺民而與民同利使民行禮之有資也是昔之君子行喪祭之禮節以率天下之人尤必薄於自奉以端行禮之本如此豈特言禮之尊而已哉

其順之

一節

其順之提起宗族以上嚴於事神以教民也同利以上薄於奉已以利民也末句行禮括事神一段如此括奉已一段○愚云君子儉以不盡之利遺民民法上之儉亦儉則民自有餘利行禮之資寬然有餘此是一也儉者禮之本君子以儉率民示天下以行禮之本也

孔子侍坐

一節

當時之君惟知有富國強兵之術哀公以人道爲問蓋將黜功利也故曰生民之福此句是原其心有爲民之意夫君有益於民而不對則上負其君民有牟於君而不對則下負其民故不敢無詞而對人道作治人之道政字含下大綱庶物言人道政爲大者謂本之躬行心德之推大綱舉而萬目張則舉國之中

罔有不正者矣舍此豈復有所謂大乎

公曰敢問

一節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曰政非他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此可徒求之民哉君者出政者也百姓者從政者也君能正身修德則百姓不令而自從矣然君爲政百姓何以即從其政也蓋君者民之表也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若君無所爲則所以表勸之者無其機矣百姓其將何從耶上下感應之機如此此所以君爲政則百姓從政也公又曰爲政固本於君身而君身之行政其實如何孔子曰爲政在於明倫而已殆必夫婦婦而內外之事別父子子而慈孝之恩洽君君臣臣而上下之分定三者之根本正矣由是議紀法於朝廷之上頒紀法於

東公

四

邦國之間凡衆之動皆得其宜而節目從之正矣此正所謂君爲政也而百姓有不從之乎公曰寡人雖薄於德而無所肖似也然爲治願力行何如耳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公曰敢問

一節

何從截上是因問爲政之道而教以正身爲本君爲二句是責備於君身君之所爲四句又決言爲政必自君身始也下是言以此身而行政者當先其大綱庶物即政之庶目也○愚謂重一句君爲正見政在君身上爲起敢問爲政如之何當云敢問以身爲政如之何如之何者從何處起也夫婦別三句要重夫父君一邊當云閭閻之內夫爲政夫正而夫婦別矣家庭之間父爲政父慈而父子親矣朝廷之上君爲政君仁而君臣嚴矣

古之為政

一節

公問行三言之道夫子以三綱之中夫婦之別尤公所急者故告之曰為政以養人為本古之為政者莫先於愛人焉然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節乎愛者也故治愛人以禮為大敬者禮之本所以行乎禮者也故治禮以敬為大然皆未至也而敬之至果安在哉惟大昏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無復有大於此者斯為敬之極至矣大昏既至則行大昏可不慎乎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必見而親迎所以親愛於婦也致親愛於婦者欲其致親愛於我也故是而親迎是為與敬敬則有以致其親是與敬為親也不能見而親迎非惟無以致其敬亦無以致其親矣故曰合敬是道親也見而親迎所以為愛

哀公五

五

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見而親迎所以為敬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行於大昏於是所愛以及所不愛由所敬以達所不敬自三綱之正以致庶物之從而德教洋溢胥此閨門為之托始也謂非為政之本與

古之為政

一節

大昏為大截上逆推為政本於婚禮之愛敬是虛論其理下順言婚禮之愛敬為為政之本是實論其事治愛人使施愛得宜意治禮使施禮得當意政以愛為大愛以禮為大禮以敬為大推簡愛敬字為下昏禮愛敬張本而其歸宿只重大昏為大一旬但知大昏至矣句是足上文者大昏既至是啟下文者見而親迎至弗愛二句總見昏具愛敬之道也政之本以三綱正為

主帶庶物自從在內正以告哀公行三言之道在大昏之愛敬也哀公以妾為妻不行聘夫人之禮故夫子因病藥之然觀之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等語是庶物之從以三者之正為綱三者之正又以夫婦為本要之至理實不外是○愚云由愛人直推到大昏全重在是而親迎上可見倫理之正在夫婦之別夫婦之別全在正始也政之本與句內亦該閨門王化之始意愛敬二意還要偏重在敬上蓋昏禮不患不愛而患不敬也

公曰寡人

二節

哀公不行昏禮聞斯言而問曰寡人願有言然以天子諸侯之尊見而親迎不大重乎孔子乃欣然變色曰夫昏禮娶於異姓所以合二姓之好也而豈徒哉明以繼先聖之後而嗣祚無窮幽以為天地宗

哀公六

六

廟社稷之主而敬承乎祭祀則敬其妻者正所以敬先聖也敬天地宗廟社稷也見而親迎君何謂太重乎哀公聞斯言也始有以知婚禮之重而不能已於請公受心矣故曰幸子少有以進教我也孔子於是曰天地所合而後萬物化醇使不合則不生矣天地者其萬物之所自始者乎今夫大婚二姓之好合矣萬世之遠以嗣以續而衍本支之傳者也非萬世之嗣而何是天地生萬物大婚生萬世其究也所係之重如此見而親迎君何謂已重焉然不止嗣萬世也大昏成則君為祭主於外夫人為祭主於內內焉助君以治宗廟之禮而祖考之神明在天地者足以配合之而神無不格矣君聽天下之外治後聽天下之內治外焉助君以治朝廷之禮而臣工之貴賤列於上下者足以嚴肅之而分無不正矣內外之禮交洽如

此則何恥之不伸哉。由是事物之卑陋可恥者皆足以振舉之。國體之卑弱可恥者皆足以興起之。以此觀之。可見人君欲振物恥與國恥而為政。必先敬大昏以治內外之禮。何也。蓋必內外之禮交洽。而後物恥振而政之具始舉。國恥興而政之效始成。禮為政之本也。惟禮為政之本。此為政者所以先禮也。冕而親迎也。豈得為已重而莫之行哉。

公曰寡人

二節

此總是君疑親迎之過重而明其所當重也。已重乎以上舉其有關於繼統者。以見其重已重焉。以上舉其象天地肇生者。以見其當重。內以治至末。又言其有關於治內治外。治物治國之政者。以見其當重。末要欲出行三言之道。信乎莫重於此矣。神

東公同

七

明即祖考在天之神。在地之明。配者助合而終事之意。立者整肅而扶正之意。物指政事之推行者。國指規模之外見者。紀綱法度之廢弛。此物恥也。振之若廢更危。相是已。土地人民侵凌則弱。此國恥也。與之若恢復中興是已。愚云。要得一節深如一節意。前言關於繼統重也。次又言關於萬世之繼統則又重。

再言關於朝廷之禮則又重。至開國事之興衰則又重。夫子激魯君行婚禮。全在地宇上。所以把他歸東在後面上。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不過為祭主而已。內治宇有許多備整製造夫

孔子遂言

一節

昔三代明王之為政也。必敬其妻也。有見而親迎之道焉。必敬其子也。有冠於阼階之道焉。所以敬妻者。蓋以妻為親之主也。

敬不敬親之主與所以敬子者。蓋以子為親之後也。敬不敬親之後與。夫君子敬妻則敬敬子。則敬固無所不敬矣。而又以敬身為大焉。所以敬身者。以身為親之枝也。又不止為主為後而已。敢不敬親之枝與。苟不能敬其身。則是傷其親。傷親則是猶木之傷其本。木傷其本。則枝從而亡。人傷其本。則身亦豈能以自保哉。此敬身之所以為大。而不敢不敬也。然此三者。非特君有之。百姓亦有之。吾之妻。子與身。乃百姓妻。子與身之象也。惟君乃百姓之象。可徒自敬而已哉。故人君必敬吾之身。足為百姓敬身之則象。以及人之妻。子。君果能行此三道矣。吾見倡率于朝廷。躬行於宮壺。非獨善其身。而敬身敬妻。子之聲教四訖。而懷乎天下矣。其大王之道與。蓋大王遷國。而不忍害民。使百姓得全其身。而保其妻子。固愛民之君也。今而身教之儆。是亦囿天下於合愛中矣。與大王之道何異乎。夫聲教暨迄如此。則國家之有身者。無不愛其身。有妻子者。無不愛其妻子。瞋瞋乎大順之俗矣。國家有不順者乎。

東公

八

孔子遂言曰

一節

此承上文愛敬為政之本。因妻子而推本於身也。而亡截上言政在於敬妻子。而尤在本於敬身。下則推其化之所由行也。此節專重一箇身字。與上文君為政則百姓從政之意相照應。愚云。此節又歸重身上。君行此三者。行字就是所以行之者一也。約行有真實意。親于身。猶木之本身于親。猶木之枝。見得相

須共體不止爲主爲后故其敬爲大也懷我之聲教撓達順民各心悅誠服而化于敬身敬妻子之教矣

敢問何謂

一節

公求敬身之道天子曰君之一身是民之表也然身不過言行二者過言非辭民猶作辭過動非則民猶作則可見言動民之辭則所係故君子必於言行致謹于言也擬之後言言合于道而成文無過辭焉于動也議之後動動中其節而成法無過則焉夫然則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不待命令以使之而民視其言以爲法視其行以爲則自敬恭其上而不敢忽矣如是則已之身爲人所重不爲人所辱方謂能敬身也能敬其身則德必歸其所自而親之名由之以顯是敬身之中且寓成親

哀公

九

之道矣君子可不致謹于言行以敬身乎

敬身以上乃敬身之實也成親又是敬身中生出來者過言二句輕輕一直說下至言不過辭二句乃着實工夫也敬恭即言動爲法則意○愚謂敬身不在百姓敬恭上在兩不過上不過者珍重吾身言行之理若着龜若三尺凜凜守其成法而毫不敢放肆豈不是敬身

敢問何謂

一節

上一段言成親本於成身下一段言成身本於愛人皆是反觀上意而推其相因之弊以見成身不在他求自愛人始未要繼出能愛人則能成身而成親意○愚云安土樂天總是個素位而行可見君子成身只是個素位

公曰敢問成身何以能成親也孔子曰凡善有未倫則名有未全所謂君子也者道隆而望重德盛而譽彰乃人之成名也夫君子之名誠非易得今言行不過百姓恭敬人莫不曰其殆訓

迪於義方之久而爲君子之子與是親之得名爲君子吾使之也吾能加親以完美之名而使親爲君子非所謂成其親而何此敬身者所以能成其親也然成親雖本於成身而成身必本於愛人故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所以愛人爲大者何也蓋不能愛人則歛怨于人而傷之者至不能保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進退無所容不能素位而行而安土矣不能安土則不能與道相游衍順適於固有之真而樂天矣至於不能樂天則于理有不順是吾性分有虧欠也故不能成其身此皆不能愛人所

哀公問

十

致也然則愛人以成身以成親非君子之當務哉

敢問何謂

一節

物即理也以人倫庶物點且勿露仁孝不過者不違也成身比敬身不同蓋敬身是方做功夫成身則造其極矣○愚謂要看實然之理實然二字就是吾心之明德註云卽身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違則過之止則不過可玩不過只是盡所當然便是乃達理者言非對太過者言一說不過物卽上樂天

下貫天道也

哀公問成身蓋思以踐形盡性也孔子曰人之一身萬理咸備惟于理有未盡故於身有未成也必統之爲人倫是物則之精也咸盡其當然之實散之爲庶物是物理之精也各安其固有

之真未至則求至于是也已至則求止于是也若然則能全其理而無少虧欠其身何患於不成哉

敢問君子

一節

哀公何貴天道之問承樂天說來夫子所告可貴之天道承不過乎物說來蓋吾身所備實理總是天所賦於我者便曰天道不已以下四天道俱此理爲用自然之妙以見其可貴也不已句言理之循環於此身者不息也不閉句言理之變通於此身者不窮也以蘊之爲感德言無爲句言理之由身而自然感人也已成句言理之由身感人而可大可久也以措之爲大業言不已屬知只是此理在心毫無間斷但註云繼明照於四方便有誠發明意即緝熙二字之義不閉屬行以行之變通言蓋不

東公問

十一

閉塞其久之道順理妙應變而通之不終窮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故此兩段雖屬德但久比不已又進一步無爲屬當時註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解最精蓋以天下自然敏德格心者言已成屬後世已成而明者以成的物不止一處一時法天下傳后世常常能成物也曰明則所成功業煥然宣明赫耀故此二項雖屬業但明比成又進一步四天道各舉上句從人身上發攝俱要補可貴意○愚謂聖心至誠無息之理繼明照于四方如日月然所以微得事勢權變之理而通之以不閉之道又見得物性本然之理而成之以無爲之道又做得悠久無疆之理而成之以煥乎文章之道皆從天道緝熙中來所以要把首段不已爲三段之主觀首段有日月的譬如下三段無有便可

見

昔哀公問曰成身固在不過乎物矣乃又曰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是天道何如君子胡爲貴之不知天道卽物也夫子曰所謂天道者實理之源也君子貴之亦以爲用之妙耳自其無息者觀之存主有常而緝熙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明生不已者也是天之與我本有是不已之理也非天道之真明不息而可貴者乎自其妙應者觀之惟不已故久矣而且窮則變變則通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妙變化達時中未嘗閉塞其久焉蓋我之得於天者本有是變通之理猶之陰陽迭運而化行不滯矣非天道之順應不窮而可貴者乎物固有爲之未成者况無爲而成乎惟其久則久道化成不言而信也不怒而威也無俟作爲

東公問

十二

而天下格心物胥之以成矣蓋理合物我而在在我者足通衆志與天之無爲而成歲功者一也非天道感孚之神而可貴者哉物有方成而卽聚者况已成而明乎惟無爲而成則物已成矣且所成之物爲法天下可傳後世煥乎其有文章而明矣蓋理無古今而成物者足通萬世與天之嘒運而法象常者一也非天道昭明之妙而可貴者哉天道之妙如此而成身不過乎物者實在是在是矣君子貴之不亦宜乎

孔子疏然

一節

仁孝只一理盡此一理卽爲成身之道兩物字是仁孝本然的實理兩不過是止至善的止兩事字深看皆在繼志述事心源意緒完體此仁孝道理上說仁孝一理仁人孝子是一人對天

言則爲仁人對親言則爲孝子其實一也。愚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這物是身的實理不過是止至善說得是了但事親如事天只說孝子以實理事親古人也有行得來的如舜之齋慄而瞽瞍允若也成了一个舜這身也還成得來說到仁人事天如事親那個行得便總是盡我身的道理以事天如何見得天就爲我所事了這道古人也沒有會行得的即使行來也是水月鏡花的工夫所以夫子說到這地步只說孝子成身而不言仁人成身也曰互見者胡說

夫子曰人之一身受父母遺體天地正氣對天言爲仁人所謂仁人者無他盡仁以事天而不虧乎天理之本然對親爲孝子所謂孝子者無他盡孝以事親而不虧乎人道之自然是則所謂

東公問

王

謂仁人孝子也何謂不過乎物蓋吾之理原於天全而生之者親也是父母爲吾之小天地矣仁人則天事其親無忝所生者不愧屋漏也夙夜匪懈者存心養性也不虧吾親所生之理即如祗事乎天但盡此理以事親則爲孝耳非所謂止於孝而不過乎吾之理雖得於親舉而授之者天也是天地爲吾之大父母矣仁人則親事其天於時保之敬親之至也樂且不違愛親之純也不虧上天所畀之理即如祗事乎親但盡此理以事天則謂之仁耳非所謂止於仁而不過乎如是則父母全而生之吾亦全而歸之天地全而畀之吾亦全而復之性分之內無少虧欠身豈有不成乎哀公卽有如後罪之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夫子以爲是臣之福也蓋臣君於無過臣子之所深願而不

可必得者今君慮及後罪而將寡不仁不孝之過則以之事天爲仁人以之事親爲孝子而以仁孝治天下吾亦得爲仁人孝子之臣豈非臣無疆之福哉孔子弭君當道之心至矣

仲尼燕居新裁卷之二十二

仲尼燕居

一節

上啟三子以禮為善行之道下告以禮為成德之資不中禮俱從太過過說

夫子嘗燕居適辟賢之侍也時則縱言諸事以及於禮夫子曰吾語汝以禮使之即其所居之位隨其所值之時以禮而施之而咸中其節也所謂禮者何如中而已矣故敬為美德而所以節其敬者禮也敬不中禮則事內而略外朴野之弊不免矣恭為美德而所以節其恭者禮也恭不中禮則飾外而遺內便給之弊不免矣勇為美德而所稱大勇於天下者恃此禮以節之也勇而不中禮則恃平血氣之勇而其弊將至於悖逾矣夫是

三者固各有其美矣而其所亡甚者則惟給焉蓋仁者慈愛之謂而足恭便僕之人曲意徇物似慈仁而實非慈仁豈不奪慈仁乎此尤宜深戒也

師僎過

一節

上是慨中道之難下示以用中之要師僎以為學言子產以為政言但師僎二人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有過有不及既曰禮乎再曰禮者甚決之辭以見制中惟有禮也。愚謂禮制中重變化氣質上看為學者之氣質不變則過不及矣為政者之氣質不變則柔而不剛矣禮制之則漸漸變化歸于中來

夫子示三子以制中之道也曰師僎過而商其不及矣子產能食而母道有餘不能教而父道不足天下之善惡皆政者

寡矣子貢越席對曰為此過不及之中者必有道也夫子曰天下之學與政合禮則適中不合禮則失中為此中者其惟禮乎吾知學而非禮孰與裁意見之偏而歸之道政而非禮孰為去姑息之弊而振其懈是為此中者信有待於禮也何也禮有當然不易之則高明者抑之局隘者擴之撫恤大過而今民無紀者嚴而飭之裁制事物使不及而歸於大中正之域者也禮乃制中之具如此此為是中者必有待於禮矣師僎子產能習于禮自足以救其過與不及之偏矣

子貢退

一節

管仲等句應禮仁就心言應領惡全好仁人心也註中禮皆發於本心之仁是說禮以仁鬼神等源頭處今多用此議與領惡

孔子燕居

二

全好意自不相應矣必如應氏周流暢達意方是外郊社禮行而報本反始之仁心達於鬼神矣餘倣此是皆禮文外見而吾心之仁周流暢達而無不仁之態也禮之領惡全好也如此。子謂領惡全好之禮乃是克己復禮之禮本心固有之天理而郊社等禮乃本心發出天理之節文所以能領心之惡而全其好領惡非克己而何全好非復禮而何

子貢問言而退言游進而問曰天下之道善與惡而已禮以制中則是禮也其殆領惡而全好者與故夫子曰然蓋禮以領其過不及之惡而全於中正之好也子欲知禮蓋於幽明之間觀之彼有是仁心存于中而後有是禮文見於外則禮行而後心斯達也故燔柴而達壘理而社則禮也禮之仁心不達於鬼

神矣乎鬼神仁是有以領忘始之惡而全反始之好矣。雖而各祭禘而合祭則追養繼孝之仁心不達於昭穆矣乎。昭穆仁是有以領背本之惡而全報本之好矣。饋以食奠以酒施于死喪者也。此禮行而哀痛惻怛之仁昭然於饋奠之際矣。不有以領忘死之惡而全哀死之好乎。射以觀德鄉飲以序齒施于鄉黨者也。此禮行而禮賢敬長之仁藹然於鄉射之時矣。不有以領侵凌之惡而全敦睦之好矣乎。食以養陰享以養陽施於賓客者也。此禮行而尊賓敬客之仁顯然於食享之際矣。不有以領相襲之惡而全相敬之好矣乎。此禮之周流無不徧者也。

明乎郊社

一節

上言諸禮而此獨言郊社嘗禘者特舉其尤重者以見其切於

仲尼燕居

三

治人也。明字本仁鬼神昭穆說來有行字在內治國處領西銘理一意講與中庸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之旨稍異蓋天地父母與吾民物總是一體而分其分雖殊其理則一明得仁鬼神昭穆的理而盡其仁以事之則自能以乾坤為度內父母為王道矣。○愚謂重明字心明得機身行得不明得義理的眞處焉能行得以推到治上去可見仁孝的工夫必根於明誠而明善又誠身之本。

夫郊社以仁鬼神其爲義莫大焉嘗禘以仁昭穆其爲禮莫大焉斯固可通於治者苟能於此郊社之義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天地如事父母於嘗禘之禮知其發於吾心之仁也而事父母如事天地則必能由父母而推之以廣錫類之思由天

地而推之以擴參贊之烈於民則見以爲吾同胞也於物則見以爲物也推此心以仁之愛之自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治國不如指諸掌之易乎由此觀之可見能治國之好賴此以全不能治國之惡賴此以領矣禮非領惡而全好者與

是故以之

一節

此承上文而詳言爲治有禮之效五以之字虛說不可指明禮之人說長幼辨等就在居處有禮等見出

禮之周流無不在也豈惟見於郊社禘嘗已哉是故居處者長幼之所聚也以之居處而有禮坐有上下立有先後焉則長者上而先幼者下而後而長幼辨矣閨門者三族之所居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焉則父祖慈

仲尼燕居

其子孫子孫順其父祖而三族和矣朝廷者官爵之所在也以之朝廷有禮而位次有上下班行有先後焉則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公侯伯子男莫不以分相守而序矣田獵所以講武也左右坐起之有節殺獲取舍之皆宜而行之有禮則攻伐擊刺之法已熟於因田習武之時矣故戎事閑也軍旅所以飾怒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而行之有禮則戰勝攻取之功必成於紀律有制之兵矣故武功成也禮之無往而不在也如此哉

是故官室

一節

此節承上文有禮而言上節言禮之隨地而治其事此節言禮之隨地而善其事總是極推禮之周流無不徧也得其度等正是有禮以見禮之在於官室非有禮之效也官室二句若全用

註則太煩宮室只以典作房寢爲言量只以升合爲言聘只以上下大小爲言便了味得其時春酸夏苦秋辛冬鹹是也樂得其節即後所謂無節不作如作以祝止以梧之類註陽而不散等則樂得其節之所致也官得其體以官之職掌言政事得其施以法度之敷布言加身措前即凡衆之動也加謂外之加於我者錯謂我之措於行者得其宜者無大過不及而得其時中之宜也要知加身措動與上宮室等一例看得宜與上得其度等一例看

辨說得

其施

三得字皆在治道得理上看得黨是各有黨例在官府言官府在朝庫言朝庫是辨說有禮而得其黨也官之體以官守職掌

仲尼集注

五

言得體是所職不紊如天地之官掌治教之典四時之官掌刑政之典是官有禮而得其體也時說以大臣得寅亮之體小臣得分宣之體點之亦可政事之施以法度敷布言得施是所行不乖如典則施于國都法度施於官府之類是政事有禮而得其施也時說以政屬宏綱而曰大行不謬以事屬衆目而曰細行不失點之亦可

禮者何也

其治

首二句論禮切於事就禮之成效上說言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處便是禮之所在下二句言君子隨事而治之以禮方着君子身上有事必有治分明說有事必有禮蓋以事處事即禮所在也上治字是已治了下治字是方去治。愚謂治字代一理字

看有其事必有其治有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意註中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謂使天下人皆協合于理也

夫自居處以至於衆動禮固無乎不在矣然是禮也豈遠於事而別有所謂禮哉體統之不紊即經曲之所存條目之有緒即節文之所寓事之得其治而不亂者即是禮也故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人倫日用之間隨其身之所處無一時非事則亦無一時而不在禮也名分等威之際隨其身之所遇無一物非事則無一物而不在禮也即乎事之所自來而治以事所自有之禮君子之所以率先天下而協合之者謂不由此塗出哉

慎聽之女

一節

此亦夫子詳推禮周流無不徧之意聖人已截是舉事禮專行

仲尼集注

六

四節諸禮通行五節合爲九節之禮以歆群賢之學禮知仁焉以上舉事禮專行四節可以觀仁在禮矣以上舉諸禮通行五節見其條禮但諸禮通行亦在享禮中見出入門以下又在九節中抽出三大節舉禮樂所示之義見其當學張云知者知其禮樂之和序也習者習其禮樂之威儀節奏也聖人字只以和序字發揮舉燕禮而言樂者享禮中用樂也知仁者於樂闕知相愛之仁於升歌知讓德之仁於管象知成事之仁在禮謂規矩之中采齊之中則行步登車在於禮矣雍詩之微振羽之歌則送客徹器在於禮矣。愚謂知仁仁字即下情德事也是仁在賓主交洽間爲情在賓主相敬間爲德在賓主各盡間爲事苟知此矣的知字亦是知此先把禮中天理源頭見得明徹就

是和序極底的工夫、

禮之周流無不徧。夫子固爲三子詳言之矣。然尤以爲未盡也。故呼三子而告之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大饗之九節焉。此九者之中。爲大享之所專行者有四焉。此皆聖人之道。可以行於廟堂之上。亦可以習於獻酬之中。特患未能知而事之耳。苟能因文以究其情。真知其發於本心之天理。則不必廟堂之從容。楨介之周旋。雖在獻酬之中。相與習其恭敬之度。則身可爲度。聲可爲律。聖人中正和平之妙。亦自此可進矣。三子可不勉哉。試以大享之禮言之。當兩君相朝也。而大享舉矣。于是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焉。及揖讓而升堂。則主之獻賓也。賓卒爵而樂闋。一節也。賓之酢主也。主卒爵而樂闋。二節也。

仲尼集注

工入升堂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下以管奏象武之曲。而與麋籥更迭而作。四節也。由是主人薦其俎豆。而禮物備矣。序其禮樂。而儀則明矣。備其百官。而衆職舉矣。夫大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仁心發於中。斯禮文見於外。觀四節之禮如此。而見君子仁賓客之心矣。不惟此也。行步中規之圓。五節也。運步中矩之方。六節也。出門迎賓時和鸞之聲。與采齊之樂相應。七節也。客出歌雍詩以送之。八節也。禮畢而徹。歌振鷺之詩。九節也。行禮如此。可見君子無有事物而不通行此禮也。然是禮也。豈無義以示之哉。蓋金之爲聲。至和也。入門而作之。正以示賓尊主。主讓賓。一於和而不離。示情相接也。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也。升堂而歌之。正以示賓以義。接主。主以禮接賓。一於敬而不流。

示德相讓也。象武之曲。述文武之事也。以管吹之。正以示賓謹其進退之節。主厚其飲食之養。而共成此禮事也。惟其如此。是故古昔兩君之相見。不必諄諄焉親相與之言。而後可以見其情德與事也。但以禮樂之道而相示。則醕醢而爲賓主之慎。含藏而爲賓主之德。修舉而爲賓主之事者。皆昭然而可見矣。此固禮樂所存之深意也。三子可不致力於斯哉。

禮也者

一節

愚謂上是君子體禮樂之道。下是盡禮之理也。君子之無禮不動者。必會詩樂德之妙。而時出之方。是無理不動。詩禮中通達之理也。不能詩。失其通達之理。故於禮謬。樂禮中文采之理也。德禮中淳實之理也。時說下作行禮之資。恐與上段血脉不貫。

仲尼集注

○今夫人知禮樂之名。而不知禮樂之道。誠以禮也者。其在於理乎。禮至於序。其中有自然之理。乃序所從出者。故行是禮。惟在得其條理。則序益明而不亂矣。樂也者。其在於節乎。樂主於和。其中有自然之節。乃和所由善者。故作是樂。惟在得其節制。則和斯善而不流矣。夫禮以理名。君子將動於禮。必本理之在吾身者。出之順理。推行其儀。不至差忒。苟無理。寧弗動焉。防其亂也。樂以節名。君子將作乎樂。必本節之在吾心者。出之制用。有節。情不溺於沉湎。苟無節。寧弗作焉。防其流也。君子體禮樂之道如此。所謂無理不動者。其理何在乎。彼詩本人情。該物理。所以達此禮者。樂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所以文此禮者。德本於忠信。行於義理。所以實此禮者。故動必以詩。而通也不能詩。則

無以盡乎人情物理之詳是非清惑不能通禮之意必有倒行而逆施者於禮不亦謬乎動必以樂而和也不能樂則無以備聲容文采之盛直情徑行不能成禮之文必有朴野而不華者於禮不亦素乎動必以德而實也薄於德則無以爲敦厚崇禮之基徒事儀文失禮之實必不能擴充而推致者於禮不亦虛乎此禮之理而君子非此弗動者也即無節不作之理也

制度在

一節

此承上文薄於德於禮虛而言見行禮貴有德之人也在人乎截上言數寓於禮而質存於人下是子貢疑變非行禮之人制度者文爲之體是禮之器文爲者制度之用是禮之文皆禮之所有者故曰在禮素者直情徑行而無從容委曲之意偏者得

仲尼燕居

九

此遺彼而無備道全美之實聖人始終許變爲古人益見禮必待人而行也

誠以禮之寓於器物者何者而非制度也制度之所在節文之所在也禮之寓於設施者何者而非文爲也文爲之所在儀則之所在也然禮寓於制度而制度不能以自舉禮寓於文爲而文爲不能以自著若夫用此制度用此文爲其在忠信之人乎子貢曰禮以人行如此然則變但以樂稱其不過於禮乎夫子曰變之爲人也其殆古之賢人與蓋齊帝命而時處人工教曹子而群后交讓信乎古之賢人也蓋禮樂非二道和序無二理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則有戾于和平之懿故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則有缺于中正之理故謂之偏變賢人也夫豈不

達於禮者哉惟當時專典樂之官故但傳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使當時命爲禮官安知不達於禮耶信乎知樂者必幾於禮變也畢竟爲古之賢人也豈可徒泥其名而遂非其人哉然則學禮樂者達其交相爲用之原則無偏素之失矣

子張問政

二節

此總論禮樂盡爲政之道意上下無二言前言君子明於禮二句爲政之道已盡于張不知復問故言而履之以下發君子明禮樂二句意

子張問政

一節

子張問政蓋疑爲政不在禮樂意師乎前語汝以禮樂即語汝以政矣道在知而行是獨契和序之源而實體于躬行之際者

仲尼燕居

十

君子誠能明此禮樂之道而先正乎己於是舉此禮樂措之於政事以正人之不正即是爲政之道豈必別求所謂政哉要旨云下文言履行樂即此禮樂力此二者即明於禮樂之意舉而措之即南面而立以下意此說得明備錄之

子張復問

一節

在樂也截上是告以禮樂之實而以鋪進二股發其端即上所謂明禮樂之道也下則告以禮樂之效而以諸侯三句明其事即上所謂舉而措之也言行指好邊說本諸身是禮樂之本重履樂二字力字重看即必要履中正樂和平之意以南面而立以字正見舉而措之非徒居尊位已也太平不必泛講只把禮樂意發揮諸侯三句正是太平之象○愚謂言而履則中義理

之次第是實體之禮也是言顧行行顧言健健君子之意行禮樂則從容中道有不顯惟德焉恭之意方此二者是致中和的工夫說參贊化育的禮樂就本造化而節來說治民物的禮樂就本吾身和序上起方是實理

子張之復問蓋疑禮樂在器數而不可施之政事故夫子探其本而推極其效曰爾以爲必鋪几筵而備禮之器升降酌獻酬酢而備禮之文如此而後謂之禮乎而禮之所以爲政者不在是也爾以爲必行綴兆而備樂之文與羽籥作鍾鼓而備樂之器如此而後爲之樂乎而樂之所以爲政者不在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禮樂哉亦不外於吾身而已矣有所言焉而能履之躬行實踐不爲空言吾身之秩序口談之而身體之矣是所謂禮

仲尼燕居

十一

也。有所行焉。而能樂之。從容順適。無所勉強。天理之自然。身習之而心安之矣。是所謂樂也。禮樂不外於吾身。如此爲政君子誠能言則必履行。則必樂。斷然爲之。而不疑。確然守之。而不變。力此二者。以臨民。運治于南面之上。以序召序。以和召和。而天下自爾太平矣。所謂太平者。何以見之。諸侯分封於天下者也。被吾禮樂之化。畏服懷德。而來朝矣。萬物推行於天下者也。順吾禮樂之感。得序不亂。得和不乖。莫不從其理。而服體矣。百官佐理乎天下者也。率吾禮樂之教。遵職守分。莫敢不承事矣。君子力此二者。而致天下之太平。如此正所謂舉而措之而已者也。又何必求政於禮樂之外。求禮樂於吾身之外哉。

禮之所興

二節

首二句作一申講目巧至義也是說古人制禮之義不可作禮與衆治之實亂於室等是因上文而反言之以見制禮之義不容已昔聖帝以下徵古治之隆以見爲政者不可舍禮而能求也方是禮與衆治之實三子至末當融會通篇禮樂等語入講愚謂禮與衆治以禮中有義能治衆也與序上下左右隨序之中卽人倫天理所在就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也在禮則爲序隨與序等在人則爲貴賤等皆由此塗由此義之塗也聖帝明王諸侯用禮中之義所以能治衆

仲尼燕居

十二

室雖無規矩準繩也而必設與於室設於於堂不以苟簡而廢禮焉至於席之制也上下異其位車之制也左右別其分以言乎行則制爲隨行之禮以言乎立則制爲序立之禮夫古人之制爲是禮也豈無義哉亦以與以居尊作以居主上下以正名分左右以辨等威隨行以辨長幼序立以明爵齒此皆古之聖人防範人情綱維世變合其事理之宜而不得不然者非古之義乎若室無與序則堂堂亂矣席無上下則席亂矣車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無序則亂於位也然則聖人制禮之義其可以已乎故古昔聖帝明王之君天下與夫諸侯之君一國其所以能辨貴賤以序爵辨長幼以序齒辨遠近以定親疎辨男女以別同異辨內外正君臣而

敢相除借越者是違何道哉蓋由隨事而制之以禮制禮而
路有其義室有與作席有上下則禮已辨其分於居處之際矣
乘車有左右之異行立有隨序之宜則禮已辨其分於出入之
際矣是衆之所治皆由此禮之塗而出也不然衆豈有不亂者
哉夫子言禮如此明而該乎物我而及於鬼神夫固至矣盡
矣三千之所未曉者釋然明於心矣不昭然若發矇矣乎

孔子閉居新裁卷之二十三

孔子閉居

九節

愚謂總下九節全要重志氣二字首下氣志塞天地氣志不達
氣志如神這是君子運禮樂的神情血脉志氣所以能運禮樂
又本於無私清明則無私所以清明在躬便能使氣志如神便
完了箇王道可見君子爲父母之道卽三王參天地之道

孔子閉居

一節

達原是明其致治之本有敗先知是能審其將亂之幾達原所
以盡愛民之道審幾所以盡愛民之憂一是興利而體恤之者
周一是除害而成全之者至蓋原在吾心下面至字無字皆從
此原字生出來

孔子閉居

子夏問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敢問爲治君子必何如而
後可以爲民之父母乎夫子告之曰君子作民父母者何以節
民莫大於禮而吾心之序乃禮之原也君子達禮之原而洞徹
秩叙之所自起和民莫大於樂而吾心之和乃樂之原也君子
達樂之原而朗照太和之所由來是以一心會中和之理矣于
是以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者謂之
至至蓋有五焉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克周不窮之用自其
至微而不泥於迹者謂之無無蓋有三焉君子則施而行之以
運其發微不見之神由是出乎身加乎民五至三無之化盡斯
世斯民而不冒之無一之不獲其願矣然治亂倚伏不可爲常
必待其禍敗之已發而後救則無及矣四方將有禍敗之憂必

有先知之幾曲爲之備預爲之防不使至於卒然不可爲也夫父母之於子不過爲之興利去敗而已今惟明於政治之道則利爲之興而所以體恤者無不周審其將亂之幾則害爲之避而所以顧恤者無不至詩之所謂凱樂弟易者此也是不謂民之父母乎

夫民之父母

五句

和序爲禮樂之本故曰原達者渾融妙契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也禮樂之原卽五至三無之根脚五至三無雖不出禮樂之外又是禮樂之原施於政治處比原字又進一步矣蓋原字只說箇身心上和序未見至意此從本原上發於政治塞於天地方可謂至故至卽此原之極致而無以後加者三無又卽五至

孔子開居

中之禮至樂至哀至但此五致之推行者全在吾心上運用不假外面粗迹而無形體之可見故曰無非致五至之外又有一箇行三無也致字與行字一例註由粗入精則誤認爲曲致之義與橫於天下不相接矣橫於天下卽五致卽三無東漸西被南暨北訖廣被無外也橫是致行的成功致行是橫的工夫致之行之則橫矣此題當一氣屬下不斷謂君子必達禮樂之原不徒達之而已以此所達者而推致之施行之始於一身終於四海而橫行於天下也○愚云有一點爲民之心五樣俱出便到無以復加地步無者以神行不以迹行過化存神之謂只在上用工夫所以四方有敗先知者只是這點心上得來所云至誠如神也

子夏曰民

一節

上是五至之目下替其道之妙五至只禮至樂至盡之卽上禮樂之原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也志至詩至原其始哀樂相生要其終耳俱重治道說總由人君身上推到及於民處志氣卽精神心術之廣被於天下者如詩禮樂哀皆是也但當時雖有禮樂未有措置故曰志氣以其可以存天下言天下節天下樂天下哀天下故曰塞天地此之謂五至只在志氣充塞上見○愚云直到哀樂相生地步纔見極至到此地步君民之間都是一團精神命脉相爲流通有何形聲可着這段精神存之爲真心發之爲正氣真心正氣所以塞乎天地說至的道理無便在其中

孔子開居

三

夫子民君子既達禮樂之原則凡有一民一物不和不序此心惻然不忍蓋一念愛民的心真是懇到故曰志至此心既是真懇自然宣出於言凡嗟咨嘆間無非輸其節民和民美意而好善惡惡之心每形之一美一刺之間故曰詩至發於歌詠者既切則出身加民者必實見於威儀自有常度而於以陶斯民於至序之域是曰禮至蓋自君身之序推言之也吾身既得其序則政事推行自然寬靜而於以納斯民於太平之域是曰樂至蓋自君政之和實言之也夫既以天下和序爲樂則必以天下不和不序爲憂故曰哀至夫爲君者樂民之生哀民之死而如父母之於子則爲民者必樂君之樂憂君之憂而如子之於父母君民之情互相爲生而不可離也夫治民者多法制則其

形可見而自志至達于哀至則不假於有形之法制者也故正目視之而不可見多訓戒則其聲可聞而自志至達於哀至則不假於有聲之訓戒者也故傾耳聽之而不可聞但見其一念愛民之志存於中又以一念勵精之氣輔於外而天地所覆載之民吾皆爲之甄別使充塞也其始也發於幾微雖無可見可聞之迹而其終也橫於天下舉天下之可見可聞者而莫能加也治民之道斯其至矣此不謂之五至乎君子致此而與三無並行焉尚何不可爲民父母哉

子夏曰五

一節

此指三無之實而証以詩意無聲無體無服卽上樂至禮至哀至三無原就治道說但根達於禮樂之原來樂以政言而不假飾奏故曰無聲禮以容言而不假儀物故曰無體但善政民悅自有常德等語宜會意用之不可直說犯下引詩是以近似者擬之詩未必盡合故經曰近傳曰喻各詩處且就本意至無聲等方體詩推開照註發揮總是禮樂和序盡之

彼樂必有達于民者達樂之原致吾心之和措民於協和不必有鐘鼓之聲而後和也是爲無聲之樂禮必有體于民者達禮之原致吾身之序以納斯民于至序不必有儀文之體而後中也是爲無體之禮喪必有服于民者念民生之失所而憂四方之禍敗不必與民有服屬之親而後憂也是爲無服之喪此三者心皆至仁而無迹可見民受其賜而不知誰之所爲故此之謂三無子夏又問何詩近之夫子曰夙夜基密昊天承命之詩

咏文武寬政安民也夫人君有寬靜之善政以安民則民心自然喜悅百姓太和協氣加生天下之至樂孰大於是近於無聲之樂耶威儀二句卽風栢舟之詩咏仁人盛德之儀不擇也人君威儀之盛自有常德則從心所欲咸不踰矩天下之至禮孰大於是近於無體之禮耶凡民二句卽風谷風之詩咏婦人自述恤患也夫人君有哀民之至情則矜恤之念自不容已憂以天下孰大於是近於無服之喪耶

言則大矣

一節

此見聖賢論治無窮之意言之無所不包曰大言之純粹以精曰美言合美大則致治之道無以復加曰盛于夏實見論治至此其言畢盡更無他道矣何爲句先抑之也服之二句進以三

孔子問居

五

無未盡之蘊也君子指子民者服訓作習是政事推行服習有不狃於小康近利而必究至於極意言三詩之言不足盡三無之道君子服習此三無也尤有五種之詩詞以起發三無未盡之義曰起發者自始所發端以漸造終所極致功夫效驗但知五起卽只在三無中衍出非三無之外又別有箇五起也要旨云原其用功之所始則體諸心術之微而所以感人動物者爲有地要其成功之所及則妙乎感化之隆而所以垂範裕後者爲無窮此舍下意識可采○愚謂純王心事無可着力習之而不有五種詩詞既無下手處又無收功處

子夏曰何

一節

此言五起之實蓋工夫效驗言前二件是工夫後三件是效驗

一段深一段各自相象推去皆是由身心而推於天下後世此此節只是鋪陳五起之始終未嘗功對效效對功所謂信口拈來頭頭是道者不可拘定一律樂以政言志氣政之本也禮以序言威儀序之著也喪以仁言內恕仁之存也。愚謂不違者中節之和與未發之中此心如一也繼之既得言得吾本然自有之和也下面三段皆效無甚難處矣絮絮全在不達上遲遲翼翼兩段要交重遲而翼方得中方是王度根於王心者恕者仁心之推恕而曰內推之根心者也孔悲哀憐矜恤之誠心也子夏曰五起何如子曰吾身之所以主宰流行者有志氣志氣或乖不可也君子習此無聲之樂則始也欲平躁釋而有歡欣洽之體吾身之所動作周旋者有威儀威儀或廢不可也君

孔子開卷

六

習此無體之禮則始也從容舒徐而無矯強急遽之失吾心之所慈愛惻怛者惟其恕也存心或忍不可也君子習此無服之喪則始也仁以愛人而有中心惻怛之誠夫心之乖者未必其身之得今習無聲之樂既內無所乖則外無所失而設施措置盡美盡善矣一於緩者未始不失之息今習無體之禮既從容而有常則必致敬而無文嚴威儼恪而無怠無荒矣過於忍

施及四國則容保無疆殆見博施濟衆通天下爲一身合萬民爲一體也有不畜萬邦哉然習無聲之樂豈惟志氣既從而已乎蓋人心既爲之服從則聲譽自爲之具達固有海之四方而同聲相應者矣習無體之禮豈惟上下和同而已乎蓋際遠之述既泯則達順之化愈隆固有日新月盛而一國咸和者矣習無服之喪豈惟畜萬邦而已乎蓋養之所及者既衆則德之所蘊者自昭固有抑之愈揚遏之愈光者矣夫習無聲之樂惟其日間不已則聲譽之隆方興而未艾蓋不特顯於當時而且揚於後世矣非氣志既起乎習無體之禮惟愈久而愈大則德施之溥由近以及遠蓋不特化於一國而且乎於天下矣非施于四海乎習無服之喪惟發揚於外則恩澤之被自今日以垂之

孔子開卷

七

後世而悠久爲之無疆矣非施于孫子乎夫習三無之道有五起之序如此君子能自其始之所發端而要其終之所極致父母天下之能事畢矣

三王之德

一節

何謂三無私就天地說此未奉時事此之謂三無私就三王說已在既奉之後了無私謂天位乎上凡在下者無不覆而自忘其所謂覆不必專以無不覆言餘皆然聖人奉之謂其所以履載萬物照臨四方一順其理而爲之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愚謂勞不專慰安勤撫有焦心勞思爲之本蓋天地日月之德在何處王心之廣大就是天地王心之昭明就是日月勞之者德其廣大昭明之體而運之天下非安佚之念所以能致也

子夏曰古云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造化無私其道有三三王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參贊之道已立矣寧不與天地參乎因子夏三無私之問而復告之曰物必賴天以覆天盡萬物而在覆幬之中何私覆乎必賴地以載地盡萬物而皆在持載之上何私載乎必賴日月以照日月盡覆載之物而皆在照臨之中何私照乎王者奉此流行之述以爲出治之經高明覆物奉天之無私也博厚載物奉地之無私也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奉日月之無私也如是則覆天之覆而無私不專於天矣載地之載而無私不專於地矣照日月之所照日月不得以專其無私矣所謂三無私如此而參於天地不有由然乎豈有徵於長發之詩矣言湯之盛德足以

孔子開居

格天天之所祐集命於湯可見成湯有無私之德而夏禹文德不可例見哉。

天有四時

一節

此言天地之無私以見三王所以合德於天地也天有四時與地載神氣吊起春夏秋冬即四時而風雨霜露即四時中之氣候者風霆即神氣而庶物露生則受風霆之神氣以有生者俱要一串說無非教也言不待命令之詳而自有補於世範圍不遇曲成不遺而無所偏私也至公即啟閉生殺流行露生都是渾然一理全無作意也所謂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

露生。愚謂此天地無私之德也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刑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種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括也

然不觀天地之無私抑何以見聖人之參天地也天有四時之運春夏運啟閉之始秋冬運啟閉之終由四時之錯行而有風雨以爲之發生霜露以爲之肅殺或啟或閉或生或殺皆天地自然之流行而一毫之私不與雖無言而至教已示於周流同化中矣非天道至公之教乎以地言之則順承天之神氣由神氣之變化而風霆顯設由風霆之流形而庶物露生因物付物成大成小亦無非天理自然之流行而一毫之私不與雖無言而至教已見於神工昭著間矣非地道至公之教乎知造化之

孔子開居

無私而三王奉之以勞天下有不與天地參哉。

清明在躬

一節

前言湯無私之德此言文武無私之德總見其與天地參意首六句泛說至德獲福之機至引詩之下方實指文武言清無所維明無所蔽此無私之德之體氣之所適志之所向如神者前知之謂此無私之德之用但此二句不平所謂至誠如神也總之見聖德妙於無私也者欲是王業將興即人情所願欲者人君爲治孰不欲治道隆平即堯舜不能無是心。愚謂清明在躬就是完已之明德即虛靈之體志氣如神正是虛靈惟清明所以如神惟如神所以能塞乎天地此神字就是達禮樂之原的達字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的先知字不是虛虛的如神可見

吾心清明方能得和序而爲禮樂之根本。清明德便無私了。君子之氣志塞乎天地。三王之氣志如神。皆是明德之虛靈。三王奉無私以勞天下。固於湯有徵矣。而文武之德果何如耶。蓋聖人之德。本源澄徹。無私欲之雜。而湛然其至清全體昭融。無物欲之蔽。而炯然其至明。夫是以氣之所適。物未感而幾先露。志之所向。幾未著而兆前知。此固至誠如神。而其德亦無私矣。吾見盛德克享乎天心。而國家將興。有以協乎吾心之願欲。則禎祥兆示於先期。而豪傑挺生。足以爲一代之名臣。譬諸天之將降時雨。而山川先爲之出雲者。無以異也。聖人以至德獲福如此。不徵諸詩乎。詩曰。嵩嵩云云。及申者。言名世之英。應期而豫出也。曰維申云云。于宜者。言中興之烈。得賢而後昌也。是

孔子問焉

十

維也。固宣王之詩也。其諸文武之德歟。蓋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義夾持。故大統克繼。而十亂畢集。是天卽無形之嵩嶽。而賢佐卽文武之申甫也。孰非文武無私之德。有以教之哉。故曰此文武之德也。而參天地之業。至于今與禹湯而並稱者。有由然矣。

三代之王

一節

此承上說三王盛德。而因推本於先德意。首二句。言三代致王之由。証三代致王之德。方就三代實事說。夫不曰德而曰令聞者。德必積而令聞彰。還重德爲本。言三代先世者。何蓋以三王之興。固由其無私之德。尤原於前人之積德也。夫三代之王天下。固有無私之德矣。蓋有自焉。其先世積德累

行已素具無私之令聞。其克享天祚。固結民心。非一人一日之故也。大雅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詩本爲宣王修舉。味也。惟三代先世。無私令聞。爲啟佑後人之本者。足以當之。著明民之典。其夏之先德乎。至於禹而不衰。闡明倫之化。其商之先德乎。至於湯而有光。開粒食之源。其周之先德乎。至於文。其文德協此四國。本爲宣王修文咏也。惟太王足以當之。修德行政。以聯故國人心。積功累仁。以固維新天命。是太王之德也。太王周先世也。觀太王而夏商之先世。不可見乎。是知先王無私之德。自積祖已然。三王又能繼祖武而奉三無私。此所以與天地參而能王天下也。謂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也。以此

坊記新裁卷之二十四

子言之君

一節

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水不使有餘故坊民理之不足無制民欲之有餘說一是養性之源一是遏情之流一是制欲之肆自有輕重意○愚謂專看不足二字有生以後大抵理不足而欲有餘坊只爲不足而設此處不足彼處便不有餘了下三句重坊德爲本恐民不守禮故有刑爲愚不肖者而設也恐民輕視禮故有命爲賢智者而設也總之維禮以防德也坊德所以坊禮義之源不使不足也如此說始與坊民不足句意始得

坊記

一

之以道坊民之失猶以堤防遏水之流也何以辟則坊也蓋理欲相爲消長欲有餘則理不足道也者所以制人欲之有餘而坊民之不足於天理者也然坊民豈易言哉欲易肆理難存雖大爲之坊民猶有悖道而踰之者況於無坊乎是故君子有憂焉有違於德者制爲節文之禮以繩之長其性之善以養其源而坊德之日薄也大爲禮之坊猶有踰之者戒其情之蕩以節其流而坊欲之日熾非刑不可矣然人之欲無窮非刑禮所能盡坊者於是又爲命之說示之使知人之欲無窮天之命有限而人力莫施於是順受其正而覲覲塞羨慕止修禮之民庶幾哉刑所不能制者命制之君子坊民之道斯其曲盡也哉

禮者因人

一節

民坊者也截上原聖人制禮坊民之由下舉聖人以禮坊民之實聖人制富貴之制乃節制非創制也使民二字爲下三句總話○愚謂節文約驕中俱是用得着不是節屬驕亂文屬約盜須節其約盜之心而約盜化文其驕亂之心而驕亂泯下重一制字驕約氣也禮天理之節文治人之情就是人情之節文理能制氣者也下制富貴制字正是節文他的處在

坊記

二

彼貧富遇也貧而樂富而好禮唯君子能之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氣之歉也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氣之盈也惟約不獲恣則有美彼之志故盜惟驕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亂夫驕亂約盜之情皆過不及之所至也禮者天理中之節文能因人過不及之情而授之節文爲人立坊者也蓋天理能制人情自然之道也故聖王以一定之理節天下貧富之情爲家富不過百乘使富者不以有餘慢於人而驕一夫受田百畝使貧者不以不足窮其身而約伐木之家不畜牛羊使貴者不因其貴僂足於物而肆意妄行如是則民皆由於節文之中富貴貧賤各安其分而無亂矣聖人坊民之道何其善哉

貧而好樂

一節

茶毒分上是見不爲悖亂者之難下是先王制一定之禮以坊之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雖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貢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愚云上三句俱指諸侯卿大夫言此節分明是王者待宗藩之策古者諸侯卿大夫都是王者宗族看衆而以

寧句極重分明有箇族大難制之意

夫禮者

一節

民坊上就禮看。下就人之用禮者看。疑以人心言。微以事述言。二字且虛說。貴賤有等三句。正章疑別微之事。○愚謂疑不章。則民以惑心生爭心。微不別。則民以隱幾生兢端。要看得疑微與讓有相干。疑微明。則人心豁然于分守。而相讓矣。

誠以是非不決之疑。禮以章明之。則理明而從違審。邪正方動之微。禮以辨別之。則幾決而取舍定。凡此所以坊民使之從是而去非。趨正而避邪。如堤坊遏水之流者也。何以見之。蓋貴賤之等。自一命以至九命。衣服之別。自一章以至九章。朝廷之位。自極尊以至極卑。其間等級之度。毫髮不可僭差。此正疑微之所在也。誠使禮達分定。而見於貴賤有等級。見於衣服有隆殺。見於朝廷有位次。則疑以禮而章。微以禮而別。而所以教民讓者在是矣。吾知禮則不爭。而僭擬凌犯之心自息。辭之賤者必讓於貴。服之殺者必讓於隆。位之卑者必讓於尊。而民得其坊矣。尚何疑微之不正。而自外于隆禮之化也哉。

天無二日

別也

只重土無二王。天無句引起之辭。家無句比方之詞。尊無句頂上無句。亦以無二日。無二王引之。言君者日之象。天無二日矣。而土有二王乎。推之而家無二主者。亦若是也。夫王爲有土之至尊。而無有上之。其猶之天日至尊。家至至尊。不可上也。非所以示民君臣之別乎。

君子辭貴

一節

益云。上言君子謹於辭受之善。下是舉其受祿之一端以實之也。○愚謂辭貴恐立乎本朝而道不行也。辭富恐素餐也。總是人浮於食之意。有恐不稱富貴而辭之之心。則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以培才德。而爲不浮食之根本者。無不至矣。

君子於辭之貴者。則嫌其德之薄。不足以居而辭之矣。若夫賤則安之。而有所不辭。於祿之富者。則嫌其功之小。不足以受而辭之矣。若夫貧則安之。而有所不辭。則甘貧賤。尚辭遜。而僭亂之禍。岌矣。然果何自而見之。蓋德本不足。貴而食貴者之食。德本不足。富而食富者之食。食浮於人者也。有可貴之德。而不辭賤者之食。有可富之德。而不辭貧者之食。人浮於食者也。食浮於人者。有素餐之愧。而適以起食得之亂。人浮於食者。有廉靜之操。而適以免食亂之失。故君子與其徒富貴而食浮於人。寧使不辭貧賤。而人浮於食之爲愈也。君子之辭富居貧。辭貴居賤也如此。此所以能遠亂也與。

觴酒豆肉

一節

此言君子教讓之坊。觴酒至犯君三者。皆教讓之事。而民猶踰之者。以讓在禮文。而不本於己身也。下段二者。皆是由己身以盡讓。故民感之。而作讓。貴人賤已。則不驕。如不自尊其身。而尊人之身是也。先人後己。則不爭。如不自尚其功。而尚人之功是也。辭讓之心。人所固有。而君又有以倡之。則悖然興起。而莫禦矣。○愚云。不唯以身先讓道。且貴人先人有讓之實了。

有國家者

先言

有國家者實德足以化民以明君子務其實也與讓者知不足在已勸勉以求企及于人也。愚謂實脩其善而知其賢之不相及則讓非虛遜也。班賜之惠有餘而稱揚之詞不足謂之約言。

有國家者可以輕賢才而吝所與乎故祿所以詔有德者也。貴人之德而不吝於班祿則民知所奮而興於讓善矣。車所以彰有能者也。尚人之技而不吝於賜車則民知所觀而興起於習藝矣。此蓋不事虛言而惟務寔行故其感民如此則信乎言之當慎矣。故君子未見人之可賜以祿不先言其賢也。其曰將賜以祿者必其人之誠賢而始言之耳。未見才之可賜以車不先

坊記

五

言其能也。其曰將賜以車者必其人之誠能而後言之耳。所以當有國有家之位與讓與藝之風而爲君子也。若小人者未見其人之可貴而先言祿焉未幾而又不知所以祿之矣。未見人之可尚而先言車焉未幾而又不知所以車之矣。名雖惠而實不至何以使民之興讓與藝哉。

上酌民言

一節

只重酌民言酌民言便是實心不欺故曰信便是虛心不驕故曰讓而報禮重者是下天上施之能事按天上施上字指君上言非天上之上如云上之有施而民天視之也。日錄云如天上之所施看上字差矣。愚云待我之政教已出之後民心洶洶之時方思去用衆言以挽回之則遲矣其取輕忽於民心亦既

多矣酌民言全在未發將發之時有量度審處隨時取中民之天上施也只是王政得中丁合其公心即是天道。

夫民心至神而民之言至公也誠使爲人上者將有政教之施必參酌較量如此則輿論可如此則輿論否而後布之於民則吾之所行合乎時當乎中道矣故政教雖不出於君而有若天之降下者矣誰其違之反是而民言之不酌上之所施違犯乎民心則民亦不天上施而悖逆之矣是故君子有見於此凡有政教之施必信以主之蓋不欺民之爲愚而有陵忽之意必欲下察民情之中也必讓以出之蓋不恃己之爲尊而有驕矜之態必欲大同民情之中也如是則上之施于民者已不輕而民之報禮於君也必甚重居常則盡臣子之職處變則效忠貞之

坊記

六

節其相忘於信讓之化者直有如天之所施雖死而不易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則民言之當酌也蓋可見矣。

善則稱人

二節

愚謂此言推善引過之風深入於民心怨亡深于不爭讓善又深于怨亡使天下皆密于自治自知善不及人所以讓也。君子孰不欲民之日遠于怨爭而成夫遜讓之風哉在所感何如耳誠知善者人之所欲居者也我有善而讓之於人政教謀猷之善曰惟爾賢士大夫之助焉過者人之所欲諱者也有過而任之於已政教謀猷之失曰惟我一人之無良焉則已惟不矜天下莫與已爭能已惟不伐天下莫與已爭功民何爭之有然豈惟不爭而已哉民之所以有怨者以其歸過于己也惟過

則稱已則自治益嚴而無可怨之道人心愧服亦無致怨之由矣觀詩之所謂履無咎言其斯不爭無怨之謂乎然豈惟怨云而已哉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之得於觀感者自知伐善爲可恥聞過爲可賢以吾之所以讓善者而讓之於人以吾之所以自咎者而咎之于已也豈不作讓乎詩云考卜惟王云觀武王之讓功于龜則讓善之意可推矣

善則稱君

一節

人臣盡忠事君而化民作忠下引書証之也蓋善未必盡出於君過未必盡由於已稱君者辭人所不能辭而君德以彰是讓善之忠稱已者居人所不能居而君過以掩是引慝之忠民作忠者民化之皆興起盡忠於君也亦須體上善過意仰君之德

坊記

七

不敢與君爭功而諄然有承休之念知已之非不與君同過而泐然有匡辟之思引書証善則歸君之意而過則稱已意自在然亦有稱許此臣意思蓋人臣盡忠而能使民作忠是誠臣之良願而有古大臣之風矣故君陳曰加謀二句是導君以善也而不善者不入告矣女乃順三句是稱君以善也而不善者則自任之矣有臣若此其德良而其名顯也○愚謂要重一良字若是人臣只是自家做事做得好便說君做得差遲便說自己君只是安然默坐一毫沒動作這分明把君做箇木偶人了此是邀名的權相所爲之事豈得爲良臣看來良臣心事實是不同以此稱君實實的引君當道靜正其心使之從善改過內焉有如是之真格心故外焉稱揚於人前使人聞之者有些真寔

可信所以作忠若只虛虛的歸美引過人也未必感動便是好名之心豈是純臣心事

善則稱親

三句

此至有國家之人子言與作忠題意相似善未必盡出於親稱親者曰貽謀之臧也此承志之孝也過未必盡出於已稱已者曰繼述之弗善也此怨慕之孝也作孝亦切上意有慎修其身以成親之名論之於道而不陷於有過者作者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孝於親也

君子弛其

一節

此主父沒而言弛過敬美微重敬美遵謂親之有過則弛之而至于善行之可法者則敬述之而不忘○愚曰重敬字弛其過有克盡前愆之意敬其美有善繼善述之意

坊記

八

從命不忿

一節

從命三句平看從命未足以盡孝而不忿者乃爲孝微諫未足以盡孝而不倦者乃爲孝爲親而勞者未足以盡孝而不忿者乃爲孝蓋有忿有倦有怨者愛敬之未至也孝之有阻者也不忿不怨不倦者愛敬之不替也孝之不阻者也引詩是贊之之詞非証語○愚云不阻者不激不息之謂有從容暇豫必致親于底豫之地孝思寧有窮乎

睦於父母

合族

上二句言睦族可以廣孝下言君子盡睦族之禮父當屬諸父昆弟母當屬諸母諸婦此皆親所愛敬者睦字渾是恩義浹洽

意無愛敬者在錫類上說合族就是睦言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之禮也。○愚云此人子之情誼不特與父母相流貫且與父母之族黨相流貫方謂之體親志之孝。

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父母之黨乎此正吾親所當用愛敬者推吾愛敬父母以愛敬之是能體親之心而廣爲子之道故可謂孝夫惟睦族爲孝然非合族則無由致其睦之之道故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聚會宗族爲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庶可以廣孝矣。

長民者

一節

愚謂朝廷之上易于貴爵而賤齒而猶敬老所以民知興孝下

坊記

九

身教乃是敬老實意又是使民興孝之本。

朝廷爲風化之原君長斯民者於朝廷之上而盡其敬老之禮焉則民之感於敬者莫不曰老者猶敬之況于吾之親乎由是隨分以敦其一本之情盡道以隆其天性之愛相率而興起于孝者自不容已矣然徒作其孝心而未知所有事於孝也故又以身示教焉其在于祭祀也爲之尸以象其生焉在于宗廟也爲之主以象其存焉若此者所以示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忘其所由生耳惟宗廟之有主也故脩之以飾其廟貌惟祭祀之有尸也故敬之以致其明禋若此者所以教民追其不及之養繼其未盡之孝竭力以報其親耳君子之身教如此庶幾民興孝而不忍遺親矣而民猶有忘親者焉是又豈可以無

坊乎

敬則用祭

以德

敬字提起作目下以陳器用物行禮三段連串說一步深一步用祭器了又要不非不美不非不美了又要親饋總是主之委曲致敬於賓也。○愚謂美非不當于中雖用祭器無益也親饋不致其敬雖用祭器無益也過文當云豈曰祭器用矣足以完敬矣而美美隨意也哉又豈曰非美稱矣足以伸敬矣而親饋可缺也哉親饋之禮不至不但不祭而已雖美且不食焉。

彼敬者主人之所以接賓也主人敬客故燕享之物一以遵豆簋鉶之祭器陳之而以神道事焉可謂敬矣然物之實於器者或豐儉失宜則有平於禮非敬也故君子不過於儉而以菲廢

坊記

十

禮不過於豐而以美浸禮蓋禮有一定之中制非則不及美則過之也夫不廢禮浸禮可謂敬矣使不非不美之物而或不出於親饋亦有缺於禮非敬也故主人親饋與否而客之祭不祭因之然豈惟不祭哉苟主人不親饋而無禮則君子雖美不食焉況於非乎易云東鄰等言在誠不在物也詩云醉酒飽德言在德不在味也非即主人當敬之謂乎夫祭器以寓敬也豐儉以全敬也饋物以致敬也三者盡而交道全矣敬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七日戒

一節

睦也上言祭禮之義無非所以彰教下二句當肅其儀以爲示教之本也。○愚云唯其爲親也所以爲教之本。

君子之將祭也七日戒三日齋承事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所以教民敬尸而不敢褻也以陳祭言之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味薄者上而尊之味厚者下而賤之示民之不淫於味也以獻酬言之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也然後主獻賓而飲一者尸尊上也賓卑下也尊者獻多卑者獻少示民有上下之等也以既祭言之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而相燕飲者所以示民敦愛以聯情而教之睦族也此教之以心之敬也而禮容之間猶敬心之所寓可使其儀不中禮哉故主人之行禮於室中者事尸固致其敬矣而堂上有長賓長兄弟焉觀室中之敬以爲敬則室中肅而堂上亦不敢不肅矣長賓長兄弟之行禮于堂上者事賓固無不敬矣而堂下有賓弟子兄弟之

坊記

十二

子焉觀堂上之敬以爲敬則堂上肅而堂下亦莫敢不肅矣人已交敬上下無間此所以可教民也不然吾恐卒度卒獲與小雅不相似而何以立教哉

賓禮每進以讓

賓禮無朝聘燕享每進以讓謂三讓而後入門等是也

孝以事君

一節

此專主世子說君卽是親弟長若齒讓於學亦是示民不二是有家無二心非欲民不二也君於世子以親則是父以尊則是君而推事父之孝以事君焉世子於人以家則有兄以國則有長而推事兄之弟以事長焉若此者示吾心專一誠定惟知有君之敬有長之敬不敢有別二君上之心而使民曉然知吾之

心也註誠寔正訓不二其上也雖兼君長然認不二於君蓋敬長亦不二其君處也然不二之實何如世子當君在不謀仕嫌其急于爲政也惟卜之日君或有故而已代之則曰君或某而他事則不敢妄稱也是不可以見其不二之心乎

故天子四

專也

有其室也截上是人臣不敢私其室忠也下是人子不敢私其財孝也天子無客禮以天下皆王臣莫敢爲主故也君適三句申無客禮之實示民句正明莫敢爲主之義於天下也

禮之先幣

一節

首二句論禮先於物之義先財而後禮六句推其理之當先于物引易以徵之末二句亦是深明禮之當先于物也○愚云此

坊記

十二

只是要人先事後祿之意爲何此意在交接之禮上見之蓋交際之禮人人通行寓此意於此禮之中庶人人共知而相勉于貴行先事之行耳

夫交際之間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禮之行也必在於先而不後焉物之陳也必在於後而弗敢先焉此何爲哉蓋禮有事之象幣帛有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於事君之事則先之勸夫靖共之節於當得之祿則後之去其責報之恩敬事後食之心默示以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苟使先幣帛之財而後辭讓之禮則民感之而爲利矣無辭讓之心而直行已之情則民感之而爭奪矣利且爭又安望其能先事而後祿哉君子者明於先事後祿之義而又見夫貪利爭奪之患故

於人之有饋於己者，咸以他故，不能以禮而出，見其所饋之人，則亦不敢虛受其禮，而納其所饋之物，以弗能見，則既不能行禮矣，而復納其饋，不幾於先財而後禮，無辭而行情乎？此所以弗視其饋，而其心必欲以禮先幣帛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言人臣無功而食祿者，必有凶矣。則彼不行禮而貪利者，又何為哉？君子以此坊民，固欲民之先事後祿，而民猶有貴祿賤行者，抑獨何與？

君子不盡

一節

不盡利以遺民，引大田之詩，以為不盡利遺民之証。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之事，引谷風之詩，又是不盡利以遺民之效。○愚云：要知上下公共取之，據謂之利。若上人盡取之，而不遺民

坊記

十三

則財聚民散，爭奪相殺，不謂之利矣。不盡利者，正有其利者也。遺民者，正自利者也。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故君子不盡取利於己，而必以遺之於民。蓋利者人之所同欲，若自專于己，而不與人同，豈絮矩之道哉？觀之詩曰：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歛之鋪，稱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焉。此非所謂不盡利以遺民者乎？而其實何如？故君子仕則不稼，既事其在官之祿，不修其在民者是遺稼之利於民也。田則不漁，既得在山之利，不取其在水者是遺漁之利於民也。所食者備四時之膳矣，則當以珍之利遺於民，不更用力以務求珍羞也。大夫之于羊士之

于犬，既殺而食其肉，則當以皮之利遺於民，而不復坐其皮也。

此皆不盡利以遺民之事也。故觀谷風之詩云：而又可以見不盡利以遺民之效矣。

夫禮坊民

一節

此節重昏禮言

情之蕩為淫，分之閑為別，有淫無別，可嫌之行也。夫禮則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正使之無嫌也。如是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衆目之有紀而不亂也。非所以為民紀乎？禮之為用如此，故昏禮之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而無媒則不交，有幣以通相接之禮，而無幣則不見，其所以能坊淫章別以為民紀者，蓋以此也。

坊記

十四

表記新裁卷之二十五

子言之歸

一節

此夫子思歸心欲以儀刑立教也隱身隱也顯道顯也下正是隱而顯也○愚謂隱而顯言君子身雖隱而身範的道理包得大在裡面自然顯著而不可掩不矜而莊篤恭而天下平之理也不厲而威不怒而民威于斧鉞之理也不言而信是不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之理也儀刑之本在我何患不足以成教化必身顯始為顯哉

昔夫子周流不遇而嘆曰道不行矣吾其歸乎蓋君子身雖隱而道則顯也何以見其顯也不待矜持而貌自然莊不待嚴厲而色自然威不待言語而信在言前自然確寔是道顯於身而

表記

足為儀刑之本體道之教將昭然于天下何顯如之吾何為不歸乎○一說夫子歸而造就來學即思魯狂簡而欲以身範裁之使中意

君子不失

一節

此節全重平常敬忌一句與註中三慮字相緊關處正是其敬忌之心○愚謂別處說敬不說忌此說一箇敬忌於不失足不失口不失色最切非平常敬而不敢逸忌而不敢放的工夫到得安得致此引甫刑證言貌色可見矣此見君子動合時中的身法俱由一念敬畏中來

君子立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何脩而可以中其節哉是故有所行也必慮之曰可以行可以無行惟理所當行則行否則

寧無行也何嘗失足於人乎有所喜也必慮之曰可以喜可以無喜惟理所當喜則喜否則寧無喜也何嘗失色於人乎有所言也必慮之曰可以言可以無言惟理所當言則言否則寧無言也何嘗失口於人乎君子隨動致謹如此又安往而不善哉惟不失足於人是故君子之貌行止之中節望之自有儼然者在矣惟不失色於人是故君子之色喜怒哀之中節瞻之自有栗然者在矣惟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之言從容有餘味而反復可深思矣不失色者敬以生色也不失口者敬以緘口也不失足者敬以馭行止也甫刑不有明徵乎其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其君子動皆中節之謂也

君子隱而

二節

表記

當依註劉氏意言君子謹獨而動自善因引書証之首句提起作獨說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獨之最可畏也不矜三句正慎獨之功後註所云平常敬忌是已二節是無不謹而自無不中後註所云動處皆中其節是已貌足畏頂不矜而莊來色足憚頂不厲而威來言足信頂不言而信來惟平日有慎獨敬忌之功故見之于動皆知所謹而中其節也甚好

楊襲之不

一節

此節最重個辨意存敬全在辨內相因則混混則濟不相因則辨辨則不濟矣楊襲不相因句是禮文

夫人行禮之服有楊有襲以辨文質者也事之宜文者楊以示文矣倏而事易而宜質則服亦易楊而為襲不遂因楊以為襲

爲事之宜質者製以示質矣。倏而事易而宜文則服亦易製而爲禘。不遂因製以爲禘焉。夫當禘而禘當製而製則節文以辨製不因爲禘。禘不因爲製。則又不悌其勢。若然者。正欲行禮之人。宜文者必尚文以存敬。不敢以質濟之也。宜質者尚質以存敬。不敢以文質之也。庶不滋天下好逸之弊。而禮不以因循苟且廢矣。

祭極敬

一節

愚謂此節要着二極字。二不繼字。大凡行禮者誠意極到大抵難終敬以祭之心言也。行禮者之身節文極明亦難終辨以身之節文言也。敬而極未有不繼之以樂者。然即不得爲極敬矣。辨而極未有不繼以倦者。然即不得爲極辨矣。須知敬心略放

表記

三

閒便是樂心。辨別略輕。忽便是倦態。最易犯者。故朝祭戒之。禮莫重於祭。要必誠意肅恭而極敬焉。然或不能持久。而以樂繼之。則敬爲不極矣。必始此敬終亦此敬。更無怠荒之心。繼之方足以爲極敬也。禮莫嚴於朝。要必節文秩然而極其辨焉。然或不能貞一。而以倦繼之。則辨爲不極矣。必始此辨終亦此辨。更無燕安之心。乘之方足爲極辨也。

君子慎以避

一節

君子念念致謹。則隨處進德。慎以避禍。所謂以約失之者鮮也。篇以不掩所謂美在其中。則暢于四肢。發於事業也。末句所謂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三以字俱是自然。無工夫不可作以求說。君子唯求盡在我之慎。篤恭而已。非爲避禍患。務襲取遠因辱。

計也

君子莊敬

一節

此節上說理之長。只在敬下說君子心一於敬也。收斂其心。不容邪妄。莊敬也。放肆其心。隨所便意。安肆也。天理強而人欲偷。莊敬則自一念一事天理。至於無念無事不天理。今日強而明日又強。漸進高明。故曰日強。安肆則自一念一事人欲。至於無一念一事不入欲。今日偷而明日又偷。日流污下。故曰日偷。○搜義云。莊敬二句宜活看。君子果莊敬。則日進於強。如安肆。則日入於偷。所以日偷亦云君子。又曰不使其躬指身言。是由心及身。如不終日指心言。是由身及心。如不終日是安肆的事。就有日偷了。不使如不終日是莊敬。而日強者可進。看得甚明。

表記

四

快。

彼德之成否有機。一念敬肆之間而已。人心有理而理之微者難充。君子莊以自持。敬以直內。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即循理一念而驟驟乎日進於高明。不日強乎。人心有欲而欲之危者難遏。君子誠太然而安。侈然而肆。則中無主而自治疎。即徇欲一念而悠悠乎日流於污下。不日偷乎。夫人心之敬肆少異。而理欲之得失頓殊。其機如此。君子得不嚴於敬而戒於肆哉。蓋人之一身心無檢束而紛紜錯亂。則外之躬必僣焉踣由。外既僣焉踣由。則內之心亦拘迫不安。如不能終日矣。故君子於一日之間。其時無幾也。然其心必莊敬而不安肆。不使一日間此心少懈。其檢束使吾身參錯不齊。而有不莊不敬之失。以致此心。

之不安如不能竟日也。君子敬以勝肆如此，則心廣體胖何至於不終日乎？是德日強而尚何日偷之足患哉。

齋戒以事

一節

此舉敬神尊君之禮以教敬意。獨舉此二事，蓋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

無辭不相接

一節

辭是言，即相接之名。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禮是贊，即相見之文。無禮不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毋相襲在敬上看，即在交際接見時，謂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交際不苟而一於敬，庶可全天下之交矣。引言明接見當如初筮之誠。○一說此有正名存體，維持人道之意。

子言之仁

一節

此見仁義禮為用之大，是自然的功用，非人去求之也。註中仁之體二句是表的原頭，仁體大而尊而衆，善由之以昭揭凡天下人，心知存天理而外知用愛處，便是敬仁，義之體二句是制的原頭，蓋義體方而嚴，而事物由之以裁制，凡天下人心有分別而事有分限處，便是畏義，報之為禮四句是利的原頭，天下之利言為天下人情之利息也。於文相接，恩相愛處見之。○愚謂人日在仁義禮大道中而不覺表制利三字，有猛然提醒人，意是不惟使之由，而使之知也。

今夫立仁之道曰仁，而天下之表於此立焉。蓋其至尊至大之體，儼然有以起天下之敬心者，真猶標準一立，而人咸望之以

為趨也。不曰天下之表乎？立人之道曰義，天下之制於此行焉。蓋其至嚴至方之體，凜然有以作天下之畏心者，其猶制度一行，而人咸守之以為法也。不曰天下之制乎？報也者，相交接者也，而天下之利於此興焉。蓋其有文以相接而不至於慤，有恩以相愛而不至於踈，彼此感應之餘，藹然有以裨天下人道之交者，真猶利源一開，而人咸賴之以為用矣。不其為天下之利矣乎？此可見斯道為用之大矣。

以德報德

一節

此言報之禮足以感動人心，為末世說也。有所勸勉於樹德也，有所懲警于植怨也。詩無言二句，是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者，民非后一段，是民當報后之德者，后非民一段，是后當報民之德者，此俱是報之常理。若失其平，則寧過于厚，無寧過於薄，寬身之民雖不足以懲衆，衆將德之有裕矣。豈比刑戮之民，此節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斷案。

無欲而好

一節

愚云只重君子欲法之行，而引人同歸於道意，無欲而好，無畏而惡，只是真好真惡，正中心安仁處。天下一人言非性為安焉之人不能也。惟安仁難得，故聖人於立法中，盡誘民之術，議道與天下論好仁惡不仁之道也。仁為我幸性之道本體，原自無欲無畏，故無欲無畏，乃是已本分之道。以此議道，就在已身中論出真性至理來，皆民之所可行者，然而民不能也，所以聖人不得已而置法，就在民身上的道理內，設立箇規則，以約束鼓

舞乎民使民隨其力量所行俱各有得這纔是聖人以仁成就一世的妙術此即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云識道自己不必定要在道無不盡上說蓋言君子以己性論道已自是民可行的了猶慮民不能如我之議而行故置法又平易一分時講俱不識把一恕字來牽強殊為可厭

彼論求仁之功必曰好仁惡不仁使好出有欲惡出有畏不止一人矣惟好惡出于由衷而好非有欲惡非有畏是好惡極其誠惟安仁之好惡則然求之天下不可多得誠一人而已安仁之難如此君子將何以立法哉君子以不如一人則道有未盡故議道自己必曰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方純於道也必欲如一人則法恐難行故制法以民從彼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亦可也

表記

七

以一人望天下而不以一人強天下而仁庶成於天下矣

仁有三

一節

愚謂此章獨重異情意為仁受過正是他情之不得已處而無愧於仁者其中真情有無數變態不一情狀豈不是異下道義正乃得過緣由義之所在不得不然必如此處之方是當然之道而合於義者異情乃為義而生之情異也可見義是成仁之物與人一體真若左右之不離者體仁者豈可薄義

彼人之為仁其等有三其功均與仁一而情則時勢所遭有難一律齊者功與仁同其所處獨順或出於倖成未可知也何以知其仁唯過與仁同其所遭獨逆真情正於過中發見者豈不可知其仁乎何以見仁之三也人之受過有安仁而過者有利

仁之美而過者有強仁免於罪戾而過者其盡仁之事雖各出一途而於仁則同歸也故曰仁有三天仁寧有得過之理遇仁之窮而不得不以義濟之有過則合義不過則不合義者是使仁受過者義而成其過為仁人之過者亦義也有仁無義非道之過也猶有右無左也是以體仁者仁為右而道即為左以輔仁何也以仁固人之心而道即人心之公義也君子可厚於仁而薄於義哉徒有不忍之情而義不足以濟親而不尊者耳無斷之仁不成其為仁者之過矣又可厚於義而薄於仁哉雖有不忍之情而行義之太銳等而不親者耳有激之義亦不成其為仁人之過矣造仁者義不可過而義豈可少哉仁有三義使之異也此講甚與註合且仁義關得來如時講說到厚薄等類

表記

八

處便與前半截血脉不通須細玩白文與註中語意方知此章必該依此說

道有至

一節

上止論道下方着人之造道說王伯無失俱以人君治功言重至道言至道變而為匡正之具則有義至道垂而為後日之憲則為考

天下之治道有三有純粹至善渾全無迹而為道之仁者仁不足則濟之以義而毅然能斷又一道矣仁義之衰維之以法而率由舊章又一道矣人君誠得其渾全純粹之道則以德行仁王者本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亦不過是故曰至道以王下之而得其裁制斷割之道乎則以禮明義伯者仗威信以服人乘

今夫仁之難成於天下久矣何也仁無欲之謂人情多為私意所溺則所好多在不仁而所惡反在仁此仁所以難成也惟仁者不失其所好自然無過縱或有過其情則善可不待多言而過易辭也然何以見仁者之過易辭也恭之德雖非禮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而近乎禮儉之德雖非仁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而近乎仁信之德雖非情信則不欺得情之意而近乎情三者之德可好如此能不二其心敬以行之不修其心讓以行之則好果在仁而私無所行即有過過於厚與愛者也必非過於忍與薄者也過而不甚矣然敬讓行此如何便過不甚恭近禮者也敬讓以行此恭則耻辱遠而過自寡信近情者也敬讓以行此信則人相諒而情可信儉近仁者也敬讓以行此儉則於我知

表記

十三

足於物無忤而自然易容以此而尚有失於忍與薄者不亦鮮乎所以雖有過不甚矣信乎仁者之過易辭矣未有過寡而德不日進者抑之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恭之基德而儉與信可知矣仁之能成不足徵哉

仁之難成

于天

此君子因性牖民之術以天下之達道立教也能成人處全在使民行言上以心之恕使民行言民不苦於責備之難以法之誨使民行言民且樂於歸向之易所謂唯君子能之者也褒云上是自成其仁此是成人之仁制行謂聖人立教以節制乎民行也有壹者不為他岐所惑外物所誘念念事事專於仁也○愚云愧耻者激發人心之機括何故君子始不以不能愧之繼

而又使之愧耻以行其言蓋我未有制而先愧之民徒知仁之道非我所能行之物而甘心受耻是以愧之者沮之也我已有所制行之法而民猶不能仁彼將自愧是以愧之者激之也

今夫仁之難成於人久矣唯君子盡已性以盡人性而能成人之仁焉何言之君子謂無欲之好無畏之惡此已所能而人所不能也既不以已所獨能之仁重困乎人而病之又不得不以人所不能之仁暴人之短而魏之其立心如此其使民豈無其術哉其制為好仁惡不仁之行也就其有欲而好有畏而惡之情而不以已之無欲無畏者制之其意何也欲使民政及於此者樂其當從而勸勉以行聖人立教之言不及乎此者感其易行而愧耻以行聖人立教之言此以人治人之術也民已向仁矣但

表記

十四

立法未詳民心猶不一也又必制禮以節其為仁之行毋過不及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為仁之志毋始勤終怠而使之固文以君子之容驗其仁之著於外也移以君子之服稱其仁之存於中也相成之以朋友切磋琢磨而造其極也五者輔道夾持之庶民心之所向與本來天性之仁一心好之而更無有二者離之也是因民以成民者也其有不仁寧不愧於人畏於天乎小雅可思矣

君子服其服

一節

此言君子之為仁欲其有德行以實之也服其服下句歸重德上君子耻服四句歸重行上衣服仁之章容貌仁之符言詞仁之文三者皆為仁不可少然從此做亦只是外面文飾工夫德

者仁之存於中而完其真故君子欲以德實於內行者仁之施於外而中其節故君子欲以仁實於外然止云得於中其得與不得尚未可知還是虛的唯見於行事之間方是實有真得故君子以有其德無其行為耻也通節只重這一耻字德是好仁惡不仁實有諸已行是好仁惡不仁而所行皆善無惡惟所惡在此故所欲在彼衰經端見甲冑申服其服之實衰色敬色不可辱之色申有其容之實當云有衰敬不可辱之德行而發之色也既有容貌衣服則言詞以文之德行以實之不言可以知矣

君子之成仁何至容貌衣服而亦以為教也蓋人之於身有服焉以稱之有容焉以文之有詞焉以發之而德者仁之存於中

表記

十五

也行者仁之見於外也故君子之為仁服其服矣而必求諸容焉有其容矣而必求諸辭焉猶未已也德猶脩辭之本故遂其辭矣而必實以君子之德焉和順積中則發而為辭皆德言矣而容以象德服以稱德者又豈至有飾貌不衷之失哉然君子所以必如此者其心何也蓋服其服而無其容君子耻之此服其服而必文以君子之容也有其容而無其辭君子耻之此有其容而必文以君子之辭也有其辭無其德君子耻之耻德之衷也然君子之耻豈止於無德而已哉又耻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其內而無其外亦非德之全也夫德行以立其實而后容貌衣服言詞以昭其華為仁之道不外是矣故君子服衰經則必有衰色服端冕則必有敬色服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謂

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者如此則夫遂其辭而實其德以成其行者自不容已矣然則君子之服其服者可不思所以稱之哉詩云維鵜云蓋其德行不足服之不稱也是詩也非君子實以德行之謂乎

君子之所

一節

愚謂此全謂人君不敬天只要臣子奔走承奉乎已而發賤有事於天下是勢分所使不見義處唯貴者先有事而使賤者自然不忘所事這挽是感發其公心方謂之義

今夫義者公而不偏之謂人但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則偏私非公矣非公即非義矣必貴賤皆有所事貴不獨逸賤不獨勞斯則均齊方正絜矩之道也而義之所謂端在於是然

表記

十六

分所當為正是義之所在而其所當為者何事上帝天子之事事天子諸侯之事也天子致尊天之禮親耕籍田以供粢盛以海秬粳而敬事上帝故諸侯感之知尊君之禮莫不服勤其職而輔事天子矣夫貴者有事於尊天之義而後賤者有事於急君之義信乎義者皆有事於天下之謂也

下之事上也

一節

通論臣道之盡仁也全重在不致有君民之心仁厚厚字全在這點小心裏看出來下求盡仁厚之事正不敢有君民之心也引詩見不敢有此心者唯四聖而已恭儉信讓是役仁役禮之事不自尚等是恭儉信讓之事搜義云看來小心畏義一句與不敢有君民之心最為關緊恭儉役仁至早已等人皆小心

畏事。小心畏義。總之求盡仁禮以事君也。得之三句。極實。其小心畏義。親下文有事君之小心。上文不敢有君民之心。卑眼照應。便見。愚云。只看一厚字。任他有庇民大德。不叫做厚。唯不敢有君民心。則業愈大而心愈小。心日卑而德日積。事君之心。到那純篤深遠。不可窺的地步。豈不厚下。役仁役禮。不是求盡仁。只是求盡厚道。純臣心事。都在一厚字看出。○一說。此特爲文王而發。觀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便見。況這許多求仁厚的光景。無非模寫他事殷的臣節。古來事君之心。惟周王獨厚也。今天下之事上也。雖有履庇斯民大德。而不敢有君國子民之心。有此德。無此心。則有功不伐。有勞不居。不但仁。而爲仁之厚矣。君子事君。有求盡仁厚之道。焉誠以有庇民之德。而無君民

表記

十七

之心。所以愛吾君也。是之謂仁。所以敬吾君也。是之謂禮。君子以恭儉者行仁之資也。則主一而不做。樽節而不侈。以恭儉求爲仁。信讓者行禮之資也。則真實而不欺。謙冲而不滿。以信讓求爲禮。然恭儉信讓之事。非可一端盡也。事業雖可尚也。而不自尚。持身雖可尊也。而不自尊。儉於位。辭尊居卑也。寡於欲。辭富居貧也。讓於賢。見賢能舉也。卑已尊人。處衆能下也。懷戰兢之小心。不敢肆矣。畏名義之重大。不敢犯矣。若此者。夫何求哉。求役仁禮以事君也。荷得君之信任。與吾仁禮猶是不加也。不糾君之信任。與吾仁禮猶是不損也。其得不得。莫不有天命存焉。自盡以聽之。何以得失動心也。蓋無所往而不極盡此役仁役禮之事矣。大雅旱麓之詩云。卽此自盡以聽天命之謂也。

所謂不敢有君民之心而爲仁之厚也。如此古之人有行之者。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數聖人者。莫不有君民之德。亦莫不有事君之小心。如百揆時叙。地平天成。發政施仁。制禮作樂。四聖之德。何如大讓德弗嗣。祇承於帝。以服事。放致政成。王四聖之心。何如小大明之詩。不云乎。惟此文王云云。此可見文王有事君之小心矣。而前之舜禹。後之周公。又何獨不然。所稱仁之厚者。古聖人之謂也。

先王謚以尊

一節

此言臣道在自卑。這自卑。不是有意自卑。以邀人之尊敬。我雖大聖。在天地間。只憑自的力量。止做得一件事。到底這一件事。以他聖人心事付量來。還恐做來不到得極處。所以只管自家

表記

十八

謙讓不違這一節。是他一生的大節。先王所取以謚之者。正是此一節。

事君者貴務實。不貴務名。卽謚法觀之。欲尊其名。惟取其一節之大者。以專其善。此何義也。惟懼名常有餘。行常不足。耻名之多浮也。夫實勝善名。勝耻謚法。且然。况臣道乎。故君子之爲臣者。事功雖多。侈也。而畧無自矜之心。正欲處其實。不處其華耳。過行若可率也。而不爲過人之行。正欲居其厚。不居其薄耳。人有善。吾彰之。人有功。吾美之。亦以其賢有可尚。吾求下此人之賢耳。夫處情處厚。下賢三者。無非自卑之道。而民卒尊敬之。莫不大其事。而尚其功。彰其善。而美其賢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後稷乎。后稷教民稼穡。黍稷乃粒。其功烈在一時。萬世之天下。

登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進而用之哉宜以仁自居矣然惟欲行浮於名也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是其務實而不務名自卑而不自誇誠可爲人臣之法矣

君子之所謂

六節

愚云下六節皆言君道之仁貴全不貴偏然其中有隨時變化酌中而用的妙處所以偏的時多不偏的時少卽三代亦難盡善惟虞帝之至德君道之仁方盡

君子之所謂

一節

凱弟二字盡所爲仁強教悅安是凱弟之事教曰強安曰悅用下二字最有力樂而無荒四句正是強教悅安皆本凱弟時出之乃強悅相濟之道也須知至德以人言此仁字深一步○

表記

十九

褒曰樂以情言禮以分言威莊以貌言孝慈以行言要看得明

○愚謂仁之難非一時並用之難相時而用者之難也如處暴世只用兇弟就兼得凱了處寬世只用凱凱就該得弟了後世若除秦苛法以嚴治蜀亦得悅安凱弟妙用意正是隨機而投其所欲也但畢竟以弟爲主而凱以濟其不及方爲父母天下之王道不然何以嚴治者終不如除秦苛者之爲帝王氣象

而

今夫人君父母天下謂有以仁之也君子所謂仁恩威分濟天下之言至仁者歸焉人君鮮有能兼體而並用之者不亦難乎何言乎君子之仁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凱之云者以道驅之雖逆其心而不恤若強之以情所不堪是教而強之

謂也弟之云者以恩撫之必得其心而後已若投之以所甚悅

者是安而悅之謂也強教悅安之事何如惟本凱弟者時出之而不偏耳利用厚生民樂矣而又嚴勞來匡直之戒且無荒也辨名定分有禮矣而又與之以撫字親愛之情得其親也威臨莊莊使之畏矣且平易近民而安焉孝親慈衆使之愛矣且殷殺勵俗而敬焉夫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此弟而濟以凱總之強教盡父道也而使民有父之尊者在我有禮而親威莊而安此凱而濟以弟總之悅安盡母道也而使民有母之親者在我吾能以父道教民斯民亦尊之如父謂民之父也何愧吾能以母道教民斯民亦親之如母謂民之母也何忝此豈易能哉惟至德聖人擴凱弟之心爲強教悅安之政父民而民亦父之母民而民亦母之苟非至德吾恐厚於義而薄於仁有強教無悅安凱而不弟矣何以爲民之母厚於仁而薄於義有悅安無強教弟而不凱矣何以爲民之父君子之所謂仁者不其難乎

表記

二十

今父之親子也

一節

父母是承上有父之尊二句而言水之於民以下是因言父母偏於尊親遂例舉其偏而不能兼者以明君道盡仁之難○愚謂過文云豈特父母然哉舉觀天地間求尊親之兼備者亦難矣還要一步深一步方有情景

夏道尊命

一節

此言三代之治未免有偏故其民亦偏於尊親而各有其弊以見君道盡仁之難要知三王鑒前代之弊而矯之卒以矯弊者

流而自弊時勢使然不害其通變而不倦也奪命重命令而不輕也近人而忠近人情而為忠厚之道也祿賞人情之所欲者則先之威罰人情之所畏者則後之皆近人而忠之事也蓋而愚尊命而未嘗開諭之所致驕傲而鄙俗質朴而不文近人而忠尊事誠懇之所致也商民之流蕩而不靜務自勝以免刑罰而無愧耻孰非尊上鬼神近於威嚴之所致乎周民之便利而多機巧尚辭而言之不作賊害而蔽於理孰非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乎○愚云要知道三樣民之弊着實有分別你看蠢愚喬朴之民雖是癡呆何等模實到那動蕩好勝就有不安分的意思了然機心機事還不深至利巧等風一熾則雕琢元氣極矣

表記

夏道未潰

節

不求備二句即近人而忠之事求備於民即先罰後賞之事爵賞刑罰之窮則見其禮文之極備曰不求備曰求備曰窮此雖三代因時之政抑亦世變之愈下也○愚謂夏的好處全在不求備不大望二者至殷而求備至周而賞罰窮漸失其美意然人心自然要到這地步不如此也維持世道不來夏道尚忠重文告之命不待言辭之瀆而民已曉諭也不求備不重責人之過省刑罰也不大望是不過於求民之財薄稅歛也以忠感人者人亦以忠應之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殷人后禮者也則敦本尚質豈至濟禮乎先罰者也求於民者豈不大備乎周之代殷也頑民式訓三紀而不服成王極力以擾

馴之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皆民之化是強民也祭所當祭非所祭者不在祀典是未潰也然其爵賞刑罰之事損益夏商文飾忠質備具而無以復加矣三代之道如此非特風氣既開抑亦至德之不復見也

虞夏之道

一節

愚謂虞夏之質殷周之文皆天地間極盛之氣運也所以只重至矣三句正贊他的盛末四句是足至矣之意質文俱在治道上漸變而為殷周之文矣殷周之文至豈不漸返而質乎要知夫子有隱隱望周把文勝之弊來變而從虞夏之質的意思虞夏之道尚質質故責人也畧而民不厭其親其怨不亦寡乎

表記

廿二

殷周之道尚文文故責人也詳而民勝而無耻豈能勝其故乎由此觀之可見虞夏之質非曰質矣而猶未極也其時風氣未開世俗方朴其治惟務忠厚之道簡朴之規其質已至而無以復加矣殷周之文非曰文矣而猶未極也其時風氣已開人文已著其治必極制度之詳觀節之美其文已至而無以復加矣何也虞夏非無文渾沌中之文不勝其真元之質此質之所以至也殷周非無質也彫琢後之質不勝其華緻之文文之所以至也惟質勝於虞夏則天下樂其質之便所以寡怨於民者在是文勝於殷周則天下苦其文之靡所以不勝其敝者在是觀古道而君道之難於盡仁益見矣

後世雖有作

一節

此總論大舜君道之盡仁也首二句說虞帝治道不可及下舉君道之盡仁以見其不可及之實生於無私只一心為民也子民至能散是大舜之用中也君子至有辨是君子之化中也惜但忠利只形容一箇誠心便了安而做四句是憐恤忠利的實事承尊親說來兩有字分五而字見憐恤忠利事與而構實合親中有等尊中有親以時出之用中的妙處在此一愚見要無私二字無私所以能用中以化民須知此處引證最有意要看得威明全從無私中出來所以為德威德明威貼忠利之教邊使人稟於訓而不敢違也明貼憐恤之愛邊察其利病而調劑之以全其愛也威是父道明是母道惟威惟明言下應之極神應其無私之德是以神也正見舜之德威德明處如此二字

表記

廿三

緊頂德威二句說

且自虞而後夏殷周之王猶可及也後世雖有繼虞帝而作者惟虞帝盛治不可及已蓋其君天下生於無私心惟在於民真若父母之於子也其子民如父母也愛不徒愛有憐恤之愛出於中心而不可解也教不徒教有忠利之教根於至誠而無不利也夫以憐恤之誠愛天下有母之親矣以忠利之誠教天下有父之尊矣胡以明其尊而親也委蛇順適見其安舒矣尤必主敬以立天下之觀嚴威儀恪見其嚴厲矣尤必立愛以萃天下之渙富於財者易侈且謹費出之經節於物而有禮焉私其患者多壅且施博濟之恩周於物而能散焉尊親之道全父母之責盡皆聖人用中之德也君子化之何如尊仁為行矣且小

心而畏義焉慈愛中有裁制之宜不敢犯天下之公理也以費為耻矣且重道而輕貨焉樽節中有共財之義不敢徇一己之私欲也抗節者之易失於犯也今則寓真愛於規諷不好直以翹過何犯乎義正者之易傷於割也今則存善道於忠告不任法而矯俗何不順乎交際酬酢儀文燦然矣然進退作止之從容而文之中有靜焉寬裕有容與物為體矣然親疎賢否之得宜而容之中有辨焉君子化而歸中非虞帝之用中以威之屬克致此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虞帝子民而不偏其威明并之盛德乎君子敏德而速肖其無不威無不明之神化乎倘非虞帝之尊親兼至而君子化為全德也就能德威德明之在上而惟威惟明之在下若此乎信哉后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

表記

廿四

事君先資

一節

愚謂向來說事君只說箇忠如今說箇信字信乃成忠之本也可見人臣一生事業全在始進這日又在此會的談吐中就見規模大畧了手錄云欲以身為獻必先以言為獻者言者志定而後事業有據也又云先資者異日志同道合做許多事業先藉這場話為憑據也直到臣有於其言纔是成信的實地步人臣事君其經世之學已豫定於胷中矣而始進之日必先形之論列以為委質之資由是稽首再拜以承君之命自獻其身以效已之能使前者所約之信皆見諸行事之實而不徒為空言焉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不欲其失信也臣必守此先資之

言而不敢自失其信也故無尸位素餐之愧而受祿不誣無受責怠事之愆而受罪益寡此事君者上下無負而相與有成者也

事君大言入

一節

是獻言欲其行而受祿欲其稱也○愚謂入字最深時講以諫行言聽爲入非也入者如官羽之相調鹽梅之相和水火之相濟務共成天下之是方謂之入望字是進言者之心

彼謀開宗社議係生靈則有大言望大利者望大言之行而造福天下流澤萬世也因人建明就事納忠則有小言望小利者望小言之行而一介之善進一官之事治也倘或我以小言進其利亦小矣而侈然大祿之受是報渝其分小言於君猶未入

表記

廿五

也不受也我以大言進利亦大矣而掩然小祿之受是君不我知大言於君終不入也不受也引易言大畜之君子德之所蓄者大則當有爲於天下而食祿于朝也非不以大言受小祿之謂哉

事君不下

一節

愚謂以不下達爲主不下達者責難于君引之於堯舜也然徒事口說之煩非所以引之上達也故儀行不重辟焉始進不正之身非可以輔之上達也故薦拔不依匪人焉此是不陷君於邪正之道也不達君以曲直之道也以是共爾位神且福之况君乎小雅足思矣

事君遠而

一節

此節當以守和爲主守字深維維持調護可否相濟以成一德意守和則君心和於上而百官正於朝四方靜于野雖有差失其過不甚大諫也可不諫也可邇臣等作一人看統是三公六卿但以地言則爲邇臣以職言則爲宰以位言則爲大臣

事君者位遠于君而諫是凌節犯分以求自達諂君之心也位近于君而不諫是懷祿固寵以求自安尸利之計也則事君者何如惟於君德間加之意耳自其處侍從密勿之地曰邇臣其在守君德之和匡正引導使七情中節不使其過於和流而爲同不及於和乖而爲異自其表率朝宁而爲宰也以君德之和者正百官俾式序在位大臣法小臣廉也自其位極人臣而爲大臣也以君心之和者慮四方深憂遠計制治未亂保邦未

表記

廿六

危也由是靜而正之不必於諫矣即救而正之要不在諫也諫且爲餘事何諂與尸利之有

事君欲諫

一節

夫事君之道有諫焉有陳焉諫者入告我后而匡其失也陳者外翹諸人以顯其非也雖皆以言規君乎而兩者之心事或愛或不愛大相懸絕矣何也諫者欲君改過而不欲使人知君之過忠而愛也陳者欲君改過而又欲令人知我規君之過忠而未必愛也所以事君者欲此不欲彼也小雅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蓋慕賢者而欲與之語也人臣好其君豈忍忘其君之疾哉故欲諫者即其退不謂之心也其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蓋思賢者而蓄之心也人臣愛其君豈忘慕其君之短哉故不欲

陳者即其中心藏之謂也是詩也可以事君矣

事君難進

一節

此人臣進退之禮也事君者皆知以道自重不躁進也必待君之誠意已至而後進進何難乎甘恬退也不待君之敬禮已衰而即退退何易乎如是則君必處自重者以尊位而必不移恬退者以下僚而就進固寵者不得與之同班次位豈不有序乎若易進而難退則賢愚同滯君子小人混淆則亂於位矣進退之當謹如此故君子之事君其進也必難如主待賓三揖而後進其退也必易如賓待主一辭遂退正欲位必稱其德而遠亂於位也

事君慎始

一節

此節要知下以義自安正慎始敬終之心人臣事君之心豈有二乎筮仕之始謂之始必敬爾在官飭爾有政而始無不慎臣成之後謂之終必君之無倦守之愈篤而終無不敬若此者有見於義命之當安耳故君以我為賢貴之可也以我為不肖賤之可也以我為有功富之可也以我為無功貧之可也以我為無罪生之可也以我為有罪殺之可也凡此皆在物之有命者也若我慎始敬終之義則貴賤由是貧富由是生死由是可有

一毫變遷之心哉

事君軍旅

一節

此節得力處全在慎慮熟慮上蓋得志與否正履事之實慎則去驕心而代之以兢惕心熟則去怨心而代之以詳審心如此

履事豈不終所以為臣之厚

夫事君者軍旅不避難以國不以心也朝廷不辭賤以道不以位也若處其位不履其事則軍旅朝廷悉無緒而不理豈不亂乎故君使其臣而列於朝廷使其臣而托之軍旅也心乎而展布得遂此得志時也必臨事而懼恐吾謀之未善慎慮從之不遑敢易忽耶心違而動輒拂亂此不得志時也必熟思審處非萬全則不舉熟慮從之不遑敢妄動耶夫得志而慎慮事固終矣此功高而衆忌之日也宜退也不得志而熟慮事亦終矣此生疑而身危之日也尤宜退也退則功名可保而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名豈不厚乎所謂不擇難易貴賤而履事之臣如此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事君者可不履事而以高尚自托哉

唯天子受

一節

只主天子上唯天子受命于天士所以受命于君受命於君即所以受命于天也君命逆則天子不受天而士肯受命於君乎可見天子能令臣下受命者都是天理

天子有命以鼓舞天下也以上言則受之於天有義義君推之以治人典禮德刑皆天也以下言則為士之所受君有理義臣代之而有終教肅命討皆君也是大君之命上下相承關切如此故君果能受命于天合乎理義而其命也順則臣自受命于君而令之斯從臣亦有順命矣蓋君以天心為心臣豈不以君之心為心乎人君出命可奉承天意矣

君子不以辭

一節

此論言非不可以觀人但不可盡人不以詞盡全有觀行功夫在下二句推不以辭盡之故也○愚謂要看註中盡見爲人之實實字詞有枝葉則心愈不實矣豈可盡其爲人乎

蓋人非言之難行之難故君子觀其言必考其行而不以辭盡人焉所以然者何也嘗以世觀之矣自道德一風俗同則人情之所尚者惟敦本而已篤實而光輝生焉凡大德細行之見於身者蔚然其可觀矣行不有枝葉乎自道德微風俗靡則士人之所習者惟務名而已口給以爲容焉凡大言高論之形諸口者支離而不窮矣言不有枝葉乎夫尚行爲盛世之美而浮靡乃世教之薄君子於此安得以辭盡人哉

君子之接如

以壞

表記

廿九

愚云此辨天下邪正之交也水者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溺于世情又未嘗絕天下世情醴者如人醉一般入其術中未有不心迷者也淡以成者以我之淡成人之淡兩淡相投則交成成非但全交有散朋黨之風息爭競之氣意甘則壞已之心術且壞人之心術矣

君子不以口

一節

要知不以口譽人如何民便作忠人實有是善者君子不徒稱揚之必舉而加諸上位以副吾好德之心此念何等忠實所以民化之務爲忠實之行不爲尚口之窮也稱人之善則爵之正不以口譽人之事問人寒二段作空詞引起之耳

情欲信辭欲巧

君子持已之道二情欲信者好善惡惡之意欲其皆實也辭欲考者考古立論之言欲其有稽也

昔三代明王

一節

要得不取私褻意以事神明者就聽命於神明便公而敬矣昔者三代明王之有天下郊報天社報地皆事天地之神明凡祭祀之物必決諸卜筮者何哉以天下至尊者上帝惟誠可以事之事必詢卜筮者欲以敬事之而不敢以私褻事之耳是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他祭之卜日者不敢犯此素定之日月否則寧非褻乎且卜筮協從不敢有違違則褻也卜筮不吉不得相襲襲則褻也此誠敬以事上帝三代相因而不改也

大事有時日

一節

表記

三十

丘月林云牲牲禮樂案盛在不違龜筮之外若作一意則禮樂案盛何以卜爲只是此等儀物皆備而所用之時日又不違乎龜筮也甚有理

彼祭事一聽乎龜筮神人之心無不順也郊社大事有一定之時日不用卜矣祭羣神之小事無時日也必於筮而用之故祭山川社稷之外事則用剛日祭宗廟之內事則用柔日皆決之卜筮也不特此也凡祭祀牲牲之物禮樂之陳齋盛之品而皆不違此龜筮也夫時日也牲牲也禮樂也案盛也一聽命于龜筮而不敢以私褻事之如此是以神歆其誠錫之以多福而災害不生百姓亦因之享平康之福有熙熙之樂而何怨恨之有神人之心其咸順矣

后稷之祀

一節

愚云后稷之祿及子孫根本還在欲儉上蓋易富辭恭不過是儀物祝贊之間其遺澤猶小可至他精誠一念唯欲以我之孝心達於始祖更不多一雜念儉者此欲收歛疑聚精神不散越之意這念頭豈不是子孫與王根本

聖人一身而上而祖考賴以享焉下而子孫賴以保焉皆卜於祀典中而其本在一念之欲也惟后稷之祀帝嚳也雖嘗盡心焉以其物而亦未嘗遠取乎難繼之物是語備者莫易於此矣雖嘗有舜以告神而唯達吾休惕悽慘之念蓋語恭者莫過於此矣由其存而為欲唯求孝敬達吾祖考不妄有所欲以俾多福之集也聖人祭盡其誠如此初何心於祿及子孫也然意念愈

表記

三

簡約則潛通於祖考者愈真希冀益濬泊則永錫于胤祚者益厚在昔后稷嘗受祿矣今則由父而子而孫天眷引之而弗替始封於邠特邦君耳今則由家而國而天下王業至今而益昌詩不云乎后稷兆祀云于今罪悔曰無無多欲之悔也迄於今言無欲之流澤遠也是周家八百之基皆后稷一念之精誠所培也詩人之意其有以哉

大人之器

一節

威敬就龜筮之本體說

彼龜筮之為物先王以寓神道之教是器是器也冥乎神明之在上有威可畏而不可玩確乎吉凶之不可惑可敬而不可褻威敬若此用之可無辨乎天子有事用卜而不用

筮以龜重于筮也諸侯居守有筮而不用卜嫌與天子同也然

天子豈不用筮哉出行在道則以筮以龜之不可褻也若諸去侯而非本國則吉凶之間適以起惑而筮不敢用矣豈得以守筮者律之諸侯豈終不用卜哉卜所宅之寢室致其慎也若天子之在侯國則太廟之處自有定禮而卜不必用矣又豈得以宜卜者律之此天子諸侯因其威而威之因其敬而敬之者也卜筮為大人之器信矣

敬則用祭

一節

君子指諸侯及小國之君言敬字提起真下來則敬其禮用祭器是也往則敬其事詢龜筮是也

表記

三

敬者莫如天子之適諸侯大國之適小國君子則敬其禮而陳祭器以設燕享焉事之當敬者莫如諸侯之朝天子小國之聘大國君子敬其事故擇日月而假諸筮龜焉于以嚴上下之分而諸侯敬事其意明大小之等而小國敬事其長也君子盡敬于君長其效豈不獲敬乎上下哉以君子對民言則君子為之上也民則觀我之敬上而興敬於我是我為上不為民所瀆也以君子對君長言則君子為之下也上則感我之敬彼而施敬於我是我為下不為上所褻也此孰非我之敬禮敬事者感之乎

緇衣新裁卷之二十六

爲上易事也

一節

愚謂上易事。下易知。只是一箇不用機心。若機心一動。則上之待下。有許多牢籠駕馭。承事者竟不知君心所向何在。安得易事。事之難爲。爲下者不得不巧於逢迎。深於藏匿。惟恐吾君洞見我之心事。則待我愈疑。而愈難於把握。胡得使上易知。如此上以深文釵制其下。而日不足下。日求免于罪戾。而益不能刑。豈不煩乎。全重在易事邊。

爲人上者。至誠以御下。而好惡喜怒。一皆當理。則民以其所好惡。喜怒者事之。而卽慊其意。不必曲爲逢順。而後可。豈不易事。由是下之於上也。貌服從。心亦服從。觀其貌。可以知其心矣。不必苦於推測。而後見。豈不易知。

好賢如緇衣

一節

如緇衣如巷伯。只是言好惡之極誠意。好惡兼有用。舍予奪在作愿者。樂於爲善。人人有緇衣之心也。非徒謹厚之謂。咸服者。畏于爲惡。人人有巷伯之心也。非止懼刑之謂。兩泉云。爵則不能不用。故但曰不責刑。或可以無用。故遂曰不試。

夫民教之

一節

此言治效之異。示人君深探其本也。上言以道爲治者。入民心。以法爲治者。塗民迹。君民以下德。禮所致也。甫刑以下刑。政所致也。

故君民者

至末

此正格心之法也。子愛信結恭。恭總。是德禮親之不倍。遜心。是格心。手錄云。子愛而有節。卽是齊禮。信結而有禮。卽是齊禮。恭蒞而有度。卽是齊禮。

君民者。欲與聚惡勿施。愛民如子也。此德禮之無私者。則民皆愛戴親附。致力行己之善。如子從父母之命。民之心格於愛矣。立信以結民之志。是以寔心行寔政。卽德禮之不欺者。則民皆傾心用情。不忍倍上之信。而爲善之念益真。是民之心格于信矣。爲恭以蒞乎民。卽威可畏。儀可象。一德禮之儀刑者。則民望其容貌。而中心遜順。爲善之念益肅。民之心格于恭矣。反是民不生遜心哉。曷觀之甫刑乎。苗民不用善。而制爲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于是民漸染爲惡德。故大舜竄之。而苗世遂絕。此煩刑之報也。觀此則務政刑者。豈惟有遜心已哉。

下之事上也

一節

愚見只看箇甚字。何以上好是物。而下必甚。蓋好主心也。一人之心所好有限。把此好風民散。而爲天下人之好。則從此一物上變出無數千端萬緒。無所不至。如上好利。則下之利孔千瘡萬竅。不可勝窮。豈不是甚。還着不好邊居多。唯其甚。所以是民之表。而當慎于發好發惡之始。殆到民從之後。欲慎而無由矣。表者立標準于此。而爲人所取正。有表立影隨之意。

今夫下之事上也。令之所感者淺。而行之所孚者深。訓誨諄切。然非其所從也。惟本諸身而見之行者。民爭法焉。不必令以率之。而觀效者沛如也。故上有好者。行也非令也。初無意於斯民。

之從而下從之者不復論其所好之邪正而有甚於君上之所好者矣。即其所好所惡者可知也。然則上之好惡而可不慎哉？是天下之共以爲好共以爲惡而爲民之表也好惡而正則天下群然而向於是表端而影直者也。好惡而妄則天下群然而歸於妄是表曲而影邪者也。信乎其不可不慎也不慎諸此而徒以令率民誰與從哉？

禹立三年

一節

愚見一人之仁標準反專一而民之化也反易。蓋是仁人則彼一一意見此亦一頭路教化多端反不能使民遂仁此節只是要仁民者趨向專一之意。

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仁而立帝位也僅止三年之近耳。

編本

二

但見文命一敷而仁風即洽于四海聲教甫訖而仁道即遍于九有百姓皆遂其爲仁之心焉可見朝廷之上得一仁君如禹者則出治有本而天下皆仁人矣豈必盡是仁人而後成化哉。稽之書詩所稱師尹有赫赫之仁而下民之具瞻者遂於仁矣。一人有多慶之仁而兆民之永賴者遂於仁矣。武王成王者之仁而下土之法式者遂於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者義彰彰矣。

上好仁則下

一節

愚謂志已心之志也教已身之教也仁是已心之仁也所以以下不曰致力行仁而曰致力行已以已字應上志教仁三字見得上之所好者與下之所爭先者皆已本有之物重一已字看搜義云曰章曰貞曰尊於好字最切曰致力於爭字最切。

且上好仁以仁紳民而本於中心之真好也爭先人有仁是公理爲仁是公心況上以好感之勇躍奮發不可遏也夫好仁之化如此故長民者闢其心術明我之所好必在仁所惡必不在不仁者正其軌範貫吾之所爲必在仁所不爲必在不仁者章志尊仁於心矣貞教尊仁於身矣以此爲子愛之道推以教民使之志存乎仁身行乎仁眞猶父愛其子而欲成其德也民之悅之將極力行已性所本有之善蓋感其子愛之心故盡其本身上之工夫以悅上也。不猶子從父命哉。詩曰有覺德行者即上好仁之謂矣四國順之即爭先人之謂矣。

王言如絲

一節

此節要重言一邊看何也總之皆不倡游言之寔成民化之亦

編本

四

謹于言與行也。論言及行者行願言方謂之不倡游言也。搜義曰兩危字正上兩過字總之言行相顧而不越於中之謂。○愚謂可言不可行之言與可行不可言之行俱是好言好行但太商了些若怪誕險僻字眼說得太不好了不可用。

人君一有訓教號令之言方發諸口若甚微矣然始而朝廷聞之既而百官聞之又既而萬民聞之天下臣民皆恭敬遵奉之不暇其所出則甚大也所謂如絲而如綸如綸而如緯者是矣。王言所關之大如此故大人以誠修詞不倡爲無根不定之言使微之不慎以長天下虛浮之風也游言不倡矣言行自有中道在乃世有窮高極遠之論而漫無寔用者是可言不可行之過言也不倡游言者肯言之耶世有驚世駭俗之行而不足爲

訓者是可行不可言之過行也不倡游言者肯行之耶君子之言行中矣天下敢有越中之民乎有言也皆寔踐之至理不高於行以立言有行也皆經常之要道不高於言以制行大人之不倡游言而以中道率天下也民有不效之哉大雅之詩慎行之意也而慎言之功與慎言行之效可例見矣

君子道人

一節

此言君子實以可言可行之理率民而民憑之也但慮字難字是君子自慮自稽慮有務求爲善後意猶有求協于中正意終與敵到人身上了○愚見慮與稽俱是妨其太過邊說不及之終與敵猶可言太過之終與敵壞人心術不可言故須着意慮之稽之下謹言慎行亦是小心不敢求過之意

編末

五

君子欲導人爲善也必假之言以引誘於先獎勵於後爲欲禁人爲惡也必本之行有已而求人無已而非人焉然道人以言不先慮其終之可行與否遂以之道民民苟不能行便概習而流於虐矣故發言之初卽慮此言之所終若終竟可行則言之終竟不可行則不言之恐言之太高而民行之不捨也禁人以行不稽其有弊與否遂以之禁人民苟不能守便效之而流于偏矣故制行之初卽稽此行之所敝民將來無弊則行之將來有弊則不行之恐行或過中末流有偏也言有終則民可道君子斯以道人行無弊則民可禁君子斯以禁人由是爲之民者法君子之言而不爲虐誣言之惟謹無有罔終者何道之不法耶法君子之行而不爲偏敝行之惟慎無有或弊者何禁之不法

禁耶引詩見言行之當謹大雅見謹言行之本敬也民化之意可見矣

長民者衣

一節

愚云衣服者德之彰也容貌者德之符也君子服不二之服以示民已足以祛民不衷之念矣况又以有常之度昭我不變之真心以此齊民則民見上永聲之不二主德之不二也容貌之有常主德之有常也恍然悟其自有之恒心雖有奇邪新異之習不足以二其不變之真性矣此皆由君心之一故民不止服君子之服以修君子之容而且法君子之德以一其行而歸於忠信也詩咏黃黃之服不改之容有章之言而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也非咏此哉○一說德壹者實德邊卽使之服先王之法服行先王之法行便是甚好

編末

六

爲上可望而

一節

此言君臣相得之美在相與之誠也○一說可望而知謂望其禮貌而可知其專任之誠心則下得盡心於任事而做來亦甚全美故可述而志此重君上說甚有理况引湯與尹又是湯先任尹之專而后尹得成王佐之業一德皆從湯心上起又合言上以誠待下表裏如一其純于任賢之心一觀望而可知也下以誠事上忠誠備至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之四美也君之誠既通於下其寔心信任之念見諒于臣而不見疑于其臣矣下之誠既通于上其竭忠供職之懷見信于君而不見惑于其君矣夫上下各盡其誠而至不疑不惑如此正一德交孚之

美也。書言威有一德，君臣相得之証也。詩言又一德之証也。君臣若此，所以共成光明正大之業也。

有國家者

一節

此是人君端好惡以一民情也不二，不是專於爲善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臭之誠也。

今夫理欲之大分，善居其厚而惡居其薄者也，使于人之善者明其善而賞之，勸之；人之惡者病其惡而罰之，懲之。以重爲好，真好也。蓋曰：此厚之益教者也。一章之下，所以繩民德而使之厚者，在是以瘁爲惡，真惡也。蓋曰：此厚之既滿者也。一瘁之餘，所以返人道而使之厚者在是。以此示民，民返之已情，而有一毫之未慊，好惡猶貳也。其好如好好色之好，更無有不好者貳其間。其惡如惡臭之惡，更無有一不惡者貳其間。民情之不正，直而好之，非重善之謂乎？瘁惡可知矣。

上人疑則

一節

此論上下相孚之道，章好等只重一信字。信則無可疑也。儀行等只重一忠字。忠則無難知也。不援不煩，總承儀行不重辭來，援有極力之意，煩有苦心之意。分承者不是。○愚：好而明，惡而慎，中道也。中故民心不惑，行可儀而不援不煩，中道也。中故君心不勞，甚妙不及不知，皆君所不必爲，不必知之事，不然責難于君者非矣。人君示民以不信，則上之人可疑，將百姓之從違靡定，未有不

惑者也。人臣事君不以忠，則下之人難知。將君長之聰察使數未有不勞者也。然則君臣當何如而後可取爲君者於百姓之惑？曰：吾所以示之者無道也。善則明其爲所好，示民使成乎美俗；惡則慎其爲所惡，御民使去其惡。行民曉然知上好善亦好之，知上惡惡亦惡之，咸以君之心爲心矣。何惑焉？爲臣者於君長之勞，曰：吾所以匡之者無機也，使身有可儀則之行，足爲君之觀法，而規規口舌諫諍間非所重。唯行可儀而詞不重，則行非僞行，言非虛言。因君力可及者輔之，唯中正是導，若過高之事，君力不及，吾亦不以之強君也。因君智能知者導之，唯切要之告，若索隱之知，君知不到，吾豈以知煩君也？則簡而易從，易而易知，君不苦于力量，識見之未逮，何勞焉？引詩一見君道之

編文

失，一見臣道之失，可見上孚於下者一信，而下之孚於上者二忠。何有羶下民而病王心之事哉？

政之不行也

一節

愚云：上人要政教之行，且成全在動民之勸心，激民之耻心。故賞罰之權，人君激勵天下之大機。今賞不足，勸罰不足，雖縱日事政教，徒起民之玩心，何能正人而化民？良由上人以刑賞爲輕褻之物，有刑賞之權而不知謹有刑賞之理而不明也。故甫刑敬明之說，政教之機關也。

夫政以正人，教以化人，此皆使人爲善去惡者，不行不成。夫豈無故？蓋爵勸刑耻，政教之大端也。今爵祿不及善人，則爲善者無榮，何能使人勸於善？刑罰不及惡人，則爲惡者無辱，何能使人

人耻惡此襲刑輕爵之過也故上人以此爲戒刑不可襲必當其罪爵不可輕必當其德則以榮以辱之權在我而勸善耻惡之機在民矣尚何政教之不行且成哉康誥曰敬明乃罰言敬致謹明致察也甫刑曰播刑之不已言不吏播刑收恤民也此不襲刑意也而可以例不輕爵矣

大臣不親

一節

此總言大臣當敬之意慎選臣亦是敬大臣也毋以小謀一段又因敬大臣而推言之引葉公顧命戒待臣者不可有偏私之失也○愚謂最重慎選臣上大臣不見親敬皆適臣爲之媒孽也况小謀大三者之弊皆是適臣非人所致蓋君心之好惡適臣能知而移易之君心一移隨其的大臣也難爲力所以最要

續表

九

慎

夫人臣不見親信無以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百姓何由得寧良由忠敬不足而富貴太過然耳大臣不治而近習之臣安得不相比以奪大臣之柄哉則大臣不可不敬明矣何也大臣尊嚴一國政令所係而民之從違聽之政令若爲之表率而人所瞻望者一不敬是奪其表而輕國命也如何而可然敬大臣自慎選臣始若侍御僕從之屬須選精防範嚴何也民之好惡係于君君之好惡適臣先得之承吾好惡以致之民若率領斯民而爲之引導者一不慎是君心潛移于左右而天下靡然成風是枉其道而彰失德也如何而可要之慎選臣君心方能專向大臣而敬信篤也可見國之大患在小臣令謀以誣大臣連臣

進言以聞近臣內之寵臣當四方宣力之臣君能以此爲戒則大臣不至怨君之不我用近臣不至疾君之不我信遠臣之賢不至墮蔽而不見知于主上葉公云云卽人君任臣當去偏私者之明鑒也

小人溺于水

二節

總言人情易溺于所蔽而君子重以爲戒也首節看一敬字襲則溺敬則不溺末句慎字正是敬也下引四書以太甲桀字爲主乃敬肆之機也歸重民上水與口皆列詞

小人溺于水

一節

夫小人之溺于水也君子之溺於口也大人之溺于民也非以三者皆在所襲而然耶水至近人而反溺人者以德難易狎而深險之勢難親也人多玩其德之易狎而忘其勢之難親此所以易以溺人也人之發言易至于費於已費於人必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人多縱其易出之機而忘其難悔之失此所以易以溺人也民之良心非不有也然至愚也故閉于人而七情之欲必欲得之而不知有義有命不可以理喻而其心鄙陋而罔知變通亦至神也撫我則后非可敬乎虐我則仇寧可慢乎人君常見其奔走服役于我其勢爲可慢而忘其能危配覆滅乎我其理爲當敬則離叛起而敗亡隨之此民之易以溺人也故君子見於此必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厚而不困節而不盡斷不恃其崇高富貴而侮虐下民如水之覆我口之禍我一概豈有溺于民理哉

續表

十

太甲曰毋越

一節

然慎之有稅焉在古訓矣太甲之畏命固得省稅心法矣若先命之慎政太甲之畏禍尹告之旨終皆得此稅而慎之者也君子能如四書之謹稅則水也口也民也豈爲其所溺哉

民以君爲心

一節

此見君民一體之義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撫百體也○愚謂重君爲民心上。一身之中全是心作主君民之間全是君作主民不過率從而護衛之耳所以引詩言君當寧成生全小民不當勞而使之怨也搜義云引詩是美前人出其言善而化大行也明者義理昭著清者義理精微寧安寧也成俗成也生樂業也備看

編衣

上

夫以君爲心則好惡一從乎君矣君可不審好審惡以爲之主乎以民爲體則休戚一同乎民矣君可不固存保以愛此體乎何以見民以君爲心也使君好於上而民未必欲于下未見其爲心矣乃心莊則內無所歎而體自舒焉心肅則內無所肆而容自敬焉以心好於內則不論爲理爲欲而身無有不安於外者猶君之於民也所好之仁乎暴乎不可知而民即羣然以之欲於下矣好之從君故知民以君爲心也何以見君以民爲體也體全則心與俱全體傷則心與俱傷猶之君於民也歸之爲天下君叛之爲一匹夫民存與存民亡與亡也未有體之存亡而心不與亦未有民之休戚而君不與者故知君以民爲體也治民者當思所以聯屬之矣誦詩而知先正以清明貽福

乘成以勞苦貽禍是民之安危每由于君之善否安全之道信不可不講矣載觀君牙而天之于民厚矣乃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視民如傷之念君可頃刻置念哉

下之事上

一節

主事君說全重義一行類上然要義一行類必須擇中用中的工夫到方纔能得兩不奪持此有物有格之言行守之堅也至不可奪則義一行類矣此主已到處言多聞見學善之博也質守親擇善之審也精略行用善之精也守之親之只得言行之理耳○愚謂略者約也王道妙于易簡道之至極者自無不約正上義一行類是也行之即執兩端而用中也正是見諸言行處要知一類與略皆是言行得中者

編衣

上

事君之道言行盡之身正則無好異之行故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而行之或善或否不比于類矣言信則有不可移之義故義自一言不信則德已二三而義之或從或違不協于一矣故君子之言必有物焉見之獻納者根之實理而不浮乃言之信也行必有格焉形之踐履者納之矩度而不踰乃行之正也則從違不惑于疑似之非善惡各歸其當然之分彼志也名也生死可奪哉事君者未能有物而有格也則有務學之功焉問不多不足以盡事君之善言然多聞中可否具在也必質正於衆人之同以爲善言者斯據守于心服膺弗失以謹事君之用焉志不多不足以集事君之善行然多志中從違未決也必質正于衆人之同以爲善行者斯尋繹其理問學不厭以脩事

君之資焉。但所守所親者未必皆歸于中也。又必精思量度。加辨別。以析理于毫髮之間。于其要約所在。出於大中正而不可易者。知之明矣。然後行之。獻納行之。匡輔焉。斯之爲言。有物而義一行有格。而行類乃爲以下事上之道也。君陳曰。論政者當出入與衆處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此多聞多志之說也。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義一行類之說也。

唯君子能好

一節

君子小人俱是人臣。但以人品分別耳。此當在大臣上說。好正即寔能容之也。毒正即媚嫉以惡之也。所以能風遠邇。○愚云。此主朝廷朋黨時言。故有小人毒正之說。

君子以同道爲朋。故於正人能好之。若當泰之時。而以其黨征。

綱末

主

當泰之時。而連茹以濟是也。小人以同利爲朋。見端人正士。惡其異已。視如仇讎。不至于中傷之不已也。故君子之事君。非不以得朋自慶。而有所好。然所好未嘗非其人。同寅協恭。惟吉士而已。是朋友有鄉矣。非不以去讎自任。而有所惡。然所惡未嘗及善人。放流解逐。盡皆匪人而已。是其惡惡又有方矣。遠邇之民。其是非之真心。原自不可枉。况大臣好惡之公情。大明于天下。邇者習見好惡之公。而不惑。遠者習聞好惡之公。而不疑。其觀法也。皆好正而惡邪。其感化也。且爲善而去惡。詩言君子好善。良之仇匹。此同道爲朋之說也。然而良朋結。則小人之毒心亦由之起矣。

輕絕富貴

一節

此世態之交情也。總之道義輕而勢利重。

私惠不歸

一節

惡惡看得大。必好我的好字。不自留。自字當玩。旁人或見爲有惠于我。君子之心。不自爲惠。而留之。○愚謂惠是好的。但曰私。非以此餌我。卽以此憐我也。不留。非不受。迹受而心不受之謂也。

君子以義處人。亦以義自處。惠而歸德。君子豈不留之。或愛我者出於姑息。而非愛以德。餽我者出于貨取。而非交以道。君子以道義自重者。決不受而留之於已也。引小雅。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夫以周行之示爲愛。則私惠之非愛也明矣。君子所以不自留也。

綱末

主

苟有車

一節

此言人寔有言行。則人必聞聲見成人。當謹於言行之寔也。兩苟字。雖訓誠字。只當寔字看。註中誠者。物之終始。可玩。夫寔有是車。必見其軾。寔有是衣。必見其敕。軾也。敕也。車與衣之必可見者也。况言行乎。人苟于言也。前人所未明之理。實自我發之。足成一大方之論。則斯言也。且垂之不朽。言者一時而歸說者在世世矣。豈不聞其聲乎。苟于行也。古人所未見之業。實自我創之。足成一立德之品。則斯行也。且垂法無窮。行者一人而景仰者遍天下矣。豈不見其成乎。聖爲單之言。而知人寔有是言行者。人心服而習之。寧有厭時哉。

言從而行

一節

此言君子納言以爲敏行計而民化于誠也。雖言行平說當重行一邊說者因註言之不作二句又註中皆言之所爲因而重言不知註中諄諄說言正恐言之過行不能及無以成信也。夫言不順理則行之或不能至未免爲虛言矣故言順於理然後以其所言者行之則言爲可行而非文飾之言矣行不順理則言之難以成章未免爲僞行矣故順於理然後以其所行者言之則行爲可言而非文飾之行矣夫言不可飾言之有信也行不可飾行之有信也使不寡言以力行則信不可成而倡率斯民者無其本矣故君子訥言敏行使言行相顧慥慥篤寔信至是而能成也示教如此下不有以寔應者哉美雖可大而不自大不矯情以干天下之譽也惡雖可小而不自小不耻過以文一己之非也大美小惡皆行不足而言有餘之故不大美小惡正其一心于力行以求成信也讀大雅而見言之不可飾矣讀小雅而見行之不可飾矣讀君奭而見文王之寔有是德君子之成信可見矣

南人有言

一節

此甚言無恒之不可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求占于卜筮斯言其古之遺言與何也德惟一動用不吉德二三動用不凶今無恒之人二三其德者先知如龜筮且不能定其吉凶况于人有不惡而加之以羞者哉夫龜筮之不能知者無恒者不足以起信也觀之小爻則知無恒者龜之所厭者也又觀之承驗則知無恒者祀之不敬者也又觀之易則知無恒者美之承

而凶之不免者也追思方言博觀古訓人可無恒乎

深衣新裁卷之二十七

古者深衣

五節

愚云古者深衣句作肩蓋有制度制有所限度有所裁便是聖心有裁處令人服其服思定其德意下四節雖俱是說制度然皆以應規矩一句爲主玩末節自見制度以應二句與袂員四句連取諸物也短毋四句合袷之高下一條近取諸身也制十有二句仰觀於天也皆深衣之制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也要知此章許多意義俱從一深字生出來

古者深衣

二節

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總見制度之得中處古之深衣蓋有制度焉以應規矩繩權衡是也制度何如衣太

深衣

短則見膚而至於袂毋見膚恐其褻也衣太長則被土而至于汚母被土恐其汚也裳旁前後之袷則合縫之是縫袷也又以其縫處向內而再覆縫之是鉤袷也要廣七尺二寸齊廣一丈四尺四寸是經齊倍要也其當腋下之袖與衣腰之處曰袷其高下之度可以運用不可太狹也袷之長短反屈之及肘不可太短也服此深衣其繫帶之所下不可厭帶骨上毋厭脇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此則裁成于聖心者既盡其法制之詳而衣被于後人者無有乎不衷之謂誰謂深衣一燕服耳而無有深義於其間哉

制十有二

一節

深衣之制以裳言之則十有二幅者蓋天有十二厚以成歲深

衣有十二幅以成衣所以應天之十有二月也其取法于天也如此袷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員負者動也故袷員以應規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方方者靜也故曲袷如矩以應方也繩在背齊在下不偏枉而成體用之全故欲直欲平平直者不偏枉也故負繩及踝如權衡以應直與平也此又取法于物者如此也

故規者

一節

此言所取之義凡以示教欲服其服者各盡其道意要者個法字可見聖人以造化人事物理而運之制度間爲深衣之成法所以可貴而可服聖人先王只一人曰聖人自用服者言曰先王自制服者言貴是貴其五法之義服是服其五法之備也三

深衣

二

取字是規矩等有可取之義先王貴之正是取其義而貴之也○愚見深衣無數制度全在這三個取字中來蓋無私平直之端原在天地間不知所取而制之衣服間此服何足貴貴之者貴其取義之深令人服而思之人道于是乎全也丘月林曰可以爲文四句當平看若上二句做燕處下二句加箇雖可爲文雖可爲武及非若特可四字反小了此說可從

夫袷員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員融而不直達也此袷員應規所示之義也負繩抱方者言政以正人貴於直存公平正大之體爲紀綱法度之施是直政也言義以政已貴乎方執均齊方正之矩立裁制斷制之宜是方義也是所負所抱者爲正已正人之義欲服其服者玩直之理思以正人玩方

之義思以正已也。易曰：坤之六二，繫順貞固，其體直，直其政之謂也。付形有定，其用方，其義之謂也。是抱衿負繩，所示之義也。下齊如權衡者，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存主，靜而爲體，本體自平，故譬則衡物之至平，莫如衡，而衡之低昂，由於權之輕重，猶人之存主，莫如心，而心之傾平，由於志之安危，故服是服者，將使人知思所以安定其志，以應物而於以平吾心之本體也。是下齊如權衡，所示之義也。五法之施，已得其當矣。故聖人從而服之，服其法也，而不徒服其服也。然義有未存，則法爲未善。先王之所貴，不存也。今惟應規取其圓之無私焉，應矩取其方之無私焉，應繩與權衡也，而取其平直之理焉。故先王從而貴之，貴之者，貴其義也，貴之則必服之矣。

案云

三

而服之果何所用哉？端冕以修禮容，文事也，而修文之暇，深衣以居矣，不可以爲文乎？介冑以臨戎事，武備也，而臨戎之餘，深衣以處矣，不可以爲武乎？端冕以臨朝祭，若贊助禮儀之節，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損相乎？介冑以臨行陣，若運籌帷幄之中，則深衣是服焉，不可以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此，此聖人所以服之也。然五法已施，所爲完也，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所謂弗費也。朝祭之服，服之善者也，下則深衣矣，謂非善衣之次乎？上節言深衣之制，應於物，下言所應之法，寓乎教，欲人體此義而正已，正物，修身治心也。

深衣新裁卷之二十七 終

投壺新裁卷之二十八

投壺之禮

一節

當燕飲而欲以樂賓，卽其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外融賓主歡洽之情，內寓先王觀德之道。此投壺之所由始也。而其禮何如？奉矢於主人，將以授賓也。奉中於司射，將以待筭也。執壺于使人，將以待投也。于是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致其謙也。賓曰：子有旨酒嘉穀，某旣受其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以致其謙也。及旣而主固請而賓固辭矣，終而主固請而賓敬從也。斯投壺之禮行矣。夫投壺之間，而禮度明肅，雍容揖遜如此。

賓再拜受

一節

當夫賓之敬從也，主之授矢，賓之受矢，非其時乎？賓雖於西階上拜受也，而矢上在主人之手，勢不容答。賓之拜故，盤旋退遜而告之曰：辟也。主雖於阼階上拜送也，而矢已在賓之手，勢不容答。主人之拜故，亦盤旋退遜而告之曰：辟也。一矢之授受，不苟也。

投壺

一

已拜受矢

一節

送矢於賓，而主人已拜贊者持矢，而主人已受於主人，卽進於兩楹之間，而備視其投壺之處，詳審周密，慎而不敢慢也。復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投壺之筵，禮度明肅，而不敢亂也。

司射進度

一節

投壺掌于司射者也。司射於西階上受壺於執役之人，量置於禮筵之南，賓主之前，皆二矢半也。室中固二矢半，而庭中亦如

之庭中固二矢半而堂上亦如之矢雖有長短量度以置壺者
易地則皆然也度壺畢司射復還於西階之上設其盛筭之中
賓主之投也各四其矢則紀勝之用也各四其筭司射於中之
西東面執八筭而起焉其整而有條也如此

請賓曰順

一節

司射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不由矢之本入以末入壺則
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矣不俟更迎而已頻投則雖入亦不
爲之釋筭矣及投畢而勝負分則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非正
爵乎正爵既行之後當立馬以表其勝矣若勝偶得二馬而劣
偶得一馬則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非一馬從二
馬乎若頻得三成或取彼一馬足爲三馬是勝已成矣又當酌
酒以慶賀多馬之人是其始也嚴什筭之法其終也備表勝之
禮此告賓之辭也而請主人之辭亦如之

命絃者曰

一節

樂山曰詩是狸首樂是投壺作則偕作止則偕止故曰若一丘
月林曰奏狸首之詩要與投壺之疾徐行止相應也狸首之詩
先王作之以樂時會君子用之以成禮節者也

左右告矢

一節

司射告左右賓以矢具乃請更迭而投焉有八壺者司射
坐而釋一筭於地焉司射東面而立則南爲右而北爲左釋賓
之筭於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以尊賓也什主之筭於左在司射
之前稍北以卑主也

卒投司射

一節

數筭告筭此其時矣司射當賓主卒投之后乃執筭曰左右既
卒投矣請數筭以明勝負焉筭也自其全具謂之純自其半隻
而言謂之奇數筭之時若二矢協於二筭則合爲一全是固名
爲純矣於是以此一純別而取之不使雜于他筭之中也若止
一矢而得一筭則半於純而謂之奇矣數筭既畢遂以所餘之
筭而告焉如所餘者雙數也則直以純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如所餘者單數也則直以奇告曰某賢於某若干奇若左右均
平較若畫一也則告之曰左右鈞

命酌曰請

一節

司射當數筭告筭之畢乃命酌酒之人以行罰爵於是勝黨之
子弟應之曰諾乃洗爵酌酒置於豐上其劣而當飲者不敢抗
也無論賓主皆跪而奉觴以致辭曰蒙賜之飲也勝者不敢驕
也無論賓主亦皆跪而致辭曰敬以奉養也夫灌不曰灌而曰
易灌負者無敢怨也養不曰養而曰敬養無敢矜也各遂其道
矣

正爵既行

一節

爵既行則賓主之勝負已見司射得不請於賓主而立
馬以告之然立馬必隨筭不可多也不可少也惟其直也
若三番皆勝則有三馬也若有二馬即取彼之一馬從此之二
馬爲三馬以此慶賀其多馬也當行慶禮之時司射乃言曰三
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由是獻酬交錯賓主皆備則慶

禮之正爵已行矣正爵既行司射遂請徹焉有始有卒節文終遂如此

舉令弟子

一節

燕飲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流是不容於不戒也舉之令弟子辭曰敬而無慙恭而無敖立必正方不得徧有所問言不妄發不得遂遂他事凡若此者皆有常行之罰爵在焉薛之令弟子辭曰毋慙而自張毋傲而自矜毋僭立而不正所向毋踰言而違談他事凡若此者皆有盈滿之罰爵在焉二國之戒令如此而賓主之黨各有屬焉賓以義接主而司射以贊禮庭長以正禮冠士立者以觀禮皆有義之道故屬之賓黨主以仁接賓而樂人以樂賓使者以承賓童子以事賓皆有仁之道故屬之主

按

四

當賓主黨而各安分守此所以安燕而不亂也

取半以下

一節

彼舉七而鼓五舉鼓之半也擊五而鼓三薛鼓之半也舉薛則取此半者爲校壺禮蓋校壺禮簡鼓聲從而簡也君子聞半聲知其爲校壺禮也已舉十三而鼓十舉鼓之全也舉十六而鼓十二薛鼓之全也舉薛則盡用此全者爲射禮蓋習射禮降鼓聲從而降也君子聞全聲知其爲射禮也已

終

儒行新義卷之二十九

魯哀公問於

一節

愚謂此節要看其學也傳的傳字道充於已而天下至精至粹無一不朗然悉備於胸中這機謂之傳此即中庸永錫之說也服鄉者取其隨俗自適不立異於人分明是君子尚綱之心此夫子隱隱以儒者闡然務實學的道理啟君不遇借儒服之問以發揮之耳看註中末世不充其道一句便明白了

儒有席上

一節

愚云席上之珍借字形之珍者寶也加諸席上見其可貴而自重耳自立在有待之先立得定方可待用如在待上看立意此立只是不邀求之意便淺了於所以立得定一段工夫在何處

儒行

且于自字不明註中皆我自立而有待也此句甚好要言云自立在待字上見出有所預于已而無所求於人皆自立也亦說得好

儒者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故其講學於燕閒德已足珍矣而又從容乎席上其至寶爲何如然以待世之聘也苟玄纁弓旌之不我至寧抱璞耳勉強於學問已博洽矣而又夙夜而匪懈其精深爲何如然以待世之問也苟就顧延訪之不我及寧汶汶耳世有誠實可托者人必舉之儒之懷忠體信何爲有舉我而爲之心替者乎待之而已不則吾之忠信自固也世有才行可使者人必取之儒之勉強體道何爲有取我而任之繁劇乎待之而已不然吾之力行愈堅也蓋其生平見之卓而守之

定立於己者有素而後待人之我用者也何嘗有求入之心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

一節

衣冠壯此容貌者心主此容貌者事顯此容貌者故註以心與事鮮動作心之動亦曰容者何動則見於外也按大讓小讓大小難易都是他好處慢偽威儀無能却是不好處非真不好但如之而已○愚謂要重中慎二字如慢而非慢如偽而非偽若無能而非無能正是他中與慎極妙處大抵易窺者淺難窺者深此段容貌皆從心裏模寫出來如字若字皆形容其心也中與慎亦是心裡工夫

儒節

二

之在首皆中於禮而非隨俗之冠服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而無輕率之動作讓國讓天下其讓之大者則直情以拒之如慢焉而不恭飲食辭遜之間其讓之小者則委曲以辭之如偽焉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毅然有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退然若不敢為故如愧其交際之間三揖而進一辭遂退柔弱謙退弼弼若無能者焉是一身皆禮之所修也而禮非虛文皆道之所與也根心而生色非勉強于外者矣其容貌有如此者○愚曰禮之所修道之所與二句不可平一身容貌皆禮之所修飾也而禮之中有道存焉見禮修根于真性非徒儀文上清飾也把禮道平說者不是

儒有居處

一節

愚謂愛養非豫備愛死養身的道理是備豫忿怒放肆雖生猶死敬恕者全生之道是愛其死也蓄德之實是養身也備豫只講豫字就是敬恕之學到則義精是以忿怒慾望身立德充可用之不置當天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其餘事矣豈不是備之豫又云此節全重敬上能以齋恭信正之理持身又豈復見得世上何處險何處易何處陰何處陽而起爭心愛死養生也全從齋恭信正上來恕是此心推出而後工夫

儒行

三

儒者將有為於天下也豈無所以為世備者乎居處小節也必齋莊而畏難坐起細事也必謙恭而莊敬信以為言恂恂可取愷愷有物也中正為行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持已敬矣以是心而處物自有不刻之心焉地之利與人公之險易之利不爭於道塗時之和與人共之陰陽之和爭於冬夏待物何不恕哉敬而恕則忿怒而無亡身之禍欲室而無傷生之危是愛其死也蓋不欲死於其所不必死將以當天下之變而死於所當死也非以有待乎敬則身立而無物交之引德充而有本原之固是養其身也蓋欲修之於無事之時將以任天下之重而用之於有事之日也非以有為乎此則事變未臨之先而所以預為擔當之地者已具重任未加之始而所以蚤為負荷之質者已悉非儒者備豫之行乎

儒有不寶

一節

愚云忠信義文人性中自有之物儒者有之既不違於人以為應世之本時行義合合人人之公心者又不違於人以擴大行

之機要之唯有自爲之德方有應世之義以忠信爲文爲至誠人非求親於人乃不爲已甚之意又云看難得易祿難得貴光景分明有避世逃名捉摸不定的意況如何倒說是近人只是他一念唯恐負世用我之心是近人真心

彼忘信吾心懷藏之德也故以爲賢焉義之立吾身往來之大道也故以爲土地焉文之多裕身華國之業也故以爲富焉自爲以德如此以是應世出而酬知己乎忠信義文足用也去而高獨善乎忠信義文足重也故君欲得之畧治乎甚難也得祿難祿之亦宜難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也祿既易蓄之亦宜易矣既祿而蓄留之又難也必有道之時方見不亦難得乎必道義相契然後合不亦難蓄乎所當勞之事汲汲先之而祿則后

儒行

四

而不計焉不亦易祿乎夫以人人所固有之德自爲既不遠人以立身以人人所共願之心待世又不遠人以待人不意近人一至此矣

儒有委之

一節

愚見此節以義守二字爲諸事之貫唯他義守的工夫持得定所以勇足犯難才足任事動可當理機可應卒可以改過消災可以立威善謀特立以義守爲特立也此節皆常人所難能者獨能之見其特立也特重二句宜把才勇正意讀上句以愚難言下句以事故言特重二句只是借言以喻之也

天下之事變無常形而儒者所由惟一理委之以貨財澮之以樂奸人所易奪也儒者以義勝之劫之以衆沮之以兵人所易

休也儒者以守定之義守如此何難天下事哉患難之至死生關焉儒者直前之勇足以捍難而不顧殆猶鷙虫之值不程量其勇而攫搏之者矣重任之來安危係焉儒者有爲之才足以任事而不辭殆猶重鼎之任不程量其力而獨舉之者矣事之已然者爲往往者動必當於理何嘗至於悔乎事之未然者爲來來者機足以應變何嘗防之豫乎過言出於已之失知而必改何至於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覺何至於極威以飾貌儒者以德爲威無形之威也孰得而挫折之謀以集事儒者以懼奸謀萬全之謀也奚必於嘗試之是其心所運用身所經歷非義以妙天下之通則守以貞天下之一者也臨利害兼才勇能人之所不能見獨立不懼之操焉制言行善威謀爲人之所難爲見中立不倚之行焉其特立行如此矣

儒行

五

儒有可親

一節

夫儒者之立立於義而已以義處之則親可也近可也即殺之亦可也倘以非義加之乎則天下無足以奪之者烏可劫之迫之辱之哉居處之淫也飲食之滯也欲勝之也儒者以義勝欲何淫與滯之有其以義自處如此一或有過而其聞過即改見義必爲之心時奮發以待人之教詔一微辨即自新矣何必面數哉是其天性之剛作爲之毅一本於義理所以至此

儒有忠信

一節

愚謂此自立在註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上見如何暴政不更蓋忠信禮義仁義只是自家的真心以此心樂人欺侮便是忠信

禮義以此心去行便是仁。以此心而處便是義。真心上持得定。世變何能搖動得我。甲冑干櫓。借喻之辭。所字指上忠信敦者言。

儒者忠信以爲心。以誠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獻其誠焉。是無形之甲冑。有以禦人之欺矣。禮義以爲行。以敬自處耳。人之感其德者。無不致其敬焉。是無形之干櫓。有以禦人之侮矣。然是忠信禮義也。以之爲大行之具。卽仁也。仁之體大而尊。其達而行也。必廣及物之思。其尊重此仁以出也。若戴於首者。然以之爲立身之節。卽義也。義之體方而嚴。其窮而處也。必嚴守已之貞。其懷藏此義而處也。若抱於胷者。然是道也。乃其居身之所也。自信之篤。毅然其不可奪。雖有暴政亦不更其所爲。

儒行

六

此其身心之間。道足自重。而在物者莫能加。人已之際。道足制用。而所遇者莫能易。豈不爲自立之至者乎。○愚云。戴者尊之爲諸德之元。不敢違也。行不特應酬。一念動處卽是行。抱者緊守。着之謂處。不止決斷。持定亦是處。窮達意亦大場中可用之。○前言自立。在治世上見。我不肯輕易邀求於人。此曰自立。在亂世上見。人不能輕易搖動乎我。有此立。然後可不求。

儒有一畝

一節

愚云。看儒者居室衣食。這樣菲陋。不知受多少艱辛。經多少磨鍊。把得喪窮通的世情。都參透了。所以出仕只以我之正道做事業。君信任我也得。不信任我也得。此心自信得過。何疑何誦之有。可見仕道之正。在不疑不誦。而不疑誦又在貧苦中得來。

夫窮達之遇。固所難必。而進退之義。實所當守。儒者所居則宮以一畝。室以環堵焉。圭華其門。簪蓬爽其戶。牖焉。所養則易衣而出焉。并日而食焉。當此困窮之極。決遷就於進退之間矣。儒者不然。困窮辭拂。益堅其行道之心。淡泊寒素。愈彌正大之志。其出而仕也。如其禮貌之隆。言將行其言也。是上蒼之矣。卽信之而不疑。身出而道在必行。不爲憂貧之故。而爲固寵之謀。惟忍失之也。如其禮貌之衰。言弗行其言也。是謂上不答之矣。卽安之而不誦。道屈而身在必退。不爲憂貧之故。而爲冒昧之圖。必欲得之也。是其身雖窮也。而行藏之不苟。適得乎從王之正。勿恤。不失乎仕道之常。其斯爲異人之仕與。

儒有今人

一節

儒行

七

恐謂憂思在危。起居與不忘百姓之病。上見之以譏夫高張賢士身危之日。只要保身。不顧生民高踰可矣。其愛尚輕。只要救民。不惜吾身。拚一死足矣。其憂尚淺。儒者又要全名。又要伸志。如何結得君相。如何勝得讒誦。這焦勞無日得釋者。

今天明道淑人。儒者事也。其心何憂哉。生今反古。儒者不爲而非。所論于道也。所居者今之人。而心則欲與古人之道相稽考。素位而行。儒者安之。而不限于道也。所行者今之世。而心則欲今所行者。爲後世之楷法。身任斯道之重。爲人心慮亦深遠矣。使其逢世。則行道濟時。志不苦其不伸也。又何憂思之有。奈適弗逢時。君不用臣。不薦。中間譏誦之民。結黨以傾危之。但能危其身。而憂民之志。決不可奪。雖或因事中傷。竟爾伸志不屈。蓋

未嘗一日忘生民之病而必欲明正道以正人心焉時益否而明道之心益堅道愈塞而覺民之心愈切蓋非謂一身一家之謀而實爲斯世斯民之慮其憂思如此者竟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句搜義云下句申解上句民病乃其志也不忘乃所謂信也

儒有博學

一節

總見儒者之雅度也博學二句知行並進有學也幽居二句窮達一致有守也禮之用三句體禮之善也毀方二句待人之善也美者爲體禮之美質也法者爲行禮之法則也褒云禮本是和故儒者行之以和重此句不與忠信句平忠信指實質言甚好○愚見此以學行爲主唯學行之積也厚故處窮通也有道

儒行

八

體禮也有法待人也有度寬裕皆從此來

儒者盡學問思辨之功學可謂博矣然日知其所未知未嘗有所窮也致光顯實踐之力其行可謂篤矣然日謹其所未謹未嘗有所倦也故時而窮居則所知所行者足以自守而窮不失義也奚其淫時而上通則所知所行者足以應屈而達不離道也奚其困學行不唯足以培我之真心而且足以弘我之習襟故其用禮也知禮之體雖嚴而用以和爲貴故內焉以敦確誠實爲美禮之體立矣而外焉以和順從容爲法而禮之用行矣其待人也於賢者切景行之懷以致其慕衆者猶同人之望以致其容夫慕賢容衆則舉天下之大無一人在吾彖豎之外可謂涵容矣而涵容之中賢則慕之衆則容之又未嘗無分辨之

意也提諸其類其猶毀方而瓦合乎蓋陶瓦之初其形則圓割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儒者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與此何以異乎蓋于道無所不體行成而不隘以私于人無所不容普物而不傷于迫其寬裕之行如此者

儒有內稱

一節

內稱外舉作一頭程功一段是薦賢無所私而下不求報於賢君得其志一段是薦賢有其效而上不求報於君○愚謂全重不避不望不求見儒者舉援之公心然儒者是心只要使君得其志惟一心要君得志又何知有親怨有富貴有人之報我者此公心全從忠君上生出來所以極大已成謂之功方做謂之

儒行

九

事皆平日之德行事業所可見者故必一一程筭而積累之以一件偶合於善而盡繫其爲人之實也

天生賢能以資世用也儒者至公無我內有所稱外有所舉惟其賢能而已初不以親怨故而辟之也然稱舉之太易又未必得人也必成筭其功而功一一皆善積累其事而事一一皆當然後於在下位者推而進之躋崇階而登顯秩於在隱居者推而達之朝匹夫而暮公輔此賢能者方慨吾生平之未遇得儒者推而薦之寧無報答心乎儒者曰以人事君吾之分也而何望其報乎蓋一望其報併其推薦之心而亦私矣及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而國家享安富尊榮之利爲君人者方撫綏共理之無人得儒者推而薦之寧不思以富貴酬其薦舉乎

儒者曰：爲賢爲國，匪自爲也。又何以富貴爲乎？蓋一求富貴，併爲國之心，皆利心矣。是其弘汲引之途，而不參以偏忌之念，則舉征之路，而不萌夫貪慕之心，其舉賢援能之行如此。

儒有聞善

一節

愚云：此是義氣之交，要看得句句貼得任舉方妙。我既舉他，他有患難，必救援他，雖死不顧也。我任他做事，有善處，必與他得知，長他見識，好事也。外爵位久待遠致，自與任舉相體貼，不必言。

儒者之于朋友也，聞善言則相告，見善行則相示，俾得以多集天下之善，其好惡同之矣。然猶爲講習之常事也。於爵位則相先，誠心以相諫，於患難則相死，捐身以相恤，其憂樂同之矣。然

儒行

十

此猶節俠之意氣也。至于淹滯末僚，而下位無由上升，儒者曰：此吾同胞之恥也，必互相汲引，而薦之同升，俾並立于朝，效用而後已。又有投置閑散，而疏遠無由上達，儒者曰：此吾綰帶之羞也，必公相推致，而舉之同進，俾彙征于途，大行而後快，是方其始也。傳聞廣見，以相砥礪，欲其可爲任舉之地也。其既也，維持薦拔，以慰彈冠，期以盡任舉之心也。儒者任舉朋友之義，其重一至此者。

儒有澡身

一節

愚云：此節以浴德爲本，而浴德又以澡身爲本。此是儒者日新月新之學。生平最得力處，下格君心而優文行，善治亂而斷同異，卓然立得定，皆此德真得處。時說特立以持守言，獨行以作用言。

亦說得是。侯愚見這操持從天性潔雪出來，世上未有之操持也。故曰特獨者，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非此明德之在身者，新之又新，烏能至此。

夫吾身乃正君之本，身有不潔，德無由而浴也。故身之所接者，存養省察，慎防其非僻之干，使德之在我者，欲淨理還，克全夫湛一之體，則自新之功已到。而事君不病於無本矣。由是嘉謀嘉猷，入以告於君，而不矜不伐，出以順於外，方君過未形，時則靜也。隱言以告之，則君善日進於罔覺，君欲日退於將萌，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君過已形，所謂粗也，顯言以翹之，吾見言雖切而氣自和，詞不迫而意獨至，未嘗失之太急也。此德既純，豈獨善於事君哉？事業文章，處時審理，自有心得焉者。功在社稷，澤

儒行

十一

被生民，其行高矣。然皆自然而致，非臨深以爲高，形人之短以見己之長也。黼黻皇猷，潤色國家，其文多矣。然皆素蓄而有非加少以相益，僞爲多以炫世之聞也。世而治乎？自有可重之德。嘗見輕于時世而亂乎？自有不屈之志。何得沮撓其守，與其所可與，以其心同道同而與之者也。苟迹似而實非，豈以其同我而必與乎？非其所可非，以其心異道異而非之者也。苟迹異而心是，豈以其異於我而必非乎？夫身不淪於習染，德日進於清明，格心之本得矣。由是文行超世，而治亂不易所守，處同異唯理，而是非不徇己私，是特立而卓然自信，獨行而毅然不顧，儒者之德如此矣。

儒有上不

一節

此言儒者高不出之節。唯一意於自修也。蓋真知自修之工夫甚難。何暇分國而治之。愚謂大凡孤高的人。不臣不仕。看儒者自修如此。是箇中庸之士。爲何不臣不仕。畢竟是時尚未可相時而出耳。不然。應世無術。而驕語貧賤。亦足羞矣。

世有儒者上焉不臣天子。下焉不事諸侯。人鮮不以投淵洗耳。輩目之矣。及觀其自修。真有輕侯王而不足事者。夫守身尚其敬。儒則存養省察。謹飭而不妄動。待人取其和。儒則一視同人。寬裕而實能容。待人固尚寬。倘苟同以訕。隨則依阿也。而非其寬也。又厲堅忍之操。而凜乎難犯。見其強毅者。難奪焉。守身固慎靜。倘漠然以無爲。則枯槁也。非真靜也。則窮事物之理。而服膺勿失。彼其學守者。甚精焉。惟慎靜則謹厚有餘矣。而又加之

儒行

十二

以博學。斯燦然有文。蔚然有章。不徒有質無文。爲一謹厚之士而已。惟尚寬則仁柔有餘矣。而又加之。以強毅。斯稜角峭厲。矩度方嚴。不徒有圓無方。爲一和厚之士而已。是其自修者密。而仕進有所不暇。所得者深。而功名在所當輕。是以天子諸侯。欲得其人。而臣仕之。雖分國而治。而彼亦不屑矣。想其中之所謀度。外之所作爲。惟懼持躬待物。於理多違。而文學節義。於心有歉者。尚何知有王侯之可仕哉。此儒者之高風也。○依愚見。慎靜幾件。不該如此看。要重慎靜爲主。以下皆慎靜中得來的。慎靜就是道學中敬守的工夫。習中養得主。一不妄動的力量。到其待人自然和厚。中有嚴厲之操。其學問自然博洽。中有精一之守。其律身自然文雅。中有稜角之丰。裁此儒全在靜中得力。

儒有合志

一節

合志二句。道之同也。此窮時事。並立二句。情之協也。是達時事。久不相見。二句。相信之篤也。窮達俱有者。總是能以義全於既交之後也。其行三句。是以義擇於未交之先。○愚云。重一志字。下同。術樂不厭。不信皆合志之所爲也。所合之志。何在本方立義。是其志也。同此志者。進而友之。不則退而避之。

彼心之趨向。爲志道之所從出也。儒者之於友志之所在。同一方也。故道之所習。同一術也。使友也。幸而並立。則樂其志之同。伸而無忌心焉。不幸而不得並立。則讓其位以相下。而無厭心焉。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而益信其志道之一焉。可以見儒者立志交友之善矣。所以然者。則以所立之志。必在道義中耳。蓋

儒行

十三

窮者之行。散以直內。而心術隱微之地。無私曲也。義以方外。而泛應周旋之間。皆時宜也。故以是交人。其志一而同於本方立義者。則進而從焉。其志異而不同於本方立義者。則退而避焉。惟其一義。以爲交之本。此志之所以同方。道因之以同術。而並立也。相下也。流言也。惡足以間之哉。否則何以全交。若此。此儒者交友之行也。

溫良者

一節

八者皆是虛論其理。儒皆兼此三句。始着儒者說。兼此而有是尊仁。不敢言仁。是讓善。八者皆指在外者。言仁則指在心者。言惟其有仁存於心。故發於外者自然盡善也。溫良以見於容貌。言敬慎以見於處事。言寬裕以待人言。遞接以交際言。禮節以

行禮之中節言談以出言之有章言歌樂以得所欲於已言
分散以推所有於人言中間惟遜接禮節言談不可分析兼此
此字指上文八者言自道之本體而言曰仁自仁之體備於已
而言曰善尊者恭敬奉持必求兼體其道之全讓者盛德若愚
不敢自伐其仁之備。愚謂儒者這許多美行都是仁生出來
彰其砥礪一生也只成就得箇仁字文清云夫子溫良恭儉讓
正是一仁與此相合

夫人也溫良時見于外此何所本也蓋心德存故動之有本天
下有和厚之君子而不根本于仁者耶敬慎每形于事此以何
者爲之地也蓋心常存故事不苟天下有恭謹之君子而不踐
履夫仁者耶寬而容裕而不迫意者此仁之充廣所謂自一念

備行

十四

之愛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乎孫而不亢順而接物意者此仁之
能事所謂德盛而禮自恭乎禮節雖容貌必有所以爲禮節者
所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也言談雖文辭必有所以爲言
談者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歌樂主於和倘無中節之和在乎
則歌而不樂矣所謂心和而聲和者也分散主於施倘無博濟
之仁在乎則壅而不流矣所謂心公而惠溥者也是仁之發見
也渾然而全備固兼此衆善而有之矣猶且以心體有限仁道
無窮有仁之行而不敢居仁之名焉是蓋於仁也心竭其欽承
而時存乎不及其尊仁讓善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

一節

夫儒者之行無一不備如此則其處貧賤也清足以自守而不

爲之隕獲其處富貴也道足以有爲而不爲之充訓以至君
長上有司勢雖足以困我也然道在我豈得困迫我而違道哉
名之曰儒夫固以道得名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不有其行而
徒爲其服不務其實而徒盜其名惟其妄也故常爲人所詬病
亦爲儒者所自取也若天下之真儒則孰得而詬之病之哉孔
子至舍哀公館之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及聞儒行
之言而好德之心自有所不能已向固於儒者之言而信之矣
今則加信而不以儒者相詬向固於儒者之行而義之矣今則
嘉義而不以儒相病雖沒吾世其敢以儒爲戲乎

冠義新裁卷之三十

凡人之所

至末

凡人之所以爲人至禮義立泛說引起冠禮故冠而後服脩至重冠應正容體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脩故聖王重之古者筮日筮賓至末節重冠應正君臣一邊言冠有以致禮義之立故古者重之重冠故行之於廟以下總承兩邊○愚云此篇只重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行焉一句行焉者欲其身體而道明德立也其餘許多禮數無非提醒他要他行此四者

凡人之所

一節

禮義之始提頭一是飭之爲威儀一是叙之爲彝倫也故冠而

冠義

后服脩以下正申禮義脩一邊冠者禮之始正與上禮義之始應此舊說脩覽○愚謂此節要重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上看冠爲服脩而設脩服爲明倫而設看以正君臣以字甚有工夫分明是以此禮義之脩者而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也况脩字對立字不過立者生人之道植立於此也脩不過威儀整飭而已前面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等以是此爲正倫始事也後面故冠而后服脩服脩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從此方可

長幼之大禮而言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其有是禮義耳而禮義不過敬身以明倫而已吾之一身禮義之所關也故容體欲其可度顏色欲其

可觀辭令欲其可從及夫容體正顏色齊詞令順則動容中禮

而後禮義寓於吾身之所具者全脩而無缺矣禮義脩可以之而叙倫矣當知彝倫禮義之根本也故以正君臣焉親父子焉和長幼焉及夫君臣正而有義父子親而有恩長幼和而有序則人紀肇修而后禮義寓於吾身之所接者植立而不墜矣禮義立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如無愧也然而禮義之立始于脩禮義豈可以遽脩焉惟冠禮一行有冠有衣而后服斯脩矣既脩其服則思所以文其容遂其辭而容體可度顏色可觀辭令可從而禮義因之以脩矣由是彝倫之修有其基矣故曰冠者吾身體義之始也冠爲禮之始故古者聖王重之而必謹其禮也

古者冠禮

一節

冠義

筮日筮賓載以上言行冠之慎以下推其所由慎也○愚謂全重重禮爲國本一句註中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句甚精蓋冠事原只望他在禮義立上做工夫說者體上正君臣一段與下孝弟忠順一段便明

以禮義之所由立者有言之古者冠則筮日以求夫天之吉筮賓以擇夫人之賢若是者何哉蓋冠之爲事至大事也正所以極其敬謹之節冠之爲禮至重禮也正所以致其慎重之誠如此重禮者何義哉蓋以冠者人道之始立國之本在焉加冠之日重禮如此使國之人盡知立人之道從此起而禮義之教植治人之根矣不亦爲國本乎惟其爲國本故重其禮惟其重禮故敬其事筮日筮賓豈爲過哉

故冠於作

一節

此舉遠子言皆是舉儀禮之文而什其義也。昨與客位主廟中者言。○愚謂三段以著代為主著代在於成人道故三加期其人之成字之敬其人之成也。

見于母

一節

此亦主遠子說。○愚謂重遠子也。上段成人者見禮於所親將為家政主也。下段成人者盡禮於所尊將為國政輔也。

成人之者

一節

古者重冠分。上是推冠禮之當重而聖王重之。下是明重冠而行於廟之意。孝弟忠順之行立則禮義立矣。故曰可以為人。有諸已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曰可以治人。首節重冠為禮義倫之

冠義

三

始而重之。此節重冠為禮義立之始而重之。蓋冠以修身而重之冠以明倫而重之。故行於廟也。重自卑尊先祖句串說。受命於祖。示尊祖之義也。○愚云重行立可以為人。句人之所以為人者行而已。立得行。纔為得人。立者子臣弟少之極。自我而定也。行立就是前義立。蓋此天理在禮中。行禮之精意謂之義立。在人身體禮之實事。謂之行立。

夫成人而與為禮成人而以禮見成人之者是將以成人之禮責之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而孝弟之禮行焉。將責為人臣為人少而忠順之禮行焉。夫孝弟忠順大道也。冠而將責此四者之行於人則事切于綱常所關者大矣。其禮可不重與何也。生於天地之間者俱謂之人而為人之道實難可。

以為人者必于人身本來之實理體之無遺也。故孝弟忠順之行立則倫禮正而無忝所生。不亦可以為人乎。既可以為人則軌範立而變極以陳。不亦可以治人乎。是以聖王重此冠禮而不敢輕也。由此言之。孝弟忠順天下之大禮也。而冠有以立之。則肇基乎倫禮之大誠禮之始者矣。嘉事有六而冠為禮之始則兼統乎人道之全誠嘉事之重者矣。是以古者有見於此。慎於將冠之時而又謹於加冠之日也。惟其重冠禮故行之於廟。進几於廟之東序。醺酒於廟之戶西也。行之於廟者蓋以重事而不敢輕尊重事故行之而不敢擅。然所以尊之而不敢擅之者正以冠也者將以為先祖之后而廟也者先祖之所居也。故行之於廟正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不然奚取於廟而行之哉。

冠義

四

昏義新裁卷之三十一

昏禮者

一節

重之分上言昏禮所係之大而君子重之納采以下足詳其重之實也重字該下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意君子指男黨言主
人乃婦黨之主人也聽命於廟指男氏使者言所以敬慎重正
句正是什聽命於廟之義○愚謂重男黨說方得重正敬慎本
意蓋昏是男家的大事女黨所係輕于男也此節止主人筵几
于廟而拜迎著女家說其餘都是男家的事敬慎著男黨的心
裡說重正著男黨所行之禮節說唯此事重而欲其正故不得
不敬慎也

夫昏禮何爲者哉蓋將以合二姓之好上焉事宗廟而爲翁

昏義

一

之主下焉繼後世而肇本支之傳所係之重如此是故君子重
之而不敢忽也惟其重之是以納采者納雁以爲采擇之禮也
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卜吉而納之也納徵者
納幣以爲婚姻之証也請期者往請以定婚姻之期也凡此禮
之行也皆男氏遣使者以將命而女氏之主人先筵几于廟中
而後出而拜迎使者於廟門之外使者既入廟門三揖三讓而
後升堂傳男家之命而聽主人之答命皆在於廟焉蓋以小心
謹畏之衷視此婚禮而不敢輕以全正始之道于今日也

父親離子

一節

此節是舉一禮而釋一義也或欲在揖婦以入截上是禮行於
親迎而有以致其敬下是禮行於飲食而有以致其愛也

敬慎重正

一節

夫婦之義也截上言婚禮所以正始下言其爲諸禮之本也列
舉諸禮以証婚禮爲禮之本意首尾二禮字相應夫婚禮字即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也始於冠言冠而父子親等所以爲
始也本於婚言婚而男女有別等所以爲本也重於喪祭言臣
子之恩以厚所以爲重也尊於朝聘言君臣上下之分凜然其
不敢犯故曰尊和於射鄉言賢能長幼之情藹然其不容間故
曰和曰始曰重曰尊曰和雖不同同於爲禮之大體也○愚謂
只重立夫婦之義一句又只重一立字立者使此義大明于天
地之間而植然振舉意成男女之別正所以立夫婦之義也義
之體嚴夫婦常失于過和過于和則不嚴而大義廢而不立嚴
之道在始合之日立其大體大體立得定則一日之義即終身
之義矣

昏義

二

君子之於婚禮既敬慎重正矣而加之親迎者何哉蓋婚禮爲
禮之大體所關甚重若不敬慎重正則禮有未盡而失之慢男
女嫌於無別若不親之則情有未盡而失之疎男女便過於別
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則亦無以立夫婦之義於他日矣然婚
禮必敬慎重正親之以成別而立義者何也蓋今日男女敬與
親兼盡而能有別然後以今日之敬親爲將來之敬親而夫婦
有義然豈惟夫婦有義哉內而親者莫過於父夫婦有義而後
推之以事父敬之以盡爲子之禮親之以盡爲子之情父子始
有親矣外而尊者莫過於君父子有親而後推之以事君敬之

以盡爲臣之禮親之以盡爲臣之情君臣始有正矣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人道之大惟此三者而有義有親有正皆始於男女有別如此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惟爲禮之本此所以爲禮之大體也然禮之大體豈惟昏禮爲然哉夫禮始於冠所以責成人也本於昏所以基人道也重於喪祭所以慎終追遠也尊於朝聘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所以合賓主之歡也凡此皆人道所寓人倫所關而非細故末節之可比故曰此禮之大體也然則昏禮爲禮之本不亦可見哉

夙興婦沐

一節

大昏之行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舅姑次日正明之時贊禮之人見婦於舅姑爲婦者執笄以盛髮棄服修而見以告虔焉方舅

昏禮

三

姑之始見也贊者設醴以禮婦婦舉脯醢及醴皆祭之是果何所取也蓋祭所以昭敬敬事舅姑於茲焉始矣非成其爲婦之禮乎及舅姑之入室也爲婦者盥潔而具夫特豚之饋合升而異其分載之宜是又何所取也蓋饋所以致養就養舅姑于此焉始矣非明其爲婦之順乎

厥明舅姑

一節

此節以先降二句爲主上二句乃叙下者也末句乃申釋者也一獻之禮兼獻酬酢而言初是主酌酒奉賓行獻曰獻次是賓酌酒復主曰酢又次是主酌酒復賓酬勞曰酬三脩斯爲一獻此之一獻乃舅獻婦酢姑酬也

昏禮之又明日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至於一獻既畢姑置

婦之酬爵也於是降階而各退矣舅姑則先降自西階西階者賓階也婦降自作階降階者主階也蓋以姑老則傳之婦則此家婦將有代姑爲主於內之責也

成婦禮

一節

婦順焉也截首三句總上二節言蓋藏以上婦順之是也爨餼與事功平講是故以下叙婦順所係之重而原其所以爲聖王之重也和字承順舅姑三句理字承成絲麻二句重責與重之二字不同重責即厚望之意重之者指成婦禮三句○愚謂當以順於舅倫爲主而帶下事功言重責婦在婦順所謂婦順者先在順舅姑和室人而後當於夫之心當於夫而始可相夫以成事以審守倘舅姑不順室人不和則不得夫心雖有才能事功何自而成哉是故婦順倫而後內之情意和情和而同心協贊家道方理和與理合而始可長久端的重順於舅姑上此和理的和字不可與理字分貼爨餼事功和只貼情誼理只貼家業更渾融不然爨餼中不得其理何以能和治家中不得和心何以成理也

昏禮

四

由是觀之成婦禮以致敬明婦順以致孝而又降自作階申之以著代之義者蓋欲厚望之以婦順也婦順者何上焉舅姑欲其順而不逆下焉室人欲其和而不乖上順下和而後于夫之心乃得當焉此順道之在爨餼爲婦者所當先他務而體備者也由是家有絲麻布帛之事此婦而順者能成之家有委積蓄藏之蓄此婦而順者能審其多寡輕重而守之此順之在爨餼

者移之事功而一順無所不順矣婦順不自此而備哉惟婦順
備於發倫之修則閨門有雍睦之風而內無不和既和矣以之
共成夫事功則家庭有整飭之美而內無不理內和則理義培
植之固足以維持其本根內理則規模整飭之定足以昌大其
家業不可以長久乎婦順闡家道之長久如此是以聖王於娶
婦之始必成婦禮明婦順申之以著代而重以貴之也

是以古者

一節

此節以諸侯之宗女言是以承上文來惟其重責婦順於既嫁
之後所以必成婦順於未嫁之先也德容言功婦順之本不可
即爲婦順成字重在教上祭亦只是告其教之成耳○愚謂德
又爲言容功之本德貞順也言鎮靜也容端莊也功勤勵也女

昏義

五

子一貞順則自然鎮靜端莊勤勵一齊都有了成婦順者雖未
爲人婦而將來之婦順不已成於今日乎

古者天子

一節

此言君后治內治外而各獲其效以見昏禮所關之大也○愚
謂明章內就有身體意如不身體而欲章之便是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了後陽道陰德四字最重乃天子與后所先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道者達道德者達德人所共有必從君
后身上起來方可化人前後俱用聽字獨此二句用理字治字
謂以身教去理之治之也理治有工夫聽字無工夫時講平叙
者淡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若此者豈徒然哉蓋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爲天下閭閻之
表率率六宮而聽之正以吾身之婦順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天
下化之而凡爲婦者莫不有柔順之德而閨門整肅矣不內
和而家理平天子立六宮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若是者豈徒然哉蓋邦治邦禮邦政邦刑邦事所以爲天下
化理之具天子率六宮而聽之正以吾身之男教明章天下之
男教故天下化之而凡爲男者莫不有協和之風而海宇寧謐
矣不外和而國治乎故曰天子聽男教以教天下之男后聽女
順以教天下之婦夫剛健中正是陽之道而教天下之爲男者
也天子聽男教則剛健之道實體于身而推其所得者以理陽
道柔順中正是陰之道而教天下之爲婦者也后聽女順則柔

昏義

六

順之德實得于已而推其所有者以治陰德夫以陽道理外則
天子所聽于外者皆以人治人之理也故曰聽外治以陰德聽
內則后之所聽于內者皆職分以內之事也故曰聽內職由是
男教修於上而在下之爲男者化而成俗女順備於上而在下
之爲女者化而成俗男教成俗則外無不和而國於是乎治女
順成俗則內無不順而家於是乎理是豈可以倖致哉蓋必朝
廷之上所以施教者一本於躬行心得之蘊剛健中正而父道
不愧也宮闈之內所以達順者不出乎潛修懿行之實幽閑貞
靜而母儀不忒也率不有以見君后之盛德耶不然本之立
將何以振肅六宮表率六宮而章明天下之女順男教哉

是故男教

一節

愚謂要見天子必頌后以成治猶日之頌月陽之頌陰以成歲功者也天下以戴天子者戴后猶子不獨戴父而戴母者也月與陰陽申說方得君頌后意

夫國家理治固可以觀天子與后之盛德矣苟或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責見於天日爲之食是天子之責也故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男教而蕩滌乎天下陽事之有穢惡者婦人修陰事不得則責見於天月爲之食是后之責也故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舉婦順而蕩滌乎天下陰事之有穢惡者由此觀之是天子非后則內治無由成后非天子則外治無由成故天子之與后職內職外其事雖若相父而理陰理陽其道則實相成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頌而后成者也一有不修則實

各義

七

見於天矣烏能獨成其化哉是驗之天道天子與后之相頌如此不惟同於天道而已天子修男教以訓天下之爲男者則與義方之教無以異天不爲父道乎后修女順以開天下之爲婦者則與婦儀之訓無以異矣不爲母道乎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喪父斬衰而爲天王服斬衰者以父服服天子之義也喪母齊衰而爲后服齊衰者以母服服后之義也是擬之人倫天子與后之相頌又如此使不能正身修德其何以率六官六官之衆而父母斯世哉

卷之三十一

鄉飲酒新裁三十二卷

鄉飲酒之

一節

首句乃一篇大旨揖讓盥洗交拜言其禮尊讓絮敬言其心唯禮出於心所以爲君子交接之道也通節主鄉大夫飲國中賢能者說○愚謂要看所以相接字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自前小至一歸于廟而後有子于大其之中老長是子利之心免人禍要得行禮之久自有潛移默奪不知不覺的意思且夫鄉飲之禮豈無義乎方其賓之未入也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及其賓之既入也賓主三致乎揖讓之禮是拜迎者致其尊崇之義也揖讓者致其遜讓之義也非所以致尊讓乎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所以然者蓋淨其手而不欲汚滌其器而不敢瀆也非所以致潔乎主人拜至拜送以交乎賓賓拜受拜既以交於主者蓋以爲主者致其敬於賓也爲賓者致其敬於主也非所以致敬乎夫是尊讓絮敬者君子之所以相接者其道如是也蓋人之相與禍常生於所爭尊讓則無相厲之氣何爭焉亦常生於所慢絮敬則無玩愒之心何慢焉不慢不爭則式相好而無相尤問辨遠而暴亂息矣是尊讓絮敬也者非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者乎

拜至

敬也

賓初至主則拜謝其至當主之洗爵賓則拜以謝其洗賓接酬將有其受矣不遽受也必再拜以受之主獻酬爵有其送矣不遽送也必再拜以送之賓卒酬爵又從而拜其既焉

故聖人制

一節

鄉人士君子言鄉飲行禮有此四樣人下每舉其禮而釋其義正見其制之以道也○愚謂制之以道道字件件內各有一深遠之意也其之者賓主以此共致其敬心也貴賓者其色玄乃天然之色其味淡乃天然之味貴其天成之質也主人共之者言非徒飲食主以此恭敬其養也自潔自字內言主人洗心浴德於本心而以此心事賓也

聖人以鄉飲之行有功於人故制爲節文莫不有道存焉其行禮之人有四曰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者之禮曰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曰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曰鄉大夫者君子也有賓與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也其

鄉飲

二

道維何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是在房戶之東間也所以然者以此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故設於賓主之間示與賓主共有此酒也其設尊有玄酒在酒尊之西蓋玄酒至質乃古人之所尚地道尊右故以質爲貴耳薦羞之具出自東房以東爲主人之所居示主人備此以供賓也盥洗之設當屋之東翼亦以東爲主人所居示主人以此自潔而以事賓也聖人所制之道如此

賓主象天地

三節

此三節總設鄉飲之禮取法於造化意首節鄉飲之人法造化之象二節鄉飲主人讓賓之節法天象之成三節鄉飲之位法造化之時所謂聖人制之以道如此

賓主象天地

一節

愚謂鄉飲許多人物禮數皆爲賓主而設猶陰陽等皆爲天地而設天地無此等爲之輔翼不成天地了賓主無此等贊相亦不成賓主之禮矣鄉飲之行有賓主也天道至尊鄉飲主於尊賓立賓象天之尊也地道主養主人厚飲食以養賓立主象地之養也大於賓主之間者爲介僎介以輔賓象陽之輔天也僎以輔主象陰之輔地也衆賓而上有三賓三賓爲衆賓之長參於賓以贊威儀而輔乎賓猶三光爲衆星之特大照下土以輔乎天也此亦見聖人制之以道處

讓之三

一節

此言主之讓賓有其節象明之讓魄有其期亦聖人制之以道

鄉飲

三

處三日成魄義註晦前三日之朝朔後三日之夕言成魄卽魄見也明未盛而魄成其迹有似於讓故以讓言○愚云此以月魄之明滅按讓賓之節終屬牽強只是要挾鄉飲的禮數件件說到天道上去以見此禮之重而令習而行之者不敢忽也賓將升堂時主人讓賓至於三也其義何所法哉天象有日月之本質爲魄魄陰象賓受日之光爲明明陽象主明必讓魄而後魄始見猶主必讓賓而後賓始尊晦前三日明將滅於東而魄可見主人三讓於賓象明讓魄於晦前三日之朝而魄成也朔後三日明始生於西而魄可見主人三讓於賓象明讓魄於朔後三日之夕而魄成也○愚又云可見席上賓之尊全是借主之威光以全其尊蓋主是當權者賓是主所近接者所以尊

不尊全係于主人讓之之誠意

四面之

一節

此言坐之四面取諸時意四面之坐是鄉飲設賓介僕之坐席於東南西北之四方也。象四時者象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宜虛渾者下節方指其實。主坐東南僕坐東北象春夏之時賓坐西北介坐西南象秋冬之時四時備而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立而後鄉飲得以成禮亦聖人制之以道處。

天地嚴凝

一節

輔主人也。截。仁氣也。以上言四時之義也。輔主人也。以上言四面之坐。所以象四時也。仁義接以下。是又言德之所由備。而爲聖王之所務也。○愚謂通節緊關處在仁義接下面聖禮德俱

鄉飲

四

從此出來不特主之事爲仁義俎豆之數也是仁義所陳敬也是仁義之心體長幼也是仁義去體故上文把天地仁氣義氣說來諸講把此句另屬賓主有事者不是得於身也是得此仁義於身務焉者使民習此仁義而安之以致實得之地也。賓主介僕之坐故象春夏秋冬之四時矣。義果何居蓋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爲炁盛於西北而爲冬斯則陰氣以肅可憚而不可親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是氣一行凡物之生長者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截然而不可易乃天地以裁割斷制爲心非義氣矣乎。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爲春盛於東南而爲夏斯則陽氣以噉藹然其可親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是氣一行凡物之欲藏者皆聚榮滋長暢茂條達日盛而不可掩乃天地

以愛養生物爲心非仁氣矣乎此固天地四時之序也而鄉飲之位孰非取象於此哉蓋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何也蓋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接人以義者也惟其接人以義故坐賓於西北以當義氣之盛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以當義氣之始也主人自早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何也蓋爲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惟其接人以仁故坐於東南以當仁氣之盛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以當仁氣之始也是四面之坐豈不象乎四時哉用是而知主之接賓者一體天地溫厚之氣以爲接之心是以仁接也賓之接主者一倣天地嚴厲之氣以爲接之儀是以義接也是賓主各有事而席位之不清也是隆殺各有差而俎

鄉飲

五

豆之有數也有賓主之事則義理之在坐席者通明矣有俎豆之數則義理之在俎數者通明矣不謂之聖乎聖立則有文矣而將之以敬則有本矣有本有文不謂之禮乎禮則天理之節既備而之以體長幼則人倫之敘又敦天之所賦我者至是而渾全矣故曰德是德也由鄉飲而行之天理人倫自我有之亦自我實得之也謂非得於身而何夫鄉飲之行馴致於得身如此故曰古之人學此鄉飲之術道者正欲禮義通明敬天理體人倫求得吾身固有之實理也故聖人以此爲先務行之序序使民卒而由之默成其德而不倦也鄉飲之設位而必取法於造化也豈無意哉○得身以上歷推鄉飲之行爲德所由備未句是以聖人務行此禮不廢也聖禮德皆於席位俎豆見之有

數者因年爲多寡也。聖以儀文之顯飭於外者言。聖立卽坐席。俎豆之間。禮之義立也。敬以心之肅於內者言。將者將此聖也。將之以敬者言。坐席俎豆之間。賓主以敬心處之也。曰禮者。節文著於坐席俎豆之間也。此禮字以禮之體言。見不惟有文。而又有本意。蓋卽心之敬上見禮也。註敬其天理之節。正打此句。賓主有事。俎豆有教。所謂天理之節。將之以敬。所謂敬其天理之節也。禮以體長幼之序者。言此禮根於心而顯於儀。其坐席俎豆一體長幼以行之也。曰德者。彝倫攸敘。有得於我也。註體夫人倫之序。正打此句。言不惟敬天理之節而得夫天理。又體人倫之序而得夫倫理也。大抵自賓主的坐席俎豆之皆合於道。就是聖。自聖之立也。無非敬所寓。就是禮。自禮之行。順長幼

節飲

六

之序。就是德。言德而聖與禮在其中。故末獨以德總之。但此德字。因行禮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又申之曰。德也者。得於吾身也。謂鄉飲之所得者。皆天理人倫。吾身固有之實理。而非襲取於外也。夫鄉飲之行。漸至得身如此。鄉飲是禮法。故曰衛聖人制之以道。故曰衛道。正身安國。又下一層。

祭薦祭酒

一節

成禮也。以上是一截。乃舉其禮而釋其義。畧輕於席以下作兩股。卽上文啐酒成禮之中。詳其始而入口之禮。有貴禮賤財之義。繼而卒解之禮。有先禮後財之義。此二段最重。末是足以化民。推開說。不在鄉飲上。但其義則在此耳。○愚謂重一作字。看以義利之辨。興起其敬禮讓財之心。此節只是賤財後財的

意思。要緊。蓋人之輕禮教。不是無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溺了。這趨利的念頭。是不期然而然者。聖人只把財的那邊教人輕賤他。則禮自然貴重了。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生者多。所以一輕財。爭便息了。

鄉飲之行。有祭薦祭酒二者。蓋祭主於敬。是敬主人之禮也。有啐肺之舉者。蓋美其物。故嘗之。是嘗主人之禮也。至於酒而啐之。所以成主人之禮也。祭之與啐。皆在席中。啐酒入口。則在席末。何也。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是故祭之與啐。皆爲正禮。故行於席上。昭其貴也。啐酒入口。則近於財。故處於席末。昭其賤也。夫啐酒之行。猶在於席末。而卒解致實。則必退於西階。又何也。言是席之上。所以行禮也。固不專於飲食也。是

節飲

七

故祭之與啐。禮所當先。故在席上。先禮之義也。卒解盡酒。財所當後。故於西階。後財之義也。一飲酒之間。而致嚴於義利之辨。如此。是故以先禮後財之義示民。則民皆先義而作敬讓。以行禮後利。而耻爭奪。以趨財矣。感化之義。不既深哉。

鄉飲酒之禮

一節

國可安也。截。上是鄉飲禮行。而尊養之義明。尊養義明。而孝弟之教成也。民就是鄉飲之人。合諸鄉射。是因鄉射而先行鄉飲之禮。故言合也。○愚謂重一知字。明尊長。明養老。正要使民知此孝弟也。民知而后乃能入孝弟。是能由知而出也。可見教成之效。皆起於知。君子欲民立孝弟之行。安得不於鄉飲時教之。知尊長養老。是民的良知。君子以行禮時提醒他。行立立

字有固守意。謂此孝弟由真知而出。守之定而不變也。

以鄉飲之禮言之。長者坐而少者立。以聽政役。所以明長之當尊也。少者豆數寡。長者豆數多。所以明老之當厚其養也。鄉飲之禮如此。故民之觀者。莫不知長之當尊。老之當養矣。既知所以養老。則知所以孝親。一本之恩。自不敢后也。既知所以尊長。則知所以弟兄。友于之愛。自不敢后也。家之道。信不外此。而得之矣。民知入而孝弟。出而尊長。養老。則孝弟風行。而君子之教成矣。教成則人皆相安於愛親敬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國不以之而安乎。由是而觀。可見君子之所謂教者。非身至其家。日見其人而教之也。惟合聚其民於習射之時。而教之以鄉飲酒之禮。豆數異其等也。而養老之義明。坐立嚴其辨也。而尊長之意章。是故民知老老。而自能興於孝。民知長長。而自能興於弟。孝弟之行。不自此而立也哉。

孔子曰吾

一節

首句爲下數條之大旨。宜虛虛講。貴賤以人言。隆殺以禮言。○愚謂王道易易。時講俱云。論理如此。說得不是。蓋合天下無一處不治平。纔爲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去行此正身之禮教。則分開各成一禮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世界了。豈不是王道。其關係只在一鄉飲之禮。故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又云重一道字。蓋王政不止于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何也。鄉飲能使民知孝弟。則下民真性。皆是此禮。能使他全得。王者化民之道。盡于此矣。故曰易易。

禮有行於飲食之微。而可以致乎王道之大者。其惟鄉飲乎。蓋

即其節文之委曲。而立綱陳紀。以收齊治均平之化者。見其舉而措之甚裕也。何也。蓋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正身正天下而已。鄉飲之禮。此道備焉。此觀於鄉。而可以知王道之易易也。何以見之。方其賓之未至也。主人親遠賓及介。至於衆賓。則不遠而自從。及賓之初至也。主人拜賓及介。至於衆賓。則不拜而自入。是賓介之速者爲貴。而衆賓之從者爲賤。賓介之拜者爲貴。而衆賓之自入者爲賤。賓貴於介。介貴於衆賓。而賤之義。不於是明乎。賓三揖至於階。主三讓以賓。升主人拜至之禮。乃行獻賓之禮。而酬酢辭讓之節。備及介。則省酬矣。然猶坐飲也。至於衆賓。其升堂而受爵也。惟祭酒則坐飲。則立而不

鄉飲

九

坐既飲之後。不酢主人。而即降。而又省酢矣。是賓之獻酬禮煩。而介則主人省酬爲殺。介之酬主爲降。而衆賓之不酢主人。爲殺。賓禮隆而衆賓漸殺。隆殺之義。不於是別乎。

工人升歌

一節

遂出以上。和之以樂也。見其和樂。一人以下。節之以禮也。見其不流。工告樂備。遂出作兩人。看工告樂備。告於樂正也。遂出樂正。告於賓而遂出也。此節和樂不流。全在立司正。見出終字。便是各有條理。意亦見樂之有節處。夫鄉飲之行。非樂不和非禮不節。故樂行而禮肅焉。歌與笙和樂之具也。先分作次間作終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也。歌者在。上。故此工人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匏竹在下。故

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歌與笙終。主人酌酒獻歌者。笙者勞工人也。此分作之節也。使不更迭而作。則音無以辨其異。故於主人獻工之後。堂下之笙。間乎堂上之歌。更迭而作。是謂間歌。始歌魚麗。間以笙之由庚。次歌嘉魚。間以笙之崇丘。又次歌南山。間以笙之由儀。是三終也。此迭作之節也。使不合併而作。則音無以統其同。故於間歌既終之後。堂下之笙。合於堂上之歌。齊併而作。如始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次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又次歌卷耳。笙吹采芣。合之是三終也。此並作之節也。工以樂備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而遂出也。斯時也使樂而無節。則賓主之情易怠。故主人之更有一人舉觴以示旅賁之將行。乃立一司正以董正旅賁之失節。夫笙歌屢變而

間合迭興是和之以樂者深矣。即立司正以正其禮儀。則節之以禮者至矣。此和樂不流。鄉飲所以為盛與。

賓酬主人

一節

始入之時。主人酬賓。則止。至此則賓受主人之獻。而酬主人。以其厚飲食之禮也。獻介之後。介酢主人。則止。至此則主人受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以行禮也。坐祭行禮之時。衆賓不酢而降。至此則介受主人之酬。而酬於衆賓。以三賓之屬。亦有勞於斯席也。然是禮之行也。賓介及衆賓皆以齒為序。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然豈惟貴者為然哉。雖沃盥之至賤。亦以齒而相酬。不以其賤故忽之也。如是則其弟長之禮。無貴無賤。皆得以通行之。故曰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

一節

無數以上見安燕飲酒以下見不亂。即字含下不廢事。不忘禮意。政是奉於君而行於已者。今是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修令何以言移對君政言耳。

俎既徹矣。賓主咸降階而脫屨焉。屨既脫矣。賓主復升堂而坐。燕焉。此但以醉為度。而賓主行無算爵焉。然飲酒則有節。朝以聽政也。而聽政既罷。鄉飲斯行。朝何以廢其朝乎。夕以修令也。而鄉飲既畢。猶可治私事。暮何以廢其夕乎。禮畢。主人猶拜以送客。是節文之禮終。遂無缺也。故知其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

一節

天下安哉。上總敘鄉飲。諫王道之全。○愚云以易易結之者。見王道之成。唯取足於此五者。而易簡之理得也。王這易易全在足以正身上看出。見身一正。再不在家國天下更著工夫。即此正身之理。就是治安之理。鄉飲禮節是後文。如何便能正身。讓中秩分。閑紀約情。合中句甚好。鄉飲一行。而俗齊治平之理皆得。何其簡易而可守。故曰易易。

主人敬伸於賓介。而簡於衆賓。是貴賤明。主人禮隆於賓。而殺於介。與衆賓是隆殺辨。樂終而立司正。是和樂不流。旅而序長。幼是弟長無遺。不廢事。不忘禮。是燕安不亂。蓋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其分以閑其紀。和樂安燕情也。約其情使合於中。是五者行之於身。則情制分秩而內外身心。不過乎物矣。不足以正身乎。身正則由已及人。此情此分同也。標準立。教誨胥。而一國

禮讓成俗不足以安國乎國安則由近及遠此情此分同也權之準動之化而天下自然禮讓成俗矣不足以安天下乎夫王道以正身爲本以安國安天下爲身之推今鄉飲五行足以致之是王者以身正人之道此焉在矣我所謂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於是益信哉

鄉飲酒之

一節

象三光舊上言鄉飲取象下著其爲治化之原不重法造化上先言天地日月三光是起經紀參意歸重在政教○愚謂政教之本時講但把正身孝弟來作本看便與大註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句背了蓋人君政教必先有一大綱領以爲敷政行政教之根就是經了又有節目以爲敷政行政教之事便是紀了其間又着許多委曲文致以爲政教之條理便是參了三者俱有這政教方纔行得通這經紀參豈不是政教之本如此說始得註意

鄉飲酒之義有賓主焉立賓所以象天而極其尊也立主所以象地而有所養也其次則有介僎設介僎以輔賓主猶日月以輔天地也賓之下有三賓立三賓以輔賓猶之三光以輔天也用是而觀可見古人之制禮也非徒取象於造化而已也蓋禮之大綱謂之經經不立則渙散不整而體統紊矣今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仁義相接體統以立是經之以賓主者經之以天地矣禮之輔翼謂之紀紀不立則禮度墮矣今立介僎以象日月則輔賓輔主而禮度嚴肅是紀之以介僎者紀之以日月矣禮

之間祿謂之參有經有紀而無參則扞格而無以致文於斯禮矣今立三賓以象三光而參於賓主介僎之間則酌獻酌酢之際有所陪焉而是成錯綜之文是參之以三賓者參之以三光矣若是謂非政教之本哉政教之立也而得經以植其統體得紀以暢其條目又得參以飾其猷爲以此正人而人可正以此化天下而天下胥化矣品節之詳明非王政之託始王教之造端哉

洗之在阼

一條

一說左海裏水之性水之德講蓋以海居於東其形卽下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東方之德木而木則水之所生生之爲利而水利者水之德也然則洗之在阼其水又在洗東者非以祖天地之左海乎

尊有玄酒

一節

鄉飲之設尊必有玄酒者何蓋上古無酒用水行禮是禮之所由起乎今鄉飲玄酒之設雖不用以酌亦必尚之而設於右者正教民思禮之所由起也不然焉用此色玄味淡者爲哉○愚云天一生水水是水火金的本一陽來復之始玄酒味方淡淡是諸味之本

賓必南鄉

一節

賓位設必南鄉且漫露尊賓出春夏秋冬四方所屬的時恭假慈中四時所寓的義俱就物言聖仁義藏四時所脩的德俱就天地言從四方推到天子立處見以天子之位處賓正示尊賓

之意。○愚云只重在聖仁義藏他由四時說起無非要漸漸發
出此四德來見鄉飲大賓生育爲心仁義制行道德滋藏不悞
于南向之尊也。

彼鄉飲之行賓位西北而必向南者何也言其脩四時之德也
以四時之德言之東方爲震春時屬焉春之義言養物生動之
象也春時物何能生動蓋天地以陽氣生產萬物而使之蠢動
乃大生之聖德也南方爲離夏時屬焉夏之義言假物盛大之
象也然夏時物何能假大蓋天地以陽氣育萬物而養之培萬
物而長之長之養之其勢盛矣是所以假之天地不忍之心顯
諸仁者在此此天地愛育之仁德也西方爲兌屬秋之時秋之
義言養物歛縮之象也然秋時物何能歛縮蓋天地舉歛之以

解

十四

秋時肅肅之氣也是氣也乃天地裁制之德止萬物而不過物
皆成大成小不相假借此天德守義之德也北方爲坎屬冬之
時冬之義言中物自外入中之象也物何以能中蓋天地以此
氣復還乃翕聚之德所以歸萬物之根而復其命此天地收藏
之德也夫四時各一其時即各一其德未必能無偏如此惟天
子或當依當寧而立也其左在東東取於聖體其生物之德其
向則南南取於仁體其假物之德其右則西西取於義體其成
物之德其後若借借取於藏體其蓄物之德夫天子南向脩四
方之德如此今賓位必南向亦以脩四方之德也豈非一時行
禮之所尊也要之義主保合秋爲收物之府故曰主

介必東鄉

一節

此節分四隣看介賓王也一句釋介必向東之義東方者春五
句釋居主東方之義三日則成魄四句釋禮有三讓之義禮之
大參句釋三賓爲政教之本之義

解

十五

鄉飲有介介位於西南而東向者何也蓋禮主於敬賓使賓與
主對則疑於敬主矣故介必東向者正以介於賓主之間而全
其尊賓之義且鄉飲有主主人位坐於東南而居東方者何也
蓋東方者於時爲春春者於義爲養所以發生萬物者也主人
者造爲飲食以養賓有產萬物之象故所以居東耳夫介主讓
位之義如此而禮之有三讓也三賓之立也其義果何如耶蓋
月之爲月也晦前三日朔後三日明讓魄而魄見三月成時者
蓋日行週天月不及日積一月則退數已過是爲一月又積三
月則天道小變遂成一時此造化示人自然之法象也是以鄉
飲之禮主人讓賓必至於三有初讓固讓終讓之三讓取月之
三日成魄正猶建國必立上卿中卿下卿之三卿者亦取月
月之三月成時也知立卿之三取諸成時何疑於讓賓以三取
諸成魄乎三讓之義如此鄉飲之賓主介僕固爲政教之本矣
三賓何爲者而亦爲政教之本耶蓋賓主介僕禮之經紀也然
必有參於其間以明翼斯禮然後經紀可行而其禮不廢是衆
賓爲禮之小參而三賓爲禮之大參三賓之義如此

鄉飲酒新裁三十二卷終

射義新裁三十三卷

古者諸侯

一節

通節重射者。首四句君臣習射。各有先行之禮。下四句君臣行禮。各有所明之義。大射正。君臣所聚時。當論行。故行燕禮。鄉飲正。長幼所聚時。當論齒。故行鄉飲酒禮。燕禮至長幼之序。不重義。只重射。見君臣長幼皆倫。理所在未射而預明之。則射時自不徒用力而忘德矣。此說最妙。○愚謂射以觀德。德莫重於人倫。故先明君臣長幼之倫。而後射焉。此聖人先本之意。

彼諸侯之射。大射也。必先行燕禮以娛賓。而後射。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必先行鄉飲之禮以娛賓。而後射。蓋預熟其進退周旋之節。而閑其雍容揖遜之度耳。然大射之燕禮。非徒行也。臣

射義

拜君賜。明竭力於君。君答臣拜。明不虛取於下。所以明君臣之義。於未射之先。夫及大射之時。有不各安其尊卑之義。以期於中正哉。鄉射之禮。非徒行也。坐立有序。以明尊長。俎豆有數。以明養老。所以明長幼之序。於未射之先。矣。及鄉飲之時。有不各安其長幼之序。以期於中。醵哉。古人之重射如此。

故射者

二節

前觀德行。是素養於未射之先。而觀者足以徵其既往。此在容體。比於禮上。觀他已往德行。後觀德。是功成於既射之後。而觀者遂可睹其將來。此在節奏。比於樂上。觀他將來盛德。二節以射為主。以禮樂為目。一是因射以行禮。而德行所由見。一是因射以作樂。而盛德為可觀。

故射者

行立

如此命題。前後二德行。皆指樂於禮義。久於恭敬。說立者。立於已。觀者觀於人。上在容。比於禮上。觀他德行。立於未射之先。下在節。比於樂上。見他德行。立於既射之後。上節言德行。正指天子等。而俗官時會。循法不失職類。皆禮義恭敬也。

故射者進退

一節

故字承上言。言中截一氣順下。無過文。須看兩箇然後字。皆相因說。無工夫。此字指中禮中醵言。德行在平日素養工夫上。看不在行射之時方立也。○愚謂德行。還從內志正。外體直來者。講德行處。須要模。為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的。純熟工夫。出方是。蓋內志豈臨射時所能正。外體豈臨射時所能直。平日此心此

射義

二

身在天理上慣熟。所以射時不期其正直。而自正直。可以命中也。內志正。敬以直內也。外體直。義以方外也。要知進退周旋中禮。亦由平昔正直來。

射必期於中。中必有由來。君子惟行禮於未射之先。故及其大射鄉射也。進退一升降也。當階及物。慎其儀。周旋一曲折也。取矢挾矢。當其節。由其內而為志。素能禮以開其心。而內志必正。其外而為體。素能禮以開其躬。而外體必直。惟其正也。則目力之巧。運於弓矢。而持之也。極其審。惟其直也。則臂力之強。決於弓矢。而持之也。極其固。夫然後功力俱全。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醵。豈不可言中乎。夫射也。而中禮中醵如此。必其內外之養。習於義理者深。身心之功。體乎恭敬者久。蓋用志不分之

心得之於平時者即射之中禮中的而具見之矣故曰此可以觀德行也

其節天子

一節

在不失職爲節分上是舉節射之詩而明其義下是推明義之效而結其意細分之其節一段言射各有其節騶虞者一段言節各有其義是故一段見君臣之所以節射者不惟其詩惟其義也故明乎其節以下脩言明義之效也射者容體既比禮節奏必比於樂故以詩歌爲發矢之節度樂官脩等四樂字即下其節之志的志字在意趣契合上說射者取詩節射必其詩之意義與已之志趣相合者然後用之志趣相合處乃樂也脩官時會循法不失職四者在心爲志發於行爲事事之成爲功實

射義

三

有諸身爲德行明志不失事是知行並進功夫○愚謂此節專重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一句又最重一明的工夫不失事從明中得來成立皆由不失事來識得這理到則身世事業無一不成先言德行後言盛德者何德行屬修己功成屬治人分於成功而言也盛德包功成行立人已身國都在內而言也蓋唯今日能明節之志而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行立是不可

以觀將來之盛德乎

古人行射必有歌詩以爲發矢之節彼苗者猷一發五祀騶虞之詩也天子以之爲節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翟育之詩也諸侯之射以之爲節於以采蘋南澗之濱非采蘋之詩乎卿大夫之射以之爲節於以采芣采芣之詩乎士之射以之

爲節然何所取而歌是詩哉騶虞咏鳥獸草木之咸若而歸功於山澤二官二官不乏人則餘官可知所以明官職之脩也天子體天地好生之心以有萬物非脩官執致之故以是爲節所以樂官之脩而得遂吾好生之德耳官脩之義與吾脩官之心相契而樂之也翟育言田之所獲物雖至薄君子相會不以爲襲所以爲燕會之具者也諸侯勤王非時會不足以表之以此爲節樂其以此會合士大夫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而修朝事以時見天子與吾時會之心相契也采蘋言大夫之妻循母教以供祭祀爲女教之循者發也正猶卿大夫能循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與國政故以是爲節以其循法之義爲可樂也采蘋言夫人之修祭祀而不失職爲內職之修者發也正猶士竭

射義

中

忠盡力以供乃職故以是而爲節以其不失職之義爲可樂也夫四詩所取之義如此則天子之以騶虞爲節者非取騶虞之義爲節取其以脩官之義爲節也諸侯之以翟育爲節者非取翟育之義爲節取其時會之義爲節也卿大夫之以采蘋爲節者非取采蘋之義爲節取其循法不失職之義爲節也夫騶虞翟育采蘋者射之節也脩官時會循法不失職者節之志也使不明其射節所取之志而失其事則功必不成而德行亦不立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士誠能明乎脩官時會循法盡職之志而又能不失乎脩官時會循法盡職之事吾見士之所就功成而不墜在天子則脩官而萬物育諸侯則會時而王事修卿大夫則法循而群工迪士則盡職而亮采明所爲

之事皆底績也。非功成乎？功成則天子好生之德足以發仁，諸侯從王之勤足以達義，卿大夫信度之忱足以昭守，士從事之恪足以表忠，粹乎德行之成脩也。非德行立乎？德行既立，則恭敬之德有以絕猛暴之虐，義理之心有以弭悖亂之害，暴亂之禍無自而作矣。夫功業既成，德行以立，而無有暴亂之禍，則國勢已安，而皇圖鞏固矣。夫射節有義，而德行治成，皆從此出。如此故曰射者其儀文之修飾，而足以知其養盛之所徵。射行於天子諸侯也，而可以觀仁愛忠恕之盛德焉。射行於大夫士也，而可以觀守道效忠之盛德焉。向使德有未盛，則射亦有未能也。何以功成而致國之安也哉？

賜虞者

四句

射義

五

愚謂此四句要重樂字講。說得樂字透，節射之義便明了。樂者神情意趣之向慕欣羨，必欲得此而後快也。

是故古者

節

愚謂重一盡禮樂的盡字，惟盡禮樂所以可數為以立德行，還是禮樂之精義悉見于射，故為盡此推先王以射選臣之故。德既以射而觀，則考德必以射而取，是故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以射選之，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士有功乃升，固非專以射用。但既用之後，必以射考其德行的淺深高下也。夫以射選者，何若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是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唯為男子之事，故因而飭之以禮，使容體比於禮也。因而飭之以樂，使節奏比於樂也。故天下之事，雖莫非男子所當

為然求其以此體禮而禮之理盡合，樂而樂之理盡中和，一命中間而俱得也。即數為之也，俱有心得者在何處之有，且也。心德克全，躬行無愧，而德行無立者，莫若此射。觀於容體比禮節奏，比樂是射能盡禮樂矣。燕禮行之，鄉飲行之，是射可數為矣。樂禮義久恭敬盡仁忠，修法職是射能立德行矣。射之善如此，是射為男子之所有事，而因飭之以禮樂也。聖王務焉，以之選士也。因其為男子之事，則其為身心性情之屬者，必真而用以考其德行也。

是故古者

二節

射義

六

自首句至射為諸侯也，是言天子制射之實。下文是以天子制之一句，正應此也。自是以諸侯君臣至，則安則舉也，是言諸侯務射之效。下文諸侯務焉一句，正應此也。末二句是又申言天子諸侯所以制射務射之意，或有以為效者非也。

是故古者

一節

上申以射選臣之制，下言諸侯帥臣以習夫射而自保也。數與於祭者，謂今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而明歲亦如之。明歲所貢之士，得與於祭，而後歲亦如之也。愚謂此節要着盡志於射的盡志二字，要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工夫習熟得慣，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射為諸侯者，謂併諸侯的賢否殿最，都在此上來也。古者天子固以射選群臣矣，而其制如古者天子之制，諸侯

每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考試貢士於射官。觀其持弓審固而容體比禮。能聽能射。而節奏比樂。比禮比樂。則自然中多。如是則能盡禮樂而立德行矣。故天子之祭。得與於執事。庶幾明德惟馨。足以交神也。否則不得與於祭焉。數與於祭。非惟士之榮也。而君有慶。慶之曰好德。曰賢。賢曰有功也。不與於祭。非惟士之辱也。而君有讓。讓之曰過。曰傲。曰誣也。數有慶則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夫射之中否。雖在於士。而慶讓益削。則在於君。故曰射者。非但擇士。亦即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之君。與其本國之臣。相與教其將貢之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使容體比禮。節奏比樂。而中多也。夫君臣習於禮樂。則慶而益地者有之矣。流亡之禍。何從而生哉。

故詩曰

一節

則譽以上。是引詩也。以下是釋詩。言君臣相習之美也。○愚謂養士有意味。下自爲正。正是養的處。在我正之。非養使之自正。纔爲養。自爲正者。自家于直內。方外的工夫。汲汲去做。唯恐負吾君薰陶我的盛意。此心出於自爲。便有省察克己的真功效了。習禮樂纔精。

故狸首之詩曰。曾孫侯氏云云。則燕則舉狸首之詩如此云者。何也。蓋言侯氏之爲君。大夫庶士之爲臣。相與盡志於射。而容體比禮。節奏比樂。則貢之天子者。皆中多之士。試之射官者。皆與祭之人。君有益地之慶。心豈不安樂乎。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名譽有不光顯乎。而大夫庶士君子。亦與有榮也。射禮之

有益於人如此。是天子制之以選士。而諸侯務焉。夫天子制之者。所以薰陶諸侯之德性。使之優游於禮樂之中。而自化。可無事於征伐之勞。諸侯務之者。所以自正其身。相與盡志於禮樂之中。而爲保國安譽之具也。又何有於流亡之禍哉。夫一射也。天子以之選臣。而偃武。諸侯以之安譽。而爲正。則射之所觀者深矣。

孔子射於

三節

此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而後射者也。此三節一節深於一節。首言斥惡也。次言留善也。終言責善之備也。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孔子射於

一節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殆有慨於古禮之復興。而喜見夫尚德之遺意也。及射至之司馬之時。旅蕭畢而將射矣。使子路執弓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曰。忠孝大倫也。今此觀射之人。有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而爲不忠者乎。有爲人后而亡親貪利爲不孝者乎。不可與入其餘則可。與進焉。於是圃外觀射之人去者半。而入者半。蓋指其惡而斥之。則無惡者自入矣。

又使公罔

一節

不從流俗。連修身爲一事。去與處半。以圖之內者言。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蓋將以厚賓也。裘誓之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耄耋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

死善道者有如此之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去者半而處者半蓋義既專於取善則有是善者自知所留而無是善者自知所退矣

序點又揚

一節

好學好禮重在不倦不變上言孝弟好禮未必不倦不變故此言比上爲愈密也施期相道不亂則終身不離道矣上條賢者可勉而能此節非至誠無息者不能也

點又語曰好學而學之不倦好禮而持守之有恒年至耄期猶能論道而無違悞今此衆人之中有能自信其他日果能如此否則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入於公罔之誓者又去者多而留者寡蓋責之愈脩故存之愈寡其勵有存也不亦宜乎則小

射義

九

害自足者亦不得以有所容誓以漸而嚴責以漸而密然則夫子與相之射豈止於執弓挾矢以角勝負而已哉

射之爲言

一節

各射已之鵠分首繹也舍也作二柱繹者各繹已之志繹之義也心平體正至射中矣舍之義也爲人父者至臣鵠繹之實也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舍之實也故天子之射是舉侯射之一端以証所繹所舍之義此是舊義依思見繹舍一意談重繹邊蓋我所當盡的道必先繹得其中的理透然後可以所已明者去身體他若不先尋其理則仁敬孝慈何處下手做起則繹的工夫緊要于舍可見矣繹已之志以理言者理無所思由射乃有思也心平四句只以射言然鵠之所中即道之所中也四以爲

鵠總是那射之的但自彼視之如已之道然以爲此乃已之鵠也也不可不中也於是射而中之中雖中射之的但自彼中之如中已之道然以爲我能中已之道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遇者也射之人有父焉而父之道存乎慈射期於慈故爲父者方射有見於鵠因志於慈所以克昌燕翼以爲裕後之畜者雖嘗預修於平日而亦必因射以致思蓋不以鵠視鵠而以慈視鵠矣思云四爲字着實有意味以爲父的道理視此鵠則思其爲者必到至精之地蓋射之時乃精凝神會之時其模擬所及必不苟且所以止的道理就在其中看來舍字造詣亦不淺此就是知止而後有定的工夫了射侯是張皮侯爲鵠而射之此說大射之名也射爲諸侯方釋射侯之義

射義

十

彼其射以爲言者何義也言若理形於前尋而繹之也或曰不但取於繹此理而取於舍此道也何以知其然耶天下之理欲舍則先繹能繹則可舍凡所謂繹者謂其行射之人各繹在已所志之理也不謂之繹乎夫既各繹已之志而期於中由是內而心無不平外而身無不直心平則持弓矢審身直則持弓矢固審則巧而能中固則力而能中射至於中則得其所止矣又不謂之舍乎故曰爲人父者志在于慈見鵠而繹之以爲父慈之鵠爲人子者志在於孝見鵠而繹之以爲子孝之鵠爲人君者志在於仁見鵠而繹之以爲君仁之鵠爲人臣者志在於忠見鵠而繹之以爲臣忠之鵠所謂義在於繹者如此也既以爲已之鵠而繹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已父子孝慈之鵠君臣之

射者各射已君臣仁忠之鵠所謂義在於舍者又不益明哉不然安在其爲各繹又安在其爲能中也由此觀之射義見矣故天子有郊廟之祭則大射以擇侯邦之士名之爲射侯是射侯者蓋言諸侯之得爲不得爲係之也如貢士射中而釋舍無全則君有慶而益地隨之得爲諸侯矣射不中而釋舍皆失則君有讓而削地隨之不得爲諸侯矣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王射所闕之大如此則夫釋志以舍已之所止者夫寧可以自已哉

天子將祭

一節

此發明射爲諸侯之意也天子將祭正郊廟大事也先集侯國所貢之士試射於澤宮試之於澤者取採擇遂還乎士也蓋擇其可與祭與否耳射於澤則不中者黜矣其中者始得射於射

射義

十一

宮此又復考其禮樂之比否德行之優劣也無非精於擇士之意與祭與不與祭以貢士言讓訓慶益以諸侯言進爵誡地用註中先字談

故男子

一節

首二句言男子始生而用射天地四方二句正始生用射之義下舉人臣事君之忠由於始生所教見今日之用射正爲後日之預期其取義遠大如此男子人臣只一人天地四方先志於有事只一事○恩謂獨重先有志於所有事的有志二字男子出仕是常理天地四方之事那裡出仕者便都做得然而天地四方之責自在我雖未必一一做而經綸紀綱之志先要汲汲存蓄於胸中其餘事業隨我力量做去則食君之祿便無愧了

如曰必盡所有事而後用穀則出仕者一入仕籍便受祿于朝了豈有等得做了天地四方之事纔食祿之理

彼射之所關甚大男子初生未使母食之先以桑弧一蓬矢六用二矢射天地於上下四矢射四方於中雖未實射備射之義此何義哉彌綸天地紀綱四方皆男子職分之所當有事者男子責任如此其重是以始生射天地以其有事於天地始生射四方以其有事於四方也故男子之爲臣者天地四方正所有事必此志汲汲先盡彌綸紀綱之功而敢食君祿無要求之意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夫以人臣事君之忠肇於始生之教如此是今日之用射正謂後日之預期也則人之始生必射天地四方者其取義不亦遠哉

射義

十二

射者仁之

一節

仁之道也分只把射說末后繳出爲仁由已意○恩云射與仁一屬藝一屬理何以射有仁道蓋道乃身心性情最切實的理而正已反求乃身心最真切的工夫正已是存理遏欲也反求是自治益詳也豈不是仁之道

射之理有爲仁之道焉何也蓋方其未射也必求在己者備身循理無不正而後發矢及其發之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惟反求諸己曰吾所以養吾心者粗也範吾躬者疎也人何與焉以此觀之始於爲己終焉一于爲己其與爲仁之道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行有不得而反諸己者何以異哉故曰仁之道也

孔子曰射者

一節

恩謂重聽過循嚴而發全在平日涵養功夫到所以然天相應此是心上工夫安能以中者一以字非不中也不能以樂嚴中也以樂之嚴中方中得不疾不徐此乃心巧

射之行也能中能讓必歸於有德焉吾嘗觀諸夫子之言曰射者何以聽何以射蓋一於聽則不難於聽一於射則不難於射今射者既聽而射既射而聽是何以能不矢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蓋得之難如此其唯賢者乎蓋賢者於未射之先而德行素立由是志平體正可矢審固故射必循嚴而發發必不失正鵠而中矣若夫不肖之人容不比禮節不比樂安能循聲而中

射義

三

乎賢者固能中矣而其心則非以賢自處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祈之爲言求也求中而不失正鵠以辭爾爵也蓋酒所以養老養病者也若不中而受爵則受老者病者之養矣乃其心有所不安可見賢者固能中而其中也亦出於讓而已矣

十三卷終

燕義新裁卷之三十四

古者周天

一節

此節見燕義所自起蓋燕禮之設始於公族之正公族之正始於庶子之官也之卒以上是冒乃記者言周天子建庶子之官所以職任諸侯卿大夫士與遺子副卒於父之事蓋此國子皆將代父宣力者掌戒令以下述周禮全文以陳庶子所職之事掌戒令四句泛言庶子所職的事有此二項引等正位在戒令教治之中國有大事與甲兵之事二段詳戒令之要凡國之政事至未詳教治之事正等別位之意自寓戒謂戒饒令謂使令教謂教誨治謂訓治○愚謂戒而令之鑄其材欲其爲有用之品也教而治之陶其性欲其爲大受之器也戒令教治兩者

燕義

不可平看全重存字修德學道正是存之之事庶子官專是存賓這道的功夫多然董之之法不嚴則國子征役太煩管轄太多不得優遊燕養於道德之中所以主之者止一太子及之者止於大禮大戒戒令雖是使之閑習禮戎之事亦是修德學道中存養的工夫之不可少者蓋禮與戎藝事之最大也

古者周天子設官分職有所爲庶子官者蓋爲政於公族以職掌其諸侯卿大夫庶子之卒者也職之維何掌其征役之戒令焉與其道德之教治焉別其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之等焉正其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之位焉自掌其戒令言之國子有五大之禮事正國子之所宜習其威儀者也庶子官則率國子而教於太子若祭祀喪紀賓客燕享惟太子命也

兵之戎事正國子之所當效其勤勞者也。庶子官則舉國子而授之以車甲，合之於卒伍之際，而置有司以統領之也。治之以軍旅之法，而嚴武事以整飭之也。此統之者太子也。司馬屬得而征之哉？以教治言之，凡國之政事，如力役土功之類，非禮事軍事比也。國子則存遊卒於學，使之正心修身，以修其德，格物致知，以學其道，不以小事分其心。庶幾無言蕪陶而道明德立，可以大有爲也。然既有以養之，而不有以考之，是作之無機矣。故春時合聚之於大學，以考其文藝之優劣，而爲之進退之。秋時合聚之於射宮，以考其武藝之高下，而爲之進退之。進者選其才而官使之，退者復使之修德學道，以待後語也。夫教治修則所以養之無事之日者，預戒令明，則所以責之有事之時者，重也。此庶子之官之職也。

諸侯燕禮

一節

在定位也。截不可作兩扇對。君立四句，以臣位言。君席五句，以君位言。君立作，以君身爲準，則使諸臣皆南面東上，遙相次以至於西也。君席作階一句，以設席言。君獨升立二句，以登席言。獨升者無從也。○愚云：總見尊君之義。下居主位，莫敢敵尊君，不必言矣。即上定諸臣之位，亦是尊君。正見唯君東南南嚮也。諸侯燕禮之義何如？以燕禮方行，君見臣之位次言之。君固立於東南矣。南向嚮卿，而卿立於君之側焉。大夫少進，而大夫立於卿之下矣。所以然者，以近君者爲貴，遠者爲賤。定諸臣之位，正見君之尊，而人人不敢通之也。以君之位言之，君設席於阼

階而不於西階，蓋以此席唯君爲主，居主位不嫌尊也。君獨升於席上，而西面特立者，蓋以諸臣不得爲賓，莫敢敵，以示無二大也。此可見燕以通情，而辨分未嘗不嚴也。

設賓主

一節

首二句總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下四句分言，所以設賓主者，有其義。合一節言，則明嫌以上燕禮設賓之義，所以嚴分賓入以下，燕禮有賓禮之義，所以通情。但微重通情，蓋前節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敵。又臨之以分，莫敢抗。禮爲疑，明嫌似臨之以分，而禮之，又處之以情，蓋席位嫌於太幾，賓主嫌於太峻，嚴以分，又通以情，斯爲燕禮之善。

燕義

三

主所以成賓主之禮也。君本爲主，而使宰夫爲之者，何？蓋以君尊臣莫敢與抗，賓主之禮，宰夫位卑而司膳，有主道，故設之爲主。示臣莫敢與君抗也。公卿本是賓，而設大夫爲之者，何？蓋公卿位尊，疑其近於君，而尊卑無辨也。大夫位卑，而遠於君，明其無逼上之嫌也。註以嫌疑，譚講未是。賓入中庭，君降一等，揖而進之者，何？蓋以分雖臣也，位則賓也，是君之尊禮乎賓也。○愚云：燕禮賓主自有賓主，獻主自有獻主，君皆不與獨賓入一節。君略假降一等之禮禮之，可見其尊嚴矣。

君舉於於

一節

此見燕禮君臣交拜之間，寓明良交泰之義也。臣下至君寧言臣禮之實也。禮無不各至，不相怨言。君禮之實也。和寧二句言

禮之所在即義之所在也。君所賜爵賜大夫士也。○愚謂此節只重大義二字。義曰大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者。燕禮之拜儀節耳。爲何說出這般大義來。禮介間無非勸勉文儆之意。且以見設立君臣無過明道。道民盡心立功兩件。是當爲事中之極重者。講當云國安君寧之寧。上下和親之和。此不過明禮之效耳。非其義也。唯一心立功以報君明道。道民以和。此乃君上臣下之義中之最大者也。但平日各自做各自的事。不得明燕時正君臣交會之日。情意浹洽之時。借拜之禮以明之。

諸侯之行燕禮。以宰夫爲獻主。以大夫爲賓。當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公取勝爵以屬賓。賓以旅屬於西階上。夫是之謂

燕義

四

君舉旅於賓也。及舉旅行屬之後。公復特取一爵以賜臣。夫是之謂君所賜爵也。當此二者之禮行。皆降西階之下。再拜稽首以謝之。公若辭之。則復升於西階之上。再拜稽首以成禮者。以明臣下之禮當如此也。舉旅再拜。君固答之。賜爵再拜。君亦答之者。以明君上之禮當如是也。拜君之爵。固所以明臣禮也。而臣禮何如。蓋言爲人臣下者。竭贊相之力。盡謀猷之能。以立功於國。則君必報之以爵祿。是以爲臣者。感恩圖報。而益受其勞。無不務竭其力。務盡其能。以共肯夫功業之成矣。由是事無不治。而四方無虞。一人有慶。國其有不安。而君其有不寧哉。君禮何如。蓋言爲人君上者。不橫征暴斂。以虛取乎下。必明田里農桑之正道。以道民。及大民道而足於衣食。有功矣。然後酌取其

什一之賦焉。由是稅飲供而用足於國。征求薄而財裕於民。是上之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有和親之意。而無怨尤之病矣。何和如之。夫上下和親。可以言和矣。實由於君盡上不虛取之禮所致。國安君寧。可以言寧矣。實由於臣盡竭力盡能之禮所致。是君臣盡禮。不爲和寧之本。而和寧非其用哉。即此可以觀義矣。夫君以養民爲責。則夫盡君禮而不廢於下者。見君道當然之義焉。臣以事君爲責。則夫盡臣禮而竭力盡能者。見臣道當然之義焉。且是義也。盡所以爲君臣之大節。而不可不明者也。皆自燕義之各拜。與再拜升拜者見之。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

席小卿

一節

燕義

五

此明燕飲有辨分之義。上三事分三平看。就位於下。以上設席有上下也。獻庶子以上。獻酬有先後也。等差以下。陳器有多寡也。以上俱不露各分字。末句方見正名定分之義。席位則貴者上而賤者下。分明於席上矣。獻酬則貴者先而賤者後。分明於獻酬矣。物器則貴者多而賤者少。分明於器具矣。獻君至庶子。言旅酢之序。蓋席位既定。旅酬方行也。旅酬數句全重。而后二字方見明貴賤意。四行酬字對作四比。而后獻庶子另詳。獻君卿大夫士庶子。皆宰夫爲主者酌酒以獻也。君舉旅君爲賓舉旅也。卿舉旅大夫舉旅士舉旅君爲卿大夫士舉旅也。首一句行酬是賓。以序酬衆賓也。下三箇行酬是卿大夫士。以序酢卿大夫士也。須知賓亦酬卿大夫。卿亦酬大夫士。獻與酬皆在西

階上每獻必以主人有主道也。君皆舉旅見君之尊與賓卿大夫士之情洽也。賓卿等行酬者臣榮君賜故以飲果人也。舉旅之禮賓卿用勝尊大夫士用奠。要記明註於賓卿曰酬於大夫士曰賜。尊卑之等也。按舉旅是舉旅之禮行酬是行旅酬之禮。舉旅固是君行酬却是賓。總謂君舉旅行酬者君舉旅於賓而使之行酬也。下倣此。酒知獻君是獻旅以酬賓。獻卿獻大夫獻士是獻君以酬卿大夫士。上言君而不言賓下言卿大夫而不言君。互文也。庶子位卑則但主又獻之君固不復舉旅賜爵而庶子亦不得行酬之禮矣。

燕義

六

卿也。士受獻於西階上。退立於阼階下。西面。庶子受獻於阼階上。亦退立於阼階下。是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夫席位既定之後適獻酬當舉之時。君之分至尊也。主人則酌酒以獻君。而君舉勝爵以酬賓。爲之賓者與侍宴群臣。旅酬於西階之上焉。廣君惠也。卿之尊次於君也。主人則酌酒以獻卿。而君舉勝爵以賜卿。爲卿者與侍宴群臣。旅酬於西階之上焉。推君恩也。獻卿既畢。主人之獻及於大夫矣。而君則舉奠解以賜之焉。大夫之所以旅酬者猶夫卿也。獻大夫既畢。主人之獻又及乎士矣。而君亦舉奠解以賜之焉。士之所以旅酬者猶大夫也。士成禮矣。以至庶子則阼階之上主人獻之而舉旅之禮不行。奠解之酒主人及之而行酬之儀不舉。豈得與賓卿大夫士並禮哉。祖

豆盛牲體薦羞者也。自君卿至於庶子皆有等差之不同焉。若是者寧止辨席之上下。獻之先後。祖豆牲體薦羞之多寡乎。其分之執尊而貴執卑而賤也。蓋了然于燕席之間矣。然則燕禮之行也有嚴以辨分之道焉。

燕義新裁卷之三十四終

燕義

七

聘義新裁卷之三十五

聘禮上公

一節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貴賤就君言重明其禮異上說如上公體尊禮物禮文隆重行禮之介非七人不足用次侯伯子男禮漸減介亦可少了

古者諸侯之國以邦好不可不通也而聘斯行焉聘禮之行必有介以爲之輔也是故上公之卿則七介焉侯伯之卿五介焉子男之卿三介焉不同者何益上公貴其介數獨多侯伯次之子男又次之故介數漸減者蓋因五等之君所行之禮不同故介數異明其貴賤所以明其禮數之異也

介紹而傳

一節

聘義

此節只重在介上君子指聘賓言所尊指主國之君言

聘賓將入大門之時主固有損以接賓賓必有介以傳命末介受命於末損而傳於次介上介受命於次介而傳於賓更相繼紹以傳主君之命何也蓋聘賓之視主君以爲彼雖主也實則君也我雖賓也分則臣也彼固吾之所尊者何敢正自相當以敵體抗禮乎故介紹而傳之是使主君得全其君道之體統而我純以君道尊之也非故主君之至乎

三讓而后

二節

此總叙聘禮敬讓之足以全交意各節截上節賓讓於主之道下節君使士至敬也主敬於賓之道敬讓二句總承故諸侯二句著其足以全交也○愚云所以相接還不專在敬讓還在致

敬讓的致字看出蓋在我之敬心於心無不極盡而又能以我之敬達到賓的心裡去賓之讓達到主心裡來方謂之致方是所以接的道理不然虛文虛禮豈便免得侵陵

方聘賓之初至也入門三辭陳摺之禮而后傳聘賓之命也三辭廟受之禮而后入廟門不敢徑行也三揖而后至階不敢先登也三讓而后升從主升階也此皆聘賓所以尊讓於主也主於聘賓之將至也既命使出迎於境矣又大夫束帛而勞於郊既拜迎於大門內廟受其命矣又北面拜貶拜君命之辱焉此皆主之所以致敬於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三揖三讓郊迎勞拜是君子之相接敬讓又是君子之所以相接益相接者禮也敬讓者心也敬讓是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

聘義

也侵主外言自此以侵彼陵主內言自下以陵上諸侯行聘賓主相接以敬讓則情意交孚分守以正故外而敵國不相侵內而尊卑而不相陵矣敬讓之效如此此君子必行之以敬讓與

卿爲上損

一節

首二句是行聘之時事君親禮賓以下是既聘之後事私面私觀此以賓言致饗餼至食燕又以主言卿爲上損至食燕是明賓客之義私面私觀見明君臣之義也○愚謂賓客君臣禮也何以日明義蓋禮到則重客尊君之義亦到故行禮正以明義又云公禮之隆所以明敬客之義私禮之厚所以明尊禮之義主之設賓以待客也有卿以爲之上損矣而又有大夫以爲之承損有士以爲之紹損焉聘事既畢君親執醴以禮其賓於是

爲賓者既私以已物而面見主國之臣又必私以已禮物覲見主國之君。簠以饋所以致其養也。賓介就館主君使卿以致之圭璋以聘所以通其信也。聘賓將去主君使卿以還之不但已也加以賄贈昭特賜也。而一食正饗燕無常數焉。若是者何蓋主君以聘賓在本國爲臣而來我國則客也故隆禮以待必明賓客之義聘賓以主之視我雖爲賓而我視之則君也故盡禮以尊之以明君臣之義賓主各盡其義則人道以群邦交以孚。

故天子制

三節

首句作冒下皆天子制之而使諸侯務焉者也相厲以行聘之禮節則不相侵陵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民乃作讓相厲以用財之盡禮則亦不相侵陵其效如此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愚云制字甚深養固制也然猶是上人要他如此直到自爲正務焉這制的工夫撓微。

故天子制

一節

愚謂看制字養字正字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是諸侯自養也註中看養字甚精其曰先王制禮以善養人于無事之際又云養其德意使之安于是而不憚故不安于偷惰而安于行禮不耻于相下而耻于無禮也要知聘問往來全是諸侯一團仁愛之意故曰德意且視此禮爲分內當行之事一有廢缺便以爲耻了你看以此制諸侯使之心悅誠服豈不是以善養人于無事之際首句作總比年至親屬之也申相厲以禮之實

天子制爲聘禮使諸侯行之也每年使下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相交以修其好相敬以全其交皆以禮自相勉勵也如使者行聘之時或有誤於禮節則主君弗親饗食之此正所以愧耻而勉厲之也是以爲諸侯者果能奉天子之制行聘問之禮而相厲以禮則敬讓行而交道成隣國有情以相親而侵侮之心消本國有義以相安而陵犯之志泯此天子養諸侯使之樂于有禮而以是爲薰陶耻于無禮而以是相激勵足以保天下而兵不用而諸侯者平常則有仁厚之德意臨時則修殷勤之禮文而正身安國之具以之也。

以圭璋聘

一節

之義也截上是兩釋聘禮之行有其義下是著聘禮之行能興民之真心也二重禮不同上重聘禮下重圭璋也作讓一心重禮而以利相讓也。

方其行聘之始以圭璋所以申信也於君用圭於夫人用璋而非若享禮之用璧琮東帛者何哉正以圭璋爲行禮之器而正聘爲至大之禮故用乎圭璋者以重禮而用之也及夫既聘之後賓之將歸也圭璋則還之而非如璧琮與帛之可受者何也以圭璋全乎禮璧琮近乎財故受之所以輕財也還之所以重禮也此聘禮之義也夫兩君行禮之會正下民觀化之時誠使爲諸侯者皆以財爲輕以禮爲重而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凡民之得於觀感者皆知達利而實心以務行其禮矣民其有不作讓哉。

主國待客

一節

此備陳主君盡禮待賓之義而因推其義之可貴也。主君待客作冒出入三積至無數皆待客之禮。盡之於禮者內有敬客心而外之禮足以稱其心也。制之正是以善養人于無事之祭謂禮足以陶銘人故謂之善務焉。即所謂不耻于相下而耻于無禮也。按出入三積者送往迎來皆三次饋也。其積用之物餼客於舍至皆有餼牢皆致於客舍之禮。又是三積之一也。言餼者舉其重也。五牢任一腥二醢二也。陳於內是天產作陽德。米三十車至承於外。地產作陰德也。食享為禮行之於朝所以訓恭儉。設有數燕享為惠。燕行於寢時賜送於館所以示慈惠。故無數夫餼牢陳矣。而加以品物之煩食享具矣。而申以燕賜之餼。

聘義

五

聘射之禮

一節

此見聘射大禮惟勇敢者能行之以成治而為可貴也。有義之謂勇敢。截上詳聘射之禮義。獨行於勇敢下推勇敢之可貴也。通節上截以勇敢作主。下截以賢勇敢作主。勇敢處却有一意。

先以行禮為主而并及於行義。貴勇敢亦有二意。先以行禮義為主而并及於戰勝。天下無事至盛德。又進一。夫見勇敢不憚行禮。可貴至於戰勝其可貴亦然。聖人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正此二意也。配人一段反言其配順治國安正言其效。總見勇敢強有力之可貴不在彼而在此也。用之禮義之用是君子自用。貴是聖王貴之。○愚謂此節只要明白強勇就是了。這強勇非是小可乃是平日直養的功夫到塞天地配道義的強勇。就是孔子的知仁勇孟子的浩然之氣所以用到行禮上去便能立出禮中之義來。曰立義則禮節中的妙道精義人倫之實理合於中正之則者自彼一段精神維持而彰明之為賢愚共由之理為古今之達道。天下一有事就把這立義之勇用到戰

聘義

六

勝上去戰勝即是立義的道理。無兩樣。蓋君子去征天下的暴慢不義正是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的處在。何也。我以明倫治世彼以逆倫稱亂。所以去戰他則戰勝豈不就是行禮豈不就立義。故總謂之盛德。德即立義到極底的地步。通節以立義二字作主。

聘射之禮節文甚多。蓋至大之禮也。何也。質明行事。日中禮成。非強有力之人不能勝之。其何以行是禮哉。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日暮人倦而不敢就安。其不敢飲不敢食不敢懈怠正以養此勇敢強有力以成此聘射之禮節。而有始有卒也。禮節既成人倫自著如為主為賓皆明其義為君為臣皆中其德。則以此禮節正其君臣諸父諸子皆修其好。

爲父爲子皆止其道則以此禮節親其父子兄弟之國教其和好上下之親尚其揖遜則以禮節和其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唯君子能行之則安人所難敬人所憚躬行實踐之無虧而禮節已成於外不謂之有行乎惟行也則變倫物則之顯設無不行而宜之所謂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也不謂之有義乎惟有義也則集義之功盡而德義之勇已得於自反常直之餘果敢之氣作其赴而義理之勇奮之盛所謂人倫之道惟強有力者行之也不謂之勇敢乎觀勇敢之謂而勇敢之所貴可知矣故所貴勇敢者不干其外體倫理之文者貴之也貴其能于倫中之義植其根柢而不墜維其真意而不衰耳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所立之義實見之行耳所貴於有行者

禮義

七

貴其以此禮之義成禮之節耳要而言之所貴於勇敢者以至大莫過於禮之節至精莫過於禮之義必有是浩然之氣然後能奮然立此禮之義于天下耳非貴其敢行禮義也哉先王之貴勇敢不但用之於行禮也天下無事則用之典禮倫常而體此立義之道天下有事則用之折衝禦侮而張此立義之威惟用之戰勝也則強者服而弱者懷天下無一人敢外於義誰其能敵之焉惟用之禮義也則親義彰而序別信播天下無一物不止其所其孰不順治焉夫外無敵而內順治則即文教武功之克修而知君子之由禮者純以熟聖神功化之極致而知君子之精義者深以粹浩然之氣完而盛養之徵見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蓋盛德本在無敵順治之先是平日能養強力勇敢之

氣但即此無敵順治而可見也是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者不惟以其能行禮義而又貴其能戰勝也蓋勇敢強有力不用之於禮義而用之於爭鬪則是亂人而刑罰之所誅也又奚足貴哉夫聖王之於勇敢惟用之於禮義戰勝而不用之於爭鬪如此則內有禮義之教民得順治於修文之日而國家享內變不起之安外有戰勝之威民得順治於偃武之日而外因內寧國家享外患不作之安矣此勇敢之所以可貴也則夫欲行聘射而尚治安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用之於禮義即用於君臣父子長幼間也順治即有親有義有序也

禮義

八

夫昔者

一節

昔者且下言君子比象德之人於玉之具溫潤至道也言君子所以比德於玉者以玉本有此德也溫潤等每上句皆以玉之節言仁也等方以玉之德言德本人之德但玉具之耳溫潤等單說玉之德未有比意至溫其如玉方見比也

試以玉之德言之是玉也溫和柔順玉之體也而膏澤見於外仁者寬裕溫柔而能愛物是玉具仁之德矣文理縝密無罅漏可尋體質堅剛非琢磨可磷縝密以栗也知者析理精微幹事真固是玉具智之德矣蘊有瑕而不傷乎物是不穢也義主裁制然亦合乎天理而不苟傷人是玉具方外之義德矣玉戴於首佩於身而若下隊禮者謙下自持是玉具卑抑之禮

得矣。玉之聲叩之清雅發越而悠長其終則澌然而絕止樂者始條理而並作和也終條理而齊止和而不流節也是玉具樂始終條理之德也。玉之疵曰瑕玉之美曰瑜瑕瑜不相掩皆見於外不遮避以欺人一忠之盡其心而不欺而不大美小惡也是玉具忠之德也。玉之精粹瑩潔而信渾厚端方而正且內之信正旁達於外信則真實無妄表裏如一。是玉具信之德也。此皆具在人之德也。以玉網緼之氣言之其精潔光彩如白虹之照耀天之氣見於白虹而玉之氣如之。是玉一天之所以爲天而玉具天之德矣。以玉之精神言之通於山而山輝藏於川而川媚是精神見於山川矣。地之精神見於山川而玉之精神見之。是玉一地之所以爲地而玉具地之德矣。是玉具天地之德也。行聘之時圭璋特達不加餘幣德足於已而無待於外所性上不吝添一物是玉一吾心之德矣。天下莫不貴或待價或利用天下後世皆知貴重之道率於性乃天下古今所共由也是玉一率性之道矣。是玉又具道德之全也。玉儉諸德之全如此。小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誦其如玉之詩正君子比德如玉也。惟玉以比德故君子貴之者貴其德也。豈以玉少瑕多之謂哉。貴之全在貴德上發揮按貴者貴而用之也。如用之朝廷宗廟無故不去身之意不可單指聘禮。

新裁卷之三十五終

喪服四制新裁卷之三十六

凡禮之大

一節

凡禮之大體至生也。泛言禮有由生而不可嘗夫禮吉凶至具矣。始重喪禮言正是申指禮所由生之實其示又是詳察四制中節制之義而末乃贊其備乎人道也。

先王之禮其散見于節目者不可勝言而統會之大體則有可求者。此果何從生也哉。彼天高地下而尊卑定禮之列尊卑以嚴天下之分者莫非體象乎天地者焉。四時錯行而往來見禮之尚往來以成天下之利者莫非體法乎四時者焉。幽則有陰陽吉凶殊矣。禮之有吉有凶者體皆準則乎陰陽之慘舒也。明則有人情隆殺辨矣。禮之或隆或殺者體皆依順乎人情之厚

喪服

薄也。此則法乎造化本乎人情而節文之所在莫不秩然其詳明矣。不謂之禮乎。凡此皆禮之大體而爲天下萬世所當尊信者也。彼從而管之者豈知禮之所由生乎。今以喪禮言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此何取也。取之陰陽也。生則陽明從吉死則陰暗從凶。所謂則陰陽者是矣。喪有四制變通隨時以從其宜。此何取也。取之四時也。時有四而變通成歲制有四而變通成禮。所謂法四時者是矣。四制之立有恩制有理制有節制有權制。此何取也。取之人情者本如是而後見之禮制者亦如是。所謂順人情者是矣。夫其所從生如此則人道豈有外於斯哉。吾知人性有仁而發之爲情則有恩。今喪以恩制者是即仁也。人性有義而發之爲情則有理。今喪以禮制者是即義也。人性有禮

而發之爲情則有節今喪以節制者是卽禮也人性有智而發之爲情則有權今喪以權制者是卽智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外乎所性之善而已故合仁義禮智而人之道已畢具于此矣喪之四制皆備之其義不至深遠哉

父母之喪

一節

此承上文言能盡三年之喪者可以知其人之賢與德夫三年之喪爲中制雖天子固不可廢矣而人之能盡此者豈不可以觀所養乎彼父母之喪以麻衣爲冠以繩爲冠之纓以管草爲屨三日食粥三月始沐此一節也期十三月而練冠二節也三年而大祥三節也終此三節乎是仁者也可以觀其愛蓋非仁則愛親之心不真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知者也可以觀其

喪服

二十

理蓋非知則察禮之心不明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是強者也
可以觀其志蓋非強則守禮之心不固而何以能終此三節也由是又有禮以治此三節而使過者不及者適于中則其不悖于權可知矣有義以正此三節而使可者否者合其宜則其不悖于恩可知矣是人也以爲子則事親之道無歎固可以謂之孝子矣若以之爲弟則以事親者事兄而所謂弟弟者此也以之而爲婦則以事親者事夫而所謂貞婦者此也孝子也弟弟也貞婦也不亦皆可以於此而察之乎卽此觀之喪禮之行其關於風教也豈淺淺哉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童汪之撰維岩字叔巖錢塘人其書但標舉題目詮發作法蓋鄉塾課本專爲制義而設者

檀弓原二卷

〔明〕姚應仁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檀弓原二

卷》提要

題檀弓原

檀弓一書大抵爲喪葬祭發也其味溫其辭文其所述動容周旋曲而中予私心嚮往者久之友人吳今生雅志經術丙寅暇日子合諸家疏義相與考訂間亦時出一得既卒業今生問名於予予曰其原乎蓋易有翼詩有傳予能述之議禮之家如聚訟作者往矣業無從面質又無可述非原文索義予將誰歸猶之寫照者然方圓大小故吾具在嫌其娘也而易以他貌卽妍非其質矣予妄意六

檀弓原序

一

經之質不可易也竟多與他貌不相似國工其謂我何

天啟六年丙寅秋姚應仁題於視履堂

檀弓原

新都姚應仁安之輯

友弟潘之淇爾瞻訂

門人吳懷古今生閱

上篇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

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

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

檀弓原上篇

舍其孫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

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

亦為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

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歿立適孫為後禮也

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為過禮之免以弔而

譏之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

人未居阼階下猶在鹵階下受其弔故弓弔畢而

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曰弓之問也猶尚

也亦猶擬議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

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為權或亦以

為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太王

傳位季歷之意與集說

應氏曰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

子明辨以示之訊知舍孫立子之為非乎

黃東發曰古者歿他邦無親則朋友為之袒免仲

子舍嫡孫立庶子檀弓譏其父兄不能正猶無親

檀弓原上篇

也故為之服以示其親而問焉

楊慎曰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趨自賓位趨也

禮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

主位有事在鹵階下賓亦弔於鹵階下小斂之後

尸出堂簾主人位在阼階下鹵面賓於東階下弔

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

之位初於鹵階下行譏弔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

右因伯子而發問焉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歿致喪

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

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
喪三年

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卽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
孔氏曰事師無犯同親之恩無隱同君之義

檀弓原

上篇

三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才浪反在鹵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營地宅成寢廟也吳今生日非寢廟也乃居寢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
孔氏曰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于防同又按晏子春秋景公成路

寢之臺逢于阿盆成逆後喪竝得附葬景公寢中

與此同也聽將喪入葬是大哭是細

應仁曰夙則同穴于未之前聞也周公以來始有之昔者舜葬于蒼梧則葬在蒼梧豈但三妃不之從且不奔喪惟延陵季子之於長子也亦然引其神氣之延陵而祀之其遺骨則藏傳之土可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

檀弓原

三篇

四

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

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

集說

應仁曰子上卽不爲父後子思亦不令其喪以非伋之妻則非上之母也蓋大義滅親確矣誰能違之哉孔氏喪出母遂自此寢又曰大白若辱曰汚惟大聖人能之見南子見公山佛附父子相隱皆汚也子思潔身者也安得非其母也而令其子之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

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吳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日拜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着地次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於地在前首下腰高如衡之

禮弓原

上篇

五

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取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是卽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後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後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

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趙君平曰顙而曰稽顙留於地也稽義明而後著地始實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密四尺孔子曰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去聲孔子泣胡天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泰山云其是防門方之天下東南西北四字便奇

禮弓原

上篇

六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爲壟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集說
應仁曰知墓而不墳則知古人不脩墓之意矣堅固莫如住宅墳重莫如宗廟壞則脩之舊則新之而獨不易墓不脩墓者何故
又曰孔子之沒然出涕也不脩墓故也脩則不涕矣蓋墓而不墳墳而不脩也歟欲速朽也化者之魂靈在廟矣祭則受福脩墓何爲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仁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反芳服醢

子路歾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聞使者之言

而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集說

長樂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子也有人弔焉而

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

應仁曰哭於中庭有人弔者拜之是禮也自孔子於子路始也子貢曰若喪子而無服是也禮非從天降地出焉至則禮生焉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

檀弓原 上篇

七

可

應仁曰禮有以義起者亦有以義止者如古不脩墓子思不喪出母曾子宿草不哭此皆以義止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句 凶則弗之忘矣故君子

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

屬也集說

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凶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

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

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祭宅廟

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

一朝之患也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而不

謹則有悔惟其誠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集說

應仁曰畢人子一生者孝之謂也三日三月三年終身無時而不親者孝子之心也忌日不樂終身之一事兩執是而可以概終身乎哉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上聲之衢人之見之者

檀弓原 上篇

八

皆以爲葬也其慎讀爲引也蓋殯也問於耶鄒曼萬

父甫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慎讀爲引何居應仁

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

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

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集說

應仁曰禮無殯於外者殺人之者皆謂孔子葬也而不知夫子自有別意殆借殯行之蓋慎重之思也後世因此慎之一字致使先人遺骨屢世不

克婦土聖人之誤人與人之誤聖人也今日有不爲堪輿家禍福所惑三月

即泉葬者吾必以爲知道

又曰夫子之慎也爲父求墓也今人之慎也爲子孫求福也嗚呼葬地而可以發福乎則古人之不

時藝也何故吾微卜地者十家九訟甚且益葬則發福之說悞之也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

禮仁曰鄰里休戚相關相喪歌殯薄之至也

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

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綏喪冠不綏蓋去飾也

集說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稷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翬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

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瓦棺始不衣薪也塋周或謂之土周塋者火之餘

檀弓原

上篇

九

燼蓋治土爲輓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

椁周人又爲飾棺之具蓋彌文矣牆柳衣也柳者

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

謂之牆翬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有畫爲黻者有

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集說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

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

斂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鄭氏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

此大事爲喪事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用玄黑類也

殷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白

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

色赤日出時亦赤騂騂馬白腹騂赤類

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

天下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

集說

長樂陳氏曰祭義云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故子路與祭質明而行事則

大事用日出者祭以朝之質明也斂亦如之故曰

檀弓原

二篇

十

大事斂用日出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杏斬之情饘旆粥之食自

天子達布幕衛也繆消幕魯也

穆公魯哀公曾孫曾子名申曾參之子有聲曰哭

無聲曰泣爲母齊爲父斬厚曰饘希曰粥幕覆棺

繆繆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所以自天子達若布

幕用布而已繆幕則有旂以參之者

集說

衛以布爲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綃爲幕蓋僭天子

之禮矣集說

應仁曰曾申不直言魯之非故借衛證魯欲得對君之體又曰數言而盡之情文

簡矣孟子對滕文公本此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

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

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

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此申生

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

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

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何行如之言行將

何往也○狐突申生之傳辭猶將去而造違蓋與

之永訣也說

疏曰註云伯氏狐突別氏者狐是總氏伯仲是兄

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

云叔氏其忌諸乎又此文云叔氏專以禮許人

是一人之身字則別爲氏也

應仁曰申生之孝純矣蓋智而純非愚而純者也其始末之無益也說者乃謂君必誅姬果其誅也申生言之早矣無益然事徒傷君心不智而不可爲也○又曰春秋爲亂賊而作有恭如此可幸無罪要之成而安父不足見其恭也勉伯氏出而圖君乃足以見其恭也

左傳曰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

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

國語云人謂申生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

可去而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

侯吾誰鄉而入吾聞之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

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

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

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

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誼好之殺父以

求利人人誼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

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

穀梁云里克謂世子曰人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

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頸而死

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為非禮特以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

檀弓原

上篇

三

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意若曰名為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為善矣

集說

應仁曰朝祥莫歌何其急也子路笑之笑其急也夫子曰人之不行三年喪者可笑行三年喪者無可笑也有子不既祥而絲屨組纓乎充由之志君子有終身之憂將子之十日而成笙歌者亦在由之笑中矣三年之久人已憚之而責之無已不愈速其時乎由非不善怨人也亦不善愛禮矣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責

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者為之大崩曰敗績公墮車而佐車授之綬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綬挽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闕而外圍人掌馬者及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

集說

檀弓原

上篇

七

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邪莊公之末卜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於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始述其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當時只是馬驚耳不預軍之勝負也○楊慎曰此說非也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此十字包指幾多意馬之驚之無勇而必死此而明又云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呂氏家曰
六夫之實
以加大夫
二字降然
風人之政
詞不虛切

戰無常形或有始敗終勝者如秦晉韓原之戰晉
將禽穆公以食馬者赴敵而反擒晉惠公乘丘之
事正符韓原宋師之敗豈非因縣卜二子赴敵之
故耶釋文因春秋所書與記不同遂去續字而東
萊過信之且馬驚敗不成文始敗績而終取勝春
秋止記其終而已兩無妨於義也
吳澄曰誅如今之祭文鄭玄以為謚非也
敗績非二子之辜歟敵實二子之勇豈以士之賤
而廢其守之善莊公以義起而誅之非過後世因

檀弓原

上篇

五

之不改則非故記其始

不知姓氏或曰用韓氏

應仁曰乘丘之役魯敗矣二子赴關則勝勇士一人雖入於九軍片為疆場歟而曠歲不收功者未

也又曰士成厥君報戰兩盡矣記音記此殆為疆場勸乎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

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

書至
是日死
生主留之
將曰華
之華不猶
金華乎

升華去華
而收至元
起於第一
節之說以
曾元曾申
據之說情
并曾子虛
而而不失
之之事

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
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者畫飾之美好晄者節目之平瑩簣簣也止使
童子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歎而噓氣之
聲曰童子再言也彼謂童子也
吳澄曰考之於禮寢簣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
貧者素質富者華美使曾子不易此簣而終亦可
今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意蓋曰禮制雖無違

檀弓原

上篇

六

戾然不若終於常時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

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時平時夜臥在燕

寢將終則必遷於正寢平時亦有女侍將終則一

切屏去而不使歟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

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簣至終則必易之

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簣也

應仁曰士大夫之簣無分華素則有分矣倫德之

共也後惡之大也華素之介豈小哉童子知之矣

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士大夫交際之禮安得

童子之言不謹子春之止曾元之不可變以其病

又曰當時蒙以養正故
每有聖功之童子
始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
如有求而弗得既葬
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吳澄曰充充滿闕填塞之意有窮如行而途窮前
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
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徬徨無依之貌如望人之
來而不至廓者寥廓情意不樂也
方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歟言
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

禮弓原 上篇

七

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
制禮略爲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
髮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魯僖公二十二年與邾人戰於升陘魯地也邾師

雖勝而久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釋云邾人

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

集說

吉時以纓緝髮凶則去纓而露其髻故謂之髻狐
貍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爲邾人所敗也髻不以

弔時家家有喪故髻而相弔也

集說

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
用禮者也唯其以禮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
所止故歟者之家喪弔之禮猶得行於其間升陘
以前未嘗無戰歟者得復以衣而不以矢臺貍以
前未嘗無戰歟而相弔者得弔以衰而不以髻復
以矢弔以髻則升陘臺貍必是殺人之甚自是而
遂以爲常則再失之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曰爾毋從從

禮弓原 上篇

六

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鄭氏曰縚孟僖子之子南宮括也字子容其妻孔

子兄女誨教爾汝也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太廣爾

語助

應仁曰先正云總束髮也以布爲之既束其

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

孔氏曰妻之姑夫之母也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

之作髻法期之髻稍輕毋得太高太廣如斬衰之

髻也既教以作髻又教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

教以用榛木爲笄其長一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

八寸按喪服吉筭長一尺二寸齊衰之筭皆長一尺降吉筭二寸也但筭或用櫛或用榛故夫子稱蓋以疑之喪服傳斬衰總長六寸此齊衰長八寸以二寸爲差也

孟獻子禪大感縣玄而不樂比界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禪祭名禪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禪故云中月而禪或云祥月之中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

檀弓原 上篇

十九

世也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集說

孔氏曰依禮禪祭暫縣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依禮禪祭後吉祭始復寢當時人禪祭之後則作樂未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禪暫縣其樂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應仁曰夫子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禪矣不樂何以曰加人一等曰聖人不苛求人以禮至於人之合禮者未嘗不數數善之固

維禮之深心亦造世之妙手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聲者曲調之聲也不成聲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應仁曰朝祥而暮歌者踰月斯善五日十日似乎尚未踰月也笙歌何居曰三年之喪爲人情之所憫久矣卽及門猶將短之可苛求乎斯舉也是以身爲標不厭急也

檀弓原 上篇

二十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方氏曰以絲爲屨之紃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紃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聖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應仁曰祥後可以彈琴笙歌何不可以絲屨組纓有子和爲貴者也或有此事

灰而不弔者三畏厭壓溺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灰者乎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灰者乎孝子舟而不游

其有溺而歿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

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歿於畏矣似難

專指戰陳無勇也

集說

應仁曰知畏戰則知溺矣楊氏謂不弔者乃不忍為弔詞至借屈原為喻此可為忠厚矣非記禮者意也且屈原之歿將與溺

者同乎哉方氏得之矣

又曰孝子不以父母之遺體行殆登高臨深皆平日所戒胡為乎厭溺此教孝之言也戰陳無勇不忠也亦不孝徒言厭溺

不言畏則孝而腐矣

禮弓原

上篇

主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吳澄曰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

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

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抑其過伯魚遂除

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徇其情之過而為禮則

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

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應仁曰有此不忍見朝祥而莫歌者能無笑乎夫子止其笑之心即除其不忍之心也○人有不忍何以除之曰可除而不除聖人之所忌也蓋天下有過於禮者固有不忍於禮者故聖人忌之○曰行道之人何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見

可除弗除無甚奇節不必為此過制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歿

正丘首

去聲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歿而遂葬於周

禮弓原

上篇

主

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歿而倍於此哉狐雖微隸

丘其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歿而猶

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

用心故以仁目之

集說

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

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應仁曰未必

律例是通行之禮矣設有不反葬者遂不得為仁人乎哉

應仁曰反葬非古也自齊之於周始也其用意原
君子取之要之枯骨不如精爽之可親也令當日
建祖廟於周奉五世之主而
合祀焉不猶愈於近葬哉

伯魚之母死期而獨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歿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

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

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應仁曰豈有制哭無制伯魚之母他氏之妻也故
可以無喪他氏之妻伯魚之母也故不能以無哭
夫子亦知哭之不可
已也其義正其詞厚

檀弓原 上篇

三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

蓋祔

楊用脩曰舜葬蒼梧三妃未從未祔之葬也謂祔

葬自周始然舜卒於鳴條蒼梧時在要荒之外事

未必然

又曰堯妻舜二女三妃亦無所考

應仁曰事未必然同矣但記葬者曰蒼梧正謂其
在要荒外也到虞夏上好禮骨上則爲鳥焉食下
則爲螻蟻食何必問葬服內外乎有相者因而有
殉者有厚葬者因而有發塚者以是知古人之治
葬以薄爲道
應深遠矣

曾子之喪浴於櫛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櫛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

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

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

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出集

應仁曰儉抑曾子之素也何以知之於其取晏子
之不盈知之者童下之言入適投其素志也故
瞿然呼謂櫛室之舉與易簀同意則
可謂因易簀而矯之以謙儉則不可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檀弓原 上篇

三

楊用脩曰業樂簫也

應仁曰簫音巨縣樂之器也誦者
何誦詩也樂不必縣詩可誦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

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歿則漸盡無餘之

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羣

物同朽腐故曰死

集說

廣安游氏曰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之所以學

於周公觀子張曾子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

於孔子

應仁曰聖門諸賢子張最幼其千祿間達皆少年事自得夫子爐錘後鞭辟近裏有日異而歲不同者故公明儀出於其門而申祥能世其學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平聲

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於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度閣上其餘脯醢為奠也集說

應仁曰使神有所依慎終者慎此而已此接續命脈之關也衣衾棺槨必誠必信去命脈何啻千里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檀弓原 上篇

三

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為之位

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中之禮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集說

馬氏曰凡哭必為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為位者所

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

婦人有相為姊妹之義而不取以已之無服先之

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

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

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必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

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

異於嫂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

應仁曰申祥魯之達於禮者其哭言思也亦猶子思之為位非謂婦人倡踊也叔嫂妻昆弟無服尚小功乎

檀弓原 上篇

三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直縫者辟積襴少故一一前後直縫

之衡橫也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禪而并

橫縫之

長樂黃氏曰古禮喪冠直縫吉冠橫縫而衰世喪

冠亦皆橫縫失禮無別故歎之曰喪冠之反吉非

占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

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跛乘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三制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集說

楊用脩曰子思以曾子為難繼故以禮抑之

應仁曰曾子呼子思將與之言禮意而子思則與曾子言禮節其殺世維禮則均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反他外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

檀弓原 上篇

主

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友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集說

應仁曰曾子從心不從迹其議禮也心所不安輒以義起當統而論之言游之於禮也辨子思之於禮也正曾子之於禮也合倘惟辨正而不合則非禮之禮出矣然而合未易言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江陵項氏曰攝代也

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先代以束帛乘馬而行禮以冉氏之物而欲將孔氏之誠故孔子謂徒使我

不誠於伯高夫禮所以副忠信也十箇為束每束

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各

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

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

集說

應仁曰禮以誠為本書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也夫子未役志於束帛乘馬而我攝將之可謂享乎樂以玉帛云禮朋情友誼安在哉

伯高歿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烏乎哭諸兄弟

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

檀弓原 上篇

天

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

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

之主曰為去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歿曰赴與訃同已大也集說

楊用脩曰廟祖父所在兄弟祖父之遺體故哭於

廟父之同志於廟門外由父推之也寢我所安師

成我者也故哭於寢朋友於寢門外由師推之也

所知者泛交故哭於野子高親非兄弟分非師友

情又不止於所知原其由子貢而來見故以義起而哭於子貢之家使子貢爲之主且教以爲爾而哭者拜之爲伯高而哭者勿拜異於喪之正主也

應仁曰哭於賜氏原無此禮此夫子以義起者也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亦以義起者也

方氏曰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

石梁王氏曰爲爾哭也來者一句

檀弓原

上篇

无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

以爲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

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與

集說

應仁曰記禮者曰我所識謂夫無疾而飲酒食肉者也疾作猶然茹淡不幾於減性乎噫未可爲拘

儒道也

又曰曾子飲酒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蓋幾於滅性矣乃居喪飲酒食肉竟自曾子發之是豈固於禮者哉彼其水漿七日不入口也彼不自知其至此也此之謂自致

子夏喪

平聲

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

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鹵河之上使鹵河之民疑女於

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

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去聲羣而索反

以哭甚故喪明也洙泗魯二水名鹵河子夏所居

檀弓原

上篇

无

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

集說

應仁曰疑汝於夫子疑子夏於夫子也非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也子夏不推本其所自出而以夫

子爲已有也故

又曰鹵河之舉曾子不滿子夏久矣至此遂切齒言之要之子夏非有心怠夫子也以師道自任

遂不覺有此失也

又曰曾子所責於子夏者一師一父人所難言尤人所難受微聖門高第則子夏將終身不能釋然

於曾子矣今也一貴之一受之人品不並光日月哉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

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

夜而居外似有喪

集說

楊用脩曰惟居喪廬於中門之外晝夜在外惟致

齋不接外物與寢疾晝夜居內

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兼寇戎災禍之憂

應氏曰致齊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深處

於突與之內耳

應氏曰內外之防不可越也故致齊者領其大意可矣

檀弓原

上篇

三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

以為難

集說 子皋名柴孔子弟子

應仁曰泣血者心也孝子之涕其親也點滴皆心皆心即皆血也而謂涕無聲乎視子皋亦太淺矣

疏曰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

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

以服勤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

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

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於一猶可以識之

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應仁曰如不以服勤則知不以邊坐矣不邊坐尊席而坐也豈曰長傲重齊衰也

又曰祖之必去冠也尊冠也衰之不邊坐也尊衰也

也作日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儼然莊憂服

則服之不可衰明矣

又曰人功且不服勤泥齊衰乎然則齊衰三年非惟

勤可也

檀弓原

上篇

三

晚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

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

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為服

馬兩傍各一馬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

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

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

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此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

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

集說

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應仁曰門人之喪非僞館人比也夫子視及門猶子父也而說驂於子母乃已疏乎

孔子往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志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鄭氏曰慕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在彼不知親與已俱還否也虞虞祭以安神

檀弓原

二篇

重

應仁曰如慕如疑喪之真種子盡此矣法者法其真爾速反而虞賜之見猶未離乎迹哉又曰速反而虞夫子難說其不然但去疑慕之精神遠矣只云我未之能行于貢當深思而自得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集說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傷感之情也

嚴陵方氏曰吉之先見者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以獻吉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

左

鄭氏曰喪尚右右陰也

張子曰拱而尚右叉手以右手在上也

應仁曰姊之喪猶然尚右則自姊而上者其尚右可知門人何以不聞以是知喪禮之晦非一朝夕故矣或曰是禮也孔子起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上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

檀弓原

上篇

重

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兩楹之間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爲衆山所仰梁木爲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爲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

階以為主猶在兩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之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其將來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集說

檀弓原

上篇

三

一案曾子啟手啟足今而後自知其免於戰兢也是即消搖之遺案也又曰在昨主而不賓賓主夾將賓之矣而不忍遽也則人竟賓之何居蓋祓於廟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至於殯勢不得不往客位矣然曰則猶賓之若見在觀尚在兩階是賓而需之非賓而外也之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無服師之禮故疑所服子貢以夫子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定為心喪三年

應仁曰子貢之論確矣然以後章經而出及案室於殯場推之恐終不能無服也孔子何師也而可以無服乎哉心喪三年為後之喪師者律例可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將置翣設披披義周反也設崇殷也綱綱練設旒反夏小夏也

公西氏赤名字子華孔子弟子也

集說

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極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

檀弓原

上篇

一

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綱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

吳澄曰飾棺二字目下三者牆一也置翣二也設披三也

鄭氏曰牆柳衣牆之障柅如垣牆障家翣以布衣木如攝○孔氏曰攝是漢時之扇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之攝

詩簾業維樅疏云懸鐘磬之處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練素錦也縹布廣終幅長八尺

旒之制也

集說

應仁曰雖云禮備三代其實止飾棺旌旗二事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褚不得爲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蚺蜺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

檀弓原 上篇

卷

應仁曰公明儀子張弟子其平居自負以文王爲師則弟子儀者亦甚不易矣今而北面子張張果何人也邪學者猶然執前日干祿之見目張失張何啻千里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詩占枕聲于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

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

君命而使去聲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苦草干盾魁猶首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

楊慎本

父母之仇常若居喪誓不俱生昆弟之仇衛君命

則不鬪從父昆弟之仇則陪從其主人情有重輕也

楊慎本

應仁曰不反兵而鬪者奮不顧身有進無退也子弟之鬪狠者危父母無血性者忘父母其不孝均也○又曰父仇不與共天下非所論於父之君也子胥之父兄忠於楚而見戮傷已爲子胥者入楚謂室正無極之罪爲謗邪豎無極死起其屍而鞭之可也鞭平王焉過矣或曰平王鞭屍左氏不載疑好事者爲之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楊用脩曰雖出外亦首經門人於孔子然也若常禮惟羣居則經出外則否舉常禮以明聖門之加

檀弓原 上篇

卷

厚也

易墓非古也

應仁曰易治也

又曰治墓一節今人處厚不若古人之薄亦禮之以義起者也要之古人重廟故輕墓骸則欲其速朽生於土還於土焉止矣神則欲其久安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此夫子反本之論寧儉寧戚之意也

集說

此章隱括盡矣

又曰顏丁章及夫子觀衛送葬章正惟其哀不惟其禮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去聲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反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上聲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劉氏曰負夏衛地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

檀弓原

上篇

三九

已祖奠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歿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爲之暫反也亦事歿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故從者問之而曾子荅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爲不可復反越宿乎疏謂其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荅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

應仁曰池柳車柩將行則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所謂填也是時柩已離次矣推而反之重曾子之來弔也降婦人者柩升而婦人不與之俱升避弔客也行禮者行弔也

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

也時尸在鹵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在鹵階矣掘埵於鹵階之上埵陳也謂陳尸於坎也置棺於埵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啟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

檀弓原

上篇

罕

說集

應氏曰曾子雖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柩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

應仁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言主人因我多此一舉事也君子謂是役也多之一字當矣果其不可反也夫豈不義而曾子行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禴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

曰夫扶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方氏曰夫夫上語詞下丈夫之夫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

檀弓原

上篇

聖

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歿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應仁曰曾子真人也得禮之意而不習禮之文者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即當主人未變服前其忍於裼裘乎哉遽云吾過以言乎虛受可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現予上之琴和去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

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

鄭氏曰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禮

孔氏曰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異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去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

檀弓原

上篇

聖

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的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牡麻經

以雄麻爲經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甲服弔服之經兩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經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爲之服殷辭者辭其服也次言殷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

集說

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竝皆北向

檀弓原

上篇

聖一

馬氏曰死喪之威致哀戚者唯兄弟而已若朋友死在他邦而無宗族兄弟乃得施親親之恩相爲袒免檀弓之免子游之麻經皆非在他邦者也而其服有過焉以爲仲子之舍孫惠子之立庶而父兄不能正是猶無親也檀弓子游雖有朋友之道欲正而不可得故重爲之服所以視其親言惟親則有可正之恩就臣之位所以視其臣言惟臣則有可正之義

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虎者

蘭之適子

楊慎本

孔氏曰衛靈公生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彌牟是木之字○吳澄曰文子名木今日彌牟二字反切則爲木彼實稱爲木而聽者若爲彌牟云爾將軍文子之喪旣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去聲

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廟者神

檀弓原

上篇

聖一

主之所往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

集說

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於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善中乎亾於禮者之禮則善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歿謚周道也

朱子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甫仲某甫三字五十卽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

吳澄曰冠而字少者但稱其字如顏淵宰我言游之類稍尊則字上加以其次如伯牛仲弓季路之類耆艾而益尊則下去其字止稱其次如單伯管仲之類所謂五十以伯仲者此也字下又加甫字如詩言仲山甫此極其尊敬之稱周道也

禮弓原

上篇

聖

疏曰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歿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類是也周則歿後別立謚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

集說

朱子曰首經大一搯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

經帶象革帶一頭有彊子以一頭穿於中而束之

中雷而浴毀竈以綴

抽

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

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疏曰中雷室中也歿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歿人令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甃連綴歿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又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鹵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鹵邊當所

禮弓原

上篇

聖

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

應仁曰學者行之衆人未必行也應制如殷道從衆可也

子柳之母歿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用乎謂無其財也鄭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布錢也不家於喪惡因歿者而爲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集說

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以賻布之餘具

檀弓原

上篇

聖

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應仁曰喪可以無具弟不可以無母倡粥之說者無人心者也具祭器似矣然而非禮也因禮之所禁而班貧善行仁者莫如子柳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歿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方氏曰軍師以勝爲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爲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爲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爲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歿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

於其位而已

應仁曰彼且爲我歿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亡存今之人寡廉鮮恥平居好謀事及事失而已又不執其咎是以敗

危爲害也疆場之振其何日之有又曰愛其歿勿謀可也知小而謀大是誰之尤姜太公張子房任者而我任之可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

也歿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反請

前吳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爲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與之言也

檀弓原

土篇

哭

應仁曰公叔文子衛大夫以不取見稱者也樂哉斯丘與伯玉請前皆一時觸境之言後人何執者也

又曰兩大夫皆達生者也後之得其趣者或寡矣

弁人有其母歿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楊用脩曰孺子泣言如嬰兒之失母哭無休也三

字形容且盡且省過哀難繼故聖人制爲哭踊之節

應仁曰孺子泣與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月總之難爲繼者也然而真情所發雖欲節之而無從者

若樂正子春之五
則多事矣可節矣
又曰哭踊有節非慮夫過情者而節之慮夫不及
情者而節之也蓋禮必節其過者而後可引不及
者此聖人之深意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句袒句
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於房婦人盥於室
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
之前主人爲將奉尸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
出尸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

檀弓原 上篇

聖

知禮之言爲咍之也集說

應仁曰舉者舉尸也舉尸者出戶既出戶矣方袒
且投其冠括髮玩一且字與重言出戶記者描寫
武叔舒緩不經之狀如畫

扶君卜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應仁曰君疾用卜人扶右者以其通於神明也奈
何易卜爲僕應氏謂卜人爲卜筮之人得其義矣
又曰卜射表不難可以扶疾而且
可以祐疾嗚呼精義之晦也久矣
又曰射以觀德序賢其來尚矣
用射人師爲其德也爲其賢也

朱子云後世僕射官名用此義也或以射音夜誤
矣○應仁曰後之示說襲舛殆不止一夜也釋經
者不必求其羽翼也但不擅易經文字面受

賜多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扶人相爲去聲服君子未之
言也或曰同爨總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
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特偶有甥至外
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
或人爲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
已而極禮之變焉耳集說

應仁曰或人其知道乎
非同爨也徑可不總矣

檀弓原 上篇

平

喪事欲其縱縱總爾吉事欲其折折提爾故喪事雖
遠其據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息故騷騷爾則野鼎鼎
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

縱縱戒其遽而放之舒也折折懲其緩而約之疾
也陵躐也止容止之止詳緩之意也騷騷太疾鼎
鼎太舒猶疾舒之中楊用脩本

應仁曰語云太剛則
折折之爲義急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然六十歲制七十時

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儲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
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爲之所謂絞紵衾帽

集說

必預也
應仁曰不忍具而曰恥具始身自爲也若后
木者是矣然棺非一日二日可爲肩恥具之君子

又曰恥者何心以速朽之
具而重視之恥其愚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
也蓋退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
之者也

檀弓原

上篇

圭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爲可親故引
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爲
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爲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
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
受我者服爲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爲之杖
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爲皆降一等也
楊用脩曰唐通典載魏徵議請嫂叔小功五月服
制可程氏曰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
服者

應仁曰其引也必有所以進恩也其退也必有所
以遠義也知恩知義而後可與定律而後可與議
禮然進者有時可退退者有時可進至
姑姊妹之薄也則百世不易之道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仁曰此何側也食
不下咽而忍飽乎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
曰吾父歿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
弔焉

其徒門弟子也次其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
人鹵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

檀弓原

上篇

圭

也集說

楊用脩曰客之徒不敢發喪於人館曾子使反哭
於館而弔之者以館主人自任也

孔子曰之歿而致歿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歿而致

生之不知聲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

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

而無簣筭虞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應仁曰之往也歿去之詞也因其
其歿去而歿去之曰致近於忍
又曰葬之器可無設也人子不忍歿其親姑爲是
不器之器以神明之已屬多事矣況從而實之乎

此狗人之漸也

劉氏曰先王爲明器以送歿者竹器則無縻緣而不成其用木則樸而不成其雕琢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竿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奠虞不可擊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楊用脩曰竹籩簋之屬古注味當作沫沫覲也謂洗面蓋謂瓦盆不可洗面也愚按瓦陶器也不成味不可盛飲食也恐不必改字無奠虞不縣也橫

檀弓原

上篇

至

曰奠直曰虞

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水曰明水火曰明火燹

曰明燹燹曰明燹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

喪去聲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

欲速貧歟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

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

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

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

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

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歟不如速朽之愈也

歟之欲速朽爲去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

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

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

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

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集說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

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應仁曰非求復位也求免禍也獨者吾推疎濶於人情故至此今懲之南宮之貨南宮之白圭也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也四寸

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

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與集說
應仁曰問喪而夫子答之與居宋何涉乃曰有爲之言有子子游亦多事矣又曰速貧節也速朽達也節也

又曰夫子制於中都而不若仲鯉之爲確也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由有充其言不幾爲癡狂侍人焉矢
乎蓋欲明聖人之不爲已
甚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
又曰夫子本意一轉於子游猶可言也再轉於有
若不可言矣二子故有見或以死夫已甚者及
以天下儉其親者要
之非聖人本懷也

方希古曰孔子之欲仕非爲富也爲行道也致美
於棺槨非爲不朽也爲廣孝也欲富而矜且趨以
求利於蠻夷之國曾謂孔子若是乎欲全其既歿
之軀而因以爲民制孔子何取乎

陳莊子歿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穆公召縣玄子而

檀弓原 上篇

至

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境雖欲哭
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
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
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
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歿莊
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略其赴縣子名知
禮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脰爲束問遺也爲人臣者
無外交不敢貳於君也故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

竟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
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集說

應仁曰夫子哭伯高曰夫山鳴也見我吾哭諸賜
氏魯之哭陳伯猶行伯高之道也雖然異廟哭之
亦所以尊國體

又曰禮時爲大縣子知之矣不然
者生今反古鮮不以禮禍人國者

又曰知禮者可以爲國手
子以之經生卽是國手

又曰禮時爲大知古今二字則知時矣意爲
本知愛喪二字則知意矣議禮至此止矣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

檀弓原 上篇

至

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
古之人胡爲而歿其親乎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歿者
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
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
亦不以爲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
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
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
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

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

集說

應仁曰用祭器非也兼用之亦非也惟明器得之但用明器者爲不仁也故神明之何云示民無知乎是忍於其親也失明器之意矣

公叔木

反式樹

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歿問於子游子游

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歿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母異父者禮經無文

檀弓原

上篇

堯

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答狄儀而記者云因狄儀此問而

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

集說

應仁曰異父之昆弟可無服也同居者爲之服總麻三月足矣齊衰大功子未之前聞也

又曰此禮室質之子思向游夏而問之有定論乎

子思之母歿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集說

應仁曰子思之喪出母大槩以薄爲道何以知之於吾何慎哉一句知之特不便於明言曰爲先君之妻也者是爲伋也母然而

不喪出母已決於此時矣又曰有其禮可行矣既曰無財有其財可行矣又曰無時則子思之意可知已

又曰子思之時何時哉變禮之時也

又曰伯魚之母出母也子思之母嫁母也爲子思者心曲蓋難言矣近世惟廣安游氏得其旨

廣安游氏曰爲嫁母服此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爲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所不備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

檀弓原

上篇

堯

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爲禽犢懷母不懷父君子惡之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爲母絕於父其尊統于父所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厚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禽犢之道謹於禮者之所畏也然後世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加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絕其母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薄寧過乎

厚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爲心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

爲法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縣子名瑣集說

疏曰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

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

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

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

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

檀弓原 上篇

堯

滕國之伯名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

叔父也又爲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

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

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

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

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

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

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

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

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應仁曰縣子當降服之日而思古者不降之禮其

寄意也不亦遠乎雖然周公非好貴貴也時也周

公八百年之天下貴貴維之欲仍古人

親長之舊而不可得矣故曰禮時爲大

又曰周雖貴貴實親親爲本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總自追王上祀一念推之亦猶行古之道也

檀弓原 上篇

卒

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預

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

應仁曰成子高擇不食之地而葬后木思外內易

而棺一見其左一見其右某也涼德不敢當后木

於子高爲空

又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爲父母言之也我死

則亦然是身自爲矣不幾發縣子之一笑乎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始死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揆齒

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

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不欲人褻之也故
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
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
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集說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鹵方斂斯席矣
小斂之奠在鹵方魯禮之未失也
疏曰曾子云小斂於鹵方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設
奠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鹵方是魯人行
禮末世失其義也

檀弓原

二篇

空

應仁曰按儀禮布席於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
在小斂之前則是始歿餘間之奠無席小斂之奠
有席也魯禮之失失在鹵方非失在席也雖然於
東方求生氣也復之後乃小斂生氣無可求矣不
如鹵方之爲安如果失也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鹵陰方於棲神爲室
縣子曰綌去逆衰總歲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麓而卻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
之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總爲
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應仁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以綌爲衰不當
物矣故縣子辨之雖然不備愈於今之內衣層層
統綌者乎詩曰衣錦尚
絺綱幸今之孝子有焉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應仁曰歿有滅義一哭一呼滅或者出於哀歿之
心然而有此禮乎故子羔野之說者謂滅爲子蒲
名恐屬
無據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去聲以爲沽古也

疏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宜須人

相導而杜橋家母歿宮中不立相侍

應仁曰按文索義沽賣也以爲賣之
也者謂之之詞也非賣也何以無相

吳自孝曰宮中無相意在省費故記禮者以沽謂
之

檀弓原

上篇

空

夫子曰始歿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
不以弔

楊用脩曰始歿即易去吉服不特喪者易之弔者

亦所不服

應仁曰以此觀之襲裘而弔者是耶非
耶即口主人未易服襲裘未獲罪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凶如字子游曰有無

惡烏乎齊去聲夫子曰有毋過禮苟凶矣斂首足形還

葬縣玄棺而封寔人豈有非之者哉

應仁曰有無之數參差不齊無過禮有斯齊矣其
政也適形其歸土也縣棺而封無至此亦無以加

矣齊

又曰還送也送葬歸土之說也

楊用脩曰縣棺謂不設碑綽手縣而下之封者復土以閉瘞之名不必改爲窆字

司士賁奔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歿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於牀上也飯舍之後遷尸於

檀弓原

上篇

奎

襲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襲矣司士知禮而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荅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也汰矜大也言凡有諸問禮事者當據禮荅之游子游專輒許諾則如禮自

集說

已出矣是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應仁曰諾之一字未易以許人古人之戒自矜也如此汝其識之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般人全用祭器

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

集說

應仁曰示民無知不仁而不可爲也實之不知而不可爲也

又曰不知何傷因不知殆於用殉則不知醢成不仁君子念之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楊用脩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其家臣集說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馯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歸還四方

檀弓原

上篇

奎

應仁曰旅衆也旅歸四布盡散還四方也或曰旅下士

長樂陳氏曰知歿者贈知生者賻賻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已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已則啟天下家

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已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

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已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善也

讀賻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楊用脩曰以利冒歿曰賻

臨川吳氏曰按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賔賔賔其時賔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賔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史讀賔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於神也蓋古者但有賔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應仁曰饋奠重於車馬故再告要之生前車馬不拜於後何取於再告此一讀也與其今也寧古

成子高寢疾慶遺去聲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

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

檀弓原

上篇

奎

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遺慶封之族大

病疾也諱之之詞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土集說

應仁曰自中而後久不聞此語矣其實達廟墓之故明魂魄之道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

食行若旦爾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行爾和適之貌此章

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何夫子曰字舊說謂

記者之略亦或闕文與又否則問當作聞集說

應仁曰古之時人君子視其民考其視其君三年喪義也實情也叔世民散久矣猶復以三年喪責之民誰與我況君之妻君之母視君又有間矣居其喪者勉而爲痛情也乎哉居處言語飲食行爾雖微于天下其誠易之大小子不答難答也亦以爲是固然不必答也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應仁曰魯論言朋友此言賓客賓客則疏於朋友矣然既館於我殯復奚辭欲其無殯館如毋館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

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

檀弓原

上篇

奎

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也

集說

方氏曰壤言封土以爲墳樹言種木以爲表

馬氏曰周官家人用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

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

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而國子

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應仁曰葬之失其義也久矣當以國子高爲正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聲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

人之葬人與葬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坊者矣見若覆方反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謙辭也又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

檀弓原

上篇

卷

築土爲墳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繫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一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卽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

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詞亦謙不敢質言也集說

應仁曰微夫子之志則葬法隱矣葬之尚薄也獨國子高然乎哉

婦人不葛帶

楊用脩曰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帶婦人質所重在要帶故不易用葛帶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爲首經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人

檀弓原

上篇

卷

除帶婦人輕首重腰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爲葛與男子同集說

有薦新如朔奠

楊用脩曰薦時物之新如月朔之奠重之也

金華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歿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亦如之謂男女各卽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

集說曰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

既葬各以其服除

曰既葬不待卒哭也各以其服者自總麻而上隨其輕重而變也○應仁

池視重千雷

池者柳車之池重雷者屋之承雷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雷入木中又從木中雷於地故爲重雷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灰時柳車亦象之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承鼈甲

檀弓原 上篇

充

名池天子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侯三去後一面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各視生時之重雷

疏本

君卽位而爲裨僻歲一漆之藏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卽位卽造爲親尸之棺蓋地棺也漆之堅強甃甃然故名裨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不欲令人見故藏之

方氏曰裨卽所謂櫬也

復楔音齒綴拙足飯上設飾帷堂竝作父兄命赴者

始灰招魂之後用角柶挂尸之齒令開得飯舍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實米與貝於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爲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竝起故云竝作也儀禮亦總見一圖集說

應仁曰命赴舍上爲七事是時也孝子哀痛昏迷故父兄任之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天子之郭門曰皋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卽天子

檀弓原 上篇

丰

皋門是庫門者郭門也集說

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鹵廂曰廟無東鹵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

應仁曰祖也宗也四封也君之精神在焉故於寢祖門郊乎復之若與祖宗不相闕置四境於不問則其所熱習宮牆內地而已矣求之於此不亦誣乎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楊用脩曰剝猶保喪祭必巾覆之不暴露者謂祭肉易受塵垢脯醢則否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應仁曰古者棺合衆材爲之布材梓材也

材爲梓之木也布者分別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卽治此事禮獻材於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集說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集說 逮日及日之未落也

禮弓原

上篇

圭

應仁曰日陽也人尚陽鬼尚陰莫必逮日不忍成其親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應仁曰哭之道反道也哭之不已成者有知能無反乎哭之時義大矣

又曰未殯哭不絕聲故曰無時

又曰馬氏謂哭者聲也聲爲陽所以能使魂氣之反方氏謂哭者所以求其反兩者皆得之而馬氏

永較

練練衣黃裏練七絹緣去聲葛要平聲經繩屨無絢角瑱

反吐練

鹿裘衡橫反長句祛句祛句楊之可也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

練衣者以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裏之緣也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經

純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薙薦屨小祥

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絢謂無屨頭飾也

集說

朱子曰菅屨疏屨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

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着者

○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耳君

禮弓原

上篇

圭

用玉爲之初喪哀迷中耳無聞目無見也故不用

瑱小祥後哀殺則能有聞矣不可以無瑱也故用

角爲之

合集說馬氏二家爲一

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

同用鹿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

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大者又長之又設其祛也祛

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裘後凶質未有祛衣小祥

後漸向吉故加祛可也

今按祛者袖口也此所謂祛則是以他物爲袖口

之緣既祛以爲飾故楊之可也集說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

故雖總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

非兄弟則雖近不往集說

應仁曰重兄弟亦所以重親也然者雖近不往

楊用脩曰所識平生識知往來之人今若身歿者

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歿者之舊恩也

檀弓原 上篇 吉

應仁曰兄弟之義如此其重也未有交其人而外其兄弟者

天子之棺四重平聲水兕似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移

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

爲一重柅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卽前章所謂裨也

梓木棺二一爲屬棺一爲大棺柅棺之外有屬棺

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

四方悉周而也惟梓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橫三衽每束一

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

道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中央小漢時呼爲

小要不言何物爲之其亦水平衣之縫合處曰衽

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

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集說 柏梓以端長去聲六尺

柏梓以端者用柏材作梓並葺端頭從下壘上木

頭相向作四阿也長六尺者其木每段長六尺也

檀弓原 上篇 吉

集說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爲去聲之不以樂食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紵衣本土之

祭服爵弁卽韋弁色如爵也紵衣絲衣也集說

應仁曰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麻則經非衍也謂天子至尊服麻不加於身又謂不見尸柩不弔皆

不達君臣之義者也

又曰諸侯赴至天子若親哭之則爵弁經緇衣若使人哭之亦爲之不樂食所以致哀如親哭之誠也

天子之殯也敢才官反塗龍輅以棹加斧于棹上畢

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曰敢叢也敢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輅殯時用輅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棹者此叢木者象棹之形也

按敢塗龍輅是輅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輅車而殯

棺也

集說

應仁曰加斧于棹上者繡衣爲斧文加於棹上也此覆棹之衣

楊用脩曰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

禮弓原 上篇

圭

盡塗之天子之殯如此

唯天子之喪有別彼列姓而哭反

應仁曰別姓而哭衆姓並至使姓各爲位以哭唯天子有之諸侯則否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去聲予位焉嗚呼

哀哉尼父

集說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畱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

山陰陸氏曰左傳所錄有屏余一人之語今記脩

之如此

應仁曰稱孔丘者君臣之辭記者謹之尼父魯哀公自稱也

國公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干葉反冠哭於大廟

三日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

土社也

集說

應氏曰哭於太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蝕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禮弓原 上篇

圭

孔子惡野哭者

應仁曰苟簡車率曰野如委巷之禮及辟途臺宮之類是也若哭者呼戚又當別論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應仁曰稅車馬以贈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恆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爲畢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集說

疏曰祥大祥也編謂編冠大祥日着之

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爲母有所屈故喪三年以爲極止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也

嚴陵方氏曰祥而編卽玉藻所謂編冠素紕旣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奠歌孔子所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檀弓原 上篇

老

君於士有賜帝音亦

帝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殯以帝賜之也集說

應仁曰賜格外特典也君於士其有禮如此

檀弓原上篇終

檀弓原

新都姚應仁安之輯
友弟潘之淇爾瞻訂
門人吳懷古今生閱

下篇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此言送殯遣車之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殯葬此殯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析包裹

檀弓原 下篇

一

用此車載之以遣送外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梓內四隅不容大爲之也禮中殯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殯及庶殯竝無也集說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楊用

脩曰達謂得自通於君者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句朝亦如之衰次亦如之

弔於宮於其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引者三步即止

君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集說

應仁曰柩出命引之者三送葬之柩也大門外平時待賓客之處孝子暫停柩於此故曰哀次君來時不必專在殯宮或當柩朝廟時如之或又曰弔於葬者必執引柩不命引何取於送葬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檀弓原 下篇

集說曰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為禮也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問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

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矯固人姓名點字皙曾

子父也武子寢疾之時矯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

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

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亡

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

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

人所尊畏固之為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據禮而

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

矣其亦狂之一端與記者蓋善矯固之存禮譏曾

點之廢禮也集說

應仁曰記者非譏曾點也惡季武子也末或而齊衰速其疾也既疾而歌樂其疾也又曰魯政之達於大夫也自季武子始也公門二字刺武子漢矣曾點達禮意者也一歌其可少乎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

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檀弓原 下篇

大夫弔弔於士也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

斂或殯之事而至則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

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

不越疆而弔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為餘哀未

忘也集說

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闕而不可以踰

闕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

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

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應仁曰辭為拜賓也喪主既不可以攝事而

夫之弔隆重又不可以攝拜故辭焉俟事畢然後

弔也又曰行弔之日尚不忍飲酒食肉況在喪側者乎

然世俗之待弔客必有酒肉且奈何曰存不飽之

已意而弔於葬者必執引去聲若從柩及墳上聲皆執紼

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

以力出集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引者長

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

檀弓原 下篇 棺惟撥舉不長遠也

應仁曰助葬者必執引不執引何取於助葬曰若

從柩間亦有至中途而返者矣既及墳則無有不

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集說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應仁曰禮有當弔於廬者不得途弔此言柩途人

之柩也遇而置之則忍故必使人弔之父母國人

也道鄭氏曰遇凡民之喪於路亦弔之君於民者父母

恩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為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

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也集說

檀弓原 下篇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必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問哭

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

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集說 此間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

哭哀則踴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
楊慎曰適室正寢也來者來弔者也

又曰妻之兄弟子之舅也夫即其子之父對妻而言故曰夫其入門右者以辟為主之處示無二主也哭則鄰里聞者來弔故使人立門外告以哭之由若狎熟者來則使人與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於尊也非為父後哭於別室別於適也右同國則往哭之

檀弓原

下篇

六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與楊慎曰遠兄弟謂異國而居者也哭於側室遠室宮也

子張或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

平哉

集說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踴禮已甚故或人止之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

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楊用脩曰齊衰者曾子為母服非為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朋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特以此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之言為文過夫參也魯於禮文之末未必盡合然而於子張之歎也乃用情於或人之咎也乃言情曾子豈文過者哉

檀弓原

下篇

七

應仁曰固矣哉先正之論曾子也曾子子張在聖門年歲幼及其暮年子張德弘道篤與曾子義聚重聚家樂一旦見背非不足為有也與曾子義聚不哭諸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夫曾子而虛也乎哉

又曰檀弓於聖門諸賢之寢疾也不概見惟於曾子則曰正於子張則曰終知子張之終則知曾子之哭矣

又曰檀弓一書屈指曾子規規於禮者幾何事凡其不合禮者皆其率禮之真者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
集說
楊用脩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主居右而擯相者

由左子游如左是知禮也

齊穀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讀爲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三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旣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爲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集說

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

檀弓原

下篇

八

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去聲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爲去聲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去聲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去聲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

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恆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穆已有納之之志矣舅犯重耳舅狐偃

檀弓原

下篇

九

字子犯也公子旣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何事正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爲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公子旣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出臣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

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集說

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為公子繫字子韞故讀顯為韞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集說

檀弓原

下篇

十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晉祀
又曰舅犯儼然霸者之佐也其臨河誓別保全終始極於斯大臣忠計遠猷今人據為罪案悲夫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 集說

應仁曰書哭而避嫌為
早寡也此之謂禮意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楊用脩曰始猶生也始而生之者親也節哀者念父母生已不敢以死傷生也

應仁曰哀戚之至者變也節哀不以變
處變而以順處變非忍也重本始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應仁曰始死有復未必其生也有禱祠之心焉存其神也神存則不生而生矣故復之義為甚精
集說曰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楊用脩曰復者北面而呼

檀弓原

下篇

十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 集說
應仁曰書之拜用稽顙哀戚之至痛也隱之甚即痛之至也一言之不足故重言之無兩義也
飯上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楊用脩曰死者飯之不忍虛其口也不用飲食之道而用米與貝用其美者也
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智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式志反之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楊用脩曰凡銘所以為明明旌謂之銘以死者書名焉死者無形貌可以識別故書之於旗以表之旗即銘旗愛之故錄其名敬之故無所不盡其道也

應仁曰銘有銘之道若士喪禮所載者是也

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鹵階上殯而卒塗始樹於肆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五

檀弓原 下篇

主

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

李氏曰葬理謹藏其形也祭祀謹祀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

重平聲主道也殷主綴拙重焉周主重微焉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

嚴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殯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耳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

懸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微而埋於

土不敢瀆之也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

重或曰主何也始殯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

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

主也○應仁曰重非對柩而言也對明注言之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

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齋敬之心

也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

檀弓原 下篇

主

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

不文故也

應仁曰祭祀之禮本於生者之自盡蓋神之饗不可知其誠則有其神也故奠器不必問歿者問生者之心而已生者之心素器亦素焉而已矣

辟婢亦反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

限恐傷其性故有算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

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

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上聲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嚴陵方氏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故袒括髮變也。

應仁曰：喪而哀其常也。及有憾而慍，以至於辟踊者，哀之變也。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是也。本嚴陵方氏。

又曰：含怒曰慍，慍者怨天恨天也。此孝子之真情，禮所不禁。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哀情之變。

檀弓原 下篇

十四

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反火羽而葬。

用脩曰：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厭冠，以葛易麻經。

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托體地中，則當

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紼素爲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爲環經，在首以送葬，不取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集說

應仁曰：周之弁，殷之冔，皆祭冠所以交神也。

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同之也。

疏曰：親喪歆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家貴者，爲其歆粥困病，故君命之食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

檀弓原 下篇

十五

應仁曰：病則君不命之食，亦食何如？君命之爲得也，制禮者之曲體人情如此夫。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楊用脩曰：此言既葬而反哭也。

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集說

應仁曰：古人事死如生，事生如死，皆於廟乎？寄之反諸所作，反於廟也。反諸所養，亦反諸廟也。今之廟，冷矣，足跡終年不到矣，反之不亦僞乎？

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慤吾從

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
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
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而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
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蓋死之別如此
賓之弔者升自鹵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

檀弓原 下篇

六

畢而出主人送於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
寢之堂也殷之禮寔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
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
之枉土固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
不得其哀為尤甚也集說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
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
方昭明北方幽暗之說釋所以北首之義集說

應仁曰古人三月而葬不卜
期葬於北方北首不問向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
纁贈死者於墓之野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
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尸女則女
子為尸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
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
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
尸而凡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集說

檀弓原 下篇

七

應仁曰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
立主是矣必使人著死者之服而尸之不幾於叔
叔本冠乎且也弟為尸不幾於例行
逆施乎古人之有此禮也吾甚疑之
又曰宿如字
預備曰宿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
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去聲也是日也
以虞易奠舍即釋也何必音舍為釋應仁

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
敷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
地神為親之托體於此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待

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集說

舍置也舍奠置此祭饌也

本集

應仁曰精神命脈其可一日不接乎一日無祭是一日離其親也故既葬也必於是日虞

始歿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期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

集說

嚴陽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宿虞尸爲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儲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

檀弓原

下篇

九

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冊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集說曰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爲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又曰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爲言附也禮云明

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於

新主曰哀子某來日濟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時

則奉新主人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

以濟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

以其班也

又曰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

檀弓原

下篇

九

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

應仁曰古人有未及期而先葬者矣未聞後期而不葬者也速葬則速虞矣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緩急不拘比至於祔虞祭業止不行復不於是日接親將安所歸依乎故今日卒哭明日祔祭斷不容間一日也

集說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

主附藏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禪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孔子所以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檀弓原

下篇

子

喪有歿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集說曰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茢若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歿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歿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歿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應仁曰非不忍言也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歿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

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爲順歿者之孝心然求之歿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卽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集說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歿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歿乎哉其曰明器

檀弓原

下篇

主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集說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歿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歿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

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平聲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
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墜諸淵毋
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
孟子言三有禮則爲之服冠簪何服之有與此章
意似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爲冠亂之首也
出集

檀弓原

下篇

三

應仁曰成首冠簪非禮之正也然而以此匡君其
造福於子孫黎民甚大後世以諸益驕若琴瑟之
禮誰能聽之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
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
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
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子
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
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

勉強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
疑我非以衰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
食食也集說

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
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應仁曰居瘠是也即使人疑夫不以情居何傷焉
以情則雖不以情則順故曰築糾性也堯舜偶也
雖然世俗之子丁父憂而飲酒食肉者豈少哉三
家之有主喪果其能食食也識者方將爲之執鞭
其可嘗平魯重禮
殺政於此處見之

檀弓原

下篇

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
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
弔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爲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
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
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反哭之則中於禮矣集說
應仁曰此當以子游爲正
不可繫於曾子之說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遺去聲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介

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集說曰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爲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寔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寔訖卽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者也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大夫以上皆大牢士少牢个包

檀弓原

下篇

五

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肱後脰折取髀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个大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又曰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應仁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曾子得之有子可謂習禮之數者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鹵鄉去聲婦人東

鄉曰噫毋無曰我喪也斯去聲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婦人從男子皆鹵鄉斯沾如字用修得之矣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鹵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旣與男子同居主位而鹵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集註

楊用脩曰噫不寤聲毋禁止詞沾爾者沾沾然之

檀弓原

下篇

五

類率爾而專輒爲之也國昭子不聽子張東鄉鹵鄉之說而自主皆鹵鄉之說故先之曰毋謂我之喪而率然自專之也

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鹵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鹵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集說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檀弓原

下篇

五

楊用脩曰朋友諸臣不出涕而內人皆哭失聲則平日所好可見故其母敬姜不哭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暫時也

應仁曰不哭者精據牀之時而言也吾未嘗以就公室者言我將以斯子為賢人聽其出入公室而我未嘗與之俱也簡於朋友諸臣而降於內人是之謂曠禮

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

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設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楊用脩曰敬姜者康子從祖母以康子失禮命徹

之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聲之矣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搖斯猶^搖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又衾設^聲葵^聲葵^聲為^聲使人勿惡也始於肫醢之奠將行遣^去而行之既葬而食^去

檀弓原

下篇

五

之未有見其襲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上聲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次於禮者亦非禮之聲^聲也

集說曰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者專一之義猶常也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

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

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興起衰經之物使
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
者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
或不哀漫無節制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
道則不如是也○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慍
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
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
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起舞足蹈
手舞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慍凡喜怒哀相對哀

檀弓原

下篇

天

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
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
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
是哀樂相生慍斯戚者怒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爲
憂戚憂戚轉深因發歎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
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禮
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歔笑今若品節此二塗
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禮品階格也
節制斷也

應仁曰情即辟踊之情物即絞衾羹鬻醢醢行
既葬之物咏斯猶者形之爲咏歌矣斯有猶豫順
適之趣也

集說曰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太古
無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之
初意止爲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羹
鬻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即爲脯
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
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制禮以來未
聞有含而不爲者爲此則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

檀弓原

下篇

元

已矣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其深意蓋如
此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爲禮之
疵病也

應仁曰末二句言子不違制禮之意
而刺之是子之自嘗非禮之譬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旋出竟境陳大宰嚭秦宰嚭晉彼
使去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
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
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平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

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平有聲名乎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疫癘之人也大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猶言此人指語也多言猶能言也盍何不也嘗試也師必有名者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衆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終而赦之矣集說

檀弓原 下篇

三

楊用脩曰祀神位有屋樹者二毛鬢髮班白者止言殺厲重人歸爾

應仁曰末二句乃獎勵之辭言師而行此是仁義之師矣豈患其無名乎

集說曰此言語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

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宰語如何

鄒陽洪氏曰按語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

善

或曰此哀公元年事也安知大宰不始於事陳而終於事吳乎應仁曰官之以大宰稱者吳宋之外無聞焉洪氏之說近之

顏丁善居喪始歿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歿形可見也既殯極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集說

應仁曰其反而息者當其迎精而反之時沿途而太息也

檀弓原 下篇

三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集說曰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太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於諸侯亦稱太子必稱羣后以別之也

楊用脩曰時君無行三年喪者故子張疑而問

應仁曰魯論曰何謂也是究人君所以能三年不言之故夫子之答答其故也此曰有諸問有此事

否夫子之答其有也總之明其故明其有此事也一愛禮之心也蓋喪禮之踰久矣在人君爲甚故聖人重受之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曠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

檀弓原 下篇

至

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供又敢與法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志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知悼子晉大夫名營平公晉侯彪也

集說

集說曰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

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在堂在殯也況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揚解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酌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

檀弓原 下篇

至

云至今晉國行燕禮終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此解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傳作屠蒯文亦不同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柳莊之卒衛獻公不釋祭服而往櫨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人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

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黃之善於後世矣皆禮之所與也

應仁曰師曠晉之明日達聰者也其開陳於君者多矣鼓鑠非小失也付而不言何心蓋師曠善用者也

又曰仲也之贊成易也不言無過言改過杜舉之役制改過也乎哉不憚彰過以施善若德之大者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檀弓原 下篇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則諱其名故為之謚所以代其名也魯昭公二十一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成鳥此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舊而脩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為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為謚而惟稱

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集說

應仁曰衛靈公無道之君實好賢之君也彼三臣者用當其才毋論已其平日所鍾愛者彌子瑕也德志而不忠一則曰夫子再則曰夫子即弟子之稱師不徒過焉嗚呼有若如此衛多君子不亦宜乎

石駘答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詛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北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驗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 集說

檀弓原 下篇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其有知也哉

方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 剛 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 於下請以殉葬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卽孔子弟子子禽也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宰卽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集說

楊用脩曰下謂地下子亢度非可以口舌爭故使二人身自爲殉二人懼而自止鹵門豹止嫁河伯

禮弓原

下篇

三六

事略類此人能以人之痛痒反而切諸身則害人之事息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

去聲

死無以爲禮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

旋葬

而無槨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

集說曰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

嚴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

禮者喪葬之禮又曰孔子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

應仁曰貧天也歡人也能盡歡菽水與三牲也何辨不然非貧之罪也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

去聲

者而后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

的

而從如皆從則

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羈所以絡馬勒所以輕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爲國

禮弓原

下篇

三六

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

集說

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亾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亾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亾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應仁曰柳莊衛之勞臣也不居已於勞而居太叔儀諸人以守大臣之謙德類如此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歾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縣玄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華如字前已釋之矣應仁

以衣服贈歾者曰禭裘縣潘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歾也果當公行事之際檀弓原 下篇 五

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禭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禭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集說應仁曰衛獻公不知斯舉之失禮哉志在報德甘日失禮之譏而不辭也人情當既指天誓日何所不至過則忘之若衛獻公不可謂非有心人矣

陳乾 干 昔寢疾屬 燭 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歾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歾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聚也記者善尊

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集說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歾不忌乎利人小人將歾不忌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歾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歾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忌乎利人者也魏顓之病欲以妾爲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忌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上聲籥仲尼曰非禮也檀弓原 下篇 五

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魯卿垂齊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殷謂之彤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集說

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

遂之卒宣公猶釋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爲非禮

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千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爲千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出詩緝簡分註○集說

檀弓原 下篇

聖

曰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據此則萬舞信爲武舞矣呂氏豈偶忘之耶應仁曰萬有單言之者有合言之者伶簡之萬舞仲子宮之將萬春秋之萬入皆合言之也振萬之萬元夫人則單言之也曰去籥則所用者武舞矣非所入者武舞也詩記得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定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集說 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棹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窆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緯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見下陵上替成俗人不復以僭爲非矣

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

檀弓原 下篇

聖

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爾通而言之亦曰碑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姚應仁曰桓大也說文桓郵亭表如今之橋廟表柱誤楹爲桓矣疏得之又曰嘗試也言爾以人之母試已之巧豈不得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爾有所病耶語畢而復歎之於是衆人遂止戰于郎公叔禹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

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歿也不可
我則旣言矣與其鄰重童汪錡紀往皆歿焉魯人欲
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戰於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魯人昭公子公
爲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
負其杖而息於塗魯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
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
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

檀弓原

下篇

聖

能捐身以歿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
旣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
子汪錡者皆往鬪而歿於敵魯人以錡有成人之
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
也出集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
哭於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
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集說

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

必有反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

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方氏曰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墓展墓所以存愛

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居者之禮也

應仁曰墓式祀下祀重於墓也若去
國則遷主以行不可日夕離者也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

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石諸射之斃一

人輶暢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

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去斃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

檀弓原

下篇

聖

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子手弓

而可爲句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輶

弓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

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

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

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也集說

疏曰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

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

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禮獻卿大夫之後鹵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此謂凡常戰士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

姚應仁曰復禮曰爲仁禮即仁也

諸侯伐秦曹桓宣公卒于會諸侯請舍去聲使之襲

檀弓原 下篇

聖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諸侯請舍者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

吳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

荆人疆上聲

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荆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

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恥集說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去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集說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爲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

檀弓原 下篇

聖

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介副也

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禮椒爲之避仇怨則當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不當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疏言恐惠伯殺已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副不恤其相仇以棄命害事

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
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而常以仇敵備之
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果欲報仇則
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論也按
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皆先
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
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
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
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

檀弓原

下篇

哭

可通然亦未知然否

應仁曰只一遇字足破注疏二家之誤矣蓋從祖
之忌叔弓可不拘而叔父之忌惠伯不可忌也叔
弓善恤介私而惠伯重

檀弓原

下篇

哭

哭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關於路蓋獲宮而受弔

焉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

莒于奪兗杞梁夾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

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

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

所辱命

哀公魯君辟讀爲闢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
而受弔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襲者以輕
兵掩其不備而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
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爲兌
故讀奪爲兌梁卽殖以戰故妻迎其柩肆陳尸
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左傳言齊侯弔諸其室

出集

嚴陵方氏曰與人交於喪尤欲其至若夫弔人於

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

檀弓原

下篇

哭

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

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黃尚不如杞梁之

妻之知禮也

應仁曰遇諸道則非公遣弔本意也儘可以不受
弔顧苟簡畢事曾子以故非之此與孔子惡野哭
者同

孺子贛他昆之喪哀公欲設撥半末問於有若若

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春而

棹幃道諸侯輅而設幃爲榆干沈審故設撥三臣者

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

去聲者也而君何學如馬

黃哀公之少子三臣魯之三家也顏柳言天子之
殯用輶車載柩而畫轅爲龍棹幃者叢木爲棹形
而覆幃其上前言加斧于棹上是也諸侯輶而設
幃則有輶而無龍有幃而無棹也榆沈以水浸榆
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也今三家廢
輶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
之實者也

集說

方氏曰爲輶之重也故爲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
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輶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

檀弓原

下篇

哭

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輶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
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
考之爲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
也先儒以爲紼失之矣

楊用脩曰沈卽藩蓋汁也

陸佃曰榆性堅忍周禮巾車所謂不剝不沐十年
成穀是也

應仁曰君之三臣猶設之用風
刺也然終不若顏柳之明當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爲去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

與平聲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集說 以妻我以爲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

過之辭

疏曰天子諸侯絕芻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爲貴妾

總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
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劉氏曰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

檀弓原

下篇

哭

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爲
衰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爲成宰時
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
以是棄予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
也以我爲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爲例而難乎
爲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
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
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有賢如子皋而有是哉
應仁曰子皋厚有餘者也道可庚何忍犯稼犯
稼知無道可庚也申祥不直言買道而托之乎請

庚沽惠名得
矣如難繼何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去聲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

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實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爲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

禮弓原 下篇

卒

時固服之矣

李氏曰立於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王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筵相配也

集說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

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卒哭而諱其名蓋生事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已語辭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於宮也其令之之辭曰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外入之第一門亦曰

泉門

集說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

禮弓原 下篇

至

稱在

集說 二名二字爲名也

楊用脩曰二名不偏諱禮文也其下記者釋辭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顯更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

高輶

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賤謂之憂安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

泰山云
政猛于虎
蛇虎
此句而
行爲
集說
之意

出受命於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敗于殽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

素甲衣韞弓衣甲不入素弓不入韞示再用也集說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檀弓原 下篇 至

初人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集說註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聲平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集說 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虎

之殺人出於倉卒之不免苛政之害雖未至死而朝夕有愁思之苦不如速死之爲愈此所以猛於虎也爲人上者可不如此哉集說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罟檻阱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檀弓原 下篇 至

楊用脩曰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本註疏皆作子貢以家語證之子貢是也建諸本差誤又曰壹之爲言獨也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之壹舊註壹者決定之辭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反作買乎

集說曰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已見之乃曰不可者蓋古者不為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已夫已止也不強其所不願也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其言甚正但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於殷周爾黃東發曰周豐概舉世變爾所謂殷人周人亦謂

檀弓原 下篇

未殷晚周 集說

長樂陳氏曰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般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脩敬信以感民而已

用脩曰墟毀滅無後之地

嚴陵方氏曰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惟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蒞之則無所結也

亦不可解矣

應仁曰哀公有志之君也發問頗不肖宜其問政而夫子樂與之言誠明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也

檀弓原 下篇

聖

應仁曰水也而生之也而存之得有廟也乃以喪之故慮居以應居之故廢廟是尚得為知類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去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廣聲輪揜坎其高可隱反於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半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

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
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

方氏曰坎溪不至泉則不至於太溪斂以時服則
不至於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
則不至於太高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行禮
故曰合夫骨肉之歸復於土魂氣之無所不之是
人情之所哀者然季氏之號止於三則哀爲不足
矣

吳澄曰按莊子書載秦失弔老聃之事以其三號

檀弓原

下篇

卷一

而出爲簡略於哀詳此記文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八字爲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者三三
字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足
行口哭二事兼并圍繞之行既止而後號哭之聲
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爲哀不足
蓋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三與莊子
書之三號同也況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歿至葬時
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
歿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

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焉得
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長子雋歿悲戚不
堪力辭相位以已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義兩得
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襲其說

應仁曰王方吳三君子互有出入左袒服制也在
途喪服不便或左袒以示憂也右還繞墓自右而
左也繞訖且號者三臨別致不忍也號訖與語所
以招魂也集說曰重言無不之也者悲傷離訣之
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旅葬之節
又且通幽明之故家爲得之此季子隨時制宜何
必規規以成禮拘成禮
可拘夫子不謂合矣
又曰遂行見不謂情也蓋人之托形於世也生則
其品格重非軀殼重也歿則其魂氣重非委軀重

檀弓原

下篇

卷一

也魂氣招之而入延陵委
婉則羸博之士可歸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去聲曰寡君使容
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
敝邑者易異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
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
人也不敢忘其祖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
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玉侯玉者

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也其使容居以
舍者容居求卽行含禮也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
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
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
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人臣來而欲行人君之
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有此也容居又荅言事
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不能行是忘吾
君也爲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忘吾祖
也居蓋徐之公族爾且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
檀弓原 下篇 堯

河而鹵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
廣大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乃魯鈍之人
是以不敢忘吾祖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
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集說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
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

應仁曰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夫出母猶
在說也父卒而母嫁抑又甚矣爲子思之哭者不

亦難

又曰不得哭於孔氏之廟爲改嫁
義紀也子之上之母吾知其不喪矣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

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
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
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
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三月天
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近者

檀弓原 下篇

堯

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爾

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
所謂服特指杖爾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特以恩有重
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
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
祀 武粉 其人

應仁曰致百祀之木言取木於百祀非謂悉斬
而致之也天下之木多矣必於祀重其事也

又曰天子天下共主也周之世卜年也禮實維之木不致不臣之漸開矣故嚴之與殺其人壞其室猶其宮於後也不若辨之於早此或制禮者意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字如於路以待餓者而食嗣之有餓

者蒙袂輯屨買貿茂然來黔敖左奉上食右執飲

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

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夙曾子聞之曰微與

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

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問之而使來食

權弓原 下篇 卒

也從就也集說

廬陵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急於祿食也嗟而不去

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

雖應子曰曾子聞之曰此其際微矣不食是也謝之而後不食又非也此其際微矣雖然餓者需之孰矣知一食之不足以致歟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儼然失

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

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

壞其室怪其室怪其室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黃東發曰春秋時惟邾無弑逆之事故定公聞其事而驚

集說 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官者家

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誅之無

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

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

爾

疏曰豬是水聚之名

石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權弓原 下篇 卒

爲是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領以從先大夫

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晉獻舊說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

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輪

輪困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歌祭祀作歌也哭歔

喪哭泣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

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答善禱也

集說

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祀歌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

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

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

檀弓原

下篇

奎

應仁曰國族托族於國者也趙乃世卿故曰國族長樂陳氏謂樂用肆夏自文子始然則文子蓋習

於奢僭者也張老之言有哉

又曰賀人成室不以哭為諱受人之賀亦不以哭為嫌何今俗之多忌也聞之楊生曰葉敬君先生楚蕭到任論屬官用白帖舊有先進遺風

仲尼之畜

反

狗故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

不棄為去聲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聲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歿埋之以帷

集說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楊用脩曰敝帷蓋埋犬馬各隨其大小無蓋用席

以義起

集說 君之乘馬歿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

方氏曰魯昭公乘馬斃而歿以帷裹之

姚應仁曰埋狗埋馬今俗不暗此久矣設有行此者必以為惑於西方之教殊不知乃孔門家法

季孫之母歿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闕人為之

君在弗內

納

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

貢先入闕人曰鄉

去聲

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闕人辟

之涉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

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檀弓原

下篇

奎

黃東發曰始為闕人所拒及既脩容不惟闕人下之辟之卿大夫辟位君亦降等而揖此明禮容之不可不飾

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內雷門屋後簷也

出集

應仁曰曾子子貢名重諸侯闕人睹其簡朴不知其為二賢也故弗納當此時而不脩容是欲入而

開之門也過俗人行

俗法吾為二賢甘之

又曰闕人弗納為率真也

入廄脩容畢竟率真行事陽門之介夫歿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覲朱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歾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前服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翫能當之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改其官名爲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視窺視也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扶服致力之義

用脩曰微無也不惟晉而已雖天下亦不能當也

檀弓原 下篇

漢書微將軍誰不欲者句法同
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其可伺隙抵蠟而伐之哉規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於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規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仁不可爲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

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信矣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爲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卽除凶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

檀弓原 下篇

而除記禍亂恐迫禮所由廢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歾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季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去聲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泰山云而
過之接得
妙檀弓
此妙處文
未有不
云無不
也而遂
請見之

曰不可量
似此者矣
者而曰然
而字本走
虛字却作
過換有力
用形神俱
妙在機亦
道也
又曰也者
而字在
中運用語
助其聲氣
之筆可到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
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
却差如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
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
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管他却不非
朋友之道矣

胡氏曰數其母歿而歌則壤當絕叩其夷踞之脛
則壤猶故人爾

劉氏曰原壤母卒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

檀弓源

下篇

奎

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與於咏歌之音也如狸首
之斑言本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
沐椁之滑膩也

薛方山曰按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

子之故人蓋老氏之流放於禮法之外者

應仁曰妻歿歌友歿歌其失也肆母歿而歌不
亦蕩乎夫子曰今之狂也蕩為原壤輩發也
又曰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聖人可其簡原壤母
歿登木而歌聖人毋失其故有方外者有容藪方
外者是故
孔門配天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歿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直吏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知去聲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
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
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訥訥如劣然如不出
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利歿不屬屬其子焉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歿而
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

檀弓原

下篇

奎

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
也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已是尊權也
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
不得善終其身是不知也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
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
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壁以辭此蓋為
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
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
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中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還然謙卑怯弱之貌呐呐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其口似不能言者管窺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爲隔閡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卽不遺友之實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歿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廉潔之至

檀弓原

一篇

哀

測之

叔仲皮學

子柳叔仲皮歿其妻魯人也衣衰而

經叔仲衍

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

婦嫁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便其妻總衰而環經

繆綾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

經一版

應仁曰繆如字總衰小功服據前子柳之母歿章註云子柳乃叔仲皮之子也此章文義及復思不解

成人有其兄歿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反而

成魯邑各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

集說

朱氏曰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綏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兄歿者必爲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之歿也爲子皋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

檀弓原

下篇

哀

者薄夫敦聞子皋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歿有昔不爲衰者而今爲之衰也仲尼用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係於人焉爾蠶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爲服者不出於誠心亦以喜子皋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也

應仁曰是固可笑矣不猶愈於雖聖人與居尚不能化而人者乎吾以爲其人可笑也亦可重也○范與範同不又曰子路之使子皋也當在宰成之後而不知費非成比也

樂正子春之母歿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楊用脩曰禮親喪三日不食子春彊勉至五日以非真情而悔之不欺也曾子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悔者非勉彊故也

應仁曰禮生於情無情之禮何忍施之於母樂正子春之所以悔也然他人有此方將謂高行可居必不知悔即悔亦必不言諱至此而始服膺門之有人矣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去聲吾欲暴步反庭注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

檀弓原下篇 主

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去聲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句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去聲之徙市不亦可乎

集說曰左傳註云厄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縣子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巫能接神冀神聞之而雨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甚迂濶也○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

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需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宜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社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庭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檀弓原下篇 主

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梓中也魯人則合竝兩棺置梓中無別物隔之

孔氏曰衛之合葬以物隔兩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竝兩棺置梓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也

應仁曰祔葬非古也祔矣而合之非古也聖人何以善之曰生不異室是聚也歟歟則枯骨相向為之異室何居檀弓一書言喪葬備矣而以是終焉意深哉

檀弓原下篇終

檀弓原二卷

浙江吳玉
樞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編取檀弓上

下二篇刪節陳氏集說益以諸家評注而參以已

意亦往往失之臆斷如何居之居謂不應音姬當

作何處講則併不知古義又君子有終身之憂故

忌日不樂蓋以喪期有限而思慕無窮故於此日

戒之終身而應仁謂一日不足以概終身唯曾子

不忍食羊棗謂之日日忌尤曲說矣